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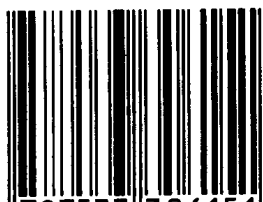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二册

[seal]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21/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別集十卷外集二十四卷（二）

〔明〕張時徹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別集十一卷》提要

芝園定集卷之十五

七言律體目錄

次韻答竹墟見訊
丁巳長至
竹墟席上用家字
至後漫興次雨疇
次韻答朱東籬見贈
贈三子詩
歎白髭
寄許茗山
丁巳除夕
詠紅梅
春陰
寄韋南茗
爲竹墟悼亡姬
贈覺心禪師
壽東湖黃公八十
次竹墟雨後見月
次韻壽金近山
贈施引之
贈楊雙坡
乇泉詩
贈楊木山
詠杜鵑花次東籬韻

端陽舍下雨集即席限韻
赴較川舟中即事
詠金氏石假山
中秋對月三首
金近山以詩寄贈次韻奉酬
良甫以詩爲壽次韻自賦
風雨書懷三首
賦新池次雨疇韻
贈淡雲都綱六十
陳棟塘以詩見訊次韻酬答二首
寄韋南茗二首
悼亡妾
贈內子六十生旦
春日讌陸會泉村莊
梁雨疇載酒遊柳亭庵
燕吳景川宅

立夏日李孝甫招遊祖關次雨疇韻
贈業少尹
壽竹墟六十
贈嘉甫六十
贈興甫六十
六十生旦志感
燕集包少尹宅即席限韻
己未除夜涵碧堂小集限韻因成首尾吟二律
春日閒吟次竹墟
十八夜心遠堂觀燈即席限韻
春日飲陸會泉宅限韻
與莓厓話別次竹墟
雨中看花
業思泉宅燕集限韻
閒居漫賦
賦石假山初成
次南禺見懷之作
秋日集柳亭次韻

村居漫賦四首
燕包叅軍宅即席次韻
新構小樓作
晚眺
冬日涵碧堂燕集即席次韻
聞東明侍郎歸次韻有作
題李友山村莊
送沈嘉則遊三吳
冬月見海棠花次梁博士
飲李友山別業即席賦
改作石假山次莓厓
翫牡丹次竹墟
答竹墟見訊二首
題李山人蕭皐別業
吳珠川過訪有贈
贈立壺林生

芝園定集卷之十五

七言律體　歸田稿

致仕還山次洛橋楊公見贈

江左山川足大觀黃花一路伴征鞍雲霄乍判鵷鸞侶丘壑應憐枕簟安聊共兒童翻卷帙時從羽客問金丹江湖廊廟真無異且向林皐藝蓓蘭

又次李西野見贈

無端鄉思遶青山珍重君恩特賜還門徑尚憐松菊在兒童爭訝鬢毛斑許身何意空成夢投老于今始得閒架上詩書元舊侶只應終日掩柴關

乙卯除日

君王恩詔賜明農種藥燒丹碧海東犬馬未能終報主頭顱今已漸成翁由來世態同田甲何用書門擬翟公自是林泉棲息好故山猿鶴得相從

丙辰元日

役役風塵兩鬢銀歸來又見歲華新已無名姓懸朝籍時以桑麻問野人山館寒梅初度曲河橋啼鳥不禁春廟謨何日匡夷難釣海樵雲愜隱淪

得京師書

雲端尺素太勤渠問我蕭條水竹居往事謾勞憐破甑不才應合早懸輿青山策杖頻尋藥碧海乘槎獨釣魚邊徼但求烽火息江湖還上太平書

閒居四首

白石清沙一草堂濯纓門外即滄浪著書故有康成癖鼓瑟還同曾點狂卧病不知更甲子醉歌那復按宮商江花野草堪乘興坐看澄湖雲水光

十年湖海夢偏長此日新栽薜荔裳釣艇自移波不定風簾初捲燕爭翔庭前偏種忘憂草囊裏頻妝卻老方四海交游今漸絕應將蹤跡比嵇康

積雨經旬碧草齊閉門無事學鷄栖風輕波面魚朝戲月白城頭烏夜啼姓字不須通紫闥烟霞今已占清溪莫將身世悲搖落蕉鹿元來夢轉迷

豈是桃源隱士居棲遲終日混樵漁近人沙鳥驚還定戀

水溪雲卷復舒忘世未能同五柳遠遊空自憶三閭從前竊祿真無補慙愧滄江舊釣徒

答梁雨疇見訊二首

海濱深處結幽居白石清泉勝有餘秋月故隨人意好窓禽偏語夢醒初休憐齊客空鳴瑟且學任公獨釣魚廊廟自來知己少不須更著絕交書

地僻曾無車馬來清尊留待故人開誅茆新作栽花徑疊石還成翫月臺梧竹紛紛將屋遶雲山一一自天裁逃名幸有林泉樂又見年來白髮催

送九山學士之留都

常年簪筆侍明光新領金泥出建章共羡文章傳史策即

平桃李衙門墻仙都賸有陽春賦奉璧衣揮白玉堂聖主
於今方側席還應補袞詠明良

中秋獨坐

窈窕江城秋氣涼風生蘭桂滿庭芳澄湖小艇雙漁笛野
寺踈鐘半夕陽多病不禁添白髮故人何處醉清觴那堪
佳節翻蕭瑟明月終宵退草堂

中秋後四日燕范東明宅月下汎舟二首

已負中秋明月華追歡贏得使君家河橋畫閣頳霞粲鼓
角清風碧漢斜繾綣金尊歌子夜逍遥星渚汎仙槎相看
盡是瀛洲伴與爾沿洄興未涯

秋城玉露靜凝華曲徑雕闌郭外家緑樹拂天雲上下層

樓映水月横斜酣歌猶是乗佳節遊泳還同艤釣槎却怪
從前孤勝賞何如長住碧溪涯

莓厓成虞亭之會即席次韻

何似城陰半畝居雲山收拾盡無餘雕欄畫壁人題遍翠
竹黄花我到初華燭共看揮玉麈芳尊不用解金魚只疑
深夜文星聚他日應煩太史書

南禺過宿敝居賦謝

平生然諾重千金白首相親意轉深總為避人成獨往時
因卧病憶同心澄湖碧月看雙劍短榻清風鼓素琴對酒
不須多感慨棲遲又已狎山林

偶作

每向天涯怨轉蓬故園今見菊花叢丹楓亂落寒江月短
笛輕沉碧漢風耕稼已曾嘗鄭谷草玄猶自學楊雄北山
不用移文誚歲晚長隨麋鹿踪

與莓厓訪竹墟留酌

今夕何為笑語頻兼旬相别復相親干戈滿眼愁仍劇尊
酒論文意總真林鳥避風時集屋庭花帶雨各爭春燈前
莫漫悲華髪子夜高歌調轉新

諸公過舍小酌次前韻

與君酌酒莫辭頻海内交遊誰更親朝市紛紜俱是夢山
林棲息且藏真庭前宿鳥棲爭竹江畔踈梅暗漏春共憶
平生多感慨故園又見歲華新

風雨苦寒訊南禺二首

悲風颯颯雨凄凄寂寞茅齋晝掩扉載酒有誰來問字授
餐空復念無衣漁舟自照孤燈宿林鳥爭尋灌木歸莫怪
衰安偏穩卧年來應息漢陰機

嗟君何事偃荆扉雪麗霜林面面圍水底寒魚穿穴伏雲
中落葉滿天飛江湖夢寐多憂患朝市音塵有是非但把
詩書娛白髪故園松鶴足相依

雪

仲蔚門閭已自幽更兼飛雪滿庭陬瑶臺逈出三千界玉
壘分排十二洲梁苑漫誇司馬賦山陰誰棹剡溪舟親朋
有意能相訪尊酒還應盡日留

題仲氏新居

當年與爾惜分荊十載辛勤締構成白日魚龍馴水澤清宵星斗掛簷楹傳經故有玄成訓植桂還同竇氏庭何用貽謀垂燕翼常將氷玉嗣家聲

次雨嚋招飲作

共說東南美主賓白駒今日又相親寒雲半捲城頭樹斜日輕籠水面蘋已辦琴尊消永夜還將詩賦接青春與君同有林泉好莫負移書選勝辰

立春

春風一夜到江城喚起山禽處處鳴甲第歌鐘侵曉漏官家綵勝雜瑤箏蓬萊乍見金銀色閶闔初暉日月精自賦遊仙頻擊節何人傳作管絃聲

丙辰除夕

荏苒流光歲又除江湖渺渺獨愁予轅門乍報平夷捷海國還占望氣書白髮不禁頻改火青山只合早懸車囊煮石從吾好懷抱于今亦自舒

丁巳元日

解組歸來兩歲華園林窈窕即仙家梅花向我有何意駒隙催人空自嗟已有春風吹蕙茝還同野老覓丹砂相逢盡說豐年瑞到處惟聞鼓角譁

元夕雨

士女紛紛結伴行萬家同奏管絃聲却憐蓬島春爭麗翻

妬嫦娥不放晴寶馬香車空自勝雕闌錦障共誰憑六街稚子貪歡賞亂唱村謠不辨名

元夕後觀燈

九街春色夜寘寘競續銀燈簇盡屛七寶籠中懸碧月六鼇架上錯華星共將金谷酬餘興坐看瑤池會百靈莫道太平今正好年來闤闠半凋零

元夕初晴次莓厓韻

莫道良宵霽景遲清輝正及賞燈時歌翻白紵揮談麈香裊丹霞落酒巵藹藹凌波揚素蕚英英浥露亞嬌枝故園華有同袍樂共續昇平既醉詩

次劉西川韻答贈

當年木榻破猶存晨起窮經每到昏卧引鳴禽穿戶牖閑栽綠草徧丘園憂時擬獻仰鄭字對客長談老氏言莫道幽棲無一事青衿爭向馬融門

初晴

春光一月雨中過無奈今朝霽景何江霧乍開山色近林花初放鳥聲多出門步步憐芳草對酒時時發浩歌聞道錢湖春更好買舟東去泳滄波

庭前牡丹花盛開

乞得仙家第一花今年花發勝仙家祥雲縹緲含香萼翠羽參差雜絳霞洛水未能追勝賞柴桑聊自作生涯東風莫妬傾城色好伴芳尊樂歲華

遊天王寺次成韻

春来無日不尋花一入招提即是家松檜匝雲常作雨園林向晩自舒霞来芝直到青山曲弄月偏於碧水涯来往不須傷歳月清虚久已謝繁華

重遊金峨寺二首

昔年曾到説經臺辭裏題詩掃綠苔十載江湖雙鬢改青山樓閣九天開雲封石室僧還定鶴雛瑶階客共來細草閑花隨地發芳春不用主人栽

香磴逶迤薄上台鐘鳴纔見石門開老僧顧我驚華髮明月親人照酒杯遶屋青山縈綺繡穿林絶壑動雲雷追隨盡是飡霞客共卧天邊白玉臺

簡南禺

一住鮫川兩月餘如何不寄一行書齋中漫擬停雲賦門外時來問字車突變有誰能慰主風塵無地可安居從来志士多沉困莫歎蕭條釜有魚

友山詩贈李隱君

卜居偏傍海雲深獨對青山歎素襟時有烟霞生洞壑還看花鳥媚園林新開曲沼頻觴月漫引清風自鼓琴已分漢陰機盡息白頭長賦採芝吟

贈張畸人

衡門何事獨棲遅牢落江湖白髮垂睡起但將書卷展客来還用庋廖炊空談白壁悲前事每對青山憶故知世路只今多變態逢人莫賦四愁詩

簡竹墟

釆芝共爾入青山只尺如何見面難傲世已應忘盥櫛避人長自煉金丹幽齋擬下陳蕃榻北闕誰彈貢禹冠贏得雲林高卧穩莫將風月等閑看

次韻送苺厓赴闕藩

唱罷驪駒未擬還夷猶不是戀袢關興來每喜同高詠別後空令憶舊顔萬里雲霄騰彩鳳三秋魂夢落青山逢人問我今何似只在清溪白石間

丁巳生日

投笄只愛碧溪深遶屋紛紛草樹侵長以金丹調病骨聊

從泉石洗塵心種瓜自有青門伴對酒時爲白紵吟海上瀛洲知不遠休將朝市溷幽襟

村居寫懷次友人韻二首

風塵役役總難堪贏得山中睡正酣舊有詩書充座右新栽松菊傍城南烟霞遠近依青嶂星月參差映碧潭小徑蓬門終日啓時延益友會成三

村居握手夜談經憶昔追懽鬢尚青滿徑烟霞人共老一簾風月鶴初醒長因往事悲華髮賸有新詩入畫屏世事升沉君莫問只應閉戸誦黄庭

次韻答竹墟見訊

何事明時早掛冠江湖贏得酒杯寛釆芝自有商山伴鳴

玉慚為漢署官覽鏡不禁悲白髪徵書何意望青鸞與君同是傷秋客問水尋山且共歡

丁巳長至

六街鐘鼓動晴光管領春風到草堂環珮已辭金殿侶芰荷初製野人裳輞川泉石寒爭麗蓬島樓臺日漸長自分楊雄甘寂寞幽居無意賦長楊

竹墟席上用家字

畫棟連雲水上家新添曲館徧栽花已無俗駕驚棲鶴時與仙朋醉落霞星散銀河垂雉堞風生漁浦亂蒹葭不知門外霜華白擊節高歌興未涯

至後漫興吹雨晴

仙隱何妨白髮新鄉園又復值佳辰庭栽綠竹多題字囊有丹砂不厭貧到處雲山為伴侶閒將詩酒弔花神鑑湖自是饒風月何用千錢別買鄰

次韻答朱東籬見贈

自賦歸来碧海東樵童釣叟日相從由来楚國輕和璧不信今人好畫龍點易臺邊飡沆瀣棲雲閣上對芙蓉但將文字酬知己勳業何須勒景鐘

贈三子詩

月漁盧瀠

蓬島仙人市上居閉門終日誦靈樞十洲丹藥誰同採百道甘泉手自鋤花塢月明吹玉笛江城春暖醉氍毹年来剩有耽詩癖傳與人間作畫圖

東籬朱應奎

濩落經年一敝裘醉来談咲看吳鈎史雲塵甑非為窶司馬山川豈浪遊扣角有時歌白石濯纓終日傍清流文章自是能名世不用人間萬戶侯

春塘沈明臣

無媒得遂廣寒宮鼓瑟齊庭枉自工悵望風雲連薊北空傳題詠滿江東天邊相府羞投謁歲杪鶴衣擬送窮世上龍蛇誰復辨草玄聊自學楊雄

歎白髭

朝來何事忽興悲鏡裡紛紛見白髭自歎馬援心獨壯誰憐李廣數偏奇仙師誚我迷丹訣造化嗤人如小兒試把朱絃和古調知音空自憶鍾期

寄許茗山

投贈憐君綠綺琴一彈一曲舊知心高眠草閣有清夢靜對春禽懷好音遠興漫期青雀舫相思都寄白頭吟已知空谷無人跡只尺書來比萬金

丁巳除夕

搖落餘生已不禁椒盤入手更驚心逃名海上耕漁慣鍊藥人間歲月深業極風雲頻北望青山猿鶴舊知音朝來試奏陽春曲不是栖栖哀鳳吟

詠紅梅

仙姿綽約醉丹砂逸態分明陰麗華莫向東風爭綺日鬥
來寒谷鬭香霞霓裳度曲嬌無力絳節傳春澹不譁錦字
三千誰寄贈上林桃杏未須誇

春陰

青陽散盡九州春何事陰霾却妬人花氣襲衣牽薄霧山
嵐帶水胃香塵林稠不礙雲行細日瞑猶聞鳥哢頻太液
池邊芳草色空將羅綺鬭鮮新

寄韋南茗

丘壑棲遲歎索居故人懷抱復何如釆芝天目長騎鶴弄
月苕溪獨釣魚鏡裏容顏寧似昔天邊朋舊漸應疎千年
丹藥今成否鴻鴈來時好寄書

為竹墟悼亡姬

主人何事厭塵凡却向瑶池禮衆仙頓使金閨成寂寞時
將環珮憶嬋娟衾裯不耐秋風冷琴瑟空憐夜月圓最是
夫君傷白髮每臨粧鏡獨淒然

贈覺心禅師

早辭凡界落招提占得禪關枕碧溪揮麈瑶階調鶴舞停
琴竹院聽鶯啼叢林風靜天花繞芸閣春深玉樹齊欲問
何年還出定試看飛錫赤城西

壽東湖黃公八十

早歲鳴珂侍玉宸却因辟穀鮮朝紳時從鄭谷耕南畝漫
學任公釣巨鱗白髮自誇丹藥就青衿頻見蕙蘭新仙居

只尺錢湖上風月千秋作主人

次竹墟雨後見月

雨深泥滑少過逢忽見嬋娟出萬峯影落銀河驚燕雀光
浮玉樹倒虬龍階前碧草寒生色溪上芳花澹騁容但得
隣翁能貰酒朝朝策馬會相從

次韻壽金近山近山築室孤山之麓

方朔元來是謫仙陸沉金馬已多年歸來丹藥爐中就老
去文章海內傳梅鶴故依和靖宅江湖爭羨米家船幽棲
自有長生訣不用重尋老氏篇

贈施引之引之能詩屢應武舉

將軍磊落稱人傑武畧文鋒世罕儔射石每從青海過喰

霞擬伴赤松遊非貪將印趨雙闕聊藉徽書識九州題畫
江山歸故里珠璣成卷筆成丘

贈楊雙坡

月湖東畔結幽廬面面青山瞰碧渠遶屋盡爲栽藥圃揮
金惟購課兒書朱絃日奏陽春曲芳草時迎長者車莫道
山林終寂寞漸看蘭桂滿庭除

乇泉詩

乇泉址麓是君家遶屋清泉勝若耶曲澗淺雲長作雨寒
潭映月自舒霞餘波到處成棠蔭白首歸來理釣槎南望
丹丘真只尺輞川圖畫未須誇

贈楊木山

分得蓬萊古樹枝粧成庭院小山奇雨中時見亂龍舞月下長看牛斗垂睡起披襟探海岳興來把酒詠漣漪向平已了人間事好去靈巖覓紫芝

詠杜鵑花次東籬韻

誰剪巴雲片片齊陽臺春盡夢還迷宮娥競試霓裳舞帝子偏傷夜月啼錦帳舒霞踈影亂胭脂着雨翠翹低逢人似解相歡譚長伴清尊白日西

端陽舍下雨集即席限韻

澄湖斜抱草堂前綠樹參差上拂天芳醑百壺酬令節陽春一曲度朱絃輕雲暗濕花間席細雨徐添石上泉自是故園風物好山中潦倒不知年

赴鮫川舟中即事

蘭舟出郭曙星微夾岸踈籬翠作圍雲裏青山時吐樹檣頭白雨故沾衣求魚小艇爭潮出跡犢村童逐燕歸惟願邊疆烽火息考槃終日閉柴扉

詠金氏石假山

門墻只尺列奇峯滄海風濤在眼中陰洞細分瑤草碧晴霞併入石榴紅人間亦有神仙窟天上虛疑日月宮却咲平生好幽勝胷中丘壑與君同

中秋對月三首

皓月中秋分外明況逢三五鑑光盈銀河倒瀉清溪練玉樹交輝不夜城花榭徵歡開綺席江樓度曲引鸞笙却憐

仲蔚庭蒿滿空把琴尊待友生

碧漢無雲皓魄圓小山叢桂展芳妍金波掩映芙蓉嶂玉鏡浮沉菡萏川仙客瑤臺歌宛轉佳人錦字泣嬋娟清秋自是饒風月好向蘭洲繫酒船

北斗闌干粲草堂空庭明月白於霜光浮石鏡寒流玉影入珠林巧弄粧水澤魚龍驚不定戍樓笳鼓怨偏長豪門猶自酬佳節共簇朱絃動羽觴

金近山以詩寄贈次韻奉酬

從來風雅推公父老去詩篇積漸多猿鶴有緣隨杖屨風塵無地不干戈登樓只愛青山好覽鏡其如白髮何九十高年尚強健瀛洲仙侶末能過

良甫姪以詩為壽次韻自賦

卜居元傍水雲村樵唱漁歌日到門林外已無車馬至人間空有姓名存休將歲月傷蓬鬢漫引烟霞入酒尊海上仙朋如可即乘槎直擬到崑崙

風雨書懷三首

淒淒風雨暗城頭寂寞蓬門斷過騶梧柳蕭踈黃葉亂樓臺遠近白雲浮閒居漫擬潘郎賦病骨偏憐晏子裘鴻鴈歌謠正愁絕空餘塵壁掛吳鈎

栽花種竹遶階除燕息無心賦子虛早向天邊依日月歸來江上伴樵漁親朋對酒新成社稚子牽衣學受書百畝躬耕堪代食莫言生計太蕭踈

青山綠水結茅茨何事楊朱泣路岐已喜到門無俗駕還憐充佩有瓊枝每因不寐裁詩句時為多愁喚酒巵醒醉眼前誰復問幽懷惟有故人知

賦新池次雨疇韻

琴尊常對小山前添得華池引碧泉突藻藏魚寒噴玉空庭流月淨連天長虹影落簾櫳外素練光浮几席邊時有高人歌白雪輞川圖畫許同傳

贈淡雲都綱六十

早向叢林結淨緣沙門領教亦多年凌雲爭卓山頭錫呪鉢時生掌上蓮竹院春風閒聽鳥石壇瑤草靜參禪相逢欲問長生訣迦葉從來有秘傳

陳棟塘以詩見訊次韻酬答二首

羨君蘭桂已盈庭幾向雲間聚德星南國舊傳招隱賦韋家元有課兒經疎林夜月清溪笛芳草春花白鶴亭自是故園風物好却憐蹤跡等浮萍

海國初聞息戍笳應從石室誦南華閒奇爭向高人宅看竹偏尋隱士家到處鷗鳧將畫舫時從鷄犬試丹砂相思漫擬停雲賦天目迢迢望轉賒

寄韋南若二首

幾年逃俗住深山抱甕芳春藝隱闌載鶴每乘青雀舫彈琴時坐白雲關題詩已遍三千界却老初成九轉丹欲問故人何所事朝朝把釣傍江干

當年傾蓋即相知却向天涯怨別離貝錦尚驚河洛事風流今見峴山詩共將歲月傷蓬鬢空把風塵泣路岐枕石飡芝君自足暮雲春樹總興思

悼亡妾

巾櫛相從少壯時流光荏苒鬢成絲百年空負熊羆夢一夕奄成薤露悲月冷粧臺虛寶鏡塵生綉閣掩鸞帷河橋芳草萋萋綠腸斷春風泣子規

贈內子六十生旦

琴瑟和鳴四十年共驚雙鬢已皤然從來荼蓼長相慰轉憶風塵更可憐燕翼未徵麟鳳瑞思齊長詠藻蘋篇閨中況有鳲鳩惠不愧當年舉案賢

春日燕陸會泉村莊

誰開仙圃傍瀛洲野外相將李郭舟曲徑斜陽龍樹轉清溪積霧抱階流花前對酒頻移席竹裏聽鶯共倚樓不獨主人能愛客青春勝地可淹留

梁雨疇載酒遊柳亭庵

甬水堤邊引畫船長春春色正堪憐祇因泉石先辭吏時為烟霞數扣禪綠柳青莎迷短徑落霞孤鶩帶清川山中自有遨遊伴對酒還歌伐木篇

燕吳景川宅

愛爾瀅湖草堂靜青松白鶴共為家不須壹樹追金谷自有禽魚類浣花竹院風清歌白雪河橋月出醉流霞主人

瀟散真無比學士風流未有涯 景川父為北川學士

立夏日李孝甫招遊祖關次雨晴韻

海甸俄驚朱夏臨尚餘春色在緇林壺觴不盡尋芳興猿鶴應知遯世心曲徑繁花晴散綺虛簷綠竹亂鳴琴禪關自與塵凡隔白石清溪愜素襟

贈柴少尹

早從盤錯試龍泉拂袖歸來訪列仙白日鉤簾閑對奕清宵下榻靜談玄庭前徧種調丹藥海上惟耕養鶴田共羨芝蘭春正好宜家況有孟光賢

壽竹墟六十

清時早已謝簪裾却向滄江獨釣魚對客每傾千日酒閉門還誦五車書耕樵未信謀生拙朝市虛疑問訊踈莫道東山高卧穩蒼生屬望竟何如

贈嘉甫六十

生同年月不同時問字傳經亦共師早羨文章能獨步却憐寶劍有誰知倦遊司馬蓋題柱好道王維喜賦詩甲子已週頭未白蓬萊應自有仙姿

贈與甫六十

生年六十與君同何似逍遙澗壑中日出卧聽溪上鳥閑來時奕柳邊風尋真自有丹丘伴守黑還同河上公漫憶嬉遊如昨日于今已作白頭翁

六十生旦志感

束髮窮經獨下帷青春鳴玉覲丹墀馳驅未展經綸志萋斐偏憐貝錦詩家似茂陵長病渴耕從谷口未憂飢鏡中白髮年年換草莽空懷漆室悲

燕集包少尹宅即席限韻

仙居窈窕碧山陲社友過從宿有期星斗亂搖瀛海樹烟霞浮動竹林卮風生近市城鐘度月轉空庭石壁移醉後相看歌白雪不知簾外漏聲遲

己未除夜涵碧堂小集限韻因成首尾吟二律

殘年繾綣亦何情浮世光陰轉眼更銀燭共驚踈鬢改梅花又傍短簷明六街鐘鼓虛相妒四海風塵總未清栢葉椒盤惟此夕不禁玉漏暗傳聲

不禁玉漏暗傳聲璀璨華燈酒復清梧竹正憐三徑好星河遙望九霄明天涯尺素誰投贈故里人烟幾變更潦倒山林甘寂寞殘年繾綣亦何情

春日閑吟次竹墟

乾坤何處寄閑身野鹿山禽總是親叔夜已知人共棄長卿無奈病偏新每因採藥窮三島虛擬乘槎遍九垠春去春來君莫問且將觴詠樂吾真

十八夜心遠堂觀燈即席限韻

賀鑑湖邊結草堂還憐佳節續瑤觴珠璣巧結千絲縷錦綺齊添五夜光已訝星河浮島嶼即看雲霧遶衣裳酒腸似海應難醉細雨空庭玉漏長

春日飲陸會泉宅限韻

懷抱逢春自覺舒喝來湖上訪仙居烟霞不減桃源勝風
月還分剡水餘座上琴尊長得共門前車馬未應踈林花
野鳥俱為伴還擬蘭舟汎碧虛

與苺厓話別次竹墟

早歲聯翩入漢京彈冠長念故人情壯猷自許青溟重塵
世誰憐白璧輕閶闔風雲瞻北極河橋花柳伴春程廟謨
收攬今何似好把時艱達帝城

雨中看花

年來不惜買花錢管領春風小院前曲檻嬌枝寒弄雨華
池艷色靜舒烟閨中錦綺休相妒天上嫦娥亦自憐莫道
野人全寂寞逍遙還擬十洲仙

柴思泉宅燕集限韻

又向仙家聚德星瑤篇錦字爛盈庭青溟轉眄心猶壯白
紵高歌酒未醒三徑繁花晴簇綺四鄰芳樹雨分青不禁
玉漏催歸騎會見銀河落翠屛

閒居漫賦 夢中得頷聯晨起成之

湖上層樓瞰紫霄手栽蘭桂滿庭皐閒從方外尋靈藥醉
向尊前賦寶刀碧沼簾櫳寒夜月滄江風雨亂春濤欲知
張仲幽棲地門外蓬蒿積漸高

賦石假山初成

小山湖畔足幽棲學種遙荂五色芝掃徑有時眠白石濯
纓終日弄華池參差巖岫窺簾幙爛熳烟霞落酒卮自是
胸中富丘壑輞川圖畫未為奇

次南禺見懷之作

一月茅齋畫掩扉園林何處覓芳菲江干密樹晴還雨枕
畔浮雲濕故飛烽火幾年猶未定交遊四海半應非休言
王貢彈冠事白日清沙且共依

秋日集柳亭次韻

竹院尋僧舊有期況逢烟雨入秋奇城頭風細聞鐘近水
際林深得月遲戲折黃花杯共倒醉憐白石坐移時一天
星斗渾如曙蘭槳逍遙任所之

村居漫賦四首

無端世事等浮漚海上耕漁老一丘只有衰顏對秋草不
禁清夢落滄洲蘇門洞壑留長嘯湘浦蘭蓀憶遠遊共說
干戈今漸息杞人何事獨深愁

習習西風吹敝廬坐看林木漸蕭踈壺中日月堪逃世病
裏光陰強著書溟海寒雲爭洞壑扶桑旭日引樵漁嵇康
故有林泉癖猶喜門無駟馬車

江上蕭蕭木葉黃三農何處賦千倉短筇曲徑雲生屐長
笛高樓月滿觴已有鷗鳧堪作伴還憐松菊未全荒時人
欲問幽棲處流水桃花不盡藏

沉淪非竊隱居名贏得丹砂九轉成早脫樊籠成獨往不
禁婚嫁尚牽情風驅落葉頻驚鶴雲擁青山宛作城正欲

垂竿向南渚却逢鄰叟話春耕

燕包參軍宅即席次韻

幽居時有問山情積雨纔收出郭行馬首不禁楓葉亂尊前還喜菊花明帆檣遠近寒迎日樓閣參差曲抱城白髮何人更知已相逢莫厭酒杯傾

新構小樓作

小結層樓湖水陽紛紛梧竹近成行登臨不減庾公興遊衍還同漫叟狂驟引溪山環坐榻新題風月入奚囊出門便是桃源路枕石飡雲白髮長

晚眺

經旬無客款柴門黍鶴偏宜水竹村閒與隣翁談里閈時從稚子課雞豚平原落日雲千頃白髮青山酒一尊安得層臺高百丈眼看海蜃變朝昏

冬日涵碧堂燕集即席次韻

衡門數枉高人駕對酒高歌伐木詞自以泥蟠長傲世誰言蓬食尚憂時草堂地僻湖光靜竹徑陰深日影遲野性近來殊不惡逍遥何用海鷗疑

聞東明侍郎歸次韻有作

鳴玉還朝已後期誰云投杼復生疑從來和璧偏遭刖豈識鹽梅好濟時特達自應流俗忌忠貞還有聖心知山人久已驚談虎為爾長吟貝錦詩

題李友山村莊

誰開仙圃傍城隅翠壁參差擁畫圖地近滄溟先見日川迴沙岸曲通衢巖攏時啓雲常入野客初來鳥共呼盡說此中堪避俗幽棲還擬著潛夫

送沈嘉則遊三吳

無人歲晚不懷家爾獨何為汎海槎醉撫龍泉輝斗極閒吹鐵笛落梅花漢宮長為娥眉妬宋客偏將燕石誇莫向窮途空灑泣五湖風月是生涯

冬月見海棠花次梁博士

葭灰纔報一陽回何事春花鬪臘開自有嬌姿寒弄玉還將艷色故欺梅蹁躚會向雕闌舞綽約渾疑麗錦裁日暮美人期不至高齋獨坐漫嘶杯

飲李友山別業即席賦

曲巷蓬門盡日閒偶從逸客訪仙關青山只在簷楹外綠水交流几案閒風雨不妨杯共倒兒童應笑鬢俱斑最憐出郭心如洗為擬尋幽數往還

改作石假山次莓厓

釣月飡霞秪自娛為山兩度復何如亭臺未擬平泉勝松菊還同栗里居湖上雲生長近榻風前花落數驚魚何人載酒来相訪剩有琴書滿坐隅

翫牡丹次竹墟

名花纔放滿庭丹冉冉嬌姿尚怯寒綵袖輕盈風乍起霓裳綽約雨初乾誰憐國色偏多妬自許貞心未可干盡日

衕門無過客煩君結伴試來看

答竹墟見訊二首

栗里初收種秫田床頭新釀樂豐年披雲日向沙頭釣避暑時從竹裡眠阮籍踈狂元自廢靈均放逐有誰憐不須猿鶴相貽誚與子長吟桂樹篇

枕上青山足卧遊扁舟時復棹溪頭持杯獨對芙蓉嶂翫月誰同菡萏洲已分生涯侔野老空将文字擬名流百年世事真成夢盡日凭闌秪自籌

題李山人蕭臯別業

借得青郊作隱居鶴田芝圃復何如捲簾綠樹時聞鳥遶屋清溪日釣魚栗里有人新結社蕭齋無事靜翻書我今

亦欲逃城市擬共長林白鹿車

吴珠川過訪有贈

憐君剩有烟霞癖却向滄江訪隱淪楓陛久為辭漢客桃源不是避秦人長空鶴馭來天姥白日漁竿憶富春邂逅不須通姓字仙姿元自出風塵

贈玄壺林生

人間何處訪蓬壺紫蓋朱幢照海隅萬頃滄波凌日月四時文綺錯寰區登臨自有盧敖杖游衍真同太乙都多少烟霞供攬拮不須更乞輞川圖

芝園定集卷之十六

七言律體目錄　歸田稿

芝園定集卷之十六

七言律體

村居即事二首　歸田稿

負耒躬耕碧海濵歲收穜稑未憂貧青山對我豈無意白
鳥向人偏自親四境兵戈初罷戰數家樵牧共爲隣相逢
漫説田園樂官府催科日正頻
海上浮槎控白雲渚鷗沙鷺日紛紛綠筠晴散簾櫳雨碧
沼寒流枕簟文澤國耕漁聊自給貴遊魚鳥不相聞無端
夢到蓬萊頂乞得靈符太乙君

十三夜山亭翫月

天上還看半壁多漸舒圓影耀庭阿清輝寒映千峯玉素
練輕翻碧海波闌閣不勝霜杵冷瓊樓偏愛管絃和相逢
盡是風流客深夜同爲伐木歌

十四夜月

嫦娥何事獨依人花樹苔階總是親影落江湖銀漢轉光
浮梧竹畫闌新霜閨擣練情偏苦金谷飛觴賦共珎但願
清輝常此夕莫教陰曀故相嗔

中秋對月

雨後正憐山色好雲開更見月華明不禁蟋蟀遶階砌漫
把金尊憶友生何處箜篌調鳳曲滿城砧杵亂秋聲閒居
莫道無娛樂庭草籬花盡有情

十六夜翫月即席次竹墟韻

嬋娟繾綣若爲酬永夜開簾不下鈎銀漢斜封三逕竹華
星交映百花樓沙邊漁唱隨風度葉底螢光浥露流知己
相逢須盡醉莫將世事借前籌

十七夜月

翫月連宵興未殘金波又見湧離闌巢雲鸛鶴驚風雛出
海虹霓濺水寒江畔不逢神女佩氷輝偏照野人冠廣寒
宮殿知何似欲向飛仙借羽翰

十八夜月

天邊蟾兔已虧圓猶有清光徧八埏萬頃雲湖搏素練千
章玉樹錯星躔深閨獨歎流黃錦別館爭鳴寶瑟絃自是
清秋多感慨不禁滄海鴈聲傳

十九夜月

何事銀蟾出漸遲嫦娥相見亦相疑蒼龍墮水澄波曜丹
鳥穿簾素影隨漫道瑶珪分列辟還看金屋貯嬌姿明宵
更惜光輝減莫放花前綠酒巵

二十夜月

從來四五缺蟾光獨對空庭意自傷海底魚龍猶避影林
中烏雀誤驚霜三星遞轉江城漏零露全沾薜荔裳深夜
何人更相妬漫將朱瑟奏清商

即席賦剪秋羅

誰把金刀剪絳羅頳霞片片綵庭阿光生綺席流丹砌影
入雲林蕩碧波彩色不須微畫史七襄應自借嫦娥清尊

對爾渾忘醉深夜還為白雪歌

雨中舟行

侵晨衝霧出江城渺渺孤舟樹頂行趂水魚罾爭岸集凌
風鶴背切雲平烟生谷口知人住竹壓沙堤聽雨鳴行路
不須驚賈客此心元與鷺鷗盟

苦雨

積雨剛逢一日晴何期淫潦復縱橫圖書四壁交蝸篆庭
院終朝集蟻營木末漁舟迷舊浦雲中海若駕長鯨故人
只尺不相見寂寞蓬門秋草生

南沙詩贈樓廷式 其人善詩畫

城南寄傲俯江隅宛轉平沙碧玉鋪玄圃春深驕草樹滄
洲日暖戲鳧常將風月歸詩卷盡把江山入畫圖不共
時人競炎熱閉門還擬著潛夫

辛酉生日

偃仰林泉不計年一臨初度一悽然清秋短鬢悲長劍白
日高齋理舊編采藥慣逢三島客釣魚時放五溪船小山
風月長吟弄漫說人間有謫仙

包吉山園亭燕集即席用年字

江城芳草入新年彌重高人列綺筵曲徑逶迤開島嶼華
燈瀲灩簇雲烟朱簾暗度梅花月白雪徐鳴錦瑟絃繾綣
不知更漏永醉來還復看龍泉

元夕飲包鹿田山亭

早入青山隱姓名偶因佳節訪蓬瀛遙林積雪無天白遶
郭清江抱月明衰病未能酬酒債歲寒猶自訂詩盟文星
盡向高齋聚共聽尊前伐木聲

心遠堂燈燕次韻

正月江城春色賒六街士女鬪驕奢雲中華屋駢珠履月
下清尊汎紫霞錦幛千層輝玉樹朱絃一曲落梅花白頭
自有昇平樂漫說神仙海上家

屠氏莊居燕集二首 即簡肅公墓所

出郭尋春春已歸庭花猶自鬪芳菲清溪不斷輕雲入華
屋全將密竹圍門外啼禽頻換樹風前細雨故沾衣高山
仰止伊何在歎息于今萬事非

江上陰雲濕不開輕輿徐度淺沙來石橋水漫纔通徑竹
院花飛半掩苔碧館留賓初下榻青山相對且銜杯此身
已共烟霞老林鳥溪鷗莫浪猜

東明莊居燕集即席賦

久負尋春出郭遊雨餘初汎木蘭舟蘇門長嘯憐同調北
海清尊擬共酬碧澗春雲天倒影青山障野日斜流相逢
自是歡無極況復烟霞愜滯留

竹墟新第燕集

凌雲華構枕滄浪積雨無旬碧草長座引青山同對酒庭
閒白日靜焚香優童雜奏巴人曲薜荔初栽郢客裳莫漫
高談傷往事且從田里問耕桑

訊南禺

抹月披風每共歡閑册一去草堂寒閉居漫擬停雲賦問訊空悲行路難猿鶴有情依石室烟霞終日護騷壇欲知平子相思處獨坐清溪把釣竿

小山獨坐二首

移得蓬萊樹樹花逍遥渾似小仙家雲龍蜜竹飛青雨日射澄湖簇紫霞白首灌園同仲子閉門終日誦南華從今脫却樊籠外直擬天邊汎斗槎

城陰初買種芝田萬頃滄波枕草前碧漢紫霓翻石鏡華林明月映珠川謝安未試登山屐賀監新營載酒船朝市風塵今不到沙堤時伴白鷗眠

九日

秋去秋來意轉傷西風又見菊花黃天涯芳草誰相問江閣清尊秪自將砧杵亂舂霜月白烟霞齊冒海峯蒼幽棲潦倒澄湖畔一曲滄浪野興長

野居偶作

朝來落葉滿空庭曲徑蒼苔馬鬣經雲倚諸峯交戰白江廻曠野共輸青愁聞澤國歌鴻雁閒向松林賦釆苓自是桃源人不到衙門窈窕日長扃

對酒

生平迂僻本無奇學步邯鄲衆所嗤燕市何人收駿骨漢宮從古妬娥眉休嗟為仕逢三已無奈多愁賦五噫海上浮雲時變態閒來莫放手中巵

不寐二首

悲風一夜振霜林明月娟娟欵素衾展轉不禁蕉鹿夢凄凉空有歲寒心攬衣擬作聞鷄舞趺坐聊為抱膝吟海內交游元不少白頭誰復是知音

懸車久已卧雲林短髮蕭蕭一敝衾來鴈不傳京國字青山應識野人心松臯月射樓烏語竹徑風梳敗葉吟宛轉愁懷不成寐更堪鄰杵送寒音

飲柴氏宅

誰家天半結瓊樓萬井烟霞掌上流竹樹蕭疎千嶂晚星河浮動五湖秋尊傾北海歡無厭琴對鍾期調轉幽酒伴

詩朋俱滿眼不妨高卧在林丘

遊日嶺

出郭看山此最奇祇林石室自何時行隨羽客尋丹藥坐引花香入酒巵晴日亂翻千嶂錦層臺斜擁萬年枝夷猶石鏡禪談塵細剔蒼苔認古碑

遊佛塔亭

石磴凌空接上台禪林偏傍翠微開廻溪瀲灔遥吞漢碧樹參差半倚臺花鳥有情誰是主江山依舊我重來下方鐘鼓催歸騎信步芒鞋破紫苔

初夏八日集九山南莊限韻

淑景偏憐首夏時郊遊况復是前期雨餘湯漾鷺沙燕石

上題詩翦竹枝結社秪緣辭祿早飡霞猶恨息機遲不須
更問蓬瀛路且畫君家九醞巵

送張纓泉叅藩江西

役役風塵道路長每從盤錯試干将氷壺寒浸三秋月玉
樹高標五夜霜南浦卿雲瞻使節匡廬花日詠甘棠知君
自是層霄翮且盡河橋惜別觴

村居貽贈三友

全九山學士

夢入蓬萊第幾層黑頭號乞謝卿丞秪緣泉石銘心久豈
為文章取世憎秘閣絲綸餘舊草滄江鷗鷺有新朋太平
正是崇文日會見安車早晚徵

屠竹墟少司馬

早從滄海卜幽居翠竹蒼梧興有餘杯斝不妨長滌倒市
朝休問近何如簾垂白晝人爭奕手灼青藜自校書臨鏡
未須悲素髮忘機今已習玄虛

范東明少司馬

投劾歸來海上洲初從羽客問丹丘青春每著閒居賦白
髮難忘漆室憂清世定應收戇壁壯懷時自拂吳鈎東山
正繫蒼生望未許逍遥范蠡舟

秋日閑居走筆次東明韻

歸隱無錢可買山借山亦自展歡顏滿庭綠竹堪題字遶
徑名花好伴閒汎艇每憐新雨後吹簫還向白雲間風前

松子紛紛落疑是玄猿作意攀

秋日漫興

石室樓遲海上洲東籬又見菊花秋風清鶴渚時聞笛月
白江村獨倚樓萬里星辰瞻魏闕百年書劍老菟裘生平
自有相如病不為新添宋玉愁

癸亥生日

幽懷久已寄滄浪白髮無端秪自傷未有文章通狗監聊
從松菊隱柴桑閑關自喜逢迎少鍊藥偏憐歲月長往事
盡成蕉鹿夢機心還共海鷗忘

詠懷二首

碧山學士已華顛多病多愁秪自憐蓬島漫尋飡石訣歲

時惟課種芝田談玄故有侯芭在避俗慙無向子緣為雨
為雲君莫問且将懷抱付朱絃

鳴玉追隨鵷鳳群何期老大竟無聞持杯漫弄花前月罷
釣閒眠石上雲長策未須悲賈誼朱顏元自誤昭君獨憐
地僻無車馬閉户長披老氏文

村居戲簡竹墟

桃花渡口隱髯仙何事逢人只問玄欲以姓名逃藥市還
将歲月弄壺天釣簾白放疎林月策杖青分古澗泉夢入
蓬萊共舒嘯坐看瑤鶴舞蹁躚

宿東莊作二首

森森長汀間短汀明滅無得濯塵纓雲流樹杪吞樵徑澗

擁霞標作水城僻地正宜棲病骨青山今已遂初盟高照
竟夕無他夢日出簷阿聽鳥鳴
閒情自愛入林深為買扁舟棹碧潯綠樹叢中見茅屋青
山到處有鳴禽懷人擬著停雲賦遯世休為澤畔吟車馬
不來庭草遍由來此地好投簪

次韻悼雨疇

垂竿長佔碧溪頭作賦低驚白玉樓擬為丹砂乞勾漏空
憐蝴蝶夢莊周商山永謝烟霞伴剡水誰移雪夜舟珍重
風流那復似相思惟見履綦留

王芝堂小集限長字二首

高城木落海天長倦客相將問草堂松桂叢中初下榻梅

花障裏靜焚香烟霞每憶東山屐風月頻傾北海觴繾綣
不知更漏促簷前箕斗爛生光
海上青山入夢長濯纓門外即滄浪花間漫引尋詩屐松
下同傾汎月觴久向耕漁韜姓字盍因遊燕弄詞章逢珍
時枉高人屐不羨當年綠野堂

涵碧堂燕集限深字

山齋閒向石城陰種藥蒔花歲已深載酒何人來問字繫
駒共爾細論心歸禽暗識青溪樹飛霰輕侵碧玉林金谷
未須誇勝事相看盡是舊知音

王芝堂集限韻

天空木落草堂寒錦障華燈夜未殘銀漢低徊通玉沼瀬
霞縹緲綴朱闌懷人每詠停雲賦對酒長歌紫韡冠栗里
正憐遊燕好不禁白髮鏡中看

甲子元旦次月漁韻

山中誰問草玄人酒伴詩朋亦自親賴有屠酥酬令節初
聞鐘鼓動芳隣壯心漸逐流年減春事還同白髮新見說
太平今有象靈臺應已卜茲晨

小齋對雪用韻答月漁

睡起蓬門寂不譁滿庭飛雪鬢添華樓臺閃映千林玉澗
壑齊開萬樹花剡水扁舟空引興梁園詞賦故堪誇何人
共試觀梅屐掃徑還烹石鼎茶

王芝堂燈燕即席限韻

積雪初消海宇澄芙蓉障裏集仙朋星河低拂三花樹錦
綉新粧百寶燈白髮漫憐歌吹好青春偏訝歲年增何人
會度朱絃曲流水高山思不勝

三至武陵莊作

日日看花不出城扁舟今日始郊行多情芳草留春住學
語新禽引隊鳴浩渺江湖悲白髮蕭疎松檜結良盟青山
合著幽人宅釣月樵雲夢轉清

送南浦李四應試留都

江門旭日去何之仗劍囊書指帝畿駿足定應逢伯樂朱
絃還自遘鍾期鄴中詞藻誰能並稷下談鋒獨騁奇題柱
不須誇往事計偕今已及明時

獨坐口占

夢裏尋春不見春清溪草舍一幽人尊前明月無來客枕底青山有病身滿架詩書聊作伴遶門魚鳥故相親尚平未了人間事何日滄霞碧海濱

村居作

遶屋松梧手自栽不堪衰病獨登臺江村日落遠山碧草閉風生疎雨來杖屨乍疑塵土隔壺觴一為野人開逍遙已辭南華意清夢還應徧九垓

秋懷五首

詩將詞賦弔湘纍斷鴈飛蓬總是悲月下霜砧憐久戍風前杜若寄相思閶闔共苦輸新賦戎馬猶聞事遠夷寶匣昆吾那復問白頭長與碧山期

清霄明月滿江干鴻鴈初來澤國寒芳樹不禁凋玉露流年空復憶朱顏黃金難買相如賦白髮長歆子夏冠總是幽居怨離索強調琴瑟不成歡

終歲乘槎碧海濱山中長伴鹿麋君寒城孤角悲明月疎柳殘虹倚斷雲獨往每懷高士傳幽棲羞贈北山文秋來自是多蕭瑟落葉哀蟬不可聞

初聞蟋蟀在中庭堤柳皐梧日夜零海上久無青鳥使天邊應識少微星路岐涕淚愁難盡澤畔行吟怨獨醒身世浮沉俱莫問閉門長自註丹經

萬里江山一草堂開門終日詠滄浪自憐投老柴桑社[illegible]

憶趨承漢署香山館慣聞巴里曲秋風初試芰荷裳十洲共說神仙宅清夢徒勞汎渺茫

送包參軍遊泰山 時陳都御史招致

送君曾採赤城芝此去還探泰岱奇日觀嘯歌千仞閣天門題品萬年碑雲中騎鶴追仙侶帳下論文有舊知信美他鄉難久客莫教氷雪負歸期

甲子生日

逢人頻問養生方海上丹丘道路長賴有黃花酬節序却憐白髮對壺觴愁多不減張平子癡絕真同顧長康耕鑿自來忘帝力惟應擊壤頌虞唐

送沈宿吾會試

杖劍登途何所為青春偕計覲丹墀董生獻策應逢主顏駟為郎豈後時百寶千將初振采九霄祥鳳共來儀欲知別後相思苦夢寐長依玉樹枝

宿茂嶼莊課種花木二首

十年海上習農書為傍青山結草廬漫擬王符成小隱還同潘岳賦閑居貪眠竹徑初開圃徧乞春花自把鋤百畝烟霞今獨擅清時真幸早懸輿

春半剛逢此日晴即呼蘭槳問蓬瀛山深自有青雲住水漲偏憐碧澗橫隙地徧教時叅卉清風不斷有啼鶯爽猶便是神仙宅不負清泉白石盟

五至武陵莊二首

溪上尋芳又隔年恰逢春霽更堪憐初從簷角裁竹溜傍松根細引泉好鳥只啼花徑裏青山故落酒杯前相看盡是知音客明月來時旆素絃

扁舟出郭汎滄浪處處新鶯囀綠楊花樹迴依青嶂結沙溪時有碧雲翔徐揮談塵歡無極漫引霞觴醉欲狂杖屨一從塵外息不知清夢落何方

壽張畸人博士

風流久已謝儒冠貪向山中看藥闌未有黃金償酒債空憐白首泣琅玕人間詞賦堪名世屋外松苓好駐顏自古賢豪不得意莫將生計歎衰殘

贈葉文學應龍

聞說攻書破五車文章早已步名家匡時空有賢良策待詔何如禁闕賒撫劍清秋傷歲月傳經白首是生涯亦知原憲非為病結駟連雲未足誇

次韻答施虎泉見訊

與君期汎斗邊槎極目烟霄萬里賒漫憶鑑湖曾結社空聞天竺自飡霞扣門誰復來題鳳抱甕春深祗灌花猶喜瓊瑤能寄訊一尊還擬話平沙

暘谷山人携酒過草堂同諸彥賞牡丹即席限韻

憐君結伴覓清歡綽約仙花遶畫闌返照過庭初戰白流霞交砌併成丹虛疑國色逢人妬正愛天香帶月寒幾度相看添白髮今宵莫放酒杯乾

贈張平叔

何事青春不治生只將文字苦傳名五湖烟月歸題品四海賢豪總弟兄博物茂先元妙識離愁平子故多情我今亦是幽棲者擬向滄浪共濯纓

輓全九山二首

奎璧沉埋海上洲悲風日夜泣鵂鶹百年文字誰知己四海交游幾白頭謾說金臺收駿骨空憐寶匣貯吳鉤多應厭棄人間事試擬靈均事遠遊

相從泉石幾何年占斷南郊作輞川酬賞正憐依玉樹賡酬時復奏瑤篇俄悲賈傅終妖鵩應為鍾期絕錦絃自是龍泉難再合相思一度一潸然

六至武陵莊同諸彥作二首

仙林瑤草許誰分亦有相將采藥群碧澗新泉桃石髮清溪落日蕩波紋芳尊不負青天月短屐偏侵曲徑雲已分烟霞成痼癖傍人不用北山文

與客同浮溪上槎為憐晴日弄芳花烟霞谷口已無徑雞犬雲中別有家酒畔詩成鐫綠竹林間睡起飯胡麻即今已自饒歡賞幽勝何須羨若耶

包叅軍招遊梅湖用奇字

蘭舟何處訪瑤池窈窕澄湖愜夢思萬戶樓臺懸日月千峯島嶼淨漣漪春風羅綺雲中度海甸烟霞雨後奇珍重叅軍能愛客招邀況值太平時

五至茂嶼莊作 領聯夢中得
海上靈槎與客來逍遥渾擬到蓬萊休将白日傷蓬鬢澷
引青山入酒杯月榭風亭新有主松林竹徑靜無埃此身
已共烟霞老猿鶴相看不用猜
八至茂嶼莊作
乾坤浩渺一閒身最喜平泉絶四隣湖上青山令識主尊
前明月故依人清秋擬著靈均賦短簑長驅庾亮塵抱甕
自忘筋力倦園中時見百花新
入村居作
幽情偏愛水雲鄉况是松梧舊草堂砧杵千門寒月白滄
浪一曲晚山蒼逢人欲作唐衢哭傲世難禁阮籍狂隣叟

憐余太躁閒殷勤同勸菊花觴
秋日登包十叅軍碧岑樓
小結層樓碧海堧烟霞入望總堪憐白衣離外遥供酒青
舫磯頭數問玄把釣正宜秋水碧横琴獨對晚山妍庾公
故有登臨興為爾長歌伐木篇
贈南浦李四
郭外精廬苦著書就明穿榻竟何如姓名未解通丹闕賓
客時來詠白駒貰酒每因邀月飲為園長自帶經鋤亦知
漢代崇文學好向金門獻子虚
書院石假山初成
為山偏傍碧湖涯窈窕真成處士家海上憑誰移玉柱尊

前何意見梅花清宵幻夢頻蕉鹿白髮生涯秖釣槎已分
此中堪避俗不須方外學飡霞
輓楊後江給舍
十載鳴珂侍建章幾廻退食賦長楊抗疏不避長沙謫戀
主常懷漢著香秘閣已知收諫草名山誰為輯詩囊天邊
此去騎箕尾到處甘棠未可忘
包九貢君携酒過新成别業
雪後幽齋盡日關何人載酒扣新山松峯月白雲衣冷石
徑風清鶴夢閒海上文星寒共聚天邊仙馭夜初還不須
方外尋蓬島自有烟霞杖屨閒
呂山人歸自燕秦次韻酬贈

少室蓬萊何處尋幽居偏動遠遊心天涯芳草春無限海
上仙槎興轉深燕市放歌秋月白秦關長望朔雲陰歸來
歳晚悲揺落慷慨時為梁父吟
乙丑除夕
老去偏驚改歳頻梅花又見領先春不禁玉漏催殘臘勝
有銀釭伴病身青眼逢人還按劍白頭臨鏡轉傷神誰家
鐘鼓喧深夜坐對爐薰已向晨
正月十七日集玉芝堂限韻
庭梅得雨展花枝花上祥雲縹緲移寳馬香車春正簇瑤
臺錦障夜偏奇不妨霰雪侵簾幕自有山禽勸酒巵莫道
草堂長寂寞芳辰遊燕有前期

疊韻奉迓莓厓

天涯芳草佇思君為憶當年結綬群賓劍空歌三楚月扁舟頻夢五湖雲嬋娟不奈娥眉妬萋斐真成貝錦文此日故園春正好歸來同醉甕頭芬

送倪佩夫貢上京師

漢代賢良已計偕匣中龍劒動星台獻書直上黃金殿待詔還登白玉臺推轂公卿應不少驚人文字總稱才欲知別後相思意寂寞山齋長綠苔

涵碧堂集諸彥賞牡丹用時字

花滿瑤臺雨滿池座中仙客玉為姿青春作賦真能事白髮追歡豈後時窈窕自宜金屋貯輕盈偏向畫闌披平生不減潘郎興尊酒相看總故知

贈屠田仲

公子風流夙所聞每從談麈挹清氛芳春自藝之蘭圃閉戶長攻董賈文萬里風雲頻入夢九霄鸞鳳若為群由來閥閱推王謝禮樂名家又屬君

王百穀遊余茂嶼山莊家累不得同往

客至何方始解鞍便移蘭棹扣松關尊前曲沼寒流月雲裡新亭總借山我為鑑湖先乞老君從蓬島學偷閒無緣得共蘇門嘯清夢通宵數往還

九至武陵莊

青山何處有仙都霧閣霞房總與區野岸幾家惟酒市居人無地不樵蘇松間下榻披雲卧竹裏探泉帶月斟自分蓬瀛長在眼不須更繪輞川圖

秋懷十二首

浩蕩乾坤老一丘楊朱涕淚未能收朝衣不似荷衣適肉食何如藿食謀鴈度玉門秦塞冷詩題紅葉漢宮秋漫憐草木多衰落坐對青山亦白頭

一夜商飈動碧岑即看玉露下長林千時久廢齊門瑟娛老兼無漢傅金閶闔風雲長在望邊疆戎馬亦關心由來白髮多悲恨況復清秋思不禁

天畔賓鴻又復來蕭蕭落葉不勝哀何知駿骨千年恨空羨黃金百尺臺華燭青萍憐短鋏芳尊明月寄愁懷無端心緒紛如雪作賦真慚宋玉才

石閣霞房何處尋滄洲曲曲水雲深風烟短浦漁舟笛星月千門子夜砧彩筆有花頻入夢朱絃強理不成音山中偃蹇無他事抱甕年來學漢陰

投劾當年黑髮歸白頭今日占漁磯園林只伴新馴鶴篋笥空藏舊賜衣早宦自慚勛業薄獨醒猶恐眾人非欲知生計今何似碧海東頭有蕨薇

習習清風散鬱蒸忽驚素節代朱明為憐白雪陽春曲翻作哀蟬落葉聲尺疏不傳天北去千將空在匣中鳴深閨夢斷黃龍戍錦字三千寄未成

十載滄波理釣綸清宵時復夢楓宸相逢青眼知誰是什

襲明珠秪自珍草荼肖須憂社稷冠裳羸得遠風塵卜居
亦有靈均興懷抱由來難具陳
小結茅齋傍石堤新栽梧竹漸成圍何人澤國歌鴻鴈有
客天涯賦式微四壁銀釭喧蟋蟀滿床風雨動伊威年來
未減遨遊興夢裡江山指顧非
清朝何事早抽簪金馬從來歎陸沉湖海風烟千界渺蓬
萊宮闕五雲深嬋娟空買長門賦搖落聊為澤畔吟玉笛
不知芳草恨還隨明月度平林
往歲傷秋不是秋今年秋日倍添愁兼旬卧病全無賴浮
世風波總未休白壁不禁和氏淚長纓空切賈生憂老來
自分同漁父明月灘頭有釣舟

終日幽齋抱膝吟不因秋至始傷心巖阿夜月啼山鬼鼓
角寒城雜暮砧耆社有緣歸栗里新詩無價播雞林白鷗
已共忘機意一任風波自淺深
東望扶桑若木輝淒涼海色襲荊扉雲來雲去頻傳鴈天
北天南總授衣歲有材官屯上谷時聞胡騎獵金微聖王
一意修文德會見邊關烽火稀

丙寅村居課穫

海上明農十二秋今年穜稑幸全收草深門巷堪羅雀月
白林皐自飯牛烽燧已看休戰伐閭閻猶復困征求懷人
遠道無將贈采采芳英杜若洲

次竹墟秋興二首

行役長歌道路難歸來得共紫霞冠丹楓滿地朝聞鵝明
月侵扉夜倚闌乍喜兵戈銷瀚海猶聞烽火暗桑乾匣中
龍劍塵埋甚拂拭還從醉後看
脫却朱衣着苧衣坐看烏兎自東西橫塘白露蒹葭淨甲
第華星睥睨低玉笛何人悲落葉蓮歌向晚沸前溪涼風
吹散千山雨分得烟霞萬井齊

悼亡二首

日誦鳲鳩淑母儀白頭猶自習齊眉正憐偕老榮褕翟轉
憶微時爨炭廖永夜鵂鶹啼灌木清秋鸞鏡掩香幃泉臺
異日終同隱衰草寒烟莫漫悲
早將蠶織伴寒槃嚙檗飡荼佐宦成共以雞鳴推令德還

從麟趾卜休禎無人不效長生祝未老偏憐二豎嬰即有
百身何用贖一看巾櫛一沾纓

村居見菊獨酌

紛紛五色粲文章管領烟霞到草堂賦詠未能追謝客風
流偏自憶潘郎探囊謾檢題花譜卻老時尋醞酒方延佇
杳無儕輩至清溪元不似高陽

簡南禺

知君久憶錢湖勝一宿江城便買舟絕磴迴隨青鳥度叢
林只為白雲留奇亭閟字空將酒曲浦携僧共狎鷗眼底
故人應不少天寒誰贈黑貂裘

得顧季狂沈嘉則書二子皆薄遊不遇

荒郊四望一登臺風急天高鴻鴈哀衰鬓已隨秋葉落愁
懐不共好花開停雲有賦空相憶鼓瑟無媒枉見猜歲暮
天書壓遠念草堂梅發故須來

迎春曲

幽懐忽訝歲華更又見王孫芳草生卜歲土牛分社出迎
祥綵仗映空明梅花亂落風前笛旭日初迴谷口鶯共說
太平今有象六街歌舞沸新聲

立春日山亭燕集

爭憐雪後小山奇來試瑶臺白玉巵草樹共迎新歲月賓
朋元是舊相知鮮霞閃映芙蓉閣碧月輕籠錦鏡池總為
青春酖媚客夜深齊唱竹枝詞

贈呂中父行

萬里綠𢂞省故山朝来又復賦陽關天涯芳草頻徵夢馬
首春雲總破顏白雪歌傳秦晉北青萍光燭斗牛間莫言
落魄終難遇彈鋏猶憐鬓未斑

訊嘉則

蕭蕭風雨暗江天何處深林隱豹斑對酒有誰歌白紵倚
樓終日賦青山逃人叔夜長操鍛却客羊欣不啓關况是
潜夫方屬草知君二為破愁顔

芝園定集卷之十七

七言律體目錄　歸田稿

芝園定集卷之十七

七言律體　歸田稿

隆慶改元元旦用李賓甫韻

鐘鼓喧喧動遠村又看春色到柴門爐烟細裊梅花幛綵
勝爭嬌栢葉尊自撫朱絃歌白雪總緣芳草憶王孫已聞
象魏懸新令六合條風應律温

初夏四首

驅犢長耕碧海濵忽驚朱夏代青春平林晝日啼桑扈曲
圃因風散女真故舊不通丘壑訊鑣輪爭逐市朝塵鼎中
未得丹砂就鏡裡朝朝白髮新

不向滄溟泛紫霞小齋終日誦南華出門緩步憐芳草細
雨釣簾數落花蓂莢未須傷歲月風塵休復說龍蛇春來

春去渾無賴且種東陵五色瓜

蘭舟選勝趂良辰迷却桃源數問津豹隱不妨玄霧暝魚
遊慣羡碧波新花林抱甕時呼偶槲葉裁衣穩稱身戎馬
漸銷官賦緩逢時真作太平民

自憐幽谷遂初衣不管新朝有是非萬井烟花縈水國三
山貝闕敞霞扉風輕麥隴翔文雉雨過疏畦茁翠薇采徧
江離猶未晚歸來還理釣魚磯

和竹墟園亭之作三首

廻溪瀠碧鑑光明新築精廬分外清芳草無情隨地綠幽
禽有意近人鳴垂綸擬傍沙頭釣負耒聊同谷口耕莫遣

隱居生計薄東陵今已種瓜成

避人初結小齋幽次第栽成草樹稠俗駕經年無問訊詩朋鎮日會淹留已便蔬果庭前列尤喜烟霞座上收釀得新醪三百斛不妨酩酊破煩愁

掛冠無復漫書空為圃真追仲子風自息機心棲海址常將踪跡隱墻東停雲修竹初藏鶴遶徑繁花慣引蜂畫閣朱闌成具美鈎簾日對紫霞叢

簡沈嘉則

經年作客勞相憶萬里歸來又索居伏枕慣稱司馬病閉門長理鄴侯書青天樓閣時聞笛白日滄江獨釣魚盡倒行囊買圖畫餘金聊自葺荒廬

省庵莊居遊燕

出郭看山山可憐華林曲曲帶清川夷猶日月壺觴裡嘯傲烟霞枕簟邊社友只今追栗里亭臺不復羨平泉隣家老稚還相訝共說人間有謫仙

九月十四夜對月

明月清秋自可憐況當兩霽正中天光寒萬井翻銀屋波淨千江湧練川何處搗衣懷遠戍有人度曲美朱絃東籬黃菊初堪把莫惜朝來貰酒錢

次韻酬南禺見過

多君高誼重平生為信千金一諾輕天路早同朝貫籍歲寒還見故人情休疑中散耽忘世自是韓康苦避名三逕若憐松菊好一尊長共月中傾

龍田宅賞菊次東明韻

楓落江城夜有霜寒英猶自媚華堂未須金谷追歡賞且共柴桑作醉鄉燭下嫦娥嬌弄色尊前蘭麝暗舒香不禁別後還相憶夢入瑶臺興轉長

至日次施引之

黃鍾初報一陽新白髮清尊轉悵神漢詔正聞收國士秦宮那復妬佳人霞溪日暖紅流玉梅谷風和白放銀遥向五雲占瑞氣即看六合盡回春

詠海棠

百丹爭春春可憐何如亭畔對神仙（舊名海棠花中神仙）太真被酒

嬌無力西子含嚬態轉妍弱葉引風絲帶嚲繁英宿雨粉粧鮮幽人已自驚妖麗更聽流鶯度管絃

答贈徐子與（名中行）

早歲鳴珂近五雲賈生才略四方聞南威不耐蛾眉妬壯極長騰寶劍文章綬量移猶下位閒閣空自說神君漢庭正下求賢詔休戀滄洲鹿豕群

贈山人董潮

行盡名都千萬山逢人投轄不知還淮南鴻寶探真訣海上丹砂駐壯顏常以心神游物外淹留蹤跡在人間長康絕技猶餘事佇看青牛早度關

贈王玉霞山人

生平只汎五湖船采藥飡霞不記年慣向雲中吹鐵笛嘗從市上坐壺天𦍤常嘯咏無几客四海豪賢有贈篇到處梅花開幾許還來赤水訪群仙

贈李繹亭文學

甬江東畔舊儒家少業丘墳破五車選駿未緣逢伯樂傳經猶自待侯巴槐庭巳種三株樹蘭圃還滋九畹花漢代賢良新有詔不須潦倒夢南華

贈吳草堂

海上逍遥興不孤年來蹤跡徧名都十洲瑶草誰相問五嶽烟霞手自圖行路未須悲阮籍著書時復擬王符故園松菊今何似歲晚還尋舊釣徒

巳巳元旦 時年七十

春光又到百花洲年去年來總是愁歲月無端雙短鬢乾坤何意一虛舟空懷阮籍舒長嘯漫擬靈均賦遠遊採草丹砂隨處得還從海上狎輕鷗

新正五日燕包九山亭

江郭尋春春不遲東風吹動日南枝椒盤錯出銀絲繪柏葉頻傾玉屈巵萬疊峯巒雲外起九霄星斗席間垂相逢莫漫言相別瑶草琪花故所思

人日山亭燕集限陽字 時嘉則箕仲遠帰

新開畫閣面朝陽白石清池引興長天上烟霞時吐納人間花鳥自平章芳尊燕咲乘佳節久客風塵說異鄉細雨踈簾相繾綣夜深明月在河梁

正月廿八日燕包二太學所賦謝

君家結屋大江東車騎聯翩夕照中珍饌漫勞窮水陸春風偏自逗簾櫳香浮綺席飛觴急漏轉苔階說劍雄最是王孫能愛客夷猶如在碧雲宮

西亭宗藩遠屢枝訊短章答謝

從將塵跡寄梁園大雅風流久不諼鴻雁北來傳錦字鶯花春老憶王孫夢遊東閣圖書府興入平泉水竹村海內才人多在洛問奇偏自向朱門

晉少崖携酒集燕鳳巖莊

蘭舟初艤百花莊雲作藩籬石作房並海烟霞三萬頃隔溪梧柳百千章王孫芳草傷春暮仙館清尊引興長此日

風流誰得似阮家兄弟本清狂

詠櫻桃

萬顆勻圓總不殊獨先諸果薦甘腴冰盤錯落堆紅玉錦席參差映火珠入手共憐顏色好當筵偏佐燕酣娛綴園此日供靈御侍從應沾内賜俱

十六至茂嶼莊

一入山中夢亦清共將詞賦訊山靈雲峯鏖戰天邊白梧竹新添雨後青本為佳辰邀酒伴即看幽館聚文星與君俱是明農者只合深山采茯苓

乞得巖阿遠世氛烟霞今日共君分青山久負琴尊約前

期竹不至

碧草初尋麋鹿群屋外松枝全剌日林間𦬊服半
裁雲高臺下見川原盡坐數歸禽到夕曛

南禺屢枉詩敎答贈二首

高齋偏枕碧湖涯梧竹參差集暮鵶辟穀未須愁絶粒避
人長自學飡霞青天樓閣聞長笛白日黿鼉戲淺沙散髮
卧遊真自適雲中何必羨仙槎

閉戶窮經綜百家老來仍夢筆生花蓬瀛地近神長往閶
闔天高望轉賒已斷交游同叔夜還將文字屬侯巴錦衣
玉食成何事釣海樵雲亦自嘉

田仲過訪村居兼有投贈賦謝二首

何人投謁到柴門恠雨妖風正滿村避市乍來親卷帙明

農兼得課雞豚青山擬下南州榻明月誰傾北海尊眼底
珠璣驚座客登龍御李未須論

海上幽棲深復深求羊何意遠相尋憐余獨擅烟霞色羨
爾能為鸞鳳音風雨清秋便枕簟蓬蒿白日蔽園林逢人
若問生涯事野有魚鳧室有琴

簡沈山人嘉則

不見休文日已多燒丹蒔藥近如何新成詞賦同誰賞舊
展香奩有客過青眼每逢漁釣侶白頭應免虔婆歌酒尊
茶竈常相待好共蘭舟汎碧波

田間次答包鳴臣見訊

相從田畯課秋登江介青楓玉露生漫說蒲輪來漢詔且
持耒耜學龐耕青林散髮過逢斷白日飡霞病骨輕駕鶴
乘斛隨所適野人誰復認公卿

嘉則過訪草堂疊賦

會時常少別時多懷抱秋來更若何掃徑不禁蒼雪落占
星知有少微過風前一奏清商曲野外徐聞擊壤歌繾綣
未須辭日夕夜涼輕艇棹滄波

口占酬贈竹墟

閉戶耽玄鬢盡蒼清溪鳥雀自相將芸樓高卧青天近竹
徑行吟白日長嘉果繽紛儲客供新詩多少付奚囊歷旬
不賤香山社前輩風流未可忘

送嘉則遊吳越

歲晚如何却去家短袍長劒向天涯三江鴻雁悲秋急五
嶽烟霞入望賒采佩獨憐江有芷修文還夢筆生花平生
知已今何在此日相思淚似麻往予樗林

詠芙蓉花二首

青春一意謝繁華獨向深秋殿百花旭日總憐嬌宿露夕
陽偏自醉流霞娉婷越女爭裁錦窈窕吳娃試浣紗共羨
孤英標晚節東園桃李漫相誇

江介清風拂拒霜朝朝暮暮伴滄浪孤蹤自擬幽人操麗
服聊同靜女粧不為芳菲生怨妬却從搖落現文章美人
千里難投贈空向天門望七襄

包氏玉樹堂燕集

減月無端似轉蓬秋風又見菊花叢招邀每藉青衿彥滌
倒空樽白髮斜傍檻瑤池涵月碧隔江漁火逐波紅年來
習得飡霞法好向雲間伴赤松

月湖精舍諸文學過壽小酌

山中日月迹居諸却賴親交數慰余漢室何人知董相茂
陵猶自病相如雲生石壁青堪把日落楓湖近可漁自是
高情能繾綣幽禽野草盡為娛

七十生旦自壽

青春佩玉向明光解組歸來髮漸蒼未有勳名標畫閣空
將蹤跡徧殊方乘槎自喜逢瀛近睇髮偏憐化日長鴻寶
枕中頻記取人間何事不相忘

和答施虎泉二首 虎泉早魁武試晚而結社藝菊

賴爾新詩數慰余閒緘吟對白雲湖秪緣衰病頻窺鏡獨
把殘編坐擁爐樵釣已知甘草澤經綸無復贊皇謨二高
三竺今何似清夢長隨駕鶴徒

不將長劍淨兇胡却放扁舟入五湖齋閣但存栽菊譜溪
山絕似輞川圖詩囊盡日收新草酒伴頻來索舊逋茂嶼
武陵能到否擬招猿鶴共歡娛

王思質中丞輓詞次韻 公以忤柄臣死非其罪

九重推轂出提兵揮霍龍泉薄太清共羨干城雄朔漠還
期露布達承明壯猷未致降王欵萋菲先令貝錦成自是
君門遙萬里孤忠何以慰群情

輓南禺豐公二首

獨憐病蹇困天刑伏枕箋書歲屢更子產從來稱博物韓
康久已樂逃名忽驚東魯麟經絕疑是長沙鵩賦成海內
何人更知己不勝悽愴淚沾纓 公治春秋

解組歸來理釣槎山中終日弄烟霞青春酒翰真三絕白
首窮經綜百家自昔憐才惟杜甫何人收草似侯巴雄歌
送爾歸窀穸衰柳寒烟去路賒

訊君房病瘍不出

聞道旬時學避人相知恐有訊言頻三春花鳥虛題品四
壁丘墳作主賓庭草獨憐書帶長藥爐應試禁方新知君
自是瀛洲客此日聊栖市上塵

答歐博士大任次來韻

劍旆翩翩海上遨遙瞻魏闕紫雲高邀金空有長門賦應
制猶虛內禁袍白首窮經開絳帳清秋弔古續離騷知君
自是文章客筆底翻飛萬頃濤

病起承竹墟見訊次答

山林不放野人閒憂國憂家鬢已斑明月近人簾自捲紅
塵滿眼戶常關雲同一為求羊啓鶴駕長從海岱還釀得
中山千日酒時呼王笋駐頹顏

十七至茂嶼莊作

海上長為采藥遊蘭蓀況復滿芳洲穿雲不覺莓苔破刻
竹翻嫌薜荔稠丹嶂切天長錯錦銀河墮地半欹樓晚來

忽見千峯雨飊得清溪分外幽

答竹墟憶遊茂嶼

搴芳不共美人遊清與空教憶十洲策杖未窮丹壑勝班荆誰並綠陰稠青天半倚樹頭樹碧巘重圍樓外樓仙駕定應他日去題詩細寫輞川幽

送余君房北上南宮

曉旆翩翩事遠征匣中龍劍動光晶從來文字追遷史共說經綸屬賈生不用上書干政府即看簪筆侍承明別來無限相思夢詠月吟風故有情

村居即事二首

海上夷猶老一丘濯纓時復向清流夕陽倒影千峯變江

霧搏空萬木浮地僻不杀題鳳客門閒惟繫釣魚舟杖藜到處堪行樂一雨新成水國秋

曲曲迴溪勝若耶尋常來往一仙槎林皐露冷蟲聲細海甸天青雁影斜拓落漁樵新作伴參差梧竹舊為家欲知白髮生涯事只有山中五色霞

壽蘇舜澤大司馬八十

泰岱當年誕降精濮陽早已擅才名秉驄燕市人爭避振鐸洪都化有成閶闔補天光帝衮朔方開府凈胡兵橫溪此日應辭釣漫把金丹習養生

壽棟塘陳公九十

天目山靈早結緣黑頭投劾已華顛枕中自秘神仙訣河上先聞道德篇稽古不忘雠汗簡憂時空復撫龍泉之冊鶴圃堪娛適經世文章幸有傳

十三至武陵莊作六首

揭來谷口問山靈久別群峯分外青猿鶴有書何日到烟霞無路幾人經雲移水曲迷魚艇雨過松根采茯苓野寺僧歸溪月白焚香獨自誦黃庭

潦倒滄洲不出山屏居聊得洗塵顏蒼苔白石雲同卧碧澗青林鶴共還每向風前凌汗漫却從雨後聽潺湲此中自是非凡界為語遊人莫扣關

乍入桃源路欲迷舟人指點即前溪林間曲室霞為障屋外丹梯斗與齊鷄犬漫將新藥試琅玕追認舊遊題從今

只學嵇康傲日日山中自杖藜

芳林窈窕碧溪圍况是清秋富蕨薇野蚧但餘三戶住石門惟有一樵歸白雲滿徑深藏榻黃葉飛空亂點衣已分山中堪避俗長從松下卧巖扉

平生逸興在林泉漫把山居作輞川遇主已無封禪賦逢人惟詠采苓篇松間怪石俱爭長溪上寒花各逞妍百畝秫田秋正熟不妨長醉但高眠

秋木蕭森秋日黃秋雲冉冉渡鳴榔登臺近見青山盡鑒沼偏憐白髮長竹裡傳杯難醉客林間草賦漫盈囊山中父老能相訪乞得年來種樹方

讀方棠陵思適集

消時文釆振朝端乞得雲林早閉關不為折腰歸白社還因辟穀戀青山著書故有潛夫好(去聲)適性真同漫叟閑大雅風流無處覓惟留珠玉在人間

讀蔡侍郎子木集

少小攻書破五車朱輪借計覲重華金門待詔爭推轂玉節行春數拜麻(君為行人)剩有才名傳建業(南省郎)還將詞賦弔長沙(出守衡州)泉臺早謝巖廊望贏得遺文列大家

壽槐亭親家六十

解組歸來不待年坐看桂樹滿庭前瀛洲釆藥雲生袂石室燒丹鶴避烟湖上買田都種秫齋中留客只談玄人間甲子初周遍松柏岡陵有頌篇

次韻答暘谷山人

高城新築傍東隅酒伴詩朋興不孤時以烟霞歸翰墨不禁神夢落江湖青山盡日輸圖畫白髮無端感隙駒已分探玄窺妙旨何須更問養生符

贈華隱君兆和

樵有青山釣有川紫芝玄鶴總堪憐共誇詞翰傳先業時以丹鉛理舊編清世自甘盤谷隱三春長種鹿門田看君本是烟霞相鳴玉乘軒未足賢

暘谷歸自山中出示諸作賦此答之

君去何方弄白雲青山應共野樵分壺中日月從來秘谷口烟霞誰與群遯世未忘招隱賦閑居還著解嘲文歸來剩有林泉思朝市升沉總不聞

壽沈鳳峯八十

投劾歸來鬢未秋滄江新結釆詩樓九峯三泖時乘興白鶴青松卧與遊避俗已知成大隱著書元不為窮愁璜溪此日猶垂釣卜獵還應聖主求

壽張鄮西六十

早應公車尺一徵青春鳴玉覲承明瀛洲盛有賢良舉郡國仍碑卓異名秖愛烟霞棲碧海不將霖雨慰蒼生著書終日扃齋閣亦有丹砂九轉成

賦楊太學五松居

獨憐城市結幽居曲徑雕闌轉石渠密竹寒雲喧宿鳥華池新水孕文魚焚香坐對談玄客抱甕頻躬種樹書看取蒼松三百尺清陰長自滿庭除

舟行漫興

扁舟搖曳汎城南宛轉樓臺夕照含綠樹有春爭弄鳥青山無處不蒸嵐巴人白雪誰同調石室丹砂秖自探世上風波那可問閉關長卧草玄庵

郊原極望總堪憐錦作群峯玉作川遠近壺飧供野餉參差榆柳簇春烟閒情自愛王孫草到處人疑米芾船多病故應棲水澤興來時唱紫芝篇

東野山人以詩留別次韻送之

二月江南垂柳綠山亭落日送將離歸來共聽陽春曲此

去誰歌伐木詩未辦黃金能結客空懷白璧欲干時逢人不用頻彈鋏自有長門買賦資

訊盧天宇卧病

白石橋邊舊草廬蟏蛸滿户不敎除囊空無計供求藥肺病猶然強著書對案漫驚蛇在酒閉門頻見釜生魚武陵茂嶼秋應近弄月嘲風待爾俱

伏暑遣懷

老大猶憐子夏癯著書空自擬王符青山咲我不得意白日驅人偏易徂處世故多蕉鹿夢相逢一任馬牛呼松舟桂楫今初辦且伴滄江舊釣徒

即事

月落城頭啼曉烏披衣自起促朝餔垂綸不斷魚吹藻慰竹還憐鶴引雛多病未能忘藥物偷閑時自了詩逋閉關一月逢迎廢散髮林中據稿梧

簡沈山人嘉則

平楚亭邊大隱樓長從月榭夢丹梯浮槎江上青天近美笛林中綠樹齊茶竈烟生逢客至槐庭日落有烏棲爾來著得書多少好寄康成細品題

再訊嘉則

青葱梧柳合東西古社危橋引碧溪款客有田多種秫校書無夜不然藜江干日出傳漁唱谷口風清狎鳥啼待得沝頭新釀熟高樓明月正堪携

聞虜警

共說胡兒已款邊猶聞飲馬到甘泉早將廟筭籌樞輔誰把長纓繫左賢恩詔九重優侍從元勳何日勒燕然兩階干羽今方試會見南風協舜絃

野望

康衢擊壤頌堯天海國今逢大有年江近夕陽斜度鳥風吹灘木亂鳴蟬千門砧杵丹楓侯遠道音書白鴈前欲汎五湖猶未得蓬瀛長有夢魂牽

秋夜和嘉則

湖上孤亭草樹圍懸車漸喜姓名微林泉自與風塵隔邊徼今無羽檄飛每對琴尊歌有客初聞蟋蟀賦無衣獨憐戍婦看明月塞雁南來信字稀

三訊嘉則

日日思君君不知况逢風露早秋時莫言門外堪羅雀自有人來數問奇聽笛故應依月榭眠雲時復茹松脂與君同是逃名者何用爲文弔楚纍

贈蔣漁纍

潦倒滄江一老漁耽玄真似子雲居垂竿漫美青天月吹笛時乘白鹿車丹訣逢人探五嶽清燈猶自惜三餘賢郎仕近神仙界好去邗山訪道書

送戴仲德之南太學二首

客子多從歲晏歸獨衝寒雨問京畿郢中妙曲誰同調

下雄談聽者稀落葉亂飄青雀舫陰雲迷斷白鷗磯欲知別後相思意牛女天邊望少微

持杯送子大江東積雨長空五兩風才見琴書辭越徼即看詞賦弔吳宫六朝霸業青山在一代皇圖紫禁隆四海交遊總知己莫將蹤跡歎飄蓬

燕楊東華五松居用寒字

風流公子富琅玕漫引烟霞駐曲闌長以金尊留客醉還將寶劍向人彈遶簷碧樹銀河落應水踈鐘壁月寒我亦人間好奇者相從騷雅覔清歡

辛未除夕

每於改歲惜年華坐對蘭釭秪自嗟白雪無端添鬢髮青春忽漫到梅花江樓鼓角悲殘臘錦障爐烟散彩霞今夜不須聽玉漏椒盤柏酒自家家

壬申元日

攝提又見報新年太史占祥紫極邊國法早應縣象魏侍臣誰復賦甘泉四郊膏雨徵堯澤是日雨　萬里春風入舜絃畎畝自安耕釣樂方隅尤喜淨烽烟

賀李遇齋暘谷新居

新居何似鄴侯家架上詩書積五車睥睨入雲窺渤澥丹青滿壁起烟霞渾疑閬苑收春盡長坐瑶臺得月賒爲賦斯干申頌禱子孫千億慶無涯

沈嘉則遊楚

白髮看春倍惜春况將尊酒別交親落花故逐東流去啼鳥偏憐芳草新賦鵩定應悲賈相懷沙還復弔靈均逢人倘問支離叟卒歲飡霞卧海濵

送大兒北上

生平不解別離愁此日相看倍百憂行路艱難誰得伏天門迢遞若爲投青萍未試屠龍技白石空追扣角謳世上風波渾不定好將繩檢作良謀

贈汪生長文

最憐潘岳玉爲姿况復胸藏錦繡奇明月有人長對酒青山無處不題詩閒居秪擬修玄草出戸那禁泣路岐安得共乘青雀舫秋風澤畔采江蘺

贈程德夫司訓先以樂清司訓致仕雅好薄遊

懷玉山中結草廬却因待詔應公車分符幸得仙人國罷宦猶徵鄴氏書歷覧山川同謝朓閒裁詞賦擬相如知君雅意遊方外不向王門強曳裾

涵碧堂月下賞牡丹

青春何處覔名花幽勝偏憐大隱家明月故隨人意好仙姿更向雨餘佳近簷高樹懸珠斗曲檻華池散綺霞况有清尊能醉客平泉緑野未須誇

次韻答贈仲德太學

不見王維幾浹旬忽驚投謁在兹辰風流豈是高陽侶雄論真同稷下人月出自揮如意舞花前共醉甕頭春秫㕛

記取登臨地携得烟霞滿卷新時以遊南都詩見示

寒夜酌戴仲德用寒字

西風獵獵草堂寒有客携節扣石闌白髮青燈憐永夜華星皓月有餘歡投簪已避風塵惡對酒休歌行路難世上知音寧復幾陽春一曲共誰彈

唁沈問之罷官還山

問君何事入山深仕路從來歎陸沉未有姓名通狗監誰将文字播雞林秉芝新結丹崖伴把釣偏宜碧水陰留得床頭甘菊酒花前月下好同斟

中秋沈山人遠歸過飲王芝堂不見月

栖栖吴楚經年客此日乘槎海上回萬里風波今始息百年懷抱為誰開別來繾綣頻通訊病起逡巡一舉杯明月不如人意好故教良夜共徘徊

秋日簡施虎泉

日日秋風起碧波相思無奈故人何鏡中白髮愁邊長湖上青山夢裏過閉戶細牋黃菊譜入林高唱紫芝歌知君雅好長生訣石室丹砂積幾多

步虛亭伐山望湖

百尺瑤臺草樹圍伐山端為引睛暉仙槎只尺通滄海水殿蒼茫入紫微策杖不知青靄破停杯時見白雲飛太平幸遂林泉樂長向人間理釣磯

送余君房會試

摇落江天萬木零那堪把酒送君行風塵有意傷周道詞賦無媒達漢京自是圭璋終遇主却憐鷗鷺欲寒盟燕臺不斷南來雁為寄陽春白雪聲

送仲德

爾來日日醉流霞明發言浮海上槎豈為故園虛白社應憐鷄犬伺丹砂青山盡是舟中見市酒從教渡口賒到處題詩滿城市歸家還夢筆生花

書懷

拂袖歸來已倦遊為園誰識種瓜侯潮通曲浦時垂釣草長深林日飯牛自以琴書娛累里還将風月等浮丘却憐形役無休歇漫向人間懷百憂

甲戌元旦

無端春信到梅花淑氣朝來徧海涯五夜星辰占紫極九衢甲第醉流霞香塵暗逐輪蹄散城角遥連簫鼓譁老大正傷時節換兒童偏自競年華

新正五日酌客次仲德太學韻

春風一夜入郊坰簷畔初舒五葉蓂把酒共看滄海月出門遥望紫微星流年莫訝頭添白知已相逢眼倍青世態浮沉元不定靈均何事欲長醒

新山讌集

鑿石誅茅老一丘傍人虗擬是瀛洲窓收睥睨千山碧臺引滄浪萬頃秋詞客酒酣爭授簡江城笛起共登樓星河

沉轉青天近只尺真成汗漫遊

春遊

聞說桃源好避秦仙家元住碧溪濱最憐芳草能迎客况是青山不厭人晴汎霓舟窮水國醉揮龍劍動星辰明朝莫漫歸城市釣月樵雲愜隱淪

山齋即事

種竹栽花石作朋幽居况復近蓬瀛褰簾水上青山立放鶴雲中碧漢平讀罷黃庭還自掩歌殘白雪有誰賡絕交不用稽康字朝市何人問姓名

漫興

豈是爲園擬辟疆草堂開向碧湖傍欵門只有看花伴蓺

圃惟尋種樹方三市管絃歌舞篠十洲風月詠滄浪已將世事都抛却贏得痴狂似長康

爲沈山人徵舊逋

問君何事有詩逋流水高山興總孤無復尺書干禁闥秖餘清夢落江湖從知梁苑摛詞客不是高陽善酒徒三徑烟霞今正好爲余來賦輞川圖

甲戌中秋夜燕黃二宅

明月今宵分外奇鳳簫何處不停吹芳卮細挹金莖露曲檻同披玉樹枝雲漢流光翻碧落芙蓉倒影亂漣漪相看盡是瀛洲客對酒高歌白雪詞

八月望日李五山人過飲王芝堂

莫厭傳觴此夜多相看無奈月明何丹霞閃映蓮華嶂曲水虛浮太液波牕有紫芝娛野客遙瞻絳闕現仙娥不知白露沾衣濕還聽青樓宛轉歌

重遊阿育王寺

人間何處訪空同草樹蒙茸一徑通臺榭盡吞滄海日禪關半隱翠微宮翩翩鶴馭行天上片片烟霞落鏡中舍利晶光猶射斗還憑玉几送飛鴻

重遊天童寺

生平只自愛青山夢想清泉碧樹間鷲嶺半穿黃葉路石門遙度白雲關林中猿鶴僧偏狎木末星辰客共攀五嶽遨遊空遠興聊從此地避塵寰

又用天字

嘯傲烟霞故有緣又携騷客問諸天幽禽盡日啼青嶂靈沼千秋湧白蓮點筆謾裁康樂賦焚香徐扣遠公禪山僧不用頻投轄明月清風自可憐

又用童字

扶桑日出海門東照見芙蓉點點紅萬劫天花傳寶殿九霄祇樹錯瑤宮僧歸峯頂雲移路鐘起山腰月映空幻化不須驚往事八公元自可還童

山中即事

白帝司辰海國秋不禁清夢到滄洲風生遠浦朝聞笛月出青林夜飯牛落葉滿庭僧自掃亂雲遮路客還留丹山

赤水從吾好不用題書問貴遊

九日酌仲德太學限陽字

林皐宛轉碧波長有客携節問草堂萬井樓臺吹落木一天鴻雁遡斜陽登樓不盡凌雲興對酒難禁落帽狂風雨蕭蕭坐深夜相看莫負菊花黃

蛟門以詩投贈次答

天邊尺素若爲通鳴玉知君齋右公步輦每隨行幸處校書長集石渠東上林花鳥春風後太液亭臺烟雨中不獨文章名侍從即看補袞是元功

蓮橋以詩見贈走筆答之

新正試筆

老來多病廢書詩策杖逍遙任所之旭日乍開千畝鏡春風齊上萬年枝承恩曾賜金莖露此日還傾玉屈巵睥鑾自來忘帝力康衢惟詠太平時

閒居感懷

自憐未老解朝紳林下于今見一人三徑烟霞娛白髮小山猿鶴伴閒身相如有賦難逢主疏廣無金可樂賓自是流光如轉轂好將丹藥駐千春

送虎山大将軍開府廣城

早提三尺作干城到處韜鈐獨擅名遥向黃沙馴畔狄屢從青海翦長鯨元功定擬標銅柱薦疏頻看達玉京此去蠻烟應盡掃即令交廣坐銷兵

古別離

孤燈照影擁寒衾四壁無聲玉漏沉江水未能流妾恨𢇁書空復寄郎心黃龍白草胡塵暗赤縣神皐漢月臨莫把朱絃奏清曲曲中恐有斷腸吟

明妃詞

繆以嬌容簡畫師按圖那復辨妍媸未談白草心先折欲別彤庭淚横垂廟筭不須論得失微軀何足寄安危玉門關外黃沙路忍聽胡笳日夜吹

出塞曲

天子臨軒遣貳師威聲先已讋諸夷直須通道開西域預擬還兵掃月支朔漢盡來重譯使燕然仍勒紀功碑受降

城外甘泉路無復胡兒飲馬池

再贈容菴尚書

乞身歸伴列仙班閉戶窮玄白日閒獻瑞每逢青鳥使采芝長住赤城山平泉有石文能記少室棲雲鶴共還勾漏丹砂餘幾許好將一粒駐衰顏

秋日書事

清秋又見鴈南翔明月華星照草堂萬里烽烟消徼塞百年踪跡寄滄浪山林到處收黃獨風雨千門憾白藏藝菊滋蘭惟所適幽棲元不異柴桑

贈郡博士馬中石遷秩歸省

當年力學惜三餘遍訪人間乞異書已向雲霄舒彩翮

從壁水擬華裾姓名定擬標金馬著作終應記石渠梓里
錦衣春正好承歡端不羨潘輿

月夜酌諸友答戴少石

故園何處好衡茆湖上天青月白時潮入海門星影亂雲
橫睥睨漏聲遲風流不盡高陽興繾綣還憐玉樹枝三徑
黃花今有幾相逢不醉欲何爲

題李氏太白樓

幽棲何用謝塵寰乞得烟霞枕簟間地僻更憐環碧水雲
興只自佔青山陳蕃獨下南州榻陶令長高栗里關架上
積書餘萬卷鄰侯聲價有誰班

呂中父自上黨寄詩爲訊次韻答之

萬里長携寶劍行終宵光動少微星自憐桑梓依南服却
逐風塵走北溟得失又知同塞馬棲遲時復夢山靈從來
上黨多豪俠蓮社相看盡眼青

至後書懷

早歲曾分漢署香投閒無復覲明光風塵滿眼悲行路天
漢何人贈報章作伴梅花初放白無情梧葉亂飄黃解嘲
漫擬楊雄賦芸閣新添晝漏長

玉芝堂小集和至後書懷韻

兩雪何人扣草堂風流元是舊高陽梁園作賦知誰並稷
下高談美爾長秉燭不妨頻見芰聞鐘猶自屢飛觴林皐
夜色清如許況有梅花暗度香

雨中酌仲德限寒字

委巷蕭條晝漏殘草堂誰問白頭單歸禽遶樹雲衣濕城
角吹風霰雪寒共向青燈歌寶劍還從錦障拂琅玕知君
不厭無供給且盡尊前苜蓿盤

雪

日日陰雲護水涯却憐一夕散瑶華千山盡是銀爲障萬
井分將玉作沙碧海蛟龍吹浪立青林鳥雀遡風譁山陰
小艇難乘興佇看長空博望槎

酌仲德太學因送歸剡源限遲字

邀懽歲杪亦何遲翠竹蒼松故有期栢葉試傾千日酒梅
花仍發上年枝長天雨雪無行旅芳草池塘有夢思此夜

扁舟何處宿清波宛轉枕邊隨

棟塘贈本素李封君

春流如帶遶荆扉春樹陰陰隱釣磯明月短簫鸞鳳曲清
沙白石芰荷衣風前花亂雙鳧出日暮雲深獨鶴歸手把
丹書探祕訣年來應息漢陰機

五言絕句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十八

五言絕句

北還途中紀興五首

曉日穿雲赤青山度野青草迎南北騎花覆短長亭
白馬誰家郎雕鞍錦繡裳下馬捉蝴蝶上馬折青楊
馬上逢寒食春風驛路花白雲千萬里何處是儂家
侵晨下峻坂青嶺一停車窈窕芙蓉寺深藏玉檢書
白屋出山顛碧澗經山後上有烏鵲飛下有嵐翠走

廬山三首

晴室生雲葉靈巖吐石膏何人吹玉笛縹緲落青濤
寺古雲衣綠林深鳥道盤老僧不揖客長鍊紫金丹
獨坐捫紫霄星斗紛紛落俄然挹浮丘欲跨雙飛鶴

襄陽謠十五首

花開錦綉谷波漾碧玻瓈絲鶯鬧翡翠云是習家池
玉面誰家郎紫衣金勒馬朝辭宛城南暮宿桃林下
日出上青樓迢迢望楚丘荷花今正好共載木蘭舟
誰家醉山簡倒着白接䍦行過南市街笑殺襄陽兒
江頭好風色搖櫓復揚帆飛鳧作對出細浪濕輕衫
深草滿蝴蝶小堤連大堤落日一相照爭唱白銅鞮
楊柳蓋蓬門斜臨大江路高唱蘆葦中白髮一漁父
巫山雲雨出只是暗高唐空留神女賦那復夢君王
飛鳥亂如織紛紛桃李蹊何人解垂淚日落峴山西

湨水流不住湘雲無斷時磯頭看鴨綠作意来江蘺
別来今幾許落盡滿城花買舶移何處南風吹到家
家在舊城西鼓鳴征馬嘶箇中不穩住移去傍檀溪
百丈寒潭水興雨復興雲垂釣青蘿下坐來長日曛
結伴蹋莎行艿舟蓮葉輕順風兼順水沽酒到宜城
烟霞何處好最好鹿門山藥苗如許長不種在人間

雨中五首

薄暮臨高臺風雨暗秦淮為問釆薪者白雲何處來
清沙廻白石細雨壓蓬門天外有飛鳥雙雙下遠村
曼曼秋路長淼淼江流駛日落猿狖哀疾風吹未已
十日不出戶愁聞雲漢歌一雨江湖白菡萏今如何

驚雷灼遠林黃流委脩澗行旅莫渡江江渡不可見

送廖雲卿三首

江樹含青雨俄看四牡馳臨期自有淚玉笛不堪吹
湛湛池中水青青水上荷由來相附托搖落意如何
罄我黃金尊行行入白雲芳草隨君去啼鴂不可聞

舟中漫興七首

白日射東壁孤帆逗青灿獨抱衣上雲彈琴付流水
玉井生夜凉金閨悲未央風吹兩行淚不得到沙場
一路青芙蓉照耀長淮水天際海潮黑忽見雙鳧起
有客駕黃鵠逍遥雲中遊夜來吹玉笛秋風滿滄洲
芳草知秋隕蟋蟀鳴夜長前溪浣沙女夢見雙鴛鴦

石鯨朝作雨椽木夜生苔不識湖中路相隨跂葦來
沙中雙白鹿只傍赤霞棲時去銜青草紛紛走碧鷄

左僉事輓詞四首

磊落西京客文章班馬才那知奎璧實光耀望輝臺
白璧知何在甘棠有惠思從今秦隴望淚灑日南枝
慷慨捐簪紱丹砂歲月虛青牛西北去空有養生書
鳳羽看方舉龍鳴夜不聞雍州嘉樹木愁見滚沮雲

落星寺三首

孤石剛容寺何年此落星窓中雲霧白天際劍峯青
雲深還礙舫水漲不通村為怕炎天日牽蘿蔭小門
白日還飛雪青天自作雷夜來鐘磬發南斗豁然開

山行漫興

丹崖懸日麗烟磴入雲微何處一吹笛翩翩白鶴飛
拂石坐雲根攀蘿出林杪朦朧烟霧中窺見金莪小

遊滴水巖雜詠十一首

烟磴迴盤結丹丘信逶蛇申陽何處覓洞口白雲迷

右申陽小洞

鐘乳穿雲竇琢珠灑白蓮金丹還自秘寂寞禮諸天

右天泉石室

白石仙橋古飛虹碧漢遥紫衣前絳節三五夜吹簫

右仙橋

靈禽羞飲啄毅羽碧山阿無復虞羅及春深長薜蘿

右隱鵲巖

虛谷天籟鳴隱隱鐘磬發不見鹿裘翁飡霞弄星月

右虛鳴洞

絶壁芙蓉秀青天錦繡奇長疑風雨至忽見斗牛垂

右祥雲洞

石門何玲瓏滚滚出烟霧俄然玶紫鰲青旌爲前路

右鰲頭

白馬來西極青巖幻法床靈雲朝隱黛寶塔夜生光

右佛頭巖

赤尾黄金甲龍門白浪秋乍隨風雨變應使鬼神愁

右躍鯉石

石柱摩蒼霄白雲自來去下有百恠穴上有三花樹

右獅子巖

日暖山蜂亂巖深作窨房春花開正好風雨莫教傷

右蜂窠石

松谷詩六首爲丘大叅賦

結廬青蓮峰盡日碧雲住下有百丈泉上有千年樹

中天發靈籟落日照青苔石門不到地中有讀書臺

石屋閟松關窈窕不知處雙雙武溪鶴飛來復飛去

栖栖何爲者閉門誦黄庭獨自依雲霧高眠飡茯苓

蒼翠靄虛壁流霞亂石淙春華那得似轉眼及秋風

辟穀非辭漢求封不向秦逍遥深谷裏知是草玄人

商婦詞四首

朔風乘急雨翻海復翻江肝腸成百結愁殺望歸郎

門前合歡樹連生四五株比郎郎自好比妾妾不如

河畔古楊柳條條長綠枝不堪作衣帶但可繫相思

沙頭青雀舫來往過儂門彷彿見郎去低頭不敢言

閩閫曲二十首

處處成村落家家長子孫沙邊屯釣艇樹底散雞豚

南雪不到地和雨復和泥若解穿簾入凍殺襁中兒

墻角古梅樹枝枝向儂家不識儂愁苦依然開好花

衣安雪裏卧范子甑生塵誰知茅屋下中有草玄人

修罾復補笱蕩槳急乘潮得魚莫换酒歸去哺啼號

敗屋龍蛛網荒庭繡蘚苔可憐梁上燕飛去復飛來

敝褐無完絮煮氷燒炭廖餔糜且共活茹荼還自知

出門逢捕吏入室見梟禽種樹不成蔭種瓜多苦心

打起田中雀休教食稻禾食禾猶尚可食種當奈何

陰雲蔽日月陸地起風波枉種忘憂草憂來如雨多

茅簷長負曝山罽只眠雲却恠垂竿者驚開鷗鷺群

東市買強弩西市買腰刀倭奴如蟻至羽檄急風飈

朝令點兵糧夕令點城徭且莫訴官府但去買功曹

清泉枕石髮垂柳暗沙堤村叟正貪睡流鶯故故啼

朝入豺狼穴拚生去負薪悍妻嗔到晚翻道去探春

璞美頻遭刖薰香亦被焚誰将千鎰劍樹上贈徐君

穀熟不到釜綵成不上身莫道江南樂江南愁殺人
種松成偃盖種栁鬱參差烏生八九子日夕相啞咿
屋前虎狺狺屋後狼兢兢倭奴且不怕怕殺麻陽兵
舌中存劍戟掌上競錐刀何如張祿貴猶憶舊綈袍

蓮橋詩 為沈郡丞賦

蓮葉復蓮葉田田映秋水打槳何處郎驚動雙鳬起
澄湖深百尺上有百尺橋白日坐垂釣明月還吹簫
湖中何所有簇簇多青蓮辟穀茹其英丹霄挾飛仙
結廬日湖側徙倚弄潺湲歌罷無人和歸來且閉關

六至茂嶼莊短詠

絕磴凌天門蟻附捫蘿入樵客交道旁相呼不相揖

水殿何逶迤雲宮亦徙倚何處有居人日夕炊烟起
西汜薄赬霞東林亂蒼雪深夜不成眠清溪弄明月
若木照扶桑舒光到海屋却恠山鳥鳴清夢告不足
長嘯入雲中淩風行木杪坐來撫鳥背歷歷衆山小
山深雲扞關水靜月流石空林不見人長嘯海天碧
高樹逗長風依稀避暑宮雲來與雲去只在碧山中

新正十日八至武陵莊作

扁舟棹空碧破斷一溪雲為語幽棲客烟霞共爾分
修竹罥清風踈林夕照紅簷前落河漢几上列芙蓉
本意逃塵市非關欲避秦相逢莫相訝同作釆芝人
溪館尋常到茲來送目新青山寧有異秖是入芳春

未是元宵月清光何太明若教三五夜絃管不勝情

十二至武陵莊

星言蕩蘭槳宛轉逐輕鷗為扣桃源路開關訪舊遊
飛鴻遵遠陸落葉亂平津遶屋青山出還應識主人
入戶看新竹春來添幾叢飛禽至何許啼動白雲封

芝園定集卷之十九

六言絶句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十九

六言絶句

山行紀興八首

複嶺浮雲塞路前山細雨蒙村碧澗飛泉自好飄飄黃葉
傷魂

勞勞上隴下隴歷歷長亭短亭桂樹千秋不老芙蓉八面
常青

日出山城擊鼓風來僧寺鳴鐘時見烟霞馬首忽聞鷄犬
雲中

石壁高低吐霧溪流遠近舂雲夢裡瑤臺何有天邊鐵笛
相聞

何人隴上吹笛復向松間采苓夜傍星辰獨宿朝驅麋鹿
同行

松子無風自落荊花着雨齊開烏鵲窺人不下獼猴竊果
時來

石磴斜盤碧漢青田亂長芝苗大小巖崖綴屋縱橫霜雪
飛濤

波面紛紛置笱山頭歷歷張羅鱣魴得餌自困鴻鴈高飛
奈何

武陵道中即事十首

飄風自南自北積雨無夜無朝茅屋千家飄蕩洞庭百丈
波濤

歇馬夕陽西下開尊皓月初生正愛庭前樹影忽聞溪上
鐘聲
白水亂春沙岸青蘿半掩柴門度嶺長隨鶴馭尋津誤入
桃源
信宿百里十里經過千山萬山鷄犬忽聞天上漁樵猶是
人間
瀑布長梳石髮岩扉暗吐松雲野客吹簫上隴兒童採蕨
成群
潦漲乘舟未穩斷橋勒馬重回衣帶常沾霧雨欄楹盡上
蘚苔
刺日嵒嵒石棧穿雲莽莽脩蹊河漢下看上下行人不解

東西
山館高窺星漢澄潭寒浸玻瓈城郭家家霧擁夕陽樹樹
烏栖
日暮牛羊下牧山深魑魅窺人田夫将子藝稻村婦擔桑
頻新
野屋齊開樹杪泉流嵒斷山根黑霧朝朝敵日啼猿處處
傷魂

田家樂二十首二

屋前縣背藉草屋[illegible]果捫松丹山赤水何有二百八十
峯中
蘸陂渚前繫舫楊柳橋津醉看日暮三杯白酒手中一卷
黃庭
村市無錢買肉山妻折筍來歸大兒將酒上壽小兒匍匐
牽衣
茅舍東方日出鄰家何處朝舂黃鸝喚起春睡猶在芳洲
夢中
禾稼場頭蓋畢還將石杵支籬鄰叟下來問訊呼童漉酒
烹雞
谷口薰風自至床頭酒瓮常開躑躅有如斗大籬邊瓜子
纍纍
積雪林中彈雀枯槎屋畔罾魚輪鞅山中寡至科頭一月
不梳

閒步東籬采菊復向清流濯纓高歌歸去來辭人稱五柳
先生
海近長飛霧雨山深自起朝霞遶屋短長松樹延籬紅白
槿花
春繭先輸官絹秋收急了公租辦取眼前衣食閉門脫却
柴車
日落山頭擊鼓風清竹下吹簫茅簷酌酒未了月色林間
漸高
綠樹當門呼鳥清溪過雨鳴泉煮却胡麻自飽日中無事
高眠
大婦東郊出饁小婦西園採桑月白田中歸去夜來還趁

幾黃
溪頭抛餌釣魚林下呼童剥棗白髮冉冉成絲猶道容顏
美好
夜夜村中相見朝朝隴上同畊商量桑麻種作共說今時
太平
籬外人行犬吠樹頭月出烏驚壁上高懸畊耒織麻自補
魚罾
碧草自繞階前青山正當屋角驚開水鳥還來掃却林花
更落
白雲曉斷山徑北斗夜閣柴扉松醪甕裡方熟薇蕨園中
正肥

農歌遠近相聞流水東西自接桃李風前亂開照見滿園
蝴蝶
鴈度只在高雲人行不到空谷閒看數點紅梅獨坐一林
青竹

沅州除夕四首

萬里故園妻子異鄉官舍慈幃那堪今夜燈火三處齊照
相思
坐看燈花幾度城頭鼓打三更今夜若教就枕定應兩地
牽情
劍旆經年作客壺觴到處為家天畔村村臘火城中樹樹
梅花

坎坎州衙擊鼓栖栖客夢難成甲子明朝又換坐添白髮
數莖

元日四首

孟陬初纏斗柄卿雲夜繞彤宮羣臣鳴珂萬舞天子垂衣
九重
鬬巧千門綵勝迎春百樣栅盤楊柳江頭着眼乾鵲簷前
合歡
淑氣隨時自轉葭灰應律齊飛江干草色田綠遊子天涯
未歸
丹霞掩映山椒綠竹亂盤春塢風清玉笛時聞日出山禽
對語

元夕三首

喧喧鐘鼓成雷耿耿星河如曙散開萬戶燈花照見六街
火樹
笙簫堂上會舞羅綺街頭踏歌月色燈光鬬彩相看無奈
春何
梅花一路齊開柏葉尊中更好眼看八寶香燈夜夢故園
芳草

閒居漫興二十首

種柳盡遮溪徑牽蘿自補蓬門丹砂日飼雞犬青田暗長
蘭孫
風生只在修竹雲起暗濕垂楊花底雙雙蝴蝶池中[illegible]

鷺鷥
日出行吟溪上垂綸直到斜曛愛殺薰風時至織成錦綺波文
黃雀窺簾上下青山入戶橫斜明月數聲玉笛同雲六出塡花
銀河半畝草閣石壁倒浸清流兒童瞷我深醉偷取梅花插頭
楊柳汀邊黃酒荷花蕩裡停橈一曲吳歌未了東方月出漸高
時見雲來雲去更有山圍水圍種得黃花成徑長逢送酒白衣

浮遊越水吳水歷覽千峯萬峯黃鸝喚起春睡猶在烟霞夢中
採菊釀成芳醑繰絲織作春衣日候簷前靈鵲王孫歸來未歸
白髮經旬不櫛閒將綠草紉衣本爲樵雲早出却因釣月遲歸
茅堂時啓時閉社燕時去時來山人時醉時醒林花時落時開
今了入山自焚下和懷璞遭刖誰憐一片丹心化作千莖白髮
一言須臾取相巧奏次第封侯何人獨抱經綸匣中閒却吳鈎
雨後呼童採蕨霜前負薪衣裘試問東門黃犬何如沙漠青牛
遠近村中綠醑高低樹裏倉庚不因農夫作雨却爲遊人放晴
[illegible][illegible]喁喁戲藻赤鯉獵獵揚波雨餘新水正好白鷺飛來[illegible][illegible]
白日鑽研斷簡清宵挑剔殘燈平生不琴不奕稱是逍遙先生
沙頭黃鳥白鳥爭占南枝北枝細草亂黏遊屐東風吹却釣絲

王檢長封石室金符亦秘瑤宮鍾乳靈芝何在三百八十峯中
溟海朝朝鱷霧龍沙日日狼烟但得越裳貢雉不妨瀛島高眠

武陵莊即事

路僻曲分樵徑雲生只在清溪天外群峯遠近澗邊茅屋高低
深林黃鳥白鳥明月長汀短汀不見隣家何處惟聞谷口鐘聲
引水暗通仙窟看山時掛簾鉤花發無分晝夜鳥啼不辨春秋

人行不到空谷水流自遶荒村高歌一曲漁父三五明星
在門
野曠青雲作蓋林深白石為扃客至數杯濁酒客去一卷
黃庭
屋外松苓足飽雲中鷄犬同棲自是遊人不到非關烟霧
長迷

題邊景招四景畫

春風百里十里吹遍千山萬山芳草王孫何處啼鳥落花
晝閒
錦葉繁陰朱夏蒼苔孏羽林塘白日一塵不到凭欄忽夢
瀟湘
月窟千尋玉樹瀛洲萬頃滄浪帝子不知何處人間流落
天香
六合玄冥司令却看紅白爭雄無數飛禽上下只應先占
春風

芝園定集卷之十九終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

七言絶句

春情

雲中乳燕日差池三五明星照錦闈萬里龍沙戍不返獨敎羅袖萬行啼

暮春五首

春日輝輝射碧流春雲淡淡匝平疇農夫荷鍤出門去脉脉柳花飛上頭

江南三月試春衣處處蘭舟繋綠楊無那東風亂紅雨玉簫終夜傍河梁

雲暖鍾山花亂開花香裊裊接春杯亦知春住無多日何事東風日夜催

昔年手種紫荊花歲歲花開不在家昨夜扁舟下吳會石門深處鎖烟霞

片片紅霞晴欲飛雙雙白鳥浪登磯洞庭春色知多少回首花枝半已稀

湖上行

六月湖平水漫飛山中雲白鳥初歸潮來不沒沙頭路猶有漁翁坐釣磯

雨洗城槐葉葉蒼風前一片芰荷香遊人何處看花去只有鴛鴦棲石梁

贈謝金 金善醫號巢雲子

十年長抱白雲棲爲叕雲中有紫芝携得丹砂應滿袖往來惟有碧山知

山上青松松下泉山人採藥不知年滄江日暮雲如錦獨自吹簫向碧天

石城悵别二首代友人作

舟渡吹簫與未涯白雲深處即仙槎相將不及關門鴈忍折江頭楊柳花

三年碧署共青雲春草春花獨送君日暮停車驄遠道秦淮歌舞不堪聞

簡友三首

閉門一月註丹經每上青樓迓使旌聞說相如歸侍從新詩猶滿鳳皇城

錦石清沙廻敞廬楚雲吳樹意何如相思只逐東流水不及湖中雙鯉魚

二月江花爛熳開遊車俠騎滿秦淮華池日暮調朱瑟芳草青青子不來

往訊涇野見庭中雜植雞冠花秀麗可愛許得詩悤

種遂賦五首

青龍山上白雲積楊柳樹灣頭秋月明倚杖看花何處客吹簫擊鼓動高城

他年供奉建章宫此日幽棲蘭圃東已喜青霞生几席猶憐朱露滿芳叢

卧病三秋憶長卿閉門獨自誦黄庭雲中書見金銀屋月下宵開錦繡屏

青山爲郭石爲廬野鶴仙花達士居南臺久佇雙龍望北闕休移稱病書

水國逢秋秋可哀黄雲不動鴈南來青城日暮花如錦酒滿金尊月滿臺

九月晦日與武祥過涇野太史宅見庭菊二本各出

二韻賦絶句六首

楊子耽玄歳月長秋風初見菊花黄青雲日暮生虚榻與爾同傾白玉觴

長安城東聞暮鐘投鞭下馬入花宫鳳簫何處分明甚緑樹庭前燭影紅

西風白鴈滿滄洲翠竹黄花一徑秋萬里江山鄉國異相逢不醉有深愁

白石丹霞卜草廬清風時迓故人車堂前蕙帳開華燭席上銀盤出鯉魚

今宵同醉復同歌玉樹青燈奈爾何露下瑶街銀漢廻風吹金闕紫雲多

江上茅堂秋正寒興來酌酒與君歡青天萬里明星斗玉笛芳花夜未闌

詠竹

山陰誰種碧琳琅日日春風遶畫堂海上月明吹玉笛令

人錯認是瀟湘

詠梅

月落參横奏遠笳石門遥倚雪山斜上林一夜東風發開
徧寒梅樹樹花

同䕃刑曹黄勉之宴萬都閫公署分韻五首

蓬萊宮殿枕青山紫霧祥雲數往還翠幕斜流銀漢影樓
臺迥出畫圖間

星河浮動建章宮玉樹芳花永夜同庭草靜含江月白山
霞齋映苑墻紅

天青水緑大江秋月滿金尊碧玉流丹鳳樓前花似錦仙
人作伴五雲遊

朱簾碧筍暮筵開白馬青旌拂樹來明月盡籠鳷鵲觀輕
雲廻繞鳳皇臺

錦作旌旗柳作營將軍開府帝王城招邀盡是雲霄客十
里青樓出鳳笙

贈林星士

石屋長滄海上霞春風吹動滿庭花門前碧草來車馬知
是成都賣卜家

過濠梁懷楊次和

驛路春風動客思看花長恨馬蹄遲白雲不肯相持贈獨
向深山掇紫芝

北還途中紀興四首

春風桃李千門曉春山日出聞啼鳥征途處處逢白雲匹
馬朝朝踏芳草

麥秀漸漸雉子飛村童結伴採春薇淺沙流水雙凫浴日
暮牛羊各自歸

東陌行行折楊柳停車自酌新豐酒南客須臾何處來金
陵消息君知否

少婦採桑南陌頭歸來攜黍餉東疇道傍車馬紛紛去應
是王孫鬬草遊

天池寺絕句五首

我向山中拾瑶草翩翩使節來何好白雲迷路合復開星
河掛户夜長曉（時峽浙憲伯來會）

朝來風雨暮來晴曲嶺廻廻碧草迎芙蓉畫見金銀氣寶
塔宵看舍利明

文殊臺前百丈松枝枝詰曲盤虬龍松根雲霧須臾起化
作天邊千萬峰

滚滚長江白練飛巉巖石壁青天圍神仙洞口一經過汗
砂却上綠羅衣

夜半山腰震雷起白龍下飲天池水俄然吐作山下雲疾
風化雨三千里

宿東林寺二首

旌旗夜夜山中宿素雪朝來滿青麓山頭萬樹盡生花山
下白雲倚茅屋

蓮花池中黑龍住颶風銜人上高樹嶺外青雲層復層逥
廻盡我來時路

歸隱詩

官舟朝渡碧江雲野草山花處處芬聞説西屏歸隱地錦
池丹嶂鹿成群

江行雜詠四首

青山宛轉碧雲飛鏡裡芙蓉岸岸花打槳揚帆何處客沙
頭驚散暮棲鴉
水綠天青畫鷁遲交鶄鸂鶒近相宜鼉鼉簫社鼓村村發恰
是長江月白時
秋風湖上起層波黃菊青尊奈爾何日暮雲霞開錦嶂兒
童爭唱大堤歌

江畔旌旗往復由風流洛客此遨遊浮槎直擬通牛斗為
賦瑤池十二洲

閉關詩八首為張御史作武皇欲出居庸伐胡御史欽閉關拒之

萬騎金吾擁道周旌旗映日五雲流縱然收得降王歎聖
主乘危亦可憂
從來天地制華夷絶塞窮邊有貳師詔下輪臺空自悔何
如光武閉關時
獵騎遊兵繞百城六宮群廟泣神京忠言直犯龍鱗逆納
諫初知日月明
金戈鐵馬遠從戎漢帝由來好武功但使至尊無失德單
于不敢近居庸
邊疆自古慎防秋周穆虛為八駿遊千載祈招作明戒休
將李廣只封侯
巳巳蒙塵社稷危至今朝野有深悲須將血汙君王劍忍
使腥膻近六師
一統華夷致太平風塵不動受降城莫求原野無狐兎須
信蕭墻有甲兵
十載天朝執法臣豸冠繡服侍丹宸千將誓死非無意三
疏能令中國尊

武夷山和櫂歌十首

碧水丹山秀且靈九霄雨露玉華清世人欲問桃源路試
聽漁郎欸乃聲

幔亭峰下木蘭船霞彩晴光動碧川鶴馭虹橋何處覓洞
簫吹散紫芝烟
錦作屏風玉作峰天然秀出碧芙蓉神霄只尺無人到蹋
斷丹梯第幾重
絶壁誰留夜壑船含雲吐霧百千年金函玉檢遺真藏瑤
草琪花絶可憐
釣魚臺對鶴鳴巖烟雨朝朝紫翠巉洞裏金鷄清夜月一
聲啼動百花潭
大隱屏前松桂深白雲時復暗青林石門茶竈依然在流
水桃花自有心

仙人參差俯碧灣石牙交結是重關天游峰頂神仙住荔服荷裳盡日閒

石鼓盤廊曲曲灘天壺日月幾迴看何人夜半吹長笛萬壑風生牛女寒

森森毛竹洞門開白鵠青鸞去復迴雲裏三峯長對嘯何年重過虎溪來

行盡桃源更杳然秦人雞犬散前川齊雲亭外星村路不識蓬壺幾洞天

嵢峽道中五首

霜花雪浪擁茅廬片片丹楓隨客裾海上來鴻長不斷可無寄我一封書

赤霧蒼嵐午未開鴟鳴猿嘯晚尤哀風雷自信乘槎速舟楫真看駕石來

白雲臺畔結仙樓落日清風鼓角流天上斗牛憐遠客寒江夜夜伴孤舟

牙檣朝度陽溪鋪狗吠雞鳴旭日紅碧水亂春橡樹屋寒鴉爭占紫霞叢

山含斜照水含烟逐隊鳧鷖引浪偏彩旆下縣官渡柳白雲還上捕魚船

贈鄭醫二首

閉門終日誦靈樞碧草丹砂秪自娛莫問蓬瀛多歲月即看城市有仙壺

素髮垂肩兩眼青小山丹竈白雲扃鹿門自是幽棲地紅藥秋來滿翠屏

暮秋四首

飄飄黃葉海天秋白露如銀星漢流一夜鵂鶹啼到曉何人不起望鄉愁

碧溪寒日映清沙野聚烟生集暮鴉霜落石門楓樹冷山亭却有後開花

玉笛淒淒楊柳風驅車盡日白雲中七盤嶺上啼猿淚獨向天邊忽轉蓬

明月如霜照正除莎雞唧唧鳳幃虛可憐夜半河陽雁不寄黃龍塞上書

重過武夷

昔年曾唱武夷歌白馬青旌首再過自是客星留不住相牽無奈碧雲何

睢陽憶楊後江二首

一路相期兩地分青燈碧月佇思君停車不有新豐酒愁殺悲風起暮雲

睢陽謫吏至今傳十載飄零未賜環此日風塵猶自苦憑誰來叩九天關

道中逢商孟堅同年

馬上相逢意氣傾黃沙白草共傷情江湖何事形容老驚說從前舊姓名

新月詞

初向山頭掛彩弓漸踰屋角照簾櫳魚龍却訝金波影烏鵲還驚玉笛風

推窗乍見白紛紛仰望方知璧月新不道寒門無過客嬋娟猶自暗邀人

水遶湖堤菊遶階秋空如洗月華開阿童莫把簾鈎落放取清光入戶來

南國佳人怨別離錦中都織寄郎詩可憐今夜如珪月不照龍沙照繡帷

鴈聲嘹嚦渡河梁點點流螢撲畫堂貪看銀蟾添玉漏不知衣上已成霜

一葉初飛楊柳洲洞簫吹作滿城秋何人更奏箜篌引月滿闌干風滿樓

仲氏夜酌

雪霽華堂乍合歡故將尊酒鬬嚴寒莫嫌銀燭無光艷自有明星照夜闌

夜夢應制賦白芍藥

嬌姿綽約媚春風不染纖埃雪色同一片貞心無別托年年長侍玉華宮

對菊漫興次竹墟韻

籬畔閑將落葉書幽香分得楚江餘客來認取黃花徑便是柴桑隱士居

湖上栽花分外幽日高芳露未全收祥雲細擁鸞皇羽明月輕籠錦繡毬

丰姿綽約本堪憐小結瑤臺似洞天獨對奇芬成酩酊不須更費杖頭錢

芳叢獨戰九秋霜百色嬌姿最是黃翡翠屏中瑤鶴舞珊瑚障裏碧綃藏

憑闌愛爾霞階除為有清光湛碧虛不向春風爭艷冶却從秋月媚幽閒

新詩盈卷酒盈尊晨起看花直到昏不是風情太狂蕩只憐佳麗倚衡門

美人不見抱空愁一別光華又幾秋秉秉寒芳誰寄贈坐

憐湖海雪盈頭

海濱幽鳥共忘機每向高岡一振衣湘浦何人滄落蓝草堂空自對南威

塞下曲十二首

悲風烈烈捲胡沙乘障雲中羽獵譁明月照人腸欲斷不知何處更吹笳

臨軒遣將舊馳名節制分明細柳營直向龍沙掃氐羯還從瀚海戮鮫鯨

白馬雕鞍五彩弓揮戈免冑疾如風將軍不用誇威武擒得單于是首功

玉關南望淚如絲陰磧黃雲凍不飛出塞已知音信斷夢

中還說送征衣
戰罷陰山復點兵幕南還去掃王庭風雲迴合龍蛇陣露布喧傳日月營
金印腰間似斗懸君王推轂淨胡烟銅符直去收西域尺組還期縛右賢
將軍校獵受降城號令風行神鬼驚榆塞烽烟連上谷早將捷奏報彤庭
幾番陷陣破天驕腥血淋漓滿戰袍共說將軍不好武黃戎瘦死鏽霜刀
捐軀血戰突重圍殺得胡兒驟馬歸長跪轅門呈首級帳前更遣戍金微

旌旗獵獵鼓鏜鏜報道先鋒掠近疆墮指凝寒誰挾纊脫巾還復去求糧
匈奴牧馬到甘泉羽檄如飛集控弦急遣班超威絕域看將勳伐勒燕然
春閒虜騎薄都城秋月還聞破虜寧誰領熊羆清朔漠氊裘驚說貳師名

明妃曲四首

氊裘初着體如麻偷看胡王惜似花歌舞百般都不會強將纖手弄琵琶
君王莫惜畫圖偏妾貌于今不似前最恨通宵胡地月娟娟一似漢宮圓
月將紅淚浥胡塵白草連天不見春自是嬌姿元薄命非關漢主悞和親
連營鼙鼓暗風沙五月天山雪作花慣是宮中調錦瑟却教馬上奏胡笳

舍下小集次雨疇韻四首

文星宵聚草堂中清興偏憐白髮翁何事隣僧太相妬却因風雨亂鳴鐘
蕭蕭風雨暗城中罷釣歸來湖上翁對酒不知更漏急樓烏驚動九街鐘
寂寞青山不記年漸看庭樹已連綦客來漫把朱絃奏翻取新詞度綺筵

故里相逢莫問年容顏凋謝鬢毛拳不堪行路風塵惡且把高歌對酒筵

金陵歌次浚川王公作因廣其韻為二十首

山河百二拱神都寶王奇寶走貢胡虎踞龍盤天作鎮萬年天子奠皇圖
三尺兵符定八蠻殊方反側一時安千年燕翼貽磐石知是高皇創業難
中原鼎沸列雄分疋馬長驅朔漠雲大舜兩階還舞羽成周八百但修文
上苑離宮鳳吹寒紫芝朱草不勝蕃秦淮滾滾魚龍現鍾阜翩翩鸑鷟蟠

洪都僭號擁強師東下余皇更不疑百萬貔貅殲瞬息老康陰計豈能知

百道飛泉濺玉龍青天削出翠芙蓉閶闔不是秦人住耕鑿須知聖帝功

冶城飛觀揷神霄虹渚星堤百尺橋風定長干纔繫纜還言月上又乘潮

社稷丘墟宮殿焚六朝歌舞不須云飛龍再見乾坤造定鼎須知旦奭勲

烏衣巷口鬬纖羅柳綠花明沓沓歌東市鞦韆西蹴踘香雲綺霧暗生波

春潮初打石頭城折柳長亭送遠征別後相思何處是鳳皇臺畔望神京

靈谷靈泉百道分丹青留得小仙君山僧夜靜鳴金磬半入瑶池半入雲

玄武湖中戲綵虹雲衣片片掛盧龍道人時作昇仙夢驚破昭陽殿裏鐘

孝陵松柏上干雲星漢昭迴石碣文多少春花與秋月烏啼猿嘯總難聞

元勲開國盡王侯麟閣雲臺百萬秋帶礪山河長作誓留侯却與赤松遊

齊黃誅族不須論枉却妻孥妓籍存晁錯元非安七國保兒那會守金門

日表龍顏自有真六師靖難面群臣亦知草詔非難事留取丹心示後人

王濬平吳王渾功標名鐘鼎得無同獨憐卞氏全忠義荒塚猶蒙異代封

燕子磯頭春雨晴樂遊苑裏百花明薫風處處雙飛蝶楊柳枝枝百囀鶯

華軒交錯鳳皇城載酒讙呼木末亭十二街頭春浩蕩競將羅綺鬬娉婷

欵乃蘭橈白鷺洲紫金王氣萬年浮招提各占烟霞勝留與人間作怡遊

詠牡丹四首

仙姿羞澁未舒翹浥露啣風也自嬌總為芳菲人太惜故留國色待來朝 右未開

乞得名花小院前春風日日弄柔妍深紅小拆櫻桃顆不用傾陽已可憐 右初開

涵碧亭邊展絳綃酡顏翠袖舞妖嬈無端管領春風盡南國何須問二喬 右盛開

誰傳仙種自蓬萊剪玉鋪金匝地開西子似憐春色暮含愁無語傍粧臺 右將落

詠寶珠茶四首

名花裁徧碧欄干嬌艷何如鶴頂丹雨後遊蜂來簇簇風前絳幘舞珊珊

綠衣冉冉紫霞冠何處春風醉玉顏一片丹心渾似火無
人携向九重看
芳心無奈競青春灼灼嬌姿吐絳唇為雨為雲多變態共
疑僊子落風塵
春來綽約美人粧習習東風舞絳裳不向瑤臺呈國色却
來小院侑霞觴

贈志館諸文學六首

潦倒江湖歲月深朱絃空復歎知音囊中剩有長門賦得
意何須季子金 右方詔
從來絶技慣穿楊數戰秋風兩鬢霜天子臨軒如有問好
將長策獻明堂 右向敭
君家蘭桂滿庭芳又見明珠射斗光搖落未須歌白石太
平方擬用文章 右周易
偃蹇蓬蒿賦子虛青春還自惜三餘竭來藝苑同遊騁問
字談經數起予 右俞瀾
少小胸中富甲兵白頭空自老經生何時慷慨還投筆勒
石終傳漢使名 右李賢
玉几山邊小結廬下帷長誦五車書高臺不用黃金築海
國爭誇汗血駒 右孫繼宗

次韻為李孝甫賦遇齋四首

玉顏粉黛綺羅新太液池邊試早春不是閒情愛芳草偶
逢行幸及佳辰

春風吹動百花莊舞燕游蜂太逞狂何似上林隨步輦披
香殿裏賦青陽
杖策登途事遠征頗聞名姓動公卿漢庭正下求賢詔漫
說滄浪好濯纓
干將何事隱風塵慷慨空憐報主身莫道九重遥萬里閶
門元有棄繻人

元夕燈詞七首

南隣擊鼓北吹笙火樹星橋照眼明問說里兒何用樂即
今瀚海已銷兵
新粧準擬踏芳塵艷舞嬌歌妬殺人寶馬香車共馳逐誰
能孤負六街春
彩鳳文鸞列絳紗粧成樓閣綴流霞不愁明月來欺艷會
有金蓮競吐花
錦繡叢中百寶新芙蓉障裏斷流塵共言今夜不須睡看
盡華燈已向晨
紛紛寶炬映玻瓈繡服珠翹各逞奇南市沓歌聯北市分
明一曲太平詞
錦作樓臺綵作花迢迢銀漢度星槎徵懽競去邀歌妓挾
伴還同過酒家
六花飛罷綵燈揚皓月華星夜未央急管繁絃喧不住蓬
萊宮裏醉瑤觴

茂嶼莊初成石假山三首

隙地為山枕碧波湘簾舒卷鬱嵯峨亦知不是奇章石美月嘲風已自多

清溪何處秀芙蓉只尺移來海上峯即有青雲生洞壑還疑白日卧虬龍

萬疊峰巒指顧間何如屋裏展青山無端夜夢遊蓬島携得瑶花滿袖還

初秋詩五首 用秋字

他日逢秋未是秋今朝覽鏡雪盈頭知時惟有梧桐樹已見庭前一葉流

海國風吹日不休如何今日獨知秋簾前忽聽疎鐘動明月來時正倚樓

一聲漁唱海天秋素練初飛白鷺洲亦有芙蓉自開落何人解識漢宮愁

明星歷歷水悠悠獨步南洲望北洲却怪隣兒好吹笛無端引起一城秋

江城暑氣未全收高柳鳴蟬已報秋自是人情怨搖落不須離別始生愁

元夕詞七首

瑶燈錯落映華堂照見梅花幾樹妝一道紅光浮緑水分明驚出兩鴛鴦

雲母屏中百寶盤椒花栢葉競新懽香塵暗逐遊人去十二闌干月影寒

最是春光此夜奇綺羅隊裏鬪嬌姿門前火樹高千尺捲起珠簾勸酒巵

綵勝銀釭分外明紛紛士女踏歌行何人夜半臨華閣度得新詞入鳳笙

三三五五結成行踏徧花街夜未央共說聖人今在御紫微垣裏現祥光

博山爐内爇都梁象板輕敲舞袖長玉漏已隨明月盡不知旭日上扶桑

玉鏡銀河淡不流水晶宮裡瑞烟浮朱旗搖曳星橋轉拾得金鈿上酒樓

芝圃定集卷之二十一

族譜目錄

芝圃定集卷之二十一

族譜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言寡圖之害也故斥鷃栖栖不出蓬蒿間而鵾鵬日圖南萬里澤雉五步一飮十步一啄至足矣而鳳皇乃翔於千仞之上此由受形細大不同故爲計殊爾今夫世之人抱智稱才者何限丘金積玉被綺縠文繡日引醇濃肥醲以膏腑腸第宅土田雄於里黨此其心志耳目何弗厭足者哉而燕翼詒謀之道顧罔有徵焉故有朝猗頓而莫窶乞祖父爲卿相荼奕馳駟馬而子孫衣懸鶉傴僂爲廝養士此豈非寡圖之過耶傳有之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斯善敗之本隆替之途也故明本支之義崇敦睦之風遡往古之緖孔來裔之摹誠不可已矣乎爲是慮故覽繹家乘搜摭見聞殫思闡例著爲族譜七篇夫譜以明作者之意鏡得失之林非苟文具已矣於是作義例第一親親疎疎本本支支而後人道備於是作世系第二修短異數窮達異途婚娶異族男女生息異齊瘞埋異地雖百世不可不知也於是作世錄第三述臧否之跡昭勸懲之典悲人貞士受褒美於身後而不以爲幸狂夫悍子蒙刺媢於九泉而不以爲憾他人想其餘風子孫聞其咳唾雖有愛憎莫能損益於是作世傳第四閨行旣修陰敎攸章貞節可表黷亂斯化鵲巢柏舟所從來遠矣於是作內傳第五生有封錫死有贈祭以昭潛德以答

膚功在家可以勸孝在國可以勸忠斯君子所不廢也於是作特志第六夫譜所以合族章教務遠田僻也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否者無方之民故譜之於約其義一也於是作族約第七時徹曰甚哉譜之為教之大也本始既昭愛敬生矣九族有章親疎著矣燕享慶唁有節禮讓興矣履行咸敘而風厲出矣故一物而衆善備者其譜于族之謂也槎湖張氏寔自原一府君始其源流所自無可考證今不復傳會

義例第一

大宗一百世宗之小宗有四繼禰之宗親兄弟宗之繼祖之宗從兄弟宗之繼曾祖之宗再從兄弟宗之繼高祖之宗三從兄弟宗之

始祖祖其可知者而已不可知而祖之是教之二本也吾張氏可知者自原一府君始矣

凡子生三日告于宗長而書其行彌月抱之以見於廟及宗長女亦如之男子既冠告于宗長登名于譜系既取書其妻之姓字於名行之下不以禮婚者不書為僧道者不書

子生書其母之嫡庶所從出為人後者於所後之下書某人第幾子寘令不書異姓入紊宗支者不書

男子正斃成服之日書其卒之年月日時夭殤不書如曾汪踦則書死於非命不書若復父師之讎及死王事則書盜竊不書賭博不書不孝不弟不書外內亂鳥獸行不書官吏而犯贓罪不書

男女生長各為名第以示別母或相淆

宗族有遷於外者男女生及婚字於正旦畢會之日或慶吊之時以告詳問而書之

世系為立宗傳似而設以世次昭穆不以尊卑先後凡五世為一圖自五世至九世又為一圖而九族之親備矣

世系書其世次行第與名各以圖系之女子子不得緊入而男子亦須事定論明乃始書之先世諱不可考者書其行第毋或妄加以幾于誣

凡有官者書某年進士或其他出身資格書官爵謚號書履歷事功子孫為官而封贈者亦書之凡有德行道藝者亦書之

婦人封贈則書節義孝行則書繼室非失節者則書被出不書夫亡改適不書妾媵而有子則於子錄內附書無則不書

世系第二

茲不載

世錄第三

茲不載

世傳第四

我張始祖寔自原一府君在宋淳佑間始徙槎湖是為槎

湖張氏一傳紳四府君再傳儒一府君生卒年月日不
傳皆瘞舍南張家塋
惠一府君蓋椎樸人也值元氏竟民之賦力於稼穡稍致
饒貲有子曰本延仲延克家開基而後張氏始大
本延處士與仲氏析舍于西偏是為西張氏西張氏鄰梁
氏時並殷盛厥後梁氏衰而西張氏獨存
仲延處士卽宏靜府君惠一公仲子年十五為郡諸生師
事天台孟穎氏卽業出諸生上會世已亂方國珍竊據
台溫明三郡諸以策干國珍者咸領職分城貴矣乃處
士則獨不以策干國珍既而天兵措明國珍納欵諸事
國珍貴者咸遁逃或以法誅死處士獨全其家人以為
有神識云比

高皇定天下處士以才薦徵至公車遂托疾辭歸力穡務
本家愈益高貲顧愈節嗇數賑施鄉里貧者時兵後歲
大饑括草木食乃盡出其穀粟活人人得活則盡出其
借券焚之由是處士名聞郡中矣四方逃難之士日過
處士又輒與館穀輒又名聞四方或曰處士蓋布衣而
日與縉紳學士往來有四男子是為東張氏
伯諒處士本延公子有才幹善治家與東張氏埒童時以
背誦大誥三編至京觀
高皇帝 高皇帝則人人諦視之見處士方面大耳甚魁
梧則前處士立御床下摩其頂曰好百姓好百姓相傳

以為異事云處士性逸豪重然諾殉人急難善平里中
曲直每出一語里中人無不帖帖俯首聽者為之語曰
鄞縣一顆印不如張伯諒一箇信其為時所推敬豈非
古俠士之風耶又嘗馮灣道中夜見鬼物行旅過輒直
呼其姓名弄侮之或掊擊以死處士至則獨不見鬼物
亦無呼弄之者此其靈爽可以匹夫目之哉
宏靜公四子曰寧一府君曰寧三府君曰寧四府君曰寧
五府君寧一府君倜儻魁傑通書史有才諝由衛史上
督府掾廉潔不污自號氷壺生豪於縉紳間已遂謝不
就仕上官諗其行能委署慈谿奉化二縣至今稱廉明
焉仲氏有心計則日拓土田治堂構甲郡中矣而叔氏
美姿容顧日食肉酣飲無何季氏則側出也補郡弟子

員讀書從高師游兄弟彬彬為高尚事出則潔衣裘飾
鞍馬交豪貴人昏冠祭埋非古禮不御門戶乃翹然大
矣又肫肫孝友庭無間言諸弟有所畫設恒覗視督府
公頩色以為進止督府公主幹事然卒無所私終其身
不異產時舍南蓮花盛開有一幹兩葩或三四葩者縉
紳學士咸歌詠以為瑞徵云長老曰於時有四老人於
督府公有私怨乃蠹牘至京擊登聞鼓訟張氏適
高皇帝不豫
皇太孫監國懲創殺戮則召諸老人問曰爾所奏張氏前
後濠河有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親軍禁

鑼否架達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
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摇濠厭火多虎狼故出入鳴
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及訊諸所奏皆
無狀乃抵奏於地遂諸老人又里中有張道全者錐刀
人也善把持長短里中人無不懾懾恐爭饋雞酒米貨
者而督府公兄弟顧獨不饋雞酒米貨反更折辱之道
全銜至骨乃捃摭僭踰事奏之時
高皇帝方剪𠜂豪民以立威得奏怒差錦衣千戶來勘且
籍其家督府公兄弟恐則盡出金帛行賂於毘陵緩其
行毀撤其房屋踰飾者千戶至勘與奏反言道全奏無
狀會

高皇帝晏駕家遂免於禍人以為張氏數遭厚誣而不害
宜有後矣天順巳卯家燬於火遂號火燒張
貞二處士諱廸曉詩書喜任俠解巫祝禨祥能役使鬼神
書符呪水則羣鬼皆至空中戛戛聞甲馬之聲左右無
不惴恐又善法律以智數自好為鄉老人輒凌轢里中
人下之已又凌轢縣有司縣有司弗能平擯惡弗齒處
士怒乃持丞陰事欲訟之京行數舍馬驚橋折心悸且
病然猶逡巡行覩丞來追丞亦卒不追遂死逆旅中臨
終為絶命詞有曰雖然捉胥淮陽道也有清風播蕙林
蓋死而不悔如此
文三府君諱公曮慷慨人也與諸等輩遨遊則欣欣喜語
及生産作業即眉額蹙蹙不能舒好飲酒任俠殉人之
急金銀盈把一揮輒盡終不以為意自文一府君蚤世
於諸昆弟為長乃獨領家衆推廿分苦即食指日盛未
嘗不人人滿所意欲又豪宕善鎮壓里閭每惡少喧鬨
聞府君咳唾則無不戢戢疾走避身長七尺強力使氣
常以手杵米穀中令堅勁善拳觸門壁應手輒碎每社
中競渡他舟率集健夫爭捷乃府君則獨弗集健夫顧
引丈二大楫坐舟尾舟稍遲則仰項伸腰大叫舉楫他
舟無不辟易退却者行遇犇牛即手持牛角投之於河
已而醉與同輩戲誤傷陳姓者乃盡出其金帛穀粟賂
陳氏不足諸昆弟子姓盡助之賂家由是稍稍落府君
亦終其身悔恨矣

文四處士諱公暐讀書尚禮行義著于一鄉自號守鈍子
嘗以事上郡長身玉立偉然丈夫也郡太守汪公愛異
之延之坐扣其胸臆則洒洒出塵有凌雲駕風之度太
守驚曰咄嗟海濱乃有神仙中人乎處士避席辭謝而
太守顧深自結納托為翁壻歲時上壽燕享款洽得時
時出入郡中門者不禁然處士愈益恭未嘗有所干請
終亦不以氣勢凌駕里中人人由是益稱處士長者矣
嘗聞先公語曰吾宗有文十二處士者大頭𩔗目矯健善
鬭生四男子皆長大有力數暴横里中里中有酒不敢
不請處士飲飲則未嘗不醉相鬨也少有睚眦則父子

擴臂叫咾擊撲門窓瓦甓皆盡過若風雨莫敢出一語較者春月治田率先期召散苗人處士則獨弗召晨起持杖立里門伺他家散苗者畢飲食出疾呼曰汝何往乃驅之田中盡散苗乃已卒又不與飲食歲以為常已乃家日零落至弗給薪芻米鹽卒窮餓以死而四子者流落江湖中咸客死絕嗣可不謂天道乎

文十四處士諱公瑄性任質不識詐諼僾給事每歲時伏臘客讓之左即從而左讓右亦從而右即躐之席或肆狎侮卒亦不訾省也然為族長顧獨持綱紀群子弟有譁于座者則呼之使前長跽詰責須頓首請謝乃已族有與陸氏鬬者且肆嫚語陸氏不能平誤挾公以歸時

尚書公出詭其姓名終不辯第自引過尚書公曰安得此長者反更厚禮之而還

菊庭處士諱璿生偉軀幹腹便便垂也好蒔菊菊且滿庭乃勅斷家事日與賓客飲飲既醉便插菊滿頭婆娑舞歌已乃盤旋伸兩足偃卧竹床上客未散已齁齁睡矣見勤苦力作者則嗤曰百年幾何安用自苦耶竟終其身樂飲不衰

一齋處士諱純生三歲而孤母氏憐之不欲事學處士顧更嗜學遂通書史能文章力行孝義彰彰聞矣里族或肆凌侮曰戲我是福惡聲至曰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終弗與較每佃人輸稅輒書饒足字於簿佃人百餘無不書饒足者至今存焉又時時按古方書和藥物以療里中病者無何處士病遂卒年三十三耳有仁德而不壽鄉里無少長咸悲傷之

孟三處士諱紹木直愿慤不解忮忌見人便握手相勞苦都不計高貴賤貧有所左右人狎侮之即嘻嘻咲或戲之曰汝真彌陀耶亦嬉嬉咲遂呼為紹彌陀云彌陀公故饒貲不務孅嗇貿販至門求穀金錢惟所欲得即詭曰所須幾何輒與幾何都不復規算短長償道有所請丐無不倒屣應也而世俗謂善人為彌陀於是紹彌陀之名著黨中矣乃性又闒冒不事生產播種禾麥飼畜雞豚及一切官府役斂繇不貲省曰安得齪齪老死者

日惟釀醇酒庋果羞買鮮擷蔬呼所厚善飲否則與其諸昆弟飲飲至醉則嬉嬉而罷詰旦復飲率以為常又與諸長老結為月會往來以遨謂家人曰乃翁一日不飲即頭目躁熱心忡忡病矣夫駒隙易過耳奈何有所靳惜使我志意不舒耶家人竊咲之然處士御諸子孫則甚飭即酣飲至夜分未嘗不肅肅侍不冠櫛不敢見也與其弟質庵公友愛于于纖悉相佐助至白首不衰吾聞之老人云

孟五處士諱綸與菊庭公同時爭置酒啗客菊庭公不治生而處士顧日治生相譏誚不已處士有子恢業儒每夜誦必佐之酒其後子恢竟老於儒

孟六處士諱紀家于南園號南園公南園公好詩須史可
數紙又好字點畫圓澤墨濃如漆數自誇舉冀得珍貴
然人終弗貴也開家塾訓族子弟至白首不輟語人曰
非我誨廸安取科第種種者時公為族長張氏與李氏
訟郡太首須公言為斷公頓首曰老夫誠無狀顧諸子
弟且長大非穉幼時可督勑也郡太守然之訟幾敗於
乎此可以知前輩矣
蒙自公諱絅治毛詩補邑庠生以貢得雲南蒙自縣丞縣
故夷也他丞至即與酋長飲酒弄侮或弁雜女酋式歌
且舞貧亦騈至蒙自公至乃獨不能與酋長飲酒弄侮
見女酋則縮縮却走避又日攝衣騎馬至學宮孳孳督

課諸生諸生故不事學率相顧驚走夷人恠之貸卒不
集至中蠱而死
司訓公諱纓為人美鬚髯飭儀觀冠裳楚楚如也以貢為
修武縣訓導已又起復為延平府訓導律已潔課士嚴
撰述藝文足自表見郡太守以下咸折節禮之既聞母
喪徒跣被髮望鄉而馳郡太守憐之令少須賻賵且欲
羨與廩餼公頓首固謝不可比歸則煢煢苦塊哭數幾
死公私居莊肅於羣幼不少假色辭見長老則疾趨長
揖至地整几席坐悛悛侍無怠容諸長老顧嚴憚之避
追見輒疾走以避
贈大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質庵公者時徹大父也

諱緒先遭田祿之變家茶茶替矣乃辛苦拮据樹之堂
構又力勤耕藝頗積貲高等雖占産不踰中人而能畜
果羞漿醴時時高會賓客里中豪長者罔弗親也又平
心出入恥為饕餮世俗用金率多淆銅錫乃公用金則
獨弗淆銅錫人呼為張白臉云嘗行道得遺金輒求其
人歸之見族子弟有讀書領解者踊躍歡喜曰吾數夢
龍騰於里門斯徵乎公有季父曰文九處士忍人也與
其子橫暴無籍數行毒不已終不敢與較一日處士墮
地折齒遽以誣公訟之官公懼謀於錐刀人錐刀人延
之飯令裸袒食無何忽潛齧其背肉墳起血淋淋下公
驚泣其人曰第無泣汝謂季父齧汝背落齒者可以說

罪乃幸免於難公性顓塞於世物無所嗜戀顧獨好奕
時時囊棋繫肘間出倚里門奕伴至即布棋石上爭道
角勝至日暮剝啄不休又好釣釣得巨魚竿不能引乃
以小網籠魚引絕登岸持抱以歸每遇時享先期輒出
釣釣輒得巨魚人以為孝感云公卒十八年而時徹始
官又十五年而始贈先君嘗泫然出涕曰傷哉貧也父
之死葢不能具石椁至毀垣雜土以墳令子孫享有祿
食寧復念先世艱難哉公贈後乃始芟刈草萊稍稍葺
治營域云
孟廿四處士諱練文十四處士子也敦龐力穡一如其父
蓋田不滿三十而囷有餘禾廩不乏粟又好潔衣服旦

夕灑掃雖斗室無纖埃詬讓及門即緘縮閉戶避見人
有善事則倉皇走告握手相賀長厚之德稱於黨中乃
令子孫有業儒進取者矣語曰無論早晚根深枝遠斯
不足徵乎

孟廿五處士諱絅平居恂恂即大不當意未嘗輕有叱咤
每燕會則沉沉坐酒至則飲終不露齗哆口有所譏評
晨起洒掃庭內蒔花灌竹便拂石趺坐時或欠伸而卧
已乃垂釣於河已復罷去相視耕稼事一切鬻買魚鹽
規取奇羸蓋終其身不務人告之亦不省也然見人不
能逡巡為恭亦或箕踞以應此非任質不飭其性則然
乎

吾少時見三十四處士者語不可了人呼為啞老人無他
算畫惟狠猛善鬬啞老人有女弟婚楊氏時諸楊方貴
盛楊氏壻日怙勢攫啄人人呼為楊大王而啞老人藉
其餘波亦攫啄里中人出本行息率收倍餱見米貸猪
牛即牽挽以歸稍弗愜即呼楊氏壻至則從豪奴十數
踉踉蹌蹌執鐵索行曰鎖某人即鎖某人曰朴某人即
朴某人曰拘懸某人即拘懸某人人悚悚流汗望之如
厲鬼也啞老人顧日恐喝里中每飲博片語相角即被
髮持杖擊撲門戶皆碎田與同畔歲侵徙不休買田積
數富厚矣然長大無子百計求子終不得已乃坎坎坷
坷蕩散家貲盡賣田宅掘土為炊席地以棲至行乞凍

餓而死而楊氏壻辱死非命亦伶俜無後矣

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東皋公諱愖生
而岐嶷八歲失父即甘苦于學齗齗殊矣稍長益肆誦
讀拘錄疾力跡不出齋中諸長老憐告之謂曰家幸饒
貲亦種苗蒔圃畜雞豚飲酒已矣安用呫呫囁囁日諷
陳編與學士輩比姸也公笑不荅愈益勤誦讀即飲食
且誦且飡終不釋去學詩即能詩學文即工為文即諸
名家莫能雄長者諸長老乃更勸之仕公泣曰吾二親
煢煢婺居保抱不肖以有今日即青紫可拾得忍為絕
裾行耶休矣乃棲遲衡門旦暮上堂問所疾苦滌衣裳
羞旨甘煦煦如也既而仲氏客死則終日涕泣曰天奈

何割喪吾弟乎蓋自是瞿瞿恤恤不復謀戶外事矣公
行義篤至惇睦宗族潔虔享祀人無間言嘗與黨人分
田從之界界即越終弗與較姻有佃田者閔其窮匱乃
貸其租而并畀之田盜偷穀粟至空囷庾他日賊且露
公謝不問天時旱乾傭人括河魚以歸則怒曰涸轍枯
鱗而忍啗之乎投之深淵而活之其亢潔仁厚不屑世
俗齷齪類如此平生不使鬼神越俗治喪率用陰陽家
棺既蓋乃盡出其家衆次于外謂之避煞否者鬼物掊
擊之乃公則獨弗用陰陽家終亦不見鬼物里中遂化
矣公修髯偉貌冠裳整肅立必正方行必負繩以趨望
之神明也嘗燕坐里門行旅過之莫不蹙蹙斂容避而

族有悍狠人娟其不已若顧詬侮之公乃閉門坐齋中琅琅誦古詩書不休若無詬侮人者嘗署其壁曰不同乎今之人我之樂不及乎古之人我之憂此其為度可得而易嘗耶公歿凡七十年而藻文修行之士方欣欣向慕思欲一執鞭而不可得此豈有所表暴要結者哉公子舉進士者一人曰時孜仕終萍鄉令孫舉進士者一人曰邦奇任禮部尚書曾孫舉進士者一人曰子瑫任禮部主事其他揚芳趾美固未可筭也已

柏軒處士諱怡少安順事必偵親志愜所意欲家遭佃禄蓋甫踰成童而料理飭敘雖習幹丈人不能及家居嗃嗃尺度靡楞翼然不可犯即細小事外內不稟命不敢

行然接人則嘻嘻詡詡不復見邊幅客至具觴豆投壺拊鼓竟日夕不倦暇則剝瓜瓠燒芋栗持盃獨酌陶如也課子若孫延師取友費曾不計人有急雖踈遠亦極力殉之公有弟曰逸庵處士亦善飲酒好客然性亢直好面折人過而柏軒公則深沉有智稍稍異矣

時徹有再從父曰曾五府君三歲并失父母吾祖子之吾祖有子曰曾九府君曰曾十九府君曰我癸軒府君幼同甘苦長乃均授產業人謂吾祖義愛矣而曾五府君不治生顧日偵察官府鄉里事走相報告大以為奇而吾伯仲父共好酣飲仲父以酒過早亡而伯父則日持大觥就甕間飲飲不快則又雜召鄉里人飲名為貫酒

寔徒與之又好着博大纁帛衣罾魚兩不張蓋魚未盈把而衣已淋漓濕矣以故家殖日落鬻產業且盡然終不以為悔云

覃湖公司訓公季子也諱懋賢幼負異質方在襁褓而司訓公已儀其非凡兒矣比失怙恃產則鮮也實倚伯氏為活與吾父癸軒公處也坐不移榻行必負繩既長事鉛槧即亢志青雲之上雖屢遭困躓而振厲不懈年三十六乃舉於鄉教諭星子縣星子故陋邑俗不知學乃懇懇款款日課肄惰偷以幾于矩矱士稍稍有變者又十年而舉進士出守開州已又守德慶以事上官不阿又不能規取聲譽遂謫岳府左史為左史者二十年會

王端靜府中故無事又鮮朔會奔走乃日與府貴人飲彈絲吹竹擊鐘鼓歌舞為歡否則遨遊山谷間弄水泉狎猿鶴陶陶適意矣公乃歎曰夫仕至三十年家且長子孫髮種種矣猶逡巡却立日向人飲啄耶遂拂衣歸公性仁厚祿俸之餘輒以周親族之匱者或鬻之土宅率十倍與之直伯氏坦庵公木直少諱則委曲事之冠屨服御恒有以代敝者即鄉里諸細小相見亦傴僂為恭輒問稼穡之艱難與諸民間所疾苦握手慰勞人有狎侮漠不為動或欺紿之者則曰彼餒其心而貲之耳忍與較乎故仁厚恭遜無少長遠近無不稱服焉

一處士慷父捴區賦逋負以百數父且死三弟皆幼煢丁

貧矣而官府督逋税甚亟乃貸於豪富人比滿期日豪
富人更相徵逐日闘里門不休而處士則日握筭較奇
贏相緩急條償卒了積逋已乃稍稍積貲令諸弟學賈
出本逐什一遂致高貲美田宅矣比與諸弟析卒不欲
私細大必均諸弟初以為賈已翁翁有後言久乃偵其
狀他惶恐請謝不已處士長大有力又闗通官府甚熟
然終未嘗有所訟訐凌噬宗族人宗族人或詬侮之終
不慎慎較有緩急則疾走以應遂得全其家云
蒼軒府君時徵先公也諱忭生而温恭顓慤不習狎闘欺
詐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即負繩履矩肫肫思蹈於義
蓋一話一步罔有衍儀者其為善也如饑之必食渴之

必飲其不為不善也如蠭蠆之螫而劍戟之交也嘗私
語曰汝謂天遁遠乎夫出王遊衍無時而不在者天也
一念小差即陷大僇奚必雷霆之震與禍災之及哉平
生與族黨處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即狡且暴也亦無
忤言毎廣坐賓會讙譁蜂起而公獨斂容正色恬不為
動譁者乃止凡人有闘爭不平來愬即弗直弗忍詘折
俟其詞盡徐隨其意旨婉言譬之咸唯唯而解聚族子
弟而教肄之因才飭迪使各知義方凡三十餘年不厭
臨取予必損已以裕人即魚鹽細小稍弗當其直則終
日不懌傭販之徒久乃亦信嘗行市得遺金徧求其人
還之僮以金易絹繆濫其一命止舟以待其人薄暮果

果歡喜頓首而去家為鄉里長所領十戶遇徵税亟輒
代輸于官而徐使償之曰彼俯仰且不給忍督迫之乎
故十戶者倚庇如父母比其解役也則匍匐涕泣曰兒
女輩無福矣臧獲有過不加譴責即情事也身以勸率
之臧獲晏起則往来省省行戶外曰是家主屨聲也倉
皇乃起蓋不欲傷人意類如此其尤大者仁孝天至父
母有疾若痌瘝在身中夜或聞咳唾雖盛寒必攝衣往
省之比卒家貧躬負築以塋傷伯仲之蕩而弗立也官
府役斂及時月資粢咸獨力支之至分餉以為養諸從
子以窘棘出徙則涕泣終日不食曰乃使若輩異居乎
祖墓弗飭獨時時展省力為繕治培益宰木屏牛羊薪

採之患會宗族日衆蒸嘗弗給輒增置祀田以永孝思
公分業素薄又以不能較贏縮逐什一也故家殖日落
敝衣疏食庳居鮮田人所不堪而居之裕如於世物絕
無所好然顧獨好書即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録藏之日
乃與不肖輩嚴課誦蓋自懷抱能言而輒教以説詩學
禮督責靡少假比時徵得成進士服官四方猶諄諄遺
書以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共御為訓至累受封錫
而益持澹薄服食菲敝猶如一日足跡不干有司朝夕
以清白力善為樂石闗貪墨淫夸者即顰眉焉吾宗有
洞雲公者常甫宗伯父也秉禮植德以行義著聞與先
公莫逆昕暮相對數數道往古陳鑒戒人稱為二封君

云心史東郭氏曰予嘗豫史局官三品以上始立傳而岩穴篤行長者無由自徹于殿陛間每欲周游天下徧訪其人以闡之而未能也若葵軒亦足以式俗矣世號爲士者上下數千載臧否汚隆纚纚然如指掌而所行顧大紕繆嗜利而忘親是夷狄也怙勢以搏噬是豺狼也奪人之有以自肥是劫盜也聞葵軒翁之風得無泚顙汗背乎闢于源鄭人也曰翁真鄉長者生平不識紛愚若怯事使鄉里咸若是鄉無罷民矣方子一蘭寮于精膳且同年也曰吾熟聞翁語愛趨義者如啖蜜而嗜利無恥者若腥臊焉至欲唾之使父兄咸若是官無賄政矣

洞雲公諱時敏親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言弱冠補邑庠諸生三試省中不第遂棄去諸生籍已不復試天性聰明而沉厚善晦不妄言笑不輕附和每群衆嘲嗻紛起而公獨恬如也私居廣坐恭舒如一事無大小凜乎若畏冲乎若無所執至臨義利之界則屹不可推挽其與人不立畛域而賢否優劣盼列毫分即卑幼亦待以鈞禮顧於貴勢不少降其志居常傲覽籍采寰宇述天人乎格及國家治亂興替事歷歷如指掌嘗謂鈌陷世界罕所得全朴陋粗糲蓋自素所便習至封錫高貴矣乃猶飯脫粟衣黒褐衣曳華履往來行術陌間若無高貴封者嘗曰丈夫處世忽忽若飄風爾非吐奇

厝晝流鴻名於青雲之上亦當砥節礪操表著鄉閭楷於來祺曷爲沕沕晻晻自同腐草乎夫金鑑惟新德鑑惟古可不懋哉乃日表經傳格言揭諸垣楹以自過嘗題所居之柱曰天下爲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遇飽即休身外黃金無用物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斯豈非岩穴篤行之士蛻汚濁而遊高明者耶性至豈弟視臧獲豎稚常若有傷即草卉蟲豰一無所害行遇之則足縮縮避嘗赤日駉出觸熱石困不能堪亟移之陰而沃之斷棘毀甓當路恐傷行者遽徙擲焉乃人有善亟稱之聞有揚人之過者即愀然不樂有所貿易察人顏色須厭足乃已即紿于人弗較人或失利則旬月

不能忘人由是籍籍頌公長者矣而公顧益自匿靡麗華盛一切無所好惟竹樹之秀茂若佳山水顧獨嗜好成癖每雨霽風和良苗懷新油油彧彧散步塍壠之間逍遥忘歸以爲至樂華星麗天涼月墮庭則岸幘循竹石間姚詠徵吟時或歛膝默坐踰夜分不能就寢雅不善酒遇親知酒竟日夕不厭晚復與里中高人長者爲月會談咲詠歌握手以遨極歡洽而罷生平不廢誦讀凡陰陽星曆于平地理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卒未嘗以情殉爲詩渾厚和平發諸性情而暢於景物有韋柳之風焉所著有洞雲稿若干卷藏于家公以子邦奇貴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加贈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詹

林院學士卒之日御賜祭塟

野雲公諱時政東皐公仲子父命為汝常處士後初治舉子業以日者筭當夭死遂棄去學奕輒善奕已又學詩操筆立就日咿哦不休已又學書遂工漢隷羲獻行草書法為人聰慧秀雅而機警善億與人言肺腑畢露無纖芥留匿至論人情物態時時出人意表或少雜詼諧婉而有味使人聽終日不厭瀟灑出塵悠然有烟霞之興每雨霽日出輒夷猶槎湖之上觀鳥飛魚泳之樂見一草一木秀頴可愛即移置庭中或植諸盆內時時灌溉相對吟咏以為得意不屑屑為事家人生産作業顧日烹葵釀酒與儕輩飲飲至醉即吟吟已復奕都不問

門外何事然自奉節約不苟靡費衣不厭澣補食不厭粗糲凡嫁女取婦不勉強以徇時習終其身亢潔不阿雖在至親未嘗一有所干請世俗出後者析産恒得其半乃獨取四之一而必與諸兄弟均養母氏人以為難云見宗族中讀書應舉為禮讓事者即懽喜不自勝若莫能助之其有驕傲險詐奪攘亂常者亦憤怒不自勝若莫能毆之動必稱古人談義命恥規規墨丈尋常之間以為肥饒故與人不甚相洽然人亦不能不敬也野雲公沒而介直之風猶彰彰可想見語云美疢不如惡石使公至今存吾宗不啻欽毖矣

且且公諱時啓性尚朴畧於凡服食器用惟所有之安不一營其意嘗曰吾且且儘自給足矣因號曰且且外史自少力業詩書數應有司不第遂往來吳越間與騷人墨士遊每歲晏歸鉛槧滿囊輒誇於衆曰某善詩其善字嘖嘖稱奇至問所得金錢則默無以應人竊咲之已而容有説之者曰劉寒則穴鳥倦則還夫白首易盡耳奈何汎江涉湖終日劬勩者我公乃大寤遂閉門斷轄舍粘弄孫嘻嘻然樂也齋外雜植草卉時可賞翫橘棗蔬蓏可食興至即呼酒飲飲不盡一壺已醺醺醉矣已乃循行隴畝間遇田夫釣叟便席草坐殷勤道岩穴事時東軒公者函柏若也晨起相呼逍遥門墻竹樹之間陳說往古評騭人物口刺刺不休至饑餓乃散散已復

集都不問薪蒸米鹽事行旅望之曰安得龎眉皓首洒洒出塵如二老人者非仙乎公素謹禮坊然慈惠和易與人無他腸戲之即呵呵咲勸之酒亦津津飲即醉未嘗迷亂井井矣翁父柏軒公嚴人也少不當意即勃怒不休翁事之順恒得其懽心乃翁子孫亦不敢不以事柏軒公者事翁矣語曰試看簷溜水落下不蹉移豈非顯應耶

岫雲公諱時孜東皐公第三子也生有異質甫童時試之對偶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又能援筆為詩詞長老大異之比長沉潜經史博通外家言為文鋒勁美麗逈特不凡友人竊相語曰生踽踽吶吶惟直柰耳而文則不類

何居東皐公有遺稿嘗逸其半公潛思手錄竟不遺一字其妙悟如此比舉進士除令東莞以憂歸既又改令萍鄉萍鄉故凋邑吏弊蝟叢紛不可理又屬當孔道冠蓋雜遝縣令日策馬往來送迎又時時羅列盤盂饋餉客比歸則張燈燭鼓鼕鼕漏下矣公至乃不策馬往來送迎客又不羅列饋餉顧日坐堂上較簿握算搜剔殘蠹矍矍矻矻窮宵旦不休或諷之自為計者則應曰夫吾身易逸耳萬民寄命焉苟皆休戚維當恤者且財于民甚急也凡所為厚遺達官將以徼榮耳榮不榮於吾身甚薄也吾縱不能乎視吾民獨奈何以其所甚急易吾所甚薄者耶卒不送迎饋餉客愈益勞不休方乃裁

冗費鋤豪惡毀淫祠興學校平反冤獄布德施惠與民更始會天旱行禱雨雨隨車而至時廨舍有蓮一幹雙葩人以為異感云然稟故羸也不治美飲食又日勞不休監司檄至必躬為條對民爭訟則諄諄省辨脣吻焦火蒸蒸起父之困不能勝則曰吾有三不足饑不遑食倦不遑寐垢不遑櫛浴孰與田農哉竟坐是病比入覲已不能支矣乃猶與童僕共粗糲至不能具安車病甚竟死傷哉公歿後萍人戶德之飲食必尸祝曰生我者張公也已乃祠之學宮史氏記之曰律身勤慎門無私謁治官如家旦起視事至夜分不輟飡寢為廢坐劬劇致疾於乎此可以知公矣公穎悟絕倫覯玄測微自有

意會嘗曰宇宙內賦形如許總總其為我者蓋適然耳使其不屬我則焉得有我於乎斯言也可與淺見寡知者道耶所著有岫雲稿若干卷藏於家

東軒公諱時敬幼失父會兄弟析叔氏則業儒也不能治生事乃代治生事佐之業儒役死生賓祭并一切應門之事悉獨力支之比叔氏舉進士令萍鄉無何卒則力拓土田治堂構以遺諸從終不為自計性善記憶即未百年已能述長老語道數百年事又崇尚文物飭墳家風宗族中有不冠幘禮服會會復錯亂不整者面折辱之諸宗族帖帖畏聽矣不出四方而周曯世故即坐戶內策計疏外事無不歷歷中然性闊略不屑屑較算錙銖

又不喜殢積金錢以為厚饒故終無贏畜世俗治田率選強壯有力者乃公治田則雜取老弱黃面人乃又不以時勑督比田弗治終不為意顧語人曰欲識儂田畔草長禾稻短聞者掩口笑春月播種種弗給則雜取莠稗并播之及秋則芃芃茸茸田盡莠稗也家人尤之則曰是勝五穀乃舂杵為餅食家人家人不食則強自食至盡一盂腸噎矣家人卒亦不食已而勑斷家事日遨以嬉入則倒缾盎引滿獨酌酌醺醺醉即拍手歌謠比偃臥床上鼻齁齁出息猶歌謠不休出則從諸老人坐石凳上綠樹交陰清風徐來開襟岸幘論說新舊短長事纚纚不厭日以為常而且翁先生則朝暮與俱者也

一日晨起呼且翁徧諸家走索之恭又徧行垣戶外已
復坐石上語語須臾舌漸短語漸蹇氣菸菸出遂兀坐
以死可不謂奇哉
掾史君時發少辨慧日記千百言摹諸技藝無不應手就
嘗教授親表中諸子弟以其素狎也玩昵之乃亢引繩
墨厲矜莊飭科條日斤斤不少懈諸子弟乃人人恐戰
惕莫敢仰視然猶程督不休或規其過苦者曰嗟乎使
我為天子吏亦當如是矣然好滑稽紿弄諸儕輩人若
轉圜俗呼為智囊初學儒不成乃學為吏吏成矣會上
京師以疾卒

內傳第五

姑王氏文一府君配年二十一而寡婦王氏孟一府君配
年三十二而寡時東臯公方七齡耳姑婦娶居抱持遺
孩朝夕相吊煢煢如也日惟修齋供佛賑恤饗貧飲食
必祝曰天天其尚延張氏乎於時謂二氏拮据茹孤邁
古貞烈矣老人曰姑王氏慈惠敦睦與諸叔從析猶時
時為緝治衣裳有事即出貲相助蓋丈夫所難云

劉氏孟十九處士配年三十二而寡無子以伯氏子憶為
後嚴重莊肅足不踰閫與娣姒無忤言終老戶外人不
聞其聲見卑幼輩則肅然起即在倉卒未嘗有怠容雖
喜怒不形而子婦事之甚虔

薛氏曾二處士配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以伯氏子為後霜
居苦節凡三十餘年以貞潔終

楊氏曾十四處士配年二十四而寡無子以伯氏子為後
貞潔一操自誓鬼神早夜紡績以資生事即祁寒暑雨
不廢組紃浣濯衣裳楚楚終其身不近塵垢儉節食費
稍致充饒人以為難

包氏我仲父曾十九處士配年三十八而寡有子三人女
一人零零丁丁四壁蕭如也乃日夜紡績以衣諸子又
鬻其餘以易穀麥得穀麥又自舂杵為飯勞苦且病數
幾死猶僕僕不休然終不以為憾得全其節云既而子
長大有婦稍得安食壽且逾八十矣

楊氏元六處士配年十九而嫁嫁七日而寡乃遂以死自

誓不易其志諸伯氏欲圖其產以訛言相誣終不為動
白首一節人無間言

林氏來一處士配其夫以視其弟檢討上京師道病卒林
年二十六而寡哀毀異常即久遠遇忌日猶慟哭幾死
人憐其無子有勸之自逸者曰舅姑在堂叔氏遠宦米
鹽細事將誰委乎乃日執烹飪治酒漿夙興夜寐孝養
二親不衰年近六十而終貞白如一日天子詔旌其門

特志第六

特志志

恩命也封者贈者死而祭者葬者或勅或誥或諭皆謹書
之蓋以實

君命之重昭潛德之光合敬同愛而勸忠孝云耳書以年
月為次不以長幼尊卑
茲不載

族約第七

一凡冠昏喪祭皆如家禮之儀仍隨家之貧富斟酌行之
喪不得用浮屠祭不得用巫祝

一凡冠以告成人婚以謹繼世故宗族畢會燕享所不廢
矣然必各具禮服以受冠者婚者之拜否則不得與會
父母之喪不與會自餘男行聘女受聘及嫁女出門皆
不宜舉燕蓋宗族日繁冗費宜節況貧富不均豈可以
一律齊耶

一男子二十以上皆可婚女子十六以上皆可嫁凡議親
須門戶相當及倫序不紊不許苟合以壞家風男子不
可出贅女子不可入贅有傷禮俗其婚嫁止稱家有無
毋得勉強以為美觀

一治喪須依家禮富厚者毋得過制貧乏者則減省行之
不許停殯在家及用火葬違者族長罰之

一父母之喪戚莫大焉飲燕非禮也故初死而成服則會
食將葬而弔則會食既葬而相慰則會食非此不會一
家有喪親者助之親者不足稍親者助之稍親不足衆
房助之但助之治事禮賓不食其食凡喪不必分孝布
各服其服

一凡祭祀宗子主之宗子仕於外或有他故則族長主之

一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餘各以其忌日祭祭止考妣
子孫不得祭禰其無後者以其班附

一凡祭俱先期齋戒請主陳設至日夙興而集黎明行事
務致慤以交神明毋得遲晏其祭一如家禮之儀子孫
有當祭不與若與祭而不具禮服者族長罰之毋令會
食

一清明祭掃祖塋凡葬于其地者皆得附祭亦止盡文行
一代不附葬者不祭

一祭畢會食止用祭品毋得增加酒不過十行族長坐於
上餘各以次敘坐宗子與有官者異席毋失次毋喧嘩

毋歌唱毋淫褻戲語不遵者族長罰之族長不能正有
官者與讀書者共糾之勿令與席有官者不在另致之
胙

一凡族中有婚家各助銀三分有喪家各助銀五分俱送
族長登簿而致之其有本家貧窶之甚者或富室欲加
厚者則各以其意行之

一凡會坐尊長有問卑幼肅對卑幼有所咨稟尊長裁決
毋勦說毋嫚語遇于道尊長少立卑幼進揖仍肅立路
旁以俟其過若尊長不冠或裸裎袒裼卑幼不揖止肅
立俟過如不遵尊長責之有不服則以告于宗子及族
長而罰之

一尊卑有倫不可侵犯有事當從容論辯不許忿爭如恃尊厭卑有所侵奪告于宗子及族長而分理之如因爭業卑犯其尊先責犯上之罪而後辯其曲直

一男女能言頗曉人事便宜以禮教誨男子止務耕讀毋得習學歌唱及觀非禮之典女子止習女工毋得入學讀書作詩寫字

一男女有別所以遠於禽獸凡十歲以上不許同席飲食丈母不許與女壻同席出嫁女不許與兄弟同席諸婦不許與親賓相見即父母在非有大故不許歸寧父母亡不許復至兄弟之家亦不許至寺觀焚香及於時節出遊違者罰其男子

一男子賢愚不齊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要之無忝祖先已矣若有孝子順孫義夫良吏及一切善行合族尊敬之貧乏則周恤之若習學非回賭博者盜竊者酗酒爭鬪者外內亂鳥獸行者暴橫鄉里者駈騙財物者不孝不弟不慈不聽者爲官吏而貪贓以罹刑憲者合族擯之終身不齒

一女子之行不出閫中惟以孝弟貞潔爲上若有夫亡守節與例相合者宗族共出力旌之即不能旌貧乏共助之歲時祭祀另致之胙死則以禮塟之如有夫亡改適或夫在而不謹婦行者衆共棄之不與會食不入宗譜

一宗族無後務擇昭穆相應者與之繼嗣否則聽其立愛如律文所云不許異姓入繼及冥令他子以亂宗法違者衆共絶之

一祖先墳塋竹木須以時培植庵宇須以時葺治如有侵損族長與衆共罰之

一良賤等威律法甚謹族中奴僕若見子弟輩坐而不起者及有忤言者告其養主而治之養主不治告於族長而共治之不許收養

一宗族貧乏相助其有火盗患災相保相恤如違約者與鬭爭訐訟者宗族共絶之

書啓目錄

書啓

柬顧雍里

徹頓首與兄乖析凡十有八年於玆矣中間尺素往來雖時通訊告而肝腑所儲靡由紓寫二三年來則又曠不相及此所以睠杕杜而生悲遡長風而興慨者也夫芝蘭不以易地而改臭金石不以積載而渝堅物亦有靈人寧獨異又况君子之交乎始與兄要遂中没齒今玆遠封豈遂寒盟况宦跡雖遥致一力於左右亦非難也徒以契闊既久懷抱填溢每一抽思莫引端緒是以屢發而旋止耳兄如不亮其平生而但槩之近跡則白駒之詠成虛而谷風之刺不免矣嗟嗟吁吁豈其然乎憶昔射策金門蹔蕭寺之結綬分曹白下追李郭之仙舟討緗素以紓情托烟霞而寄傲燕磯選勝同傾袁紹之杯牛首探奇共陟昭明之館以遨以遊唱予和女于其時志狹宇宙名動簪紳觀者嘖嘖孰不以為朝陽之鳴鳳而清廟之朱絃乎萍梗之踪何期不爾東西南北惟所移之既無一夕剸舟之便又違千里命駕之緣劍遂分而莫合流一逝而不還興言及此胡得不悲夫君子之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譬雖朱組華衮與褐福而交纏衡泌丹墀炎凉與安危而相管又况舐痔多車鴟鳶嚇鼠在昔已譏於今為甚此察人所以炳幾貞士由之長往者也故有德耀見龍而情欣在野辭榮鴻漸

而貴迹丘園要在自適其志耳兄之所存盖亦庶幾而僕
乃久貫羈馽俛首樊籠進不能為濟川之舟楫退不鑒即
鹿之虞人隨呼牛馬不辨嶋黄如此不已將安所稅駕哉
嗚呼邇湯池而揚鱗望火樹而戢翼此蓋暴世之所怛而
非𢡟時之所憂也然而二疏解組於明辟廣德懸輿於盛
齡止足之義君子貴焉僕誠不肖亦豈無鏡於是乎乃若
隱僻之衷有所不獲已者試為兄一陳之夫榮枯等於朝
露存殁譬於秋霜不有修名曷延短世僕故農家子也門
無它營世業樵釣僕生而能言解判章句大人以為可教
膝而授之經既以貧無資身之策誘使干祿而賢網宏開
遂叨一命以篠簜之材而邀絺構之運吁亦倖矣然而學

未聞道識不通方襲腐儒之咬嚼掇陳編之糟粕誠無異
於泳蹄涔以自適翔蓬蒿而為高者也幸而天啓其衷獲
覩三益迺稍稍洗滌腸胃稱則古人而性資固陋閑窒靡
恒疾患交嬰寒暴相半既無就明穿牖之勤曷覬汗牛充
棟之緒媒毋效魏燕石為寶其為媿恧抑又甚焉已而馳
驅四方負戴隆重而智類挈瓶用違伐輻跋前疐後進尺
退尺思穆叔之三立則赧焉首熱感平子之四愁則怛爾
魂驚凡茲心事皆兄之所素明也比先公棄背百念灰滅
視息雖存以為無復有意於人間世矣而饑寒所迫耄稚
無生迺効毛廬江捧檄之歡頓忘溫平南絕裾之訕勉強
投牒以資祿養而聖主廣容猥收樸樕銓司累闕復晉華

階能謭取宏以為殺身不足以為報盖朝夕惙惙爾矣夫
蜀道之難自古所歎閩關遠來兵荒總至職司載難義豈
辭勞時乃秣馬厲兵躬擐甲冑首啓戎行蕩除豺豕又孜
孜鈎故牘訊閭閻問民所疾苦而療之活溝壑之斑黔剪
虺蜴之毒盤庶幾効一割之用以明在三之義苟微志稍
伸鴻恩得報便當陳令伯之情續淵明之賦乞骸骨於首
丘率童豎而力作木茹山棲終其身焉耳矣不然母年七
十有六供奉既缺音問罕通陟屺瞻雲神魂並驚弱息一
人瘝瘵教勅長懷厲人之深憂有慚蜾蠃之式穀每一思
之愁如雨集腸若輪廻豈能一日安心於此哉詩云心之
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斯之謂乎夫羊腸

之坂一也或慄之而廻馭或驅之以建忠人各有為歸在
適於義已矣在物有之曲木無直影土缶無洪音苟脂韋
突梯懿節不立而欲伐著於當年聲施於後代不可得也
僕年幾半百華齒改前時愴懷於榮木亦感歎於二毛每
披先聖之炯戒覽逝哲之高踪未嘗不汗浹蒸下涕汎瀾
而交頤也孔不云乎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嗟乎嗟乎兄獨無意於僕乎倘能念斷金之篤義閔集
木之愚衷箴警違闕而掖用有終則成我之恩當與生我
者等矣區區管鮑之知又何足以掛諸齒頰哉不然世無
石人況不肖多病之軀乎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則雖有
張范之殷勤祇足以伸繾綣之誼亦無裨於固陋之萬一

矣兄其忍之乎夫淄澠合而易牙知二豎嬰而扁鵲走僕之有懷非高明亦莫揄之矣惟兄矜而圖之語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孟孫之藥石致慟於叔氏而東里之告危見信於子皮古今賢達度豈相遠哉誠知飲藥之無厭於苦則知聞言之不貴於甘矣然非平生之深交則安敢遽以此望於人人哉兄其亮之督之僕敢不洗心以聽

啓冢宰石塘公

明公負天下之望久矣冢宰每缺輒人人注擬謂公宜當之既其不然則莫不扼腕咨嗟皇皇若有所失此無它蓋公鎮靜足以止競介潔足以化貪正直足以格奸明練足

以舉廢起積靡之風而開太平之路非公莫能庶幾焉廼者聖明簡注公孤協心果爾柄用以從人望百爾縉紳又莫不欣欣相告此雖昔之夢卜亦何以異是乎竊惟民生之休戚在用人用人之得失在冢宰其地至要而其機固至神也徹久馳外服遠去要津識昧趨時之宜材匪翼治之具徒以耿耿丹衷頗窺理亂之緒嘗於銓曹妄有注録數事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即欲開口陳說其道無由也昔詩謹捫舌之戒易著括囊之繇徹雖侗闇亦何敢不自愛乎廼今於明公之側輒敢舉其說以告非不知出位而謀有道所病坐井之矚達士同嗤然聞之芻蕘可以贊聖哲而塵露可以裨海岳在盛德之下則固無嫌於煩瀆也惟公少垂省察財其可否而置之徹無任願望之至

一曰杜犇競夫犇競之風於斯極矣非其性皆好為之也由當道有以導之耳然則引之進之否則抑之置之夫功名富貴人之大欲存焉中人以下孰不見利而騖乎如使采實不采名舉賢不舉暱如昔人所謂同巷不相見無書抵政府者拔用必先焉有如兩及柜門者稍加沮抑親疎遠近待之若一則人知升沉之分守禮義之閑又孰肯鷹賄而內交犯天下之不韙甘心於無益之為哉

二曰簡資望夫用人之道資與望而已矣資鈎則拔其望望鈎則敘其資非是則私而已矣夫所謂資者科

第之先後歷俸之淺深稽之卷簿可知也惟所謂望者撫按之舉劾群衆之毀譽皆不可以盡憑惟於相知之賢者而諏之彼此參伍則十得八九矣今也不然往往授非其材招群訕敗國事雖旋即改易而所損已不少矣夫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又況太平全盛之時乎而乃不免於乏才之歎蓋以用之未當其可耳竊意京官外官既當各敘其資而京官與外官又當參敘其資至於簡拔材望秤量不爽則積薪之歎不興而覆餗之患可免矣又如潘泉之長所以待卿丞之任況一方之安危所係乎故它官可以資遷而惟此當以望舉誠使盡得其人則民瘼易

瘵官邪可屏卿丞有闕即次第舉之而不憂於乏才
矣
三曰便遷轉夫久任之法已不能行矣惟就近遷轉庶
幾近之正德以前藩臬之官多補本司之缺如參議
陞參政參政陞布政僉事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乃
其勢不得不久是以嫻習法令察知民情胥吏不得
欺迋而自計久于其地亦不敢苟且以敗官常治効
有足徵焉近者競為速化之術不勝請托之私朝秦
而暮楚昨臬而今藩突未得黔而除檄且至賢者苦
於設施之弗竟不賢者務為矯詐以自營數易之間
吏胥始不勝其弊矣又況職事虛曠累歲月不治而

道路供億傳送之費率不下數百金此豈國家之利
而生民之福乎今宜稍為調停自內而出也必其原
籍之近得免內顧之憂自外而轉也必守本省之缺
可無他覬之望其間年資淺深固不能一一皆同然
酌量之下雖不中不遠矣又況行之既一則人有定
志自不以為非職無曠官官無敗事而四方將送之
費所省寧有筭乎下若郡縣之官亦可依倣而行之
此實救時之急務也
四曰重民牧夫牧所以養也饑飽肥瘠胥將係焉矣方
今紀法不肅貪墨盛張惟出自甲科者稍知樹立以
謹官箴其餘非惟不之養也又從而剝之瘵之欲海

內之阜生得乎嘗試求之矣曰援例之濫授也曰歲
貢之敘遷也曰教官之陞轉也蓋自昔正官未聞以
授援例者近乃始有之彼非紈袴子弟即市井白丁
以貲買官亦以官而取償求滿其欲則已矣又何望
而不為乎若歲貢與教官雖為正途然廩矣而貢貢
矣而官官矣而復轉則皆日暮途窮之人大半為子
孫田園之計已耳而教官久處清約朵頤攫貨耳目
聞見又熟知饕餮之計故孜孜漁獵以遂谿壑之欲
者往往是也竊意今時所急惟州縣正官為最甲科
既不可多得矣則當於大選之期稍知身言書判故
事選取舉人一途年力精銳者授之知州知縣職事

責以司牧之効若歲貢之敘遷教官之陞轉止授以
佐貳等職而援例一途絕弗授以正官以此清仕路
而恤民隱其或萬分之一乎
五曰復舊規常聞銓曹故事州縣正官以上急缺推陞
自餘佐貳首領與巡司驛遞雜職多至九年考滿方
得敘遷各該員缺皆入大選以故選法簡省仕路清
肅人有安分之心民無迎送之擾近來奔緣路廣請
托肆行下至雜職等官槩得推陞其或豐富驛分未
及三年而丞一再易代者既至數月而舊官不肯離
任有識譏焉竊意此等官員位卑而責輕即能修舉
其職亦非出衆賢勞三考遷陟未為晚也何必紛紛

更易絡繹道途前者方飽其欲而後者枵腹而來徒竭百姓之脂膏何益幹理之實效乎謂宜稍倣夙昔之規持而行之是亦救弊之道也

六曰覈名實夫知人則哲聖帝所難聽言信行孔子患之故有操檢自嚴一被萋斐而擯擯終身脂韋媚世巧於彌逢而貪緣高位此其所從來久矣又況好惡無端毀譽攸亂舉刺之言豈能一一皆實我前輩察知此弊恒加慎重故言官之所刺而當也則從之其刺而不當也則弗之從間有挾私以逞者疏入未幾且不得安其位矣故于其時不恃其無謗而恃其有以明謗人惟治行之修庸乜患乎近來顧忌太甚莫

敢誰何或知之未真而妄為阿從或明見其非而不加糾駁前者稱屈而後者莫懲此浮沉所以免患而介潔所以孤危諂諛之風日熾而志士所為扼腕者也謂宜持加詳察覆案以公使顔回不坐食埃之貪盜跖難竊分少之譽則鬼蜮之奸不行而樹節者無所懼矣

七曰便除補近見內外官員赴部補任者率久次不銓或以數月或至朞年房馬衣食之費十九稱貸於人人情大所不堪但敢怒而不敢言耳竊意丁憂起復者身遭父母之戚使之跋涉遠赴已非所宜況重困之以日月乎至於改調官員既不在擯黜之列亦宜量才授任使得勉圖自効而迺不論賢否槩加沮抑甚非所以昭勸懲而盡器使也況久之不得莫知所為非投貴官以囑托則賄吏典以營求於彼既損而於部司亦何利哉謂宜稍加變通速與銓補是亦勸百工之一端也

八曰謹關防夫吏部所以秉持國鈞儀刑百辟地至肅也近來防禁稍疎奸弊滋有小官之赴選者與吏承之轉考者詼吏輒與為市欺紿賕賂反覆多端與皂又扣其所居而索之賄甚至方面之有事京師者亦不得免焉其又甚則京官之遷轉者亦不得免焉此其壞於政體非細故矣一切防而杜之則於正本清

源之道將亦小有補乎

啓當道

竊惟章逢末學未聞經濟之謨海野庸流豈望雲霄之翼過徼厚倖久玷清班自省愆違分甘屏斥迺者不意門下俯垂矜念曲賜提携維茲河洛之都遂叨岳牧之長斤才匪稱量力何堪雖門下過弘新楨之途不遺樸樕而鄙人伏思負乘之戒寔切淵冰固知海嶽之難酬誓竭駑駘以為報敢忘夙夜用勒肺腸謹表芹誠聊伸謝臆干冒尊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寄徐少湖少宰

祖春守次京師幸得望見顔色既而領檄南鶩困阨濟黃

未能展候門下某死罪死罪恭惟明公晉位台衡師表百辟修禮樂之治以廣覆露之澤兹中外士所共傾心者也某雖不肖亦願拭目以觀君子之績焉盛甚盛甚甬川不禄識者同悲此寔家門之否何忍復言竊念行業未竟而天奪之年則已已矣其平生操履則猶有如我公者能察其詳也維兹贈恤之典所以昭隱志而光来禩者倘門下矜而念之則雖死之日不猶生之年乎謹跂足以俟負擔方釋塵務正殷率爾奉候起居不盡萬一干冒清嚴皇恐待罪

與翁東厓

徹故東海鄙人也樗櫟之質無所比筭然於海內高賢則私心竊慕誠若欲執鞭而不可得者况治狩表著流響四馳如明公者哉粤自辛丑之春與石谿均罹草土之戚坐伏海上數相過從每語公博雅之學康乂之猷未嘗不躍然而心動也既而起廢荆湘一山来同采服益言公益深而某之所以慕公者益切矣乃者叨徒河洛方幸承式下風以施有政而棨戟森嚴未敢率易起居逡巡跂望徒與鴻翼俱馳耳瑶翰重壓諭教諄至益徵引掖之德豈太山滄海固亦有取於涓埃耶愧死愧死方今疆圉多事四方繹騷重以儲偫空匱士馬不戰而疲此有識之所同憂也天子眷用明德奠安區寓曆注規畫眞有以起積廢而固周防豈惟邊氓賴以有生而二三有位凡得竊升斗之禄

者皆餘庥之及也某何幸身親見之謹遣下走承候門下并展賀忱伏惟俯賜鈞照某無任願望之至

又東翁東厓

昔僕之在汴也拜教言之辱枉杜之眷如數腎腸竊意千里神交古則有之僕何人斯可以徼寵於公哉銘諸方寸夙夜弗能諼也既而徙治庸蜀去旌棨者益遠未幾横被訕鑠屏伏丘園則又入山之深都不知戶外何事雖時時仰止高風勢不能折簡為訊此明公所諒也每閱報章見門下簡詰戎兵廓清沙漠克戡大憝振我王靈雖金城之績燕然之勳當不是過何幸於今見之迺者聖明簡注進位本兵輸尊俎之勝筭樹磐石之丕基寔惟公是賴此中外臣工所胥以為慶矧承式下風如不肖者耶僕東海世農椎魯成性操刀學割肯綮未諳乃為言者所繩死有餘罪賴聖恩高厚貸其刑誅得復從耒耜之役已為厚幸不意誤爾起廢肩之重負集木蹈氷未知所以為濟倘賴天之靈得善返丘壑於願足矣北翔之便謹此展候起居負擔匆釋未罄鄙衷伏惟若時加愛以迓天休

再答袁岐山

向辱慰諭已極周至今復重爾覼縷高賢道義之愛有如此者感切肺腸敢以恒情視之乎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夫求為可知者不能自力於平時而徒慾人之莫已知人其孰與哉以聖賢之訓則當發憤以省躬以世

俗之心不宜留情於破甑誠知其有命也則夷狄患難且將夷然安之而況茲無情之誹哉昔魏公見刺客而授頭元城聞誅使而酣睡彼非吾人之徒與而今迺以瑣瑣者興恚斯有愧於前修多矣茲非僕之所能然不得不以此自解也前此諭旨正惟公論之權衡僕所賴以自靖者何迺屢屢自以為過乎午坡書來其詞旨大率相同而致頌盛德者尤為懇暢故敢一往以聞行部多勞時麈遡望早須返駕鑿此微衷

啓介翁

伏念某材非騏驥早自分於鹽車質本鷦鷯敢妄希乎鵬運過蒙獎拔存歷華崇近罹謠諑之言益藉匡持之力多方洗雪信平生之無它違衆甄收冀將來之有立起畊漁於東海再厠簪紳建旟戟於洪都率先屛翰顧不肖事方聆於貝錦心尚惕乎弓蛇仰承吐握之勤徒深負乘之懼委身殉國雖云誓定於胸中以人事君終恐貽羞於門下力難志遠慙與感俱依梓里之清光睇燕雲而增戀謹修蕪牘溥展謝忱干冒尊嚴幸垂原鑒

賀兩内閣

恭惟明公山川神産廊廟奇英德合圭璋名早宣於金馬腹充墳籍學冠乎石渠共稱伊傅之儔足追夔龍之盛修和禮樂久勤明辟之思密勿經綸遂進端揆之席適霖梅之交濟海宇騰歡値梧鳳之昌期搢紳胥慶如某承之

一方濫叨三事久切儀刑之願曷勝幸慰之私謹望北風遥陳賀悃伏祈台照鑒此微衷

東管復齋

湖湘共事教愛良多既而之洛之蜀又數承惠問之辱藏之中心如一日也爾惟明公早謝羈馬泮渙林泉得以靜養天和祈求似續孰與驕鶩風塵以嬰繒繳者乎元漫叟有言今之仕者目隨人視耳隨人聽口隨人言心隨人意夫是四者在我而猶不得自專然則何樂於仕哉僕迂愚之性短於詭隨迺者果為言官所繩得返初服草耕木茹庶幾終其身焉不意誤爾起廢復就樊籠未知駕之所稅惟仰羨高蹤而已茲因濟南李守之便附此起居楮短意長言何能悉

東鄢劍泉

昨豐城學博還得手書試錄之惠深感遠念僕之承乏於蜀也甫一年有半雖勞神殫思於民情政體罔不究極利弊布之條章謂可以舒目前之倒懸而人心不同旋生異議其尤以為不便者迺一二官達不遂其影射包詭之謀蓋徒知肥已而不顧人之厓瘠以死也前得養虛道長頗為查覆今復有吾劍泉繼而恢張之庶幾蜀民有攸賴矣僕夢寄之蹤豈於彼有所私繫但念微志未白於人而事體之可不可竟未有一洞其顛末者是之為慨耳茲來江右亦復不量其愚拙稍為飭治又不知後之視今與今之

視蜀何如也比想德威昭布周澤日沛足為斯文之光傾跂何已茲因承差冷遷還蜀之便附此為候斯役頗小心觧事可使也諸惟終照不宣

東江午坡

昨承芳訊率爾報言不盡積懷未能徧上於左右者一以簿書糾纆昏旭無閒一以肝腑相照有如我兄正不必如世俗煦煦之態耳方今士習吏治靡然弊矣以僕之庸闇繆承其乏雖勉竭狗馬之力而智不足以鏡微誠不足以動物曆注未周感孚無幾聽之則無改於敝笱之習驟而督過又不免於苛急之譏心如懸旌未知終之所稅駕也兄之歸休珂里亦既有年矣高居玄覽當必有洞於得失

之故者其何以詔之爾來計啓處休淑靜養性靈升古人之堂奧揆今世之經綸天如有意於斯人未必飡雲煮石可以終執事之餘生也惟萬萬加愛日月于徂奄及改歲謹此往訊起居言短意長幸惟終諒

又與江午坡

僕之與兄遠也則思近也又不克見今又遠而思矣生非石人去住幾何與言及此惡得不悲僕本樗瓠之質不自知其不可勉強馳驅者已三十年於茲矣所幸不能釣譽希炎人且目之為迂為戇為切直為蠢愚無狀曾不得與凡衆齒用是全其拙性而保其天年庶無貽知己之辱耳古人云恐鶗鴂之先鳴百草為之不芳寢興之際恒以自訟惟兄力懋好修圖務芀之三立以光斯文則僕之深願也東望慈幃冊徂如馳謹此告行於執事佇望德音惜我饑渴

東陳兩湖

日者倉卒告處未得從容修訊過辱報章爛其盈紙芝蘭之好綺縠之文此足以窺一二矣幸甚幸甚僕平生於人非有恣睢也祇以悱直之言憎茲多口而執事獨有取焉豈誠察之於衆惡之中抑漫以相欵耶因詩覆之諭敬往一部請裁記室伏惟詳賜評隲以指謬迷

又東陳兩湖

昨領報章怳然若失蓋擊瓦缶而聞黃鍾之懸以下里而

希陽春之調知其難也初承奬借過隆頓越程品方將遜不自居迺不知其旨之未竣也萬年之諭罪矣罪矣弛戀螺川再易旬甲望馬融之經幃則戚焉心熱想康成之書帶則倏爾神馳所望一言之教以牖顓蒙則鄙人之幸也會錄一冊敬投書記率遽不詳

又東陳兩湖

承示瑤篇冊中揮汗讀之一日而竟采百氏之精華括遷固之奧旨如彼掇糟醨而規影響者何啻千里百里已哉已細寫成編藏之篋笥擬諸懸黍結綠也僕樗瓠之質父宜丘壑乃復轉徙而南慚負益甚當還覲老親以圖進止念與高賢相違無復班荊之日不能不依依耳向許雄文

正賴以鮮膺隨不識肯終教否惟執事命之臨楮不任惓
惓

柬羅念庵

僕不肖竊慕下風之日久矣賴天之靈幸得容適門墻而猶阻於遘見早夜有思時有心熱耳廼者泳鷺水以解維望文江而適館庶尉登龍之願匪云訪雪之舟倘仙關暫啓俗駕可投則須臾之頃亦願竊有請焉敢以謁諸侍者

又柬羅念庵

承諭教甚善古人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此猶以非已責任者身之也今江西之民僕實身之矣其不獲者何限故稅節以來昕暮孜孜恒如恫瘝在身不寧寢處中間聚欲

去惡以殉斯民之急者亦勉竭心力矣然其所可竭者一人之心力也而莫我同者諸司之積習也辟如痿痹之人血氣扞格鍼石已不能達雖有良藥將安施乎言之至此痛矣媿矣古人云文武之政人存則舉又云有治人無治法今如執事所諭數端非皆法之不善也以無治人司之也以目前之人而欲釐目前之弊不亦難乎然而推原其故亦有說焉派徵之所以倍於往昔者以朝廷歲用之夥也驛傳之供億里甲之祗應所以日就困弊者以無名之繻撽大多而勢要之需求無筭也士人之廉恥日喪而往來之供饋日繁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故以民應役則為奸人之魚肉皮不盡而骨不立不但已也以官出入則無名之供難以上登而定額之外不啻什百將何以取給乎不惟是也在庫老則累於查盤而身家不保在職官則罹於法網且將褫職而喪名矣然則孰肯以身任之乎故僕之在楚蜀也亦嘗力變徭戶祗應之役而為輸銀官辦之規以為是足以利於民矣僕去未旋踵廼遂寢而復舊往年張靜峯亦嘗行之於此矣靜峯去未旋踵亦遂寢而復舊然則變更之舉徒為煩擾亦何利於民哉竊嘗論之法便於民則不便於官便於官則不便於民然不便於官者僅十之一二而不便於民者恒十之七八夫官以為民也然便於官者恒行之而便於民者恒不得行則以官者執柄而親上而民則卑賤而疎遠耳即困且死也能有以

其情上聞者乎即上聞也能有回官府之視聽而為拯濟者乎此前所謂諸司之積弊也今日之事患在於有志者格於衆見之不同而一木難以支大廈無志者則視斯民休戚真如秦越之不相關即見文移興罷切於民瘼者亦不一一皆省廼徒從衆可否望其能以身肩之乎如此者十而有一二懲刺之可也十而有四五督責之可也今十且八九矣吾獨且奈之何哉此執事之所習見亦無待於僕之為贅也承諭教漫及之耳呈詞遂下該道查議以求良便倘得洗垢釐奸以濟萬分之一則執事之所以嘉惠吾民者庶無負焉矣賦書一冊計畫頗詳有無當於地方之利弊與民生之休戚非僕之所敢知惟執事省而財之

其行乎不行則已盡於前所云云亦非僕之所敢必也

柬曹紀山

違遡以來時有遡詹凡自行臺至者必詢起居康豫為慰若除暴植良覆露黔黎則又當與庶士庶民共慶者也適拜翰教彌深媿感方行部勗勸而惓惓垂念若此執事於斯文之愛篤矣篤矣僕將何以堪之乎高篇下貺寔惠我心但空谷索居徒忻足音之至而塵臟莫滌有慚珠玉之酬是之為負耳睛江及此代者誰何湖貴叛苗猖獗太甚屠城刼印血膏草野而守土之官亦被俘繫此西南之大患可為深憂者也節旄還省定於何日僕將畢衰郡之事矣欲併了臨吉以歸彼中諸事稍覺繁多未能豫為之期然役役馳驅不過徒煩厨傳與夫馬將送而已積蠹如蝟而弛縱成風雖孜孜以實效為期而什九以虛文相應即竭盡狗馬之力知其無補於萬分之一也柰之何哉倉卒占對遂煩使者以復尚容嗣告不宣

柬顧雍里

徂秋率爾奉訊既而豚兒以公書幣寄至感愧殊甚追念疇昔旦夕周旋睽阻者踰二十年矣儀形藥石何頃不掛懷抱萍梗之蹤未得執手傾寫悵悅可知也僕多口之餘勉強復出辟之擯婦復還妬者尚在雖勉自修絜而疑信相半集蓼之心非知己何能悉乎靜養之諭亦嘗屢有所聞而蹶心未釋不能黽勉從事倘幸不即死當從容函丈以領訓飭得希高蹤之一二於願足矣羅村之便謹此報謝百惟賜諒不宣

寄何太華司馬

醜虜匪茹艱大之事專以煩公不肖不能贊助毫毛愧死愧死昨秋胡衆聲言六七萬今聞已聚至十數萬昨秋內犯以八月今聞欲以七月蓋往者全利而去輕我益甚是大可憂也所幸知之既早備之亦早而賞罰之令又復嚴明鼓衆僇力或可成功大要修築堡聚堅壁清野一策也號召民兵人自為戰一策也致死守險以火器攻拒一策也蒐選精銳挫其先鋒一策也一區有警各區急援違者如例斬首一策也多行間諜以破三衛連結外向之謀一策也此雖書生之常談今日之計恐不出此惟明公圖之以彼之驕目中已無屏翰不一大挫之其何以少異旦夕之安乎此舉朝所屬望於公者敢以往告狂誕不恭伏惟矜恕

寄應警菴

道之云遠不能以時起居徒深景嚮惠問來辱感慰良多南越僻遠易亂難馴蓋自古而慮之迺今夷冦日昌良民日削將來未知所終誠不可不亟為之圖也公早夜籌畫詰武樹防為無疆之保障豈直一時藉以無恐哉所諭申明賞罰俱如尊疏無異議也宗社有靈元兇就殄士民莫不生氣而狂胡亦且逡巡今秋邊患較前蓋少戢矣此公

之所同慶敢贅及之使旋率爾報謝惟省照不宣

寄鄭澹泉

前者具啓奉候於茲又數月矣心親跡遠莫遂瞻依爾來元兇既殄人有奮心但狂胡日熾未有創懲建議設防非不犂然可觀求其實則鮮矣大抵玩細娛而忘遠畧此今日之大弊也又況天方薦瘥洪水為災青兗徐揚之民漂蕩大半而又驅其遺育以治漕河僵屍滿目能無意外之虞乎眼前世事倏忽反覆誠可駭也崦山到此未幾旋入仙界公又得此佳友為嚮何如因其行附訊起居伏惟終教幸甚

寄尹朔野

累拜貺存盛意良厚顧菲薄何以堪之慚愧慚愧訓有之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廼若不治其民而專求獲上此方今之通弊諒朔野之所深以為戒者也大要牧愛之體惟在聚欲去惡孜孜焉若恫瘝之在其身不得已而除殘去暴亦以行吾撫字之仁耳苟一於操切如束濕然民將不堪其命非父母斯民之道也至於詰戎禦虜當今所急然上慢殘下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省刑薄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兵故拊循凋瘵以驅之敵愾此又朔野之所以播弘猷而建偉烈者也辱在知愛誠拭目望之使者言旋倉卒報謝歲事方殷餘惟省鑑不備

寄戴東石

累壓教命極感記存徂年虜不內犯邊氓暫免鋒鏑而幾輔之地頗亦有秋猶得以少息尫羸不然則水火之中能有種乎新春天日爽霽人心豫悅當事者方討軍實以圖捍禦似亦可以稍舒目前之虞也知公憂國之切敢一聞之蜀本要荒番夷錯雜至不可擾馴長猷遠畧有如我公必有以化頑嚚而易視聽者但恐廊廟需才成都之席不得久暖耳使者言旋復此報謝歲事方殷餘惟終諒不備

寄朱鎮山

昨聞典學之擢甚愜隨地舉職莫非所以自効然陶冶英賢以襄化理則君子有深願焉矧好修力學有如執事則固優為之耶僕昔承乏貳治道於東吳而聶雙江適為之守廼告我曰此官與它監司不同蓋以身為教者也必渾身天則乃可無愧僕服膺之不忘今特為吾鎮山誦之趨名北來無所事事虜患孔棘而當事者徒務虛文辟之畫餅終不可以療揭奈之何哉惠問遠來深感留念遂因使者以謝惟終諒不宣

寄周石厓

貝錦青蠅昔人所患乃今則又甚矣如虛齋王谿表樹已久不容以流輩比數而廼目為娖娖無行之徒謂之何哉執事雄幹雅操知者十九正當弘濟艱難以奠社稷毋以是瑣瑣者寘諸胸臆乎戎醜陸梁中外繹騷皇皇朝夕止於支吾目前乃若易危為安圖惟永久之猷則須別為論

蓄惟執事籌之使者言旋倉皇鄙謝諳惟宜照不悉

寄趙浚谷

遼事孔棘仝仗弘畧以濟時艱每承教詔知執事詰武樹防誓掃胡塵亦已無所不至使有敵愾之責者人懷是心則起靡宣威盖可旦夕而待何狂醜之足平哉第築室道謀鮮有定畫而掣肘之患往往而是此其所以難也又況重之以因循之見與畏避之心乎要之揚奇建節奠安疆宇非豪傑不能為惟執事力圖之跂望高風率爾披露晤對未涯倘能垂諒

東胡瓶山

非借冠海邦數承門下無已之愛綈袍之戀何啻古人兼

之兒輩童孺寵以成人之禮而顧眷優渥真如猶子我公厚德蓋閭門嚮之佩之當久要而不忘者也僕自弛擔以来汩没簿書日不暇給且觸目機阱中心草草是以每欲展訊抽繹無端又復中止耳不然豈其於公而若是恝乎方今四方多故亟須大賢弘濟艱難日偵我公賜環之命未有至者私竊恠之固知高懷雅度安土樂天誠非曲士所窺而救焚拯溺四方之民望公而更生者多矣況沛涔之波棘荊之徑固有不足以容神龍而超逸軼者耶若僕之不能公蓋知之素矣骯髒以樹節則人莫我容脂韋以狥時則性未素狎展轉思惟未知終之所稅亦惟行法以俟命而已以公道義之愛不覺露其狂言望時賜開示毋遠以為誕而棄之幸甚

又寄胡瓶山

汪生来得拜教翰甚慰且諗知啓處亨嘉頭鬚未變亓木烟霞惟所探取時或縱情觚翰騁麗揚奇親朋燕會汎議玆論即至夜分未嘗欠伸言倦此誠所謂凡界神仙也非解脫簪紱絶遠市朝其何以有是哉彼青蠅貝錦寔贈公以修福耳僕誠不肖然於出處之際亦非甘出人下今者入笠之招莫計釋免外未喋而中乾髮雖黳而鬚白自視已八九十歲老人而不亮者猶以少壯事業期之望故山而興喟懷知友以撫心公其謂我何哉所幸宗社有靈翦玆夷逆腹心之賊既除瘡痍之衆可起縱不能宣揚尺寸稍亦可以向人舒眉矣聞汪生有便率爾展布區區夢寐

有懷彼此同之諒無俟於贅也

東聶雙江

違邇積年時有瞻跂昨聞觧難言歸深以為慰執事平陽之績偉矣入而有靈尚當立致津要以風四方而忍下之阱乎此其大不可曉者也僕起廢西来念鄉之高賢有如執事得以諏咨可否以匡不逮而山川間之未能即望清塵徒懷耿耿耳方今士習吏治靡然弊矣以僕之庸闇繆承其乏雖勉竭狗馬之力而智不足以遠猷誠不足以動物心如懸旌不遑寧處執事素有澄清天下之志況於桑梓之近乎當必有以詔我矣雖愚且陋敢不洗心以聽日

月于祖奄及改歲謹此往候起居幸惟留鑒不備

又寄聶雙江

昨差官回已具狀申謝址音之來每諗起居嘉慶邊鄙暫寧私以為慰海寇陸梁民無寧居城寨兵戎無一足恃惟賴叅将俞大猷為之保障今聞當道欲移之以鎮嘉湖衆議寇之來也必寧郡為先寇之聚也亦惟寧郡為久是以人心洶洶朝不謀夕若復徙干城之将是以百萬生靈委之也伏望門下垂念地方權衡事勢仍留大猷鎮守此地其嘉湖叅将既宜添設別選名将充之庶彼此得人而兩浙可保無危矣別具呈稿乃衆論之同併上鈞覽惟裁照不宣

與楊虞坡

景嚮高風積有歲年廼者幸厠僚末得遂杳邂殊慰平生蓋不止傾蓋如故而已也戎患方張大可憂惕公身任天下之重毅然以往修廢舉墜必有以奠疊徼而褫胡魄者惟是心志不同未知事之所定然忠臣謀國亦惟盡其在我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公其勉圖之凶變之人不宜言及它事以從紳纓之末與我公知愛之深萬里遠去輒敢布其腹心荒迷不次死罪死罪

寄蘇舜澤

獫狁孔熾邊患日棘煩公設畫樹坊以奠疊徼勞瘁備至頭鬚為白僕等每相對歎息謂不當獨煩我公也但今日之患莫甚於大同今日之備亦莫急於大同僕輩諏咨弊端謂饑困之未蘇也行伍之空虛也将官之剥削也邊墻之損壞也必修此數者而後可以弭寇不得已具䟽以請得旨允行重以煩於執事竊意饑困未蘇必給以本色補其欠缺斯可矣其給之補之則見在客兵糧米可借也不足則糴買可繼也不足則空運可請也行伍空虛則所撤外邊之戍七千有奇可用也各城堡之步卒可抽也役占可裁也逃亡可勾也壯勇可招也使總副叅遊各詰其兵而公廼授之以方畧嚴之以號令不如約者黜罰不貸則一月之後亦可集事矣至於禁剥削修邊墻似尤為易舉者他若馬匹器械之類堅壁清野之規皆當速為經畫事

得專制則便宜施行事須奏請則具實上聞惟在公斷以行之耳今日之勢如病大痁速求藥石猶或可愈若病其為厲而擁護不救遲之一時則病甚一時遲之一日則病甚一日未幾而毒發腑臟其能有生乎此僕輩之所為日夜寒心者也蓋二鎮之存亡寔宗社安危之幾皇上宵旰軫念縉紳相聚憂危誠莫有先焉悉心殫慮以濟時艱此固我公之素以為任者也僕輩義在同舟禍福共之不敢不布其腹心惟公恕其狂愚而教之幸甚

與俞太猷叅将

四方多事将領寔難其人昨年海寇猖獗徧求東南武弁無可以當任使者廼以屬之執事其始也當道欲以湯任

浙其繼也又屢欲移執事於北僕念門庭之寇違群議而
力沮之不意寇患大作民罔寧居果賴執事爲之保障功
續昭彰白頭黃口皆能道之不然寧郡之民曾無竄足之
所矣屢以此告諸所司昨又聞之廟堂大臣蓋借執事以
保一方民命非有他也雖目前稍有異議而干城之寄終
難舍執事而他求閣部大臣亦不肯輕有易置惟執事以
身任一方之安危紓籌鼓勇滅此而後朝食則安攘之功
當與丘山比隆將來垂名竹帛寧復以一身之利害爲念
哉憂疚之人不宜輒言外事患且剥膚誠非得已惟執事
諒之幸甚

寄閣部諸公

昨以罹憂遠去左右嘗具狀奉謝未悉鄙衷茲已抵苫次
復因差官之便申候起居伏惟台鑒吾浙連亘蘇松海寇
縱橫蓋因倭夷累歲大侵盡島而來而中國無籍之人投
爲鄉導有如王五峯者爲之魁首雲合響應不可勝計分
兵四出百千爲黨遂至攻城破邑靡有虛日若太倉海鹽
上海之被害亦甚慘矣而聚落之焚蕩衛所之傷殘職官
之殺戮難以枚舉此自前代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即今內
地郡縣無時不戒無處不戒重關閉城鳴金擊柝日闕於
都市村陌之間四民失業公私耗廢江南財賦之地自今
當重困不支矣所幸叅將俞大猷湯克寬俱有謀畧屢挫
賊鋒頗足恃賴但浙中無兵俞用福兵湯用邳兵寡不足
以勝衆而力所不及之地未免橫遭屠戮其所獲功亦百
不償一目前之患誠不知其所終也守土之臣方議於蘇
松設一叅將杭嘉湖設一叅將揆之事勢誠不容已而巡
視之改巡撫兼制福建蘇松尤不可緩然必須增戍兵修
戰具築城寨峙錢糧庶幾有濟既非旦暮可集又於民力
不堪凡此當何以爲計也某生聚於茲患且剥膚不得已
畧具所見以告我翁廟謨必已先定惟早下方畧亟樹兵
防以救疆宇則瀕海一二遺育皆永戴門下再造之恩矣
某無任願望之至越禮妄言死罪死罪

寄聞石塘公

擾擾塵氛久踈裁問然鄉士人來每諗起居百福時以爲

懈仕宦之途猶之揚帆汎海及岸而登斯爲到家之客否
則未可知也如公完名全節譽在縉紳芳流史冊豈非人
生之至幸而有識者深以爲羨乎此蓋欲之而不能非能
之而不欲也方今中外多事徵發繹騷而齊魯徐淮之區
洪水爲患民皆魚鱉老弱者槩爲溝中之瘠強壯者則執
挺刃以禦人於四達之衢莫可誰何西北諸戎且時時眺
梁欲逞任事之臣莫不撫心蹙額未知計之所出誠不可
不深憂也僕素愚下曾無寸長可以裨補國事惟當退伏
草野相從漁稼以卒餘生而竊祿多愆恒懷凜凜亦豈文
詭言以誑左右乎小价歸寧謹此奉候伏惟若時加護以
慰瞻依不宣

與張靜峯

敎至知寢兵息民殘苗已俯首聽命如吳黑苗者區區穴中之鼠計日可得也第夷蠻之性習於爲亂善後之圖不能不重煩籌畫僕嘗勘事其地頗知一二大抵三省之交奸宄互相竄穴而官府政令又限於彼此不能齊一此所以屢服而屢叛也爲今之計惟常設總督大臣重其事權塡撫其地如鄖陽南贛視其叛服以爲撫勦不必以征討爲名近所添設參將守備等官迺裁去二三以給督府則費不加益而禍患可弭矣不然節鉞朝離而豺豕夕驚雖有防守之卒不足以遏其吞噬往事之失足爲明鑑似未可以僥倖目前而已也惟明公熟慮之奏使言旋倉卒裁報狂誕之言不罪不罪

與韋南茗

淸源別去耿耿懷思未幾即聞落職之報驚歎無已夫吉人莊士爲國家元氣斯民所賴以生者蒔植培持猶恐不達而乃輕剪之乎少讀青蠅貝錦之詩固知白黑變亂邪正相傾自古有之乃今秉鈞失平玉石倒置夫復何怪然使慈祥之疑於罷輭寬綽之疑於不謹似猶有可言者今正直介潔溫厚中和有似執事此神明所知雖牧兒村豎猶將信之而乃云云若是何耶夫黜陟之典以風百辟縱不爲一人惜獨不爲天下惜耶每與楝塘論及未嘗不扼腕長歎更念執事生計蕭條失祿躬耕猶足以自活否若披風抹月枕石嗽流超然有得於鳥飛魚泳之樂則雌雄黃白皆不足掛齒頰矣往者服役江西亦嘗盡瘁以事而讒謗之興遂蒙擯斥歸而茹木飲水亦誠有不堪者因念獨立不懼真爲太過而遯世無悶唯聖者能之此等地位信非一蹴可至者然潔身修行求其在我而得喪榮枯自有分定吾將奈之何哉且申生孝而殞命武穆忠而被誅彼猶且夷然甘之況區區身外者乎望益求吾性之樂爲不朽之圖靜中所得咸以相教則徹也受賜多矣歲除旣逼塵事崢嶸不能罄所欲言惟終亮宰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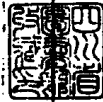
又與韋南茗

昨兩奉候未蒙見報不知起居何如懷抱何如嘗謂進不隱賢與阨窮不憫原非二事草㕚木茹枕石嗽流當必有以自樂豈以飄蓬墜瓦爲念哉孔子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蓋蕩蕩即是君子戚戚即是小人凡拘迫慍結皆心之私爲之也每與楝塘切磨頗爲有得恨不及就正有道耳年來從事簿書役役不休乃者得奉簡書行役暫觧樊籠事竣歸寧且當一尋麋鹿之侶偃息草野以聽黜陟之命或得相從於烟雲水石之區耳錢塘簿遽率爾布悃殊無倫次惟終諒宰甚

又與韋南茗

楝塘書至云過兄草堂得見鄙作感歎知己之誼慚媿慙愧邇來腈韋成習抗節寡諧一不當意則雖曾閔之行龔

貴之治猶無以自容況其下者乎徹歷世頗久嘗勉強低昂為老親狗祿而耿介之性不能溷淆黑白以媚當路乃今頗成掣肘則兄之見及固其所宜安得拂衣棄去相從於厓壑之中乎讀兄書備言生事鮮遂俯仰惟艱幸諸郎王立足以光大門閭審爾則亦可以自慰奚必腴田侈第如彼豪貴得意者哉懷抱不佳言不能盡唯昕夕自愛是望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二終

四川省圖書館藏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三

書啓目録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三

書啓

與屠東洲

跧伏草土不能以時上候然思公之教愛思公之憂勞則未嘗一日忘也爾来起居何如懷抱何如惟倍萬珍攝為上北虜未輯而南夷大熾吳越之區盡罹與發財帛婦女槩為剽掠所餘已無幾矣調集兵士日費不貲每每遇敵不戰而潰自相蹂踐或溺水以死曾未有一挫賊鋒者如此不已誠不知禍之所終也況儲偫已竭畎畝棄而不耕國用何由以給遺黎何恃以為命乎所頼王思質與海道李同野叅将俞大猷竭力捍禦勉強支吾賊為地方計者

似不宜輕有動調如思質他遷即以同野代之庶幾士民猶有所恃以無恐也憂疚之人不宜言及他事以患在門庭輙敢布其腹心惟門下垂聽焉北瞻之便倉卒不詳併祈原照幸甚

與王思質

公之涖浙也已二年于茲矣殫圖盡瘁捍禦狄夷蓋已無所不至凡我士民莫不戴之如父母謂留公一日則保有一日之命不意北邊告急而公乃轉徙矣蓋皇上宵旰殷憂謂北門鎖鑰非公不可故以艱大遺之方今士馬弊耗儲偫空虛兼之威令不行麾下之士怯於應敵而敢於違命将官見其如此無復闘志間有挺身赴戰者往往後救不至輒以身膏鋒鏑非得大才為之經畫誠不知其可也我公許國之忠濟時之畧有此固無難事但海邦遺育失所怙恃旦夕皇皇将何以保其生乎僕辱公顧愛私懷尤甚但以衰絰在躬不能奔走祖送謹遣小僕告虔門下伏惟倍萬珍護以慰群望不宣

與張半洲

夷寇不靖煩公紆籌之日久矣乃者仰藉威靈之震大兵四集殄滅有期庶士庶民莫不鼓舞相慶諸凡進兵機宜明公策計已周非僕所能賛也第私憂過計敢以一言相聞要皆不出明公調度之外惟麾下試垂聽焉倘則目今一舉乃孤注也宗社安危之機百萬生靈之命胥此焉繫

可不慎與昔李牧備邊禁士卒毋得出戰至人人思奮一舉而大破匈奴今遠至之兵亦宜養其鋭氣使之自為間諜熟知賊中險易虛實兵将同心以為可進然後鼓之深入一策也什圍伍攻法所必然今狼兵雖至分布未周須待永保兵至更選本地精鋭佐之控扼要害使之聲勢聯絡奇正相叅相機而動一策也湖廣廣西之兵舊有宿怨須諭以僇力平賊不計其私仍須遠為分布勿令相近一策也兵法利於攻瑕不利於攻堅須偵探的實擇其瑕者而先攻之一策也賊卒當前望風奔潰則鋭者亦難持矣此兵家大忌也須精選勇敢為先鋒使之攻堅陷陣其次者各處把守遠為聲援一策也賊以伏兵誘我矣而我屢

爲所誘須明於哨探勿墮其伏一策也賊以金帛餌我矣而我屢爲所餌須嚴爲禁約勿利其財一策也行軍克敵必論首功然往往以割取首級反勝爲敗須號令三軍只貴力戰不貴首功殺賊者陣中即給以賞帖一策也賊計詭譎多以服色旗號亂我使彼此格鬬難於辨認須密諭将官設爲記號臨時更變使賊不得亂一策也多爲期日以誤之如令曰某日進兵且止又令曰某日進兵且止至再至三使彼一以疑我一以易我爲無能爲乃刻期進勦可以得志亦先須密諭将官以何令爲信一策也多張疑兵以誤之如欲入其東先攻其西欲入其南先攻其北使彼力分而不支一策也中國被擄脅從之人孰無脫死就

生之念一則爲賊所制一則官府不與辨釋遂至甘心從逆令大兵進勦不免玉石俱焚須先出榜文許令一二人以至六七人多不過十人得赴将官或有司處投首審其鄉貫住址的實責令親屬領回安插各官仍通計招撫過人數奬勸給賞一以散賊徒一以活民命一策也昔永樂年中倭賊寇遼東登岸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總兵劉江令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户姜隆率壯士潜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斬既而賊衆大敗死者横仆草莽餘衆奔入空堡内我師奮勇請入堡勦殺不許時開四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者盡爲隆等所縛将士請其故江曰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開其生路以縱之即圍師必闕之意今日進勦恐賊設備深堅及致死拒敵似宜師用其意圍困日久度其必将奔潰乃從而掩擊之一策也凡此數端皆書生之常談而明公所洞見乃敢縷舉以相告者庶以備萬一之疇咨爾固非謂高明之下有遺照也伏惟矜其妄愚而教之幸甚

與鄭澹泉

不肖辱公知愛擬可斷金一不奉顔色遂踰三紀人生幾何聚散若此朝夕傾跂蓋心所自喻非楮札所能宣也自古賢才舉措係國家興衰史冊所載班班可考如公道德希於古哲經濟熟於時艱而介特之行又足以廉頑起懦

知者以公輔屬之久矣今廟堂推轂聖明簡注授以鈞軸之司中外薦紳莫不動色相賀况於予小子哉此蓋斯世斯文之慶非以公一人之故也徹踈暗妄庸無所比數竊禄多年罪愆山積乃者幽棲草土方以得正首丘爲幸不意誤被隆恩復叨留鑰之任維是軍政積弛城守全踈而徹之菲劣懼無以稱塞萬分之一痞瘝爲惕蓋人情狃於因循而憚於振飭都會之中訛言易興道旁之築羣議靡定今日之患要亦積漸所致也小救之則無補於事大拯之則怨禍且叢集矣此高明所素洞其何以教之倭夷之毒慘不忍言此而不滅是無東南也無東南則西北其能安乎凡人有心皆宜寢不貼席固不獨身受剥膚之害者

也所幸上天厭亂日來屢有斬馘其餘已若釜中之魚行當次第就殄此宗社無疆之福吾輩可以鼓舞相慶矣休養生息則惟當道加之意耳過承嘉貺無枉德音率爾報謝不盡欲言伏惟俯賜鑒燭幸甚

與唐荆川

平生景企卒遂詹依稅都以來戒備方嚴未得從容展訊然遡往之意則朝夕未能釋也方今夷奴横行毒流原野昔日繁盛之地莽為荆棘之區飽欲者揚帆而去般樂者丘貨而居曽未有一懲創之者將何以杜其倖心植我遺育乎況事體掣肘備禦無方以此應敵誠未知禍之所終也執事素抱忠猷目見水火宜知之必熟而策之必周望

盡其高明告諸當道苟可濟於萬一不當以出位為嫌也留都事宜有可修舉者亦惟一言之教僕不敢不勉焉倉卒奉啓未罄積悰伏祈終照幸甚

與陳棟塘大參

陳生來辱賜華緘感舊懷新真如握手邁晤此古昔緇衣之好何幸於今日見之且詞旨婉懿文藻精澤殊不類七八十老人語亦可以占眉壽之徵矣敬慰敬慰和陶諸詩酷似靖節要之倘徉林泉超然物外冲和之性異代同符是以暢敘幽情賡聲大雅固非學步邯鄲者之所能庶幾也僕罪廢以來深以得正首丘為幸灌園力穡終此餘齡但杞人之憂往來胸臆而塵途俗子又難與披露肺腑縱有一二儕輩相從游詠亦豈能盡涼予心如吾棟翁者哉仰屋嘶嗟遡風興喟每恨不得舒瀉於公之左右也時念平生辛苦無所表樹思得後人支持門戸而豚兒老大尚未有成不能遣諸懷抱此昔人之所以譏淵明者也如賢郎才俊終當為廊廟之珍又不須以遲速縈情耳獻歲發祥遠惟尊候百福謹此起居并以近稿請教伏惟財幸不一

與胡梅林

不才廢處海濵承公大疏舉薦非知愛之深何以有此光于林壑此非尋常之感也大功未成公憂勞已甚而任事者全不心公之心諗知賊巢亦不甚險第兵將解弛真同兒戲一支欲進一支已退一隊欲進一隊已退陽為攻賊

實則搶掠諸將日彼此置具飲宴為歡每進兵輒乘高飲酒不一親臨戰陣既敗則虛言相誑如此不已雖積以歲月賊何由得平乎如二十五日進兵劉顯方入賊巢而各支已呼嘯散回戚參將之喪兵因軍中為蒙眼之戲賊乘機殺入其初止數人而各兵束手就刃賊亦漸聚殺死幾千人賊力盡乃止此等事不知以何狀聞于轅門也聞劉顯頗忠勇其兵亦可用但無人為之策應耳須公授以方畧申嚴號令如一支不進則斬將官一隊不進則斬隊長一甲不進則斬甲長而又嚴為譏察勿使欺誑庶幾可為也參將等官未可便殺則痛加捆打取死罪招由繫獄餘人亦知所奮矣昔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宮嬪用兵之

道實不出此昔嘗屢以相告但未敢盡言耳門下之人忠實者少凡所報告多為詐謾致公久勞師旅不可不察也或者又云沿海鄉兵有能殺賊者若軍門懸數萬之賞聽其聚黨進攻勿以官兵秂之不難成功亦請公一栽之山林之人不宜饒舌但以辱公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其愚惟恕而采焉又占者云八月用兵方利併以附告

與沈鳳峯

自公去郡迄今一紀矣不惟甘棠之愛歌頌萌黎而撰著之富山谷藏珎士人學步蓋光于世世無數也盛甚盛甚今之縉紳品量不同大都厭棄草澤馳騖要津至甘垢辱而為之不復知有自靖之節如公勳績方茂攀闞兼崇乃獨投劾引退肥遯清時此與古之廉頑起懦者何以異哉僕進無匡時之業退鮮厲俗之操潦倒丘園白首不立深負知己之望日惟垂釣清溪藝禾南畝林花野鳥相與夷猶都不聞戶外何事間有一二同志欵門來謁便呼酒共酌即物賦詩噫嗚終夕闌然忘醉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彼鶩駘誹駿嫫母妬嬙自古則然又何恠乎今之人哉外姪沈明臣夙尚希玄雅志違俗誦說古人則坐榻穿孔嘲弄風月則倚馬成章斯亦藝林之幽芳長塗之逸足也而賦命不猶貧身無策每不為俗士所器心甚悼之向者投謁門下獨蒙物色驊騮矯首於伯樂干將炫采於風胡豈虛語哉乃茲棘闈失利負篋行游覽海岳以紓情登龍門

而市譽於公有素望焉伏惟進而教之則斯文骨肉之愛不獨沈生之感也僕昔時在疚聞公遠壓弔唁感荷之深勝於實拜嘉貺也倉卒布啓不盡欲言西望雲間不勝景嚮

與范東明

景嚮高風無間昕夕忽枉惠音感慰無任生伏處海濱自甘樵釣以卒餘齡而年迫衰頹時興朝露之感誦說板蕩不免萇楚之嗟未可一一道也時事多艱惟賴明公紓猷展采柱石皇家光我桑梓服艾盈耍改錯追曲固有道者所不為也第飲狂泉之國其不狂者反為衆詫吾獨且奈之何哉海上殘夷至今未殄礽頗易視以為釜中之魚而不虞挫損國威耗公私之儲傷兵民之命一至此極也自茲以往未知禍之所終耳聆薦賢之舉大是可咲猶謂國有人乎主上報罷蓋誠燭其謬也使者返倉卒報謝百惟終諒不宣

與王虛齋司馬

昔在留都得奉教牘嗣後入山之深遂無緣一展起居然景嚮之私則積歲猶一日也爾來想天介丕祥動息嘉慶桂子蘭孫森森玉立可以徵德厚之光且邦有耆人郡邑稟其徽猷鄉閭淑其懿範此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也盛甚盛甚如僕幼抱微志長歷榮階蓋已不為不幸而進不能樹尺尺之勳退不能明先王之道碌碌歲時奄及暮齒

自今惟灌園力穡竊附於耕畋釣叟之群寧復有他望哉所患夷狄横騖海内空虛當事者剥膏血以充苞苴崇虛文而基實禍厝火積薪烟焰日灼此雖息偃丘園恐亦不能安枕而卧也高明如公謂當于何底定乎友人朱應奎往遊吳中因附訊言倉卒不詳伏惟若時珍護以迓景福

與王方湖中丞

昨承惠問既及茅廬倉卒陳謝未悉鄙衷每士人自閩來諗知明公經畧精密賞罰嚴明收用土兵分布要害既省借調之供聽而各保井聚奮勇爭先其與客兵之詭計要索偃蹇方命者得失相去萬萬矣蓋閩人素習戰鬭能為盜亦能捕盜前時未得其用以馭之無方耳今明公既有

成畫賊當聞風破膽即有匪茹可無虞矣此中殘寇攻圍日久伺間潛遁竟未得洩遺黎之憤目前雖幸旦夕之安但將來更有可憂耳此肉食之任非草茅所能知也門生楊英亦世家子弟其忠信守禮有足嘉者故以孫女歸之今往役臺下百凢望賜教植餘惟台照不宣

簡顧箬溪司寇

留都得奉教牘如望清塵嗣後入山之深無緣展訊起居然清風雅操未嘗不依依夢寐也爾來政體士習漸異古初紳衮之士方以恣睢叱詫為雄而岩穴之夫亦以擬杭遠訴為樂二者得失在高明必有以辨之矣僕幽摈海島木茹草耕無復有戶外之計呼馬呼牛隨以意對但得身無疾苦沒齒丘園即野人之幸也我翁素飽緗帙究心理數靜處山中著述必富得借一二緒餘以牖顓蒙斯非平生景嚮之至願乎翮羽之便謹此承候不盡欲言伏惟台照幸甚

簡沈鳳峯

昨讀環溪集知公林園之適甚修也已而質之沈嘉則能歷歷談說勝槩撫溪山於尊俎狎魚鳥於庭階藻詞佳翰惟意所屬古人所稱卧遊者寧有是乎蓋域之限恨不得相從周旋也僕跧伏海上無所自業麼樗擊匏居然安之今顛毛且種種矣平生翻述所志為何乃竟與草木同腐朽每一念及未嘗不面赬首疾汗蒸蒸下也知我如公當

何以教之嘉則行附訊起居聊伸景嚮伏惟裁察不宣

簡鄢劍泉

昨使者返命率爾具對未悉也明公此行誠出宸眷足國裕民必有永久之圖但今之言利者已悉秋毫若法外規求以舒目前之急恐非所以安生民而衽社稷也高明以為何如僕梧柳之姿凋零不待乎霜雪而麋鹿之性息偃真便於山林自歸耕以來無復戶外之營但貪殘滿目民困日棘而戎翟交騖南北繹騷餔糜衣縕不忘杞人之憂所賴明公舒猷展畫以興太平之畧此則吾道之光草澤之幸也與宵之踪分與世絕以明公道義之愛輙為展候起居語所未悉伏惟終諒

答朱鎮山

海内知已何日不懐顧鱗翼阻絶惟時時得聞芳譽崇階聊以為憪耳惠問遠壓益徵至誼方今政體士習敝壞極矣非賄不官非賄不事事上之求下與下之求上率不越此又何恠乎民生日棘綱紀日弛而寡廉鮮恥之俗日以益盛也此雖碩人貞士亦無如之何惟守一職則思亢一職行一事則思善一事畏天命顧民碞而得喪禍福一切擯之不問庶幾可以自立所謂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也不然有不為海濵之逐臭鴟鳶之攫腐者乎僕迂愚之性無所比數進不能成報國之勛退不能明先王之道潦倒丘林頭顱盡白指數夫日寧復有幾乃徒與村童野畯從

事於樵稼之間較歲收之多寡為妻孥計良可慨也以夙昔之愛輒敢瀝其愚衷豈無他人固不敢以此言告也

與徐存齋閣老

偃伏草莽不敢時奉起居然高山景行則固鑒寐不置也恭惟相公閣下皇眷方隆式柄鈞軸海内纓紳莫不拭目以望太平之治蓋明公德備三才之全智周九域之故亮工熙載以幸社稷萌黎者蓋蓄之二十年於茲矣事有欲為而未得為獘有欲殄而未得殄扼腕歎息豈能一日忘天下哉今既得為之矣翦剔蠹蠧撫哺瘵羸上慰明主宵旰之憂勤固明公之所為繼日待旦孳孳也夫天下之事壞之甚易而救之甚難壞之於積歲而救之於一時為尤難其諸細小者不暇悉舉矣其大且急者清政本正士習公進退明賞罰振紀綱恤民隱詰戎兵理錢穀此皆非可以易易而為者也然為政在人取人以身風草之感表影之符固有不疾而速者惟明公之所欲為耳今夫萬金之室祖宗積累以成之不幸而中遭零落以為不復振矣一有賢家督起而任之慮之無不周拯之無不速未有不轉衰而為隆易危而為安者天下猶一家也以其所以謀家者謀其闕以其所以拯家者拯其患靡蠹弗飭靡渙弗合尚何蹠盭之不蠲而治平之不可復哉人有言決堤者一人而塞堤者又一人揚燎者一人而撲燎者又一人不相為謀也明公固今日之塞決而撲燎者也華固皇圖鞏安

海宇他日銘功德而勒鼎彜寧當後於伊傅旦奭哉此非僕一人之私情也固天下之同情也僕東海畊漁不當妄談國家之事仰惟明公體國之忠容人之度而於僕庶幾有封非之好焉因小兒邦仁應貢之京輒敢布其腹心伏惟諒其狂愚而恕之幸甚

與楊虞坡

往者得侍左右仰窺明公體國之忠經世之畧私心擬議以為是當猗亮皇猷大章勛伐必非碌碌者違别以来側聞明公逐虜邊疆運籌海内宅身秉羔羊之節立朝著正色之容中流砥柱今之時非明公其誰耶僕昨承乏留都時事孔棘上任踰月封事九上設畫樹防亦冀少逭罪戾

而事出不意媒孽攸興過承明公極力扶持不啻身當其
事而凶邪怒其無賄竟從罷免德薄招愆夫復何憾入山
之深不欲以姓氏通於京師知愛如明公猶無一字餘可
知矣即今幽棲既久視聽日衰出則課督耕稼入則諷誦
塵編聊以卒歲云耳小兒邦仁應貢之京謹此承候起居
伏惟垂照不宣

與徐少初

違遡多年傾注不替翰札屢投知德誼之眷白首彌隆矣
還山以來力田藝圃時與農甿雜作以飼妻孥在城在鄉
俱葺草廬數楹閒植叢花野草甃石為池畜鮮魚百數頭
游泳其中坐葦床相對或發嘯歌以為大樂與至則取塵

編玩之論述一二倦即罷去巡簷散步又復與魚鳥為徒
户外事多不省問以斯老死牖下不啻足矣如來諭云云
豈不知爰居不宜於廟饗野鹿不狎於雕闌耶過矣過矣
半湖先生墓表蓋不惟文字之工而褒忠直篤故舊此誠
君子長者之盛德也閒居無事頗自慚於愽奕之不如乃
采取國朝諸名家之作詮次成袠欲以彰一代之盛顯晦
存沒一置不問每思得執事藻撰登之琬琰煩盡搜橐中
付從史抄錄寄我山中慎勿過為辭讓近作郡志一部說
林一部奉塵記室便中幸有以教之不盡

與柯希齋

耶拜教言之辱隨具尺牘托林秋官轉報拙撰亦已勉承
尊命梓之荒集日覬林來敝郡附上記室不意渠以艱歸
留滯筲篋者久之言念孱叟當洗濯肺腸以表明德而固
陋已深詞旨未暢正猶以嫫母而擧南威巴童而品師曠
入其訖予珍札幸執事鑒而裁之海野畊漁惟貪太平之
樂不意寇攘劻勤征歛日棘欲與凡民含哺鼓腹而不可
得乃聞貴域抑有甚焉不知何以娛朝夕而游藝林也翹
首三山無任馳越謹托陳尉以上伏惟賜之報音慰我饑
惄不備

三簡沈鳳峯

久睽閒問嚮仰為勞伏惟明公偃蹇烟霞之宅主盟騷雅
之壇舒孫登之長嘯摛康樂之藻詞三泖五湖窮極眺聽

斯人間之至適也乃若稽古立言雕經繹訓明太上之玄
音垂不朽之令名公之所得於物外亦既多矣視彼競響
蟪蛄爭榮蕣華束縛纓緌之羈畢餔啜鼎釜之腥羶福與
禍纏憂隨樂釋將孰為多寡哉此非憤世偏窒之言徵之
史策要當為炯戒也公之高明其無以為誕乎僕之滯昧
於世寡諧徼天之倖得返初服方將學嵇叔夜之絕交為
皇甫謐之閉戶茹苓餌蕈以卒餘齒而俗腸不諒頗見繩
責然亦無如之何矣昔詩人以獨寐勿諼老氏以知希為
貴僕雖不肖豈為是瑣瑣者低昂哉盧生叔麟篤學修行
貧無以為養亦沈明臣之儔也僕輩不能振卹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愧孰甚焉茲將問途於執事乞借鼎言以導之

憐才拯困非豪傑不能為此固諸生之所厚望於明公者也總祈降燭言莫具陳

與茅鹿門

昔人蓋有千里神交亦或異代夢遘以其衷有所慕也若僕之於執事豈亦有似於此乎教言来挍真如空谷足音跫然喜也至之夕即然燈把冊而讀之遂盡一冊次日則併盡其餘冊矣春容色澤殊有槩於愚衷蓋不獨神交夢遘之而已也昔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元愷有左氏癖吾人雖不當以文章為癖然可以談道可以明志可以稽古可以詔來比之功名富貴要亦有間矣况近世講學者一切唾而廢之不已過乎知執事與味之同敢以謬聞

固非趍風逐響也僕少不知學仕不暇學老則不能學矣追逝晷而興悔撫暮景而增悲徒以未盡之年欲求所未至其如聰明之不逮何此惟可為知者道耳余生行率爾報謝併以俚言請益伏惟裁而教之

與皇藩西亭中尉

教至知執事篤念斯文至矣至矣第奬借過浮私懷慚惕何則質匪夜光槩蒙按劍材非駿骨敢望登臺嫫母列於下陳臃腫棄於衢路固其所也况貞元方姤奇碩挺生運洪範翼皇猷者蓋彬彬乎盛矣乃若海隅寒畯草莽陋生亦何取而稱之執事斯旨豈所謂方鵷鸞於鷃鵬擬培塿為衡岳者乎此雖高明為國惜才然僕則自知其不可矣

幸念富貴易以溺人宴安尤能喪志今執事所享非不侈且逸也乃能遠紹間平之德仰遵典則之貽悦詩書敦禮樂鑒孳孜即蓬翟經生有弗逮焉豈非洗流俗而宣休風者乎夫沉湎嗜慾則與骨俱朽揚厲榮名則奕世不磨其得其失不待明者而後鏡也然往往棄此而趨彼則以節性不勝縱情惡石難攻美疢耳執事操尚獨何以異於人人乎僕誠欽之慕之不自知其詞之縷縷也吳生行附達鄙懷荒稿二部奉塵記室僕固蒙魯人也少寡師資長竊塵鞅間嘗撫陳編而發憤邁時彦而思齊然一暴罔易乎十寒介路莫務於茅塞其步多顛亂流致溺亦何以測聖哲之精微窺作者之門戶哉鼠璞之繆覆瓿之譏蓋不

必取徵於他人矣知執事與人為善敢以是往質幸進而教之嘉集珍貺為惠良多併用陳謝不宣

與吳兗山

向得執事楚中芳訊亦嘗報謝迄今凡幾更裘葛矣道之云遠鱗翼罕通惟聞執事勛庸日懋位望益隆贊襄明辟以幸蒼生此故人所以早夜慰心者也僕歸耕海濱且踰十年所矣灌園藝黍之外了無他營荒齋下鍵時時一對方冊而聰明日耗悟暢為難未及掩卷都已忘之况懶如叔夜痴類長康又何得有山中事業耶世路未平士風日薄耳目所及惟有惋歎拯溺亨屯恒於有道者望之[illegible]之便敢布腹心拙稿頗多增入附上財正伏祈甚燭不宣

簡李西野

屏伏山樊閉門掃軌與纓衮都不聞問雖平生知己有如執事稔承道義之愛既無千里命駕之緣又鮮異域翔翺之便神想屢馳不忘耿耿耳自惟幼齡振志白首無成歲月如流筋骸且日憊矣百凡世慮一切掃除惟畢犬馬之力課傭奴稼藝以活餘生而雨暘未若閔閔望歲無名之征斂又從而困之何樂乎為田舍翁耶以執事高才雅望未竟其施世路悠悠詎可端倪惟居易俟命斯吾輩之所以獨善其身者也爾來起居何似闔門嘉慶何似所貴在我惟萬萬自愛偶便率爾寄訊不詳幸垂照鑒

與沈鳳峯

盧生至得拜教札具領明公眷念無已之意感激感激弟褒獎過隆肩擬非類其曰殷敦周彝則公自當之其曰全才偉望則朝之孤卿非之也乃如僕者兎桴土鼓元非名世之珍山樵澤漁何與經綸之業而執事乃繆假盛美而稱之不幾於慚怍欲死乎明公稟質天授藻翰夙成修辭明道老而彌篤無惑乎抗業當而獨步注滄海而不渴也高編華弁宜托之鴻儒鉅卿而乃以委諸庸陋序中所云以刁父滕施嫱山厲絲錦縠者誠非虛語也公試覽而棄之嘗聞隆構不廢乎丹青嬋娟必資於麗飾細玩嘉集編簡不偶刻畫欠精恐世無具眼者或不能求之牝牡驪黃之外更一圖之以成珍異何如僕幽病相仍日有草草沈

嘉則行率爾報覆種種不盡伏惟鑒亮幸甚

與陳楝塘

久無便翼得訊起居惟遥聞眠食無恙及見所寄竹墟詩益徵神爽完固引之弗替益天所以福善人不徒區區禄爵也惟賢嗣高才久稽翀奮此未知何繇耳僕弱冠登朝修名不立得丐餘齒從事耕漁出則聽泉石之勝入則味詩書之腴以為無銛於時不曾足矣而官府困以徵斂俗士聒以塵坌逈知藪澤之中亦非逍遥之所必如何而後可也爾來匈田既屏政局方新而和平之樂亦非所以療沉痼之疾南冀北虜嘯衆長驅此雖肉食者之憂亦嫠室之所為戚也陳生行率爾展候楮短意長言何能悉

又

李生歸奉教言甚慰和陶之什詞旨宣暢襟抱怡懌是亦一陶也置之座隅每諷誦即為灑然以翁厚德後能滌垢穢以養天和眉壽之介不占可知何大耋之足虞乎惟放情自愛僕退耕以來亦惟擺脫世紛優遊樵釣農蓑漁畧即經綸之事業山月溪雲皆嘯咏之儔侶忽不知老之將至也第寒荊久病犬子不才無以解於目前之憂耳新刻二種奉塵記室併以示之賢郎亦見山林遺佚所業者如斯而已爾便聞尚祈報教不宣

與尹洞山

僕不肖竊慕下風之日久矣往在京師得奉清塵雖薰炙

未深而酣飫盛德已踰恒品萬萬既而擯放歸田幽棲巖谷遂與世絶雖山斗在望而鱗翼鮮通即區區執鞭之願亦何以自達於左右乎爾惟明公位望日崇中外傾仰恒念腊韋成俗椒蘭改臭此憸人以之競騖而達士所為扼腕也非得清風碩操如明公者坐容廊握鼎鉉以風厲天下其何以盡挽頹垢而樹之表儀乎海野之氓本無關於世事所願庶績咸熙九服康乂得以詠歌太平之盛耳小兒邦伊住業胄子敬候起居兒穉幼無知未能上謁伏惟台照不宣

與朱彝尊

往者數於沈嘉則得聞高誼兼覩雄詞企予慕之恨不得

把袂一探胸中之奇也乃者拜滌翰之辱重以華帶珍感無任第山林樵釣之蹤盡拋素業記文之委何能勉副勤渠第念昔人重以意氣相感而嘉則又文字之知殆之再三不得已滌硯濡毫倉卒往報此猶碱砆入於瓊林之室弄釜厠於黃鍾之懸益不待審諦而即從擯斥矣如以為可藉以存世講之誼則亦弗以示諸人人也近刻二種奉塵記室村翁伎倆斯亦可以徵其一二伏惟報教幸甚

與徐長谷

往者借冠隣邦得奉顔色于其時衰麻在躬不能披襟吐亦盡扣騷雅之奇至今時時念之惟於游人學士流傳珎撰得窺玄旨頗用自慰近沈嘉則遨於三吳風問益數蓋知執事主山水之佳盟立詞壇之赤幟遠近同好翕然慕嚮何其盛也方擬展訊而教翰先頒重以嘉集百朋之貺無踰此矣僕海隅之産天塞其聰進不能樹只尺之勳退不能明先聖之道俯仰高厚有同蛙井昔宋咸綸有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今傑之還山已十有二年矣而徒營營朝夕課農堅耕藝復何所補於時乎以執事斯文雅契一漫及之嘉則行附此還謝不盡之衷伏惟垂燭

與侯二谷

僕平生無所嗜好惟海內聞人私心嚮之不啻饑渴之於飲啗也乃如執事振黃鍾之鴻音馳藝林之逸駕曾不得

把袂交歡一申金蘭之契時時流覽鉅編竊聽下風景企之篤蓋有不可以言喻者浙中號稱多士求其樹赤幟於作者之林直造古人之堂奧指亦不多屈矣執事根本六經沉酣百氏如瓊林大盈無物不備隨所需而應之誠非竊吐唾之緒餘拾甌醿之糟粕媚悅時俗侈然自雄者蓋希世之珍也況清操雅望入可以經綸廟朝出可以表儀方國而乃變幻於雌黃之口玉以為珉蘭以為檄聽者不詳輒從擯棄彼讒人罔極斯亦已矣而秉國之鈞者謂之何哉然自今主斯文之宗盟為後學之型範以一時之浮名而易沒世之芳名要非有道者之所悔也僕還山以來十有四年于茲矣衡門藿食徒懷漆室之憂南畝鋤犂惟

業鹿門之稼問以餘暇諷誦塵編撿卷而起都已忘之回視曩昔綠有論撰亦媒母之效顰邯鄲之學步耳即欲盡取而焚之而好事者傳布已多亦無如之何也已適會郡憲趙君得諗起居且云有還役之便率爾展訊倉卒不虔伏惟終鑒

與陳棟塘

不奉起居又踰春矣爾惟福履無恙蘭玉滿庭烟霞泉石所以娛情適意者不離几席之前信人生之備福也恨道之云遠不得追隨杖履[illegible]卒歲耳[illegible]上春官伏擬之駒始當展其疾足過之逕[illegible]何也儀明年已七十矣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illegible]我初心時時自愧自訟況時勢涸濁緇白不分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固朝業所以自勵者也知我惟公幸有以教之道生行率爾展候歲事方新不能悉布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三終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四

書啓目録

書啓

與侯二谷

使至得拜教言縷縷滿幅窮問學之源暢著作之旨上可以追軌前賢下可以型範後學披誦反覆不啻情愉而神往也第寡昧如僕固陋成性進不能樹邦國之勛退不能明先王之道達人比之康瓠小子嗤爲糠粃有如目前浮沉之口益可徵衆情所屬矣執事乃高相推奬軼於塵凡豈翼之榛莽之中而欲登之大道乎抑姑以是爲報答之常耶不敢當不敢當方今締構洪開群材畢錄諸以詿誤譴斥者皆得次第賜環而猶未及於執事何哉昔禽息殞身以舉里奚北郭碎首以白平仲孔璋誓死以雪李邕彼何其於危禍以殉疏遠之人哉亦誠有所好也況應詔徵賢無犯忌諱者乎今之持清議而執政柄者當必有後圖矣夫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斯士人之所以自靖者也簡賢進良共熈帝載斯亦身世道者之責也如謂肉食之謀非藿食者所與則絶人逊世之爲耳執事以爲何如使者言旋草草裁報昨荒稿之呈期以引玉倘不吝教音䟦予望之

又與侯二谷

春月小僕歸自梓里得奉教音不勝欣慰因諗執事芸閣誦著日與賢聖爲徒滄溟咏歌長作烟霞之主蓋有天地爲嗑六合爲塵者矣視彼繋圭組而鶩輪蹄薄衡泌而矜巘晃者又何足云哉支離之德屠羊之肆固執事所以自靖也僕雖不佞嘗聞教於君子矣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豈閶闔惟從事巖棲谷飲之業以須日晏之離又何敢僥倖非望取訕里兒哉卷阿磻叟之喻是欲以文冕冠越客蛾眉飾混沌也不敢當不敢當伏念僕交於天下多矣而相知之深相念之篤莫有踰於鶴山先生者鮑叔之恩迄今無以爲報兹得其遺草輒付梓人聊以展愚衷之萬一耳惟執事幸鑒焉行人告遽率爾裁報莫罄委曲伏祈垂照不宣

與吳堯山

海内故人漸以寥落雅愛如公豈忘傾跂稔聞宣力量圜策勛王國資望既隆名位日起即有一二悠悠之談亦何損於高明哉留都仙署兹亦暫借之階耳僕麋鹿之踪巖棲谷飲絶無意於人世乃者紛紛明揚各舉所私已謂無復公論不意猶有執事者持之赤幟此可以徵品格矣夫奬恬退而抑奔競薄諛佞而崇正直天之經也人之性也今皆反之即山林之下猶不能與衆周旋況在朝署乎棄而不齒固無恠其然矣過承繆愛一漫及之感儀遠貺尤深慚佩倉卒報謝不盡區區拙集近加詮次益以新撰附上請教統惟鑒注不宣

與沈南明

乂不聞問有懷如惄昨得邑宰之報一以為執事予而一以為執事賀其予者以錦繡之胸珠璣之口曾不得蜚英甲第簪筆清朝出入於麟臺虎觀之間與海內才人共鳴文明之盛而乃分符下縣碌碌簿書期會之役所謂棲鸞鳳於枳棘泳吞舟於蹄涔者也其賀者知熟於嘗試志堅於拂鬱不甘人下必求有以上之不獲人知必求為可知此謂驅車羊腸之坂不戒不全鍊金熾火之爐不精不出他日肩負隆重播宣鴻伐孰得而禦之史冊前聞班班可徵非老生之常談也以執事雅志能無念此乎僕歸休林壑凡十有四年於茲矣畊草茹木聊為俯仰之資却埽反關不通朝市之訊隨呼牛馬孰辨雄雌惟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乃所以自靖耳昔老氏以知希為貴楊生逢岐路而泣人固各有志也執事素相知愛亦能諒愚衷之萬一乎月漁行溥遽布此諸餘不詳渠所能悉也

與陳棟塘

汪甥歸得承教報甚慰前書所稱盛福蓋真語也何乃以為謏乎士苟自適其志即披裘帶索莫非泮渙之境況如翁以豐德膺百祿者哉僕今行年七十矣日月如流操行未立嘗思人生之所甚欲者壽也君子壽則思益其德小人壽則思逞其欲此舜蹠之所由分也故在世一日則當修一日之善在世一年則當修一年之善夫子所謂死而後已者也今之墮落卑汙者不足言矣其有假高明之說文饕餮之奸謂黜聰去智屏棄六籍可以直造聖人而不知其所為乃下愚之不如也豈不重可哀哉諸賢郎咸有儁才未得翀奮心甚念之近見鄭澹泉所著吾學編國朝典制之詳名臣經濟之畧罔不具備蓋此公留心世事自壯及老惜為權奸所抑不得一展其用試使令郎輩購而細玩之亦他日立朝樹績之一助也歲事倥偬率爾展候諸所未悉伏惟終照

又與陳棟塘

伏處泉石本以偷安而不可意人不如意事日來相苦方其淨室焚香冉木交砌一展圖書與聖賢相對非不洒然

適也而前所云云者又至矣即欲一切魔而擯之其道無繇也執事僻處深山輪蹄鮮至蓋不必閉關却客已如逃於空谷以此怡養暮齡宜有餘裕也輸教之須益徵神爽但不肖如僕猥承注記是之為怍耳方今官常吏治民風士習大異曩昔猶狂瀾之不可障奔駟之不可遏一有秉禮持正之士反謂為狂為恠即不口譏其非亦已腹誹而心訕矣雖太丘林宗復生此時恐未之能化也高明亦有感於斯乎景嚮者德無緣邁晤賴文學諸生往來貴地為之書郵倉卒報謝不盡欲言伏惟終照幸甚

與朱鎮山

海野樵漁無復津要之交雖執事雅故亦不得展候起居

餘可知也側聞執事獨持風裁正色立朝端人亮士胥藉以為赤幟即不能一一援機遘會所補於盛治多矣大抵榮名有盡正氣常存得時遇主亦惟持其不可變者而已至於成敗利鈍豈能斤斤取必哉僕迂愚成性本無適俗之韻自為權奸所擯杜門却掃益與世絶逃名而人以為迂守禮而人以為傲屏斥干謁而人以為矯出門有爭席之客當道無式閭之恭詆譏慢侮往往而是又何望於𧹞汙狼籍之輩哉然僕之私心則方以是為快非有所慊也斯言聊以報知已耳賢郎高捷實盛德裕後之徵欣慰無任新刻文範甫成奉上教詔惜未得佳章為之藻潤伏望賜之一言弁諸簡端則增光振采豈直百朋之貺而已哉恃在夙愛倉卒塵瀆萬弗見拒幸甚荷甚

又與朱鎮山

樵漁野人不通訊問久矣每都人士來得諗起居百福紳衮儀刑時以為宗社之慶非諛語也方今聖主有從諫之美宰輔有匡辟之忠以此興道致治夫復何難但事功未能遽起蠧弊未能盡釐瘡痍滿目邊徼繹騷有太平之名而無太平之實使董賈生丁其時當何如其為心耶理敝琴者改絃修敗屋者易木非公等之任而誰任乎僕自縻棄以來屏居寡營過不自量輒耴諸名公之作而詮次之亦既成褒矣惟於高作見之獨晚未緣收采今雖增入一二猶恨不多然使知味者嘗之亦有餘旨矣向乞執事首序過蒙不拒引領長望者久之伏惟念昭代之盛美飾琬琰之光華慨然賜之則世世子孫有餘榮矣盖平生知已之愛莫先於公故今日之求亦莫先於公非徒借以文淺陋也杜憲副行力疾附此渠才猷操履公所素知惟進而教之幸甚餘惟爲時珍愛以迓天休

與汪南明

向沈生回嘗奉報音極感知與未有以謝也昨聞税駕武林意干旌或不能久駐即欲折簡起居又恐紹介相左弗展衷曲乃今則知夷猶湖上極其搜剔恨不得相從於烟霞石屋雲居聖果之間一吐胸中之奇耳新安舊稱文獻作者鵲起亦云盛矣求其藻思雲蒸詞鋒穎脫前無古人非執事其誰與歸盖崑崙多寶而連城之璧獨奇鄧林蕃材而明堂之棟迥出此亦公所自解非諛以薦諛也僕偃伏丘林日就衰敝耕雲釣海之外無復餘事又惡能談天下之大事品天下之偉人䇿起雌黄之口哉王山人王霞者云與仙府一舍而近於其歸布此申訊昏夜秉燭卒遽草草

與徐龍灣

海内才人無不傾跂况在桑梓之邦乎高風雅度盖竊聞諸人人而藻詞麗撰間亦得於好事者之傳播誠時時念之但以未有因緣不得率爾通訊翰問之及蹇惠我心自今凡有便翩即當以尺牘致區區矣倘謂山林老朽不足

與談高深乎乃者旌旆北上適當群賢彙征之日廟朝太
臣必有盛為推轂者留輔新君贊襄化理否則出典文教
風行四國亦士君子建功樹績之時也處世實難才而處
世尤難尼父云危言危行言遜要在守已而順施庶
幾寡過耳高明以為何如董九華行附此以謝伏惟諒在
不宣

與吳川樓

徹海徼陋夫無所比數然每誦緇衣伐木白駒谷風等篇
則躍然慕之以為古人篤於好善有如此者彼傾國之麗
如雲之姝誠未足以喻也僕於執事未得一望顏色然私
心傾跂千里如面由前言之則以為相知之晚由今言之

則以為相去之遥安得一把衣袂盡吐其肺腸哉竊謂古
今人不相及亦既久矣然孔德間先輩猶知好尚乃於後
進孜孜汲引或以德薦或以才揚或以文舉或以節旌鮮
有混夜光於明月驂驊騮於下乘者乃今則大異矣郡守
不迎賓公卿不揖客溝中之斷下陳之姬往往而是所謂
入宮見妬者將非是耶如吾明卿高才雅望聞於人人既
無負俗之累又非敗群之徒顧乃屢蹶屢起屢起屢仆今
高州之謫又幾一考矣獨不可以少徙乎此誠所未喻也
每與相知撫掌興喟亦無如之何也已僕賦性骯髒於世
寡諧賴天之靈幸叅三事而卒為權奸所擯一斥不復遺
佚之旌徧滿山谷而獨不見及曰是多牴牾執政者耳是

直行撫按甬路者耳是無書抵兩京者耳於乎以是為罪
僕豈不甘受之乎竊念幼服庭訓長師聖謨亦欲以寸伐
自表倘得只尺之柄必將勉竭駑鈍以死報國彼所謂商
中丞之疏又何足道哉又何足道哉即今年迫桑榆日暮
且塡溝壑不嫌於侈言之也亦惟明卿豪傑故可以披露
腹心非僕之狂悖不能默默如此也楊別駕使者迓命勒
狀還謝病痁初愈心氣尚虛不能萬一伏惟終照幸甚

與余同麓

客歲遠廑惠問感念無已樵釣之蹤不欲以姓氏數通京
師久疏起居非心忘之也聖王新朝四方拭目以望太平
之治況執事近侍輦轂者乎服寵食休斯為快矣此中大

侵異常十室九匱蓋黃髮老人所未之見日則丐夫餓殍
夜則刼盜穿窬觸處而是即雞犬不得寧焉官司曾莫為
之閔恤防禁乃又從而騷之不啻秦越相視而已雖欲安
於丘壑其可得乎此亦執事所具聞漫以相告耳包鳴臣
行倉卒展訊惟照悉不宣

與蘇舜澤

泰山北斗景跂有年昨承之本兵明公開府朔方時得以
職事相聞者數四至今有餘慕焉既而入山之深絕無鱗
翼之便即欲通訊門下無繇也幸吳山人不安環堵時有
會洛之遊因得一奉起居而明公教言懇至示以神交之
素托以斯文之盟雖不得千里命駕而詞旨所宜如侍几

遊而聞謦欬何幸如之何感如之僕椎魯之資既無磊落之譽而踽踽自好又非時賢所懽是以卧農蓑而酣睡蕩釣艇而逍遥一與貴人為伍便逡巡有慚色乃知休伯去市叔夜絶交無足怪也明公名播寰宇勛勤鼎鍾諸郎皆貴孫曾玉立乞言者竭蹶而至通訊者鴈鶩而前誠壽俊之極隆而人生之備福也歲律将更榮躋八十以道之不易豫撰短章托吴山人轉上伏惟俯賜容鑒不宣

與何柘湖

往在京師得于雙江公所讀何氏語林蓋已躍然慕之未幾持憂南寰則不復物色所謂何氏者矣比歸山數年一嘗往訊亦未奉尺書之報以為執事視我亦與夫人碌碌

者等耳比沈山人致惠翰札詞情懇至申訖平生若有欲把肱臂而出肺腸者古所謂夫人相知貴相知心誠不在蹤跡之密遜與訊問之有無也僕幼習庭訓志希聖賢頗欲以尺寸自見於世今進不能樹奚毘之勛退不能明先王之道流光如駛徒觸物興喟而已下走之便肅此報謝文範一部奉塵記室伏惟委照不宣

柬柯獅山

昨聞大拜之命忻喜無任河洛素稱沃土乃者荐罹凶荒民困極矣重以宗藩日加驕縱非長才石畫莫能底定當道是以挈而授之明公耳犬戎不靖事起倉卒過之不早遂致滋蔓多口又從而張之乃至上廑廟堂之憂昨來治兵設防旋已戢伏目下决策撫勦或可底定也所患亢陽不雨民失東作而庸蜀之人易於為亂未知何以綏之耳壯羽之便耑此上賀伏惟台照不宣

啓當道諸公

犬戎不靖上廑廟堂之憂凡在守土之臣罪不容於僇矣即今秖奉成命設備周嚴各營將卒時有克獲若不難於底定但熱瘴方隆蒸為疫癘暑雨大沛衝斷橋梁而首鼠之寇又避兵幽棲奪居猿狙之穴而翳身草木之叢天時未利遽難進勦須量減防戍秣馬飽士俟秋月之杪鼓衆而入倘遂得釋甲當馳傳奉報也謹將事狀先具稟白伏惟俯賜台照不宣

啓當道諸公

蜀民不造兵役未已而旱潦相仍始則田疇龜拆曠野不毛繼以井竈陸沉室廬不保張口待哺跂足而望樂郊者皆是也重以地介戎蠻人易從亂不得已督責郡縣徧歷鄉村隨宜賑恤幸得旦夕之安而將來之患尤有重可慮者非大加寬恤不足以甦困斃之衆非乞留正官不足以分安攘之責輒敢具疏以請伏惟門下軫念民艱俯賜施行則全蜀百萬生靈庶幾得受更生之惠矣謹此塵瀆引領竢命不任惓惓

與應容菴

日者遠辱使問報謝不莊滇中人來得諗起居百福為慰

僕行於四方不少矣雖土俗民風所在殊尚而奸法廢政未有若廣蜀之甚者宣洩調劑如理久病之人緩之不治急之有傷早作夜思亦云竭狗馬之力而尚未有濟也奈之何哉滇南亦稱要荒以夷治者半以華治者半在明公之長材遠略計不動聲色而厝諸衽席之安僕竊願有式馬心親跡遠咨邁未涯因便復爾附訊伏惟原諒不宣

啓兩閣下

時徹自念凡庸誤蒙簡拔負荷非任懼有同於履冰兵荒洊罹憂奚啻於集木仰賴帡幪之庇稍舒旦夕之虞蠢爾羌戎剪除有日鮮茲耄倪困斃漸甦惟祗奉乎訏謨庶鈞沾於渥賜要荒斯邈謁謝無由輒陳悃款之懷言修起居之敬上干威重伏望照原

啓石塘聞公

北使還每壓教示道誼之愛通家之情宛然邁之幸慰莫甚焉僕少無奇質偶濫冠紳犬馬微勞不能報稱明時之萬一徒奉君子之教振厲官箴畢力民事頗修廢墜以拯尫羸庶幾少逭誅責於旦夕耳第堂階之跡千里相違眉睫之間明哲難見遠方索居恒患不聞其過倘有違於聽聰幸一一詔之逆醜近復犯順一鼓破之頗有斬馘擬於十月間進兵或當平定也顓此奉候伏惟為國加愛以慰瞻依

賀白川周公

比得邸報伏聞明公榮膺簡命主宰銓衡之紀之綱百官以之承式令聞令望海內莫不嚮風翼贊一人廓清九服豈惟答萌庶之望寔以衍靈長之休如徹濫廁冠紳誤蒙任使自慙挈餅之智不能仰報熙時尚賴經國之猷庶得少施駑力麻宣自遠頌朝廷之有人雀躍何勝喜邊徼之可奠謹修尺牘用表賀忱遡光霽以無從望羽翰而俱逝尚祈鑒原無任榮幸

啓東洲屠公

日者稅蜀未幾遽爾裁候過承教報感愧無涯犬羊逆醜肆作不靖重以旱潦為災萌黎告棘宵旦矻矻思所以拯濟之圖而有司奉行有所至有所不至雖少舒萬分之一而不能盡免民於水火此其罪不在他矣目下治戎將行撻伐倘賴天之靈遂得底定庶可以畢力民事耳恭惟明公碩德重望弼亮熙時凡百有位莫不傾心望旦夕加愛以慰瞻依民情政體有可以正俗安民者如不惜教廸則尤薄劣之幸也臨楮不任惓惓

與王虛齋

蜀使還承教言縷縷且以佳書見貺感慰何極積薪用人自古所慨其在今日殆有甚焉如公之弘才遠志內可以贊襄王猷外可以保釐方域而乃沉鬱下僚竟無有吹噓而汲引之者即使自以其罪落職亦不宜擯棄若是此僕之所以私竊扼腕而獨告於知己者也不肖稅蜀以來清

荒禦寇殆無虛日況民風政體積弊已極孜孜振飭竭狥焉之勞而猶未有攸濟此非有求於時惟以盡吾心焉耳矣倘高明有聞何以救之海寇深入誠為桑梓之憂望公一舒遠畧以奠海隅此沒世之惠也小兒株守衡門不能上謝盖以少年子弟多易流蕩故禁使習靜以求放心乃不知於公則固當執業請教也歸役之便謹此起居諸惟終諒不備

啓婁右溪

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嵩奉起居為歉迺辱使命遠臨兼之惠貺勤渠感刻感刻菑衆不靖自古則然盖犬羊之性撫勦既不易施而三省之交攻守又難協一我既渙而不合彼益玩而無忌僕嘗身其地已稔知之矣茲賴臺下威靈樹防設畫必有以格群醜而活殘黎將旦夕見之所諭酉陽諸司屯兵設備勿納逋逃先已反覆下令茲當申飭戒嚴共成犄角之勢但恐諸夷懷奸觀望為之不力則惟臺下督過之耳此中逆酋始禍防禦及朞雖屢有斬獲而巢穴未犂渠魁未殄目下將鼓衆而入稍圖擣穿第懸崖鳥道阻險負固彼處其易而我犯其難方屢憂惕耳俗務劻勷謹此上謝并布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與鄒一山

久去高明有懷如惄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嵩訊為歉使命遠臨兼之惠貺勤渠感刻感刻僕平生曹無他長惟於海內豪傑傾心向注不啻口出如執事金玉之德博雅之才則固依依而不能舍者也轉徙後人盖以世鮮伯樂皮肉之不能知況求之牝牡驪黃之外乎擁腫之云雖高志則然恐非所以私於知已也此中犬戎首難防禦及朞賴天之靈雖時有斬獲而巢穴未犂渠魁未殄目下將鼓衆而入以弭宿孽第懸崖鳥道阻險負固頗類鎮筸之苗實未易以翦洗者為之奈何俗務劻勷謹此報謝并布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與王東石提學

與公判隔凡二十餘年矣雖萍蓬飄轉毛齒改前而眷言明德則未嘗不依依也向於貴鄉士相見必諗起居之詳或從而得訊言之及感念流光恒與惆悵乃今則久不相聞矣有懷如惄其何以自慰乎夫天下之道二出與處也如公早捐簪紱肥遯丘園所謂安富尊榮之業尚未可知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將見之孰與懷集木之懼而徼曲鈞之榮者哉僕材質闇劣無所比筭負荷踰涯恒懷惴慄徒以服膺君子之教未敢失墜劼蝟蜮之奸而拯溝壑之衆盖日孜孜焉如其不可則上疏乞骸骨去之海上長把鈞耒耳固不當苟違初志以忝知已也俗務駢臻倉皇展候何以相藥跂予望之

與鄢劍泉

往者待次都門過辱勤渠重以瑝章見貺斯文厚愛感何

可言既而遠㢢訊翰悃款畢陳固知雅意相念者至矣第
萍梗飄零簿書汨没形跡之間動輒牽制是以未果報耳
比聞憲旌出按二浙海濵萌黎欣欣有來蘇之望蓋德意
可以動人隨事得以沛澤固不必握權柄要而後優為之
也僕入蜀以來犬戎首難無以旱潦為災不軌之民遠近
汹汹乃極力綏柔幸而茍且夕之安然禍本未拔積困未
蘇未敢遽謂可以帖席而卧也歸使之便一致區區弁以
荒集就正言所不悉幸惟終諒

與李古冲

滇南咨遘於茲七易寒暑雖聞嘗展訊而未尋晤言景望
清光朝夕恒依依也方今四方多故民生日棘非得靖難

扶危之才不足以弘太平之略而活癱瘝之衆此固不肖
之所以傾心於門下而嘗私於知已者昨聞借麾我浙誠
為瀕海耄倪之慶第聖明側席鈞軸爰資則武林之席正
恐未得暖耳僕齒髮漸衰治行不進春仲税蜀兵荒總至
宵旦矻矻至疲狗馬之力而才識闇劣未有攸濟所賴高
明長者有以匡飭之也歸奴之便謹此上候倉卒不虔伏
惟賜照幸甚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

書啟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

書啓

與高屋山

昨抵安遂以尺牘往候記室計垂省照教至細書累幅凡數百餘言讀之且感且愧盖非至愛不若此徹少也愚長又多疢日月居諸頓成暮齒既不能希踪道德之流又未知騁步藝文之圃惟時竊陳編之緒餘以自玩弄豈敢與徃哲爭衡於銖兩哉今如來諭似非謂徹之所能盖將勗而進之古人甚盛心也不肖何敢忘之佳章見貺益徵金玉之愛所云蕩彼腥羶區安此流離子徹雖駑鈍亦何敢不自力乎即今渠魁授首巢穴盡窮克且十八九矣不日奏凱將循左綿謁教而還倘枉仙山之高駕以洗塵埋之凡心則何幸如之倉卒報復伏惟原照不宣

簡當道諸公

徹不肖待罪邊疆叨秉節鉞肅將朝廷之威德祗奉廊廟之謀謨廣集衆思憂虞夙夜詰戎幾及一載薄伐不滿五旬逆畨幸爾克平遐荒以之底定倘免僨事之僇敢忘引掖之恩馳傳奏聞敷誠上謝事具陳於別狀言匪飾乎虛文伏惟照原曷勝感激

啓謝蜀王

恭惟殿下仁賢素著大媢士民之心實發頻須用鼓戎行之氣克戡勍寇遂奏膚功徹仰承洪庇聊贖厚愆過蒙嘉燕之陳重以多儀之錫情有同於魚麗愛不啻乎緇衣自省濫叨徒深慚怍謹玆上謝用表微衷徹無任感激之至

柬曾石塘

得望清塵積有歲年每聞康濟之鴻勳益切景行之私願顧萍蓬轉徙未遂面容又無鱗翼之便可以通謁于左右徒懷耿耿耳乃者遠蹙使命貺以佳儀感愧殊甚方今九服多艱四夷交逞而西壯尤爲可虞萬里長城公獨司之寔中外所賴以爲固者也凡我有位孰不藉餘庥以寧朝夕乎西蜀介在戎夷之中豺豕之變飈突無恒綏柔震蕩亦難以易易而爲者誠非鄙劣所堪然肩載在我敢不承式下風以逭誅責於萬一哉肅使返命輒敢展其愚衷候問不恪伏惟亟照

與楊升庵

稅蜀逾朞積有嚮注道之云遠未遂訊言昨行部至新都徘徊門墻之側羞悵悅者久之迴來退食之燕時時繹玩宏撰研丘墳之邃義訂百氏之繁訛片詞纖旨罔不根沿古初誠近代宗工之獨步藻士之所罕儷也彼謂宰相子弟獵取魁名者夫豈未之覩與聞之達士正可發哂耳僕東海耕萌早投仕版慧性慳於夙成沉疴困於積載馳驅外服凡十有八年於玆外之不能策勳揚伐敦在三之義內之不能養性怡情求致虛之功芳茂之齡頓隣衰晚神智漸詘鬓亦間有一二莖白者矣又況捧日之心與望雲

之思交鶩歇歷之志與樵釣之念爭雄忖量材質終當自果耳憶昔昆明之遊頗披肝腹珠玉之贈不啻芝蘭痱絲有懷輒敢輸吐荒集一部并以塵於掌固自惟天植愚蒙與情世網綜擯未偏於綈緗櫽括多乖於繩矩妄有敷宣暴成紕繆徒以心思所注未忍棄捐自明者視之則不免燕石為寶之嗤耳惟門下財而教之庶不負萬里命使之意也潔齋展候莫罄區區萍梗浮踪願言加愛

柬呂涇野

往在鍾陵稔承教迪之德自惟菲無所錄于門牆之末中心感結夙夜弗能諠也南徙入閩僕僕從事簿書益病以廢兼之馳驅郡邑未遑息肩坐是久踈起居死罪死罪

恭惟天錫休嘉芳華日邵鈞型多士爾我明辟以昌皇國之休寔天下是賴矧素辱愛卹如徹堇者耶尤望不即鄙夷惠之金石以祛膏肓之疾則藐予弱子受賜者多矣率爾將候無任悚慄伏惟曲加照原以寬不敏之誅

柬王鶴山

新正行役南陽驫驫兩月遂疏起居之敬死罪死罪某以迂達之性動多齟齬日惟丘壑是懷乃者獲免機阱重叨謬轉皆執事曲成之仁也幸不即死尚當殫竭駑鈍以圖尺寸之樹使他日相見不愧豈敢有所變幻自負知己之德我相去益遠瞻侍未涯倘門下不遂鄙夷望委曲終教之不宣

上霍尚書

某以草野庸流章縫末學竊承下風仰止高山之日久矣顧踪跡踈賤不敢遽通姓名私心繾結莫可云喻伏惟明公忠勤直亮百辟儀刑華蟲補袞彝鼎銘勳乃今親見往古之烈海內之上莫不忻喜自効某雖匪人幸入鈞陶之中寧忍甘于墮棄耶但念駑駘之才本不可以道遠待罪清源日惟顛越是懼方勉強馳驅以追旦夕之誅乃者誤蒙拔擢實出望外斤德度力將何以堪倘得祇服明訓以周旋少樹分毫無負門下曲成之仁則某即死無憾矣敢陳懇悃敢布謝言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與秦憤峯

某不肖辱從藩臬之末曲荷甄陶幸得苟且供職已又謬承論薦實出望外雖非騏驥之足敢忘伯樂之知夙興夜寐惟有感激而已顧素行凉薄迂拙多尤遂至解綬東歸展轉思服惟以慚負門下為懼為之奈何某聞琴亂改絃車敗易轍江右士風瀾倒吏弊蝟興使初政不嚴何以善後區區任勞任怨罔敢少懈亦欲養苗去莠造就多士補報明時萬分之一耳詎意執公法者拂私情惑近讒者忘遠察萋斐之興即成貝錦其曰偏僻曰乖方曰優劣倒置曰玉石俱焚皆不知其何所指案此某之所以闔門省咎而未遑寧處者也夫以某之庸愚忝竊過分其及宜矣但老親在堂食指頗衆即今薄田不滿廿畝敝屋止於數椽

笻笻自守惟耕漁以卒歲云爾使平生讀書思奮之意遂爾沉淪良可憾也以執事辱愛之篤敢布腹心惟亮之幸甚

東陸石溪

邷遷徙南歸知吾兄力疾以赴中州之命時竊念之比弛擔閭中適東涯使至諗知體履康泰無任慰喜人生百年旦暮澌盡雖樹烈揚聲當圖所以不朽而養性怡神亦非外事若勞神苦心自相水火以速膏肓之及固非知者所為也唯執事圖之其承之清源劬瘁已甚乃者移避簡僻得苟升斗之祿然忝竊逾涯世途險側惴惴焉日虞機阱之乘執事将何以教之屠戴二兄在彼想音問常接暮雲春樹恨不得相與周旋也羽便草草将問不盡所懷

與屠東洲

徂歲祗役京師過蒙優渥之愛行次河西嘗修啓陳謝未悉也弛擔家園忽復改歲迨巡入閩復理舊牘治行未彰瘝曠日甚恒惟隕越是懼某誠不肖嘗領教於君子矣閩中舉措明公一一見之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遂以參商之跡欲易好惡之真吾其如彼何哉古人云不量鑿而正枘又何方員之能周今之士風今之政體則殊異乎昔矣而徹獨膠滯故常執而不化又重之以萋斐之言則雖欲不獲罪尤庸可得乎明公倘有所聞幸委曲教詔之田西麓行顓此起居伏惟多方珍護以介景福不宣

與江貞齋

累辱教言眷念篤至兼以珠玉之貺洗濯塵凡心神開朗簿書鄙吏何以得此于大雅君子哉珍慰珍慰爾惟洪談懿德侍從聖明石渠講藝藻火明文當必有以超邁往烈此海內士所以希望聲光者也某草野凡生素寡問學偶玷冠紳勉強當事猶以鉛刀效割求免於缺折之未能又何成績之足云哉近賴午坡在列朝夕師資日尋道義之盟庶幾少有樹立實執事餘光之及也何敢忘之北風之便謹此宣候起居拙稿一冊拜上記室伏惟曲賜裁教以慰區區無任願望之至

啓北原熊公

嘉言懿範夙夜所欽匪唇齒所能宣者比來累辱書教尤徵金石之愛顧對菲之資無足采錄祇自慚懼耳方今靖共正直有如執事乃不得翺翔皇猷流聲竹帛而徒棲遲壟畝希蹤高尚之流當如蒼生何哉然玄風亮節刑式一方其所以被于遐邇者豈畢丈尋常之間已乎孔子云唯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某不肖亦與有私淑矣令弟行布此起居未能盡吐微衷伏惟若時珍護以慰瞻依

啓石塘聞公

不肖罹憂以來三辱慰存感佩厚德何有已時第草土幽棲不敢數候起居竊計明公能諒之耳世事不常四方多

攸羽翼匡濟實賴典刑明公此行誠為正人立赤幟遠近傾心縉紳生色蓋不獨為桑梓之光矣第甬川迫於私情遠去左右不能不縈高懷也不肖已及大祥衰麻將釋內之則迫于衣食為俯仰所驅外之則驚心世網如冐矰繳展轉思惟未有定畫倘終不免於奔走計於秋間當請教門下也比風之便率爾承候伏惟賜照不宣

啓龍湖張公

某山野鄙人分宜樵牧久矣乃為俯仰所驅勉强謁選都下過承明公篤念章縫之末曲賜提携使得復叨升斗之祿是即門下之賜也敢不佩德視事以來奄復二旬麻務猥瑣簿書糾棼每日昧爽至昏據案酬答至竭狗馬之力

飡寢為廢而才智闇劣曾未有尺寸之樹徒自僕僕耳倘明公矜其不能教之一言他日幸免刑辟於願足矣辰下暑熱遠惟起居百福謹此申候不盡萬一干冐尊嚴臨發無任竦息之志

與江午坡

判袂以來奄復六更寒燠金玉之愛何頃不掛肝腑第風塵被體憂戚塡胸有不能自暴鄙衷者則執事之所明也友人相遘便訊吾兄起居時得其槩繼體有人當無他慮兼聞築室窅㮣之區獨據溪山之勝此仲長統所以卜居清曠王節信所以蘊憤著書者也午坡何心遽復為此雲遊川泳之時倘能念及不肖否乎徹狗馬齒長良聰明日衰建樹未表徘徊梓里甚愧復出徒為衣食所驅親友強之不得已乃復向人飲啄與馬之榮莫雪趨蹡之恥烟霞之念時薄卿相之謀而病根所種未能割去每一思之慙悔欲死矣所幸大兒昨已娶婦去歲復舉一兒有此二雛授之耕讀便當把釣灌園老於海上為盛世一佚民豈不足以永脫樊籠自怡鄙志哉此未敢以語人唯當與兄計之耳約之好友遠至於是尚不得歸骨故土死有餘憾昨與作傳一首頗足槩其平生容奉上裁定也春月守次京都懷抱極惡幸得與可泉周旋遂諧夙好然每見可泉即如見吾午坡聆然諾也今渠司教貴土真士人之幸然多口難調作則自我煩為我一告之從事去便敬布腹心詞

蹇意長書何能悉

啓松皐許公

某故東海鄙人也樸樕之材無所比數過蒙門下甄録得厠簪紳之末倖莫大焉日者草土起廢守次都城重辱寵光之被忝潘江漢繼自今得有一日之祿皆門下之賜也中心啣結其何敢諼第以堂陛尊嚴禮坊難犯未敢率易起居死罪死罪稅駕以來地方多故重以旱熯為虐曠野不毛四民皇皇曾無謀夕之計剽竊流離殆徧所部雖竭狗馬之力猶不足以濟旱夜慄慄惟以上負門下為懼所賴明公秉持鈞衡劑量元化廣霖露之澤以活槁悴之氓則不獨一二有位之幸也時下向寒側聞鈞候百福為慰

不避僭踰謹用申承臨啓無任皇恐待罪之至

啓石塘公

日者弛擔江湘旋奉起居倉卒不恭死罪死罪恭惟聖明簡注特晉華階縉紳生色宗社攸賴屬羔羊之節以宣[illegible]澉之猷則不獨某一人之私慶也今年江以北苦潦江以南則憂旱吳蜀閩廣江浙之區無弗告病而楚中則膴土不毛死徙滿目廪藏空虛計無所出千百生靈坐視為[illegible]中之瘠君門萬里亦將軫念及此乎從事壯猷謹用承候伏惟賜照不宣

與戴東石

季春之別旋及杪秋不意文從乃爾久淹真出意外非高

識雅量能無愠憤乎夫青蠅之毀既不復辨白黑而重以苦瑰之戚又追論於數年之後此何理也端人哲士即此亦當解體矣然屈伸倚伏造化之常塞馬之失庸詎非基福耶自愛自愛僕苟且竊祿又且五月方以棄置為幸不敢通名當塗與高才疾足者馳騁要津也第恐才智鄙劣罪過叢生不得善返丘壑幸有以教之壯羽之便草草申候伏惟終諒不宣

與石玉溪

昨檄使行已嘗具啓顧瞻遡之私儀刑之意有非尺牘所能宣者望早晚教㓨以終舊盟則鄙人之幸也別復三年馬齒日長比來已見二毛矣雖服膺明訓不敢改初志以逮官刑而歲月如流表樹未見其何以解過於知已乎荆婦以子室牽絆不能出門而老母昨携幼兒以來一日之養差自慰耳須使告返復此申布肺腑所藏諒能照悉

啓東橋顧公

往者執役留都稔承金玉之教滿腹自喜銘心不忘嗣後萍蓬浮轉靡有定居不及承候門下一致訊言死罪死罪每見陳約之馮子和諸友云明公不遺葑菲咳唾之下時及不肖某何人斯可以得此惟有感會而已比來明天子神遊九服夢寐英賢以裏化理如明公者經濟宏猷直亮大節詩謨樹勳之士方藉以為柱石而言者忽復云云謂之何哉某海邦陋質無所比數過不自量久縻秩餼惟求

善返丘壑以遂耕釣敢與䎶翔霄漢策足要津者計日爭衡乎然恪守官箴勤勞民瘼以期無負明公之教則歷年猶一日也率爾起居不盡下懷伏惟倍萬珍護以慰瞻依

與吳默泉

積歲之睽真同饑惄嘉禾奉晤自午及申破我顓蒙舒我蒐結者多矣今雖各羈一方然神交夢洽時或依依左右也方今朋友道衰知己實難即如我輩同袍初以道義要結者聞復中變其不然者或入鬼錄或遯林丘其注籍縉紳經營四方者纔三數人耳砥礪初志以揚光華不於執事之望而誰望乎凡表樹嘉猷規從德義幸惟敷腎腸以示某其敢不力乎王溪在貴慿旦夕相聞此兄卓有建立

其盖知之稔矣滇使言旋附致區區教翰先貺并以為謝

上養齋徐公

某誠不肖然景望高山之日久矣顧山川阻修久拂登龍
之願而跧伏苫塊又踰三禩不得展候起居死罪死罪恭
惟明公正位台衡師表百辟九服之吏莫不奔走下風以
承休德矧素辱教詔如不肖者我賴明公之靈草土起廢
忝藩江漢叨縻禄餼爾來又六月餘矣表樹未能寔用慚
懼謹因下走以望清塵伏惟俯垂原鑒某無任竦息待罪
之至

再啓戴龍山

珥節荆湘于茲六月乃徒虛縻廪餼其於民隱國恤曾無

絲毫之補日惟惴惴以待誅斥重屋明公不替初愛錫之
嘉惠慰之寵言至再至三此豈椎魯鄙人所能負荷我愧
死愧死全楚大侵責在有位日者喁喁待哺之氓幾至不
靖乃隨宜賑恤督勑有司竭力從事賴天之靈稍得蘇息
矣兊運糧米遂知不免已借支帑金官為收糴通行郡邑
改徵折銀以補藏額百姓庶無告病者今如明公尊諭更
出望外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謹如教轉啓百
山公即爲奏乞更惟明公終始玉成之則不獨一二編黎
之感矣倉卒不恭無任戰慄

東當道諸公

西戎不靖邊鄙繹騷徹乃馳驅就役相機設畫以遏方張
之衝然庸愚過計以為蕃茲群醜殺官陷堡非細故矣非
仗皇上之威靈與廟堂之謀謨終不足以掃攙槍而全保
障况主將非人兵威不振則諸番煽動事尤有可虞者乎
輒敢具疏以請伏惟門下閔生靈之荼毒為疆圉之至計
俯賜施行則西土怙冒豈直時徹一人之受賜而已哉萬
里待命伏祈台照不宣

東彭草亭

徂歲聞文旆至都甚慰繼辱書教來貺方擬裁候而僕旋
以轉徙去洛矣海内故人存者無幾蓋不惟死生顯晦之
異而平生志行往往遷化求其終始堅道義敦久要如我
兄者豈多得哉誠欲朝夕執鞭而棲息異地迄莫能遂有

餘懷焉僕天植其愚淹卹外服徼倖茲階寔出望外職司
所及不敢不盡其勞但恐知慮寡淺不足以奠安遠徼惟
高明教之弛擔未幾草草起居諸不能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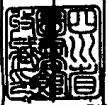
啓蜀王修杜工部草堂

伏以揚英振藻匪乏名世之才表異章奇必際右文之會
盖運由天啓而道待人行肆惟皇明御天洽首先於禮樂
蜀藩胙土代有事乎詩書其在今王盖宣往烈稽古邁河
間之度樂善嗣東平之風服御自同儒生著述無間寒暑
體茲粹質允協圭璋景彼聞人奚啻星岳竊惟唐朝杜子
藝苑宗工技薄雕龍腹藏文棟經綸未施於巖廊忠愛悉
見於篇章羈旅西川遂成長往即其流風餘韻尚足激懦

興□廟祀恢崇既有肇於英辟堂階飭煥不無望於仁孫寔有風乎後人豈惟繩其祖武徽職司風紀志切表揚輒陳瑣屑之詞用瀆清閒之燕願垂聽聽式慰群情

啓比村路公

節拜翰教極知明公軫念邊氓而所以匡植不肖者尤為切至中心感激非齒舌所能宣謝也番戎首亂始誠不虞而倉卒變生不能亟為之備遂如火日灼節有損傷守土握兵之臣誠不得辭其罪矣僕入境之初具詢曲折隨即選將調兵據險設伏且撫且禦自是無復猖獗者間有一二出沒即驅而捕之耳竊計番關堡固番戎之咽喉而石泉之保障也今而陷沒則彼得其利而我當其阻萬一

設備深堅則患當未已而撫勦皆不可施矣乃設謀併力已於四月初九日進兵克復修完城堡屯重衆於內蠢茲小醜已如釜中之魚無復跳梁之理即令節行撫諭而彼仍負固方命蓋今之殺官陷堡大異往時而所謂首惡則力足以制下而智足以衛身者也膚有束手而就縛者乎此之不得而徒以空言撫之則朝降而夕叛將來之患更有可虞者矣俟處分有定再當稟請進止也事情別具咨文皆據實以告蜀道險遠流言多非其真耳目昭昭將誰可掩惟明公垂察之倉卒不虔無任悚息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終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

敘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

敘

善行錄敘

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鄒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故二儀高厚匪仁弗位兆庶蕃滋匪仁弗育凝命勝休靡有他繇矣在昔虞庠之徵穀種之喻何其皙也蜂蠆遇物則螫梟獍食其親而甘之此非必為身禍也莫不幾幸得而殺之矣乃有陰蘊其毒而伺隙以逞者則是心死而塊然存也於乎其可哀也已余先大夫性稟沖醇豈弟質行自童至耄與物無忤也平生不踐生草不殺生蟲鳥雀

啄於場戒兒豎以弗逐顧時時稱說善惡祥禍事以辟引俗人乃俗人咸舉稱長者而家鮮躓積罔所竟其志意蓋終其身歉矣不肖習聞庭訓則肺腑識之比幸仕有官得聞四方之政凡所理民輒加志困窮兢兢於狴犴之故冀得少流王澤紹述前聞而性靈或蝕和戾互宣伏自循念其可悔者多矣綰紱紆朱迄今逾三十年顛毛且種種矣而未有博大之施表見亢偉之節斯日夜所為懍懍也溥書之隙獵采史傳取先哲行誼之高者萃次成編名曰善行錄錄凡八卷凡二百九十人坐起覽睹聊以代書紳之義云竊嘗論之代獄卒以護繫守起墳塚以酬辟署還買宅而焚券托婚娶以贖女撤鬻器以資喪捐麥舟以贈故此皆卓絕之高致彼岸之先登者乎哭澤董生祝河獲鰥園冢泣雷慟棺火越感夢以投友殯貧貫以瘞陵胥遇賊而代兄就烹分貲而自汙顯弟娶皆天性之篤至然也他如楊推司之効法十種葛鎮江之日行數事審諫議之尚儉周急黃承事之糴糶資貧陳文忠之植柳鑿井蘇長公之不殺生物即未能都若性成非可勉而為之者乎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心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夫皇皇於仁義則仁義無弗及矣皇皇於財利則財利亦無弗給矣此其為適異也而其為身與子孫謀則一也然而求仁義者朝課而朝存夕徵而夕厭無假扃鐍之藏而水火盜賊不患焉乃財利則

異是矣非挾駔儈之術不足以取贏非有垣墉之固家衆之衛不可以越宿較數難易何如哉非特此也福善禍淫明若觀火貽安貽危炯戒昭焉仲顥季倫之徒蓋非衷之不厚其所以自計者非其道故也嗟夫飲鴆不辭苦為其足以活命也禱祀不愛犧為其足以祈福也而況利有什百此者乎世之人倘有味於余言則慈惠之心油然以生而貪鄙忮厲之私遠矣貪鄙忮厲之私遠而天地生物之德全孰將蜂蠆與梟獍哉則是編也其殆稼藝之良耜行路之指南矣乎

故鄞韋氏族譜序

韋氏其先岳州人也至諱嵩者隨宋高南渡尉武康悅故

鄣山水之勝因家焉占籍長與遂世為長興人咸隱德弗耀至諱厚者起家丁未進士兩任縣令一任郡丞以循良稱於是韋氏始大其子商臣舉癸未進士亢節直行不諧於時乃以河南僉事罷歸田里益務砥樹不少衰貶而厚宗睦親亢為孳孳爰輯其世譜寄余海上之廬乞為之序書凡數四至矣余蓋稔知南茗者序曰國有君史則志之家有宗譜則志之譜也者非以矯誣先世眩美而罔衆也蓋將篤敘彝倫明勸刺而廣教愛也故父其父也祖其祖也宗其宗也則仁孝之心有不油然生者乎見其孝而思孝焉見其弟而思弟焉見其慈而思慈焉見其義而思義焉則非僻之心有不勃然變者乎故觀韋氏之譜而知南茗子用心之大也木本水源與天無極莫先於世系敘述履行闡祕章徼莫備於世傳顯親揚名表德厲俗莫昭於世慶體魄所藏百世興哀莫永於世塋亡者致追遠之誠生者隆周恤之義莫大於世澤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故家閥族非是弗昌莫詳於世範絲綸之錫重於九鼎莫榮於世綸貽謀式穀取則不遠莫光於世德好爵爾縻華袞非貴莫重於世芬研精墳籍涵泳風騷以修其詞以達其志莫美於世藝故一物而衆善備者其譜於族之謂也是譜也所謂篤敘彝倫明勸刺而廣教愛者非耶方今皇運熈洽息養蕃滋高者纓綏輝映閥閱蟬聯其次亦襲先世之休擅四民之業雄井聚而稱豪姓者種種也乃有不能執何其祖先而氏族異同亦莫之能辨又何以語於仁孝之途崇惇敘之化乎倘有慕於斯編搜記載於往牒采傳聞於耆老祖其所可知而聯其所未合庶幾克念厥紹以永孝思將秦越之俗可回而瓜瓞之慶益篤是則韋子之為烈也

攝生衆妙方序

夫內經靈樞言攝生之旨甚詳然編簡斷蝕博聞莫正其訛衍譯精徼膚士徒剽其緒流播益遐謬本初矣春秋以來乃有越人陽慶淳于意之徒潛授禁方隱垣知物施諸治療咸稱神明而術數奇咳闕所傳布其後乃有華佗孟用剖腹洗腸之技而遭匪其人殞身圜棘獄吏却書引火就燎迄無遺焉又其後乃有東垣丹溪未覩堂奥頗沿流委匪曰能神亦稱良師矣今諸醫家所循習則多其銓綜之方也然變化無窮裁成互異因時治療則豈無引而伸之者乎余少嬰多疢餘藥餌如膏粱或已已病或見已人之病輒以其方錄而藏之久乃遂成帙夫物我一體戚休同之倘可以解患苦而養元和將疾走告語孳孳況敢以自私祕乎爰分表門類次第其事書而付之梓人

急救良方序

古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于時民故得以壽終而無短折札瘥之患後世王政多缺而醫師之置徒備虛文

廛市之民富羨之室猶能自以其貲迎師而荒村窶戶否
矣扣首抑心閔閔待斃此一患也草木禽魚之物五石之
藥多聚於國都而陬窮壤僻之所即有高貲亦不能致錙
銖此又一患也時師蹠盭恒以反劑殺人而茹悲吞螫不
敢訟言其非此又一患也予蓋惻然傷之曩得急救方一
本每攜以自隨或以自治或以治人率多徵應間有新得
輒從其類附益之其謬舛無驗者則刪黜之遂付梓人刻
焉夫人之情一也孰不愛其身亦孰不愛其父母骨肉乎
而疾眚無所舒往往束手以斃不得已或竭力於禱禬禳
禳至蕩貲破產而卒莫攸濟也此其於仁孝之心何如哉
是方而行庶幾濟於黔細萬分之一要非所以薦於隆富
者乎

少微堂集序

西皐方子少負奇質學于見素林公輒嶄然表著稱弟子
高等弱冠舉進士列華階材秉焜燿徽聲四起于時元僚
鉅儒莫不願遘見之以為結綠懸黎也已乃隙因妒興美
以憎替有田竇之批根而無蕭朱之結綬訕鑠叢生遂從
罷免知者惋焉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是耶方子
既歸乃閉關却掃酣咲藝文時或竊從童豎翺翔海上操
漁網而沿洄服農蓑以賦稼眠雲屑石飲泌紉蘭情與景
洽肆為咏歌意侈神曠不啻乘軒執玉之泰也久之乃寄
我少微堂集曰荒遯寡營時或把弄鉛槧妄有銓次予益
正諸予卒業而復曰美哉西皐子之志乎夫逞連駟之榮
者善遂累之行耽緗素之輿者戚圭組之韋人之情各有
所操也是故諫說可投務炙轂以為奇華艷可掇每敗錯
以幾合而元結獨以仕者耳目口鼻恒隨人為耻遂乃解
脫羈馽放浪江湖卒為絕代逸人今西皐子之所存將無
類是乎茲集若行流藻繪於山川播風標於簡冊于以洗
集腥之態而續考槃之歌雖與漫叟爭衡可也爰敘而歸
之

石庵李公事行集序

昔齊景公有馬千駟死而無稱夷齊餓死首陽久益著節
孔子評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是故亢高潔之行者垂
不朽之名溺隆盛之享者罕屬續之譽大抵然矣余觀石
庵李公志傳蓋深有感焉方公之陟高第立要津也值
孝皇明聖直言極諫披瀝肺腸日食上封事勸戒激切蓋
欵欵當帝心矣已又劾奏巨璫彈刺貴近慨然慕長孺稚
圭之為人而辛螫交施竟以落職謫丞肥鄉時乃剔蠹興
利求民之莫日有孜孜都不記前日為何事乃父老數百
相率走闕下幸少須臾無死乞留父母者此其仕寧有一
毫徼寵耽榮之意哉已乃棄去簪紱終遯丘林當道力為
勸駕輒閉戶蒙面眠不為應顧時時乘安車從兒孫遨於
茂林廣麓之間夷如也平生不殖貲貨又好周人之急輒
屢困匱至不能具粱肉更益怡適對妻子無愠容公歿殆

五十餘年而高風懿德至於今後生誦之不衰所謂充高潔之行而垂不朽之名者非耶假令公少自愛惜在要位不言或言之而不盡以彼其才必能坐致樞貴終身乃其名之傳不傳詎可知哉公子世德克紹先烈乃裒公事行屬余以言余謂公之令德不假人而傳況重以鉅卿碩彥之文耶爰稽先聖之訓引其篇端俾覽者足徵云

刻未齋遺疏敘

張時徹曰予觀於未齋楊君而深有感於君臣之際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故太道之隆也鹽梅麴蘖交相為和梧桐鳳皇協氣應之世之衰也竽瑟之好殊而逆鱗之勢作欲其遇也庸將能乎夫君機也臣猶

矢也君好言則臣盡言君容言則臣正言君厭言則臣遜言君讒言則臣回言非豪傑之士孰能獨立而不反乎我孝皇之御極也廣聽聽之門撤諛諂之蔽弘一德之度寬詿誤之誅於時立朝之士爭自激昂以宣明猷而未齋者又　孝皇所養士也矢心舒謨夙夜淬勵期以弼君之違而納諸仁義之域今觀其疏有若斥宮闈之濫也正賞罰之忒也規奢侈之敗度也咎初政之不終也侃侃不諱詞旨凜然謂猶有遺言乎　孝皇嘗御書姓名於屏風欲以丞弼寄之而君乃不祿未幾　孝皇亦賓天矣時移事改逆豎煽焰而忠良之禍棘志士至今痛之故曰余觀於未齋而深有感於君臣之際也君諱昇字起同家世崑山人第弘治癸丑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已乃給事黃門以[illegible]夫人之喪過毀以沒纔四十有五年耳而子伊志方在襁越三十有一年而伊志舉進士乃稍稍搜摭遺疏刻梓以傳云君子曰語云天道遠人道邇是故去回遠辟將以殖行也秉節樹衷將以表世也軌物敷詞將以式邇也殘義崇孝將以貽穀也以未齋之績學修善而顧夭折以死既泯滅無聞矣而孰謂遺嗣之成立又孰謂其賢而效用邇又能修輯其遺文使君不替令名耶於戲人道邇天道亦不遠矣

潘笠江先生文集序

往余與笠江先生分曹白下蓋雅相善也已乃樓息異技

曠不相覿者凡二十餘年雖時時竊慕其為人而談議著述邈哉遐矣比得所為皇明文選大明律例二序讀之輒歎曰笠江績學修詞勸往若此乎益躍然慕之乃其子持巨編以來再拜長跽乞序諸首簡余聞之子夏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相須也故君子之學也終身焉耳矣其未知之也患有所不知既知之患有所不行蹊徑之茅弗闢斯塞嘉圃之蕪弗殖斯落曾是可以一日忘學乎故沉潛經訓稱說先王非以襲故也蒐獵丘墳貫穿百氏非以炫博也操持鉛槧吐麗舒葩非以賈譽也以為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窮古今之變則德義之經藻潤政治之達性靈非此其道亡繇也如其掠糟粕以媒榮捎[illegible]

而攺錯土龍芻狗用已則棄斯所謂滅裂而種之亦滅裂而收之者也又何足與道彥哲之轍樹卓偉之勳哉笠江先生幼負瑰奇翺翔藝苑自為諸生已嶄然露其頭角迨偕計吏策大庭豹文丕著流響四馳縉紳學士稱之曰此熙時之麟鳳而方域之珎琛也已乃歷典州郡陟降藩臬馳騖風塵之途靡有停軌而諷誦遺編冥探博討如愁求飫時有所得則布諸觚牘宣其胸臆蓋自始仕以至於今恒孳孳焉此所謂仕優而學者非耶今觀其文醞籍必本於心得論撰不詭於聖人雖光燄溢發而率由雅馴其為詩也型範自然體裁各適已深入作者之堂奧矣推其所畜施於有政出以經營藩國入以黼黻皇猷將偉烈是建而令譽無窮奚啻賁其詞章而已哉余不佞不足以揄揚盛美聊述所見以俟知者徵焉

說林序

始余之未齔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輒膝而授之經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督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刊鮮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冊懸若了了比掩卷則徐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撰測時方困跡蓬蒿跼蹐環堵罔訖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兢於職事肄求令甲鈎摘蠧萌以圖報稱天子隆遇視平生之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穆叔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疾首撫心恐一旦填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者牖非盡室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時或見一斑焉輒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德之季以迄於今積累成袠釐為十有六卷題曰說林藏之家塾於乎陟嵩華者始知培塿之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蓋展轉於培塿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嵩華溟渤者而語之人人乎然則灸轂之誚覆瓿之譏不待察士而知之矣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厖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詞偉澤今余之銓綜有年矣而踳繆無章罔敢竊附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弗以誕漫罪余則幸矣

寧波府志序

寧波故會稽部也故有會稽志頗有徵于吾郡事自餘則有若張津乾道圖經有若羅濬寶慶志有若袁桷延祐志有若王元恭至正續志有若楊寔成化志有若黃潤玉簡要志今所傳則寔志也迄今曠闕蓋九十有五年矣矧又災於鬱攸余友戴鯨氏慨文憲之無徵也乃總而輯之名曰志徵加詳核矣戚遠周君之來也謁余請曰希哲不佞忝藩茲土不察於方域之故輒訊諸掌固無聞焉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夫巳事之無稽也余何以政乎惟執事圖之余固讓不獲乃進諸文學議曰昔呂覽之作成於衆彥尚蒙龐雜之譏淮南之書采掇諸家猶有褒詭之誚諸君能免此乎僉曰敢不力又曰夫志不法遷固則體裁不

文不表沿革則廢置不辨不別疆域則真麗不昭不綜經
制則保乂無紀不詳物土則役斂無藝不錄人物則美刺
無章不采秇文則述作不備諸君能辨此乎僉曰不敢不
力乃分門別類俾各殫其見聞獵幽徵蒐放佚正舛譌挾
名實蓋自歷代國史碑銘志狀以及稗官小說咸摭其可
徵者而又質之於長老裁之以天理民彝以秩王章以嚴
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始於嘉靖己未九月十有六日
訖事於庚申五月六日凡為類五為目五十為卷四十二
余諦而觀之輒自歎曰余為斯志而重傷政習之不古也
蓋昔之政也一今之政也棼昔之量也寧今之量也擾昔
之役也簡今之役也繁昔之歛也紓今之歛也棘此皆由

乎上者也昔也尚儉今則尚侈昔也尚朴今則尚浮昔也
務本力業今則末技冶遊昔也行有枝葉今則言有枝葉
此皆由乎下者也夫由乎上者吾無如之何矣其由乎下
者也乃又不能挽而回之則將何以洗靡競而返淳龐乎
語曰障狂瀾者以千鈞之石療奇疾者以百金之劑然則
欲復騶虞兔罝之盛釋鴻鴈萇楚之悲豈凡衆所可庶幾
者哉於乎生斯官斯者觀於此可以深長思矣昔余之有
知也陟降山川逖則古昔見舊志之蕪盬恒有餘慨焉及
屏伏田間數以語於當道率見謂迂濶漫不何問甚者以
嫌謗為解遂置不復語徵周君政先大者其孰能無所因
而首事垂不朽之良圖哉然余竊有愧焉子長孟堅皆世

史也才雄千古乃其為書累歲積紀一則發憤於腐刑一
則續終於女弟論者猶或病之今以余之疎陋而成之數
月之間欲無繆戾不可得已覽者尚相與正之是舉也成
於海道副使譚公綸繼任郡守曾公鎰而郡丞侯君國治
則終始協贊為多余故併錄之

戴中丞集敘

世之業文者有二上焉者游神太始銓綜遺經抽東觀之
珍濊繹石渠之祕籍獵奇蒐異動準模型即片詞不妄厝
卒之方駕逝㦤振藻藝林稱名家矣其下焉者耳熟於哇
咬目眩於朱紫沿縟靡之習誦天人說性命與俗流相唯
諾輒高自稱引謂足以衙官屈宋奴僕班馬吁可異哉若

乃厭薄雕蟲不事研纘而匠意鑄辭爾雅弘麗一洗近代
之陋鳳翔九霄文彩自見玆非山川之降秀昭代之宗工
乎若今中丞戴公謂有得於是非耶初中丞之生也感神
夢之徵稍長受尊大人學日誦數千言程以舉子業每食
頃輒辦詞鋒橫發如輕舟出峽而流九下峻坂也已而舉
科第試大廷咸策名高等于其時負恢廓之才曠視寓內
頗欲自見其奇不屑屑爭雄鉛槧或有丐請輒伸紙濡毫
應之已即棄去談議古今臧否亦不數數然長篇短詠流
布人間識者爭寶異之以為縣黎結綠也語曰截蛟之劍
不以砥利絕塵之駿不以策奔其中丞公之謂與公既歿
其子士充輩搜輯遺文求余序而刻之余曰古稱不朽立

言為下以公之才假令策足要津發紓經綸之業必能翼贊皇猷沛宣休澤流鴻名於竹帛而乃竟齟齬以死也悲哉乃其為文又非公所殫力致精斷以自表者而猶彪炳若此使盡極其所詣又孰得而涯涘之耶於乎嫫母誹嫱桑濮擯雅余於是蓋有深慨焉公名繁學時重別號東石文若干篇詩若干篇總之為若干卷

清江永泰龔氏族譜序

王者世國卿大夫世家此其業甚隆而其基則苞桑固也然非有仁義紀綱為之維持則震蕩凌躐鮮不短祚褫爵矣又況纍纍庶姓者哉故有身都高位續駟鳴騶丘金紫玉富昊與王侯埒而子孫闒闒不競淪於耕奴牧豎此無他則以用物弘而貽謀尠也乃若不噓而灼不風而芳振之益光衍之益長閥閱蟬聯而祖先之澤不斬要必有哲人莊士兢兢於紹休覆愆之圖不徒然也故曰河潤九里石田不育蔬穀豈虛語哉今觀清江龔氏之譜蓋重有徵云龔氏故邵武人四世而家于南昌已又析於龔枋已又析于牛坡已又析于永泰析永泰者占籍清江凡傳十三世矣瓜瓞滋蕃四民各力其業其仕者亢羔羊之節處者躬束脩之行稱望族矣其父兄所以為教子弟所以為學蓋觀于譜而可知也故圖世系以昭始也圖五陽以著代也圖勾支以合族也錄友序以尚齒也錄恩綸以章寵也傳耆逸以表德也傳世官以作忠也傳儒林以廣教也

傳貞節以惇化也著雜志以備物也夫然而一家之政修矣敦睦之義備矣司馬氏曰余觀龔氏之譜而有餘慕焉隆宗法立約誓謹塋域戢鬬爭禁佚遊明分業興家塾嚴繼嗣皆所以防淫僻之漸而範之中正之域也率是道也庸復有秦越其宗而彼此凌咲者哉夫一族之人人一身之分也人之有是族也猶其有是身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膚有以疾痛痿痺而棄之者乎乃若矜智而紿愚倚貴而賤賤侈富而詘貧則是以疾痛痿痺而欲斷棄之也此豈仁人孝子所以繩其祖武者哉於乎聞龔氏之風者亦宜有所興矣

藝餘集序

敘曰夫華實之於封殖其羸詘豈不恒相管哉殖蘭蕙者一年而得其芳殖桃李者三年而得其實殖楩柟豫章者百年而得其材夫其積功薄而享利亟也斯庸衆之所騖也乃若種不貲之需而流無疆之譽非彥逖孰能喻此者哉柯先生者莆陽之奇産也粹質玉溫性靈穎脫少承尊大人學日從其伯仲氏辨難玄理遠有悟詣矣踰弱冠解褐進士高等蜚英曜采震鑠公卿間蓋無不折節願交者已授南戶曹郎輒以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討論舊業當是時當道數為推轂輒卧弗應也而人咸異之或諫之曰夫蛭螾蹢躅於汙泥而神龍霖雨於天下斥鷃搶榆枋而鵾鵬翱翔於九萬吾子將安從乎夫抱獨而守雌者拘士之

亮節也乘時而策勲者達人之弘謨也子非廊廟之英乎上之襄賛雍熈次則藻潤斧扆胡為乎鹿豕之與群而木石之與居乎則應之曰子所談鵬鷃之異致信矣獨不聞鴻之不趾於木而驥之不服于耕乎是故巢由洗耳於康時嚴光垂綸於熈世方朔陸沉於金馬韓康逃名於藥肆卞和鷹王以被刖主父鼓舌而鼎烹夫固各有所志耳子奈何以草澤之癯而望之袞綫之勛乎益乃閉門下揵不通俗士之駕就明穿楊以窺汙牛充棟之緒者蓋四十年於玆矣上自丘墳以至稗官䅣語者流罔不窮其意旨而伐其蹐譌若史記考要宋史新編乃其尤大者也玆以其書視余於山中有所謂藝餘集者其言曰藝成而下況未

必成乎況又其餘者乎惟吾子覽而諭之余乃反覆玩繹蓋累旬月而弗舍也已乃言曰夫文祖六經而宗遷固詩祖三百而宗漢魏邈乎不可尚已自時厥後代有作述光昭琬琰率稱名世之珍而鏡物之林也然而雅鄭同陳嫫嬙競麗觀者恒有歎焉近世文人學士蓋始彬彬則古矣而或者固陋未刊輙相詆譏曰文主理勝不在詞工乃諄諄以法古為也是優孟之學孫叔敖耳夫遷固漢魏亦何弗根於理哉自非陶鑄六經追踪聖哲何以騁藝林之逸駕播天壤之芳名乎辟之俞扁之治木也莫釋規矩也而心手相應運斤若神孫吳之行師出入韜畧而奇正闔闢變化無窮焉彼謂擯古人之陳跡而徒師心以自用有不血指而毀元者哉乃先生之詩若文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命意則三才為昭摛詞與江河比潤採之益深挹之不亂是俞扁之斲輪而孫吳之用兵也蓋不待異代有蔡邕王通者出而後知其珍矣斯所謂徵材於百年者非耶爰敘其大都庶以效古人雝言之意云爾先生名維騏字奇純別字希齋與余同舉嘉靖癸未進士

定海縣志敘

何君為定海之二年政紀即敘斑黎悅康吏無骫度野無伏奸益圖其曠闕而興起之謀于衆曰自余之始政也土疆弗之察也版章弗之明也役斂弗之經也獻文弗之稽也貿貿而為之皇皇而求之蓋歳星再周矣稍乃把其條

章而紓布焉猶或未廸於前聞竊懼夫後政者之倀倀也猶之吾患也愈誠不敏爪而且代盍圖所以憲後者乎則謁余涵碧之堂而問志焉余曰韙哉斯是之咨乎昔孔子歎杞宋之無徵謂文獻不足其對魯君也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故籍存則政存籍亡則政亡堯典一書陶唐氏之籍也禹貢一書夏后氏之籍也周官一書姬周氏之籍也秦至無道燔燒詩書猶存律令圖籍漢王入關即收而寶之歷代肇興各有司存誠知莫麗綴旒非此其道無繇也今夫千金之家以貽子孫必為之籍記曰某居室若干某土田若干某賦入若干某什器若干某因某葺某損某益然後子孫得世守焉故曰貽厥孫謀言乎其永之也乃為

政者而可以廢籍乎民未知則而各有媮心將干紀敗度者踵至矣刑法益峻而奸宄益滋雖異材魁智曷適音的從事乎故郡邑之有志也猶家之有籍也以辨方域以秩天道以敘人紀以察風俗以覈吏治以甄驪盤以章淑慝以格奇袤以興財用以殖民萌胡可以一日不講哉為吏而奸此則為詭吏為民而奸此則為詭民詭道華而後王道可與由隆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何君孳孳鑿鑿求民之莫乃猶不忘後政之圖此豈規尺寸弋聲稱徼倖於目睫者哉余乃屬諸生參綜舊章益以新所建置詮次成編其義例一視郡志用傳永久云何君名愈廣西富川人治行甚章暐此其尤大者云

皇明文苑序

余之釋紱而歸也屏伏林丘閉門却掃蓬藋之與居鷃鷽之與游與人世蓋窅然邈也塊處寡營慚於博奕之不如乃稍取國朝諸名家譔品繹而差次之名曰皇明文苑云或曰文衡文選則既先之矣子之輯是也何居曰予懼其隘而不廣也予懼其駁而不純也混碔砆於良璧列婢娟於下陳使卞氏血背而遭刖王嬙瘞骨於龍沙斯亦學士之憾也已曰性靈異稟詮譔殊科子之意則何居曰匠氏之用木也短長大小無擇也惟其宜於室而已鳧氏之範金也方員隆殺無擇也惟其中於器而已夫文也者物之至不齊者也或則豐腴或則簡潔或則勁武或則柔婉或則奇詭或則和平或則浩蕩或則謹嚴要之各極其至焉耳然不比於理不錄不協於事不錄不程於度不錄舉人而過侈不錄無關於風刺不錄襲故不錄驪盤不錄惟其文不惟其人其有勳名蓋世弁冕人倫者則存其一二以昭典刑也曰文其盡於是乎曰地極九服代累十朝廊廟之英以文章華國林谷之俊以藻翰飾躬可勝窮乎况合浦徙珠崑崗焚玉放佚而堙埋者亦不為少矣處戶庭而欲友天下之士蒐筐篋而欲盡百氏之文雖好學孳孳猶知其難也今存其所已見者以俟其所未見者庶至寶既收而凡天下之為寶者將不翼而飛無足而至乎曰如子之言其無遺憾已乎曰惡然哉惡然哉夫伯樂舉駿風胡辨劍子野審音易牙別水要皆擅造化之靈洩鬼神之祕以神解而不以智逆者也予之覼縷猶之混沌之未鑿也而何足以語此哉不以他名而以苑名蓋謂無所不蓄也亦曰以備采擷弋獵之用云耳豈曰斯之為懩哉後此有得尚當嗣而錄之不錄奏議宜別為錄也不錄詩詞不勝錄也

刻楊誠齋易傳序

賈大夫淇以明易起家進士出宰淶水未及朞月休嘉四噪典衞以為良從令吾鄭政理之暇則過涵碧之堂而論易焉曰程朱皆大儒也而說易不同孔子六經之祖也而朱子之說間於十翼殊旨其義何居張子曰難言哉難言

哉昔之說易者蓋莫如孔子矣其言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豈曰專於卜筮云乎蓋易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處常而常處變而變處順而順處逆而逆處內而內處外而外處小而小處大而大以明天道以察地理以辨物宜以正人紀蓋無不備於斯矣是故君得之則能為君臣得之則能為臣父得之則能為父子得之則能為子夫婦長幼朋友得之則能為夫婦長幼朋友用之家則家齊用之國則國治用之天下則天下平非是物也陷阱施於跬步干戈伏於房闥而弗之知也欲以承惠迪之休而臻化理之績庸將能乎故曰假我

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猶爾而況其他乎乃其所稱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凡以別臧否之途判從違之的修之宿昔而徵諸事為云爾非專受命於蓍筴值某卦某爻則為吉為凶值某卦某爻則為利為不利聽倉卒之鬼神而昧於趨避之素者也春秋之時國君以之定筴卿士以之決疑罔不神而明之其見於左氏者可稽也秦燔詩書而易獨以卜筮得免俗儒習之轉相師授異說漸至至以讖緯雜之而四聖之心荒矣是易幸以卜筮而存亦不幸以卜筮而亡耳朱子一洗前陋力為疏解易道庶幾復明而猶泥於卜筮詳其詞旨似專用於占者而不及於未占者此其於稽實待虛之義何如哉間有不遵十翼之

旨而自為論繹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為乾之四德而朱子以為大通宜正頤卦之辭孔子以為所養自養而朱子以為養德養身此類頗多蓋愚之所未解也嘗得楊誠齋易傳而讀之以十翼解經以理明辭以事證理蓋豁然有契於衷曰斯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乎斯所謂有君子之道四焉者乎惜也宋朝取而藏之祕閣而不頒布於天下今之學者知有程朱之易而不知有楊氏之易斯易道之所以未大明也賈大夫曰其然乎其然乎淇闕之也遡黃河者窮其源睇泰華者陟其顛沿流而往歷趾而升則漁樵猶必資之而況先儒之言所由以明聖人之經者哉請梓而行之以廣公之志可乎余曰可哉遂次其答問

之語而弁之

王鶴山集敘

鶴山王公者永嘉王激子揚氏也少負奇質於書無所不讀方頤夫角也而騁驁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詘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來乎激平生無泛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腑者也自餘盍指不多屈矣今衆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來定交耳余遜謝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翼所未至而恤其私即齎陳不啻也

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猶窶困奈何則為貸金於潘宰甫氏以佐炊債又盡捐衣服器用畀之曰為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以尺牘相勞苦且曰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等擢天官郎欲引以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為江西提學副使余時盛年勁氣銳於舉職頗多所批繩遂為妒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鍾者無緩節馳千里者無忒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蹶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己而公遂不祿矣嗚呼宰生逝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稱於沒世穆叔談三立為不朽公之偉儀曠度既不得長生範世而玄言懿撰猶往往流

於人間輯而傳之非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者久之蓋稱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為白衣而所與遊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槩豈易哉既其解褐陟膴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為芻狗以生死為幻化以富貴為牢籠以山林為樂國彼岸先登緇塵不染視彼娖娖名利據腐鼠而嚇鳳工詆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白鶴山之勝烟霞在榻星辰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遊斯息斯可以忘死每下第歸則倒橐中金貰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翁未之見也鄉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紓肯通意非刻腎雕腸與騷墨爭長雄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

全唐風雅序

夫風由代異逝水莫返其波埶以才成衆卉各揚其蕚古今文人諒同斯致矣自昔五言倡於蘇李樂府盛於漢魏雜體備於六朝猶山有恒岱衆峙遜高水有溟渤百川宗會後有作者不可尚已唐興沿大業之餘振貞觀之響上下同風轉相誇詫凡郊廟讌樂行役遊覽贈送寄貽被之管絃宣之謠曲蓋彬彬乎盛矣然古詞樂府摸力漸下真旨漸漓欲以方駕古初未或庶幾焉降而為律藻潤三才

經紀萬象宮商雜陳黼黻競麗斯詞場之擅步而彼岸之先登也說者謂晚唐之雕斵不若盛中之婉麗盛中之婉麗不若初唐之淳質所謂風由代異者非耶間有才情起軼風格爾雅以末季之代而追初盛之途十猶二三埶以才成斯其徵矣乃高氏品彙諸詩過分體例不惟其詩惟其人不惟其人惟其時是使嬋娟列於下陳而夜光混於魚目也余不敏既無汲古之綆又乏歷塊之奇老厭誦習日取唐人詩數篇諷之要之娛適耳目陶暢性靈非所以語貽曠之觀也爰摭其最者目為全唐風雅授之兒輩以便證悟猶曰嘗鼎一臠云爾

豐南禹摘集小序

南禺公没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盖䀌然傷之馬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横出摛詞則瀌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叉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蓺苑方諸逸駟耳芳譽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盤中片語合意輙出肺肝相唱睚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舉嫫母為嬋娟斥蘭荃為蕢菉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不知者以為誕罔也繇是雌黄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并原憲之守貧濡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絶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顑頷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翱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饑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於江河誚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為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為搜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如其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終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七

敘目錄

敘

嵩渚集敘

余童時輙聞海内才人有嵩渚李公云盖公舉進士高第以王府姻也不得仕京師而仕則為州牧其治則沔陽也我甬川尚書時適督學荆湘也而見之稱沔陽者數矣既甬川請告返耕於海上而公乃来丞吾郡則數從海上陳說今古談議詩書而余則時時私淑之故自為童而知嵩渚者詳矣初嵩渚之為兒也恚而啼咲之棗栗愈啼示之書則止能言父授以孝經入耳輙不忘七齡就塾師日誦凡千言九齡而為詩句輙出驚人語閭長老大奇之於是

名聞里中矣稍長工古文詞沉酣六籍汎覽莊老遷固言時里生方急舉子業誦說著撰具有檃括而公獨弗之好也集郡中才人摛玄揆藻暇則相與挈酒登古臺而遨或聯騎出夷門馳昔人舊走馬地輙又慨然慕公子無忌侯生之為人而感時發憤亦時見諸懷古之篇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舜齊者持之去而空同李子與舜齊姻也則自舜齊所見之輙大驚曰誰為此者其楊馬之流乎遂訪之吹臺締為忘年之交而遂庵楊公時自汴入關空同以弟子修謁輙問郡中才人則首以公對無何郡守陳璹来楊公曰汴有奇士知之乎守逡巡謝不敏比歸亟召見郡閣試樵樓上梁文一揮而就守大奇之而督學使者至又往

往禮為國士於是嵩渚名聞郡中矣已而領省解策大庭揚見龍之光而舒漸鴻之翼學士大夫稱雄焉比其仕也麗民治吏勞勩靡息而日操觚牘鉤深闡精殆無虚晷聆洪響而拜下風者盖徧天下也然時俗仕者率降心抑首脂韋持兩端以求幸合否則韜光鏟釆期免機阱已矣而公獨負氣骯髒不屑屑與世低昂以故姍忌且至年未四十而廣德之車懸矣公乃歎曰嗟哉士誠有遇乎亦在所表也漆園高隱是著南華子長幽廢斯成國史倘三徑有待二竪未嬰庶足以成吾志乎乃買田種藥歸隱于大梁之墟左右羅古圖史閉門危坐且作且述即親賓至亦弗應也乙巳之春會余以領藩至止執手相勞苦因與劇談

往昔評隲埏宇語罔弗契也而公乃稍稍出其所論撰曰駑驥別材於伯樂鉛盧定品於風胡嵩洛鄙人竊慕大雅之日久矣願一言詔之余乃卒業而復曰文難言哉文難言哉夫好贍麗者遠冲雅之風工峭厲者寡渾融之度尚枯寂者少雋永之裁媚纖縟者乖中正之則務涉獵者慙閎博之規逞矯壯者昧婉約之旨非不侈然雄也而綜擷未周詮著多僻譬之五色不比不足以成文章八音既缺何能以協韶濩欲以名世蔑矣公博極群書達觀衆品羅體格於百氏會神器於二儀窮性命之微校名物之跡宣化理之原敘倫類之的洋洋乎與漢魏爭衡晉唐方軌非徒勦陳言以媒耀沿流潦而享汙者也此其揚雄鑄範以

信将來寧有巳算乎即彝鼎竹帛之烈又何尚焉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其斯之謂乎居數月余乃有劍南之行懼公志之弗達也輒為之論次其平生因以冠諸首簡

少石集敘

少石子没五年墓且宿草矣其伯叔氏懼其遺緒之弗宣而懿善之遂泯也迺請于碧洲公以其遺稿屬友人張時徹校而刋焉凡為詩五卷文七卷雜著一卷序之曰少石子者陸氏名鈛字舉之碧洲公季子也幼抱奇質篤志藝文長迺遂甲高第讀中祕書嘗曰大道渙而六藝章群賢紹而衆撰出派分泒別各有明焉着脊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遷固之綜核京鄭之研精屈平憤而賦騷韋孟忠而

著諷揚馬擅其雄詞江鮑標其妙藻凡以摛華闡祕垂名不朽者也生斯世也而不尚友往哲迺菅蒯腐乎是以遐搜邈覽希古作者之意彬彬出人士前矣既以齟齬執政出試藩臬時乃汎彭蠡浮洞庭睇雲夢之區涉孟諸之野逍遥磊落襟宇曠如也已復督學山東登遊泰山排天門眺日觀俯瞰滄海之波乃喟然歎曰夫太虛遼廓萬象森羅疇翕疇張孰綱孰紀造化廓有盡藏哉宅處環堵而培塿是崇不亦鄙乎夫蹄涔之泳莫識洪濤之遊鷇之翔罔喻赤霄之奮吾今而后知隘泥之病道也於是益沉精墳典游神聖賢有長駕廣騖之志所至蓋未艾也年四十而輒病病遂不樂死矣於乎哀哉夫天之生才不數數然

也靳生之而靳成之此其故何如哉夫勃以溺亡賀乃夭死人猶以二子者佻巧不類庸有取焉若少石者德器之粹操履之貞将圭璧無爽也而竟割其成此其故詎可知哉雖然辨連城之璧者不俟成器識千里之馬者不以底止是集也華不近浮質不近俚雖倫類自別而詞旨蔚然其於往哲之堂奧蓋庶幾焉於乎是可以知少石之所存矣

同升錄序

同升錄者何也錄同貢之士也貢未有同者也奚錄乎曰同貢自今始也蓋聖天子之命也賢監察之舉也古之制而國之經也是故耄昏弗庸懼僨事也年資弗敘懼佚材

也耳目弗狥懼行私也是以同之也然則何為錄之也曰以上長焉以崇德焉以定志焉以基業焉是故齒先則從而先也紀名以稽實也約質以要來也是厚之道也曰然則子奚訓焉曰吾願諸士之以豪傑自期也今之言顯融者曰科目而已耳其敘勲名也亦曰科目而已耳不由是也闒焉沮喪卒以不穀故吾願諸士之以豪傑自期也今夫天下之仕貪鄙淫墨嫪嬰脂韋即顯第也有弗敗者乎其修潔不汙事至能集即小賤吏也有弗達者乎是故樹不樹在我而已矣人有言士之趨也由上之導也先王之教也敬敏任恤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則書之有才能道術則書之由是則祿不然則廢是故官無倖舉舉無衍素

士之趨上也猶火之附燥也今之歲貢亦古造士之法也既其敝也德行之弗詢道藝之弗錄苟且姑息惟歲月是差惟眊昏蠢愚是庸是使是以為師儒執事時罔攸獲若其庸有興乎於戲聖天子銳志釐革迺反舊政某等承德意以舉爾諸士固謂爾諸士豪傑也爾諸士亦既遇矣能無趨乎爾惟曰無惰爾志無荒爾業無遏爾義行無自逸自疚若射罔不在的若稽田罔不在有秋奮庸熙載以圖惟無疆休則亦有無疆之聞人其孰能抑之其或不念不勤罔求迪于先哲人舉以豪傑而猶以眊昏蠢愚終也我等將不免於鼠璞之譏矧曰知人於戲爾諸士其懋哉戒哉

八厓集敘

夫文窮而後工君子非樂乎窮也窮則道詘道詘則志苦志苦則思深思深則識辨識辨則機宣是故文斯工矣昔者子長之腐也嵇康之廢也杜甫之厄也李白之放也韓愈之謫也宗元之擯也是其徵也八厓先生其達者與馳驅王事不遑啓處敷揚嘉猷丕樹政績日亦弗暇給矣乃其文之工焉何哉蓋聞志士不以通塞易好達人不以遠近改觀是故時行時止時屈時信其致一也先生楚之豪也衡嶽以為高洞庭以為深七澤以為富其所得者深矣令于宣城眺陵陽宛溪之奇賓于上國出入麒麟白虎之班仗節貴州覽盤江五溪之形勢旬宣四方窺錢塘浙[illegible]雲蒸日出弔林逋於孤山之陽探武夷九曲之勝追訪九仙之遺蹤循杜甫瞿塘灩澦之觀睇宋玉陽臺雲雨之異徘徊南浦慕王子安之奇才揮霍宇宙出納江海是故其志舒其思遠其言博大洪深而不可貫也以予觀之宣鬱導和莫暢於雅矣比物醜類莫深於賦矣正情協則莫精於選矣撫時寄興莫肆於律矣類族揆方莫辨於文矣經世軌物莫備於緒論矣是故可以傳矣夫若是奚以窮為哉抑余聞之文也者志之章也德之鑑也細人尚拘君子賤泥是故九萬之翼可以圖南泰山之觀天下為隘于時見之矣然則又奚以窮為哉

重刻熊士選集敘

余友顧武祥嘗言熊士選之能詩也比見空同集有所謂敘士選集者則知其有傳本也亟求焉乃茲從官江西有諸生運者奉刻本一抄本一以見曰是祖士選詩也因取而讀之熊詩最工者七言律次絶句次五言律迺古詩最亞焉於戲余不知士選何如人也今觀其詩急皇國之憂悼末路之夷懷蓼莪之養篤伐木之求溫潤而不迫是其和也冲虛而自放是其達也觸物而能通是其弘也比類而協則是其度也於乎此可知其為人也已其鄉大夫志之曰權貴不避苞苴不行埋輪則豺狼斂跡嘉遯則氷玉同清惠及宗族義洽家庭其信然哉其信然哉邑令篋請曰邦有聞人湮而弗彰有司之辱也明者述之委諸篋笥

此亦學士之憾也遂以刻於縣齋用傳嘉美云空同舊刻者凡六十篇今所增者百三十有九篇

品士錄敘

品士錄者何也錄品士之文也錄之何以廸士也然則廸士以藝乎曰茲予之不得已也非藝以廸士之謂也君子之學也履諸身也欲其慥慥爾涵諸心也欲其昭昭爾矢諸詞也欲其渾渾爾履也者吾與諸士相觀而成者也心也者吾與諸士相孚而格者也藝也者吾品焉而吾正焉者也然吾懼夫諸士之以詭詞畔道也棄遺註䟽離逖經義剿竊浮言罔衷于訓險側晦昧罔式于程譬之荆棘叢生而周道塞矣忠信日薄而心志偵惑若尚可以弗戒乎

是故錄之以廸士也曰是足以廸乎曰奚其足哉今之文其諸異乎古之文矣況非其至者耶然而斯斯次焉耳本經以敷義訓則章矣稽古以立論事則著矣因文以徵蘊學則宣矣體無奇衺義無頗僻以存忠信以格繆迷其庶幾已乎若夫觀而成也與孚而格也則吾與諸士方共勖焉豈在是我豈在是哉

重刻二業合一論敘

夫有物有則人之性也萬物皆備性之量也聖賢吾人之先覺也故其言皆以覺我者也是故學之治心焉學之修身焉學之明物焉學之察倫焉非徒言之謂也我固有之也存斯斯謂德行述斯斯謂文詞措斯斯謂事業其究一而已矣國家之造士也範之以禮樂廸之以詩書固以聖賢之教教之也業成而舉必文之徵存之斯能言之言之斯能行之其實亦一而已矣學之弊也離而二之弗謂其固有之也其詔子弟也亦弗謂子弟之有之也曰某言天道某言地道某言人事其言物宜胡然析義焉胡然綴辭焉斯則利於舉矣否者弗利於舉矣若是者譬諸商賈之貨與唯計其售與否也而真僞不與焉畫工之於物也求其肖以取直而已矣斯其蔽於身心也不已甚乎然而匪業之害也離而二之之為害也不求其故而曰舉業之敎則然將敗德喪志無已也而可為乎於戲斯又惑也已今夫善稼者不易地而生也而況於學乎是故道德性命誦

說講解二者之業無以異也為義則明為利則昏務內則誠務外則偽求諸內則獲求諸外則喪是故不易所業而可以至聖賢之道者志焉而已矣是故合一之論至矣於乎本不一也何以能一不有二也何言乎一夫諸從事而有得焉則吾甘泉先生之訓猶為贅也乎

重刊二子粹言敘

二子者河東薛文清餘干胡敬齋皆以道學名者也文清有讀書錄敬齋有居業錄其曰粹言者錄之要者也刻成人俾一帙焉或曰五經四書聖賢之格言也以詔世則詳矣其諸毉人之療疾也群方備焉子之取是也何居曰夫方傳於古而用於今者也經書也者古人之方也夫二子

者用方之人也吾以治病焉耳凡人之心存於有警而佚於無制故雖睿悊之聖尤銘盤銘金識欹器以自戒也而況質之相去什百倍徙者乎夫二子者其以警我者也廼今求之觀其敬懼斯可以節性矣觀其精純斯可以遠僻矣觀其昭晳斯可以辯類矣觀其積累斯可以致遠矣觀其強毅斯可以歷變矣若是者夫匪入道之軌與故誦二子之言猶之几席戶牖之銘也猶之循和扁之術遡岐黃之旨以治病也而有弗效者乎故自近得師莫先於二子者矣時徹不敏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未能今也又欲吾諸士者之進於是也而莫或倡之也爰以是告焉其或幸而有作斯庶幾少免於戾矣

褒封詩什引

南充韓氏其先陝西鳳州河池人也宋季有名世富者以鎮撫行軍于蜀遂家相如縣之琴臺鄉世以稼藝為業皆隱德弗仕至諱榮者娶王氏生妙宣乃益篤前緒行于里黨閭闔蓋蒸蒸如也妙宣娶何氏乃生士英是為石溪公第進士歷仕中外荐受封錫今聖天子冊立東宮推恩字內石溪公乃祖乃父皆贈雲南左布政使祖母王贈夫人母何加封太夫人公之內子王亦封夫人張時徹曰夫黑墳沃壤嘉穀乃蕃大澤洪淵龍魚斯泳夫物各有繇盛也是故巔隴力穡之家非有奇謀廣殖可以媒華買耀而子孫率享昌熾之休由所樹藝者深也乃若俠游之雄儻蕩之士吐秘畫以徼榮規大貲以罔利其所操挾豈不可以數得志然而陵谷遷夷燔烕不救何則所樹藝者淺也是故陳平之後自詭不昌樊重之族累世通顯豈非著數與南充韓氏自宋季以迄于今三百有餘年矣沉于閭閻墾田灌園與庶姓等耳至石溪公乃發舒光藻羽儀天朝宣力四方錫及祖父而孤卿之任彝鼎之勳衆胥倚望焉謂非巔隴力稼者為之先耶故曰黯黯如漆福祿不失烈烈其光煨燼乃亡此之謂也

恤刑錄敘

夫刑之所從來遠矣方員肇判善惡流形雷電章威噬嗑勅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文三王有大辟刻肌之令

蓋所以除殘暴而養和平也迨周政不綱穆王改辟而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先王立法之意壞矣秦不師古初造參夷囹圄如市論者曰竊民至洶洶思亂隨以不國漢懲其弊定約三章務為寬大以救四方而文景因之幾致刑措比隆成康至武帝弊中國以事四夷百姓患苦而豪傑作奸不可禁制乃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朝遊暮鬼人人莫必其命其去亡秦者蓋無幾矣元成哀平聽斷寡察輕刑減死務為姑息然後人輕犯法而吏易殺人過猶不及論者短焉自茲而降民益多故罔密憲繁爭相欺詐棄離本實深文為奸科隨意而左右犴遂情以遷移間有厲精之主損益斟酌亦略可言要之非撫世之通規不刊之懿

興也　皇祖開基鑒于往代權五倫之義立輕重之準制律番訓然後刑斯衷焉而　列聖因之代有著令仍三歲一遣廷臣以察究獄而濫麗之民益寡矣　皇上龍興雅意太平廣衢室之聽舉三代之隆左嘉右肺以達民情而又隨事納言裁成令甲奸吏不得隱慝而滑豪無所逃誅薄海內外莫不喁喁以承休德中興之治於斯盛矣歲丙午分遣使者行於天下而廷尉皮君東山寔來川蜀自念曰夫刑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是以君子盡心焉而況將天子明命於萬里之外乎所不能昭究理濫者非夫矣時乃鈎稽故牘廣聽訊言事求其証証求其同同而協諸理者決之釋之如未之協也訶之質之衆可而後麗之出入

輕重蓋無弗中焉而僥倖善幻之夫卒亦無所神其術仰昭皇度外翼政網澤隨車而肆霈法緜燭而周奸掌察司圜之吏胥交口以贊公明又孰有妄弄刀尺者乎事既訖將報命于朝而君則以獄狀來示巡按御史袁君曰皮君之勞於獄也我知之矣苟可釆也則願徵一言之惠余故原制刑之本意與歷代之得失而颺休美於明時

恭題嘉靖新例後

夫上有道揆所以訏謨而定命下知法守斯能度度以向方日昔隆朝緜茲曆理恭惟　皇上龍飛御極遹成嘉靖之休豹變昭文遠紹雍熙之治六府三事每日昃以勤民五服五刑體天心而作極或由睿思而渙號或由敷奏以納言明目達聰裁成令甲救偏補弊率由舊章匪直中興之嘉猶實為不刊之懿典顧茲庸蜀僻在西垂吏蒙式於章程三尺不知何事人有同於胥靡二物豈能禁奸條例徒新案牘莫著強牽連以比況率苟且而服成法不顯於晝衣智徒勞於劾鼠如其迷闇昌勝亂欺時徹濫叨風紀之司寔惟驍盤之懼每因事而求制終靡日以眩神既周行之可由何枉道之是蹈爰稽掌固錄次成編用付梓人廣為播告惟祗奉几席之上以為敢念之規庶足以昭聖謨之洋洋而贊至治之萬一云爾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敘

夫鑑言乎通謂通天下後世之鑑也言乎資治謂治道所

資以成也夫鑑何鑑矣衣冠以之取正焉容貌以之取端焉毛髮以之取齊焉緇垢以之取潔焉凡以飾躬也然銅之為鑑也小古之為鑑也大銅之為鑑也近古之為鑑也遠故為人君者以為君鑑為人臣者以為臣鑑為人父者以為父鑑為人子者以為子鑑為兄弟者以兄弟鑑為夫婦者以夫婦鑑為朋友者以朋友鑑鑑其善而師焉鑑其惡而戒焉鑑其治而期與同道焉鑑其亂而期與異術焉凡以從善也是故家無敗事國無敗政而後治可幾也然人知衣冠之正也而不知表儀之當正也知容貌之端也而不知本則之當端也知毛髮之齊也而不知紀綱之當齊也知緇垢之潔也而不知蠹弊之當潔也昧昧而為之

昧昧而成之何恠於喪亂相仍而治平之效鮮寡哉溫公蓋為此懼所著編年一書乃其意念深矣英宗錫之名而未及成神宗賞其書而不能用新法之行實亡宋室所謂鑒于先王成憲者果安在哉今其書具存固可覽而睹也是故鑑于匡衡之疏王褒之頌而知明良之相成也鑑于鹿馬之誑嘉樹之嚳而知佞壬之當屏也鑑于鞠域之禍馬嵬之變而知女蠱之當遠也鑑于巫蠱之殃三子之戮而知慈愛之當孚也鑑于尺布之謠萁荳之賦而知友于之當篤也鑑於阿房之建迷樓之營而知土木之當戒也鑑于輪臺之詔渡遼之師而知佳兵之不祥也鑑于繭絲之喻剜肉之謠而知民碞之當恤也鑑于欒大之欺栁泌之謬而知左道之當斥也鑑于君而若是其餘可知矣鑑于大者而若是其小可知矣昔董生之論春秋也曰為人君父而不通其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其義必蹈篡逆誅死之罪余于茲編亦云乃溫公之自表亦曰抉摘幽隱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著之于編由今觀之豈虛言哉豈虛言哉是書雕刻既廣敘述亦繁然未能盡闡作者之義余固不揣蒙陋而謬為之說云

太子太保屠簡肅公集序

夫學者稱說先王蒐綜百氏吐經綸之竑議敷體物之妍詞曷不斌斌乎盛哉有如二五之期未遘麟閣之勛弗標長筭詘塞於當年麗譔徒流於金石則何取於洋洋纚纚者焉斯蓋董賈所以掩涕二馬由之拊心者也乃若國朝之故可得而言矣列聖右文貞元啓瑞挺鄧林之楨幹耀丹穴之羽儀挾藻摛華一何侈也然而物無兩至道靡兼隆康李擯棄何徐夭死自餘橫被刺鑠偃蹇蓬藋者蓋不可殫而數也間有登樞握要幾孰何而稱之況御黼黻之華者寡泉石之悰篤寅亮之業者薄雕蟲之技乃其地則然乎若簡肅屠公非身依日月之際者哉而何其文之郁郁如此也公以進士起家為侍御史輒以直聲振朝端出按江右首批寧藩之逆蓋幾陷危禍者數矣已乃歷郡守藩臬以至卿丞孤保立朝者凡四十餘年宣力矢謨矯矯赫赫矣蓋上結主知而下刑百辟貂璫懾其風標後生尊為著蔡凜凜勁節一不懾寵倖人而寵倖人顧目敬之以為嚴廊儀準古所稱良哉之儔非乎乃其所為詩文色澤雅馴富盈緗帙率與酣暢藝林者比雄要之天性詣悟非目刻而為之也公沒且十年而嗣子持以視余曰大來不肖不能負荷前烈重懼遺文之放佚以為大僇願徼寵於執事作我來裔之琮璜則先人死而不朽乎而不肖來亦死且不朽余曰公行而天下知之公政而天下知之乃余則知公心者也而復知其文竊愧不足以辱公而何言之敢靳乎子其亟圖焉使後之求公者雖不顓以文乎而諷斯繹斯風軌儼然則凡所導率於慕嚮者要非淺之為旨

矣公名僑字安卿東洲其別號云

環溪集敘

客有學鑄劍之術於歐冶子者歐冶子曰取赤堇之錫十而鍊一焉購若耶之銅百而鍊一焉積之以歲月助之以雷公雨師毋急近功毋羨小利其可乎客曰諾技無進於此者乎歐冶子曰淸水淬其鋒越砥厲其咢拭之西山之泥重以華陰之土精其洗削潔其夫祧其可乎客曰諾技無進於此者乎歐冶子曰聚天地之精合陰陽之靈厚碩為質忠信為經蕩滌氛穢誠通神明其可乎客曰諾歸而肄為之凡十年而劍成陸剸犀象水斷蛟鯨照人如水切玉如泥闔閭不能專其美勾踐不能擅其奇而歐冶子之

術益章於天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往聖遺經固赤堇之錫而若耶之銅也莊荀屈宋則越之砥石與華陰之土也子史百家則洗削夫祧之類也其取材貴博其養德貴深其凝神貴定其搆思貴密能是而為文之道盡矣斯言也余於鳳峯先生而有徵焉先生沈氏名愷字舜臣蓋雲間異產云高朗天成輿姣獨詣不啻欃雲之復出也方其賓南宮而遊上國也輒振藻詞林蜚聲縉紳學士先生莫不虛左席而推之已乃服有官政宰司民社倥傯簿書日不暇給而諄諄循循誦說先王者不衰覯于夜燈管測而其勤可知也已乃分臬憲恭藩政名矯矯騰矣而丘壑情深蓴鱸在念一旦拂衣去之徜徉五湖三泖之間薦引日至而卧愈益堅方且闢真率之園構釆詩之樓凡以自怡其志終日反關謝客披汗漫之編探淵懿之旨陶陶然適也客有談鼎食之豐乘軒之榮者輒掩耳而却走以為不諧所好耳以故譔著益侈賦詠益工若鈞天之樂衆音畢奏瓊林之藏萬寶錯陳信哉争雄班馬驟軌高王四方之士走介使而丐詞章者蓋踵相接也此與師歐冶以鑄劍既成而稱雄於天下何異哉余耕四明山中無交於世久矣乃先生不以為不肖而數訊之話言乃又因盧生叔麟沈生明臣而視余以其篇什且徵詞焉余俯首愧曰誤矣乎施嬙以才父為媵錦縠以山鬬作緣將無哂於人人乎而何說以文之二生曰此先生雅願亦二生願也請必無辭

龔氏重修大宗譜序

余既為江西永泰龔氏譜序其言合族亢宗之義詳矣乃都督草堂君顯復修大宗譜成請為之序余辭焉則介余門下士訓導謙力請曰昔永泰之譜譜永泰者也今茲之譜譜三府六縣之宗也非宗工鉅卿莫可流示百世者矣余受而讀之則知縣君善治敘之為悉茲不復著而著譜之者之意曰語有之孝莫大於尊祖尊祖莫大於敬宗敬宗莫大於合族故譜也者所以著孝也夫姓生也因生而別之者也宗總也總統聯屬之謂也族簇也聚也于斯生生于斯聚聚之謂也生蕃則疎宗別則散族衆則訛仁人孝子有憂焉而譜作矣夫譜也者普也普載昭穆諱字生

産卒葬而系之籍者也又曰布也敷布遠近以綱紀人倫興起教化者也又曰補也收其散佚補其遺亡之謂也猶之萬目之綱一綱舉之九河之流而同出於一源是故親親之道備矣尊祖之孝昭矣曰然則非譜人將不親其親乎將不祖其祖乎曰孟氏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故數世之後而子孫能舉其祖先之諱字者鮮矣况世遠則族益淆族淆則益昧其本始故公侯之子孫或不知其祖之為公侯也聖賢之子孫或不知其祖之為聖賢也况其下者乎又况支分派別不耳姓名不孰何面貌之人哉乃其人冕弁車騎人也即不同猶同也其人樵蘇陶鍛擔負而趨鶉衣而遊也雖同亦不之同也蓋從而秦越之矣甚則奴

隸之又甚則牛馬之又惡睹所謂收恤之恩與禮讓之事哉故譜也者所以親親也所以尊祖也曰古以封爵為氏或以國族為氏或以山川為氏其來尚矣秦漢而降或以世主賜姓而易或以流離四方而易或以避仇而易或以避帝諱而易或以委身他族而易苗莠雜陳涇渭交錯所稱非所受所受非所稱以求親親尊祖之道將無繆乎曰此正譜之不講故也譜明則由一世以至百世由一族以至十百族蓋可按籍而知也即有易焉亦得釐而正之矣昔孔子歎夏商之無徵亦曰文獻不足故也况一家一族之事哉都督君與龔氏之耆彥蓋為此慮合六縣之宗而譜焉自越國公以至於今凡若干世自光澤牛田里而別

之江西凡若干宗乃其地之散處與人之蕃衍蓋有疾[illegible]不能窮而渙號不能集者一旦畢陳於方冊以通問遺之交以修凶吉之禮不奴隸牛馬其族之人也斯不彰彰盛美事哉由龔氏諸人推之於天下之人由龔氏一家之族推之以達於天下之族則仁讓之風興而禮俗庶幾有作乎此龔氏諸君子之意也亦昔人立譜之意也

百家類纂序

余耕句章之野樹藝之暇則數與沈子問之談說藝文蓋自黃虞以迄今茲萃牘舉作者次第而獵其旨要亦稍稍有所評騭云比沈子戰藝南宮不得志於上林之棲而出振含山之鐸莫邪直履南威下陳余甚惑焉已聞督學使

者頗加物色庶幾自見其奇不徒碌碌也茲以書來視我以百家類纂蓋大都昔所談說者也夫百家之言皆文之濫觴也言人人殊其于紆揖揆道一也陰陽之玄祕百物之精英極天蟠地蓋罔不備焉帝王用之以平章天下聖人用之以範圍三極儒者以之淑躬文人以之流譽策士以之宣奇法家以之明術方外以之養真戎行以之制勝莫非師也莫非學也自非博綜古今羅萬有於寸赤其何以參兩天地盡神化之用哉蓋嘗譬之人之有家也有百金之產則所備物百金也有千金之產則所備物千金也槩其產而至萬金則其所備物不啻矣此所畜奇贏之辦也又譬之市者也十家之市則市以草衣菅屨也百家千

家之市則布帛菽粟牛羊雞猪也聚而至於通都萬家之市則綺縠珠翠雕鏤象貝蓋舶湊而輦至矣此所聚多寡之辨也夫欲鯨翔藝林勒名鼎室而耳於固陋之安猶之窶人而妄意什百之藏求重寶於十家之市也胡可得哉沈子之輯是書也其意殆以是乎昔王充著論蔡邕深祕其編楊雄草玄侯巴獨悟其旨今其書具在覽者不無訿議焉是編也羅衆儁於目前昭人文於萬億播傳同好蓋不獨侯蔡二子者之珎之也集凡四十卷作者凡若干人乃其輯錄之旨則凡例載之詳矣玆故可得而畧云

諸史敘論序

夫從侖者不遽擬狐兎而先修其罝罼取水者不遽沿江

河而先徵其甕盎何則豫其具也乃士人之於文也猶之汲與虞也其無甕盎罝罼乎夫文自六經而下諸史蓋其詳哉司馬子長以天縱之資撥腴於鯉庭發憤於蠶室繼春秋而作史記法周星以為十二本紀法八節以為八書法剛柔十日以為十表法月之三旬以為三十世家取人生之末年以為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貫穿百家標表來代誠匠石之規矩而實藏之崑崙也厥後若班孟堅氏范曄氏陳壽氏唐文皇君臣沈約氏蕭子顯氏姚思廉氏魏收氏李百藥氏令狐德棻氏魏徵氏李延壽氏咸殫精剔智勒成一家言余嘗謂遷固之卓絕晉書之藻績猶衡岱不能加高溟渤不能加廣矣自餘諸史各

有攸長間有陳敘踳駁評隲不倫亦尺璧之微瑕美錦之纖纇耳乃其所為敘論莫不撮要舉凡宣奇紓旨斐然可興焉盖汲古之脩綆而修詞之指南也余嘗欲繕寫成編以業兒輩適友人子屠本畯氏世其家學篤志好古輒以余意為之余取而玩焉因繹其旨曰士人之於文也其猶行者之於途乎昔人有欲適楚而北其轅者車堅馬良資用甚備自以為至楚無難矣使果於赴之也將行愈疾而去楚益遠則以所擬非其路也夫是編之於文也固適楚之路也益之以堅車良馬蔑不至矣遂以屬於兒子曰人有言佐雍者嘗佐鬭者傷汝欲嘗異珍哉盍於屠氏子佐之雍矣

陸信卿集序

人有言兒子取摶黍而舍百金非百金輕而摶黍重也所欲在於摶黍也鄙人取百金而舍和氏之璧非璧輕而百金重也所欲在於百金也君子取道德之至言而舍和氏之璧非不知璧也所欲在於道德之至言也斯言也乃今於陸生信卿徵焉陸生者故死諫鶴山公之孫也始為博士弟子員吐奇振藻矯矯然雄矣乃陸生不自以為雄也一旦悅聖人之道厭薄舉子業慨然慕胡敬軒陳布衣之為人輒自落諸生籍而遯於里閭當是時師長尼留朋徒譙責塞耳若弗聞謂彙陋非所以鏡遠也於是為博古之學謂浮詞非所以深造也於是為反躬之學謂義襲非所

以盡性也於是為明心之學久之學日益邃行日益修諸朋徒竊相議曰異哉陸生求商鼎而得商鼎求周彝而得周彝人何可無志哉乃不遠千里視余以所業而就正焉余反覆諦觀之其析理也若庖丁之解牛其尚論也若老吏之治獄其閔時悼俗也若孜孜拯焚整而弗及非篤志精詣而能之乎然君子非能言之貴而力於躬行之為貴故曰匪知之艱行之惟艱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蓋其訓也余竊病夫今之為學者也談性命說天人傲然以聖賢自居而夷考其實則否焉此猶優孟之學孫叔敖楊雄氏所謂繡其鞶帨者耳君子奚取焉嗟乎信卿既已立斯文之赤幟矣尚以堅車良馬疾驅之亦則有顯聞哉

余長公集敘

余長公佑生簪纓之裔服過庭之訓誦說先王沉精藝苑蓋斌斌有其文焉已乃入貲上太學卒業久之受爵銓曹歷丞簿令長苦志束修兢兢赴百姓之急稱循良云比釋綬家居汰黜他嗜日陳書史而讀之益從墨士騷人遊賦詩灑翰怡如也間出其集視余時且耄矣而鉛槧不衰余乃歎曰異哉長公其殆不滓于俗者乎今之號稱游閒者往往把籌莢操奇贏逐十一之息蓋駔儈罷於窖底積著雄於素封矣否則醲醇擊鮮羅珍錯旨致里閈之豪歌舞上壽酣暢為懽日既晡矣猶恐膏之不繼也亦或曲室不扃湘簾日捲布席陳碁呼儔命侶決劉項之雌雄出孫吳之秘計攻瑕陷堅入生出死謂為人生之極娛而遺世之高軌也乃若拜節烟霞陶情花鳥優游廣漠之都舒嘯空同之野一物適意則揣寫殫其精神一字未愜則推敲失其寢飼匪今之與遊而古之為徒于以屏坌囂而愉心志垂琬琰而流無窮此與前數者清濁之較何如哉故曰蛙蠅之饗穢不若玄蟬之唫風鸒鳩之卑棲豈知鴻鵠之高舉若余長公者其志固將有以也彼和嶠迷于阿堵劉伶死于糟丘嵇康溺鍛王濟好馬又何足稱說哉長公前有遷江集既已梓之今集二褒則歸隱後所編次者也自號鶴山故題曰對鶴樓續集云

大廷尉一巖劉公文集序

自昔魁人碩士振采蜚英流爽世之休非獨其貽燕茂也蓋亦有山川之助焉余故西蜀五清先生門下士也方浮湛郎署輒聞有一巖劉公云蓋先生族子世所稱忠信博大人也既得望見清塵又幸借麾海邦與一二父老蒙被覆露之澤多歷年所乃若宣力四方保釐皇國赫有綏靖之猷則私自詫曰何物山川乃有此偉異人共比建牙肅蜀道經巫峽泝瞿塘灩澦而上放乎魚復之國白帝之都奇詭萬狀目不窮睇也已又至於巴渝塗山龍門黔江赤水襟帶於夜郎牂牁之間已又至於中江山勢旗布江流璧環華蓴翔龍之奇聖水玉帶之異胥徒輿隸能一一為

余稱說之所謂金躔輿壤玉壘名區蓋四履之地也延余又私詑曰劉氏多賢有以哉嶽降甫申信非誣也已而公之元子見嵩君分符於海陬箕麗明庶沛郇伯之餘澤揚素絲之休風惟日巍巍人謂是父是子斯其徵乎一日郡侯周華野君過余玉芝之堂手一編視余曰公書亟稱一巖劉公之盛美也玆其所撰著富矣崇雅而汰浮暢靈而貞志翱翔六藝之林宣昭百物之故蓋不獨身有其質焉夫琬琰之珍必登於王府黼黻之麗取裁於宗工惟公一言弁之余曰世有子野而後能審音世有離朱而後能察色余不佞何足以知之夫金不言堅而天下莫不以為堅玉不言潤而天下莫不以為潤其質定也鵠不言白而天下莫不以為白烏不言黑而天下莫不以為黑其色定也公之文舉在縉紳釆在太史氏蓋章之無斁而播之不朁豈余顓蒙所能贊一詞哉凡三復斯編而以諗之知言者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八

敘目錄

敘

贈屠東洲敘

聖天子弘謨廣化慎迺庶寮敷求懿德肆于毗輔迺光祿卿缺銓部䟽賢可用者以聞再上迺得請維時我東洲公寔受簡焉諸司之僚胥舉爵爲賀公曰夫是司也古天官之職也以養上德以相禋祀以禮賓客以秩燕勞以會奇贏以裁盡耗若其可易爲乎是故非明德弗與非達禮弗與非秉節弗與非辨于小大之物熟于邦國之故弗與其也惟是之虞諸君子其有以導我乎迺西溪徐公與其寮進而言曰夫同食知甘同貫知廉公之素予夙知之矣公之來旬也殫圖而宣猷蚤作而晏休日勞于四方民宿蠹盡蠲濟蓄咸飭役歛以時土疆弗軼禽墨之風戢而忠信之化行吏縮縮焉奉於法民蒸蒸然樂其生是孰與公之德乎敬共自持不諂不瀆聽其言纚纚爾觀其度雍雍爾應酬曲中即造次弗愆于儀孰與公之禮乎貞不務激和不尚同蹇蹇諤諤有倫有經合于義雖百折不能回也不合于義雖危禍不能怵也孰與公之守乎鏡別眇分細微不眩考據彝章無有遠邇越小大物而咸知之孰與公之識乎夫兼備衆善以服在丞弼将往勳是邁矧他虞乎乃淺齋郭公與其僚進而言曰夫騶膝之材不至於千里弗知其捷也鑛朴之金不至於百鍊弗知其幹也公天下之良也鑪錘險阻備嘗之矣是故爲御史則爲名御史爲有司則爲良有司爲藩臬歷試諸難而治行益顯茲行也夫将用其材與幹矣夫過都歷塊斮鯨斷犀者固公之餘事也光明之烈予等竊有望焉乃松峯徐君與其僚進而言曰占地以樹占國以人是故拔茅連茹君子所以際泰也梧桐高岡吉士所以媚君也我公丕亶德義績敘用彰鹽梅麴糵繄天下是賴獨吾二三人我觴既畢公乃降拜諸大夫皆拜時徹乃終言曰善哉諸君子之相與以義也非昵好之私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謂矣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諸大夫之謂矣徹不佞乃效風人之義爲翔鳳之章歌以送之熠熠翔鳳神孕其靈日出有耀噦噦來鳴鶮鶮吉人皇國之楨五音汝聽五色用明其二楚生于野葛藟維之鶴鳴九皋其子和之邁矣行邁使我心饑豈無綺縠念爾緇衣其三卿雲祁祁旟旐有翩秩我遐邇豆飲餞于干我無羽翼何以後先毋忘金玉蘭芷攸遷

贈徐西溪敘

西溪徐公有湖藩左使之擢監察中溪公過而賀焉曰夫治莫有難於湖者也予經管四方數出入道茲土南北廣袤諸監司按治皆不及禁網䟽闊吏弗束於程上下骫骳乃乾沒以餂公利百務壞亂惟民亦罔有寧心棄生產積聚不事弱則流丐強則怙勢漁奪民貲否則聚而剽竊至白晝刼於都市而閭黨不知官司莫與究詰民乃頓足蹙

容而號于路曰夫諸省之吏道吾土者率杲毅能斷犯則有辟乃吾儕之譏于猾吏豪氓者相枕藉也而鴟張鷙擊法網弗施夫獨非王之命吏乎而圉或乎郵也諸監司亦罔聞知宿蠹荐亟是故治未有難於湖者也西溪公退而私於其僚曰若是奈何張時徹曰是奚郵我夫工師之制木也非輪囷離奇之患唯吾之規萬焉耳梟氏之鑄金也非石杵震鬱之患唯吾之範模焉耳湖雖難其非王之中土乎範模規萬我則用度罔弗從度而格豈其有異施乎我管子有言治人如治水潦也養人如養六畜也用人如用草木也是故宣鬱道滯亂斯轄矣利用厚生居斯奠矣因材賦功績斯敘矣行於民不行於其民若於令弗若於其令月以考之歲以會之課其殿最而時勸道焉法行而不比約布而有章則雖有滛墨之吏饕餮之民膚能奪其翼而肆之螯乎且吾聞之君子非無膚之患而無德懿之難以今觀於公也貞毅有則足以軌物剛介不撓足以遠囿高明有融足以昭隱蕪辨自好足以刺汚仕於小大之司者二十有七年矣而治行暐暐所至以賢能稱斯其懿於民物之故豈直工師與良冶然我乃茲保釐南楚也方將規之萬之範之模之易弊以從新興利而屏慝緊百世是賴而何有於朝夕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吾將以是觀德政之成也西溪公曰惟子之言乃今可以共命矣遂卜筮日告于二三僚友以行

送陸少石敘

少石子生長簪纓之族穎慧績學卓自表見正德己卯舉于鄉庚辰薦于禮官辛巳以進士及第授官翰林人且以為麟鳳且以為圭璧而執政者弗說謂詩書士或弗長吏治乃調湖廣僉事已又調江西參議蓋難之也乃少石子顧獨長吏治稱賢能焉迺茲擢山東提學副使以往于時時徹從諸大夫後辭而送之曰夫良弓之子必善為箕良治之子必善為裘言業有所專也篙檣之師以御則敗塗墍之工以斵則傷言道有所異也是故學必先其所短而必先其所長古之道也今夫戢卑譾孚識殄冠越相度豐凶會計羸縮以令則行以賦則平子之所未閑也服行仁義貫通六藝操觚橫牘出經入史以鑑則明以訓則成子之所素習也彼執方以應世出智以軌物其既優為之矣夫又何有於是我董子有言上化下也下從上也猶泥在鈞唯甄者所為而已猶金在鎔唯冶者所鑄而已是故吾子甄也士譬則泥也吾子冶也士譬則金也道德仁義詩書禮樂則其鈞與範也是故忠信謹慤可以遠辟退遜溫恭可以作禮恬靜介潔可以止競博洽多聞可以考業爾雅典則可以正辭知類通達可以昭隱斯其為鈞與範也不既多乎吾聞山東古齊魯之域而賢聖之區也士好經術務功名敦厚闓達率多大節非有澳沉隱伏之智也非有桀驁驕恣之氣欒糅馳騖之術也非有反覆變幻之風

也非有智愚相誑嗜利鮮耻謗訕捿上之爲也順而導焉範之鈞之其有不中度不成器者乎譬則尊彛銑釭刀劍鼎鐘皆吾子之績也語曰獨高者易崩獨善者無朋今往矣教成而乎績成而後以風於四方將天下是賴豈獨齊魯之士已乎又豈獨吾二三親暱者已乎是故大有慶於吾子矣是故不能不致望于吾子矣

送周八厓敘

嘉靖辛卯當天下述職之期維時藩臬諸司曁郡邑長伯咸以職事奔走乃八厓先生以江西按察使行曰洛聖天子之休命也我不敢後越卜筮日告于二三僚友東沙子曰夫諸古之道也先王之制也以土宇大荒百姓蕃衍弗可控柔時乃建之庶邦設之侯伯以藩屏王家是以小大相維遠近相制外內相使敬共職事以事其上是故有朝覲之禮有聘享之節有官府之聯有綱紀之布有職貢之須有明試之典凡以爲民也脩則有慶廢則有辟百官於是乎振厲而不敢解故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服政之道也昔我 皇祖之立國也經理疆域而布之相度時宜以櫛建之乃立按察之使以憲一方所以秉風紀而同治道也庶吏於是乎承式焉民之姦宄於是乎平訟獄不决於是乎清受賕詭法於是乎肅土疆貿剸於是乎經德惠和洽於是乎宣官府制令於是乎成斯其爲職也不已重乎吾觀先生之

爲政也簿書糾棼出入無滞斷若干將肅若霜雪其馭吏可知也務持大體不爲小苛解之則紓齊之則集其作事可知也五聽必審簡稽必孚過無濫麗故無倖免其明刑可知也博洽古今敷求訓典文足導士行足範俗其修政可知也是故君子秉忠以宣力小人遠慝以畏威吏恪位著而農服於野功多於他方以是承天王之休不其有裕哉然吾二三人者之於先生也猶家之有長也一事之中有良師焉一言之間有先導焉猶水之潤物漸漬者深矣先生行有顯陟則吾二三人者將何以爲依乎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幸先生無忘久遠之盟

贈王仲衡敘

史遷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乃今觀于王公而後知其言之信也公以推官爲御史矣譏刺察按獻替激揚無弗當於度者人曰是御史之良也宜有顯陟而乃竟擢僉事爲僉事者九年伏讞冤慝敷利屛害無弗惠于下者人曰是僉事之良也宜有顯陟而乃竟擢叅議此其故何如哉夫較獵者必賦其功課耕者必差其稼勸賞之道也贏勝而覆輸人情之反也積薪以用人志士之慨也諸僚相與不懌以質張子張子曰若知夫仕乎夫仕猶夫市也登壟罔利巧於市者也然而世謂之賤夫矣深藏若虛拙於市者也然而世謂之良賈矣故利於仕者釣聲釆華揚奇衒異改錯追曲以爲合者也不利於仕者惇本務修

左規右矩準平繩直以為合者也故馳鶩多疾而徐行之子暮至倖進每捷而守道之士後庸君子寧以彼易此哉公忠信正直人也操持介潔知有廉也然而不謂之廉也執法不回知有公也然而不謂之公也夙夜匪懈知有勤也然而不謂之勤也涖事有恪知有慎也然而不謂之慎也夫然人焉得盡知之而焉得異用之則夫循常以為訥又奚惑耶然吾觀之藜藿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楝梗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廾夫易成者用小難成者功大物亦有然者也而況于士乎公令往矣舉浙之政猶江之政惠浙之民猶江之民物格而化宣烈成而譽起雖欲不盡知與異用也不可得矣由是

位日以隆績日以豐是梗柟豫章之材也徵等將以為慶而何不懌之云王公曰諸君子之言過矣而吾子應之又過矣釣也惟吾職之修猶懼弗勝也而況敢他圖乎

送葉槎溪敘

嘉靖壬辰春正月天子大朝天下羣吏若曰維茲藩司臬司二千石暨百執事其有及年者盡瘁臣我于攸卹乃勞其悉令致仕使休于田里維時槎溪葉公亦在列焉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語使能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語優老也夫以事人者也則筋力必竭也智慮必宣也而敢私其身乎是故疾病不避阽危不避金革不避虎豹不避凡以效忠也夫以使人者也則休戚必同也佚勞必察也而忍竭其力乎是故老者不與服戎不與賓客在國則杖在朝則杖問則珎從朝則不俟凡以擴仁也故先王之使臣也股肱也後世則犬馬而已矣君子之事君也行義也愉人則市賈而已矣若我皇上之禮下也可不謂仁乎若葉公之宣力也可不謂忠乎公嘗為邑令矣振幽詢瘼布利除害則名邑令也嘗為諫議矣舉賢刺貪獻是替非則名諫議也比其為郡也如令也其為藩也如郡也持廉秉公蹇蹇不回恪勤朝夕靡有懈怠庸有淫朋作慝尸利罔上之為哉勞而不言勞也欲休而不言休也則志慮未衰而忠敬無已也然不言勞而閔其勞也不言休而俾之休也則體悉之周而慈惠無窮也不然公之澤在

生民譽在卿士績在官成庸有不知之者耶而顧傎謬若此哉是故知其為仁與忠也抑余聞之犧牛之豢於太官也不如草野之安也海鳥之食於公官也不如山林之適也公歸矣釆美于山釣魚于淵時飲時食以遨以遊不知環堵之為隘與宇宙之為寬也而況區區祿爵者哉則公之樂可知已矣

送柯侯移守武昌敘

夫刑罰之治人也淺禮義之治人也深菽粟之養人也徵禮義之養人也大夫菽粟非不飽也謂蔡焉爾也刑罰非不肅也謂束縛焉爾也若槩網稍疏鉤稽或漏能無佚乎故君子之政也不以信易生不以養廢教謀在遠也小人

則朔夕而已矣程庸較功孰與計多寡哉獅山柯侯之守寧波也法令既布慝罔攸伏乃籲于士曰吾欲使豪猾者戢細窮者蘇土疆不越道路弗廣則始爾多士吾欲使少壯者作耄老者休各恭其長不匱所生則始爾多士吾欲使婚聘有則喪葬有禮無蔑天常無盭人紀則始爾多士爾其念哉今夫璠璵天下之寶也弗琢則不成器雖有瓦缶瓴甓將焉用之杞梓天下之良也弗植則不成材雖有荆櫟榛樗將焉用之若等皆編氓之秀也苟聚而嬉散而逸弗廸弗勸則彼蚩蚩者其孰與有興乎二三子能從我命則可否則自賊乃時往視學教之吉凶享祀之節以崇禮也教之孝弟忠信之義以篤行也教之存心廸知之學

以盡性也教之誦說經義以取衷也教之相觀切磋以務益也若則有勸不若有懲父而弗觧士乃始而疑中而釋終而翕然向方欣欣然咸有得也其伯叔父兄又私相感動一以風十十以風百亦欣欣有得也乃侯之去也則咸戚皇皇轉相告語曰嚴師去我乎嚴師去我乎吾學何成矣則群聚而謀之東沙子曰甚哉侯之善政也夫衣被飲食活人身者也禮樂教化活人心者也既活其身又活其心雖父母猶將難之而况于上乎昔者文翁之治蜀也修起學校崇尚文雅以詩書為教變巫鬼之俗至比齊魯劉文饒之守南陽也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是故治平獨最享報祀而稱盛名者至於今不衰然則我侯之政豈直一時之繇已乎侯行教授陳君良猷而下率群弟子送之乃為滄海之章使歌以見志滄海瀰瀰百流萃之有巍華岳陵阜是毗疊疊碩人令懿咸歸白駒于邁秋杜斯餞 其二 鑄金以範埏土以鈞弗範弗鈞用器胡因公實棄我我生不辰瞻彼長路泣涕沾巾 其三 蒸徒沛沛乘馬騑騑奕奕荆山鸞鳳所棲靖爾疆域穀爾蒸黎亦有嘉烈著于宗彝

贈秦中丞叙

喚湖秦公服官山東之藩臬者三年百吏承式庶務釐舉蒸黎樂康鬼神欣喜績用孚於上下乃擢江西左使戒行

李將行適巡撫都御史員缺則以公往焉或有造于公者曰夫江西之故公夙知之矣鬭訟是甘鶩智舞文簿書錢穀變幻糾棼奸宄憑阻則竊攘矯虔以干王誅是故法如秋荼而民不知避也史如蒼鷹而民不知畏也公其若之何公曰嘻有是哉夫民同情于我者也親則吾赤子也父母之鞠子也哲焉慴焉純焉辟焉或諸慝懲焉或諸懼悍焉其良愛也其不良也無亦訓飭鈞繩以引之逸而殖其生將遂殘豕之抑諸棄之耶是不可不察矣是故欲惡不齊吾與彼齊之土疆不鈞吾與彼鈞之法令不經吾與彼經之貪餞不戢吾與彼戢之役斂不節吾與彼紓之城郭甲兵不肅吾與彼修之郡邑長貳若則有旌不若有辟民

苟得生惡乎無治鷹鷙荼苦夫豈所以為理耶或曰昔予
聞之公之按江西也糾擊官邪蒐察民隱無或奸法以逃
是以令舉而慝除小大懾伏罔敢縱淫乃今之論不幾于
異乎公曰不然夫霜雪降威雨露敷澤時之序也琴瑟宣
和戈矛耀武器之司也往予之按江西也霜雪與戈矛之
謂也時則雨露與琴瑟矣淆而用之其誰與我且子不睹
時之弊乎財力耗瘁瘝瘵弗蘇不堪命者多矣益之以嚴
是以藥石治羸瘵也庸愈乎諺曰無急如束薪亡不折已
無灼如燒膏亡不滅已是故德惠其先矣言者唯唯而退
于時心齋張公良齋丘公皆公之僚也請有贈言時徹曰
予何言哉予何言哉予聞之語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
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言夫才大之不宜於
小用也公偉才也大用及之矣綱紀一方宰制百物方將
獻績賦功秉國之鈞以揚無疆之烈豈惟西土之所得私
者耶言已乃徧告于諸大夫載之文錦觴諸紫薇之堂

贈李興國敘

世以資格用人率以貢與例吏注為丞若簿丞若簿弗能
自建率以卑瑣自矮倭諛善幻苟且取容臨民則肆旹掾
作威計賕有無為事左右上司廉之則褫職斥去乃撫膺
歎曰丞負余哉丞負余哉於乎不自貴而欲其無賤不自
重而欲其無輕惡可得已若李君廷茂者非所謂強立不
回不以卑瑣自委者耶君嘗為松滋矣以賢能稱乃又從

為吾邑旦夕儆于私曰夫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徵無弗著
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賤亦可貴也夫水清則明濁則暗
劍利則斷鈍則格夫明暗利鈍由已而由人乎且夫金玉
貨賄家之禍也文繡綺縠身之灾也縱不務德而灾禍焉
其庸將終乎今夫吏將以司平于下者也蒴庶依之鬼神
質之兢兢慄慄猶懼弗稱而況敢惰偷乎是故早作夜息
不遑寢食民知其志之不在佚也役斂必均師聽必審民
知其志之不黷貨也豪驁不縱寡孤不寃民知其志之不
右奸也是以罪戾弗及績用有成民狎其惠上旌其賢乃
遂有興國之擢孰謂丞之不可為哉或曰君今為令矣若
何曰丞奉而行者也令顓而成者也閭閻草野之休戚雨
暘寒燠之乖和山川鬼神之灾喜皆于令乎賴不已重乎
矧茲興國輕生而好鬬黠桀而多姦質劑之難於簡稽也
胥史之難於劾懲也隱情之難於審覈也頑嚚之難於格
易也可無慎哉語曰行千里者須臾不弛操舟大海者瞬
息不忘柁恪共朝夕不解於位是為令之道也

贈馬順卿序

石渚馬君舉進士高等歷官司馬郎適以詿誤謫理吾郡
之刑私念曰夫刑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是非得失之秉
禍福生死之柄也吾以喜怒權之則情移以貴賤徇之則
實眩以刑威脅之則民殘夫遏惡揚善天之命也好善惡
惡人之公也俾我一日衆取秉焉而顧奸之誰其與我是

故早夜兢兢如恐弗勝乎於五辭正於五刑唯倫要之齊見羿羽善良者扶之如嬰兒之弗立也其鷙悍無禮者懲之如惡草之滋蔓也是以民抱曲直以求平如持左右券以取合雀鼠之姦伏而細婢之怨伸舉隆隆然起矣乃玆擢判廣州衆咸謂寵秩之弗稱也而君獨夷然安之曰玉石薰蕕是在我者也好惡取舍是在人者也患吾之不玉無患以為石患吾之不薰無患以為蕕吾惟崇德遠滔無情無辟以修吾政而已矣且食土之粟誰非王臣而敢有輕重於其間哉夫讀書不忘恭賞不計勤君子之義也敬以立事敬以勤民人臣之節也義行則不然節立則不回達之天下猶可而又何患焉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聽之式穀以女夫正直之德神明所相而況人乎君行矣方將致遠負重一以為霖雨一以為鹽梅以圖惟無疆休區區廣州夫豈久淹之地耶是故汗血之駒不服於鹽車徑尺之魚不游於蹄涔彼以目前之利鈍為欣戚者陋矣

贈魏此齋遷廣西副使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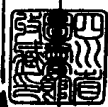
往予督學江西諸文學黨數稱魏此齋云適此齋有苦塊之戚閒得竊聞論議徵刺履行益知諸生不妄稱說久乃復遘於楚中時此齋參藩且四年矣予勞之曰王事鞅掌北山以之生怨職勞不来東人所以興歎君子良苦得無有不釋乎此齋曰奚然哉今之仕者馳騖津要踵迹權門喔咿脂韋以幾利捷主者一不幸罷免而旋亦擯逐矣予私心鄙之誠願引繩執萬恪共官常以報稱天子隆遇唐以濩落為患哉已乃出示篇什夷猶清曠方直風人蓋飄然游於埃壒之外者益知此齋自信不誣矣乃玆擢廣西副使備兵賓州由或者意之荒陬絕徼去明庭且萬里似非所以表功能者而聖天子神謨睿運計固有存予何者方域寧乂四郊不警則先侯釆之士冠擐纆驂相尋干戈則重疆圉之臣勢使然矣國家統一區宇薄海內外自前代所不能臣胥隸職貢百粵君長駢首歸命列郡縣以撫荒裔乃今遂成衣冠之國稍稍與上地比隆矣承平既久民靡識戰而屯戍之兵不足以制猺獞之命往往劫質使人以要金貝豨突狼噬殘瘃生民而王賦之壤太半沒入

其部是尚可為弗棘乎苟非抱不群之才明於康保敵愾之畧其何以拓流威惠而填撫遐萌乎夫天下猶一身也必四肢餘豫膚革充腴然後腹心得安焉卒有疥癬之變即不得高枕而卧矣今夫五嶺之區辟則四肢也而夷醜之患非直疥癬也皇帝明見萬里二三元臣祇承德意必不在所後矣此齋茲遷固不可為不隆重也今邊鄙之患大都苟且文具幾幸目前罔知曲突樹坊以銷未形之難即變起藩籬破巢毀子猶微文巧請以辟讁過甚者恣睢立威禦偷其民而用之兵力殫耗而土疆日蹙國家又何賴焉此齋仁信廉直標著薦紳而遐聽廣矚周知九服之故則夫陽贊隱畫折狐豕之鋒而綏遹播之衆振揚戎翰

以舒朝廷南顧之憂也將不在茲行歟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明天子之謂矣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予於此齋有深望云

贈潘雙溪遷湖廣副使敘

夫監司之設所以劾裁官邪察舉吏治霈皇澤而作民休職至重矣　敬皇以前師古久任之意四方之臣咸以職事待次於其土不得它有注授是以嫺習法令察知民間下不敢持兩端以廷視聽而私計非可以信宿去也力自表樹以恪官箴令政攸敘而惠化四流海內洋洋稱盛治焉歷代滋遠制意漸微而旦暮數易乃遠在萬里之外突未得黔而除檄且至諸所厝注往往弗竟其畫率苟且文

具僥倖一切以赴功名之會而縣吏憸胥得以沉埋掌固牽引浮文轉相比況幸其有所傳決以奸法軌而感黔黎非其勢使然乎又況職事虛曠累歲月不治而道路供億莫可以賞算此豈國家之利而生民之福乎雙溪潘公為湖藩參議者凡五年適荊州撫民副使缺即以昇焉余乃躍然而喜曰茲其為銓司用人之道乎今夫巨鐘之鑄廣厦之建亦必尊其冕匠而遲以歲月然後課成功焉矧為天子置封疆之臣乎湖藩廣大甲於諸路貢賦錯出乃今又為聖明湯沐之鄉繕治供帳靡有寧歲比役賦事視其他蓋不啻什百矣矧荊郢之治控扼要害戢敉輿窘之區而馴制豺豕梟獍之患此豈他所來代可以一朝而鏡乎雙溪盛仕為推官明於法比以賢能徵已乃給事黃門諍議朝廷大體棘棘不阿有古羔羊之節茲其為湖藩也歷治諸道振剔綏柔以和有衆疏通纖巨罔不自躬親之故坐處一室而策計諸郡之政如懸明鑑以表物也就而蒞焉尚何政紀之弗飭而戎氓之弗奠乎抑余聞之藥石以去病膏梁以養生歸在於活人然而不可偏廢也故愛而不威則惠慝保奸而飆悍之風熾威而不愛則密法張禁而刻核之政行皆非所以宣九德而翼鴻圖也故慎思而審行酌二者之中以永清巴蜀之儌不於公之望而誰望乎詩曰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斯宅身之至理為政之大經也敢贅舉以効風人之規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九

敘目録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九

敘

贈瞽齋吳君敘

高皇帝定天下旁求俊乂列于庶官乃詔天下郡國歲貢諸生可者一人計偕上京師升之國學敘遷于上舍得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有司學職否者罷還鄉里徵其廩餼與耕萌等故于時人思振厲胥有表樹以佐揚德化蓋彬彬盛矣歷代以来功令漸踈率以椎魯猥瑣之人苟且以應上命獵取祿秩終鮮成績言者病之今天子中興懋中建極赫然改絃詔郡國貢士一如初制汰其庸無狀者不如令者罰之四方之士回視易聽新積靡而嚮文明服在百僚勤于往績庶幾稱得人焉嘉靖癸卯吾郡例當貢士簡及吳君吳君故縉紳家子也中知疏通外務悉慭屏去一切刺譏詐諼之習力行孝弟孳孳誦說古詩書每課試輙先諸生然數上省試顧數不第困蹇矣乃吳君愈力行孝弟誦說古詩書不休然竟不第也茲以貢往諸生竊相與言曰嗟夫孰有美如吳生而數奇若此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使吳生遭二五之期投雲龍之會早自致于津要則其所蘊抱亦足以表著當年垂名竹帛奚至以末暮之齡栖栖皇皇僥倖萬一者乎夫椅桐梓漆貴中琴瑟之用懷瑜握瑾以應圭璧之求否則溝中之斷瓦礫之儔耳吳生此行吾不知其何如矣東沙子曰

不然夫躡影而希炎者曲士之規也貞志而順命者悊人之經也故生有涼德即乗軒珮玉有餘辱矣素履好修即委積秉田有餘榮矣昔原思薄情於結駟子輿比唫於逐禽莊周逃名於漆吏賈臣發跡於負薪誠其志無他崇卑利鈍豈在較與矧聖天子張俊乂之羅闢登進之路惟耆德宿學是以吳君此行奚必不為圭璋與琴瑟者哉又何遲暮之嗟矣諸生既喻此言遂以諗於吳君使揚之祖席吳君名杰字克俊別號擊齋子

贈瓶山胡公遷長蜀臬敘

予生長艸澤不習文法事然而狎見夫郡縣之故章程踏錯簿書弗經役斂之寬棘訟獄之屈伸胥史得以秉柄而

左右而長吏顧茫弗之知心竊怪之已迺經營四方察于小大之司則恒駭逸豫率鹵莽以從事檄書至急則應之否則委諸叢牘吏白則行不白即止即誑之弗為異也閭里之氓嘶冤負卭喁喁欲訴則曰彼其弗靖是民之恒態也乃日計貲斂以圖遷不及其它若是欲章程之無踏簿書之從經胡可得矣迺于從官入閩與瓶山公俱迺又同嗜好相善也則見其蚤作而晏休行度而坐謨詰黠胥之好差版籍之偽厳墾田之稽程土疆之軼察軍餉之欺經賦斂之則百年之弊而一旦鳌之然猶未也方且立之條規布之簡冊程官授事以圖惟無疆之猶迺喟然歎曰使為吏者而咸若是欲天下無治平不可得已迺瓶山遷長

臬示以六則諄諄焉求箴切之言乃告之曰昔臯陶之稱九德也兼剛與柔言之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箕子之所以贊疇也夫陰陽晦明天地猶不能違之而況人乎今夫琴瑟之和也貴其中宮商之節也偏急則絃絶矣六馬之馭也貴其中和鸞之音也操切則車敗矣長民者其以和民而致之遠也将惟德是以而頓窘棘自眩違其度而速之僨敗無乃非先哲之訓也乎是故訊刺必精以宣明也然而斂光以為照有餘明矣勑慭不弛以用嚴也然而貞靜以作則有餘嚴矣請謁不狥以成剛也然而沉毅以應物有餘剛矣是非不眩以表直也然而博大以行公有餘直矣行吾長也不形吾長也治民病也不急民病也忠信

以為經敦篤而不懈以之相天下猶可而況於臬乎人有言一歲一穫者農夫之樹穀也十歲一穫者場師之樹樹也終身一穫者君子之樹德也是故培之無斁充之無極碩大以成以孚內外以親遠邇以和神人以軏百物斯其為獲寧有窮乎彼斤斤剪剪伏發而苛蒐淺之乎其為德也已瓶山再拜謝曰善哉子之惠我也吾亦聞之人能見於百里而不能自見於眉睫之間吾願子之亦以此自勗也

送午坡江子敘

余嘗歷覽載記誦說古人見夫持繩履度亢節不阿即困蹶阨塞輙欣然慕之其脂韋洟涊善幻取容即驟至通顯

未嘗不汗顔而首疾也竊自念曰兹非降衷之良而操行之準乎即欲數化以殉人肖惑矣往予之督學江西也與江子于順見於貴溪之濵貌矜而莊言正而理毅若難犯心獨異之已廼被罪東奔江子寔迎唁余曰子知所以及乎夫怫衆而自章執一而不變欲免難矣雖然吾子勉之夫古今一正氣也天地之精日月之英陰陽五行之化宣百物之含茹疇將外是者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苟經德是踐生理弗剪即屠牟負薪也孰與死其心以餂榮者哉余是夜以息偃蓬蒿益明初志斷草茹木於世罕徵焉既而起廢清源稍徙而閩也江子以提學繼至則握手交讙相與語曰夫學職非他比也言以作訓身以

作範一有與德官斯邪矣廼江子則力行教化闡明六經黜浮靡之習塞倖進之途滌衰詭之敝矣忠信之謨表章正直稱揚風雅廣喻而博諷鑑別而衡旌其負仁蹈義績學修文者雖俓起纖細如懸蔂結緣引之惟恐弗及也其畔經離正敗業亂群者雖高貴子弟如蓬蒿稂莠之惟恐弗盡也諸士是以翕然向方日有丕變德業藝文彬彬然盛矣甫三載而登庸之士蜚聲而振采者蓋甲天下也人廼咸推江子之強立不反者有令績而亦或以是媢江子至有陽讙而竊詆之者即遷擢亦弗及余乃歎曰嗟乎夫決起豈知圖南之志哉今夫倖直之於喜惡其迹易明也毀譽之於禍福其事易知也以江子之才肯稍自貶損

不矯矯自亢者則孰不欲推轂汲引於蹻躡華要何有哉而江子顧有死不能也此其志何如矣夫貞女不悔於愆期獨行不懼於衆詘彼其抑志偃蹇視世俗之詐詡得意者奚啻畢丈尋常之間已也而終不肯利方以爲員競進而改步則欲自蛻於汙濁之外而懼以身爲捷徑者幟也此豈江子之得已哉吾獨慨乎淑慝之無章而提衡之失當非有黃綠不在注錄是猶惡素絲而湼之也誰將潔乎余生長海壖椎魯無他長而顧獨負氣骯髒與江子私肺腑也是以論述其大都庶以徵夫乂要者云

贈中丞陸石樓敘

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御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

以馭其富言爵之祿之皆柄乎上者也故明德馨香則庸之勞力宣著則庸之保大定傾則庸之安民和衆則庸之弼違糾慝則庸之敘其官常而陳其表極位著必恪而黷貨不流是以皇度得昭而民胥莫焉政之反也上失其馭大臣竊柄庶士弗虔蠅聚蟻附罔有懲心乃惟親暱姻婭是崇是使甚者挈貲以貿官張羅而網利欲官之無邪得乎今聖天子明目達聰獨攬乾綱敷求哲人以充有位廼巡撫保定諸郡都御史員缺則以閩藩左使石樓陸公往焉若命曰夫畿輔者京師之衛也若真家室罔不在厥垣墉女其念哉惟茲郡縣小大吏越若諸小大介胄之司若於職不若於職汝則治之惟茲風俗浮濫習尚侈儉由衷

罔褻汝則治之惟茲錢穀羸緉生齒登耗土田墾稽汝則治之惟茲城池險阻兵革鈍利行伍虛實汝則治之惟茲控虜諸關堡障烽燧有備無備或堅或瑕汝則治之公受命惟謹戒事以行諸大夫集而餞之于郊張時徹曰夫操觚而談者不可以從敵愾之役遵軌而踐者不足以經廣域之猷此拘方之士暗於遠大則然耳公高融博達迺民物之故靡所不照中外歇歷蓋三十年于茲矣威德用宣而績敘日曜時乃承受休命固以衆善膺之也矧維撫綏庶猷孰非公之所嘗試者哉方今天下日蒸蒸弊矣蓋非無治之為患而惟蠹治之患是故殘瘵以駭威瑤康以荒政舒縱以右奸浚削以崇貨是皆民衆之賊而法所必討

者也是之弗虔而曰欲以靖衆不亦難乎今夫柳之為物易植也若使十人樹之一人搖之解有能生者矣夫民衆之多艱非若柳之易植也而群蠹之患非特一人搖之也布惠而除慝興利而屏害乃公先焉六府之衆有不庶幾矣乎它日績成而上左右明辟儀刑四方膏澤被於海宇而勳業著於彝常則自今日之命為之也諸大夫迺載拜贈公胥舉爵為禮而別

贈敖子發敘

敖子為陝西提學僉事問言于時徹時徹曰吾聞之語曰騏驥之捷匪御弗至也烏號之良匪調弗張也士人之於學匪教弗成也教也者所以教成德也教成德也者將以論官而詔爵也夫教其大矣今之教其諸古之遺意與是故居之學校以一志也班之師儒以立則也詔之訓典以導衷也董之憲臣以旌別也考德以勸懲怠敏著矣度藝以進退能否見矣賓興以敘任俊髦出矣是故可以致用矣今之提學古鄉大夫之職也一方之教而寔專司之其廢與興皆一人之由也故紓而縱之則弛壹而繩之則嚚雜施而不巽則亂濫而升之則淆是不可不慎也故君子之教也猶場師之樹樹也度地而蒔之豐土以培之隨小大以灌溉之累日月以需之翦其茨棘驅其牛羊薪槱之患其有不生焉者寡矣是故木之材也可以為桴為梁為榱為杙為楹為榛為楯為楣其用不同其于居室一也今

夫陝古雍州之域也賢聖之所都也禮樂之所漸也衣冠文物之所嗣行也俊乂之所産也作而用之將吾子是賴可不念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夫仁而有容好善不比者吾子有焉以此作士庶幾有興乎徹也望子之風而已復何以語子也言已遂徧告于諸大夫書諸帛以納之敖子

贈張順齋敘

順齋張公擢陝西參政于時適有江藩之缺議者曰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罕其成公之敷政茲土久矣而復移之陝焉何居東沙子曰夫是銓司之權也使賢之適也奚其病哉今夫劍天下之良也陸剸犀象水斷

鯨鯢完而弗缺精於鍊也今夫鏡天下之明也巨細畢呈妍醜異形哲而弗敝精於磨也是故業患其不精不患其不通智患其不習不患其不弘軌則裁度所以精也涉歷嘗試所以習也拘方之士不可以圖遐黼黻之會不可以高舉夫固有所蔽耳試觀人之應世也目不致其明則黑白之分不能判矣耳不致其聰則清濁之音不能別矣心不致其智識則得失之塗不能決矣一身猶爾而況天下乎是故在高言高在卑言卑在遠言遠在近言近皆所以致其聰明與智識也是故致其察察之德而事無弗順軌矣致其果毅之德而吏無弗格奸矣致其誠信之德而物無弗從式矣致其柔惠之德而民無弗親愛矣是故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將無施而不可者是明鏡與利劍之謂也今夫陜西北之重鎮也兵戎之必詰餉秣之必經城堡之必修夷夏之必輯訟獄之必平興革之必審孰與是者哉移公於陜也是以明鏡與利劍望之也且吾觀於公也敏達精詳是天下之材也貞嚴介潔是天下之守也再刺劇郡而治平獨最貳於臬司而百度修舉是天下之績也以是而移於藩司其有弗効於藩司者耶又以是而移於為使為撫為部其有弗効於為使為撫為部者耶而何以數易為患哉則所以愛公者淺矣議者意觧遂書以贈公爰以徵永久云

送梅南子敘

梅南子者閩之彥士也始為庠弟子師者十年迺舉進士為南京民部郎繼為饍部郎者復十年迺擢山東參議未及行以不幸落職出守安吉夫好修而獲戾大畜而鮮施闔者憾焉張子見廖子曰嘻子不聞歐冶氏之劍乎昔歐冶氏之獲良劍也薦諸齊太公公不之善棄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弗可終以屬其子曰必無獨知夫吾子者亦若是也已伐而尤人是殉名也深藏不市是蔽實也殉名不詳蔽實不揚子其圖之夫水鑑莫如清人鑑莫如近今余視子也晰矣儉忠謹節所以不缺柔惠固植所以遠慝顓塞有文所以達倫若其庸可間乎夫蓄聚鎔冶範圍淬礪無所不至者是時之良也而或齟齬焉何與然吾願子之無獨知之也夫道猶劍也治民猶解物也是故柄者以持也刃者以割也礪者以利也蒙須者以繫也故郤則批之窾則導之肯綮則游之族則審之不以薄柱不以質石是用劍之道也是故遇有堅脆而入無難易劍之良昭矣彼齊君之黜之也與越人之市也奚為乎哉夫諸為子惐者過矣廖子曰子好余哉卬也不佞而復集于枯將隕越是懼樹不樹庸可知乎諺有之曰見兎顧犬曷云其晚亡羊補牢曷云其遲心力所及者不敢不勉矣唯時我諸大夫相與送之河上李子賦尸鳩之三章賀子賦小明之四章敖子賦卷阿之八章周子賦淇澳陳子賦白駒之卒章子文子賦蒸民之四章彭子賦伐檀方子賦緇衣廖子

再拜稽首而去

贈田世英敘

田君世英舉進士者十有六年累官南京户部郎迺遷雲南太守以去其僚之善者胡貞甫氏姜君錫氏告我于辻川之上曰世英之視有恒與恩也兄弟也今其去也有恒與恩也若去兄弟也何言乎贈諸時徹曰夫雲南者古梁州之域也界在夷僰於中國為遠夫欲惡同情是非同性上下同等逆順同應遠近之民均也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遠近之民爾殊也君子之政也治遠因遠治近因近其致一也射之於鵠也無遠無近矢無弗至焉農夫之於田也無亢無下穀無弗播焉夫

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得其道則中矣民猶穀也播之者我也得其道則生矣虞書之訓曰柔遠能邇言異牧也夫柔之也者非姑息之謂也以遠綏遠之謂也是故詰武禁戢之謂柔約法申命之謂柔致誠乎格之謂柔薄徵緩刑之謂柔利用厚生之謂柔興善遂良之謂柔達志通欲之謂柔省方設教之謂柔齊其所齊不齊其所不齊之謂柔夫無弗柔也是故可以言牧矣吾聞之世英之為人也事親孝則能興仁事長敬則能興讓交友信則能作忠御下慈則能詢瘼臨財辨則能止盜蒞事敏則能興功若是其有弗柔也乎其有弗中有弗生也乎於戲射獲于志失于易播成于方敗于荒是故敬慎以考終司牧之道也

贈吳大夫敘

宣城吳大夫以福建參議擢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問言於東沙子東沙子曰夫兵所以詰戢禁奸靖內攘外者也是聖王之所不廢也九域之泰也非不帖然寧也一夫鼓難閭里繹騷不戢則矢石戈矛之禍慘矣又況要荒之服邊徼之區氐羌之所出沒盜賊之所蟄藏者哉故曰隄防不固水潦將潰樊籬不葺狐豕突至域民防衆而可以廢兵者未之有也是故銛戈勁弩非以耀武也以宣威也高城深池非以設阱也以固守也蒐苗獮狩非以勤民也以教律也鉦鼓鐸鐃非以繁飾也以肄節也弛之或張飭之或荒安危廢興胥將表焉故兵也者所以詰戢禁奸靖內攘

外者也是聖王之所不廢也然予竊聞之在昔晉文之行師也不先於戰而先於禮義信之為教所向無敵襲遂之治郡弛去禁防與民休息寇則大靖是故治兵之道教民為上用民次之威民斯下矣是故頒白不任少長有秩所以教孝弟也同其欲惡順其向背所以教慈惠也禁其欲攘息其鬬爭所以教和睦也時其播斂簡其輸作所以教本力也孝弟則民知親親知親親則戰必力慈惠則民知向上知向上則令必集和睦則民知相恤相衛知相恤相衛則心不携本力則民有積聚有積聚則用不匱夫然則動之九天之上伏之九地之下制勝尊俎之前折衝千里之外將無施而不可者而何威茂之患哉大夫敬敏篤厚

人也其用物也約矣其勞民也勤矣惠和之政上下宜之茲將降德昭威專制一方之命聲績之成將遠近是耀矧予一二兄弟乎韓非曰善為政者樹德不善為政者樹怨予將以大夫之所樹自攷何如也

送方世佩敘

方子世佩之請告而南也與諸同官者處也三年于茲矣今乃以賢能徵為春官儀部郎相與送之秦淮之上行李既儆僕夫在路引觴交酌踟躕四顧時徹離席而起曰諸君子之相與也不知其日之邁也今方子且往矣若之何無言乎吾聞之明主之經國也猶車人之造車也車人之用木也澤者以為轂彊者以為軸堅者以為牙直者以為

輻大以為輿小以為輮平以為衡曲以為弓斷之欲其時也火之欲其齊也居之欲其無弃也規之萬之水之縣之量之權之是故短長必稱也小大必倫也深淺必均也是故澤行不泥山行不躓負重致遠無乎不利矣今夫經國者之用人也鑑縣而致察博采而遐求德公明則以司衡德廉辨則以出納德和平則以典禮德果毅則以詰戎德直諒則以獻替德明恕則以折獄德廣洽則以論思非是物也不在左右是故朝無曠官官無亂政治是以舉矣自吾與方子友也見其溫恭而不解明辯而不苛其見善若逝川也其見不善也若蜂蠆也茲行也天子簡之矣是將以為大車之載獨典禮也與哉然干將弗貴於割貴不缺也騏驥弗貴於捷貴不輟也夫行周則不缺彊力則不輟夫如是庶幾其有終哉徹也塞心而寡智德薄而多尤宜偃伏於草澤而乃竊有鐘釜之祿惟顛越覆敗是懼所幸子之相予也而又不予卒其將若之何白駒之詩曰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言縶維也又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言不忘也與子縶維者弗可久矣尚無忘金玉之音哉

贈趙南厓敘

昔淳于髡之與騶忌語也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

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夫髡辯說之士耳而其言乃有合於循理者何也蓋萌昕不順則渾潤縣關滅否得循則政紀斯斁法令弗飭則黠桀莫戢茲化理之所由廢而綱幽之所由災也今夫秉憲之臣為天子劾譏糾回以布令於下者也是故賕濫亂法則擊之貴弟和民則旌之章文錯謬則覆之土疆質齊則平之豪猾鬭爭則聽之宣昭王度而懲其不恪凡以格區寓之奸而興太平之俗云耳廼今之陳臬者或異其致矣依勢作威行一切之法鴟張鷙擊使民惴慴不敢吐息否者脂韋持兩端希撫巡意旨幸得有所傳致率莫出一語可否其衆宗猾吏憑藉貴近固貨

行壽則左右締視罔敢致詰夫若是尚望其能修法律而附萬民表君子而黜小人乎聖天子軫念民瘼乃累勑按察司官非才謟表異嫺習法比者不得輕有注授又不得數有遷調以需成績制意宏遠矣乃廣東僉憲員缺則以南厓趙公往焉公第進士高等格於著令出守州治已又貳守吾郡博大之德精明之政遐邇具瞻神人胥若茲行也必將執國家之經起積靡之弊揄揚休烈式敘有位豈直如髣所言者云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非公其孰能與於斯乎公之僚仲岡曹公而下須予言爲贈因隷爲論敘庶幾古對非之意云耳

贈盧書庵擢江藩叅政敘

國朝建郡縣而理方域乃設分臬之監以飭敘章程詰奸糾慝自錢穀甲兵賦斂力役以至小大獄訟咸得以裁可否而專興罷誠賢也則下吏承式而萌甿胥奠其不賢也則虣螯攸生而政坊斯斁茲蓋氓衆之紀而九服之楨也粤自三楚入麗禹貢聲教攸暨至我皇明則文物富饒寖寖殆甲天下矣然而疆里廣袤五方雜聚而荆郢之間則尤諸路之交而水陸之會遠近流離挈妻子而逐廛陌者蓋踵相接也有徒既繁莠蘖斯作至或集萑蒲之黨而美潢池之兵郡縣所不能制矣又況九永施矍諸衛介在巴蜀其人阻兵而好鬬上下凌躐犬豕相噬王化弗得馴焉乃專設制使得兼分巡撫綏征討惟所任之扼上遊之吭而奠全楚之封至隆重矣書庵盧公之來也於茲凡三年時乃平道路之梗設什伍之聯秩田賦之經察爭訟之訛布德行辟罔不在公自昔攫金都市鴟張藪澤及一切椎埋乾沒之奸莫不褫魄遁形以逃王誅民用大輯銓司徵其明績乃擢江藩叅政以往諸司之僚曰書庵茲移朝廷豈不念荆郢之民耶即荆郢可後獨不爲全楚計哉東沙子曰不然岳牧之吏守在四境廊廟之臣守在天下故以吾視荆郢也則荆郢之民吾民也如以天下視也則天下之民莫非荆郢矣矧江西固衣冠之都而財賦之壤乎公往矣恢張嘉猷以潤景業行將移江西之澤以澤天下則衮衣之借其殆以信宿爲期者耳此其吏與民又何懟乎

贈駱石溪遷長廣臬敘

三代而下惟漢文爲盛蓋其躬修玄默顓務以德化民罷去秦苛法不用所任以爲廷尉者則木訥之釋之耳擊斷之吏不得張法肆毒而萌甿無所患苦太平之蹟至與成康比隆焉比其後也反嚴塞之風而崇刻核之政腹誹巷議誅磔踵續寖成郅都之流胥以鷙厲登進而民始重足而立矣孝宣習知民間乃親第甲乙覈功令覈罪論辟天子下行獄吏之事中外稟稟百姓莫必其命雖時號小康而漢家之元氣遂索靡而不可振者此非積漸使然乎我國家以仁厚開基代霈豐澤湛恩汪濊九有豫穌垂髫黃耇罔不飽膏潤而終天年蓋至弘治間極矣嗣後稍稍改

尚服在百僚徃徃務振剔崇激昂奮翼於矜厲而濫服於
淵魚奇請他比轉相連逮欲以扶凋瘵之生而壽靈長之
脉不亦難乎聖天子體規覆育洞悉民隱修明禮樂以釀
太平而執法司憲必用長厚之士意深遠矣乃茲廣東按
察使缺則以石溪駱公徃焉公忠信篤厚人也平居恂恂
不輕有評騭至決大疑定大事則徐出一二語可否無不
槃鑿中肯綮訊刲察讞于以平小大之獄辟諸端表以測
景也彼巧文鈎棘機鍛伏冤罔蠢愚之衆而干彊直之名
將神悖魄褫自逃其過之不暇而況敢逞乎今夫廣古百
越之域而五嶺之交也鮫蜑出没海貫騈臻有金珠龜貝
籐蛇葛罽之饒吏于土者率多毀楞度以餂苞苴而禮義
之坊決矣公以清靜介潔作則于上式昭皇憲以虔天休
有不從風而格者乎則公茲行固銓司所以仰承明天子
德意而大造於廣之人也豈直以三尺寄之哉夫摘蠧鈎
奸以章風裁者法吏之任而一時之計也飭躬鎮俗以端
治本者達人之猷而百世之利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余於石溪有深望焉公行會余有辰沅之役不得執卮
酒從諸大夫祖曰贈我者必以東沙釆幾子亦有河洛之
命懼其負約也遂不辭固陋而為之序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

敘目錄

敘

贈李古冲敘

古者虞麗元二鈞職内外自四岳群牧越若小大執事罔不紓謨展采敷德亮工以佐于一人罔有回易世之敝也寵近而遺逖隆昵而替踈人始懷二心以徼近利戀禁闥之親者薄淮陽之守榮少府之近者慍馮翊之移自彥悊則爾而况於佞壬之士乎武夫仕誠以媒寵倖澤而已也則夫附離左右策足要津依馮威靈以遠攀附托鴻漸之翼而享磐石之安胥將耳心焉如欲嫺習吏事周知民間攷鏡得失之故參互屯豫之端於以流大化而扶令政則莫不自出入侯衛宣力四方者得之斯言也吾與古冲李子而有感焉李子少有俊才舉進士高等選翰林庶吉士盡讀中秘書歷仕為吏部郎於諸司最要自公卿以下莫不避席下之而李子方以位列太峻諏諮未廣恐無以稱塞主意日有廩廩之心焉既乃以纖詿遣斥而出也展采郡臬詘折勞瘁自恒情所不堪而李子顧夷然安之方且諗風俗之媺惡稽戶口之息耗差錢穀之羸縮閱甲兵之虛實覈山川之險阻錄人才之否臧於明昧之故靡所不燭然猶華華未解也人或怪之李子曰夫神龍之所以細大豕者神龍能變而大豕不能變也故大豕可豢而神龍不可豢莫邪之所以别鉛刀者莫邪鍊而鉛刀不鍊也然

鉛刀一割則折而莫邪割則益銛夫吾人之囿於高厚物也吾其為神龍乎大豕乎士出而致用於時器也吾其為莫邪乎為鉛刀乎故進旅退旅若沉若浮蹠盭之弗知尤詬之弗恥斯曲士之規也身處一室志游九域可貴可賤可近可遠入則能宣石畫出則能作民休斯達士之摹也默不佞幸得將天子明命夙夜奔走靡贊而遐聽以圖所未至於頎足矣若竊懷非望妄自縱逸以覬雲龍之遘而銜東人之懟也毋乃恒德之病而職司是缺乎予聞而善之曰若李子所謂有道之士也夫寵不忘恤遠不廢忠勤用明德蹇蹇匪躬者李子有焉率是以徃也將邦國是殿而况於藩屏之職已乎使李子守閶闔之尊筦喉舌之柄寵祿日富災害不生將自視恒多而視人恒寡也則集菀之刺興而覆餗之患作矣君子豈貴之哉予蒞滇之三月而李子轉彝江藩行且有日諸僚謂予宜有贈言遂書以就祖

贈石巖楊都閫敘

楊氏故太平人也家世將家子石巖子早孤父頗豪宕結客遂隳大業稍墮落母氏憂劇鞠子甚嚴少弗飭輒督過之曰先人冒犯矢石捐性命策功勳幸得嗣引聲烈施及來裔爾乃弗念弗廸斬然棄乎則涕泣不食必頓首流血請罪乃已出則問所交游歷歷具言姓名及所議論行酒狀稱意則曰兒能與莊士游其遠傷矣暨長習之射鞠善

為射又習之孫吳戰鬬法輙善戰鬬法而石巖子倜儻有大志乃稍稍取經傳以自廣已又結托騷人墨士學羲獻行草書法時為歌詩以自表異于時薦辟交至聲稱四馳累遷至福建行都指揮司使掌領司事余自魯徙閩乃見其白面修髯身長七尺偉然丈夫也已乃接論議覽賭翰墨心竊善之而當道者不悅方折辱武弁自張風裁乃數加誚讓曰爾武士惡得雍容揖讓又惡得哆口刺刺議論又惡得賦詩作字與學士大夫爭妍耶是恑詭無狀必劾治之乃已石巖子困不得意則仰天歎曰夫武士者以墨濫淫媮驁鶩剽人為罪未聞其以文墨議論雍容揖讓也夫士可殺而不可辱乃今太甚矣尤垢之甘而微寵於

尺寸將安用之輙奮臂上疏乞骸骨以歸東沙子曰嗟乎風之弊也久矣倖門得入則隳實可窺屈膝求援則唾面不慍曉謂亢節不阿翻然嘉遯有如石巖子者哉吾聞石巖子宅奧窅之區廣可數十畝松栢篠簜翁若林麓奇禽異卉珍果嘉魚蓋影然盛也又時產靈芝茹之可以不饑而石巖子方且彈琴奕棊賦詩投壺坐客竹樹之叢掀髯長嘯庸詎知所謂衣繡乘駟高牙大纛之榮哉抑予觀之捋腹而爭虛者蔑以罔什百之利操刀以效割者難與建卓偉之勳故深藏不市良賈之智也辟處而弘猷達士之舉也舒詘存乎時翕張在乎我石巖子其無忘後日之圖乎

送劉黃巖敘

黃巖先生之來備南贛也始至令曰凡我民返而侵疆輸而逋負逷而寇攘息而鬬爭宅而宅佃而田以有寧宇時則我民我恤否則我害我除凡我軍新而旗幟精而弓矢時而教肄慎而警守無侵佚無惰驕無離伍失次干國之紀時則我軍我恤否則我害我除凡我文武長吏暨群執事利於爾民爾軍爾則興之成之病於爾民爾軍爾則寢之革之毋黷于貨毋峻於刑毋壞我大小禮防時則我吏我嘉否則我害我除令既下民有不若教者辟之吏弗率者繩之罔有攸貸小大震動乃胥與言曰夫非命吏乎其以厲我也既而令日以布德日以孚豪猾者戢細窮者蘇

農安于穡市肆不譁乃又胥與言曰吾儕小人昔之厲我也者將以為我利也今之我利者也將以為厲我也非公吾何庇矣於是賦歛時入訟獄不奸民有防域吏有守程當道旌之銓司賢之遷河南提學官缺則以先生徙焉諸司之寮曰遷黃巖去武而文矣則何以贈之東沙子曰夫文武一道也政教一術也善政者匪別播之令去其害政者而已矣善教者匪別立之科去其害教者而已矣先生知所以去政害也有不知所以去教害者乎今之害教者多矣師儒之耄昏則教廢章程之紊雜則教廢課肄之惰偷則教廢勸懲之舛濫則教廢怵勢而骫法則教廢徇情以行私則教廢此皆係乎上者也學術迷惑則教廢俗尚

滛回則教廢甘利而遠義則教廢怙勢以干憲則教廢叢口以鼓謗則教廢習其所習不習其所不習則教廢此皆生乎下者也夫生乎下者也上可得而導也其由乎上者也吾且將誰責乎哉異哉今之言教者也姑息以為寛激勸以為猛含縱以為恕旌别以為苛譬之庸醫之療疾也知湯藥膏粱之養也而金石鍼熨罔攸施焉以之治人庸將愈乎是故教之正而士知向方矣養之精而士無怠媮矣擇之審而士無倖進矣然而教有弗成者未之有也先生曰教其止是矣貴曰篤行以先之本誠以遵之正學以倡之罔以浮藝蔽德罔以側言改厥度斯則教之本也是先生之所有也徹也昧學而未能敢贅辭乎

別東郭子叙

東郭子將歸時徹請造焉曰古今之人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古今之性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古今之學其不同者是何也曰古之學也求在内者也今之學也求在外者也古之學也身心焉耳矣今之學也口耳焉耳矣夫諸求在内者也則存吾心養吾性而已矣故其道易簡而有成夫諸求在外者也則萬事萬物欲無弗窮也無弗徧也盡心力而為之弗給矣且子試觀天下之學有以口耳者乎學為衣者則以衣學學為履者則以履學學為車者則以車學學塼埴者以塼埴學學刮摩者以刮摩學學設色者以設色學學攻金者以攻金學庸有以口耳若千夫由藝且然何獨至於聖賢之學而疑之是故萬物皆備於我言在内也反身而誠誠也强恕而行誠之也是學之之道也時徹曰唯唯吾嘗試求之矣心也者萬事萬物之宗也心存則正不存則妄學之道存心而已矣是故至誠無息聖人之道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君子之學也放而不知存不知學者也存而弗能常學而未熟者也是故不以獨居而定不以應物而亂不以簡而定不以煩而亂終食於是矣造次於是造次於是矣顛沛於是無動無静無遠無近無存無不存則幾於無息矣是故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送魏及齋叙

夫造化有陰陽人道有剛柔言乎其相濟也而獨於牧民之政顓尚慈祥取辟於烹鮮申命於保赤它籍所存大都類是此其故何也蓋牧之為言也將以寄命也嫗煦翼覆猶懼傷之而况敢有所震暴淩嗌乎哉是故醫者受遺子康以咎怨民亭長負牛仲康輒欲自免渤海易刀劍而為牛犢鉅鹿稱他吏以息譖訟文饒蒲鞭次公雞豚膠東占口桐鄉去笞此皆非有察察之政也然而惠澤四流教化宣洽胥以潤景業而顯功名竹帛所稱雖歷世不磨焉今之為理者異其致矣條教煩苛米鹽靡密澆漓散樸並行骫欺甚者峻法深文草菅畔庶張網以漁貫列焚而鼓毒

小大廩廩朝夕莫必其命而盜賊奸宄日益弗衰吏治至此猶謂之弗弊矣乎若及齋魏公古之所稱循吏者非耶公之始至吾郡也適丁殘𢑥之餘重以天降凶瘥憔悴極矣又沓寇陸梁宮于近島結內地奸人為之鄉導草竊焚剽警報日至而倭夷桀驁非期稱貢兵甲如山連艘踵接百姓洶洶共謀匿遁以延喘息而公乃孜孜拊循親問民所疾苦而醫療之施廩賑災以活溝中之瘠其為政也先教化而後刑罰含垢納汙不屑屑鉤探隱伏以章神明即有犯者矜惻懇至須其稽顙首服徐從輕貫薄示創懲終不加苦時乃慱畫隱規樹障設防約之以保聚籲之以文詞內消肘腋之變而外折蛇豕之鋒民稍稍還其室廬而有

其妻子乃為之謠曰父母生我兮不庇我終曠其庇之兮維我魏公於乎為守若是即龔黃卓魯之續又何以尚焉朝廷嘉其殊異晉秩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太倉民奔走相告謂赤子失其慈母無所乳哺死矣余解之曰公不可留而政澤在焉猶將覆及子孫況我輩乎且公之在太倉也疊境相接風聲日聞其所以厲鄰域而奠海萌者猶夫一日也語曰河潤九里庸以公去為患哉邑侯東溪徐君與余談公事亦惜公之去也因有感于民情遂命敘述以就祖

送梁大夫敘

勿庵梁大夫以明經起家兩令名邑楙章勛伐擢倅吾郡會寇攘劻勷夙夜孜孜佐百姓之急庭無滯事無何有媢而譏之當道者當道惑之移文諭意焉大夫歎曰嗟乎夫所為廢眠食而營職務者凡以補塞罅漏以遠譏謗也而顧速之謗乎夫市虎之眩投杼之疑察人之所深憂也忽戒於萋斐肘昧於機阱蒙士之所以蹈禍也夫侏儒病飽而壯士苦饑刀父逞麗而王嬙擯於朔漠遇不遇胡可強哉乃上書當道曰亂不才繆忝仕版以表樹之不易鑒寐愁心惟顛越是懼而德之不競詬姍繁興亂死無所逃罪竊揆先民不能則止之戒頤乞骸骨歸田里誠得畢力稼藝以終犬馬餘齡即惠賜不貲矣惟當道哀憐之時撫巡諸司察察言之無當也而下其章固止之已而議曰嗟梁生困甚矣與其[illegible]繫不伸以畏避罪咎孰與徙之他所使

得自展乎夫琴以更絃而調劍以新淬而利獨柰何重困梁生矣爰疏於闕下得請而行之賈大夫竊怪其故以諗於余余曰君亦知夫農與賈乎賈之居貨也或收什百之息或併捐其母農之治田也或歲取什千或冀其田而不足非必其人之工拙殊也亦所遇利頓然耳然良農不以水旱而廢耕良賈不為折閱而廢市夫仕者亦何必盡履亨途哉要之亢節厲操期於底至云耳古昔豪賢初被折詘而終顯功名脫樊籠之縶而颺霄漢之上夫豈少哉斯又何足恠矣大夫聞此言也曰是非所以獎亂也然而不敢不力矣

贈東溪徐侯應召還朝敘

孔子曰才難信哉其言之也經生學士大抵汎覽丘墳誦說先王自謂鏡見古今之故纖巨根末炯炯矣至出而應天下之務臨民宰物棼如也務博大者鮮精詳之政勤小苛者乏宏遠之規性類慈祥則縱弛綱維苟且一切辟諸敝笱出入亡制猾民豪吏爭伺隙以售奸而強宗貴族且攫人而食之肉非惟莫之懲也從而翼張之者有矣其強幹明察乎則又斤斤引繩信任猜禍東濕揚沸不可狎邇是猶撫嬰兒而日抶之也於生民何賴焉於乎斯才之難信矣若我東溪徐侯非古之所稱全才者耶侯以茂齡來令吾邑恂恂溫溫不亢不厲諸胥徒意其未燭也日睥睨其旁幸其有所蹠盭以持短長而侯則明習文法一如素

官獄訟盈庭次第辯決不終朝而畢民莫不稽首以稱神明其為政也破觚而為圓斲琱而為朴與民相安於無事肆眚災之赦寬養惠之罰務為含茹以匿垢瑕諸豪家有所横暴凌啖庶姓則悉裁以法靡有貰貸私所請寄卒寢不行曰為天子命吏所執何矣即危禍至敢有所軒輊耶且禍匪在身即在吾民民苟禍也孰與身有之乎持之卒不變先時天災流行民用艱食殣相接也侯乃施廩緩征孳孳乳哺以活流離海寇猖獗徵發繹騷自文武長吏以至諸曹卒史罔不晝夜劻勷而侯以一身當百務之衝劇決應酬綽有餘裕乃又曲慮隱規救紛解結節省民力不啻什九閭閻安堵不知有兵革之役凡皆侯之賜也政成譽流朝廷嘉其治狀將以為耳目之官召命奄至民奔走相告曰侯之㲉字我也吾儕小人若固有之也侯今去我矣饕餮之徒焰灼鴟張尚能我田我畊我室我居我妻子我撫耶則相與齎咨涕泣尸而祝之東沙子曰予觀於今而益歎夫人才之難得也語有之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夫惟其為人也則早作夜思孜孜不解察其欲惡權其利害將無所不至矣夫惟其為已也則早作夜思孜孜不解掠取聲譽漁獵苞苴亦無所不至矣夫為人而無不至也未去則民安之既去則民有餘思矣為已而無不至也未去則民患之既去則民有餘憾矣是以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光照史冊乃於今獨罕稱焉此其故可知也若

徐侯又何讓美於往哲哉茲行也一以為吾道慶而一以為吾民悲

贈見山張侯應召北上敘

上世以道化天下中世以政一天下後世以法繩天下蓋時變推移設制軌物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蓋傷之也然而察臣碩士猶能崇端本之治洞已亂之原權衡仁義飭厲綱維求倫要之齊審過故之罰使視聽不摇而奸宄衰歇是以澤潤斑黔風流湯袠史冊稱良焉乃俗吏則異是矣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如漢之朱博敢任應變材也而專務苛譎踈薄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

云云輒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卒之詐見智窮遂陷誣罔豈非任法之炯戒我見山張侯以茂才與等明經舉進士来佐吾郡所職文法事輒自意曰夫讀書明道蘄以效用也道揆法守豈其有二乎若乃放黜周孔器人於訊刺擊斷之間是郅都甯成賢於畢公召伯遠矣乃察舉科條動應經義慎于五聽訐于五詞犂㫖有犯懇懇矜惻如或傷之法其暴橫無狀者靡所回易時乃格之以忠信威之以廉潔照之以公無私義所當為則奮臂而起究弗白者力而宥之民知侯之不我鄙夷也小大愚智罔不傾心是以庶獄庶事邑所不能决而仰成焉其有大事大獄郡或不之决而諮

議焉郡有大事大獄監司或不决而檄委焉侯莫或誰何有所訐免牢之以道迎刃輒解論報不宿上下稱平盖三年而徳風動于海表薦剡錯于朝端會科道官闕天子徵天下材有司以補其處而侯則在選我明之縉紳交相賀曰斯國家之鴻休而生民之厚福矣乎何則茅茹際泰碩果成剝物各以其類也北門之貧窶東人之職勞詩人寔憂焉是故天下治忽端在用人廉者用則必勵羔羊之節而簠簋不飭者遠矣明者用則必燭好惡之端而為鬼為蜮者遠矣直者用則必執是非之公而娿哹脂韋者遠矣勇者用則必身任天下之利害而首鼠兩端者遠矣仁者用則必崇惇大之風而刻深矯厲者遠矣然而有不治者未之有也侯今且體衆希往補察職之闕則弼我明辟以襄中興之治繄天下是賴豈直吾明之私幸哉侯行同僚郡丞顧侯葦屬以贈言遂以所得於士民者稱說之如此云

贈都給事孟鴈山擢湖藩叅政序

國家置諫議之官卑以繩愆弼違翼襄化理比他司至隆重矣頃者鄙寇弗飭虜數鈔邊羽書繹騷震嚇內地宵旰殷憂下求攘卻之策諸臣各以意對言人人殊辟諸道謀莫潰于成天子以為是在封駁之司非得老成宣朗之材罔以晝長猷而定國䘏廼以鴈山孟君為兵科都給事中盖重望之也君乃綜核群言覽鏡得失采其可者上之施

行又數數陳說大計胥中窾郤協衷三事風厲諸邊戎防漸修虜亦引卻天子嘉焉擢君湖藩叅政以酬勞勩同省諸君謀所以為贈者東沙子曰余聞之為上為徳為下為民又曰維君子使媚於天子維君子命媚於庶人言一體之義也故股肱耳目藎臣之恒念也求牧與芻而立視其死同室有鬬而不之救此亦仁人之恥也如能以君之休戚為己休戚則其言有不盡者乎以民之休戚為己休戚則其政有不盡者乎今夫翊戴元首矢心獻替效匪躬之節以明在三之義君既克媚於天子矣其有不能媚於民乎哉楚西南大藩輿圖物産稱雄於天下迺今則稍稍殊其故矣苗夷之役累歲未休而其他徭作率佚常調重以

天降凶瘥斯民弗適有居跂足而望鄰郊者皆是也然則
劫墨吏之漁獵剔豪右之侵蝨審徵調之舒棘察利弊之
弛張嫗煦而㲄育之於以活溝中之瘠而詠太平之休在
今日其容已乎斯固孟君之所優為而諸君子徵言之意
儻在是哉余不佞敢以為請

送司訓龔君有終遷陽山教諭叙

龔君有終余督學時門下士也司訓吾寧凡三年所矣恂
恂溫溫躬以為範不徵貸于諸生乃當道數以賢良之書
上于天官氏天官氏輙越計簿而用之為山陽教諭蓋以
表碩異云龔子曰謙也不能虔于飭厲以忝有位朝夕所
為廩廩今茲之移無乃速之戾乎且寧固文獻之都也辟

之瓊林玄圃也璆琳琅玕不種而成吾懼陽山之無以嗣
之也余曰胡然哉亦有以治圃之說語子者乎渤海之壖
蓋有高平原焉膴膴彌望乃東西二氏圃焉東丘氏之為
圃也耕糞必勤畦畛必飭播藝必時燥濕有度去其非種
薙其草惡土生者厚覆之雛生者疏之蔓生者竿引之屏
蟲鼠之患飭其藩籬牛羊狗雞一不得闖焉所穫視他圃
不啻倍蓰也蓋藏日豐事育日裕積而致千金之產乃西
丘氏之為圃也不然耕糞不之勤也畦畛不之飭也播藝
不之時也草芥茷掩其疏而不之問也天不降澤根枯莖
萎而不之恤也蟲鼠日蝕其中牛羊狗雞突至而不之禁
也課其所入曾不足以償公家之稅則曰就窶焉夫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而所穫爾殊者則力不力也夫陽山之士
獨非中土乎陽山之士獨非中土之士乎夫地之有名不
名者則以士之有競不競也士之有競不競者則以教之
有至不至也君誠能以其所以教吾寧者教陽山也以身
範士而不以士求士課諸生之業而不課諸生之金行則
進其良糾其有弗良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薰染丕新
俊髦攸作化海濱為鄒魯當道又以其績上于天官氏天
官氏又將越格而庸之地胡可論哉龔子乃再拜謝教曰
謙也今而後知所共命矣謙不幸失怙而鞠于母氏訓督
過峕尺寸之樹皆聖善之賜也祿薄而不得將心甚戚之
今年且八十矣白雲之望罔替斯須幸得過家上壽而陽

山去梓里非遠也御潘生之輿遂一日之養莫非聖天子
之賜也敢自負乎況師門之教炯炯也有不力者無以面
諸士矣請佩之以行

贈博士鄭君君亮遷令淳安叙

往余之叅閩藩也數循行郡國察土方徵秀異迺莆為最
著而鄭氏寔稱雄焉時則有若抑齋公者以進士高等入
讀中祕書輙以直言繩切相臣以故不得為翰林而出為
給舍其為給舍也輙又以直言繩切主上數進封事觸犯
忌諱嚴譴不衰卒之擯撻放免益祗德殖行賞志以歿而
博士君其嗣也蓋深心傷之力紹先人之烈種學織文樹
聲藝林比發解久之乃領教吾鄞不自菲薄齺垢尤厲軌

茫節縮奉入以佐諸生之急斷斷誦說先王期之於大道未幾諸生斐然奮興蓋匪言是師惟躬是師而君又雅有慕嚮時從學士先生流覽圖書討論德藝不啻愁之需哺也於是斅學並茂賢闈四馳六際龐君廉其行誼特疏于朝未朞年而淳安之命且下蓋希曠異事云門下士董生樾李生德繼輩咸相與詫歎或曰嘗聞之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今縱不然獨奈何吾師突尚未黔而輒他之乎或曰稱器而受官物之方也斤德而敘詔祿之經也若吾師者非翰苑臺諫之英乎而僅畀之巖邑匪小子所能知矣叅軍包庸之山人李賓甫與君蓋甚習也則以諗於丁予曰固哉言乎夫自二三子者之籌之也則師吾師

也畀我一日則一日之嘉惠也自平章者之籌之也材天下之材也惟所宜庸則授之弗敢枉也弗敢滯也方今四國罕寧民生日棘猶之為篤困求醫惟恐其不亟也苟有明岐黃之術者將不越宿而徵之矣況師儒所職不得兼吏治沛姬煦之澤而興學勸士有司寔肩負之非越俎以代庖者在昔文翁之治蜀其績効章章可睹矣今淳安固簡僻邑也其民耑蒙悖朴無健猾嚚氣之習乃其儒術則又有商文恪公之遺焉君之往也以身帥之先教化而後誅罰勸行敦本要諸弗擾法修令飭不肅而成日群青衿而課肄之誘進賢聖之域治化薰洽績敘隆茂蓋可計日而策也諸文學侍從之選舍君其何以哉昔有漢盛時褒

顯良吏風示好尚以寧民萌施德美又往往拔其理行尤異入為三公九卿治用長茂比隆三代我國家監古制治而賢宰銜祇承德意惟恐不給其在鄭君豈復後於諸人乎二三子又何疑焉包君李君曰如公之言乃知君子學道臨民亦在躬化謂何耳崇卑內外曷為軒輊焉緣被儒術以興治功固鄭君所為孜孜也請以是徵於他日其可

敘目錄

敘

贈虛江俞君擢南畿副總兵敘

往余見王遵巖贈虛江俞君之文知其為習詩書閑韜畧人也蓋心恒識之比余叨貳本兵獵犹孔熾遠近告棘慱求鷹揚之將可以宣威卻敵者而卒難其人乃若東南之產則尤為鮮寡嘗咨於約庵歐公則舉總填兩廣得俞君焉殲賊海上妙有機筭盃徵遵巖之言不誣乃壬子之歲倭夷鼓衆深入大掠內地破城攻城殆無虛日至黃巖之變極矣事聞京師相顧駴愕乃屬本兵上疏請設提督撫臣及分守叅將以救寧海宇余乃力舉俞君可任兩浙而或欲置之於閩余曰此閩產也師閩非宜命下未幾或又欲移之昌平移之京營余曰此南產也師北非宜俞君既至乃募精銳繕甲兵修戰艦時訓練歷險夷扼諸要害而守之麾下將士無不人人知其姓名里閈及勇怯譎信宜戰宜守時時誓以僇力殉國執手而拊循之其勞於從役者量其小大而必酬之以故人人無不願為之死者節制嚴明一不如令輒斬以徇警報時至即握銳披堅首先戎行倭不及繫饑渴危險必與衆共蓋濱於死者數矣軍行止取克捷不貴首功所得財物盡以享士即古所稱名將庸有異乎是以一戰有馬稷之捷再戰有舟山之捷有(?)溪之捷有昌國之捷有石壂之捷有戈橋之捷其他逐北

追奔俘馘窮寇殆不可十百數即今夷寇充斥窟於畿甸
蘇松嘉湖之區槩被荼毒而吾郡獨苟安旦夕皆俞君之
功也余方奏記當道謂百萬生靈方恃俞以為命不宜輕
有動調必欲酬其勞績則進秩加俸事定而後議之乃今
南畿副總兵之命下矣彼以得君為喜而此以失君為憂
此其於地方軒輊何如也竊惟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
而夷寇繹騷起自倉卒非若西北諸邊備禦之素也腴田
沃壤輪奐相次非有墪堡阨塞也倉廪積聚隨在足餉非
若不毛之地裹糧而行也富室焚蕩貧民轉而歸賊反為
先鋒以格我師蜂屯蟻聚動以萬計尚不可亟為之驅除
乎論者以為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據險守要連絡
響應一策也蒐選精銳擣其巢穴一策也團練鄉兵人習
攻戰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創置墩堡積聚
芻糧一策也嚴明哨探知賊動靜一策也至於設畫樹防
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奮熊虎之威而
剪豺狼之孽在俞君自有餘裕又何俟於贅言哉君行矣
靖彼南畿以扃我浙使遠近保有生聚之樂則吳越遺黎
胥將尸祝於無窮不啻銘勳旂鐘而已也諸大夫曰此俞
之所願聞盍致之

贈總督梅林胡公晉右都御史敘

昔太史公論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均之尊主

顯名然其優劣之效可睹見也士持文墨議論大言無當
市取聲譽以之干寵徼榮庶幾矣一不幸有四封之警欲
以紓志慮戡定禍亂轉焚突之虞而為苞桑之固其道
無繇也此猶徐行不可以拯溺膾俎不可以療楞亦其理
然耳成周之初濟濟才碩布列有位而公侯干城遍於罝
兎之野人故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蓋其盛也漢唐顯王亦莫不綜核功實延覽英雄社
稷之衛代靡乏人比其後也釆名之習勝而罔上之奸興
覆津途而躐膴仕者乃在於矯飾辯智之徒故其諺曰力
戰鬬不如巧為奏蓋至是鮮不陵遲替矣皇上繼統監于
古昔赫然慕殷高周宣之烈廣新櫝之路以蕈安攘之圖
于時梅林胡公由餘姚令徵為御史揚奇邁跡紳衮交譽
所為推轂者數矣會東夷不靖鼓衆深入破城陷邑靡有
虛日遠近弗適有居乃盡徵天下材官以禦之敗北踵接
未有能一翦其銳者皇上震怒遠責臣當事者數輩顯誅
之期得畀威致死衆益私相指議謂非梅林公不可者適
浙江巡按御史缺即以委焉已遂代巡撫已又遂代總督
斯其遇亦奇矣國朝著例凡宦履所先即不得巡察其地
而御史七品秩亦不得輒代巡撫與總督蓋自公而睹之
衆謂遭會之隆而報塞亦不易也公乃毅然自奮集思廣
益誓廓清海隅上報天子恩德日討軍實夜則枕戈以卧
寇至輒躬擐甲胄攝管屨以先行陣其所筴計十不失一

往往洞人所昧以此累折虵豕之鋒而潰於危者亦屢
丙辰之春賊魁徐海擁諸倭奴而來分兵掠江淮吳越諸郡邑而海則窟乍浦聲言陷杭州下蘇湖絶餉道以窺金陵勢焰張甚無何海兵突出烏鎮徑薄桐鄉日治攻具以瞰城中聲援四絶公謂賊衆若林我兵未集未易以偏師嘗也乃厚餌賊魁紓觧重圍又益行間而鬬之左提右挈若弄諸股掌之上會督察趙公至相與決定機宜隂部署銳兵以乘其隙於是黠渠若葉麻若陳東先後縛致轅門而海亦授首語在茅副使所為紀中已乃克僊居克後海克舟山勢如折朽殘孽瀉平一二遺裔始得撫有家室捷書聞於闕下而天子始釋南顧之憂矣爰命廷臣次第嘉

績議其爵賞晉公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仍巡撫地方重其權也郡守張君雅受公知請予言為賀予乃言曰人臣非任事之難而終于底績之難非尊寵之貴而以不侍其寵之為貴方胡公自御史來按兩浙也遭逢希濶不三載而荐歷二品身依日月之際何其榮也然蒙犯荊棘覯嬰百戰與狡夷爭一旦之命吁亦危矣公嘗坐華軒導牙纛出入都市人咸舉手加額曰是被甲彎弓與賊鬬於林莽風濤之間者所躋穹階蓋以身博之耳豈惟是我方公之陷賊魁通往來也彼以愛弟質於帳下公朝夕與同卧起飲食而旁睨者不察以為禍機叵測飛語藉藉震撼兩都假令不與督察公密籌一舉滅賊函其首以獻則祕筭奇謀

反為自阱之地將無以觧於不虞之禍又何能利之幾耶是知成天下之事樹社稷之勳必有達權濟變之才而益以忠貞激烈奮不顧身之操要非持尺尺之議規規便利者之所能為也予蓋知公之深者試以斯言諗之

贈玉峯阮公晉副都御史撫鎮福建序

浙與閩界大海而峙生聚阜蕃物產維錯蓋奧窅之區而殷盛之都也三農力穡餘各以貨藝自資奸宄罕萌焉即有草竊有司出片紙捕治之即旦夕可翦而輯也粵自壬子之秋邊防弗戒夷用大掠陷城寨者踵接守臣以聞朝廷博求攘却之策有議設提督憲臣兼制兩省為宜者余以意對曰議善矣然非以巡撫塡鎮之恐肘有所掣而未

易以遏亂畧也于時然者半而否者亦半當事者卒惑於群咻乃割寧紹台溫福興泉漳八郡設提督隸之而識者已逆知其罔濟矣久之始以提督兼巡撫併制兩省而夷已大熾不可撲遏益用言官之議遂兩設焉無何閩中旋復罷免而督察趙公之來也詳諏利害之故復申上初議遂以玉峯阮公專鎮于閩而總督胡公則兼撫我浙職專而權不貳地近而令易肅握機制要此其最先者乎余嘗觀天下之事治河者必窮其源剸物者必柄其刃固未有不察肯綮而繆為之者也夷之入寇也必道於海而海濱之民不業他技生則習游善汨貧者操尋丈之艇出没波濤逐魚鹽什一之利其富者腰重鏹操奇贏學夷文身雕

題之舌把臂出肺腑博市象犀珠貝玳瑁文罽諸珍異丁貴之物以弋厚息率能奸闌出入埋块往来比其狎也宮于近島糾盤日夥而客主之勢易矣益又誘之攻剽日治巨艦利器乘風駕濤瞬息而馳千里烽未及然而賊已飽噭揚帆矣哨守督備之官又甘其薰心之貨而陰弛譏捕之禁彭湖月港之間其可問乎誠欲銷積習之患為廓清之圖必立什伍相保之法嚴見知連坐之誅破通關納賄之計庶可覆其窟穴而絕其嚮導自非委以重權而坐鎮其地令之所出震若雷霆疾若風雨其何以滅積薪之膏火乎故曰握機制要此其最先者也公以才御史憲學兩浙無何遂代巡撫檄未及至即介甲而馳連收馘賊之勳

如解桐城之圍平倭居兗舟山此其最著者也捷書屢奏皇上嘉其休績乃晉副都御史而今茲復專節鉞於閩矣余聞之史遷有言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齊桓越燕而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之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中國一統明天子兼文武內轄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為邊境征伐哉夫以漢武好大喜功而其臣辟引稱說如此況今天子閔邊萌之水火有赫斯之怒拊髀側席朝夕所為發憤者乎固宜枕戈席橐滅此而後朝食也公以宣朗之才抱忠貞之節威聲所被固已震驚遠邇今茲扼喉舌之地操擊斷之權必將宣布弘猷永絕禍本樹國家億萬年疊徼之防旦夕還朝得無有如趙翁孫敘金城之績為明主侈言之乎此固盧江公同袍之願而亦鄙人之所以自效於芻菲者也

贈方湖王公晉浙藩叅政敘

凡仕進之途有二累日月者以迅邁為嫌表材幹者以積資為困雖遭際不同亦其所蘊負殊也是故騏驥啗衆一石而駑馬不過數升夸父一走千里而侏儒重跰不越數舍此其相去何如哉今夫豪傑之士宣猷矢畫足以填撫方國廓清寰宇即起諸徒旅上依日月之光貴近顯名人鮮不俛首遜伏罔有訕言其或碌碌墨丈尋常之間引衡伏軛兢兢保持倖不致敗轅毀轍已矣又何暇望雲龍之會希冠世之寵乎國朝自 高皇 成祖芟夷草昧肇造

丕基四徼草莽之才服在有位屠沽刀筆崛起公輔往往呼吸風濤翱鴻漸之翼而表旂常之伐當其時非有以年勞課爵級者也比其後也重熙累洽寓內乂安內外百辟積考不調凡有銓注率籍日月而先後之懷奇抱穎之士每沉鬱慨歎以為不得自見所長亦其勢使然乎皇上中興厲精圖治慨然有長駕遠馭之志而諸曹頗循泥故常不欲輒為軒輊論者病焉廼庚戌之歲玁狁深入薄於京師爰用廷臣之議博采干城始有以異等薦進者比壬子之秋東夷又熾毒焰日烈莫可誰何益下側席之詔慎選藩翰衛我封疊時則有方湖王公僉憲我浙蓋高朗恢廓世所稱豪傑人也督撫諸公歷試奇之日與圖議方畧入

忝帷幄出籢戎行一切寄以師旅之事公乃無日不討軍實而訓之寇之騷也時時擐甲鍪躬厲矢石以逐蛇豕之鋒將士僇力人百其奮無不願為公死賊者於是有黄岡之捷有乍浦之捷有平湖之捷有後海之捷有舟山之捷其他間捕掩擊不可勝筭渠魁就馘徒黨盡殲逋播遺黎稍稍復還井聚庶士庶民交口嗸譽比之方叔吉甫云監督諸公先後上書闕下言憲臣詢克賊功為最帝用嘉悅褒以璽書錫以金幣蓋一歲而陟參議副使參政凡三遷焉此誠以異數寵進豈所與論於資格之內乎且增其秩不改其地畫其守不貳其權其為吾民慮至深遠矣不日柄授節鉞保釐茲土益著服遠之勳寧我幹止功德於

海邦豈有窮哉巽峯張公謂余雅與公知屬以贈言予不佞敢以采芑之詩為公終誦之

賀總兵虛江俞公晉都督同知敘

余讀史至諸葛忠武侯韓忠獻公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茲二公者其萬世事君者之表則乎武侯之言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忠獻之言曰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於乎斯言也非所謂蹇蹇匪躬者耶方武侯之相蜀也漢祚已握炎燼欲滅而扶危持傾間關百戰僅成鼎足之勢後主庸愚威靈日替乃猶孜孜為恢復之圖今觀出師二表何其壯也忠獻當西寇鴟張之時樹防設策力捍疆圉嘉祐治平間國本未定再決大策以安社稷至新法之行抗言力爭甘以身嬰虎口斯亦危矣即其所自稱道豈徒謬語以罔人者耶士當平居誦說聖賢諄諄於致身授命之語及其被衮紱銜爵命也往往規度禍福擇便利而為之一不快於目睫即逡巡引避自甘首鼠之譏終不肯以身殉國家之急此其於二公何如哉方東夷之入寇也虐焰日烈環數千里而嚮守臣馳傳告急闕下而檄書徧於諸道勁兵良將無不徵發于時虛江俞公移自交廣來守我浙至則秉鉞誓師大奮鷹揚賊在陸也則介而陸在海則浮而海相與鏖戰於虎豹黿鼉之窟屢有俘馘賊是以不得逞志而吾民倖保須臾無死凡

皆公之賜也賊窺南畿之虛而易乘也聚而穴焉血流原野積屍成丘主兵既不能軍而河朔閩廣之師相繼潰北寧死法而不能死敵者皆是也朝議謂非公不可以折衝也復晉副總兵移之南畿時夷已大熾而公適當其難戰數不利衆謂公有遺力也謗言肆流繩責交至而鐫階之令下矣已又併削其籍當之重憲蓋無不人人為公惴慄者公獨毅然自負曰吾不能必於滅賊而能必於死賊苟可為也敢自愛乎益鼓勇紓籌以身當豺豕之鋒戰凡數百合或勝或不勝而銳氣迄不少衰卒之兵威大振部將僇力渠魁相繼授首盡其黨而殲之瀕海郡邑始得免於水火帝用嘉其休績畀之總鎮累有褒錫乃茲復晉都督

同知紆玉被蟒秩列一品榮矣諸大夫士忭舞相慶以為
朝廷褒表有功即古者彤弓之錫何以過此余論之曰甚
哉任事之難也堯遭洪水使鯀治之方其時下民魚鱉其
患不已亟乎而績用弗成必俟九載而後誅殛何其徐也
蓋久任責成乃其道則然耳始公之被群咻也凛凛斧鉞
誰復量其難易緩急哉非聖明在上貸其刑誅遲以歲月
寧有今日戡定之功乎然其時非有忠憤激烈九死不回
之操亦未必不震慴皇惑為溝瀆之自經者也史稱忠武
侯深於澹泊寧靜之學而集思廣益罔敢自狃其長忠獻
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天資朴忠其所建請鎔顧
義所在無適莫心凡所以樹卓偉之勳而垂丹青之譽此

其本也公生長介胄勉學問而忠信廉潔出自性成揚
休建績媲美二公豈其徼取於非望者哉抑公之遡鯨波
冒矢石也死生呼吸而譴督之集白日可移謂能復保其
寵祿哉今乃出重淵而翔九衢身承蓋世之賞殆天所以
相忠義者非耶於乎小大封疆之臣斯可以勸矣余故備
而表之以為事君竭忠之訓非徒侈其寵光而已也

贈侯軒蕭君膺獎序

古有言治天下者審所尚珠玉無足而至劍士決膚而擊
從上好也故上好佞則便儇狡利之風昌上好質則椎魯
寡文之士顯上好名則矯飾眩鶩之習成上好實則豈弟
樸茂之政舉此猶關本以漸漬改臭蓬麻以夾持肖形其

積習使然耳今之吏習余蓋數傷之巧文幻請詭法遁情
操切辦具皎皎曜人耳目程其治狀路無宿草案無逋牘
雖頡川渤海蔑以踰之其事上也逞機權工辯智建白籌
對動稱意旨往往揣摩短長深自結托甚或羅致珍奇而
陰抵其嗜貴勢交驩謂為茂材異等大抵未及報政而辟
書踵門以為吏如是足矣彼此相師寵賂滋彰姦宄滋長
決壞銜糜積使民弗堪命又惡恤秦越之腴瘠哉斯時也
非有毅然深操強立不反能不變於流俗者否耶侯軒蕭
君蓋忠信廉潔古所謂蹈躬君子也其令奉化且八年於
茲矣奉職循理孜孜不懈減供億薄交際省徭賦慎追呼
濶疏禁網罷諸猥文不急一切與吏民相安於無事而當

道未覩其有赫奕可喜之事治狀屢上闕滯靡伸或諷之
它因者則輒自引辟曰物有之鳧不可以為鶴矩不可以
為規余蓋天植之蒙安能犯不韙以倖恩澤哉日惟拊循
其民而課其生殖力樹城墉以捍大患夷之騷也遠近胥
被荼毒而奉化獨保生聚當道始緝緝言蕭令之賢矣臺
察王泉趙君以風裁自負不妄許可行部至邑考論治效
皆驗乃降禮褒異以書旌曰築堅城以保民百世有賴礪
清白以守己七載如一嗚呼斯言也豈可與徼功市譽者
道耶諺曰崖峭易崩湍奔易竭勢所趨也彼奇詭速化之
士豈不可以逞志於朝夕然而人毀其滿神嫉其邪乘驄
被衮之榮不旋踵而放僇者蓋多矣孰與履道守正之士

積久而愈乎衆悴而獨茁如吾蕭君者哉余是以為蕭君慶而亦以徵趙君之知人若其治行之詳則余前所為文蓋已具論之矣

贈王方湖陞巡撫福建都御史提督軍務敘

國家填撫方夏飭戎畫徼至爾歲以來邊陲弗戒夷寇繹騷天子閔惻元元憂下攘邦之詔乃闢中撫臣未底成績言官疏狀以聞帝用震怒逮寘于理遂以方湖王公陟御史中丞授璽書往代我廸齋周侯屬有贈言予聞之時平則崇文學之臣世亂則先介胄之士故垂衣御寓夔龍奏其能簡徒薄伐方召奮其烈蓋其勢使然也琴瑟之調無當於闘擊之用敵愾之役不屬於論議之司亦其

習有所專耳然而舒閫弘猷芟夷大難則必有豪傑不群之才崛起而任天下之重非可以器使而途泥也我國家熙洽日久委置武畧儒者率諄諄誦說藝文抵掌今古惟以眩飾虛名靡究成敗之故武人亦甘于祿豢狃習紈綺高者剽竊鉛槧罔以自効尺寸此其視古之干城腹心為何如哉方夷寇之騷也封疆之臣恇悖失措雖譴辟接踵而挫敗相仍蓋非振厲之不銳其智畧誠有所困也方湖公初以兵曹郎来僉浙憲適夷寇蟻集突犯會城公與在戎行挺身倡義首建迎戰之策超距之士一日而雲集者數萬人鼓行而前賊遂宵遁明年夏黠魁徐海陳東輩各擁梟鷙分道深入破郛圍城列郡大駴公乃密賛元戎殄

馘無遺聲稱籍籍督撫上功於朝遂陟五品㕘議無何補巡海副使已又進㕘政視事如故區晝職守日夜所為孜孜屢殄鯨鯢保我遺育屹然全浙之保障今茲之陟固聖明之簡注而群望之所為屬也夫閩與浙異地而同患率是以往其成效可睹見矣閩故生聚海濱其人狎習鯨波蛟沫之間如泳濼澗而荷戈負弩動相擊闘其武勇可任也出入夷島習文身雕題之舌託為肺腑其間諜易行也所患者為敵用而不為我用耳前此當事者頗見於此誘其魁而誅之未足示創而益堅附賊之心是驅之使叛也誠能倡勇敢之氣開自新之途消攜貳之黨嚴私舶之禁而又申嚴什伍相保之法宗族里閭互為警察不得奸闌

出入罷啗賊之賄以養闘士絕通關之路以飭戎防其用命也賞必先賤其不用命也罰必先貴不惑于群咻不怵於危禍鞠躬盡瘁以上報聖天子恩德則反側可田選奧思奮不待徵兵異域而可以收安攘之勳威聲所振將遠近是附而四國之所為紀寧復塵九重南顧之憂哉論者徒以寇患方殷而武畧未振衆口緝緝罔知攸介斯亦不達于理矣何者犀象雖巨而干将立斷明堂雖隆而豫章可棟材誠有所堪也公豁達而多奇節宣朗而洞遠猷博大有容而隱伏必鏡振奮任事而無咫尺之累又何憂乎訛議之朋興而勳名之不競乎詩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則夫翼我明辟恢中興之業以

嬿美於周宣其在斯行乎此門川僕之[illegible]之志而紹介[illegible]
生所胥以為贊者也

贈右都御史總督梅林胡公平夷敘

浙故東南大都入國朝為中土乃日本諸夷則界在大海之外其始也偵衛森密威武奮揚忠並帖帖稽顙奉正朔以脩職貢即裔鄙草木罔敢觸犯一介怙婼既乂謬貌令甲網稍稍濶矣嘉靖壬子夷乃大伲內地列郡震驚天子以為憂議擇御史才者來按兩浙冀以紓難奠危而梅林胡公首被斯命既至則疏便宜訓卑實數上首功於闕下乃遂代巡撫已又遂代總督蓋以表著勳伐風厲四方云公益躬擐甲冑督厲兵將四出而與賊鬭戰黃岡涇戰乍浦戰柯橋戰龕山戰沈家莊戰舟山戰僊居屢殪蛇豕載

奏膚公帝用嘉悅增爵錫金靡有虛月丁巳之歲叛人王直鼓諸夷以來言願貢方物幸赦殊死罪乃要互市乞金印璽書否者未即款敘公知其為誘曰此禍本也弗翦弗靖益用間諜誘而縶之遂疏請躬將師旅殲其徒黨檄居民皆清野而壁寨布艨艟於海上以防潰逸賊進退失利乃據岑江為固我兵環而圍之於時乃有他夷隼勁兵來援揚巨艦薄於補陀之洋烈熖蓋甚張也公曰是可少緩須臾乎遂督兵往殲之已又有賊屯於朱家尖以圖犄角公又督兵往殲之賊氣大沮益嚴接濟交通之禁梟其奸闌出入者數人餱糧既空樵採路絕賊知不可活乃自毀其巢遯入白泉因糧民間以偷旦夕之命公號令諸將簡選精銳分番夾擊斬馘無算一二餘孽出百死一生之計乘桴遯逸我兵追而掎之或俘或馘地方底寧邑令劉君乞一言以宣殊勳余乃言曰甚哉成功之難也非惟挾奇抱頴之才不可數數而人君懸則哲之明堅推腹之信者亦鮮矣是故藎臣毅士負偉特之畧亢矯厲之節非不欲以策勛定國而鑠金之口交騰市虎之訛踵至不自保其終者多矣長城之壞金牌之召此其尤章章著者也使息壤之盟不固則甘茂不能成宜陽之功公卿之議得行則趙翁孫不能建金城之績其已事可睹矣方公之以討縶陳東也流言交關繼而以計縶徐海也流言又關今茲討

縶王直關又益甚大都謂征伐不庭誅殛叛孽要在肅將天威汛除絕島譎計而用閒非所以示威嚴明無敵也嗚呼何言之易哉何言之易哉夫鷙猛力鬭中國百不當一習智多算外夷百不當一彼數人者固中國之桀偷也變幻詭譎不可勝窮而又挾數萬鷙猛力鬭之衆欲以材官騎士與之爭一旦之命雖韓白復生其將能乎今公冒不測之禍以殄滔天之大憝其事誠難而其跡誠可疑也使非主上明見萬里之外察於成敗之數流言易行而設施不得竟其策則渠魁逃誅而餘孽益肆逋播遺黎無復息肩之日封疆之臣又何以逭於僨事之僇哉是故非公不能成安攘之烈非主上不能成公之忠明良相姤信乎其

戢一時乎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夫師中之吉必徼天寵錫命之隆以綏萬邦則知人臣蒙犯鋒鏑宣猷吐畫以樹弼寧之勳要非其所自致我其在今日益可鏡見矣余故誦言之以告他日之論著史冊者

贈督府梅林胡公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敘

梅林胡公撫鎮南畿閩浙者有年策勳進爵凡屢矣天子倚以為心腹股肱欲旦夕寘諸左右而海波未靖南顧方殷乃增秩一品開府如故于時公乃上疏曰臣昧死言臣不才誤蒙皇上任使畀以節鉞勉竭駑鈍懼無以稱塞明詔臣寢且不寐臣伏自思念譬之有指以相使也綱之有紀以相維也否者弗良于用今撫操諸臣皆尊顯大吏也各矜負不相下名為節制實則釣也平居既無繫屬猝有緩急勢不相一罔以責成功臣竊憂之臣過不自量欲乞申飭憲章明臂指之義俾臣得竭狗馬奉以周旋如其不効臣甘伏妄言之誅天子以為然諭輔臣若曰疏言甚善宜進大司馬兼院右丘撫操諸官悉聽節制如三邊總督例其可輔臣曰誠如聖諭遂下所司行之時微伏在草莽聞而踊躍曰斯聖主知人之明胡公任事之勇誠為安攘計宜莫此焉先者何以明之醫之療疾也以一物為君參以佐使然後藥乃奏功奕之布旗也統之一將進退視之攻擊視之期無撓於將則勝此專之為利也子賤之書敎令也一書之而一引其手書者乃棄而走柳之為物易植也植以一人則生一植之而一拔之罔不槁已此不專之為害也故邲之戰晉用六卿而敗鄴城之戰唐用九節度而敗其已事可徵已今夫總督之官代天子振耀威靈戡定禍亂出黔白於水火而紓九重宵旰之憂非徒侈其位號而已也境內之事宜無所不得問而況關於軍旅者乎故阜財通貨偫餉除戎簡徒蒐乘繕舟秣馬固封守嚴保伍此其行於平時者也烽舉則飇馳塵飛則電發左左右右勢若常山之蛇此其應於倉卒者也諏之於衆而斷之於獨謀之於淺闒而渙之於堂階庸有所次且我如一以為宜作一以為宜罷一以為當棘一以為當紓不惟道旁之築迄無定畫而號令之出且將衆馬首而東之欲無僨轍得乎故推轂授鉞鑿凶門而出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生殺廢置惟其意旨雖天子不得何問此非倒持太阿而授以其柄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決策而伸威耳天子且然又況共事之僚吏乎是知胡公之疏蓋萬不得已非徼不貲之寵以行恣睢之私也不然歛權遜寵期無訕謫於多口夫人自好者莫不知之而況于公之達識我是可以説於衆矣余故備論之以告夫有位者若公勛績之隆具在制所為平夷碑中茲不復敘

贈盧都督敘

易之係師曰丈人吉曰長子帥師夫師以爭雄析醜為事

者也引強起乘鷹鸞雷擊激昂三軍之衆非少壯強有力不與焉而乃先之黃髮老人意何居乎蓋嘗繹兵家言飭軍容閑鉦鐲一日而可為也攻擊刺習馳射一月而可為也誦韜畧秩行陣一歲而可為也乃若握尺寸之符號令百萬之士呼吸則風雷生指顧則鬼神駭動之九天藏之九地百舉而百勝自非少長兵間出入鋒鏑之交生死百變於前而勝不勝坐籌其筭其何以策峻功而遏亂畧乎故趙用廉頗而勝用趙括而敗秦用蹇叔而勝用孟明而敗長平之坑卒殽函之封尸蓋皆推轂者之繆計也斷言也余於北山盧公有徵焉公將家子也初以勇畧著稱嘉靖戊申寇起海上始設提督大吏于時都御史秋崖朱公

屢遣將出師卒莫有奮臂先驅俘馘一介者寇則大騷會舉北山可帥者乃以閩閫檄領偏師討之出奇賈勇遂平賊于雙嶼已又平賊于月港而當道者互相傾媢波之所被輒文致重典衆頗知其非辜而莫能出一語辨雪者會壬子癸丑海上寇復大起余叨貳本兵言北山故有奇節出諸圜棘而用之乃被甲躍馬僇力馳驅戰史家浜戰石墩洋戰王江涇戰油口溪戰錢清戰傑居戰烈港戰廟灣義旗所指無不克捷乃內逆王直者以驍雄之資蓄神鬼之奸遍餌群島而誘用其衆蓋鯨鯢之赤幟而東南之大憝也中外方以直為憂而直乃集勁兵扣海壖邀互市邀余印爵賞否者且肆毒螫總督胡公患之謂非北山莫能辦此者檄至翁洲誘以閒諜剪其羽翼陳說向背利害示之國威直遂悖而就縶元惡伏法夷用大懾詢服以安疏奏皇帝下廷臣議功曰斯舉也殄叛馘醜讋卉服安利我內地不少總督功為上盧總兵次之宜賚以殊錫乃進北山為都督同知祿秩班于一品余說於衆曰人情莫不貴勇壯而賤衰老以今北山事觀之奚然哉昔者文王見鬻子年九十矣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筴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師之用以昌周今北山以黃髮之年而強勇有力無異少壯往往躬擐甲冑率先戎行而又出其老成練達之智應變倉卒而折衝于尊俎以上副明天子簡任假令與少年新進者試搏鬭較尺寸之利

將孰為軒輊也易所謂丈人長子者不益有徵哉余邑大夫田小泉氏景北山之鴻伐大有詫于編萌斯守上者之所宜誦述也丐余言為贈爰以是荅之

再贈總督梅林胡公進秩敘

粵自壬子癸丑之歲夷寇騷于海上東南大震朝命梅林胡公以才御史出按兩浙得監督諸軍務捍卻有功遂進巡撫都御史已又進總督少司馬已又進右都御史舒展嘉謨屢樹丕績時叛人王直者以鬼蜮之魁導夷為患不可撲滅乃以方畧致諸轅門而縶之磔之都市元惡既誅狡夷褫魄斑黔始欣欣有更生之望帝用嘉悅復進太子太保已而疏明節制復宣諭輔臣加兵部尚書我郡大夫

曾君鑑葦丏余言為賀余固讓不獲則對曰余嘗誦明良喜起之歌而知元首股肱相承之義矣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君人之道也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子之職也昔有請事於齊桓公者公曰以告仲父繼有請者又曰告仲父如是者三習者曰易哉為君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是故審勿論思得其人則不難於朝廷矣敵愾干城得其人則不難於邊徼矣拊循字牧得其人則不難於郡縣矣自古及今制治保邦有不由此道者乎昔夷寇之初起也艨艟雲馳負弩持戟者蟻集燒廬舍掠積聚所至蕩為丘墟丁壯死格鬬老弱輾轉餉婦女則襁嬰孩負芻粟晝夜踉蹌而走稍弗

亟即殲於犬豕往往膏塗草野曾無埋骼之所容有安枕而卧淅米而炊者乎自公之涖師也威靈丕震露布日宣節旄所駐迄無烽火之驚農狎于野賈安于肆行旅嬉于途少者以長老者以養不啻出焚墊而就衽席茲所謂敵愾干城不難於邊徼者非耶明天子鑒其忠勤高爵大賚丁寧而申錫之即流言總至迄不為貳獎掖有加焉議者不察於濟世之故有以權寵大盛為言者余詰之曰亦嘗聞造父之說馬乎曰造父之言何如曰昔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鋑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逸而旁出因痛捶之造父過而涕泣曰筴所以進之也而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而利鋑在後而猶求馬不已欲無逸得乎今人主之用人以其才也而任之懼其不終也而疑之聞毀言而進之又因人之毀也而廢之則雖有彥哲之才忠藎之志而左挽右牽踆前疐後此其為錯鋑也多矣欲以求治不亦難乎是故分閫授鉞誓無中制非私假之也賜予封拜一日而三錫非濫捐之也以為委任責成其道顧然耳由是言之非明天子不能成安攘之功非梅林公不能受隆赫之寵古所謂明良喜起者庸有異道哉郡大夫曰唯唯敬承而獻之麾下一以為宗社慶而一以為吾民慶

敘目錄

敘

贈憲使王印東靖冦敘

夫靖冦安邊必先強勇智計之士而儒者不與焉夫所以短淺儒者何也亦謂其馬步競行近於緩侈論玆議近於迂執經泥古近於固可以雍容廟堂而不可以騁騖戎陣亦其品然耳然孔子非儒者乎墮三都却萊兵不事揮霍而夷大難於頃刻之間此又何以焉下此若漢之孔明唐之裴度宋之韓琦范仲淹要皆詩書俎豆人也率能成戡定之績而流竹帛之名豈嘗借勇略於它氏哉印東王公世之所稱儒者也初以明經舉進士服官政猶孜孜講說先王沉覽墳索與友人游輒辯論微義不置非有攘臂投袂以武事稱雄者也維玆貳憲于浙會海道官闕來攝其事而夷冦突至蟻聚蜂屯遠近震播公乃進有司而告之曰冦深矣其亟備而糗糧掄而器械精而哨報慎而城守小者專之大則白之必於克濟否者法罔攸貸又進將領而告之曰其亟簡爾徒卒礪爾戈矛飭爾弓矢隘則扼之曠則掎之聚則壁之急則相援止則相保否者法罔攸貸又進兵士而告之曰或左左或右右鼓則進金則止賊遠則銜枚而趨戰酣則賈勇而赴勿亂行勿却步勿爭餌勿陷伏否者法罔攸貸于時將士用命人百其競而總兵北山盧公則身先之一殲之於馬鼻繼殲之於烈港凡斬首

亇有奇繼殲之於亂礁洋于梅山港于韭山亦斬首百有奇又繼殲之於㳂村凡俘斬三百有奇又繼殲之於白杜凡俘斬四百有奇又繼殲之於象山諸處凡俘斬二百五十有奇其他追奔而掩擊者不可枚擧而我軍死戰者僅八人蓋自兵興以來未有若斯之捷者也于時五邑之民農狎于野商𣏐於市逋播復業欣欣有更生之望令尹霍君輩以公之福於編䖍也再拜稽首求所以揄揚偉烈者余曰嗟乎倭夷之禍余蓋太息流涕焉其脯肝飲血堙井夷竈亡論矣乃若召募丁壯脧民之膏血而養之即欒骹食子不敢後爲其足以捍寇而活命也乃其平居攫奪貰貸市人不敢出氣稍拒之即禠髮鞭膚露刃相向曰獨不念我爲若保命耶比承調遣所至責之迎欵否即毁垣破戶而入盡掠猪雞米酒虎啗之甚者䘈其婦女已又括餘貲負錡釜而走乃徐徐前偵賊賊東則折而西賊西則折而東猝不得避則望風股慄棄戈甲而跳此其於捍寇活命何如也已乃文飾縮恧敗北狀以誑上聽上司卒不得按法行誅而遺黎怨憤入骨矣今茲之擧蓋曠歲而一見者也此固公猷畧之裕而將士用命甘於蹈湯火要亦不可掩我公宜師趙翁孫對漢天子之意盡以克伐之功告當道轉聞于上庶幾爵賞昭章而士心知奮毋徒逡巡遜美使其事有所不白也

包叅軍詩叙

余少好藝文每騷人學士單詞片語輙熟諷而手抄之剳彙鑽挾弗洞其意旨弗釋也久之徧覽諸家言稍稍判其品程妍媸雅鄭自以爲嘗五味辨五色不啻晳矣時守官留都曹局多暇友人有同予好者率蒐狩塵編摘詞掞藻互相鴐軼時或過從間取古名家者詩微隱不恒睹聽者摘以試余余輙繆應曰此魏晉此六朝此初盛晩唐率多億中以資噱噓乃同邑有包子者生獨後余而余又恒有四方之役踪跡不相及也乃包子學古詩詞不得以其藝呈余而余亦無因物色之會余納祿歸耕包子旋以叅軍罷免而友人沈明臣氏手一編来曰此包子詩也余覽而咤曰鄉有若人而不相聞問乎因言于竹墟司馬曰邑有一秀俊能詩者豈頗知之乎已乃以包子告司馬亟取其詩讀之而報我曰其信自是淸溪綠野幽館名園日相挾以遨漁獵烟霞嘲弄風月或登高共賦或即席濡毫仰蘭亭之高風擬梁園之逸致自餘街謡巷曲不以屑諸脣頰而包子則時時有所起余然謂余老驥之知途者也數請益不已余告之曰子不聞刻木爲像者乎精其模擬極其雕鏤五官全矣衆體備矣飾之丹青被以文繡非不宛然肖也使之進退揖讓酬觴而獻俎其將能乎又不聞翦綵爲花者乎柯條錯布葩葉交敷順寒燠之氣法踈密之宜非不宛然肖也使之含雲吐霧灌雨揚風其將能乎今夫士人之爲詩也誦其章句襲其聲律效其悲歡綜其名物

書之炫目聽之娛耳自以為足矣然而天機不全性情不宣要皆刻木與翦綵者類也曷不為進退揖讓酬觴獻俎者乎曷不為含雲吐霧濯雨揚風者乎子之業蓋已進於是矣行當騁鶩藝林蜚聲四國余不佞復何以語子哉包子名大中字庸之三川其別號云

賀屠碧泉遷居敘

屠大夫碧泉卜居郡齋之艮隅使史氏端筴而筮之得泰之晉其繇曰三氣氤氳含生咸脈草茁其芽木蘗其根兆于無朕極於無垠耶蘇肸響郁郁振振又曰明出扶桑有煒其光放于南訛暨于朔方高岡鳳雉巨浸龍驤以室以家百千其祥乃釋筴而詔曰夫氤氳和也脈新也申也草

茁其牙夭乃碩也木蘗其根下崇上也郁郁振振盛之極也日升于天燭九有也龍驤鳳雉徵嗣昌也昌及徵嗣吉孰尚焉大夫以其繇告于南墅方君以聞于余而繹之余曰神貺之休則既昭矣即善頌膺舫是乎抑人有恒言儀狄雖巧不能釀無秫之醴橐駝雖良不能榮無根之樹何則物各有由致也乃繁祉昌徵有不基諸世德乎余蓋觀於屠氏之先矣博士先生葵軒公者古所稱恂恂篤行君子也孝友肫至諸浮湛佻説若石田之不穀也始其父無子既子其從子矣而葵軒公生比長從子辭返室而公固遜其貲均之謂世俗有是耶及舉鄉貢初敎堂邑既敎安慶以德義陶諸生有安定之風焉子石菴公誦法典訓綽

肖父風毋事婪㛮而子字其孤[illegible]是父是子也諸子嗣引徽懿乃太保東洲公以直道事主凡四十餘年卓為名臣東渥公守兩郡治擬何武持憲棘棘不阿竟拂衣以歸語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蓋其然哉乃大夫承東洲公庥既赫赫有耀矣顧歉然自下不謂其赫赫耀也比守都勻孜孜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稱良牧矣而當路者以宿憾傾之遂奪其祿然大夫弗之恚也乃今惇德行義力紹前人令緒以圖惟無疆休徵史氏之占有不預知其祥哉請還語大夫客有登堂而歌斯干之詩者倘亦有味於余言乎

賀邑侯梅國何君膺薦獎敘

夫嘉樹之生標其條肄而茁其華英蓋爽乎盛矣何詎不由土膏沃而藝殖豐哉故亢節邁種之士非必翔津途而奮畎畝也往往修曜於當年而聲施於来世又况策名仕籍自附於青雲之上者哉故孰經德以顯功名猶之操奇羸以貫贏利乃自古而記之方今聖天子隆締構之運以名實奔走天下吏樹功庸而章化理者蓋中外彬彬也其皜墨激揚則顓柄於六察自藩臬大府以至猥員末僚無所不得問六察之所賢也冢宰以詔王而祿爵施焉六察之所不賢也冢宰以詔王而黜廢行焉此猶持左右券而傅合之也然不賢者常十之六七而賢者僅十之一二可不謂嚴乎梅國何侯握奇抱韻者悲[illegible]矣其来令定海也諗

氓黎之凋敝不任於征輸約已寡奉決供費以數百計孜孜宣達幽滯即瑣屑鬭訟罔不討其隱衷而平其曲直歲所常征明為令約而勸誘之于庭不忍輙加笞督乃氓益感奮擔負争輸輙先他邑而集于時會條圖籍抉機衔譎者蓋神鬼伺矣則畢智勾稽破虛詭之習釐弄舞之奸甲乙腴瘠錙銖弗淆而威服無良即猾胥梗氓無所因而至前細大振刷農伍各戢邑以無事而侯之能燁然上聞即御史崔君之書不其足徵乎然侯之勤民祇事非以希異寵倖也御史之宣揚崇道亦非溢譽而濫恩之也率其職以勸不職表其賢以風不賢起之百里而需之遠膚從是列臺省旅槐棘宏著大猷以丕振哲王雍睦之治將不此之階耶鄙人之諺曰觀萌於春觀晞於晨故觀於斯舉而遠大可期也此所謂藝殖豐而華實茂者非耶侯之僚張海卞尉謂余稔於侯也乞言為贈而以其所稱說於士民者陳之如此云

贈二山宿侯擢户部主事叙

聖天子篤顓渫碩誕播洪猷廣衢室之聽崇客席之咨登崇三五朝旦所謂蕐蕐蓋太平可無備矣會有言日月之下物無遺燭而桑雍內蝕煬竈無光自昔慮之乃有偷弄秦阿漁獵中外百官或以賕賄萬一不察將害于王治非尠少也帝用憪然不暱寵倖逮寘于理汰其尤無良者益徵用忠賢列在禁近于時我郡理二山宿侯遂晋主計部事而近臯猶于則侯同袍也爾介檇湖之上屬以贈言余方課稼于野請以稼喻夫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農夫之樹穀也其擇種必精其物土必察其耕耨必時其糞溉必渥始視其苗焉中視其秀焉終視其實焉一有稂莠生於其間輙株薙而根獮之蘊之崇之瘞之殄之不使其復茁也然後穀得成焉何者嘉穀穉而難蕃也稂莠濫而善蘖也故十嘉穀不能勝一稂莠以一月養嘉穀不如十日養稂莠者之芃芃也故善稼不善稼惟其稂莠之有無而已為治而用人亦何以異於是故衆君子不能勝一小人積歲而養君子未必盛梧鳳之選一旦而用小人則茅茹彙征矣四凶不與五臣同列蜚廉不與微箕共政此其徵也自

非秉鈞者察直枉之途嚴廢置之柄擘佞賂遺一不得以僥倖其何以塞邪詭之徑而興師錫之風乎今聖天子之樹人亦既審矣簡修進良以率其不修不良海內士莫不顒顒以鶩休德侯方以治行昭踔肩應明詔舒鴻漸之翼揚見龍之光策茂實而建丕庸其不在茲行乎若夫嚴明之政果毅之操薰被於一郡者其修庶士庶民胥能誦之歌之要無俟余言之瑣瑣也

送總兵都督壯山盧公敘

都督壯山盧公開府建節蓋多歷年於茲矣虎闞鷹揚誕彰戎伐論者以為海上長城云乃以齒老且憊上章乞解兵柄願得賜骸骨歸正首丘樞部意其有托也下其章

史問狀而諫臺因疏其八罪法當逮治天子寬之仍聽御史竟按以聞需後命焉都督請余懇曰鏜自結髮事戎行葢五十年所矣出入鋒鏑百死一生敢謂首領吾有哉乃今目不辨旌旗耳不別鉦鼓肘剛如鐵股戰栗不能御騎若夷寇突至以為萌黎憂鏜死不足惜如國家之大計何且七十二而非老也則何時而老乎而當道曾莫余憐也余讓之曰公無言公無言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事君之經也將死鼓御死轡行師之紀也故邊徼不靖亦惟一二封疆之臣是憑是賴古今寧有二乎方其臨軒推轂鑿凶門而出手秉旄鉞行貙貔貅蹈虎狼之穴豈復有生望乎公如以老謝也則彼屯田先零顧以馬革裹尸豈皆少壯者耶聖天子赫怒夷醜欲刈殄滅之無遺育公之蒞鎮也何計不行何功不錄而不思所以終報乎如謂褒不任事也則公之所職將捕虎逐麋乎抑折衝尊俎乎且南北之郊亦多壘矣公自視今之任事者孰能右公而奈何遜焉乃猶謂當道之不諒也都督曰鏜既聞命矣鏜之不肖公所素知也乃言官之云云也謂何余曰公習於海請言海之事今夫萬斛之舟汎無涯之溟渤舵者楫者櫓者招者颿者椗者各職其事而占風相方計夷險謀趨避則處中者也方其風狂浪激洪濤舂天腥波浴日而舵者乃欲釋之而臥則處中之人必將詬之誶之惡語以激之奚暇擇其可不可哉公蓋舵舟者也而當道與臺諫則處中者也

此非有所憾於公誠不忍公之釋舟而臥也又奚足尤哉都督再拜曰鏜無所逃罪矣鏜死且不恨矣已而蒙公潘翰之庇與諸所厚善者咸不忍公之去也聞余言也曰是可以雪公矣

贈馬靈川敘

今之職卑而任重者詎非郡國學官哉蓋自教授外秩不入流品奉入恒不足以享妻子乃其所肩負則端範模精淬厲為國家蓺育殿邦熙載之人也不然者謂之不職斯又何弗重矣皇明有國首於茲課績且徵材焉故有朝撤臯皮而暮登臺席自餘著績於都官牧署者又何侈也時異習遷乃功令亦稍稍替矣耄老不聰與治民無良者率擯以授之而其人亦自以為優老居拙之地也相視情棄無復振惕高者間以朔望鳴鼓升堂試講誦較蓺文粗了故事以為教如是足矣其下則日徵雞酒米肉一切靡細之物饕多寡腆薄以為憎喜而諸生之才不才漫不伺問余蓋蘄然傷之謂殿最之不嚴而儲英簡茂之道無繇也若上饒馬君叔明非古所稱獨立不變者哉君以京都貢士掌教吾鄞齒蓋甚富矣丰姿玉溫詞章藻潤恂恂篤雅君子也乃其與諸生約也曰得無有勦說畔經者乎有敗業亂群者乎有則改焉又曰亦有口隨夷而心盜蹠者乎亦有參纂言而梟獍行者乎有則改焉夫弟子之事師也非以貌也師之求於弟子也非以貨也闕相箴善相勸期

無忝於聖人之宮墻已矣時乃罷却饋遺諸雞酒米肉之細一不入其室孜孜課廸不異家之子若弟其有生不能養喪不能殯者輒捐貲助之率以為常凡三蒞而賢聲蓋四達矣觀風之使檄而奬者踵相接也方是時聖天子納舉異之章徵奇碩之士布列有位匡翼王猷如君者謂宜首膺臺諫之選其次亦當為兩都曹郎次亦不失通都壯縣之宰而竟得一巖邑若靈川者以去乃又鬱鬱之所都而瘴癘之所産也此其故何如哉豈當道者漫以資格銓敘而於賢不肖都不省識亦或章君之節試之於人所不堪之地以為諸冗璅不振者之赤幟耶夫抱荊璧者不以刖足捐珎售良劍者不以越人折價夫君子之仕亦猶之

君行矣余方以君將來之表樹風于四方愼無以人之知不知為沮勸哉

送郡長公龍岡徐君入覲敘

新天子御寓改元當天下述職之期適吾郡缺守臣銓衡以地之不易簡於百司之賢者得龍岡徐君以請天子可焉檄書既下或危之曰行且覲矣令甲凡以八月任者無與茲行幸得專志厝理沛休元元子其圖乎君曰某所意念殆不其然國家寘吏凡以為民也吏于土者有不惟民莫之求乎去所不便而致其所便小者得專斷決其大者有不奉朝廷之命者乎其便其不便有不覈其地而知之者乎我是用亟將咨乎有衆佐天子殉百姓之急庶幾萬分之一以道大僇夫郡稱文獻所從来久矣得無有老成耆德伏在草野弗竟經綸之業若俊髦不群抱匡世之猷逸於賢網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徵而庸之蒼鷹乳虎鋭于擊斷望之不寒而慄亦有不脂而膩不墨而緇黷貨無厭為民患苦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誅而逐之島夷罙入竿人之肉而脯其肝朝遊暮鬼百姓莫必其命亦有城壞不葺堡廢不修舩艎不可以駕使酋醜玩侮人無固志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飭而治之兵者民之衛也自涿鹿興師虞庭罷舞曠能去之亦有將擁虛位不諳韜鈐士寄尺籍徒糜廩鑶操甲而汗望壓而奔者乎亦有戈鈍不可以刺弓朽不

可以彀有兵之名無兵之實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沭而肄之王國圖籍登耗所由以稽也役斂所由以出也亦有以甲為乙以羸為緜出神入鬼不可控揣善良斯蠹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釐而正之則壤成賦古惟什一自四隅不靖騷動軍興亦有暴征橫賦不惟惟正之供小民朘膚及骨無寧朝夕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洗而捐之諸餘民病政病非我孰有而敢後乎乃馳驅以来以七月之望涖事請于六察使者無從事於棘闈日延進斑皓問民所疾苦而注記之鶩車既駕行有日矣諸父老子弟走而相告曰郡長公者吾儕小人所恃以為命者也今突未黔也而遽有茲行

如襁褓小兒日需乳哺而奈何乎斷之余解之曰不然長公茲行凡以為若等也蓋下車者三月而方域之利弊閭閻之休戚罔不概于其中此若等所睹記也將次第疏于闕下而興罷之歸而要質于二三父老猶合之券也萬一譽望崇茂遂膺峻陟乃其所建白必將下於郡而布設之是若等更生之辰也而又何戚為諸父老子弟曰然則可矣子毋迋余

贈博士周長君敘

博士周長君教授吾郡越二年所化洽道章風動二浙乃巡撫中丞劉君侍御史尉君王君蒙君麻君胥下檄奬焉大都稱其澡躬飭教軌則端嚴豈弟溫良可以子衆云余

門人張君統率其僚若弟子員儼然造余余乃屬盧生叔麟撰次其事而隱括之其言曰哀牢之國蓋古所稱西南夷云自國朝始入職方沐浴皇澤詩書俎豆之教斌斌侔上國矣于時有張侍郎南園公者崛起白屋蜚聲紫禁謂為有文而其子含合嗣之象德紹休騁騖蓺林海內稱材焉周長君者其邦之產也幼從二子遊而淑其芳懿遂以學振輩流會新都楊太史慎遷戍至其地長君則又從楊太史遊問業考德孜孜不懈稱高第弟子矣嘉靖壬子以春秋魁多士計偕上南宮不遇輒乞教蜀之榮庠期以德業自表見不規規一甲第也無何以艱免服除補開封夏邑教行大章當道莫不推轂轉令真陽而真陽故疲邑也長君下車遐視逖聽求民之莫綠飾經術以襄化理不斤斤吏議患呰細萌而猾豪黠胥亦廩廩戢矣時有張德勤者縣功曹也給事左右挾智舞文持長吏短長靡所忌諱長君廉其不法寘之辟乃郡將則飲其奸也而故從末減長君曰我儒生也而怏怏薄書貴得行其志耳奈何自甘詬垢與鼠輩低昂哉請于觀風使者疏乞改教於是有寧郡博士之命云郡故稱文獻之邦明經飭行踵不乏人乃今稍稍異矣高者徼逐聲華下者弛置自便此非性之有異也要之所以教者非也乃長君則標揭樹的崇實去華朧朧乎三德六行之訓有弗言也無弗法也有弗行也無弗則也學士先生有德義可尊諸通一蓺以上者無不執

躬賓禮通其肺肝雖敵以下無間焉凡時節饋遺介紹束脩一不登於齒頰而閔窮弔孤賻死相婚畢盡其力奉入不給至貸假以佐贍諸生曰吾師教我可矣而復恤我植我乎蓋無良不良莫不與行焉乃其操執則恂恂闇闇不以尺寸表暴儌於時也而芳聞四達禮檄交至或旌其才或褒其德率稱引不置固知職無淳散舉無戚踈顧躬行謂何耳不特此也夫長君者遐裔之產而下士之秩也非有智數之要結也非有賓客之游揚也又非有津要之呴沫也又非有赫奕可喜之奇節也而海內才人碩士若李于鱗氏王元美氏汪伯玉氏吳明卿氏徐子與氏諸以豪傑自喜無不知周長君者亦無不慕周長君者通訊之

使贈遺之章至不絶於路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曰鼓鍾于宫聲聞於外其長君之謂歟盧生又曰吾師明於春秋其於諸弟子也專門教授興起絶學昔漢有董仲舒治春秋為博士太史公稱其容止進退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雖以廉直不懽於公孫弘為所擯詘而其比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或至梁相或至長史或至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吾師之學與行既不詭於仲舒矣乃其學徒與子孫之顯者將無可覯者乎請以徵於他日長君名紹稷字象賢別號太霞山人先為宛陵世家其籍金谿則自國初始以附右徙也

贈郡長公龍岡徐大夫遷憲廣東敘

郡長公龍岡徐大夫有廣東貳憲之命則過芝園子而論政焉曰不佞待罪茲土凡三年所矣曠闕滋甚懼不免於譴過是懼而乃有茲移其何以報稱恩渥効萬分之一夫負重思力道遠視足是余之所為兢兢也今夫廣中之故蓋難為言矣戰鬭多於止休拊循衰於徵發民不狎於上而狎於賊舍我穡事而肄其攻剽胥以苟旦夕之命行省以外皆豺狼之都也其庶小無論即巨家貴姓莫不與賊交其腹心而通其貨布轉相要質以張爪牙我有土田賊則耕之我有商征賊則攘之我有丁壯賊什伍之我則日詘而賊則日羸官司患其如此也討軍實峙糗糧扼險守要以圖敉寧蓋無日不孜孜也然小征之不足以創大征之則帑廩之積無以供餉秣不得已而撫賊則玩而不聽以為此兒孺子之戲詎耳逾年以来敗軍折將者蓋相踵也而竟未有以翦其魁酋獲其醜類乃者上厪廟堂之慮推轂大將徵材官以討之事方圖始而民已不堪命矣是故有鴻鴈之謡有萇楚之賦有碩鼠之悲有仳離之歎有兎爰之嗟有杕杜之詠有葛藟之傷有鴇羽之戚凡欲靖大難而起瘡痍寧可須臾緩哉夫異室而救焚不若同室之致力也異舟而拯溺不若同舟之傾心也余今且入其舟與室矣將何以往贊一籌乎芝園子曰用人者不幸其將來而取其素任事者不視其難易而揆諸已今夫容成

天下之明也即有幽隱無弗燭矣干將天下之利也即有盤錯無弗斷矣明以照之斷以裁之寧復有敗政乎容成干將姑置之按轡徐行常馬皆可驅策而過都歷塊則非騏驥不能也曲房邃榭群材咸中締構而清廟明堂則非楩柟弗適也是故不患千里之途而患吾之不騏驥也不患隆危之棟而患吾之不楩柟也騏驥楩柟姑置之烏獲之稱力也不待舉鼎而人已知其必能勝也何則有以不勝勝也逢蒙之稱巧也不待舍矢而人已知其必能中也何則有以不中中也今大夫修於家庭而續於治官非逢蒙烏獲乎而又何艱大之虞也宣遠猷以肅紀綱吐石畫以寧板蕩庶士庶民將跂踵而望之矣遄其往哉大夫曰

公言有章非余之所能庶幾也然藥石斯存敢不奉以周旋遂夙駕以行

送令長公見庵王君入覲敘

見庵王君之令吾邑也始至輒進諸功曹而告之曰若等皆令之耳目手足也令之良則惟汝曹其不良亦惟汝曹其毖而職司杜而關說飭而法紀謹正文書修舉曠闕以佐予不逮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氓庶而告之曰汝惟居于廛市毋結兕胥毋黨市伯毋以官司為城社毋以善良為魚肉汝惟居于四鄙其勤而樹藝謹而河防毋越疆侵畔毋惰業佚遊尊敬老長教誨子弟以保有生生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求盗而告之曰汝食于我民衣甲于我民凡以備不虞也汝惟儌巡惟勤汝惟譏察惟嚴毋挾私而濫捕非辜毋受貨而舍縱劇盗毋鷹鷙虎攫以震撼里閭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諸庠士而告之曰若等皆凡民之秀也一人良一家興良一家良一鄉興良其惇篤人倫力修禮義務遠回忒以先鄉閭誦肄之外罔干他事有不然者我則弗齒行之朞年四封從化吏修于政士興于學疆域不騷穡人成功維隆慶辛未會當大覲之期君先期戒事行有日矣邑博士朱君屬有贈言余曰君之政庶士庶民知之當道上司知之銓曹知之而又何俟於余言然天下之事不有出於一邑之外者乎孰非君之所當軫念者也葢自權奸網貨濁亂四海奔走小大吏

苞苴之饋無日不驚于域中要皆漁獵編戶乃又竊潤於餘而民不堪命矣今禁令日嚴而餘風未殄浚血及膚罔所控籲其胡以革之瘡痍未起天災流行而役斂迄不少紓弱者轉死溝壑強者挺而為盗土崩之勢昔人恒憂於未然今稍稍著矣其胡以卹之天下非小感也常賦之供非減於曩昔也而上供之需邊徼之餉大司農往往告匱雖鑿山煮海莫救目前其胡以給之宗室日蕃祿奉日侈額征既無以為應而窶困之甚傭力丐粻至下同於貧庶所司橫被折辱莫可如何其胡以籌之武弁者國家所以壯威靈而禦非常也今官不知兵卒不習戰鈍戈朽弓虛應操閱一旦有急則望風而遁乃徵兵募卒動費帑庾之積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議論蜂起卒無改圖其胡以振之戎狄益驕邊防益弛中國尺籍之民反為之廝養為之鄉導日飲馬於近郊而海島諸夷內地不逞又復乘間竊發東撲而西生其胡以創之凡此皆今日之近患而有識之深憂也君志安天下策畫于胷中久矣茲行當上告天子次及元輔次及當事大僚次及諫垣諸要職用以圖難於易轉危為安興起太平之業毋曰非我職司徒貽出位之譏亦毋曰人各有心即縷縷無益也

送郡長華野周公入覲敘

新天子嗣大曆服睿知天成臨下有赫樞輔元僚祇承德意慎簡材碩以充有位稱至治矣會當大覲之期遠近臣

工胥以職事駿奔走我苹野周公率其屬具文書徵圖籍以行于其時盖突猶未黔也五邑之令長相與言曰某等之有公也猶埏土之有型也器良惟型其不良亦惟型猶鑄金之有范也工攻惟范其不攻亦惟范其等忝兹民社以佐襄化理嘉猷之啓迪令政之敷宣罔不惟公不我朝夕是不型而器不范而金也庸將洲乎公之往也願式遄其來以匡我有位其青衿之士相與言曰吾郡自昔稱文獻于天下方士之齒于學也誦說先王力行仁義兢兢於表樹之圖達則建康濟之勳處則為人倫之準戴記河籍也乃令稍稍替矣士苴經籍弗略其畺惟市肆科試之文是誦是肄淥德褆躬之術多所放黜甚或朋淫遊宴闒官

府以關說短長而風斯下矣挽回陋習登之大道惟公是望公之往也願式遄其來以淑我庶士其黔白之萌相與言曰吾儕小人生逢不辰自倭寇之來徵發繹騷迄無底止凡赦有優恤之章直虛文耳閭閻無賴習為草竊至行刼於都市而莫之何問求盜之設陽為縱舍而陰則根柢之也饕餮訟師造偷天之詞以螫善良而魁胥黠吏又從而翼之盖什九不得直直亦莫之加創矣河防之設自昔盖甚周也今司役者率曠廢不修又陰為奸利以取魚船之貨而農人往往告病庸何救於天灾之為厲乎豪宗貴族率知修行仁義貽厥子孫亦有凌啖庶姓攘非其有以自封殖有耳目者所共聞睹也凡此政習日有甚焉非公

不能振厲條章植其良以劼其不良公之往也願式遄其来以保我遺育東沙子曰余睄於海上盖二十年所矣罔聞於四方之故乃於閭里戚休盖稔習焉民之生生或不生生士若于訓或弗若于訓有如諸所稱說者公其垂之聽乎願式遄其来以興太平之略我則永有賴哉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又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庶士庶民既徼天之惠而得公矣有不徼天之惠而終有公乎

贈蒙岡段侯擢守都勻序

昔蒙岡段侯之左宦也人囂然詫異之謂宰衡弗鏡也已而浮沉郡佐久之不調調也得遠惡郡議者則愈益囂曰孰有才美如蒙岡而蹇頓若此哉即無論其他其在吾郡

純鈞遯銛砥砨讓絜惠流而不矜威行而不震萌樂豈弟吏戴神明群牧推良馬卿丞藩臬盖其選也而謂有茲移乎余曰何哉金紫之貴二千石之尊而猶以為不足所乎夫上之使下以安民也非擇地也臣之任職以樹勳也非徼寵也我國家混一區宇服在遐荒登之版籍列之輿圖疇非吾赤子乎夫使民非吾民也則吏非吏也而可如吾民也將無慎所置吏矣夫都勻者介西南夷之裔乃其置郡最後簡賢舉能授以其柄固欲華之也是故平其賦斂節其力役導其禮節信其條章禁其鬭爭式其冠裳秩其上下別其妃偶凡以華之也其不然也而禽獸畜之乃惟暴戾恣睢殘豕無厭乃惟黷亂裸跣不改其初乃惟魁胥

蠻長互相唊噬敗法于憲罔或何問是盖夷之耳往余之憲于滇也道夜郎牂牁之域則見其人囚首黧面花衣短裳語侏儒弗辨也白晝刼于周道行旅非前車騎逡巡弗敢進休止傳舍治寢具餐則雜猺猓婦人稍加譙訶則踉蹌而走至問輿人以瘞埋昏娶則大不類於中土私自念曰此其地沾被王化凡二百餘年所矣而猶若是夷乎盖官不之華也而欲民之無夷不可得已昔漢任長孫史所稱循吏也其蒞九真與武威也均之夷也乃長孫拓土設坊導民興行朝夕所為孜孜大修田功用蕃樹畜正嫁娶之禮使匹對不黷明賞罰禁抄暴群掾史子孫令詣學受業擇其通章句者顯拔榮進之儒教遂以漸與至於今流

芳名而稱盛治不衰侯之賢良正服龜淑碩之器也蕃往也宣昭聖化導揚仁風通民性之所蔽而牖之禮法獎其率亦矜其或不率匪曰牧之亦曰人之異日者轉移陋習而式馴王度則都匀者固列郡之赤幟也人將曰蒙固其令之長孫哉豈惟祿位滋豐亦且有辭于永世而議者之言無當矣

賀觀察見嵩劉公三載報政序

夫金玉不同工鐘釜不同量斯局於器者也孟公綽不優滕薛大夫黃次公功名損於治郡時斯限于材者也乃若兼材之士則不然殖厚而標隆畜深而發鉅即以其身出而經營天下何所不可量所具也置之端揆則相道光置之百執事則庶事康置之朝廷則天子是毗置之邊垂則四方是維惟人主所置之矣昔汲長孺事漢武帝出入禁闥好面折主上之過無所阿人臣之節廩廩盛也出而為淮陽則以卧治治之夫淮陽且無事則長孺以卧治治之而可藉令淮陽多故干戈励勤羽書旁午而長孺復以卧治必不然矣今觀淮南不畏公孫丞相而獨惴惴憚長孺不敢發其必有所以先之者也武帝輒以社稷臣稱之蓋其試哉觀察西蜀見嵩劉公其長孺之儔乎公起家令長治行章章既業為御史矣公之為御史也上封事天子劾相國奸政言棘棘不阿內外嚴之當事者乃補公外服乃公則又能其外服已而奉天子璽書視師海上屢平鉅寇

功盖東國其秉機而應卒如利劍之斷無當也其綜核而洞下情如明鏡之照無隱也其煦黔庶如春而其肅部曲如秋也斯公之大畧也如是即前所云兼材非耶當公甫受命而東人或謂公拾遺補闕之臣柰之何置之兵間又柰之何俾之東東方之事且亟矣及公之大樹于東論者乃不敢以常情窺公曰展哉用人者其衡量有定乎藉令天下事猶有大於此者而究公之用吾又不知其何如也夫凡人可器而君子則不器凡物可測而神龍不可測若神龍而可測也何稱為神哉先是視師海上者多不及報政率未朞月輒遷去或一二歲遷去乃公居海上三年報政天子夫天子俾公三年于東者何居乂則功成功成則不

廢虔其始也必以考其終也乎於近也必以徵諸遠也蓋不以迯視吾土而有所鄙夷其愛吾公也不勝其愛吾民也此當寧意也然而政成而功懋推轂者衆丞弼之召寧鄙置是需哉東山之詩不云乎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夫東海之民疇獨不然故居非公戚喜在民也召非公喜戚在民也喜戚懸之乎民不懸于公矣郡縣諸大夫曰先生東人哉狀公保釐之績與萌黎慕戀之私至哉蔑以加矣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三

敍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三

敘

贈郡長公内山魯侯遷陝西苑馬少卿敘

國家監古興理務安利天下推擇守長以師帥民萌恒以積久賦功成化以前長吏遷代率踰九載近者或六七年當其時號稱乂安其後稍馳騖進取而吏治亦頗趨文具師為翕赫可喜之聲而簡於情實邇來愈益喜事矣突未及黔而徵檄且至此非所以養惠困窮流衍元和之意也乃吾寧盡大異曩昔矣夷寇横興兵賦總至勞者不止呻者不起皇上大加憫惻固欲得長厚廉静之士持重有志行者要以拊循嫗育為本選而舉侯顧不重哉侯至即奉

職循理尋尋問民所疾苦而醫療之稍稍勞者止呻者起矣侯愈抑心以經事勵精以勤民蚤作而晏未息蓋久而益厲焉罷諸彌文一切不陽餌陰鈎以徼聲譽頃者紈袴武健當路縱其怙勢陵轢郡長吏長吏即多方朘民以餍其欲侯獨屹不為動即當路銜之裕如也遇有干請即權責人無所聽他若乾没椎敲以逞其私類非所斷斷也至於膚防利病尤殫竭心計時行阡陌間不煩一民牽輓不擾民一黍餉不雨則親視湖防洩而濟之又不雨則徒跣露禱雨即隨澍遂成有年史稱孫叔敖為楚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計功度効誠不多讓古所傳循良者非耶上方垂意化源尤察二千石治効第侯理行於是遷秩陝西苑馬寺少卿民奔走相告謂侯嫗育我萌未三年而有今茲之陟此豈馳騖於速化之塗哉況階循視守服在外僚殆非所以寵休德而褒殊勳也今夫眩智章奇弋譽之方也詭辭佞色悦上之術也苞苴問遺媒寵之計也而侯皆反之得無有媢而抑之者乎吾儕小人罔所知識但一日失其乳哺且暮且死矣奈何謂當匍匐闕下仰訴聖天子申明九載之制特賜侯璽書久任如三山鄭公例庶其終惠我乎余曰不然若屬何得私於侯哉聖天子方屏所凶回更張化理惟廉直之戽是崇是使奚暇他恤乎且治病者必攻其急治國者先圖其重今之邊徼日益多事矣撫寇詰戎孰有大於馬政者哉陝西

苑寺開府平凉當黄河之西驛道必更匈奴中寇邇哈密土魯番實中國之極鄙而虜騎之要衝也侯誠振而起之經畫周詳生息有道則戎馬日益蕃邊防日益固内厚西寧大治甘肅閉玉門陽關伊吾以謝絶域仰紓聖天子西顧之憂侯之偉績奚但監苑勒石子才如陳堯叟哉況侯之貞心勁節罔有瑕疵即不為弋譽媒寵疇能媢而抑之乎故曰駑馬之疾馳不如騏驥之安行也鉛刀之耀鍔不若魚腸之斂鋒也侯之所操要非凡衆之所能明也

貞節序

嘗讀女誡有曰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禮婦人不二斬明不二天也故同穴之誓定於合巹

之時無異操也一不幸降割於華齒不終所天又不幸以婉孌招禾才藝罰祟傷其身之不免遂乃斷鼻截耳判眼翦鬢自甘殘賊而不悔此其志何以哉蓋誠知以毀易全以亡易存以所患苦易所願欲也彼有改衾易綦輕若脫屣茹膏服靡以為暢適則何異於蹄翼而聚者哉斯言也余於上饒馬氏婦而有感焉婦蓋同郡舒氏女云其在室也莊重寡言不出閨闥父嘗詔以列女傳輒請曰婦而節其常乎乃何以傳為矣年十七而歸馬紀孝舅姑敬夫子睦娣姒以劬力纖細佐夫家之急稱賢婦焉越七年而紀死婦齒方富而未子也乃紀之獨留也諭以自便則泣而誓既而欲以身殉而不遂也則泣而誓黨中有慕其賢而妁

之者則泣而誓時乃屏華飾却燕喜縞衣糲食兢兢旦夕遇夫忌則慟而泣血蓋終其身焉卒之遠多露之濡絕鼠雀之業白首得全其節當道屢以旌書表厥宅里婦益慘愴不懌以為非志之所存也余聞之博士天鑒云而天鑒則紀之猶子也乃其言為信石潰子曰余每聞世所傳貞節事未嘗不愁然傷之彼非有師保之訓與詩書之漸也形影之相弔非若琴瑟之交歡也親屬之譬勸又非獨行一意也而乃忍荼苦甘百罹至碎石斷金而不渝此豈非人生之大戚而賢悊之所甚難乎昔蔡琰才藝博覽墳籍寧不知高行之可慕羨而乃産子異域畢志後夫曾不以為辱又何況于碌碌者哉於乎若馬氏婦者可以為世表矣

送郡長公潤溪雷侯敘

聖天子發憤王猷屏斥回慝宵旰兢兢圖惟牧守之術爲選于庶官擇其可者布列長牧于以沛流洪澤苦思元元蓋至急也會吾郡長公闕宰臣祇承德意謂潤溪雷侯實宜之司銓難曰夫非謫吏乎方自轉運判官陟丞饒郡計其時猶未夙駕也而遽有茲移得無有議其後者乎宰臣曰不然夫罌缶瓴甓非濟旱之具陽阿激楚非舉重之聲故民安境帖即中才得以撫而理之時危境震黎白播遷非豪賢莫之任也乃今日之郡不易言矣夷蠻交騖壞無寧土兵役繁興賦斂總至煢煢寠室曾不得食其拮据之

入而貴戶豪門亦且傾囷廩而應之小偷竊發於都市而奸胥賊吏舞文法而殘善良者環几案皆是也故知非雷子莫可任是者矣司銓乃不能難侯既至則誠如宰臣之言庶士安其政庶民飫其德蓋庶幾望見太平之治矣無何果有訛其驟遷者而章之當宁輒報聞罷居數月乃復有申前章者而侯遂不可留矣余乃諗於衆曰夫謂侯不宜於郡者謂才不給耶守不堅耶政不勤耶罰不平耶皆曰無之無亦謂其驟遷耳曰即如是將謂其以賕賂耶以佞干耶以勢弋耶以譎徼耶皆曰無之余曰如是而以驟遷為罪則吾不知之矣夫國之設吏以為民也非以祿榮也相之舉人以任職也非以敘資也如以資而已矣則按

日月精磨勘累格而進孰計之吏且猶辦之而何必元德碩望握樞衡以運天下哉然所謂驟遷者有二一係乎人一係乎已係乎已者集菀而附燠如前所云數者是已係乎人者逃名而名我追避名而名我隨不得已而居之者也如其槩以為罪也則耕莘之夫釣渭之叟起自匹庶而身都將相其他離羊豕之間而奮鴻漸之翼脫泥蟠之跡而綰丞𢎿之符往往而見曾是以為訾乎彼悠悠之談蓋徒執尺尺之操而無當於駑駿之數要非有道者之所患也僕往矣蜕汙濁而翔寥廓去炎灼而就清冷未必不爽然適也

贈平川劉公晉陟浙藩叅政敘

平川劉公之視師海上也威震而不苛惠流而不瀆提封日戒豺豕不游萌黎以為大庇也而戴之乃又恐其去已也而憂焉余慮無以永公之澤而釋民之患也數造而請事其一曰兵莫善於土着莫不善於遠募何則篤慕戀而重去其國人情大抵然也彼其捐田里棄骨肉輕千里而應命豈其獨異於人人哉此必逸游不力素無賴藉者耳既其入伍也無鄰里之相保無親屬之交聯則所謂蜂蟻聚者也是以恥蔑紀憲恣行無忌日則掠取貰貸撲擊平人夜則朋為姦盜持白刃以逆追捕主者莫敢何問見敵則賁陣犯禁則竄亡隊長以欺哨長哨長以欺統轄仍而不已則地方之患何詎獨在倭夷哉乃土着則異是所挾

者非其親族則其里黨也欲亡則無所于適肆暴則人得而遏之即欲逞其不法其將能乎況室家無曠僦賃鮮費衛父兄而保妻孥其奮勇捍難蓋不驅而自力矣如謂量域異産有宜兵不宜兵則寧郡之民固嘗荷戈而他矣甸郡閩廣往往投隸尺伍號稱武健乃獨不宜於乳育之區乎如謂訓練未閑猝難應敵則以漸團肄客兵竄亡者或老弱而汰者即以土著補之哨長不職者即以土着代之蓋不一二年而可以盡變矣此不惟可行於一郡亦可行於他郡不惟可行於南徼亦可行於北邊轉亂為治易危為安誠無急於此者矣公曰唯唯吾將行公之策期以三年而報績其一曰兵莫便於營居莫不便於城居蓋烏合之衆聚處井竈之中寄炊而食同室而寢竊米鹽攘薪芻其細也甚則毀垣屋褫裳衣違譁酣歌無寧朝夕又甚則麀聚非偶瀆亂人倫是虎豹窟于廛場而虺蛇宅於雞圈也脫有不逞挺刃而呼倉卒寧可靖乎謂宜閱武之所搆為營屋環垣墻而衛之或四三而竈或五六而竈敎肄于是薪汲于是織席捆屨于是日以一官司徼巡之事日出則啓門而出日入則扃門而入其啓其扃則以本道題封為約信則民無雜擾兵無他志而後後患可弭也公曰唯唯吾將行公之策期以六月而報績居無何而公乃有叅藩之命庶士庶民走而相告曰公吾儕之怙恃也而奈何去之未暇論其他即前此兩事者孰有能究公之圖而遺

我小人以安乎余譬止之曰若必無恐公之不能忘若甚於若之不能忘公也公有令圖將必告後政者而終之是後政之澤猶之公澤也而何以公去為患哉語云河潤九里庸有借公于浙而吾儕小人不沾之潤者乎衆皆曰諾請必以是言致之于公異日當持左券以相驗也已而王江楊公惜公之别也而以贈言見屬遂以是說應之

贈近臯賈大夫遷戶曹敘

夫士無皦節即茂才異等罔以表其績女寡貞行雖工容絕人無以滌其躬故羔羊之風流衆無極墻茨之醜播媚不窮凡以崇操尚而立之防也在昔周官以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夫此六事者亦卓逴偉矣而必廉之徵益謂非此則無以貞志而軌物也乃今之為吏者異其貫矣黼藻其身而溪壑其心濫聽受以私贖金枉訊刺以脅苞苴假傳送以貽漁獵備市奸以入免役溢賦額以詭餘羨没藏目以竊公帑賄之盈也則棄而之京師鑽倖門馳勢轍貸行若流而位之升也如鶩翩翔青雲之上以明得意以予所遘見何弗然乎近臯賈大夫蓋古之遺直也初令涞水有聲徙治吾鄞而邑中故垢弊積也乃梳剔振刷不遺餘力賦無溢輸徭無豢目罰鍰必登于府供饋不詭其餘每晨起坐廳事吏抱文書鴈鶩行以進得可否輙退不敢匿端以取賂罔獲脂膏以潤鼎釜斯之為操其諸茹荼飲水之流乎而當道弗謂其茹荼而飲水也訕行而疑簇集而怒即察舉弗之先也余乃歎曰嗟乎夫所謂隨夷為溷蹠蹻為廉莫邪為鈍鉛刀為銛乃今復見之乎大夫則弗之意也而亢厲益堅已而聖天子怒群吏之弗飭也勑撫按臣廉其黷濫而廢罷之又責科道官按其漏佚者于是辯智通巧工於媚諛世所稱善宦者率相踵斥免即貴勢薰天者不能置一喙營解而賈大夫則以廉吏顯名即訕議繁興終不得而施焉銓曹乃課其功次擢戶曹郎以行或曰賈大夫先詘而後擧先滞屈而後顯融何異致若是余解之曰子不聞孔子之治魯與子産之相鄭異乎不異乎夫微赫赫之稱者鮮終身之節修闇闇之行者乏當年之

曜以今之務外邀譽植黨而媒榮者豈少也而委隆負重積久而賦功則無所短長之効見矣故生七年而後知歷風霜者千百歲而充明堂虎觀之棟斯梗柟豫章之為材也太之百水而淬之百神鋒霜鍔切玉如泥剸犀象而劃然斯純鈎魚腸之為利也夫士也何以異於是乃大夫之為吾邑也風霜淬厲不知凡幾千百矣方將委隆而負重不有以先於人人者乎而何屈伸先後之為疑也

送總兵王江楊侯歸敘

楊氏故太倉人也家世武德將軍至侯倜儻有大志敦詩書説禮樂謀猷敏詰蓋世胄之英而武弁之特也乃歲癸丑倭夷充斥窟于畿甸蘇松嘉湖之區槩被殘瘵當道檄

侯授以銳兵馳驅戰鬬輒屢樹戎伐陞劉家河把總明年寇益大至盡掠輜重貨貝航太倉以歸侯督厲戰艦橫截海上手射殺賊數十俘馘不可殫計當道益表薦之陞通泰參將巳又陞吳淞副總兵乃侯秉鉞三年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百萬生靈恃以為長城帝用嘉其休績晉浙直總兵開府定海定海者浙省之虎牢而郡城之西陵也侯至按視其旅無日不討軍實而訓之令約旣布威武用將偏裨而下悉推赤心置之腹與厮養最下者共其辛甘諸剽皆養垢之風一切振而滌之忠勇所倡人百其奮僉謂東南海宇之衛蓋不金湯而固矣無何謗生不根繩責交至而鎸階之令下蓋無不人人為侯惜者其將領部曲旅訴

于庭曰節下無陳生之足人所明也侯之不走賂于京師亦人所明也侯嘗言崛起武夫忝竊大帥恒懼馳驅之不効以為大僇無復徼寵之念此又人所明也今不踪跡鐫剌之人而欲捃摭賄賂之物何異無兄盜嫂者哉某等請冒死白之闕下侯曰止止是重英之罪也夫諫垣侍從右地而武弁遐荒孤臣也諫官論剌莫非盡忠所事而遐遠之臣其不飭者蓋多矣奚閒其稱指與不哉若以英一人之故而傷侍從之體是重為僇也矧今聖武布昭海不揚波又奚容瑣瑣者竊丘山之寵哉俾英得荷鋤畝歸正首丘則天地之賜宏矣遂即日戒行而雅知侯者相與祖於甬江之上惻惻不忍別余辟觧之曰位高身危功大不賞古今之炯戒也　聖祖開基明見萬里謂東夷之患不下北虜專設總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慮至宏遠矣厥後稍稍稱貢則總督領於都指揮海道領於臬而防亦稍弛邇來夷寇大熾毒焰日列莫可誰何益下側席之詔始有以異等薦進者特選總兵列銜都督則自丙辰歲劉侯遠始是即　聖祖公侯伯之命也劉不一載而代乃俞侯大猷盧侯鏜後先秉鉞大奮鷹揚屢有俘馘是以賊不得逞而吾民倖保須臾無死凡皆二君之賜也然俞以罪逮詔獄而盧則至今待鞫非古所稱身危不賞者耶俞今復以積功擁旄南粵然亦囏矣乃侯之來也適癸敉寧坐嘯油幕乃又優游桑梓角巾

私第視二君不為厚倖哉他日朝廷有拊髀之思復舉侯以撻遐則未始不若俞之躓而益起也古之哲人行泥而乘雲身處煩囂之中而神馳釗曠之域豹隱龍翔鳳覽蠖屈其於富貴巖穴蔑如也故能揆道達慮抗志植躬垂休而譽無斁矣豈若褰攜撩忽入而不出如世之為沾沾者哉侯固有志於學古者聊以茲言相侯之歸

送秦衞吳公陟曹濮兵憲敘

今皇帝御極之初元山東臬司僉曹濮兵備副使天官卿慎簡可者以吾郡長公往於時庶民嗟於路曰何以奪我父母也庶士嗟於學曰何以奪我型範也庶官嗟於位曰何以奪我師帥也客以諗於余曰夫郡長公非方嚴肅給

人乎政不舒矣何以得人如此哉余曰物有之獨樹不能成林以其孤高也江海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也公之德莫可殫述將無善下乎夫郡亦大矣四履之地非一耳目之能周也億萬之衆非一手足之能運也自多其善斯有遺善矣自足其知斯有遯知矣乃公之為民也孜孜如不及其受善也若虛人有告者曰夫士民之表也弗給于養弗興于學民罔知方則下施錫之令猾豪武斷魚肉細孱民將不堪則下詰戢之令游民無良弗力于業而力于草竊無寧閭里則下緝盜之令斥鹵之地十九濱洋隄堰善崩穀將不粒民何以哺則下河防之令越俗信鬼男女雜鶩病者不憚破貲濫用牲幣于鬼神則下毀淫之令市井

無賴群聚而博宵以繼晝非僻之所由作也淫盜之所由生也於是嚴賭博之禁育女者懼無以行也率溺而不舉棄骨肉之愛而傷天地之和於是嚴溺子之禁親死而暴之於室棺爛而不瘞與先王掩骼埋胔之政戾矣於是嚴停喪之禁涇以為渭白以為緇雀鼠所投靡艮不陷於是嚴告訐之禁蓋言之無弗納也納之無弗行也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閫槷之內而聞千里之外斯所謂善下者非耶是以不求續而自罔不續不求名而自罔不名猶之金石不言而人莫不推剛焉嶽不言而人莫不推高焉士民親附朝宁推崇非取之自已者哉客曰公今去郡而臬其體異越與曹衛其地異則何以為之余曰善稼者不擇田播耨之方存焉耳善樹者不擇山疏雍之方存焉耳夫曹濮者盜賊之窟而五方之民所爲叢聚也其剔治翦刈有異於吾郡者乎嫗煦和輯有異於吾郡者乎申畫樹防有異於吾郡者乎正俗宣教有異於吾郡者乎惟無以異也推而行之是所謂絜矩之道也夫矩絜而天下可平矣於曹濮乎何有

贈郡長公鵬江王大夫敍

余自昔從縉紳大夫遊輙知海南有青蘿王先生云王先生者蓋學道慕古人也弱冠舉進士輙有味乎濂雒氏之言歸而求其志於青蘿山中凡十許年會朝廷徵用遺佚嚴詔公車敦遣就道甫至中路而返抗志烟霞擬迹飲泌

考槃之流不啻足矣而內外言官交章薦舉辟命趣至不得已起而應之當是時寵貴元僚則先生同舉南宮生也欲折而致之而先生固不爲屈又以言事忤旨元僚者積有望也剔根而扤之遂落籍以歸乃益誦說先王力行仁義以倡里中而大夫者則先生仲子也輙亦誦說先王力行仁義孜孜焉已而起家令長持憲南臺謇謇嗷嗷聞矣會我郡長公闕銓部以大夫名上報可郡之父老子弟曰斯青蘿王先生子哉是嘗習於學有不習於政乎宜於令有不宜於守乎吾儕小人殆天錫之庇也已比下車飭躬厲俗振殫流膏爬梳其壅蔽而宣導其天和民欣欣然樂也諸所不虞率毅然有之諸父老子弟又益喜曰天果錫之

庇矣諸觀風使者入其境推轂必先焉如是者凡三年所而弗陟也踰朞乃陟得四川按察副使乃大夫之僚則過余玉芝堂而問言焉余曰余不知言然胥知大夫且知大夫之政矣夫政以正人也惟其躬之謂也嫗煦鞠字言有仁也然而民斯作愛焉詰奸禁慝言有義也然而民斯遠慝焉防淫正俗言有禮也然而民斯興讓焉洞微察隱言有智也然而民斯輸情焉敦薄厲媮言有信也然而民斯作忠焉此五者人道之紀王政之原而所繇以適於太平之路也大夫服之無斁誕章厥伐不其休乎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其大夫之謂共抑余聞之君子之道在一郡則政成於一郡在一省則政成於一省在天下則政成於天

下惟道在焉而任之偏全地之遠近不與也於膚蜀乎何有辟之割物者不視物之堅脆視吾之刃焉已耳御車者不視路之險夷視吾之輪焉已耳況如大夫者且以為函冶乎且以為造父乎

賀大司空鎮山朱公治河底績敘

昔禹抑鴻水封山濬川乘四載以歷九州而河之流最暴勢若奔馬行平地輒敗菑害于中國甚大乃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放華陰東下砥柱經孟津雒汭達于大邳疏九河陂九澤諸夏作乂功施于後代稱之者曰微禹吾其魚乎厥後興利之臣往往建奇議開新渠通漕溉田其間或利或不利底績不底績盖可攷而知也漢武時盖用言者紛紛興築罷困海內而瓠子之決為患至久費亦甚鉅宣房之作天子且明得意焉國朝洪武初通漕道以餉塞下亦時有決塞至　文皇帝定鼎燕都益漕東南粟四百萬以給京師議者謂以黃河濟運猶之引狼兵禦賊惟築隄距河益濬濟南諸泉可以利漕無患乃設都水使者專治泉政慮至深遠矣歲久禁弛諸泉多沒於王府民居益就湮細而黃河亦徙決不常在永樂時則有開汶上新河之役在正統景泰時則有塞張秋之役在弘治時則有塞金龍口之役在正德時則有塞漕沛之役在嘉靖時則有開趙皮寨白河之役有濬廟道口迤南之役有濬李景高口之役有濬房村之役盖至於乙丑之歲而河患極矣于時

黃河之水汎溢異常而郭胥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一望瀰漫不辨州里浮苴棲于木末蕭沛諸邑水由睥睨入城居民胥為魚鱉丐命者湯小舟乘高阜拾薪而爨官司亦抱文書托居焉　先皇帝憂之與宰輔諸臣謀可以治水者則莫如南刑部朱尚書宜輒命改工部兼憲職而專河事公拜命疾趨至則徧行河所患處相阨塞討利弊計遠近察易難稽故牘廣諮諏已乃斷于衷曰舊河之塞凡二百五十五里有奇厥泥成丘畚鍤不易施且無所置土即斃萬民之命恐不得計日而就緒也若循盛都御史故跡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凡五十三里有奇約用夫九萬有

奇庶幾書省而事易集意者其可於是上其議於朝朝議可之乃移檄所司徵徒率費刻日興事而州縣以不常厥役出令而驟行者衆糧居者空室遂興澤門之怨而道路之人轉益張騰聞者未之詳也輙上言以揺宸聽意在政錯而後可賴 先皇帝明聖凡三至而弗疑公乃力肩其勞晝夜矻矻八踰月乃底績凡建閘者八築壩十有一爲隄三萬九百六十丈自是惟引濟南諸泉故所濟漕河者而黄河不與焉漕道既通繁言斯寢公益留治諸所未竟者保有嘉績以利國家于無窮其在茲役乎廼青州守杜君思得從徵令之末供命不遑目睹經營之始卒也廼以告於余請有敘述余曰甚哉任事之難也昔余備員魯臬嘗從松石劉公董治河之役日行赤日中顔面黎黑飡寢罷瘵踰期而功不成劉公仰天歎曰嗟乎使我提偏師格強虜寧若是苦哉故洪水滔天下民昏墊患無甚此者矣而堯之使鯀也九載弗績始易之以禹今之人何其速於責效而果於敗謀也是役也使上無 先皇帝之明中無宰輔之贊知彼呶呶公罪且不測又何以幾幸成功哉蓋公剛大之氣執節不回宣朗之才應變無滯平生治行章卓有足結主知而孚衆志者定大議於道謀底嘉績於群訕豈其倖哉余之知公也最久且深故勉從杜君之請不復以不文爲辭

贈司理趙侯内召序

皇上御極四年賡衢室之聽躬宵旰之勤孜孜求民之莫乃進宰臣而詔之曰余一人撫有盈成肩荷隆重流矚於遐裔越惟曠關是虞維茲綱維飭敘或則弗敘則惟汝司邊徼峻嚴亦或弗嚴則惟汝司民用生生或罔生生則惟汝司登崇俊良或忝用否德敗我王度則惟汝司夫日月暉而賊在其内竈焰灼而煬者蔽之余甚惕焉所賴言路之臣讜言格論以佐余不逮其茂簡郡縣之吏猷望表著宜於斯職者列狀來聞余將膺焉於時太宰氏若御史大夫博稽衆論徵諸仕版驗其察舉尤異得可者十有五人疏名以請上輒賜俞焉而吾郡司理友石趙侯寔在選中定海令馬有騅者則侯屬吏也造余言曰騅不佞忝茲民牧屬時多艱惟弗稱任使大懼蹟於垢戾蹈淵履冰罔以踰之幸得侍我趙公竊以自淑公克謹程度左右準繩兢兢無斁余是以懲其縱心公早作夜思詳於五聽獄無繫囚案無滯牘余是以懲其怠心公慈祥豈弟隱惻疲殘觸法弗怒得情弗喜余是以懲其徧心公事必求衷盡必斷柢造次不能亂其真胥史不能犂其間余是以懲其易心公黜放聲華踈遠津要退以爲進翕以爲張余是以懲其躁心公服疏茹糲不適於體而適於心余是以懲其侈心公蓋騅之師表也今茲信邁矣夫衮衣莫借東國所以興悲高山景行詩人所以致戀知公者莫如先生知騅者亦莫如先生願賜之一言其可余曰君之所言好德之誠也

一人之私也余將以天下之大計為君言之夫趙侯茲行將以備天子耳目之司也夫耳非無聰也而借聽於其臣目非無明也而借明於其臣何也蓋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遠於萬里以一人之耳目而欲盡窮天下之隱誠亦難矣侯既立於要地佐天子視聽益廣諏咨綱維有弗飭者乎邊徼有弗嚴者乎民生有弗遂者乎否德有弗去者乎有則告于天子下所司釐焉內外庶僚有縱心怠心褊心易心躁心侈心者乎凡皆吏治之孽也有則告于天子下所司懲焉其有言也必究極是非之實而切當治亂之原可否惟道不以君相利害惟國家不以其身毋毛舉細故以塞責毋緘口養望以徼寵毋醜正而舉肥毋捨豺狼而問狐狸毋不搏生虎而搏斃虎則庶幾哉補衮之良而社稷之衛也將播譽於無窮豈獨吾郡之民歌咏甘棠之澤而已哉又豈獨為君一人之私祝哉是為序

王義士序

余嘗讀載記而知古人義行之烈也諸細瑣者靡得而詳矣其尤章著者如范巨卿赴張元伯之葬王少林厝金彥之尸戴平仲歸石敬平之喪劉子相殺駕牛以救知故之乏羅道琮哭野潦以還亡友之骨劉軻感異夢以展書生之瘞周仁榮假新宅以延友人之死陸子璋受遺書以起徐原之墳孫長遜開廳事以成劉融之殯張安祖手營作以瘞元承貴之骸侯無可走千里以瞑田頫之目凡皆仁心自然乎格幽冥表儀等彙者也若今所稱王義士不其倫與義士名芳字德遠太倉人也與慈谿貫生非同域之産也又非有遊晤之素也又非有赤牘之交也而旅舍語合定為石交時生病且困人所不近而拷之共載飲之食之撫之摩之穰之療之不已而滌其穢溷不厭也而生卒不起蓋墮橋弗救之夢良亦奇矣乃失聲長號曰天乎殀折命也奈何使生離父母去妻子孑孑氣氣而死乎枕之股而哭之貰衾櫬而斂之僦浮屠而舍之齎絮酒而祖之當是時也黃頭為之縮頸行路莫不灑泣蓋傷義士之顛沛楚怛云夫逆旅邂逅非肺腑之戚也便溲滌除非游從之任也貰貸而殮非親故之托也撫目目瞑引艫行非倉卒之感也生何以得此於義士哉今讀其傳有不扼腕太息廢書而起者乎生之父晏請予而泣曰傷哉兒也義士之曲為收恤即瀕在莫之或過也而瀛也無以為報也惟學士鉅公賜之一言則吾兒當踴躍於九京而瀛之不忘義士即不忘吾兒也已幸先生矜之余愍其志之莫伸也為之論著其事俟異日修國史而傳獨行者庶幾有徵云爾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四

敘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四

敘

榮壽什敘

郡長公鳳峯先生母夫人壽我同宗諸生聚而議曰夫郡縣之長群士所以齊軌而章則也某等自注籍以来蓋未見有出一語相督課者也今公之嘉惠諸生至隆厚矣談議理道鏡見幾玄陳説詩書直示標的學必稱孔孟文必稱遷固一切世俗浮靡之習罷去之以故諸博士學徒人人自奮棄邪徑而就夷庚繼自今庶幾免於面牆之恥者皆公之賜也發祥毓秀實自太夫人某等懼無以伸慶祝之私奈何則相與祈於東沙氏東沙氏曰余嘗惟三代而下功利勝而仁義之政弛也至讀漢循吏傳見文翁之治蜀飭厲諸小吏人人得通於學又修起學宮誘進下縣子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由是大化蜀生至比齊魯則欽然異之謂自秦燔詩書屠學士以来僅有此耳今觀郡長公之政一何其相類也夫牧守之設非小寄也上達國都下逮蒸庶簿牒科條不啻蝟毛已也日斤斤焉鉤擿鉏解之不暇又何暇與論於道德之區藝文之囿乎今郡長公體三物之義啓先王之途下車之初輒規著鄉約以束編氓又肫肫課肄諸生希尚往哲期之大道此誠非苟且一切倖免督過者矣嘗讀公世傳知先大夫慎齋公之為人也生

有奇氣遇事倜儻徧與賢士人游名隱隱起三吳中孝弟力田喪葬必踐於禮撫愛諸子齊於己出獨持門戶困窶矣終不忍割貲自殖僮不異業雞犬不異食世所稱篤行長者也太夫人又以婉嫕之德作配名賢淑愼夙戒溫恭維則母儀婦道標表閫中鍾靈兆瑞以啓昌胤斯豈偶然之故哉今夫懸黎結綠明珠文貝世之所寶也然非神皐大澤蘊結靈釆含茹元和則無以獻異而效其能乃今郡長公挺建治行覆露海隅以紀四民非太夫人之遺澤爾耶稱頌功德於閭里猶恐後之況庠序之士乎又況諸昆弟子姓獨被物色者乎其勉圖之矣諸生唯唯而退於是不避踰越纚瀝數息各為頌聲以效華封之祝

壽鶴嶺楊君敘

夫繒薄易裂墻薄易圮此言涼德之不宜厚享也故昌熾之休顯融之裔必有巋朴長楙者為之先雖疏邇纖巨不同罔不由茲數矣宜春有楊氏者宅秀江之北袁山之南靈異穠結未有表著乃代以愿慤力修行誼纍然庶姓也至鶴嶺君則剛嚴毅直盍亢前人之烈睦婣卹宗不責貲貸居常勅戒子孫諸浮靡佻健屏去之其與人無他腸而疾惡好善侃侃不回有負懕弗創者而折辱之弗能容里中父老子弟靡不憚鶴嶺君者然急難必應有闘訟必與解紛則又欣欣言鶴嶺君乃高栽庇庥里中若此也每朝暮夷猶壟畝見雲蒸霧變木秀卉榮水泉清冽禽鳥和鳴則徘徊眷戀闚然忘返有子七人咸振厲介特以禮義為防閑者門庭之內敬讓以和力穡諷誦謂為恒業矣迺諸孫以誠既成進士掌行人之職以正舉于鄉諸為博士弟子踵跡而出者蓋未艾也己亥之春以誠出使於閩則頓首伏謁請曰予大父砥節累行穀詒孫子不肖以狗馬之軀遭逢聖明竊廁冠紳今大父年及八十不肖乃奉使得過家[illegible]上卮酒為壽者幸甚幸辱在門下敢惠徼一言為大父獻之余惟天之囿民通閡異等也然植德自曜靡有低昂矣是故岩穴之士抱肥遯之嘉尚矢碩人之寤歌樂泌水而耽寂飡沆瀣以順和出無華蓋之御食無列鼎之珍猨鶴為侶木石為鄰其初蓋甚落寞也然而光啓來裔

奮揚羽儀畫錦謁於堂下結駟連于里門啣榮錫羨皓首稱尊此與身蘄富貴者何異哉夫奧窅之區非卉草之所蕃然而松栢滋茂浩淼之澤非鱣魴之所育然而蛟龍興焉觀乎此者不有以知楊氏之福履可勝既哉以誠行三司諸大夫乃屬登余言使歸而為壽

贈左史覃湖伯父七十壽敘

昔漢樊氏之治室也先樹漆焉人曰是惡乎及諸既而漆成而材樊氏之宮室什器罔不飾澤賈其所用之餘獲厚直焉夫漆非旦夕生也材不材未可期也樹之於數十年之前而須用於數十年之後且有羨利況於樹德者哉[illegible]宗世居槎湖代有隱德其初率敦朴力畝畝繼稍稍[illegible]

讀乃茲薦紳文學彬彬然出矣覃湖公幼負異質早失怙
恃而生產鮮薄寔倚伯氏為活與吾父葵軒公處也坐不
移榻行必負繩既長事鉛槧即亢志青雲之上雖屢遭困
躓而振厲不懈卒成進士乃今從仕幾三十年矣而植德
[illegible]行靡有夙夜常語吾父曰夫驕奢惡之大也偷惰禍之
[illegible]也違親而餂利是豺狼也懷機以肆毒是蜂蠆也天之
生人寔俾之衷而異類焉同其與有幾且夫竹盛則苞木
盛則蘗斬其本根而華之枝葉庸將滋乎是以去慝遠回
惟恐弗及祿俸之餘輒以周親族之匱者或鬻之土宅率
十倍與之直伯氏坦菴公木直少諱則委曲事之冠屨服
御恒有以代敝者即鄉里諧細小相見亦傴僂為恭輒問

稼穡之艱難與諸民間所疾苦加慰勞焉人有狎侮漠不
為動或欺紿之者則曰彼餒其心而貰之甘忍與較乎故
仁厚恭遜無少壯遠近罔不稱服焉乃今行年七十而精
神宣朗視聽不蔽左右賢王上下古今事罕所拂逆福履
未艾也諸子秉禮篤義咸有樹立而孫男邦仕頴慧有文
人且以簪纓屬之則夫公之樹德又孰與樊氏之樹漆者
哉而食德之報豈直漆之豐材已也時徹曰以吾觀於靡
興之故而知天道之可畏也曩予之幼也吾宗未甚昌也
乃諸庶姓環廬左右各食其力甡甡然衆也今吾宗漸昌
諸庶姓乃稍稍零落夷解者衆矣夫桐栢之墟不蔭奇卉
鮫龍之澤不育嘉魚物莫能兩盛也而況於貴富之族哉
吾是以為族人懼而又以公之樹德為吾族人勸也

壽南溪黃公七十敘

東沙子曰予嘗讀循吏傳見夫豈弟博大平易近民如恭
寬之流皆以昭治行而獲寵秩迺今於南溪黃公㸚焉公
之為岳州也以勤集事以禮止賕以儉贏委以德馴戕是
古之遺良也而鎩弛秩山林不録於時何與夫譊佞高張
忠良屛退佻巧取容繩墨毀棄世道之戾也檄佩而蘭眘
鷙鯁而鶴饑斯亦志士之嘅也或以告于公公曰嘻有是
哉夫水瀦則淨膏煎則銷吾其為水乎為膏乎樗靡則永
漆以則劉吾其為樗乎為漆乎吾見夫仕者矣耳目之於
聽斷也心思之於簿書也奔走之於逢迎也既勞其形又

搖其精欲無膏漆得乎而況譊佞佻巧以取容也辱亦甚
矣往予之官也秉馬衣繻食腴飲旨出入從徒隸非不華
且侈也而心則戚戚皇皇如震如崩不能一日安也迺今
幸與形神休矣煦煦而卧衎衎而食或奕于林或憩于石
時迺班荊藉草從田夫野老道稼穡事行步休休與麋鹿
游禽魚往来烟雲聚散皆吾適意之珍也歲時伏臘烹殺
釃酒伯仲在堂子孫在下以觴以咏以勸以酬不知宇宙
之為大與吾身之所終也而何進退榮辱之處哉吾方幸
其為樗為澤也而子欲膏之漆之不已過乎東沙子憮然
曰夫德厚者遺榮機忘者厭功吾不足以知公矣迺今行
年七十而精神和朗體履彌強非其取於世者寡耶夫仕

不浮食隱不廢修天之所綏又可算乎於是諸長老咸舉爵為壽客歌南山主人歌伐木胥盡歡乃已

賀南湖俞公七十敘

南湖俞公壽七十鄉大夫士則相與登居易之堂賀焉廼俯頷而語曰是耆年也而顏色光澤耳目聰明筋骨矯健膚體充盈若少壯弗及者何耶夫龜鶴引年松栢後彫天之所固獨爾殊哉東沙子曰不然夫造化生我我寔生生鈞是人也吾其獨能為龜鶴為松為栢耶夫情物之機也身事之質也內外之感目轇於前孤矢之事生則習之而入其孰能逃諸下焉者困形以搖神先物而弊其次握形以用神齊物而弊其上委形以存神後物而弊辟如蹈水火者也其于焚溺一也而葆真之士廼獨不焦不濡焉況於知道者哉公少嘗困於嘗矣庫居鮮田惡衣疏食人所不堪而居常坦如已仕為刑官平反庶獄弗泥成案誣死者生濫麗者釋苟得其衷雖上官群議不以撓也既其守曲靖也乾沒之變毒瘴之侵道路孔疚而處之不虞時廼和霑溢之仇平尋甸之逆悉心周旋如在樂土廼茲解組而歸眾尤鈞軸之頗也而公方優游泉石樹藝勝壠之間以道以遥以翔以翾曰吾其休乎夫樊籠吾離宇宙吾舒浩乎蕩乎天畀吾佚矣夫贏縮禍福得失安危者生人之大欲也情之赴也決於奔湍意之炎也烈於猛火日尋而不已能無潰壞者哉而公也廼獨委形而嬉遊神而娛且以為芻狗且以為嬰兒然則光澤聰明矯健充盈非所宜得者耶客曰唯唯其一人乃奉觴而進曰楚楚衣裳佩玉鏘鏘君子萬壽庥無害浹一人曰子如鳳翔孫如蘭芳德厚流光康爵必雙一人曰玉質金相出處允臧為儀為光錫穀無疆客乃徧進觴公公徧酢客遂使子孫行酒焉

慶南洲叔敘

人有言曰水流不臭樞運不朽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吾宗有南洲君者幼而失怙家又多難零丁不立廼伯氏命之田則力田彊畝疏畚種稑後先咸表藝而列樹之所穫獨先他農既乃命之賈則又賈航大海汎江湖凡竹木魚鹽銅鐵丹漆布帛皮罽之物罔不畢致率倍直而取贏焉既又命之作室則又作室晨起治炊匠者蓐食而作繩墨斤度咸指授之家是用立既以食指之蕃也昆弟異業諸子且長大矣而南洲君猶夙夜孜孜出應官府之務入理薪粟之儲靡有倦勤或謂之曰嘗不常焉刃不常銛曷其休乎則應之曰非以務殖也吾懼夫吾生之有盡而又速之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彼其代性而翦命非淫蕩豫佚有以入之乎故目苟矚于稼穡則靡曼之容不能入之矣耳苟聆于戚休則哇咬之音不能入之矣口苟甘于藜藿則旨蓄之味不能入之矣心苟懷於乾惕則弋獵之娛不能入之矣夫然後得葆其智慮而全其聰明可以為虛谷可

以爲嬰兒火之不炎氷之不凝是謂以晝盡乎抑以不盡晝乎又況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匱而經之其將有幾夫習逸成驕習驕成靡靡家之大戒也作之以勤猶恐其惰況以惰先之乎故克勤小物終始不渝宗之言善治家者必曰南洲南洲云乃今行年六十而髮如漆黑面如脂澤步履輕捷即少壯弗逮焉夫所謂水流不臭樞運不朽者非耶故智者以宴安爲酖毒愚者以逸豫爲甘餌斯壽夭之分禍福之所由本也於戲我宗小子念之哉念之哉

壽顧母周太安人敘

維丙申之歲秋山顧子服憲于閩母夫人氏壽七十季冬廿有六日寔維設帨之辰顧子預以稱慶之弗親也居常

慊慊焉思戚戚焉若有失也乃孟秋之夕寢而夢焉若有玄衣之客見曰我東海之神也習聞於鄉之故亦得陰隲于鄉之人母良婦也我將奉以蟠桃之實娛以菌桂之英海錯甘旨醴泉清冷使顏色鮮澤步履輕盈吾子頤之乎已而又有青衣之客見曰我南山之神也我將食母以崖間之朮松下之苓黃精蒼耳盤盂是充朱禽白鶴翔舞於庭以資燕樂以永遐齡吾子願之乎已而又有黃衣之客見曰我中央之神也上天下地胥秉柄焉我將饗母以雲門之瑟嶰谷之音瑤池列宴侍王母之歡玄圃藏珍衍璵璠之儼斯亦人間之至樂也已已而又有絳衣之客見曰我雲中之君也無以遺母我將餐以沆瀣之氣授以飛昇

之術駟青虬而容與駕白鵠以逍遙扶桑朧采若木戴光將不知天地之所終也已而又有紫衣之客見曰我天之司命也福善刑回厥類不爽茲余得請於帝矣我將記母以長生之籙休祉之符黃髮兒齒懿範永垂鳳冠霞帔寵光載錫爲陵爲岡如松如柏將子之色養於左右者未艾也其無以將母爲念乎顧子夢已而覺乃欣欣然喜恍恍焉若有得也以告于東沙子東沙子曰斯眉壽之徵也已作善降祥其殆諸神所脉乎吾聞夫人望族之產也笄而歸于似齋公勤而有度敬共不懈肅睦于家之大小祗事舅姑王姑備極孝養焉嘗從似齋于官秩燕輒語曰民猶子也財民命也撫其子而忍豚之命將誰與我乃似齋亦

能力于清白秉節自樹所至以名宦稱及其訓諸子也尤懇懇焉亢于德義曰世祿家之憂也宴安身之毒也豐其壽而處其憂庸將終乎爾無恒就逸無殖貨無徐非罔瘵于先令名吾庶幾甘于食矣諸子奉教惟謹各有成立以故鄉之稱母儀婦道者必歸焉然則雖微諸神之命福其庸可筭乎維時石巖楊子益齋方子咸聞而異之乃再拜以請曰表與恩也未知所以壽夫人也其遂以惠我顧子亦再拜稽首申請遂書以貽之

節壽敘

夫人也者含靈稟粹表異百物禮義階之矣一失則夷再失則獸罔可振濯然而衆嫺途揚面加指數有不勸然變

色攘臂奮鬬者乎乃隱蹈而陰踐孜孜如恐不及焉則彛章弗矚而心術瘠也越若經生學士誦說遺言逖覽而遐聽其于生民之大紀往哲之芳擧蓋章章著明也然而赴利則如湍奔遘難則如鼠竄蹈義栽情乃不能自表於庸衆何哉揣量之智明而性命之坊決矣以余觀於貞女節婦未嘗不反覆三歎焉曰嗟乎閨閫之居而饋羞之職此豈廸何詩書談何道理哉乃專志厚植而心術無瘠也南昌有張氏者南州太守女也婉嫕温恭生有異質已嫁為昭勇將軍方指揮婦恪修懿範有雍睦之風焉時桃源寇擾大熾將軍部兵往討寇佯見瑕以嘗官師既而豨奔豕突師衆潰壯將軍殲焉張時年二十一也訃至號慟屢絕

默以娠禱曰是男也則生否者方氏絕吾絕矣踰月而生子恩方氏家故衰落居無立錐之地又無強近之親可以憑而活也惟姑氏在堂蕭蕭四壁立人謂方氏不延矣張乃泣血自誓力女工織作經紀服膳孝親育孤茹荼彈瘁晏如也恩稍長令就外傅說詩書即盛寒暑不厭既壯襲職司馬部以死難之後加恩祿秩得為都指揮乃時時勅之曰爾謂茲易稱乎夫干城之寄緩急賴之介冑之長標表睎焉爾不治詩書不閑師旅將墮毀行列為汝先人羞爾其戒哉恩乃砥志發憤習孫吳家法又朝夕綜究儒者之業燦然有曜勳伐蓋未艾也先是張以子貴封太淑人今年已五十矣東沙子曰作善未必不勞然而大享存焉作惡未必不逞然而大僇存焉方將軍之歿也太淑人蓋煢然嫠寡也假令憚拮据之難耽宴安之樂出一語易他姓者豈不可以遂得志然而令善靡宣垢恥曷雪又惡能昭亢烈之譽享封錫之榮耶乃今列鼎致養錦服趨庭龍章示寵青史揚名朱軒翟茀奕奕祁祁廸德履應詎不信然哉夫展采以章物者國家之典也旌淑以示勸者觀風之責也太淑人行已及年矣則豈無聞之禮官表宅里而風來禩者乎

壽錢母徐太孺人敘

錢君伯清母徐太孺人壽屆八十五月　日寔惟設帨之辰伯清乃薦醴泉之漿登玉山之禾繪紫微之圖詠南山

之歌拜舞堂下上百歲壽諸里中長老若親戚亦相率至錢氏稱慶上壽賓有進而言曰夫有道之世君積於仁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然後民免夭閼之患而享耆耄之齡我國家乂用明德治化郅隆匝環海服戢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蒙覆露而蓀和靈是以岩穴之皤國都之老項背相望此非獨降誕之茂蓋亦有休養之助焉斯孺人之所為壽賓又有進者曰昔傳記所稱可徵述已世鮮凶田則青災日卻代累淑善斯慶澤攸鍾江東錢氏望於吾鄞舊矣仕者體循良之規處者操稚朴之行內修雍睦而外恪禮坊尸鳩之仁一棠棣之風淳是以和氣充洽休懿駢臻壽考格於維祺而景福介於無算斯孺人之所為壽賓之

親者復進曰夫有壽壽國有壽壽家有壽壽身孺人之德予蓋稔聞之其初歸還于公家貧矣服勤朝夕節嗇纖細以佐衣食無幾微見於面王姑寡居而病負茲及朞則未嘗斯須不在側視膳洗腧湯藥非親嘗者不進其事舅姑上堂閒起居下堂執織紝之勞滫瀡旨甘極力供御諸生中婦乃竊相與言謂孺人篤孝如此也居常訓其子曰儆德之共勤則不匱若等力是者即仕不仕可以遠僇矣故伯清奉教惟謹卒成善宦以有祿養此與古之令善又何以異斯孺人之所為壽眾實乃旅於伯清稱觴再拜而祝曰匪松匪栢孰固其植匪龜匪鶴孰引其息荐至者川不毀者石刑于里閭永世無斁伯清乃再拜稽首稱謝予小

子其次第書之伯清名乾以明經起家壬午貢士仕為貴池知縣

贈西岡公敘

夫擊壤鼓腹之夫尚矣其次則雍熙之民其次則錫福之民其次則富庶之民若鴻鴈版蕩則有可慨者矣兵戈陸沉抑又甚焉此其人生之幸不幸一何遠也國家驅除草昧救寧寰寓百八十年以來嫗煦轂息湛恩四沛蓋庶幾於黃陶之時而吾明僻在海壖則安樂之鄉而衣冠禮樂之都也家有負暴之耆野無膌肝之盜外戶不閉吠尨弗警即有四封之事征發不及笳鼙鉦鐸無聞焉張氏世忝閥閱之榮又孜孜敦尚行義保持門戶自兒孺以至黃耇足不踐囹圄捕吏不及於門絃誦畊漁各執其業晏如也而西岡公者承籍諸昆之締構豐屋腴田百需贍裕課農訓子之外無他營焉時乃烹肥擊鮮觴親鄰於水壯之堂歲時伏臘屨滿其戶或出而遨於四郊榜舟挈榼甜碧樹之陰詠魚鳧之國雅歌劇談玩弄烟霞於杯斝之間曾不知斯世與吾身為何物而性又隱惻好脩齋飯僧推其羨以賑拐餓令且膺錫爵之榮矣烏紗繡服白髮丹顏望之翛然神仙也嘉靖庚戌正月六日實惟公七十初度五岡氏惟修曰何以壽公予應之曰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言喜樂所以永日也如遇樂而憂是帝而夢藥者也遇憂而樂是藥而夢帝者也皆非素位而行者也可以樂

而樂是公之所以壽也宗之人欲壽公手請以豳風之什與南山之篇遍歌之

贈後皋兄敘

昔養由基之射也去柳葉者百步百發百中眾皆稱善其一人曰善射可教射也已矣夫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而猶不已也一不中能無辱乎故善射不如善息之愈也今夫翺翔闔闥遘會風雲入則藻潤絲綸出則平章軍國意氣所加霆震雷沸而或者忽匪彭之戒昧乎止足之幾恩寵俄遷僇辱斯速甚至不保妻孥有不可言者矣大駔桀儈握貲鉅萬豪於都市之間而討筭奇贏寢不帖席雞鳴而興孜孜逐什一之利象主丘金綺繡山積孰

不以為稱其意乎一不幸而臧獲寇盜得以虞之影痕澌盡則與衣鶉飯藿者何多焉斯豈非不善息之過耶吾家有俊卑公者通敏易直人也始而業儒殆成矣已乃卑曲士之習恥投牒之規遂游泳藝文絕意仕進足不離畎畝口不言三倍陶陶遂遂魚鳥之與狎而風月之與儔時與田夫野老談稼穡桑麻之事纖曲犂然也至論趙孟陶頓之風則掩耳而過之曰人生一逆旅耳湍馳駒馳即百歲能幾何哉而乃瑣瑣自苦徼祿貨而蝕性靈耶語曰孰何獲足不足由是觀之公所謂善息者非耶或曰公年方六十未耆也今且膺錫命之榮矣何言乎息乎曰其服則縉紳也其心則山林也不從力役不親商賈得喪不能加僇辱不能及是所以息之之道也於以養康寧之福而介壽考之休非公已操之左券哉公有子邦佐茂資積學有聲庠校間行將奮翼雲霄荐被寵光又非可以終南之隱例譏之也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五

敘目錄

敘

贈小江王君七十壽敘

士生太平之世一幸也隱處岩穴不與世競二幸也身不膺祿爵而為高貴人所尊禮三幸也讀書能詩文四幸也有一於斯皆足以自樂而況兼而有之乎若小江王君其古之所稱逸民非耶君生成化乙巳當累朝熙洽之運仰承休豫官無苛政里無吠尨力田藝圃晏如也世家桃浦之陽築居水涯稍暇手古詩書坐茂樹之陰伊吾竟日時或濯清泉歌白石拂磯施餌而釣都不聞戶外何事故其詩曰兩屐拖雲村逕晚一竿垂月野塘秋此其為樂寧以

三公換哉君為甬川尚書內弟甬川以君文也嘗休假海上必挈之遨遊若金峩天童日嶺雪竇諸所稱奇勝蓋無弗至焉相與披雲根攀木末捫星辰而舒嘯擷芝苓以療枵每興至題咏君輒倚韻而賡且都記憶不忘即今歷年既久扣之猶歷歷可誦也一日遊寶巖余亦與俱君且奕且咏每詩成示余為更定一兩字輒撫掌大笑以為快意竊怪君非素工鉛槧而善為歌吟不減風人之度又能黜遠聲利甘心於灌園負薪之流然則古所稱逸民非耶君之王父友石公父松浦公諸父松江公皆隱居有文而君蹇克亢其業談者以為盛美視世之紆朱結綬乘高軒擁騶從招搖過其里門乃弗克念厥紹又孰為多寡哉歲在甲寅四月十有五日適君七十初度其甥子中曰何以為壽余曰由前數者言之君之為壽蓋多矣金石不足為堅而彭聃不足為永又何以壽公哉遂書而歸之薦以松桂之觴

孫太夫人九十壽敘

孫太夫人壽九十諸子並仕于朝伯堪都督僉事仲墀尚寶司丞季陞禮部侍郎太夫人寔就養焉榮矣朝之薦紳蓋莫不交諸君謀所以為壽者則蹙然對曰昔先公不幸毋夫人蓋終身戚也每歲時伏臘輒面壁流涕戒子婦無得拜舞上壽曰未亡人何賴為娛乎我子婦奉戒命至於今不違願公等無辱我同鄉之士又相與謀曰太夫人之

情則至矣若颺忠烈公之休以昭不朽以告於太夫人意者其可夫理有流聞無如目睹事有遠辟不若近徵言感觸之機易也故天道福善載籍蓋侈言之迺今於忠烈公孟指掌可睹矣昔公之籲衆矢言抗逆藩之難也直嬰虎吻以撫丹衷此其時寧有丐名羡徇之計哉迺其士民相率奔走哭而廟之臺諫數以上聞隆錫謚號俾有司秩之常祀勒名旂常標炳史冊此其於身至厚矣三君子以好修續學陟膴馳芳舒鴻漸之翼而附見龍之光用掰我[illegible]主熙明之治諸孫又且鷹奮鵬騫策茂實以衍丕樹較數今簪紱之家疇所比隆哉茲天所以報忠義不彰彰著耶若太夫人之賢則閭里嘗言之方忠烈公之微也食貧耳

太夫人率萬儉勤以佐高節享祀吉蠲族黨諧懌諸所紛
劾罔不秩秩當公意者公以故得免内顧至以身殉國而
無一言及於私誠知有所托矣已迺果能督課諸子訓之
行義各以其聲施天下然猶恐恐不釋乃日夜奘厲之競
於徽猷稍不稱意則終日默不發一語諸子婦長跽庭下
請得改過如教旨徐乃釋之其嚴如此然則上成忠烈公
之節而下開徹嗣之賢謂非太夫人之力耶乃今行年九
十而體履彌康目晶晶辨小細物陟階踰閾不扶不杖此
非世所恒有蓋實天所相君昔太夫人之八十也我文定
公嘗以文壽其略言人道重於三綱家人利於女貞塗山
洽陽貞之至也迺茲似之亢義幽劒廸哲紹休三綱植矣

斯女貞之利也壽莫大焉君子以為嘉言詩曰神之聽之
式穀以女其忠烈公之謂乎又曰盤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惟日不足其太夫人之謂乎請以是為眉壽之祝

壽逸庵蔣公八十敘

逸庵蔣公予姨母夫也故知公履行蓋自兒孺以至於斑
艾悉矣公恂恂温温緩步而徐言見人即嘻嘻而咲與之
為禮即長揖至地逡巡問起居平生不識詐愚侮怯事諸
魚鹽薪芻鬻售亦不纖纖辨也或紿弄之亦嘻嘻而咲即
至媚侮罔所怫怒俗嘗異趨習於囂訟工告牒如追金較
對訐若肆禮幸而得勝戟手懽呼謂高官大爵弗過也而
公獨忸怩畏慴終其身不一染諸儇狡之徒莫窺端自

私議以為拙云孝友慈愛根諸性靈緹身治家無所爽於
度至論田野市朝事輒疊疊不倦或與人奕對者合諸衆
奕群譁角筭公惟默默舉棋勝也十而八九諸善奕者率
以且下之由是觀之公豈顓蹇而無智者耶迺今行年八
十正月　日寔惟懸弧之辰其子其等繪圖及門請所以
為壽者予曰子知公之壽乎俗士競於巧而公獨競於拙
俗士處其勞而公獨處其逸壽也斯不謂之倖矣語有之
膏明自煎蘭[illegible]自焚此非拙逸之喻乎羊腸之車易敗燕
市之劍難全此非逸壽之喻乎今夫三寸之口歠者幾何
六尺之軀衣者幾何而往往自雞鳴以至嚮晦躑躅馳驅
孜孜逐什一之利甚者挾椎埋眩幻之奸顛倒黑白捺切

短長以玩弄儔輩一如襁褓小兒罔所不得志此其人良
亦巧矣而弊精靡神不啻沸湯灼火而不能止也欲其保
天年而介景福奚可得乎今公已登上壽而聰明弗替體
履彌康諸子皆力穡肯堂以供洗腆之養官府不知姓名
城市不踐蹤跡然則古之所稱逸民者非耶異日倘有觀
風之使當聞之史氏與灌園負薪之老並書之

贈它泉闡公七十壽敘

夫萬物之生蓋莽然盛也象列形章櫛比鱗萃日接於視
聽無巽也而一不加意焉謂其無所表異耳如有景星卿
雲醴泉芝草麒麟鳳凰特出於其間人爭詫而侈談之則
以畜靈深而發祥顯也惟人亦然圓顱方趾戴天而履

之鍋於巷術之間孰為之甲乙哉若乃負瑰特之氣秉淑
代之資挺生方域之內流覽丘墳超洞今古處則操鞠躬
之行出則經王國之猷近者名寰宇遠者播史牒斯非景
星卿雲之屬畜靈深而發祥顯者耶吾友它泉聞公幼抱
異質篤好詩書遂以藝文詘其儕輩數試所司輒褎然首
升已乃計偕高第鳳翥天衢出典州縣則罷去繁苛流甘
棠之澤入佐法曹則講議科條著平反之譽學士推其藻
潤里閈仰其光儀固吾鄉之景星卿雲也顧以負氣亢直
不能婾娿逐物遂棄去名籍掛冠而歸耕居常自表其志
曰夫仕非有常筭也得其時則龍翔不得其時則蠖屈要
在不毀其操耳夫衡泌軒臺崇陋與安危相禪辟蘿綺縠

禍福與華衮交纏如謂仕進適意則彼囊蓍齒劍思牽犬
而不可得者抑又何哉時乃放情丘壑聚花木竹石以為
娛客至則談玄理詠風月逍遥終日曾不知顯晦之異悰
日月之于邁也即令行年七十而步履矯健視聽不衰豈
非得道忘物有以自樂者哉二月廿有三日寔惟懸弧之
辰諸縉紳徵文為壽予記憶童丱時家大人訓督蓋甚嚴
也初學科試文每為塾師所窘詬公一見輒奇之語師曰
弟子不必不如師此青衿之璆琳也奈何妄有雌黄乎師
稍悟而家大人亦解嚴嗣後翱翔藝圃雅為相知今玆伏
處海濱數得過從陳說平生諸所不快于時俗者輒促膝
晤語發舒其憤懣乃其襟抱誠絕塵之逸駕而隱佚之良

俯也方將修香山栗里故事與之周旋以老雖不敏可無
言乎

贈芝山楊公八十壽叙

夫蹄涔之水不儲尺鱗深山大澤寔生蛟龍物各有繇致
也儒生言氏族者衆矣率辟引評議謂世德之徵章章可
睹也楊氏之先蓋未可一一論述大都孝弟力田肄習詩
禮以世其家至栖雲公益用表著嫺於藝文光啓孫曾翺
翔天路纓衮萃于一門稱盛美矣于時碧川公以文學侍
從致位宰輔已乃引疾乞身箴警于未萌乾乾不懈朝野
所為頌嚮而芝山公則其長嗣也初以廕叙官得南京鴻
臚署丞已乃出守貴池調守沂泗二州所至有甘棠之澤

輒致其事而歸平生尊慕有德謂畧人短長其于口罕所
訾議尤不喜訐謾恒以誠長者處人人亦以其故不忍欺
紿無戚疏艾稚每言論未嘗不推公長者蓋自其素所秉
執然也日所接賓客顧見之即疾趨而前肅肅長揖至地
即卑幼咸待以鈞禮子孫群從在側亦冠服對之以為常
家素清約其官鴻臚祿入蓋甚尠也乃以月奉易錢粟計
口晝日而食之不妄貸假至領州縣稍裕矣斤斤節嗇無
異儇詘此所謂善處豐約之際者非耶雅無耳目之營顧
獨嗜書日置古圖史于左右孜孜誦說無間寒燠九聖悊
格言會於其意輒揭諸垣楹以自迪它若藝苑談叢奏記
詞賦及方技家言非購易可得者輒手自抄錄盈于篋笥

蓋至於今不輟仁孝天至色養無方其與二仲析也讓美棠構與之而自處湫隘或規其非計者曰不若是莫可寢而昧矣少司寇麟洲公於諸從為長深心欽之以為論篤君子也乃今行年八十而步履矯健視聽不衰即少壯弗逮蓋屏智黜耆所完養者深矣五月七日惟公初度之辰白坡董公以狀來謁曰非執事莫能知公非執事文亦罔以壽公願徼寵于一言余遜謝而言曰甚哉刑家範俗之難也仲尼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夫言非君子所惡也顧躬行謂何耳今之人流覽墳籍誦說古今稱姬孔而譽顏曾庶幾哉犂然悅於聽聞矣而言之不怍躬乃弗逮甚或挾奇抗之暴肆遮蹻之貪尤詬叢生而毒螫交作則

何貴於嘐嘐者哉以今芝山公之誠心質行化洽子孫即古所稱萬石君何以異焉語云好禮不變好學不倦其公之謂與即今嗣子美木象賢宜官諸孫玉立昌熾未艾將所謂深山大澤靈物攸興者非耶余不佞凡所論次於黨中之稱說者如此請誦以舉觴上公千百歲壽

太子太保冢宰石塘聞公八十壽敘

予嘗誦南山有臺之詩而知君子愛人之無已也其曰邦家之基曰民之父母曰德音是茂曰保艾爾後此其望之亦至矣而必申之曰萬壽無疆曰遐不黃耇則又以人情之所大願欲者反覆言之蓋古今稱善祝者莫加焉何則勳莫大於定國勞莫厚於安民名莫章於樹德澤莫永於冐後斯天下之盛美也然非享有耄耋之年則罔以迓休嘉而膺戩穀是以君子願之若太宰石塘聞公其殆不謬於詩人之頌說者哉公自為諸生時已約厲不群方　孝皇之祈天籲俊也公則應期而出筮仕刑曹明習法比諸老吏皆讓以為不如時逆瑾當誅辟下吏對簿公獨論定大獄僚輩咸詘之譽益籍籍起矣比調銓部執正持衡殿最予奪罔不當其品量諸寵倖之門有以譏咻而勢怵者罕臣患之公抗引令甲率寢格不行自其平生一惟端謹以飭厲職事未嘗抉所知愛以干恩澤非積資累勞不得輒有遷秩而泰山砥柱之操則不問交不交所共齒也歷仕納言太常司馬司寇政績莫可殫述大都飭躬化下鞏

奸起廢以明作之功而翼雍熙之治以惇大之風而壽仁厚之脈此其素所蓄積然也初公之尹京兆也簡刑薄斂節費均役孜孜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嘗語人曰平生讀書謂不得為縣令則願為郡守冀以為民舒紓解紛既其不遂心恒嗛之詎意乃今得少展其志哉時中貴有侵民利撓事權者一不為理中貴銜焉乃以鉤稽積案提攝幕曹欲因以撼之公語之曰此自京兆主持耳文書具在幕曹何為哉卒亦不應中貴意雖不釋終亦無如之何及後進有崛起柄用者被天子寵倖叱咤風生呼吸霆震朝臣莫不奪氣而公獨毅然不附乂之其人察其無他亦愧屈焉公平居不輕有訾議至臨大事決大疑徐以一言定之

衆無不帖帖服者立朝踰四十年操行彌厲譽望益崇於冢宰闕諸臣僚竊相指議以為非公不可者天子博采群情始寵而進之公乃敬共夙夜不遑寢食期以上報隆遇下酬衆望登良斥枉剔蠹程章取積靡之習而一新之蓋不朞年而海内士欣欣嚮風矣公以時方競進欲以恬退率先天下乃上書曰臣年七十神用衰矣荷陛下殊恩懼無以翼輔休德願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重違其意勉賜俞允公方以為快而海内士莫不快快失望謂勳績之未竟也乃今又踰十年而精爽獨固視聽不衰子孫玉立森森稷稷仕者執匪懈之節餘皆講藝修禮以遵式穀之訓昌熾蓋未艾也或曰公實未老而引年以歸忘經綸之業

而耽泉石之娛無乃非天子尊寵之意乎或曰使公而無歸則賢良競進而讒慝隱伏容有彰賄瀆紀瑣瑣而竊膴仕者哉東沙子曰此殆不然公勳勞在社稷惠澤在生民譽望在朝野燕翼在後昆而重以耆耋之年詩所稱備福蓋無有之矣今茲之歸殆天所以全其令名而錫之純嘏耳語曰駕車觀其所稅航海觀其所底彼威靈赫奕而末乃不如意者其視公何如也不然周公之明農召相之告老萬石君之休于祿養潞溫鄭公之解免機政豈皆忍于忘君者哉知乎此可以鏡公之心矣嘉靖己未七月十有二日寔惟公八十初度之辰鄉先生長者相與屬余曰茲古今曠事也何以壽公余不佞輒援詩人之旨以效長生之祝

壽戴母葉夫人七十敘

夫閨閫者流無境外之行而有閫中之修故樹芳懿引聲徽爭雄於咫尺非其貴也然沉淵之珠吐耀蘊石之玉揚輝要在自致其美耳彼姜姒開周孟陶啓後此其意豈嶄於斤斤顯哉葉夫人者戴中丞東石公内子也生七十年矣其子士充輩謀所以為壽者夫人愠而言曰乃翁不幸棄諸孤余食不知旨寢不安簀汝寧不知乎獨奈何以未亡人為娛也則長跽固請曰即不舉觴者吾母懿行種種可無述乎願以謁諸學士先生則又愠曰無非無儀古有明訓汝誠欲順志者即勿復言此矣士充輩乃私於余曰

母命則然然不肖孤傷母之心竊願有請也初母之歸先公家蓋食貧也先公業儒方力問以養二親母乃數請於外祖東谷公所助之養先公不知其為養也及先公成進士官刑曹厚自繩束祿奉之入不足自資母乃斥釵釧畜雞豚恒以佐費如此者踰六年而出憲安綿會時相擯異已者先公業在擯中計將終隱母曰夫仕貴行其志耳不行而隱也即啜粥飲水何弗懽乎已而起官江西後相復擯之已而復起時二親漸耄先公難於行母曰婦亦子也君無患妾之不力於養也時乃探意旨承顏色兢兢懽二親祖母行則為扶浴則為浴病則為藥感而言曰孝哉婦也已而二親不祿先公骨立母亦骨立喪葬率身有之遇

[illegible]恨悲咽如初喪禮生日不祭而母則獨舉祭二親遺一
它姬養終其身敬禮不少衰孝事東谷公與母顧時時致
[illegible]饋歲必歸寧比喪塋蓋甚力也墓去家四里所故有路
惡隣盡田之乃贖以厚直路而石焉爲丈者二百喪車過
之如砥里中人嘖嘖稱歎遂名孝女路云今其子孫徵矣
兄弟之無子者爲繼之有女者爲嫁之山田室廬必謹其
契券而防其侵軼大都丈夫子所不能爲也治家内外斬
斬而御下以恕撫諸子不啻身所自産平居屏華綺甘淡
薄勤于織紝雖貴不廢與先公聚處五十年賓之如一日
先公嘗諭諸孤曰乃翁幸守官箴遂孝養貽汝輩以田廬
者皆汝母力也盍識之母平生尤喜施予有負金三百餘

者從容言先公曰此其人釜有魚矣公亦記古有焚券免
逋者乎先公遽諾而焚其券其仁心惠物類如此乃若本
之天性修於人倫諸微隱蓋不可殫述不肖葷誠懼湮没
以爲大僇惟明公財憐之余與戴氏世故有連且居相近
也里黨中故稱業夫人不置云東石公系券田宅置什器
售者稍不慊即陰益之直東石公於人有所不快輒反貿
紓解以故里黨中卒無望東石公者他若封殖居積至米
鹽細小率有經紀今其子言之若是蓋誠舉其大者耳要
之淵珠璞玉固世之所恒以爲寶者也非其年之謂也

贈中丞思庵鮑公壽敘

[illegible]予之長憲于滇也蓋與思庵鮑公爲僚云而公則[illegible]

[illegible]安掌治戎旅于時安南逆命朝議欲興兵誅之會撫[illegible]
欽意立功名以報天子謂臨安故有間道通於安南去弗
夷隘則兵可鴈鶩行而入也亟督厲戈矛治弓矢偫糗糧
剋日啣枚而進必滅此而後朝食而公則力陳不可大要
言事外之畧不若安内之功黷武之威不若舞干之化驅
疲羸而犯鋒鏑浚脂膏以佐餉秣非計之得也乃撫臣謂
其左已也驟怒而欲折之而公則屹弗爲動無何朝廷遣
重臣以文告諭旨安南竟不煩兵而服談者緝緝稱公爲
忠智云已而宰司鳩其伐也歷陟藩臬憲使方伯巡撫諸
右職已又晉總督兩廣軍務誕宣弘猷懋績日益章赫矣
天子閔其勞也而賜之休沐凡十年所茲復眷念明德徵

爲同卿會東土不靖輒以保釐付之時公壽且七十矣而
聽矚不衰壯猷益奮天子遂釋東顧之憂而午槐程君則
公戚也以書告我曰公知思庵公乎居廊廟而不忘乎民
處江湖而不忘乎君蓋計安天下篤矣然而懷止足之義
耽泉石之娛則亦其夙尚也倘乞骸骨以還初服乎抑將
孳孳殉國家之急而可敢以請於執事則何以壽公余曰
曠士以芻狗萬物爲達大人以康濟率土爲勛故翼景運
毗洪業馳鶩於九折之坂而逍遥於扶揺之翔豪賢之所
以自效也抱皋禹之徽猷纘姬尼之哲緒槁項巖穴而樵
釣爲徒斯志士之所慨也公之行於四方久矣出無敗政
而入無忝德固明堂之楨幹而巖巖之經綸也遭天子明

聖軫念方域夢寐賢良亟以蒲輪召公寵命嚮来而[illegible]
胥屬方将入柄鈞樞儀刑百辟以弼成中興之化壽社稷
則壽萌黎則壽奚必以一身之懌豫爲適哉况有活人
之功者天必隆之以筭蓋自古而記之公昔罷安南之師
所活奚啻萬人則繼今福履蓋未可指而計也将永作元
老而何莬裘之爲念哉抑余又聞諸程君曰功之末第也
而公物色之功則第功之子童也而公奇之而又女之子
則又第公蓋君之知已也得無以遠圖駿烈壽公而尼公
之歸者乎何必余言

壽莓厓周公七十序

莓厓周公觧江西巡撫而歸也其色愉其貌腴客問之曰

茲歸也而色愉而貌腴何也公不答又之則詰客曰子以
爲負擔而趨也與釋肩而息也孰逸乎曰釋肩逸矣冒洪
濤而航海也與及岸而登也孰安乎曰及岸安矣曰審若
是又何疑於余乎往余之假息丘樊也於時罔所短長賴
聖天子恩澤出之耕漁授以節鉞兢兢于報稱之圖會夷
冦繹騷四封日戒而山澤之偷從而扇其草竊豨奔而蟻
聚者蓋踵相接也于時畫兵符簡将吏徵材官㢮張而轉
餉道路者不絕乃又核治瑣冗以佐百姓之急蓋夙無餘
隙而臆罔伏智食且不旨于味矣今天子閔其勞苦賜骸
骨歸田里猶之釋負而登岸也方将途遊巷嬉以詠歌太
平之盛又何弗愉乎而何弗腴乎時公生七十年矣四[illegible]

二十八日寔惟懸弧之辰諸大夫先生剘旅造於余而謀
爲之壽余曰公所以對客斯永齡之道也而何說以益之
無已請畧舉其平生而陳說焉昔公之釋褐臨川也邑鉅
而棼逋賦滯訟川委壓積而橐奸藪盜即樗里之智不能
殫而鏡也公持衡秉尺以其所一而一其所不一凡夙夜
所爲孜孜乃朞年而稱治三年而大治至于今號稱神君
時以治行異等徵爲御史爲御史者甫旬月而即上書言
事觸犯忌諱謫貶潮陽稍遷爲東鄉令而東鄉故臨川之
割土也風聲素振而公一以治臨川者治之邑則大理語
在徐給事所爲去思碑中已乃稍起佐郡已又爲藩爲臬
操執益厲而表樹彌私聲名由是大播而脂韋齷齪之徒

姤謇謗而懷機阱者不少矣由是屢奮屢㢮輒捐棄仕版
棲遯於丹山赤水之間餘十年所會聖天子發憤王路寤
寐遺佚復抽公草野以紓方國之難而公乃悉屏燕私殉
時之急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即胼胝拯墊吐哺勤周匪斯
過焉而忮媢者反以爲非宜也乃矯撫浮言上煩天聽非
君相知注之殷禍且不測矣夫不以人之我石也而自毀
其玉不以人之我猶也而自易其薰斯公之度越流俗者
乎茲歸也方将以慈惠篤里閭以孝弟忠信淑子弟使仁
讓之風日興而太和之氣益洽鄉有耇老里無夭折則公
之壽不獨其一身一家而已請以是陳於尊俎而祝之可
乎諸大夫先生乃旅揖而退曰可哉

壽少司馬東明范公七十序

不佞自解兵政東歸海上也盖與少司馬竹墟屠先生東明范先生雖甚時時過從屠先生遂初堂范先生天乙閣而兩公亦時時過余月湖精舍銜杯酒譚咲盖無月不會無會不傾隱衷而賡賦詠或約登四明捫石牕觀烟雲日月之去來踞海門瞰滄溟見長波大風之回薄將放情丘壑而洞視天壤不復曆意人間事達哉仲生乎真吾徒哉今不佞與兩公俱鬢垂垂老矣不佞春秋與屠先生等范先生視余兩人少數年乃今年范先生亦且春秋七十矣先生蓋世所謂碩人長者始起家進士知隨州人稱范隨州良則既藉藉有聲語在顏君木贈言中已陞工部員外

郎郎中以忤權姦郭勛下獄勛氣燄薰灼所噬無弗傷者而先生竟以操行得直以是名益大謀陞袁州守歷廣西叅政福建廉訪使雲南右轄轉陝西河南左伯所至威惠益譙譙不伐陟贛州巡撫贛故盜藪也矢其猷畧敉寧反大行奸究戢伏黔首戴而懷之無弗尸祝先生者而先生側大江以西晏如也晉少司馬職貳夏卿有請求而弗慊者搆謗書中之公論弗與也而交口訟冤久之其事得白遂懸車歸歸而日與不佞及三數公遊識者咸謂先生經濟大畧未究厥施而先生則角巾布衣為終老計蓋悠然物外曾不少怏怏于中者先生少好學馳騖制作之場老而不衰恒然膏至夜分而尤注意于古文奇字積書至以萬卷不減唐李鄴侯余觀古之名臣將相其所遭有幸有不幸所自堅有成有不成而其風采凝峻皆足以表當時而標後代得行其志則進而揚聲霄漢之上不得行其志則退而樂志衡門之下進則龍矯退則鴻冥安往而不得自靖之道哉彼其眎毀譽寵辱直礨空之在大澤耳若先生者非耶夫造物忌完自古記之矣先生功業不竟於其身必遺于其子孫位不極于台司則必登乎大年天之道也今諸子若孫咸蔚然美秀而文矣即先生之登大年奚疑哉而此七十者膺足為先生壽耶顧先生子塘聞生繼美陸生桓以不佞辱好於先生深願乞一言為壽不佞則為次第先生之槩而既乃微其說于天使知不佞之所以

壽先生者匪直以年也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

記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

記

西皋記

西皋子者莆之方氏也生有異質父宰公名之一蘭既長學于見素公字之曰世佩廼詔之曰蘭也爾知之乎夫是有君子之道焉托根不汚潔也隱約自媚幽也雜處不化貞也後時猶芳節也夫潔以從新新以益德君子於是則思日新之學幽以務實實以宣華君子於是則思成章之學貞以立本本以成誠君子於是則思忠信之學節以定守守以致遠君子於是則思弘毅之學夫一物而衆美具者蘭之謂也爾不于父師之教是承而慢游以嬉將酖毒是懷豈惟不可化誨抑惟爾寔自豚絶爾其念共西皋子則受教惟謹乃時時誦說詩書鈎纂玄微踐仁義之經騖聖哲之軌𫏋𫏋焉聞於時矣年二十三而舉于鄉已遂舉於春官秩於比部人咸麟鳳視之已乃請告而南與顧夢圭張時徹者友也則益切磋道義誦習藝文以自廣暇則游衍於鐘山鷺水之側觀鳥飛魚泳之樂玩蒸雲吐霞之奇詠歌相酬自謂世無與易也已而西皋子調入儀部已又調入選部譽望日隆而讒忌者至竟落職以歸樹藝於東海之濱蓬蒿塞戶鳥雀可羅而西皋子顧獨欣欣安之客有造而問曰夫黃流玉瓚豫章明堂物之用也大人虎變君子得輿德之光也以子之才美而獨見擯於明時意者

其猶有遺殖乎西臯子曰嘻胡然哉卞和非智而足斯被刑屈原非忠而身乃遭放是故遇有亨屯數有通阨而人其孰能違諸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茲昔人所以明於出處之故者也客曰夫餔糟啜醨哲士所以宜俗也和光同塵賢者所以混世也是故鼓刀歌牛皆僥倖以赴功名之會彼非豪傑之士與而子獨踽踽自好不已惑乎西臯子曰夫良賈有所不售婺婦有所不行故申椒棄美糞壤膚愈規矩改錯方員奚爲吾縱不能爲玄豹之隱而忍自同於燕雀乎客曰吾聞阮籍之放猶有窮途之悲陶潛之貞不免閒情之賦今以青雲之姿而服於彊畎之賤吾子得無感乎西臯子曰夫犧牛之珍不如鹿豕之

適也椅桐之斵不如樗櫟之全也行千里者夕而得稅而猶以爲憾乎且遭時宣猷行義之樂也力道躬耕隱處之適也唯其遇而已矣敢他圖哉客無以爲難乃取酒共酌考槃而歌曰藝吾蘭兮臯之幽渥靈澤兮揚素秋綽約兮容與將隱居兮好俅客賡之曰蘭之葉兮青青粲白玉兮繁英懷美人兮不見塊獨處兮揚馨乃相與大嘯定爲泉石之交遂數相往來云

和州重修烈女祠記

易子鳴和爲和之三年政誠以紓民康而愉澤無壅閼事無次且爰觀于都曰可以教矣乃比州弟子上儁悊敫訓言以引以廸期而要之州弟子僉有作者爰觀于鄙曰可以興矣乃樹之表章布之彝典昭之軌物曰爲我民者攻慝崇良無或不虔猶慮其習之芚芚也教之弗啍啍也曰政以敘倫倫以貞俗男女者道之輿也傎紀毀則狄也邦有烈人繄民之築而没没焉何與吾聞有宋徐閎中女也當建炎三年春金人犯維揚官軍望風奔潰大肆虜掠執徐欲汚之徐乃瞋目大詈詰其臨難鼠逋藏民以自活也曰我弗能憝女戮女忍其女同女則亟殺我輙蒙刃而殪漂屍于江云夫徇義不悑折首如遺此其志硜硜然定者與夫其祀于和舊矣而歲久弗虔宫黜以陊垣剥而圮風乃滋替司土者弗恤弗圖民其奚軌奚度我將規焉乃睠公私費罔攸曆則召群不率之徒誡之曰女夫也而不若

于德訓則女方僇則汝戕彼非女子與而蹈道若是能無忝與爾時念哉以滌厥回其乃有瘳爾其何如群用愓然胥輸貨力以經厥圖時乃具具鳩工剃草萊驅鳥鼠平版幹累堦址以堂以寢以垣以屏龕以妥主坫以設俎取邦之亢女行者七人以從曰劉氏張氏董氏包氏清氏耿氏張氏操履弗一秉節庶幾焉中扁曰知禮畏義象志也于外曰烈女祠昭始也工肇于　月　日訖于　月　日不侈不嗇厥觀用麗蒸庶怟焉嗚呼民慭以梏性慆以殄行時罔于翼其何以秉若易子其能政也知不解也其善圖民也能不恌也夫居則有垣圍則有樊而民其無閑乎哉禮義者民之閑也作而弗興刑戮之旅也嗚呼和之民其

懋我勔我奚啻一女子之為烈也

詒穀堂記

語曰良工之子必善為箕良冶之子必善為裘言有詒也植桃李者桃李實矣箘桂之華不生於松栢夫物猶爾而況人乎是故詒之士則士詒之農則農詒之賈則賈詒之工則工夫業猶爾而況於行乎是故君子愼所以詒之者也物之養人也宜莫如穀人之自養也宜莫如善穀也者德之美者也子之於親也以孝穀幼之於長也以悌穀臣之於君也以忠穀親疏之交際也以禮穀男女之居也以正位穀細太之行也以敬信穀其宅心也以仁穀穀也者穀種云爾也人之所由生也所由成也而可不務乎異我世之感者也腴田沃土患其弗廣也金玉珠貝患其弗珎也軒冕佩環患其弗貴也綺繡錦縠患其弗華也輿馬僕隸患其弗侈也垣墉扃鐍患其弗固也而惡心偷行以貽之人毀其滿神疾其邪隱明之怨積而殃宗之禍起欲無蕩散得乎是故君子愼所以貽之者也吾宗有長公者生七十年矣而色愉愉而行瞿瞿而恂如慄如於世無取也于物無忤也旦夕詔於家曰穀汝言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貽穀汝行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詒穀汝心時則我子我孫吾汝詒吾所弗詒斯不利于爾躬爾其戒我今夫盜賊刑僇生人之大恥也而盜者之子與跀者之子方以裘袴矜其父能彼其非人之心也乎夫有以貽之者也凡今不肖

子孫皆類是矣爾其戒我東沙子曰吾聞多財為憂二疏之智也畎畝遺安龐公之高也世之尸利府怨為子孫桎梏陷阱者多矣如吾長公者鮮我公名某字某別號且翁邦襄邦章則其二子云

永慶堂記

余嘗誦法古人鑒觀天人之際至蒸民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惕然有省焉曰嗟乎茲天人孚格之徵乎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庶幾似之而乃一定於威儀之節則淺之言天者矣蓋天生萬物萬物生生斯之謂元斯之謂仁斯之謂命命也者人所由以生所由以死也而況於祥禍之應乎是故孝親悌長以致愛也隆禮尚讓以致敬也厚施薄取以遠怨也賑窮恤孤以廣惠也謹言信行以崇德也夫是之謂全生夫是之謂定命紹休前烈而垂裕後昆率此其繇矣其或不念不廸蔑棄天常而滛縱其欲專利而不厭府怨而無終是操利斧而日自伐也欲以僥天之倖長茂其枝而庇其本根詎可得乎吾家以忠厚開基代行仁義至東阜府君暨洞雲府君益以詩書禮樂恢弘令緒爰有甬川太保崛起明經致位公輔文章行業卓然名世海內翕然向風稱宗工焉其季氏約甫篤志好修孳孳不懈乃以永慶名堂誠有味乎其言之也余為之論曰舜華之英翹然林樊灼爍有曜夕而悴矣松栢生于山林歷歲年而益茂枝若車

蓋其高剌天霜雪不能凋震風不能凌何者其植根深也培塿之興非不矯然雄也然草木之生不足以成數畝之陰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珎禽異木之所蕃貞金粹玉之所産雲物興焉百靈集焉何者其積氣厚也是故祖先貽燕莫衍其緒是舜華之朝榮也奕世崇長以求蕃碩是為高而因于丘陵也隆替乂近靡有他筭矣今夫錯列郊壓明章姓氏纖鉅殊塗孰非殷鑒其在吾宗尤有可徵者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故永慶莫大於念祖念祖莫大於修德修德莫大於配命斯約甫之所為自勗者乎於乎後之人其敬念之哉毋謂我實訌小子毋曰昔之人無聞知約甫名邦禮大學生洞雲公季子其堂公所創建

而太保嘗諷誦乎其中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

寧波負東海而郡崇巒複嶂巑屼鷹翥環數千里而峙江湖滙澤浩皛縱衡興雲雨而致百物蓋神靈之府而雄麗之都也奇淑所鍾寔生才哲上之明先王之道建康濟之勛其次亦以學業自雄標藝圃而翔天衢者踵相望也勝國以前不暇詳矣皇明馭寓科甲蟬聯閥閲輝映蓋可按牘而數也其在於今非無卓偉瑰傑之士亦稍稍尠寡替矣巽峯張公初守衢州以能治劇改涖吾郡風裁凛凛境内大治雅慕文翁之風欲興起教化以復文獻之舊環視學宫頹曠廟貌則惕然傷之曰余聞之土敝則草木不長瀞汙則龍蛇不宅茲固多士成材之所也而若是陋乎乃規度程督以飭以繕自門堂殿閣以及齋舍庖湢罔不植其傾圯而新其黯剥枚枚如也翼翼如也既訖工公乃率師生舍奠于先師升堂講誦進而告之曰諸君子知所以修學之意乎蓋亦有風厲之道焉夫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聖人之道不在乎夫子之宫墻而在於吾之一心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此其的也昔子貢門人之高弟也其稱說夫子則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夫豈以門堂廟寢駿奔登降言之哉無亦謂吾心之宗廟百官也今諸生周旋俎豆鏗鍾而考鼓絃誦息游豈無有感而興思者乎是故陟其階序而知基之不可不豐也仰其穹

窿而知梁棟之不可不壯也瞻其翬飛而知輪奐之不可不飭也觀其華澤而知丹雘之不可不鮮也一不備不足以為美室學亦猶之忠信其基乎道德其梁棟乎禮樂其輪奐乎文章其丹雘乎一不備不足以為成德故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曰念終始典于學修其學之謂也宫墻之弗飭有司者治之身心之弗飭則多士將誰諉乎故曰有風厲之道焉諸君子其敬念之哉諸生唯唯受命再拜稽首而退諸文學博士懼嘉績之弗宣無以詔於永永相率乞余言記諸麗牲之石余乃言曰善哉教也多士庶幾有興乎始余童時見學士先生率朝夕誦肄不輟其聚而群也陳簡編援訓詁更相辯難必求竟其旨歸高者貫穿經傳

旁羅子史百家其次亦專門名家精其師說其爲文也必叩列毫分傳於經義以故射策顯名往往率先他郡薦書未出而已逆知其姓名什九矣此非獨氣數之盛亦倡導之者得其方也今或不然盛服而遨列帠而宴以誦讀爲庸流以講肄爲俗學意有所至稍取經史涉獵一二率勦竊他人之緒餘以文其謬陋至問所從来則漠不能對蹡蹡濟濟多不見録於有司視昔彬彬文學之風何如哉此非獨氣數之衰亦倡導之者無其方也今郡長公加志庠序作興人才固多士自新之會也得無有仰前修而崇正學如前所謂明先王之道建康濟之勛者乎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郡長公之謂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弟子之謂也請以是詔諸将来若茲學興建之故則前輩蓋論之詳矣公名正和世爲南昌人起家丁未進士贊其事者同知侯君國治通判𨻶君在周君儒推官李君光述皆有造於多士者也

約齋記

劉紹功氏以約名齋請益于諸君子之門間而謂曰詔我乎時徹曰我未之能逮也何言乎語子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越冶氏之制金也正其範焉而器不可勝用也王爾氏之制木也引其繩焉而材不可勝用也夫金之渙也與木之棼也徹範與繩其孰能措諸是故至一而貫萬者道也至小而函大者心也由我則斂不由我則嚚矣其嚚也而唯物之尤庸愈乎是故君子求諸我弗求諸物求諸有恒弗求諸無恒未誠而思誠焉未敬而思敬焉未定而思定焉以致一也致一則直直則方方則大是故我張我弛我入我出推之而萬握之而一若金在鉶若木有繩孰與淆我哉是故宅環堵之區而可以放六合之遐守盈寸之矩而可以宰萬方之務委委蛇蛇與物咸宜疾疾徐徐與道爲俱非天下之至約其孰能與於斯雖然博學詳說者将以反約守約施博者乃爲善道博而不約是冶金與木而不以範與繩也徒事於約是執範與繩而無事於金與木也執範與繩而無事於金與木也者君子不爲也冶金與木而不以範與繩也者君子不能也故博以致約體斯周

矣約以爲博用斯利矣體周而用利德何加焉此中庸之道賢聖之規願與子終身服膺之劉子諾歸而識諸齋廡之壁時觀省焉

大觀堂記

項大夫嶽峯先生治第於縣署之西南負坎面離靈和畜結土壤夷曠門堂寢室賓館師塾囿不匡飭名其堂曰大觀乃奉其父三峯公燕息其中稱觴戲綵歌南山之詩上千百歲壽賓至則設俎張筵吹竹彈絲以爲娛愉愉如也客進而請曰堂名大觀其旨云何大夫曰吾蓋以志吾遇耳斥鷃狎榆枋而鵾鵬翔於寥廓鶴鳴九皐而昆虫蟄於坏戶性各有所安也蒙士以環堵爲適而達人以六合爲

隘智固有不齊也余不敏幸遘熙隆之運策名天朝行役於四方都邑綦布川谷星羅諸不可殫述乃若金門天闕之崇高青城紫宮之窈窕山若岱岳太行水若龍門滄海凡稱奇載志擅雄寰宇者罔不一一而目矚焉每一記憶歷歷如睹斯不為之大觀乎維是隘陋之居雖僻在一隅而山川盤薄足展舒眺高臺曲池芳林綺樹錯列於左右者如拱如抱不啻鳳翥而鵬騫也景而望之則橫山陳其前曲澗經其側文峯玉几抹翠流朱掩映於睇睞者無算又前則蓬島挺峙複嶺重岡繚繞綿亘而安巖翠峯石樓赤岩相與獻媚而爭妍又前則三山九峯馬跡鮚崎各擅天設之巧而占烟霞之魁其間天門突啓迥絕塵區列岫

排空虹梁亞海蓋樵牧之鮮經而神仙之所都也居是室也青陽沛澤天宇晶明繁花雜樹吐藻舒英朱明應節則薰風與玉沼揚清谷響與禽聲和答秋高景肅野曠天空皓月耀靈星河在戶入冬則落葉飛丹積素凝白瓊瑤施於疊巘珠璣粲于長林斯亦天下之美麗也吾得兼而有之不出几席之間而坐收陸海之勝於以蕩滌喧囂怡神昭曠豈若衛金谷之富而侈輞川之奇者哉客聞而告余請繹其說余曰子亦知大觀之義乎牖窒則容光不入鑑垢則好醜不章況足與議於戶庭之外乎故君子非無目之惑而不能視遠之患易蔽蔀家孔戒墻面其為訓一也故屏斥嗜慾所以凝神也放遠邪僻所以定志也誦法古昔所以廣智也夫是以卷之方寸而有餘放之六合而不礙囊括宇宙上下今古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是之為大觀斯非大夫所以名堂之義乎客曰唯唯請持以效斯干之祝大夫以明經起家甲辰進士所至睥有政譽仕為山西按察副使引身而退論者以不竟猷幹惜之曾祖思誠公仕為御史祖拙庵公仕為南寧訓導父三峯公仕為含山教諭封濟南知府代以儒術亢宗稱世德云

永受堂記

永受堂者何歐齋何大夫之新第也何言乎永受永德也永福也永壽也永子孫也永德而後永福焉而後永壽焉而後永子孫焉是以君子務之夫受也者售也就也諸可

欲之物非德不售非德不就故德有隆殺而所受繇之矣今夫崑崙山之至大者也趾亘窮壤顛崇無算靈雲夏雪積焉妖屮怪木蕃焉是以仙靈蟄伏而寶藏攸興抵鵲之玉群羊之麟與凡無名珍異之物蓋不可殫而記也海水之至大者也澒洞浩漾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洩其一夕是以吞吐二儀浸淫萬類蛟龍黿鼉之屬蟻聚而蠡息焉夫山不積不能成崑崙水不積不能成巨海不巨海崑崙不能以受百物德之不競而欲以徼侈獲難矣是以君子孜孜焉培良翦慝以淑心也亢矩履繩以飭行也惟孝友于以篤倫也肅防屏黷以崇禮也厚躬薄責以遠怨也渥施寡取以擴仁也累日而月累月而歲累歲而沒

身焉而後德斯永矣是故百順聚焉是故三壽朋焉是故子孫昌焉夫是之謂永受攺齋少習儒業馳驅藝圃以詞翰致身綸館身依日月之際矯矯顯名矣已而出牧州郡沛宣休澤益勤不懈居常自厲曰夫天地一蘧廬也人生其間即百年猶旦暮也雩秩華階衮裳而鼎膳盖忽忽如飄風也故把魁柄而獵垢尤者曲士之瑣謀也鷇詒而燕翼貞人之所以遠覽也吾將為培塿乎將為崑崙乎將為溝澮乎將為滄海乎蓋旦夕兢兢以圖樹此無疆休乃其所稱永受云者意念蓋深遠矣余黯黷寡識人也乃攺齋不鄙而語余以其故因為之演繹其說如此攺齋再拜曰夫子之言非遷之所能庶幾也然不敢不力矣請遂以記吾堂比諸書紳

茂嶼山莊記

余歸耕海上蓋髮猶未素也塊處環堵下楗終日屏喧黜溷自謂或暢適焉而囂垢交至惡賓欵門長策不能麾悍卒不能拒神欲澄而轉汩事欲汰而益棼睠鹿豕之嬉遊懷水石之容與未嘗不撫掌而興喟也一日慕東錢湖之勝與客遊焉沿洄絕境至雲龍龜山之間水澤浩渺曠野周遭與區奠於山麓曲隈亙於河干恍若桃源之遺跡間其名客曰此昔人所稱茂嶼者也引步而前坐一村莊蓬茨為戶四壁黝剝上漏下濕無布席之所舉首而望則見碧巘橫陳龜蹲虎伏其淨如洗其平如斵名曰偃秀其外

峭壁巃嵸摩切雲際其名曰翠屏蓋睇矚者久之客曰子豈欲之乎我能券焉余曰諾出門而右循山之麓巃複岡聯蒼松翁鬱或如揚旗或如振槊或如偃蓋或如交戟或輪囷而離奇或葱蒨而挺直輪蹄不經窈眇青碧惟聞二三樵夫條支翦柎丁丁聲深谷間遂乃剃草班荊箕踞而嘯載起載坐若或挽之客曰子是之樂併券可乎余又曰諾乃返村莊而飯飯已鼓棹而歸翌日客果持券以至則受而酬之金乃命家幹庀材蒇事易甍起圮諸所未備拓而修之周以垣墉飾以黝堊其前為門門之外鑿田為沼植芙渠菱芡青春朱夏花葉可翫弄秋至實可食也門之內反步二十餘武為堂坐庚而向甲題曰茂嶼山房其左為廳事四楹為賓燕之所又左為場屋四楹則牛衣農笠耒耜錢鎛在焉其右為倉四楹以儲納穜稑又右為屋四楹守倉者居之堂之後為樓四面空曠引睇無際晝則清泉泄于石根長虹棲于木末觸目雅靚種種可懌夜則掛星斗于簷阿丹霞絢綵皓月流光乘戶牖而入交影牀榻間題曰聚奇樓左右翼以次舍或縱或橫佃田者居之樓之後為清渠渠後為園深廣可五畝古樹十數章環園而離立高者干霄大者蔽牛翠幄交溪綠陰匝徑不知樹之賓余而余之賓樹也其中雜植梧竹松檜桃杏李梅蘭芷薜荔橘柚蕉桂及諸無名有名之物而亭其中其左則蒼雪飛鳳平麓寶華諸山其後則斷峽繡嶺橫几掛榜諸山其

右則席帽鼓角凌霄綠城虎嘯諸山其前即傴秀翠屏諸山而龜山頂衆東吳小白參差在望因與客議亭名而沈子嘉則題曰品山蓋謂登斯亭也諸山歷歷皆可品題又謂衆山品列獻秀於茲亭云耳諸客皆以為宜亭之後鑿石為池畜魚數十百頭魚遊與遊魚泳與泳池之後為屋四楹環以周廊客至則揮麈談玄曲肱寄傲余詩有曰持杯漫弄花前月罷釣閑眠石上雲蓋謂此也因題曰欵仙蓋謂必仙而後可至此即非仙即至即仙矣亭之左有敗屋數楹舊屬田畯鷄豚於斯藁秸於斯桔槔於斯漁艇於斯今且蠨蛸封其戶矣乃葺而完之使灌園者處焉莊之左循溪而北稍後數武有石梁二一縱一橫則漁樵之所

涉也橋之右為小屋數楹以憩行旅以休餉饁倚杖而立則雲影隨懷禽聲出樹采茶而飲澗者相屬也其左有一神祠名曰巖觀廟不知為何代何氏之鬼鬼有妻並龕而坐非禮矣廟左有山蜿蜒橫亘後有削壁前有陂陀其名曰琴山陟而望上洞九天下畢九地萬峯輸秀千溪獻碧西則天封浮屠東則錢湖巨浸皆可俯而窺也余乃丐其主而市之因亭其上曰步虛山腰壘石為臺架小屋其上于時栖栖于時語語名曰舒嘯蓋希蹤塵外脫屣人間孫登阮籍之餘韻倘可庶幾乎自城至莊凡兩舍而遥為壜者二為橋者七來去頗以為艱每與至則嘯徒載酒挽舟而往至則擘擷烟霞眺睇川谷皇皇如不及已乃呼童

命酌佐以清談觴行無筭興盡乃罷或醉或不醉主人弗問也濡毫賦詩或即席成篇或累牘不絕八叉七步蓋未足相雄長客曰景物有盡而賦詠滋多何古今人不相襲乎余曰景物有盡而聰明無盡以無盡用有盡是以無盡客曰唯唯已復屬余而言曰斯地斯居蓋人間之真隱而物外之蘧廬也吾為子撫石子其歌乎乃歌曰釣非魚兮樵非木明月餌兮青雲幄謂余曷貴兮寥廓為居謂余曷富兮萬玉為鑿蟬蛻汙濁之中諒先民之有作客曰善哉請復之又歌曰山有木兮斧斯之川有魚兮漁漁之東門之犬華亭鶴心之悲兮誰知之百畝兮可稼衡門兮可棲尊有酒兮豆有黍聊與子兮遨以嬉客又曰善哉請復之

三歌曰盍歸兮山中駕白鵠兮驂兩龍排閶闔兮謁紫極凌倒影兮御長風沆瀣為飡兮日月為宮曷遡攸始兮曷究厥終彼祝雞與化鯉渺不知其所從客乃神曠意得載舞載蹈已復言曰茂嶼之名山也久矣微夫子不能擅其美微夫子不能狀其奇昔所謂地因人勝非誕語也姑識之為他日山中故事

武陵莊記

出郡城而西四十里是為林村其山則有武陵聖公聖女前凰後凰楊衆潘衆其水則有桃源靈泉莊溪罌湖大都川澤迴互岡嶺盤旋非漁師野畯不習其處余初得二莊一曰花莊一曰小莊花莊以其華也而棄之小莊以其陋

也而棄之不復至止近復得一莊與前二莊鼎足而立不華不陋頗為雅飭其外為門門之內為廳事廳事後為堂翼以周廊賓燕寢處倉廩庖湢與農圃棲止之所畢具左為花園雜植衆卉中有百許年物前為方池以滋灌溉蓄魚栽荷有怪石數十前後離立右為蔬圃圃前有池菰蒲茭芡不種而育其外藩以竹木森森鬱鬱望之若雲翳而霧羃也出門而眺則見甫田廣衍畫畝相屬可種可稑可麥可菽春雨既零土膏時動三農嘯侶以耕以耰山禽集于牛背䓞衣生於襏襫長歌短謠壯穉相荅夏耘秋穫率亦如之其外則有迴溪縈帶衍派靈泉不織而紋不染而碧斯亦田間之佳觀也青山四匝如蓋如幄或仆或起或

翔或舞或既斷而復續或昂首而復俯吞吐烟霞丹碧變異有良工所不能繪藻客所不能賦者古稱千錢買鄰不知此則何價以買之乎山川無恙而主人數易斯莊之荒而不治亦久矣余乃稍加修飾題之曰武陵莊蓋其地有武陵溪武陵橋則以之名莊也固宜非神仙之真跡而竊假借之虛名亦聊以浣俗云耳園之中卉木繁富雜亂無章余乃疏而別之取牡丹芍藥寶珠石巖海棠諸貴種置之善地自餘群卉則品錯於松竹之間叅以奇石疎密有敘其荼蘼薔薇寶相諸蔓衍者庇竹為闌宛轉成徑四時互易無一日而不見花闌之中周廻甃石可通遊屐蓋昔人所謂花徑也群木之魁如剔牙松千頭栢則蒔之中庭

佐以曲闌貴賤有等賓從有列亦宰物之經制也叢者析之稚者培之糾結者攘之穢者剔之蘭芷蓀逶迤砌而茁池亦因舊時而補其闕園於是乎始理矣然而觴咏無所杖屨莫停衆秀在前罔所繫屬時乃疊石為基冒以新亭坐而引睇則無一物不在目睫間花香逓榻雲影逗簾夜則華星浴水明月窺尊時月游更而春意常足因題曰茹春亭每挾客以至于斯觴焉于斯咏焉于斯語焉于斯嘯焉蓋有窮千古而不為久極八荒而不為遐者矣莊之左則小莊在焉限以清溪渡二橋乃至陋因其舊而新建一軒名曰清溪別墅亦以供遊衍耳客無定期而張子應辰沈子嘉則則數與之俱蓋二子皆遊方之外者也一日扣

余所以治莊之意余曰仲長統有言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抗志山栖遊心海左遨翔太清縱意容冶又白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余蓋爽然慕之故余之歸田也營稻畦闢蔬圃買青山占白水網羅竹樹蕃育果蓏奇花異石亦間徵一二時乃風舞雩之下濯滄浪之濱垂不餌之釣彈無絃之琴取適不取適率不以告人人亦不何問也亦或追遡千齡馳神九域懷達士而希蹤弔逐客而興喟咄嗟自語恨不得駕長風而遊于無何有之鄉又或塊處一室呼吸精和求莊生之放達習老氏之玄虛庶幾有指迷途

而授真覺者乎鼎節不常良朋萃止蕩蘭槳入村莊綠竹
為杖白石為牀丹霞為衣黃精為糧禽聲以為管絃百卉
以為錦障肴核載陳尊酒浮綠或臨水而飛觴或賦詩而
刻燭誦明月之篇歌猗蘭之曲蓋妄意至人之彷彿而擯
塵囂之齷齪者也余聞昔者遺世之士率皆有托而逃或
琴或鍛或蓮或菊或據梧而吟或隱山而嘯或負耒而耕
或垂綸而釣或失侯種東陵之瓜或去相營綠野之第輞
川稱王平泉誦李斯皆超情於六合而流風於百世者也
余蓋徒厭埃壒之汙而未知夫蟬蛻之道子如有以相朂
願書紳而三復焉客有聞而言曰喻之矣

舊雨軒記

夫志邁塵囂則六合為隘神遊汗漫則環堵為舒是以仲
長著樂志之論蒙莊命逍遥之篇凡皆曠識遐情自逃氛
垢者乎夫物有之鵬之奮也搏九萬而不止而鷃斯自適
於樊竇神龍宅溟渤而纖鱗舒泳於蹄涔有如守玄牝之
鑰解形役之膠亦奚必遠有慕尚哉異矣乎華寂之不相
為謀也連駟而馳結綬而趨可以樂而忘死而閉户之子
桑鑿坏之千木兢兢焉恐雲聲蒿林之不恒保有也此其
操執何居焉余嘗謂志苟可伸巖廊乃委蛇之地道或時
詘衡泌斯遊衍之區惟其遇而已上海朱邦憲氏紹閥閱
之鴻休襲詩書之餘馥談道講藝冽藻摛玄彬彬焉軼曹
耦蓋大治之風胡而藝林之神駿也使也對賢良之策則
當錄之上第應孝廉方正宏詞拔萃諸科將必甲諸魁選
顧乃高自秘惜不一試於玉堂金馬之班方且續閒居之
賦綴潛夫之篇若茂陵封禪之書子淵應詔之頌不之屑
意也時復好為奇節傾囊倒屣赴人之急交歡天下文學
長者惟恐不及如吾鄉沈嘉則氏其一也爾乃葺屋數楹
圖書序列彝鼎錯陳日課肄其中客至則觴詠焉題之曰
舊雨軒而介沈君屬記於余余未知名軒之旨妄意雨之
言澤也舊雨云者繹思先人之澤也軻孟氏謂君子之澤
施及五世朱氏上世無論自楚材翁以藝文名代迄於福
州公凡五世矣而澤猶一日新也繩武象賢朱君殆以自
況乎倘如少陵感慨於車馬之客則非達人之玄尚矣沈

子其往質焉然乎不然取適不取適朱君宜喻之哉

萬卷堂記

萬卷堂者鎮國中尉西亭君藏修之所也君懋德東平體
資河間却狗馬絲竹之娛薄妃嬙姬侍之奉弋秘圖書沈
精丘索服就明穿搨之勤窺汗牛充棟之緒謂寡陋非所
以蓄德也夢想名山石室之藏謂索居非所以博藝也倒
屣操觚挾簡之士徵求殆徧於寰宇購募不吝乎金繒於
是負緗帙者竭蹶而至工鉛槧者鴈鶩而前羅孟堅之九
流集李充之四部蓋不啻鄴侯四壁之藏淮南枕中之記矣
是以命令百代彌綸四海非松喬而指掌乎邃古墐户牖
而洞矚乎遐方蓋翩翩清世之佳公子也當是時芳譽狼

籍乎簪紳光華肦嚮於騷墨華戔亦牘之使靡有虛日天
子下臨軒之錫公卿推遜膺之誠登之宗正禮如老更褒
然異等矣君以書請余曰睦㮮不佞於世無所短長惟是
琬琰之精俊髦之譔心誠好之非復聞古樂而恐卧思鴻
鵠而坐馳者也購求積載頗充篋笥爰分而庋之一曰經
類凡十一凡六百八十部凡六千一百二十卷一曰史類
凡十二凡九百三十部凡一萬八十卷一曰子類凡十凡
一千二百部凡六千七十卷一曰集類凡三凡一千五百
部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其內或有丹鉛點綴或有校
勘題識平生心跡盡在於是惟先生一言記之余曰甚哉
文章為用之大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範圍天地幽贊神

明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舉
不越是矣方今聖化郅隆膺厲學官之路樞衡率奮於儒
術青紫多出於膠庠是以六合同風子衿驤首人懷拱璧
家握靈珠蓋藝苑之昌期而太平之盛瑞也君乃揚其金
鑣馳之王軼所以佐宣鴻化彪炳士林者不其偉與抑予
聞之人各有心者尚不一和嶠之錢王濟之馬卑瑣無論
矣桓伊之笛嵇康之鍛猶之為癖也子猷之竹元亮之菊
其清而寡實乎孰與浮余皇於學海肆采擷於瑶林郁郁
彬彬如西亭君者哉異日有窮千古之淵源綜百氏之汎
濫者必當於君乎求之矣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六終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

傳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

傳

陳約之傳

陳約之名来其父智人也倜儻有大志慣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之為兒也頗獨頴慧絶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决背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於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慇懃束願得師事為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卒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顧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卧弗聽也乃汎濫百家言上下屈

宋班馬之間向褒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峯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尚書過中峯相與遨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尚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睛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滚滚對不蹇試之詞賦食頃輒辦語盡玄祕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来親為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日為程業課肄之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國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壒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督文升唐應德田叔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澔漾陳說蓺文侈論呟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卧卒以為常而諸高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廩廩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

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而約之乃罷裁闊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厲之苗夷稍稍稽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之乃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比算不悟徼時之幸遭逢希濶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宜布化理庶效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将犯周任陳力之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

田里以保餘年者闕罷不報時吏部闕尚書而兀厓霍公
與甬川公為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山
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之約
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閩也余時為倅撞手郊勞見其
色黧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得無過憂
乎顏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東之有懷先生識之矣約之每
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生接周旋款語
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嘅嘆憤恚踢蹐家人莫
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且誦且飲飲輒數杯
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瘖矣余乃撫其背曰夫
疾者非他恚忿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

上攻針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大患約之頷然之曰愛我
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
於家則飲猶昔也曰夙疴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
竟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曾藩遣
使往訊報幸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東身被狗
馬過不忖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
三百里諸郡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死矣
奈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
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
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恩倴於藩枕之次而
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以歸所著詩

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
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冢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
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
古聖悉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與襟遨膚
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
胥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
所在齟齬至忿恚而死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
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擠刺刻深抗引太峻
天忌其然乎

王陰陽傳

王陰陽者越人代家東海上曉陰陽家言至王喜者憤其

先世弗振始嘐嘐自鳴其術然言無左驗諸埋家弗貴也
喜乃歎曰嗟乎夫明珠暗投而孰予收我乃陟降山谷間
自擇便利可以美田宅長子孫者輒從而居徙輒益貧糠
粃不厭猪牛狗鷄皆死然愈益遷徙不休已乃力不能徙
矣老無以活乃投於吾宗丈人居有頃吾宗丈人竊計曰
此且暮死耳而宿之不將為餒鬼耶是且不祥乃遺之米
穀扶挽以出舟而歸之越數日而喜死矣其子曰文一亦
稱王陰陽有父風亦嘐嘐自鳴其術日負青囊經徧行野
田間見一丘一壑目眈眈視指東畫西且走且顧田農望
見之輒知其為王陰陽也為人說塋埋居築事通不貲省
王陰陽曰吾術豈下曾楊哉而世莫之貴豈謂我聲價未

高耶乃冠紗帽被服帶蹌蹌與縉紳士抗伯仲之禮然衣皆穿孔冠盡蠹蝕也帶空圍而無飾蓬髮歷齒赤脚曳革屨兒豎子見率群聚大噱則左右逐而詈之每日旰困餒矣諸富姓莫有延之飯者即延之飯則不問鱻蔬美惡具雜咽之几案所陳列都盡諸富姓益厭苦之至問興築事曰某方向利乎曰利其時日良乎曰良曰他陰陽言不利不良若何則抆書起曰何與我事惟汝所欲用之矣以故術益弗售則曰吾父徙非其所乎復徙而他然術終弗售也其妻兒恚詈之曰舌在庸何憂年踰八十髮垂垂白矣鬚戟起兩肩負頤猶日走城市巷陌不休張子之居憂也陰陽趨而過乃呼之坐從容與論禽鬼歡曜之形浮沉聚

散之訣吞吐分合之狀逆順生死之別與淺深之宜倒杖之法陰陽乃拂衣而怒曰吾家業堪輿數世矣閔人奚啻千百安用是覼縷耶不顧而去一日天大暑至井亭道中會迅雷暴雨奄至無所休舍乃傴僂伏匿禾稻中濕熱蒸擊氣上逆須臾死踰數日其子竊怪之曰我翁率朝出而暮歸即暮弗歸越宿歸矣今久之不返豈富姓欵之耶已而稍稍有言一老人僵死野田間抱持青布囊隱隱露書册半若蠹爛者其子頗心動疑其為陰陽也趨往視之其信且訕且慟負其屍以歸太史公曰陰陽之家拘而多忌然世人相率奔走之謂其可以測機祥而反禍烖也乃今王陰陽世其業矣自擇美利以謀其身豈有遺智哉而卒

不得一丘之地以居至父子窮餓而死則夫為人謀之也與夫祈人而謀又安可傾信哉余故著其平生以為幾禍利而迷智數者之戒云世有以術之工拙為言者觀於郭景純絶命之事益足以鏡矣

亡姊傳

時徹有姊曰惠徵生而警慧過目輙記憶手所檢括無論久遠一探即得也纔五六齡即善女工不習誦書聞大人諷誦輙曉儒家旨頗矜負自用吾母從容譬之曰訓有之生男如狼尤恐其尫生女如鼠尤恐其虎言女德貴柔也而女乃反之不將辱門戶耶思矣姊由是大悟始悃悃為婉順之行親寢乃寢親興亦興浣濯組紃恒先意為之晝

夜持筐筥織作不命之御不敢御也母乃撫其背曰吾女良苦庶幾少自愛乎性好修潔即沍寒墮指浣滌不少廢服濫惡服時時常若鮮新者視聽專一罔有陜輸笑不見齒行不褰裳自閨闥以外罕得覩其面者時徹之幼也大人課之嚴辛少間稍搏擊瓦石擲草木以為戲姊乃誡曰夫驟千里者厭皁櫪游霄漢者棄樊籠物亦有所志也大人守道食貧孰勤苦不懈殭畎塗塈將惟汝是賴矣而猶有童心乎頓首請謝不許具以狀白須扑罰乃已時徹每行學夜歸或誦讀至夜分必爇薪滌釜治飲食慰勞之比長歸王氏婿故業儒也諄諄以讀書持門戶為規足不踰閾聲不聞戶外見人則却走以避諸鄰婦竊譏之曰安

取此女者是傲僻不可近妖物也已而敬事舅姑細大必虔即誤有詬讁不怨第深自引過性至約嗇即米鹽新芻纖芥必節縮寒暑力作一錢尺布不私也見尊長則肅廱長揖至地春秋社會及時節出遊諸隣婦呼之偕則固謝疾病不往由是諸鄰婦竊相與言曰莠不華穀麟不孕牛俗傳張氏有世德此女殆其徵乎因字曰惠徵云年二十九而遂以産難死家弗戒於火并其骸亡之君子謂天道不可知矣有子二長曰元用為博士弟子員仲曰元中生而失母鞠於舅氏長乃歸王氏詩曰哲婦傾城又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夫哲豈惡德哉而女婦忌之為其可以役機智而敗家政也若吾姊之惇本潔修斤斤操箴訓不懈

又何惡於哲哉昔曹大家作女誡七篇諄諄以飭躬淑行為先若吾姊者豈所謂聞言而興起者耶

張尚書傳

張尚書者名邦奇字常甫別號甬川越人也不知先所從徙世居鄞之槎湖稱槎湖張氏曰原者其始祖也原生儒儒生紳紳生惠惠生仲延仲延生叔謙叔謙生公瞱是曰文一府君為尚書高祖公瞱生純是曰一齋府君純生忱是曰東臯府君忱生時敏是曰洞雲公洞雲公是生尚書自始祖至於洞雲公凡十世代有隱德長厚之風表著里閭而東臯洞雲則益務儒術以詩書稱海上矣尚書年十八而舉於鄉二十二而舉進士乃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升湖廣提學副使久之以病免起四川提學副使又免起福建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京吏部右侍郎以洞雲公憂去起吏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已乃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九年滿考升禮部尚書改南京吏部尚書已又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遂病不起生成化甲辰終嘉靖甲辰凡六十有一年上聞咨嗟傷悼賜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定蓋異數云時徹與洞雲公同五世祖知尚書為詳故得論次其事

傳曰余於尚書不能殫紀異行其大者可睹焉初甬川之生也蓋尪然瘠也父母故憐愛不欲數加苦而甬川性不恬遊顧益勤課誦心中靈慧善解諸所鏡物即弗忘之矣又兒也而踽踽步趨群兒有跳躑讙呼為戲者輒疾走避匿稍長就塾師學無何即棄去誓不復就洞雲公恠之已乃悟曰兒頗志性命之學謂塾師弗辨者乎則自以其意引迪之又羣里生而考業焉里生誦則亦誦里生講述則亦講述若勦說誕語則嘿弗應也而去之每歲時節假獨屏一室采摘史傳撰擬詩騷惟恐目之移晷也里生呼與偕遨則曰業為之矣吾見夫帝治之汙隆人才之進退遊說之縱橫兵戰之勝敗儒論之哆濶仙釋之幻化與夫山

林藪澤標其奇風雨露雷呈其異草木魚鳥媚其機象緯
祥祲彰其詭目無彈睇而神無留應孰與携手躡足六博
格五以為娛乎蓋年十五六而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乃
著釋國語已又著易解今觀其文豈皃孺子語也有司舉
以明經乃與聞石塘汪雷峯王定齋余南湖諸君子者友
也砥切聖賢之學遊神高朗恥為世俗娖娖者計偕上京
師會　孝皇虔精籲俊宿齋以禱期得真才以佐理襄化
者而甬川與在選中乃改庶吉士讀中祕書已授國史檢
討非其人不交非其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之時以
為大雅君子也未幾　孝廟賓天　武皇嗣位中閹劉瑾
者數輩蠱以盤遊因而竊持政柄蔽翳朝綱時隆寵赫赫

當路兩人遂以鄉里肺附獵取樞要而首干恩澤者則兩
人子弟姻婭也以其故厠入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
之甬川私於所知曰瑾焰不可燎也易危狂頗孔戒已甚
而今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
以見志蓋以瑾喻西域而以騫喻附瑾者也時瑾日把弄
威福數徵文以法縉紳有何校而斃者衆稍稍詘焉而諸
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嗛之乃蟄諸學士屏
斥殆盡或曰盖焦段之以人謂甬川於是有先見矣已乃
乞告歸省家猶食貧也菉藜茹藿徒四壁立而日操觚牘
諷誦不休時復從農豎於田間治桑麻稼穡事盖業已甘
之而當道檄有司勸駕且亟則至京師言曰其章句鄙儒

遭逢希濶得簪筆出入承明尾諸奇俊幸甚數奇福薄不
意親兄夭喪父母零丁怜戚無權薪莜井臼靡攸寄托某
過不自量誠願得便地以養庶幾報稱萬一者乃出為湖
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諸生曰某所貴非徒文矣學不師
孔顏行不希曾閔即如雄褒其且斥之乃孜孜厲楷範迪
正道與諸生談議輒披肝腑根極旨要必人人寤暢乃已
凡所物色必卓偉韙譽之士也至今楚人言善教者必曰
張提學張提學云會　武皇四出遊幸寧藩鼠亂四方洶
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致仕
以終養曰以陛下視臣則臣不過鄧林之一枝以臣之父
母視臣則猶居室之有棟楹不可得而頃刻離也當道重

違其意姑聽之　今天子登極旁求俊乂用薦者言乃起
為四川提學無何又以病免已又起為福建提學歷遷庶
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而洞雲公不禄矣終其喪起為吏
部侍郎推轂善類盖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曰明主
在上承德意者弗違矣而何敢奸之時冡宰汪公與兀厓
霍公持議每不合數面詆幾爭鬬而甬川則數數婉曲譬
解之事幸不廢兀厓嘗語人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謂
如甬川非耶乂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瘝曠殃之
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將無及乎乃徙翰林已又徙
詹事諸所奏對莫不稱上旨嚮用矣而終以母老故不樂
居數上疏乞骸骨天子特加財憐乃改南京吏部尚書已

又改南京兵部使内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
也上時忽復念曰張某何在張某何在聖意固有所屬乎
而竟以一疾不起傷哉初甬川之學也以人性無不善以
聖人必可師澄神壹志日以繹洙泗濂洛之旨駸駸乎進
之矣居常危坐一榻自朝至於日中昃不懈目無流視耳
無傾聽褆其身納之矩矱兢兢焉時徹之童也大人遣之
問學乃諭之曰所讀者非聖賢之書乎所學非聖賢之學
乎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
書矣試觀魯論開卷之言其曰學曰時習非我耶曰說曰
樂曰不慍非我耶其曰弟子餘力學文弟子非我耶曰君
子務本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非我耶即是推之而學

可知矣又曰知内外輕重之說乎權之稱物也權勝物則
物輕物勝權則權輕不可強也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
高莫不輕矣如在我者輕也則小物末技孰非可重者乎
又曰學誠而已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純亦不已聖
人之誠也擇善固執學者之所以求誠也命斯斯謂之性
率斯斯謂之道脩斯斯謂之教一而已矣故一誠立而天
下之能事畢矣余時稍有開牖而未之盡解長而仕矣猶
諄諄規從德義今其書在者率皆藥石語此豈淺之為愛
者也甬川仁孝根至終其身無迋語為政務持大體不斤
斤小苛其論議必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
故人無賢不肖皆傾心焉至功名之際則恒自退抑不與

時競既已為吏部九年而不調諸手所銓注者已而往往
佐已上然終不以為意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髮亂有
聞今顛毛且種種矣而尚未有成人有言行邁屢税胡能
有迄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之論甬川者曰靖恭正
直則大臣含弘寬厚則大臣博達通明則大臣清儉莊肅
則大臣使也依日月之際而究喉舌之司必將翼輔聖德
培植元和廣太平之路而行靈長之休不徒然矣而乃竟
已已也嗚呼其天乎其天乎平生著述自喜有詩文集若
干卷最其得意者有中庸傳論曰物理與人事其不遠哉
蹄涔之水魚不盈寸神臯大澤龍蛇興焉丘陵之崛起非
不矯然雄也而與雲吐霧含茹元氣萃萬有之靈而棟明

堂之木則孰與龍嵸蜿蜒發源千萬里之山斯愚智所習
見者乎吾宗自鼻祖以至於今植德累善者凡數百年而
尚書挺生此其彰彰驗者矣余嘗為之言曰先世之樹藝
遠矣乃今席之蔭焉盍姑灌溉乎使蔭之得長而不遽斬
艾以絕也則先人有知庶其不愧已乎

鄢處士傳

夫巖穴篤行之士潔身行義非必亢矯厲之節徼隆赫之
譽覬幸於不可必得也而往往聲施來世澤潤後昆即王
公大人罕所比崇焉豈非擅無爵之貴挾不求之富世所
傳鞠躬君子哉孔子曰齊景公民無得而稱伯夷叔齊民
到于今稱之蓋謂此也斯言也余蓋於鄢處士有徵焉處

士諱叔敬字一之別號畏齋其先湖廣石首人也至宋有諱勉者任隆興省都差再傳諱謨任吉州刺史愛山水之勝即澬灘而家又再傳諱縉登文天祥榜進士徙廬陵華美坊又四傳諱珊再徙泰和之城南占籍里中乃又為泰和人處士其嗣孫也生而敦樸吐詞恂恂俗所尚機智一不能辦即誑之亦弗為意人因目為痴夫蓋剌譏之也而處士顧心獨喜往往自稱說若獲美譽者雅好施舍捐棄金錢率自以為快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而得僞金糴者縶以訟官處士不問誰何輒為之居解酬糴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婦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矣處士聞而赴之如其數與之粟一日還自墓

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寠人也貸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凡所為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即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處士從容喻旨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為謝處士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却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為市者即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蟇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處士恒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瀰漫處士欲渡已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頃蝦蟇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敗

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處士修德行義報若此也性尤篤孝友侍其父其翁暮齒曲意色養不違其志身所置產悉券其父名曰當與諸仲均之不令兒子得私也雅常以讀書無成不得列儒家者流為恨見子廷亮有忠信之資輒命從周都御史弓閩公傳胡氏春秋卒以貢上春官得武進縣學訓導已又調鄞縣學教諭所至飭躬厲行勤于作人不徼諸生束脩之饋以廉謹稱皆處士燕翼之貽也廷亮為余門下士聞處士之行蓋為詳云論曰習俗之移人所從來久矣蓬麻硃墨之喻要非苟言之也今之人往往競刀錐之利喈腸啗膚於他人無論已甚者骨肉肺附不相貸假此非豺虎是甘良以谿壑之欲未易厭也若鄙

處士者不其異哉方其還金活命要在自行其志詎責報於幽冥哉而渡江免患之事一何奇也昔陳掌不侯而丙昌紹國論者以為陰德之報審若是則鄙氏後昆之昌熾亦若持券取物者矣

丘孝子傳

丘生名緒字繼充邑庠生世居城東萬齡鄉里名丘隘上舍君丘鑑之中子也鑑妻余氏小妻則黃氏也黃既生緒而余乃不相狎也出之適江東包氏未幾復轉適他所遂不復聞問時生年尚幼或微詔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父毋憐而撫慰之及年十五上舍君卒每話及朱康叔事頫首嗬恤不覺涕泗之霑露也孝事母余甚篤久之余亦深

心傷之均愛若已出余病且劇嫡產兄經及弟綸俱客京師生獨侍湯藥唯謹不解衣帶者數月余重感其孝與生訣曰我即死汝無忘若母矣生矢志益決當是時距黃去時凡二十年所矣轉徙不一杳不可迹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金鼇寺前云次日上郡偕一人戆於途知生為丘氏也漫何問曰丘有出母者乎聞其子固賢也而今安在乎生驚異反詰其自則包氏故豢馬廝也詢以母向往故廝歸而訊其母其母曰昔居浮橋東有周平者嘗白其事然今已配戍京衛矣而生女兄之夫則王杰也時以進士待次京邸貽書囑王為訪其人久之未得也偶一日大雨有避雨於王邸門者奴聞其聲為鄞人也而

叩之乃即其所訪周平者也延而問之始知黃適台州李寔副之子云生得報即裝而之台時李已歿無嗣而所後者乃遠族子也漫不知前事生徬徨掩泣於道有見而傷之者曰此中有東門王四老者齒踰耄矣故嘗作媒氏為生倘知之乎導往詢之則知黃居李無依而復適仙居吳義官明旦生欲再請王老叩其悉而其夕已暴亡矣吳仙居之巨族生至其里歷覼數十家見一門頗髣髴而入焉則吳秉朗秉勳之第也二人皆庠生感其事而留止焉中夜遍詢諸族有嬸氏室於內聞所留止者與鄉人也恚而咻焉娌語之故嬸故黃舊主母也而因憶前事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頭問之云適于金鼇寺前去歲經之棺已殯

寺傍矣生以其言與夢符也而信之且行且泣期得一面棺為慰而二生與之偕道犯一牛觸生于溝則傘工馬長之門也馬兄弟駭而出因問所從二生以其事告馬長曰吾先傭肩輿度日憶曾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必彼所傳寺傍棺者謬耳二人忽入門縛輿而出曰願執廝役為先生導生喜甚即別二生乘輿而行至其地馬兄弟卸輿辭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之金不受曰吾兄弟憐君衣苦而來豈為金耶固授之輒投金而去生居嶺下自餘一無所咨邂逅行人惟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云此去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六十婦蓋寧人去歲其殆亡乎生懇祈與俱先造其姑氏之家諗如其言遂往

王碧川詢之而閭左老嫗亦如其言即生從奴亦以為信矣乃生不自信復遣奴詢於諸陳奴倀倀行委巷中忽一老嫗佇立於門探之為寧人也而扣其從來具悉嫗亦轉詢丘氏息耗合焉知其為黃也馳而報生生愕不自持亟踉蹌以往抱持悲號曰天乎何生不辰而降割我母子若斯之極也蓋閭里莫不感動焉所謂已亡則其姒氏也陳翁無子而家貧多負生還取金徧償之并迎翁葬別室奉之捐田養焉翁死則請母入室率妻子朝夕饋饍怡如也生初居母余喪瘠毀盡衷處兄弟友愛忱篤先是伯季俱輸粟入仕籍凡用貲若干析產時衆議畀弄其貲生固讓曰苟若而可何言乎一體者哉人以是益多之嘉靖辛卯

歲蜀進士趙民順宰邑因入覲疏生二事于朝命賜額曰孝友表里宅云生沖和夷易絶無他腸惇睦族黨往往能赴其所急與人交寛厚仁恕不少貯圭崖不問賢不肖皆稱其爲有道君子也自幼好學博綜群籍於經書尤剖析精義執經問業者屨滿其戶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等食廩祿者二十餘年累舉不第需次及貢矣忽感火疾疽發于背旬餘而逝蓋嘉靖癸亥八月五日也凡得年僅六十有一時庠師檄縣給牒而縣令賈君聞生至行特遣㝢至舍爲之勸駕而生已陳尸在堂矣誄之者曰嗟丘生破家尋母而不得終母之養劬學孜孜終其身而不及沾被一命謂天道可問乎死之夕家人環聚泣請所囑乃張

皆昏昏語其子曰婆要緊婆要緊婆卽母黃氏也以是占生純孝蓋臨殁不少替云司馬氏曰余於丘生蓋有徵於感應之故云乃道旁之養馬廝異矣台寺之夢又異避雨之周戍又異東門之王四老又異觸溝之牛又異委巷之遇又異使非孝通神明誠貫金石夫誰披之間關開之蛬眛殆所謂若啓若翼者耶世俗傳諸家雜劇至骨肉睽分流離顛沛楚戚萬狀而卒徼神之佑完其天親卽悍士見之盞未始不鉥腸酸鼻也然要之皆幻語耳而猶能感人若是而況如丘生鑿鑿不妄者哉嗚呼是可悲也已

虞埜直傳

越之東鄙桃浦之墟蓋有異人焉虞氏名標字世望生而敏慧岐嶷厥父仲淸府君謂其不凡也而奇之旣長治舉子業觧章句習佔畢輒通其藝稍稍駕軼曹耦然非其好也數試於有司數不利逡巡自失乃蹶然歎曰是惡足困吾志哉輒棄去褫儒生衣冠而冠山人冠衣奇怪服頗類游方人者乃學古文詞效唐人聲詩以暢其志益耆佳山水於室後有隙地少許疊石假山間植紫筠鬱鬱成林題曰萬竹雲窩時時對花鳥嘯詠焉客至則烹雌醴醴而啖之高談侈論有證無證客或當意不當意弗顧也已復歎曰夫坎蛙鏡於只尺鷦鷯狎於卑枝以此自怡其性可矣又惡睹夫遼廓之翔莽蒼之適哉昔人不有遊方之外者乎乃歷會稽探禹穴泝錢塘放浪西湖之上更裘給不返

已復上吳會謁延陵季子之祠出海虞問子游里躡虎丘觀所謂萬頃雲者撫吳王藏劍之跡底金陵窮六朝雄霸之規模景皇明開創之鴻業凡雨華棲霞牛首木末諸名勝罔不極意眺睇已復渡楊子税廣陵信宿瓊花之觀以詩弔隋楊廣蓋傷之也已復遵淮陰悼韓信之誅死非罪唁項籍於彭城歌大風於豐沛涉汶泗拜闕里顧瞻遺像若親聆先聖之木鐸也践幽薊之區詢三關拒胡之防蓋籌度形勝者久之徘徊國都諗九廟之遺烈訪四方游士雲集闕下者若雕龍炙轂之輩或祝雞化鯉之流庶幾一扣其奇而未得也所至輒有記述殆滿奚囊恒詫於人曰天下奇觀余蓋囊括無餘乎已乃返句章之故都襲遺塵

之往跡閉門下楗收聽反視誦靈均遠遊之篇味老氏守雌之旨凡前世道家言若參同契諸書靡不研繹私語於心曰應龍之翔不若玄蟬之蛻也駟馬之馳不若靈龜之息也余將秉籌握筭以較奇贏乎抑隨體黜聰以遊玄漠乎將為俗士之婗婗乎抑為嬰兒之嬉嬉乎將凝氷焦火以自戕乎抑芻狗萬物以全其天乎居常不問家人生產作業即闘關及門亦不之應也不殺生物不踐生草蓋如是沒身焉冥契真詮[illegible]通象外人頗以異人目之乃虞君亦自以為異人也遂自謂契真子云余與君異姓兄弟也知風槩為詳乃其家世之業行誼之雅則其子思敬述之悉矣茲不著外史氏曰余與虞君善多其善變云其初蓋

跅弛人也已變而為詩人已復變而入於道視世之眈榮利競刀錐者不啻若蚊虻蟣虱然也此其中可輕世者余嘗贈之詩曰不着儒冠着道冠山林隨處可相安探奇故有詩書癖選勝曾窮陸海觀近水漁樵皆是伴四時風月總成歡欲知玄妙今何似試看囊中九轉丹蓋實錄云

盧山人傳

盧山人名澐字宗潤別號月漁志所好也性穎異讀古人書輒通其旨顧不剌經為儒而篤好唐人詩品題風格一一不繆時有撰著率合作可諷人由是稱盧山人詩云落魄不事生產乃處世絕無機械猶之草衣鷇飲者流也一嘗為吏烏傷以所齎金置土穴中用則取之旁睨者習其如此也發而盜焉已乃貧用不給遂棄其役而歸歸則日集里中人圍棊六博或決賭以為娛日中矣即炊脫粟沽市醪啖客已乃復博奕也每角勝爭道時鬨其鄰人隣人皆之明於岐黃之術諸所治輒治然亦不屑屑也客或款門鵠立延之則引客謂曰君視余戰酣寧暇從君所輟其所甚樂乎常顧槖中有少餘金輒侈然自足召博徒以嬉不復赴人之急有石橋黃生者梁博士壻也病幾殆梁強之往夕食罷滅燭寢矣復起吟哦環榻而行竟以達旦主人詫曰何物精怪終夜伊吚作聲乃何能治病耶以故術不大售售而得金納之袖間不復蓄藏往往遺失亦不以為意一日與客舟行歷河而亡其金覺而咤之客曰殆

盥而沉也山人不信曰是褁以楮何遽沉乎則盡出袖中餘金屢試屢沉乃曰有是哉與客大噱余嘗作石假山新成以酒樂賓爭先登眺山人獨否曰是方褻未牢也萬一崩墜即黃金鑄骨寧得全乎一日訪友蘭若新雨之後臺高屐滑蹶而踣於地山人恠其何故也凡三試而三踣見者掩口而笑平生寡所嗜慕惟詩朋奕友日相昵狎通其肺腑否則雖豪貴人詘意氣覯之終不委誠焉山人之始交余也蓋與東離朱舜夔俱也舜夔嗜酒豪飲而山人則不能每席間分韻賦詩輒爭短長不相下或至大鬨乃其背則更相推遜不有所詆訾也舜夔先遊松陵溺海而死余與山人傷之出涕乃今山人亦復以客死乎山人久喪

妻不娶其子格亦不娶曰他㠯得遊終南少室穿雲御風即父子相從可無絆也山人精祿命書自刻死期當六十三歲以甲子課之則龍集戊辰也嘗夢與沈問之語別問之贈以一緘戒之勿發發則其物當亡且兆不祥而山人故發之中有一馬應手飛去既而以告友人友人頗異之問之方尹縣縣山人欲往展馬余數尼之曰問之當事方訢毋溷彼為也山人曰乂曠話言積懷種種余往尋盟耳他無與也何嫌乎乃六月戒途走馬萬山中抵休寧逆旅去縣著僅百里中暑而病夢與其弟子王生俱溺於河王生欲登岸而山人牢挽其髮髮脫滿把視之則黃絲也寤而語王生曰余其死矣夫色絲為絕命其不復延乎夫贏博

旅瘞王孫倮瘞亦何必以客死為憾哉無何果死乃其所自刻期與亡馬之夢若徵券然者其數乎其數乎山人素所交游莫不盡傷而余與沈嘉則李賓甫痛之尤深蓋傷風人之日謝云乃為之論曰莫不有居而惟鴣之居孰如其愚莫不有妻而老乃無妻孰如其痴非愚非痴處人所大不堪而獨晏然以嬉斯不亦甚恠耶嗚呼若山人者余不盡知之矣

沈孝廉傳

吳有隱君子曰沈周氏字啓南長洲相城里人也別號石田人因稱石田先生亦曰沈孝廉云先生大父曰絸庵徵君以詩名江南而先生世其家學亡他勤也而精於誦肄自墳典丘索以及百氏雜家言博覽無所不窺方其華齒綺文麗藻已流傳人間莫不以為奇珍鬼品也一切世味寡所嗜慕惟時時眺睇山川擥擷雲物灑翰賦詩或游於丹青以自適追踪晉唐名家宋元以下弗論也先生雖與物無忤而披襟吐赤者十不一二惟吳少宰寬都太僕穆文温州林則其莫逆交也此三人者蓋世所稱篤行慕古金玉偉人也父没遂捐棄儒生家業絕意干祿有風勸之者輙曰若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獨奈何徼尺寸之榮去離膝下也蓋色養無方母寢斯寢母饍斯饍扇枕席滌廁牏以為常母欲有所如往輙翼輿刺舟挈甘旨以從年近百齡而没蓋孺慕者終其身母與一鄰嫗故相驩也而鄰

嫗灾於鬱攸無以為家母念不置先生跽而言曰大人無苦請得延之毋室旦夕共飯是鄰嫗無家而有家也母曰兒如是可矣家無羨積而慕義無窮擧擧好赴人之急病與藥死與棺瑣尾流離不問誰何輙捐囊中錢佐之天寒雨雪望里中突不烟者則呼蒼頭課其囷廩而致焉曰余固不能獨飽也途中嘗拾遺金而中著失者姓名徧訪其人還之其人分金為謝固卻不受曰是何足為乃公德乎其於宗若姻難則為之拯濟貸則不責其償諸家子弟有所師授或乏束脩之饋往往出力資助翼之有成鄰人有失物者而誤認先生家物輙推而與之曰是公物耶其人既得物而來還輙咲而納之曰非公物耶嘗以重直購古

書一部陳之齋閣一日客至見而諦視之問書所從得先生曰客何問也客曰公幸無詑書吾書也失之久矣不意乃今見之倘得其所從我將質焉先生曰有驗乎曰其卷其葉某甞書記某事或者猶存乎先生發而視之其信即全而歸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樵呵售者居常戒入城市郭外置一行窩間與親賓雅善者欵語有盛車騎擁騶過之則遜謝不納曰久廢巾裾毋以敝人溷游從也每至窩遠近喧傳曰沈先生來矣候之者舟闐河干履滿其戶乞詩乞畫隨所欲應之無不人人滿意去然以母故亦不宿留也壯且老矣遁聲匿影惟恐不深巡撫三原王公恕強賓之行臺諏咨治道然非其好也後巡撫彭公禮

見其詠石磨詩詞旨淵蓄乃又高其行誼固請相見則固謝不往勅守令禮致之坐語竟日歡喜過望若欲欵之幕下者先生測其旨頓首曰小人無狀不足以備牛馬使且老母困憊非兒無以起居望垂哀憐釋之返舍以全母子之命即公賜渥矣公益歎異焉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藻繪其楹壁也而羅致諸畫史有侮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其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于他人或曰此賤役也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而求免於貴游不已辱乎遂潛往訖工卒先他人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而曹乃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

相國西涯李公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詣問誰謂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劾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廳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索田家飧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為謝卒亦不蒲伏庭階也余聞之黃井氏云論曰人有恒言售玉視厚售巧視文以今觀於沈先生何弗然乎夫弋華獵譽青紫為之先驅馳騖仁義之途則榮名猶

稿葉也彼沈先生者世所稱藻翰丹青人也今觀其白首純孝此與曾閔何殊哉乃若介潔不汙脫離世網即伯夷嚴光之流不是過也學者平居集業稱說先王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乃其見諸操尚婞婞偨偨其不為優伶駔驓之行者蓋寡矣此其視沈先生何如哉於乎先生逝矣乃海内士稱其藝而不稱其德果若人言則國朝著名獨行傳者竟何人哉竟何人哉

薛次公傳

薛次公者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也厥考曰浮休公章憲負不羈之才有輕世之志倚馬命詞藻麗溢發其於榮名拾芥不啻也而早捐仕籍抗跡烟霞希仲長之樂志

皆上符之潜夫意與所偏輙輕數千里而赴之無留難者公受過庭之訓方在稚孺已了解古文詞矣已又厲志作聖之方日尋繹晦翁之學勤以為準因以晨名齋比諸書紳云嘉靖壬午舉於應天己丑舉於南宮觀政禮部時河間李尚書試諸進士以時正論公獨冠其曹遂籍有景舉會選臺諫輙授兵科給事中蓋異數云公遂四上封章以匡遂沸而其末攻揭與端尤力時方士邵元節者以左道了辛觀為肺附與貴溪夏相國表裏為奸怒公之齮齕之也捃其黨饒秀劾公競進俊設銓部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當是時公以所學驗諸行事有未盡合益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合異為同反博于約充然有得也壬辰陞浙

江寧波府通判此兩職者蓋世所稱散曹也公事不避難歷試輙效而詰奸焂良尤為纍孳人曰世恒病遷吏偃蹇任使罔功食祿奉上不當如是耶乙未陞保定府同知丙申陞四川敘瀘兵備僉事其地固戎蠻之所都也豨噬虺螫闔閧無虛日命吏率以夷委之公曰是不有政乎蠻酋雕題孰非吾民者乃興利除害寢兵息爭解蒙撤累世之讐靖永播方萌之患談者多焉庚子陞江西按察司贛州兵備副使大張法紀振刷宿偷誅葉廷春之負固拓羊角水之堡城而民始有遺育矣他如清屯糧之隱蔽却鹽稅之羨餘立小學以教新民議罰□以飭部伍峻防□□□凜一方之保障不徒炫飾以求已也時分宜敵相國方貴

嬖用事而其子世蕃干紀亂政黷貨日月公治與之隣□作奸犯科者率籍嚴氏為城社而公直行一意罔所顧忌苞苴問遺又絕不與通由是大忤嚴氏而欲甘心焉會大弊群吏風言官拾遺罷免知者駭焉曰嗟哉秉國之鈞獨奈何求多於善人乎公語其子曰物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吾骯髒之性不能適俗若冒進不止必有殺身之禍今得正首丘幸矣幸矣公既歸不自給乃與家人計口授田自食其力樹藝隄防曲盡方畧所穫率倍他農治田之外一無他營家居不入城府縣官蒞任始一修謁有以公事來咨則吐其衷應之曰庶幾小補於邑里耳辛亥以後倭寇陸梁暴于內地公請築楊舍之城罷諸鄉之堡守君山之

險擇團練之兵嚴選將之法率鄉緊行保於表綫尹之死忠塟死綏之群旅捐家粟以食寓戶周游計以破內應白庫役糧役均徭之大弊規水利之興復皆人所扼腕興歎者也晚節勅斷家事一切無得關白益其神誠有所寓也公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平居無惰容待妻子如嚴賓侵晨必入家廟肅揖次至賓館子弟後至者呵責之常曰人五倫為大故凡倫理所在必本諸心以求至當如禮先世之産於伯氏群族子弟而教誨之特其一二大者耳公自少力學老而不衰真於忘食忘憂者無異而尤篤信象山陽明之遺

訓故其言曰格物即所以致知愼動即所以存養成物即所以成己無慕即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愽中恕在忠中皆合一之旨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之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自討便宜之謂也其他與同志辯難生徒授受不下數千萬言備載各集今其傳者有曰易象大旨曰四書口義曰心傳書院講義曰心學淵源録曰藝文類稿曰藝文類稿續集海内聞人若鄒東郭氏歐南野氏胡栢泉氏羅念庵氏唐荆川氏林東城氏蕭鶴皐氏錢緒山氏王龍溪氏何吉陽氏萬履庵氏管南屏氏朱近齋氏林艾陵氏趙延陵氏皆公所與遊講明斯道者也

論曰天下將治而人尚行天下將亂而人尚言今之談道者其尚言乎尚行乎余不能一一知之矣若薛次公者仕不毀操處不隨俗推講說之緒言爲制行之準的謂之尚行非耶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故表著其事使後之論世者有所考云

柯希齋傳

莆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釆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来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操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躬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絶具臻衆美闇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説之彼其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龤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宁閙然不入人願納交者而皐自祕戢不少露鋒頴色温而莊貌恭而泰言議非由衷不吐望之知爲有道長者也已而注南戶部主事以非其好不禄也而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可以輟食而不可以輟學可以卻名利而不可以涸性靈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靡倦要以躬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説以揜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義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

操履爲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于學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蓋允蹈之也又録所答問釐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亡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釐稪補漏擥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恭泉黃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美于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陳

人經莫之或先矣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譏評爽實漢書之增損爭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胥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為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公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為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為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鄙庸人耳何足取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嘵嘵然譁之而公不恤也書一入誦終身不忘至耄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問孳孳蓋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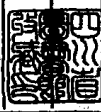
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蹊唐凌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

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可欲無一足以淆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非義不苟取予人亦罔敢以貨干者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以資廉至義所當為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朞功不與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夫遊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為不朽圖觀風之使欽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矣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

實錄云公名維騏奇純其字別號希齋莆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槃飲泌之流其清才亮節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與援又不一通書于政府卒棲遲林壑以死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

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為長慨者乎公生於弘治丁巳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子植孫某某某

論曰好修在己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觀風之使非有一覯之雛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閶闔呼吸成風雲非不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炙顏色者哉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末俗之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七終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八

碑文目録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八

碑文

平白草番碑

川蜀錯氏夷而治其族類以千百爰有冉駹之孽曰勒都敘甘泉白土二鄉之地而有之是謂白草番始也蒯之不力積有種育乃稍稍招聚逋亡乘間攻剽以患内地守土者莫能兵也歳以金帛觧之至則須輿馬將送如貴官人而餔肝飲血者自如也很則大病乙巳冬鎖鑰弗戒遂攻陷關堡屠殺戍卒鹵掠帑官與其妻子擁衆深入燒掠無憚我兵扞之累有挫衄遐邇震動守臣以聞天子曰噫甚矣虎兕於市虺螫於衢時猶請弗棘乎乃勅曰洛爾巡撫右副都御史張時徹致天之伐其礪爾戈矛侍爾糗糧設策規方親履戎行以賞罰用命不用命爾巡按監察御史袁鳳鳴其申而誓戒飭而紀度恊謀於撫臣共命以聞不共命以聞爾都督僉事何卿往總朕師或左左或右右爾則援桴而鼓之否則用鉞古有之將死鼓御死轡爾往欽哉又申之曰斯天之驕子盍先諭朕志俾克悔禍弗率而後兵之諸臣奉命惟謹乃往諭天子威德反侵與掠繫獻渠魁我則貸汝渠謂我實恇怯益用鴟張奮其爪角我乃決策進攻大兵四集遂𩔇衆于庭以議軍事或曰此天險也丹壁刺天荆榛戟立蟻附而登跋前疐後即數夫禦之矢石交下我軍且虀粉矣或曰聞之往事盖屢有征誅率

以兵脅之誘而與平未有窺逆番只尺之地傷其卉木者也今欲踐虎豹之穴以與豺狼搏寔惟危哉余乃誓曰昊胡然是不有天子之劒乎我聞師直為壯曲為老今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有制勝無制蔑弗克矣自今有妄言沮吾軍者斬而御史與都督實同協厥誓乃分布方略曰都指揮丁勇往隸石泉哨軍兵六千有奇汝則統之曰游擊將軍龔銳往隸壩底哨軍兵四千有奇汝則統之曰遊擊將軍曹克新參將李繼武共隸龍州哨軍兵三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孔仁守備指揮耿垚其悉斷諸要害通道轉餉以濟諸營曰兵備僉事陳乙汝其躬馭戎馬調度非常曰參政宋宜汝其督理餉秣毋乏軍興曰副使翁溥汝

其紀驗俘馘毋濫毋敝曰副使胡鳳繆宗周各慎固封守振揚武威以遏寇援又曰心戰為上力戰為下其曲慮廣畫奇正相參張疑夾攻以分其勢而携其心毋使寇致死於孤軍令既布乃以十有二月庚寅進兵轉戰連日未入其阻戊戌會天大陰霧只尺不辨都督曰可矣乃驅死士啣枚先登我軍且起且仆繩引而上遂奪據走馬嶺盖賊所馮天險者也既而霧收日出賊乃盡銳攻我都督親鼓之人人殊死戰良久賊衆失利稍稍引却我乃結竈鳩營甫定而日已晡矣賊復聚而来寇矢石雨集我乃堅壁死守以強弩乘隙而射所斃盖無筭自酉及寅賊方敗走于時彼險既失我軍益奮而諸營亦踰險相合遂分兵四出

擊之百戰百捷不驅而鬭日得其牛馬酒粮以饗士因用降人為鄉導破竹之勢迎刃授首盡搗巢穴而犂其庭即猿猱之所官盖無弗窮焉厥有稔惡之魁曰李保曰兒伯什曰黑殺曰撒刺曰白石皆次第縛致轅門以正厥罪凡攻克番寨五十有奇夷毀碉房四千八百七十有奇斬首一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其餘逐北墮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殫計乃若孱弱之未殄者莫不膽怖魂褫頓顙哀號曰是魁也則然胥既伏其辜矣我則罔敢頷頷顒祈殘息以衛疆圉惟所使之矣余乃謀於衆曰兵以靖亂亂苟靖也庸可究乎且佳兵不祥盍已諸乃下令罷兵諸降附者皆待以不死而責之賦而歷歲羌所鹵掠内地男婦望風

奔愬皆録其氏籍釋而歸之遂以捷書上於天子用告成事云於乎兵凶戰危聖人所慎而况犯其所至難者乎語有之曰潰疽雖痛勝於内蝕言利害之較也以彼夷醜而狼戾以逞妻奴我民廪庾我民牛羊我民日熾而月豐莫懲諸豈直如癰疽然哉而猶忍於一劍之割何也乃今疆徼寧靡遺黎怗席歌舞太平以共戴天子休德即有亡矢遺鏃之費孰與為多寡哉予固直述其事刻石以告諸来者故其辭無所文致云辭曰於赫王化無遠弗屆靡羈不瘴靡善不育際天斯覆極地所畜来享来王交臂重譯叢爾氐羌敢行負固種茲芭蘖逋逃日聚曷耕曷藝弗貢弗賦曷衣曷裳弗黹弗布民有居室羌則墟之民有婦女

先則汙之民所積聚獵之漁之牛羊雞豕或剥或攜凡我編萌疾首撫膺守臣弗圖莫克以兵如彼養疽日碩而凝方命作昏胡憯莫懲歲德在蛇擁衆稱亂劉我戍卒磔我武弁闢堡既陷內地是踐誰其扞之四境告變守臣實惕聞於天子天子赫怒鞠我師旅孰秉其旄孰振其紀致天之罰俾有寧止群臣祇命往諭威德誅止其魁脅從弗極順則用貸不順斯殛若罔聞知鴟張頷頷予曰甚矣是不可赦乃誓于師乃社乃禡甲士虎奮旌旗雲射攻用吉日以龜以卦我武既揚彼勢日蹙既扼其吭遂涉其腹左左右右奇正相續擣厥深巢勢如破竹或擾其旁或斷其後爪牙就馘渠魁脅授昔也狺狺今也貿貿曷稔爾毒天命

不又兵以一萬期以五旬大憝克殲薙彼荆榛株不再蘖師不再陳風水作渙雲雷亨屯餘種頓顙哀我活我遺黎迎道父我母我食則斯飫寢則斯安曷拯之溺曷惠之嘏雪山無氛黑水不波飽我耕犢棄我干戈有室有家式謠式歌誰為此者比績山河余曰何有惟將士之力將士曰否維天子之德天子不居曰寔獲佑于皇天上帝若宗廟社稷是用作文勒之貞石

重修漢昭烈廟碑

成都府城南三里所丘阜歸然是曰惠陵昭烈弓劍窆藏焉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祀忠武侯老柏森

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余聞之宋任淵氏云然史載南齊高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建先主廟則所謂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而死者何耶是南齊高帝蓋修而非建明矣或者曰廟故祠武侯後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稱武侯廟云然則唐宋文人各有咏昭烈武侯二祠者斯又可耶誌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廟西宋時屢加修葺而元因之皇朝洪武初以先主廟實惟陵寢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獻王之國首謁是廟謂君臣宜一體乃位武侯于東關張于西自為文祭之蓋至是武侯廢祠而乃以其碑碑廟中觀者不察遂謂以武侯廟廟先主耳已而有司又祔以北地王諶諸葛瞻及關口守將傅僉重死節也余

初至而展祠垣墻崩剥栻桷陊圮屋瓦半脫苔蘚鱗次仰而喟曰壞若是甚乎有司曰甚哉前巡撫集齋丘公檗谷王公蓋議新之矣而材弗屬也歲又大饑是以弗棘余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矧又祀之大者乎若斥發公羨鳩材聚工則雖役弗役也知府馬九德乃祇奉以從事既訖工余乃碑曰嗟乎予蓋傷昭烈君臣遭陽九之阨而竟不得信其志云初帝之幼也舍有桑出于籬五丈餘童童若車蓋人望之以為祥也帝與群兒戲桑下曰吾它日乘羽葆蓋車亦若此矣叔父子敬止之曰勿妄語滅吾門也既長美服修軀臂垂下膝顧目見其耳又下人善交喜怒不形於色年少爭附之而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遊見而奇之

多與之金帝由是得佘徒衆而關羽張飛以蓋世之雄爲之先後時潁川徐庶言諸葛孔明於帝帝三顧隆中數語合意遂定大計起而許以馳驅君臣魚水之喻非醴言也已而南平四郡取荆定益北收漢中聲震吴魏遂從群望以紹絶統而其攀龍附鳳之人又皆荆楚之豪也即其所建設雖僻在一隅而開誠布公彰義執言盖庶幾王者之師矣使天少假之祚煦乳困蒙植立根本然後結旅長驅誅僭竊而弔遺黎于以混一區宇光復舊物於不權乎何有哉夫何曆數已徂炎燼弗灼永安短祚而將星繼殞後主黄皓之君臣則有大可慨者矣於乎扞兵井底游步牛蹄昭烈孔明豈一日安心於此哉乃竟不能雪魏氏之恥

而黨冦違盟又不及問罪於江東至使後之人帝魏而冦蜀先吴而後漢志士至今爲之扼腕於乎其天乎其天乎然而信義明於天下正統表於將來飲德鄉風所在奔走蓋不獨巴益之士與民而已也斯可以無憾矣斯可以無憾矣余因闡其事而重之以辭若夫攻取之蹟經畧之詳則别有史志兹不載辭曰赤帝失馭煽群孽乾樞解紐坤軸裂下國綴旒潰以决枝葉既凋本亦撥堂堂帝胄祥桑發元起起敬登折節志氣如龍走豪傑前有關張後諸葛雲龍魚水誓弗越奔走禦侮疇將遏取荆定益赫有截漢中聿破夏侯磔獻帝蒙害悲憤咽告哀移檄討凶黜荆楚雲從響不絶河洛之符此其末炎德告終鼎足折永安短祚虎臣奪六合爲塵妖焰爇劍閣失守天府揭啣璧輿櫬誰則雪哭廟而死壯何烈祚兮何短名何達君臣同堂爽昭晰吴耶魏耶燼斯滅孰爲明良孰爲桀有闕者宫永無斲何以申之作斯碣

六公祠碑

成都故有祠祠先代吏之有功德於民者曰秦李冰氏漢文翁氏宋張詠氏是曰三公祠其後廵撫林公元甫疏請增祀宋趙抃氏則曰四公祠又其後廵撫王公大用疏請增祀漢廉范氏宋崔與之氏則又曰六公祠云按載記冰鶩弗經民患魚鱉乃穿渠三十六溉川西南土田凡數百萬頃堰濫導支蓄洩用宜乃又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

恢神禹之蹟而拓陸海之饒則李冰氏之功也謹身率先仁愛好教化以蜀辟陋而夷之狃也飭厲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率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官招集弟子爲除更繇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縣邑慕之爭欲爲學官弟子者蜀學至比齊魯則文翁氏之化也俗故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始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説又民物豐盛廬亭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乃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便之共歌來暮則廉范氏之政也承五代之殘弊詰盜禁奸端决霆擊而大要以勅厲風俗惇崇孝義奬德學以爲士先他如以米易鹽以給軍興以賦輸米以

行平糴諸所厝畫莫不井井使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則張詠氏之治也貞介絕俗峻厲自持以身為帥丕變風俗始也走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比再至益屏去琴鶴止以一蒼頭執事至於今人傳其風猶為凜凜則趙抃氏之烈也寬減征賦篤志為民詔使盡護西蜀之師拊循將士人人得其歡心增茶馬以實邊備發緡錢以助糴本邊防屹有攸賴則與之氏之績也茲六公者為政規畫不同其於功德於民一也初余之啣命而來也首祠謁焉瞻其輪奐景其氏名乃心戚然動又瞿然以思也曰彼誠何人哉余愧矣余愧矣已而歎曰於乎吾觀於今而益知六公者之功德之大也何者民情農自安不服田畝有司曾莫之

程也溝渠廢而不穿陂堰壞而不治乃雨暘一或不時即束手跂踵而號曰天其厲我乎而卒不免為溝中瘠此其患一也士不聚於庠而市於聚黨爭訟弋貨財否則博奕酒食以遨廉恥日薄而德藝不經此其患二也民所欲也從而奪之所不欲也而覆聚之狼戾是逞戚休弗恤怨讟繁興而逋播日甚此其患三也臧否弗甄井宅罔表行誼者不蒙福奸法者不被誅僥倖之心勝而善良之習孤此其患四也乾沒以竊公藏脂韋以眩衆聽羅網張於公門而誅求徧於部屋位以賄起而來者日競此其患五也士馬之弗閱餉秣之弗經無事則張虐焰以病人有事則望邊烽而虓睨故赤子廢於豺狼而戍居鞠為榛莽此其患六也使六公者之政之修也而有是哉故曰吾觀於今而知六公之功德之大也然而余非其人也誠愧矣誠愧矣然古有之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蓋言乎其鑒也矧澤在蒸萌功在史冊炳炳有耀者哉自今而後殫力亢圖以無忘夙夜去其不如六公者就其如六公者上以翊吾國而下以鳩吾民幸也樹有尺寸之烈即鴻伐赫勛之不敢期其庶幾哉猶前哲之遺軌乎如以名而已也則昔之人且猶鄙夷矧曰其能迪哲又矧曰能崇於乎尚其懋哉戒哉遂敘述建祠之意而綴以迎送神詞俾時饗則歌焉其詞曰桂殿兮蘭堂重門兮兩廊璇題兮刻桷宛虹霓兮翼梁辰良兮日吉擊豕兮刲羊千秋兮報祀匪今兮伊始耄倪

集兮祠之下歌者歌兮鼓則鼓靈之來兮庶幾靈不來兮心惄惄右迎神　靈連蜷兮以降前兩旌兮擁幢白馬兮朱纓佩玉兮垂髯容既儼兮禮多氣則矯兮神暢糾鴆兮孰何奔走兮夙張曷究兮民思曷極兮靈之貺顧少留兮須臾哀我民兮引望右降神　民望引兮靈不留尸具醉飽兮既祼以酬前驂兮抗節兩驂兮服軔靈來兮孰告靈去兮孰諶日黯黮兮西匿風悲鳴兮颷颷鳥雀兮來下泣山鬼兮啾啾我心兮悱惻日日月月兮云疇之極右送神

重修杜工部祠碑

杜工部子美祠在成都郭西五六里所即其所咏草堂者是也蜀獻王之始封也見祠隘且就圮曰是足以妥靈而

虔祀乎遂拓而新之事在方正學碑中嘉靖丙午乃余寔
来去獻王幾二百禩則圯猶昔也余乃使知府馬九德長
史李鈞游緇等啓於今王為言祠事王輒報諾乃遂闢廊
廡起甍棟引流為池易甃以石規模壯麗增於故肯蓋十
之六七費白金三千有奇經時日歳有奇人曰是舉也見
今王繩武之孝焉尚賢之誠焉風後之烈焉非恭儉樂善
其孰能之張時徹曰余於子美蓋傷志士之不遇云初子
美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如長安舉進士不中第困竄
矣玄宗饗郊廟獻賦三篇帝竒之稍稍鄉用因數上賦頌
遂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中
宗時祖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歳屬辭且四十年

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恐一旦填溝壑惟天子哀憐之
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
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
如此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子美避走三川已又
自鄜来奔為賊所得乗間脫走上謁鳳翔拜右拾遺先與
房琯為布衣交琯之敗陳濤斜罷相也子美力辭伸雪觸
帝盛怒瀕死乃免然帝自是蓋不甚省録矣時所在寇掠
子美家寓鄜而彌年艱窶嬰孺至餓死已出為華州司功
叅軍會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採橡栗負薪以自給流
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
武以世舊遇待甚隆因表為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而子
美傲誕嘗兒侮之會武卒帳下亂子美遂往来梓閬間已
又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登衡山因客耒陽死焉始子美
懷奇負異奴視儕輩謂功名可立致不屑屑脂韋取容而
遂時百罹瑣尾流離曾不能自餬其口乃竟窮餓以死也
悲夫人之議子美者曰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事高而不
切今諦觀其詩皆洞悉事理察知閭閻謂高而不切是耶
非耶至言所效用恒以稷契自許故其詩曰世人共鹵莽
吾道屬艱虞又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此其所自傷
悼亦云至矣使也遘雲龍之會而遭三五之期以彼其志
與才必能以功業行實光顯于時即不能以功業行實光
顯于時乃其所自稱許楊雄枚臯之文協之金石被之管

絃以格郊廟以和神人其又得而少之耶何至間關渡落
自餬其口之不得而乃竟窮餓以死也故曰余於子美而
傷志士之不遇也後又有論者曰子美之為人其清類伯
夷其忠類屈原其慮世類箕子於乎其幾矣其幾矣有司
曰祠成矣宜有守祠之田則與守祠者田又曰是宜有麗
牲之碑與春秋饗祀之詞遂敘述子美之平生而系之以
辭曰江之水兮洋洋發岷山兮導華陽雰川原兮膴膴雲
霞爛兮如繪如組東有濯錦兮西有浣花都之人兮曰婆
娑潭之水兮滄浪公則棲兮草堂芳草萋萋兮白石齒齒
何以樂饑兮惟潭之水公之邁兮千秋履綦絶兮跡若滔
曷去来兮梁燕曷之親兮沙鷗思公兮祀公考鼓兮鐘鳴

鐘雲冠兮蕙服乘鸞兮駟鵠公来兮不言公去兮心煩寃
酹桂酒兮奠瓊糜生不及兮心相知翼我兮廸我公不然
兮我心則那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不與
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中原孫權藉父
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
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
之𡈽也當是時敢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
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
之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

啓雄圖上延絶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檄四馳荊
楚響應直欲首吞鄴鎬尾控伊洛然後兼吳會而蕩楚越
侯之言盖畧酬矣即其所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
集衆思廣忠益為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
盡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
漢紐不續跨有荊益僅成鼎峙之勢荐駕戎車未收混一
之功而仲達生走平𡚒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
智計強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
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筭八陣
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計者故道化行
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須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
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為神其然乎其
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䕺谷王公曰
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肅巳諸昔孔發如仁
之歎詩詠弗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
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矗如也而獨於侯之靳豈所以
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寔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
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余寔來代公濂述而碑之乃其行
業之懿則裴晋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
王公興廢之續云辭曰嗟忠武侯曷躬畊南陽乎曷龍潛

于淵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
枕高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
乎曷親吳讎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荐駕覃勵勤乎曷三
分鼎足戰玄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殞
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
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乎
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翺以翔乎曷降鑒
我民四國于匡乎

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公家廟碑

潛溪宋公金華浦江人也名濂字景濂勝國時避亂隱居
著書龍門山會用薦者言召為國史編修不赴　高皇帝

定鼎金陵徵天下名德以洽化理公始起家為江西儒
提舉授　皇太子經繼以起居注已乃總修元史進翰林
學士知制誥尋兼太子賓善大夫已又進翰林學士承旨
帝雅意嚮用矣于時攀龍附鳳之人咸依日月之際以顯
功名而公獨懇乞骸骨帝不得已聽之乃親灑宸翰送歸
青蘿山中以成高尚會公孫慎以詿誤誅死公亦被放茂
州至夔而卒旅瘞蓮花峯下蜀獻王悼之徙葬成都之東
郊經紀甚飭也越弘治丙辰而提學僉事王敕始表次功
德請于巡撫都御史馮俊巡按御史魏英上其事于朝乃
賜復舊官崇祀有司云越嘉靖丙午而余則來展謁祠墓
諗於衆曰茲開國元勳也而報則未稱公之子孫亦有賢

者能者乎有宗乎廟乎歲時俎豆乎僉曰無之昔者當道
閔其不振也而訪其宗裔疏入太學會暴病道死乃今存
者益微矣華門圭竇與牛屠菜傭雜居歷巷之中至不蔽
風雨況能宗耶廟耶歲時俎豆耶余為惻愴者久之乃檄
有司為之廟與田立之宗而世守焉碑曰夫謂天道福善
禍淫者豈不信哉人心與天通者也好惡宜同之而有不
然者則天之未定云耳是故藎臣貞士碩輔鴻儒砥德樹
行明道立言其至也當與日月並曜金石同堅而或乃蒙
投杼之疑受并蜂之螫死首刖足抉眼剖肝引頸齒劍釁
族嬰誅亦或隱山被焚懷沙自溺赭衣胥靡囊頭圜棘瑣
尾流離或竄或斥斯其為不幸亦已甚矣然而耿光盛烈

懿範不磨莫不垂丹青之譽而享俎豆之尊亦或慶流後
人俾昌俾熾若乃秉軒析璧之雄管喉舌之柄而專綬冕
之榮燔滅而澌散者不可勝計也斯孰與較得失哉然則
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信耶非耶初公之隱居龍門也究
天人之蘊遡濂洛之宗博綜丘墳考槃飲泌以為終其身
焉耳矣一旦當締構之運而遭龍虎之期乃始敷闡大猷
贊襄休治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禮樂律
曆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若勳輔名卿紀功敘德之文
咸其手所裁定煒乎稱偉烈矣　高帝亟加褒許寵冠群
臣亦非謂不遇也而知幾秉哲勇退急流甘采苓之適而
遠繒繳之危迹其出處即大雅君子何以過焉乃不幸卒

罹詿誤而擯死遐陬生不得剖公侯之符而死不獲首丘
之願此豈非天之未定者耶乃今幾二百禩矣而遠邇獨
慕有隆弗替請官請祭立後立祠凡所以發潛德而伸往
悼者惟懼弗之逮也如謂天道為不可信也則斯又何以
哉知乎此者可以無憾於公矣廟凡若干楹在成都縣左
半里所共成厥美者巡按御史岐山袁君與三司諸大夫
董其事者成都府知府馬九德同知高登而余則為之碑
銘曰莫崇匪山莫浚匪淵高岸深谷式夷式遷巍巍道德
煒煒文章或用或舍曷存曷亡維我潛溪冠世之英奴彼
百氏主我六經處若豹澤出若鸞翔清廟瑚璉明堂棟梁
文為國華學為帝師晉日三接緇衣是宜乃眷蘿山此焉

是適于以釆苓遂我初服禍至莫圖隕身絕域賜環弗待
行道心惻可隕者身名不可蝕謂予不信視此貞石

巡撫四川都察院續題名碑

四川巡撫都察院故有題名碑二其一有臺東公記之其一心齋李公記之凡言建置經馭蓋其詳矣比年以廨宇墊濕居者鮮利乃徙而東之而東故未有碑余乃伐石而碑而記之曰今天下命吏奔走而陳力者蓋夥然盛也然細大具總而挈戴隆尊者宜莫如巡撫又莫如川蜀何者燕趙宋衛之郊去天子輦轂不遠王號所渙朝播而夕走焉其稍遠者齊魯秦晉之墟又其遠者則吳與楚也然皆聲教易訖藩屏衛諸腹中即萬有一焉不逞固其威易殫而

澤不難流也況小大承屬之吏率以其高品與有儁才胥能竭股肱以事事故命置大吏所賢所不賢不數數若是亟矣乃川蜀則異之其所治固西南奧區而夜郎邛笮之都也苗僰戎蠻獠猓氐羌犬牙錯入螽息而蟻聚者莫之彈算而番又其甚者焉于以狺徼外而蝕內地此其建治樹官聲教禮樂之所漸者則僅僅十之一二耳乃其民不謂聲教禮樂之所漸也而或夷之君剽攘鬬噬相竊家室以尋干戈無寧朝夕所謂易動而難制者將其從來爾乎當路者弗地之良也率惟眊昏蠢庸以充百職率乃罔克竭股肱以事事奸如蝟興法若澌散賄獮於苞苴而賦浸於滑室民始不勝患苦矣又何足與議於教化之途乎而為之巡撫者則以一身肩之猶謂之輕耶小耶是故瘝曠凋瘵非惠弗蘇棼濫莽鬱非智弗裁狐鼠魍魎非正弗格雕題鑿齒非信弗懷羽檄烽燧非武弗戢賦斂徒役非達弗經獠猾獷獪非廉弗屏即欲閑禁罔務含弘以文致一切此豈可以帖席而居者耶其必瞿瞿慄慄廸履前聞宵惟於寢旦布於庭宣奠麗之謨廣綏柔之略矚因革之繇彰勸懲之典以憲察群吏凝聚庶績用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毋使後之人指而數之曰某也負而乘某也準而升墳某也倚法以削某也靜言而庸違某也總於貨賣某也阤坊而牙禍不姍不譓以與篤棐之士令聞之英比肩而並趾也則於茲官與茲碑也庶幾亦永有耀乎然此皆為

自愆言之也非所以告於諸君子也他日觀者姑取志焉幸毋曰予誕也則可

改建江西按察提學分司碑

江西故有按察提學分司僻在城東北之隅道路夾坎輿馬行則窒乃學官弟子時謁若教肄考課胥疲餓乃至若天雨雪則貧無蓋從者莫能達官者弗便率厭棄弗處時徹承乏而來也則假他館以居吏若隸曰廨也隘僻且業就圮矣旋往視之門垣弗高雞豕直入庭堂則蒿艾被之乃藩府民居東西犬牙入也列又大崩壞下宇上甍雨濕雲蒸鴿擾於梁鼠穴於房乃喟然歎曰異哉今之弊也法網日促謗訕肆行士無固志吏無守程故防患者密而樹

績者疑風斯成矣即志士也将奈何哉然諺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是惡可已也乃遂謀於郡縣長吏若學官弟子𥘉言新者半已者半繼又言遷者半新者半又繼而言遷者大同乃請於都御史御史院咸可之爰度廢濠之址東西十有七丈南北三十有九丈卜之食時乃庀材興事軌量鳩工命千戶賀春董之辛卯九月肇工越壬辰五月乃訖工前為敷教堂涖政居之後為靜觀堂退息居之東為友士軒教肄居之西為長春亭賓會居之於其隙聚石為山雜植菖蒲茉莉黃楊蕙蘭枇杷櫻桃蕉桂竹柏卉諸細草卉越若守籍吞史校士之所唯具于外觀之翼翼如也枚枚如也于內觀之仍仍如也濯濯如也已諸士至余

乃進之於庭告之曰若知夫作室乎夫基薄易圮棟弱易撓始謀之過也廉隅弗飭丹雘弗勤圖終之艱也若是何能室也是故翦蒿萊棘起穢除礫築之登登以厚以平基斯隆矣聚材掄良斲柱規方以縱以橫以負以亢棟斯壯矣左右互經參錯相承而門而序而級而榮輔斯備矣漆人斂物設色效奇丹之青之藻之繪之飾斯華矣夫然後稱善室矣夫學亦猶之劃偽去浮忠信是修豚魚可格金石不流所以厚基也履仁負義出規入萬如木斯升如山斯峙所以固棟也左圖右史隼今摭古困積若農深藏若賈所以備輔也德以容文言以道章處若豹澤出若鸞翔所以華飾也是故內受綽綽外行暐暐有恢有廓不震不剝用則庇遐逖之民不用則自庇其身茲不為善士矣乎其或先民之弗程大猶之弗經惟捷利邇謀是營是先將顛危厭覆是懼而況敢庇人乎嗚呼小子念之哉念之哉毋謂我曾無聞知毋或退有懈心諸士唯唯受命卒業請次第為記遂刻石以詔來者

芝園定集三十八卷終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九

碑文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九

碑文

平夷碑 有序

皇帝臨御之三十一載歲在壬子島夷越境肆掠郡邑大騷當事者狃于恬嬉按兵觀望莫有發一矢以捍賊壁者皇帝赫怒爰命元戎秉鉞虎符四發材官雲馳亦罔克厲掃蕩滌妖氛失律喪師坐吏議而齒劍者蓋踵相接也皇帝曰咨是大辱國何以師為盍擇才御史夙著風猷者往監督之其可于時梅林胡公寔來選徒簡將率先戎行兵威丕振數以膚公上奏闕下　皇帝嘉悅擢降綸音錫之爵命不二年而進巡撫與總督公感非常之遇厲匪躬之忠揮金募士設畫宣奇蓋無日不討於軍實往往被甲戴鍪决生死於鋒鏑之間裁其左次與不用命者於是三軍震厲人百其競有乍浦之捷有龕山之捷有僊居之捷有黃岡涇之捷有沈家莊之捷有柯橋之捷有舟山之捷其餘逐北追奔窮搜而掩擊者不可勝計賊益望風褫魄乃歲丁巳叛人王直挾諸夷酋以來佯言欵邊以要互市陰包禍心伺我弛備逞其毒焰公預洞隱伏因其間而用之陽示羈縻陰遣里中素所厚善者誘而致之麾下納于圜棘疏請躬提師旅盡殲餘孽賊既失桀魁計出無何乃遯入岑江幸緩須臾無死岑江故山海隩區也天塹凌空叢箐蔽日我兵環而圍之水艓艨艟陸伏貔虎盡絕其薪

衆之路於時乃有他夷鳩聚死黨虎闞鴟張航海來援氣呑溟渤公曰賊鋒甚銳不可遏也逮其未合而誘之此成擒耳乃使間諜紿之曰直方互市若等亦有所利乎賊疑信未定遽以偏師襲之一殲之於補陀再殲之於朱家尖無一人得脫者賊用大怖悉火其輜重潛徙於白泉益聚榛莽斷塞蹊徑日謀治舟以逸無復逞志公乃挑選精銳分為數軍迭出而肆之賊困不得休饑不得食相枕席以死其餘孽未盡者乘濤夜遁諸將奉公夙戒伏兵四集追而擊之斬馘若干俘獲若干海波澄清疆境寧謐露布星馳捷書上報道路懽呼曰庶幾復見天日乎縉紳士大夫交相慶勞歌頌興焉某辱公知愛覩茲盛美不啻身親為之也爰矢厥詞用章大伐公自戊午二月視師海上迄十有一月乃罷而定海寔惟駐節之所維時巡海副使譚君綸郡守周君希哲命邑令陳紀陳正道勒石招寶之顛以詔於永永其詞曰　皇祖開基九服咸熙放牛歸馬守在四夷十聖繼統風恬物嬉外國來賓惟德用綏氏戎羌狄貢有常期物大蠢作防乂斯隳蠢茲狡夷擾我東陲神州鼎沸羽檄雲馳帝命中丞仗鉞視師臨軒推轂假爾便宜翼翼中丞奮揚武威胸中兵甲百萬熊羆宣奇決勝迅若風雷屢殲鯨鯢京觀封尸殊方震疊反側懷疑直為叛首稱欵來歸要我互市乞我璽書滔天大憝匿于甘辭黿燭其奸多方羈縻誘以間諜餌以金緋致之轅門縶之牢之

餘孽未靖阻險海嶋岑江既破白泉是逋如魚在釜喘息斯須礪我戈矛簡我車徒分番掩擊馘將搴旗群醜褫魄獸駭禽飛乘濤夜遁偷活庶幾號令孔嚴伏兵四馳犄角窮追靡有孑遺海波不揚妖祲悉除農歌于野商謠於塗孰剪荆榛靖我郊衢孰施乳哺鞠我孩雛乃室乃家以耕以漁垣墉屹屹岳瀆輝輝誰為此者御史大夫皇皇神武赫赫廟謨社稷之衛天子是毗光輔中興周虎商伊帝曰汝嘉錫爵分珪太史作頌勒於鐘彝

定海縣新作東岡堰碶碑

寧波治邑鄞與定海錯壤鄞東二十五里有東錢湖焉橫縮八十餘里合七十二溪之流而瀦之溉田百萬餘頃鄞七鄉暨定之崇丘資之播蓺胥受課焉然崇丘之引湖也必由斗門下小河以達河之腹有蛇堰者細而逼江易決難築其決也水盡注於江勢若建瓴故河渠與湖未旱而先涸三農病焉定民曰是堰在鄞鄞民宜役鄞民曰是利在定定民宜役其弗諧也鄞民乃壅上流定民決之每相聚鬭鬨各挾其令長以訟曾無已時於時縉紳父老虞患日棘深求便宜之策圖而議曰若壯去二十里所而堰則堰以上江盡為河瀦停益巨蛇堰可無用即鬭訟可消止也爰以請於監守諸司諸司不察以為難罔有興事其所謂江即名小浹港也自大關以南海支別而壯上通五鄉碶長可五十里比年夷寇充斥厲于關禁以斷鄉導交通

之路而小浹港則故無關也不逞之徒乃奸闌出入其間晝夜絡繹莫可防制此其為患又不止於河決赤地而已也維是甲寅之歳成都宋侯來令定海精察強幹綽有治才志在振厲頹靡以沛宣休澤孜孜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乃父老欣欣慕嚮以其故告侯矍然曰有是哉令以為民苟有利也其何敢不力乃從一二徒隸披草莽率士庶而景相之遂盡洞其顛末與往昔徙堰之議蓋相符也爰度東岡山之下江水稍淺橫亘僅二十餘丈曰是可以堰西去二十餘丈即土田疏之以殺水勢曰是可以碶堰以蓄水碶以洩水度費金五百有奇遂以父老之請請于當道申之曰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凡民之恒情也築室道

謀迄用靡成淆言之亂聰也是舉也利於農而不利於商將肆譸張以撓成功者踵至矣惟當道財察之已而次第報可下令惟肅庶民子來率作興事卒靡有梗議者工肇於乙卯四月迄於是年十月鄉民以畝率費而盡歸所給之官銀自是堰以上為河其下為江鹵水不得內湧河渠不得外洩溉田無慮數萬昔日瘠鹵之地盡變而為沃壤畝入可數鍾蓋不惟崇丘之民永無旱患而鄞之七鄉亦胥被汪濊矣又外寇內奸憑舟楫出入者不得踰蹤跡以越屹如關隘之防阜民禦寇一舉兼得鄉之士庶祝天而謝曰維天祐我偏鄙民俾康于粒食保有家室惟侯功德世世當不磨乃廟而碑之謂東湖黄公信而可徵相率稽首乞余論著其事余乃言曰甚哉吏治之衰也卑瑣齪者固無足論世所稱高等亦不過奔走逢迎急簿書期會僥倖一切以免上官之督過云耳又況海寇陸梁兵革繁興料丁轉餉魯靡虛時又孰能圖議於几席之外與斯民興百世之利乎侯乃力求表樹詢民之瘼不謀而僉同不費而事集此豈規規旦夕與儕輩競於尺寸者哉於乎是可碑也已嘗考之郡乘昔王元暐龔行修作它山堰李夷庚陸南金濬東錢湖陳秘閣治迴沙閘皆洞悉機宜惠澤無疆民到於今思之侯之績豈異是哉或以潦水不得速洩殆不免於魚鱉則去郡二里許故有江東碶閘修而復之啓閉以時將永無害災斯百世之利也侯名繼祖成都

漢州人癸丑進士相其事者縣丞徐廷祥江西東鄉縣人亦稱才能云其辭曰每每原田亢熯為厲介于二邑湖渠是利厥惟蛇堰難築易潰卷埽不休鬪訟興庚父老曰咨堰是用徙載相載度孰肩其事宋侯涖之慨焉興喟籲我庶民咨我庶士以景以望翦茲榛翳爰立之堰爰作之碶蓄洩是宜膏澤不匱有屹其防奸宄攸剿匪直我萌狎於耕藝伊誰之賜父母孔邇何以頌之振振麟趾何以永之昭哉萬禩

奉化縣新作城垣碑

奉化縣故為鄞地隸會稽郡隋併鄞入句章置鄞州唐改鄮縣開元中析置奉化縣屬明州歷代因之元至元初陞

為州國朝洪武二年復改為縣去郡治八十里為鄉八為
區十有四屬都五十四編戶一百四十九里東北界于鄞
南界寧海西北界嵊縣又東南界于象山西南界于寧海
依山為邑不城不隍自開國以來蓋百八十餘年于茲矣
值時方隆凞刁斗不警即有小偷縣官出片紙捕治之無
不帖帖伏于法雖性易扺冒好鬬訟然皆狎于耕桑守在
四境斬關走壙之盜蔑如也歲豐時和則庬不夜吠外戶
不扃以故訏謨樹畫之吏非乏也而未始議城事嘉靖壬
子倭寇蟻聚內侵大掠于黃巖自是破都攻邑殆無虛日
遠近播遷弗適有居而奉化四封則故濱海也縣令蕭君
顧衆而議曰夫令長之設以為民也民存與存民亡與亡

今寇恿孔棘宵晝弗虞郯鄙之民猶得偵緩急竄匿榛莽
丏一旦之命維茲市廛固籠中禽耳且又賊所垂涎也若
頓兵四隅魚麗而進即貲貨婦女可盡虜也況豐棟鱗次
持一炬灼之即瞬息燼矣令興寐所為惕若不能挽強挺
銳與賊爭尺寸之鋒計惟成城以守耳汝衆謂何諸士庶
稽首曰非父母恩德不及此敢不惟命蕭君乃悉從父老
而景相之四面率以舊郭門為界面皆置門門有譙樓櫓
縮共一千一十八丈有奇約費金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兩
有奇合用築戶三百七十三名乃上其事于當道曰時詘
舉贏自昔忌之今郡邑多事藏無嬴畜罔所取財若借徵
本色常徭而均役其力庶幾說以使民者乎其科算程督

則不肖令身肩之有所不恪譴死無悔已乃得請于朝然
日興事始末經費較若畫一君乃時時行作者而拊循之
衆罔弗力工肇于乙卯正月五日迄於是年十二月六日
雉堞連雲崇墉刺日屹若金湯之固由是賊凡三過其縣
仰而睇之旌旗戈戟偏于樓櫓輒辟易以走烝黎得保生
聚靡有蕩析凡皆成城之功也諸士庶謂邑之大事不可
無紀而滕丞嚴君偲請謁於予予乃言曰予嘗誦古人言
而知聖人憂民之遠也其曰守在四夷曰在德不在險則
力行仁義修明教化亦以殿邦保民不啻足矣而又曰設
險守國重門禦暴斯又何也蓋舞羽格苗修文致雉奚險
之憑然而復隍之虞苞桑之戒聖哲所為諄諄焉要之防

水未決保邦未危其道則然耳又況夷寇縱橫烽燧交錯
者乎故求吏治於今日惟防禦為急而催科聽斷不與焉
諸當道軫念時艱蕭君乃能祗承德意作我長城所謂能
捍大患者非耶夫甘棠遺芨峴山崇碑恩德於民邈矣且
猶旦暮思之而況保衛室家永永不替者乎是孰能忘之
斯舉也首議則監察林君應箕定議則巡撫王公忬胡公
宗憲監察趙君炳然課督則叅議許君東望知府丘君珙
張君正和而知縣蕭萬斛則終始力任其事其士民佐役
者併列之碑陰銘曰皇皇赤縣井井周衢生斯聚斯萬民
所都夷寇蜂屯宵旦靡虞誰其城之監撫諸司誰其尸之
令尹大夫伊何云役都鄙烝黎如轂斯抹如嫗斯煦匪棘

其欲市也來趨樸櫓翼翼崇墉屹如夷用寢賊行狄六臨
草木弗雍井竈弗墟十百千禩永奠厥居其不然者爲臨
爲殖孰是不鑒孰是不思金石可變功德靡渝謂予不信
視此豐碑

威遠城建祠碑

天下之患莫大於倖視不虞而操執恒算者不與焉故入
虎穴而握兵涉江河而腰瓠此其事易明而其難易弭也
乃若河崩於蟻穴火灼於突焚即才勇鮮不困已嗟乎非
獨智孰能辨此者乎東南夷寇之患起於積弛是河崩而
火灼者也當是時羽書飈馳烽燧電掣材官技擊遍徵於
九域而失律喪師者踵相接也天子憂之博咨才碩以任

驅除而梅林胡公寔專節鉞時則有若巡海副使譚公綸
文武兼資有若都督同知盧公鏜宿閑韜畧固三軍之貔
虎而海徼之長城也胡公試於有衆倚爲腹心而二公者
感推轂之恩挾同仇之義入則紆籌帷幄出則率先戎行
旌麾所指折醜如遺馳露布而奏膚公者蓋未可以一二
數也已乃相與議曰夫弧矢威暴金湯設險古先聖王豈
其棄德而逞志於武哉捍蜂於未螫戒瀰於未濡誠知保
太平遏亂畧非此其道無繇也又况豨奔狼突擾擾不寧
者哉今夫定海海壖輿區蓋鯨鯢之宅而烽燧之交也招
寶寔奠其樞則江海之咽喉而郡治之門戶也此其山去
縣城百武而近賊如登而據之下飛砲其上則縣城瓴甍

碎耳即夷船尾嚙而入亦何以制之語有之曰百丈之山
而跛牂得游其上五丈之城而婁季不敢犯也誠爲戰守
計者宜莫如城招寶便乃以其意裁於胡公公輒報諾卜
日鳩工斬隆培圮爲城二百丈爲雉堞一百六十七爲東
西門二爲戍屋四十餘協力取於軍隙財取於漁稅而經
管蔵率則盧公寔肩之工始于庚申春凡三越月而告成
屯戍卒其中扼海口以壓敵衝與縣城蓋唇齒犄也其外
益兵營布戰艦諸威敵物器靡不畢具夷人即鳥舉不能
度也于時文武吏士懽慶鼓舞以爲有更生之賜乃爲祠
以祀胡公已復爲祠祀譚盧二公翬飛鳥革烟霞出沒於
甍棟波濤翔舞於簷楹真世所稱瑤臺貝闕者也縣尹何

君愈身保障之責戴芘翼之功屬余文以章鴻伐則應曰
斯役也余蓋歡贊其事云何則圃之却雞豚也不恃童奴
之尾礫而恃樸樕之甲樊家之禦猛獸也不在操戈執弩
而在四周之屏故苞桑繫泰復隍成否此其道則然耳濱
海之區其爲要害也多矣國初建設墪堡調兵置戍蓋種
種悉也承平日久積以陵遲率廢棄不講矣始議所漏者
又莫有出一算籌之即籌也亦莫之爲理諸阸塞便利賊
皆得覘而據之而我乃望風喪氣倉皇驅傭卒以當銳鋒
庸能格乎故賊小入也我則小衂大入則大衂非惟擊鬬
之不力亦其所乘之勢然也乃如黍濤港如川沙窪如劉
家河如舟山如岑江如柯梅諸所若先賊未入扼險置戍

賊惡得據為巢穴至壓大衆久而不克乎然彼猶守在藩
籬也招寶則門戶矣無招寶則無縣無縣則無郡而可弗
亟乎兹城也狡夷寢謀萌黎安堵功德於吾民至弘遠矣
兵志曰上兵伐謀又曰善師者不戰其三君子之謂乎祠
而祀之夫誰曰不宜乃系以詞曰赫赫王化靡逖不流薄
海內外控如綴旒蠢兹狡夷不令為雠燔我積聚敗我來
𩀱圜掠貨貝是任是舟華都麗宅鞠為墟丘皇帝赫怒簡
兹壯猷蟜蟜虎臣公侯好仇乃膺推轂秉鉞紆籌蟜乃弓
矢礪乃戈矛既抓其醜復勅其酋膚公載奏帝是用褒帝
曰勞止臣曰罔休維兹招寶維郡咽喉曷扼之吭曷伐之
謀乃城乃堞金湯是侔威彼不逞億萬貔貅鮮我遺育抃

舞道周撫我黔赤蓺我田疇伊誰之賜廟謨孔修二三元
戎是度是鳩無患不燭無言不酬新宮奕奕令譽悠悠何
以報之乃黍乃羞何以戴之百千斯秋

威遠城重修大司馬二華譚公生祠碑

威遠何城城之者二華譚公也孰祠祠譚公也其祠之謂
何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若公者非
所謂能捍大患以勞定國者耶吾寧郡錯諸夷而徼定海
寔扼其衝而招寶山寔扼定海之衝余嘗力贊公議城之
城成名曰威遠扼海口以壓敵衝兵營戰艦諸威敵器物
靡不畢具蓋不啻金湯固矣于時祠以祀公與同事者乃
余嘗為之碑歷歲既久雷霆震撼潮颶薄激祠則稍稍就

敝總兵李君超盖公門下士也至則達觀于城惕祠之就
敝也謀於叅將艾君升曰不治久且益壞何以詔遠乃易
其蠹敝增其未備正欹起圮飭其黟剥而更新之過余而
告成事曰夫譚公者公所稔知也舊勛既多新績茂著斯
國之方叔吉甫也矧兹城也公既碑之於始請申之一言
以彰殊伐余應之曰此非不佞所任乃今且耄矣何言乎
然公之勋勤章于視聽有不俟億說者夫古今文武之才
非器受之為貴而宏鉅之為貴盖國家博大非常之業類
非樸樕小才之所能辦也彼小才者鉛刀爾菫菫嘗試一
割則可矣乃所謂宏鉅之才者如純鈞然將水斷陸剸罔
弗利矣若大司馬二華譚公者則其人哉

世宗皇帝時倭奴橫海上海上民不習兵每遇敵將吏輒
惟悴無人色賊一夫刃而馳輒千百人辟易以故賊益橫
大掠浙河以東江淮以南虔劉元元至慘不可談說
先帝患苦之時公方受命守台已而視師海上慨然憤發
則大選徒治兵招納天下豪傑自以其意製營陣日躬訓
練講武於轅門貫革超乘之徒往往而起令天下稱精兵
處也無何以內艱歸會南海流賊薄大江以西
朝廷特起公為本省監軍公討賊轉戰自江以西逐北南
海斬首萬餘擣其巢穴於是南寇不敢窺江以西已巡撫
八閩削平巨寇拊循軍民八閩賴之公時以父喪未終懇
乞終制

天子謂陝以西多故復起公督撫關中輒安關中已移鎮西蜀平白蓮賊輒安西蜀已復移鎮兩廣晉少司馬開府其地輒又平兩廣

天子謂公猷畧寔任社稷以兵部左侍郎徵入朝蓋重根本慮也乃薊遼多事勑公仍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薊遼先是薊遼邊城不完且卒伍多老弱不任干戈公至築城垣簡閱卒伍召募東南步卒與北騎相表裡奇正相參長短相挍虜嘗一再犯輒擊破之數年來虜無復飲馬於灤河者

天子不忍久勞公于閫而京師又不可無公者璽書召公還朝總戎政乃公至則六軍生色威靈丕振乃晉大司馬

誠寵異之也以病在告未幾適本兵缺遂入筦樞密鎮撫甸服敉寧夷夏天下晏如也葢三年於茲矣嗟嗟公馬首徧四方所至輒聲績殷起國恤而南也則從而之南國恤而北也則從而之北經營天下垂二十年所其氣常定其神常完其用才如倒囊而出物上倚之如泰山而其下奔之如流水即今稱朝之元老矣而強幹不少衰殆所謂新發於硎者也嗟嗟若公者豈不天錫國家宏鉅之才哉公善識拔豪傑將帥寘之於膝一時名將立功名邊鄙登壇握符者多公部曲云公嘗以國士遇李將軍李將軍德公甚曰超鴐也而公騏驥牧之即死不知所報稱矣至是以修祠徵文記諸麗牲之石乃其成城建祠之故則詳於前碑

定海縣重修儒學碑

定海令何君愈之始至也謁告先師課諸生誦說先王已乃達觀於學宮諸生進曰斯不已陋乎奈何乎居業矣何君曰蓋聞之陋以人不以學宮諸君不自陋而惟學宮之陋乎或曰其地則然何君曰蓋聞之陋以人不以地諸君不自陋而惟地之陋乎如以其陋也則翼賛經綸藻潤鴻業不有若虞世南其人乎絲綸密勿化淑烏程不有若應懸氏兄弟其人乎儒林冠冕甲第聯芳不有若孫枝氏父子其人乎首弁賢科清朝著節不有若張信其人乎龍驤鳳翥西域文明天下稱奇焉又況溟渤縈洄日月吞吐萬疊千峯凌空翔舞固輿宵之都而神靈之宅也曾是以為

陋乎乃若學宮之不飭也斯有司之責也我其圖焉乃庀材鳩工卜日而蕆事蠹者易之欹者直之崩者飭之黝者飾之黯者齊之圮者起之翼翼如也隆隆如也已又謂水射其宮風氣之不鍾也則去學舍者二十步設屏二十丈有奇謂儀觀之不飭也則修綽楔者三曰龍門高躍曰解元曰狀元為張信作也謂鄉賢名宦二祠尾於東南兩廡於制未協也則改作於敬一亭之左右謂選舉不可無紀也則立科貢二碑於明倫堂自為之記於是諸士樂康絃誦奮起敎諭吳經訓導毛九思王順乃率諸生旅謁予庭請記諸麗牲之碑余曰諸生謂何君之意將修其學宮而已也抑亦望諸生之自修也今而知學宮之有楹棟也亦

知吾身之有楹棟乎知學宮之有堂奥也亦知吾身之有
堂奥乎知學宮之有階戺也亦知吾身之有階戺乎知學
宮之有門戶也亦知吾身之有門戶乎知學宮之有垣墻
也亦知吾身之有垣墻乎知學宮之有丹雘也亦知吾身
之有丹雘乎是故志道據德強立不反則吾身之楹棟修
矣蓄養弘遂居安資深則吾身之堂奥修矣禮儀威儀秩
秩有序則吾身之階戺修矣履仁蹈義出斯入斯則吾身
之門戶修矣屛斥外邪如捍巨寇則吾身之垣墻修矣禮
樂飭躬翺翔藝苑則吾身之丹雘修矣然而猶以為陋者
未之有也夫身之不陋而地之陋也學宮之陋也何患乎
況其地則昔日之山川也其學宮則何君修之偕之非陋

也是在諸生勗之而已矣遂以復於師徒使鑱諸石以詔
來者

勅賜崇孝祠碑

國朝以孝治天下風行方域烝烝乎乂式于時肺附之藩
罔不洒濯以承休德而奉國嵩裔公則尤黷黷篤請云此
非獨茝芷之薰也要亦性靈淑懿有以本之者焉公諱安
河字應清　高皇帝六世孫而周定王之裔也定王生鎮
平恭靖王恭靖王生鎮國將軍子圿子圿生輔國將軍同
轄娶夫人賈氏而公則其長嫡也方生適新作之門輔國
筮之曰高門有亢龍曜其祥翼翼將將其令其昌斯殆不
噓而光者乎晬而示之百物目屬者頃之左執易右秉豆
諸麗好無以易也即嬰時不戲狎稍長受書于外傅即記
即觧旁通子史百家言曰吾以代狗馬毬博之娛耳賈夫
人素多病病則左右日夜侍衣不弛帶目不交睫至嘗涵
以驗差否不愈則刲股和糜以進凡若此葢不可殫而述
也比卒痛毀骨立蔬食水飲者終三年不一履於燕室時
輔國倦勤勑斷家事惟讀書驩賓客自喜而公養志無方
購圖史作園亭延四方之游日夕燕嬉以為快已而輔國
病風展轉牀褥公侍之一如侍賈夫人勞悴百至矣既差
而輿有烏數千翔繞于庭父之不去人謂孝所感也于時
宗屬白其事于周王轉疏以聞撫按官相繼上書闕下
肅皇帝嘉之遣行人賚璽書旌焉嘉靖辛酉公乃不禄周

王奏曰伏見奉國將軍安河性資醇謹孝友夙成以居喪
則類乎羔祟以養志則合于曾子諸凡懿誠語在臣等奏
旌孝行疏中令各郡府宗室儀賓暨內外輔導官合詞具
啓乞轉奏立祠表揚及據伊男鎮國中尉睦㮮啓稱故父
平生慎約纖芥不敢瀆官擾民倘徼天之靈蒙聖慈俞允
俾㮮得自建祠上以對揚昭代之彝典下以不拂先人之
夙心則先人死且不朽㮮亦死且不朽各啓至臣臣目擊
盛美何敢蔽賢輙冒昧以聞皇帝若曰嘻休哉宗賢篤厲
至行亢人道之紀匪祿爵是勸惟德攸勸余一人丕用嘉
悅其允王所請賜祠額曰崇孝命既下睦㮮乃相土景卜
鳩工蕆事而其地適當包孝肅于肅愍二祠之中德隣不

孤蓋若天所授云祠為勑諭亭若干楹碑亭若干楹堂若干楹門若干楹若廚庫齋湢之所畢具稱備物矣中尉君乃不遠數千里徵文於余余不佞嘗讀歷代諸侯王傳而有感焉若河間東平之風卓乎不可尚矣自餘或以驕縱殺身或以奢淫殄世其始意蓋謂社狐之不可灌屋鼷之不可薰耳至一犯吏議有司得執文法相責訊不必郅都之為中尉而禍始酷也若中山靖王勝之奏對至今讀之猶為酸鼻焉今奉國昆崙公無所勸而為善無所創而不為不善諸細小不論乃其惇百行之首作範侯服受一人之褒天章屢頒宣茂實而流景譽豈其微哉公子六人長即西亭君睦㰁次睦宗睦詸睦採睦樹睦榘俱封鎮國中

尉咸世厥德而睦㰁尤以經術行誼推於縉紳公之卒也盡以先業讓諸父昆弟而睦㰁亦以父業讓諸母弟繩武象賢蓋古今所罕儷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昆崙公之謂乎又曰敎誨爾子式穀似之其西亭君之謂乎余既為之碑乃復為迎享送神詞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周道兮矢直新宮兮奕奕疇作之兮疇居渙天章兮表德我妥我享兮我瞻我式四方兮上下神之游兮罔極神來兮不來踐我籩豆兮潔我黍稷神不來兮我心悱惻神既來兮我心則懌　右迎神

絙瑟兮交鼓升歌兮萬舞奠桂酒兮椒漿魴為醢兮麃為脯有鼎有鬲兮有筐有筥孫曾兮駿奔登降兮維旅巫紛若兮陳詞願少留兮容與神之留兮我心夷神不留兮我心苦　右降神

日出兮神來昃日之入兮神將歸駕飛廉兮乘豐隆翼白鵠兮驂兩螭天之高兮不可以戾淵之深兮不可以窺魂欲去兮復留心有睠兮難離慨春秋兮代謝信湍駛而駒馳計陟降兮不遠將逸豫兮無期　右送神

嘉興府平湖縣新作城垣碑

平湖縣故為當湖鎮海鹽所治地也宣德四年始析壤而邑之民以蠶稼魚鹽為業野鮮寇竊宵無吠尨飲哺嘔歌嘻嘻如也承平既久海防稍弛乃嘉靖壬子夷寇蟻聚大掠于黃巖毒流海壖癸丑夏四月遂掠平湖之南境患至

勔勸莫可抵拒五月又掠于東湖去縣治半里所剽貲貨蕲耄倪焚蕩廬舍烟熖燭天時則郡守劉慤調兵轉餉極力扞禦推官殷廷蘭適署邑事挽舟飛控鼓勇當先寇乃稍稍引却四封騷然生聚失業遺黎凜凜乃始僉議城事而文學諸生張洽陳貫葦寔倡之殷君以其事聞諸郡守涕泣而言曰畺境之民吾赤子也父母之謂何而忍使橫噬於豺狼乎此不亟圖又何以面吾民矣乃請于撫按若藩臬諸司曰平湖東濱大海左為金山之背吭右為海鹽之肘腋盖賊所必犯之區也又址控嘉興實浙西之藩屏無城是無邑也無邑郡且危矣守百身不能贖惟當道哀憐之諸司謂守言誠信次第報可請命于朝守乃與殷君

揆度土方酌規景向蓋不踰旬而經畫條貫咸井井矣時
乃因其井聚及水陸會通之便為水門者五為旱門者五
為城樓為窩舖為外濠為内馬道為水閘週圍一千六十
九丈有奇高二丈廣如之表裏以石覆以磚凡用官銀三
萬二千八百有奇析五十丈為一號號凡二十各簡生員
一人為司正程能課功獎勤黜惰咸有經紀而生員張洽
則總領其事簡築戶善良者一人為號長專職提調強幹
者二人為典事協力營辦推官廷蘭則小大具綜縣丞鄧
景武奔走程督區畫既定人百其奮夜以繼晝刻日告成
而知縣劉存義適來毅然肩之圖所未備於凡樓櫓門閘
濠臺鎖鑰之類罔不畢具工肇於某月某日訖於某月某

日總若千日城既成賊未洞其堅瑕也聚驍銳數千奄薄
城下我乃閉門乘城扞以矢石賊環視仰睇嘖嘖咬指曰
城如是雖百萬其能克乎遂踉蹌而走平湖之民蓋自是
得喘息矣春秋城築必書重用民也然重門禦暴設險守
國先聖蓋亟言之其在今日夷患孔棘百姓皇皇莫必須
史之命是惡可已乎是役也不戒而亟成費小而功大談
者韙焉維時兼總群議亟求民莫則有若都御史王公忬
御史趙君炳然陳君觀衡協謀贊襄區畫經費則有若布
政使將君居敬參政潘君恩謝君少南副使陳君其僉事
姜君廷頤李君廷松荒度程督畫辞以事則有若知府劉
慤志切保障克協厥成則有若推官殷廷蘭知縣劉存義

鈞稽錢穀出納惟慎則有若知縣陳道基往來課督宵晝
矻矻則有若縣丞鄧景武倡議競工各保生聚則有若生
員張洽張嘉謨金章朱朝銓蔣承恩袁應璧朱朝銘胡銓
陸萬鍾賀重光朱以正曾田姚應峻王文炳姚竿其餘百
執事皆勸諸碑陰以紀成績余則因守令之請而為之碑
銘曰猕猕當湖濱于大瀆迄其邑之作鎮南服林林生齒
以蘇以耕野無草竊庬不夜驚蠢爾東夷如蟻如蜂揚舲
鼓榜内地是宮劉我士女剽我粮糧火我廬舍汙我冠裳
民曰無城曷居曷粒令曰無城曷郊曷邑守臣興悼蓋其
灑泣上議僉同爰究爰集乃測土方乃立表極百堵其興
不戒而力崇墉言言樓櫓翼翼既繩既齊既匡既飭狡夷

匪茹張其辛螫我衆憑城一夫其百夷用震駴奔走辟易
室家胥慶我哺我息昔也皇皇今也懌懌維彼愚人朝罔
虞夕維此哲人謀議孔碩猗嗟諸賢功在社稷何以報之
去思無射何以永之昭茲貞石

定海縣新建巾子山敵臺碑

浙之禦夷以吾郡為要衝郡以定邑為要衝論者蓋比之
西陵虎牢云先是守臣議曰夫定海者海壖與區蓋鯨鯢
之宅而烽燧之交也招寶寔奠其樞則江海之咽喉而郡
治之門戶也乢其山去縣城百武而近賊如登而據之即
帆檣尾啣而入弗能制也誠為戰守計者宜莫如城招寶
便於是遂城招寶號稱威遠扼海口以壓敵衝庶士庶民

驩欣鼓舞蓋不啻金湯固矣于時文武守吏亦以為不啻
金湯固矣已而魏君尚大來令斯邑旦度夜規兢兢求民
所便所不便而興罷之民則大懌已乃景望於山達觀於
海究四履之扼塞畫控禦之機宜則蹶然起曰夫防患貴
圖其竟却敵貴奪其心夫威遠者我之金湯而寇之所必
窺也萬一艨艟雲集砲礮霆飛則戍卒将無膽落乎守如
不固禍不在遠矣去其西二里所則巾子山在焉外俯鯨
波內矙睥睨危石嶙峋即蟻附莫能縁也若建敵臺于上
置戍其中與招寶相為脣齒賊有智也且氣奪不來倘不
虞於我而猶有逞心我乃以矢石相援接彼寧不懾而走
乎若然者則威遠之守益固而邑可無患矣乃白都督劉

公顯及籌於把總艾君升李君承立而胥然之遂請於當
道曰夫守土之官猶守圃也蓋非直樹藝灌溉之為務而
捍狗豕拒鷄鶩皆其急也尚大則守圃于玆矣田疇不治
令當治之黔白不安令當安之徵斂不均令當均之水旱
不時令當恤之惟時患圃者莫大於寇而寇莫夷之甚數
年以來蓋震驚内地者數矣往城招寶凡以為邑也竊計
巾子山之險要增築敵臺者二左捍右距聲勢聯絡則以
為威遠也却敵于不戰銷患于未形庶其在是乎倘以為
可而俞之尚大當身肩其事物力所需可無費于官無率
於民而辦惟當道財擇之而當道則次第報可取浮屠之
廢金鳩工蕆事經始於丙寅年某月日訖工於是年某月

日民胥樂其成而不知有役也而諸文學則屬余為之碑
余嘗慨今之士人恒工於謀家而拙於謀官其謀家也美
田宅謹蓋藏攻什器厚垣墉正疆畝嚴記籍苟可施於百
世凡所為孜孜也乃其謀于官也囫圇而已耳燬裂而已
耳朝且不夕及也而何暇於歲月乎又何暇於去位之後
乎此非一人之身而工拙爾殊也其操執之公私則然也
乃若魏君斯舉蓋可以徵志矣詞曰棟焚樸火乃焦其額
破舟購瓠曷救於溺維彼蒙士患至罔覿惟此哲人以猷
以繹衣袽戒濡弁蜂防螫始也則勞終也則懌維玆海壖
夷寇孔棘招寶既城巾峑復飭穹穹言言我武有赫鬱爾
狡夷爰褫其魄鯨海不波嬉我黔白秉我耒耜釋我戈戟
億萬斯年伊誰之績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峯沈公祠碑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毁已而夷患殄
滅海宇寧晏氓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譚海道公逾數
年乃令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縉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
祠沈公祠既成少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子大
尉参軍包子大中郡縣學諸生盧子叔麟李子賢沈子明
臣十數輩儼然造焉丐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
公治状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
于世故不讓而為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寧也有餘思焉
其去寧垂二十餘稔謳歌于五邑者猶一日玆詎可以倖

徼乎其祠于寧者三蓋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通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謗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之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来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奸闌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律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

之其畧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爲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涖事来閉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来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敵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艘與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遏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又不知何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諳戰鬭癸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卒往歳倭夷且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馮

股慄愷出死力調度幸爾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祿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於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譬之飛蜂有毒来則撲之入其窠而擾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横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寃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出海官兵于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来歷陽爲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民不擾

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長矣愷不敏不敢不冒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刃坐葉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意修内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今祠胡令公矣祠譚海道矣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曲突徙新之策公實有焉茂陵徐生

之實可後乎可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祠在譚公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武祠之實寔出劉將軍別駕方公集以視篆定邑與有力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共落成之系之詩曰實山徉魏殿大邦海隅之東瞰扶桑浩濤春天白日黃巨鰲負極虹為梁飛霓雲旗三公堂前譚後胡公中央公乘刺明二紀強德星壘纍沉耿光海氣昔起自微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蹔慘吹撓擒武人徼功狐矢張公乃奮章騰言昌上議不聽尸横殭東南血殃山河長矢子孺怒胡譚揚波甯海定烟銷猿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羅禍殃追公祠公獻烝嘗願公鴻名垂大荒皇明之祚永無疆千秋萬禩貢越裳公祠奕奕海泱泱三公騎龍共翱翔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

碑文目錄

碑文

益莊王神道碑銘

昔太史公表漢諸侯王謂言驕奢之禍歸之以仁義爲本大都殞身亡國率由淫縱不法有如河間東平被褒表之光而流丹青之舉未始不飭厲兢兢也余於益莊王蓋深有感焉王諱厚燁號勿齋　太祖高皇帝七世孫　憲宗純皇帝其祖也父益端王母妃彭氏端王始藩于益蓋甫離紫禁狎熟崇貴事輒厚自貶損鞠躬厲行刻意問學賢德稱於天下而莊王實肖之生而靈異穎敏端恪雅有至性不妄言笑正德己巳受封益王世子日居東府考覽六經蒐綜百氏神解妙悟不煩師程事端王暨母妃小心翼翼先意承志比其薨也哀毀骨立苫塊飲水恒[illegible][illegible]衰及葬徒跣擗踊拊棺而號觀者感泣士人爲賦廬孝永思詩刻梓以傳云朔望展謁歲時蒸嘗必潔齋致虔每誦蓼莪之詩輒怵怛不懌以金華園寢實維埋玉之所乃建樓宮中時舒望焉則歔吁流涕左右莫能仰視嘉靖辛丑襲封王爵愈自抑畏百爾政務恪遵先王之舊每遇皇帝萬壽及歲節慶賀寅恭齋慄儼若天顏之咫尺也北虜不庭宵旰靡寧輸金錢以助邊恨不得身先矛戟待同母弟崇仁王庶母弟金谿王玉山王友愛篤至猶子猶孫字之若己出每上謁即課其書程而飭厲之王性朴素於外物絕無

所嗜顧獨嗜學雞鳴盥漱即灑掃庭內陳經史於几危坐諷誦恒至夜分雖盛寒暑不輟每五日一詣書堂命儒臣講說理道及治亂興衰之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以勿名齋日嚴飭治緝熙于光明雖詩書所稱蔑以尚矣撰著詩文淵深雋永不異學士家語擇端雅之師羣國子弟而教之稽察勤惰宦寺女御亦誨之讀書習字屬對詠詩蓋以折其驕逸之氣而牖之義方焉古今書籍有關治理及切于民生者躬校亥豕序其要旨鋟梓以傳尤究心真氏大學衍義嘗曰帝王之道盡在於是遵而行之庶幾寡過矣乎平居不喜華靡市服浣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饌不兼珍劇戲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鐘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奈何以此自附乎居常施恩有序月加直米以養其廉長史有所建白必虛心聽之待外戚恩而有節然未嘗以國事借聽異端佛老拒之尤嚴懽詞不忤讒說不入剛毅明決國紀嶄然內外臣僚小失則宥之大過必麗之于法凡笞罰自五以上必啓請焉豐歲廣糴歉則推其餘以償畢實封內橋梁有敝壞者輒捐貲葺之東西二門民苦于渴鑿大井以濟焉歲甲寅疫作徧施藥餌全活無算民忘其癘也軍校與民爭訟曲在軍校則罪軍校曲在民也付之有司不加楚撻貿易物貨一惟其平四境之內若不知有王府也春秋祈報出宿齋居嚴於對越粥粥焉如在其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

佐於殿中即命徙於外臺時徽兩礽沾蓋至即斥去之已而命儒官講周易尚書錫賚有差談者以為盛美庠生有貧不自給輒為賑恤不必其釜之魚也每賓興應試行者有送中式有宴其他優禮纓紱非可殫述郡邑細大之事一切避謝不與故學士大夫觀風諏俗者必曰賢王賢王云王生於弘治戊午十月十一日至嘉靖丙辰凡五十九年偶感風露之疾猶黽勉視朝已乃大漸以五月二十二日薨於正寢先是郡後有鎮山曰鳳皇岡者崩折一角轟然有聲十夕赤氣亘天光彩烜赫此殆其徵乎訃聞天王震悼輟朝命禮官考德稽履賜諡曰莊遣新寧伯譚功承祀以太牢行人馬文健敦壙事欽天博士李傳卜日景方

以薨之明年丁巳歲三月十七日塟于金華山水濺之陽啓元妃王氏之窆而合窆焉禮也元妃者金谿王文安公之裔荊州府別駕綸之女世德冢賢通經書大義繼妃萬氏南城封兵馬副指揮萬梓堂之女貞靜幽閑警戒相成有關雎葛覃之風恫王升遐絕而復蘇襄事慎終井井不紊王無嗣以弟崇仁王襲爵繼美揚休光昭佑啓懼先德弗暢而典刑之日遐也爰命儒紳式揚鴻懿思所以遠播芳塵垂之不朽乃不遠數千里遣儒生趙玉以書來曰嗚呼先王公宜聞之矣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此宜有耇壽昌熾之休如古昔詩人所稱而今僅止此也天道其可知乎雖然炎昊無金石之固旦奭異喬松之齡存乎天壤而弗

斁者在德不在年矣先王嘗讀芝園集每擊節稱歎曰是當求之於秦漢今鮮其儷者也於呼道範雖徃德音猶存非公莫可以銘墓道者矣余昔提學江右蓋稔聞端王之賢既任保釐又知有莊王焉蓋得之門人張蓉輩者詳矣乃其言又知我者遂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皇皇列祖肇造丕基重光奕葉瓜瓞蕃滋穆穆端王如璋如珪啓藩南國為屏為毗敬爾王度夙夜無違匪亢其居德音是恢篤生莊王是則是儀淵騫為友姬孔為師朝經暮史左箴右規雍雍肅肅於廟於閨疏糲之食浣濯之衣絲竹不御文翰是怡秩祀孔嚴昭假祁祁天子萬壽奠墻在茲有虔拜舞是祝是祈玁狁罙入餉我金貲憂其國恤絕其燕私因

心則友永言孝思屹彼華峰孺慕興悲郡邑組綬庠校纓緌皇國楨幹振之翼之森森閭閻總總萌黎皇國基本沫之哺之或濟其渴或飫其饑以藥以粱拯彼顛危劫燧臣僚罔有從迷過曰予懲善曰予咨毋路于蟄為蜮為虺毋市于囂為獺為漁大者有辟輕則用笞維此令德寰宇攸推仁沾動植義洽埴篪繩其祖武燕翼是貽孰謂弗壽懿圖徽詞孰謂不嗣仲氏揚徽華山之陽濺水之湄於萬斯年鑒此穹碑

明故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狷齋魏公遺愛祠碑

新建魏氏系出宋屯田郎中伯莊公之後是為洪都世家公諱棨字喬儀別號狷齋生而朴茂劬學寡嗜欲舉弘治

乙丑進士歷官南京行人司副員外郎郎中出為福建右叅議轉左叅政右布政使中外敭歷凡二十餘年致其仕以歸初公之官司副也值逆瑾用事煽毒牙災如火方灼乃抗疏論時政得失瑾大怒欲逮致重僇或解之曰是無他乃其地散無以自見姑欲賣名耳瑾意解乃得免自是杜門讀書日與白下諸生誦說先王所成立不下數十人其在比部吏事精核衆所難決者必咨於公鐵柯劉公德興孫公書其考至數十言公以此得掌南銓公之入閩也會大盜起古田縱畧旁邑遠近繹騷所司上變告棘乃徵兵討之兵既集賊退保巖谷我師追擊失利當事者或謂杉洋為盜藪欲勤兵屠之使賊無所舍藏且易以有功公

獨持不可曰古人以殺一無罪為非仁今千家之市豈必人人保奸者哉且渠魁未得而徒取此屬以為功甚非所以示武而昭德也巡察公感其言乃屬公經畧之公馳至其地分兵屯要害以防奔突簡徒摭武徐遣邑中之耆徑入賊中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若能縛之來歸誅止良耳不然則諸道兵日集若屬且孥戮矣於是賊稍稍解散良窮而出降民用帖席巡察公奏公功加俸一級時寇亂南平當事者稍用重典繩下一時群吏爭尚嚴急而公獨持平雖以此無赫赫名而民實陰被其賜屬郡田賦欺詭無筭莫可誰何乃議為均田法下所司行之戶有著籍而賦有常經民至於今便焉先是公嘗行部歷延平郡中不

雨者踰月公齋沐稽顙禱壇下頃之澍雨如注上有餘雲一道逶迤里許公行雨中獨不濡見者異之又行部過一邑邑令送部使者出境公召簿尉前問令安在簿尉以實對公曰是邑小而無城盜所窟也萬一乘虛而集誰則任其咎者於是簿尉免冠謝輒檄民兵二百入衛是夕寇果至縣縣門反閉鬧分司有人聲疑簿尉所在趣往刼之公聞變盛服坐堂上令壯士伏廡下大開諸門以待賊賊逡巡不敢入於是振袂一揮兩廡之卒鼓譟而出賊倉皇反走自相蹂踐以死市民乘勢爭執梃刃向賊乃生致賊首一人衣帶閒得一小冊則群盜姓名也循名求之賊無遺黨亦無寃濫其識度沉邃率類此公居常恭謹言若不出

口至其力主杉洋之議則義形於色有毅然不可奪者卒使古田之民全活以數千計非所謂仁者之功哉乃公深厚不伐初不以語人人亦鮮知者久之同事者以失策謫公古田之民始知公之隱德也相與泣而言曰微公吾其葅醢久矣況能長子孫有田有宅耶我享其利而公則受其咎何居於是相率立生祠尸而祝之越二十餘年而公子及齋君奉使入閩閩人士及公之門者迎問起居聞公之殁也則又相與匍匐哭祠下乃更樹碑儒學以永去思某之待罪來歸也及齋君適涖郡數枉過山中為道公遺事且再拜請曰先子之績邈矣不肖懼民情之未暢也敢丐一言之辱於乎愈瘵投珠兕殉結草此特纖纖細者報

稱猶爾而况活數千人之命不啻什百此者乎然則血食於編萌而光施於孫子雖百世莫有替也已遂不辭而為之碑因以祀享之歌綴焉歌曰孰釋爾兮戈矛孰奠爾兮袵席彼洵美兮魏公弛厥威兮布德秉我耒耜兮事我蠶織乃室乃家兮以飲以食公歸兮不留怙我民兮罔極垣斯兮門斯儼靳祠兮奕奕薦椒糈兮瓊漿鏗鳴金兮戛石白馬兮朱裳前兩旌兮導戟公之來兮欣欣公去兮悱惻駿奔走兮斑黎永萬禩兮無斁

明故河南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後岡陳君墓碑

昔後岡陳君之沒也余嘗為之傳凡累千百言蓋傷其懷奇負特不少試見賫志以沒云于時猶幸二孤之遺也謂宜有長茂以紹延休緒未幾輒殞其一今言忠與其婦又相繼殀死也悲夫方言忠之屬纊也舅氏董約山適來自留都集余二三親故為之立後析産經紀後事遂以葬屬予曰後岡所存一家遺骼耳非公不得歸于土雖然不有墓門之石則兒竪將日游乎其中牛羊又從而牧之矣惟公哀憐之余蘁然流涕曰嗟嗟陳君而一至此乎昔之言天者曰虧盈益謙福善禍淫且謂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古今載牒其已事足徵焉故論篤君子往往指數以為修行之勸而今乃若此也天可知乎天可知乎初後岡之童也輙自見瑰特譽流縉紳間時少宰中峯董公亦自奇其女不易匹偏擇才秀異等者一見後岡大異之輙字焉弱

冠遂與計偕策進士高第入翰林讀中祕書乃盡覽墳索及諸子百家言又精古文詞視時輩若齷齪不足與伍者以此頗自引重譏薄高貴人性亢潔自喜嫉惡佞媚高貴人有欲欵引終不一折節至其門積久深心嫉之而儕輩亦多媢嫉遂出為湖廣按察僉事分司辰沅蓋困之也已乃移福建布政司叅議又移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亦稍稍陟矣諸媢者謂後岡獨能負氣骯髒持虛言弾刺必不肯抑心厲志精會計聽斷修舉吏事逮其敗即擯之而後岡顧獨能抑心厲志精會計聽斷益舉其職終無詞罷免凡素所交游咸竊喜相謂以為後岡不器如此也嘉靖庚子竟以劬瘁致疾嘔血而卒年僅三十有三耳余時在東藩與而誄之曰嗚呼陳君以若其才使天假之年得依日月之際必當表羔羊之節而耀金石之文楊雄王褒之徒可企而及也乃至終抱按劒之悲而憤恚以死悲夫子男二言忠言信後岡歿三年而言信故又八年董恭人亦故言忠娶寧國知縣崇應賓之女乙卯五月舉一女甫四月餘而崇氏故是年十一月九日則言忠屬纊之期也後岡名束字約之系出後龍陳氏高祖曰完鍾廣東鹽課提舉完鍾生璩璩生鑰鑰生福建叅議瀛卿以後岡贈官娶戚氏封恭人生子三長曰模次曰東後岡其季也模生性性生宗憲今為後岡後云恊議者約山董君與雨疇梁公莓厓周公東明范公崇子子振而雨疇與子振則懇予為之

碑卜以丙辰其月日瘞于姚王岙之陽銘曰孰才而不壽
孰賢而斬其後吁嗟天乎余將焉扣先民有言造物忌名
無亦惟是之咎乎

勑封署郎中少林葉公偕安人魏氏墓碑銘

葉氏故宋少保石林先生之後承務郎諱櫓者卜居於慈
代有聞人遂為著姓至諱瓊者仕至安慶太守瓊生蕃號
逸樂翁蕃生一樸號西林則少林公父也配姚氏生丈夫
子三長允昌同安令仲允隆宏路驛丞公其季也諱允揚
字振德天性穎達丰姿秀爽特異少受業於伯氏服習孝
弟忠信之訓篤志踐履造次不懈德用有成行於族黨里
閈恂恂如也以刑名起家筮仕蘇州衛經歷軍政積弛公
上議於當路曰夫介冑之官所以詰武而蓄威也養以廩
餼出入錫章服車騎甚都豈使宴佚嬉遨騁志狗馬之習
哉弗有改也一不幸有萑蒲之警將誰靖乎謂宜日聚廨
所修行政事誦說武經朔望則習馳射籍其優劣白上官
賞罰庶幾士氣可作而媮怠可移也于時都御史御史咸
可之輒下為令戎政更新上下流譽時遇詔推恩得追贈
西林公如其官姚氏為孺人魏安人亦封孺人蓋異數云
任凡五年薦獎交至陞灤州同知軍民遮道留之少宰渭
厓霍公聞之曰賢哉斯非隆赫之秩可以號令奔走也而
修政感人如是孰謂卑小吏不足建績哉比至灤益勵于
政均徭役時稅斂薄刑罰問民所疾苦布德行惠不期月
而治御史錢君以書褒之曰賢譽已徵前任能聲復著今
官非溢美也自是諸司馳檄授事殆無虛日會上命城沙
河調發徭作郡守欲以他邑之徭益于灤知州噤不出聲
公獨直前請對曰灤民憊甚矣自其徭尚不能辦而況代
之徭乎均赤子也而軒輊若是令之不平有司亦何能刼
使之也郡守詘焉遂得復從初徭凡為民紓困若此時上
司舉以督城工程力均勞嚴其出納民不告勞而訖事獨
先他工在州七年登薦剡者五膺獎勵者三十有二蓋守
令所罕遭也歲庚子公子應乾領鄉薦翻然曰生不能托
於青雲之上表樹卓偉之勳徼天之靈有子獲偕尺寸幸
矣萬一攀附華途輸忠於紫極死且不朽遂解組而歸灤

民奔走相送莫不蘇蘇涕下曰天何奪吾乳哺之速也比
應乾登進士授高安令迎公以養公諭之曰夫孝者策勲
顯名要在不辱其親非專以祿養也薄田稼藝以供朝夕
不啻足矣兒奈何以我為念乎卒不赴乃日與伯氏夷猶
泉石跬步與俱蓋平生事以父師老而不衰間或寢疾即
煮藥饋饍竟夕不解帶海寇至奉如郡城保護周至其沒
也悲慟若不能勝鄉黨稱弟焉惇睦宗族飭敘家規奕奕
嚴著有弗恪者訓迪匡毖必率而後已宗人服公之教而
文未嘗不欽公之和也乙卯之冬應乾由南京刑部轉南
京兵部車駕司署郎中奏績天曹勑以其職封公而魏安
人亦加贈焉公以古稀之年服新命之服童顏鶴髮逍遙

里閈人方慶其遭逢之不偶也而遽以一疾不起鄉之人
無少長戚疏莫不嘁吁流涕傷善人之奄逝也初公之少
也都憲魏公英見聊奇之曰是當大葉氏妻以猶子即安
人也既歸敬共朝夕力佐家政處內外姻黨罔弗中於儀
則每勸公延碩儒以教子中饋鮮腆務致隆禮蓋庶幾陶
母之風云安人之卒于濼也公念之不置年未五十誓不
再娶古有之廢廖興悲谷風嗆然此可以觀德矣子男七
長應宿早世應璧太學生先公卒次應翼次應乾丁未進
士南京兵部車駕司署郎中次應箕應斗俱庠生應參尚
幼女一適廣東布政司照磨同邑童梲亦先公卒孫男世
衡庠生世衢世泰世街世壯世恒世御世家曾孫男天球

公生於成化丁未正月十二日卒於嘉靖丙辰十月十六
日享年七十安人生於成化丁未二月初四日卒於嘉靖
甲午十月廿七日享年四十有七安人先以壬寅十二月
葬於相舉祖墓之左今卜丁巳十二月十七日奉公柩合
窆焉應乾謂余雅相知也乃匍匐持狀丐為之碑以詔於
來永銘曰世莫不競膴仕而獨顯名於早吏世莫不貪祿
位而獨蟬蛻於汙穢既淑其躬爰錫厥類斯非古之遺英
乎而何頹脫於流輩也嗚呼夫義婦順萃於一門以艾以
殖式穀後昆瞻斯丘者匪寵光之為美惟德之尊

明故雲南道監察御史東川包公墓碑

包氏其先汴人也至朝散大夫彰始徙鄞之江東於是鄞
乃有江東包氏云元時有諱容者仕至陝西廉訪使明興
有以明經舉胡伯宗榜進士授新城丞則諱莘者也莘生
文助文助生甸甸生銘號素庵贈監察御史配紀氏贈孺
人生子男五御史公其次也諱澤字民望別號東川孺而
穎特年十三補郡庠生器藝輒先諸生弘治癸卯舉於鄉
丙辰第進士首以才俊選授雲南道監察御史督視京師
通渠護垣有功承寶鏹之賜庚申奉璽書清戎陝西飭理
寧夏固原諸要害經界整整磨勘諸司文卷蒐剔蠹弊罔
伏豕纖比考績綸音嘉獎焉已而出按湖廣兢兢執法奏
罷藩臬不職者郡縣官凡自葵無狀輒望風解印綬詭籍
之吏空舍而遯非一一捕治之也諸王府侵田咸勸而歸

之民先是郢王國絕遺墾田一百六十頃興襄二府各欲
歸其國奏爭不已撫按官迄不能決公詳覈始末請以田
歸興府而襄府軍校得佃種如故其事乃定時有參將趙
昇者吾懽顯貴人嘗杖殺戍士奪民園金顯貴人無敢發
聞公至密以萬金為賂麾之而悉按以法儀賓蕭璉輳轢
諸司王實為之窟公曰數干格憲非制也盍以聞王瞿然
出璉就獄太和宮巨璫齊姓者怙寵徼福四張漁獵聞公
按部輒戢其下曰毋縱閭羅包老擒汝矣于是興學校正
風俗練甲兵修水利舉荒政課農功哀矜寡謹刑獄平反
大辟凡四十餘輩值歲大歉發餘粟葺貢院諸司以哺饑
民所活蓋以萬計其餘興利除害疏奏九十餘事皆斤斤

中於治理巴東雜出洞蠻以隸省會之過也恒頁固不靖
乃度地宜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夷不兵而服公初奉命
而出也道經維揚徐運同携千金為科場關節浙東張僉
事亦私以二千囑皆峻絶之及鎖院條禁精嚴校閱詳核
稱得人為盛云公天性仁孝事二親極力二親早世孺慕
者蓋終其身云諸弟妹方在襁褓篤於撫字俾有成立平
居敦尚行誼躬率禮節訓子弟有常業每邸舍遺書輙以
惇本飭躬為先與人交恂恂不二親黨急難則亟為拯救
甚於痌瘝之在身也時兄弟強幹率以智計逐什一之利
積貲高等矣比其析也人取千金不啻而公則一無所與
土田屋室悉取其薄者追念祿不逮親奉廩所積置山田

四十餘畝為歲時伏臘饗祀之需與諸從共之在官清白
自將門無私謁鄉有猾盜磨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
暮夜啖隣人袁孟一持玉碗二黃金數定丐公貸免公曰
此盜物也而復盜盜物可乎亟言于官而法之於是吾明
盜墓之患遂息矣卒之日家無私蓄惟有東川政績十二
卷公生正統巳巳十一月初八日以弘治乙丑七月十八
日卒於京邸得年僅五十有七弗隆厥樹談者惋焉配單
氏封孺人後公四年六十三而卒子男三長栻次杞次櫢
女子三長適錢位次適丘金次適陳徑皆名家子公孫大
爟舉嘉靖巳未進士適追先德碑於墓道而乞余為之文
其詞曰決隄之良也而或蹶之昆吾之利也而或缺之原
田膴膴疇則殖而疇則摧吁嗟東川天錫瓌奇亦既培厥
基亦既沛厥施中道而殞伊誰之為迺有孫子丹霄羽儀
匪似續之為美燕翼之貽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後江楊公墓碑銘

余嘗讀載記見夫忠而獲譴信而見疑流離擯斥甚或函
劍以死盖深心傷之夫祿爵者士人之始願也生者恒情
之大欲也舍所願欲而徼其所不欲不以華袞毀操不以
嚴誅改舌豈其性獨爾殊哉亦誠有所好也方後江楊公
之為給事也適大禮議起廷臣不當上旨元輔去禮卿去
諸曹言者去繼而諫臣杖百司杖文學侍從又杖杖且戍
且死而二三憸人方奮袂獵纓横肆醜詆以鑽上心此其

時猶烈焰之不可撩沸鼎之不可探也而給事則披肝吐赤
侃侃無所避忌不惜喪其元又何有於祿爵哉推此志也
即有呰窳之行君子猶將諒之而况讒口不根卒從放免
以死悲夫按狀公諱言字惟仁系出河南太一府君驃騎
將軍後有從宋帝而南者家於慈谿是為大方橋楊氏至
諱子春者永樂間贅鄞盤湖之祝氏遂籍于鄞子春生時
祚時祚生灝灝生明彝是曰拙庵公封奉政大夫四川僉
事則公父也公生而爽慧稍長客試之對即應聲就對輙
多奇讀書目數行下弱冠遊學官遂籍有偶舉開門授弟
子經盖屨滿其戶矣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于禮闈辛
巳賜進士授行人使于代而代王故好學以公名儒賓禮

甚隆也公乃為諸生說易諸生即翕然師事之其後以
易舉者若張君鶴段君璠馬君璽任君中傑凡數輩而司
馬蔣君應奎其選也復命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
以安代者莫如公宜公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
禮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公璁桂
公萼陰脅公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大要謂陛下考
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於太廟以干正統
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　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
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　太祖
太宗既正祀世室而復恭以　獻帝可乎至以　獻帝為
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　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

無　敬　毅也諸所云云皆為不經陛下前既罪醫士劉
惠之言而令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俞禮卿席書之議
而令乃咈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
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
即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
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為不軌內外汹汹矣元輔
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
稷之勳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即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令
以奸人之言既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
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為者臣謂若編修葉桂
章輩自憤非辜非刎即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既去之

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瑤之陰私曾無左證
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財察之若以無藉曖昧之詞成師保
大臣之獄能不為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鞫于午
門至折指憊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
蘇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司蓋稍稍起矣
而忌者傾之又謫夷陵知州稍遷荆州府同知四川僉事
湖廣叅議亦又稍稍起矣而忌者復傾之遂鐫籍以歸此
所謂忠而獲譴信而見疑者非耶公之謫也所至剔奸興
利澤化乎洽溧則祠夷陵則祠諸父近不同要之頌德無
已也當其入蜀也舍于驛中夢綠衣郎進曰忠良胡為乎
來哉詰旦咨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而自縊語其狀甚肖

昔公所論救語獨縷縷者蓋其感哉其歸也則溧陽馬氏
有厚怨而風南臺飛章擊之其所論則分守武昌事而公
則未嘗一涖武昌也天官考功郎傅君頤知公者也爭之
不得而謂公曰盍自白乎則笑而謝焉公性篤孝友仕不
忘親有甘旨不遠數千里致之餘祿雖微盡以歸父翁置
生產與伯季共沒齒無閒言視女兄弟之嫁者猶在室視
兄弟之子猶子有無相通戚休同之諸子有資行者延師
以教成而業於膠庠則資之不匱家居角巾布袍崇尚約
素曰吾以為子孫倡耳諸以豪侈相矜高者必痛誡之曰
吾死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公生弘治改元戊申十一月十
有三日卒于嘉靖壬戌二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五以

嘉靖甲子正月四日塟于南郊看經寺之陽初娶劉氏無
出贈宜人繼娶王氏封宜人子男二長持載娶州判毛某
之女次持獻娶少傅屠襄惠公子序班健之女皆國子生
女三長適中丞戴公鱀之子士文次適太子太保張公邦
奇之子子釋次適少司空全公元立之子少成亦皆國子
生孫女三一許聘謝一許聘包一尚幼公卒四年墓且宿
草矣持載數以隧道之文為請余疑其欲諛也而宿諸者
久之已乃斷于心曰文以徵信耳奚諛而可遂據其可信
者而著之篇銘曰虎豹九關噂弗惴乎而獨大聲以呼羊
腸九折噂弗慄乎而獨叱馭而驅彼含沙伺影者豈其無
所而獨公乎是虞嗟乎嗟乎弦直者曲乎玉潔者汙乎孑

哉後江奈何乎斯人之徒與

水隱君梧岡先生墓碑銘

夫弋羨規羸力徼素封之業遂矣多藏金玉漁獵百好非
不侈然雄也然而目未囬瞬敗喪奄忽見者有高臺曲池
之感焉有能躬東修之行綱紀人倫自甘約詘或謂左於
計矣卒乃綏百祿於當年流景光於奕世其視里中豪何
如也余茲於水隱君而心異之隱君者蓋英乂特達人也
少而誦說先王孜孜矣年十五遊於學官輒以文著聲屢
試當第而顧屢弗第也蓋如是者久之嘉靖甲午厥子之
文之東同上郡邑弟子員適明詔諸生久籍弗第者賜銓
外爵尊寵其身隱君慨然曰此不足為腐儒所乎輒拜爵

落諸生籍恬焉自是哦山咏水玩弄烟霞於股掌之間凡
世之羸詘升沉一不之何問也而里中耆老小生罔不稱
曰高士哉高士哉比厭代以逝里中又稱曰隱君棄我乎
而吾儕小人孰之何儀刑耶已而犇有日矣之文手疏平
生請文諸隧道之石隱君諱鸞字祥甫別號梧岡宋參軍
震二十代孫世居鄞之壓瓔灾于鬱攸始徙全郡城隱君
生而不凡厥考濟軒翁甚憐愛之操尚約素不以華靡狗
俗其交于人也莊敬篤實迄無一言為諛規過奬善罔所
面背恒飲人以和而義之所抵則屹不可遷以故里中人
無弗欽隱君者有不平則就而質之質而諭之旨即帖然
引伏罕有後言曰太丘豈欺我哉享先事親極其洗腆與

伯氏緒季氏鳳居也友愛篤至伯氏嚴而隱君亦嚴之如
父比濟軒翁卒伯季中分其家所予隱君者或不稱其等
輒夷然安之不一色于室極力奉母惟恐不得其懽故母
氏不樂就伯季而樂就隱君有以也居常勗其子于學由
而謂耕與讀有二乎耕弗勤菑畬惰農也學弗底厥成廢
儒也農惰尚或有秋儒而廢也將何所底哉乃諸子則咸
奮於學丙午之東廩于學官己酉之文領鄉薦隱君則又
勗之曰農樂有秋以濟生也士榮得第以行志也寧斤斤
競於青紫哉彼其潤為業而言舁與揚雲龍之光斯何人
耶之文凡三試南宮不利隱君命之曰休矣勉就常銓豈
無可以報國者哉乃出知威縣已又擢知澧州已又晉南

京刑部員外郎郎中皆以治行卓異故當是時隱君禄養方隆幾封爵者數矣而卒乃不逮使有司虛左席之敬而閭巷興無人之嗟殆天乎殆天乎隱君生成化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嘉靖丙寅正月元日春秋凡七十有九之文卜地于西鄉桃枝漕之陽以隆慶元年丁卯仲冬九日就窆焉配余氏七月而亡葬本鄉俞家橋址繼娶柳氏子男五長即之文娶陳氏次之東庠生娶龔氏繼傅氏次之性娶胡氏次之光娶張氏次之信娶戴氏女一淑貞適同邑陸泰始陸之妁昏也人以其窶也而沮之隱君曰吾惟賢之擇豈問其窶不窶哉卒妁焉後果舉癸丑進士今為翰林院修撰云孫男十二繼升庠生娶王氏繼美庠生聘林氏繼顯聘杜氏繼達聘業氏繼恩聘張氏繼魁聘陳氏繼華繼元繼榮繼英繼德繼傑未聘孫女七字者三而未字者四銘曰孰揭揭而章孰黯黯而沒孰徐也而靡屆孰驟也而弗蹶矧夫廈華屋者必虞其漏而田甫田者先防其莠乎取世之責薄而責躬之宜厚猗嗟隱君明山之秀何德不崇何慝不究亦有嘉穀以貽孫子何以徵之廼昌廼熾錫山之麓桃枝之陽過者必式時維哲人之藏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終

四川省圖書館藏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一

碑文目錄

碑文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
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為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竄遯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益善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為策計濠則大喜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焰灼于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將何籍以復閫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于居室震驚使者

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家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月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為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為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為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温神知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辨决疑義出人意表為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閒閱書肆天文書翊

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吾已腹儲之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為諸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為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為掾史紓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行

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臺所沮則又忿
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
公諒輩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為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
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為浙東元帥
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
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
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
解而公峻却之執前議請于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
臺則胥甘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駮公議以為傷朝廷好

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于紹興公發
忿嘔血欲自殺門人及家衆力辟辭之自是方氏遂横莫
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
娛於當途益茂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
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畧定其地已復以為
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
行省郎中時經畧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
方氏遂抑公功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
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勑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
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
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

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
踐之業也公咲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
而奈何效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
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
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悉掌之曰善
守境土毋為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上命來聘公遂由
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
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
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
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
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

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
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
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已而見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
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
逕拔江州遂平江州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
畧以雲物為驗及克敵一一如言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
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
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
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
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即移書金處屬邑諭

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師就禽公時詳所親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欵于公不納而白于上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仕誠據浙西衆謂蘇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

張仕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逐胡狄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上時至公所屛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黒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上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上命公諗滯獄凡平反若干人雨即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討得夢後三日當有報至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上宜及時為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上頷之昶以為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嚴等詗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灾翼嚴上書言事凡以中公而上洞其奸切責翼嚴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上不慊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觧洪武改元上登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温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來寛

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按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冊公至賜賚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死不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況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秪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
賜歸老于鄉八月上手書尅期問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
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
得其詳也初甌栝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
末頑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為亂久之不靖公言于上設
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
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甚刑部
尚書吳雲誘老吏訐公謂謀談洋為墓地而弗得也而建
議立司以播遷居民激之為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

璉置獄復不許于時非得上渥眷公且族矣比公入朝惟
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
庸公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
生何遂憂憤增疾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
再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
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
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
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
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
德藝相摩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
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為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illegible]
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膽至
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
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儕輩莫能測也累贊大功上嘗
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遜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
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懌蓋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
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上亦甚禮之常稱為老先生
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
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
寔茂焉又曰每於閒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

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
為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
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
後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畧以修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
師聲勢連絡惟聖明留意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
郡夫人繼陳氏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
西參政卒於官次仲璟公以中毒死上深閔其寃乃命長
孫廌世襲伯爵給之丹書鐵券後　文皇帝北征沙漠定
鼎燕都而廌子幼弱不能赴闕遂停祿爵至景泰間七世

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弘治間九世孫劉瑜稍進
處州衛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歟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
今皇帝復納郎中李瑜之奏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
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命
之有在斥偽主為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
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于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
設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
用夏滅夷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
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
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
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租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國家

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
則當篤延世之賞況翊運開基勳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
遂命瑜復封伯爵得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父
之不利九世方興興後三代當有賢子孫乃復其始至今
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之
勳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
彰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
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閈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
何以拯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樓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為時
鉅儒武緼韜鈐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衆匯元失其馭

四國卒瘏如鼎斯沸莫赤匪狐迺有　真主應天受符闓
闢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
窺群雄竊據次第芟除大命既集戎胡卒逋帝曰汝功汝
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帝寵其
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錫爵賞延不窮厥
亂中微謂天瞢瞢爰有封章頻籲九重哲后孜德宗工記
功迺集廷議嗣續公封百爾圭棠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
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鐘孰是不師孰是不共況也梓
里奕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賁玄宮庶
托貞珉光昭罔終

明雲南府學教授前文林郎四川瀘縣知縣麓泉周

君墓碑銘

周君諱奕字叔大號麓泉其先劉姓直隸寧國人六世祖
達一生政卿代外氏戍役因蒙今姓政卿生德值　高皇
帝平滇服從江南閭右實之而德會在徙中遂戍金齒家
焉實君曾大父也德生晟晟生玉是為楚峯先生祿光篤
行白首不識衙量惠宗恤婺趨人之急乃人人稱說長者
嘗夢白象入寢旦而君生質性端懿兒時即不好戲弄稍
長頴露翹揚亢志青雲之上受經於王天澤鄧國賓二先
生所盡傳其業氾覽載籍以春秋名其家文藝騰于士林
弱冠入郡膠每試輒雄曹耦督學使者唐西洲公大器之
擇諸生可者三十人從之遊章志辨業人知有周氏春秋

矣戊子魁省試例得計偕君以親老罷行俄而楚峯公卒
長踊為訣殯殮無憾若天翼之也戊戌上春官不第謁于
主爵願以一職自效得四川灌縣知縣餞欲行其所志時
浮川江以往有羽客饋之丹五粒云可金銅鐵君曰此謂
盜天之寶不祥即銅鐵可金而心弗金矣却而投之江比
至縣縣故當威茂二邊勞兵轉餉踵相屬也君念曰諸父
老子弟太困苦矣欲少緩須臾無死非大省嗇不可而行
之必自令躬始塊處一齋佐之二力布袍革履口不二味
戰戰寒素也客謂之曰夫令歎掌叢繪効矣間得退食與
妻孥相勞苦嗇肥飲醇自其所資養非倖饗也今若此得
無過苦乎則謝曰客幸憐我何弗念乎不穀撫有嚴邑茍

以一身計百姓之急即立稿不恨矣嘗奉檄他邑簡騶屏
御疋馬而行逵涂人竊指為尉史也側席輟飧孜孜求民
之瘼興士習汰夷風鋤豪猾子孤戰出大辟之寃即嫌謗
不避臺檄委報罰金若干者得上考君曰朘民以徼榮人
將吐其餘矣卒不盈罰金凡三年而政成當涂薦其賢邑
人歌其惠庶幾我成都桐鄉之治矣而灌去滇特遠毋夫
人耆老而弗得將也君私計曰祿不及養而何以仕為乃
上書闕下言治縣無狀乞一本省學職改雲南府學教授
倉皇戒途至不給徒御有一人以騾十頭輔行者詰之則
前所出大辟囚也即正色曰申寃吾職也而以貸乎若謂
改官而可官可改而守不可改其人歎息搶地曰獨奈何

活我而不得報之毫毛乎吾負君吾負君遂逡巡而退抵
家出其橐金僅僅七十石田陋室無所改于其舊居之裕
如也雲南視灌固近毋夫人猶遠之弗往君乃歲乞一差
而省覲焉差得乘傳給力率謝却之僅免徒行曰吾以私
故僕僕敢多煩郵驛乎時諸大吏蓋罔不以尤異禮焉滇
故有五華書院督學默泉吳公簡諸生異等課肄其中命
君典之而君嗣紹稷則其魁也吳嘗以廩屬稷而稷謂欽
乃父執謝弗廩已而有代視學政者諷君率賂於諸生君
懼而納牒諷者頗銜之適仰齋胡公至嘉君操執痛沙倖
進而卒廩稷又大簡秀雋肄之書院仍以屬君君因心設
教隨物曲成長者必先忠信而後文藝幼者必習小學而

戒躐等儀範端嚴程式具備道本諸身而風行於下諸生
之獲有造者或分猷郎署或表直瑣闈或軌則成均或抽
思文陛為時聞人莫不曰此周先生高第弟子也九載考
績大吏令捧表以行蓋優之也君曰凡所以乞便地為毋
氏也今益之筭矣遠者當歸歸者更出乎輙納祿而隱掩
扉却掃不跡公府壬子之歲紹稷亦歌鹿鳴君誨之曰我
祖我考穀貽我父子至厚矣夙夜兢兢惟恐負之汝其念
哉嘗言世人服食求長生燒丹求足用皆惑也寡慾即內
丹儉用即外丹不猶愈乎平生刻厲行誼務脫流俗一言
一動必華古人所居家園隣侵之界即恬以委之凡與人
不爭類如此其鄉大夫周君冕頌之曰在邑為古之遺愛

在學為古之名師在家為古之鄉先生登一之壘圭撮不
足以溢其容逸群之足尋常不足以局其步人謂白象之
符其信然哉其信然哉君生于弘治己酉卒于嘉靖丙辰
得年六十有八配陳氏永昌衛舍人淮之女勤儉貞惠篤
於孝慈君之尹濯也太夫人家居被病甚亟衣不解帶湯
藥必親嘗夕稽顙址辰求以身代尋而得瘥人謂純孝所
感云後公五月而亡子一即紹稷筮教榮邑轉令真陽雅
志稽古頗厭苦簿書乞教授吾郡益闡家傳蜚聲黌未艾
也娶王氏蜀府典膳文鏡之女女二長適張轅次適馬必
昌孫男三思兼娶潘氏光祿署丞賢之女思永聘胡氏學
生守正之女思齊尚幼孫女二長適莊嚴次許聘王廓曾

孫男一曆以某年月日卜葬烏麻蓮花山之原而紹稷丐
為之碑銘曰卯金著姓宛陵宅宗迨于後葉服周之戎爰
徙哀牢干城折衝乃有楚峯倒橐周[illegible]人百其口誦義無
窮白象徵祥篤生英懿既美圭璋亦表文藝學為經師政
流遺愛日月逝矣典刑如在可盍者棺不盍者德孰是不
思孰是不忒蓮花之原泉臺之藏於萬斯年以莫不臧

明故南京廣洋衛經歷三川包君墓志銘

夫附翼攀鱗多建旂常之伐宣奇吐異亦表區宇之名非
必蜚英甲第躍馬邊疆然後足以騰景譽而垂不朽也昔
鄭侯發身於沛掾平陽始跡於秦獄滕公厠名於司御張
蒼主書于柱下石奮受謁於中涓兒寬干祭於掌故張季
委貲於騎郎温舒起階於郡吏定國通籍於決曹魏相奮
庸於卒史彼豈非皆雄傑之士哉余於包參軍蓋多其志
云參軍名大中字庸之別號三川故田間子也始學為儒
與諸生攻鉛槧課甲乙矯矯兢奕矣既以其病也而罷之
病愈則學詩學書學畫詩宗謝榛書若畫師文衡山氏稱
入室焉君嘗有四方之志不帖帖丘壑中言遊吳門遂盡
友吳門士已乃走白下遂盡友白下士大都談道講藝物
色奇詭諸俠客博徒世所好者不屑也已復薄遊京師交
天下豪長者稍稍露其囊穎或多其才諸勸之土仕版以
千清時者乃入貲為部從事司尚書章印公退輒楗戶誦
古書詩時復撰著一二以視同好乃同好頗賛譽之謂包

氏子非娖娖者流也一日以所業贄見學士陸儼山公而
儼山公大器異之數為稱引好事者聞之曰陸先生豈虛
獎人者哉輒往往從君索詩畫書殆無虛晷時所事天官卿
則建寧李古沖也古沖故稱憐才凡通一藝以上無不賓
禮乃其於包君尤摯摯焉授館於公署之側數咨以丹青
篇翰於是包君藝益精名日益起比役滿當銓敘李公曰
吾不欲包生遠去我乃授長蘆都轉運司知事知事至長
蘆條鹺政十餘事商人稱便適通州陳梧岡為都轉運使
雅好藝文之士亟賞重君謂包知事文不但吏治才也時
民有張姓者紈袴子弟也妻美嗜博日與博徒狎博主強
欲有偷心焉殺張祕之寘諸橐中陽會諸博徒造其家博

誣訴博徒殺張反為由証甚力諸博徒無繇自明迄無左
驗諸有司莫能決御史行部廉包知事才乃命包知事往
按其獄受書以行知事則百計察偵之而事洩於隣姻情
既得輙發槀中屍佸遂伏辜由是包知事名振長蘆域中
矣已而轉丞建陽建陽令馮君大宜君君得行其志居無
何而令去丞代治縣事民益大宜之比上海顧令来不宜
于民益于時監司郡長率才丞凡下符縣辦幹率不於長
令而于丞丞辦幹當輙不關白長吏而上之監司郡長思
新縣生也御史吉君澄謂包丞有文檄包丞校刻五經諸
史等書會倭奴寇福寧州督師剿之則檄包丞為紀功官
多所策畫壽寧缺令則又檄包丞攝令事事益辦終日坐

嘯堂上賦詩染翰以自娛曾不為徼科期會所苦三年陞
南京廣洋衛經歷頃之會觀者入而君以建陽丞籍籍矣
余唁之曰韜光居下位何事亦相傾有以哉有以哉方丞
之在建陽也江西周紀以舉人教諭其邑雅好讀書與丞
善每會談說古今迄宵旦不休已而死妻子不能具棺殮
丞竭力經紀之歸其喪人益多包丞高義云及罷官歸與
諸鄉先生及騷墨之士日夕高會觴詠為懽結碧雲樓俯
大江望見大雷諸山隱隱出城堞上構寶硯齋疊石為小
山雜陳彝鼎圖書諸物綵几朱榻灑灑如洗與客婆娑其
中白醴青羞不夙而具蓋婦所相也月出江上鳥嚶花間
輒撫景賦詩或自度新曲吹簫鼓琴陶如也去居數百武

築圃樹梅作雪芳亭凡飯客之具率取給焉眺覽山川尋
幽選勝有約即行不以他故為解一日慕天台鴈蕩之奇
輒束裝戒奚奴負書劍以往盡窮巖窔勝絕處歸無何
又赴梧岡公子濟上觀孔林遊泰岱眺日觀天門久之乃
返凡所經歷川谷異卉珍禽靈巖瀑布秦碑漢碣無不一一
向人訴說猶然載記圖畫也君倜儻博雅好結交海內賢
豪聞人嗜古希奇玩好物遇輒傾貲購之於人無所詘下
即遇顯貴人言笑坐起任情合則出示肺肝不合則噤不
一語故人與者半而黜者亦半生平軌嗜書史手不停披
讌席中有摘發古事為談者輒縷縷占對不爽此雖其篤
好乎亦其天性敏異然也體質清纖面如脂澤好着妝潔

衆望之翩翩若仙雅不善飲顧嗜珍果美饌啖輒無節卒
病輭以死悲夫先世合肥人祖諱元吉者宋建炎間進士
官翰林待制扈高宗駕至臨安卒葬御樂園今稱為包家
山云元吉生彰淳熙十一年進士官朝散大夫彰生榮避
元兵徙鄞為令江東包氏始祖榮生容事元為廉訪使容
生辛元定海學諭入國朝從事陝西以詩魁陝西鄉試第
洪武四年進士丞湖廣新城縣以事謫凡四傳而生瀚瀚
生松娶楊允恭女生三子曰大有大正俱庠生蚤卒參軍
其季也生于正德甲戌十月十一日卒於隆慶戊辰正月
十九日得年五十有五娶毛氏繼楊氏冢宰碧川公仲子
玉山丞茂潜女相家甚治男子一名莊側室周出聘毛太

學其女女子二一毛出字尚書楊康簡公曾孫承敬一許
字懷安知縣戎来賓子其與荘同産卜某年月日葬君于
梅湖父塋之穆位所著有包參軍集行世君之卒也循子
堅冥經紀其家又以治命撰述生平乞句章山人沈明臣
為之狀而属余以墓道之碑碑所未及者沈生蓋詳言之
銘曰有子未室有女未字胡然而死藝死載駕學海方舟
胡然遠遊知君者謂君百憂不知君者謂君何求梅湖之
滸有梓有桑坎斯崇斯維君之藏以莫不臧

明故奉直大夫湖廣沔陽州知州芝山楊公墓碑銘

楊公名茂清字志潛别號芝山世為鄞人系出青山代有
聞人至栖芸先生者公曾祖也諱九疇贈吏部左侍郎隱

居教授不蹈非禮人以太丘叔度稱之博涉墳典刻厲於
詩寔啓楊氏文獻之傳栖芸生三子長諱自懲號梅讀亦
贈吏部左侍郎嘗為泉州司倉以資祿養非其好也亦善
詞賦與父競爽名聞海上而栖芸梅讀二集至今並傳於
世云梅讀生三子長守陳禮部尚書號鏡川次守阯南京
吏部尚書號碧川初兄弟自相師友繼取高第流聲藝林
嘗對掌兩京翰院時以為未之有也碧川公初娶金夫人
不子復娶於鍾年四十五而芝山公生方在襁褓端默雍
容家長老已逆意其非凡矣稍長步履應對儼若老成既
十年而碧川公綰符南翰携家以從公學書課誦漸露其
奇已而出就外傅發憤於學其所從執經師僉以偉特期

之已而為郡學生已又　川公廕為太學生嘗謁推擧
益著令聞顧屢試屢不第蓋奇於數也先喪金夫人繼喪
碧川公及鍾宜人泣血悲慟殆不勝喪衰車靡所憾乙亥
需次銓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鴻臚劉公乾以
公謙恭雅度無有文章大異流輩傾心詘下對人輒譽不
容口曰此唐裴李宋范韓之後也孰謂任子無奇士在散
職者凡九年茹疏服敝以寡約自持視貴遊公子崇奢侈
奉箋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濵大江使傳往
来如織民好嚚訟故號難治公乃因土俗相時宜廉民情
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内上信下服俗用
以熙有古循良之風焉于時涇縣有王瓚者適青陽富室

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搆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
鑑訊者以鑑富為嫌莫之白也御史以事下郡郡檄公往
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近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瓚
既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以之為証乎又云其妻
伏瓚背護瓚又何能毆及胷脇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
實遂背而繫之詰旦至屍所益審居民則瓚門有溝溝布
朽椽為橋陽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瓚乃語塞而鑑得免
石埭一楊翁者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姦
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為姦也而以盜撲殺之
時標往青陽為親故壽僕家謂標寔殺之也而翁則訴巳
當伏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而翁屢以訴公公密偵其事

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悍於平反公承檄則逆[illegible]
洲者十餘人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illegible]於後
三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於道且携一小兒[illegible]曰此
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池有一王武業皮
為生嘗與劉廷璋為伴侶之不良人也一日廷璋懷假銀
及首飾敗戶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見廷璋至而挾其
夕醉以烈酒殺而取其貨與其妻舁而沉之江其情頗眛
公廉得之妻當從坐公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
在襁褓耳銅陵胡生弘緒者聽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
挈其妻子而逃弘緒訴媒氏之匿之也蹤跡所在相與執
縛之其奴先是病多[illegible]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于官而

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為証御史按部疑之亦以下
公公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實以送縣非私家也況奴先
有病乎遂原胡生會科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得
不坐而中應天鄉試其辨冤釋滯多類此也由是入鄉黎
亦漸從化導賢能懋著檄委無虛日在[illegible]不暇於席時
巡撫陳公鳳梧書其考曰讀書守分足儆家學節用愛人
不愧此心巡按葉君鏜曰行已克敦治道治民無愧循良
交薦於朝歷任六載旌舉凡十數甲午陞山東沂州知州
諸部使者聞之歎曰豈有美如貴池而與之僻惡地者哉
去之日蕭蕭圖書敗槀數事士大夫灑泣祖帳庶民聯袂
扶杖擁道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乙未至沂沂故齊之
瘠壤也濵海沮洳十歲九歉逋負公賦動以萬計鑿山煑
海萑蒲之盜武相望也前政因循敗者踵接公撫字多方
徵歛有法積負漸輸民亦以寧居凡一年而以才更沔陽
道出貴池父老商旅逆之江滸摩肩踵從翼舟與而趨曰
何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蘇蘇泣下者時郡丞李喬
木在縣曰是不有新令乎而鼓舞於舊令若是孰將邀之
孰將遏之乃知昔人去後之思墮碑之淚非虛語也丙申
至沔即其所以治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
楚矣比三載考績恩贈鍾氏為宜人當是時賢聲益懋顯
擢且至公乃歎曰夫仕凡以為親也生則致其養没則榮
其號非以章綬私其身也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且

白首而殉祿貪人之所以自阱也知止而免辱悊士之所以
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歸也緝祖
父之墓敦宗誼飭家教課子姓乃於戶外事一無所問與
鄉老南江戴公輩為耆英之會嘯詠風月白首厖眉步履
矯捷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郡邑長吏無不折節賓禮
春秋鄉飲率尊之為賓蓋藉以厲俗也嘉靖丙寅忽嬰末
疾以十一月初十日卒距其生成化庚子五月七日享年八
十有七于時郡人奔走相弔曰鄉喪耆者士失典刑于今
而後寧復有斯人哉公生平篤于人倫其孝行章卓如前
所云仲氏泗洲公茂深明洲公茂潛友愛篤至翕若塤篪
娶陸氏宣義郎某之女坤道允釐內修大備以公貴[illegible]宜

人先卒公襄事惟腆悼之不置子男三長美木以國子生
釋褐福建布政司檢校遷無錫縣簿已又遷黃岡縣丞已
又遷靖江王府典寶木之涖官也奉清白之訓以周旋得
免罪戾而展訊起居還致珍腆即數千里外殆無虛月比
公之不康也木心動若悸投牒于諸司以乞終養得允束
歸而公已伏枕矣木卒妻兒俯伏牀下執手慰勞悲喜交
集凡侍湯藥者越旬備受治命而公乃捐館人以為慈孝
所感云娶范氏廣州太守禄之女繼聞氏俱有婦行仲美
秉年二十二卒娶毛氏封兵馬鐸之女季美耕夭孫男三
俱木子長承燁試宰其出邑庠生為美秉後娶錢氏邑庠
生公達女次承煥聞出聘余孫女次承煒亦貳室某出聘

范氏庠生某女孫女二一適陸良木一適上舍生黃操存
曾孫女一尚幼以隆慶元年十一月廿一日啓陸宜人壙
合塟焉美木嘗遊余門乃以狀来請文諸墓道之石憶公
八十時嘗為文壽公而敘其行其畧曰公平生尊慕有德
淵畧凡短長其于口罕所嘗譏尤不喜詐諼恒以誠長者
處人人亦以其故不忍欺紿無戚疏丈稚每言論未嘗不
推公長者蓋自其素所秉執然也日所接賓客顧見之即
疾趨而前循循長揖至地即卑幼咸待以鈞禮子孫群從
在側亦冠服對之以為常家素清約其宦鴻臚祿入蓋甚
尠也乃以月奉易錢粟計口晝日而食之不妄貸假至鎮
州縣稍裕矣斤斤節嗇無異匱詘與所謂善處豐約之際

者非耶雅無耳目之營顧獨嗜書日置古圖史于左右孜
孜誦說無間寒燠凡聖哲格言會于其意輒揭諸垣楹以
自廸它若藝苑談叢奏記詞賦及方技家言非購易可得
者輒手自抄錄盈于篋笥蓋至於今不輟仁孝天至色養
無方其與二仲析也讓美堂構與之而自處湫隘或規其
非計者曰不若是莫可寢而寐矣少司寇麟洲公於諸從
為長深心欽之以為論篤君子也昔仲尼有云君子欲訥
于言而敏于行以今芝山公之誠心質行化洽子孫即古
所稱萬石君何以異焉語云好禮不變好學不倦其公之
謂與談者以為實錄銘曰錫山之麓鏡川之陽坤靈萃止
秉時發祥爰有栖芸萬夫之良懿其文德貴此一方誕啓

孫曾羽儀廟廊於維碧川為龍為光乃有良嗣玉質金相
分符郡邑載詠甘棠鄉之典刑國之鸞皇湛其逝矣寧不
瀟傷何木不萎何草不黃芝之山兮蒼光溪洋洋七尺若道
哲人斯藏有其訊之德音不忘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二

墓志銘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二

墓志銘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孚齋伍公墓志銘

御史伍君令行部至寧謁名宦去思二祠見孚齋公儼然俎豆則齋咨而涕曰嗟乎郡之民不忘乎伯父如此哉已又睹覽郡志見孚齋公表列循吏治行暐暐則又齋咨而涕曰嗟乎郡學士大夫不忘伯父如此哉乃謀諸昆弟曰斯治所也而不忘先公若是吾儕子孫可不亟圖所關哉乃手狀行實乞銘諸掩幽之石按狀公諱符字朝信別號孚齋始祖醇福州長史自閩之寧化徙于安福遂占籍焉五世祖洪以春秋登皇明首科進士知上元縣死繼母難李忠文公為作死孝傳高祖綸生子昺舉于鄉知樂清縣贈河南道監察御史昺子麟封刑部員外郎麟子希淵號拙菴則公父也會試舉春秋第一累官右布政使祀于廣之仰高名宦祠母劉氏累贈夫人公生之前夕刑部公夢有達官至其家心異之稍長教之春秋以世家學輒名馳藝林年十九母夫人卒于廣州匍匐歸其喪擇勝安厝焉成化癸卯鄉試亦舉春秋第一丁未賜費文憲公榜進士選入翰林讀祕閣書學士汪公傅公每月試亟稱為奇才云會有忌者竟授刑部主事而大司寇屠公寔器之命典司章奏法比精詳諸司式焉轉員外郎會嘉興寧波並闕

守司冦公欲為嘉興得之乃冢宰屠公曰我方秉銓而不
能得一賢守乎竟以補寧波到郡即以古循吏自效兢兢
禮法自公庭以至屬邑莫不整整時有監生袁孟恪塉於
顯貴以貲豪里閭殺人無忌又有楊大王者怙勢横暴吞
噬細弱官司莫敢何問公皆捕而法之豪右歛跡闔郡快
焉篤意黌校課諸生講習資以膏薪每督學官至程品優
劣無一爽於公素凡所奬拔如聞公淵輩俱為時名卿他
如均徭役治水利減筵宴戒戲劇禱雨而甘澍應禳灾而
疫痢息察富民之詐領賑銀訊黠盗之夜竊耕犢蓋矯矯
章卓矣會當考察科道疏舉天下知府一十七人而公則
首之非倖譽也嘗歲侵民不聊生令民得下海網捕為活

海道以令不自已也而怒之嗾巡按劾逮郡士民七十餘
人蓮名赴闕疏太守為民得罪之寃　孝皇覽而釋之反
坐言者乙丑九載考績擢浙江左叅政風動列郡小大吏
禀受令約惟謹已巳轉雲南右布政使到任甫三月而逆
瑾以宿憾傾之縶繫圜棘瑾敗乃免歸侍拙庵公養志引
恬懽如也辛未起湖廣右布政使會拙庵公遘疾逡巡不
赴力於醫禱求以身代既終擗踊盡哀勺飲不入口者累
日喪事一遵家禮慎擇宅兆徵諸夢寐果得吉焉其治埋
也靡事不躬自夏徂冬朝出暮歸出不待炊袖粆餌以行
凡神道祠宇碑亭壠木俱巋然為一邑巨觀已乃傾橐走
使者乞文諸鉅公以章先德為幽光録以傳饘粥三年哀

毀瘠立即尊長強之酒肉不御也服闋未起銓部輒補四
川右布政使表尤異也蜀值兵戈之後百計撫綏會松潘
寇警督餉著勞捷聞賜白金綵幣以旌乙亥陞福建左布
政使丙子入覲銓部考天下方面官獨與張公時峻最焉
戊寅陞南京光祿寺卿濵行豪軍假以缺糧倡亂時代事
者半月矣會鎮守市舶两内臣與休罷副使髙文達皆不
禮於公黨而肆螫適錢寧竊柄逮捕詔獄既而得白閩人
謂有天云先是内閣礪庵毛公私於冢宰陸公謂光祿之
擢不滿人望奏改山東巡撫未及赴而有亂軍之事也乃
補直隷巡撫甫持節適　武皇南巡細鉅畢辦大見嘉悅
舉御觴觴之武將劉暉宦官張忠並以寵倖前驅竊弄威

福正色與抗卒莫之逞畿輔要衝王師絡繹民心廩廩危
矣多方鎮定而六郡三關晏然安堵駕旋僅拜銀牌之賜
不阿左右故也連疏乞休俱温旨慰留今上御極懇乞骸
骨凡五疏始得允其明農也足跡不履城郭守令而下雖
門生故吏不輕接也每御宴席口不及時事但與子姓群
從講析經義不倦賦性嚴重寡言咲不輕假人色辭然處
心平厚隂席其利者實多若釐正家廟之祀興復親迎之
禮戒浮崇儉鄉國之典刑森焉歷仕三十五年祿入悉以
養志舊産一無所拓甲申七月乃罹熱瘍猶留戒家人曰
毋感敝俗從事巫覡此無益死生重傷吾志耳十有八日
乃卒一室蕭然周身之外無長物焉詎生天順壬午二月

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公同母弟二二諱籌早世撫其
遺孤厚貲婚嫁一諱簡御史君父也早失恃為之娶異
母弟三一諱邃受學於公以春秋魁京闈官上杭令一視
如同胞方析産時拙庵公欲稍為軒輊公爲請曰大人毋
昔兒所不足者非貲耳夫同源異潤同根異榮物理之反
也遜美而尸惡昔賢之所以篤倫也大人誠憐兒兒獨不
念一體乎卒六而均之子男四長全元配歐陽淑人出由
戊辰進士累官廣西按察使次仝貳室余氏出邑庠生蔭
入國學次含次翕繼配蕭淑人出含由國子生授湖廣隨
州判官歷廣東儋州同知荊府審理正翕以仝卒未仕補
廕授湖廣衡州府通判女五皆蕭出俱適仕族孫男八長

宇中嘉靖辛卯鄉試累官廣西柳州府同知次宦殀賓某
某某曾孫男三長承恩國子生次某某玄孫男三俱幼卒
之歲葬本縣梅溪之主簿山賜諭祭營葬京官三品未及
一考而以賢勞蔭子尤為異數云御史君狀公懿善種種
不能悉志姑志其大者銘曰觀水以浸觀樹以蔭孰潦也
而可以為澤孰蒿也而可以棟極猗嗟悲人邦之司直洵
美且文以緯以綸若江河之行地若豫章之干雲雖冎鉉
之未極而峴碑之恒存有如不信徵我遺民

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南京工部尚書印巖王公墓志
銘

公諱鈁字子宣別號印巖以舍傍山名也相傳晉太保王
祥覽之後世家會稽唐僖昭間諱敬玘者仕為銀青光
祿大夫太傅始徙奉化之連山鄉遂占籍焉其後族姓繁
衍而好禮篤義甲於一邑乃邑人之稱之也必曰連山王
云公高祖府君文琳以貲雄閭里而性好施當宣德間歲
儉輒盡出庾中穀以賑餓者璽書旌為宣義郎曾祖慎庵
府君皎祖徵仕郎玉樓府君灝皆有宣義風里中貧者待
以舉炊喪則藉之殯及公貴人謂天之陰隲之也父復齋
府君訓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錢氏贈淑
人乃府君出後叔父仁卿府君溥故公祖玉樓府君不得
贈而贈仁卿府君如復齋贈所後祖母胡氏如錢云初公
伯父心齋府君誥舉弘治癸丑進士尹弋陽以賢能徵道

卒公生七歲就塾家人或謂之曰而復能如伯父舉進士
乎即竦然應曰而謂讀書舉進士已耶聞者異之其在塾
也端重若成人不與群兒戲狎年十四入邑庠劬書疾學
每試輒先曹耦嘉靖壬午發解浙闈癸未第進士甲申授
南京水部主事丁復齋府君憂己丑服闋補北水部榷稅
荊州而其地則豪商大賈所湊集也魁駔猾儈因緣為奸
至者率不免於緇公獨携一力嚙檗茹荼一介靡所染有
羨利則稍弛其征以便商及代而去蕭然敝篋也癸巳改
刑部貴州司甲午轉江西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審五聽
戒五疵孜孜求民之衷會有勢璫祈脫人獄甚力公峻卻
之乃絕不與中貴人通凡經論決咸稱平焉乙未出知邠

武府每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獨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人敢左右睨者百姓望之以為神明也有事則各輸其情蓋簡朴幾措矣有訴娶婦而失其寶粧一匣者公詳其詞曰此非外盜必與若同居而異心者耳首則可以贖罪不深治也明晨一人持所盜物陳于庭稽顙乞罪果其同母異父弟也其不怒而威多若此時有楊行人者以使事道于郡横有需索吏民苦之公取真西山心政經遺之楊慚而亟去巡按白御史行部望公以非禮而公餽以禮自將不為折詘乃御史深心銜之下單立索庫藏刑名諸案牘欲有所摘發而終不得其隙余時以分守與御史偕從容言曰此廉吏也不習為恭固其性然庸有他乎御史意

悟詗其治狀特懋稱曰君是其兢兢也而不為才良哉已乃上書薦之曰清苦成性剖斷如流平易近民而遠近懷謹嚴率屬而奸弊革雖古良吏何以過之斯出於恚者之口非醴言也已亥考滿當陟矣有嗛公者曰清操士宜主財賦竟轉為福建都轉運使而公之為轉運也如分司荆州時鈎稽宿蠹條畫甚精于時福州缺守巡按檄公署篆郡在省郭垢弊莫殫公夙著簡靡不嚴而治民有異母兄弟爭產訟者父之不息公諭之曰若等非皆若父所生耶若父之心寧忍使有一不足哉爭而勝之則一不足若父懟乎若子也而以貲傷父心寧復為若輩血食耶訟者感泣讓其所爭而退肖公像而祀之福民有日照覆盆狄月

寒潭之謠焉癸卯丁錢淑人憂丙午服闋補長蘆丁未擢雲南布政司左叅政分守諸道民故習夷男女多野合公嚴為禁諭稍稍有變者庚戌轉按察使辛亥轉右布政使癸丑轉廣東左布政使在二省兩提秋試綜理嚴密稱得人焉丙辰入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所轄故多洞賊竊出剽掠而當事者益從而驟之乃愈益不靖調兵轉餉無寧朝夕公至則一解諸煩令惟責郡縣恤煢獨撫流移不煩兵而底定丁巳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事四覆之地凡皆盜窟也若肇慶府扶黎蔡海大羅山諸處尤為雄鷙時時破壞城邑公乃發偏師授方畧禽其魁馬天恩李

汝端并從賊七千八百人破巢二百有奇奪還被虜男婦五十八人特詔優獎蔭一子戊午倭寇自閩轉入揭陽其勢張甚公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上聞有白金文綺之錫已而復犯潮陽復調兵禽斬百七十人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上聞如初錫是年冬長樂興寧龍川程鄉諸處及羅絛洞賊復相煽動公會兵禽斬賊首尤德虎楊球鄧子修黃老虎及賊徒三百六十人奪還男婦五十人上聞亦如初錫公念廣中寇盜頻繁當有以遏其衝乃相度要害添設廣寧縣治斷賊出入而不逞之徒稍衰止兵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凡金錢得恣出入無與覈者公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

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漸羸矣雄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遂皆罷輸北邊云已未考績進階通議大夫贈封祖考妣如制復錄蔭一子未幾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浩然有歸志具疏乞休時同志鄭莊簡公曉惜公之去索其疏而寢之已而涖臺則風紀肅然權貴斂手正身率物諸御史莫不嚴之庚申入賀萬壽節改南京工部尚書尤極意節縮內臣有以殿門泥金濫科者公係其費省金直以萬計他裁約類此是時公望茂著不日將內召而公乃引年乞骸骨辛酉正月得歸杜門謝客絕不迹城市嬉遨林壑間見者不謂為鉅卿貴人也丙寅二月五日卒前一夕大星隕其舍光焰燭天卒之夕印巖崩者數

仞人謂公所感召有足異云先是呼諸子若孫前而諦視之又取諸孫課業閱焉若以示永訣者然終不一及家事距生弘治壬子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子希文輸國赴闕以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恭簡公天性淳朴不事表暴不喜華腴薄名利羞浮競食服恒若寒素終其身不畜妾媵職司利柄至官藩臬高貴矣猶貸假於人其涖官行事若一循途轍無赫赫可喜而吏戢民安即彊幹者不及也身不勝衣言若不給於口而事關大節則介然獨立不為前卻諸所建立一不以語人亦未嘗私有紀述也往權相執柄以官為市競進者爭趨之自餘猶謂必通賄乃得自安一時士類赴之若橫流之注壑也公獨不為通

而亦終不能有所加於公其歸也人益以完名遠害為公幸云配鄞張氏初封安人再封宜人恭人後封淑人子男三長希文縣學生娶國子生胡湍女次希顏附學生早卒次希旦國子生娶縣丞寧海洪華女孫男四憲明官生憲綱國子生憲臣憲祖皆庠生俱希文出曾男孫一問道女一恭俱幼憲明出希文卜以丁卯八月二十日葬於靈隱山之陽請余知公之稔也乃手奉編修戴君狀而丐余為之銘銘曰舉世尚佞而我獨訥匪無舌也舉世競騖而我獨舒匪行之蹶也持繩墨以岀躬行揭揭也矢明謨於康濟政烈烈也不集菀而集枯心所悅也謝寵祿以歸耕耘斯脫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哲也吁嗟乎靈隱之宮永無斁

也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慕菴屠公暨配淑人王氏陳氏合葬墓志銘

屠氏先家大梁有宋中葉避狄難始從無錫至諱季者益徙而南占籍于鄞世光大之稱右族矣乃太宰襄惠公滽積功勞都顯爵荐被龍光贈其祖子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厥配陳贈一品夫人考瑜封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厥配徐贈如陳當是時諸子姓科第蟬聯紱冕盈朝蓋赫赫盛矣其諱渭稱介菴公者則襄惠公之介弟也以孫大山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厥配楊則文懿公之從女弟也贈淑人

生慕庵公諱僩字繼明贈如其父元配王贈如楊寔生侍郎公女一適奉川王氏子棋繼配陳封太淑人慕庵公之生也穎慧絕倫襄惠公與其仲奇愛之年十六入郡庠輒以藝文魁於流輩無何廩矣凡七試于鄉而弗錄襄惠公頗以有司之失鏡也而心詫之公讀書不加苦然每一流覽即牢于胷臆常口授侍郎公經史即數千百言罔所滯漏其精如此喜為詩善草書成即棄去不自珍畜以為斯餘緒也介庵公早世公實綜家政不私豨積即異突矣乃諸季有之輒割貲佐之不規其責乃諸季或戾忿弗共則不謂其弗共也而友之益篤恒自引曠闕焉公偉貌長髯寡言咲儀觀甚都人咸以公輔期之而竟弗第也貢且至矣

而遽爾不祿其命乎其命乎公生成化辛卯七月十七日卒正德乙亥三月八日年僅四十有五王淑人先喪逾年而公喪合葬桃花渡之北原陳太淑人卒隆慶二年三月九日卜以次年　月　日将啓封而祔焉王淑人者編修相進士杰之諸姑也溫恭婉嫕閑於婦則惇睦之行相其良人為多而陳之于歸也甫朞月而稱未亡人茹荼嗡檗以植遺孤保抱諸孫子而長養之即勞垢弗辭也性篤信因果每中夜稽顙北辰雖盛寒暑無間尤好施捨乃金錢無論見貧嫗無衣者輒捐其笥中與之自取周身而已人謂侍郎公之顯也一生之而一成之殆天所以大屠氏乎侍郎公初娶陸氏贈淑人生女二繼章氏封淑人生子本畯官生女二貳室陳氏生女一諸女俱歸貴姓兵馬指揮使毛思聰郡庠生包仲岳國子生聞思治范大沖郡庠生金鳳翔其壻也本畯娶于黃生子惟霖女三侍郎公曰傷我父也績學褆躬而弗與明揚其才其德無所表見乃竟天閼亡也於乎痛乎父之沒也孤方穉齡仲父提舉公實營埜事命孤曰小子識之余不巧志汝父之墓非不力也将其汝待庶幾哉圖厥顯融以光先人休其可不肖孤佩是言也幸仕有官矣而奔走簡書徵志未伸念至欲死今天恩申錫棠亦侈矣而不肖孤老伏草野無復他望憶向者仲父之言盖五十餘年于茲矣倘徼于所知得成前志吾父死且不朽不肖孤亦死且不朽惟吾子志而銘之則

銘曰苟生有言強自取柱柔自取束矧伊德馨弗亢其族於惟屠氏溫恭世淑或殖之家或楨之國奕葉滋大令聞孔郁惟慕庵公昭茲戩穀天曷故乎不永其祿乃有元嗣以似以續宣力四方為金為玉天章載頒皇眷斯篤桃花之原亦既得卜於萬斯年過者必肅

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百山車公墓志銘

余昔者盖侍百山公於楚也習見公器宇莊凝志意夷曠浮遊埃壒之表不棘棘津途儌取尺寸之獲也乃其為政務持大體裒於典憲弗纖纖細苛每言事率稱引天下長者恒退而心語曰高人哉高人哉既以不咸於世納祿歸

粈如釋重錮盖洒然樂也久之余為娟者所擯過公里第
則迎謂曰公歸乎公歸乎它無足問歸即可矣此其言豈
縻於寵禄者耶公之歸也勑斷家事無户外之蹤無尺書
之訊收精内視施施乎清都少室之遊也余嘗曰不丹而
仙不石而固其在斯人乎而天不憖遺溘焉以逝斯又何
耶先其期自刻卞日一無所爽猶之乎仙也乃遺令屬其
孫曰銘我者必以張公夫公既厭棄人間世矣而又何有
於銘且知公者不為不多矣而又何有於不佞斯其旨可
異矣按狀公姓車氏名純字秉文越之上虞人世居百樓
山之麓故號百山其先丁五季之亂自太原石州徙台之
黄巖至泰一府君謨自黄巖徙上虞於是上虞乃有車氏

十一傳而生勿是為公曾祖為政和丞攝縣事時盜礦者
推其魁以五百金饋丞祈緩誥捕丞峻却之偵其徒方張
遂投劾以歸未幾果不靖蹂躪境土陷城屠吏而公已翛
然林下矣勿生贈雲南叅政克高克高生贈工部郎中加
贈雲南叅政廷器則公父也配贈太淑人某氏生公穎敏
卓犖儀度不凡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戰藝屢詘乃下帷發
憤博綜經史冥心玄悟遂以易學為時宗執經問業者遠
近踵至率精藝文舉秀儁彬彬有稱矣正德乙亥憲學徐
公蕃手公文異而廩之丙子領鄉薦丁丑舉南宫第十三
人觀政兵部得賜覲省至家適丁外艱廬于墓側就而請
業者數十人誦說先王諄諄以忠孝大節相朂厲諸生咸

[illegible]服闋起銓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潞河圮洩病漕
[illegible]椽往治之費省而事集司空尚書章公上其功旌勞焉
進都水司員外郎丁内艱起補營繕隨奉貴陽採廟材之
役事竣稱旨被白金文綺之賜當是時有千户黄榮者挾
權璫索賂弗與聲言欲譖計中傷之未發而榮則暴死人
以為天庇善人也居無何大禮議起永嘉張公過公邸舍
要之為助公持不可竟以廷諍杖闕下濵于死弗悔也留
滯郎署者久之乃擢山西布政使司叅議分守大同大同
故扼胡而險時戍卒稱亂虜薄近郊洶洶危矣公轉餉調
兵多方經畧文武大吏倚之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談
兵者以為著蔡云時歲侵民饑公發邊儲賑之而處補其

闕蘇活無算撫按以最績上晉雲南按察司副使備兵曲
靖剔宿蠹討軍實戎政肅然土官霑益州守龍氏與烏撒
衛陳楫揮治兵交攻公為平之各帖服而寢交南弗靖上
遣重臣毛公伯温往問其罪增設叅政一員理餉事推擇
得公軍興賴以不乏交平乃罷時大理張知府者黷貨虐
民巡撫汪公文盛檄公按治得實暮懷一明珠直可不貲
者以餽而求緩其獄公斥遣之竟正其罪時上新定郊祀
凡外臣三品皆得誥封三代公寔與焉盖殊恩也晉福建
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凡三載操執潔清民有車布不車金
之謡閩故多山田賦鮮寡不充於用公私病之乃檄諸郡
縣凡寺觀廢産質佔于豪右者覈實召賣責其直以佐公

[illegible]之[illegible]併併不憚嘖有煩言然亦莫能螫也晉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便道過家上龍故事
士友凡先顯者歸自官所率携土宜相問勞公乃出裝中
書若干種致諸學官聽友人取而誦之友人曰多乎哉執
贈遺有踰此者乎比開府于楚申勑令列科條厲官箴剔
吏獘輕徭賦省刑罰汰煩費理滯獄承前政操切之後一
以惇大行之往撫院舍中供咸有司及驛官辦具恒過侈
腆公一切損減服素茹淡蕭然布衣也與諸司處率朴外
坦中不作城府曰凡吾所與共事者也若咒以絕物人將
狙詭相鈞何益哉時辰沅苗亂上命治齋范公相機勦撫
公與之協謀底定爰被寵錫既以方域多虞時政有未可

者遂有明農之志上書闕下曰臣駑鈍無狀待罪茲土罔
所短長慙負高厚莫可涓雪又不幸被狗馬之疾眠食視
聽改其常度恐益增曠闕犯詩人鵜梁之譏死且不瞑願
賜骸骨歸正首丘避賢者路凡三疏不允巡按伊君敏生
代奏上若曰都御史果病矣其歸近醫藥痊日有司以聞
朕將徵焉時候代未行會楚世子弒其父端王變起倉卒
闔城欲鼠公鎮以靜定衆乃不騷已而朝命親信重臣與
法司大吏往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逆者正之明誅而定
其府事皆公所處分也已而有誣公懼禍圖免者公弗與
辯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瀕行士民遮道挽留車不得前
所𢹂惟圖書數篋衆嘖嘖歎曰是都御史裝耶公居官十

一任凡涉四十年清操如一日不一語及生産事歸田二
十餘稔閉門却掃焚香燕坐或把書搨上卧而誦之已乃
齁齁睡矣客至岸幘迎咲劇談天下事即方輿險夷邊關
阨塞人情世故臧否得失亹亹不竭也或談人過惡則頫
首不答有告以不平從容辟曉之多所舒解公庭中未嘗
濫投一刺雖里中亦不輕出居常以孝弟訓子孫恒舉政和
公却金免禍事為言曰我今有今得無忝爾祖之貽乎隆
慶戊辰六月六日步履戶庭忽仆於地掖之就寢無苦越
月謂侍者曰吾啖粥尚可八十盂計至九月廿七日粥當
止矣吾其歸乎至其夕子時果卒則廿八日夜初分也距
生成化十六年七月廿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平生奏疏若

詩文有百山集解組稿若干卷藏於家元配傅封淑人先
公十五年卒側室楊先公五年卒子一文翰邑庠生傅出
娶張氏繼陳氏亦先公五年卒女五順天府推官汪世安
南京都察院照磨葛梟行人司行人朱朋求太學生劉木
邑庠生洪格其壻也孫男三任遠娶陳氏任重娶劉氏任
道聘汪氏孫女一許聘謝嗣祿曾孫男四仍憲仍叅仍宣
仍宰俱幼葬以隆慶己巳其月某日兆在其鄉公之孫任
遠等奉公遺令詩叅政紫墩陳公狀而請余為之銘余故
志其大者而銘曰越維會稽鬱穹窿只毓秀孕靈篤生公
只亦既敏而毅亦既懿而恭只羽儀天朝宣力四封只式
遏亂畧撫孤煢只后皇寵嘉臣何庸只魚則有淵鳥有叢

只[illegible]賢乎來從赤松只駕彼白鵠驂兩龍只遐眺六合騰[illegible]只何以休舍有閟其宫只何以永旃考德豐只孰是式就是弗宗只

明故中憲大夫尋甸府知府静山戴公墓志銘

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台之黃巖至諱陽者始徙鄞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由通判歷宙永華昌三府知府父樻述城縣學教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公諱鰲字時鎮别號静山生有奇質七歲誦書即了大義甫弱冠登乙卯鄉薦己未進士除太和縣尹以經術飾吏事所治獄詞精核如老吏豪氓盧振閭風遁去幕史吳源綢賂毒民操法逐之

禽斬草竊增城固防大儲穀粟以備凶饑民用康乂撫按交疏其賢調揚州興化縣時適大侵至有相殺食者乃請粟二萬餘石凡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路莩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為哺養民病者與藥田者與種逋者緩征其有豪暴里中如朱德丁田者捕而誅之政舉籍籍一如太和陞廣東韶州府同知撫定蠻寇用之討賊輒爾奏功四封宴然時所屬巡檢洪穆與其妻病死于旅則為殮之而佐其子以歸櫬蓋仁心自然也陞南京刑部員外郎中決遣如流庭無滯獄時有鎮江程玠程環者以鬬毆搆訟而與鄉之鉅宦有怨欲寘之死公曰殺人媚人而可為乎竟當之遣戍會其人秉銓以公守尋甸蓋擯之也時

迤[illegible]恩獲封父母妻氏已而抵官郡故夷也官司學校不立吉凶無禮俎豆不修犬猺狼蠻者皆是也公乃歎曰嗟乎斯獨民也夷我吏邪之華也而欲民之無夷舛矣乃城土城開府治立學校建師儒有城有隍有壇有倉有亭祠舍館有陰陽醫學飲社讀法彬彬比於上國矣如是者六載以奏績行素以不能善事上官被論鐫秩父之郡士民且長子孫矣而誦說功德者不衰後守林斌乃以群衆之情貽文鄉郡以表遺愛云公之歸也謹祠事睦宗族凡關人倫風教者靡不用其情而雅好山水喜賓客乃築芳洲別業已又築會川亭館日燕息詠歌其中賓至則擷蔬摘果釃酒烹雌酣賞為歡不待外求也古今圖史徧陳齋閣

時取而諷之有所會意輒起而劄記至盈箱牘矣此其度豈娓娓緇垢者哉公素康豫即耄老不知有恙若嘉靖己未十一月乙亥偶以末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八元配倪氏誥贈宜人繼袁氏封宜人生子无妄湖廣五開衛經歷女二長適太學生王伯葵次適郡庠生董沂側室三生仲子无咎梧州府照磨叔子无悔典膳季子无尤衛椽孫男十一星易景量皆庠生晏晁晨昆炅日昱孫女二適庠生陳大經李德大曾孫男九君德君憲君寵君聘君錫君澤君清君涇曾孫女二公家世簪纓而同母弟鯨暨贊皆舉甲科鯨布政司參議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驚工部主事裴英天路赫奕有聞海内談以為盛公篤於

彝倫事父母色養無方沒而殯葬皆身肩之友愛諸弟微時破貲為助其析也先世遺產悉讓不受人推高義焉公嘗即會川預營兆域極為宏邃諸子以某年某月某日奉而安厝凡若干年而請余文銘諸幽銘曰人有言離婁不能自見其睫烏獲不能自舉其身百爾所圖不如逢辰言樹之桂式以為薪藝蕨穲畝稂莠蓁蓁嗟靜山公奈何乎蒼父

明故龍江驛丞杜長公暨配令人合葬墓志銘

在昔騶虞化行兕罝俗美嘤懿宣介競相慕悅以為躬之不逮也故緇衣著好杕杜興懷斯其懽之亦至而赴之亦勤矣世之衰也機械繁興質行鮮寡干戈起於比隣毒螫藏於燕昵父怨睹所謂朴茂豈弟之風乎嗚呼若杜長公不猶行古之道哉公蓋竹月隱公之長子云孝友天至逮事王父母極誠共奉而竭力窀穸之事兢兢焉即隱公亦不知其費所由辦也有弟三人曰昇曰晟曰昺悉推世業與之而獨肩養生送死瑣鉅諸務昇遊學四方客死於揚躬往歸其喪曰於我乎瘞昺未有室曰於我乎室女兄嬪而貧其子惰弗振也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他如阜筐篚以資從女者三如其女捐貲以葬人之不能喪者如其喪諸種種義行都若此平生翼翼自將不妄言笑不輕與人羣御家莊而有禮諸弟蓋甚嚴之女婦爾爾治饎饎饋餉事閫譁於室閫羣聚而嬉謂施於有政者非耶子於

踰禮愛節即疏遠亦撻責之行於道則卑幼肅恭俟其過過卑幼門門者疾趨降階肅揖而送之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兄弟言依於友間有反脣誶語或戾而鬩墻者日有孚格曰杜長公得無非乎初為奉化少曹同曹掾有患疫痢者衆徙以避長公曰夫固舍中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妥而弗蠲也而衆頗疑之長公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走衢路路遺一青布囊槖之中如有金也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於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即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長公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繆矣辭而去之後奉化曹尹蘭谿唐尹同會於棘闈蓋談及杜掾事而各舉所聞知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楓山章先生理學名臣也見長公輒禮之謂他客曰此其人素行合於聖賢非可以掾吏少之已而授廣西龍江驛丞上司廉其幹會有以毒藤自殺者而誣怨家殺之郡守謂怨家實殺之也而當之死具獄上憲司則移長公覆訊訊乃出之守恧其反也而詈之長公曰嗟天乎辨冤而死可矣詈何憾耶後征蠻事起臺憲檄之督兵以此嬰疾卒於邸舍時獨季子封君在焉方彌留語曰平生辛苦自樹幸無大悖闕死矣

紀吾志者汝也若操之終身吾且瞑而逝乎時封君年十九奉柩及母氏以歸踰二年卜地於鳳皇九曲山之陽葬焉配包令人敬慎恭肅修行婦道事舅姑以孝訓子以嚴撫諸孫雖甚愛有過輙痛笞不貸也鄉俗婦人凡年五六十率為會禮佛會推一人修齋令人雅好儒乃獨不為會或強之答曰吾聞以仁孝祈福不聞其以佛也夫長子孫也而廸之異教孰與訓飭以詩書乎寡居凡二十年非婚喪不出中門黨中稱女範矣長公生景泰庚午十二月十六日卒正德丁卯八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八令人生後長公二年卒嘉靖己丑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嘉靖戊申十一月合葬長公墓長公世有名德祖諱環妣

顧氏胡氏父諱鎬即世所稱竹月處士者也妣毛氏長公諱常字守經生四子長曾三未娶卒次鳳娶詹氏次鴻庠生娶陸氏次鷄即封君也娶閩氏孫男七曰愚曰愈曰恕曰魯曰辟曰思曰慮思即封君子也舉丙辰進士今為工部都水司郎中孫女二長適雷峯汪氏次適方氏曾孫男十二曰受易曰受詩曰受禮曰受言曰受誥曰受采曰受和曰受泰曰受壯曰受龍曰受麟曾孫女一曰婉紹許聘水氏都水君曰大父植德秉義日夜所謂孳孳乎其志也與古仲弓彥方之徒何異哉而闇闇堙沒至今無稱於縉紳思誠痛之願先生追而賜之銘銘曰劒不惟其巨惟其鋼馬不惟其肥惟其良爵不惟其尊惟其德之長其長維何有子有孫奕奕其光松耶檜耶鬱鬱蒼蒼是維杜長公之藏

明故四川布政司經歷北湖陶君墓志銘

嘉郡有陶生者兄弟四人稚而喪其嚴祠部郎陸君則其懿親也乃以其狀乞銘余蓋未知陶君而信於陸君陸君之狀曰婦翁諱託字大節別號北湖晉陶桓公裔也宋有十六將仕者始自汴徙嘉遂世籍于嘉公高祖鉦曾祖澤俱發廩助賑錫爵有差祖楷以子儼貴贈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父心齋翁諱儒貢士其履行在甬川張尚書志中母金孺人嘉靖乙酉公以例入太學庚子銓授貴州布政司都事甲辰改大寧都司丁未陞四川布政司經歷公在

貴州普安安判官妻女爭襲舉兵相屠奏勘久之不決也公承委處分即帖而罷兵時苗賦多逋監督率賂之茸也而弛其征公獨弗賂輸乃四集會狗兒二苗競而交鬬飛石誤及君目傷焉苗戰怖欲死以千金為解公咲而麾之司有黠吏者詭人也惡威清兩指揮乃僞為管屯指揮狀申掌印指揮尅減軍糧御史諗為匿名求之不得以屬公即得遂置黠吏于法在大寧時闕王廟僧為盜所殺久不得盜偶保定軍餘犯他事至大寧公心疑之忽引問曰去年殺闕王廟僧者非汝耶其人第扣頭不已輙論死後署定興有中路責債而競後負債者死坐責債者殺之奏下御史委公質成則死者登高伐樹墜而自殞非責債者殺之

也又有傷而野死而無主名者公審其父得死者所向乃所私婦家也蓋是夕又往私之而其婦已他有私者他私者即怒而毆之死負其屍棄之野攝而訊之其人即首服凡此皆稱神明云在四川郫縣一省餘傾險無狀每縣官至即嘗之嘗之而入輒把持短長嘿不得出語郫人虎視之公至立撫其奸利而法之其操屬類如此公篤厚淵弘不報所忤口不齒人非人有德則每念不置嘗創四恩祠以祀所嘗恤己者有從母適朱氏晚乃無家公舍于外舍而養之太學同舍王生貸金未償病且絕囑其母必無負陶生其母欲賣妾以償公聞而亟止焉面出券而裂之又有郭生者從妹夫也同謁選京師而郭兼有僕役郭病死

奴欲斯給為奸公立折之為之棺歛又代完其僱事郭見夢如平生以謝焉天性孝友事父母承順曲至愛其弟聯湖蓋無日不相懽也始與諸父業已分異而季父猶同居者若干年比子衆欲出推數百金為之築室七世祖長原潛德未章重為樹表族父萊庵剛直不阿追勒埋銘公先世以貲力蓋郡中至心齋公嗜學稍落矣公力為振起且耕且讀凡田畝瘠饒傭佃勤惰于里内外無不知之開拓先業本於勤儉非如里豪兼併然也平生不接非類之人不畜無益之物惟多藏圖史守先世遺物兢兢不忘仕宦十餘年恒齋私財自給常祿之外即一錢尺帛不通也年幾及艾未有嗣息心恒惕之已而連舉四子人謂行誼之

報云元配張氏生一女即光祖妻繼翁氏生二女長適吳尚書孫承烈次許聘皇甫僉事子梧又繼王氏無出少室米氏生九禮聘蕭進士女錢氏生九樂聘王進士女九文聘戚進士女張氏生九章庚申秋公忽中痰疾半體為廢即處分家事勑其妻孥曰歛我必以布無以綺麗及金銀物為殉自今惟待盡而已此豈為生死亂者耶卒以嘉靖辛酉八月十二日距生弘治辛酉六月二十一日得年僅六十一公於光祖甚恩罔以為報敢圖其不朽者余受而讀之曰斯非古所稱脩行君子者乎乃陸君之意念深矣銘曰谿膝之良以服[illegible]湛盧之利乃以割雞鄉黨歸仁而不躋於耄期吁其悲

明故宣義郎東江戴君合葬墓志銘

夫山林之士與紳冕異操也故曰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必若振翼青雲之上都顯爵翔要津乃能侈芳紓曜則遯跡田牧者卒將何以表見哉戴宣義者奉直公仲子也奉直公業儒而生五男子又皆業儒一日宣義君跽而請曰食指衆矣産故鮮寡乃又皆業儒也將奚給乎兒恐大人之窘于資而諸兄弟不得終業儒也兒請以一身肩家事俾諸兄弟得終業儒可乎奉直公曰諾輒授之政而宣義君輒能政會家值鬱攸奉直公市宅數楹於郡城迎養亞中公偕其恭人宣義君輒代之養爲𡨥奉直公訓導莆田三弟皆從之莆田而伯氏又舉進士今與化君則獨[illegible]

卄釴縮夙夜所為孜孜舊業失者贖而歸之新者則拓之凡為諸兄弟計慮甚悉也已而奉直公謂諸子皆以儒顯而君獨劬家務不得顯稍欲豐其貲君辭曰幸大人世德兄弟皆得通仕籍蜚聲四國以光門閥即鶉衣藿食猶且甘之況撫有家室而又欲私之乎卒不豐其貲識者義之其事奉直公無巨細不命不敢行旦夕候寢闥問安否稍不豫即焚香籲天祈以身代必即安而後食平生輕財尚義周人之急里人王讓者負重貲日夕償以所居屋則卻之曰汝以吾故露處耶竟不券其屋後數年而讓死復殯焉貧佃有死不棺者輒棺之而貸其所負歲大疫一友人亡其家者過半門無行跡君獨藥而食之或戒以弗靖則

引度衮事為對友賴以生時諸兄弟有官貴盛矣兢兢戒約行必負繩以趨不一毫規取非分此其視今之貴游子弟何如哉初亞中奉直世以質行長者稱人謂君不愧先德云配徐孺人慈谿望族處士全之女與君合德徐先塋故濱江君為改厝以防潰齧養外氏終其身給其子不貲死孺人雍睦孝敬吉凶細大動準於禮舅姑娣姒蓋莫不宜之初宣義君年四十而未子請為擇貳不許則潛効舊家子而納之卒舉三子天性儉潔夫君沒益屏斥華好不御即甚怡悅未嘗一訾笑織紝之工老而不替比姑氏杜宜人不祿哭之慟不勝喪而卒初君之沒也士光未弱冠而兄尚在襁褓引光而訣之曰親老矣為子而不終其養

死且不瞑爾曹勉之毋貽前人羞而孺人則課督惟謹稍弗虔即勑之曰若不念而父言乎余他日罔以面於地下矣諸子用是惕厲卒亢其殖云君名璽字時躍別號東江應詔輸粟授宣義郎父櫝連城教諭封南京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母杜氏封宜人封給事中直齋公女兄鰲己未進士尋甸知府弟鯨癸未進士福建參議鰶丁丑進士巡撫四川都御史鰲乙未進士都水司主事元配即徐氏貳室陳氏子男三長士光郡庠生娶黃氏次士宏例授定海衛指揮僉事娶張氏繼管氏次士允邑庠生娶鄭氏孫男五曰昱曰杲邑庠生曰昇曰最曰昂尚幼孫女一曰永順曾孫男二曰君治曰君法其世系之詳則具見奉直公

與諸伯仲志傳中君生成化乙未卒嘉靖己丑凡得年五十有五孺人生成化庚子卒嘉靖癸卯凡得年六十有四士光等奉而厝於奉直公之側乃請余追志之而為之銘曰曷之芳乎不以其荃曷之弋乎不以其弦華也匪爵壽也匪年吁嗟乎鴻光之賢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二終

墓志銘目錄

墓志銘

明故進階嘉議大夫資治尹前貴州布政使司右叅政棟塘陳公墓志銘

棟塘公之與余遊也蓋齒長一紀以上不余藐也而驩之既歸耕海上去之六百餘里乃尺書之訊不絕靡柬弗吐誠其心有所慕恱也公居常曾徵霜露之疾恒語其子曰兒知余平生石交乎亦知海内有學士先生乎司馬欸司馬欸我死志我銘我必以公非是弗之瞑矣比纊之属也循諄諄語如昔云乃其子敬則既而匍匐至余草廬長跽泣曰先子有命土未敢掩也敢以謁諸侍者余欷歔出涕曰於乎余忍聞此言哉既受狀讀之曰於乎余幸而後死也余忍負此言哉按狀安吉之陳莫詳所自始始自八一府君凡六傳至五府君瓊未有著者瓊生七府君滿字守謙則公父也隱德弗耀里中稱為質行長者以公貴贈承德郎刑部雲南司主事妣都氏贈安人公生甫十月而承德公即世太安人自矢曰所不立孤嗣其宗祊罔以從夫君於地下茹荼銜恤備諸百罹易埋粥以俎豆課誦肄以斷機即嚴父不啻也年及有司以狀聞朝廷下詔旌表如甲令事具大宗伯二泉邵公大司馬浚川王公誌表及全懿堂集中公諱良謨字忠夫讀書棟塘園中因署為號學者尊稱之曰棟塘先生云公稟質奇穎不凡兒時即嶄嶄

雄其頭角十歲善屬對偶能詩歌嘗作鷄雛失母行長老
覽而異之十三補邑庠弟子員試輒冠其曹自是研精易
學文日名於郡中而檢身飭行斤斤若處子非其人不交
非其地不履出入里市目無流視里兒不敢狎也嘗護月
公府諸生率蹲踞而戲公獨屹然長跽甚肅也邑令龍君
陰伺得之詰朝語於衆曰之子穉也而不墮行于冥冥他
日必為國器矣間從儕輩飲酣暢即譁譟四起公獨正襟
危坐終席不愆于儀衆因呼為板陳云正德庚午舉于鄉
辛未下第歸諸士爭執經受業公講藝廸德多所振厲彬
彬有稱矣丁丑舉進士尋告歸省戊寅而太安人永訣矣
天相其衷者當是時孺慕毀瘠幾不能興服既闋猶廬墓

側将終身焉親知力勸之出癸未始出比至國門或秘之
曰例行矣稍需之科道可得也公弗為應竟授工部都水
司主事治泉徂徠祖徠諸水會於南旺漕艘纚焉而權貴
人及閹宦往来如織啓閉自由水不得瀦舟日以膠公至
峻為之防非令至不得啓非舟盡不閉即尊官巨璫弗有
假也由是謗議沸騰時有謝給事者上章劾之會衆論右
公而謝蒙誚讓詘焉泰安泗水等州縣額僉罡城諸所壩
夫凡八百餘名以供濬築其實無所事事而客役者不便
率倩近壩遊手代之費浮縣金者數倍公乃建議罷役名
徵金二兩以備河工公私利焉並泉各植柳以固隄歲粥
枯楂凡若干金泉夫有逃役者計日輸罰亦若干金前政

恒秘之公盡從罷免暇則延進諸生析經課文植其不立
諸生用興于學相繼登進若太宰吳公嶽憲副吳君孟祺
則其高第弟子也丙戌滿考調刑部雲南司乞南改禮部
祠祭司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刑部江西司郎中操執甚
毅讞鞫明信所書獄詞衆莫與易也戚畹有王勇者恃寵
横甚嘗道捽潘御史會以訟入部輒戟手語侵尚書尚書
第唯唯遣出而心甚銜之乃以屬公公即按法捕繫論如
律一城駭然轉禮部儀制司辛卯為應天同考試官凡得
名士三十七人壬辰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提督太和山
兼分守荆南威惠並行條章具飭吏民莫有梗者　文廟
時詔以近山膏壤召佃以供道流而輕其公稅道流以是

日富而詭寄者逾衆州民大困有司稍欲通融則提督者
輒尼不行公慨然曰佃戶州民均吾赤子也一肥一瘠如
平政何乃議人復一丁而賦其餘田如州民之半兩俱安
之故事佃人於朔望例有供饋又以柴薪納價者八百名
以官地徵子粒若干石復於官帑支香錢金百四十以充
供具若常俸然者公悉捐之每行縣輒飭厨傳毋得兼味
而廨舍封閉甚嚴即累月不通一菜一魚也同事中貴人
憚其風釆乃以珍物介數百金為壽蓋餌之也公怒鞭其
使者且欲疏諸朝中貴人窘凡三及門頓首請謝乃已甲
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決遣滯獄多所平反豪宗黠吏莫
不嚴之丁酉陞貴州布政司右參政行至辰沅忽念曰凡

所為仕者以宣猷佐釆樹尺寸以報主耳此之不得而徒卑卑祿仕何為哉即不能治生雪上之田不猶有可畊者乎遂上疏乞[illegible]骸骨不待報而歸時年五十七耳居無何覩風[illegible]者若侍御史汀高御史懋址臺趙御史炳然相繼論薦[illegible]極其褒揚卒不起然海內名流推為冠冕若浚川王公大司寇容庵應公大司空南坦劉公大宗伯潯陽董公譽德賛頌其言總總非浮之為諛也公長身玉立貌甚癯而兩目炯炯如鑑風神瀟灑望之知為塵外人也天性至孝恒以弗及承德公為恨念至則蘇蘇隕涕不已事太安人色養備至一舉足而不敢忘歲時享祀致存致慤如將見之每伏地嗚咽久而後起公於人無所不愛而尤篤於近

親族子曉少孤無依則收而子之為之營產授室族女貧不能字復收而女之長擇名家子嫁之則衛學生朱大器也公自少有志聖賢之學從游甘泉湛先生之門及與呂涇野鄒東廓薛中離諸公締同志之盟其學一以存誠為主務於自得雅不喜立門戶騰口說以徼時譽平居非甚疾病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作詩文恥為鉤棘語而溫純雅馴盛為藝林所推其與人不立畦畛見之者無賢愚少長皆驩然意滿而親賢取善嗜若饑渴每得忠諫疏草及高賢論撰必裒錄而誦之蓋其心誠好之也家故貧食貧比抽簪勇決空橐以歸曾無卒歲之儲或至不給賓祭困矣而夷然安之一介未嘗妄取曰彼披裘負薪不拾遺金者何

如人哉室廬輿馬服食器用惟所有之安一切世俗所[illegible]而馳者不屑也慈祥樂易寬而容衆專以濟人利物為念雖臧獲童稺咸厚恤其私孜孜赴人之急惟恐不及受人施即纖芥不忘報施於人雖過為之所弗有德也人有一善亟稱揚之惟恐弗聞有過則力為掩覆必諷之使改而後已要皆至誠惻怛出之自然非以樹恩賈譽也晚節造詣益深收斂益固以故行年九十而志慮不衰下筆數百言立就紆措通意斐然可誦其答余手書具在可徵也居常坐不倚席行不俟杖歲時伏臘終讌不疲遇所善客則談說竟日以膏繼晷人占之曰若是其康也眉壽未有艾也而乃遽厭世長逝鄉里失其典刑後學失其蓍蔡惜哉

公嘗署其書室云弄丸餘暇閒來往觀化逍遙任去留至其遘疾也却醫藥弗御彌留顧子女無一怛化語神氣惺惺弗亂蓋於死生之際達矣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凡若干卷藏于家初娶朱氏贈安人繼娶嚴氏封安人皆先卒無出副室黎氏生子二長敬則歲貢生娶新昌知縣張君翀女次孝則州學生娶中書舍人沈君汝立女皆能以文學行誼世其家女二長適嚴汝礪次適吳彥衡皆太學生孫男四長弘濟次弘瀚次弘溉皆州學生次弘浹孫女一曾孫男六長從棐次從臬餘尚幼曾孫女二公生於成化壬寅二月二十九日卒於隆慶壬申三月二十三日得年九十有一

無何有司以賢行聞于督學使者祀之學宮墓在鳳亭鄉平目山之陽左去承德公塋域十餘武蓋公八十時所豫治者或以堪輿家言勸之改卜則却之曰吾幸考終得只尺從先人遊不勝大願忍遠去耶此可以觀志葬以某年月日銘曰胡為乎結綠而不以圭璋胡為乎豫章而不以棟梁胡為乎以飲水為列鼎而縕袍為袞裳嗟嗟乎若公者其逃名之休伯耶其化俗之庚桑耶天目蒼蒼苕水洋洋何斯寧斯有封若堂

明故贈光祿寺少卿刑部主事王青蘿先生墓志銘

王先生者諱漸逵字鴻伯別號青蘿山人一號大隱山人番禺人也始祖元中自雄州入廣三世祖汝諧仕為州判

官居黃旗角四世祖元甲登宋張鎮孫榜進士始徙番禺之沙灣先生元甲之十一世孫也大父珽以長厚恤其里中人里中人咸德之曰良叟立我也父諱傳別號艮庵舉弘治丙子鄉貢而仕則為泰州學正以先生貴進爵刑部主事母梁氏封太安人先生生而穎異方童丱時輒兢兢儀度一如老成人以書史為嬉娛蓋性之也年十歲從學正公泰州公幼之不課之學而先生則竊取經史子籍潛誦之誦輒善記父之則從諸儒生談說藝文切磋聖賢之學日有詣矣時吳陵士人咸詫以為奇比學正公疾衒恤以侍食不下于嗌疾且革呼先生而撫之曰兒來前汝志不負其資且祿命不凡當有顯樹吾是以瞑當是時先生擗踊哭泣屢絶復甦而學正公故廉也祿秩所入輒以濟諸生貧者及卒槖無一錢州之長貳若諸生佐之歛而歸櫬焉甲戌抵家太安人曰貧甚矣兒欲以讀書佐養猶之甑石田以濟枵也盍已諸先生跽而泣曰兒兄弟非寡矣兒力不任農巧不任工賈罔所于資惟劬于學倘足以代耕乎諸長老說之百端太安人許之乃篤志吟誦丙夜不休嘗書齋暴雨潦水盈溝忽睨而驚曰曾雨耶其勤苦如此乙亥秋有司上名於督學使者試而奇之丙子舉于鄉丁丑薦于南宮時首相厚齋梁公故有婣也欲薦為庶吉士而索詩文不已先生以未能遜辭之時年十九未聘比例乞歸昏於何氏己卯除刑部主事以不克將母疏病請

告居家不治產業惟以詩書訓子姓自學正公歿諸弟未昏者三人女兄弟未嫁者三人各擇其良而室之家之不啻學正公之存也嘉靖乙酉稍徙落城里乃曰紛華波蕩之中其不溺人寡矣自是屏絶塵事杜門却掃足不踰閾日讀聖賢書而力行之曰學其以功名乎抑亦以口耳乎二者軌轍不同其無得於道一也隱居十有二年自謂于其中所得多矣屬朝議查在所養病官員甚嚴而有司則力為勸駕比至廣陵而詔下凡養病三年以上者落籍勿復敘時乃之泰州訪先公門人故善者以尋父要已乃放會稽謁陽明王公墓與其及門之徒講學于吳山久之乃返歸即晦匿不出巡察使者苕溪吳君為之授館欲尊事

之以風學者而先生辭焉茗溪乃以學行首薦先生不報
時高貴大僚若郡邑有司往往中款修謁輒闔門却謝或
因以致憾先生歎曰夫逆旅饋漿列子所以返步賣藥知
名韓康以之去市凡以避咎也處喧囂而欲遠尤垢難哉
乃賣館舍僅得百金築室於蘿嶂山下居焉居常雜傭作
躬畊樹果蔬自給斤斤以禮讓率子弟又合族聯師教之
嘉靖壬辰建祖祠修族譜立宗法定祭儀乃次年而芝生
於祠蓋至和所召也鄉之風尚咸蒸蒸興起曰毋或不如
王氏也嘉靖甲午巡察使者戴君璟薦先生於朝曰不履
公門不涉公事高尚其志主事王漸逵一人而已督學田
君汝成立八隅社學請先生主教事而先生力辭之至再

三乃已嘉靖乙未臺省董進第等論薦天下人才凡三十
餘人而上俞其可者十餘人先生與焉固不欲行而門人
童默輩則力請曰夫學非徒以自善也時清道泰尚未可
以出乎丙申赴京復刑部主事時執政者欲處以銓部有
嗛先生者間之而止先生目擊時事之失乃歷陳往古可
為鑒戒者上書闕下其畧曰臣漸逵昧死言聖上聰明睿
知高出前代者四事闒人之不得亂政也大臣之不得專
權也戚黨之不得撓法也學不于小而于其大也然自即
位以来治效猶未臻者其故可知也寛恤有詔興革有詔
而有司格不以行此外臣之負陛下也大臣互相營私無
復分憂於萬機互相排黨無復同心於匡賛或受腹心之

托隨即相負或識甲器淺圖所建明此內臣之負陛下也
夫陛下有真誠之志而臣下飾以欺有躬行之實而臣下
應以文有鋭精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廣大之體而臣下
視以迂欲以賛揚聖化其可得乎今欲求帝王之道立萬
世之基其目有五一曰運樞極二曰定趨向三曰立規模
四曰鼓橐鑰五曰壽命脉此百王之會通而萬世之彝準也
然運樞極其本也壽命脉其至也至於趨向之大規模之
遠橐鑰之機則因此而維持羽翼之耳書凡數千言言甚
剴切知者咸危之曰上怒叵測王生殆誅死矣而書竟留
中不報然執政嗛先生者深矣未幾稱疾上疏乞休冢宰
嵩皐許公使其屬李君開先諭旨曰少需之當易子之位

先生曰道不行矣美秩何為遂致書許公謝却之而執政
以嗛故時詗其短有舊游致而欵焉佐以酢醴執政語銓
部曰王某方疏疾而燕集他所非欺君乎適執政以誕日
享客而先生獨不赴客有語及者佯曰余同年有此人乎
值先生再疏乞養遂擬旨責以托病欺君革職為民永不
敘用先生即日就道故舊皆引避獨銓部倫彥周祖于水
滸先生謂之曰右溪勉之吾先侯子於白雲之麓矣道聞
太安人訃匍匐抵家哀毀骨立幾不能生乃其治家則甚
肅也身以質行為倡一無戲言惰容服蔬茹糲怡如也友
于最篤與諸弟共甘苦斗粟尺布一無所私祖遺田四十
畝先以讓人則贖而畀之不取嬰焉女兄寡而無子迎之

以養有女三人撫之長矣為一一置裝而歸之親戚鄉黨悉收以義貧乏者濟之死而不能殯者棺而瘞之里俗多停喪不舉至有三四世者則盡捐槖中金而助之舉若趙氏梁氏其尤也嘗兆諏日為之周旋凡葬二十餘棺餘氏因而感化蓋自是無有暴骸者曰此王君教也癸丑歲侵富者閉糴貧者轉徙先生則極力賑施又戶率富人之粟為粥飼之單寡以是免於溝壑既而寇賊充斥殺人膏草野則避之省中館於小雲谷之精舍就右溪與古林何氏解疑辯難所得益深或謂之曰君鬢已皓餘生幾何而孜孜鑽研若是苦耶則應曰伊川有云大丈夫不能行其道惟補緝遺籍可以塞責庸何苦常於林莽間據磐石而坐

仰浣松風俯聽鳴泉終日不去時因所得而筆之作觀水記恐學者惑於左道而昧聖賢中正之則作正學記謂五經四書入道之指南先儒論著有至有不至作四書通言中庸釋言大學義畧讀易詩書禮樂記春秋集傳又有周程張朱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選集歷年圖古風選求仁集中洞志嶺南耆年遺傳王氏宗禮青蘿日省錄蘿山石室記等書藏于家其於五經自得尤多如春秋深辯周正之非于詩多從小序之旨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為宗此其大端也嘗謂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即性也仁也求之古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舞雩詠歸子思之無入不得孟

子之萬鍾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十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則李延平此豈浮為論說者耶平生惇篤彝倫矜尚操執不以非義交歡不以非禮流盼軒冕金玉一無槩于中蓋其秉之者素也其於近代談道者尊慕白沙陽明二氏之學所與王龍溪項甌東之書蓋論之詳矣要亦不盡同也先生既得痰疾一夕有大星殞于庭家人皆驚走次日而病革子格扶侍問以家事強起答曰須做好人餘無所及整冠衾而逝時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二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弘治戊午二月二十八日凡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貧不能殮其子貸金于倫氏以殯聞者歎息焉今上嗣極詔舉先朝建言得罪者特加卹錄于

時言官表其素行清修完名全節宜應恩詔贈光祿寺少卿云配何氏其氏封其同產弟三人曰漸造中甲午鄉貢安溪尹次漸遇次漸適俱庠生子二長原格庠生娶某氏次原相舉戊午鄉貢已未舉于南宮以憂歸壬戌廷對成進士今為寧波郡守娶某氏封某子之生也訓以義方冠則行三加禮昏則行醮禮不以貴為觧又時令從古林遊問業考德今其所操尚逴絕矣雖才資茂異亦教使然也孫男若干某某孫女若干卜兆某地葬以某年月日先生懿行門人蘇黎庶著之甚詳余則志其大者而為銘銘曰嗟嗟先生處也何為履仁蹈義左矩右規流覽六籍姬孔是師禮以率族正以匡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民之無祿

傾囊濟之廸乃子姓恩斯敏斯以莫不臧是則是儀嗟嗟
先生出也何意惟皇建極惟臣弼帝堯舜其君唐虞斯世
木則有竈日則有翳扣于帝閽言屏其厲虎豹守關覆謂
我誖載旒之職載設之錮臣罪當誅非天癉怒嗟嗟先生
曷通曷塞返我初服食我舊德修厥疆畎以播以穫夙興
夜寐罔敢不力歛其文章歸于窀穸惟聖御天褒忠顯直
綸綍載頒賁彼泉石哲人之藏於萬斯億

明故朝列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南茗韋公墓
志銘

人之生不幸有三而貧無祿不與焉生而姱節不立一不
幸仕而無功德于民二不幸身死而泯滅無聞三不幸若

吾友南茗公其殆免於是乎公姓韋氏諱商臣字希尹南
茗其別號也其先湖廣岳州人宋南渡時有諱嵩者仕武
康尉因占籍長興是為長興韋氏九傳至齡以子厚貴贈
知縣厚舉成化丁未進士初令貴溪調麻城陞黃州郡丞
以考績過家卒焉清修豈弟有古循吏風卒之日貧無以
為歛郡守何顯高其節為營殯瘞云公其仲子也生甫十
五年執喪哀毀動無踰禮時前母兄堯臣析公令自食值
歲大侵饔飧不繼而咀木茹草怡如也顧益奮勵攻舉子
業仡仡不少休不數年學成遂以正德庚午舉于鄉嘉靖
癸未第進士時甘泉湛先生在朝倡明斯道為學者所宗
公往侍教席毅然有希聖之志甲申授大理右評事會言

事諸臣多繫詔獄下大理讞奏公自念曰國是固非小臣
所敢知若評刑則吾職也默默苟祿其將謂何於是上疏
抗言剴切忤旨謫常州靖江丞時言官懼譴稍稍屏息而
公獨振奮不顧議者以為難比至靖江持廉秉公察舉民
瘼散白蓮之妖黨建文廟之學宮清理徭賦表揚貞烈風
蒸蒸動他邑丁亥春量移德安府推官應山有鉅姓被誣
大辟者憲使張鯤閱其枉也而寬之而撫臺與張有夙憾
駁公覆訊必欲反其書以中焉公直據法論報身當其怒
弗恤時又有龔友昌者亦被誣父庾公一訊得其情竟從
末減郡中稱為神明己丑冬陞河南按察僉事分司汝上
條章振飭風裁凜然永寧巨寇董世強嘯衆為亂地方洶

洶公即率兵討平之捷聞璽書嘉勞焉伊府莊王無嗣濟
源王入繼以宿忿虐殺其妃及其戚屬四人當事者右之
傳從輕比寃久不得雪公廉得其狀悉論如法奏上報可
其他搜剔吏弊屏斥貪污搏擊豪強平反寃獄寬卹里甲
撫處流民均撥京操興舉社學諸政皆鑿鑿可紀撫按交
章論薦胥以公輔期之蓋聲聞日奕奕起矣先是大梁諸
郡縣以虛稅丈量冊籍已定而朝貴顧以增糧為己累奏
議毀之部檄至公力持不可且請當違制之罪於是冊竟
不毀又河南諸宦家類出錢以質田土及期不能償則遂
占業恒收其入而貧民代輸租庸率多逋播公下令嚴禁
若子母相當者輒勸還之臨潁有杜黃門者與同邑趙僉

事搆怨仇殺三人公方署總憲杜趙皆來謁乃令閽者却弗納而杜之兄時爲通政叅議數致書居觧弗聽立捕治之復有首豪民潘敖窩群盜驗實論死詞連鄉宦王彬彬見以危言相傾脅公怒即折辱之以故諸權貴嗬至骨騰蜚謗於朝乙未春竟以考察論罷時公已轉四川左叅議余時聞之拊心詫曰隨夷而謂爲蹠蹻龔贇而謂爲甯郅有是哉會衆論譁不平科道兩會疏論救而給事中薛宗鎧戚賢沈謐御史戴銑各上疏申救之公一不爲意歸而明農課子與郡中諸老結峴山之社倡酬爲樂居閒聚群從子姓考德校文訓廸盖甚嚴也時節輒合燕以敦雍睦暇則高卧一小樓不下或泛扁舟之別墅觴咏自適意泊

如也公天性穎異力學不倦研精經學汎覽子史百家言而砥節厲行夙夜不少懈樹勣澤物尤其素所蓄積其在靖江德安俱祠名宦河南建生祠祀之此足以觀德矣家素貧乏又居官不私一介既其褫籍無可以爲生者乃極力撙縮督率家人晝夜拮据僅以餬其口而服食菲敝有寠士所弗堪者君子以是多之平生孝友尤篤事母胡安人曲盡其懽常恨祿不逮養言及輒嗚嗚流涕教育二弟唐臣蜀臣手其句讀朝夕督課之納室營産恤其私迄於白首無間焉第剛毅狷介嫉惡太峻多不理於口然終不爲悔詘古所謂寧爲玉碎毋爲瓦全非公其人哉公素善攝生已未孟春六日忽疽發背而卒距生弘治庚戌九月

廿九日享年七十前毋吳氏母胡氏贈宜人配德清蔡氏封宜人子四天啓娶黃氏天寵娶臧氏先公卒皆縣學生天申娶唐氏安吉州學生天守娶陸氏亦縣學生女四一適杭州府學生江星一適德清鄉貢士蔡紹文俱蔡出其二側出尚幼孫男五應巢天啓出應桐天寵出縣學生應梟應樂天申出應檯天守出孫女五天啓等卜以是年臘月廿有三日塟公塘山之原先期持棟塘陳公狀走千里請予稽顙泣曰惟公知先大夫非公銘無以掩諸幽而棟塘公貽書亦云乃出涕而爲之銘銘曰砥砨之良不謂之璧也我樹之桂人以爲棘也矯矯直木不以爲轂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司直嗟嗟鬼蜮如不我克孰扣其端吁嗟乎

蒼天

贈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南屏汪公暨配封太宜人丁氏合塟墓志銘

汪氏其先徽郡歙縣人也系出唐越國後世居歙東門上路元末諱泰亨者爲慶元路都目入國朝遭兵燹道阻遂占籍于鄞泰亨生仕芳仕芳生思温思温生公憲公憲生溶卿則公父也母周氏生母邵氏公諱子鼐字晦之別號南屏生有令質長幹修髯儀觀甚都方五歲家人不戒于火昏夜焰灼爭走財帛器物遺一四歲女於寢中弗覺也公乃負之而出幸得無恙火既熄而衆始見之莫不歎異稍長讀書通大義中更多變已乃棄去事親極孝具裳

孺治甘旨未嘗匱闕遇時物必亟求而先薦之以為快苦
疏左右恒恐失須臾之歡父或唾涕不見既老且病委頓
床褥者凡數年保護猶一日也籲天禮斗祈以身代忽困
篤幾絕召醫未至以意念之輒呵其口氣入于父吻遂甦
以起人謂孝感所致父之而卒哀毀骨立扶而後行其
生事葬祭務從腆備然衰絰蔬羹而事必獨任纖微不以
委其伯仲歲時奠享嗟吁嗚咽猶然孺慕也乃其教子則
程督甚嚴延明師購遺籍至裹糧負笈受經姚江不以貲
為靳曰以此作籝金不啻矣蓋亦有韋氏之思乎郡文學負
時譽者每張具欵之冀諸子有所慕尚也暇則取道德仁
義之旨三復誦咏以為規勸好與賢士大夫遊意氣感槩

所至傾座而郡守縣令偉其風儀雅相奬重不以匹庶臨
之因而賓禮其父尊為老更聞者景企焉性耿直言論諤
諤不少婾婀人有過必面折之即色變不顧其人革面亦
復驩然里中有不平來質者輒為之居解無不人人當意
去衆有疑事莫能辯者一語立決與人交不設城府而周
窮佐急孜孜惟恐後之友人袁維述病疫危甚家人皆出
次鄰里戒不窺其門而公則委身調護與同寢處差而後
去陸文和喪不能葬則捐貲募工起土為墳使即窆人
稱汪君篤於行義如此也晚節屏斥塵勞灌花藝圃以自
娛癸卯忽遘危疾二日而卒蓋若先啓之矣配太宜人系
出定海縣丁氏父松母陳氏太宜人自少寡言咲孝謹和

綏笄而歸于公奉養舅姑竭其勞力鷄鳴而興漏深而寢
雖隆冬盛暑以為常時家業中落太宜人綜理拮据日不
暇給至操井臼執炊爨治麻枲勤儉紉審蓋藏凡諸賤事
亦親持之乃歲時賓祭務從豐潔中外井井諭德公以是
無內顧憂諸子就學早夜督課往往斥簪珥以佐貲或惰
不飭則泣而諭誡之必率於程仲子鏜舉進士官內翰喜
且泣曰汝父志也辛苦三十年今幸成立非天地之佑祖
宗之庇何以有此恨汝父不及見耳言已復泣自奉儉薄
無所慕於華旨補綴之衣粗糲之食安之不厭也比祿養
雖及恒享其約猶若田間之婦常以暴殄天物為戒其御
臧獲如己子勞苦饑寒必閔念之隣里婦嫗至卑賤者亦

接以禮平生姁姁常恐傷人迨老無惰容無疾言遽色年
踰大耋而髮黝齒固雙瞳炯炯拜起不俟扶掖人咸異之
戊辰冬病歷己巳夏遂不起嘗獨居室中有一人若羽士
者登堂陳說喜事纚纚聲聞室中以為客至也亟呼童持
茗飲之童出門扃甚固始知為異人也没後有數鵲馴集
早暮呼噪不絕逮終七漸散去人尤以為非偶云壬子歲
仲君以三年考績贈公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封丁為太孺
人丙寅加贈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丁加封太宜人諭德公生成化壬寅三月二十五日卒嘉
靖癸卯十一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二嘉靖戊午十一月十
二日塟西鼎紫芝山之麓太宜人生成化辛丑七月二十

三日卒隆慶己巳五月初三日享年八十有九卜以庚午八月二十五日啓諭德公之藏合窆焉子男三人長金孫歲貢生先卒娶袁氏側室徐氏出次鏜丁未進士歷南京工部侍郎今改南京大僕寺卿娶陸氏累封宜人次鎬孫邑庠生娶曾氏繼周氏方氏孫男十一人宏凱太學生娶俞氏繼唐氏宏裕太學生娶徐氏繼范氏毛氏宏忠太學生娶胡氏宏科聘俞氏皆鏜出宏器娶黃氏宏載娶倪氏俞孫出宏齊郡庠生娶童氏宏文娶陳氏宏志聘水氏宏望聘毛氏宏祚皆鎬孫出孫女四人一適楊美恒一適傳科一字王某一尚幼曾孫男九人曾孫女十人壅將至矣侍郎君手著行實再拜泣而請銘銘曰有沛者川或則闢之有齊者木亦或蹶之孰濬也而弗長孰培也而弗茂以引以究猗嗟乎南屏公之後

洞雲公墓誌銘

時敘有光大夫之喪屏居衛邸我常甫司馬則自京都寄書請為洞雲公志銘謹采摭事狀論次所見聞徵于永永云維張氏世居鄞之櫟湖自原一府君至洞雲公凡十世公祖諱純仁信有文父諱忱累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惇行好禮不由師授工古詩文所著有東泉集公諱時敏字自新視承家學通易詩二經及子史百家言弱冠補縣庠諸生三試省中不第遂棄去諸生籍已不復試天性聰明而沉厚寡辭不妄言笑每群衆嘲喧紛起而公獨恬如也私居廣坐恭舒如一事無細大凛乎若畏冲乎若無所執至臨義利之界則屹不可推挽其與人不立畛域而賢否優劣列毫分卯畢幼亦待以鈞禮顧於貴勢不能少降其志居常徵載籍采寰宇述天人孚格及國家治亂興替事時以善惡須當人成敗無不歷歷應朴陋粗糲盖自素所便習至封錫高貴矣乃猶飯脱粟衣黒褐衣曳華履往来行街陌間若無髙貴封者嘗曰丈夫處世忽忽若飄風爾非吐奇厝畫流鴻名于青雲之上亦當砥節礪操表著鄉閭模于来禩曷為泯泯晻晻自同腐草乎夫金鑑惟新德鑑惟古可不懋哉乃日表經傳格言揭諸垣楹以自廸嘗題所居之柱曰天

下為善最樂人生無欲是高又曰遇飽即休身外黄金無用物得閒且過世間白髮不饒人斯豈非出石穴篤行之士蜕汙濁而遊高明者耶性至豈弟視臧獲豎稚常若有傷即草卉蟲豰一無所害行遇之則足縮縮避嘗赤日蚓出觸熱石困幾死亟移之陰而沃之斷棘毀甓當路遽徙擲焉乃人有善亟稱之聞有揚人之過者即愀然不樂有所貿易察人顏色須厭足乃已即給於人弗較人由是籍籍頌公長者矣而公顧益自匿靡麗華盛一切無所好惟竹樹之秀若佳山水顧獨耆好成癖每雨霽風和良苗懷新油油或或散步塍壠之間逍遥忘歸以為至樂華星麗天凉月墮庭則岸幘循竹石間婉咏微吟已乃斂膝默坐踰

夜分不能就寢雅不善酒遇親知酒竟日夕不厭晚復與里中高人長者為月會談咲咏歌握手以遨極歡洽而罷親故有所請托輒辭不納曰世間孰與名節貴者敢弗珍乎生平不廢誦讀凡陰陽星曆子平地理風鑑之術靡不通曉卒未嘗以情殉為詩渾厚和平發諸性情而暢於景物有草柳之風焉所著有洞雲稿若干卷常甫之幼也有過不忍加撻唯隨事誨戒或書諸器物而徐誘之比登甲第官翰林則數數貽書以忠清公恕為訓既而上疏陳狀父母及耆又鮮兄弟蘄蒸并曰無托者乞便地以養乃提學湖廣奉公以居出入必問所治事及所低昂諸生得無誤否每出按部則扃户庭戢僕隸非日用急需不許輒市

市或有謬入者亟召其人而倍償之父之常甫移疾家居者再已乃由祭酒轉南少宰復題楹間云卿祿喜沾雙慶日家風要似未官時蓋以勅子姓折侈萌云初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累晉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辛卯二月病卒距生天順庚辰凡七十有二年上聞賜諭祭塋葬窆於封潴利嘉岸祖塋之次庚子加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配我嫂沈氏累封淑人長男邦彥早卒娶林氏守節而終天子詔旌其門次男即邦奇常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娶王氏先卒累贈淑人繼娶陸氏累封淑人女孟安適慈谿學生裘穆仲安適徐梗皆沈出庶子邦部娶陸氏邦禮娶李氏側室董氏出孫男若干人

邦奇生子中子釋子覲子恩某某邦韶生子豐子壁某某邦禮生子孝某某時徹曰吾為公志而重傷宗門之不幸也蓋公於先大夫莫逆朝夕相對諄諄說善惡鑒戒事重道義而尚名檢黜勢利遠之忠厚仁恕信於賈販又隆敬祖先時享必虔宗族惇睦相保相卹乃今稍稍替矣公病後先大夫時時往省公右手足不良於運猶力為之治几席饋杯箸至親枕其足今尚有此等否耶故曰吾為公志而重傷宗門之不幸也銘曰溫而恭惟德之良壽而臧維家之祥爾昌爾熾維君子之光開於有先錫類無疆何山不崇何流不長封河之右桃源之陽草木膴膴鸞鳳迴翔閟彼泉丘萬祺斯藏

明故福建布政司左參議東厓王公墓志銘

余與鶴山王公同舉進士一見大奇之輒引以為雷陳之交孜孜推轂如恐不及談者以為罕比公卒乃不得銘墓而表其遺文沒齒有餘憾焉茲伯氏東厓公卒其子進士君遠來乞盟余蓋戚然興思曰公之兄即吾兄也銘其兄即所以銘公矣按狀公名澈字子明別號東厓世居永嘉之英橋里王之先五代唐晉時自閩來從宋乾道間以海患蕩析莫遡其宗今稱始祖萬十一府君諱惠者自其所知也惠生仕宜仕宜生珎珎生毓是為樵雲府君公高祖也大王氏者自樵雲府君始曾祖諱珙祖諱封父諱鉦號溪橋溪橋翁有隱德鄉人戴之祀於社以仲子祭酒公貴

封通政司右通政母張氏封太恭人少師張文忠公孚敬女兄也公蚤歲穎異向學不戒而勤與舅氏少師公及仲氏祭酒公自相師友揚奇擢濊赫赫有聲每試輒裒然冠多士一時稱士望者必曰二王云正德癸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謁選銓曹授禮部司務歷陞兵部車駕員外武庫郎中舅甥昆弟並仕于朝而少師公受上倚毗獨專鈞軸薰熖甚灼公退然自抑一以忠信周旋其扶植善類不遺餘力卒未嘗宣諸口齒而縉紳先生至于今稱之不衰佃翔郎署凡十年隨其所職而恪共焉已乃乞告歸寧而福建叅議之命且至竟不赴未幾連遘大艱服闋上疏乞休時乃閉門却掃謝絶外事至鄉隣有急難及地方利弊

所宜興革者則汲汲然以身肩之家有貲羨而黜靡戒奢不逐時好自奉如在約顧以義用之如修譜牒建宗祠築沙城以捍海捐廩庾以賑饑即厚捐弗靳也歲時享祀惟豐惟恪每歲立春祭畢則大會族衆懽以酒食申以訓辭衣冠来集者幾千人肅肅雍雍如也立約正司訟司糾察舉淑慝有陵噬忿爭者則遵族約以聽之不使煩于有司若孤嫠老疾及死喪無告者賑以餘帑丁田積影役歛易潰則戶著之籍使息耗有稽其樹德亢宗興利永久皆此類也公器宇凝重平生無褻容嫚語而性度坦夷望之知其為長者是非好醜瞭然於中顧多務含蓄而發於義者固侃侃也其於故舊情誼尤篤即曠遠弗遺故歸田逾久而僚友之訊問往来者循數數焉其孝友刑于家温恭豈弟孚於族賢聲義聞洽于遠邇卒之日莫不欷歔痛盡欲起公而不可得此豈有一毫釣名徼惠之行哉公生成化癸巳九月三十日卒于嘉靖辛亥九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九子男二長叔果嘉靖庚戌進士次叔杲癸卯舉人女一適國子生嚴孔昭孫男四光緼光薦光普光益卒之又明年正月八日杲等卜葬于宋埭之原族子僉憲君德狀公行實事甚核而文甚雅馴余因而為之銘曰曷厚其生總茲百祿曷篤其慶華茲似續皇國之楨鄉邦是淑昭哉令德俾也戩穀膴膴佳城吉其得卜有爵者松有苞者竹碩人攸藏如金如石宋埭之原過者必式

明故承德郎工部都水主事少山戴公墓志銘

公諱鰲字時化別號少山奉直公季子也方孩穉時輒聰慧絶倫見簡冊輒把之伊吾不置易以他物則奮然呼號人皆異之時奉直公有五子伯仲皆業儒也乃属公治貫事公入城匿僧舍中聚書而讀焉又恥事學究見輒棄去不受束約自為得師書過目輒不忘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公益振厲慎務諸經史百家言蓋靡不研綜為文下筆滾滾不竭不啻川注而雲翔也補郡弟子員輒籍籍有聲校學者大器之郡侯楊公最謂人曰戴氏千里駒又若是矣嘉靖乙酉舉于鄉入南太學師事甬川張公涇野呂公東郭鄒公講求性命之學博大反觀[illegible]

實而標格蘄然蓋巳逈出儕輩諸學士大夫翕翕遜譽以爲茂才異等也乙未舉進士丁酉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内洪則紆廻滯澁沙石壅閼不可以舟又隄岸善崩齧而窪者太半公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嶢碧碎其砦磧直其掩曲抉其壅塞以隄以路延袤二里許舳艫上下如履平地而數十年之害一旦夷之督漕大司農約庵周公稱之曰通商利漕錙銖不煩有司而刻日奏功即肩巨任劇於戴子何有犾徐故有義倉業巳圮毀公輒修建廨宇儲積粟麥以備艱凶適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隣洪數百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莩盈野召洪夫

與之粟而瘞之數日而盡踰月四方大疫而徐獨免蓋不獨枯骼之蒙澤也巳而値降生之辰南向再拜跽而祝曰黴不孝竊祿遠遊幸天不降罰錫親康寧黴死不憾輒涕下如雨爲之不食遂請于約庵周公督河司空淺齋郭公求得謝事歸省不許遂鬱鬱不解痰火上熾怔忡疾作會竹墟督公備兵于徐語之曰殆矣以後事煩君謂内子曰數也弗憂第孝事二親誨兒讀書力善死且不朽遂卒公仁孝天至率偵伺幾微而左右之一日奉直公欲有所適期僮奴以夜半戒弗聞於子婦夜則潛鑰公寢門公聽聲知之乃擁衾以待闢奉直公起輒踰窗侍之奉直公驚曰兒何由得至此與人無親踈輒悃悃見情素而恤災救患

尤所孜孜上會試一同舟者得厲疾友各棄去公獨周旋其間湯藥斂含靡不盡力南太僕思齋陳公入覲與遊雲龍山而思齋暴殂公驚哭失聲出巳貲爲治斂事其應人緩急皆此類也平生好觀古書墳典不去手詩希盛唐風格爲文雄俊警拔不吐俗士語有少山集若干卷嘗取古人微言大旨治亂興衰之故而自爲論説凡二十餘卷名曰經濟考畧又取經史訓典諸宏綱要旨類爲一集凡四十餘卷名曰策學會元要皆公之緒餘未得究竟所長者也公系出宋戴公後其裔散處浙東至譙陽者始家鄞之桃源歷傳至公曾祖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浩歷任鞏昌府知府父檟連城縣學敎諭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

員外郎母杜氏封宜人長兄鰲尋甸府知府次黴宣義郎次鯨福建左叅議次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陳氏封安人贈朝列大夫福建右叅議碧溪公女副室陳氏子男二皆庠生長士完娶陳氏都御史定庵公之孫廬江知縣湖南之女次士寀先娶屠氏副使東涯公之孫繼陸氏贈副都御史鑑湖公之孫女二曰士誠適予子邦仁曰士貞適御史楊受堂子承龍俱庠生公生於弘治九年丙辰十一月初二日卒於嘉靖十八年巳亥十二月十九日凡四十有四年以庚子十二月廿八日葬桃源鄉送嘉橋附奉直公之石一日完等手狀稽顙而告曰先承德公墓木且拱矣諸孤猥庸不克樹立以表揚前烈大懼德懿湮没不章

以重不孝之戮念先公厚善及夙所托孥者惟公乃其言足闡幽祕垂金石者亦惟公完等羇貫不天罕所知識又不敢妄有摭拾以惑覩聽謹述父兄長者之所誦說以請惟明公財憐之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木鉉榮而風則折澤騄盈而隄則決嗟嗟少山數也何怛知少山者匪我其誰銘斯志斯令聞斯無斁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三終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四

墓志銘目錄

墓志銘

明故通議大夫巡撫四川等處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石戴公墓志銘

公諱鱀字時重別號東石其先台之黄巖人後有諱陽者從其諸父石屛先生學詩遨遊四明遂家於鄞六傳至公高祖諱昇者愛人喜施用朱子禮作祠堂歲時聚族奠享家寖昌大曾祖諱鍾贈承德郎東昌府通判祖諱浩歷任東昌府通判雷永鞏昌三府知府居官居鄉各以治行祠于學宮考諱槓連城縣學教諭封南京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妣杜氏封宜人通渭縣學教諭封戶科左給事中

謨之女宜人孕公時以多男為懼乃飲藥欲落之暈而仆地見有黑衣神如俗所畫真武者仗劍而言曰汝所孕奇男子也柰何欲殺之又夢亞中公云是兒當大吾門遂不果殺公生而英異不與常兒群稍長覽究墳籍過目輒不忘為文頃刻千餘言皆驚人語談者以為班馬之流也弱冠為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先諸生正德丙子舉浙江鄉試丁丑舉進士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每督獄見繫囚滯穢率多庾死必令櫛沐以蘇癘有方士能言陰事多驗卿相以下爭先迎致公獨心知其奸檄召訊之果挾採生術遂寘之法進本司署員外郎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整飭安綿兵備至則繕樓櫓遠斥堠選將練兵諭羌戎以威信不敢犯

[illegible]以安息龍州土官先是多以賕結兵備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至與同飡燕公以法束之不少貸假至縮縮不敢吐氣涪江當松維襄漢孔道而風波暴悍渡每不測公至見舟覆者十餘艘亟命漁舟拯之得活者百四十三人屍三十餘惻然歎曰此有司過也即飭工市材造舟三十二為梁四十餘丈橫亘如坦途又立法守之其為民興利多此類也先時有議禮臣僚被命北上公適持檄南下遇諸臨清欲挽公與語而疾解維以避深心啣之至是為宰相寵倖遂諷所司奪職家居飄然林壑者八年會時宰物故起為河南按察司僉事尋轉江西布政司參議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逋負每鈎稽則緣吏胥為奸不可振刷公至立

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奸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其逋無復負者陞副使兵備饒州兼督造尚方磁器先是窰戶爭利持矛相殺公為條畫禁治爭鬬遂息又以不能媚悅後相嗾言官中以浮語復坐投閒者四年起為雲南按察司副使丁內艱歸已又起為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亂幕府謀大舉兵征之衆議旁午公曰此不足煩大兵也特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分為掎角授以方畧深入仙廻松林歸化馬尾石田諸山繞出賊腹大破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周六等數十輩磔之於市諸鹵獲以畀得者餘黨悉鳥散江道肅清幕府欲上其功公力却之陞江西參政尋陞山西按察使振飭憲典官僚嚴之有

闖豎殺人匿宗室中吏不敢何問公即收捕付獄閹者怵
息有巨商持宰相書来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為
朝廷監司寧為賈豎掌錢債耶有一知縣受賕殺人巡按
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為釋之且言進士可惜公曰進
士可惜一方之民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尋
陞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外艱免喪補江西陞四
川巡撫都御史入蜀革煩苛孜孜以保釐為事所隸諸部
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問民所疾苦為之興罷民父老
相傳以為撫臣旌節二百年来僅一睹見也由是西土將
士躍然歸心而江西舊僚有嗛公者竟以飛謗傾之落職
而歸居三年一日端坐而逝嘉靖丙辰三月十四日也距

生弘治庚戌八月十有八日享年六十七歲初公家居見
河渠不飭作鄞水利三敘見貪人利番舶闌出無忌作海
防策言皆鑿鑿不爽精於吏事而負氣高亢不俯首權貴
又不為同事者所歡故動見沮抑不竟所施云天性孝友
於奉直公杜宜人存日每事曲為承順及終孺慕不忘遇
亡日悲痛恒如初與待宗族盡恩義遇故人必傾心接引
有庠友趙宣者家貧不克窆親以所卜南郊壽域畀之又
有范瓚者以所居屋質錢于公而期滿當徙公慰留之曰
吾寧不得屋必不使汝老而無歸也後瓚死聽其子治喪
畢更厚遺之方去持家嶄嶄閨壼內外不得輒為哄語優
伶巫祝悉屏不用居官四十餘年關節不至其門權貴多

敬憚之所著有東石詩文稿若干卷公兄弟五人長鼇舉
句府知府次鰲宣義郎次鯨福建布政司叅議皆先公生
工部主事鼇則公弟也娶定海縣石湫葉氏封宜人副室
某氏某氏子男三士充太學生士文士章俱邑庠生充娶
傅氏繼娶章氏文娶楊氏章娶張氏女二長適庠生李承
憲次適太學生王元道孫男四日靖日休日嚴日宣孫女
二銘曰人無於銅鑑當於銘鑑鑑於銅猶可匿也鑑於銘
不可忒也顯允戴公邦之特也入修於家出樹之績也我
為斯銘疇匿疇忒也

明故瓶山胡公墓志銘

語曰豫章干霄匠石羣睨華衣入市行旅共指古今所稱

豪賢人何弗然乎瓶山胡公盖宣朗強毅人也長材偉畧
雄視海內彼其亢節厲行盡瘁宣猷期以明在三之義而
揚見龍之光顧豈有飾智矜奇越俎代割僥倖於不可必
得者哉而乃橫被訕鑠卒之顛踣以没此其毀譽愛憎之
故難言哉難言哉初公之少也試藝於監司輒盡詘其諸
生長者未幾策名計偕舉進士高等注民部郎犒邊監兌
暨督餉者數矣凡皆濶節廣志者所不屑為而公則獨勵
操尚嚴簡書皎皎著聲績已乃歷四川叅議改廣東進湖
廣副使以憂免起河南副使適漕河梗塞督治大有功都
御史劉公天和簡公霄交疏其績已乃轉福建叅政下車
首問民所疾苦而浮糧為甚盖閩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

遷徙不常而逋播者滋益衆官司無何率委其征於寠氓
而豪右坐業其利民用大困公乃盡括見產而則之賦且
均其不根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於豪右始籍籍多
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則妄庸人也素
不歡於公入豪右言益快遂疏公治閩無狀宜罷會相臣
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得不罷而衆不洞隱曲謂公
紲於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已乃調廣西佐都御史毛公
伯溫平黎有功進雲南右使河南左使又以憂免起山東
左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言官恥其黨之不
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右之落言官職衆益譁不平而
禍機自此牢矣遼故東北要邊虜入無常時公至則明賞

罰申禁令偵諜謨精技擊增築屯堡據險守要比虜至則
堅壁清野精騎突其前伏兵掎其後左右夾擊虜大崩潰
擒斬數百人獲輜重無筭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以
為積靡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委縱
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殲之而言官不察疏為失事遂謫浙
江參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孼者之過也已復倅
其速仆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公仰天歎曰嗟乎鴻鵠
而與鷄鶩爭食駃騠而與駑駘抗轅豈其志之所安哉顧
低田隱忍不敢遽自引決誠以國恩莫報而馳驅之志未
衰耳夫改錯而追曲者瑣夫之恒也執方而違衆者達士
之操也而今而後庶幾得從吾好矣乃陟降原隰擇山水

便利處樹藝圃課家衆力作時植杖逍遙歌十畝之章
以自適逌如也歲時伏臘則烹豚釃酒集里中厚善者觴
詠為娛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人有言鉤曲者受隆赫之
寵懷璧者蒙屢刖之悲古今大抵然矣公負蓋世之畧持
不緇之操即不能鳳舉鵬騫驥依日月之際豈不可以積
資累秩遨遊於坦途者哉至其以才推轂於相臣要亦雅
所信嚮非世之躡影希炎者也而尤詬繁興卒成市虎之
禍謂世有明公之志者否耶公名宗明字汝誠別號瓶山
高祖彥申領成化乙卯鄉薦上面問奇其才命督逋閩中
會大饑鬻妻子不自給公竊念曰催科上命也承上命而
慢之非忠也棄民命而弗恤非仁也吾何以處此哉乃引

鋮抉其雙目既絕土人群聚籲天而救之復蘇因以廢癈
上聞得緩督責所全活無筭閩人呼為慈父而公亦自信
其後之必昌矣公生本立本立生以德以德生光耀光第
進士而耀修舉子業弗偶耀娶許氏生瓶山公配夫人朱
氏男二長毓秀次毓桂俱太學生側室張氏生毓岳鮑氏
生毓我俱庠生女四程世美程廣福許相程宗賢其壻也
孫男十崇慶崇福崇謙俱庠生崇正崇禮崇直崇忠崇厚
崇恭崇寬孫女六曾孫男一曾孫女四公生於弘治甲寅
某月日卒於嘉靖己未十二月二十日凡得年六十有六
卜以某年月日葬其地梅林公以書來曰吾兄不祿矣兄
之平生蓋公所稔知也通達如管仲精密如薛宣課子之

嚴如鄧禹詩擬少陵文擬子瞻威重如程正叔而今皆已
矣悲夫兄疾革而不亂臨終索筆書曰要行吾志獨難盡
世間心此豈可與脂韋滑稽者道耶兄交遊徧天下而莫
有通其意者非公孰恤之而孰銘之遂按狀而為之銘銘
曰醇酎之尊不醞醨酢純鈞之範不鑄錢鎛故才有不可
小用而性有不可强斵嗟嗟胡公稟于天者何豐而取於
世者何濔彼緝緝興戎者匪耶蜮耶攻金錯耶

野雲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張諱某字惟正浙之鄞人世居槎湖之陽曾大父
文一處士諱某大父一齋處士諱某皆隱德弗仕父東皐
先生諱某博洽英爾治身及家足範世俗而詩文清古有

東皐集傳世叔父汝常處士諱恒蚤世弗嗣叔母薛氏孀
居守節東皐公以先生後之先生為人聰慧秀雅而機警
善億與人言肺腑畢露無纖芥留匿至論人情物態時時
出人意表或少雜諧謔婉而有味新而不可窮使人聽終
日不厭少治舉子業已乃抱藝隱於耕稼工漢隸羲獻行
草書法為詩操筆立就老益嗜好雖食頃不忘瀟灑出群
悠然有煙霞之興每雨霽日出輒循行隴畝間夷猶槎湖
之上觀鳶飛魚泳之樂見一草一木秀穎可愛即移置庭
中或植諸盆內時時灌溉相對吟哦以為得意不屑屑事
家人生產作業尤重義而輕利世俗出後者析產恒得其
半乃獨取四之一而必與諸兄弟均養母氏人以為難云

自奉節約不苟靡費衣不厭澣補食不厭粗糲凡嫁女娶
婦惟稱家有無不勉強以徇時習終其身亢潔不阿雖在
至親未嘗一啓齒有所干請見宗族中有讀書應舉為禮
讓事者輒懽喜不自勝若莫能助之其有饕餮險詐致擾
亂常者亦忿怒不自勝若莫能毆之動必稱古人談義命
恥規規墨丈尋常之間以為肥饒故與人不甚相洽然人
亦不能不敬也春秋無事嘗與昆弟親友為文酒會會則
投壺奕棋雅歌相和使弟子行酒必盡懽乃已嘉靖丙戌
正月以病卒距生成化乙酉凡六十有二年配華孺人勤
儉惠順相家甚力子男二長邦俊有慧性年二十四先先
生卒娶楊氏工部尚書康簡公從孫女次邦傑沉靜有識

娶毛氏都昌教諭士懿先生女女三長適陳坤次適陳昌
言江西憲副半湖先生長子次適郡庠生陳鈺孫男二子
瑶子瑜孫女一以嘉靖丁亥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時葬于
西河之原時徹與先生比居而親傷先生之弗可作也適
司成以狀來遂誌而銘諸幽銘曰有淮者川有莬者阡隱
隱爾宮億萬斯年

明故後皐張公墓志銘

有士于此有樗里之智而其術不顯有陶朱之識而其殖
不裕亢志青雲而卒偃丘壑斯謂之拙耶巧耶亦或遺榮
以成孝損利以明志不啇贏金而教子以一經斯謂之得
耶失耶若後皐公者吾又何嗟焉公幼也慧厥考逸菴公

勗之儒甚力也旣而逸菴公病痺日且甚喟然曰凡所爲
規取靑紫爲親榮也親疚矣而猶孜孜鉛槧僥倖於不可
必得情其謂何遂代綜家政致洗腆以爲養會食指日衆
虞淵澀之闕也商於甌閩逐什一之息一日在甌忽心動
輒重繭履雪倍道而歸至則逸菴公就木矣黽勉襄事踊
而大慟曰平生出入鯨波踐虎狼之穴瑣瑣與駔儈伍以
養吾親耳今已矣卽草耕木茹足活餘生乃復自玷苦耶
遂棲遲壟畝畜雞豚課童奴力作無復四方之營惟時時
督其子邦佐于學手錄諸名家文授之訓以尋繹要旨罔
事浮辭會戊午元旦夢人以白紙花相饋甚巨而巧且屠
人刲羊豕于庭詰旦謂邦佐曰夫花彩勝也刲牲得非出

腸意乎兒父稽瑒屋今歲大比出身或其祥矣旣而俛首
曰色白可恠也邦佐聞而疑焉筮之得革之復愈益疑時
有虞舜樵者精於易數告以其繇問曰有父母否曰有父
曰大人虎變應在玆卷再問之俯而不答至淸明修墓祭
會天陰雨子姓咸欲祭于家公艴然曰先人體魄所藏歲
一復焉庸可以陰雨阻乎遂徒步以往躑躅泥淖歸而卽
病病數日而亡時三月九日也嗟夫生死有數鬼神實啓
之然僅得下壽乃又未見其子之顯庸也此其志豈不重
可傷哉余與公比居旦暮不聞咳唾內外斬斬無一言鬩
于室常勅家人曰與賢者鄰可無飭乎他若養舅氏恤同
産葺祖墓周里黨厚躬而薄責約已以裕人種種多可頌

述不伎鬼神而致慇于喪祭蓋其天性高明然也幹濟猷
畧儁軼時輩而獨斤斤斂戢不少逞暴于衆故終其身迄
無聞訟云其內外復行邦佐狀之甚詳余故不備志志其
大者張氏家鄞槎湖凡七世至默齋府君諱紹慈惠和易
見人輒嘻嘻笑人稱爲彌陀是生逸菴府君諱愉直言不
諱復坦無疑安其子之養故號逸菴是生後皐公諱時澤
字惟美例授七品散官初娶胡氏生子邦佐女二一適汪
必翊一適周程繼娶臧氏生子邦侶邦佐娶于汪生子子
才子木女一邦侶娶于薛生子子臯公卒之年距其生弘
治庚戌十一月初四日凡六十有九年以卒之年十二月
十二日葬俞家漕祖塋之次銘曰嗟後皐公而亡乎而瘞

乎而銘乎其亡也兆則有先其瘞也不遷其銘也匪稽田
作室之爲美維行之賢

張君心父墓志銘

張君諱士瀹字心父別字樂玄先世大梁人宋季南徙崑
山遂籍崑山勝國時有諱敏者仕浙西帥府又一世入國
朝曰壽四壽四生旭並明壁經遊于邑庠旭生能新城尹
能生注潮陽博士注生鑾封比部尚書主事鑾生寬觀察
僉使寬生珽臣舉進士則君父也配曰全碩人以嘉靖丙
戌九月五日生君而君故多奇稍長不作凡兒啼嗄八歲
受毛氏詩輒善誦毛氏詩出同受者上已課之屬文輒又
善屬文當髫時英志嶽嶽已銳情曩哲始從架上抽左氏

則朗朗誦不休問擬古人詩若文即詩若文罔弗古人
也時有司再試高等督學使者且至而進士公沒君頓足
長號曰天乎何降割我家若是亟也伏苫喀喀惏怛欲死
俗喪故多縟文君則一襄以禮服除入貲貢成均與四方
豪賢士遊遂巡見所長矣而餘姚孫季公陞三山林季公
庭機皆偉望人也相繼爲司成少所獎許獨賞識君文謂
爲不凡已乃三試不第君心語曰命乎奈何初進士公藉
世業故不涼貽而所親遘侮掠之至文訟于官君曰戚莫
如叔父而予舉務也不以貲乎夫先人遺籍不下數千卷業
此即富貴何貲爲遂大亡其貲窘矣會國賦苛繁黠戶百
計避去而君頗嘗之督隸盈庭猶手古詩書一編咿吾床

第間亡聞也居亡何島夷淩竟邑長吏謂君才也署治城
守而鄉大夫有索賂弗得者陰惡于邑長吏曰是多知善
諼不可任也任且敗乃公事矣邑長吏乃罷君城守而以
重賦困之君則歎曰天地灝灝蕩蕩何所不容一張生我
即長吏能重困張生亦能幾之斂之耶遂擔笈挈家之建
康居焉僦守容膝風日自如旦不辦昏厨老者掩泣守障
中少者索果餌而啼鶉衣藁席愀如也君於是賦樂貧已
又賦樂玄其詞曰鷹隼病于蔚羅兮騕褭困于羈縻蘭艾
寶于重筥兮蕙茝棄于道隅燕石琢以爲圭璋兮楛下璞
爲瑕疵西施灼約以見妬兮夔鼎昭質而云虧即其所自
傷悼深矣會知巳官留曹者憐之買田數溝以資饘粥君

乃結寓青溪塢羅綜羣籍六經百氏研委銓義亡虛晷每
篇章出識者大詫流覽蓋罔不暢心焉時從俊倈跡燕磯
棲霞牛首烏衣青城二水諸勝以紓逸思翩翩塵外也凡
幾年而周安人卒蒲伏返殯未幾全碩人亦卒君發狂哀
叫旦暮不自持恒語其子曰先人猶委淺土而母氏旅殯
在西背膂交判恐一旦溘先朝露如丸原靈爽何乃時時
遘疾眉睫間毿毿稿矣明年修歲祀如崑負痾即道道中
飲毒暑尋利下困篤亟月而卒蓋隆慶戊辰八月十七日
也遡其生僅四十三年君性貞愫崇大節痛早失怙歲時
亡豫容共事全碩人殫其世尠敢專也在鄉族人過甚嚴
見高貴人罔所降下又不慕朋援惇惇填寡弗慽也瑰行

急義施舍不息里多貧逋進士公者佯語爲亡逋而腈折
其劵其人弗知也詩文宏粹足稱成家晚益師心恬謐進
于道云所著書十數餘種乃張氏嘉靖集二十卷國朝文
纂八十卷則余所嘗擘取者也配葉氏子男二長文棟娶
于歸次文柱娶于朱女二長適王協賡而夭次未聘棟柱
卜以某年月日瘞君于邑九保藏字圩先塋之次以書告
哀曰傷哉敘也生十八年而孤又二十五年而夭中間逆
旅者十七遘癘者十二帶索淪垢者十三有志亡時懷奇
畢命轗軻埋折孰斯之極者乎念厥平生安貧亢節以著
述自喜不徒碌碌也惟大人先生憐而寵之銘銘曰博綜
古今謂斯人貧耶令聞不朽謂斯人夭耶舉世尚白而獨

尚玄謂斯人不聞道耶教誨爾子亦既式穀不以其富恣
我嗣續若堂者墳于馬埋玉後有過者是瞻是式曰斯維
有明文人張君之域

封孺人謝母張氏墓志銘

孺人諱文英姓張氏父諱克謹知文業商尚德好義恂恂
如也生女而惠甚愛之聞謝氏世以孝義相承謝母周早
寡淑德懿行昭於異族曰是可以為女範矣遂以女許字
直齋公即贈監察御史諱表者也孺人秉性溫良不妄言
笑歸而事寡姑也孝敬篤至旦夕承奉頽色中饋必身親
之姑勤紡績繼晷以膏家人或頗生厭輒以物障燈力相
其勞姑寢乃寢時謝氏適丁孤婺困悴矣而孺人克佐夫

子立門戶又善操嬴縮之柄稍稍自給而産故瘠也每歲
侵即艱食孺人務致洗腆於姑而自茹粗糲即瀕餒不愠
夫叔同爨事之如事舅已而異居猶時時饋之食夫叔感
而言曰孝哉婦其殆興吾宗乎直齋公亦質直好義即少
壯服賈絕無私金帛而長家者析産過有軒輊孺人則恒
以天道諷直齋公而直齋公亦唯唯信聽無他腸人咸稱
長者時按察君汝儀方在髫齔僅一弱息而孺人無所姑
息動靜出入必嚴矩度課夜誦則紡績與偕既而女汝婉
子汝誠等相繼以育雖煦煦啞啞憐撫切至而端其蒙養
教之孝弟蓋未始一日替也正德癸酉按察君領鄉薦明
年登進士第令餘干周孺人喜謂孺人曰昔汝翁不幸吾
兒方在襁未亡人煢煢在疚謂門戶墜矣不圖今日見諸
孫立也且階顯融非新婦孝敬何以致此歲戊寅直齋公
罹危疾孺人盛暑不解帶者彌月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居喪毀瘠幾不能生然恐傷姑心旦夕強飲其哀後按察
君擢監察御史推恩贈直齋公如其官母封孺人誡之曰
兒有今日祖母之遺也我今受若封矣而祖恩未報吾死
且不瞑兒其念諸按察君受教唯謹又之周孺人卒時按
察君新有總憲江西之命以過毀致疾比三年竟不起孺
人痛其子之不祿也又通籍二十餘年窮約不改寒士即
菽水亦不能支居常悒悒不放眉日抱遺孤而籲曰天乎
何降割我家若是其棘乎又命汝誠曰是實在兒其念而

父與而祖矣而汝誠實克承厥志旦夕色養奉卮酒上壽
又訓育遺孤而植之孺人乃喜歲庚子汝誠發解諸孫皆
業校官孺人又益喜至丁未二月二十六日孺人疾革而
逝距生成化戊子八月十三日為壽八十汝誠卜以某年
月日奉柩於諸家橋先塋之次啓直齋公之墓而窆焉子
男三長即按察君汝儀先娶汪氏贈孺人繼范氏封孺人
次即汝誠庚子舉人娶趙氏次汝立娶徐氏女三長汝婉
適董梧次汝娩適沈雯次汝敬適朱統孫男十長千之守
之天殤次復之上之豫之大之皆校官生約之問之繼之
及之尚幼孫女五人靜之端之正之福之安之俱許配名
家余與按察君雅相知也又熟聞孺人賢汝誠以其故手

狀行實稽首再拜以請遂不辭而為之銘銘曰孰茹之荼弗茹其旨孰作之巢弗肯其子拮据卒瘏繄孺人之始既佐其夫克開厥嗣厥嗣維何乃昌乃熾眉壽令終以介休祉以引以翼百世斯無斁謂予不信視此貞石

封淑人亡妻陳氏墓志銘

淑人陳氏處士公諱瑀仲女也母周氏淑人生而婉嫕大異凡姬年十八歸于我貞靜莊恪即造次弗愆于儀目不戶窺足不庭跬閨以內外閒如也諸隣婦竊相語曰斯沉沉者乎而又何爾給也余時未弱冠頗自匡飭淑人亦賓事之每晨起爾揖即廿步之外望之輒蹶然而起凡楎椸几榻余所御弗御也其諸涸褻一不露余目余每夜讀輒

治女紅以相雖盛寒暑無間時余家蓋食貧也內無媵婢外無童奴以一身肩俯仰夜則宿火爂水雞鳴而興盥櫛簪笄入爨下炊食以食饗者捧匕筯饋舅姑已乃滌器除宇執作蠶織自午至夕率如之余既仕有官恒節縮奉入以佐余急客至則韝臂視具極其潔精衣不帛食不肉猶然田婦也余官漸崇食指日益衆應賓客給工作總總矣畜有待無即鰕魚瓜瓠之類纖介罔所漏事近鄙細要其所以經紀緩急者至矣子長有婦輒留治其家而俾諸副室從余於官蓋如是者久之比余之歸田也家政各有責成閔淑人勞苦方以佚優之而病作矣負茲累歲百疢交攻每一偃仰即膚骨刺痛如錐如劙至不可忍遍集諸醫家診之或謂風或謂濕或謂痰結或謂血虛竟不詳其何症也屢藥屢劇遂至不起嗚呼傷哉淑人性至仁孝余母夫人蓋甚嚴也事之曲至晚節益見憐愛御臧獲無一慍容詬語有不飭則隱不以聞曰毋溷乃公為也峻於禮防即親隣罕得面之節齋甘至乃於濟利則靡所靳語及妬者暴者縱不檢者輒曰斯賤婦也何不自貴重若是體質清弱啖飯不能盡一盂禾羞餅餌纔入脗即厭不更進也中年酷信佛氏至斷葷腥持齋素沒其身病至委頓強之小須食養卒謝不納此其所蔽也生平絕無慕好惟欲其子之成立致身青雲蓋忍死須臾以待而迄不得遂悲夫淑人卒於嘉靖丙寅八月十有八日距其生弘治庚申正月

十有五日凡六十有七年產子一邦仁娶戴氏繼毛氏側室柴氏生男一子庠女一仲子邦伊娶許氏叔邦侗聘黃氏季邦佖聘陳氏皆側出乃淑人字之不異于仁談者以為有鳲鳩之惠焉初以余南精膳主事封安人繼以余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封淑人繼以余兵部右侍郎加封淑人卜以隆慶元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葬于董鑑橋之原則揮涕而為之銘銘曰胡豐其德而嗇其躬胡鞠子之閔斯而弗諧脩庸胡佐余於約而不共享其終吁其恫

明故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小愚陳君墓志銘

君姓陳氏名覲字忠甫其先南朝之裔世居餘姚之開元

鄉登洪里宋時有諱昇者嘗率鄉兵禦睦寇授武功大夫京畿都統領其子廷俊復率鄉兵禦金人境內賴焉遺蹟表著至于今人往往能道其事至我朝廷俊十二世孫王成者由開元從居邑之東南隅遂世為東南隅人高祖諱孟雍贈吏部文選司郎中曾祖諱雷封河南彰德府同知贈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祖諱廷敬直隸薊州判官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加贈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湖廣布政使司左參政父諱煥光祿寺卿母胡氏封淑人君為光祿公第四子正德癸酉光祿公舉於鄉捷書至而君生人以為瑞云自幼秀穎不群束髮從其族兄湖廣右參政塏授大小戴氏禮輒能了其義旨為文温柔爾雅年十六補縣官

弟子聲名輒藉藉出諸縣官弟子上已復為國子生聲名輒又藉藉出諸國子生上人曰光祿公舉子何多又何多賢也即無論諸兄若兩陳生者顧不朗然玉暎士林耶辛丑仲氏太守塤叔氏少宗伯陛同舉於春官君益自奮厲折節讀古人書顧連蹇不得志於有司庚戌居光祿公憂戊午捷順天鄉試已未再捷春官拜兵部武選司主事尋陞車駕司員外郎再陞郎中佐大司馬樞機肅清軍府人無敢干以私者甲子轉武選司郎中凡天下武臣承襲者咸隸馬吏每竊柄鬻文紈褲子皆入賄夤緣為姦選舉往往多濫君一以至公振刷之邪蠹屏息三月居母淑人憂丙辰服闋復補武選司郎中風裁益厲兩典武會舉一[illegible]

天下都司官豪雄帥領多所[illegible]拔累官郎署練達機宜材識卓請大司馬虞坡楊公大器異之戊辰備兵湖廣衡永郴桂諸郡蓋朝廷以君夙望故以全楚要害付君君馬首南也輒銳志經畧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君討之君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刼郴州桂陽君督兵擊之斬獲首虜以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韋銀豹韋大罵棲船泝衡永江大掠諸郡君又督兵殲之江上時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檄君為備乃君大振兵以張軍威聲聞八桂蒼梧間虜為褫魄彼省克奏首功猺人既平則給

土田立堡砦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凡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蓋為朝廷保障一方樹長久之畫非茍偷旦夕安也而君之神用亦竭矣語具參政公塏所為狀中衲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衡永間衡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君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辛未入賀　先帝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已陞君雲南左參政而竟以勤勞楚事積苦痰作卒於京師旅舍時壬申三月初九日也虞坡楊公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卿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扈其喪歸故里君為人沉毅慷慨有志畧居家孝友光祿公之致政歸於越也日以山水花木自娛不問家人生業光祿公與母淑人在堂二兄宦遊四方而君

獨當門戶家務井井一不煩尊人又日美飲食娛樂之兩尊人蓋甚謹也淑人鍾愛庶子堅君則曲承之無弗淑人君也產遜其良事畀其逸而惟督課之學夙有成立念其族祖文選公子孫之微也割田若干以供伏臘婦翁謝中書不庇其世粥居第於宗人而不當其直君則又為倍直贖還之其行事長者類如此生正德癸酉九月六日享年六十七元配謝為文正公孫女繼配毛鄞望族女謝贈安人加贈宜人毛封安人加封宜人子三鑲鏌鈜皆側室張氏出鑲娶邵太守孫女鏌鈜俱幼女二皆謝氏出長適陝西太僕寺少卿胡維新次適楊太守子秉衡卜十一月二十日塟竹山之左麓余長子邦仁君僚壻也是以屬不佞

銘銘曰大人龍變蔚乎雲蒸出入中外維國之楨清我皇路乂我元元古訓是式夙夜無愆水之瀦矣不云自積木之碩矣不云自殖乃如之人兮如圭如璧有盡者年不朽者德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五

墓表志狀誄目錄

墓表志狀

明處士王守愚墓表

余歸自茂嶼山中徙未及脫而蒼頭自吳門所來者以王
生書跽進庭中余受而讀之曰不肖穉登頓有謁也先處
士蓋閭閻細民云而操行類于有道曩者寃岁之事賴王
中丞哀而貰之銘頃治冢封樹一石於隧道敢以表辭累
於下執事伏惟公麗藻絕代能不朽人猥在先子不宜以
毛褐見遺穉登敢忍死以請余因亟讀王中丞志銘其言
王氏先世詳矣玆不復論而論其操行之可表者云處士
其先烏氏家常之江陰自金安公亡命跳而之蘇變姓氏

曰王再傳而至景宣公處士其長子也諱軒字可立號守
愚景宣公好神仙為雲冠羽服時時談說御風冲舉之事
不問營產作業家用不振處士年十四則代總家政
武皇帝時大水漂民廬殆盡諸農家悉欲竄之四方處士
則從一二大奴履泥塗涉葭葦持子本入農家坐沈竈下
生蝨萱粥相勞苦出槖錢貸之使緯蕭捍水是年他農告
病而處士田獨無恙諸農人德處士爭出息償所貸錢處
士用是起家稍裕矣無何景宣公沒厥配蒯孺人來歸少
而有娟德相與茹荼食蓼辛苦力作諸族人子弟競務鮮
衣甘醴吹竽蹋踘為俠邪少年之游而處士獨不從俠邪
少年游惟菅屨毛褐蓑衣脫粟以躬儉勤不數年業遂起

出諸族豪上初母夫人朱喪明處士則旦起焚香祝天
以舌舐兩眸冀其復積十餘年不衰季弟可行幼未有
室室之女弟二人未家家之所為婚嫁之事靡不厚善
既畢則出其所自樹産中分之以遺其季以蒯孺人嫁
時裝亦悉分季之娟即刀尺鍼縷罔有自私已而讓居
第于季而携家還常州會趙尚書出師東方富人苦供
役亡去太半處士喟然曰夫犒王師不愈犒賊哉日持
糗糒牛酒餉諸部曲督魁時徵兵四集傳舍皆不給尚
書命戲下騎而闌入民家以居處士則潔除廡下增竈
使便炊椓杙使可繫馬又時時饋餉之諸督魁見處士
長者皆相戒護視主人翁舍惟謹牧馬於坰毋溺主人

庭中比去走視他家室莫不斬柱壞垣毀什器以供爨
馬通幾與楹平矣謀臧不臧若是哉處士初徙舍常州
而前舍人留一病奴欲以嘗處士處士為具枕席善飲
食之曰幸安此毋急去也奴病已泣謝曰吾主非人欲
死我以累長者乎已而奴卒與他鄰鬨以死他鄰坐破
產人益高處士然卒用軍與故數罹大徭產益替既意
不自得復廢常著歸蘇會蒯孺人卒長子婦又卒君愈
不懌推家政穉豐而縱游虎丘石湖諸名勝令童奴持
醪糒以從所至徘徊歌嘯日夕忘返如是者踰十年所
以甲子六月廿又四日以病困卒處士生而王立已棄
去經生為賈賈稍羸即廢著不肯居貨壅積他賈人或

坐得高價詫處士處士曰而謂天幸可常乎乃他賈恒
困而處士獨否悉家人積粟趣使出之曰以此徼利奈
菜色者何世世子孫勿復為也天性嚴重端坐肅立步
武不失尺寸平居不妄言笑為人居間得其首肯一言
如勸金石即要盟質詛無論已里中諸博徒酒人素兇
暴使氣者皆相顧避匿曰有如王翁知得無愧死乎盖
庶幾王彥方云伏臘祭享及父母忌諱必閉閤孺泣聞
者感動季若婦早世撫其子若巳子嫁其女若已女賑
贍族人無間疏遠諸中表外戚之親稱貸逋假至折券
再三罔有倦色好服高冠大袖不喜庳幘今年如近代
輕薄少年裝雖炎熇蘊隆之時衆賓既去猶着帽結襪

不肯袒裼露頂人知其性成也子二人長稱豊次稱登
女二人皆蒯孺人出別無姬侍亦足徵家政矣稱豊賡
行宜家而稱登修先王之業名流縉紳間人謂處士有
子也王氏先人丘隴在梁溪不戒於水泉處士時時命
其子曰設有不諱幸無以吾骨為魚乎盖不欲歸梁溪
云其子奉治命惟謹乃改卜梅灣之新阡占者曰是謂
前湖後峯佳哉鬱葱廼虎廼龍子孫其隆吉人之宮乎
以隆慶六年壬申歲蜡月廿有一日襄事自梁溪遷蒯
孺人之兆合焉先民有言公侯腹心下逮罝兎之野人
好爵爾縻猶之鶴鳴而子和德之隆也風斯沛焉何必
都顯爵莫崇勲而後能不朽哉若處士之義行與王生
之文章海內莫不聞則所以永斯曆年者豈徒穹窿之石
而已哉

慈谿司訓元周張君墓表

司訓諱悉字元周學者稱南山先生世為江西建昌南城
人曾祖德厚以孫昇文僖公貴屢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
祖文彬父巽皆亢節自高棲隱巖穴母范氏生三子君其
仲也生有異質穎敏絕倫兒時讀書一過輒成誦試之對
應聲而中文僖公大奇之會空同李公督學輒加甄異名
藉藉起矣君為文平正通達直寫胸臆期以闡說理道不
務雕繪為奇而藻躬飭行恂恂若處子未嘗以意氣加人
接後生輩一與長老無異下至臧獲之賤欵欵惠愛不輒

輕有怒詈有所交易必自甘損折非其義也一介不苟取
與朋友交久而益信為人謀一如已謀有窘棘者推所有
賑恤之即甚費不惜也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
得其歡心有疾則調和湯藥竟夕不眠比其終也哀毀踰
度喪葬一遵於禮伯氏曰憨秉性剛方人莫敢忤君事之
極恭少不樂長跽肅拜解而後起及卒經紀其家曲盡心
力撫孤姪從教愛無至不殊所生讓所居之室與之季氏
曰憲少豪宕負氣不能下人君感以誠懇每有訓迪輒鞠
躬聽受惇睦宗族輯譜系以聯屬昭穆建書院立文會群
衆子弟而課肄之講解指授必極詳明又為厚生之倉尊
老慈幼之所以贍族人之貧無告者立祠書院之後四時

綵祀安其先靈凡督學觀風之使咸偵其異也奨以德行之科牒可積袠矣嘉靖辛卯有廣西黃允佩者司訓南城舟方及岸而歿君閔旅䰟之無依也為營置棺斂殯于釋氏之宮又之其家竟無至者乃復買地鳳岡之麓瘞而碑之於乎此可以觀行矣時余適以督學至厯得其狀下檄旌焉君績學修行人莫不以顯融期之而數則奇也八試棘闈乃竟不利嘉靖辛亥竟以貢上春官癸丑十月除慈谿縣儒學訓導甲寅四月捧檄至浙乃以初八日辰時卒於武林之寓舍距其生弘治甲寅八月十八日巳時凡六十有一年訃至其子嵡乃匍匐哭踊来歸其櫬將以其年月日葬于其山之原其父子皆余門下士也而嵡高才能

文又余最所物色者觸暑至廬泣而請為之碑余方有草土之慼盖泫然傷心焉曰阨哉元周白首窮經而不獲享一命之榮黃訓導之客死也力為殯埋而身竟罹之天可知乎天可知乎乃摘其行誼之大者表諸隧道使過者必式焉曰斯高士之墓而知德者之所為文乎

中順大夫石窓華君狀

華氏宋戴公子考父食邑于華因氏焉其居四明者由萬三十府君始府君當南宋時自姑蘇徙于鄞之瞿湖後又徙櫟陽實柀橋左桂林其裔孫也名愛字仁卿别號石窓曾祖諱鈺祖諱晟俱晦逸以詩禮世其家父諱欽以君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母呂氏木阜儋州判官朽庵公女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生始一月而失母鞠於外氏舅氏汀無子遂命從呂姓後焉甫成童能博識強志甘苦于學蘄蘄然殊矣年二十三以儒士領正德癸酉鄉試繼登甲戌進士高第授南京刑部主事讞獄明決訟者不寃凡有疑滞咸為取平歷陞本部員外郎郎中乃奏復華姓弃父喪南還服闋改除南京兵部職方郎中是司素稱繁劇君從容裁決積弊振刷軍務肅清已乃出守桂林桂林民獷而好訟充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君恫瘝於躬聽微析疑窮日力不懈浹旬囹圄為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桂林居會城素迫於應上官而怠於催科逋負以百萬計乃早夜區畫與民裁濶狹輸餽每為隣

壤先秩滿以最復舊任念以直道忤人欲退就家食而親友強之行遷延不速進卒被効落職諸縉紳莫不扼腕民遮道泣送者無慮萬計君慰遣之無幾微見言面君性温雅清儉洞見肺腑不刻深懷詐尤篤於孝友歲時伏臘恒以封君早棄不及滫瀡之養為憾奉母陳朝夕怡怡不失所懽處其兄若弟無忤言以舅氏鞠養之懃也終始顧戀為卜居近之家居鎮日以詩書自娛興至輒携其所知夷猶於廻溪疊嶂之間見雲蒸霧變木秀卉榮則忻然忘返置勢分於度外癯然布素也歲不一入城府於官府無私謁唯慇懃教子以世其業君精於書法尤工義獻行草而遒勁美澤變化若風雲翺翔若龍鳳即諸名家弗過焉為

詩希盛唐風格每以王維杜甫為至入其閫域矣藻詞舒
翰之士方共翕然向風而君顧不樂以死哀哉君病且革
詔其子曰吾進不樹勳庸退不究學業以命之未終猶有
待也而今其已矣夫劍沉弗割鏡埋弗照將誰知我者疆
吠塗堊惟爾輩是賴爾其念哉于時縉紳諸學士聞之莫
不欷歔盡傷奔走相吊謂才儁之不可復得也若麟鳳芝
草然僅見之而靳失之此豈有所勉而然者耶君生弘治
辛亥五月初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五日春秋纔四
十三配吳氏封安人生子三大呂娶孫氏仲呂娶楊氏南
呂聘屠氏女二德秀許聘陸鴻羽德芳尚幼孫男二長曰
坤次曰圻時徹之解官歸田也與君遊於日嶺雲實之間

攀蘿拊石咏歌相酢自以為騷人逐客之樂無與同者而
未幾輒病病少差復以詩来期我於寶嚴之上而旋即死
矣嗚呼蔓草凌蕙野烏咤鸞人則有然而鬼神亦復不佑
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卒之次年余將有東魯之役日月不
居懼君遺行之堙也重以諸孤之請遂為之次第如右以
俟作者徵焉

潘母錢太宜人狀

太宜人姓錢氏上海順庵潘公其配也父曰存德母任媪
生太宜人之生也端重簡爾麗于女則不苟言笑及笄室
于潘時姑已沒事其舅默庵公肯羞浣滌悉力共御不以
委諸臧獲久而弗懈相潘治外內事瞿瞿勤勞咸中矩度
沒齒無迕言凡厚宗睦隣慈幼逮下類非群女婦所能庶
幾云旦夕詔諸子曰吾不知學知吾績績可以觀學矣湅
之水暴之日絲乃潔焉經之緯之積尺而丈帛斯成焉績
以五色文斯著焉夫績以其漸也功所以績學也弗可闕
也課讀率至夜分大寒暑無間嘉靖癸未子恩舉進士守
祁及鈞奉母氏以行太夫人性儉約日視米鹽細物食不
二羞衣不重帛常曰廉者所以立官者也儉者所以立廉
者也女為廉士女毋侈服食毋忝厥官能事我矣恩奉以
周旋用有大樹當路者交薦揚之丁亥秋遷南京刑部員
外郎太宜人亦至焉戊子春正月忽遘疾藥之尋差秋八
月順庵公携以歸未幾疾復而逝九月十七日也距其生

成化癸巳凡五十有六年子男四人長即恩次憲次忠次
恕忠恕業于庠女三人長適顧鯛次受許相聘未行卒次
適庠生俞文榮孫男五人允明允升允文允修允言訃至
恩被髮擗踊東望哭而馳已丑之春以書来曰天乎譴恩
也弗亟而速戾于我母氏其諸謂何恩之有今也皆母氏
之由也寵光之未及色養之未舒而今則已矣嗚呼悲乎
日月有時葬將至矣惟吾子一言之辱豈惟恩一人之幸
將恩之宗嗣實終賴之時徹與恩兄弟也知恩者深矣遂
不辭而為之狀用以徵諸有文者

封太淑人顯妣孫氏壙志

昔先大夫之沒也甬川尚書志其墓其言家世履行詳矣

今母夫人卒不敢以內行煩學士縉紳謹志其大畧納之壙中云母夫人孫氏世家小溪山礜有上下二族母夫人之出則俗所稱上孫礜者也洪武初有諱某者以高貲從實京師而子孫仍業其故田宅傳至我外祖曰𦖭娶外祖母朱氏成化壬辰九月二十五日誕生我母母有姊氏二齡以長孫命孫生測之曰是長者富家嫗少者乃大貴壽考矣既而字於先大夫先大夫則吾祖季子也未婚而析於伯仲吾母歸即主幹家事貲又窘詘拮据勞瘁以相先大夫朝夕所為孜孜每日未吐曜輒治炊以食已即執絲枲女紅時時抱哺諸子女或枕之股掌而卧仍織作不少休凡寒暑所被服皆手自經緯紉綴蓋靡有外市者乃先

大夫讀書無他營又獨持門戶家日益落母歎曰謬妄哉孫生之談乎若是其困也捋安所得貴矣母性甚嚴每兒子有過必以告於先大夫先大夫又益嚴撻罰恒過苦故不肖為兒時日凜凜俟譴無已也憶昔數齡時母携之歸寧偶嚼酒一勺母輒怒笞之外祖母曰鞫小兒何刻厲乃爾母曰吾傷其諸父皆以酒破業忍使兒輩武之耶其飭教類如此御僮僕子婦率斤斤岐整閨庭斬然與先大夫處亦多匡矯然於唱隨之禮則未有違者孝養吾祖四時饗祀必致潔虔遇族黨姻婭恩禮篤至諸先世親故貧者着破衣冠踉蹌走至門群從莫不避匿吾母顧獨迎欵饋食弗厭也晚年益務慈惠有不如意厚自隱譬君恐傷子婦之心者徹之自巡撫江西徙官留都也得過家上書請母就養行有日矣會虜犯京師天子求群臣可以攘却者而當道謬以不肖應詔徵書及門母曰兒往矣吾老不能從也為天下者不顧家兒毋以母為念乎然自是數聞虜入警報非時恒惕惕不怡曰幸兒生還故閭吾目其瞑乎而不肖亦以不得親含先大夫時有風木之感焉每夢寐未嘗不從二親周旋也歲時分少奉給及製裳衣為饋而吾母不忍輕費疾且革矣呼吾妻語之曰兒屢所寄物具在篋中盍檢而藏之毋為婢子輩所私也吾妻固請所與曰是在吾兒矣以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六日卒於正寢距其生凡八十二年於乎有親不能養也沒又不能送也通

天之罪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徹初為南京精膳主事封先大夫如其官母封太安人已而累遷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蒙皇帝覃恩又以子職加封先大夫母加封太淑人嘉靖辛亥徹以京官三品考滿贈先大夫兵部右侍郎母仍封太淑人蓋至是孫生之言庶其徵乎母訃至不肖泣血陳情疏籲闕下得賜諭祭營葬並祭吾父下以某年月日厝于三港口之原從先大夫之兆云吾兄弟四人長女兄惠徵適挑浦王榮生二子而夭次即時徹娶陳氏累封淑人次時敭娶洪氏次時擻娶沈氏孫男九曰邦仁邦儒邦保邦儲邦佳邦仰邦伊邦倣邦侗孫女二曰孟柔仲柔曾孫女一曰少莊其餘別有家乘不著

海石錢君誄

夫引裾折檻僅逃斧鉞之誅碎首剖心難回日月之照蓋志士不以全軀捐節忠臣不以忤主顯名要皆矢不二之誠以明在三之義耳海石錢君鍾海瀆之精靈耀雲霄之騩采羽儀丹闕見謂寡倫銜命四方足稱不辱當其履文石之陛列青瑣之班慕寗武之其愚爲史魚之如矢封章屢上大猷是陳樞輔爲之歛容貂璫因而屏息過憂國恤力尼秉輿未酬補衮之忠遽犯批鱗之譴狂言匪茹臣罪當誅負耒青山之阿下帷白屋之興聚徒講道樂志考槃于時屬望膂紳蒼赤依賴詎意溘先朝露行道興嗟窀穸匪幽令聞彌顯彤管載其遺直赤墀表以孤忠帝命錫于

九泉赫矣其賁徽音動乎四域孰是不欽余生也同域仕也同朝傷懿軌之先徂悼高風之永戢徵諸素履作此誄詞其文曰

於昭越王建邦啓祚邁跡自錢慶流苗裔摛芳盤宗遠承芳系代有聞人敦德尚義曰惟東畬駿發甲第海石嗣之競爽弗替國之連城家之良駟四奉使楚藩正儀却饋載陟正言風節益厲彈劾輔臣指斥倖嬖不激不阿鳳鳴朝著權要歛跡善良翕比力挽鑾輿社稷寧壓誅殛是甘冏辭顛躋帝曰咈哉褫爵長逝夫餘之山五湖之瀰以樵以漁以播以藝弋獵丘墳夷庚百氏集我朋徒討論真秘理窟斯探廓彼障翳葉隕先秋根當春萎嗚呼哀哉孰也無生獨稟間氣孰也不學獨擅精詣孰也不仕鋒鍔是厲孰也不歸樓衡樂泌彤史記忠白簡表異左臺右掖上聞丹宸帝曰嘉哉社稷之衛何以旌之奉常是貳何以恤之有司供祀顯忠遂良泉臺攸庇嗚呼哀哉君有德行金精玉粹君有著作鳳鸞和噦君有令名川流嶽峙君有嗣子王槐竇桂云胡不顯沛厥康濟云胡不壽休範斯世不育其身而身後是貴有山巍巍有水沛沛希蹤景德孰不興喟嗚呼哀哉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五終

祭文目錄

祭文

祭鶴山祭酒文

昌黎有言惟知心之難得曠百一而為收故菌荼之異質諒玉石其匪儔顧藐末予小子豈哲士之良傳何鳴鶴之交知遂伐木之相求投緇衣以結好眷杕杜而興憂閔我卹我均管鮑之義引我翼我齊王貢之休乃若江右之役實負公知而公且諄循慰勞以為讒言醜正非我之尤既而起廢丘園馳驅青兗亦惟汝由時乃矢心自勵靡有夙夜期樹尺寸之烈以終君子之猷而公乃溘然遐舉不復即我而同謀嗚呼公嘗語我昔馬范定交為異姓兄弟今予與汝豈其不侔異日得解羈馽而還也尚將訪公於白鶴之山相與窺雁蕩躡羅浮逍遙埃壒之表以求所謂赤松羨門之流而今則已矣展轉興喟其何以解吾之怏愁芳圖與令子采輯遺文播揚光烈庶幾一表知己之誼而又未知其得遂與否也嗚呼莫高匪山莫浚匪川我之懷矣曷維其諼陳詞千里泣涕漣漣何以廸我魂夢來宣尚饗

祭洞雲兄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四月乙卯朔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弟時徹謹以果饈香帛之奠致祭于
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宗兄洞雲先生之靈曰於乎先生博

大温良之資孝友忠信之性識微洞幽之智損已裕人之
行生草弗翦生蟲弗踐服食僅安乎素有粟帛不取夫豈
㫖常謂缺陷世界勿宜僶勉求全坦然自得率履無𠎝能
詩能禮上紹東皐之澤為圭為璋下開令子之賢宗門儀
矩鄉黨推先雖稼穡維寶高尚樂丘園之賁而綵綸有奕
褒封遞桑梓之榮祿養于茲方渥日月遽爾告凶惜精靈
之胡逝慨典刑之曷從於乎哀哉先生視吾父其叔視吾
其弟謂父貧約周旋以濟無日不親無言不契自吾幼孩
謂可訓誨爰及弱冠遂叨祿仕聞謗則憂聞譽則喜豈浮
華之是狥寔善道以相厲而今則已矣於乎哀哉族大宗
蕃小大陵噬悲人云亡白黑斯戾作善何依不善何忌信

天道之匪諶嗟我人之莫竟抑福履之難周将隆盛之或
替於乎哀哉徹也官守所稽弗獲與含賵之役而悱惻所
鍾徒望鄉而出涕而今而後凡樹德勵行可以自力者當
與常甫勉卒所圖庶幾不墜得如先生之生而幽隱之懷
獨得之趣所欲控語於左右者莫可以喻先生之志嗚呼
哀哉緘辭千里薄奠几筵猶其顧予無我遐棄尚饗

祭少宗伯劉五清先生文代作

唯公生抱奇淑天錫剛貞幼而俊慧煒煒蜚聲長究問學
得路于征進退百家衣食六經負璞應世連茹群英讀書
中祕益固初盟欵欵論諫乃矢厥誠逆豎嬬焰偎媚群登
耿耿我公介疾不朋齟齬為惡去國十齡旻天茂威薦瘥

以平簡在帝心浙士于程于程浙士正學恢明繼陟貳卿
勿弛其緋旋佐秩宗曰直以清抗疏大禮綱常日星寒暑
忠義善類所矜謂介公孤我皇是正鬼神弗職謚云以甍
典刑既喪覆霣老成孰是不悲悶瞀憑憑況我同袍云胡
為青斗兆有翮徒雲其弃淼淼皇哭猿狖哀鳴公茲遠邁
我懷怦怦觴以醴水薦以皓繒忳忳者辭敬詔明靈尚饗

祭南京右通政南湖余先生文

惟公受氣剛大秉德貞純行周内外學究天人見此令善
芝蘭斯馨見彼不善若履荊榛篤信于友篤厚于親婚姻
急難恫瘝在身處湖海而不忘乎國處廊廟而不忘乎民
論忠臣與烈士每慷慨而悲辛於乎如公者居則足以範

模邦域出則足以羽儀縉紳始也高舉為鳳為麟數教南
服中遭迍邅幸憸夫之敗績慶直道之獲伸方飛騰以得
路遽無疾而沉淪於乎悲乎於乎悲乎清廟瑚璉豫章棟
梁天之生物各有所當何人不壽公獨夭喪何人不顯獨
晦其章天乎天乎伊胡弗常某等生則同地仕則同方托
緇衣之深愛承道德之末光念百身之莫贖橫流涕以沾
裳孫孫寒泉凄凄故鄉靈車云邁精爽翺翔有秩其筵有
旨其觴瞻拜几筵我哀是將公乎上下公乎四旁徒庶幾
於一奠其何以罄予之所藏於乎悲乎於乎悲乎尚饗

祭留朋山方伯文

嗟哲人之具美兮誕靈脩於南服信好姱而不羣兮齊懿

德於金玉䆉天路以遐征兮匪後時而先獲持繩墨以立政兮越又平反夫岸獄彼菅蒯之菑畬兮亦旣種之穜稑豈鷙鷂之鮮儷兮衆咸謂之鸑鷟方累績於藩垣兮入將獨司夫鈞軸何榮悴之靡恒兮歘遥逝而不祿嗚呼梓杞崩摧兮芃芃樸樕蘭蕙銷歇兮蕘矣蒼萊將氣數則固然兮不能保其戩穀也抑羈馽之是厭兮又何怨乎妖鵩也嗚呼木葉落兮山嵯峩飄風發兮水揚波靈軍兮云邁俳惻兮奈何執紼兮祖道殣露兮悲歌眄故鄉兮邇止盍歸來兮丘阿

祭王封君文 鶴山祭酒父也

惟公拓三槐之遺澤抱嘉遯之貞休好脩姱以自潔遵聖哲之明猷藝嘉穀於疆畎力耘耨而無斁何猥莠之弗剪乃旣穎而實碩誕賢嗣之成行颺天路以遐征佐司馬之庶政肆肴家之浚明若仲氏之高朗與董賈而齊衡著銓曹之偉望作多士之儀刑逦皇心之眷止時寵光之奕奕豈帝命之有偏惟厚殖其必獲結蓮社之芳盟鹵香山之遺老駕鹿車以行樂餌靈芝於瀛島胡垢氛之是厭遽長逝於玄宜雖壽考之令終嗟懿德之凋零况藐末予小子誼通家而彌敦心悰慴兮莫釋横流涕以傷魂脩無詞而寄奠庶靈爽之猶存尚饗

祭偲菴楊太宰文

文皇御極　宣廟繼光臣鄭體國文敏維良燮和樞極爰勤景瑞宗功報烈文獻澤長衍之維柘以似以昌猗歟太宰四世克芳　孝皇禮士公首明揚乃柄銓衡令譽允臧　武皇正位迺秉太常逆瑾搆亂出守名邦載陟文衡兩鎮遐方黄流玉瓚白羽大黄南夷是匡告成于王荐歷台輔績敘用彰遭逢聖明柄用未央有興青蠅貝錦斯張維公東歸泉石徜徉縉紳欽式山斗軒昂幽明胡戾懿惁云亡凡茲在位罔不蠹傷帝用嗟悼寵錫皇皇某等欽承王音式告玄藏籩豆有踐悃欵攸將尚饗

久旱告雨師之文 代作

王者立國民寔其依民之有生百穀是資而豐而凶唯神之爲邇者神乃壅閼膏澤歷時不雨蔬麥弗登民用疢亟而神若罔聞知諸穀將盡槁以死民咸病色撫膺而籲于路曰是神寔殲予而孰又予恤凡我有位閔茲民戚用不寧厥居豈將事者之弗職盩于天和而神降之罰也夫然民則何辜而俾罹此極乎唯神其降聰哀于四方民其速和而飛廉驅而旱魃霡霂于下土使絶者舉蘇槁者舉息民其庶有瘳乎某等疇敢不夙夜祇愳敬天勤事以與神麻養此民也此或不聽而曰殃則有歸豈國家所以事神與神所以承天之意也乎敢告

王忠文公祭文

伊天造之草昧遘　真主之龍興屈羣謨於帷幄秉白旄以雲騰殄封豨於漠北殪脩蛇於洞庭既風驅而電掃乃

天清而地寧懋有元之遺孽肆據險而弗承維皇仁之無外軫億萬之生靈眷我公之忠悃授明命以徂行遂陳詞而矢義冀柔遠而休兵胡醜虜之如豕乃信讒而背盟公亢節以嬰敵爰遘禍而結纓寧首領之不保庶肝膽之昭明皇雷震以赫怒揮天戈而南征乃殲兇而覆巢直掃穴而犁庭蓋公雖不獲首丘之願而實足以宣事主之誠迨嗣皇之離照俞撫臣之奏旌承綸綍之渙頒乃表樹乎休聲矧後賢之繼武益茂著於徽稱何故土之足懷即九死以如生某等生既同於桑梓仕幸屬於典刑適墓祠之初建赫精爽之盈盈舒素衷以致奠愧黍稷之非馨尚饗

祭方正學先生文

昔孔子有殺身成仁之訓孟子有舍生取義之箴而先儒繹之曰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於乎若正學先生之死非所謂殺身以成仁者耶非所謂舍生以取義者耶非所謂成就一箇是者耶蓋乙丑之變靖難之師入矣革除之君亡矣　文皇既踐寶阼親則　高皇帝之子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非有市朝之遷易社稷之變置也人心依戴縉紳比肩而事之而先生之隆德重望又　文皇與用事左右之所傾慕而必欲致之者也使當是時於所謂曰仁曰義曰是者見之不的而持之不堅未有不搴裳而就之者矣何乃累衰而行投筆而慟書詞以絕命不忍一詔之草而甘以其身裂肝醢膚而使親族八百四十七人者相從於魚肉也蓋先生之生也應木星之祥而其出也被　高皇之眷文足駕蘇黃而不屑為學必肩濂洛而不遽止方將窮源洙泗而比績伊傅使道符進聖功贊二儀斯已矣至抱夷齊之介而殉死節之名則先生之不幸焉耳古稱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若先生之死其謂之鴻毛乎其謂之泰山乎　文皇嘗語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　仁皇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以　二聖之言若是則奚俟於乂而後論定哉於乎先生之仁成矣義取矣是就矣死且不朽矣而天下後世猶致憾而不已者則以九族盡夷而使千百年之宗祀不血食也於乎哀哉徹也生同桑梓誦先生之遺文跂先生之芳烈未嘗不憫然而悲

潸然而涕也乃今持節劍南實先生流寓之地顧瞻廟祀其為悲也涕也又豈如恒情而已哉乃原先生之心而告之以文幽冥之中其謂余知先生也耶其謂不知先生也耶

祭宋潛溪先生文

嗚呼先生學究天人之際道溯濂洛之宗才優經濟之具志存禮樂之隆丁天造之草昧乃嘉遯而居貞遜史職而不居入龍門以禾苓綜百家之邃旨騁六籍之夷庚觀其四符八樞十二徵之著蓋非徒騖神於藝文之囿而實欲跂烈於三代之英適元運之告逝當　真主之龍興肆蒲輪以下聘乃奮鬣而揚翎班學士之清秩亦奉旨以授經

舒黼黻之鴻猷宰文章之正盟方君臣之同樂槩夷夏而欽名師大雅之明哲逐乞身而宅畊何鴻鵠之既舉而繒繳定優嬰終殞身於遐竄憯旅魂之煢煢寧首丘之弗懷同湘纍以飄零嗚呼遭屯而雌伏兮固哲士之恒也際泰而遘閔兮非凡衆之所明也歷年祼之渺邈煥耿光其若生播靈爽於巛服衍道泒於婺城雖砆璠之異尚孰品德而不京矧小子之固陋寔是矱而是纚瞻遺像之奕奕潻既隕而沾纓蹊豆籩以致奠庶表著乎休聲

平畨報祀群神文

惟神陰騭下民奠厥攸居善是用芘不善斯誅康我五服靖我邊圉有一不然惟神是圖蠢爾氐羌敢行稱亂封豕

長蛇日滋月蔓利則豺噬屻則鼠竄烏合長驅四境告變掠我婦女僇我黎氓陷我關保殲我官兵如火斯灼如岸斯崩諸畨孏動遐邇震驚皇赫斯怒命將徂征咨爾守土協相厥成乃禡乃社乃鼓乃鉦熊羆虓虎甡甡啓行皇靈丕振殺伐用張士卒鳧藻將率鷹揚或拊其背或扼其吭或乘其阻或擾其旁始也猿升繼之電擊用降為導因糧於敵靡巢不破靡險不極醜類既殲渠魁就馘維此逆畨烏行獸戰天險是憑金湯靡患期以五旬兵以一萬遂克底定無解澌散百蠻震疊耄稚歡騰桓桓將帥奏此膚功將帥曰否惟神降靈我兵既偃我民既寧爰告有司乃壇乃位潔爾肥牷侑以觴幣率先庶僚望於群祀昭茲幽貺永清妖沴

班師祭軍牙六纛之神

惟神職司戡亂威服九州匪肆其虐用作民休犬戎不靖孏焰遐陬狶突豺噬毒禍四流神用赫怒是遏是劉矯矯虎士公侯如仇奮我烏號落彼旄頭盡殲狐鼠大震旃裘膚功既奏不作神羞乃韜弓矢乃屏戈矛昔也哭泣今也歌謳豈曰能武維神降庥牲牷維具以告以酬終其默相庶無後憂

祭萍鄉令岫雲先兄文

嗟乎余自來撫江西而益仰公勤民立政之烈也比按行袁郡密邇治邑則又喟然興思焉何則朝廷之設令長也

養之以廩餼華之以采章出入則從輿馬僕隷憑几號令清道馳驅非徒以耀耳目而擁虛名也蓋亦有厚責焉耳事治不治民安不安胥將誰諉乎是故有志之士早作夜思皇皇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鋤暴植良厚生剔蠹惟恐其不給也其不然者養交市譽獵貨漁貲苟且一切以幸遷陟之及亦惟恐其不給也此其於事治不治民安不安豈不較然可睹哉昔公之令萍鄉也屬當孔道冠蓋雜遝故事日策馬往來送迎又羅列盤盂饋餉客而吏弊民殃曾莫之省邑以益廢公乃一切簡汰繁縟日坐堂上較簿握筭搜剔殘蠹矍矍矻矻窮宵旦不休或諷之自為計者則應曰夫吾身易逸耳萬民寄命焉其苦戚休誰當卹者

且財於民甚急也凡所為厚遺達官將以徼榮耳榮不榮於吾身甚薄也吾縱不能子視吾民獨奈何以其所甚急易吾所甚薄者耶方乃裁宂費鋤豪惡毀淫祠興學校平反冤獄布德施惠與民更始然稟故羸也不治美飲食又日勞不休監司檄至必躬為條對民爭訟則諄諄省辨唇胳焦火蒸蒸起久之困不能勝竟坐是病病甚竟卒傷哉已而萍人尸祝之已又祠之學宮郡史志之曰律身勤慎門無私謁治官如家旦起視事至夜分不輟飡寢為廢坐劬劇致疾於乎此可以知公矣失今之萍鄉土宇褊[illegible]猶瘠也而鬬訟役斂民自為制不復聽官府令約豪猾負固啖噬細小而嘯黨拒捕逐殺官兵率以為常逋負王稅

不啻十之六七此其於公之時何如哉非惟萍鄉為然也甚他邑號稱素治者亦皆弛縱防維猶如敝笱而猾吏豪胥猾豺虎兕蜮也案牘紏棼而黔黎疲瘵蓋日有甚焉此其於朝廷設官之意何如哉此無他凡以為國為民之意微而養交市舉獵貨漁皆若衆必公之心者十不一二而友公之心者則往往而是也思公之風在他人且猶興喟而況於兄弟之親乎況於身有地方之責者乎余生也後然猶記孩豎時稍識公之丰姿睟長聞芳烈於父兄長老而今茲又得親望見公之遺愛故敘次為文以告公九原有知其亦知余言之非阿矣乎

祭江午坡文

於乎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況豪傑之士其曠懷卓識又非恒情所得而測鏡者乎若午坡江君非所謂豪傑之士與不知者則以為好剛使氣矜已凌人非人情不可近以施於用則無當而知之者則謂其節操若山岳之聳峙文章若龍鳳之騰騫遇事若干將之立斷議論若江河之奔瀾斯當今之俊才也已若其衆醉獨醒衆濁獨清蟬脫汙穢之中而皇皇淬礪於朝夕者則予蓋獨知之於乎以知君之難則知知人之誠不易也以知君者如予無幾則知知予者如君亦無幾也而今則已矣於乎哀哉已酉之夏予起廢海上徃撫江西君以書來曰不肖不聞君子之教久矣從前率氣質用事不由德性吾子所覩見也乃今賴

天之靈稍稍有悟創艾靡及倘不遠先朝露庶幾亦有豫乎克斯意也必將克其矯亢之偏而歸之中和之則處以儀刑鄉國出以楨幹王家不徒然也而今則已矣於乎哀哉然古人謂士論定於蓋棺言毀裂之易而成全之難也如君者雖不得展其猷為以終所志而竟完其令名以歿則亦未為不幸也已聞訃都門涕與神殞緘辭千里爰告我衷於乎靈異如君信我愛我如君其亦能知予之言乎其不知之乎

祭姨母丈蔣公文

惟我蔣公人務於巧獨安其拙人競其華獨處其逸訟也衆力所力惟忍胥譎以欺我誠無隱或樵於山或釣於淵

或奕於閭或稼於田孰侮而倢孰迋而嗔嬉嬉詡詡與物皆春蓋匪直岩棲野遁之賢而庶幾乎無懷葛天之民方將以公敦薄厲偷華彼囂囂而今則已矣於乎哀哉吾毋兄弟內外俱已凋謝惟公尚在辛亥之歲公年躋八十嘗以文壽謂公之夷曠遐筭蓋未有艾也而今則已矣於乎哀哉其也羈宦京師不遑將母每一興思腎腸如螫而不意復聞公之訃也顧瞻長道奮飛無翼何能及公之堂寨帷而哭乎於乎哀哉辦香束帛往奠几筵遐而送之泣涕漣漣尚享

祭陣亡指揮朱襄蔣陞文

於乎將軍新承符檄簡詰師徒爾乃僇力馳驅不遑寢處

期以率先勇敢作我干城亦云勤矣無何夷寇南來過都歷邑蓋不啻數千里長驅轉戰所向無前時與爾等計之謂控扼要衝策兵邀擊可以盡數擒斬爾乃奮勇直前曾無難色方跂足以望爾之獻馘也詎意不戰之兵畏敵如虎鋒鏑未交望風輒潰爾以一身奮擊力莫能支遂致兵刃交集胄塗草莽於乎哀哉褒忠恤死國有彝章時乃具疏上請行將贈爾官爵錄爾子孫以表死事之勤是爾雖不獲終天年而光耀永永九原有靈亦當含笑於地下矣茲又資爾殯瘞恤爾妻孥飲爾旨酒啗爾庶羞凡以慰忠義之魂而厲戎行之氣耳爾其知之爾其承之

祭許燕橋文

曰孰才不顯而不躋膴仕孰仁不壽而不介耆齒孰繫於孕育而卒無丈夫之子謂公得佑於天否耶然生而負奇俊之名歿而垂丹青之譽有墓田以供伏臘有猶子以承宗祀謂公不得佑於天否耶卜既得吉玄廬攸處幽明永判泣涕如雨尚饗

祭巡撫遼東瓶山胡公文

曰始余與公同官于閩也見公偉幹長髯高才勁節輒深心欽異之而公亦不予鄙出相呼入相晤即細小事必偵予以為作羅于時予二人者相與振厲綱紀剔疏蠹滯以圖報稱天子恩德而巡察者不悅輒以誣言彈劾會柄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狀巡察言遂格不行而衆謂公結

于柄臣始籍籍騰口語矣已而累進巡撫遼東都御史言官復申前論而柄臣復右之落言官職衆益譁不平攻之益力竟擠之謫外擠之削籍余扼腕太息謂巡察無良而言官黨之言官吠怪而秉鈞者聽之其如世道何哉公方退居田里余意必昌子孫躋耄齒償所欠闕而乃不及于耆以卒豈天道茫茫於人間事都不省辨抑亦惑於讒夫之口使志士不得舒眉耶余蓋不得而知之矣公卒既數月始得訃於梅林公所輒為之論敘其平生如此蓋言有盡而涕無窮也道之云遠不得憑棺而哭追思巨卿之高誼得無夢遄而神馳乎公靈不昧其鑒余言

遣祭四兒邦休文

嗚呼汝三月而識母七月而識父十月而盡識家之長幼朞月而能徐步于庭戶再朞則咲語雍容周旋有度誦書諷詩衣裳楚楚乃若儀狀之瑰奇私覩承家而衍祚夫何中痘無應死之症而乃為庸醫所誤是殺汝者醫而所以殺汝者父也嗚呼汝質何慧汝年何促汝貌何豐汝祿何嗇豈造化英物不能久於人間抑余之不德有以致汝之夭阨耶我心如割揮淚盈臆既憐汝為我子而不及昌大門戶又痛汝母劬劬保抱而不得倚汝以終黃馘也幽明異路莫可久留將往瘞汝於祖塋之側汝其釋爾戀慕即爾安宅或往生極樂世界或如輪廻返汝母腹庶幾汝之精靈不即澌滅而有以慰余心之悱惻也有酒有黍于几于席不知汝尚能飲而能食否耶春草萋萋陰雲如織我之悲矣曷維其極

追奠四兒文

父東沙翁奠于亡兒四官而諭招之曰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誰飲食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誰衣服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誰抱持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誰拂拭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疾病誰撫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話言誰聽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父母傷痛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諸兄傷痛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減獲思憶汝兒兮歸來兒不歸來親友思憶汝爾形煢煢爾魂倀倀東西乎南北乎徒望故居而徬徨曷不歸母之腹寢母之床則爾雖被殺於庸醫而骨肉猶得以相將也食汝粥餌飲爾酒漿于寧告汝泣涕淋浪

祭亡弟惟達文

曰於乎汝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見尊長則踧踖弗寧遇傭丐則抗禮靡後游蟻在前而恐踐其封落葉委地而恐傷其首耕奴竊卧則閉目而過之偷兒盜物則疾趨而反走乃若孝弟忠信則天之所完授也昔甬川尚書謂斯之為德當何如其凝受而他人之言者亦謂必躋于隆享其或不然亦當享有期頤之壽也乃今五十二而死矣又無豐腆之業以遺妻孥人不能知而天亦不可扣耶昔汝飲酒多而啗飯少余以為此非養生之術嘗從容譬止毋自貽伊疚而汝痼已深竟亦如充耳以褻也及顏色黧黑步履蹣跚余讓之曰殆哉殆哉尚猶不知自咎耶則私語曰愛我愛我而已難乎為救矣此殆自作之孽而非天之不佑也雖然使汝而當壽則必不以酒為朋以飯為寇棄我骨肉而獨以身膏榛莽也天乎天乎吾獨且奈何哉吾獨且奈何我涕淚如傾我言不又尚享

祭南禺豐公文

嗚呼人恒恥於面墻而公之學則博綜百氏人恒蔽於目睫而公之識則囊括千祺尺短寸長誰其不然而公之才則旁通乎六藝古稱名書各擅一體而公之書則集成乎眾美耳目心志罔不有營少壯衰老亦各改嗜而公則窮

年皓首惟沉精於論著此公之獨得於天而習成於已者也當其議禮而廷杖也雖不殞首於闕門而氣雄朱雲之折檻會尊人之謫戍瘴海也屢欲籲號於肺石恒感緹縈而出涕解組如遺絶跡塵世此公出處之大致也惟夫好善不勝其疾惡與戎每侈於出好自行一意罔虞衆誰見彼脂韋肆口嘲譏人曰甚矣公猶未夷見彼婞婀醜言詆訶人曰厲矣憯莫懲嗟合則遯疏爲肺附不合則親昵爲尤垢是以愛公者百無一二而憎公者十常八九此其等彝以爲惜而不敢誦言以扣者也乃若群小欺紿數磬阿堵之藏揮金如土屢絶昏旦之糧史雲之釜生魚子桑之突不烟原憲之衣垢弊袁安之户晝關此人情之所不堪

而公獨視以爲安者也於乎人忌其才天亦愛寶遽云長逝復歸蒼昊孰不憚公孰不壽考獨斬於公曷徵天道於乎世有中郎乃珎王充之論世有侯芭斯寶子雲之玄是某等之所深念者不在公之存不存而在於斯文之傳不傳也生芻一束薄薦[illegible]忱公如有靈庶其鑒之

祭棟塘陳公文

嗚呼孰不求名而公獨以不名爲名孰不干祿而公獨以不祿爲祿孰不競營而公獨以不營爲營孰不耽樂而公獨以不樂爲樂何公之獨異於人情哉公也漁獵百氏沉精媚孔班馬曹劉以莫不總操觚展藻霞蒸泉湧而乃深自韜祕握機是聾對衆恂恂不露其穎茲非以不名爲名乎公以強仕之年歷清華之職士林具瞻公卿推轂必焉三事如券必獲而公乃遺榮如蛻解組如擲貴陽之行中道投劾衆望若渴我心則石稼穡富於公儲藜藿甘於肉食茲非以不祿爲祿乎其歸也室不展構田不益畳錢不畜於阿堵粟不充於蓋藏卧而于于起而煦煦疇得疇失何有何無視身外皆長物以有生爲旅居茲非以不營爲營乎闇無姬侍庭無麗卉綺繡不華於目絲竹不聆於耳青山屏障風月儔侶竹杖軒車薜蘿圭組于以優游于以卒歲茲非以不樂爲樂乎是以人鶩于勞公處其逸人百其競公守其一乃以永年既耆而耋聰明不衰神爽充溢知者以爲守雌尚黒而不知者以爲有長生久視之術要

之天之所相人不得而測也乃若惡言不入于耳塵垢不及于躬交游方諸叔度鄉黨擬之太丘佳子佳孫繩其式穀且以爲鳳毛且以爲麟角寶桂王槐匪筮匪卜是天之篤佑于公者亦云渥矣余也知公之行而又知公之心見公之始而又見公之終地雖去之千里而信不絶於鱗鴻方將藉公之引迪以牖余之顓蒙也而今則已矣哀公哭公豈曰溺之無從束生芻以致奠言有盡而意無窮公嘗出肺肝以相示亦有以鑒余之衷否耶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六終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七

雜著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七

雜著

書匱銘二首

一闔一闢為乾為坤一出一入衆妙之門

近不離跬步而八荒咸括大不踰尋丈而萬象攸居立不易方受人以虛雖古今之異尚孰顧頷而不頚 其二

紙銘

玉不足以比潔砥不足以言平時卷時舒有緯有經資爾玄圭以代結繩我維柔而功自成

墨銘二首

人皆皦皦獨玄是崇人皆有巳獨渙其躬隨感而應以施於無窮

盪兮軋一真出渺兮忽移萬象作 其二

筆銘

就扣也而百氏宗執式也而六義通始也脫穎終也藏鋒散一為萬曰維汝之功

硯銘三首

知白守黒其中不測推陳致新其用乳神固厥壽其若拙實無欲而常伸

鎮乃躬虛乃中爾書爾契莫敢不來同 其二

可磨也不可撓也龍蛇之淵風雨之交也 其三

印色池銘二首

我名我姓匪汝弗呈我文我字匪汝弗徵欽之一掬而以
時出之天下文明
坎我宫矣色斯其形郁郁乎文四方攸同其二
界尺銘三首
無思無為有嚴有翼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非金非錫曰維其範非擂非猷曰維其畔不我或稽動罔
不亂其二
不大聲以色惟德之隅正域彼四方惟文之敷其三
鑑銘二首
鑑于形不可遯也鑑于心不可轉也
汝質弗渝汝明弗蝕正是國人其儀不忒其二

枕銘
觸晦宴息元首斯憑展轉反側以代曲肱視于無形聽于
無聲
席銘
既安汝身既寧汝神曷遠禽獸夜氣之存
床銘
爾寢爾興矣爾寤爾寐矣時鸞皇矣時鬼魅矣維天君之
向背矣
帳銘
毋曰莫予云覯在帝左右一念不戒百斯其咎
鎮書尺銘二首

直以方靜而居師姬孔友程朱朝於斯夕於斯非聖人之
徒與而誰與
顛之倒之非汝不飭捷捷翻翻非汝不息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其二
水注銘二首
毋曰予小江河是儲毋曰予固膏澤是施我維守雌為天
下谿
曷吐曷茹弗納于汙曷多曷寡不爽其初量入為出其有
主而虛者乎其二
劍銘
剸犀象斮蛟鯨百怪伏蒼龍精曷為之百鍊成

刀銘
不貴剛貴不折不貴銛貴不缺我惟自完遇物則決
天平銘三首
降監生民建其有極民之聽之萬應無忒
寂然不動懸予之衡有或扣之重重輕輕其二
爾唯無偏四方以為平叶爾唯無側四方以為則咨爾守
衡伊胡不然可鑑非人可畏非天其三
礪石銘二首
百忍之存無惡無斁四體之平有從有革靡頑弗礱非汝
之愚無利百物非汝之德
隤然確然隳智黜聰誰其求之往來憧憧盍為己者拙而

爲物則工其二

香爐銘

象日月盤蛟螭崇蘭桂馡蕡施奉有德禮神祇億萬年永無斁

盥器銘

將用汝而潔乎抑舍汝而汙乎將爲隨夷之徒乎抑爲蹠蹻之徒乎

冠銘

君衆體配乾元直以正百祿駢

屨銘二首

無橫行行則多躓無徑踰動則多戾負繩而趨擇地而逝

造次於是顛沛於是

與其失足於人也寧失足於淵淵之溺猶可活也名之辱不可雪也其二

杖銘

持危扶顛左右是力一或弗戒動罔不忒

牖銘

天鑒有赫牖民孔易萬象森然孰眩其類

戶銘五首

翼翼其室有儼斯堂爰啓其戶負陰順陽迭爾回應迎爾嘉祥出入必戒斯戶斯臧

啓我戶面青陽頳霞燦鸞鳳翔日團圞升扶桑寢乃興誦羲皇布百穀永千祥其二

戶之啓向離明河汎汎草青青闢三徑洽良朋何所爲談圖經蕙風至素琴鳴其三

錫山麓時氤氳戶之對西方君迎皓月禮卿雲何所思思先民前皋契後周文其四

戶之對玄冥峯百泉遶靈氣通誰作之君子宮暑考朗鼓鏗鳴鍾詠蟋蟀歌豳風其五

几銘

平則凭欹則棄用則珍棄則毀不自治而欲人之貴者難矣

燈銘

星星在宮亦耀其烈膏長斯長膏滅亦滅爾德不恒詎曰作哲

自警箴十三首

將節性而壽乎抑殉欲而夭乎將日月爭光乎抑草木同朽乎一身不治況可以治天下一身不保況可以保鰥寡其一

汝之喚人人亦喚汝汝之尤人人亦尤汝惟謙斯亨惟誠斯固惟恕斯無惡其二

人亦有言夢棺者官夢穢者獲凡今之人不競于德垢膩是甘倖門日炙如彼螟蛾惟恐不克既其顛躋身名胥溺惟天有鑒不可以易聖有謨訓時予之式戒爾回邪勉爾

正直必獵乃獸必耕乃穫縱罔厚功庶無大慝其三

孰使汝言乎啓口則是孰使汝默乎閉口則是一啓一閉榮辱攸繫謹爾三緘遠爾尤悔其四

士有終身之潔而壞于一旦有百行之修而毁于一端謹始不易圖終維艱如彼臨淵自求其濟如彼集木自求其安何以書紳終日乾乾其五

名可立不可襲襲乃名戕乃生其六

積善在身如長日加益曷凶懋汝力積惡在身如火銷膏曷凶謹汝操其七

一行有缺不可以事父母矧可以訓子孫修於屋漏刑於閨門端爾跬步慎爾話言不顯亦臨一念存存其八

薰不易芳蕕不改臭物有恒性人則無守譽豈為榮謗豈為疚式如金玉永固爾後人之好惡於我何有哉其九

若鍊成金若脩成佛世傳不朽罔不在實乃以其勞不以其佚尚念茲哉夙夜矻矻罔勤於始而怠於終罔飾於庭而肆於室厲爾好修以莫不卒其十

孰養苗而使莠殖乎孰牧牛而使牛瘠乎汝長民也而不能求民之莫是曰民賊皇不罰汝神將汝殛嗚呼小子土毛是食曾是不念聿修厥職其十一

爾曰無傷剥爾床矣爾曰無害輸爾載矣胡哲而愚亦云殆矣爾文爾欒亟其戒矣其十二

毋肯於味而肯於學毋廣其居而廣其識毋華其服而華其詞毋殖於貨而殖於德毋毁人以自賢毋損人以自益出則力修其政處則自食其力法衛武之温温師文王之翼翼苟一息之尚存孰重負之可釋其十三

連珠五十三首

蓋聞羊蒙猛虎之皮遇豺則戰鴟甘腐鼠之齒見鳳則嚇故色荏者難掩夫內荏而懷奸者必彎夫正直象恭滔天共工莫眩乎帝堯剛方獨主蕭傅終傾於弘石

蓋聞束蒿為柱可以承茅茨而不可以任甍棟紉絲為舟可以陳堂陛而不可以汎江流故才必期于濟用而行不貴乎名浮孔光佞柔莫救漢室之亂汲黯質直能寢淮南之謀

蓋聞沉湎之夫莫能剛制於麴糵而終死於麴糵昏庸之主罔知屏斥乎佞誕而卒亡於佞誕故夏以惡旨酒而興以築糟丘而亡唐用張九齡則治用李林甫則亂執柯以伐柯則豈在他後車於前車鑒亦不遠

蓋聞瓶水之凍可知川陸之寒堂階之陰足占日月之運然明博物非必盡在身經子產多聞亦豈由聆耳訓是以君子以一世觀萬世藏籍咸羅以一身觀萬身神明內蘊

蓋聞干將利於切玉其於以刈草也不若鉤鐮桂樹馥於簷楹其於以司爨也不如赤棘故黃霸優於治郡而為相則損陸機工於摛文而行師則北是以用人者貴於因材而用於人者必先度德

蓋聞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不能無梃而鳴故朝歌之層遇後車始成大業商巖之築夢帝賚乃佐中興是以玄晏甘心於閉戶康伯畢志於逃名

蓋聞服豕而耕徒費挽引之力飾猴而尸莫禁跳擲之煩故工塊之惡雖大舜不能革其心管蔡之畔雖周公不能化其頑是以詩人有有杜之投大易謹包魚之閑

蓋聞蓬以依麻而直人以交戰而濯硃鉛殊染而丹黟攸判蘭芷異漸而貴賤懸殊是以子賤雖賢必賴魯國之君子卜商師孔猶懼西河之索居

蓋聞魚或懷珠鱗不期紫而自紫鹿如戴玉角不期斑而自斑如愚之顏回陋矣乃與禹稷同道美舉之安石達矣

終與章蔡朋奸是以為己者必先於務實而觀人者當察其所安

蓋聞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是故臣道主於效職而君道在於操柄明目達聰聖主所以興邦衡石程書暴君以之自弃

蓋聞方丈之丘豫章不生其上蹄涔之水尺鱗不遊其中故邃谷長林不與虎豹期而虎豹自至洪濤巨浸不與蛟龍約而蛟龍自宮是以至德必不孤立而大賢無所不容

蓋聞酒清表長而門有嗌大則沽者不至澤大淵弘而底有伏龍則漁人不泳是故四凶不與五臣同列徵箕不與廉来共政

蓋聞柱任衆而易折軸衆任而常勁以天下之智為智則明無不照以天下之勇為勇則力罔不勝是以吐哺握髮周公之求賢如渴而卒以多士興周集思廣益孔明之籲俊雖勤而終以自用殞命

蓋聞石不可以混玉而珷玞可以混玉梟不可以亂鳳而昭明可以亂鳳故是是非非固凡物之定品而似是而非乃有道之深病是以尼父談鄉愿而痛疾大禹畏孔壬而力屏

蓋聞玉不假於礛諸而攻玉者礛諸之功金不屑於烏鉛而範金者烏鉛之液故聞見雖廣不却芻蕘之言道德雖高不遺葑菲之質

蓋聞百尺之松盡於盈寸之蠍十仞之隄潰於如粟之蟻故一言可以喪邦而貪人足以敗類弭患者不見是圖飭躬者無畏亦畏

蓋聞橐駞善樹不榮無根之木造父善御難馳朽轂之車是以碩末者先培其本累高者必厚其基孔明竭忠何補於興漢宋襄圖霸不免於捐軀

蓋聞老馬識途而適國者不敢專任乎馬乾鵲知風而洸海者不敢決占於鵲況國家之大計豈寵昵之可托是以趙高獨任嬴氏之祚遂亡李兌專權趙邦之亂繇作

蓋聞一鼠殘箪飯捐不食一蟲墮罍酒棄不飲蓋獨潔非以媚世而悦之則同垢穢未必傷生而疾之已甚然潔其

食也罔知潔其身潔其身也罔知潔其心是以孟氏有哀
哉之歎宣尼有已矣之箴

蓋聞樹橘柚者秋而得其實樹枳棘者秋而得其刺故立
身貴於擇術而定交貴於度義陽虎被逐方咎樹人之非
管仲見囚卒賴知己之利

蓋聞儀的有常則羿蒙以五寸為巧儀的無常則冥庸以
妄發爭擲故度立則賢者得宣其能度毀則不肖妄倖其
獲是以周官六典乃治世之準程孔聖六經為學道之標
格

蓋聞工竊舟料形雖具而舟則必脆騶盜馬粟葦雖全而
馬則必臞牧民者其騶工乎泉貨者其粟料乎是故益粟

不如選騶牧增料不如簡工徒

蓋聞鈞以埏土小大方圓不在土而在鈞範以鑄金短長
厚薄不在金而在範故萬事本於一心而一心可以貫萬
應變無方由於水火之相射執德不弘病於出入之交戰

蓋聞決眯者不以鏌鋣而以毫末之稾針拯溺者不以金
玉而以尋丈之纆索故用適其宜雖寸長得以自效用失
其宜雖大智不能有獲

蓋聞詹何垂釣鱒魴應手而可得養由調弓猨狖擁柱而
哀鳴故蘇不患其無獲而惟患其不工破楚之謀蓋素籌
於胯下興漢之畧亦預定於隆中

蓋聞盲者得鏡則以蓋卮跛者得屨則以支床故物不能
自用而賢不能自揚魏刑范雎而秦用之以霸桀疏伊尹
而湯得之而王

蓋聞楮衣不可以禦凍畫餅不可以療枵故論人者當責
其實行而濟用者無事乎宣驕周賢楨幹共成康文之烈
晉室清談莫效安攘之勞

蓋聞齊國吹竽空冒好音之名漢庭頒祿反優侏儒之饔
非嗣君之明南郭何由自竄非方朔之言武帝終於不聰
故因能任官則三游不得倖位既廩稱事則百職以之勸
功

蓋聞短綆不可以汲深舠舟不可以負重圖南之翼非決
起可窺吞舟之魚豈潢潦能聚是以放君反君在伊尹不

以為嫌墮郈墮費在孔子不以為遽

蓋聞絲同出於蠶為黼黻則華為縉帛則陋金同出於石
鑄錢鎛則賤鑄鼎彝則貴故至寶在於自珍而哲人當知
所税才堪濟世不屑亂邦之居德積厥躬寧甘匪人之比

蓋聞衣以齊為邊齊壞而衣不完圃以樊為防樊夷而圃
不植故蹙國百里季世之深憂而守在四夷聖王之遠畧
欲攘外必先安民務廣地不如廣德

蓋聞令尹投漿子朱以之辭榮楚王輟醴穆生因而去國
故哲士不嗅驕君之餌而貪夫乃榮孽卿之祿是以李斯
思牽犬而興悲黃綺甘茹芝而自足

蓋聞飛蛾戀火而卒滅於火盎蟲甘醯而卒死於醯故貪

利者攻心之蝗螣而聲色者伐命之斧斲是以臨流洗耳不羨有國之奉反裘負薪不拾路金之遺

蓋聞姬滕雖巧無黍不可以為糜丁壯雖雄無兵不可以刺虎故禦寇惟在於簡徒而簡徒莫先於積聚見兔而顧犬者無及臨渴而導泉者罔濟

蓋聞鼠穴五寸而儲粮於中鶴巢三尺而養卵於內故畜有所以待無而無患必先有備晴而買蓋豈曰違時飽而聚糧寧為過計

蓋聞崔寔拜司徒子鈞嫌其銅臭坦之婚桓溫父述嗔之股間蓋是非本於人心之良而好惡不奪天性之專赫日雖炎寧息陰於惡木長途雖渴豈甘飲乎盜泉

蓋聞高樹多風樹不胥於風而風乃胥樹甘澤近竭澤不求於人而人則求澤故尊隆之位集蟻甚於投腥烜耀之名聚矢勝於設的是以君子寧闇闇毋為昭昭寧落落毋為赫赫

蓋聞居狐父之丘非盜而罔不盜入狂泉之國不狂而無不狂乎之屈也從蘗斯正蔦之弱也附松則長是以愛君者必嚴輔弼之選愛子者必擇師友之良

蓋聞烏獲之力束其臂則銖兩不能勝離婁之明掩其目則衡石不能見是以臨軒授鉞必專征伐之權當國秉鈞宜傾心膂之眷子儀為將監之以朝恩則敗陸贄為相間之以盧杞則亂

蓋聞鰥魚難致不餌魴而餌豚猛虎難攖不死挺而死阱是以人如有欲雖魁雄足以殺身人苟無智雖強力難於僥倖

蓋聞鶴頸雖長斷之則病鳧頸雖短續之則悲蓋賦質各有天定而損益不可人為善治者不煩令以拂民之欲善教者不雜施以強人之師

蓋聞氷可溶而不可奪寒金可化而不可奪堅道德苟完雖衡世不改其操冥頑既固雖至化難格其中是以商辛之暴猶有三仁堯舜之治不變四凶

蓋聞舜華夭夭不能為靈椿之閱世蜉蝣楚楚不能為玄鶴之引年故命有所必定而力有所不援孝文之銅山捐

矣而鄧通之餓死自若孝武之虎臣寵矣而李廣之不侯終焉

蓋聞萋斐近於貝錦積之即成璧玉汙於樊蠅攘之不開故善惡由于自修而毀譽難以逆裁能為隨黄不能必人之不蹠蹻能為微箕不能必人之不廉來

蓋聞擊鐘磬者必以濡木礪利劍者必以柔砥故立德貴乎剛而致用宜於巽賈生流涕爰隕命於長沙鼂錯危言遂齒劍於東市

蓋聞東緼請火非還婦之術而遽以還婦揜鼻娟君非殺身之幾而卒以殺身故計有所必行而讒有所必伸左師善喻遂田質子之惑曾參雖賢莫信投杼之親

蓋聞富貴人所欲也而踰垣鑿坏者逃爲貧賤人所惡也而考槃飲泌者樂之蓋禍福相爲倚伏而明哲貴於知幾頸蝂累重自取顛仆之禍蝸牛升高莫救稿死之危

蓋聞植芝蘭者先刜葛草之根養孔鸞者必屛狐狸之害物有美惡不可並囿而蓄人有凶仁豈得同朝而宰故盧杞秉軸陸贄待罪於忠州丁謂持衡寇準竄身於崖海

蓋聞丘阜雖高不育千章之木江河善下能爲百谷之王故訑訑者距人千里而讒讒者受益無方拒諫飾非暴桀所以殄世不矜不伐神禹所以興邦

蓋聞旦奭訏謨周成王所以奠邦侏儒決事魯季孫由之遇賊故爲國者不在所與居而在所與謀宦官妾寔伐國之斧斤元愷臣隣乃興王之羽翼

蓋聞蛩依蚷而蹷養蛩物有相資蜍食蝍而蝍食蛇物有相制故德義苟合則異姓爲腹心利害交軋則同袍皆芒刺

蓋聞坳堂之水可以浮芥而不可以汎杯十斛之鬲可以熟牛而不可以烹雞故任踰其力貿兼所以貂敗用違其才伐檀所以興譏

蓋聞鳥能擇木而木不能擇鳥魚能擇淵而淵不能擇魚故集菀集枯侗士昧禍福之攸判于河于海哲人審去就之所都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七終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八

史論目錄

史論一

晉趙穿

晉趙穿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辭焉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乃不敢辭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君子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夫亡而越竟謂一去而不還也是不與聞故也反而討賊盡臣子之義也是無所嘗於惡也雖欲罪之安得而罪之盾也不然而偃然以固其班又庇穿而授之政是志乎弑者也穿特其從焉耳雖欲宥之安得而宥之使孔子而為政也必將以為誅首豈所謂為法受惡而名之良乎盾而果良也則刑不得加而董狐之書不可因之於經矣若曰以義罪盾也而實非罪盾也此豈正名定分之炯訓乎且盾之亡也以成穿之弑也如以越竟而釋誅則盾可反乎反可不討賊乎穿而在也猶之為僇是盾之獄定於賊之討不討而非以亡之越竟與否也

晏子

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焉得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胡氏以斷賈舉之徒蓋是之也石瀆子讀而疑曰嬰蓋春秋之士而巧言以自免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其無道其在貴戚也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其在異姓也諫而不聽則去之今莊公勇而無禮數淫於棠姜嬰未有一言之諫也又不能去之而甘其祿嬰非莊之臣而誰臣乎乃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嬰獨不君之乎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孰謂嬰之智而不聞之也方杼之行逆也嬰蓋其讐也縱不能討亦當致其祿而行奈何與杼也比肩而立於朝乎訓有之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如其擇君而致討也則亦將擇父而後討乎而又曰君不為社稷死而不為社稷亡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則是有二義也昔子路死孔悝之難後之論者責其不當事輒也而未嘗非其死輒也嬰知莊公之無道而臣之非智也既臣之而不以為君非忠也失智與忠何以自立于時閭丘嬰之亡也鮮虞推其妻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執是以詰晏嬰嬰其可辭乎夫賈舉州綽之徒從君於昏而陷之禍敗者也故聖人不以死節許之以義訓也豈以晏嬰之言足以為十人者之斷案乎故世譏晏子為不聞道而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蓋鄙之也如其所

以處死誠得罪於名教甚矣

伍子胥

伍子胥以報讎顯名史遷論之曰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石濆子曰太史公蓋覊於時俗之論而非所以章訓也夫臣子之於君父一也人而讎其君則讎之人而讎其父則讎之禮不可以共天者也若君有臣而君殺之臣庸得而讎之乎雖曰生我者以天合祿我者以義合義合者可去而天合者不可釋然未有遠事之而得讎焉者也夫平王者子胥與其父兄北面而事之者也無極

鷙讒而奢尚枉死則首惡在無極矣子胥不是之讎也而顧惟平王之讎乎必欲行子胥之志也則掠其四境可矣破其師兵可矣殘其國都可矣亡其嗣君可矣滅其徒黨可矣于是暴揚無極之惡毀其墳墓瀦其室廬翦其苗裔以殄費氏之世可矣如怨猶未釋也數昭王之罪而廢之求子西之賢而立之歸王孫勝以續太子建之嗣已乃潔身而去之或以死報其父是豈不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而顯名無已哉而乃逞匹夫之忿而鞭平王之尸而又不已也又以班處其宮而黷之此何為者哉且夫仁者不毀人以自成也義者不黨惡以濟事也智者不懷寵以貫禍也子胥知公子光之有內志也而進專諸焉伏甲以饗王僚賊刃於魚而弑之可謂仁乎光弑逆之賊也委身役於[illegible]周旋以圖濟可謂義乎既其濟矣子胥之志畢矣夫差[illegible][illegible]忍[illegible]豈不知之也重以太宰嚭之讒交動于貨而莫知[illegible][illegible]之災腹心石田之喻蓋屢說而莫之入也而猶且依[illegible]其間不忘分國之寵可謂智乎故子胥之為人也跡其復讎似仁用兵似智折節似義彊諫似忠而君子一無所取焉以其行之無當于可耳於乎若子胥者蓋春秋智詐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季札

或問季札之讓國近伯夷然乎曰札蓋賢智者之過而非所以為訓也人有言社稷為重君為輕諸樊兄弟每食祈

死而必欲致位於季子為社稷也札念先君之故豈不惕然思所以承之以填撫疆域而忍於逆其志乎夫曹負芻殺太子而圖其國是簒也其以讓子臧也恐國之不靖而迫於不得已耳如其聽之則是以亂易亂也而可為乎若吳之諸君不傳其子而傳其弟凡以為季子也蓋立賢之公也札惡得而辭之乎又惡得自擬於子臧乎卒之僚自立也而不能止闔廬弑逆也而不能正父兄以善啓之而嗣世以惡終之是誰之罪與乃又不能潔身以去而食光之食也其亦異乎伯夷叔齊之為矣

孟嘗君

或謂孟嘗君誠賢者哉魏子收邑入而不入也假與其所

賢而竟得其報馮驩以牛酒集責息者合券而焚之及拊手以謝自齊王以毁廢諸所嘗食客皆去及其復相也厭馮驩之言而遇客如故重義而輕利厚己而薄責於人可不謂之賢乎哉石瀆子曰若孟嘗君所謂矜其小而棄其大者也夫義者不取非其所有也忠者不背君而事讎也仁者不殺人以逞忿也今文也厚結賓客以市譽越四十餘人而竟奪之嫡可謂叛乎始也背齊而事秦終也合秦與三晉而破齊以走湣王國君被僇宗社丘墟而方且以為大快可謂忠乎耶小之譏豈不能忍乃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可謂仁乎大德既喪區區匿情干譽之小節又安足錄哉卒之諸子爭立以招寇兵國滅絕嗣可不謂天道乎

黄歇呂不韋

黃歇以其子王於楚呂不韋以其子王於秦未幾皆以誅死滅宗太史公論之曰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又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吁蓋以歇不能殺園而殺於園為不智不韋色取仁而行違為不誠如其誠也智也則將無貶乎余則以為盜國賈王之奸自古未有巧於二人者也而其媒灾賈禍之繆自古亦未有拙於二人者也鹿之乳於羊也羊嘗子之矣既其草食之計也則鹿而已矣鶩之伏於鷄也鷄嘗子之矣既其毛羽之成也則鶩而已矣今夫南面稱王大貴也非其種而據之大惡也有毋失身大恥也生而二父大痛也使朱英之計得行而李園之首先殞嫪毒之淫不肆而告訐之言不聞則歇也不韋也將遂得為王者之父而享不貲之富貴哉吾意捍與政也人必不敢言其為二人者之子也彼亦惡知二人者之為父哉縱或知之肯以南面之尊而甘為姦人之子乎不誅二人以滅其跡捍與政不但已也是特假李園與嫪毒以去其所惡耳夫以子為王而子不以為父欲求無望之福而反滅先人之宗少有知識者所不為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如太史公之言意蓋幸其有成而悼其不終是誨之使為亂也而可以為訓乎

豫讓

豫讓報智伯之仇屢濱於死而不釋或曰讓義士也無所為而効忠或曰讓也不忘國士之遇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石瀆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方質之未委也則途人而已矣一委質焉元首股肱不得而離者也故君而國士我乎吾君也而衆人我乎吾君也危則持之顛則扶之憂則辱之辱則死之亡則亡之吾知吾君而已豈問其遇之厚不厚哉如遇以國士則國士報之遇以衆人則衆人報之是忠以君不忠以君而皆不在臣也如皆以衆人畜之則雖數易不難矣安在其無二心乎今有再嫁之婦後夫死而不復嫁也人問之曰前夫薄我也故去之後夫愛我也不忍復他若是者可以貞

烈許之乎昔齊襄公墜車傷足而失屨遷怒於主屨茀鞭之三百適無知等謀弑襄公將入宮逢主屨茀茀詐而示之創乃先入而匿襄公於戶間茀反與宮中之人攻無知等不勝而死夫主屨賤工也遷怒而加鞭深怨也無知之亂適當其時矣如豫讓之所以報范中行者也則將從連稱管至父以為逆乎抑避而去之乎如以主屨茀之死襄公為忠則知豫讓之不死范中行為非矣區區漆身塗廁何以盖愆哉

漢高一

燕泉先生曰漢高之於呂后也去之若斷巨𦙶也而留焉以制諸將也樊噲之婚呂鬚也后所庇也以戚氏之故而

立欲斬之以制呂氏也是言也殆非所以論帝哉帝之寬仁大度蓋其性則然矣方呂氏母子耘田之日楚軍留質之時艱難顛沛百死一生帝豈不念之乎而志於殺之也且禍福之際帝蓋知之審矣疾大漸也而不迎醫知吳王濞之有反相也而不廢封知有命焉耳豈有為過計以防意外之變者哉是黔細之言非所以語帝王之度也

漢高二

項羽欲烹太公高帝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或以為帝之善應羽然乎曰此逆天棄倫之言非仁人之所樂聞也昔晉之敗齊也齊人求成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示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晉人乃許齊成今帝之於羽兄弟也羽之小不忍帝蓋知之稔矣其欲殺太公也不過因其危迫而假以相脅耳帝如應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天下其謂若何夫以義舉兵而以惡終之人其孰與我請君擇可也而行焉則羽之謀自沮矣而何必曰分之羹也縱帝之以此譎羽也此豈人子所忍施於其父者乎況兩軍之交耳目屬焉假如羽遂羹太公而遺之帝也將飲之乎抑姑以是為諉也如其諉而已矣盍若卑辭厚幣與羽連和求太公而歸之然

後惟吾之所欲為豈不可哉而乃甘於不韙也或曰帝以天下為志不得復顧其親權也於乎古之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而況於殺其父以逞志乎帝之不事詩書蓋不足以及此吾無尤焉而儒者附會其說是則可尤也

貫高

貫高與其僚謀弑高祖趙王張敖不聽既而發覺被逮諸所與謀者皆懼誅自剄而高獨髡鉗為奴詣獄身被毒刑以明王不反比張敖得釋高亦被赦高曰所以忍死須臾欲白王耳今主已出而負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肮而死由此高名聞天下石漬子曰高蓋任俠之徒而不知君臣之大義者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諸

侯王則其臣也侯王之臣則天子之陪臣也君而得于天
子也臣之願幸也如其不然則當導以負罪引慝必期於
媚悅而後已而敢有他圖乎禮不齒君之輅馬蹙其芻者
有罰而況於輕議乘輿操刃以逞弑使嚙指之言不聞柏
人之計得行是陷敖以不赦之逆也高之肉其足食乎今
有王父與父而處室者父不得於王父其子將導其父以
孝敬乎抑將恚而爲逆也高謀一出而被敖以大惡之名
徵之檻車納之圜棘刀且屬其頸矣是爲忠於敖乎爲不
忠於敖乎及高榜笞刺爇一身無餘而必以明敖之不反
亦其心有所不得已也高義慕慷慨之節立然諾之信而
不知義之可與不可也其與荊軻聶政之徒亦何以異哉

雖然張敖之獄亦敖自爲之也方高等之獻謀也即執而
致之天子自白御下無狀束身待罪則惡有所歸而君臣
之間釋然無疑又何至爲是紛紛者哉隱忍而不言其徵
意固未可知也律以春秋之法敖其不爲誅首乎

呂政胡亥義帝

呂政之立也天其以亡六國乎胡亥之立也天其以亡秦
乎義帝之立也天其以興漢乎唐虞夏商常稱萬國矣武
王克商封功臣之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
固若是衆也厥後吞弱暴寡至威烈之世止餘六國而上
古神明之胄殄滅澌盡皆六國爲之也使呂政不立則地
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國之存不存未可知也天實厭亂而
假手於政以滅之故曰呂政之立以亡六國也六國暴矣
而秦復以暴易之人心觀望向背未一使扶蘇而卒立也
則將以寬仁之政而銷殘暴之虐社稷猶有賴乎而毒痛
既深神人共憤趙高之鼠孽一作李斯之狐疑不堅蒙恬
既誅扶蘇賜死而胡亥簒儲矣嚴刑疾役黥劓交於道路
而胥靡徧乎國中朝游暮鬼莫必其命閭左一呼而天下
響應亡秦者胡天實告之故曰胡亥之立以亡秦也劉項
首事非有尺寸之階項梁世爲楚將虎視鷹攫猶恐天下
人心之不與也乃立亡楚之後寄空名於牧豎凡以自利
耳不知名義一定而旁睨者遂得以執其短長義帝之弑
沛公實快心焉而縞素發喪徒以爲誅羽之名耳使義帝

而無死也則沛公能北面之乎故義帝之立不足以張楚
而其亡也足以滅楚故曰義帝之立以興漢也

周亞夫

大史公謂周亞夫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石濆子曰斯言也蓋
以禍福論人而未察是非之實者也亞夫之不得令終蓋
過在於君而不在於臣於亞夫何譏焉方七國之反也六
合震動漢鼎將搖而亞夫以三月之間蕩平之無破軍亡
將之費而宗社安於磐石雖蕭曹絳灌之功亦何以加焉
景帝始而將之終而相之亦嘗投以腹心之托矣於斯時
也君臣相得寧復有所觖忌哉是以執節而不回直言而

無諱以為殢違糺慝其道固如是耳豈知逆鱗之怒乃在於尊寵之時乎故以無寵廢栗太子也而固爭以為不可廢此帝之蓄憤者一也以違約侯王信也而固爭以為不當侯此帝之蓄憤者二也匈奴王徐盧等背主降漢帝必欲侯之而亞夫必不欲侯之此帝之蓄憤者三也此三不可者以為當言乎以為不當言乎使其遇神聖之主當納諫之朝則將褒寵以厲羣臣之不暇矣何至於有殺身之禍乎今也以蹇蹇之跡而逆怏怏之心置大戮以起恚按葬器以對簿於國是何有哉善乎薄太后之責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今亞夫不以七國反時為逆而以平定之時為逆所

謂欲加之罪者也於乎景帝不足道也而太史公之言豈所以為事君者之訓與

張良

昔之論者曰張良百代殊絕人物又曰良有儒者氣象信乎曰良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蓋其時去戰國未遠也智若樗里辯若張儀奇若范雎介若魯連良皆無而有之窺竊造化揣測人情百舉而百中其視高帝如弄嬰兒於股掌之間又何有於絳灌輩哉由今觀之始遊於倉海君則詐繼納履於圯上老人則詐狙擊博浪沙中則詐燒絕棧道則詐從赤松子遊則詐祠穀城山下黃石則詐乃至招四皓定太子尤可異焉蓋四皓既肩石茹芝終其身無它慕豈愛此區區金玉璧帛者乎既不為高帝出乃復為太子出乎且辭漢之後亦既散而之四方矣又何自一旦而集建成侯所乎惠帝既立四人者固佐命元勛也何絕不見其名跡乎良蓋知高帝傾慕四人假偉衣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讎祕計耳蓋帝之神智豈不知太子必不可易呂后必不可廢特不忍於戚姬之愛耳良也瞷此已審故假四皓以沮高帝帝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又奚暇問其贋不贋也凡此皆譎以濟事而不由於正者也予故曰良蓋智謀之士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公孫弘

公孫弘對武帝行仁義要其說非碌碌也諫罷西南夷戒

廣地之失族郭解懲亂民之行開東閣以延賢士秉以人事君之忠面受謫過庶幾聞過則喜之操奉祿盡惠交客家無留貲得章賜之義事嚴急之主終其身兢兢焉獨能以功名終亦漢之賢相哉惟其匿端而順旨深內而酬怨始為汲黯所譏繼為淮南所薄斯弘之所以蒙冒不韙也乃若布被之譏抑又過矣茅茨土階惡衣菲食非古之大聖人乎而曾是以為譏乎語曰無肆爾口曷顧爾後今之能為弘者亦鮮矣

陳平周勃

陳平周勃安劉之功大矣太史公稱平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予

謂二子者蓋僥倖以就功名而非乃心王室者也何伊周之云乎方孝惠之崩也呂后盜禹之欲逐逐矣其隱忍而未發以有在廷諸功臣耳平闢辟彊之邪謀即正論以斥之竭匪躬之忠廣乎號之義堅高帝之約折狐鼠之奸后雖凶暴其敢遽動於惡乎如其不踶二子者以身殉之侯王大臣其無挺而亡呂氏者乎顧乃奏拜産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盜如辟彊之言是寘重寶於盜懷而教之竊也益授以太阿使之擊斷益其無逞乎由是欲王諸呂則從欲廢少帝則從欲屠諸劉則從欲侯呂鬚則從權移勢改二子者蓋廩廩几上肉耳即欲以呂氏之鬼易劉氏之鬼二子能尼之乎比呂后之殂也使

齊王不舉兵灌嬰不連和酈寄之紿不行呂祿之兵不解紀通之節不矯太尉之北軍不得入二子且奈之何哉幸而兵符入握揞麾如意亟宜奮臂舉義以鏟逆醜之胷方且號於衆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視人心之向背以為自已從違之計使衆而為呂也則二子蓋偃然呂矣此其於高帝何如也是二子者始則阿諛以取容終則觀望以趨利劉氏之慘禍非呂后也二子也劉氏之不亡天也非二子也厥後陳何棄市建德滅國非不幸矣

漢宣帝

宣帝漢之英主也史稱其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議者曰帝蓋漢室基禍之主而非所以語中興也文帝以慈仁恭儉惠養元元海内太平幾致刑錯故雖以七國之變亂武帝之窮黷昭帝之幼冲而社稷晏然無恙以湛恩濊澤入人之深也帝也綜核名實察見淵魚炎劉之元氣存者幾何哉當是時霍氏以驕横誅宜矣乃若趙蓋韓楊俱以剛直敢任坐刺譏誅死謂寬仁之朝而有是乎是故時則地震時則山崩水出時則日食時則星孛時則宗廟墮時則太上皇廟火時則孝文廟火時則未央宮宣室閣火帝亦可以省恤矣不是圖也而方以矯誣之私詐祥瑞之衆不曰鳳皇集於某所則曰甘露降於某所不曰神爵集於其所則曰金芝産於其所不曰玄稷降于某所則曰黄龍見于某所時乃幸甘泉郊泰畤祠后

土禋五帝告宗廟薦上帝今年改元明年易號賜爵賜封賜金賜帛率無虚歲謂明于天道勤於省德者而若是乎夫休徵咎徵其感應懸殊也瑞若是繁矣災何自而迭見乎且瑞可喜也災獨不可懼乎顧乃虚文以愚黔首苛法以鋤群臣長厚日衰而民不見德衣平短祚遂致亡國實帝有以基之也

杜欽貢禹

小人之亂人國也包藏匈慝非敢驟肆於外也上則阿諛逢迎以鑽主心下則假托公義以眩衆聽而號稱名流者又從而奨賛之然後壅蔽日深玩弄日甚恣行其無忌憚之為而禍始不可解矣不然彼亦人也曾不恤其首領不

怒其宗族而冒為是不韙乎故王鳳殺王章衆庶寃之[illegible]
杜欽說鳳以舉直言極諫石顯殺蕭望之人言洶洶而歸
貢禹歷位九卿深自結納入將曰鳳也方舉忠直而忍於
殺章顯也方親耆宿而忍於殺望之無亦二子者有以自
取乎是肆惡者鳳與顯也而成其惡者欽與禹也譬之[illegible]
顯膏也而欽禹則灼之者也鳳顯瀾也而欽禹則揚之者
也卒之主威不立泰阿倒持莽龔餘孽遂以亡漢欽也禹
也其罪可勝誅哉

王鳳

內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內非朝宁
之謂也寵任之謂也外非草野之謂也制御之謂也自古

治朝不能無小人顧所以馭之何如耳馭之而不戢可俾
已乎故誅四凶舜之不得已也誅少正卯孔子之不得已
也然以君子去小人則治以小人去小人則益之亂昔石
顯蠹政王鳳殺之而鳳亦顯也其殺顯者非以討奸也將
以肆奸也故政柄遂移而漢終不祚矣他如鄭衆殺竇憲
而朝綱益亂袁紹去宦官而遂以亡漢崔昌遐去宦官而
遂以亡唐是猶以火撲火以濫止濫庸愈乎於乎有國者
亦何利於用小人哉

漢光武

光武之興非獨神授也蓋亦有基命之德焉方其泥蟠之
時謹厚著聞識者已多屬心矣及乘機而起不利財物所
過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燒吏人與王郎交關謗書指
赤心置降人腹中徵伏湛以名儒寵卓茂之淳德表侯霸
之守正納宋弘之直諫容董宣之强項嘉祭遵之憂國為
寢園而不起山陵陂池郡國所上祥瑞輒抑而不納退功
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放牛馬庶幾智勇文武首出庶物
之君矣惜乎廢郭后而夫婦之道衰易太子而父子之恩
薄以讒訴罪馬援以直諫殺韓歆以非讖逐桓譚而君臣
之誼不終信符命以示四方而受命之名不正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凡有微愆輒坐誅斥所謂柔道理天下者竟安
在哉昔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若光武
者無亦襲西京之家法已乎

陳蕃竇武

余嘗反覆陳竇之事而深悲二子之不幸漢室之不幸也
蓋自五常侍竊柄以来漢之為漢幾不能國矣幸而蕃武
協心於外太后專制於内期以廓清宫禁斯宗社安危之
一大機也得其機則翦剔凶豎如折枯朽不得其機則虎
尾之履辛螫之求其禍可勝言哉惜乎二子為謀之不審
也古之言去小人者莫備於易矣蕃也忠有餘而智不足
若武則尤可憾焉何者誅君側之惡成敗蓋係於反掌今
既議於朝堂矣白於太后矣誅管霸等矣謂宜風行電掃
使疾雷不及掩耳而乃因循歲月至動天變是忽於三不
密之戒矣斯時也精白一心約已奉公猶懼不克而乃大

行未畢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多取貲貨作樂飲宴使奸雄得以爲詞是忽於告自邑之戒矣章奏既具宜側足以聽指揮而乃歸府燕息使朱瑀得盜發其封是忽於孚號有厲之戒矣朱寓劉佑虞祁山氷蓋皆武之爪牙也尹勳馮述李膺杜密皆武之腹心也既布列禁近掌握兵符泰阿之柄在我矣即宜明正其罪與衆棄之而竟默默以及於難是忽於揚於王庭之戒矣方且逮捕鄭颯送獄置對欲從容以正國法雖陳蕃有石顯數十輩之諷有此曹便當收殺之言而竟不見納遂使交兵禁闥梟首都亭忠賢之族槩被夷滅禍及太后而漢因以亡愚故謂二子爲謀之不審也愚故謂武尤有可憾也

鄧通 桓譚

宋弘之責桓譚與申屠嘉之責鄧通一也光武之容宋弘與文帝之容申屠嘉一也夫蹴笏齒轄之戒二子豈不知之而敢於輕犯雷霆之怒以攻腹心之疾斯亦危矣文與光也非惟不之罪也而欣然聽納若有慚德豈非帝王之盛節哉然猶有議焉通蓋嬖幸之人也而譚則文學之臣也通以妖媚蠱君者也而譚則以新聲悅主者也人品既殊而害治亦有淺深是譚之當遠未若通之當遠也光武聞宋弘之言即改容爲謝罷譚給事蓋庶幾大禹拜昌言之風矣文帝雖容申屠嘉之直而終不能割黃頭郎之愛時幸其第爵上大夫賜錢累鉅萬益賜以嚴道銅山襍德章聞沒身不殄其後韓嫣李延年張放董賢之徒相繼宣淫濁亂朝政鼎足不強棟幹縣折非常貽謀之不臧哉然光武能止譚之鼓琴而不能從譚之直諫卒以非讖取怒刀鋸雖釋而竄逐以死是譚無負弘而帝實負譚豈不重可惜哉

朱穆

余讀傳記而深悲公叔之不智也彼其立節忠清虔恭機密祿仕數十年布衣蔬食家無餘貲其守嚴矣處心憂國不顧身害張理天綱補綴漏目其忠盛矣志清姦惡疏除常侍奏劾貪汙致令長之解去疾惡僭侈發宦官之玉匣其節勁矣斯時也謹包魚之戒厲鷹鸇之志則君側之惡孰有如梁冀之當斥者哉而穆也甘心比之此其意何如也如謂其握持樞柄庶幾可與有爲也豈不知災異之陳抑損之戒屢說而不納乎如謂冀知尊我信我或可轉移於萬一豈不知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嫉父客呂放之諷而盡滅其宗惡少帝跋扈之言而遽弒以鴆李固諸賢駢首就僇又何有於穆哉且夫絕交之論鴟鳳之喻穆之所素嚴也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此亦穆之所素明也而乃望冀之不爲邪欲冀之能爲鳳胡可得哉卒之抱志不伸憤恚以死蓋非専爲中官之交搆亦以失身匪人而區區建樹不足以雪瑕垢之萬一也此非去就之不明有以掩終身之大節哉

前乎此者孔光黨鳳終成漢室之禍楊雄美新不免投閣之殃後乎此者荀彧仕操至須濡而殺身蔡邕事卓以興嘆而齒劍豈非事人者之永鑒哉然則孔子食季孫之祿應佛肸之召非與曰不緇不磷在聖人則可非聖人而為之鮮不敗矣

張奐王允

東漢之季士知尚節義而不知有聖賢之學故往往處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張奐王允是已奐也不通宦官之交不受董卓之饋侃侃自將所至樹績亦云偉矣而乃墮曹節王甫之計為之督兵以誅陳竇此其於忠逆之分何如也厥後抗疏薦武之被冤直言太后之

恩禮推轂王暢李膺之名賢峻卻王寓之求薦積為宦官所疾身被禁錮以沒而終不足以贖前愆之萬一志士至今惜之若王允之與董卓共事危亦甚矣而能矯情屈意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誅討大逆反正乘輿史稱其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非溢美也斯時也正宜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履虎尾而懷辛螫豈容忽戒於須臾哉而乃頓忘禍患驕蹇自恣不赦部曲之罪議罷涼州之軍李傕郭汜之亂復作而宋翼王宏之謀不諧就逮廷尉駢首受戮漢之災燼迄不復灼矣由奐言之既失於始而無以救之於終由允言之能權其前而不能善之於後要皆不學之過也

孔融禰衡

或問孔融禰衡才名埒矣而皆死于非命其操執將紐乎曰處亂世而失見機之智二子所同也狂誕傲物不知自檢則衡非融之匹也方人德既衰漢將且澌斯時也不能為甯子之如愚則當懷蘧氏之可卷操何人斯寘飛以避矰繳猶恐不免況可褰裳而就溺乎融也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不知其時之不可也始忤董卓幾陷大僇可以已矣而乃間關淵朝以圖匡正欲復肉刑則諫欲暴劉表之罪則諫欲禮馬日磾則諫欲修二王之祭則諫非不矯矯章卓也而賊操積怒已磨刃而待之矣至妲己之諷遠征之嘲酒禁之爭益犯其所忌攖操之利刃尚可逆乎然

卒能沮移鼎之跡而為代終之規史氏以琨玉秋霜喻之不為誣也若衡則異是矣儻易不羈傲慢為德刺譏名流罔所顧忌既知操之不可與也而卒應鼓史之召欲眩其漁陽參撾之技何為者哉既而操送之劉表表送之黃祖其殺端已著矣而猶依違豺虎之側欲保其首領得乎然殺融者操也而悼融則丕也殺衡者祖也而救衡則射也以父子之間而好惡之不同若是然則二子之不幸亦其所遇則然乎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八終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九

史論目録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九

史論二

高貴鄉公

曹魏之興非獨簒漢之惡也煮萁之吟射鹿之泣其薄於天親亦甚矣故一傳而斬其嗣再傳而屋其社基薄易傾又何怪乎然余重傷高貴鄉公之不幸也少好問學慮知夙成迎立之時動止如禮既其登辟力行恭儉神明爽儁鍾會以為才同陳思武類太祖非虛語也充其志也於保大定傾何有哉而權奸睥睨日機矢而伺之使能沉幾先物用晦而明植樹賢德翦剔凶回撫順內外之心以收太阿之柄其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彼亦將逡巡而不敢遽動於惡矣而乃忽於大易不密之戒惓惓以夏少康為賢於漢高祖此其微意所在已陰刺姦雄之胸矣至講論六經辯折疑難辭鋒峻發群臣塞口英華暴著俾反側者將何以自安乎及威權日去不勝恚憤率數百之僮奴而欲討滔天之大逆其能克乎故賈充之兵交於闕下而成濟之刃已洞於胷矣此非曹氏之不幸實公之不幸也既而司馬昭借成濟以說於衆收其家屬盡行誅夷然則濟亦何利而為此乎使濟也用弑君之戈而加不臣之昭勝則為社稷之臣不勝則亦為忠義之鬼孰與禍不旋踵身名俱滅者哉陳壽乃謂高貴輕躁自陷大禍陳留禪授卒以寵終是豈所以論死社稷之義乎

荀彧

荀彧死漢室史稱其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諒乎君子曰若彧所謂大佞似忠大詐似信者也欺罔一時爰及後世盜竊美名真奸人之雄哉彧也志安天下欲扶炎漢之鼎則當求貞忠智略乃心王室者而輔之不得則竄處草澤待天下之清而已若鷹鷙虎鬬遇物則攫覬覦神器甘為戎首則操與紹也何擇焉既其歸操而以吾之子房目之彼此期許其意果安在乎故其進說也一則曰如高祖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一則曰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將軍宜奉天子以號令天下一則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公有四勝紹何能為一則曰更置九州則天下未易圖此數言者果為漢乎抑為操乎及逆節既成移鼎有日彧且自以為佐命元勳而九錫之議乃發於董昭之口則彧之始謀左矣顧乃假德愛之言以扼虎噬之欲操其信之乎又況祕伏后之書而被操詰責欲請間以自解而斥遣不納斯時也彧已凜凜如几上之肉矣即欲狐媚以免其將能乎故壽春之留空器之饋彧蓋逃死而不可得惡在其為死漢室哉曰然則不猶愈於從董昭之議乎曰操蓋忌賊人也孔融崔琰之流接踵誅死彧之百計百中操欲甘心焉久矣即從董昭之議亦豈得與魏氏同休乎是彧之不得其死蓋在從操之日而不在濡須之行也

劉曄

亂臣賊子自古有之然頑鈍無恥之流不足誅也若劉曄者史稱其才策謀略世之奇士而乃甘心不韙何哉曄視則光武之裔也漢鹿既逸群雄並逐玄德以帝室之冑智勇章聞起而馳驅其間曄於斯時委身弼輔以其所以謀魏者而謀蜀間關以圖必濟可也不然則伏處山谷無為戎首可也又不然則周旋魏氏之側委曲彌縫以延炎劉之祚可也顧乃朝夕圖謀垂涎於蜀方操之克張魯平漢中也麾軍且返而曄乃說以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劉備有度而遲蜀人未附急之則可傳檄而定諸葛為相飛羽為將緩之則必為後憂力導外寇以滅宗國是何異於褫同室之衣以衣雠人割手足之肉以啖犬豕哉乃其在朝署不交接語人曰僕在漢為枝葉於魏為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斯言也殆所謂察緦功而廢三年之喪者乎厥後魏氏受禪而蘇則乃發服悲痛至被詰問輒欲正論以對夫則以異姓事魏非曄比也曄欲翦漢之急而則乃悼漢之亡使曄而念此得無愧死乎

法正

昭烈東征孫權以雪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不納大敗而還孔明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余曰法正蓋無行反覆之徒陷人於過惡而無所當於成敗之數者也正既已委身於劉璋矣方璋之遣迎昭烈也正為璋乎為備乎而乃遽說昭烈以襲取益州之

討及備兵向雒而又盛稱兵威國勢以脅璋之必降是正以君爲市而昭烈則所謂盜憎主人者也孔明君臣蒙譏萬世之下凡以正爲之逆耳他若昭烈欲納劉瑁之妻以同族爲疑而正乃妄引秦嬴爲喻輒犯非禮昭烈薄許靖之不忠疎斥不用而正又援郭隗爲言信任匪人此皆陷主於不韙者也東征之行未知正之策計何如使其以畔璋者而畔備亦孰得而尼之乎要之亮之取正蓋徒尚其權術而未暇論其大節也

吳諸臣

先民有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又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故色斯之舉哲士慕之

從井之救君子不爲也吳自孫權立國草芥臣工翦剔英俊如刲犬豕雖以張昭之受遺輔政幾不自免虞翻吾粲朱據諸人相繼誅放陸抗陸凱力效驅馳身任社稷而讜言之入數致恚怒非擁征討之兵繫國家之重幾何不爲菹醢乎若賀邵韋曜王蕃樓玄華覈固皆經綸之器文章之彥也高才卓識豈不知孫皓之悖虐不可與共事哉況義非世臣親非貴戚扶顛持危非不得已也當是事韜光鏟采極遁嚴穴不可則變姓名挈妻子而去之耳何至甘桀紂之祿共廉來之朝而欲僥倖於一鳴哉故勞民則諫黷武則諫寵嬖佞則諫誅忠良則諫窮土木則諫作色荒則諫非不蹇蹇可稱也而皓已磨牙唶舌雪刃而待之矣卒之相繼讒殺戮逮妻孥誅及三族其禍不已酷乎斯數子者其謀國也如石之投水其自謀也如蛾之赴火亦何利而爲之古稱殺身成仁當不若是之謬迷也

魏晉書

與順而惡逆人心之公也尊君而卑臣天地之經也魏之篡漢晉之篡魏豈非天下之所同惡乎篡成而後帝之事定而後進之猶非君子之所樂與也要亦不得已焉耳方魏之未篡漢之未亡雖泰阿倒持而君臣之名固在也當是時以食則漢祿也以職則漢爵也奔走而號令則漢之尺一也而陳壽爲書乃以後來追崇之號加之臣屬漢氏之時操懿父子一皆帝之王之是民有二王也此其於名

義何如哉今有盜據主人之室者猶然主人矣見而稱之者將遂以爲主人乎至孔明北伐則直以入寇書之是爲盜而憎主人也壽爲晉氏之臣爲晉受過斯已矣而乃槩施於魏何爲者哉及唐人之爲晉書固太宗之所親定也其於晉氏何有哉篡祚未成而乃帝懿帝師帝昭寇亮一如陳壽之筆豈其昧于天地之經一至此哉無亦未之思耳乃其所論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則豈不知逆賊之不可獎哉史稱陳壽索賄不得遂不爲丁儀丁廙立傳私怨諸葛亮輒妄肆譏貶壽不足責也所惜者唐復仍其謬耳

何曾

何曾語諸子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猷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諸孫必遇亂亡矣及其孫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君子曰家國一理也貽謀一道也故石建醇謹代流嘉譽樊重長厚累葉通顯孰謂作則而可苟乎曾知晉之不競乃其所以自爲者豪宕奢侈漫不知檢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至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以此貽後是猶悅耳以桑濮之音而娛目以娵孅之色也欲無慕得乎故其子孫率皆奢侈過度驕簡

傲物甚者日食錢二萬裘服珍玩新故巨積卒之衆怒叢集相繼誅戮而永嘉之末殄亡無遺即使朝廷有道晉祚靈長何氏其能免乎人有言人能見于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其何曾之謂哉

衛瓘張華

史稱衛瓘撫武帝之床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君子曰晉室之臣吾必以二子爲巨擘焉然而未聞保身之道也人有言避焚井中逃溺山顛非過計也撫床之言不入則昏闇之禍必深廢儲之諫不從則賈后之毒必甚斯其爲焚溺也迫矣當是時固病辭祿引身而退以遠害於萬一猶懼其不亟也而乃坐綰樞機曾無惕厲及淸河之矯詔張林之詰責二子將何以爲解乎是瓘之禍不在公主之離華之禍不在倫秀之怨而在於固寵耽祿自甘機阱而不悟也

晉武帝

晉武帝無道之君也乃其平庾純之罪君子亦有取焉賈充弒主竊位奸可偷天以淫醜之女謀儷宸極因而依憑寵靈播弄威福意氣所加勢如折朽穴社之鼷孰得而薰之哉而純也抗言不屈面相詆譏名之詬之至直詰高貴鄉公之事此雖由醉之言亦其素嫉佞邪口不及捫耳旣而孔恂劾奏石苞執議帝怒方酣而充又從而促躡之雖

純亦自以爲刃在其頸矣于時齊王攸等並議申解寵札等抗章力救此豈不知充之不可忤而帝怒之不可犯哉誠恐國是不明而純陷非辜耳帝非惟不之罪也而下詔平停謂純罪不應禮律謂充亦爲醉言至云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眞足以破奸情而折佞訣矣旋以純爲美秩而罷荀勖之瀆奏此其賢於漢武之誅灌夫不已遠乎使帝能用此道納羣臣之忠而罷齊王攸之出鎭則庶幾哉可以禦劉石之寇而弭八王之亂晉轍之東不東未可知也

王導

史稱王導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絲全貞志陵霜國綏流而

不滅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君子曰道蓋浮沉以免患而非有貞忠之節者也夫無將之戒春秋所謹匪彭之訓大易昭焉導以強宗而輔弱主其為將與彭也易矣帝升御座而引之與同時號仲父而謂王與馬共天下此豈止如慱陸之紊乘哉導不惟深自貶損以孚主心而兄弟子姓並典機要帝乃紊用劉隗周顗諸人稍替其權此其疑之亦深矣當是時積盈缶之誠而為于巷之遇可也而遂懷不平敦乃抗疏責望盛稱導之功德以為聖恩不終遐邇失望要君啓寵不已甚乎敦之彪闞無忌所信惟導耳逆順之際導當以死爭之聽則國家俱利不聽則以大義滅親顧不避哉而乃首鼠兩端逆謀方動

而不能止也稱兵向闕而不能禦也至周顗之僇抑又甚矣三問而三默是授敦以腹劍也顗則活導而導乃殺顗有人心者忍為之乎原導之意不過耽戀寵祿坐觀成敗敦敗則順帝以誅敦帝敗則順敦以廢帝寧有板蕩不易之操哉即效有微勞亦不過婦寺之忠耳敦既困篤知其必不能與也而後為斥責鐵鳳之書以貽王含蓋姑以是說於衆耳使能先以語敦則豈非忠臣之勁節哉若乃周札守石頭開門延敦王法之誅首也而導必欲加以贈謚雖以卞壼郗鑒之駁議而終不見聽周撫為敦爪牙有詔禁錮而導乃以為顯職此其黨敦之意雖死而不變也及蘇峻之亂導乃奔於白石以自全曾不思乘車載難之義其有愧於溫嶠諸人多矣是以索取故節陶侃有蘇武之譏信任匪人庾亮陳廢黜之議當時且不能欺而況可以欺後世乎

陸玩蔡謨

東晉之士賤名檢而競浮華捐性命以弋富貴猶之犬豕貪肥於甘滑不虞屠刀之在前蝜蝂累戴乎糞壤寧知顛仆之跡也若陸玩蔡謨其諸野田之特乎方玩辭東海之辟却王導之婚其志節固已矯矯矣及讓端右之職至累詔敦迫而不就迨不獲已乃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矣至聞瀉酒傾棟之嘲輒笑而受之不以為忤謨亦屢遜徵辟固辭八座之任及遷侍中司徒懇疏不拜

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至天子臨軒宣召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竟不至自甘廷尉之僇夫好榮惡辱謨與玩也豈獨異於人情哉負乘致寇覆餗罹刑二子蓋籌之熟矣今觀玩之在朝有討逆之功有佐命之勳辟寒素有行之士不以名位格物要非碌碌者謨起義於蘇峻之亂設備於季龍之侵止庾亮之徙鎮駁陳光之北伐疏釋利害明若觀火其時輔弼豈有出謨之上者哉而二子竟以退讓自全蓋不惟明於止足之義亦知其時之不可也使王導庾亮諸人而及此則何至固寵持柄與死而後釋哉

習鑿齒

[illegible]漢晉春秋云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其言甚正優於陳壽之帝魏而寇蜀遠矣誠如是也則以蜀亡之年為晉一統之始豈不名正而言順哉而上疏立論乃諄諄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大意云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主宣帝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者哉斯言也蓋以功德論也夫以功而論則漢鼎既沸割據稱號者不可勝數而魏武東征西討屠翦群雄而封域之亦既勞矣非若仲達之銜命秉麾假威靈以效驅馳

其勝曹也不勝亦曹也以德而論則梟雄狙詐操與懿也何擇焉至謂魏為篡逆不應正統似矣然操猶取天下於群雄之手而懿乃取之於北面之孤操取之於已亡之漢而懿取之於方興之魏謂王道不足於曹而司馬氏之王道果安在乎謂懿非魏氏之臣而為誰氏之臣乎如謂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是委質食祿皆無關於向背之義是率天下而叛也今有子而背父曰吾父惡不可以為父妻而背夫曰吾夫邪不可以為夫人將與之乎其曰禪授之義曰三恪之名蓋皆亂臣賊子假聖言之事以文盜竊之奸非所以論魏晉之合乎不也

袁宏

[illegible]為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陶侃時[illegible]者亦不納夫桓彝死蘇峻之難強弱成敗悉置不問[illegible]然捐軀凜凜忠節莫之與京侃都督八州鎮撫方夏懷顧命之嫌而竟從溫嶠諸人誅畔定國功亦偉矣宏[illegible]不是之錄則其所稱名德者果安屬乎至桓玄舟載歸[illegible]胡奴抽刀曲室各以先人詰問宏之頭領蓋已岌岌於利刃矣而乃詭為辭說應口占對幸免誅戮是取舍之間前一宏也後又一宏也亦何見而為之乎使彝與侃也不應褒譽之科則當明其不然以死守之何乃甘於狙詐以自全乎其視董狐之不屈於趙盾南史之不怵於崔氏可愧孰甚焉由此言之宏蓋優於文而短於節者也

劉宋諸臣

夫擇木之鳥遠弋乃棲赴火之蛾焦灼不避何則志各有所甘也典午不競南北交兵積骸成陵流血絳野分天而帝俄頃改物其鼎沸亦甚矣于其時喙長則啄爪長則攫寧復問其誰何哉故君雄則賊臣臣雄則賊君非必交相勝也亦以騎虎之背勢不得下也劉宋之臣惟劉穆之得以令終餘若王鎮惡檀道濟徐羨之諸人固皆佐命之雄也僇力驅馳亦云勤矣帶礪之盟未堅而載鬼之疑已積朝方杖鉞戎行夕即銜刀都市族姓殄滅曾無遺育豈必皆有盜鼎之志哉蓋其主既取非其有亦慮人以是擬之於後勳望相逼腹劍斯奮叛亦誅不叛亦誅所謂寧我負

入毋人負我者也夫兎死則韓盧賣祭畢則芻狗轢車數子豈不知之哉而乃競鶩勲名有進無退非僥倖於兎禍則覬覦於非望有赴火之勇而無擇木之智欲無及得乎然則不幸而生斯世則如之何曰為夷尚之蹈海為紀龔之避新斯可矣

王儉褚彥回

史稱儉雅道自居有伊呂之志竟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君子曰立身當先大節取人不專才名故匡合之功以事讎致議剖冰之孝以易主蒙譏以臣無二天也儉為宋臣亦既有年矣明帝儷以愛息寵以華秩又非碌碌者比也及齊高為相陰懷異圖召謝朏於密室誘之使言而朏乃竟括其囊他日又稱魏武晉文之不受禪以陰格主心儉豈不聞之乎而乃請閒進言力勸南面自以為吐所難吐其視朏何如耶及篡事既成朏職當解璽執不應詔而儉又躐為侍中代之解璽寧復知有君臣之義哉至華林宴集諸臣各効藝能而儉獨誦司馬相如封禪之文欲媚主以不經之舉其為佞諛不已甚乎方儉年少賦詩有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儉之貴寵竟亦酬其所志矣不知儉之所為四公亦為之乎乃其字子以玄成取奕世作相之義則其希慕富貴誠亦篤矣貪市金者不見人慕麗匹者難為婺無惑乎儉之失節也史氏以伊周擬之不其繆與于時褚彥回者輿望人也容門生之盜衣却求官之賫金喪生母而致毀拒公主之逼淫捐寳物以與慈嫡悉父貲以授弟澄其大節非不偉矣而乃屬心齊高曲為翼贊竟不念宋文尚主之愛宋明委任之隆臨終顧命付託謂何而棄故從新甘若啗飴儉乃與之周旋力庇終始所謂同惡相濟者也

慕容廆父子

晉政不綱戎胡鼎沸關不反兵都不擇域趨利則飈發霆奔敗衄則獸駭鼠竄夕為草莽之盜旦稱九五之尊百二十年之間僭號建朔者凡十有六國要皆冠瑶冕於豕首服龍衮於豺身者也故劉聰以子妻母石季龍以孽滅宗其諸屠膾骨肉蒸報家庭忤旨則忠賢齒劍拮旆則部落成墟又何可勝道哉于時若慕容廆父子其殆群胡之傑乎廆負豪雄之資修明刑政撫納流亡推舉賢才委以庶政干戈方棘而興學崇文孜孜如不及發四不可之戒著為家令蓋志於用夏變夷者矣一聞求諸侯莫如勤王之言輒欣然從之得石勒通和之使即歸諸建業雖非乃心王室亦五伯假之之流也其子皝薄于脊令之愛有慙德矣乃能納封裕之諫旌王憲劉明之直督守令以課農功捐死囿以業貧民臨庠序以課學徒著典誡以教胄子庶幾克紹先志者至廆貽陶侃之牋責以子重種蠡之義皝疏庾氷之寵勉其為申伯之忠辭引諄切辭旨嚴正晉廷

諸臣曾未有及此者殆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乎先民有言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若扈與鋭蓋不可純以夷狄擯之也他若苻堅距衆諫而殞身刀棘李雄背張駿而數侵晉雖姚興酷奉桑門慕容盛極詆伊旦雖有他美不足稱矣

沈約范曄

約博極群書文章蓋世宜其於忠君之義立身之操洞之審矣抗節之婺悍士胥欽吠堯之犬逢者不怒約豈不聞之乎彼其臣齊而食禄亦不爲不久矣朝政不綱曾未有匡輔之益又不能引身而去之乃諄諄説梁武以竊國之謀至謂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若君臣分定無復異圖此何言也既而與范雲成約復背之而先入出纂文於懷中閉

范雲於閤外至引魏武之言勸行巴陵之酖有人心者固如是乎梁武方深以爲德不啻口出既侯其身又封其母此所謂居彼人之處則欲其和我者也及纂成事定輒生疎薄欲台司不得求外出不得托李勉陳情不得竟憂懼以死此所謂居我之處則欲其詈人者也方其被齊妓之譏詆而伏地流涕夢和帝之斷舌而亦章解罪約亦何利而爲之乎至以吴士之訛音撰四聲之新韻雖見斥於梁武而終遺誤於將来蓋所謂不知而作者與他若范曄著漢書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而乃身謀大逆就誅都市闔獄將之醜詆母妻之切責殊不爲意獨於所昵妓妾悲泣流漣寧復知有恥悔乎人謂文人無行二子蓋其魁矣

梁諸臣

一髮衆冠則冠者以爲適一冠衆髮則髮者以爲適胥蓋狃於習也晉宋而降朝綱頽而人紀斁矣更姓改物輕若反掌乃其臣視之不啻弁髦然即有奇碩之士亦且靡然從之矣梁之諸臣若江淹任昉王僧孺范岫傅昭孔休源徐勉皆學窮墳索臆總舊章師表士族綱紀人倫固一代之偉人也或彈劾不避權貴時稱獨步(江淹)或事親篤孝居喪致毀(任昉)或斷絶越裝秋毫不取(王僧孺)或廉潔著稱疏布終身(范岫)或杜絶請謁不交私利(傅昭)或正色直繩以天下爲

己任(孔休源)或盡心奉上知無不爲(徐勉)凡皆兀操厲行矯矯不回豈其獨昧於君臣之義哉然皆宋齊之遺臣也乃至舊社未屋而新朝是趨前禄在胳而後綬已綰或夙夜奔投或望風迎拜不復知有致身之節殆所謂衆髮忘冠者乎若江革罵祖暅之爲虜立銘拒延明之脅撰碑文至以死自誓庶幾守節不貳者而竟怵於梁武之威乞受菩薩之戒從君於昏自渝初志皆非有道者之所與也

宋齊梁陳循吏

夫以代遠胥庭人乖鷇飲蒼鷹乳虎之風日昌而烹鮮馴雉之政彌邈矣劉宋而降政荒民散晝圻喻命之吏率皆持符牒而營奸假鈐轄以煽毒安民和衆之績鮮足稱焉

然而厲中姣姣閒有可言者如申怙之威惠無著持身清約杜慧度之門不夜閉道不拾遺阮長之之不侮暗室所至見思甄法崇之在任嚴整誠感亡令傅琰之政稱神明作譜垂後虞愿之仁致蚺蛇廉格越石范述曾之勵志清白不受饋遺孫謙之恩懷蠻獠化除猛獸郭祖深之力詆奉佛輿櫬上疏搜檢姦惡不避彊禦傅岐之縱放重囚如期復還去任將送盡境號哭斯皆沍寒之縉纊儉歲之菽粟也乃若吉翰嗔典籤之宥囚而責之代死杜驥給姚聳夫之守城而陷之重辟王洪軌先以贓賄棄職後以挑邊喪師沈瑀說陳伯之以背主投降徼求寵祿然徵時之驕器被辱恣意淩暴品幹畧差有可稱稽操尚率多瑕闕而

槩以循吏目之殆所謂躋趺碔於美玉等榛莢為嘉木者乎史氏於是為失評矣

崔浩

崔伯深覇國之豪傑也學足以博古通今才足以謀王斷國議禮經政占天料敵百發而百中元魏諸臣豈復有出其上者哉恭勤不怠夙為道武所知事親篤孝又為時人所重且其周身之智宜足自全而乃竟罹赤族之誅何哉蓋人惡其上古有遺誡而浩乃數以辯智屈折寵貴其過一也沾名衒直請立石銘載國書於衢路而朝臣切齒忿懟其過二也猜忌李順力為譖譛竟致誅死其過三也犯三不韙而立於威暴之朝欲免得乎故方其得志而高允已逆知其必敗矣史稱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備極慘辱世以為報應之驗審如是則梁武之餓死臺城姚興之身遇賊子抑又何耶

高熲

予於高昭玄而深悲其遭逢之不幸也彼其僇力驅馳不避危禍可謂忠矣達權濟變明達國體可謂智矣竭誠盡瘁夷險不二可謂節矣進引貞良共致昇平可謂公矣而乃憎茲多口數被訶譴卒之齒刃以死惜哉夫楊廣昏暴不足論矣以文帝之英武拓疆啟祚熲實先後之反叛之譖龐晃盧賁姜曄李君才之讒皆斥而不聽非不相信也

而竟惑於牝鷄之鳴數欲以一劍相加遺何哉乃如楊素之為鬼為蜮反覆百端構成房陵之獄卒致商臣之逆顧得保寵祿以没不亦異乎雖然熲亦有過焉伐陳之役不能聲陳叔寶荒淫之失殘虐之政與仁義之師為弔伐之舉而徒用譎智擾其農時燒其積聚罪人未得而百姓已困於塗炭矣此豈天之所佑乎又況負蓋世之功挾震主之畧而乃違慈母之誡不思為全身遠害之計欲免難矣

芝園定集卷之四十九終

芝園定集卷之五十

史論目錄

芝園定集卷之五十一

史論三

唐高祖一

予讀湯武之書而惜李唐取天下之未善也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畏天閔人誠若迫於不得已者蓋非利而為之也若楊廣者弒父殺兄毒痡四海其惡浮於癸辛多矣當是時虐焰燎原群盜蟻奮生民之塗炭已極李氏父子計安天下則當播告四方聲淫暴之罪為弔伐之舉東征西怨夫孰得而禦之夫何謀不出此而乃襲魏晉以來掩耳竊鐘之故智方且尊煬帝立代王既而建唐國既而加九錫既而受禪既而封鄭既而滅鄭此其愈於王世充宇文化及之行事能幾何哉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今為義舉而以不義行之誠未見其可也高祖不學無術不足深責以太宗之知而不及此豈不大可惜哉史氏謂除隋之亂比跡湯武無亦但論其功耶

唐高祖二

建成元吉之死太宗不得辭其惡矣然而高祖亦有責焉何則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定國之權也王季立而泰伯逃武王立而伯邑考廢往事之鑒也唐之得天下寔太宗為之故曰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非虛語也在高祖則當師太王文王之意在建成則當為東

海王陽之孫在太宗則當計安天下不虛徼恭讓之名如是則人心自定而蕭墻之禍可弭矣夫何高祖易儲之意不決太宗推讓之言成虛神器之重不歸靖亂之勳骨肉之愛不勝群小之譖旣而楊文幹舉兵矣封倫反間矣宫中之酖毒行矣昆明池之密謀成矣騎虎之勢不下鳌手之毒難忍欲無臨湖之釁得乎春秋傳曰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其高祖之謂耶

竇建德王世充

竇建德王世充蓋皆亂世之雄也乘時崛起建國改元志欲併吞六合否亦跱足而王而乃旋就夷滅不能援跡於群盜論者醜之然二人之所為則有間矣建德義伏鄉閭

恩撫士卒招納降附禮遇衿紳得資財則散之獲宫人則放之討宇文化及以誅逆也用王琮釋張昂以勸忠也寬徐蓋之死戮王軌之奴以昭義也雖其拂凌敬之諫誅宋正本之直自取敗亡猶為不幸耳世充則諛佞以蠱君辯詐以譎衆殘忍殺人陸梁自恣收叛逆以為腹心身立君而身弒之此王法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今太宗以世充之降而釋之以建德之被禽而僇之是譎詐者皆得倖免而仗義者不免被僇此豈刑辟之中哉縱以建德之救世充為憾則其歸淮安王神通與同安長公主獨不可少貸其死乎

唐太宗一

夫勳高勢逼禍機屢發太宗之不幸也蹀血禁門推刃同氣太宗之大不幸也當是時也泥首席藁以待刑誅拊心刻骨以自怨艾泣涕陳訴以明其不得已則仁孝之道[illegible]幾猶有存者夫何巢隱旣死而尉遲敬德猶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何為者哉及蕭瑀陳叔達之言一入而傳位之命即下欣然承之不以為嫌是何異於逼而奪之乎未幾改正朔頒號令錄功臣施德惠慶賞刑罰紛紛易置曾不少緩須臾此其置高祖於何地哉至乃畫僇二王之子孫靡有孑遺獨不念傷高祖之心乎雖獻鹿獻禽頗飾虛文而未央一宴曾不再見吾不知何以為心也

唐太宗二

太宗不世出之主也任賢才受直諫謹刑罰布德惠斥神仙之妄出宫女之濫數年之間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斷獄鮮寡幾致刑措史云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非虛語也及頡利就禽四夷賓服納質獻琛惟恐踵之或後可謂盛矣當是時正宜增修德教益盡招來之道而乃受天可汗之號至施用於璽書所謂不能用夏變夷而反見變於夷者也厥後用温彦博之策而徙戎狄於境内其視閉關以謝西域者何殊絶耶

唐太宗三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乃余於太宗而惜其德之不一也能誅高德儒之佞矣而裴矩封

德粲宇文士及許敬宗則佞人之尤者也而寵之能納張玄素之直諫矣而於劉洎張蘊古則誅之於房玄齡則怒之於魏徵則沒而譴之能不營避暑之閣矣而繼乃修洛陽宮修翠微修玉華紛紛並作出宮人矣而武氏以邪媚見幸斥神仙矣而使方士於金飈門造延年之藥此非所謂二三其德者乎是以賢否互進政令不純兵革繁興海內騷動愛子吳王恪不得其死元舅長孫無忌不善其終武氏之立幾移唐祚豈非君人之炯鑒哉

蕭銑蕭瑀

蕭銑故梁氏子孫也海內崩亂銑乃保據荆楚冀以興復梁祚固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梁銑不忍百姓之荼毒而

以身來降高祖乃執而殺之蕭瑀則梁明帝之子也梁社既屋不懷禾黍之悲而仕陳仕隋輕若脫屣煬帝立其女兄為后任以樞機曾不能補過拾遺以至隋室大亂及出守池陽一聞高祖之招遽挈郡來歸非惟不之罪也而寵之任之備歷通顯太宗至以社稷臣目之君子謂唐氏於是失政刑矣在蕭銑則當如光武之待盆子以不死在蕭瑀則當如漢高帝之斬丁公而今乃反之其何以為事君者之律令耶

虞世南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不念之間而聖狂判焉不可不畏也故大舜至聖之君而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成王守成之令主而周公戒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夫舜之不為丹朱成王之不為商受夫人孰不知之哉而禹周公以是為戒無亦欲其祛逸欲而崇敬畏克配于天耳太宗雖賢其視二君何如哉而世南乃上聖德論以長驕心以忘惕厲是投之以燕安之酖毒而進之以伐性之斧斤也有臣如此人君復何賴乎抑世南之過不惟是也煬帝問以拒諫之言而默無一語比及亂亡而反面事唐則其阿諛以取容又何恠耶

褚遂良

夫履霜堅冰憂患於陰之始生羸豕蹢躅致戒於女之方壯何則防潰於蟻穴而止燎於星星其道固如是也若武

氏者巧同妹妲惡甚褒驪固亡國之妖也遂良受太宗顧命之托方其欲入宮也宜極言腥焰之不可邇禍水之不可注先帝遺人之不可狎痛哭流涕以祈其必從庶幾可以止患於未然而乃隱忍以成之及其蠱惑君心專寵亂政廢王后矣廢太子矣以昭儀正位中宮矣而乃犯顏直諫是猶塞瓠子之決而撲崑崗之焚庸將及乎故於其時韓瑗諫之不從來濟諫之不從而遂良竟殞命於愛州之貶豈非忽於堅冰羸豕之戒耶

長孫無忌

無忌之於太宗交則故舊親則后兄猶之心腹手足戚休共之者也于時過寵之讒不入台鼎之寄益隆至作威鳳

賦以賜之恩信可謂極矣方太子承乾之廢也儲貳未有所屬吳王恪之英毅衆望所歸晉王治之非次太宗且疑之而無忌乃極力襄贊定儲於治以為己所自出也既而恐吳王之為患也誣以反叛而誅之自謂筭無遺策可以長保富貴矣孰知為身患者不在吳王而在晉王不在晉王而在武氏我使無忌能以防吳王者防武氏止之於入宮之初遏之於徽寵之日爭之於易后之際如其不濟以死繼之于以報太宗於地下豈不猶為社稷之臣乎顧乃受金銀寶器綾錦之賜納昭儀母楊氏之請隱忍不決馴致大禍獄成於許敬宗命殞於袁公瑜家族殄滅而唐祚幾移其始謀之周旋竟何益哉夫荓蜂而忘辛螫信桃蟲而不虞大鳥無忌之及於禍固其宜也

武則天

武曌逆惡滔天穢德流播罪不容於死唐之臣子不能致討斯萬世之同憾也而劉昫乃以帝紀列之何與昔吳楚上於僭王春秋猶黜而夷之況以牝雞而奸天位乎故列之帝紀則亂三綱列之后紀則傷陰教然則如之何而可曰紀編年則書甲子而削其年號紀事實則如僭偽附庸之例別立一傳斯得之矣

四傑

裴行儉論四子史氏謂為知人而君子猶以為未然何則人顧自靖何如耳禍福之來非必盡由器識之招也故盜跖壽而顏回夭盜跖豈賢於顏回乎季氏富而原憲貧季氏豈賢於原憲乎若四子之所遭蓋亦有幸不幸矣勃以省父交趾而被溺照鄰以哭父病劇而殞身死於孝也賓王草李敬業之檄聲武后之罪而被誅死於忠也以此為不令其終可乎若炯為盂蘭盆賦以悅賊后美亭臺之榜額以媚縉紳為政殘酷動輒殺人盈川一令其愈幾何遂謂賢於三子豈品第之當耶

五王

書曰除惡務本春秋傳曰去惡者若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余於五王而深惜其不知此義也武曌播穢椒宮盜奸紫極改唐之正朔矣夷唐之宗廟矣戮

唐之子孫矣是李氏之罪人非復中宗之母也張易之兄弟以宣淫亂政武三思一門以親黨扇毒均之百死不足贖矣然武氏則草木之根幹也而張氏則其枝葉也武氏豺虎也而張氏則狐鼠也為唐社稷計者當知所從事矣方義兵之舉也易之兄弟既已就戮即宜悉捕諸武無少長皆斬之尸賊后於朝以告唐之宗廟豈不為討亂定傾之偉績哉夫何忽荓蜂之箴昧包魚之戒反尊后以美號而不復問其凶黨薛季昶獻計而不之從王同皎密謀而莫之應蓋視武氏為机上肉而不知武氏亦以机上肉視之曾不旋踵三思得幸於韋后鄭愔之表一入崔湜之計即行而周利貞得肆其毒駢首誅僇莫可如何豈不大可

惜哉方賊后之竊位也黙啜以女請和親后欲令武延秀娶之張柬之乃奏自古無天子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是真以后為可帝而諸武為可王也逆順之際見之不審又何怪於臨機猶豫而竟成反噬之禍哉然張柬之等猶坐計謀之疎耳若桓彦範乃為三思所媚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属籍而錫賚不可勝筭是猶腥腥之歠醴而猛虎之吞蝟也其及也宜哉

中唐諸君

甚哉君德之不易終也志之持也難於盤水之捧氣之調也危於朽索之馭古有是言矣自唐言之開元之際進忠良受直諫校吏能明軍法正典刑修禮樂出宮嬪之濫放

哇淫之聲斥前朝僥倖之臣焚後庭珠翠之玩一明皇也天寶以後耽女色近嬖倖作淫樂好佚遊寵佞壬疎正直甘新臺之行縱胡奴之淫極土木之功窮珠玉之玩又一明皇也建中之初策賢良求讜言却祥瑞省災異觧鷹犬而放伶倫止搉酤而絕貢奉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减太官之膳戒服玩之奢一德宗也貞元以後罷郭令信楊炎私帑藏窮征討借商緡征兩税税間架除陌錢信延賞而奪李晟之兵符任延齡而罷陸贄之相位又一德宗也章武御極覽貞觀開元故事而激昂悼貞元以後失政而發憤罷色役去織造减教坊斥家妓收威柄振紀律任忠良誅叛逆廓清宇內皇圖再造一憲宗也淮蔡既平驕怠乃作進奉之詔下矣而違勑進奉者欲擢宰相罷承璀之命行矣而都統處置皆用閹人裴垍白居易之直不容於朝皇甫鎛程异之邪反容於位迎佛骨信方士又一憲宗也使明皇而專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也則必無馬嵬之竄使德宗而專用陸贄姜公輔也則必無奉天之奔使憲宗而專用李絳裴度也則必無逆豎之禍德之競也則群材隆於締構而萬壬薦於圭璋德之衰也則猿猱纓冠而魍魎入室為治為己而由人乎哉

唐宦者

夫火炎崑岡穴潰金堤宦寺之禍其可畏矣哉先民有言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故閽弑餘祭吳君之自賊也甫節亡漢漢帝之自亡也君子譏之以為非所近而近耳有唐初制官者止於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外庭一切之事不與焉其慮患蓋深矣明皇不碎首開釁端濫受三品門施棨戟至以高力士為右監將軍進退將相則任之省決章奏則任之征伐巡幸則任之無復投鼠忌器之意朋邪亂政而乘輿播遷誰則為之子孫不是之鑒也而乃踵而効之其在肅宗時則有若李輔國代宗時則有若程元振魚朝恩德宗時則有若竇文塲霍仙鳴憲宗時則有若吐突承璀比周競進寔繁有徒甲第名園之賜莫匪伶官朱袍紫綬之榮率皆巷伯手執帝鈞口啣天憲藐君上為木偶等宰相為

奴隷熖燔宇内觸者必焦矣嗇竄社之鼷穴城之狐而已哉文宗欲去之遂致甘露之變昭宗欲去之輒罹幽囚之辱至天復之詔誅殛殆盡流丹殿庭而國祚旋亦覆亡所謂旣以此始亦以此終者也患成而欲救之其可得乎然則終不可爲與曰名醫治病先培元氣鷙鳥將擊必伏其形故修德貴豫而藏機欲密是撥亂反正之道也

唐初諸臣

夫連城之壁賤於微瑕干漢之材棄於寸朽余盖於唐初諸臣而深有慨焉史稱李綱直道事人有始有卒而乃忘隋室之舊臣爲賊帥何潘仁之長史及頽乞骸骨能免於高祖之責乎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爲正人而乃見宇文化及之弒逆甘委身以殉命及軍敗被禽又何解於王琮之誚乎元璹有蘇武之節而無閔子之孝楊恭仁有石慶之行而事弒逆之臣皇甫無逸解金帶以免追兵是其忠也斷衣帶以續燈炷是其廉也然始而棄母出奔終不將母就養王珪之駁謚議非爲過矣夫數子者皆名臣也而虧於大節如此豈特微瑕寸朽而已哉是以君子深慨之也

李世勣

君臣相與莫善於以誠莫不善於以術故䝨求哲人俾輔後嗣湯任伊尹以誠而訓太甲終允德伊尹之所以報湯也繪負扆之圖授托孤之命漢武任霍光以誠而輔昭帝以安社稷霍光之所以報漢武也唐太宗知李勣之可以任大事也欲屬以幼孤而勣乃雪涕致辭噬指流血君臣之間亦不爲不相信矣夫何太宗寢疾乃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而高宗即位果以僕射授之是要之以威福而餌之以爵祿陰用詐術以爲在籠絡中矣豈知鳳凰不爭腐鼠神龍不啗腥穢而耽祿嗜寵必寡廉鮮恥之人也如知勣之不可使而誘之是不知也知其可使而顚倒之其不誠孰甚矣是以勣亦二三其心托孤之命未寒而家事之言即進立武氏殺后妃戮元舅誅遂良以周易李誰則爲之盖君以術御臣而臣亦以術報君欲求盡忠誠而安社稷其可得乎

馬周褚遂良

夫女妬入宮士妬入朝恒人之私情也德以報德直以報怨聖人之炯訓也故祁奚舉讎百世以爲美談相如屈頗寇恂屈復抑其次焉馬周褚遂良唐代之名臣也立朝之節事君之忠盖表表出倫矣然周不見禮於韋挺輒乃沮平章之命擯之遼東之役公孫常之書旣露而象州之謫遂以不祿是殺挺者太宗而所以殺之者周也遂良忌劉洎之亢直也因聖體可憂之對遂誣以伊霍傅少主之言旣又執証不已而竟賜自盡是殺洎者太宗而所以殺之者遂良也夫洎擅國士之談體廊廟之器挺與論道之列著蹇直之譽使周與遂良也事君以人則二子者必先在

所推轂矣而乃以私憾陷之於死此豈休休有容之度哉
厥後遂良貶死於愛州而周亦短命天道好還有明徵矣

裴炎韋嗣立

武曌腥穢宸宮草菅纓紱如燎原之火不可嚮邇而裴炎
乃犯其所忌欲立武氏太廟則諫欲誅韓王元嘉等則諫
又因徐敬業之搆逆而勸之返政時又有韋嗣立者極言
選舉之乖謬刑獄之枉濫訴來俊臣王弘義之羅織明狄
仁傑魏元忠之忠良懇懇不諱壯哉二子非所謂披逆鱗
而撩虎尾者乎然炎也以中宗之拒諫而倉卒為廢立之
謀竟成簒逆之禍嗣立附韋庶人之屬籍而濫受賞賚猥
竊逍遙之封在炎則不能慎之於始在嗣立則不能謹之
於終要皆附腥集羶之私為之也卒之炎被誅戮足徵殺
降之報嗣立貶死遂虧孝友之名欲保令終得乎

魏元忠

魏元忠以忠直稱于時歷事三朝俱展誠効其大者如二
張之干寵亂政則劾奏之張易之縱奴肆暴則笞殺之安
樂公主請廢節愍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則沮止之一陷于
周興臨刑獲免再陷于来俊臣侯思止流放復還其以鹿
自喻須肉作羹之言亦甚可哀矣及節愍太子起兵以誅
武三思元忠既潛預其謀而其子昇又在兵間正宜僇力
討擊以翦元凶而乃首鼠兩端臨危觀望遂致節愍被害
而昇亦僇死非所謂見義不為自貽伊戚者乎然元忠之
失不惟是也昔漢之齊王發兵以討呂氏后命灌嬰伐齊
而嬰乃與齊連和共成安劉之功至今稱灌嬰之烈不衰
令武曌之惡浮於呂雉李敬業之舉兵不異齊王則天遣
李孝逸督軍討之而以元忠監其軍事孝逸縮恧不進使
元忠能為灌嬰之謀與敬業連和聲大義於天下豈不為
唐之忠臣哉顧乃鼓勇設謀力贊孝逸以夷敬業而媚賊
后卒致更姓改物而播滔天之惡寔元忠為之也其後累
被縲絏終死貶竄非不幸矣

盧懷慎鄭綮

盧懷慎推遜姚崇人謂伴食宰相鄭綮驚詫平章之命自
謂歇後宰相一以讓能被譏一以避權自貶論者遂以此

少之今考懷慎少好清修長宜令譽時政之疏可比至言
臨終之表不異尸諫不營產業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
賜輒散與親戚故人及屬疾對宋璟之言蓋誠國之蓍蔡
也乃其推遜姚崇亦猶子皮事子產曹參遵蕭何之意耳
曾是以為無能乎于時姚崇挾智擅權傾巧自用凡所嫵
忤擯黜殆盡而卒無加於懷慎謂非盛德之致哉張星稱
為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信矣若鄭綮之刺廬州也移檄黃
巢巢不犯境羸錢寄庫盜不敢侵至沮杜弘徽之聯居禁
近言不聽而稱病休官聞朝政之違闕每犯忌諱而上章
論列既以忤執政而遷散秩旋以伸公議而為常侍跡其
風節要非碌碌者其以詼諧之詞刺譏時事蓋亦憤世嫉

邪之言耳當板蕩之時而被爰立之命遜而不居又何嫌於自貶哉既入視事侃然守道甫及三月移疾乞骸其雖進易退之節去怙寵持祿者蓋遠矣史氏例以張濬朱朴謂為季末台臣之妖不已謬乎

顔真卿

夫虎豹止而藜藿蕃珠玉生而山澤媚忠臣之有益於人國也尚矣忠臣之不幸則小人之幸而國家之大不幸也唐之臣不幸莫如真卿而國家之不幸亦莫如四君蓋真卿之在當時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其在外也首知逆賊之謀陰為備禦之計集烏合之衆而抗方張之虜納李萼之策而摧白嗣深之兵猷畧蓋足徵矣其在內也劾崔漪李

何忌之失儀彈管崇嗣之不敬正告廟之祝詞白還宮之禮節至論百官進言一疏極陳納諫之道與壅蔽之禍謂林甫國忠復起謂危殆之期翹足而至讀之使人凜凜是誠智足以謀王斷國節足以臨危制變使玄宗而能用之則必無馬嵬之奔竄肅代而能用之則必無兩京之再陷德宗而能用之則必無奉天之播遷而乃聽信奸回恣行竄斥一擯於楊國忠繼擯於李輔國繼又擯於元載繼又擯於楊炎繼又擯於盧杞躓而復奮入而復出卒之囚縶賊庭殞身非命而社稷幾於覆滅彼小人之計誠得矣而四君者亦何利而為之然玄宗嘗曰朕不識顔真卿何狀所為如此德宗亦曰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

寤寐夫不用於可為之日而追思於無及之際猶之病入膏肓而方思扁鵲不亦晚乎竊嘗論之如真卿者使其為治世之能臣是亦一真卿而已矣惟其逢此百罹以身殉國英風勁節照映千古是一時之不幸乃所以為大幸然而非忠臣之所願欲也於乎後之為國者愼無若唐之四君哉

李泌

人臣之立身莫貴於道德而智數不與焉懷道德者知是非而不知利害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任智數者知利害而不知是非以全身為悅者也余於唐之鄴侯而深致惜焉彼其應機觸物談辯風生牧民馭衆所至稱理可謂才矣

破桐之喻黃臺之詞迎上皇之疏辨子姪之言可謂忠矣肅宗披榛莽而立朝廷代宗收兩京而平逆賊泌蓋多有力焉可謂功矣而乃托神仙之名行詭祕之術服食辟穀以愚世人若謂遊心方外而勉強應世者難至則掛冠而去之希寵則褰裳而就之是前一泌也後又一泌也殉國之義不終高尚之操不固有道者固如是乎方其以鬼道倖進以取高位復引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至採瑟瑟之疏媚人主以異物所為逢君之惡者面詔不納以公百姓泌寧不愧於心乎以泌之才使能修道德而不任智數則其功名當為中興首稱矣乃其子繁之無行非克盖前人之愆者也

唐德宗憲宗

夫締構之任匠氏也為其可以成室也若棟折榱崩雖愚主必逐之矣海舶之任舟師也為其可以利涉也若折柁壞檣雖狂賈必易之矣異哉唐之二君也德宗初任陸贄定奔播而返宮闕憲宗初任裴度誅逆藩而靖土宇艱難阽危二君蓋身嘗之衣袽之戒徬徨之虞豈宜一日忘之哉而乃惡正醜直信任匈回盧杞以險佞進裴延齡以詭誕進皇甫鎛以聚斂進變亂黑白蠱惑君心誅翦忠赤獮薙遺黎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二君方且倚為腹心是祟是使是猶任毀室敗舟之人而忘其身之壓溺也于其時諫官趙需袁高等之論盧杞陸贄之論裴延齡裴度之論皇甫鎛極言覆轍之不可蹈成功之不可棄天命之不可違人心之不可失成敗治亂明若觀火二君宜知所悟矣而乃謂為朋黨置之不問此所謂安危利灾而樂其所以亡者唐社之不遽屋亦云幸矣

陸贄

陸敬輿當國步顛沛之時以天下為已任盡忠納誨侃侃乎經綸康濟之猷雖董賈復生未之或過也德宗不辟知之不能任任之不能專在翰林十從六七在平章十從三四重以吳通微兄弟之譏閒竇參裴延齡之擠排而群小又從而附和之贄之孤危孰甚焉或謂贄見時之不可不能為范蠡之鴟夷留侯之辟穀而甘委身於闇朝非不可則止之義也或謂贄斥黜之後不能發揮六經以明先王之道而區區閭門為古集驗方則何益矣夫德宗非不可與有為之君也贄之於德宗蓋所謂股肱心膂之臣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其不負天子之言誠以身殉之又可以求去乎至忠州之謫禍機且岌岌矣閉門靜處避謗遠嫌猶恐其不免也而況可皎皎以殉名乎蓋其前之不去者事君之忠而後之自晦則保身之哲度越於流俗遠矣若乃延齡嫁禍誅將及矣而得釋於陽城之論救李吉甫宿憾衆皆憂之而反蒙舊相之厚禮此又天佑善人非可以智免者也

王沛李佑温造柳公綽

史臣曰王沛之禽僚婿李佑之執賊渠皆因事立功轉禍為福智則智矣仁者不為温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矣君子曰謬哉史氏之論非所以為訓也夫書稱一德禮明在三故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方李佑之從吳元濟蓋始謀之悞也既其歸正則為國討賊惟恐不力又可貳乎若上官涚之死田偁欲脅其子以邀節鉞王沛知而禽之正所謂公爾忘私以大義滅親者也夫孰得而短之又況柔佞之與正直猶金石之與脂韋其相去蓋懸絶矣故君子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範我馳

驅而不獲毋寧爲詭道之遇方溫造之隱居王屋有高天下之心及其在位彈事落李佑之膽家謀平輿元之亂要非碌碌者公綽以忠愛獻太醫之箴以直言犯比司之惡折韓弘之病卧誅舞文之奸吏端介寡合蓋其天性然也令若以二子者不能和光同塵以取高位則中庸之胡廣模稜之蘇味道其殆百世之師乎

芝園定集卷之五十終

芝園定集卷之五十一

史論目錄

史論四

五代之君

五代之季二儀失位三光不明生人之大倫澌滅殆盡五十六年之間凡十有三君朱全忠以弑唐帝立李嗣源以篡莊宗立王從珂以弑愍帝立石敬塘以弑唐廢帝立劉知遠以弑晉出帝立郭威以弑漢隱帝立夫春秋之法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彼皆非臣子乎而梟逆相踵剗其君若羊豕然更姓改物易若反掌正循萑蒲之盜強者為雄方其嘯徒命侶脯肝飲血之時而小偷已睥睨其旁矣一得其便遽起而攘之雖號稱九五僭竊乘輿亦群盜之假物稱尊者也何元首之足云其間若唐之明宗周之世宗雖稍知治體欲振陵遲之習而明宗乃篡弑之賊世宗以養子冒襲得國非正享年不永豈所謂面稽天若者乎自餘碌碌又何足道矣

敬翔郭崇韜

敬翔郭崇韜梁唐佐命之臣也翔深沉大略筭無遺策竭勞事主晝夜不寐崇政之職蓋寵冠群臣而一疑於友珪再疑於末帝卒之謀畫不用國滅身死崇韜佐魏將相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讒間蜂起寵祿不終反以平蜀之勳齒繼岌之劍然則為人臣者不亦難乎蓋鳥棲擇木魚潛擇淵甚矣擇君之不可苟也敬翔效命朱温贊之以篡唐崇韜委身存勗佐之以滅梁徙倖功名於一時而不如魚鳥之知所托也欲保其終得乎敬翔義不事唐自經而死乃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崇韜以權勢殞滅又不足言矣且敬翔甘受劉氏以為妻欲以固寵也而招權貫禍則劉氏也崇韜請立劉后欲以弭禍也而矯詔殺崇韜者則劉后也守義無玷挾智多殃豈非炯鑒哉

王朴

歐陽子曰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以王朴之才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余因是而求朴之為人矣知漢隱之孱弱任用小人楊邠之專恣將相交惡不可甘其豢養也遂潔身而去之盡得亂邦不居之義及世宗物色得之推誠嚮用朴乃盡輸忠欵其平邊之策首言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傜役以時以阜其民俟政化大行力強人安下得民心上順天意然後為取亂攻昧之舉此雖湯武之弔伐孔孟之談王道亦何以異此至言諸國討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乃亡及宋興平定四方皆如朴言其料敵制勝即良平不能過也若其明曆數精律呂斯又其餘事耳故五代之臣余必以朴為稱首餘子碌碌雖有片長一藝之善或智昧於擇君或節虧於易主胥無足道矣嗚呼以五代之時而有朴不可謂無人也以五代而止於一朴不可謂有人也

張承業

宦寺之禍其可畏矣哉自古以此亡國者多矣蓋其比昵於朝夕趨蹌於左右先意承志以投其嗜好佞色諛言以蔽其聰明卒之正直日遠忠諫不入鮑魚之臭不聞而狐鼠之姦益肆甚者視宰輔為奴隸弄天子如嬰兒緩則倚城社以扇兇急則挾乘輿以為質幽囚遷播不勝其辱蓋至於唐季世極矣甘露白馬之禍可勝悼哉張承業蓋親與此輩為伍者也以彼其智神奸鬼祕夫孰不知之而乃肫肫懇懇効忠於亞子懷斛律之恩念顧命之重富國彊兵以基霸業繩切后妃以戢權貴惜主藏之錢甘於齒劍嫉閻寶之佞毆擊無憚至莊宗欲踐九五輒舁疾往諫

拳拳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求其子孫以續昭宗之祚既其不聽遂肩輿歸第不食而卒此與夷齊扣馬之諫何異使馮道范質諸人念之能無愧死乎惜乎莊宗能忍於用劍而不能忍於盜竊神器卒乃嬖倖伶人自耳批頰詈狗之辱而景進等恣行威福宣播醜惡禍起親昵倉卒東幸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也門高之弒樂器之焚又何怪乎

宋太祖一

宋承五代之亂晉漢周皆以篡逆得國蓋奸儻賊販見利而攫君子所不道也以宋祖之英武長者而踵其故轍掩取神器據跡誅心殆有甚焉何則周世宗有為之君也任以宋祖托以心膂身檢點作天子之題而遂以之代張永德固謂其能盡忠所事可以無虞也而孰知防其篡者乃所以成其篡哉恭帝幼沖未章過舉方是時世宗之遺澤尚新也相之而無忝厥辟終身北面可也如不可輔方順人心以安天下可也夫何托孤未幾駕言遼漢之師而率空國之兵以出及陳橋事定迄不聞遼漢匹馬隻輪之一闖其境乎且始與苗訓之謀者親吏楚昭輔也繼而入白杜太后者亦楚昭輔也倉卒之際晉王光義起之於卧內承旨陶穀出禪文於袖中謂非陰謀先定而為之乎觀杜太后素有大志之言及趙普云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益可徵矣論者謂宋祖得國非正太宗與有力焉及其寢疾

遂動于欲以行大事其身與子皆不得其死蓋天之所以降割宋祖也徽欽之北太宗子孫盡驅以行而孝理以宗藩入繼乃皆宋祖之子孫此又天之所以降割太宗也

宋太祖二

余觀李漢超郭進傳而知宋祖之善於將將也漢超守關南人有訟其強取已女為妾及貸錢不償者宋祖詰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宋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汝勿復為也郭進鎮西山人有詣闕誣進者宋祖詰

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耳遣使送進令殺之進令其人立功薦之遷職二人感激皆能屏翰邊陲為時名將蓋人君能以赤心御其臣而其臣不以死報者未之有也史稱宋祖命將鎮守方隅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所過征税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貲富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命將出師廓平宇内所向遂志用此道也後世不知此義專賦斂則有誅擅生殺則有誅通關市則有誅收支不明則有誅切切焉以文法束縛曾不得展其尺寸是猶縶右臂而使之鬭也庸將

勝乎嗚呼有國家者不以宋祖之所以御將者御封疆之臣吾未見其有濟也

真宗一

真宗英明之主也其始也相呂端李沆輩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于時覈吏治恤民隱孜孜如不及貢白兎則却之獻白鷹則却之是至道以前一真宗也及澶淵既盟僥倖無事而欲用王欽若丁謂諸人醴泉芝草河清白鹿重輪之日重輪之月五色之雲同色之五星無歲不至五嶽祥源之觀玉清昭應之宫無歲不作而天書之降内外奔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景德以後又一真宗也說者謂契丹以天自况每事稱天賜以威服而宋之君臣遂假神道設

敗[illegible]言以制敵人審如是也迄不聞契丹之悔禍而歲輸金帛有加無已至徽宗效尤崇奉林靈素抑又甚焉而乘輿北狩幾亡其國語云國將亡聽於神不修政治而矯誣上帝以為安平之術未有不喪其社稷者也

寇準

澶淵之役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丹以屢勝虓虎之兵大舉入寇而宋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奉乘輿以出使虜將撻凜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揉我師準其能支乎孤注之譏要亦未為過也何乃自以為功而矜之或曰方是之時議遷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觀其軍中夜博殊不為意斯豈

無謀者哉曰虎之猛也入屋而攫圈豕居人操梃以逐之虎輒曳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雛輒奮翼而嬰之雖賁育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可一而不可狃也宋人不戒已而狄人入汴已而入淮已而入江不惟豕不可保且併其圈而亡之矣[illegible]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僥倖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李沆張詠王旦寇準田錫

犬豕可豢而神龍不可豢犬豕有欲而神龍無欲故也士亦猶之有欲而可豢迄無以遂其高無欲而不可豢則終能成其節李沆諸人皆宋之名宰輔也然王旦寇準附會天書田錫奏請封禪非惟不能格丁謂王欽若之奸乃又

從而助之豈其初意若此哉蓋一則感禮遇之厚一則恐罪譴之及遂枉道媚主以固寵祿為狐裘之羔袖白璧之瑕玷欲蓋而不可得也以萬世之訕議而易一時之寵榮比其平生之樹植何如哉若李沆預憂禱祠之將作逆知丁謂之誤國而防微杜漸無所不至張詠臨終抗論丁謂王欽若之啓上侈心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凡三上甘於去國蓋二子知以彌縫為忠而不以順旨為忠以枉道為辱而不以失位為辱要之無欲而不可豢者也後之事君而欲顯名者於此數子將安適從乎

真宗二

真宗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

以宦者每致書則稱南北朝欲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盟戎于唐春秋所恥彼於侯國猶爾而况堂堂中國之天子乎帝承太祖太宗之餘烈正宜力修內治奮揚威武以鞭撻四夷而乃委靡不振甘於屈辱此其削弱之勢不待靖康之禍南渡之偏安而已肇於此矣夫中國之治德屆遐遠而四夷來王上也安內攘外無勤遠略次也歲修使幣以僥倖旦夕之安如真宗者斯謂無策矣顧乃自謂太平東封西禪何其繆迷若此哉

种放

种放隱居不仕名動一時張齊賢薦其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真宗徵至京師賜坐召對寵以美官錫以厚賚蓋隱者之極榮矣放宜反躬省德未至而求至焉已至而思守焉庶幾無負於君相之盛舉矣夫何既請還山而復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奔走祿賜既豐遂飾輿服以誇里兒甚者置田長安強市爭訟京兆王嗣宗至條上其不法極其醜詆杜鎬又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如有心能不愧死乎夫終南捷徑自昔蒙譏况如放之無操行而可以冒高尚之名哉易稱不事王侯其志可則後之君子於放乎何則焉

葉清臣

余讀葉清臣傳而惜仁宗之不能大有為也仁宗以盛德之主撫盈成之運似可以坐享太平然而紀綱廢於積弛

政柄移於倒持者蓋亦多矣是猶身之方壯而疽蝕其內木之方蓄而蠹宮其中能無患乎帝亦方用振厲綱羅群材以更內外之治而俊髦輩出爭欲自効有如清臣者天資強直遇事敢為奏對無所屈撓乃其九議十要五利之疏皆匡時之要略也至其劘切權貴謂宰相寵進奔競之流時有三尸五鬼之號臺諫官不為天子耳目而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措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斯言也實時事之藥石也蓋壅蔽之患不除則聽視不及於帷牆痿痺之疾不治則手足不良於運動帝庸無惕

然於此乎使能大奮乾綱一新積習任清臣以爲𡚁亮則四十餘年之治豈止小康而已哉夫何知聽其言而不能用一擯於呂夷簡再擯於陳執中終以賈昌朝之故乘機中之而卒於河陽此其身之不保而况欲其言之行乎况欲有裨於君國乎余不爲清臣惜而重爲仁宗惜也於乎後之君不爲仁宗者亦寡矣夢竈之譏指鹿之誑可無念哉

李垂

史稱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將來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及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君子曰甚哉利祿之迷人也華轂當塗則望塵下拜倖門得入則狗竇可窺乃或三上宰相之書或三及平章之門彼皆非豪傑之士與而其心不躂誠其中有所欲之也攫金于都市者不見人采珠于深淵者不見身斯何以異焉若垂者蓋叢薄之喬松而狂瀾之砥柱也殆所謂天植其性者乎

呂夷簡

夷簡相業雖有可稱然公不足以勝私道不足以御情逢迎以事主揣摩以應物恩讎必報之休休之度任數自喜無斷斷之誠未可一二數也郭后謂其多機巧善應變非不附太后者豈虛語哉乃竟以此懷怨而力贊廢之大爲仁宗盛德之累此豈臣子所宜爲乎夫君即父也后即母也順父以出母然且不可况懟母而勸其父出之乎又自知不厭衆心先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遂貶逐孔道輔范仲淹等以滅口自甘不韙而輕犯天下之公論推是心也雖弑父與君可也他若招募市井建萬勝軍用宗室補環衛驟增奉賜歲加契丹金繒二十萬坐致困敝亦非善於謀國者矣

神宗一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亡國之事非一而好戰者必亡余蓋於神宗而有徵焉宋以仁厚立國武功不競而神宗以英武之資狹小祖宗所爲銳意攘逷欲繫單于之頸而鞭笞之于時在廷諸臣無一足以當意者而得好大喜功之安石一見語合遂以爲君臣魚水之遇排群議而任之紛紛變法騷動海内而開邊啓釁輒至靖康之禍豈非好戰之爲害耶嘗言醫師之治病也用王道縱不能愈疾而亦不至於傷生用霸道雖或取快於俄頃乃其人則死矣神宗之用安石是以烏附治疾也欲無危亡得乎

神宗二

傾信安石大變祖宗之法聞善如探湯信讒若飲酖于時人心不安中外洶洶帝曾不省德而乃行厲王監謗之令師商鞅誹謗之誅令年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明年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拒諫飾非騷動天下皆安石為之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何神宗之不悟乎然則宋之所以不為秦者亦幸焉耳矣

王安石

自古小人之亂天下者多矣未有援堯舜周公之說以文蠹國之奸若王安石者也春秋於稅畝則書作丘賦則書蓋譏其取民無制耳安石始上萬言書輒以用天下之財力為言及其施為之跡曰青苗則息入於官曰助役則羡

入於官凡以富國也然而民無餘財矣曰保甲則兵不養於官曰保馬則馬不養於官凡以彊兵也然而民無餘力矣夫財與力民之所賴以生者也竭而取之將何以為命乎民不堪命雖有堅甲利兵能驅鬼而使之鬭乎要其意惟在復中國之故疆立無前之偉績以酬其好大喜功之心而不知虛內事外之不可也且遼人之強安石亦知其不易翦矣而乃先試之於小醜章惇以湖北試郭逵以交阯試王韶以熙河試熊本以瀘夷試徐禧以西夏試外夷未創而中國已先敝矣安石之計將安施乎方新法之行也兩宮以為不可元老大臣以為不可諫官侍從以為不可而乃力肆詆擊竄斥殆盡其所援引則皆騶儈之徒壟斷之流也故于時有傳法沙門護法善神之號其他若陳升之附和新法而得宰相志願已畢則欲不與條例司事以自異李清臣附和新法而得執政恐章惇之軋己也惇再入而遂與之異陳舜俞以譏新法被罷乃上言青苗實便悔向者之迷唐坰以附和新法未得美官乃歷數安石之惡於朝併詆在廷諸臣寡廉鮮恥皆安石毆之也安石既沒而其所援引共事之人若惇確京卞之流扇其餘毒於紹聖崇寧之間憸壬競進國事日非遂使社稷丘墟而中原淪於左衽是安石非特宋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區區矯俗之行稽古之學亦何足道哉

徽宗一

余於徽宗而知自作之孽不可逭也道君皇帝昏德公之招也艮嶽之營花石綱之進五國城之招也蔡京童貫斡離不粘罕之招也孟軻氏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其徽宗之謂矣官青搨狐又何足以惕其心乎

徽宗二

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成於徽宗蔡京京起於逐臣假紹述之說箝制天子乃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而以其黨吳居厚等為之僚屬討求熙寧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各以其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未幾司官例得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既而京恐因之議已也又從而罷之是置此司

也罷此司者亦京也凡以為京而不以為國徽宗徒擁虛位如木偶人而曾不能為之可否又何以君天下乎

高宗一

昔夏后氏之中衰也少康起而復舊物遂祀夏以配天成周之中衰也宣王起而中興遂靖難以定鼎何高宗之獨不然乎且其地非小戚也奔走禦侮之臣亦非乏也中原之民惡腥膻而樂冠帶未變也當是時苟能用鷹揚之將率勤王之師乘雪恥之憤為恢復之圖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夫何始惑於汪黃終制於賊檜張所以忠謀逐李綱以備禦竄陳東歐陽澈以獻策誅宗澤以有功罷趙鼎以恢復罷胡安國以直諫罷張九成等以不主和議罷胡銓以請斬秦檜編管韓紃以排和議編管洪皓以忤秦檜貶李顯忠以獻策恢復貶岳飛以北伐功多則併其家族誅之蓋自翦其羽翼孜孜如不克又何以能自振乎夫恢復可為而不為懦也和議不可為而為之昏也史稱帝朗悟博學挽強善射使金被留不懾豈其昏懦一至此乎而所為若此其殆私心蔽之耳貪九重之富貴而忘君父之大讎一則恐蹈靖康之覆轍一則恐欽宗返而無以處之惴惴自保惟恐或失此帝之隱衷他人不知而檜獨知之觀欽宗寄語九哥之言則亦先有以識此矣乃以堂堂中國而驅迫於犬羊稱臣結盟奔播蹈海曾不以為辱又何言中興乎余嘗反覆宋事使李綱宗澤得用則汴京不失

使岳飛得用則中原不失使韓世忠劉錡吳玠吳璘諸人得用則江淮不失蹙國喪師皆高宗自為之也於秦檜乎何尤

高宗二

宋之興廢在於高宗南渡之初而不在於航海之日方張所之按視陵寢也上言還京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遷與不遷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宗澤之留守京師也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賊所占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校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李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駐蹕南陽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甚為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夫三臣之論利害亦甚明矣其所施為動有成績非不能讎其言者使帝有志恢復內用李綱為相外任所澤以驅馳則乘輿可以無南而中原不至淪陷顧乃偏聽黃汪之繆計決意南幸鼠竄一方是猶借冠堂奥而自托於樊垣之外授人泰阿而欲假

其威靈以鎮物欲求安存得乎是宋祚之不昌蓋不待航海而後知也

南渡君臣

二帝北轅神州鼎沸宋之國非其國矣南渡君臣既不能枕戈嘗膽力圖恢復虜騎既逼又不能背城借一與社稷宗廟相存亡顧乃鳥驚豕駭褫魄以逃而呂頤浩首并班行安進航海之策曰江浙地熱虜難久屯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斯兵家之奇而高宗繆亂大幸快之曰惟斷乃成此策是乎嗚呼世豈有宅溟渤隣蛟鯨而可以都萬乘號令天下者哉自時厥後終以此為長筭而破都陷鎮恬不為異今日燕其節明日幸其第今日賜其宮觀之額明日題其名山之扁烽火燭眉而宴樂方劇譬之處罏入室而猶據榻酣歌能無及乎使其時少有夫差勾踐之志則宋社之屋不屋未可知也乃若張俊居貴寵之極建專征之節作福作威天子不敢何問儌天之靈戰且克捷而刃偽稱扈從之旨率重兵而跳遂使明州被陷耄倪為屠攖山檢海蕩無孑遺而重以宗搨之焚城安義之獻籍有人心者尚忍言哉蠢爾遺黎乃又刼於餘威而稱俊功德以廟之迄今未有礫其鬼像而汙瀦其宮者是則大可憾也

孝宗一

帝王之孝與士庶異非問安侍膳之謂也能幹蠱之謂孝能安社稷之謂孝能光復舊物之謂孝能雪不共戴天之讎之謂孝聰明剛毅如孝宗豈其昧於此哉即卧薪嘗膽尤恐不克而乃逡巡猶豫以圖之猶之以徐行拯溺以鼎食療枵也其將及乎方其即位之初信任史浩矣信任湯思退矣以二人之言召還吳璘而失地於關陝召還虞允文而失地於唐鄧罷貶張浚而失計於江淮及符離師潰闕馬沮喪安攘之略不振而徒遣使乞哀於金祈歸地矣祈還陵寢矣祈減歲幣矣祈正敵國禮矣數往數來覬幸於豺狼齒頰之間而終偏安一隅莫雪祖宗之恥昔宣王中興而淮夷來同光武中興而四夷賓服不能修政以自強而卑詞厚禮以為殷邦啓土之術庸有濟乎若孝宗者恭儉仁孝可以為守成之令主而非長駕遠馭之才也

孝宗二

孝宗嗣位之初國勢強弱人材進退衆心向背胥斯之判當是時身任恢復繫國家安危者張浚也力主和議懷奸窺利者史浩湯思退也復宿州者李顯忠也沮之者邵宏淵也力戰以却金兵者亦顯忠也倡言當摇扇取凉之時何宜被甲苦戰以致士卒之奔潰者亦宏淵也方符離喪師帝能赫然震怒誅宏淵而賞顯忠留張浚而逐湯史則威令所加人百其競而金人亦且破膽矣夫何於張浚則貶之於史浩湯思退則寵任之於李顯忠則安置之而邵宏淵則仍為建康都統制視朕倚魏公如長城之言若出二人之口以殉國為仇讎而以誤國為腹心以折衝禦侮

為小事而以喪師失律為首功猶之妖憑其身而反惡驅逐之人盜闖其室而怒家衆之捍之也國勢土崩而犬戎得肆其毒又何恠哉

宋諸臣

天之生善人不絕其生小人也亦不絕然有道之世賢良[illegible]用而小人若屏跡是非無小人也無道之世倖壬柄用而善人若屏跡是非無善人也故易稱小往大來為泰大往小來曰否此其明徵矣有宋開國五星聚奎而材賢挺生後先相望蓋彬彬乎盛哉然仁宗以前雖未擬於克宅克俊之隆而宰樞握約亦多良士于時治效有足稱焉仁宗以後則陰邪日熾而陽明日消宰輔執政乃為小人宅身之區故王安石退而呂惠卿用呂惠卿退而蔡京用蔡京死而黃潛善汪伯彥用黃汪退而秦檜用秦檜死而史浩湯思退用湯史退而韓侂胄用韓侂胄誅而史彌遠用史彌遠死而賈似道用其進也若傅翼之易其退也若拔山之難一仆一起更相繼續引用凶回誅殛忠讜惟日不足而其君方且以為忠為良尊之若師傅保之若骨肉亦惟日不足是猶以鴆療饑而以膏遏焚也國是日非而威靈日替殆所謂天之迄我如不我克者乎其存也處國喪師而氣息僅存其亡也土崩瓦解而奄忽莫救卒之舉朝囚縶而胥為虜廷腥膻之鬼其誰貽之孽乎若咸淳以下之君已無可為則其所遺之不幸矣

張浚

魏公負一時之望論者比之諸葛孔明然孔明治國之大[illegible]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魏公果有是乎不聽[illegible]之言致富平之敗不聽岳飛之言激酈瓊之叛始劾李綱助成黃潛善之奸終排趙鼎劾尤秦檜之計甚者秦檜既廢而薦之復用信吳玠之譖而殺曲端非其罪坐視岳飛之冤而無一言之申救君子不能無譏焉惟其恢復一念始終不變忠義之節夷險以之是則可稱也

陳自強

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或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寔表裏之君子曰甚哉小人之禍人家國也竊威福則盜符勅以行私蔽言路則假細事以塞責上封事則事賕賂以為可否鬻官爵則差高下以定價直甘諂諛則稱父稱主稱叔稱兄不復知廉恥為何物如是而欲紀綱之不亂社稷之不危者未之有也於乎自古及今正士

率見齟齬而貪夫多冒顯榮尤而效之惟恐不及豈獨一曰強而已哉

遼金元

宋初與遼為讎遼衰則助金以滅遼既而與金為讎金衰則助元以滅金言者謂雪祖宗之恥振中國之威非得已者不知滅一遼而又生一遼滅一金而又生一金如撲火者其焰益熾决水者其流益狂乃竟以此亡其國是知為國者惟在修德以自強而不在外國之興廢況夷狄相攻中國之利翦其所患而使彼得致力於我此謀臣之大誤而昏君之所以速禍也可不鑒哉

元世祖一

元世祖以夷併華混一天下雖由天命蓋亦有人事焉如定官制徵隱逸修孔廟立國學用兵嚴不殺之令放俘掠戶口為民罷鬻江南學田罷徵福建銀冶弛四川茶鹽之禁其建立規模粗有可觀史稱其知人善任使用能立綱陳紀為一代之制非虛語也然嘗立約不以漢人為相秉釣持軸皆以其國族為之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讒佞得售至列儒者於倡丐之間文學之士往往沉於下僚不究其用所賴以為治者惟吏師而已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欺誑成習貪瀆四彰欲以比隆漢唐永保社稷其可得乎

元世祖二

佛老之教惑世誣民雖高明不能自免世祖下詔焚毀一切道書惟存道德經此非高世之見乎曰去稂莠者盡翦其類斯善於治田者矣驅豺豕者盡空其群斯善於為囿者矣人主之為治亦何以異於是帝方惑於桑門之說而以道教為異端故從而擯之此其意有所偏主而非真能闢邪以崇正者不然則於二氏奚擇焉昔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斥桑門之誕世祖惑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其事不同其蔽於異端一也

許衡

許衡之仕元論者以比之管仲然乎曰人臣之事君節為上功次之故功有大於節恕其節可也節虧矣而功無足取君子不輕與也孔子之稱管仲以其一匡天下不變於被髮左衽之俗衡之仕元所謂變於夷者也豈仲之倫乎或曰生華則仕華生夷則仕夷勢也亦分也衡既產於夷矣而復罪其仕夷乎曰虜之初據中原也令民褫衣冠從胡服時遠近慟哭不忍以聲名文物之遺而胥為犬羊之俗彼凡庶猶爾而況於士人乎衡生長中原食土之毛本非胡產也特不幸陷於夷耳安得以夷自諉乎昔崔游不仕劉淵辛謐不仕劉石彼二子者畏禍而甘利豈其獨異於人情哉以其中有所重耳何衡之不然也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元既奄有天下矣含齒戴髮孰非其臣子乎衡不於元之仕而何仕況衡之出將以濟世而

非以貪祿也曰昔周之衰也不絶如綫而春秋予奪一以尊周為主蓋為正統所在耳方衡之應元之徵也宋祚猶未亡也宋存一日則猶為天下一日之主而衡也絶宋太早與元太遽是獨何心哉時劉因亦以應召太速沮衡乃漫應之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夫犬羊腥膻之群非我族類終不足以奉神靈之統况能施禮樂教化以成鎮撫區夏之治哉何道之能行也昔王猛猶知勸符堅以存晉衡乃不知之乎委身垢穢之朝以幸其一二之濟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或曰楚亦夷也孔子嘗至其國楚如用之孔子當不辭而乃以之責衡乎此又不然楚先王之封國也修周室之貢賢君迭興人才輩出豈蒙古之比乎春秋所

以夷之者特以其僭王耳此固可以用夏而變之者也若蒙古之不可以為華猶華之不可以為蒙古别疆分類蓋自開闢已然衡獨且奈何哉故竊據凡百年而卒無改於蒸母妻嫂之習則衡之失身又何益乎故其後有詩云中懐叛逃無地而臨終乃戒其子慎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則亦自悔其仕元之非矣或曰衡之出也欲以用夏變夷將有為也夷之卒不能華非衡所能為也何過之深也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伊尹之事湯知其可以王也管仲之事桓知其可以霸也馬援之事光武知其可以興漢祚也不知其不可而為之衡之所以為衡也

趙孟頫

禮稱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孟頫親則宋之宗室也曾祖祖父仕宋皆至大官孟頫幼用父蔭補職仕有祿秩則又宋之臣子也元既滅宋三百年之宗社一旦丘墟親疎族屬皆執縛誅斬於犬羊孟頫縱無以為復讎之計亦當痛心刻骨不食元粟不復北向而坐死稱宋某官某人可矣况於斯時天地之否塞可傷也中原之腥膻可傷也衣冠之塗炭可傷也豺狼之咆烋可傷也禮樂之淪棄可傷也夫何遽應程鉅夫之辟令日為元草詔明日為元議法甘於豢養恬不為愧此與尋垢穢於汙渠乞豆餘於墦祭者何以異乎既而授兵部郎中矣既而遷集賢學士矣既而起

除翰林學士矣輸力效能寵賚優渥孟頫蓋自以為不世之遇而不知忘親事讎之不可也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重厚篤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耳孟頫之論夢炎蓋以自况而帝之言亦以陰譏孟頫也乃曾無汗顏而復應詔為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説且將忠直報皇元則其鄙陋益甚矣區區詞藝過人何足貴哉

劉因

夫騶虞之不殺禽胔之不穀天性然也猩猩嗜酒而卒死於酒魚避釣而卒死於釣欲誘之也若因者其殆無欲而不可誘致者乎因以學行著聞于時四方之士雲從景附公卿過其門者莫不投謁求見徵命之至處以館職而因乃以疾固辭上書宰相謂君恩不可輒負謂召命不可少稽已非絶俗之士不敢負高尚之名病卧待罪惶怖無地其詞旨温恭誠意懇至即使暴悍者聞之亦無不感動者元帝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强致於乎若因者可謂能堅以自守遜以免禍者矣台鼎之貴不以易箕潁之操袞綉之華不以移衡泌之樂因豈無見而爲之哉論者以因擬諸伯夷之清蓋庶幾似之

虞集

夫鴟鴞嚇鳳非於鳳有爭也宫女妬姝非於姝有怨也乃其情則然耳集有稽古之學濟時之志而乃委身犬羊之朝薰猶枘鑿其何能有合乎集方建謀輸策委蛇其間猶之虞者張羅而飛雉方炫夫文采漁人布網而游鯉乃振其鱗鬣也得無危乎是以欲罪失禮殿上之劉生則見沮欲更張監學之規則見沮欲營瀕海之田則見沮欲乞一郡以自效則見沮擬試士之制策則見沮修祖宗實録則見沮召赴上都議政則見沮群兒猜猜搖尾張喙而欲噬之者數矣至舉集嘗草詔言文宗非明宗之子又摘集文辭指爲譏訕使其讒得入則集之首領家族能復保乎其得請而歸老死牖下亦倖矣是故君子生非其辰寧爲漸逵之鴻毋爲觸藩之羝寧爲丘園之賁毋爲滅頂之涉誠不欲以身蹈不測而僥倖萬一之功名也論者乃以集之謝病爲見幾明決余則以爲集非能知幾者特被逼遂而無以自固其位耳蓋所謂遯尾之厲者與

芝園定集卷之五十一終

芝園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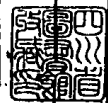
君子捕代經物摛作揄英繩昔詔來烜乎無窮者豈偶然哉夫鋑玄達命蓀性采榮必毓乎天敷文訓武奠域鳩家必資乎學函方與善匪懈益光必弘乎器匪器斯驕奚取乎受匪學斯蔽奚融乎器匪天斯蒙奚貫乎學學以器受器以學弘天是以充君子所以早譽於天下可傳於無窮者不在斯耶大司馬東沙先生易齓知學唯正之趨弱冠與余友甚相驩也同策于廷同試于納言同官于南曹日相砥淬論世于古之人取周孔孟氏左荀莊韓誼遷雄固百家之言下逮勝國之英嘬膏臓髓采真剔謬求無詭於大道駸駸乎翺翔九萬不但已也余既還山沉痼惝怳以

没迺先生歇歷盖虔繇武部儀部督學江右居勞拂私培實蓐菁積風載華去乃彌慕周旋齊閩滇楚梁豫之境實身贊翰兩司撫憲旌才簡慝厴痍果哺詰戎勦畔纘夏師服入貳本兵貉人戒牧暨鎮南都躬犯其難勤匡宗社不言而次夷躏梓里昌言為備皇輿三一恃以無厲學之實蘊章章在茲始余共學則覩先生過目誦成經耳意解博收慎發洵異且醇爾其為集也忠謨偉略陳說利害卷舒唯時奏疏有焉本源截篤支流克昌揚名追孝世譜有焉窮理宣猷陳古鏡今細大唯式說林有焉樂石煌煌考德辯功百世足徵碑傳有焉論政究時宜民正俗情好允彰記序有焉皇皇仁義警於夙夜即物省躬箴銘有焉瓌奇閎塏鍊而弗削麗且有則詞賦有焉祖述四詩擷芳六代接武貞賢古今體詩有焉昔仲尼稱孔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夫圉何人斯而先師曰文盖取節焉已也先生少時為庶官則侃侃弗阿巍然壁立既列六卿益謙益和從善如流不遺卑邇好彼多技不啻已有位愈崇而禮愈恭年愈長而德愈滋名愈盛而心愈虛無施無伐惟淵之仁聞過斯喜惟由之勇道行巷懷惟瑗之智集思廣議惟亮之誠馴是以往雖舜之察邇禹之拜昌文之望道旦之思兼殆一致爾即夫子覸焉其奚讓乎圉由是言之茲器之宏也匪鍾自天匪擴諸學曷以臻此詩云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德福之基也器之庸也讀斯集者

尚以余言為然則豈徒文焉爾乎

皇明嘉靖三十七年秋七月朔南禺豐道生撰

奏議目録

巡撫謝　恩疏

奏爲謝　恩事臣先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於嘉靖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准吏部咨該本部
題奉
聖旨張時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
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嘉靖二十
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行至該省所屬巫山縣謹望
闕叩頭謝恩本年二月二十四日至省准前任巡
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王　将原領　符驗關防吏

卷咨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學不通方器非適用
幸遘雲龍之會濫收樸樕之材徵寵簪紳雖有志
於表樹待罪藩服曾莫効乎涓埃乃者過蒙
陛下錫以鈞陶之恩授茲風憲之寄斥德匪稱惕
補報之未能矢心自圖期綏柔之是力惟遠播中
興之治庶少紓西顧之憂伏願　陛下德侔遐荒
風行絕徼河清海晏納萬國於康寧日升月恒普
八方之臨照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感激
陳謝之至

番情疏

題爲緊急番情乞調兵置将刻期征剿以安邊圉
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安綿利保兵備僉事陳乙
呈准原任遊擊曹克新手本開稱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四日高壩番隘劉營西番約二千有餘
躧水過河分股四下徑来攻石泉縣本職督率守
備耿垚指揮郭儀楊威等百户舍旗杜文昌龔藻
劉玶等出城迎敵隨有本職先發青崗堡官軍李
朝陽等二百名并叅将杜欽指揮吳繼祖亦發壩
底堡村男五十名到来三軍夾攻卯時鏖戰至酉
時官軍奮不顧身百户劉玶身先用槍殺傷二番

隨被番衆將本官當胷射一藥箭頭腦砍訖二刀
挑坪村勇任性曉持槍奮殺七番被番亂刀削去
鼻脣百户龔藻亦奮勇當先殺傷一番被番亦將
本官頭手砍訖二刀各扶回縣調治次日百户劉
玶因傷身死又該道呈二月十一日番蠻在於
曲山壩坪出没爲害當有報効立功指揮曹思率
領所部軍勇土兵家丁前去截殺與賊交鋒數陣
射傷番賊不知其數只因矢盡别無利器被賊四
股攻圍曹思陣亡又據松潘東路遊擊張知呈稱
二月初九日哨見番蠻不知其數一股相雜本堡

十里地名水沙壩劉營一股由鏺枚嶺透路要來
攻打本堡欽等率領旗軍於初十日巳時前到該
堡會合貼守旗軍與番迎敵就陣斬獲首級四顆
被番搶去至十一日辰時前番三百餘衆復來誘
敵各軍出戰間遍山伏番齊出前後衝圍番多軍
少不能抵敵只得固守本月十三日又准統兵都
指揮陳崇二次飛報大勢番蠻在平安崖燒刼人
財逼近茅堆堡二里劉營速兵策應本職那發旗
軍何貴昌等前去應援節次據報聲東擊西變詐
莫測番賊日熾地方險遠誠恐顧此失彼實難週

應又據代行參將事原任四川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魯元忠呈稱據報羅打隨財主等寨番蠻聚衆
前來攻圍茂州等處地方又據報稱賴子力兒等
寨番蠻聚衆在於對堡河東劉下不知何處為害
乞發兵應援又據龍州宣撫司申開白草等寨番
蠻要來攻圍山茅大印徐塘就往龍州葉棠鐵龍
正頭坪東西二溪謝村等處為害賜發將官軍兵
早為防備又據疊茂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李
元實呈稱本月十一日有高黃脊魚二寨番[illegible]秀
兒等令番人和尚兒子𤶸子兒子來堡報說[illegible]

片枚舍番蠻說是壩底等堡將他為白的蠻子殺
了幾箇他們大大小小在寨殺牛擣心聚齊要來
實大鬧新堡子馬路等堡報警大做一場等語理
合稟報施行又據分守四川松潘等處地方副總
兵都指揮僉事高崗鳳呈稱今年正月初十日因
奔走積勞兼且不服水土前疾舉發中風三日不
省人事見今傳流右手右足風濕不能動履已成
痼疾不堪承乏見今地方多虞恐致悞事乞委相
應官員前來暫代行事等因各到臣參查先據安
綿兵備道僉事陳乙節次呈稱大勢番蠻攻圍城

堡刼燬人財房屋攻陷黄酒平番關堡虜去守堡
指揮丘仁并隨住家小及敵殺百戶耿爵并旗軍
耿大等與民快鄉勇先後不下二百餘名并刼虜
在堡商賈妻小糧米頭畜不記其數乞發兵防剿
等因又據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呈稱松潘副總
兵高崗鳳患病沉重要出小河等處就醫調治俱
經前任巡撫四川都御史王　題請去後未奉
明旨今據前因除一面調發兵衆責令各參遊都
司等官統領分布要害協力防禦相機征剿毋致
滋蔓一面出示曉諭番衆自知悔禍擒斬首惡投

獻照舊於岔關堡認守地方准與參　請門
訖臣隨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徵議照四川
地方原係開通山谷滲入不毛番戎錯居負固弗
率種類既難盡殄而恩信莫可招來故設兵戍以
控制之馴熟番以聯屬之時賞犒以羈縻之要皆
為不得已之計耳若防範加嚴綏柔有道則可以
期旦夕之安一或失馭則狼噬豨突肆行剽掠此
其常也先年番衆一支流入石泉縣所管白土等
鄉屯聚既久生齒日繁遂逐其居民而據其土地
號為白草番蠻後至不可翦蕩乃始扼要害而守

之即今莫酒平番關堡是也近因遊擊周庚作威
妄殺挑怨啓釁而亡命奸人為之鄉導四出搶刼
荼毒生靈初以指揮丘仁玩寇不戒關堡既沒而
俘囚是甘繼而指揮曹思輕率寡謀貪功滲入而
首領不得遂致賊勢猖獗擁衆突入官軍與之對
敵雖時有斬獲而失利亦不少矣臣即令圖上形
勢詢之長老乃知前項關堡固番寇之咽喉也今
我既失險賊乃得逞羊腸鳥道縱橫出沒在彼如
建瓴之易而在我若升天之艱雖有輕兵悍卒莫
敢先登欲以靖患不亦難乎臣因熟計之以為大

兵不征則關堡不復關堡不復則寇患未彌乃徒
屯聚將士朝夕戒嚴險阻隔絕不相應援賊乃乍
聚而倏散東奔而西突益長犯順之心莫遏跳梁
之勢使兵衆疲于久駐而錢糧匱於轉輸非計之
得者也即欲曲為撫處而彼乃自知罪在不赦罔
有悛心烏合鴟張日加滋蔓所在告急變且不測
臣愚以為不大創者不久懲不一勞者不永逸況
患在剝牀事非得已者哉伏望　陛下赫發神威
肆行　天討容臣等調發精兵三萬以上督令原
委領兵官如原任遊擊署都指揮僉事曹克新松

潘南路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杜欽原任行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龔銳松潘東路遊擊署都指揮僉
事張和行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繼武原任都指
揮僉事丁勇原任四川都司署都指揮僉事魯元
忠守備壩底指揮使耿𡊨松潘衛指揮使史諭成
都前衛指揮僉事吳繼祖等分部管領其餘諳曉
戰陣堪以驅策者不分見任閒住等官俱聽臣等
隨宜調遣仍令布按二司各道官監督及支放錢
粮紀驗功次乃分布要害畫定方略刻為期日首
道齊發務在直擣巢穴盡殲醜類共成犄角之功

以收蕩平之績如漢土官舍有不用命者容臣等
一面拏問據實拗參兩司各道及諸將官有違節
制者從重劾治庶幾軍威克振而將士知畜戎夷
諫疊而禍患可弭矣然興師固貴乎有名而制勝
莫先於用將蓋三軍之衆實寄命焉誠不可不慎
者也書稱黃髮易責長子自古然矣今見任副總
兵高尚鳳諳略未聞衰憊已甚即令地方有警適
以患病引身誠宜亟處以慰人心臣等訪得原任
總兵何卿智勇夙成精忠自誓士卒與同甘苦
矢石親冒乎艱危阨塞靡所不經鼓舞無時或怠

建防樹畫既有以銷患於平時應變出奇又足以
禦侮於倉卒是以戎夷畏之如神明而編氓戴之
爲父母誠全蜀所恃以爲安者也即今一二可使
之將則卿之麾下也一二善戰之卒則卿之素練
也使卿用之則一可以當十委之他人則一不足
以與一矣嘗聞事有緩急而材有短長故西北可
以無卿而全蜀非卿不可又況越客不可以御車
而燕人不可以航海何者狃於習也故卿之於蜀
可以當數萬之兵甲轉而之他則亦猶夫人耳即
使用卿於西北豈能如其在蜀哉伏望　陛下念

遠服之群生爲長城之重計將高尚鳳放回原籍
以免僨事之愆准令何卿復還本鎮星馳前來統
領兵將則先聲襲服既足以寒西戎之膽而方略
指麾自可以折衝於尊俎之前邊鄙獲寧居民安
業　陛下永無西顧之憂矣使卿開府建節得終
其身則卿所策勵之偏裨皆可以爲他日之將領
卿所訓練之士卒皆可以爲他日之干城其爲全
蜀之保障豈特胥旦之計而已哉此安危係於一
方責任關於臣等故敢冒昧以聞惟　陛下財察
焉如使各番知大兵四集無所逃命畏　朝廷之

威靈聽官司之撫諭去逆效順送還虜去人口擒
斬首惡投獻情願築立關堡認守地方容臣等奏
請俯加矜宥以開向化之路則不煩兵革而坐收
平定之功此又臣等之至願也均乞　勅下該部
覆議下臣等施行則地方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
甚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擒獲逆番首惡疏

題爲征剿逆番事據四川布按二司守巡兵備等
道左參政李義壯右參政宋宜僉事張朝聘兵備
僉事陳乙呈先該臣案驗准兵部咨通行各道并

公將領查照撫處各番如或不從相機進剿[illegible]
行外續又該臣機宜密帖各練兵聽候調度隨准
松潘南路右叅將杜欽手本據上官坤兒卜於本
年五月二十九日報稱有白草西番牌頭李保[illegible]
保栢皆等率領番衆數多不知向往乞嚴加隄備
各道隨行各營將官整搠兵馬遇警策應及會叅
將杜欽督發官軍遠近按伏相機截殺隨於六月
初三日四更時分據各道差去哨風熟番西保等
報稱西番牌頭李保等約有三五百人穿戴盔甲
暗伏枇杷嶺下要来為害有小夥子余六隅又来

詐說要將我軍剿退方纔回寨約衆投降督軍僉
事張朝聘見得情狀可疑佯許剿兵隨差人陰尾
其後果見暗伏番衆飛報前来就同叅將杜欽督
發前項官軍前去迎敵各番望見我軍鼓譟吶喊
前来衝陣鏖戰數四被番將我軍李廷用姜再十
三支伏友各射傷弩箭不等内有原虜魏氏欲乘
間脫走又被李保戳訖四刀當有指揮吳繼祖家
丁吳德并土舍何効忠舍人杜芳撫番總旗姜弘
遠等奮勇衝鋒伏兵四集當將牌頭王保栢皆二
人殺死并原謀倡亂攻陷平番堡首惡李保生擒

各番奔走被我官軍奮勇追趕斬獲散番首級一
十九顆奪獲被虜男婦何印張么兒李萬慶楊氏
王氏何氏并被傷魏氏等七名口并馬五匹牛七
隻驢騾二頭弓弩箭槍哈喇刀七十餘件其餘各番
奔入林箐天晚不能窮追剿兵回營為照前項番
牌李保等違背　國恩攻陷城堡殺虜官軍先於
正德十六年出刧龍州沙坪徐塘等堡又於嘉靖
二十三年出刧龍州萬壩何仁山等處今於嘉靖
二十四年十一月内詐令六六子即馬從林木樹
前赴平番堡買賣以致官軍不備攻陷關堡今被

我軍奮勇追殺致有前捷此皆仰仗本院號令嚴
明機宜素定并三司籌畫所致非各道所能與也
除將李保并斬獲首級解赴軍門委官紀驗牛馬
驘子夷器行令指揮吳繼祖收領被虜人口查照
給主外理合會呈施行等因又據整飭威茂兵備
副使胡鳳呈稱行委指揮李嵩等纂調民兵楊錦
等在社壇村圍捉楊伏受到官供出伏受刧堡持
槍下手殺死百户耿爵又稱馮么兒同攻關堡殺
人放火陽為熟番透漏軍情當差通事劉朝晋帶
領民兵王廷漢等前往桃坪密捕馮么兒解送[illegible]

來又訪究首兒伯什領番三十餘人在於神溪出沒要得糾集白若羅打鼓等寨為黨以拒大兵本道會同代行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曾元忠隨發兵協捕六月初十日酉時各兵四合將兒伯什生擒得獲追斬散番首級二顆其餘遁入深箐去訖具由差人管解到臣卷查先節據安綿兵備道呈報白草番蠻聚衆出沒燒刼關堡殺虜官軍等情備出告示招撫一面行威茂兵備副使胡鳳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約束各邊番寨各要自保身寨毋聽糾合為寇及通行加謹隄備相機策應一面

行委原任遊擊曹克新松潘南路右參將杜欽東路遊擊張和署都指揮僉事曾元忠原任署都指揮僉事丁勇等分路防禦兵備僉事陳乙分守川北道參政宋宜分巡川西道僉事張朝聘各監督分守川西道參政李義壯督理粮餉及節將軍中事宜行令整飭并議征剿復信地謹關堡嚴策應精閒諜申號令明賞罰修道路嚴把截彼此協力早夜圖謀務收桑榆之績以贖東隅之愆毋得仍前怠緩致悞軍機及節行督責去後臣竊計平番關堡實犬戎之咽喉而諸路之保障今者陷沒則

[illegible]據其利而我當其衝一設備[illegible]堅將來為力[illegible]倍撫剿皆不易施矣乃審接方略乘其不備嚴督諸道並進已於閏月初九日該兵備守巡該道僉事陳乙參政李義壯僉事張朝聘督同遊擊曹克新署都指揮丁勇等統領官軍前進賊衆退保巢穴克復平番莫酒關堡呈報前來隨又督令修理城垣盖立營房就彼控據險要訓練軍兵相機撫剿間本月十三日據原任遊擊曹克新報稱番蠻百餘在於河亮口劄營當有守備指揮耿垚督軍把截入箐去訖本月十五日又據遊擊張和報

稱番蠻二百餘衆在於地名寨頭劄營當有原差家丁張么兒等與番對敵用火步槍箭重傷跌崖數多被番奮力搶拖去訖復追至小徐溪等處與番對敵軍舍韓欽張元斬獲首級一顆并小功及牌刀弓箭等因呈解首級前來行按察司紀驗明白發仰梟掛外續准兵部咨為番蠻出沒事又為緊急番情乞調兵調將刻期征剿以安邊鎮事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安綿兵備川西守巡等道參遊杜欽等官各戴罪訓練兵固守地方一面再行多差乖覺通把人等

帖前去各番住所宣布　朝廷恩威教伐利害妨
示寬仁如果真正悔罪許令獻出首惡明寘法理
原搶人畜歸還本主量從撫處如或執迷不悛負
固猶故遵照前議及節行事宜刻期進剿以請地
方備行遵照據兵備僉事陳乙等呈稟節差通把
人等徧到番寨招撫俱各執拗不服及據參政李
義壯宋宜各備將征剿事宜擬議呈報又行令各
選練士卒精詳間諜事勢未便則持重以待時幾
會可乘則速發以趨利毋得彼此觀望失誤軍機
去後今據前因除將解到斬獲首級二十三顆批

行按察司紀驗明白仍發為害去處梟掛并將首
惡番牌李保兒伯什楊伏受馮么兒發仰按察司
牢固監候審取供招被虜人口查給各親屬領回
寧家候事寧之日同前後獲功失事人員併
題外參照白草番牌李保兒伯什楊伏受有名逋
寇稔惡渠魁奸狡甚於鬼蜮貪暴同於虎狼號令
一施群醜無不信聽干戈所指老幼盡為虔劉馮
么兒逞刀劍之舌玩弄無已懷蜂蠆之毒操縱自
如軍情被其透漏賊壘用為蓍龜節年虜掠劫財
俱逃誅戮今次教官陷堡盜肆兇殘罪惡貫盈神

人共憤即今待就俘縶番寨俱已震驚況關係邊
復威武用張宜乘破竹之勢以收蕩定之功但目
下草木蒙茸溪水泛漲又值炎暑方熾不免疫癘
流行且各番退保幽深奪據猿狙之穴依憑險阻
積構木石之防若非稍俟天時遷難盡掃巢穴除
行副總兵何卿等再行撫處仍訓練軍士固守城
堡遇有警報相機策應各番如果執迷不悛待秋
氣稍深即便分布兵馬諸道並進務期罪人俱得
醜類盡殲以靖地方另行奏報緣係征剿逆番事
理為此具本題　知

急缺將官疏

題為急缺參游官員乞就近舉用以濟邊務事據
四川按察司整飭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呈准本
司關催前來查得松潘東路遊擊將軍張和前任
犯有贓私已該兩院參奏　欽依提問人犯令該
委官成都府推官任璜查盤庫藏查得張和監守
盜松潘等處邊銀一十兩以上例該充軍罪名但
查本犯見今統領遊兵應請委官更代以便提問
等因又據威茂兵備副使胡鳳呈稱松潘南路右
參將杜欽於本年八月初三日病故看得地方事

爾不可缺官乞委官代行參將事務等因各到臣及准兵部咨四川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方策該本部題奉　欽依陞松潘南路遊擊將軍案查本官先因患病呈乞休致行該司勘議是實該臣具題請　旨去訖今據前因臣即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看得各該參遊官員守鎮番戎之巢穴用作四境之藩籬統馭一失變亂隨生誠不可易易而為者也即今逆寇未誅進兵在邇凡茲將領之司匪直干城之寄非智謀無以料敵非武勇無以先衆若取之於他方則未曾素履疆域

豈能洞見番情又或以新進未練選慎無為者充之則是掛虛名而無實用緩急將何賴焉臣等訪得原任松潘東路遊擊將軍曹克新年力精強熟諳戰陣才猷敏達志樹勳庸原任四川行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龔銳衝鋒陷陣威震西陲應敵臨危身先士卒原任貴州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宋璉沉幾有謀臨事知懼羌夷信服行伍歸心原任四川都司佐貳署都指揮僉事丁勇屢從征戰而膽略素優生長邊方而夷情備曉此數人者勇略不同皆可以統三軍之衆當一面之寄者也

內曹克新龔銳丁勇各被論劾罷職事多誣枉宋璉先因患病乞休今已痊愈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正值多事將領尤貴得人　勅下兵部看詳將各官從宜推用庶幾統馭有方而逆寇可以早定保障不失而疆埸得以少休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留應　朝官員疏

題為乞留應　朝官員以安地方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該本司左布政使嚴時泰會同按察司按察使紀常議照司府州縣例該本年冬月赴京應

朝節據本省成敘保馬等府潼瀘嘉定等州各申稱所属州縣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於今年五月亢陽為災無水播種而所藝麥蕎俱無成實至五月終旬淫雨不止洪濤泛溢而新生豆粟通被漂流始則田疇龜拆曠野不毛繼以井竈陸沉室廬不保秋成無顆粒之望所在被魚鼈之殃耄倪待斃丁壯流離父老相傳以為自來蜀中災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雖蒙本院出示徧諭鄉村分投差官賑濟目下幸得少舒而將來重有可慮况白草逆番殺官陷堡征剿未寧而羅計都蠻刼財掠人

整報將至蓋成欽等郡介在犬戎之間恒有[illegible]
之患平時不免為亂凶歲安保無虞其間調發
餉防禦非常危不可以易易而為者也又近該工
部咨照題奉　欽依採取栢木俱該前項府州分
派所屬買辦非得正官管理必致幹濟不前除重
慶順慶等府眉雅等州所屬州縣事勢稍緩者仍
令掌印首領官吏依期應　朝外所據各該災重
有事地方全設府州縣掌印正官應合存留幹理
為此開坐具呈乞為會　題施行等因到臣卷查
先准吏部咨照得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天

下諸司官員例該朝　覲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
依去後今據前因臣即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袁鳳鳴議照三年朝　覲乃國家之著令臣子之
同情胥宜恪遵豈敢輕議但今各該地方師旅饑
饉因於一時疾疫死亡殆無虛日凡公私役用雖
經力為省節而輸輓防禦不免重擾居民前此旱
熯方張諸穀槁死畜牧無可就之草饔飧無可汲
之泉弱者皇皇待哺黠者洶洶思亂乃督責各掌
印官如成都府知府馬九德潼川州知州楊諆等
徧歷鄉村審報飢口隨宜賑恤人心始定計不多

春之交尤須大為拯濟重以逆番之征未已採木
之役方興非正官不足以集事非本管不足以責
成又況蜀道險遠官員多缺若使隨例應　朝將
來束手無策殃民僨事之咎誰其任之如蒙
皇上宣昭遠略軫念民艱將各該有事地方官員
例該應　朝者暫留辦事姑容以次佐貳官員其
缺少佐貳者准令首領該吏齎冊應　朝庶幾彼
此各任其責而安攘咸有所賴矣為此具本謹題
請　旨

災傷疏

題為地方災傷事據四川布按二司守巡川西川
北上下川南等道左參政李義壯僉事張朝聘等
各呈報行據委官成都保寧順慶等府漢州嘉定
潼川等州資縣安岳梓潼等縣知府同知通判知
州知縣等官馬九德王儀鳳汪鯨劉琮孫之謀等
各覈勘過所屬災傷開稱自去年八月至於今年
五月不雨天氣亢陽烈日如焚蕎麥既不成實草
木亦皆槁死所有秋禾多因無水治田不得栽插
或少有栽插旋復焦枯顆粒無望老幼呻吟又自
本年五月下旬以來淫雨連綿洪水泛漲粟豆俱

被渰没房屋亦為漂蕩小民重困展轉流離地方
災患莫此為甚備將各災傷分數呈報前來及據
布政司呈稱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嚴時泰會同
按察司按察使紀常都司署印按察司副使沈應
龍議照四川地方依山為畊石多土少一遇旱傷
絕無源泉灌溉先因亢旱經歷十月以致田疇龜
拆種稑難播繼因淫雨浹旬洪水横流低窪者混
為江河高平者槩被衝射夏麥無收秋成失望若
不大加寬恤未免餓死流離合各該道勘過被災
分數是實應合議處卷查户部題 准事例夏秋

災傷被災三分以下不免全災免七分九分者免
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
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止許於存留粮
内除豁不許一槩將起運之數混免乞要奏 請
將前項被災去處於嘉靖二十五年分税粮照依
分數依例减免以蘇民困等因呈詳到臣隨查先
據潼瀘簡綿合仁壽内江資縣資陽中江遂寧安
岳樂至慶符南溪等州縣各申稱先被旱傷及後
被水災十分重大等因臣俱批行委官勘議回報
又行該道覈實呈詳及行各該司會議去後今據

前因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議得四
川地方山嶺盤旋既少溪河之畜洩田土塉薄又
無陂堰之積瀦旱熯易於為灾淫雨頓復成患即
今旱潦相仍百穀無望張口待哺十室九空各懷
溝壑之憂曾無室家之戀不惟無告之民餓莩相
望而不遑之輩剽掠將行其為目前之虞非細故
也臣等目擊時艱不遑寧處督令各該掌印官徧
歷鄉村宣誠撫諭審報丁口隨宜賑恤及寬恤刑
獄節省力役少甦就斃之衆以收渙散之心所有
蠲免税粮及動支錢穀賑濟應合奏 請查得四

川嘉靖二十五年分税粮已奉 恩詔蠲免四分
令照被灾州縣分數不同亦應遞減灾重者合無
將本年應徵六分税粮不分邊粮禄米存留粮米
槩行蠲免灾輕者止將存留税粮照例扣免其應
該賑濟銀穀亦聽臣等酌量灾傷重輕分别户則
高下隨宜動支放賑以濟民艱伏望 皇上憫念
邊方兵役未已重遭灾困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
速賜施行庶地方可保無虞而小民不致失所矣
臣等不勝待罪顒望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建昌馬玀䟽

題為肆惡番夷越界殺死人命燒燬房屋綁擄人口貽患地方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行都司建昌兵備兼分巡上川南道副使朱篚呈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據委官行都司都指揮丘曾呈稱蒙本道前去勘處馬玀番情遵依親詣德昌等處住劄撫處間本月十二日據土官賢宗仁呈報各番大肆出沒刦掠正康怡總二村人畜不計其數連日近聚不散等因到職看得各番節因撫諭愈肆猖獗事情緊急乞發兵進剿施行等因到道案

照先據行都司經歷司呈奉本都司劄付准本司掌印都指揮田繼禮咨并據委官都指揮李繼武呈據委官建昌鹽井會川等衛指揮施輔等各呈稱查得卷內嘉靖十七年正月內馬玀各賊殺死查外村民哈喇綁擄張伏男婦九名口據民人卜小剛告官嘉靖十八年十月內據舍人撒相琴童告被番賊搶去牛馬般運稻穀布等物嘉靖十九年十月內殺死村民仔俊搶去家財牛馬不計據伊男哈丙告官本年十一月內又殺死馬挨郎村民哈波據阮剌告官又刦队落逆興[illegible]

村殺死火頭阿三等綁去男婦阿蚩等五名口嘉靖二十年正月內抄搶舍人高羨高堂軍人曹文般運家財不計又刦洪口立麻二村殺死土民甲非等五名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殺死八政村民夜混夜刀吟仔三命丙希村呵我呵只綁去男婦羊哈郎亦羊阿子阿意抄搶村民陶猛果卜哀保等水黃牛馬匹家財等物又抄搶哀松鐵等水牛馬匹家財等物又抄劄鸞羊村民人阮寬等綁擄去男阿哀又刦得麻忿古二村燒燬民房燒死火頭阿蚩等五命綁去男婦甲鐵等二十五名口般去

秋糧羸馬等物嘉靖二十二年四月殺死弄各村良民波刀倜波阮廣哈們呵俄張才等五命又殺死民人哀追波哈保阿六抄搶男婦五名口哈保哈啣哈仔刀文阿只擄搶黃牛羸馬家財等物又刦巳東等村民房屋燒燬殺死借剌佐甲的波五名綁去男婦王兒迷等三名口般去秋粮牛馬家財等項嘉靖二十三年正月又抄搶舍人撒偶撒俄家下殺死弟撒安撒才佑庄民哈丙愛權哈刀哈賽七命殺死哈令哈者二名綁搶去庄民呵里等五名本年三月各寨果遮等殺死庄民哈禮夜

刺二命本年十二月又據火頭阿補乍撒告被詩
燬房屋砍傷波波愛綁去男婦五名口又殺死土
民聶庭等五名又殺死民人波愛搶去牛豬家財
不計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又據土舍火頭阿補乍
撒告被番賊你嵩遝燒燬房屋搶去牛馬番賊西
加玉兒柏等燒刼古得村五户殺死火頭阿三又
綁去土民阿寨阿你男婦三名口殺死土民阿那
等三名口閏正月據張阿斗告被馬羅三尖等寨
番賊大罷篤從厄刺等殺死軍丁張元庄民哈先
刀立等六名殺傷土軍楊梅等三命綁虜軍丁奇

進伏張安等一十三名三月內又來寄古得村刼
去百姰查那等七户綁去男婦囷得阿白等五名
口四月內又來買尾村刼去火頭乍里豬家綁去
男婦查聚等四名口刼殺洛聚麻村火頭阿里等
家五月內又被番賊粗卜等殺死做咱咱吽吽打
鐵等一十七命燒屍火塘三處又被番賊三荅沙
折撒大卜粗卜等刼殺波閙閙阿禮義等男婦二
十命又刼去良民阿只等男婦十三名口殺死民
人阿別吽咱約兒等十五命九月內又刼鹽查五
村虜去阿奴女一口十一月內又刼巳束力脥等

村殺死火頭卜兒加等五名嘉靖二十五年三月
內又刼飢樂村土民綽遝等綁去男婦阿崩等六
名口節經土民阿補乍撒等具告并指揮李恩土
官副千户賢麒等申呈撫按衙門屢次批行該道
委官勘處撫剿各番恃惡四處聚衆行兇刼殺人
財隨撫隨叛若不早行剿滅未免釀成大患必須
用兵掃除廓免萌牙再發三衛軍民得安等因到
道批仰行都司都指揮田繼禮覆議得前項番賊
應該調選土兵乘時剿滅及領兵漢土官員分哨
夾攻各緣由前來看得各官所議前項番賊屢犯

不悛節撫未息人財每被刼殺受害日深地方半
為傷殘除兇巳旣若欲再行撫處誠恐不改初心
養寇殃民貽禍無窮即今以順討逆兵出有名事
非得巳合無俯念邊陲早為批示撲滅非惟一方
軍民幸甚而本道諸司亦幸甚等因具由通行呈
詳奉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　批番寇刼掠地
方罪惡貫盈神人共憤誠宜誅剿以安生民但用
兵大事不嫌慎重目下方征白草尚未刻期而又
議征馬羅恐犯不戢之戒况丘曾未到其餘將領
恐未有以分該道之責者且姑行撫處不服而征

之則成筞具在一舉可以集事而不逞之徒求其
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可以無憾矣倘有警報軒
呈定奪此繳又蒙廵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批
據詳真料敵制勝之謀一勞永逸之計且及今圖
之尚易為力他日夷寇機深惡稔未必不墮其計
而勦誅拔本責效或難仍就區處之中再加慎重
之意候廵撫衙門均允施行此繳本道遵依撫處
間節據解戶陳玳等告稱行至雙橋堡地方被西
番上道搶去粮銀一千七百餘兩及經行客商累
被刼殺情由又該本道議得馬玀為害地方非一

年軍民被其刼掠非一人撫按衙門行議撫勦非
一日雖節經撫處而夷心狡猾累惡不悛即今馬
玀遺種生長日蕃三衞軍民受害日甚欲拯生靈
之陷溺勢當必征蓋因亂討亂非敢貪功以夷攻
夷實利禦寇且十月以來煙瘴漸消各寨番夷仍
復下山刼掠迷易千戶所一帶地方不勝殘虐側
足延頸望切雲霓再照馬玀與白草番蠻均為西
南之夷種類不殊聲勢相倚即今題奉　明旨征
勦白草逆番大軍啓行成功可必誠宜乘此機會
速將馬玀早行征勦使其各自受敵不暇應援機

當早圖時難再得及稱丘曾今已回任寧越守備
指揮蕭恩可以副之知縣徐瀾易鰲等俱堪委用
等因具由通呈奉廵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　批
馬玀西番既不聽撫處見行刼掠依擬整搠兵衆
嚴加防禦俟其出刼合兵勦捕仍行丘曾蕭恩聽
該道調度各任其責其餘事宜俱依先今議呈施
行此繳又蒙廵按四川監察袁御史批詳稱馬玀
當勦事在不疑且有丘曾可任寄宜專委知縣徐
瀾易鰲亦聽委用但兵機大事尤須萬全在撫院
有地方之責當候允行如見有異同另行呈奪此

繳蒙此本道於十二月十二日前到建昌案行丘
曾蕭恩易鰲徐瀾等官并行都司建前會鹽四衞
各掌印指揮千百戶等官施輔等遵奉撫按德威
再行撫處間又據都指揮田繼禮稟稱馬玀番賊
自十月以來縱出甸沙巴松白水等處地方刼殺
人財不計其数行旅不通比前愈肆委的十分緊
急今據所呈看得馬玀之罪貫已盈居民之受害
日甚若不調兵防禦相機撫勦不惟死者無以復
讐而生者不得存息村落傷殘槩為虎狼之窟穴
道途梗塞難通粮餉之往來職等待罪地方負責

非小理合呈乞施行等因到臣案照節據該道呈
呈馬攡為逆應該撫剿事宜前來備行多方防禦
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
鳳鳴議照前項馬攡番賊節行寇害大肆兇殘屢
經撫處叛亂隨生今又復行出刧殺虜軍民罪惡
貫盈神人共憤况賊勢猖獗非空言可以鎮定而
事情緊急恐延緩必至滋蔓萬一地方失守將來
救援實難除一面備行建昌兵備副使朱篚并都
指揮等官丘魯等量選漢土軍兵分路防禦仍多
方撫處務將為惡渠魁責令逐一擒斬明正 國

法以靖地方如負固不服肆行刧殺就便相機剿
捕殄滅妖氛通候事寧之日分別功過另行 奏
報緣係肆惡番夷越界殺死人命燒燬房屋綁虜
人口貽患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題 知

改革驛站疏

題為浴利弊以便興革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該
臣批據四川按察司整飭敘瀘兵備僉事劉世用
呈該臣案驗據按察司副使沈應龍并敘州府知
府陳天資推官張一鶴瀘州知州許士德各條稱
水路月波宣化真溪牛口下水止半日之程上水

止二日之程中設四水驛似為太多又宜賓至南
溪下水止半日上水止一日中有李莊驛亦為太
密其廩糧過關夫船俱屬糜費以旱程言之宜賓
二百二十里至犍為又一百六十里至富順未曾
設有館驛里甲夫馬勞費太甚合將牛口真溪二
驛併入宣化為水馬驛踏勘適中處所移牛口真
溪一驛居之李莊改設於宜富交界觀音鋪為馬
驛則水陸各得其宜又瀘州至富順一百四十里
路程崎嶇窵遠夫馬走遞甚難納谿上至渠壩水
驛二十里渠壩至大洲水驛三十里大洲至峽口

水驛三十里峽口至江門水驛三十里緣渠壩峽
口二處相離不遠往來人貟多不止宿亦為虛設
其旱程遞送夫馬自納谿直至江門走遞百十餘
里方縴倒換殊為偏累合將峽口驛裁革將該驛
船隻人夫歸併於大洲驛改為水馬驛及將渠壩
驛改於懷德鎮為馬驛以便遞送案行本道查議
回報依奉會同守巡道并該府州縣各掌印官覆
勘得宣化水驛議改為馬驛觀音鋪懷德鎮各原
無驛今議各創建一驛犍為宜賓陸程相距二百
二十里宣化間於其中宜賓富順陸程相距一百

六十里觀音鋪間於其中富順瀘州陸程相距一百四十里懷德鎮間於其中大約三驛每驛該議定上馬各四匹中馬各八匹下馬各一十二匹總計該粮一萬五千六百石再查月波至真溪真溪至汶川汶川至南溪各止八十里而納谿至大洲亦纔五十里彼牛口在真溪汶川之中李莊在汶川南溪之中渠壩在納谿大洲之中誠為太密相應裁革納谿至大洲大洲至江門水陸之程各適均江門為水馬驛大洲水驛亦更為水馬驛而峽口參於江門大洲之間亦為太密故峽口宜歸併

於大洲令將峽口水夫粮石歸併於大洲計二驛粮石通有三千九百石仍該編站船三隻人夫三十九名水程走遞用粮一千九百五十石又該編上馬二匹中馬一匹下馬七匹陸程走遞用粮二千一百二十五石二項共粮四千七十五石尚欠一百七十五石卻於江門水馬驛原編粮四千二百五十石內撥取一百七十五石湊補則江門水馬驛已取站船三隻人夫三十九名上馬二匹中馬一匹下馬七匹大洲水馬驛亦得站船三隻人夫三十九名上馬二匹中馬一匹下馬七匹水陸

通融自足應用其宣化該改水夫粮四千五百五十石牛口李莊渠壩該革水夫粮牛口李莊各四千五百五十石渠壩一千九百五十石共計粮一萬五千六百石通融分編宣化觀音鋪懷德鎮三驛各上馬四匹共一十二匹分去粮三千石各中馬八匹共二十四匹分去粮五千四百石各下馬一十二匹共三十六匹分去粮七千二百石實用盡前粮、萬五千六百石其修理之費宣化則因舊整新取足於牛口之廢材大洲則併二為一丕變乎往時之隘陋觀音鋪有近鋪佛寺可以更改

懷德鎮有舊建公館略加恢弘李莊渠壩遺料尚存就近般移亦無勞費裁革驛丞則牛口李莊渠壩峽口四員新添驛丞則觀音懷德二員其渠壩既移懷德鎮似宜即以懷德為驛名李莊既移觀音鋪似宜以通濟為驛名等因奉批據呈議處已悉但事係改革仰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覆議呈詳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袁御史批裁冗置以濟衝繁誠蘇困節勞勢不容已且裒多益寡務為力不難既經會勘已週相應議處但事干設官　請仰布政司仍會都按二司再行備查明白通詳施行

此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王崇慶會同四川按察
司掌印副使沈應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昌覆
議得僉事劉世用呈稱前項改革驛傳係本官所
轄往來巡歷目擊必真況稽之衆論僉同求之民
情允協各職查議誠為穩便合無俯從前議會
題施行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袁鳳鳴議照川蜀道路漸次開通今昔經行遷改
不一況規制或遺於始創而興革有待於將來如
前項驛傳有路當衝要應該添設者有原設重寄
應該裁改者況川江險阻人鮮經行則多設水驛

誠為無用其陸路四季遞送往來不絕兼之程途
窵遠動經信宿使各縣夫馬累餧粮而遠馳棄耕
作以應役誠宜添設馬驛以蘇民困今該本府州
縣掌印官之酌議又該三司各道官之勘詳民情
輿論俱已相安因時制宜移彼就此財力不至於
妄費而疲民庶得以息肩妥應俯從以利久遠如
蒙
皇上俞允　勅下兵部覆議相應將李莊牛
口渠壩峽口四驛裁革各驛驛丞起送改選宣化
水驛改為馬驛大洲水驛改為水馬驛二驛驛丞
照舊管事印記降換其二驛舊降水驛印記二顆
與李莊牛口渠壩峽口四驛印記四顆共六顆
各　奏繳其新創懷德鎮觀音鋪二馬驛　請定
驛名或如各道所擬一為懷德驛一為通濟驛銓
官降印驛官俸粮於該府州存留倉支給驛吏各
一名行布政司查撥各驛船馬夫粮并修理之費
俱照該道前議施行實為良便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添設保寧廣元二遞運所疏

題為乞建遞運以懷遠貢以節民力事據四川布
政司呈該臣批據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兼理驛

傳僉事李實呈該前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丘
批行該道行據該府呈准知府謝上箴議照閬中
縣設在附郭民止十鄉道通京省雲貴諸邊遠貢
五路衝要往來經過官員公使人役絡繹不絕先
因見年里甲夫馬不敷遞送以合縣十甲丁粮編
派月夫責付排年管束差撥相兼扛擡遂為定規
常年拘繫妨悞農業委的疲困不堪以致知縣畢
汝勤陳乞添設遞運所衙門勢當舉行又該本道
會同守巡川北道覆議相同呈詳前巡撫四川右
副都御史王　批看得閬中係附郡之邑地劇民

分巡分亦少添設遞運夫差各有統屬專設不致
妨農且見官吏科擾之害良為有見但恐丁粮民
力猶有弗堪仰會守巡道再議呈奪奉此依奉行
據該府呈准知府南逢吉查議得本府委應添設
遞運所緣由到道會同守巡川北道右參政宋宜、
僉事張朝聘查議得該縣委果地僻民貧差役繁
重排年常川應役則百姓終無休息妨廢農業莫
此為甚其創建遞運衙門編給協濟夫銀雇募庶
為官民兩便等因奉批布政司會議呈詳定奪奉
此又奉本院批據本司議呈廣元縣添設遞運所

緣由奉批設遞事宜再會議歸一通呈施行此繳
奉此案照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朱徵批該本
司分守川北道左參政李義壯呈蒙本院批據廣
元縣儒學生員何遵約等呈稱廣安縣夫皁上送
至寧羌州下送至蒼溪縣路遠差累合無比照寧
羌州城外添設遞運所該本道審看委屬相應等
因蒙批廣元以三鄉極憊之民而當三省絕衝之
地加遞事在燃眉布政司候新撫院至日具由通
呈以憑會處方繳蒙此看得左參政李義壯呈要
設立遞運所事宜行准各司道重覆查勘委的經

久可行已經呈詳去後今奉前因該本司掌印右
布政使王學慶會同四川按察司掌印副使沈應
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昺覆議得各道呈稱創
建保寧廣元各遞運所誠為便民蘇困至計委與
各職查議相同無容再議合無俯從會　題於該
府縣各設一遞運所銓官降印則夫有統屬差有
專役小民既得免於妨農而使客亦不至於躭悞
等因到臣案照先該臣等查得二縣路當衝要用
夫數多接遞繁難誠為偏累議於閬中廣元二縣
各編扛夫一百四十名徵銀解保寧府支給雇募

應遞委官支銷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袁鳳鳴議照閬中廣元水陸路道極
係衝繁況編户鮮少差使殆無虛日地土墝薄應
辦委難支吾飢饉頻仍逃亡相繼若不及時拯濟
將来困弊益深近該臣等編發前項夫銀雇募少
紓民力但無專官經管未免日久弊生雖救目前
之急終非永久之規今據三司各道重複勘議俱
稱當設遞運所以便接遞似應俯從如蒙　皇上
憫念邊方軍民困苦　勅下兵部覆議如果相應
將該府縣添設保寧廣元二遞運所衙門請定所

名銓官降印其衙門公廨行守巡官估計動支贓
錢責委的當人員修理所官俸糧於該府縣存留
倉內支給合用所吏各一名行布政司查撥并其
餘事宜悉照前議施行爲此會本謹題請　旨

芝園別集　奏議卷之一終

平番捷音疏

題爲捷音事據四川布按二司守巡川西安綿兵備
等道右叅政宋宜副使翁溥兵備僉事陳乙呈該臣
案驗節准兵部咨爲撫總重臣素弛武備致縱番夷
貽害地方乞賜罷黜以昭　聖治事該兵科都給事
中扈永通等刑科給事中諸葛峴題該本部覆議合
候　命下將都御史王　華回原籍聽勘副總兵高
崗鳳革去見任令其戴罪殺賊遺下副總兵員缺合
無俯從言官所請就將何卿仍以今陞署都督僉事

分守前項地方仍乞　天語叮嚀新任巡撫都御史
張　會行巡按御史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及該
管副叅守備大小將領俱令戴罪訓士練兵固守地
方一面多差乖覺通把人等前去宣布　朝廷恩威
殺伐利害若各番畏威悔罪許令獻出首惡明正典
刑追償原搶財物姑與維新不咎前罪若或執迷不
悛勢當必剿聽調附近兵馬策應撲滅等因題奉
聖旨這地方失事重大王大用高崗鳳本當重治既
未經勘明姑從寬都革了任回籍聽勘何卿着以
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官分守松潘等處地方餘依

擬欽此欽遵又該先任巡撫都御史王　題為番蠻
出沒事該本部覆議合候　命下之日本部馬上差
人齎文交與新任巡撫都御史張　會行巡按御史
通將失事地方該道兵備守巡并叅遊守備等官俱
令戴罪訓士練兵固守地方一面多差乖覺通把人
等齎執鈞帖前去各番住所宣布　朝廷恩威敎伐
利害姑示寛仁許令獻出首惡明眞法理原搶人畜
歸還本主量從撫處如或執迷不悛負固猶故就便
督同副總兵何卿選委謀勇文武官數員量調附近
土漢軍兵數枝責令統領相機勦滅等因題奉

聖旨這番蠻嘯聚為亂各該守土官員本當重治今
且姑從寛都着戴罪立功調兵撫勦事宜都依擬行
欽此欽遵又該本院會同巡按御史朱徵題為緊急
番情乞調兵置將刻期征勦以安邊鎮事該本部覆
議合候　命下之日備行撫按衙門查照先今事理
會行副總兵何卿督同各該叅遊守備等官悉心計
議量調土漢官兵及應用錢粮器械從宜處置分統
進勦如番蠻納款獻出首惡及原搶人財作速奏
請量議撫處不必窮追設若怙終勢在必勦等因題
奉　聖旨是着相機撫勦不許誤事欽此欽遵備

行到院通行欽遵施行又奉本院行都布按三司[illegible]
印佐貳等官左布政使嚴時泰等會議撫勦事宜[illegible]
將石泉壩底龍州分為三哨石泉哨委原任疊茂遊
擊將軍曹克新原任都指揮使司丁勇統領兵備僉
事陳乙監督壩底哨委松潘南路右叅將杜欽統領
分巡僉事張朝聘監督龍州哨委松潘東路遊擊將
軍張和統領分守左叅政李義壯監督專理粮餉呈
蒙批允及節奉本院將一應撫勦事宜并機宜密帖
通行遵照各道依奉相機撫勦節將克復關堡得獲
功次及生擒首惡李保兒伯什揚伏受馮么兒等具

呈本院具　題訖該分守松潘等處地方副總兵官
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何卿到任又奉本院備將
節奉　欽依及一應軍中事宜案行本官遵照撫勦
本官到邊選練軍兵分布方略隨宜防禦呈稱平番
失守之後況原地受敵宜遷建出外數里及稱擇得
營盤地方形勝險要可保無虞隨奉本院案行本官
督令守備耿垚估計合用物料錢粮夫匠造冊呈准
本官督率軍士躬親土石刻期修改比因松潘東路
遊擊將軍張和別卷違例侵盜官銀係奉　欽依提
問人數蒙委原任遊擊曹克新代行南路右叅將杜

以消故掌委原任都指揮龔銑代行各就哨統伍比何卿節次差人進入番寨多方撫諭各番執拗不從據提督平番指揮李芳等禀報八月二十二日番賊攻圍新堡職等與同冠帶舍人楊本和何禮等率領官兵村勇衝敵就陣斬獲首級一十五顆被傷番賊不知其數陣亡旗軍劉小一等四名重傷旗軍兵勇鄭彥昇等一十三名輕傷二十七名又據李芳呈九月十三日被番四千餘衆由地名走石坡牛渡灘過河徑透白果樹坪分作五股內三股直衝火草坪黃酒關二股攻新堡戰到午時守備耿垚領兵應援分

鋒截殺追趕至走石坡當陣斬獲惡番首級四顆重傷番蠻百十餘衆奪獲番仗牌甲槍刀一百二十三件我軍重傷十名輕傷一十二名又據提督壩底指揮吳繼祖呈九月十四日被番蠻三百餘衆在埋奴坪劄營與番鏖戰數十餘陣斬獲首級二顆追入挑紅轉架等寨又斬獲首級一顆并奪獲番器五十件牛三隻羊五隻奉本院案驗照得副總兵官何卿欽承　朝命征剿逆番凡軍中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仍行叅遊守備提督掌堡等官一體遵照俱聽本官調遣分布如有故違者叅遊守備就便照依[illegible]

[illegible]例叅呈本院拏來監候劾　奏其指揮以下[illegible]拏問照依軍法從事仍行叅究本官不許徇情[illegible]失律敗事又奉本院將賞罰號令并行軍事宜出給告示通行遵照又據指揮吳繼祖呈稱九月二十二日前去地名埋奴坪與番交戰追至栗子坪斬獲首級一顆奪獲番器三十餘件本月二十五日番蠻修路至大水面將通魚潭子隘口督兵截殺追入地名尾舍頸斬獲首級二顆又准原任遊擊曹克新手本蒙副總兵官寄帖職親督土漢官兵十月十五日寅時直搗白草河東野豬坪吳口白石西立野豬池竹

窩兒等寨傳令各兵分投前後左右攻圍乘勢舉火燒燬碉房七十餘間斬獲番賊首級三十一顆燒死大小番蠻男婦牛馬豬羊不計其數器械喬麥豌豆蜂籠等項盡行燒燬無存十八日又斬獲首級二顆十九日何卿親督官兵由平番隘道旁奔白草野豬窩走馬嶺等寨預令軍兵嚴友等斷河西橋梁至二十日黎明舉號縱火燒寨各番擁出攻敵我兵死戰殺傷數多比因相持緊急止斬獲首級三顆隨燒碉寨二百餘間陣亡舍軍周岐等六名本月二十六日提督指揮吳繼祖率領旗軍鄉勇與番交戰斬獲首

級一顆本月二十八日石泉哨伏兵探爪斬獲首級
二顆奪獲番器一十五件本月三十日壩底哨又斬
獲首級一顆比副總兵官何卿因各番不聽撫諭突
出為患定計進剿石泉哨連日攻打修理道路至走
馬嶺下壩底哨連日攻打修理道路至龍藏寨下龍
州哨連日攻打修理道路至雙溪口俱各阻險被番
拒敵盡設冢木擂石無路得入本官一面設策進攻
一面具呈本院添調天全招討使高繼光馬湖四司
長官王祥變等督領土兵羅佃及親建昌各衛土漢
官兵前來配分三哨比蒙撫按衙門因左參政李義

壯陞任改委右參政宋宜總督軍餉又該分巡僉事
張朝聘更道改委副使翁溥接管分巡紀驗功次議
呈分委同知王儀鳳通判湯拱知縣舒魁支放各哨
錢粮隨軍驗報功次新任小河參將李繼武到任協
同遊擊曹克新於龍州哨統軍又委原任署都指揮
僉事孔仁統領官兵分撥各隘防守并委守備指揮
耿垚調度各該關堡臨時入營相濟本月二十一日
又奉本院案驗准兵部咨為征剿逆番事該本院題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院嚴督大小
將領兵備守巡等官務要協心計處剿殲醜類[illegible]

[illegible]究以貽後殃通行遵照及節蒙差官賫捧　令旗
令牌督責進剿十一月二十五日百户顏珠押帶番
纘龍併兒嗇熱番文一紙內稱牌頭黒教撤剌白石
寨意在投降一面備呈本院一面青差通事馮七斤
等前去講撫通無回報十二月初五日又奉本院案
驗查得經今十日之上未見出降消息發詳事情蓋
前項番蠻向來刼虜無忌罪惡貫盈今見大兵併臨
勢力窮蹙駕言納款陽緩我師即今遷延不決頭目
未至明是詭計偷生決非真心聽撫切詳今次番情
大異往日至使　朝廷遠廑西顧之憂撫鎮與惟失

事之罪　命將專征督責嚴切今乃懷畏縮之心為
觀望之計飾招撫之虛名而忽安邊之遠略遽欲釋
橐解甲縱賊不討吾恐降旗未仆而旄頭已動欲求
旦夕之安不可得矣為照副總兵官何卿奉　命專
征責任非小各該兵備守巡等道均有地方重寄亦
難坐觀成敗況　國家之法例甚嚴本院之節制具
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慼若再延緩觀望致誤
軍機定行一體恭劾不恕等因通行遵照又差千户
畢承勳賫捧　令旗令牌督促進剿又蒙巡按四川
監察御史手帖內開番情狡黠不可遽信逗遛老

師以失事機各道依奉提率將士兵備僉事陳乙紀
御戎馬副總兵官何卿督厲各哨分布方略刻期進
剿節准副總兵官何卿恭將龔鋭李繼武曹克新都
指揮丁勇各手本并據委官同知王儀鳳等呈報稱
各哨俱於本月初七日進兵龍州哨由雙溪口而入
轉戰至列角山過河一百九十餘道日則脫衣渡水
夜則卧雪冷冰各軍手足皸裂捨死前進比因首惡
白石率領勁兵據險拒敵兼以削壁萬仞攀緣無路
乃留軍一半鼓噪揚旗多張疑兵一半折回由石泉
而入會合大營壩底哨進兵直衝賊巢各番先已有

備占高敵鬬我軍奮勇仰攻壁寨山谷鏖戰終日各
番方終退却本月十一日至板橋子割營差兵前去
兩路口哨探斬獲首級一顆十六日攻克四兒塊當
陣斬獲首級二顆燒燬碉房三百餘間石泉哨於本
日進至走馬嶺下巖壁峻絶各番集衆據險設備深
堅比因陰霧昏暗咫尺不辨乃驅死士御枚先登隨
路轉發衮木各將官何卿等手緣繩索身用布兜且
起且仆猿攀而上出賊不意方得據險比時賊衆衝
突我軍銃炮齊鳴弓弩亂發射死二賊又斬獲首惡
紅絨保尤嘴蠻首級二顆奪獲馬二匹黃牛十隻盡

將軍兵號令入營設立關柵當夜番衆數千四面攻
圍矢石如雨中軍堅壁不動分布死士扼據要害令
善射者乘高而射自酉及寅殺死番衆無筭天明方
退本月十七日壩底哨官軍攻克桃紅小寨當陣斬
獲首級二顆本日石泉哨官軍攻克海尖坪張村丫
寨斬獲首級二顆火步箭傷十餘番奪獲牛羊十餘
隻十八日石泉哨攻克通林口寨斬獲首級一顆殺
傷六番本日壩底哨攻克馬鹿坪寨當陣斬獲首級
四十七顆火步箭傷死者不知其數奪獲大甲四領
挨牌二面長槍五條哈吶二箇弓二張箭五十三枝

備甲六塊燒燬碉房三百餘間蕎豆五十餘架輕傷
軍兵九名本日壩底哨克過桃紅轉架至走馬嶺與
石泉哨相會十九日石泉哨攻克雍村坪寨斬獲首
級三顆奪獲皮甲長槍等器百餘件馬四匹羸一頭
黃牛十隻豬羊七十餘隻燒燬碉房五百餘間蕎豆
不計其數輕傷家丁軍人二名本日壩底哨攻克象
灣寨斬獲首級九顆奪獲番器皮甲一領牌二面長
槍一條燒燬碉房二百餘間蕎豆六十餘架本日龍
州哨攻克茅坡寨斬獲首惡朱保阿必首級二顆奪
獲番器挨牌二面腦包二頂弓二張哈吶二箇箭一

找刀二把重傷軍兵一名輕傷五名二十日石泉哨
攻克輕包溝寨斬獲首級一十六顆次日又斬獲四
顆連日共奪獲皮甲一十七領偏甲三領長槍五條
哈吶四箇豬嘴盔二頂腦包二箇將軍銃一桿大小
鐵三脚五副小鍋二口番刀三把鑼一面鐵鈎二箇
挨牌五面黃牛一十八隻羊九隻番蠻黑敎等送出
原虜提督指揮丘仁妻吳氏等四口又俘獲男婦上
一名口二十二日石泉哨攻克甘松等寨斬獲首級
九顆奪獲番器九件馬一匹俘獲婦女大小五口本
日壩底寨番牌羅折獻出攻堡首惡哭昔么兒首級

二顆隨奉本院案驗看得我軍累有斬馘番寨俱已
震驚破竹之勢易乘犂庭之功可必但恐人心易驕
賊詐難測萬一死灰復燃或效困獸之鬪而銳氣不
戢反致失律之凶勝敗判於須臾禍福誠為重大合
行嚴緊隄防奮勇剿捕務使渠魁就擒醜類盡殄一
雪居民之積憤以求邊徼之寧靡仍查各該將領頭
目孰為用命効勞累有克捷孰為偃蹇抗令驅策不
前逐一查明分別候本院撫臨開報以憑搞賞罰治
施行等因通行遵照本月二十三日石泉哨攻克甘
[illegible]溪野豬臨溪溝三寨斬獲首番八喇首級一顆從

番首級一十九顆燒燬碉房七百餘間得獲牛千[illegible]
百三十餘隻甲仗九十四件蕎豆豬膘數百擔俘獲
男婦二名口陣亡軍兵一名本日壩底哨攻打龍藏
寨賊衆千餘倚山迎敵官軍奮勇臨陣斬獲首級一
十五顆奪獲番器一十件燒燬碉房四百餘間蕎豆
百十餘石陣亡家丁一名重傷軍人一名輕傷八名
二十四日羅打坪寨番頭四保玄壇保獻出首惡細
保西六華首級二顆本日石泉哨攻克走馬嶺等寨
生擒番賊一名布加斬獲首級六顆本日壩底哨復
攻龍藏寨斬獲首級一十一顆俘獲被虜軍人一名

萬從現幻男一名二十七日石泉哨發兵採柴賊衆
長槍大甲前來撲打官軍截殺斬獲首級四顆俘獲
婦女一口二十八日石泉哨攻克大白草壩通林黃
桐三寨斬獲首番白箭兒子吳度哭列擢殺捕雞首
級四顆從番首級一十五顆燒燬碉房五百餘間共
奪獲馬一匹牛二十一隻番衣器六件俘獲婦女五
口二十九日壩底哨攻克太白大卦二寨賊聚衆拒
敵我兵鏖戰賊勢少却乘勝直搗巢穴斬獲首番劉
保舌剛馬族喇嘛舌合兒結首級五顆從番首級四
十二顆重傷軍兵十名輕傷二名燒燬碉房七百餘

闘奪獲牛羊馬八十餘隻匹生擒番婦五口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石泉哨攻克大白草壩通林硬寨斬獲首番鐵匠兒子首級一顆從賊首級六顆俘獲漢番幼男二名奪獲馬二匹牛六隻皮甲腦包各一件初三日石泉哨又攻大白草壩寨擒獲首番一名紅骨保斬獲首番四介保首級一顆從番首級二顆俘獲男婦八名口初四日復攻克板園河茅坡石剁村三寨斬獲首級七顆俘獲婦女一口殺死番賊八名跌崖不得首級共燒碉房百餘間初五日又攻克白羊嶺寨斬獲首番吶吶卓兒哈兒柘首級二顆

從賊首級一十二顆俘獲男婦八名口奪獲皮甲三領木挨牌二面偏甲三領槍一根陣亡家丁一名本日壩底哨攻克栢楊鵝飲溪二寨斬獲首番黑迫奪拜甲着兒甲首級三顆從番首級五十一顆燒燬碉房九百餘間奪獲牛馬豬羊五百五十餘匹隻又奉本院案驗節據副總兵官何卿禀報功級前來及稱將領攄忠官兵効死所向無敵諸番震恐乘此極窮巢穴盡殲魁首雪居民不共戴天之讎貽邊徼數十百年之安庶足以宣　朝廷之威靈而竭臣子之忠亦此本院日夜之所拳拳者所云固可乘破竹[illegible]

之勢遽難施搜剿絶種之力又賊首累懇投降本職未敢遽從似循逆慮險阻之難窮過為持重之至計且不欲盡殄其類也然古人云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擒賊先擒王乃為勝筭今剿賊黑殺等倡亂稔禍荼毒生靈神人共憤　王法不原猶豫之間譎詐易行萬一致有疎虞將來終難安枕關係禍機非小小也務須鼓衆深入直擣㺅猓之穴用間設奇必獲豺虎之雄使噍類不遺孽牙盡斬然後將地方事宜處置經略徐議罷兵毋得遲延時日致長戎心縱釋元兇自貽後患其一應大小事情仍逐一擬議差官赴

軍門禀白施行等因通行遵照本月初七日石泉哨攻克通林水道踏二寨斬獲首番蜡麻結綸得保首級二顆從番首級一十顆俘獲男婦四名口初八日又攻克巴子頭寨斬獲首番闌保首級一顆本日壩底哨又剿太白等寨斬獲首級二顆初九日石泉哨攻克通林水踏後寨斬獲首級二顆生擒番賊一名日柘蒙本院臨邊督厲將士十三日各哨發兵夾剿白草壩鵝飲鋒頭甘松嶺等寨上官坤兒卜男何効忠等生擒首惡白石從惡楊六十并伊妻女二口及從賊二名減得保折七本日石泉哨斬獲白石親弟

石拓首級一顆俘獲男婦八名口壩底坪野豬[illegible]寨番牌羅折黑殺小夥子幺兒獻出素惡首番岡保首級一顆復攻克通林青岡白羊紅溪四寨斬獲首番拓皆首級一顆從番首級六顆本日龍州哨攻克通林嶺寨斬獲首級四顆壩底哨攻剿鵝飲溪等寨斬獲首番黑皮著巴楧拓合兒甲甘兒夜八地首級五顆從番首級七顆十四日石泉哨又剿青岡等寨斬獲首番波節馬兒首級一顆從番首級七顆十五日野豬寨降番幺兒獻出首番酉生保首級一顆本日又攻克紅溪寨斬獲首級三顆俘獲男婦四名口

比因首惡黑殺未獲又奉本院案驗看得攻陷平番者黑殺也與李保分平番者黑殺也虜提督丘仁者黑殺也既而送還者亦黑殺也姦占丘仁之妻者黑殺也今又送還者亦黑殺也敵殺指揮曹思者黑殺也如黑殺不得將來剿捧之孽復萌豺豕之毒隨肆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在本官雖欲罷兵於事體自難輕聽惟再加籌策以收全功等因通行遵照十七日龍州哨攻克白羊寨斬獲首級三顆本日石泉哨攻克椒園寨斬獲首級一顆俘獲婦女三口壩底哨攻克椒園子寨斬獲首番卓折哭勺如利白地哭六[illegible]浩兒首級五顆從番首級一十三顆副總兵官何[illegible]因首惡黑殺撒刺未得本院督責嚴切多方經畫一面用間諜招誘一面分布三哨官軍九股包合攻打各惡巢穴十八日土官坤兒卜舍人何來等臨陣生擒首惡撒刺龍州哨斬獲首級六顆石泉哨攻克張村丫寨俘獲男子三名本日又攻克三江口寨斬獲首級一顆指揮郭儀遇賊衝突斬獲首級二顆奪獲番衣器二件本日小旗鄭彥昇盤獲番賊一名血說俘獲軍人一名鄧均相十九日官軍奮攻坤兒卜何來等生擒首惡黑殺石泉哨斬獲首級三十四顆壩

底哨斬獲首番多多三元保酉列戈招驢招馬保牛包首級七顆從番首級四十五顆陣亡軍人一名重傷軍人一名輕傷五名本日石泉哨攻克阿墮硬寨斬獲首番白石太兒首級一顆從賊首級一十六顆本日龍州哨斬獲首級二顆土官坤兒卜俘獲黑殺妻子寨屬婦女五十七名口奪獲牛馬豬羊四百五十餘匹使又奉本院案驗訪得虜入番寨男婦多因日久頭面改變懼怕官軍妄殺要功以致進退無門填委溝壑合行下令招撫即便製造白旗數面大書招撫漢人字樣於各經行路口插立選委信實[illegible]

監守但有投至旗下漢人男婦就便押赴營中親審明白觧院發落如有故違妄殺希圖功賞者問擬抵命招撫盡絶方許分兵搜山刻期罷兵等因行副總兵官何卿遵照招撫二十日二十一日石泉龍州二哨共攻克曲捲山頂兵王賓地等寨龍州哨斬獲首級八顆俘獲漢婦幼女幼番男三名口石泉哨斬獲首級一十五顆俘獲婦女五口奪獲番器衣甲十五件弓箭一副本日擣底哨攻打野猪窩等二寨斬獲首級一十三顆俘獲男婦五名口奪獲牛馬七十二隻匹副總兵官何卿開具揭帖赴本院稟稱番賊首

惡黑穀等俱已擒斬此蓋　朝廷威靈丕震本院妙筭昭明將士解甲之秋軍民安枕之時也照得本職自十二月十六日丑時進剿劄營走馬嶺已及一月有餘雖成犂掃之微功未見擒魁之大捷即今賊首白石撒刺黑穀相繼成擒于本院臨邊之後職與三哨統兵叅將遊擊都指揮等官龔鋭丁勇曹克新孔仁耿𡌛周繼吳繼祖周宗史諭等遵承本院開示之嚴而土官坤兒卜舍人楊本和何義何米村勇朱定等誓死捐生所以擒賊擒其魁斬草除其根則石泉瘡痍自此平寧三川雕耏于今始雪矣等因奉本院

批行各道會[illegible]巡已久功蹟底成相應罷兵呈奉本院批允行副總兵官量留防禦官軍其餘俱於本月二十六日起營各赴本院犒賞宴待散遣訖叅照白草番蠻黑穀等本以吐蕃孽戎勒都惡種占據賦稅之地遂結淵巢招納逋逃之徒肆行兇逆巖箐險阻兵矢所不能加毒禍横流神人咸為積怒乃省皆賞賚之厚德玩殺伐之　天威欲逞噬乎豺狼敢效螫於蜂蠆攻陷城堡致遐邇之震驚賊殺將官擄居民之荼毒累撫不聽自謂盤石無虞我武維揚猶言釜魚可活既而山川效靈將士戮力巢穴盡

搗一掃狐鼠之妖渠魁就擒用雪存亡之憤不假歲月克奏膚功此皆　皇上德威布昭　廟堂謀猷先定與本院指麾之周悉號令之嚴明所致而副總兵官何卿矢心籌畫戮力驅馳動中機宜身先士卒功宜首錄者也職等待罪行間無功足贖除將擒斬獲過功次備細造冊呈巡按衙門覈實具　奏并地方善後區處事宜會議停當另行呈報等因叅呈到臣節據副總兵官何卿稟報相同及稱通計三哨大兵未進之前與既進之後石泉哨統兵都指揮丁勇孔仁守備耿𡌛部下共斬獲首級二百四十三顆[illegible]

首惡二名從惡六名除零功外內指揮周宗[illegible][illegible]人楊本和部下斬獲首級一百三十四顆生擒首惡二名從惡六名指揮王恩部下斬獲首級五十一顆指揮周繼部下斬獲首級三十四顆壩底哨統兵都指揮龔銳督軍鎮撫程規部下斬獲首級二百九十三顆生擒首惡一名從惡一名除零功外內指揮吳繼祖部下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指揮史諭部下斬獲首級一十六顆指揮曹昶部下斬獲首級三十五顆千户鄷曉部下斬獲首級八顆百户杜文昌部下斬獲首級一十七顆冠帶小旗鄭彥昇部下斬獲首級

八顆土官坤兒卜部下斬獲首級一百一十三顆龍州哨共斬獲首級五十八顆統兵遊擊曹克新部下斬獲首級五十四顆內土官副使李蕃部下斬獲首級一十七顆又本哨統兵參將李繼武部下斬獲首級四顆三哨共生擒首惡三名從惡七名斬獲首從賊級連指揮郭儀斬獲二顆又獻出首級六顆通共六百二顆俘獲男婦一百五十名口攻克番寨四十七處燒燬碉房四千八百七十餘間奪獲牛馬牲畜一千六百五十五匹隻器械皮甲挨牌槍箭哈喇蕎麥粟豆等項不計其數其餘火攻燒死箭傷墮崖跌

死又奔逃凍餓死於山箐塡於溝壑迨不止四千餘衆竊照前項番族極惡窮兇攻城克堡荼毒生靈作石泉之瘡痍致全蜀之騷擾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上廑　朝廷西顧丕震　乾剛赫然斯怒竊念職受命以來夢寐惟思補報憂懼不能蕩平幸際　聖明篤勤上天之敬茂膺玄貺之鴻有以感召天兵之助覃張乾健之威所以逆番掃蕩元惡就擒山川清肅蒸黎安堵加以百圖善後之計即為一勞永逸之秋石泉龍州地方自此或可以保百十年之安而職亦藉之以免僨事之誅矣并將有功大小將官及舍旗

人等開報到臣卷查先據四川按察司整飭安綿利保兵備僉事陳乙呈據守備指揮耿垚報稱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勢番蠻將平番堡攻圍又占莫酒關絕頂劉營當差巡視百户耿爵領軍前去策應被番裝搪對敵將耿爵并旗軍耿大等一十一名殺死於十五十七等日將平番堡并莫酒關克破倉厫房屋盡行燒燬隨至赤土堡圍城及查平番堡虜去指揮丘仁并家屬七名口殺虜旗軍三十六名民快鄉勇二十一名莫酒關殺虜旗軍一十八名民快三十二名并刼虜在堡商賈妻小糧米頭畜不計

其數該前巡撫都御史王　取調各處漢土官兵秘
原任遊擊曹克新等統領前去分布及行各將官會
兵猗角剿捕并行委成都府同知高登前去石泉縣
掌印料理軍前一應事務又據安綿道呈准叅將杜
欽手本報稱十二月十五日青片板舍白草番蠻聚
齊在於地名白溪口舉火燒煙本職統領漢土官兵
前去策應行至壩底臨城果被前番聚衆在彼劄住
一猛突出迎敵被我官軍指揮吳繼祖等奮勇就陣
斬獲首級三十七顆又據統兵遊擊曹克新呈稱率
領守備指揮耿𡊮統領官軍同知高登亦發民兵村

勇隨同截殺本月十六日辰時徑至番蠻回頭嶺劄
營處所衝陣斬獲首級七顆又據該道呈本月二十
五日番牌黑殺等將虜去指揮丘仁送至地名大魚
口各散訖又據整飭威茂兵備副使胡鳳呈據委官
鎮撫蘇時熏稱節奉本道告示火牌責令通事劉綿
劉朝縉募得羌番昔保前入白草河西九寨曉諭十
二月二十八日各番將原虜舍人丘承訓送出及獻
出牛隻腦包弓箭哈吶等物赴職投見解送到道又
據安綿道呈本月二十九日石泉縣鄉勇楊俊等斬
獲首級一顆俱該前巡撫都御史王　具　題訖又

據該道呈准叅將杜欽手本并指揮吳繼祖呈報嘉
靖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鄉勇傅仲簡等斬獲首級
一顆本月二十二日午時番蠻在於地名白水口出
沒督率官軍迎敵就陣斬獲首級一顆本日民快何
萬現斬獲首級一顆本月二十四日寅時被青片板
舍水頭水尾等寨番蠻一千五六百在於壩底土門
廟兒山孟溪溝四下一猛突出臨城撲門本職督領
吳繼祖坤兒卜等各家丁兵勇分布截殺斬獲首級
二顆本日番蠻分股由於白泥石洞出沒同知高登
分發鄉勇鮮教等三百名并守備指揮耿𡊮家丁耿

啓等前去截殺前番在於大範遇晛劄營我兵至二
更時分一猛衝營將各番殺敗俘獲虜去龍州男婦
六十餘人就陣斬獲番級三顆又據該道呈准曹克
新手本開報本日高壩番隘劄營西番約二千有餘
躧水過河分股四下徑來攻石泉縣本職督率守備
耿𡊮領軍指揮郭儀楊威等百戶舍旗杜文昌龍[illegible]
劉研等出城迎敵隨有本職先發青崗堡官軍屯[illegible]
陽等二百名并叅將杜欽指揮吳繼祖亦發壩[illegible]
村勇五十名到來三軍夾攻卯時鏖戰至酉時[illegible]
[illegible]不顧身百戶劉研身先用槍殺傷二番被[illegible]

官當胷射一藥箭頭腦砍訖二刀挑平村勇任以[illegible]持槍奮殺七番被番亂刀削去鼻唇百户龔濼亦奮勇當先殺傷一番被番亦將本官頭手砍訖二刀得獲為首惡番首級四顆掣兵回縣固守百户劉玶次日因傷身死兵勇周文二王馬兒張川保黄友貴俱各陣亡又據安綿道呈二月十一日番蠻在于曲山壩坪出没為害當有報効指揮曹思率領所部軍勇土兵家丁前去截殺與賊交鋒鏖戰一日射傷番賊不知其數矢盡無救被賊四股攻圍曹思陣亡及叅稱守備指揮耿圭提督雎水等關堡指揮楊森不行

策應俱屬有罪曹思一聞警報奮勇追賊所部軍勇不滿三百敵賊數千勵志立功隕身報國傳聞番蠻木刻傳報被射重傷一百八十餘番内死三十餘番本官忠勇可嘉本日番蠻復出白泥為害村勇魏必忠等追至漏明埡斬獲首級一顆又據該道呈稱本月十二日據哨風村勇李裕報稱番蠻徑往曲山觀子等堡一帶為害同知高登點發街夫李朝陽等三百名隨遊擊曹克新前去灘平羊角二帶地方截殺各番敗走當搶獲牛三十六隻豬大小五隻羊三隻[illegible]獲所虜村民男婦六十名口村勇李裕等共所獲

首級五顆本月二十一日村勇張仲仁等三[illegible]逆夜深入龍䰐寨分為三枝伏路斬獲首級二顆本月二十二日壩底鄉勇劉金中等在回頭嶺哨風遇番前來即報叅將杜欽領兵追殺就陣斬獲首級一顆本日巡守觀子堡千户朱廷璧下軍兵在地名小木林巡視遇番對敵家丁朱昂等斬獲首級一顆各等情在卷本月二十四日該臣到省與前巡撫都御史王　交代行事查據松潘東路遊擊將軍張和豊茂遊擊將軍李元實原任署都指揮僉事陳崇原任署都指揮僉事曹元忠龍州宣撫司及各兵備道節次

呈報緊急聲息前來一面出給告示諭以　朝廷殺伐利害發仰各道轉發撫諭又案行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會議征剿事宜又案行各該兵備守巡等道即便遍示各該將領等官主客軍兵各要分執武藝定立隊伍操演一遇有警星火相機截殺敢有仍前畏縮及觀望不進者俱以軍法從事又案行威茂兵備副使胡鳳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約束各邊番寨各要自保身寨毋聽白草番蠻糾合為寇及通行加謹隄備相機策應又該臣看得賊勢猖獗地方震[illegible]道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宋　微[illegible]題　請乞[illegible]

兵糧相機征剿及將分守副總兵髙崗鳳放回原籍
令原任副總兵官何卿復還本鎮星馳前来統領兵
將等因具題請　旨又該臣節將軍中事宜行各道
并各領兵官整飭令其議征剿明賞罰復信地謹關
堡嚴策應精間諜申號令修道路嚴把截必須彼此
協力早夜圖謀務收桑榆之績以贖東隅之愆又該
臣看得軍兵四集將領分布間諜如已周悉機會似
有可乘不宜曠日持久以致老師費財催行各道并
將領等官上緊整飭兵糧計議方略務為必勝之謀
以成掃蕩之績比因調到天全招討司土兵銳氣可

用乃密授方略乘其不備嚴督諸道竝進於四月初
九日該兵備守巡該道僉事陳乙參政李義壯僉事
張朝聘督同遊擊曹克新署都指揮丁勇等統領官
軍前進賊衆退保巢穴將前項失陷平番寘酒關堡
克復呈報前來隨又督令修理城垣蓋立營房就彼
控據險要訓練軍兵相機撫剿本月十五日據遊擊
張和報稱家丁張么兒等與番對敵復追至小徐溪
等處斬獲首級一顆本月二十等日節准兵部咨該
兵科都給事中扈永通等題為撫總重臣案弛武備
致縱番夷貽害地方乞賜罷黜以昭　聖治事又[illegible]

南京刑部右侍郎暫管原任巡撫四川事王　題為
番蠻出没事俱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
查得彼時失事係安綿兵備僉事陳乙分守川西道
右參政李義壯分巡川西道僉事張朝聘參將喬志
道遊擊張和守備指揮耿垚等案行各官遵奉　欽
依戴罪立功訓士練兵固守地方一面再行多差乖
覺通把人役賫執鈞帖前去各番住所宣布　朝廷
恩威教伐利害姑示寬仁如果眞心悔禍許令獻出
首惡明寘法理原擄人畜歸還本主量從撫處如或
執迷不悛負固循故遵照前議及節行事宜刻期進

剿并節行督催撫剿間又准兵部咨為緊急番情乞
調兵置將刻期征剿以安邊鎮事該臣會題前事該
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通行遵照去後據
守巡兵備等道左參政李義壯右參政宋宜僉事張
朝聘陳乙呈稱奉臣案驗撫處各番如或不從相機
進剿續又該臣機宜密帖各練兵聽候調度於六月
初三日據各道差去哨風熟番西保等報稱番牌[illegible]
保等約有三五百人穿帶盔甲暗伏批把嶺下要求
為害督軍僉事張朝聘就同參將杜欽督發官[illegible]
去迎敵鏖戰數次找軍奮勇衝鋒伏兵四集[illegible]

頭王保拓背殺死斬首二顆并原謀倡亂攻陷平
堡首惡李保生擒斬獲散番首級一十九顆奪獲被
虜男婦何印等七名口并馬五匹牛七隻羸二頭弓
弩槍箭哈吶刀七十餘件掣兵回營又據副使胡鳳
呈稱行委指揮李嵩等暮調民兵楊錦等在社壇村
圍捉楊伏受到官供出伏受劫堡持槍下手殺死百
户耿爵又稱馮公兒同攻關堡殺人放火陽為熟番
透漏軍情當差通事劉朝縉帶領民兵王廷漢等前
往桃坪密捕馮公兒解送前來又訪凶首兒伯什領
番三十餘人在於神溪溝出没要得糾聚白若羅打

鼓等寨為黨以拒大兵本道會同代行叅將署都指
揮僉事曾元忠發兵協捕六月初十日酉時各兵四
合將兒伯什生擒得獲追斬散番首級二顆其餘逋
入深箐去訖各將賊犯首級差人管解到臣批行按
察司紀驗梟掛并將首惡番牌李保兒伯什楊伏受
馮公兒發仰按察司牢固監候審取供招被虜人口
查給各親屬領回寧家及行副總兵官何卿等再行
撫處仍訓練軍士固守城堡遇有警報相機策應各
番如果執迷不悛待秋氣稍深即便分布兵馬諸道
並進務期罪人俱得醜類盡殲以靖地方另行奏報

等因具　題訖該分守松潘副總兵官何卿到任
又備將節奉　欽依及一應軍中事宜案行本官
照撫剿及改築關堡調集兵衆又節行案驗督責
差官賫捧　令旗令牌隨軍催督去後今該前因查
得逆番為寇始於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平
於嘉靖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自副總官何卿未
至之前與既至之後通計斬獲首級六百九十三顆
生擒首惡七名從惡七名克復關堡二所俘獲男婦
二百七十七名口攻克番寨四十七處燒燬碉房四
千八百七十餘間得獲牛馬牲畜共一千七百一十

三匹隻衣甲器械蕎麥粟豆不計其數叅照前項逆
番光頭狒狢與鳥獸而同群穴處碉居憑岩險以為
固綦如虓虎捷若飛猱嬰矛戟而益奮被弩矢而猶
前此其人之不可禦也崖壁萬仞峻絕可以刺天榛
翳四塞咫尺不能見面蟻附而登跬前蹷後斬刜以
入撐東傾西又有衮木擂石以扼其巔有利刀毒弩
以伏于莽此其地之不可攻也以青片板舍之強番
為前援以黄頭後水之堅寨為後蔽河東河西盤亘
數百餘里大姓小姓連結數百餘寨脣齒相依首尾
交應此其勢之不可克也故自宣德九年占據戎上

招納逋逃寔繁有徒攻剿內地曾無虛日驅之不可
繼之以撫撫之不可繼之以賞歲費銀帛凡以千計
其領賞而來也牌頭則索夫馬迎送無異貴官散番
則搶牛馬為利汙辱婦女百姓受害莫不痛心切齒
思欲一食其肉而不可得先此嘉靖九年嘉靖十一
年嘉靖十四年屢以毒流大憸亦嘗議征之矣調兵
萬數糜費不貲而竟不能窺逆番咫尺之地動諸寨
一草木之微乃徒約誓要盟誘致被虜老弱以為首
惡苟且了事徒飾紙上之虛文無救地方之實禍此
耄稚之所共明也今茲之舉則殺官陷堡乘勝長驅

意在攻破石泉諸縣以廣巢穴諸番乜相煽動合省
莫不震驚臣入境之初警報日聞懲茲憸禍議欲用
兵聞者莫不縮頸吐舌以為賊巢天險必不可攻而
諸番亦以為官兵必不能至徒空言以相誑耳臣獨
以為以律之師無堅不破有智之將無險不克乃排
群議而　請征之雖我兵屢有克捷而賊徒全未懲
創故何卿之始至也乘間竊寇而幸免危機何卿之
首攻也據險拒敵而幾致挫衄衆心於是益懼矣臣
乃移檄誓師申明號令違命亦以必誅用命勸以厚
賞宜　朝廷之明威決撫剿之利害於是將領協謀

人思自奮而何卿則首倡忠勇曲盡方略時乃分道
並進以分其勢龍州張疑以攜其心扼據要害之衝
悉斷應援之路驅死士以先登貫繩索而突上步步
為營人人格鬭手拔荊棘之叢身入虎狼之穴賊方
左支右撐弃命不暇而猶分番盡銳殊死以逞方找
兵之奪據走馬嶺也賊乃昏夜攻營自酉及寅呼聲
震天銃炮彌谷非于時設備周詳堅壁不動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既而賊險既失我兵益奮屢戰屢捷且
樵且爨因敵為粮既不煩於轉餉而用降為導盡得
搗其深巢計其俘斬雖止數百而矢石之所傷殘驅

逐之所跌踣折脇斷頸枕藉而死者所在填委山谷
雖未必噍類不遺而渠魁逆黨已無復倖留者四境
居民莫不舉手加額以為不意復見天日自非
皇上道隆位育仁孝孚格於穹蒼治極懷柔德威布
昭於遐邇與密勿元老訏謨之廣遠本兵大臣決策
之周全其何以致此臣愚未閑軍旅待罪遐方徒藉
群力以共　明命與自慶遭際之非常而幸邊氓之
安堵矣為照分守松潘等處地方副總兵官中軍都
督府署都督僉事何卿奉　欽命而祇懼遵節制以
周旋改建關堡親執土木之勞選練軍兵大省冗濫

之費臥薪嘗膽出九死一生之途戮力攄忠為百戰百勝之計諸酋以之褫魄邊徼由是廓清南路遊擊將軍龔鋭原任遊擊將軍曹克新原任都指揮僉事丁勇東路叅將李繼武原任署都指揮僉事孔仁勇敢是倡險危不避衝堅陷陣各有斬馘之功埽穴犁庭蕩平蛇豕之寇功級不同俱為可録大渡河千戶所指揮同知周繼松潘衛指揮同知史諭寧川衛指揮使周宗武都前衛指揮僉事吳繼祖利州衛指揮僉事王恩茂州衛指揮使曹昶疊溪千戶所正千戶鄧曉松潘衛左所鎮撫程規龍州宣撫司副使李番

寧川衛左所百戶杜文昌冠帶舍人楊本和冠帶小旗鄭彥昇或勇足以投石超距或智足以應變出奇遇險當先三軍倚以為命多方摧敵剿寇因之克平龐木頭長官司土官千戶坤兒卜傾心向化以夷攻夷散家貲以犒衆捐軀不惜率諸子而從戎所向無前即其俘斬之功獨冠諸營之首及照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入境具疏已切憂國奉公之忠厲將誓師遂成同舟共濟之義風紀丕振績用張於六師邊塵肅清惠實敷於萬姓分守右叅政宋宜分巡副使翁溥或督理軍餉而輸輓有方或紀驗功次[illegible]

令不爽隨事贊襄筭無遺策多方調度迄有成功[illegible]以兵備副使胡鳳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約束諸部潛消羽翼之奸張皇六師大振戎行之勢醜類莫不寒心渠魁爰茲授首力罔不竭功寔惟鈞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嚴時泰右布政使王崇慶按察司按察使紀常署印副使沈應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昺議處兵粮每先事而有備諏咨計畫咸熟慮以中機況其兵甲之繕修足資戎行之敵愾成都府知府馬九德督儧饋而力支傾危同知高登選鄉兵而四遏衝突冒犯多艱用全內地順慶府同知王儀鳳處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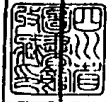
有方輸輓無勞於民力馳驅匪懈緩急不乏乎軍興共展厥忠勞亦次之再照先任巡撫都御史王　志惟存乎節愛慮實周於邊疆變起倉卒雖莫救方灼之災而亟調官兵隨能遏蔓延之禍今茲底定難掩前功安綿兵備僉事陳乙先任分守左叅政李義壯先管分巡僉事張朝聘賊始入而隄防不及罪固難辭賊方張而撲遏是虔功俱足贖其中僉事陳乙始也亟發兵衆以援壩底之危身自馳驅以赴石泉之急縣堡獲全厥勞非細繼而綜理細大之務劬勞無間於寒暑往來行陣之間矢石不避乎艱危此於[illegible]

罪之外仍宜量爲陞賞者也先任副總兵高崗鳳叅
將喬志道遊擊張和見任守備耿垚各有地方之司
俱同失事之罪但高崗鳳喬志道俱已病故張和因
別事革任而其中守備耿垚則變起於初任之日勞
效於既任之後馳驅已踰一年戰鬬不止十數克捷
屢報大患底寧此其功亦足贖者也又照原任南路
叅將杜欽久在邊陲屢經戰陣倍道應援得全壩底
堡之城相機截殺遂收枇杷嶺之績以死勤事忠義
可嘉大渡河千戶所指揮曹思提二百羸危之衆而
當數千勁悍之寇捐腹而戰自寅至申致死以前瀕

危愈厲雖過在輕敵竟致首領不保而獨挫強鋒殺
死番戎無筭自此賊心疑畏不敢深入則曹思之功
也成都中衛左所百戶耿爵抗賊危途遂委身於虎
口成都前衛左所百戶劉研力批堅陣甘喪首於山
城以上各官皆當照例優卹或加級其子者也其餘
功次尚多不能一一盡錄除將大小獲功人員或先
行宴勞或量爲犒賞俱照例施行節獲首級懸掛爲
惡地方生擒番賊譯審明白一體處決梟掛得獲牛
馬器械隨宜給賞軍兵生還被虜人口查拘親屬領
回安插并聽各報巡按御史查覈明實備細造冊具

奏一應防禦善後事宜及撫處降順餘番行副總兵
官何卿等議報另行題請外伏惟　皇上念犬戎之
惡熖難戢將士之戰功難成苟有利於地方皆當錄
其微績蓋不惟酬其既往而亦以勸於將來如蒙
勑下該部逐一查議將應該陞職給賞贖罪起用加
級優恤等項俱各照例施行其餘陣亡人役准行一
體優恤則功賞昭明人心益奮邊疆多禦侮之臣而
羌戎消陸梁之患地方之大幸亦臣等之大幸也爲
此具本謹題請　旨

芝園別集　奏議卷之二終

克平馬㑩番賊疏

題爲捷報克平馬㑩番賊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行都司建昌兵備兼管分廵上川南道副使朱簠呈據委官行都司都指揮僉事丘晉呈蒙本道案驗行委督征馬㑩番賊定委建昌衛千户李華監督土官指揮安忠塩井衛千户方鑑監督土官千户剌尚仁千户王喆監督土舍剌馬恩建昌衛指揮李穎孫文惠千户蘇尚忠塩井衛指揮李雄蔣棣鄧鄉千户董治謝恩會川衛指揮撒和俞夔張繼勳千户張元鵬分撥督兵把各隘口及催督各哨進兵又委寧越守備指揮蕭恩分鎮塩井建昌衛華任指揮華音分鎮迷易千户所各往來提督土官千户賢宗仁等統領土舍目把土兵共五千餘員名刻期進剿間據賢宗仁報稱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被番賊刼害地方伊父子聚集土兵連日對敵未退乞發兵策應又據委官千户張元鵬呈稱本月十二日馬㑩寨首惡濛戈鐵引領從賊前到地名可郎村刼害土舍陳鵬等家本官當領廵軍李小二等同原選九村火頭阿你玩末土兵奮勇截殺斬獲賊首濛戈鐵并從賊上

姐卜首級二顆又據指揮撒和呈據賢宗仁呈稱是日與馬㑩番賊對敵不退官軍土兵分作二枝一枝對戰一枝直衝賊後當陣斬獲頭目約落遴并番級二十一顆射傷賊從㕔崩左脇跌崖生擒男婦姑六甞等九名口餘賊奔入山箐本月二十日本道移駐會川衛監督各哨進兵本月二十三日又據迷易千户所致仕土官千户賢麒呈彼衆番前來張百户等村刼殺人財本職帶領男賢宗義等奮勇對敵當陣斬獲首惡約爾查年卜阿子剌化別敘首級四顆指揮俞夔呈稱本月二十八日被番賊攻刼軍營本職督率土官賢宗仁部下土兵追敵至地名金花塘斬獲撒大鐵首級一顆餘賊奔入山箐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三等日又據土官賢麒等各報稱番賊出沒刼搶財物各官合兵督殺斬獲首級六顆捉獲番婦二口指揮孫文惠斬首一顆比因番賊埋伏西山要來報復隨差指揮孫文惠李穎各領軍兵追捕又差家丁丘和等帶領慣戰廵軍前去策應各官兵奮勇敵鬬賊勢大敗李穎等當斬獲首級五顆又據委官千户王喆土舍剌馬恩報稱本月初八日選撥火頭干的遴等統兵前去會同各枝官兵相機會剿馬㑩

寨行至半山番賊二百餘衆埋伏在彼有干的遮哭
非仰巴等奮勇衝鋒對敵射傷番賊六人殺死首惡
三人奪獲賊盔一頂五色番旗一面背鞊一塊槍一
條向前砍取首級被賊聚闘擂石將干的遮哭非仰
巴殺死甲初剌乜各苴阿拍三名中傷當得頭首撒
答卜等護救回營又據土官安忠千户李華呈報初
九日領兵分哨進剿就陣斬獲從賊首級二顆奪獲
黄牛一隻被賊將土兵磨咱箭射左脚收兵回營又
據指揮孫文惠等呈稱本月十一日土舍吉正榮安
岳撒等領兵在馬玀寨半山遇賊埋伏起塘吉正榮

等奮勇對敵斬首二顆又據指揮撒和千户陶漢土
舍阿他各呈稱本月十五日同安忠剌馬恩等督兵
攻開小寨與賊對敵跌崖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對陣
斬獲番級二顆得獲番甲一副槍四條鐵盔一頂生
擒番賊一名番婦一口又據領哨漢土官千户方鑑
剌尚仁呈報本日亥時與宗仁領兵到馬玀大寨關
對崖攻打崖高險峻番放擂石灰木我兵難克密令
銳兵阿干等攀崖弔索接兵白兒非等一百名偷入
石崖路口而上十六日寅時到頂舉號剌尚仁等統
兵奮勇進攻砍開木盤壘石賢宗仁領兵隨後攻上

與賊對敵剌尚仁與部下土兵共斬獲首級四顆
剌長官司土舍阿奎斬首一顆千户方鑑家丁方安
方童共斬首一顆土舍剌干兖等斬首三顆巡軍皮
小二杜貴共斬首一顆土舍剌應鸞等斬首二顆捉
獲婦女二口土舍王兒千剌麻他共獲大小男子五
名婦女二口各官部下共獲大小黄牛一百零八隻
馬十匹羊四十隻餘賊勢敗奔竄即時追赶土婦撒
沓迷賈阿鐵部下土兵共斬首七顆千户董治謝恩
家丁共斬首二顆又據指揮撒和俞夔等呈據剌尚
仁賢宗仁報稱克破大小險寨追捕逃賊至阸口河

有賊埋伏起塘對敵部下舍餘家丁韓愈阿他等共
斬獲首級七顆生擒男婦十名口指揮李雄家丁李
阿保等斬首二顆當陣被賊殺死領兵頭目一名西
華他其餘番賊被追逃竄有跌掛崖樹者有墮落石
縫者有陷於深坑崖洞者有奔江溺水漂流者不計
其數及將大小二寨房屋盡行燒毀又據領兵千户
王喆土舍剌馬恩各報督兵追捕逃賊至瘩阻崖箐
舍人干的他等共斬首三顆生擒番賊男婦二名口
又據指揮撒和俞夔呈報督率土官賢宗仁等領兵
追捕番賊斬獲首級六顆撒和擒獲番賊操吅一

又據千戶方鑑土官剌尚仁等呈報正月二十二等日督兵追賊斬獲首級共八顆捉獲番婦二口又據守備指揮蕭恩呈觧千戶董治家丁董銀斬獲首級二顆生擒男婦三名口謝恩家丁謝鑑斬首一顆生擒大小婦女三口指揮張繼勳千户張元鵬在三江口守把前番忽來渡河舍人張拱鑾軍人何睌奴共斬首一顆得獲長短刀二把又據千戶方鑑剌尚仁呈稱督兵追賊剌尚仁下土兵入他等共斬首二顆王兒剌同千户張仲賢家丁張全共斬首一顆巡軍李鎖兒小鄧共斬首一顆又據王喆李華方鑑安忠

剌尚仁剌馬恩等呈報惡番大小二寨克破各賊勢敗奔走潛至地名三尖茨達老虎山打箭坪等處埋伏本職隨帶指揮李雄千百户朱恩常忠鄭明賈昴等率領土兵家丁急趨昌州蛤蚌溝把洞口三處連日督令安忠等領兵四圍追捕與賊對敵剌馬恩部下舍把頭自沙剌佐等斬獲首惡約耳辟阿卜那哈卜首級三顆各職斬獲首級四顆當差土兵西華他把千佐克他軍人蔡勝保領解行至本寨半山被伏路番賊跳出當將蔡勝保西華他把千佐三名殺死奪去首級本職率領各官兵奮勇赶敵比賊令番婦

裸體執旗架弩拒敵我軍當用火箭四面追殺剌馬恩下舍把土兵革麻非等共斬首惡果必流大果辟長鼠辟首級共三顆王喆下家丁王貴等共斬首惡果遮首級一顆土兵已各㑥等共斬首七顆指揮李雄將棣鄧卿下家人土兵各斬首二顆千户王喆家丁土兵乇佐等斬首五顆頭目剌羊祥等共斬首惡阿咱黑子首級二顆從賊首級六顆生擒男婦一十八名口得獲牛二十隻馬五匹千户李華監督土官安忠部下舍把安權等共斬首惡約耳恭果卜念補卜貴首級三顆從賊首級一十七顆指揮李類家丁

李冠等斬首五顆孫文惠家丁孫祥孫定斬首一顆千户蘇尚忠家丁蘇明蘇元斬首一顆李華家丁旗軍李幺子等共斬首四顆生擒男婦一十三名口得獲馬三匹牛二十隻各兵共獲軍器鞊二十二塊槍一十二條柴弓一十五張箭葫蘆一十五箇挨牌八面刀二十把鐵盔三頂甲四副喜雀窩七頂本年二月十五日又據安忠急報原刧解户陳玳糧銀番賊俱在高山堡與馬纙逃賊合黨劉啓剌尚仁等各稱番賊逃出各寨本月十六日本道又自會川移入德昌督令各官兵追捕十八日又據千户方鑑土官剌

尚仁遵奉本道火牌督兵沿山追賊至麻龍里等[illegible]
前賊仍復蜂聚各官奮勇統兵敵殺各賊拒敵殺死
土兵庠佐砍傷干刺非王兒非二名比刺尚仁爭先
出陣斬獲首惡楊鎖首級一顆生擒番男一名方鑑
斬首一顆生擒番男一名舍人方鏡家丁方容各斬
首一顆刺尚仁部下土舍土兵刺尚金等共斬首惡
巴罵遮首級一顆從賊首級一十九顆指揮李雄下
家丁土兵李進等斬首一顆生擒番男婦八名口得
獲番器鐵盔一頂槍五條背鞊五塊弓五張箭葫蘆
五箇刀三把土舍吉正榮斬首二顆又據王喆刺馬

恩呈稱領兵至高山箐追見逃賊與兵對敵王喆斬
獲首惡那哈遮首級一顆刺馬智等斬獲首惡阿細
家首級一顆從賊首級二顆李顏孫文惠安忠李華
又帶領昌州吏目李金禄督兵在馬鞍山與賊對敵
當陣斬首九顆餘賊奔至高山堡藏匿本月二十二
日又據方鑑刺尚仁呈稱領兵追捕番賊至晚麥窩
與番對敵被賊殺死土兵箇租阿子刺二命射傷土
兵白兒加一名比刺世麒同土兵卜兒干奮勇斬獲
首惡深剛鐵首級一顆土兵庠佐等斬獲首惡瞎子
羅夷首級一顆方鑑下家丁歹竜甲初卜等斬首二

顆得獲番器背鞊三塊槍四條本月二十四日又據
土舍盧崇把事黃松等生擒番男女三名口本日又
據指揮葦音撒和俞夔呈解賢宗仁斬獲首級三顆
又據千戶陶漢等呈稱率領土舍阿他等追捕逃賊
斬獲首級四顆土舍刺尚仁呈解得獲番賊大小黃
牛二十八隻本月二十六日又據李顏安忠李華王
喆刺馬恩呈報部下目把張炳等領兵追捕番賊至
地方樟木箐高山箐等處搜剿被賊殺死土兵捕非
味佐二名射傷王喆家丁王貴左腿各兵奮勇當陣
斬獲番級不等安忠下目把盧撒斬獲切搶解戶陳

玳粮銀兇番首級五顆刺馬恩下土兵刺馬智等共
斬首二十九顆丘魯家丁丘和丘訓共斬首二顆大
頭董遮寄仰卜斬首一顆千戶王喆家丁斬首二顆
指揮孫文惠鄧卿李雄蔣棣家丁各斬首一顆本日
又據王喆刺馬恩呈報領兵在於高山後母子窩追
赶逃賊被賊將土兵寄仰[illegible]殺死各兵奮勇向前刺
馬智等共斬首七顆又領兵追賊至地名貫棣把王
等處斬獲賊級兵五顆本月二十八日又據安忠呈
報差舍人安權等前去併力擒捕逃番斬獲原搶解
戶陳玳糧銀兇番阿恩拍聚首級一顆俱陸續解[illegible]

本道批行委官知縣徐瀾經歷殷哻紀驗明白梟并
首級及鞫監生擒賊屬收管得獲器械牲畜具由通
行呈報奉巡撫都御史張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
鳳鳴案行本道看得惡番既克地方已寧況今正事
耕作相應散兵歸農止留都指揮丘曽在彼守鎮處
置一應安撫事宜其餘軍兵即日罷遣聽候查明功
次照例賞勞及照未盡餘孽相應設法搜殄投降群
醜相應計議安插案行各道逐一議處呈詳定奪等
因備行本職遵照及行各哨開報各日期未等安忠
呈報舍把任於牙拱曳山斬獲光頭羊六拍阿蚌丑

兒遮等首級四顆千户謝恩巡哨至石渡口遇番渡
河斬首一顆又巡哨至剌康谷遇番渡河斬首一顆
指揮李類土官安忠千户李華亦報稱各兵搜山追
至樟木箐牙拱等處安權等共斬番賊惹加拍惹加
鐵首級二顆又據把守甸沙關指揮張維報據店户
蔣在報稱有迯賊在八政村箐藏伏當領家丁土兵
搜獲斬首八顆生擒番婦二口吏目李金禄亦報上
舍盧棨斬首二顆千户方鑑剌尚仁呈報舍把土兵
斬首一十三顆又夜不收旗軍楊羙李鎖兒等各
被捕斬首三顆共三十三顆剉臓在係搜山

在班師之後似難論賞其番婦二口合發建昌衛監
候通行處置及看得馬玀番寨仰荷撫按衙門鈞示
下得漢土官兵協力即今賊巢已破惡蔓悉除尚有
大小男婦二百五十余番俱各畏威伏罪合姑容安
忠剌馬恩甘結保領安插不致仍前渡河貽患地方
等因到道卷查先奉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張　批
據本道呈為肆惡番夷越界殺死人命燒燬房屋綁
虜人口貽患地方事據行都司都指揮僉事丘曽呈
稱查得馬玀番賊先於正德十四年間聚衆為害該
先任兵備副使張思齊議允征剿未盡餘寇逃避入

山未曽安置自後生長日蕃迄今刼掠尤甚嘉靖十
七年以來各賊殺死村民綁虜男婦搶刼財物燒燬
房屋不計其數節經土民阿補𠆤撒等具告指揮李
恩土官副千户賢麒等申呈撫按衙門屢次批道委
官勘處各番恃惡四處聚衆刼殺人財隨撫隨叛若
不早為剿㓕未免釀成大患等因具呈本道看得前
項番賊屢犯不悛節撫未息若欲再行撫處誠恐不
改初心養寇殃民貽禍無窮即今以順討逆兵出有
名事非得已合無俯念邊陲早為批示撲㓕等因呈
乞照詳奉批番寇刼掠地方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官詳剿以安生民但用兵大事不嫌慎重目下分[illegible]
白明尚未刻期而又議征馬𤏲恐犯不戢之戒况[illegible]
[illegible]其餘將領恐未有以分該道之責者且姑行
撫[illegible]不服而征之則成策具在一舉可以集事而不
逞之徒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可以無憾矣偽
有警報再呈定奪此繳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
鳳鳴批據詳真料敵制勝之謀一勞永逸之計且及
今圖之尚易為力他日夷寇幾深惡稔未必不墮其
計而鋤株拔本責效或難仍就區處之中再加慎重
之意候巡撫衙門均允施行此繳本道遵依撫處間

節據解戶陳珹等告稱行至雙橋堡地方被西番上
道搶去糧銀一千七百餘兩經行商客累被刼殺又
該本道議得馬𤏲為害地方非一年軍民被其刼掠
非一人撫按衙門行議撫剿非一日雖節經撫處而
夷心狡猾累惡不悛即今軍民受害日甚欲拯生靈
之陷溺勢當必征及查丘脅今已回任寧越守備指
揮蕭恩可以副之知縣徐瀾易蟄等供堪委用等因
呈奉本院批馬𤏲西番既不聽撫處見行[illegible]依擬
整搠兵眾嚴加防禦俟其出刼合兵剿捕仍行[illegible]
蕭恩聽該道調度各任其責其餘事宜俱依先今議

[illegible]此繳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批詳得[illegible]
擬當剿事在不疑且有丘脅可任寄宜專委知縣徐
瀾易蟄亦聽委用但兵機大事尤須萬全在撫院有
地方之責當候允行如見有異同另行呈奪此繳本
道遵依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前到建昌案行丘脅
蕭恩等并行都司建前會塩等衛各掌印指揮千百
戶等官施輔等遵奉撫按明文再行撫處隨據都指
揮田繼禮稟稱馬𤏲番賊自十月以來突出甸河巴
松白水等處刼殺人財不計其數比前十分緊急本
道看得馬𤏲之罪貫滿盈居民之受害日甚若不調

兵防禦相機撫剿不惟死者無以復讎生者不得存
息具由備呈本院具　題又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呈
請賞格以便遵行案仰本道照依後開賞格及軍中
機宜號令一一遵照施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袁鳳鳴批查照巡撫衙門原議例行此繳依蒙案行
都指揮丘脅遵照及定委建昌等衛指揮千百戶等
官李華等督哨統領漢土官軍刻期進剿并委知縣
徐瀾易蟄經歷敖㫚等紀驗功次收支錢糧節據丘
脅呈報斬獲功次前來俱經通呈撫按衙門照詳去
後今據前因隨召集各該委官知縣徐瀾易蟄守備

川撫薊恩等衆稱惡番渠魁俱被斬戮投降
可矜憐仍集土官安忠刺尚仁賢麒土舍刺馬只乞
稱地方今既蕩平餘番不能復肆其畏罪投服二百
餘衆乞依衆議容各領田安揷甘出結狀在官如再
容縱擾害地方法當不宥本道叅於衆見擬於事勢
輿情允合　國法用彰相應俯從及查有功漢土官
軍除班師後續報搜山首級三十二顆外其塩井衛
土舍刺馬恩斬獲首惡一十顆從賊六十六顆共七
十六顆生擒男婦二十三名口建昌衛土官指揮安
忠斬獲首惡三顆從賊三十九顆共四十二顆生擒

男婦二十三名口塩井衛土官千户剌尚仁親斬首
首惡一顆督斬首惡三顆從賊三十七顆共四十一
顆生擒男婦二十六名口土官千户賢宗仁督斬首
惡二顆從賊三十顆共三十二顆生擒男婦一十一
名口建昌衛指揮孫文惠親斬從賊一顆督斬從賊
九顆共一十顆塩井衛千户王喆親斬首惡一顆督
斬首惡一顆從賊五顆共七顆土舍阿他斬獲從賊
七顆生擒男婦四名口土婦撒答迷貫阿鐵督斬從
賊七顆建昌衛指揮李穎親斬從賊一顆督斬從賊
五顆共六顆塩井衛千户方鑑親斬從賊一顆督斬

從賊五顆共六顆本衛指揮李雄督斬從賊五顆本
衛千户董洽督斬從賊四顆生擒男婦五名口土舍
吉正榮督斬從賊四顆建昌衛千户李華督斬從斬
三顆塩井衛千户陶漢督斬從賊三顆會川衛千户
張元鵬督斬首惡一顆從賊一顆共二顆土舍盧榮
督斬從賊二顆生擒男婦四名口塩井衛指揮僉事
蔣棣督斬從賊二顆本衛指揮鄧卿督斬從賊二顆
會川衛指揮使俞夔督斬首惡一顆從賊一顆共二
顆本衛指揮使撒和督斬從賊一顆塩井衛千户謝
恩督斬從賊一顆生擒男婦三名口會川衛指揮張

繼勳督斬從賊一顆建昌衛千户蘇尚忠督斬從賊
一顆軍舍阿奎等共斬獲四顆通共斬獲首級二百
七十一顆班師後復報三十二顆共三百零三顆俘
獲男婦九十九名口得獲牛馬羊二百三十六頭匹
隻衣甲器械一百四十九件副燒燬大小二寨房屋
不計其數以上官舍首級多寡不同督兵勤勞則一
為照前項番賊流毒有年神人共憤今各官軍乃能
用命平靜夷荒皆賴本院威震千里惠及一方為死
者復讎生者安業神人胥慶寰宇永清前項事宜通
候鈞裁等因開詳到臣卷查先據四川按察司整飭

都司建昌兵備兼分巡上川南道副使朱簠
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據委官行都司都指揮
丘曾呈稱馬羅番賊節經撫諭愈肆猖獗事情緊急
乞要發兵進剿緣由前來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袁鳳鳴議得馬羅番賊節年寇害大肆兇殘屢
經撫處叛亂隨生今又復行出刼殺虜軍民罪惡貫
盈神人共憤況賊勢猖獗非空言可以鎮定而事情
緊急恐延緩必至滋蔓萬一地方失守將來救援實
難除一面備行該道并都指揮等官丘曾量選漢土
軍兵分路防禦仍多方撫處務將為惡渠魁責令逐

一擒斬明正　國法如有負固不服肆行刼殺亦便
相機剿捕另行奏報等因具　題訖續又據本道呈
稱馬羅番賊累次撫處愈加負固勢不容誅乞要請
降賞格以便遵守又該臣節將軍中事宜案行該道
并領兵官整飭務要殄除禍本開通糧道去後今據
前因參照馬羅惡番巢居穴處人面獸心深箐穹巖
自謂泰山磐石脯肝飲血敢効封豕長蛇未蒙兵革
之誅益肆蜂蠆之毒餉道時為梗塞居民槩被虔劉
萬姓之所同讎五刑之所必討茲者用順誅逆師出
有名以夷攻夷民用不擾巢穴既已蕩平禍平從

悉按稍紓目前之水火用緝徼外之藩籬蓋皆仰仗
朝廷之威命而修其職事之常耳但其間効勞人等
似應遵例論列為照四川按察司整飭建昌兵備兼
分巡上川南道副使朱簠剛柔並用威信素孚於平
時夙夜匪躬安攘無忘乎遠略力任征討而籌策有
方料理兵糧而機宜不爽收群衆之死力致積寇之
削平勞既莫分功宜首録四川行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丘曾區畫軍務而謀勇兼資督率夷酋而大小用
命渠魁醜類斬獲居多降附漢彝安置有法建昌衛
土官指揮使安忠鹽井衛土官千户剌尚仁賢宗仁

土舍剌馬恩建昌衛指揮同知李頎指揮僉事孫文
惠副千户李華鹽井衛指揮僉事李雄副千户王喆
方鑑勇敢當先多有斬馘之功出奇應變共成掃穴
之績功級雖各不同勞勤均為可録其餘指揮孫棣
等千户董治等土舍阿他等獲級俱有等差亦宜照
例給賞參經縣知縣徐瀾名山縣知縣易鰲或紀驗
功次查覈無私或收支錢糧出納惟慎且謀慮多協
於機宜軍營宴賞并賚助及照行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田繼禮催發兵食調度不愆守備等越指揮僉事
蕭恩分鎮効勞防禦克謹各官雖無斬伐之績

區畫之勞再照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鳳鳴群策畢
效克宣猷於遠服精忠自許毋加意於邊防察舉則
事無遯情鼓舞則人思致死入蜀甫踰半年平戎累
有殊績此尤難與衆官槩論者也除將大小獲功人
員量行該道犒賞節獲首級懸示為惡地方得獲牛
馬器械隨宜變賣給賞軍兵俘獲男婦查議安插處
置并聽巡按御史查覈關領經自造冊具奏外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逐一查議將各該効勞人員俱酌量
陞賞施行其餘陣亡人役准與一體優恤庶賞賚昭
明人心益奮邊患可以坐消而地方永有依頼矣為

此具本謹題請　旨

處置平番事宜疏

題為處置平番事宜以弭邊患事據四川布政司呈
奉本院批據分守川西道右參政曾鈞分巡川西道
副使翁溥安綿兵備僉事陳乙呈稱會同分守松潘
副總兵署都督僉事何卿會議得白草逆番雖已剿
平然遺種不能盡殄變亂難以預期若不籌之萬全
終非奠安邊徼所有處置善後事宜理合開坐具呈
伏乞照詳施行等因奉批據呈多切機宜仰[illegible]
大布政司[illegible]當[illegible]詳奉此卷查先為通利逆番

以振威勢事奉本院批據松潘兵備副使繆宗周呈
欲將松潘遊擊改移小河一帶往來巡視出奇應變
以振武威等因批行本司會議呈報去後今奉前因
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王崇慶會同按察司署印副
使沈應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昊議照邊患既寧
幸紓目前之急戎心叵測宜為善後之防在往轍固
所當懲於今日尤為急務今詳各官所擬皆原建置
之意責應援之効酌緩急之宜求防禦之實官不增
而職任可舉兵不益而戰守有資參之見聞質之士
庶委於事體相應職等再無異議理合呈乞鈞照會

題施行等因到臣隨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鳳
鳴議得綢繆牖戶固將防患於未然警戒衣袽所以
拯危於將至況戎夷之生變本為無端而在我之樹
防不可不至如近日殺官陷堡之患亦莫非厝火積
薪之招大傾兵衆始克底寧即今事且更新弊宜釐
舊須為久遠之計以救安攘之功今據各道條陳與
諸司會議既已協於僉謀誠足資乎保障相應題請
以便遵行如蒙　皇上軫念遐荒不忘遠略　勑下
該部覆議請　旨欽遵施行則　天語所頒諸司莫
不祇若而　德威廣布氐羌亦且格心不惟一方可

以無虞而全蜀亦有攸賴矣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移鎮參遊以資戰守查得松潘東路左參將原設協守小河以下一帶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等處地方常在小河千户所駐劄往來大印安綿壩底等處邊關隘口防守緣小河千户所僻在東北去大印等地方數百餘里平時調度不及有警策應難前有協守之名而無協守之實此參將之駐小河非計也又先年因兩路阻塞請設遊擊將軍帶領遊兵一千名駐劄蒲江關上至漢關墩及北路障臘下至龍州江油往來巡視後南路少寧改駐龍州緣龍州原屬安綿而遊擊則隸松潘且該州土官三員各分地方管轄遊擊在彼原無統屬平居反生嫌隙失事又得藉口甚至把門守城之役皆遊兵代土兵而為之又況松潘有警則遊擊株守一隅不能發兵應援安綿有警則又非所隸地方與該道不相干涉緩急坐視不行策應如近日白草之變使遊擊能選衆長驅朝發而夕制何至[illegible]官軍釀成大患是有遊擊之名而無[illegible]

此遊擊之駐龍州非計也為今之計合無[illegible]潘遊擊將軍查照設立舊規帶領遊兵一千[illegible]移鎮小河一帶上至蒲江障臘等關下至龍州江油一路往來巡視撫諭番蠻疏通道路不許專駐一處一遇有警相機截殺出奇應變小河參將移鎮龍州就領貼守松軍三百名三家土兵各精選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統領龍州徐塘以至觀子八關保專一操練軍馬撫捕番夷防護糧道保障軍民一應緩急事情屬松潘者與松潘兵備屬安綿者與安綿兵備各計議而行仍將該州三家土官俱聽本官節制增入

勅書及將各官駐劄地方亦於 勅書更改以便遵守則職守既得專一調遣不致推托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威武振揚番夷讋服矣

一增兵權以杜主兵竊照兵凶戰危非威無以驅人於死地官卑權輕何立威之有松茂兩鎮副參遊擊犄角而立提督巡視臂腕相應不戰而氣勝矣安綿一道既無衛所為之主兵又無參遊為之守將雖有一守備兼四提督但關堡遼遠體統相近往往文移滯礙必能令行禁止以

石泉為諸路咽喉之地事體與兩路叅將相
合無將該鎮守備以都指揮充任請給　勅書
重其事權仍將利保青川諸軍盡數調回聽該
道揀其精銳定撥一千名專屬本備常川操練
策應不許輪班更替如遇大印一路有警則會
同東路叅將壩底一路有警則會同南路叅將
平番有警仍約會兩路協力策應庶手事權既
重不致阻撓誤事而兵氛可精抑且緩急有賴
矣
一分屬叅將以便策應小河叅將舊規分守安綿

四提督地方但相去遥遠徒寄虛名今若移鎮
龍州地有專守其茂州叅將雖有分管信地然
自土門以至壩底堡僅及一舍況桃紅轉架相
連多係茂州羌民雜居往來巡邏聲勢相聞合
無除小河叅將原管關堡外其茂州叅將亦令
帶管壩底提督五關堡地方有警亦與石泉守
備會合攻剿仍請增入　勅書遵守施行各官
無事不許輕自調擾有事不許互相推避聲勢
聯合兵威自振此所謂常山之勢也
一選立通事以悉夷情竊照各番巢穴逼近居民

非有長城遠塞之限往來交易從古爲然因而
爭利竊奪釀成大禍亦勢所必至也故各城堡
舊有通事之名可以出入番寨傳達語言諸番
亦聽信之一有小釁隨俗盟誓委曲息寧此其
常也若夫探聽虛實來往間諜如近日朱定馮
七斤輩賴以成功餘可知矣但山野小人不諳
大體圖利弄機反復變詐因之勾引壞事間或
有之以任之不得其人故也白草壩先年以生
員楊洪爲土官以監生楊俊授以縣丞職銜撫
夷地方頼以無事此後漸廢於今爲急合無於

石泉等處生長邊方才識行止爲村民羌番所
素信服者不拘出身來歷立爲通事給與明文
權加冠帶月支糧米使之專一宣諭恩威便宜
撫處如地方有事小則隨俗講息大則報官計
處候三年有功奏　請量授職事怠而誤事者
追其用過糧賞即爲治罪更易此亦撫夷之要
策也
一撫處溺殄以固藩籬據守備指揮耿垚呈稱白
草降番靴保羅哲千萬出四保李從新等埋奴
砍徇對天盟誓永爲白人各寨毎年共認折粮

黃蠟三百二十斤花椒一百五十七斤茶一百
九十三斤麂皮二十四張并立番牌四保李從
新遞年催納及退還石泉縣地土河東自走馬
嶺迤南銑子坪起河西白木門架起至枇杷嶺
止又自射溪㴙起一帶至永平堡止俱還石泉
縣鄉民耕種等因為照各番巢穴既掃渠魁就
擒盡滅遺育勢亦不難但殘番靴保等乃能矢
心降附情愿退還地土認辦糧差似可閔恤又
況白草番寨之外即黃頭後水與勒都惡種所
以不得肆志於內地者以白草為之藩籬也若

盡殄其類則無復障蔽且將勞官軍而守虎豹
之穴為患更有甚焉者矣合無俯從所請將一
十八寨遺番各立一牌頭給以牌面開寫本寨
群番姓名務要各安生業認守地方輸納前項
蠟茶椒斤麂皮仍將四保李從新立為酋長責
令催辦并約束諸寨先年牌頭月糧與歲給賞
需通行革去各番但有出境為盜者酋長舉報
掌堡等官量治以法若酋長有謀為不軌者許
各寨報官擒捕則黑白自分可免遝合之患矣
但番中絕無塩布自來仰給於我因掌堡等官

防禁不嚴以致入堡交易引惹邊釁今各番降
附聽於三路大堡之外空便地方隨其土俗兩
平交易仍嚴加禁約如有強買番貨高低價值
擅入番寨或縱容入堡貿易者坐以勾引邊
釁從重追究則羈縻有法各番萬死一生之餘
將漸消其鷙驁矣
一創建關堡以資保障竊照守國設險重干城也
況極邊乎前項番賊出沒緣關堡未備要隘失
據故耳看得龍州之西雙溪大魚關二路通白
草河東之番及地名壕渠坡一路乍係馬頭山

捷逕番賊入寇恒必由之兵備道已經委官估
計尚未回覆合無督責本道照依原議地方將
設堡物料數目逐一估計明白就於糧餉銀內
動支刻日興工務要雄壯足以捍寇守堡之軍
亦聽該道改坐會議呈奪則要害既守而禍變
可弭矣
一更立班軍以便調度竊照川北等鎮事體相同
安綿一道將與兵俱無者自昔以為稍近腹裏
故也自今失事之後難以尋常論矣蓋該道駐
劄綿州原非松茂設有衛所東備漢沔之險西

備白草之番又非專守一方其所屬利保青川軍士每年輪戍松茂地方其在安綿關堡者不及十分之一如前卒然之變借兵兩鎮則各守信地徵兵利保則動經時月宜乎坐待其斃而已其戍守之兵皆外衛疲卒各處滑快隨勾隨逃以統攝不專耳冊查成都等衛所輪戍安綿地方之軍共計一千四百餘員名而利保青川在松茂者一千六百餘員名其數大略相當且利保戍卒在松茂者一應錢糧等項仍於安綿道驗發中間情弊無憑稽查合無盡將利保青

川軍士通令巡戍安綿地方而五衛大渡河諸軍分發松茂貼守其松潘不足原額之數仍於五衛添撥非惟職掌專一抑且調度近便況五衛大渡河原係輪戍松茂之軍則糧餉一體開支利保之軍專在安綿則逃亡易於解補一舉而兩得矣

一歸併關堡以省靡費照得雕水提督地方十三關堡坐落安綿二縣地方所以防禦茂州三民官司天池大壩諸番也自坤兒卜投降丘[illegible]番向化此後一方無事惟小壩關綿[illegible]

關俱頗通番緊要而雕水關係提督駐劄之地其餘橋鼓坪等九處以總老掌堡通同冒破以樵採度日往來答應而已無事真為妄費有警實則無益查得本督食糧軍快一千二百有餘已經召募鄉勇頂替將及三分之一合候究完額數其雕水曲山小壩綿堰四處共留一千員名每堡委官一員掌管其餘并原額官軍俱聽該道分添石泉緊關地方非惟便於查理抑且不為徒設矣

一選募鄉勇以責實効兵貴鄉導取其狎也利也

川中之兵軍快不如土兵土兵不如鄉勇蓋生長山谷膽氣既粗逼近番寨習尚略同數經戰陣進退亦利故前此官軍一千不能敵百餘之番而壩底五十鄉勇乃能衝鋒破敵斬數級而走番衆其強弱可知也平番失事之初援兵未到城堡空虛兵備道訪召村民精選五百授以甲兵教以擊刺甚得其力前項斬獲功次蓋十之七八矣及看得守備民快去堡窎遠往返艱難以故俱係無籍之徒積慣包攬任意科索工食花費赤身到堡不久脫逃蓋此輩專務誆[illegible]

工錢多不在邊操備民財徒致靡費而武[illegible]
見空虛誠不便之大者本道前議免其解人止
追工食盤纏廢堡雇募鄉勇代守百姓得省科
派而關堡不致缺人此不惟可行於一時而實
宜立為定法合無通行各該州縣將原定各關
堡守備民快今後通不許解人親當每年於原
額民快內照數輪取遵守本院先行規則每名
追工食銀七兩二錢并衣甲盤纏犒賞銀各一
兩共九兩二錢有閏加增六錢責差該吏解兵
備道收候選取精壯鄉勇照數顧役分守關堡

聽各該提督官按季造冊責令各鄉勇親自赴
道支領仍一體給與行糧其衣甲等銀該道委
官置造盔甲器械給散如遇更替查追其收顧
鄉勇須逐名審驗籍記姓名年貌一樣造冊二
本一存該堡一送本道查考仍照冊書寫小木
牌一面該道判押給散各兵時常懸帶以便稽
查其收充之時備呈本院照詳施行仍行各該
提督掌堡等官一體永為遵守如此庶土着之
民各懷自保之心而熟知地利亦不難於敵愾
矣

一約束土官以備緩急龍州宣撫司之設　國初
因三家土官先世悉娶內附引兵取蜀有功
欽授各職仍准子孫世襲控制諸番保護內地今宣
撫使薛兆乾副使李番二族則分領西南白草
一帶番夷僉事王杚族則分領東北白馬一帶
番夷其地方數百里所統番漢無慮數萬娶使
能振揚武備恪勤先業則番夷欽畏而地方可
以無虞矣今乃棄弓馬之習而怙于膏粱婚縉
紳之門而恃其庇覆以沉湎為生涯用奸人為
羽翼縱恣不法乾沒為奸無事則責土兵以納

役錢有事則盜軍餉以充囊橐號令則偃蹇不
從提究則藏匿不出武備日以廢弛番夷漸至
猖獗如此不已後患何極議者每欲添設流官
又以事體重大而止為今之計合無請　勅兵
備守巡并參將等官嚴加約束將賣放守城守
堡土兵節年逋負稅糧逐一徵補仍修舉武備
固守地方如有不遵輕則散拘罰治重則參
奏提問或降級革職不許仍用奸人釀成大患
再照靜州隴木頭岳希蓬三長官司俱逼近白
草與青片板舍等番寨險易熟知兵矢勁悍用

之戰鬪一足當十今次征剿衝鋒陷陣亦多卜
官坤兒卜父子之力蓋可徵矣今後凡有警變
聽本院將各司與龍州土官隨宜調遣如有遠
令失機悉照律例以軍法從事則以夷攻夷事
半而功倍矣

添設會塩守備疏

題為專責任以安重鎮事據四川布政司呈奉本院
批據四川按察司整飭行都司建昌兵備兼管分巡
上川南道副使朱篚呈稱卷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
月十三日先該本道毛副使會同布政司分守上川

南道樊叅議巡歷行都司建昌六衛等處地方看得
越巂寧番二衛在行都司東北離該司只二日之程
猶設守備指揮一員事有統率番夷盜賊頗息惟會
川塩井二衛俱在行都司西南而會川北抵行都司
建昌西北抵塩井南抵會川東抵建昌皆有六日之
程其會川相去雲南境界金沙江不數百里緣該衛
先係七州一縣革去土官改設衛治其塩井衛管轄
九所土官又與行司間隔打冲河迯江索橋一道二
衛土曠人稀山川險阻雖各衛皆有巡捕并各土官
而官卑志小見利易動法度廢弛屢被番蠻潜入叓
害地方劫殺人財衛官不能控制議欲比照寗越二
衛添設守備一員防守恐具　題住迯遂將該司佐
貳都指揮僉事丘胄隨帶壯軍一百名往來巡邏議
呈撫按衙門批允備行本官遵照往來巡邏地方頗
得寧靖續據本官呈稱賫進　表文暫行佐貳都指
揮僉事李繼武帶管間又為征剿逆番行取本官前
往松潘策應去訖隨據塩井衛呈據宜賓縣觧户陳
玳告為番賊上道刼搶糧銀砍傷觧人坑陷完納事
等情已該分守道呈報外今照前因看得會塩地方
委的夷民雜居接連雲南境界山徑險阻控制蜀西

藩籬雖有二衛印巡官員地曠官卑勢難制服近以
行都司官一員專在會塩往來駐劄去來靡定威令
未行差委不常事權不一又況節年以來馬㑩等寨
番夷出没刼害人財肆無忌憚若不早為區處無以
保全地方合無仍照寗越事規添設守備指揮一員
專在會塩駐劄兼理詞訟控制番蠻一遇有警相機
剿撫庶地方有賴夷猓咸服乞批行會議奏　請施
行等因奉批據呈會塩地方要添設守備以靖邊圉
是否相應布政司便會同都按二司議報此繳奉此
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批添設守備官員

[illegible]有益地方則無冗食之弊又邊圉重寄務[illegible]
置得宜布政司從長會議停當通詳定奪蒙此該本
司右布政使王崇慶會同四川按察司掌印副使沈
應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昊議得該道所呈要將
會鹽二衛比照寧越事規添設守備一節蓋會鹽地
方委與雲南接境夷民雜居且馬玀等寨夷猓不時
出沒近雖有行都司官一員在彼駐劄職無專責難
以制服以致各夷肆無忌憚添為未便合無俯從所
議查照寧越事規添設守備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專於會鹽往來駐劄控制二衛管束夷猓但遇有

警相機策應則武備愈飭而地方永賴等因呈詳到
臣隨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鳳鳴議照思患預
防乃籌邊之至計設官樹屏實經國之良圖緣會川
鹽井僻在遐陬地連南詔夷猓出沒無常土官忿爭
不已若非統馭得人不無變亂時作以此近年暫委
行都司佐貳官坐鎮緣更代不常事無專責況今馬
玀等寨見在猖獗已經具　題撫剿外今該道勘要
添設守備官員及經三司會議俱稱事體穩便相應
[illegible]擬伏望　皇上敕下該部覆議相應奏　請添設
守備官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駐於會鹽二衛[illegible]

[illegible]駐劄仍請　敕一道專一提督前項地方控制二
衛官軍管束漢土夷民一遇有警相機策應其一應
事宜仍聽該邊兵備官節制庶事專責而地方可保
無虞矣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舉劾賑濟官員疏

題為地方災傷事據西川布政司分守川西川北等
道左參政李義壯右參政宋宜等各呈報分委賑濟
成都保寧等府州縣賢能知府等官馬九德等不職
知縣等官王潮等職名緣由到臣卷查先據布按二
司守巡川西川北上川南等道左參政李義壯等各
開報覈實過所屬潼瀘資簡等州縣災傷分數前來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鳳鳴議照四川地
方旱潦相仍百穀無望合無將嘉靖二十五年稅糧
照例減免其應該賑濟銀穀亦聽臣等酌量災傷重
輕分別戶則高下隨宜動支放賑以濟民艱等因會
本題奉　欽依該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議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巡撫四川都御史張　及咨都察院
轉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鳳鳴將後開被災地方
即使再查明實准於嘉靖二十五年稅糧內除已經
例免四分并起運邊糧擺難別議外[illegible]

方原擬五分已上者俱於應徵六分存留糧內照依
勘災體例遞減扣免除豁不許將起運之數一槩混
免其賑濟事宜隨被災重輕酌量多寡緩急動支司
府倉庫錢糧給賑以濟時艱其間被災地方若守令
官及分委賑濟官員有加意恤民賢能出衆生民賴
以全活地方賴以無虞者或亦有坐視民患誤事殃
民者聽撫按官指實舉劾以備黜陟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通行司道轉行所
屬各一體欽遵查照減免及委官親詣被災州縣將
見在倉庫錢糧酌量災傷重輕分別戶則高下照名

審賑事完仍將賢能不職官員指名呈報續又節該
臣等將賑恤事宜通行給示所屬令其便支領禁奸
弊勸借貸禁豪强緩征賦簡獄訟收遺孩通商賈多
方撫字共濟時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隨會同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參訪無異除幹濟頗稱與近
經考察去官俱不論列外照得成都府知府馬九德
保寧府知府南逢吉潼川州知州楊謨才足濟時仁
能恤下憂勤無替於夙夜奔走不憚乎煩勞閭閻盡
歷隨遠近以為後先臭穢不辭詳辨驗以定差等竝
禁奸之條官無靡費遵移粟之令民獲更生勞勩備

嘗荒政茂著敘州府知府陳天資馬湖府知府張[illegible]
成都府推官任瓚馬湖府推官涅卓合州知州劉士
達嘉定州知州何貫資陽縣知縣潘大武富順縣知
縣嚴清恪共官守加意窮民較贏縮以為轉移之計
調劑咸宜奉科條而盡撫綏之方經營匪懈心力俱
竭荒政有裨以上各官俱仰體　朝廷厚生之仁克
修父母斯民之職雖難盡免溝壑之虞咸能安集流
亡之衆此所當薦舉者也再照射洪縣知縣王潮鹽
亭縣知縣朱璣中江縣知縣周淑青神縣知縣郭如
磐平居既偷惰不前臨事則周章無策坐視民災有

同秦越虛費錢穀無救顛連資縣主簿陳表一竅不
通六事俱廢旱既太甚故行推病不出民已流移尚
酣樂酒無厭以上各官皆誤事殃民所當糾劾者也
如蒙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將馬九德等即賜旌擢
王潮等量加罰治陳表亟為罷黜以警將來庶幾淑
慝用昭而臣工胥競矣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添革巡司稅課河泊等衙門疏

題為洛利弊以便興革事據四川布政司呈節奉本
院批呈前事據守巡川北等道右參政宋宜副使夏
雷朱鑑僉事劉世用各奉本院案驗查議得各該巡

檢司稅課司河泊所各應該興革緣由呈詳本院
批仰布政司會議呈詳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批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會議通詳定奪蒙此隨
該本司掌印右布政使王崇慶會同按察司署印副
使沈應龍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徐昊議照地方之變
遷不一政體之因革靡常欲審勢以安民則保障固
所當急欲摧奸以省費則冗官亦所宜裁況各該巡
檢稅課河泊等衙門既增應革既據府縣之條陳又
經各道之勘議要體俱為相應官民亦各稱便相應
准擬為此理合具呈請乞會　題施行等因到臣案

查先為前事節經批行會議去後今據前因隨會同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議照喜事紛更固當官
之大忌救偏補弊實為政之當先況四川疆域介在
羌戎恒憂盜賊出沒全憑保障為安但其間如巡檢
司有地本要害而因循未設有原非緊關而相仍未
改或增或革應合隨時他如稅課河泊之官課程不
足以償俸給夫役不足以供使令往往狼狽失所待
斃他鄉尤宜裁減以便公私既經守巡查勘及三司
會議俱稱事理相應合就依擬題請如蒙　勅下該
部覆議相應准行遵照施行庶幾保障有資而冗[illegible]

俱便矣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計開添設巡司衙門共五處

一據四川按察司整飭敘瀘兵備僉事劉世用呈
奉本院案驗看得洪雅縣條稱本縣地名竹箐
山路與土夷接壤山谷曠遼路枕大江峽口商
旅往來私茶私鹽進貢番舡從此經過最為緊
要先年節被土夷劫殺人財從奉明文建立哨
房撥兵戍守稍得寧息必欲此峽建立巡司一
所盤詰奸細就將原編本縣定撥捷為縣四望
溪峨眉縣中鎮巡司弓兵以充守禦似為相應

案行敘瀘兵備道即便會同守巡該道逐一查
議停當具由開詳依奉該本道會同分守下川
南道右參議丁湛議得洪雅縣地名竹箐山地
方正當天全夷賊出沒之衝商旅往來之所誠
為要隘況私茶私鹽與夫進貢番船俱從此過
應該設立巡司盤詰防捕其弓兵除取回本縣
原編犍為縣四望溪巡檢司八名峨眉縣中鎮
巡檢司七名外合再於洪雅夾江二縣并雅州
各添編十名名山縣添編五名共五十名方足
應用可保無虞其先議暫撥雅州守禦千戶所

軍餘并洪雅名山二縣民快共二十五名俱[illegible]
回照舊防守城池等因該本司會議得竹箐山
地方委當衝要既經各道勘議相應防守合無
將竹箐山添設一巡檢司　請定司名銓官降
印吏典布政司查撥其衙門公廨行守巡官估
計動支官錢修理官吏俸糧於洪雅縣存留倉
內支給合用弓兵每年於前項州縣均徭內編
僉應用俱候　聖裁
一據四川按察司撫治重夔兵備副使夏雷呈據
夔州府通判劉應春呈稱奉節縣都會里地名

金子山平壩果係緊關去處正當施南散毛納
巻金峒忠路忠建忠孝忠峒高羅木龍潭等
處各土司賊行要路相應設關萬縣羅網壩銅
鑼關隘口路通湖廣施州衛九溪等一十四司
夷蠻經行總路應合添設巡司衙門其合用工
料於本府庫貯無礙官銀內支買大約計用銀
一百三十八兩有零又據忠州知州汪鑾呈備
酆都縣知縣貢朗開稱親詣沙子關拘集彼處
居民譚思先等到彼查得石硅酆都因與湖廣
散毛忠路金峒支羅施南九溪等處土壤相延

蠻夷不時出沒刼殺司縣居民人財先年已[illegible]
地名沙子關建立關堡一所議於忠州守禦[illegible]
戶所調撥千戶一員軍士六十名酆都縣民快
四十名前去住守但各官係是權委原非額設
及查沙子關上抵黔江舊設老鷹關下抵萬縣
新設羅網壩關堡與舊設銅鑼關尖山關抵施
州衛交界實係緊要地方相應添設巡檢司合
用弓兵就於本州及酆都縣民兵內各撥二十
名共四十名年終更替應修衙門本關已有廳
房廊房今既革關前項廳房堪以更作巡檢司

衙門緣由到道除將前項坐鎮把守指揮等官
通行查革外看得重夔二府所屬前項沙子關
羅網壩等處地方委與各該土司相連土漢錯
民出沒為盜各該州縣居民委被擾害除尖山
關已有巡檢官兵外其酆都縣地方沙子關奉
節縣地方金子山萬縣地方銅鑼關三處相應
添設三巡檢司沙子關已有衙門金子山銅鑼
關二處合照數動支前銀各建衙門一座沙子
關弓兵即於忠州酆都縣民兵內分撥金子山
弓兵於梁山萬縣民兵內分撥每一巡司弓[illegible]

各四十名在彼巡守等因該本司會議得酆都縣地名沙子關奉節縣地名金子山萬縣地名銅鑼關委近邊夷既經該道勘議乞要各添設一巡檢司把守相應依擬合無　請定司名各銓官降印吏役布政司查撥官吏俸糧於各縣存留倉內支給其衙門公廨沙子關巳有廳房金子山銅鑼關二處合於前項估計銀內動支建立合用弓兵沙子關於忠州酆都縣金子山於梁山縣萬縣銅鑼關於雲陽縣奉節縣民兵內分撥每一巡司四十名在彼巡守年終更換

俱候　聖裁

一據四川布政司分守川北道右參政宋宜呈奉本院案驗看得保寧府通江縣所申本縣地名羊圈山路通商賈往來仕宦經歷山深林密盜賊潛藏每遭刼掠乞要添設一巡檢司衛護相應查處批仰分守道查議明白開詳施行依奉行據保寧府申備通江縣申覆勘前來該本道公同知府南逢吉查看得羊圈山委通商賈并仕宦往來經由之地山深林茂相去各省縣治窵遠故盜賊得以潛藏行刼誠為地方之害所

議添設巡司似應依擬合無查照該縣濛壩巡檢司事體於羊圈山隘口添立臺堡開設衙門增置官吏其合用弓兵亦照濛壩名數准於神宣遞運所裁革夫銀一百三十一兩五錢內編僉三十名各折銀三兩拘令親當在彼把守年終更換餘剩銀兩候作修蓋衙門等因該本司會議得通江縣羊圈山委係官民往來經由要路既經該道與府縣勘議乞要設立巡檢司把守以弭盜賊相應依擬合無於羊圈山隘口設一巡檢司　請定司名銓官降印吏役布政司

查撥官吏俸糧於通江縣存留倉內支給其修理衙門編僉弓兵查照該道前議舉行俱候

聖裁

裁革稅課河泊巡司等衙門共八處

一據四川按察司整飭敘瀘兵備僉事劉世用呈奉本院案驗看得敘州府知府陳天資條稱本府原設稅課司以徵驗商契年計稅銀三十兩河泊所收納魚課不滿五十又據嘉定州知州何貫亦稱本州河泊所管徵課銀三十餘兩各要將前官裁革課銀附本府州縣代徵似為

應仰兵備道即會守巡道查議開詳施行又奉
本院案驗看得按察司副使沈應龍條稱瀘州
原設河泊所額徵魚油翎鰾鈔銀共九十一兩
有零俱係內江富順南溪江安納谿合江等縣
魚户上納遞年欠多完少相應歸附各縣就近
徵解又稱納谿縣河口巡檢司相去縣治二里
與石棚巡檢司亦隔十里況石棚設在酉中之
地堪為上下盤詰其河口巡檢司似為重設乞
要將瀘州河泊所并河口巡檢司官吏俱行革
去將魚課等銀歸併內江等縣徵解相應查議

仰布政司即便會議呈詳等因依奉備行本道
會同分守下川南道右參議丁湛議得敘州府
稅課司管徵額辦商契稅銀遞年僅二十一兩
八錢二分七釐七毫二絲大使一員歲支俸糧
本折六十石跟用巡闌二名宜賓縣河泊所額
徵魚油并魚課銀六十三兩一錢一分二釐四
絲六忽六微七塵河泊一員歲支俸糧本折共
三十六石嘉定州河泊所額徵魚油并魚課銀
共四十九兩四錢六分七釐河泊一員歲支俸
糧本色三十石瀘州河泊所額徵魚油并魚課

銀共九十一兩七錢八分二釐三毫河泊一員
歲支俸糧本折共三十六石各跟用魚户二名
催收魚牌二名議照各該官員管徵錢糧數不
滿百應給俸糧與夫跟用人役所費反多且徃
徃魚户在逃追納不前計其所入不足補其所
費以上衙門俱為虛設及查納谿縣河口巡檢
司附近本縣城郭未及十里又設石棚巡檢司
則河口巡檢司似亦虛設與前稅課河泊等官
俱為冗員合無將前項官員裁革商稅魚油額
課銀兩照數歸附各該府州縣就便徵解及將

納谿縣河口巡檢司官員亏兵併稅課司巡闌
俱行革免等因該本司會議得敘州府稅課司
大使一員宜賓縣河泊所官一員嘉定州河泊
所官一員納谿縣河口巡檢司巡檢一員瀘州
河泊所河泊一員委係冗員既經各道勘議相
應裁革合無將各該商稅魚油額課銀兩照數
歸附各該府州縣就便徵解各官與河口巡檢
司官員俱行裁革吏典停撥亏兵巡闌等役俱
行免編各該印記通行奏繳俱候　聖裁
一奉本院案驗看得四川按察司整飭建昌兵備

副使朱箎條稱大渡河白水打冲河各設巡檢司各率弓兵十數名而皆以土民充之各土民皆是夷猓鮮能聽令半巳逃亡况各處皆煙瘴之地選來流官十死六七故官於此者不安其位謀署別事則是官之無益於地方而其為冗費甚矣况以十數名弓兵無以制夷虜莫若併弓兵之役付之各衛所巡捕之官則彼生長地方未甚病於瘴癘專把要害且得益以弓兵等因案仰布政司即便會議停當具由呈詳依奉該本司會議得大渡河白水打冲河三巡檢司

雖係額設但各衛門與大渡河千戶所打冲河千戶所會川衛相去不遠况各該地方俱各煙瘴人難居住各司衙門委係虛設既經該道勘議相應依擬合無將各巡檢司官員俱行裁革吏典註撥其各司弓兵歸附各該衛所巡捕官管領防禦印信通行奏繳俱候

聖裁

芝園別集　奏議卷之三終

芝園別集　奏議卷之四

辯白疏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罷黜事臣伏見邸報該南京科道官劾臣冒濫不職事情該吏部覆題奉

聖旨是張時徹端廷赦各着在籍聽勘欽此欽遵臣反覆思惟誠如言官所論即當明正典刑儆于有位褫擯不足言矣　聖恩寛大復行勘察將使公論昭明是非不眩臣不勝感激竊念臣世業耕漁濫登仕版榆枋之短羽本怯高騫駑蹇之庸才豈堪遠騖徒以　恩德洪深負荷隆重死且不避勞豈云辭是以

任使所至夙夜不遑餐寢為廢庶幾效一割之用以明在三之義而力微不足以樹績德薄不足以孚人故己之所潔而人以為汙己之所飭而人以為肆己之所退避而人以為奔趨釁之所招是實在臣夫復何辯即如言者之論南京禮部于何需索江右提學于何傷殘臨清兵備于何乖方耳目非少其事易知也河南歲入每不足以供歲出前此有　奏留借支者矣臣在任甫及半年未嘗　奏留借支而謂查數年未放錢糧一時給發卷案具存其跡易明也又下府祿米往往過期不給至於支放又或不均不明

臣始以行給始均平支放始印封給發士民輿阜無
弗知者故臣之去任也閩省　宗藩攀輿挽送塡街
擁巷馬不得前謂侵尅者而有是乎即使侵尅抑何
人斷賠而皆乎其跡又易明也臣先以四年叅政而
陞按察使後三任布政首尾六年而陞今官有無奔
競此其跡又易明也臣起自貧窮素嚴操檢上欽夙
夜奉公之義下衛父母生成之恩謂得全歸地下斯
已矣而孤獨之蹤竟被點汚以終身修之而不足以
一言敗之而有餘雖剖心不能以自明濯髮不能以
自潔又何顏立於　聖明之世哉即　陛下復有使

過之意臣之智力不復能前又恐叨濫益久僨事益
多區區徇馬之軀不足以汙斧鉞矣伏惟　陛下將
臣即　賜罷黜以儆臣工以謝人言臣無任懇切顒
望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錫賚謝　恩疏

奏爲謝　恩事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准兵
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這白草番蠻據險稱亂大肆兇逆積有歲年地
方撫鎭等官乃能協力剿平功可嘉尚張時徹陞兵
部右侍郎何卿陞署都督同知仍各賞銀四十兩紵
絲三表裏王大用三十兩二表裏張時徹王大用都
待勘明無礙一體錄用袁鳳鳴二十兩丁勇等六員
各二十兩宋宜等八員各十五兩嚴時泰等十員各
十兩俱紵絲一表裏陳乙等四員准贖其餘都依擬
奏捷免行差來人員照例陞賞備咨到臣欽此欽遵
本年七月十六日該承差向東陽齎捧
欽賜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前來臣即出城奉迎望
闕謝　恩叩頭祗領訖伏以彤弓下貺爰旌敵愾之
功朱紱方來式遘明良之會爵罔濫及賞不虛行竊
惟封疆之臣捍禦乃其常職巡撫之任安攘寔惟先

圖惟曲突徙薪之猷不素定於平日故焦頭爛額之
績得敘論於臨危策已下於伐謀功豈同於服遠維
茲西蜀介在諸夷蠢爾氐羌敢行稱亂窺關鑰之弗
戒賊殺武臣逞豺豕以長驅震驚內地脯肝飲血惡
已貫於幽明燒堡屠城罪不容於高厚幸　皇靈之
震蕩勢若摧枯奉　廟算以周旋威同壓卵渠魁從
茲授首邊徼以之清塵匪云帷幄之先籌誠由將士
之僇力臣愚雖履戍行未聞韜略振繞朝之策馳驅
莫敢以後時揮魯陽之戈精誠未至於廻日蓋徒因
人成事豈可貪天爲功過蒙　皇上垂日月之明照

臨遂服　沛雨露之澤霑溉微臣察萋斐於貝錦之
方張循加陟敘釆蒭菲於下體之不食猥見甄收
光寵踰涯局蹐無地　帑金珍重豈逢華之宜承
文錦輝煌何狗馬之當被　恩實深於刻骨報豈惜
於捐軀倘公論之終昭庶訛言之可雪臣敢不矢心
厲行益傾葵藿之忠耕草樵雲寧忘　廟堂之念願
帝德之廣運至治與三五而比隆迓　休命以無疆
皇圖延千億而彌固臣無甚激切感戴之至爲此具
本謹具奏　聞

撫處戎珙都蠻疏

題爲地方事據四川按察司整飭敘瀘兵備僉事劉
世用呈節據珙縣申稱戎縣山都等鄉都蠻自嘉靖
十七年假以爭田爲由聚衆出沒刼殺長珙二縣鄉
村人財釀成大患節年撫處未息今因年歲饑荒四
出求食以致六鄉居民時被殘害揚言要攻縣堡乞
賜請兵急救該本道親詣珙縣增添堡軍及將各寨
新舊通老查編保甲責令謹守隘路有警互相應援
續據羅計等堡百户李逢等呈解斬獲首級幷生擒
阿綏等前來監候本道又恐戎守官軍防禦不周呈
奉巡撫都御史張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　批允
調取馬湖府攞捆一百五十名行委閒住原任都指
揮僉事丁勇幷敘南衛指揮廖永前去防禦又奉本
院批據丁勇呈稱戎珙都蠻出沒爲害乞要量調軍
快操練防剿奉批目下饑荒舉事頗難仰兵備道會
同守巡道酌量緩急議呈定奪又蒙巡按御史袁
批敘瀘兵備道詳議報繳依蒙會同守巡下川南道
右參議丁湛僉事尹祖懋議得戎珙邊夷連年出沒
刼掠鄉村法當剿捕但時值荒歉民不堪命議令守
備指揮彭恩駐劄羅星渡堡分撥千户趙國郭登百
户趙得林跟用統管戎珙二縣幷羅計等堡都指揮

丁勇駐劄高縣分撥千户王汝秩吳毅百户鈕綬跟
用統管高珙長寧三縣幷平蠻等堡將原調攞細軍
快弩手鏢手共一千四百名令各整搠堅利器械分
發緊關隘口與原撥守把各該官兵協同防禦備由
呈允轉行各官遵照及行敘州府於慱濟倉動支各
官軍三箇月行糧運羅星渡堡收貯丁勇見得該堡
有糧欲圖便利侵冒不遵原議明案駐劄高縣携家
前往羅星渡堡駐劄將珙縣先議取防守隘口原不
支糧鄉勇萬廷俸等二百四十名就於該堡每名日
支行糧二升每月約該米二百四十餘石比該承

邛知縣馮琳查得萬廷偉等居住羅星落亥離家[illegible]
近不應濫給口糧具申查勘間續該本道牌行守備
彭恩行文丁勇㨾欽南衛百户周銘領軍一百名前
去長寧與千户趙國[illegible]兵防守比丁勇在羅星渡堡
趙國要行祭見因地方有[illegible]雜離具由批差弩手李
明正齎票丁勇嗔怪趙國不行親見就於前批內批
註長寧已行百户趙得林管束旗軍一百名防守該
縣趙國四衛别差本年四五等月各賊又行出没鹽
水壩巡檢司并濫壩地方彭恩見得丁勇批將趙國
發回行文將趙得林并領軍一百名取至該縣趙得

林要得乘便回家與趙國商同止帶軍五十名於五
月初八日夜起身至濫壩宿歇次日黎明行至五里
墩撞逢蠻賊呂進討統蠻刼掠居民賈世昌等家財
物趙得林迴避不及各蠻執鏢鎗將趙得林并軍人
魏閞楊三陳郁劉二十小開大[illegible]殺傷身死趙國
與巡檢張堂各失領兵[illegible]道嚴督長寧縣知
縣伍元并趙國督領兵[illegible]等追至地名蠻埡將
呂進討等三名擒獲取供具招及將丁勇參呈間又
奉本院批據長寧縣申為大勢惡蠻攻刼司衙殺傷
兵快等事奉批敘瀘兵備道作急拘行該縣議處上

詳此繳又蒙巡按表御史批敘瀘兵備道查報繳本
道覩詳長寧戎縣牌差百户王璽舍人滕恩湯斌催
督鸞官張朝用等前去山都得居等寨擒獲原殺百
户趙得林賊首阿拗阿旺薛自富李遠斬獲阿若阿
哑阿茫成首級二顆并原剥趙得林身穿紅褐大衣
一件觧道發敘州府労問及據知縣馮璿申稱未獲
惡黨不下千餘叛亂有年今雖擒斬首級乞要相機
征剿又據高縣署印長寧縣主簿曾選禀稱本年六
月初十日據本縣夷舟鄉民毛廷貴等報稱被戎珙
都蠻不知其數排門㓨殺人財見在地名犀牛池劄

營隔縣三十里典史劉[illegible]帶領兵快前去追捕比
因酒醉輕入賊陣被蠻將[illegible]官殺死又殺打手劉高
快手阿曲旦未死乞賜[illegible]兵急救等因前來為照戎
縣山都六鄉與珙縣長寧接壤而該鄉既有倮玀土
獠又有狆猺都蠻種類既多生齒日衆是以頻年為
患叛服不常名雖該縣[illegible]轄實則不聽管束兼以外
郡流民潜入唆哄及時歲饑荒四出求食以致糾集
為非刼掠村民各官不行爪探倉卒遇害本當請[illegible]
征剿但四川地方安綿有白草番之變建昌有兩
衆之擾近日擒剿方爾倖息若欲復議動兵不[illegible]

[illegible]況各寨夷民頗衆未免玉石難辨相應責差
通曉并能事人員深入各寨諭以　朝廷殺伐省令
各蠻改過自新將未獲首惡獻出餘黨姑從寬處若
仍舊執迷不悛仍前叛亂呈請動調官軍直擣巢穴及
照各蠻狠子野心變詐多端所據緊要隘口俱應添
兵防守以遏衝突合行瀘州衛千戶龐學夔戎縣典
史蕭柯巡檢張堂統領獵㹊鏢手軍快鄉勇共三百
八十名守把賈村寨千戶陳宣敘州府醫官張朝用
領軍三百三十名守把骨頭溪千戶喻爵主簿曾選
領軍快共二百八十名守把蠻埡口總令守備彭恩

帶同巡哨旗軍往來巡視其交牛廠一路切近夷方
再取獵㹊二百名與舊撥底東革頓弩手及蠻埡軍
快共七百名令指揮廖永與瀘州衛指揮袁汝諧同
領在彼防禦再照百戶趙得林典史劉崇彛之死俱
非聽受方略交鋒陣亡蓋因丁勇嗔怪千戶趙國不
行祭禑批令回衛擅將原撥底東把隘百戶趙得林
調發長寧以致中途遇害典史劉崇彛以吏胥粗率
素性躭酒醉中偶聞警報遂爾輕舉窮追被賊傷殘
以上二官禍出不虞情亦可憫與軍人魏關楊三保
郁劉二十小閣大俱當優恤等因并將丁勇等依已

到臣簿查節據該道議呈都蠻出沒為害乞要添設
委官統領防禦緣由前來節次批行加謹隄備剿捕
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
議照前項都蠻雜獠倮氏羌苗僰以為種類寔繁
有徒聯鎮雄烏撒烏蒙而結深巢素稱絕險重以地
土開曠聚集逋逃往往肆豺虎之爪牙為生民之荼
毒多方撫禦迄無休期前此守土之臣非不欲大舉
師衆一剪醜類以貽地方之安而兵力有限險阻難
窮勢有不可是以不得已而為羈縻之術耳乃者乘
時歲之饑荒嘯儔侶以刼掠雖遣將提兵建防扼守

亦已無所不至而敢死窮寇既不憚於兵威多歧鳥
道又不能以盡禦閒或有諜偵候遂致殺傷官軍患
既孔棘法在必誅但前此追捕旋已戢其渠魁今茲
防禦亦復銷其虐焰況即今地方旱潦相繼儲偫空
虛而白草馬𤜶征討甫寧瘡痍未息若欲再動大衆
實於事變可虞此臣等不敢不長慮深思圖為安靜
者也除一面備行敘瀘兵備道嚴督守備指揮彭恩
等率領軍兵分路防守一面多差乖覺通老人等前
去各寨宣布　朝廷恩威殺伐利害令其獻出首惡
明正其罪餘黨姑與維新如執迷不悛仍前[illegible]

行題　請調兵征剿及將原任都指揮丁勇發回聽
參被殺百戶趙得林典史劉崇彝軍人魏關等量行
優恤外參照四川都司敘南衛閑住原任都指揮僉
事丁勇輕率更堡官擅作威福詐稱募鄉勇侵費倉
糧不駐原議高長故違節制遂致戎蠻潛入殘害官
軍守備四川敘瀘大壩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指揮僉事彭恩威令未孚於軍士布置不遵手原
文雖有斬俘未償殺掠防守長寧縣瀘州衛左千戶
所副千戶趙國商令趙百戶孤軍夜行卒然被襲於
村落高縣署印長寧縣主簿曾選聽從劉典史遠追

窮寇因醉賊害於深山俱合有罪例應參究及照四
川按察司整飭敘瀘兵備僉事劉世用職有專司責
亦難諉但百戶趙得林典史劉崇彝之死事出倉卒
非由節制無方而劉世用首先隄備又於追捕有效
情既可原近復陞任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詳
議將丁勇等行令提問如律以為地方失事之戒及
將劉世用姑從寬宥惟復量加罰治緣劉世用丁勇
係在外文武方面彭恩趙國係軍職及地方事理未
敢擅便為此會本謹題請　旨

水旱災傷疏

題為重大水旱災傷事據四川布政司呈奉本院已
據成都府申據本府陰陽學申稱自本年六月十門
日起至七月初六日止徹晝夜大雨如注不絕加以
疾風迅雷洪水氾濫漂蕩房屋衝射田苗街市成河
人民惶懼其本省各衙門週圍墻垣倒壞屋宇多傾
又據成華青神資縣新繁金堂資陽內江富順郫縣
梓潼漢彭等州縣各申稱居民房屋田疇禾稻俱被
雨水淹沒城垣衙門倉監吏舍橋梁道路盡行衝崩
水又內灌無處消放又據重慶府瀘州所屬江津納
谿等縣各申稱本年五月以來亢旱不雨禾苗正當

吐穗苦被熇烈盡皆枯槁秋成失望近日又被大水
將沿江一帶地方衝沒等因奉批兩無其極水患非
常不獨該府為然川東又有旱傷仰布政司會同都
按二司查議呈報以憑會　題施行此繳又奉批據
代行松潘南路參將事原任都指揮宋璉呈據西路
保壩等關堡茂州衛千戶張懋等稟稱壩州等堡連
雨不絕被水衝崩城門挑橋墩臺即今近堡龍溪寨
番蠻見得城堡倒塌要來為害等因批布政司併議
通詳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衣　批同前因蒙批
近日苦雨連旬致成水患傷害禾稼傾壞城垣又虫

原缺第十三葉

□等府久旱無收其災變異常民不堪命布政一
將不及申報者逐一行查作速具由呈報以憑會
題此繳又審據齎文人役稟稱祭縣彭縣南部內江
嘉定大邑犍為灌縣溫江井研仁壽崇慶邛眉建昌
一帶俱被水衝十分災患等情到司告罪省躬閉知
攸措已經通行各屬官民旗軍痛加脩省竭誠祈禱
外該本司署印左參政鄧相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
翁溥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徐昦議得即今霪潦
害稼平地成河嚙人墳墓壞人廬舍寨堡城垣坍塌
過半官無聽政之所民多魚鱉之災其重瀘所屬既

被旱傷又罹水患積困尚未得甦秋成已無可望已
行分投委官據實查勘被災分數及分兵防禦隨宜
處分候至日另報但去歲旱荒今春瘟疫流離相望
於道途餓殍枕藉於溝壑雖蒙賑濟止紓目前之急
且又加以平番征剿之餘供億浩繁倉庫空虛上下
俱憊雖即豐稔猶恐難支今乃重罹異常災患民何
以堪乞賜會　題將本省嘉靖二十六年歲派起存
夏稅秋糧等項俱暫行停止候豐年帶徵更乞□發
內帑或准留應解贓罰事例銀兩以備冬春賑濟
□呈報到臣簿查節據成都華陽等府州縣□□

賑恤外為此會本謹具題　知

勘處播州夷情疏

題為叛惡苗兵謀奪印信殺死本管一家七命乞
恩擒捕懲究查保襲職以圖補報事准兵部咨該四
川播州宣慰司在城長官司已故正長官王黼妻山
氏奏稱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內被歇案漏賊何恩趙
懋等賄買五司官舍楊斌等各統夷苗突入播州挾
出宣慰楊烈母子仍捏廢嫡舊情將致仕宣慰楊相
并夫王黼等逼趕逃出湄灘避住至當年十月十八
日將夫王黻一家七命殺死乞行撫按衙門案行守

巡兵備等官挑選隣近精兵將叛惡部民何恩等設
法擒捕及將夫弟王紳早為保襲具本奏行該部備
咨前來查勘等因准此卷查先為久惡屬官故違明
斷大聚苗兵復謀官印乞殄元兇急救生靈以安地
方等事節據播州宣慰司申據所屬黃平草塘等安
撫長官司申稱嘉靖二十一年播州廢嫡立庶已蒙
處分明白宣慰楊相因患風疾自愿休致令長男楊
烈襲替一向民夷帖服地方寧謐近被久惡屬官王
黻糾合奸舍楊議楊詳楊仕奇等復起謀奪官印械
苗大患地方蒙委綦江縣知縣孫文光重慶衛□□

仁忠臨州勘處彼有楊烈思親被惑誤入湄潭夷寨
節令本司同知等官羅奥等親詣湄潭守催楊相回
至赤土舖又被王黻擁苗挾執本官復寨商同楊議
等於本年十月十八日刴牛賞苗分哨進州攻劫官
印該白泥長官司長官楊璸與王黻備講委官已到
何又進州攻劫就被王黻喝令夭苗將楊璸圍殺以
致楊璸手下夷人將王黻殺死見被楊議等投匿貴
州凱里計同原逃水西惡舍楊銓等集兵殺虜居民
乞要委官坐鎮并行貴州將楊銓等收捕及令水西
宣慰安仁目把將楊相送出還播又據播州冠帶舍

人楊鄉呈稱楊相妾崔氏與張天賜通姦拴同猾吏
劉慈捏文陷害楊相并九族且張天賜假套楊烈書
押崔氏私用印信通乞究問等因節該臣等批行重
夔兵備道行委指揮左忠、矢縣孫文光前去勘處隨
據王黻妻田氏將楊璸殺死伊夫情由具訴到臣又
經批行該道查勘明實招報續節准都察院并兵部
咨節該田氏具本奏為屢犯猖獗糾股苗兵謀殺本
管一家七命乞　恩急救倒懸以靖邊患并叛惡聚
衆殺虜萬命占奪地方印信乞　恩設法擒剿以安
邊疆等事備咨前來行據該道呈勘問得犯人[illegible]招

係重慶府榮昌縣民先年流入播州投令被殺長官
王黻倚為牙爪嘉靖二十一年播州因宣慰楊相刴
削宮人各該屬官不服申蒙上司勘令伊嫡長親男
楊烈承襲楊相致仕楊相因寵庶子楊煦及見王黻
無子將楊煦過繼王黻希圖承襲官印就與王黻通
財近年王黻自生有子楊相每與王黻商議仍要奪
出楊烈官印與楊煦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內蒙委來
對指揮劉鳴謙坐鎮本官遠例多帶軍伴在播擅作
威福多收詞狀索要下程支應銀兩嘉靖二十五年
三月內本道呈委散拘在官指揮徐椿齡前去更替

本官亦任彼接受民詞罰收紙贖入己後本道因各
官生事害人具呈撫按衙門通行革罷比在官康吉
中得知暗向徐椿齡商說往年坐鎮金銀無數令要
得不回只說地方有事莫若發出告示不許楊相楊
烈父子相見彼必自相驚疑拽兵相殺徐椿齡聽允
寫出告示不許楊氏父子私相會面楊相驚疑走往
湄潭駐劄王黻當糾聚先年有讐脫逃犯人楊仁奇
楊議何文質等脅從拽兵前來白泥蠻潛藏約於本
年十月十八日進攻劫奪印信楊烈聞知帶同吳廷
炬等走出板山避住申蒙撫按衙門批行本道行[illegible]

重慶衛指揮左忠綦江縣知縣孫文光勘處明白況
長官司長官楊贇等見得王撒不宜妄自統兵爭奪
官印要與講和王撒不從當與楊贇部下土兵厮殺
楊贇等兵將王撒當時殺死本道看得楊仕奇楊議
何文質楊育齊協王撒謀為叛亂目把吳廷炬趙懋
何恩乘機搆變生事及指揮劉鳴謙徐椿齡貪利
生事遺害地方將丁小蓁等取供具招參呈到臣看得
劉鳴謙等贓跡雖明尚欠對証且奸犯楊仕奇等通
未到官有礙參究駁行該道改委夔州府同知劉楷
重慶衛指揮顧武勘處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袁鳳鳴議照播州宣慰使司致仕宣
慰楊相先欲廢嫡立庶不顧家門之禍故當時勘官
遂議以子代父暫圖地方之安今楊相溺愛不明仍
未改其舊惡而楊烈年幼未練不能制其奸人在王
撒楊仕奇等則挾楊相以為奇貨必欲成奪嫡之謀
在楊贇何恩等則制楊烈如同偶人不得遂天性之
愛重以張天賜之姦淫擬置官印惟其掌握劉鳴謙
徐椿齡之狡詐貪婪百計肆其誅求是以父子之間
不通參商之怨日積盛行賄賂拽苗兵以讐[illegible]
貧土鑑棄部民而資鄰敵此雖小夷悖逆之常而

地方之大患也臣等節據申呈密訪情實不次嚴行
該道勘問處分而夷性昏愚仍為奸人所挾撫之改
過則執迷而不從拘之出官則逃竄而不服若非行
委各道會同勘問擒捕奸人保全父子終不足以除
禍本而靖地方此臣等不敢不以　上聞者也除行
重夔兵備副使夏雷會同分守川東道右參議丁湛
親詣播州督同該司并原委官員一面將土舍王紳
勘明保襲一面將楊仕奇楊議何文質楊育吳廷炬
趙懋何恩張天賜楊贇等逐一擒捕明正　國法有
罪人犯另行參　奏外為此會本謹具題　知

旌舉賢能方面官員疏

題為旌舉賢能方面官員事竊惟藩臬之官所以長
百司而馭羣吏宣　上德而達下情無事則平賦均
役敷教明刑以弘太平之化有事則樹畫宣猷折衝
禦侮以建安攘之功其賢也則庶僚承式而　九重
紓宵旰之憂其不肖也則百蠹交興而四民被焚溺
之患此其體甚隆而其責至重也臣歷任諸省嘗見
為民者寡而自為者多工於事虛文而後於脩實政
心竊病之乃今承乏四川日與諸司周旋詢事考言
按跡求心其間賢否頗得十之六七焉除賢能陞任

如原任左布政使嚴時泰右布政使王崇慶左參政
李義壯左參議高翀按察使紀常僉事趙廷松賢能
任浚如左參政鄧相僉事楊逢春尹祖懋不敢槩舉
外訪得布政司右參政曾鈞宅心忠厚行事老成鯁
介自持細大不忘乎戒慎寬嚴得體士民咸服其公
平右參議劉儒志不忘於救弊才又足以濟時力為
振厲懋著勤勞右參議丁湛忠厚正直文雅端詳刻
意自脩而不求其異實心為下而不近於名按察司
副使沈應龍才識精明曆涖優裕文法練習讞聽簡
孚謹官箴而人無異議署司事則民以不冤副使翁

溥博雅之學卓犖之才直節早著於諫垣風裁歷徵
於藩臬歷險如夷盛成堅定之守視人惟己不忘拯
濟之心以上諸臣雖器局不同職業亦異然皆上承
休命下輿編萌為　皇上陳股肱之力免西顧之憂
者也如蒙　勅下吏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謬量
其年資以次陟敘則羣工益奮治效益臻而微臣以
人事　君之忠亦可少輸萬分之一矣為此具本謹
題請　旨

舉刺應官以旌淑慝疏

題為舉刺應官以旌淑慝事臣聞天下之治也以人
其不治也亦以人夫古今之輿圖一也人民一也而
人才之產於世亦一也然而或治或不治則以淑慝
之明不明而舉措之當否焉耳今天下之官　天子
寄耳目於銓曹銓曹寄耳目於撫按其舉也而陟焉
其刺也而黜焉是撫按之官身任治忽之責者也而
可不加之意乎故臣之至蜀也先之以文告繼之以
約束又繼而加之以勸懲無非仰承　覆載之德以
活塗炭之民耳間有饕餮為厲者已嘗次第問革及
循常守職無所高下者姑容事事以責後効又如成
都府知府馬九德馬湖府知府張定潼川州知州楊

謨合州知州劉士逵俱賢能陞任外訪得夔州府知
府許應元儒以飾吏遠大之器夙成莊以臨民撫字
之澤日溥不求近小之名共稱循良之政保寧府知
府南逢吉練達足以治劇案牘不留明作足以格奸
士民胥服果而能慎嚴而不苛成都府同知高登有
理繁之才有潔身之守因寇亂而調度兵糧機宜不
爽歷州郡而拊柔民庶惠愛咸孚順慶府同知王儀
鳳惟勤惟慎不爽不徐任州牧而令譽克宣佐郡政
而才猷益著乎寇則輸輓有方置糧則濟利無算夔
州府同知劉楷其外恂恂其中皎皎行有恥而不[illegible]

才略試而咸宜成都府推官任璜厚重之資寵
驚精詳之政造次不亂署縣則民蘇憔悴折獄則人
服公平順慶府推官何海晏不吐不茹有為有守公
平而巨室無怨安靜而細民允懷敘州府推官張一
鶴趨向克端才猷既邁於流輩聽斷惟允操持無間
於始終馬湖府推官溫卓敏而有方清而能慎以一
人而兼一郡之政細大不遺以一心而格諸夷之心
善惡咸服漢州知州劉琮清白足嗣其家精勤不懈
於政惟節用而愛人恥違道以干譽富順縣知縣嚴
清操持介潔幹理精詳知為民而不知為身知有法

而不知有勢資陽縣知縣潘大武敏達出衆理盤錯
益見其從容豈弟宜民賑凶災獨全乎流散黔江縣
知縣華源學優而竟遺科目才敏而株守邊方煦哺
困窮編氓戴若父母禁戢奸暴苗僰畏如神明南充
縣知縣鄧星有綱有紀即理劇而不亂知柔知剛雖
執法而無尤巨室相安惠政日洽萬縣知縣蔡邦佐
處繁劇若無事謹繩檢如有臨政惠民安令行禁止
犍為縣知縣蔡懷讓有興廢舉墜之才有恤幽振滯
之志於文移見其舉措有方詢百姓知其撫綏不懈
蘆山縣知縣史筆通達治體非止令長之才飭[illegible]

持足振風靡之俗數承差委而屢有建明久司邊邑
而益昭威惠成都縣知縣陸天衢接物則言行相孚
持身則始終不變無赫赫之聲而有悶悶之政日計
不足歲計有餘巴縣知縣胡良臣平易近民無慙令
長之職精詳涖事不辭案牘之勞富順縣儒學教諭
苟讓光勸學克勤不忘師資之益操脩自厲允宜模
範之司以上各官皆賢能有為所宜以次甄敘者也
又訪得保寧府推官吳信得一官踰分而驕恣採木
淫刑以逞所至盛張筵燕濫受銀花綵幣之饋賣放
充入私囊寧惜投鼠忌器之譏怒生員何起龍之方

命暴怒箠死嗔生員何承恩之陳訴窮捕收監到任
雖淺罪惡難原涪州知州吳希賢年迫桑榆識尤昏
耄政事盡委於吏胥衙門實同於賈市青神縣知縣
今丁憂郭如磐昏庸之識尸素有年委靡之資懲創
無改苞苴肆行而吏不知有法綱紀蕩廢而民不知
有官中江縣知縣周淑以樗櫟之材叨民社之寄視
災患而不恤對案牘而罔知狐鼠之奸日張憔悴之
民益困以上各官乃貪酷年老罷軟所宜照例罷黜
者也射洪縣知縣王潮鹽亭縣知縣朱璣皆力小而
任重智小而謀大六事不知一籌莫展政令[illegible]

㷀民庶無所瞻依此乃才宜教職者也如蒙　勑下
吏部再加查訪果若臣言將許應元等論資擢用吳
佳革職為民吳希賢致仕郭如磐周淑冠帶閑住王
□□職改授教職則枉直昭明舉措允協賢者知勸
不肖者知懲不惟川蜀震厲而四方亦莫不嚮風矣
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薦舉武職官員疏

題為薦舉武職官員事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得
其人則弱可使強危可使安敗可使勝不得其人則
失律與尸棄師殄國有所不能免矣況茲川蜀介在

諸夷輔車唇齒之勢誠不可一日而忘戒者而長城
之寄鎖鑰之司則惟是一二將領云耳今蜀之兵甲
財力漸已不如往時而所賴以為安者何卿而已然
以一何卿而保障全蜀已不能無憂而可無如卿者
以為之副乎是則大可憂也臣自涖蜀以來其於此
輩蓋嘗試驗之久稽覈之詳為蜀求人為卿求繼今
僅得數人焉如原任松潘東路遊擊將軍曹克新志
樹勳庸識諳韜略力足以摧鋒陷陣才足以應變出
奇松潘南路遊擊將軍龔銳存心以實而不欺馭下
有方而無虐應敵臨危身必先於士卒攻堅破□□
已震於西陲新任松潘叅將丘曾韜略得之家傳戰
陣乃其親歷威愛兼濟而人無怨言謀慮必周而舉
無敗事漳臘守備指揮同知史諭力披堅陣以破強
番手刃掠寇而出死地留藏多算士卒應命而爭先
勇冠三軍犬戎聞名而破膽松潘衛左所鎮撫程規
沉毅有謀而料敵不爽剛果能斷而臨事不踈協贊
戎行則三軍倚以為命規畫攻取則隨在迄有成功
是數臣者皆折衝禦侮之才專閫干城之器也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為重　勑下兵部再加查訪果與臣
言相合者將曹克新等遇有相應員缺各隨宜推用

則全蜀之保障將來不獨一何卿而已此雖臣之私
憂過計然誤蒙　皇上之任使亦非敢出位以為言
也諺曰見兎顧犬為計已晚惟　皇上垂察焉為此
具本謹題請　旨

薦揚境內遺賢疏

題為薦揚境內遺賢以裨治理事臣聞知人則哲乃
聖人之所難而以人事君實臣子之深願不知而舉
之是欺君也知之而不舉是蔽賢也此蓋稍知自好
者不為而況司風紀之責懷報稱之忠者哉維茲川
蜀山川稱雄於天下故名世之彥棟國之良蜚聲而

樹績者代不乏人其在于今抑又盛矣臣自承乏以
來詳咨博諏凡林下遺逸頗得其素履焉但其間有
屢經薦達而奉 旨起用有德望素隆而年齒已邁
有山林日久而市朝念灰有衆所共譽而察識未真
者俱不敢槩舉外求其才行兼茂年力相應者得五
人焉如原任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講才
本優於經濟學亦造於精純先居諫院立朝有正直
之風歷任憲臣所至著澄清之績屏居既久充養益
完行足表於鄉閭心不忘于 廊廟原任左春坊左
司直兼翰林院檢討任瀚學窮墳典匪徒窺測緒餘

文逼古人誠宜藻潤 鴻業廬草野以誦讀而蓬蒿
滿門謝塵鞅以奧猶而公府絶跡雖齟齬於流俗足
風厲乎簪紳原任翰林院編修楊名志既切於忠
君誼尤篤於信友阨窮不閔居然前哲之高風夙夜
自修允矣 廟堂之偉器視鄉鄰之饑溺則惻隱以
求援遇親故之請托則峻拒而不應原任陝西布政
司參政楊麗應靜本於夙成孝友出自天性啜菽飲
水惟懷愛日之誠却軌杜門曾無越禮之行既不脂
韋而失已亦不矯亢以失人原任雲南按察司副使
高第以卓犖之才崇韜晦之節為守令則循良之[illegible]

溥任兵備則安攘之功成急流勇退視功名如脫[illegible]
閉戶藏修其道德如膏粱修藝文而咳唾珠玉等詩[illegible]
事而指掌古今此五人者稟賦既邁於等夷修為無
間於少壯況或自其不為也而可以知其有為或自
其已試也而可以知其大受蓋非獨愚臣知之凡有
識者莫不知矣如得揚聲紫微振翼霄漢則其所
建樹必足以黼黻 皇猷恢張太平之化蓋不止於
墨丈尋常之間而已也伏望 聖慈憫其沉淪之久
施以甄錄之恩特 勅吏部再加詢訪有如臣言不
謬將諸臣以時起廢遇缺推用則山林之璞玉皆得

為清廟之瑚璉在位者益勸於為善而退處者亦不
至於自廢矣此斯世斯民之幸亦 宗社無疆之休
也臣無任惓惓願望之至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克平馬獺番賊錫賚謝 恩疏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准兵部
咨為捷報克平馬獺番賊事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覆
題奉 聖旨這番蠻稔惡年久地方受害巡撫等官
征剿克平其功可嘉張時徹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
裏袁鳳鳴陞俸一級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朱
籃銀十兩一表裏丘魯十兩安忠等十員并將[illegible]

沂阿他等各五兩其餘依擬備咨到臣欽此欽遵本月初二日該承差冷遷齎捧 欽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前來臣即出城奉迎望 闕謝 恩叩頭祇領訖伏以功懋懋賞 國家御世之權食食分憂臣子事君之義故上不至於僭賞而下不至於素餐竊念臣韜略未閑學有耿恭之智詩書粗習深慚方叔之猷銜 命遐方懷憂夙夜適馬獵之不靖肆荼毒於無辜 天討是行妖氛遂殄斯實 皇靈之震蕩亦由將士之馳驅如臣得免僨事之誅已為踰涯之幸過蒙 皇上絲綸下錫金幣載頒珍重不啻於彤

弓 光寵有加乎朱紱捫心自愧度德何堪徒懷負曝獻芹之忠莫報 高天厚地之德雖畊漁於荒野當歌頌以終身臣無任感激陳 謝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巡撫江西謝 恩疏

奏為謝 恩事嘉靖二十八年四月內接見邸報欽奉 聖旨張時徹既查勘無礙照[illegible]旨錄用欽此本年五月初六日准吏部咨題奉 聖旨張時徹著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地方寫勑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即欽奉 勑諭一道望 闕謝 恩起程前來於六月二十一日至省准前任巡撫都御史傅鳳翔將 符驗關防咨送到臣接管行事外伏念臣樸樕小才本不堪於重負頗[illegible][illegible]生之間習於諧時爰致人言徒深自咎過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月之照燭市虎於羣疑施 天地之恩釆[illegible][illegible]於下體既寬厚譴復獎微勞方幸訕鑠之得明[illegible]望甄收之猥及乃者重荷 鴻造遽錫 龍光畀以大方登之舊列起滯中之棄斷再蒯華根活轍下之枯鱗還沾沛澤闔門胥慶刻骨難銘茲蓋伏遇皇上緝熙敬一 德交協乎神人 建極中和治允

符於位育鼎鉉隆而九功惟叙泰茅拔而庶績咸熙有 君有臣共頌唐虞之盛為屏為翰匪乏申甫之賢如臣者草野微塵既罔裨於岱岳揄枋短羽曾何望乎雲霄乃茲荷戴之過隆恒惟淵冰之是蹈臣敢不勉竭狗馬期効涓埃奉三尺之 王章善必揚而惡必遏軫一方之民命利斯興而害斯除心苟無愆即繁言亦何恤義所當為雖屢躓而益前正俗厚生豈徒虛文之飾振綱肅紀務求實效之臻惟仰承宵旰之憂庶少贊 雍熙之治臣無任感激陳謝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京平都蠻錫賚謝　恩疏

奏爲謝　恩事伏見邸報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該兵部題爲剿平叛蠻以靖地方事奉　聖旨這各官平剿叛蠻有功嚴時泰陞俸一級升張時徹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應大猷旣獲功獨多才尚堪用著吏部査議來說熊銳等三員翁溥等四員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周繼等三員丁湛王景豪升石遷高等四員各十兩袁汝諧等著巡撫衙門分別犒賞丁勇曹克新准贖其餘依擬行欽此欽遵十月二十四日該承差李旦齎捧　欽賜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前來臣即出城奉迎望　闕謝　恩叩頭祇領訖伏以　聖王御極操八柄以馭羣臣一明主討謨張九伐以平邦國故征誅必加於有罪而錫賚不及於罔功蠢爾都蠻敢行稱亂狙居巖穴自恃鳥道羊腸烏合逋逃公然脯肝飲血雖屢挫而莫懲遂深入而益熾臣昔備員玆土目擊民艱嘗據實以上聞將相機而致討蓋徙懷厝火積薪之慮未及効焦頭爛額之勞乃者仰仗　皇靈克平叛寇論功不遺於細行　賞濫及於臣朱紱方來服美文章之粲〔門〕金載　錫榮膺　綸綍之頒是實以旌殊異之績

〔匪〕遂乃逮樸樕之材功微勸厚感極慙生臣敢不〔必〕竭駑駘圖報　天高地厚之德繹抽謇拙咏歌　河清海晏之休臣無任感激陳　謝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謝陞俸　賜銀幣疏

為謝　恩事該兵部等衙門題為　欽奉　聖諭
[illegible]奉
[illegible]擢時徹陞俸一級賞銀二十两二表裏欽此
隨卽報名　廷謝訖臣某稽首頓首　上謝者伏
念臣本以章句之儒繆叨本兵之二玁狁孔熾徒
懷捐軀報國之心軍旅未閑何有折衝禦侮之畧
乃者　聖德格　天神人效力執叛虜於俄頃勝
匪甲兵折戎醜之陸梁　威行朔漠是蓋誅止一

二而慶及萬方者也臣某竊窺　帝德於難名同
賀太平之有象豈期　大賚濫及微臣本無助於
纖毫亦仰承乎　蕃錫陞俸踰級頻殊常祿之頒
華幣兼金均出內帑之賁榮非力稱感與懼併臣
某敢不長憂素飡之譏誓竭匪躬之節砥礪朝夕
秉執堅貞惟圖少效於涓埃豈曰無俾於海岳伏
願　皇上德比舞干化隆重譯無遠弗屆坐致四
夷之來庭有道維長永篤萬年之純嘏臣無任感
激陳謝之至爲此具本親齎奏　謝以

自陳疏

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嚴考察事茲值京官
六年考察四品以上官例當自陳伏念臣以一介
草茅幸逢　皇上龍飛誤蒙　錄用竊祿多年涓
埃無補雖　天地包容未卽譴斥而臣之自量在
位一日則曠官一日忝竊彌久愆戾彌深夙夜思
惟不遑寧處況　皇上厲精圖治旁招俊乂列于
有位方將收安攘之勳以光中興之治而臣乃謬
厠本兵勇不足以先戎行智不足以贊廟謨碌碌
終日將安用之卽今考察庶僚凡有不稱皆從罷

免臣之不職群工無與為比若仍玷班行妨賢者
路將何以風厲天下咸熙庶績乎伏望　皇上矜
察悃愚將臣特賜罷黜以為奉職無狀者之戒庶
幾黜陟昭明而百僚知勸矣臣無任懇切惶恐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乞改給　誥命疏

為比例懇乞　天恩改給　誥命事臣由嘉靖二
年進士歷陞今職歷在京正三品俸三年考滿給
由咨送吏部引　奏復職例應請給　誥命緣[illegible]

先任福建布政使司左參政於嘉靖十八年門
蒙　聖恩贈封祖父母父母榮幸踰涯存歿感激
但臣伏思　朝廷曠蕩之恩本欲興孝以勸忠而
子孫追報之心寧忍後親而先已今臣已又忝京
職而祖父尚列外銜官階有異情實未安查得先
任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後陞刑部右侍郎喻茂堅
先任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後陞吏部左侍郎潘
璜俱先給外官　誥命後各乞改給京官　誥命
俱蒙　聖恩准允臣與二臣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敕下吏部查果無異一體奏請俯賜改給今

官　誥命則臣祖臣父再沐　寵光於九原而臣
八十之母亦重被　綸綍之榮臣及子孫當感戴
於世世矣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

謝陪拜　賜鈔錠彩段疏

為恭　謝　天恩事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欽奉
聖旨六　宮廟命官六員每鈔一百錠彩段二表
裏陪拜九卿每鈔五十錠彩段一表裏欽此臣等
荷蒙　聖恩不勝感戴隨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
訖謹頓首稽首　上謝者伏以徧禮群神廣明禋
之至敬顯相百辟賛昭格之洪休事獨備於今茲
義有徵於古昔恭惟
皇上道參高厚治洽幽明靡夕靡朝不為民而祈
福　在宮在廟惟一德以格　天當茲改歲之期
式舉篤　玄之典　明命有赫秩禮斯將臣等忝
厠鵷立之班得與駿奔之列趨蹌恐後對越用虔
顧臣職之當然何
皇恩之猥錫寶鏹玠重出自　內帑之頒文幣煇
煌賁及藐躬之賤私懷感激誓將罄乎涓埃相顧
惟騰懽無裨於海岳伏願

聖壽無疆永作百　神之主　皇圖允固丕承一
統之基盡異域以尊親普萬邦而　錫福臣等無
任激切陳　謝之至

乞賜給䘏典疏

為懇乞　天恩賜給䘏典以光泉壤事臣由嘉靖
二年進士先因歷任福建布政使司左參政荷蒙
皇上覃恩封臣父母後臣歷陞右副都御史兵
部右侍郎嘉靖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歷正三品
俸三年考滿又蒙
聖恩改贈臣父忭兵部右侍郎封臣母孫氏太[illegible]

頒給
詔命伏念臣蠢庸無狀竊祿多年過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榮及先世臣早夜感激雖勉
竭狗馬之力未能報塞萬一不幸臣母於本年二
月初六日原籍病故循省涯分豈宜重干　恩澤
但以臣母鞠育劬勞誠不勝鵶鳥之念而
皇上方隆孝治每　俯卹臣子之私輒敢昧死陳
請伏覩
大明會典一欵凡兩京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
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查得見行事例一品至四

品文官父母曾授本等封者各許並祭其無封贈
者不許及查先任南京禮部左侍郎王瓚母朱氏
吏部左侍郎歐陽德母蕭氏俱以三品封太淑人
病故例
賜祭葬瓚父王祚德父歐陽庸俱得並祭今臣父
母與二臣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俯垂憫念
勅下禮部查例
賜給臣母祭葬臣父亦得並祭則臣之一家無間
存歿永戴　休光於無極臣雖不才未死之年皆

圖報之日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南京兵部尚書到任謝　恩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先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
聖旨張時徹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寫勅與
他欽此隨將奉命起程日期緣由具本奏聞訖茲
者欽奉　勅諭望闕謝恩欽遵行事謹頓首稽首
上謝者伏以五服五章體天心而作則三德六德
量材器以官人斯庶績之由熙實治世之同軌恭
惟
皇上一德格天懋建中和之極八柄馭下適成熹

績之休越自邊鄙之纏驪恒懷宵旰之兢惕拊髀
以思頗牧側席而訪莘巖非有嘉猷昌升膴仕如
臣海濱賤士章句庸儒竊祿三十餘年真同尸素
歷官一十六任強效馳驅勞未足以贖愆才不克
以副志誠宜屏處以卒餘生詎意天地之恩不遺
葑菲日月之照下逮衡茅起之草土之中授以鎖
鑰之寄崇階頻陟驚寵錫之過隆重任濫膺知遭
逢之非偶捐軀莫報刻骨難銘伏念臣韜鈐素暗
本無方叔之壯猷軍旅未閑深愧吉甫之文武仰
荷綵綸之重不勝犬馬之心況當中外之殷憂正

宜奔走以僇力臣敢不恪共朝夕飭厲綱維宣布
威靈用作戎行之氣經營屏翰莫麗京邑之民苟
可效於纖毫誓勉竭乎駑鈍伏願
皇上聲施蠻陌重譯致萬國之来王德並唐虞四
海戴一人之有慶永皇圖於盤石繫泰社於苞桑
臣無任感激陳謝之至

請增調狼土等兵以安根本重地疏

題為飛報十分緊急賊情增調狼土等兵以消巨
患以安根本重地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操江都御史史褒善咨云云又准總
督漕運兼巡撫都御史鄭曉咨云云到部送司案
照先奉本部送節准總督并操江衙門咨稱倭賊
四散焚劫勢甚猖獗備由題　請從宜設備間今
該前因切照倭奴深入肆毒屢年吳浙軍兵一無
可恃近該總督巡撫等官具　題調到狼土等兵
雖屢有斬馘而餘寇尚多今新賊踵至愈加充斥
所至荼毒道途為梗若不廣調精兵亟為殄滅誠
恐蔓延日久為患匪細等因案呈到部臣惟南都
與蘇常接境而長江與大海相通警報日聞遠近
震恐其固守城池保護　陵寢團結鄉保扼據險

隘俱該臣等逐一具　題將京營人馬嚴加整潮
多方隄備去後今該前因臣會同內外守備并南
京府部等衙門科道等官議照東南為財賦具區
而留都乃根本重地數年以来吳浙之間橫被倭
患所在傷殘蓋地方承平日久而兵力柔脆殊甚
任其猖獗莫之誰何邇者仰荷　聖明督調狼土
等兵合力征剿雖屢次奏功未即殄滅而新賊日
增虐焰愈熾舟稱數百衆且鉅萬而我兵之可恃
者惟狼兵土兵一萬四千而已且前此舊賊止於
屯聚柘林川沙等處我以全軍分出進剿為力尚
易今則新舊相參流劫肆出在浙西則海鹽乍浦
嘉善平湖在直隸則松江蘇州上海崑山常熟江
陰無錫崇明靖江在江北則贛榆日照桃源海州
通州泰州鹽城無處無賊而我兵合之則應援弗
及分之則勢弱難支星馳轉戰未能收功兵法曰
什則圍之伍則攻之又曰知彼知巳百戰不殆此
定筭也今彼衆我寡彼勇我怯而乃東西追逐疲
于道路欲以僥倖於萬一不待智者而知其難矣
遲之一日則禍大一日盖有不可盡言者若不亟
議增兵早為剿除萬一長驅深入逼近留都震驚

陵寢關係匪輕况南京各營官兵素稱疲弱且
未經戰陣雖分布防守無益實用即將見在狼兵
土兵分調策應又不免顧此遺彼坐失機宜深為
可慮查得總督都御史張　原奉　勅諭如或兵
力不足聽爾於山東兩廣湖廣有兵之處徑自行
文調取各該巡撫官并三司守巡道官即時督發
如有抗違遲悞者指名參奏拿問欽此即今賊勢
緊急如同焚溺呼吸之間勝敗異形懇乞　聖明
俯容臣等一面移咨總督都御史張　遵照欽奉
勅諭內事理徑自行文提督兩廣等處軍務都

御史談愷總兵官將傳巡撫湖廣都御史汪大受
總兵官焦棟即調發東蘭那地等州狼兵永順保
靖武司土兵共二三萬名務要精選壯勇慣戰者
各備鋒利器械強弩毒藥星夜督發比照先次調
兵事體應給衣裝就於各巡撫衙門從厚處給經
過地方俱給與行糧犒賞應付船隻行委該道守
巡兵備官員監督該管掌印土官星夜統領前來
不許將不堪之兵一槩充數及於途中縱令騷擾
搶虜財物違者輕則從宜責治重則押赴軍門處
以軍法至日聽總督衙門分布一則護守　京師

保安根本一則隨賊向往併力征勦務在刻期平
定以弭大患仍乞　皇上軫念　陵寢重地財賦
[illegible]區　特勅兵部馬上差官星馳前去催督彼處
撫按等官速行調發無致失誤事機及　申勅各
該土官務竭忠藎僇力平賊有功之日查照近例
重加陞賞如有逗遛觀望失誤軍機者定行一體
罰治削黜不恕庶幾威武奮揚而廓清有日臣等
不勝幸甚緣係飛報十分緊急賊情增調狼土等
兵以消巨患以安根本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千戶韓鍾齎捧謹題請　旨

乞嚴防勦以固根本疏

題為節報倭寇刼掠乞嚴防勦以固根本事南京
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本年五月十八日奉本部
送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史褒善咨　云
云　又准總督南直隸浙江福建等
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咨
云
云　又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史褒善咨　云
云　又准總督南直隸浙江福
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
咨　云
云　各報到部送司看得節報倭寇肆出刼

掠雖時有斬獲而奔突無已誠恐漸近京畿為患叵測呈乞早為計處以安重地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琥何綬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協同守備兼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議照倭夷寇內內地荼毒生靈自有書史以來未之前聞乃者仰仗　天威蘇松地方前後斬馘不下五千有奇自平望捷後人心鼓舞謂如破竹之勢可以次第就殄柰何舊賊既多新賊踵至而內地姦民從逆者不絕雖督撫等官竭力紓籌督兵截殺屢有斬

馘而虐焰益張縱橫肆出遲怨報警所在焚掠兵燹彌望道途為梗節據飛報賊眾有在太湖者有在洞庭山者有在蔡港者有在唐行者有在嘉定者有在常熟者有在靖江者有在狼山者有在崇明諸沙者有在江北者有在嘉善者有在乍浦者往往聚衆成屯不下百千為黨豕突狼奔去住莫測竊計南京根本重地　皇城　陵寢關係匪輕屢聞窺伺之謀誠為剝牀之患今賊入太湖則宜興溧陽溧水乃其要衝賊犯無錫則常州丹陽句容乃其要衝賊入崇明靖江則𣳾州鎮江儀真乃

其要衝賊由太湖取道蕪湖則太平乃其要衝合該府縣既各設巡撫付以地方之責又置操江委以江海之防而總督大臣則專任征剿均宜僇力防禦難以他委但恐賊勢延蔓變態不常一或偎備少踈將來禍患莫測今總督軍門雖稱調發江北徐潁兵備及應天池太等兵前來協守隨據應天府呈報無兵可調徐潁遠在江北勢難猝集儀真守備及應天池太等府方自備不暇亦恐兵力難分止憑紙上之言無益捍禦之實反覆計慮誠可寒心除本部一面通行應天常州太平等府宜

興溧陽句容等縣各整搠軍兵嚴加把截以謹藩籬之防行巡城御史及本部委官編立保甲團練鄉兵以嚴門戶之守又催調徐潁等兵以為協守之助選練營操兵馬以聽調遣之用尤恐地方廣闊分布不周而兵馬疲羸戰鬪不格速應議處又照三軍司命在於將帥南都見在武弁未有一人曾經戰陣者查得先該本部題　請博選謀勇人員推補五府僉書隨該兵部將萬表等推補今各官多已遷轉而見在者亦有差委近又該署印尚書孫　題　請推補揀之事勢誠不容緩通合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合無　申勅總督巡撫操江等官一面督發軍兵隨賊向往截殺務要刻期剿滅以靖地方一面嚴督應天鎮江等府宜興句容等縣各整搠軍兵日夜戒嚴但通南京要路先時多方設備賊至極力堵截毋致蹂虞萬一賊勢滋蔓侵犯京畿速調狼苗等兵星馳前來會合剿殺共期拱護　皇城保安　陵寢如有蹂虞俱難辭責及照將帥之選求之西北緩不及事求之東南實難其人今總兵官沈希儀副總兵官何御見今行取前來軍門聽用各官既無素用之兵

又無統領之任徒備虛名胥無實用沈希儀雖稱年老致仕精力尚強何卿雖係勘問未結亦非重大事情及訪得貴州總兵石邦憲謀勇可用統御有方合無將各官填補南京五府僉書聽臣等便宜委用無事則操練兵馬防守城池有警則提兵肆出殺賊立功如有託疾避事容臣等參究重治再照營操之兵缺伍數多不及原額之半一遇有警不勾分布　孝陵在於城外全無捍蔽近雖題奉　欽依著豐潤伯曹松管領軍餘三千名護守緣本官未經戰陣而新選餘丁率皆老稚充數平時不能張弓負戈臨警豈能摧鋒抗敵目前之事最為可虞合無容臣等再加詳議務求兵將之實以謹夙夜之防庶幾緩急有備而京畿奠安不惟杜狡虜窺伺之心亦可以為留都永久之利矣緣係節報倭寇刼掠乞嚴防剿以固根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韓鍾齎捧謹題請
旨

請急脩武備以便防禦疏

題為急脩武備以便防禦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豐潤伯曹松奏云云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左府掌府事豐潤伯曹松題稱　孝陵衛見有空閑舍餘三千一伯餘名欲要會選添設防守一節為照南京孝陵係　祖宗根本重地近因倭患緊急本部題奉　欽依行令本爵專管防護今據奏稱前因無非脩武備以振軍威之意但止言開行會議不見南京內外守備等官議過緣由係干創始必須詢謀僉同事體方無窒礙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南

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恭贊等官并戶工二部科
道衙門即查前項含餘應否揀選合用管軍官員
并器械口糧應該如何處置金鼓旗幟動支何項
官錢置辦什物自備便與不便以後地方平寧或
常川設立或仍行疎放詳議停當具實回奏見今
倭奴方熾合聽曹松且權為督練以備急緩不許
因而誤事緣係急脩武備以便防禦及奉 欽依
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三十四年五
月初一日本部尚書楊博等具題初三日奉 聖
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本

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會行南京內外守備恭贊
等官并南京戶工二部科道衙門一體欽遵查照
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臣會同南京內外
守備并南京戶工二部科道等官議照 孝陵軍
士原額五千七百有奇蓋以 陵寢在於城外守
護為難故多設軍士以備緩急之用非專供掃除
栽種之役而已也既而隱蔽日多消耗日甚即今
見存者惟一千八百餘名以之供應似為有餘以
之防守實為不足查得節奉 成祖文皇帝聖旨
孝陵衛他是奉祀祖先的衛分今後不要別項差

使他欽此以後屢有題請皆以前旨為定竊詳別
項差使者謂出乎本陵之外也若以本陵之軍而
充本陵之守正與前旨相合奉祀官員豈得藉以
為詞故豐潤伯曹松請選餘丁三千操練防禦誠
非得已但前項餘丁皆業技藝貿鬻以糊其口今
防守之役難以時計而口糧之給止於開操衣食
且猶不充豈能常川備禦是使精壯者百計規避
而徒以幼穉充數也臣時徹親曾閱視長不三尺
或髮始垂有揭竿執梃真同兒戲即有緩急將焉
用彼為哉隨該署印尚書孫應奎看得奏內所云

與原奉 欽依提督官軍 明旨不合且慮正軍
數內多有隱射役占之弊議將正軍選取二千五
百名送本爵管領操練題請去後今該前因臣等
竊計選取餘丁似矣而糧賞不充欲求精銳應命
必不可得選取正軍是矣而名數不足欲求折衝
禦侮又所不能即今倭夷之患既非旦夕所可平
而事變之來又非意料所能悉若非立為經久之
計其何以成善後之謨合無查照尚書孫應奎所
題行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逐一清查將
該衛食糧正軍選取五百名仍照各衛節年選補

事例将該衛精壯餘丁選取二千五百名頂補正軍名數連前三千名專一食糧差操不許該衛本管官受賄作弊将精壯之人隱蔽故以幼弱充數違者恭究重治備将各軍年貌開造文冊給以懸帶木牌以防私下頂替仍另立一營別推謀勇将官曾經戰陣者一員充恭将或守備名銜為之統領惟復仍行豐潤伯曹松管理每軍一千分為一枝每枝添委把總一員衛總二員管理聽於附近大教場內不拘舊規設法訓練務期武藝精熟可用仍聽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不時查點

一遇有警即便分布把截以遏侵犯竝不許奉祀內臣干預亦不許指以栽種為名妄行摯取其合用鉦鼓旗幟查照裏營事例行南京工部置造常操什物聽南京兵部動支草場租銀每軍給銀一兩備辦應用及照附陵地方原無墪堡又不敢動土修築但遇防禦之日合無暫於該衛屯住以便宿食再照此營既設雖地方平寧似亦難廢蓋原額軍士數多即今准照前數選補尚猶不足況陵寢重大戒備宜預不宜過有愛恤致誤大計伏望　皇上永言孝思　勅下該部從臣等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緣係急脩武備以便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戶陳美齎捧謹題請
旨

慎防守以安重地疏

題為慎防守以安重地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本部節因倭情緊急已将大小神機新江口浦子口等營官軍分布水陸地方扼守險要外今據水軍把總指揮劉簡等稟稱京口地方去南京甚遠該營官軍更番往守不惟多費行糧抑且孤軍無助無之內地空虛似非所宜又查總督

軍門咨稱調取徐穎等兵前來協守京城亦應預派地方以便遵守通合一體議處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玻何綬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協同守備兼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議照
聖祖開基剏立大小神機新江口浦子口等伍營蓋以根本重地干係匪輕強幹弱枝控御為要故設重兵以為捍衛其為億萬年之慮至深遠也後因承平日久消耗日甚近者倭寇滋蔓侵迫畿輔分兵把截在水路則設於京口龍潭觀音港等處

地方在陸路則設於句容白土秣稜等處地方[illegible]
者一千少者五百而各營之軍所餘已無幾矣以
今日事勢揆之據險守要則前兵尚為不足居重
馭輕則京都尤有可虞此臣等所以日夜憂懼而
莫知所為者也今該前因臣等竊計京口地方乃
入江要路長江之險此最為先以地形論之則鎮
江瓜州南北對峙皆為繁盛之區固賊所垂涎者
也以建官言之既有巡撫操江復有新設兵備二
員凡皆以任安攘之責而謹要害之防耳南京去
彼二百餘里若以京軍遠為守把不惟聲援不及

而內地益致空虛殊非長計查得先年操江衙門
調取鎮江衛軍七百名前來團操以資協守今既
掣回本衛相應用為江防及在彼軍衛有司皆有
見操軍兵合無行令各巡撫操江衙門著落各兵
備副使調集官軍民兵共二三千員名如有不足
設法增益仍處給器械修理戰舡專一於京口地
方平居常川操練有警僇力剿截其京營官軍掣
守龍潭地方萬一京口告急即互相策應以成犄
角之勢或遠為聲援以杜窺伺之謀務使聲勢聯
絡江防益嚴至於陸路官軍近准總督軍門調取

徐頼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各民兵前來協守
相應分布要害地方列營防禦合候各兵至日分
發白土句容龍潭秣稜等處京軍於京城內外把
截以民兵捍外以京軍衛內庶處置停妥緩急無
虞再照設官分職事權各有攸司致治保邦責任
貴於專一茲緣倭寇陸梁京城內外防守事宜雖
該臣等逐一舉行然自京城而外地方廣袤非臣
等所及各該府縣雖奉明文防禦而總領無人設
施互異一有緩急渙不相屬將何所恃以無恐乎
如操練兵馬固守城池整搠器械團練鄉兵處備

錢糧修築墩堡控扼要害撫安百姓皆巡撫之責
也查得應天巡撫都御史南轄蘇松常鎮北轄徽
寧池太安慶諸府京城內外咸歸統理即令料理
蘇松日不暇給況其他乎往往府縣告急下令防
禦文移往返動經旬月未免緩不及事雖竭勞盡
瘁其勢固有所不及也近查蘇松常鎮通泰各已
新添兵備官員合無比照前例以安慶池州為一
道徽寧太平兼應天府屬縣為一道各設兵備一
員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今宜改轄各官專一
整理戎務防禦寇盜悉聽巡撫調度以濟[illegible]之

急事寧之日另議裁革庶幾責任專一而安攘之效可圖昇翰脩飭而根本之地益固矣惟復查照巡按南北分設事體於應天等府添設巡撫一員以便責成伏望 聖明遠鑒 勅下吏兵貳部詳議題請施行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慎防守以安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戶陳美齎捧謹題請 旨

飭武備以固根本疏

題為飭武備以固根本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得留都重地 皇祖肇基 宗廟 陵寢

國脉攸係近以倭寇肆擾分兵禦緑各營軍士消耗既多不敷調發理合呈請從長議處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內外守備并南京府部等衙門科道等官議照內治脩則外患可弭兵力強則國勢自振古今保邦制治率由此道也即今倭寇屯聚日衆刼掠愈慘遠近騷動靡有寧居留都入寇門戶不止一途雖分撥軍士把截水陸險要然地方廣闊兵數未充合之則顧彼而失此分之則力寡而勢微且其間老稚具數將領非人若不及今速為區處以畜三年之艾恐將來事勢益不可支

為照大小教場神機諸營常操軍馬國初號稱數拾萬巳不可考其可見者乃後來之額亦八萬有奇乃今則不滿四萬消耗亦巳甚矣近該南京兵部尚書韓士英為查例收充軍伍以固根本事又該尚書張經為急缺軍士查收壯丁以備調發等事各題奉 欽依將各衛舍餘餘丁及義男甥壻等項選擇精壯共五千四百餘名送部合營操備外然收軍之時往往慮糧不足不肯多收如使所收之軍溢于舊額誠宜酌處今軍有消耗糧無減免補收軍數不及原額遠甚安得遂以無糧為辭且方今募兵借兵紛紛肆出為費不貲雖濟一時

之急終非經久之圖孰與充實行伍之為要乎近又節經題准將各營軍士選其精壯者合營操練以備調遣通計取選不過六千有奇而各營巳無留良矣非所以壯國威而備非常也臣等欲查照前例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官仍於各衛舍餘餘丁內再行挑選年力精壯者頂補正軍食糧以充各營逃絕之數專一頂備征調不許別項差撥但所收之軍若止是尋常隨伍不行設法訓練則徒費錢糧無益實用合無另立一營每軍三千作

為一枝添委把總三員衛總六員分哨管領設一
叅将統之候選軍完日咨兵部推用仍推選慣戰
将官如沈希儀何卿石邦憲填註南京五府僉書
運前合營軍士通屬提督不拘舊規設法操練合
用金鼓旗幟行南京工部置造各軍器械南京兵
部支給官銀一兩與各軍自備聽南京兵部同內
外守備不時閱視比較武藝以行賞罰許照近日
題准事例每年動支地租銀兩以充賞費前項新
軍俱備造年貌文冊給與懸帶木牌以防頂替仍
清查各營近補軍士但有虛冒即與革退舊額軍

士年老者許舉報本戶壯丁頂補如無壯丁一體
革役節省冗食廩餼士氣漸振緩急有賴不惟可
消姦宄窺伺之謀抑有以成永久保障之實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臣等所言非妄即為題覆
早賜施行地方幸甚緣係飭武備以固根本事理
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戶陳美齎捧謹題請
旨

急募精兵以備戰守疏

題為急募精兵以備戰守以固根本重地事南京
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云云 看得江陰之圍日久
未解塘西之賊更益縱橫即今縣官被戕重兵敗
北妖氛之氣未有寧期根本之區深為可慮所有
防禦事宜雖經先後題請施行恐一時難以即至
干係匪輕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呈到部臣即會
同南京內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玹何綬南京守備
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協同守備兼
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議照留都地
方與蘇常鎮江實相接壤留都之恃以為安者以
各府為之藩籬也今江陰武進賊勢久而益增塘
西之賊又将復至吳江以趨蘇州藩籬既已日壞

堂奥豈能獨安查得先因京營官軍數少防守不
敷已經會同各衙門議照節年選兵事例再行添
選精壯餘丁補伍以備防守具題去後今事勢危
急視前尤甚欲候 明旨至日舉行恐緩不及事
臣等議行各衛将精壯餘丁盡行報冊送南京兵
部一面委官會同科道揀選每名給銀一兩自備
器械聽候分布仍候 明旨至日收糧立營操練
但京營官軍素襲承平未經戰陣止可用以守城
萬一賊臨近地若不發兵截殺雖嬰城自守其為
損傷已不可言況 寢陵在外雖有外牆破損低

薄不足為恃尤可深慮查得軍門原調狼土等
數少難以滅賊近日題請添調二三萬縱使如數
調到亦恐分布未周竊計留都重地必得慣戰精
兵庶可恃以無恐訪得廣東新會順德民兵水陸
俱稱慣便近在軍門截殺立功頗多為今之計合
無一面乞　申勅總督巡撫等官調度兵馬相機
截殺務以拱衛京師一面容臣等行南京兵部差
委職方司主事吳一瀾動支本部車駕司草場租
銀一萬八千兩前至廣東地方會同彼處撫按著
落兵備守巡等官召募精壯慣戰民兵三千名每

名給衣裝安家銀六兩令各備鋒利器械添差守
巡官一員領兵官二員星夜監督統領前來南京
兵部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但遇京城有警調遣
截殺遵照　欽依事例有功一體陞賞經過地方
照調兵事例給與行糧犒賞應付船隻不許稽緩
誤事各兵在途不許騷擾搶虜違者聽本部委官
併監督官輕則從宜責治重則處以軍法仍乞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陵寢所在　勅令彼處撫
按官行兵備守巡等官協心召募星馳督發前來
事寧之日隨即放回庶軍威振揚根本有賴再照

南京兵部節年所積各項銀兩俱為兵兵二部及
總督衙門題請取用所餘無幾今賊勢叵測費用
不經合無止聽本部遇有募兵犒賞製造軍器急
務許從宜動支每年終造冊奏繳其餘衙門不得
仍前奏討免致緩急無措及照南京兵部屬官數
少萬一賊寇臨城不敷差用合無臨期聽於各部
司屬官內選取才猷素著者從宜行委用濟目前
均乞　勅下兵部詳議覆請施行緣係急募精兵
以備戰守以固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百戶齊賢齎捧謹題請　旨

飛報賊情疏

題為飛報賊情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准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准提督操江
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褒善咨云
云各報到部節該本部會同南京內外守備議照
蕪湖太平地方水陸俱係南京要衝今賊衆長驅
深入官兵不能阻截根本重地所係匪輕隨於本
月十九日移咨總督侍郎楊宜操江都御史史褒
善巡撫都御史曹邦輔遵照先奉　欽依及節次
題奉咨文內事理嚴督各該地方官兵極力堵截

仍調精兵隨賊向往剿殺以安重地及行太平等
府嚴督官兵於要害處所極力守把毋致疎虞又
於二十一日劄委指揮王漢統領新江口水軍一
千名前去采石截殺以遏水路之衝又委指揮劉
簡袁隆整搠該營水寨防禦大勝關龍江關觀音
港等處隨賊向往截殺及移文操江臨淮侯李庭
竹遵照　勅諭嚴督該營官軍相機追剿又行大
勝關各巡檢司將沿江一帶灣泊船隻盡行逐趕
斷絕往來其通江小河釘樁欄截續據報稱倭賊
已過蕪湖由陸路前來又於二十五日委指揮朱

襄統領招募勇士五百名前去板橋指揮蔣陞統
領合營官軍一千三百名前去龍山場各設伏據
險截殺又經移咨總督楊宜巡撫曹邦輔操江史
褒善急調精兵前來策應毋得稽緩誤事及咨南
京都察院轉行屯田御史將江南屯操守把官兵
合班防守又委坐營都指揮張鵬蔣欽及各把總
指揮各領官軍一千三百員名前去外門守把截
殺內梁高守馴象小安德貳門徐衡守大安德門
夏禾守鳳臺門蔣欽張勳守夾岡上方貳陳顯毅
守高橋門孫有守滄波門張鵬錢文守麒麟門及

將在城居民相兼官軍餘丁責令指揮千百户[illegible]
官統領分守內十三門併各城垛又移咨巡撫都
御史曹邦輔督發精兵前來城外截殺各通行去
後二十九日午時據朱襄部下管隊官饒爐走回
報稱倭賊於二十八日晚三更時分前來偷營隨
該指揮朱襄督兵奮勇殺退至二十九日黎明時
候賊衆魚貫而來本官用火器竹槁長槍長箭手
拒敵鏖戰良久互有殺傷忽有穿紅數賊用門為
牌遮格銃箭蜂擁衝陣砍倒勇士數人我兵挫動
指揮朱襄奮勇直前盡力督戰致被衆賊圍逆殺

死衆兵潰散傷死數十餘人本日未時又據蔣陞
部下衛總魏鎬走回報稱倭寇於本日午時前至
龍山場地方與本營官軍對敵數合被神鎗連珠
銃砲打傷數賊賊戰益力官兵抵敵不過指揮蔣
陞奮勇策馬衝陣致被砍傷坠馬蔣陞隊馬未知
下落官軍陣亡約有一百餘人三十日巳時據守
大安德門把總指揮徐衡報稱倭賊一彩各執槍
棍身穿紅白雜衣近門二次挑戰當被官軍各放
槍砲打退後又有賊亦執槍刀逼門當被勇士三
漢放一弩箭正中一賊又被軍人李堂在城[illegible]

放一弩箭打中一賊即時死地衆賊扛囬去訖又
又報稱倭賊近門當被神槍手劉祖姚伯起放槍
射中二賊倒地身死賊遂退去又據徐衛報稱據
衛總鐵山報稱有賊一夥見在小安德門外意要
攻門本職隨將本部先鋒官軍二百員名神槍手
五十名差衛總張恕前去策應當被軍人王奴仔
放火箭中傷倭賊一人餘遂退去未時據守夾岡
門坐營將欽等報稱倭寇突至本門城下隨被軍
士將神槍銃砲打退賊見各門防守嚴密聲勢聯
絡一面調兵策應一面整衆出剿賊衆懼怕星夜

潛遁隨該本部會同內外守備督調把總指揮張
勳陳顯毅各統率部下先鋒星馳前去隨賊向往
追剿隨據張勳報稱差驃騎勇士郭子安等探得
賊於三十日夜到陰鄉拏一小廝嚴伏喜送至鋪
岡又拏李華送至玄武鋪住歇往秣稜去訖初二
日據守秣陵關委官推官羅節卿報稱據探事勇
兵朱林等報賊於初一日早在玄武鋪徽州王店
燒紙喫飯起身至九里埂內有一賊穿白合手齊
足向四方拜畢又有穿綠一人手執白扇搖動四
方光焰各兵對敵見賊猖獗勢兇抵敵不過各兵

奔潰逃命衆賊直到南關經過徽州孫店門首
住一人要伊引路不從用刀砍傷左手各賊徑往
路口去訖本日准總督侍郎楊宜委鎮江衛百戶
劉文淵統領召募驍勇五十六名狼兵五十名着
頭鮑燧統領徽兵一百七十四名前來策應截殺
隨該本部處辦銀兩酒肉米餅厚加犒賞委官催
督前去會同張勳陳顯毅僇力追剿去後通查案
呈到部臣即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璈何
綬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
協同守備兼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

議照倭夷為害雖已數年未有奔走數千里深入
不忌如今日之甚者蓋緣各府州縣官員自相秦
越不肯同心共濟賊至則倉卒徵調倖免一時賊
去則怡然相安莫肯追逐是以輕視內地大四縱
横臣等逆知有此節經會議題請增兵設備以圖
掃蕩即今目見充斥臣等痛心切齒恨不滅此而
後朝食但承平日久武備積弛近雖嚴加訓練稍
有改觀終以未經戰陣對敵不免挫衂仰仗　皇
上玄威遠届窮寇寒心信宿之間遂爾潛遁城外
地方一無所傷所據把總指揮朱襄蔣陞香勇直

前率先士卒冒鋒鏑而不辭膏草野而無悔功雖未成忠實可取相應遵照兵部先年題奉　欽依事例將朱襄厚加褒恤子孫襲職之日照例陞級蔣陞再候查實具奏一體施行朱襄領哨千戶姜誠百戶唐音俱各陣亡均應褒恤及陣亡勇士官軍俱合優恤給與埋瘞之資其有功把總徐衞量行給賞軍人李堂等照例給賞間有退走官軍容臣等逐一查明嚴加究治如律及照臣等均有地方之責未收滅賊之功乞賜罷黜以為奉職無狀之戒庶幾賞罰昭彰人心思奮再照前寇深入剿

殺未盡將來之患尚未有艾所有各該防禦事宜及今不容少緩切計臣等守備之事止能行於京城自京城而外則皆總督巡撫操江之責也節經南京兵部題奏乞　申勅各官一面督發軍兵隨賊向往截殺務要刻期剿滅以靖地方一面嚴督應天鎮江等府宜興句容等縣各整搠軍兵日夜戒嚴但通南京要路先時多方設備賊至極力堵截毋致蹂躪萬一賊勢滋蔓侵犯京畿速調狼苗等兵星馳前來會合剿殺共期拱護　皇城保安陵寢如有蹂躪俱難辭責等因節次通行去後今賊至城外各該應援剿殺之兵累經移文催督或後期而始至或賊退而未來萬一誤事罪將誰歸更乞　天語叮嚀嚴加戒諭總督巡撫操江等官務要整搠兵馬多方設備預為戰守之圖其近京地方尤宜戒嚴一遇有警星馳策應務保無虞如有仍前觀望賊至不行嚴兵剿截賊退不行極力追逐賊逼都城不行火速應援一體重治不宥庶內外成犄角之勢而都城無孤立之危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詳議　早賜施行不勝幸甚緣係飛報賊情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戶劉欽

齎捧謹題請　旨

整飭營務嚴操練以備戰守疏

題為整飭營務嚴操練以備戰守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本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阮文中署覓呈為飭武備以固根本事奉本部劄付前事備劄各職遵照題奉　欽依內事理會同科道官將各衛造報冊內舍餘軍餘量留一丁聽繼挑選年力精壯堪以收充軍伍者盡數准收完日造冊呈報以憑施行等因奉此遵依會同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戶科給事中朱文漢南京湖

廣道監察御史暑仲律將南京錦衣等衛所造到
各官軍戶下舍餘軍餘文冊逐一揀選得年力精
壯堪以收充軍伍梁實等七千四百七十七名理
合備造年貌文冊呈報施行又據合營中哨把總
指揮徐衡等呈稱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內奉南京
兵部劄委各職遵照題奉　欽依將揀選精壯官
軍五千員名就附大教場合營操練原未建立營
盤旗臺近蒙題准選補軍士收充營伍官軍數多
必須另立營場庶便操演呈蒙本部行委職方司
署員外郎事司務將春生車駕司主事阮文中帶

同南京欽天監陰陽人朱瀾等親詣大教場督令
步弓人等逐一丈量北至營門起南至水溝止共
長八百弓內四百弓原有土墩為界本營分隊走
陣操練人馬尚多餘地自土墩之斜仍有空閑基
地四百弓堪作合營相應比照大教場規制築砌
將臺建立旗杆起蓋演武廳坐營把總等房以便
操練又據陰陽人朱瀾等看得前項營基地勢方
向年月皆利並無窒礙為此令將區畫營圖理合
呈乞施行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嘉靖三十三年二
月初二日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固根本防運道

以弭賊患以保治安事該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
李尚智奏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移咨南京兵部
會同守備科道等官將南京各營官軍嚴加挑選
六七千員名每一千選把總指揮一員居常操練
遇警統領防禦每三千令坐營都指揮一員統領
分屬大小教場神機營各坐營都指揮統束本年
二月十八日又准兵部咨為陳末議酌處留都事
宜以便防禦事該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奏稱將
在營軍士嚴行挑選務揀精銳以聽征調并定委
各營幹練忠勤武臣堪任將領者統馭之無事則

以選鋒屬之校閱有警則即提精銳以赴行伍如
臂指之相使形影之相顧不必臨時選閱庶為有
濟等因咨部送司已該本部委官會同科道官將
各營軍士汰其老弱揀選得大教場三千名小教
場二千名皆年力精壯堪以訓練以備征調隨經
劄委各坐營都指揮為之管束仍選撥神鎗手并
驍兵勇士教習人等相兼訓練選委謀勇把總五
員分哨統領就附大教場合營操練俱經通行外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又為定責任以便調
遣事奉本部看得體統貴於相維責任必須專一

况軍旅之事関係尤重必将有專司兵有定[illegible]
幾兵識将意将識士情平居便於練習遇警易於
指麾手足腹心緩急可以應敵今查舊營之管轄
有定而合營之調遣無常或趙甲管錢乙之軍或
出戍非在營之将朝更夕改面貌且不相識又何
以責操練之效成敵愾之功哉如舊營每枝人馬
俱以把總二員領之但委一員領合營人馬則一
員宜留本營操備不可他委其領合營者再不可
兼攝出以是軍入以是軍一遇有警登時可以調
發此御兵之機要所當預定者也又軍法二十五

人為一小隊五十人為一大隊其合用馬軍吹鼓
手神鎗手等項名編派其中則隊伍錯亂難於應
敵此所當另備者也又坐營之官既管本營又兼
合營不惟同日下操監督不周而號令不一亦難
遵守此合營營操所當另委将官專攝以俟　欽
定者也凡此數端皆用武之機宜今日之急務須
從長議處以便施行隨該本部尚書張時徹會同
内外守備衙門查議得大小教場神機等營把總
除各管本營外原選把總徐衙等五員各管合營
人馬一枝今選把總夏禾梁髙各管新添合營人

馬一枝專屬合營操練不必營干與亦不許別項
差撥凡本部新收軍人俱發舊營着伍合營如有
事故照數於各營取補其合營坐營官近經題請
專設相應委官暫署以俟　欽依本年六月二十
九日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議處備倭事宜以
固根本重地事該本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戶部
尚書等官孫應奎等題内稱議将合營官軍再行
精選三千員名務得謀勇兼資屢經邊方戰陣重
臣一員推補南京五府僉書員缺前項官軍行令
專管無事則加意操練有警則會同江操武職大

臣率領所部官兵會合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張鵬
等互相策應截殺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移
咨本部會行内外守備衆賛等官於南京各營另
選精壮官軍三千員名聽本部查訪謀勇慣戰官
員推補南京五府僉書付之管領遇有警報會同
各該将官防禦截剿咨部欽遵查照施行又奉本
部送准兵部咨為節報倭冦刼掠乞嚴防剿以固
根本事該本部尚書張時徹等題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内開近日已将通州副總兵段堂推補南京
左府僉書聽尚書張時徹從宜委用無事則操練

[illegible]爲防守城池有警則統領官兵隨賊剿殺[illegible]
又准兵部咨爲飭武備以固根本事該本部尚書
張時徹等題會同內外守備并南京府部等衙門
科道等官議照內治修則外患可弭兵力強則國
勢自振古今保邦制治率由此道也即今倭寇屯
聚日衆刦掠愈懆遠近騷動雖有寧居留都入寇
門戶不止一途雖分撥軍士把截水陸險要地方
廣濶兵數未充合之則顧彼而失此分之則力寡
而勢微且其間老稚具數將領非人若不及今速
爲區處以畜三年之艾恐將來事勢益不可支爲

照大小教塲神機諸營常操軍馬國初號稱數拾
萬已不可考其可見者乃後來之額亦捌萬有奇
乃今則不滿肆萬消耗亦已甚矣近該南京兵部
尚書韓士英爲查例收充軍伍以固根本事又該
尚書張經爲急缺軍士查收壯丁以備調發等事
各題奉　欽依將各衛舍餘餘丁及義男甥婿等
項選擇精壯共五千四百餘名送部合營操備外
然收軍之時往往慮糧不足不肯多收如使所收
之軍溢于舊額誠宜酌處今軍有消耗糧無減免
補收軍數不及原額遞甚安得遂以無糧爲辭且

方今募兵借兵紛紛肆出爲費不貲雖濟一時[illegible]
[illegible]終非經久之圖孰與充實行伍之爲要乎近又
節經題准將各營軍士選其精壯者合營操練以
備調遣通計取選不過六千有奇而各營已無留
良矣非所以壯國威而備非常也臣等欲查照前
例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官仍於各衛舍餘[illegible]
餘內再行挑選年力精壯者頂補正軍食糧以充
各營逃絕之數專一預備征調不許別項差撥但
所收之軍若止是尋常隨伍不行設法訓練則徒
費錢糧無益實用合無另立一營每軍三千作爲

一枝添委把總三員衛總六員分哨管領設一叅
將統之候選軍完日咨兵部推用仍推選慣戰將
官如沈希儀何卿石邦憲填註南京五府僉書運
前合營軍士通屬提督不拘舊規設法操練合用
金鼓旗幟行南京工部置造各軍器械南京兵部
同內外守備不時閱視比較武藝以行賞罰許照
近日題准事例每年動支地租銀兩以充賞費前
項新軍俱備造年貌文冊給與懸帶木牌以防頂
替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內開兵食二事如
果相須兵有消耗則糧該贏餘豈可動以無糧爲

劄備行南京兵部查照先今事理定委司官於舍
餘餘丁內再行挑選務要年力精壯者方許頂補
正軍食粮以充各營逃絕之數選完三千交付都
督既堂統領操練此外如再足三千移咨本部另
推謀勇將官前去南京各府僉書無理其事其餘
賞罰稽考等項事宜悉如張時徹等原議施行等
因備咨到部送司欽遵外今奉送據前因為照前
項選完軍士應合委官統領操練所據把總徐衛
呈稱官軍數多乞要另行營場比照各營事體築
砌將臺建立旗杆起蓋演武等廳房委於營務為

急已經行准南京欽天監印信手本回稱據陰陽
人朱瀾選擇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巳卯宜
用午時興工天文生周津看得今歲方向通利並
無窒礙又該本部行委司官帶同該監陰陽人等
親詣大教場覆看相同俱應議處通查案呈到部
臣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玻何綬南京守
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協同守備
兼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議照禦寇
之方惟在選將練兵而練兵之要莫先定立營所
若將領不立則事權不專寄　操各營則號令不一

前此議將挑選人馬分屬坐營官管領仍於各營
寄操不免因襲故常徒應虛文非所以責實效而
備緩急也近該臣等議將原選人馬五枝新選二
枝分營操練暫委都指揮路正署管營事庶幾兵
將各有定志漸次改觀近日倭寇突至調遣防禦
頗得其力又該臣等看得承平日久軍伍消耗遇
有警報急分布不敷具題收選舍餘軍餘以充行
伍已經遵照　欽依事理委官會同科道等官挑
選去後今據選完得軍梁寶等七千四百七拾七
名臣等照依先定合營操練事體每軍一千內步

軍八百名馬軍一百名神鎗手一百名選委把總
一員衛總二員管領併取撥各營演習勇士四十
名吹鼓手軍人四十名徤步軍人十七名管隊官
旗四十員名管鼓官一員管鎗牌教習官一員共
一千一百三十九員名作為一小枝共七枝內將
三枝交付都督既堂統督餘下畸零之數發大小
教場神機營收操訓練以補所取馬軍吹鼓手勇
士神鎗手之數其應得月糧咨行南京戶部照例
關支南京兵部仍遵照題准事理每名給銀一兩
自備器械但各該舊營軍數原已不多今因合營

挑選益致空虛合将原選五枝合營操練其續之
貳枝仍歸各營合營如有事故於内取補又合營
舊操官軍原無專官統領是以本部先次會題乞
每軍三千設一叅将統之仍推選慣戰将官填註
南京五府僉書連前合營軍士通屬提督不拘舊
規設法操練令都督段堂已将重責付之若止領
新軍叁千平居操練無處既難別立一營有警分
布不周亦於戰守未便即使再添都督尤恐事權
不一進退難齊合無将段堂所統官軍併在合營
操練其合營舊操官軍通屬本官提督此外或每

軍叁千添設叅将或游擊一員領之或照近定事
體每軍一千止令把總領之悉聽提督官調遣節
制庶統馭既專将士用命上下可以責成緩急不
至掣肘矣及照合營軍士前此止於大教場寄操
並未建置營所非所以明號令而一人心也今據
議定營基另立旗臺起蓋公廨既於天時地利無
所妨礙隨該臣等親詣其地看度相應委宜作急
修蓋以便操演伏望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勅
下該部議覆轉行南京工部查照各營規制刻期
築造其都督段堂仍聽臣等節制務要忠勤體國

力為振作無負　簡用之意一應賞罰俱許從宜
行其合用賞賜就於各營地租銀内取辦倘有不
敷於南京兵部各司貯庫地租等銀動支湊用每
歲終造冊奏繳開操之日仍要本部分委屬官隨
營查點稽察臣等亦照例會同前去閱視以責成
功若本官提調無方怠緩悞事容臣等叅奏處治
合用鉦鼓旗幟并各軍盔甲等項咨行南京工部
備辦給用如此則營務可修軍威可振臣等不勝
幸甚緣係整飭營務嚴操練以備戰守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千户韓鍾齎捧謹題請
旨

修築墩堡以便防禦疏

題為修築墩堡以便防禦事南京兵部職方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南京正陽等門外鄉長李衎
等民人陳相等連名呈稱奉南京兵部劄付為舉
行鬮廂保甲等事備劄各役管束牌内甲長甲副
居民各備器械銃砲旗號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
便升旗舉砲整點齊備同赴要害地方設法守把
遵依督同該管甲長甲副居民人等整搠隊伍鋒
利器械團練演習外但各役統率鄉兵俱係大城

之外住居星散各以外門為險衕等思得門扇單薄墻垣低矮又多破缺全無尺恃萬一有警內城關閉賊寇衝突進無可生之路退有鋒刃之虞不免橫遭荼毒骨肉難保雖欲遵奉號令出力捍禦不可得矣伏乞憐憫居民係是二百年以來生聚供應國家賦役誠恐一旦驟罹兵燹禍及都城合無相度地方便利處所築立墩堡無事則率領鄉兵在內操練有警則收斂男婦併力拒守仍會合官軍相機截殺則聲勢聯絡而保障有賴為此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為懇乞　天恩督責將官恪守地方剿滅倭夷以安民生事該兵部具題內開設險守國重門待暴先王取象於豫謂戰不吝守也除近海郡縣無城池者急圖築鑿不可一日緩至於大小村鎮省令民間修堡寨掘坑塹團練保甲擇有身家智力者二三人為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勸家自為兵協力拒守有功之日一例陞賞等因題奉　欽依咨部欽遵查照施行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該本部查奉前例委官會同巡城御史提調南京五城兵馬

及行應天府坐委上江二縣掌印官備將京城羅城之外關廂居民查編保甲擇其才能服衆者立為鄉長給與冠帶使之管領置備器械旗鼓銃砲演習武藝團練防禦一遇有警同赴要害地方設法守把併力截殺已經通行外本年七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准南京工部咨為議處墻垣以圖永安事該尚書楊　等題稱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參贊等官親詣南京城外墻觀音等門周圍閱視看得城外東南北三面設有墻垣約九十餘里中間如觀音上元佛寧外金川四門皆以山為墻其有缺隙通人去處則砌以甎石補之其餘滄波等一十四門墻垣俱是用土築成累年修理間或包以甎坯上架蜈蚣木覆之以瓦通無垛口高僅丈餘厚纔數尺一概可踰委實低薄欲增築恃以為險必如城垣之制而後可則周圍九十餘里工程浩大未敢輕議也其會勘過損壞去處即今正在修補高低厚薄止宜查照常規仍比常倍加工力務使完固其墻內一帶近因傳有倭警亦量設望樓以備傳望等因該工部覆題奉　欽依備咨南京工部作速修理轉行本部欽遵查照施行本年八月

初五日該本部查得外城拾捌門墻垣近因承平日久漸廢修緝間或墻垣低矮或門柵朽腐或半腰缺損或根脚崩坍或頂盖傾頹或樹木交錯况有水洞河道空隙可乘之處非止一所即今倭寇猖獗爲患叵測近来節經題奏修理相應委官會勘已經劄委本部武選司主事狄斯彬會查去後續據本官回呈開稱會同南京工部主事丁自申等督同營繕所所丞樊景帶領匠作人等親詣江東等十五門逐一踏看各該門關并墻垣水洞緊要處所中間應該添造改換揭寃幇砌墻脚等項

備細丈量及將應天府所管大安德小安德鳳臺等門督同南京金吾前衛指揮陳繼宗千戶吉兆亦行踏看明白通類造冊呈報又行據委官指揮陳繼宗謝環回稱親詣外墻一十八門逐一挨門查看得大安德門裏善世橋西邊空地一塊堪以建堡三百丈馴象門外燈掛廊大路西邊空地一塊堪以建堡二百丈金川門外草場後面空地一塊堪以建堡二百四十丈江東門裏街南關王廟後邊竹園地一塊堪以建堡二百四十丈外金川門空地一塊堪以建堡三百丈觀音門裏賣糕橋

汊路口空地一塊堪以建堡貳百捌拾丈姚坊門裏大街南邊空地一塊堪以建堡貳百丈麒麟門裏空地一塊堪以建堡貳百丈滄波門裏空地一塊堪以建堡貳百肆拾丈高橋門裏至上方門界牌邊空地一塊堪以建堡貳百貳拾丈雙橋門裏草場邊空地一塊堪以建堡叁百丈俱係人烟輳集及地形要害處所大小一十一座共計貳千柒百貳拾丈每堡一丈約用工料價銀貳拾貳兩捌錢一分伍厘共該銀陸萬貳千伍拾陸兩捌錢理合回報等因到部送司又蒙本部行委職方司署

郎中事主事王三接車駕司主事阮文中覆看相同爲照南京外門墻垣節奉本部差官踏勘損壞處所雖經移文南京工部及應天府修理緣工程浩大終難成功虛費文移無資實用所據鄉長李邲等呈稱乞要相度地方便利處所築立墩堡以便防禦委爲相應既經委官重覆相勘停當呈乞議處等因案呈到部臣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琰何綬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恊同守備兼管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栁震議照南都建置外墻設門一十八座所

以拱護　陵寢保障閑廂慮至深遠矣但門無鐵
裹半已朽爛墻用土築甚為低薄而上覆椽瓦又
不便眺守且年久坍塌隨修隨壞近該臣等親詣
外城巡視目覩東南北叅面有墻西邉一帶沿江
無墻共量計一百二十餘里水洞空缺處所尤多
萬一有警深為可慮臣等查得先該兵部覆准近
海郡縣無城池者急宜築鑿至於大小村鎮令民
間修堡寨掘坑塹以為備禦之計無非所以為民
捍患也邇者倭寇肆虐突流都下城外居民逃生
無所莫不奔走喪魄仰賴　皇威遠播旋即退遁

得保無虞今擬城外各該鄉民呈立墩堡以便防
禦誠非得已臣等竊計京城之外環繞而居者無
慮拾數萬家況　陵寢所在尤宜預防若俯順人
情修築墩堡外可以拱護　陵寢一利也內可以
藩衛京城貳利也居民有所收斂叅利也鄉兵有
所團練肆利也官軍有所屯駐伍利也聲勢聯絡
相機截殺即有強寇必不敢盤桓刼掠陸利也其
修築之法須擬地勢之要衝依人煙之輳集扼彼
侵犯之途為我堅壁之計仍以居民之多寡為墩
堡之大小查倣北方規制外用甎包上設垛口起

蓋營房以便屯戍今擬指揮陳繼宗等回稱築往
一十一座共計二千七百二十丈每堡一丈估用
工價銀二十二兩八錢一分五厘共該銀六萬二
千五十六兩八錢費亦不多但取之於民則人情
不堪若議行南京工部及應天府處給未免躭延
歲月緩不濟事臣等議得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
永逸者不惜暫勞合無查照委官定擬地方將南
京兵部車駕職方二司貯庫地租等銀分委屬官
專一督理刻期興工務在節省用費修築堅固足
垂久遠用過銀兩數目完日逐一開坐造冊奏繳

其合用人夫查照該管地方行各兵馬司及劄付
應天府轉行該縣派撥應用務在同心僇力以成
永久之績無事則率令鄉兵赴堡團練有警則收
斂男婦併力拒守仍會合官軍相機剿殺如此則
外有以伐寇賊窺伺之謀內有以壯京城百二之
勢保障有賴而生靈獲安蓋不止一時之利而已
也伏望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　勅下該部詳議
如果臣等所言不妄即為題覆早賜施行地方幸
甚緣係修築墩堡以便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　齎捧謹題請　旨

芝園別集

公移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行三司會議用兵事宜案

一爲征剿逆番事近該白草西番背　朝廷覆冒之恩違本院撫鎮之令侵掠地方殺傷官軍窮兇以逞法所不原合圖萬全之策以收蕩定之功擬合就行會議爲此案仰該司會同都按二司各掌印佐貳官即便會集公所從長計議要見調發何處兵卒各若干各於何處駐劄該何官統領支運何項錢糧各若干各於何處收貯該何官監支參遊都司等官如何分布兵備守巡等道如何監督如何克復信地如何

控扼要害如何離其黨與如何搗其巢穴左右前後如何夾攻彼此遠近如何應援有功者如何賞賚有罪者如何罰治務集衆思以收群策謀慮必出於萬全戡定期在於一舉逐一開立前件并其餘未盡事宜備細計議定限三日以裡呈報毋得延緩期月致悞軍機及虛應故事無益實用仍通行在外各道并見令領兵防守參遊都司指揮以下等官各將前項事宜一體逐一條陳徑自差人火速齎報施行俱毋違錯不便

撫諭番蠻告示

一示諭各番知悉　朝廷經理天下鎮定邊疆使汝等安居樂業且時加賞賜恩莫大焉今汝等乃刼掠地方殺傷官軍肆行兇惡從來未有罪已貫盈法所不宥已經動調兵衆刻期征勦但念汝等皆為天地生物皆為　朝廷赤子況我下車之初恩信未孚若不先行撫諭遽行誅戮有所不忍今特諭汝速為省悔毋聽奸人誘引自蹈死地汝見被官軍殺死者登時肝腦塗地雖有搶獲不得受用即使一時僥倖傷害官軍堂堂　天朝兵衆無數必大行調發四面攻圍持以歲月不盡殲醜類不已那時即欲投降亦無

及矣況白草地方原係石泉縣所管里分後因汝等寄住生息姑爾容留不加誅逐則奠酒平番關堡皆我中國地方汝等豈得以取復原地為詞汝等有知事者從長計議即將殺害官軍兇首擒斬就所近統兵官司投獻并退保本寨將我奠酒平番關堡協力修築照舊謹守我當轉奏　朝廷饒爾罪過仍照舊犒賞决不虛示如再觀望為害必大舉征討蕩掃巢穴使噍類不遺汝等速宜首報毋失事機

撫安良夷案

一為撫安良夷事照得白草番蠻節次出沒為寇罪惡貫盈已經案行都布按三司會議調集兵糧刻期進勦但恐隣境良夷一槩動調大兵或被白草番蠻誘哄未免驚疑擬合撫安為此案仰各道即行各該關堡提督掌堡等官或用信旗或用木刻令熟番牌頭通把人等傳諭各寨良夷各要照舊安心住種自保身寨毋聽白草奸夷誘哄自生驚疑牽引為非仍將傳諭撫安過緣由回報查考俱毋違錯未便

躧探番寨案

一為征勦逆番事案照節據安綿兵備道呈報白草番蠻出沒為寇已經案行三司會議動調大兵刻期

進勦但番蠻多寡出入道路未曾躧探的實有礙進兵擬合就行為此案仰安綿兵備道即便密切會同參將杜欽遊擊曹克新等選差鄭彥昇等着落熟識地里鄉導通事人等潛入番境躧探白草青片番族各巷干要見某寨番蠻數多某寨番蠻數少某處為要路可以斷援某處為生地可以進兵某處可以屯聚某處可以夾攻某寨我可據險可以圍困某寨賊可邀截相應隄備某處可以設伏某處可用火攻務要更番迭遣研審的實仍責令圖畫形勢明如指掌以便相機進勦毋得偏聽一人致有反覆及遲為憶

洩假告不真或漏泄消息致悞軍機該道參防官
親標書寫仍密切固封差人呈報本院酌量施行

行松茂二道隄備案

一爲地方事照得近因白草番蠻爲寇已行都布按三司會議調集兵糧刻期進剿外查得松茂二邊番寨雜處節年撫賞奉聽約束但犬羊之性本爲無常而唇齒之勢又易牽引誠恐各道玩于隣之震忽衣袽之防以致倉卒變生噬臍無及況禦敵者不於其所攻而於其所不攻圖患者不在於有事而在於無事使各邊備禦俱飭威武則聲勢聯絡自可以作我軍之氣勢而間諜周詳又足以遏番寇之交通此策之最先者也擬合通行爲此案仰該道即便嚴行各該副總叅遊守備等官各要加謹隄備一面速查提督掌堡等官有關冗不振者呈來更換各關堡守禦軍士內有老弱者即令勾取壯丁換補或額數原少者量與增添其有精銳村勇堪以應敵者量與團練逐一備細查明斟酌停當務在保障地方共保無虞隣封有警相機策應俱毋遺錯未便

撫恤軍士案

一爲地方事照得石泉壩底徐坪等關隘調到各

漢土官軍民兵猓玀鄉勇等兵在彼防禦日久因念各人遠離室家拋棄生業殊非人情所堪若不曲加撫恤朝夕得所則各懷缺望士氣不振其何以用之於敵慷哉況各人草居露宿飲食多不如意即今天氣向暄恐有疾病生發合用醫藥亦須處備擬合就行查處爲此除行成都府動支官銀收買藥餌責撥醫生前來隨軍醫治外案仰各將官即便嚴令本部下領軍管隊官旗各要加意撫恤軍士甘苦饑飽必與衆同但有疾病責令醫生用心療治中間或有病故者監督各道動支官錢處備棺槥遞送還鄉埋葬毋令失所若有虐害軍士者就彼從重責治仍指實叅呈本院拏問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恕本官仍集所部漢土官兵備將本院閔恤之意諭令知悉如各兵有雇倩冒名代替私自逃回者依律重治代替之人就彼充軍本管頭目一體治罪先具遵行過緣由同不違依准呈來

調兵案

一爲征剿逆番事據布政司呈詳會同都按二司議調漢土官兵數目緣由到院案查先據安綿兵備道呈報白草番蠻爲寇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

太[illegible]查訪慣戰領兵將官報稱各處兵卒衆寡[illegible]
間有不同況或用之於防禦或用之於大征道里遠
近與調發先後亦須斟酌量為增減并分別遲速[illegible]
便遵依及[illegible]會 大明律內一款一領兵官已承調
遣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悞軍機者斬又一款若
軍臨敵境托故違期一日不至者杖一百三日不至
者斬又一款凡軍人不親出征雇倩人冒名代替者
替身杖八十收籍充軍正身杖一百依舊充軍等因
除欽遵外擬合通行[illegible]應征剿為此案仰
布政司即便查照從開註定名數除已調到者各領

兵官嚴加操演隄備已調未到者本院一面徑行各
該衙門催調轉發應該整備聽調者行令選集聽調
該司仍行都按二司并安綿威茂守巡兵備等道及
將官與應催調衙門各一體查照催發操備施行敢
有遲悞軍機者律令具在必不輕貸俱遵本院原奉
勑諭凡軍民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并番賊搶掠
居民即督令參將遊擊等官發兵剿捕遏截事理施
行仍備呈巡按察院知會俱毋違錯未便

行統兵官曹克新督勵軍士案

一為征剿逆番事案照先為前事已經推委原任[illegible]
擊署都指揮僉事曹克新統兵防禦去後今訪得官
中賞罰不嚴號令欠肅以致兵威不振挫敵少功擬
合就行督勵為此牌仰本官夙夜矢心忠勤自誓知
國恩之當報軍令之匪輕務使約束嚴明毋違紀律
訓練精熟毋致惰偷常懷敵愾之心用張虎豹之勢
但遇番賊出沒即便相機截殺中間有事體重大應關
白本院者密切具禀應會同兵備守巡者計議施行
如變起倉卒或事得專制者悉聽便宜從事所統指
揮而下平居不遵號令者徑行綑打或綁縛送院從
重處治其臨陣退縮者即依軍法斬首以徇本官亦

宜仰承副托身先士卒以靖逆醜如因循怠惰失悞
軍機律令具在決不輕貸仍備云大書出給告示諭
衆施行俱毋違錯未便

行軍事宜案

一為征剿逆番事近因番寇出沒荼毒地方節將防
禦征剿事宜備行安綿兵備道遵照去後日久通無
回報未審有無施行今屯駐既久不免老師費財而
兵氣不揚何以克敵制勝所有一應事宜合再通行
申明為此案仰安綿威茂等道查照後開條件務要
着實舉行其餘未盡事情亦聽便宜從事如關係重

大者仍呈詳定奪必須彼此恊力早夜圖謀務收桑
榆之績以贖東隅之愆毋得仍前怠緩違悞軍機本
院以奉行之遲速為功罪之斷案雖欲隱蔽而不可
得也仍行各領兵將官并守備同知等官一體遵照
施行俱毋違錯不便

計開

一議征剿夫兵難遙度事忌中制然未有不入虎
穴而能得虎子者也兵備守巡各道就與各將
官從長計議畫定方略如事勢未便則持重以
待時幾會可乘則速發以趨利其未動也長為

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欲動也則諸道
並進以分其勢聲東擊西以擣其虛此其上策
也

一嚴賞罰古云兵無賞士不往又云威克厥愛允
濟此言賞罰之不可已也各道與各領兵官俱
遵奉先行牌案將見在漢土官兵通行挑選老
弱者即便退換強壯者不時訓練其下營操演
武藝精熟者或探聽番情傳報迅速者或臨敵
應變奮勇當先者將軍前銀兩隨宜給賞其有
平居操練或有警調遣不即用命者指揮而下

輒則就彼綑打重則綁縛解院其有臨陣退縮
者即依軍法斬首以徇使軍士赴鬬甚於趨利
其畏我也甚於畏敵有不戰戰必勝矣

一復信地莫酒平番關堡原係石泉縣地方先年
奏請設立此信地也各將官傳諭番夷自知
悔禍助力修築照舊屯兵防守則或撫或剿得
以請　朝廷之命而我師亦可緩矣如其不然
聚兵積糧遲以歲月一舉不克至於再再舉不
克至於三至於四五不盡碎巢穴蕩平醜類不
已各道與各領兵官宜相機設策及早修復以

便進止

一謹關堡古人云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各
該關堡固皆喉舌之地要害之區也先因備禦
空踈釀成大患即今尚可不為之所乎仰行委
守備耿垚同知高登分投前去查理各堡如軍
兵老弱者即與更換守禦單寡者撥兵貼守未
有官員者即與定委原有官而闒茸不堪或提
督官因循不振者即與選替務使保障完固聲
勢聯絡無事則共成屏蔽有警則互為掎[illegible]
要夙夜戒嚴緩急無患此今日之急務也

一嚴策應見在官軍共衛門庭之寇實有同舟共濟之義一營失利則各營同受其挫一營得捷則各營皆振其威况觀望失機律令具在有不可假借者乎今後各該將官遇有警急即便移報各營星火發兵策應如報到而不發兵者罪坐不發之人有警而不報者罪坐不報之人本營士卒亦要首尾相應左右相援如一兵失利同伍同受其罪一伍失利本營同受其罪一營失利隣營同受其罪一堡失利隣堡同受其罪誓戒既申斷不輕貸

一精間諜兵法云知彼知己故收壘之虛實道路之險夷非刺探不能詳而其間紫塘設伏偷營刼寨又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各道與各將官俱遣親信間諜往來探聽仍須參互務得真實使番寨碉旁山川道路歷歷如指掌因而分哨布陣登高據險庶無後艱

一申號令律法領兵官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悞軍機者並斬若軍臨敵境托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非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軍人私自擄掠傷人者斬又查各處軍令軍中無故喧嘩驚衆者斬爭賊爭取首級首斬賊敗棄遺財物因而拾取者斬軍行離亂部伍者斬止宿擅出入營門者斬各將官俱遵照行事仍先期三令五申諭衆知悉

一修道路各將官先將分定哨分進兵路道逐一踏勘如有坑塹阻塞草木茂盛及偏橋損壞或陝隘難行者作急設法開通其有大溪小河難以徑涉或用舟渡或用筏渡亦就隨宜料理

一嚴把截節據各官呈稱進兵路道與番賊出沒處所不一其曰由平番大魚口通走馬嶺龍鬚三溪等寨又一股順河木梯三道曰由壩底通桃紅轉架龍藏等寨又一股順山透壩底坪曰龍州過河老鷹坪何仁山通白羊毛坡等寨又一股由乾坡口通蒿壩野猪坪等寨又一股由黑水口通黃頭後水等寨或曰由徐坪堡沙坪進或曰由大印進此進兵路也曰白馬路木瓜坪曰鵝引溪黃頭嶺曰張村埡曰獨坪曰馬坪

口曰青泗口曰馬頭山曰上地嶺曰桃坪堡曰
小關子神溪溝土門堡曰自小河以至江油曰
自壩底以至石泉曰自曲山關以至漩坪曰自
大印以至徐坪此把截隄備路也各道會各將
官及髙同知按據畫圖詳審鄉導要見何路可
以進兵何處可以安營何處須用把截何處須
用隄備何官領兵若干攻擊何處何官領兵若
干把截何處隄備何處其不係出沒奔突之所
無甚緊要者亦不必一槩張兵布陣以致勢分
力弱務要籌畫歸一計出萬全

一軍士臨戰只以衝鋒破陣為功不以斬取首級
為功各將官惟以軍士之功為功不以本身首
級為功如有爭功者重治以罪不論其功

切責威茂兵備道案

一為征剿逆番事案照先該本院議調威茂兵備道
所部軍兵一千名聽調截殺續據安綿兵備道呈報
番情緊急已經差委指揮范鈺齎執　令旗令牌前
往該道守調前項軍兵發付叅將杜欽統領策應仍
具花名文冊繳報查考去後延久通未回報及查訪
先行都指揮曾元忠領兵策應亦止是虛文回報並
無兵將前去為照白草番寇正與該道所管地方唇
齒相連令共禦門庭之寇宜有彼此之分況各軍
所給者　朝廷之糧餉各官所奉者　朝廷之職事
既地方不靖患在肘腋當如拯溺救焚令調發之令
久下而整搠之報未聞則緩急何以相濟戡伐何以
成功古稱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況於身膺責任者
哉如其無奉公體國之誠懷秦越相視之意則僨事
不小矣本院方欲播告　朝廷威令振揚六師以殄
群醜今令不行於流官矣又何以行於土官乎令不
行於百里之外矣又何以行於千里之外乎此誠安

危之機利害所關不容但已擬合行催為此牌仰本
道務為竭忠靖難之圖以成同舟共濟之義即將點
發過官軍兵勇先行開具花名年貌文冊同選發日
期具由一併差人齎院以憑查驗施行毋得仍前遲
遷未便

督責各道案

一為征剿逆番事案照先為前事節將各項事宜備
行遵照及催調都指揮龔銳帶領松軍五百名前來
策應去後即令軍兵四集將領分布間諜如已周悉機
會似有可乘不宜曠日持久以致老師費財況查節

許遠約而後期如有故違者參遊守備就便照依[illegible]
機律例參呈本院挐來監候劾奏其指揮以下徑自
挐問照依軍法從事仍行參究本官不許徇情姑息
失律敗事自虧桑榆之績以損忠義之名俱毋違錯
未便

行軍賞罰號令案

一爲征剿逆番事案照先因白草等寨番蠻爲寇節
奉　欽依撫剿屢行兵備守巡各道及各統兵將官
多方撫處各番仍復執拗不從近於八月二十一等
日糾集大衆攻打關堡神人共憤　王法不容即今

進剿在邇所有賞罰號令合再通行申明爲此案仰
都布按三司川西守巡安綿松茂等道總兵參遊等
官即將發下告示各照後開事件仰各該監督文武
大小等官及軍兵人等一一遵奉施行

計開

一攻破番賊險阻營巢先登取勝者賞銀一百兩
仍奏　請陞官敢入賊巢衝突殺獲有名首番
一名者賞銀五十兩從番一名賞銀三十兩
一衝鋒破陣者即爲第一等功不分有無首級每
名賞銀三十兩官與奏　請陞級內有不願陞

級[illegible]擒斬賊真正首惡一名[illegible]
首賞銀十兩爲從五兩共十五兩從賊一名[illegible]
爲首賞銀六兩爲從四兩共十兩斬獲真正首[illegible]
惡一顆者爲首賞銀六兩爲從四兩共十兩從
賊者爲首賞銀三兩爲從二兩共五兩若係一
人俱行全給官軍臨陣被殺者給銀十兩[illegible]
殺傷殘廢登山跌死落水淹死者各給銀五兩
跌傷已成癱疾者給銀三兩俱不分官軍民兵
若係職官另議加厚北番賊首惡合以兵將銜
門素知兇惡姓名與擒獲生番譯審無異者爲

的衝鋒破敵合以勇敢登先挫敗賊勢爲衆所
共見同心推服者爲的其賊勢已敗巢穴已平
搜山獲功者生擒與斬首賞各減半
一遵照律法若與賊臨境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
報以致陷城損軍者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
困敵城而逃者斬軍人私自擄掠傷人者斬
一行軍號令軍中無故喧嘩驚衆者斬殺賊爭取
首級者斬賊敗棄遺財物因而拾取者斬軍行
離亂部伍者斬止宿擅出入營門者斬故爲[illegible]
言虛張賊勢以沮抑軍心者斬通同番人[illegible]

消息者斬

行何總兵并守巡兵備等道督剿案

一爲征剿逆番事節據分守松潘副總兵官何卿揭帖并分巡兵備等道呈報白草番蠻投降緣由到院經今十日之上未見出降消息叅詳事情蓋前項番蠻向來切擄無忌罪惡貫盈今見大兵併臨勢力窮蹙駕言納款陽緩我師卽今遷延不決頭目未至明是詭計偷生[illegible]非真心聽撫若就輕爲信聽苟圖了事沮帷幄之先謀銷士卒之鋭氣本以有名興師而乃以無功罷役則堂堂方鎮反墮於光頭猾狢之奸矣切詳今次番情大異往日既殺我命官矣又陷我關堡矣至於屠僇軍兵擄掠人畜不可勝筭若非擒獻真正首惡陪償燒燬關堡送還被擄人畜罪必在所不原況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四境戒嚴合省騷動調發兵糧動以萬計至使 朝廷遠廑西顧之憂撫鎮院罹失事之罪 命將專征督責嚴切今乃懷畏縮之心爲觀望之計飾招撫之虚名而忽安邊之遠略曾不能窺番戎咫尺之地動番寨一草木之微而遽欲釋索解甲縱賊不討吾恐降旗未仆而旄頭已動欲求旦夕之安不可得矣備查舊卷先年亦有所謂招撫者率皆烈山焚寨破巢毀穴雖未能盡殲噍類亦必擒斬渠魁使之號呼請命而後聽之未有不征而撫者也萬一中其奸謀將來賊情反覆變亂隨生則罔衆欺 君之罪誰則任之昔孫臏練宮女以成軍光武騎耕牛以興漢今蜀中兵將挑選殆盡而又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而克彼之無制乃諉爲無用以沮士心此誠非本院之所知也爲照副總兵官何卿奉 命專征責任非小各該兵備守巡等道均有地方重寄亦難坐觀成敗況 國家之法例甚嚴本院之節制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慼擬合再行申督爲此案仰本官卽會各道詳議如果各番實心投降務令速將真正首惡一一擒斬獻出以抵官軍之命并送出原虜人畜陪還燒燬關堡限本月初十日以裏星馳回報其各寨有執拗不聽者仍須分別逆順進兵加誅如違限期就便督率官軍直擣巢穴剿捕盡絶以靖地方若再延緩觀望致悮軍機定行一體叅劾不恕抄案依准呈來

督厲將士案

一爲征剿逆番事據分巡川西安綿兵備二道呈報斬獲番級共六十顆并燒燬碉寨緣由前來看得我

雖僅有斬馘酋寨俱已震驚破竹之勢易乘致[illegible]
功可必但恐人心易驕賊詐難測萬一死灰復燃或
效困獸之鬪而銳氣不戢反致失律之凶勝敗判於
須臾禍福誠為重大合行嚴緊隄備奮勇剿除以收
成功除本院不日撫臨親行督厲外為此案行本官
即便嚴督各該將領官兵務要精詳間諜造次不忽
乎隄防鼓作軍兵巢穴務期於掃蕩渠魁就擒醜類
盡殄一雪居民之積憤以求邊徼之寧塵仍查各該
將領頭目孰為用命効勞雙有克捷孰為偃蹇抗令
驅策不前逐一查明分別候本院撫臨開報以憑犒

賞罰治施行俱毋違錯未便

督責擒拏魁首案

一為征剿逆酋事節據副總兵官何卿禀報功級前
未及稱將領擄忠官兵効死所向無敵諸酋震恐此
誠前此所未有之軍威亦前此所未有之幾會也乘
此極窮巢穴盡殲魁首雪居民不共戴天之讐貽邊
徼數十百年之安庶足以宣　朝廷之威靈而竭臣
子之忠赤此本院日夜之所拳拳者所云固可乘破
竹瓦解之勢遽難施搜剿絕種之力又賊首雅[illegible]
降本職未敢遽從似猶逆慮險阻之難窮過為[illegible]

之至計且不欲盡殄其類也然古人云去草不去根
終當復生擒賊先擒王乃為勝筭今劇賊黑殺乖倡
亂稔禍荼毒生靈神人共憤王法不原猶豫之間謠
計易行萬一致有疎虞將來終難安枕關係禍機非
小小也昔杜預破吳江陵所向風靡人猶有以百年
之寇未可盡尅宜俟來冬更為大舉者預曰昔樂毅
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
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
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吳遂以平今蠢茲犬羊之
衆已如釜中之魚偷存喘息翦滅不難務須鼓衆竪

入直搗猿猱之穴用間設奇必獲豺虎之雄使醜類
不遺孽牙盡斬然後將地方事宜別行處置徐議班
師其將領陞賞軍士犒勞必當破格酬勞決不空言
相誘仍多方督諭以作士氣用收全功其一應大小
事情仍逐一擬議差官赴軍門禀白施行

行何總兵擒拏黑殺案

一為征剿逆酋事據副總兵官何卿報稱生擒白石
又除逆酋之一害功誠可嘉但云傳令同名黑殺執
旗投降又云壩底一哨先製營壘此則本院所未喻
者㠯前案所云擒賊擒王專指黑殺一人非謂其他

小醜盡攻陷平番者黑殺也與李保分平番者黑殺也擄提督丘仁者黑殺也既而送還者亦黑殺也姦占丘仁之妻者黑殺也今又送還者亦黑殺也敵殺指揮曹思者亦黑殺也其他同名者固未可知若見在之黑殺則實[illegible]禍倡亂之人衆所共知者也夫黑殺而果真也則[illegible]所必不原天討所必不赦本院固不得而釋之[illegible]亦不得而釋之如其非真也亦當解赴本院鞫審明白然後從而宥之則名義既正有以服遠[illegible]之心而禍本不萌可以拜邊疆之禦朝廷之威德[illegible]而臣子之職分斯盡矣今徒以彼

猾難獲陰結救援而乃聽反覆之言以為容縱之地將來剽捺之孽復萌豺豕之毒隨肆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本院素習儒書未諳韜略非欲窮兵黷武惟在靖患安民今與本官從長熟計如黑殺果非真正首惡日後果能保其不畔餘孽果不復作聽本官結呈本院仍將黑殺解赴本院以憑審釋即日罷兵如真黑殺而謂非黑殺或不能保本惡之不復畔不能保餘孽之不復生則本官雖欲罷兵在事體亦難輕聽又云斬草除根懼用兵慘毒之大忌其言似矣殊不知止戈為武故討亂以安民所救者少而所生者衆

此豈天地之大忌而聖人之所禁乎故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此先王用兵之本意也昔曹武惠王征伐四國亦云自吾為將殺人多矣但未嘗以私喜怒妄殺一人故功名顯著子孫昌盛世莫與比亦非謂其不殺也即欲樹德子孫不於武惠之法而誰法乎且古人所忌於殺降者亦云脅從之衆豈在倡亂之魁如陷城殺人橫行無忌而皆以降免則征討之兵又何以得正渠魁之罪乎況今之黑殺但聞約誓要盟未嘗束身繫頸誠心投降者必不如是此在敵國尚不見信乃以堂

堂之　天朝而侍撮爾之小醜明知其詐而故聽之非計之得者也又節奉　欽依俱要真正首惡孰敢輕易背違緣此舉在衆人議論甚多在地方關係最大如地方遂寧餘孽不作固難語掀天揭地之功倘首惡縱釋餘孽復興尚不免罔衆欺　君之罪本院身任其責不得不為深長思也以本官之老練智過孫吳胷藏韜略何所不解惟再加籌策以舉勝筭以收全功庶幾成同舟共濟之義而本院亦賴以免僨事之誅矣為此案行本官照案事理即便處報施行毋得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行何總兵招撫漢人案

一爲征剿逆酋事訪得虜入酋寨男婦見存者尚多因日久頭面改變懼怕官軍妄殺要功以致進退無門塡委溝壑若不招諭歸還未免逃生者橫罹鋒刃而遺存者仍助爲逆既違天地好生之仁亦非經略長久之計合行下令招撫爲此案行本官照案事理即便製造白旗數面大書招撫漢人字樣於各經行路口插立選委信實官員監守但有投至旗下漢人男婦就便押赴營中覩審明白解赴本院發落仍將各委官招撫過姓名數目逐一開報以憑旌賞本官

仍嚴禁各該將領官兵不許暗行亂殺希圖功賞如仍故違妄殺者用心察訪拏解本院問擬抵命決不輕恕招撫盡絶方許分兵搜山刻期班師俱毋違錯未便

行何總兵刻期班師案

一爲征剿逆酋事節據軍中報稱白草酋蠻巢穴盡窮已成掃蕩之續梟魁就縶遂收萬全之功在各逆固所罕見就西蜀亦未前聞但念從征將士久頓虎狼之叢身不解甲共炊風露之下食匪充腸已踰月而浹旬真捐軀以報　國本院每於嘉賞之際深懷

憫惻之心除副總兵官竭節盡忠自能體亮外其餘將領軍兵擬合通行曉諭爲此案行本官照案事理通行各該大小領兵官知悉仍令徧召所部軍兵備將本院憫恤之意再三曉諭俱候班師之日應宴待者以禮宴待應犒賞者逐名犒賞奏凱遣歸以酬勞勩本官仍將漏殄餘惡分投搜捕經略事宜從長議處呈詳本院刻期班師俱毋違錯未便

燕勞從征文武官員案

一爲征剿逆酋事照得本院欽承　明命征討逆酋賴上下之同心藉將士之僇力用兵僅踰一萬爲期

不越五旬翦除數十寨之群凶蕩平二百年之禍本邊徼廓清神人胥慶維茲文武諸司大小僚吏或矢石馳騖或帷幄運籌或控制四境或督發三軍凡有事於戎行皆共効乎勞勩乃者還師還役斬馘獻俘宜陳燕饗之儀以共安寧之慶式稽重典用勸將來擬合就行爲此案仰分守川西道除見在官員俱列席宴待外其餘三司各道與大小文武官員允應與而未與者備細分別等第將宴席花紅等項逐一開列議呈本院仍備云案驗分投齎送以酬勞績仍將與燕官員及用過各項錢糧備細具由繳報以憑

考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一　終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二

咨利弊以便興革案

一為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本院欽承　上命撫綏全蜀恐政事之未備思究良圖念民生之多艱欲加拯恤但土疆既非素歷而耳目又難遍周若非廣為諏詢何以便於注厝是用旁求以資不逮為此案行都布按三司守巡各道即將所屬地方官吏軍民一應事宜悉心擬議要見武備何者當修保障何者當設賦稅何者當均力役何者當節冗官何者當裁冗費何者當省奸弊何者當釐廢墜何者當舉何者宜於

昔而不宜於今何者便於此而不便於彼或稽諸衆論之公或得於試驗之的各陳已見毋事雷同有裨公家毋為避諱務求遠大之猷以副僉謀之望定限一月以裡條具申呈并開揭帖差人馳報以憑酌議施行毋得虛文搪塞未便

通催興革利弊案

一為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案照先為前事已經通行都布按三司守巡兵備各道成都等府州縣各將所屬地方官吏軍民一應事宜悉心擬議刻期申呈去後止據灌縣崇寧縣議申前來其餘俱未回報為照

各司庶官均奉　王命以撫疆域當以地方之利害為已利害以百姓之休戚為已休戚苟使少有裨補自宜不憚煩勞盡平居體　國之忠今日匡時之略胥於此焉見矣今咨詢既久而曾未有以告豈以本院為不足圖事耶抑亦有待而為耶夫民生之艱苦無端政事之得失不一其間或因幾會之難乘或因遷代之靡定欲為之而不遂者多矣凡我有位宜為拯溺救焚之圖以成同舟共濟之美擬合通行催取為此案仰都布按三司各道即便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一一作急對款議報各具申呈揭帖差人齎送以憑裁酌施行

祛積弊以甦民困案

一為祛積弊以甦民困事照得本院蒞蜀未及三月然或稽諸案牘之詳或得於諏咨之的土俗民風既已知其淑慝吏習政體亦頗究其隱微雖於彰善癉惡之化未能遽行而劾奸禁暴之令不容姑待蓋既富斯教乃先聖之格言不教而殺實仁人之深戒除一切救偏補弊通變宜民之事以次舉行外所有官吏之貪墨奸猾之侵漁積蠹已深為害日甚先宜諭戒圖與維新用殄饕餮之風以蘇困瘁之衆合行開

款刊示禁諭為此仰各府州縣官各查照後開條款一一奉行敢有仍蹈宿弊者或查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問重治不恕仍將發下告示刊刻板榜於本衙門首常川張掛曉諭每季終仍備云條款開立前件將禁革過緣由并察舉過奸弊類總申呈以憑稽查施行

計開

一禁貪官夫有司之設以牧民也牧而不牧罪已難逭況剝役從而戕害之乎訪得各該州縣志於安民者寡而工於剝下者多姑舉其顯間有

分用里甲之弊如掌印官分用幾鄉佐貳官分用幾鄉常川在衙答應以需是供以為固有有無事銷馬之弊各州縣里甲馬匹差撥遠近俱有額貸定價貪官嗜利假以遠差名色撥出二三匹甚至十匹折價入已日以為常有倚官販賣之弊或將自喂豬羊發出祭祀等用倍科里甲或將原藉土宜發鋪變賣倍科鋪行有取索下程之弊日於里甲索取下程雞鵝魚米米麵果蔬油燭柴炭心紅紙劄無物不備有隨行供給之弊行司以事出門即令里甲備辦飲食隨處供

服[illegible]役買辦之弊有州縣[illegible]
糧出納今乃責之供應堂上與各佐貳首領[illegible]
心紅紙劄圖記坐褥油燭柴炭茶果麵糊等項
併各保頭房錢每一役半年本户有使用二三
百兩而不足者往往變賣傾蕩家産十而八九
有拆毀公廨之弊各有司去任輒將原住公廨
或拆毀門壁竹木炊爨或將門房窗槅送人
變賣姦弊百端[illegible]能悉數從知恣己之貪婪不
顧[illegible]民之膏血有人心者忍為之乎仰各該官
負將前項積弊盡行革去有一於此即以贓罪

問革敢有仍前踵習者許被害小民即便指實
赴院陳告以憑拏問其庫役止令看守庫藏不
許責令買辦其去任官只有拆毀公廨者掌印
官即便拘留申來提究

一禁奸吏查得川中吏役貨賄積弊甚多難以枚舉有
捏故復役之弊如中江縣吏張文先年問該枉
法充軍久提不到令父張永安見在却稱已故
丁憂起復希圖着役已問口外為民又有縣[illegible]逃
房分頓告罷役後又捏故告復事不同而[illegible]
以規利則同也有包攬夫馬之弊如[illegible]

董鳳榮違例包當夫馬已問充軍其各州縣兵
房該吏因官有乾銷亦往往包當里甲夫馬利
歸一已而差累小民有管收錢糧之弊户房該
吏通同貪官管收邊腹錢糧多收火耗侵欺入
己指稱分例嚇詐害人公門視為虎狼百姓畏
如蛇蠍雖事發問遣而為害已不小矣有科派
紙張之弊日逐書辦紙劄筆墨管吏不行自備
一槩派取里甲一有造報文冊乘機濫科因而
侵刻入已此皆法外之積蠹也仰各有司掌印
官負即將前項奸弊嚴加痛革不許仍前姑息

寬縱如違官以不謹劾退奸吏拏問發遣

一禁濫受詞訟訪得所屬有司但遇小民詞訟不
拘事之輕重理之曲直一槩濫受其佐貳首領
亦違例受詞詞一到手即差積年光棍徧入鄉
村照名科取紙贖通不問理間有問理追收紙
贖報官者十之一二侵欺者十常八九或抽抹
文案或假作的決惟知規利是圖不顧虐民之
慘相應通行禁革今後有司掌印官凡接受民
詞務審情有冤抑及事干非法者方許准理止
令見年里甲拘提到官俱要從公問斷有罪者

依律議擬仍審須納贖者納贖須的決者仍決
供明者免紙明白發落其有爭論小事自願和
息者令寫和約三張上書二家爭告及願和情
由到官判印原被告各給一張官收一張粘卷以
防日後番異佐貳首領不許擅受民詞雖職掌
有關亦必掌印官准發方許問斷敢有仍蹈前
弊濫受民詞恣意科罰者定行參問贓罪革職
一禁包攬里甲照得當年里甲止為勾攝公事催
辦錢糧其間乃有包攬之弊蓋村落之民多朴
實市井之民多機巧故積年光棍或書算皂快

人等於接役之時輒便下鄉百般恐嚇誘哄包
寫其走遞夫馬以一稱十日逐支應以十稱百
又因而誆騙使費銀或一日六七錢有之甚至
一兩者有之接役未幾見撥夫馬重疊輒就躲
避致悞應役重拘小民罪累不勝又有強上官
物之弊每遇新里甲應役之初誆上鋪陳馬匹
或祭祀應出豬羊亦被前項市棍積年用強納
官加倍收討貪濫官員莫能禁制蓋己既不潔
何以繩人此民困之所由滋也今後各該有司
遇里甲接替之期務要審實正身無有包攬方

許更替敢有積年棍徒再蹈前弊照例問發充
軍官以罷軟問黜
一禁設保頭及差人下鄉訪得有司起徵錢糧積
弊有三如拘排年投到每一名輒以刷印由票
為名各令納紙一刀又令每里取保戶一名保
領方纔立限完納保戶承保之後每排年一名
索要保頭錢或一兩二兩多寡不等此其害一
也又立限未及半月而輒差快手與同保戶下
鄉催徵雖牌差一人而勾引遊食棍徒三五人
拘喚勢如虎狼動輒鎖項凌辱棄毀器物每名

索要鞋腳錢三五錢或一兩以上方行寬鎖此
其害二也拘至衙門皂隸通同保戶索要行杖
常例該房與管糧廳吏書通同保戶索要寬限
常例此其害三也排年不勝受累小民因之重
科以致家業破蕩錢糧不完者多矣仰各掌印
官即將前項保戶革去每遇錢糧起徵定立限
期預先出給告示于本衙門并鎮店鄉村人煙
去處張掛曉諭各要依期親自上納不許棍徒
攬秤及市戶邀截逼還私債仍省令排年依限
赴州縣查比違者責罰不許仍前差人下鄉騷

擾敢有故違者從重究治

一禁擾保甲查得各州縣保甲之設專為防禦盜賊近訪得各該有司掌印并佐貳首領官員奉委踏勘災傷或因清查塘堰或因檢驗屍傷或因追併錢糧隨帶吏書門皂人等一二十人下鄉駐劄各堡供給俱出保甲仍百計需求止宜又令各備夫馬一堡遞送一堡小民受害莫可誰何以致因而將原設堡寨廢弛使賊盜易生貽害地方仰各該有司務照舊規於每五里設一堡因地定立其山谷深僻住居星散者聽從

民便相度地利相依居止互為保聚編十夫以為甲置一小粉牌開具各家姓名人口及所務生理僉驍勇小甲一人以領之編十甲以為一堡置一大粉牌止開具各家姓名擇公正堡長并總甲一人以統之其四方逋播之民佃田居住有地主管束者一體編入保甲如來歷不明及無底業者不許容留同堡之人各備堅利器械以時習武一遇有警鳴鑼擊鼓以相號召各堡齊舉或分布策應或據要把截或并力攻殺其有懈弛失事者如一家失一物則公[illegible]

夫之內陪償務使地方寧謐每月朔各堡[illegible]結止令堡長一人赴掌印官處投遞其各[illegible]員奉委下鄉過晚止許歇宿寺觀自備飲食不許仍前駐劄各堡亦不許巡捕官前去點閘騷擾鄉民如有仍蹈前弊定行參問重究其上司及使客過往亦不許責令號召迎送

一禁冗費查得各州縣將官閒分司及府館紮衣坐褥圍裙傘轎等項什物不分有無朽壞責令里甲一年一換因以為收物肥巳又於冬至立春正旦開印及節日各令里甲設酒張宴以為娛

樂又里甲撥役之初各於本州縣上新硃盒筆架紮衣等項間有越分妄為三時則令用綾段夏月則令用絳紗者又有司以事出門擅作威福張列旗號吹打[illegible]日持久驅之遠涉計一夫工食所費不貲因而加倍科歛各户首又有使客過往盛張筵宴糜費民財者又春秋祭祀有勤要頭猪以百五六十斤為限頭羊以六七十斤為限有不如數因而折罰者又鄉飲二次有生員同堂預飲各妝卓席者有雇債[illegible]大小家火費用無經者此於禮制既有不[illegible]

小民日加横斂方遂其口腹耳目之欲而[illegible]
怨氣已滿腹矣豈能安享之乎至於非禮以徇
人則尤在所得已者也今後各有司掌印官即
行查照省改可儉約者儉約可裁减者裁减可
修用者修用可借倩者借倩慎勿仍蹈前弊以
速重懲

一禁戶首科害照得川中戶首有因股實部運錢
糧而分派盤纏數多者有起程至途而又令人
復回科派者有因編差役假稱饋送官吏買求
輕役而指一派十者有因應當皂快等項除工

食銀外又通同戶首加派一倍侵分者及至應
當三月就告熟衣科派一番至九月又告冬衣
科派一番又有指稱各項使用揭借銀約本役
費一兩指十戶首因十而科百是以拘喚無寧
時刻剥無虛日此皆小民之大害也仰各嚴行
禁革今後如有前項積年通同戶首再襲前弊
者即便擒拏從重招詳有首告者倍與追償

一禁包攬截納及侵欺錢糧訪得各衙門無籍之
徒凡遇本州縣催徵錢糧交通吏書充頂正身
將應納錢糧承認管納輒行下鄉加倍取討應
納人戶懼怕入城只得曲意順從恣其漁獵又
府州縣儒學二倉糧米并審編徭役各部料價
戶口鈔銀館夫[illegible]夫鋪陳等項銀兩雖亦編有
大戶庫子多係積年棍徒預賄該吏僉派及接
收之後輒私置加一大等斛面加倍秤收稍有
不從動輒凌虐致累官重責其錢糧俱各人私自
收掌任其侵費官吏通不追究間有事發監[illegible]
而子又代收者有子監併而父仍代收者延捱
日久又行脫詐奸弊百端無所不至今後邊腹
錢糧俱要排年率令小戶親自上納不許光棍

兜攬截納其一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項錢糧各量州縣大
小銀米多寡掌印官[illegible][illegible]從公酌量編定殷實
名數責令當堂收受俱要當日收入倉庫登記
官給流水納戶給與官帖執照如有仍前容縱
者當該官吏併行拏問不恕

一禁看倉老人并斗級侵欺查得各州縣預備倉
老人并斗級經收一應人犯紙贖米穀及秋成
糴穀備賑緣老人本為監收之設而多以奸猾
充役為害甚于碩鼠計羨餘則折乾搶折[illegible]則
帥和收今年以遮上年之拖欠盤束倉[illegible][illegible]

之折筭踢斛淋尖大斗而出小斗唱籌缺額[illegible]
上手而掩下手事發問罪則扯斗級以分贓受
賄得遂又甘拘縶以望宥至於斗級編自均徭
亦有光棍包攬商串老人通同該吏每遇罪人
上米賠行折價充私假稱收完虛出倉串官為
故縱着困問知今後即將前項奸弊務要痛加
稽查不得似前蹈習如違連坐重罪
一禁起滅詞訟之弊查得川中光棍專一合夥同
謀教唆起滅或假寫呈狀硃筆標點詐粧公差
下鄉嚇取害人又或有慣訟遊民告縣不准添

捏別情告府告府不准添捏別情告上司一售
其欺輙將被告多方恐嚇或在中途講和索財
買免或指稱使用受賄沐息其不從者或拘繫
經年逃躱不結或扶同硬証致陷非辜生理由
之荒廢老幼不得寧居良民受害莫此為甚仰
各有司用心稽察凡受理詞狀必要明開代書
之人及該管里長如本院准行或各衙門受理
者亦一體詳審但有前弊將原告痛加究治問
擬充軍以懲奸惡
一禁田糧戶口之弊照得川中丁粮積蠹尤甚[illegible]

寡賞產往往影償減糧及至大造黃冊又不照
數開收田地悉歸大戶而糧差日累貧民此其
弊一也又私賄里書脫漏丁口至於應甲背當
差徭悉以照丁為則大戶丁多之家或五七人
朋一丁或八九人朋一丁甚至一二十人朋一
丁偷安避役若所當得丁少者獨累產廢不免
流離逃亡者不除里長代為賠貱此其弊二也
其絕戶田地有被大戶奪買者有被里長吞併
者有被佃戶隱匿者遺糧無歸或派甲均賠或
積逋連年此其弊三也遞年審編均徭照依實

徵黃冊不論產業之厚薄丁之消長且又信任吏
胥書筭高下其手大戶益輕而小民益重雖有
均徭之名而無均徭之實此其弊四也凡此數
端實作奸之鬼蜮害衆之螟蟊袪除不力而欲
寡弱之安生難矣仰各有司嚴行查革一一着
實舉行其欺隱田糧脫漏丁口定立限期許令
自首免罪改正如有不遵或被人告發或查訪
得出仰從重問擬仍將田產入官本院定以發
舉之多寡為各官之殿最慎勿視為虛文
一禁民間積習之弊照得蜀中奸弊擢髮難數姑舉其

大者有納銀陰醫義官營管巡捕等差參隨小
民挾制官府出入囑托并濫免差役之弊有騙
户侵費錢糧貽累户丁追賠之弊有保甲圖賊
賣盜妄拏平民之弊有沿江渡子勒財害人故
將人畜沉溺中流之弊有鋪兵擅開官封沉匿
公文之弊有長江船户圖財害命之弊有地主
窩盜縱令劫掠之弊有土豪大户違禁取利准
折田産人口之弊有無籍光棍略賣人口離散
骨肉之弊有買賣貨物斗秤大小出入不均之
弊有行使假銀欺騙良善之弊有僧道私自披

剃及窩藏奸盜扇惑人心之弊有婚姻不正或
男子方幼而輙娶長婦或夫屍未寒而遽適他
人或母女姊妹同歸一家或兄弟叔姪接收妻
室亂倫黷禮之弊仰各該有司嚴加禁革卜去
七八者爲上考十去五六次之十去三四又次
之如一不加意則其不才斷可知矣

一禁交界接遞夫馬查得驛遞先年應付夫馬多
于交界處所等候民多困累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行禁革凡有公差及撫按等衙門巡歷地方
應該應付夫馬俱止許於本衙門首伺候以免
民病今訪得川中不遵禁例仍一縣派發夫馬
於境上迎候曠日持久計一夫所費不止數倍
及期而不至或缺少飯米告回取討又突然卒
至遂以失悞迎接罪及官吏不但紊亂事體寔
爲妨廢民業仰各該官吏遵照今後遇有上司
及公使官員遣牌到彼止許摘撥官吏兵快于
境上迎候其夫馬俱于本衙門首伺候毋得仍
前違例奉承輙撥夫馬迎候致妨農業

議處錢糧徭役條約案

一爲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據都布按三司守巡兵備

等道成重嘉眉等府州縣各條陳地方事宜到院案
照先爲前事已經通行各將應興應革事宜各呈報
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官議陳雖聞見所及俱於民
瘼相關而彼此異宜或於事體有礙欲求經久之計
遽難一槩准行除民壯驛傳鹽課里甲夫馬等項事
關一省通行查處及事體重大者行布按二司守巡
兵備等道會議舉行其間窒礙難通或泛濫不切或
咨詢未的者徐爲采訪以漸措置外所有關係錢糧
并徭役者相應依擬處分擬合通行爲此除通行所
屬府州縣遵照外案仰布按二司各道官吏即使查

照後開條欵着實舉行永為遵守毋得虛應故事及
違錯未便其守巡兵備等道巡歷去處各要不時稽
查如有故違者就將經該官吏從重究問如律具招
呈詳施行各具遵行過緣由呈來

計開

一看得成都府并洪雅廣安等州縣條陳乞要嚴
行掌印官揀擇丁糧近上人戶選僉殷實名數
造冊送本府州臨期註撥一節為照小民貧難
止供本等賦役大戶殷實收解各項錢糧此立
法之意均平之政也各省規則俱以丁糧近上
者僉於殷實設役之年各州縣先期查照黃冊
實徵并審事產充裕相應人戶計筭一年各色
錢糧該用收頭解戶若干名以丁糧極多者居
首其餘以次開列名為虎頭蛇尾冊用印蓋先
送本府或直隸州掌印官收掌但遇收解錢糧
該用大戶若干名各州縣具數申請該府州酌
量難易定名撥發並無編及小戶亦無朋貼盤
纏惟獨四川事體無定或以小戶湊糧編僉或
聽派通里因而多科盤纏重取加耗良善者用
賄買免奸猾者設計包攬又人無專責坐觀成

敗一[illegible]有不[illegible]編派細戶以致侵欺營[illegible]作弊而
是公賦積有逋欠而小民重致困累此不便之
大者也今如各官所議誠宜亟為區處仰各州縣
查照各原額糧米照舊一把連徵收其收解人
戶亦依舊規如一甲見役正辦則六甲收解錢
糧二甲見役正辦則七甲收解錢糧輪次之年
先期各州縣[illegible]印官親查各甲黃冊實徵丁糧
數目并審戶則[illegible]以丁上將丁糧近上者備
造文冊以丁糧多者為首其餘以次開列俱審
取見在的名仍[illegible]該邊腹錢糧各若干該用殷
實名若干每名收邊糧以百石為率收存留以
二百石為率一年殷實止數一年錢糧不許有
餘不足亦不許仍將小戶槩編及將槩里湊數
俱掌印官親自審定佐貳首領官毋得干與造
冊既完用印鈐蓋呈送該府州縣掌印官封記
收貯但遇徵收何項錢糧備將錢糧數目若干
應用上等或中等大戶若干名具由申請該府
州掌印官酌量難易親筆查註定名撥發該州
縣拘令承認必須審實正身取具同戶并里[illegible]
[illegible]結不許冒名頂替如有此等事發之日一體

閒雖均陪不許仍於各戶科歛盤纏及加[illegible]作銀
米仍刻期責取完納通關銷繳各屬務要着實
舉行如違通行究治
一旨得徃祭司并成都府條稱徵收錢糧雖是一
把[illegible]逐徵中間奸弊尚有未盡乞要置立格眼
及由票與定立限期各一節亦待糧儲事宜內
開載收糧則例收銀收米二條立法周詳稽考
精密行之可以無弊但各該有司多以科尅為
先圖以錢糧為末務未及着實遵奉以致奸弊
叢生合再通行申明仰各該掌印官今後徵收

稅粮查照奉到勘合照依原定一把連規則定
派數目出給告示曉諭知悉仍令不拘糧米多
少俱要各戶分門人丁自行上納如無夫男者
付與的親家屬代納不許排年并戶長攬收先
期責令各里見年里長督同各里書手備將本
里各甲人戶該納稅糧分門別種照則科筭攢
造實徵冊一本呈遞在官該州縣類造總冊首
開本州縣額糧次分起運邊倉腹裏絲花大布
存留但係折銀者勿論價銀輕重總筭一處查
照本州縣原額均勻攤派次將各排年里甲姓

名并各戶丁各應納糧米數目查明開某里某
甲某戶某門糧米總共若干備細查造一樣二
本掌印管糧官各收一本仍照數謄寫每里設
格眼簿一扇編記各排年里甲并花戶及門丁
姓名每一里統十甲每一甲統十戶每一戶該
各門若干用印鈐縫發各收糧大戶收掌仍將
各戶該納銀米數目照依發去由票格式備細
填寫先期給付各納戶查照每臨收之時仍另
給各經收人役空白流水簿曆一樣二本眼同
收粮官將一本收銀一本收米仍先報各納糧

人戶催頭姓名在官照前定立一日收銀一日
收米限期催趲小民花戶辦納經手管糧官於
收銀處所照前置設木櫃上鑿一小口將原降
天平支架於上令原定解某邊倉人役於中亦
用四名各執流水格眼簿曆分立兩倚卓上登
記如納戶兌銀不許絲毫羨重務要平秤管糧
官即照銀數於由帖眼下註寫某納戶上過銀
若干即時一一登記流水格眼二簿內本官各
用關防鈐蓋由票隨給納戶收回執照將銀拆
入櫃腹中至晚眼同收糧人役開櫃一總秤兌

若干查筭流水簿內相對收過若干經收官攢
流水簿收止處總批大字一行某日收過若干
將銀另厢裝盛封送入庫次日收米亦管糧官
到倉眼同各大戶用原降印烙斗斛收量亦要
當時督令收米人役將各戶納過米數登記流
水及格眼簿仍塡註由帖眼下俱用關防鈐蓋
由票仍付納戶收照第三日收銀四日收米俱
照前法每年定立三限每限以一月為率嚴催
收納每一限畢查納不如數者量將里甲責併
三限畢然後通查某戶某人已完某人未完方

令排年催頭勾催花戶到官比併若排年勾攝
不至及有賣放情弊方許差人押排年勾攝花
戶懲治若花戶逃亡即察花戶有無田地曾否
有人佃種明白追究又若一二日收足一倉就
解一倉仍遵照先邊後腹隨令銀匠每五十兩
下火傾銷成錠照常分別本折中半差職官管
押給付批文起運刻期赴倉上納將所收流水
筭清收過銀若干米若干就交付與第二倉接
解之人亦倣此次序管粮官眼同收解若收銀
人負將納戶銀已秤兌不登流水不註實徵及

於帳冊開日後侵分者許納戶執帖[illegible]
州或近守巡該道徑自口告拏問經手人[illegible]
律坐以監守盜論仍先倍追銀兩陪償官[illegible]之
人如挾讐妄執者抵罪仍嚴禁不許管糧官吏
要除頭并街市富豪乘此逼取私債其一應出
票紙劄見官常例保頭鈔兩印色紅錢比較使
費寬限外錢添封秤頭餘銀火耗截納利息替
陪落草盡行禁革纖毫分寸追仍不時吊取格
眼簿查考如奉行不到即便參拏究治

一審戶首照得戶首之名各省所同而戶首之害
四川所獨蓋各姓朋戶者既照異籍丁衆粮多
者亦不拆戶欺朦隱匿首以為常而出官催科
盡托戶首是以良善懦於應役光棍慣為包當
濫派重徵指一科百谿壑之貪曾無厭足而豺
狼之虐害及門庭本院稔知此弊雖經刊示禁
諭奈後但積習已深弊源日益未曾定議選僉
戶首之法恐卒不能盡釐合再通行仰各該掌
印官查照即便出示曉諭該管里甲大小人戶
衆議家有底業良善服衆者推為戶首呈報在
官責令專一催辦本戶一應錢糧不許指稱[illegible]

欽仍定以一年一換如有前弊許戶丁赴公照
贓問罪另擇良善者代之毋得縱令積年攬征
幹充剋害小民各將遵行過緣由開報
一據撫治道條陳該本院看得四川陰醫義民等
官率多市井無籍之徒初意營求差使騙錢
粮放借貸以援例久至文引到手冠帶加身即
夤緣而攬解入則指稱盤纏加耗重科疊派以
浚小民之膏血公則撒秋營運買妾宿娼以侵
任官之錢粮逋負連年追呼不及至事發究追
多係蕩無底業此輩不除而欲錢粮之完不可

得也節該前院禁革不許攬差陰醫等官攬解
錢粮非不叮嚀告戒而所屬官員多不遵依如
近據成都府申問犯人何九明等到院招係壁
山縣義民管解該縣二十三年分成都廣豐倉
粮通同解戶攬頭各將原解錢粮侵分隨即買
妾費用縱問充軍監追陪償所完者無幾矣仰
各掌印官即行遵照今後再不許差委陰醫義
民省祭等官管押錢粮凡遇督運錢粮俱照節
年禁例止許差委佐貳首領官員管解如本州
縣缺官申呈該府定委隣縣或本府州首領通

申本院并布政司定奪如違定將府州縣掌印
管粮官參拏究問該吏坐以贓罪不恕
一看得建昌兵備道條稱官斛與市斛不同官斛
一石止有市斛八斗放實經收存留倉糧多以
市斛收之民以官斛納之官方其收時必有加
耗又於一石而刻落二斗良民多納奸猾得利
乞要通行所屬較量均平相應依擬仰各該衙
門掌印官員即將市斛革去查照原降官斛較
量均平置造印發收受錢粮并村市行使其前
項倉厫若有挸徒仍前私用市斛收受粮米許

被害之人指實陳告拏問招詳
一看得成都府條稱本府所屬漢州德陽等各沿
江州縣多有水衝田地各該小民雖累具告但
止免雜泛差役其正辦錢粮未即除豁乞要委
官沿圻履畝踏勘一節委切民瘼第恐他州縣
或亦有之俱應查勘仰各該府州縣查委所屬
州縣掌印官分投前去沿江節年被水衝崩去
處逐一查勘要見某戶臨江田地若干該粮若
干水衝成坎不堪耕種若干該粮若干水退地
出猶堪耕種若干該粮若干并查某戶新漲江

田或新墾山田受種若干堪補崩坍稅粮若干
一一勘明取具里隣甘結造冊申報以憑覆議
施行
一看得敘州府并達州德陽等州縣條陳力役之
差審編銀兩多寡不等多被積年用計包當一
入其手則加倍巧取財物至若巡司弓兵專為
盤詰奸細緝捕盜賊近來巡司官吏多不畏法
無緝捕之功有生事之害或詐商旅以局騙或
通積年以強嚇或索取見面或包納工錢小民
受害莫此為甚乞要將審編銀兩徵收在官僱

募相應准擬除驛遞水馬夫舖夫民壯另有議
處及布按二司皂隸庫禁等役行令革去正身
一體解銀僱募外仰各掌印官即將前項審編
看司門子鋪兵弓兵并渡夫等差除已應役外
以後自二十六年為始俱徵原編銀兩在官如
弓兵則量加器械銀一兩鋪兵則量加旗鑼銀
一兩看司則量加衣鞋銀一兩其布按二司門
子皂隸鋪兵庫子禁卒止照原額工食不必增
添俱作銀差扣定數目混徵銀兩在官不許逐
户定立各役名色每遇年終更替其皂隸庫禁

弓兵門子俱照數解赴各衙門查照僱役其看
司鋪兵渡夫查拘附近人民責寫認狀及四隣
保結在官常川應當將前項銀兩盡數給領不
許私下包攬頂替仍嚴禁不許分外科索勒要
親當其弓兵工食銀兩解各巡檢司官吏查收
就彼僱募底業良善之人亦取隣右保結一體
給發應役不許侵尅入已缺少原額數目今後
務在緝捕盜賊盤詰奸細不許似前科取見面
銀兩并索客商貨稅等項敢有故違從重究治
仍將遵行過緣由申報

一看得重慶府條稱各驛遞衙門有奸人棍徒包
攬夫役不容正身親當者誠為可惡但百姓本
户無人則不容不僱倩況驛遞衙門於習熟吞
應慣曉水路之人亦不可少若通拘正身親當
不惟理勢難行而迎送催辦亦非鄉民所能濟
也令上司委官查驛遞但恨包攬之可惡而未
察其情由一槩盡問重罪乞要明開僱倩一節
相應准行仰各有司及驛遞等衙門各一體查照
凡有鄉民丁單力弱或不慣承應願僱倩者聽
但查有包當多者問罪包當不着役而誤事者

問罪輕則量追工食入官重則坐贓充徒若有
不容正身親當而用強包攬積年把持衙門傷
害官民者定行照例發遣決不輕貸
一看得富順縣條稱各項力差如鋪兵本為遞送
公文而設令則令其買辦中火器具看司本為
看守衙門而設令則令其修整案衣什物禁子
本為看守獄囚而設令則令其出備刑杖鎖鑰
看廳庫子本為看守庫藏而設令則令其供給
心紅油燭鋪陳庫子本為收管鋪陳而設令則
令其雇募鋪陳傘轎皂亦偏累乞要將刑杖心

紅之類比照見今本省通行事例於犯人名下
紙銀內扣買鋪陳什物之類查有欠缺損壞估
計申請於無礙官銀內動支置造相應通行查
革仰各該掌印官即將前項夙弊嚴行禁革令
後鋪兵止令遞送公文看司止令守管衙門禁
子止令關防獄囚庫子止令監守庫藏其應用
刑杖鎖鑰心紅茶果油燭之類每月議定數目
許將紙贖銀兩支用其案衣什物鋪陳轎傘等
項若有欠缺損壞即行估計申請置造仍各具
由回報

一看得洪雅縣條稱差徭俱照丁粮編派中間不
拘練丁當差固有而止照祖房不練丁者亦多
惟不練丁以均差如一房二三十人止當官丁
一二丁者有之亦有一房兩三人亦當二三丁
者有之又有户族豪強暴弱凌寡詐冒巧取以
包巴身孤子寒丁日侵月削困於誅求乞要通
行所屬除軍役照房外其差徭塩課科派俱令
照粮練丁軟臺不許照房一槩靠損乞行遵照
永為定規一節相應通行仰各該掌印官出示
曉諭今後差徭除軍役照房外一應差徭塩課

及別項科派俱令照人練丁通融軟臺不分有
無報冊不分彼此異門通以一户之丁朋當一
户之役不許仍前分門坐派偏累孤貧仍將遵
行過緣由開報
一據郫縣條陳該本院看得寄庄田土蓋以此縣
入民買彼縣田地稅粮難過此縣故就於彼縣
立户納粮當差故謂之寄庄不得已也近來民
間奸偽日滋畏避本處差重希圖各處差輕多
將原籍田土變賣轉買鄰近州縣產業以為規
避也又或官舍射利依親置產或投托士夫借

名立户以圖倖免二也寄庄日增則脫差日多
脫差日多則居民益困若不禁止弊將何極查
得嘉靖十七年欽奉　詔書內一款各處軍衛
官舍人等置買民田往往不肯納粮當差不服
州縣勾攝致累粮里包陪着撫按衙門并管粮
等官明白榜諭今後一體坐派粮差不許抗拒
違者原買民田追奪入官欽此欽遵外今據各
縣條稱前因委實切於民瘼仰各州縣遵照將
各里寄庄人户田土盡數查出不分官舍人等
通與土居人民一例當差凡驛傳民壯均徭里

甲火夫之類俱不得脫免如係士夫例該優免
者止聽於原籍優免不許重復於各縣寄庄援
例濫免虧官損民如有阿諛奉承者考以罷軟
罷黜

興革利弊各項事宜案

一爲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據都布按三司守巡兵備
等道成重保順嘉眉等府州縣各條稱地方事宜到
院案照先爲前事已經通行各將應興應革事宜各
呈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官條陳有切當民情可
裨政體者相應依擬處分擬合通行爲此除行所係
府州縣各遵照外案仰布按二司督粮清軍守巡兵
備等道即便查照後開條款着實舉行永爲遵守毋
得虛應故事及違錯未便其守巡兵備等道巡歷去
處各要不時稽查如有故違者就將經該官吏從重
究問如律具招呈詳施行各具遵行過緣由呈來

計開

一看據四川布政司王布政條陳一應罪囚除情
真罪當照舊外其餘自徒罪而下或以追贖未
完囚禁日久往往坐斃合無自今但追贖二年
之上者即行的決釋放爲照除奸禁惡本非得

已宥過恤刑自合並行故囹圄非生全之地而
淹繫豈仁人之心所據前因相應依擬仰各該
掌印官即便查照今後遇有徒罪而下追贖人
犯除有還官入官給主贓物難以釋放外如止
是贖罪未完監至二年之上完辦不前即行申
詳原行衙門改擬無力的決發配釋放寧家毋
得仍前久禁致傷天和各將遵行過緣由回報
一據王布政條陳該本院看得左道惑衆所在有
之而惟四川爲甚僧道遊食所在有之而亦惟
四川爲甚蓋此輩口稱邪說扇惑愚民奸淫婦

女窩藏盜賊耗財帛以養奸徒塗耳目而壞風俗至於今日極矣律之正法皆當盡數捉拏依法問斷或問遣充軍或坐擬極刑以回薄俗但干係人衆昏迷已久而化導轉移亦當有漸所據本官乞禁邪術以弭禍亂誠為善俗安民之首務也及查法家要覽凡僧道為事須先問有無度牒以便論斷今四川僧道給有度牒者十無一二私自簪剃者十常八九近駁行分巡川北道呈詳問得犯人圓通招係閬中縣故民張會男先年與同保寧千戶所故軍沈俸男世連

周全男世春沈廷甫男覺住郭倫男祖通并本縣故民張鐸男會通楊志成男淨朗鄭祥男鄭圓兒各不合私自披剃投入本縣觀音等寺與故僧永觀等為徒則其餘寺觀槩可知矣各該衙門問刑亦多不究此致律禁不行殊非詰奸防偽之意仰各該衙門通行嚴禁凡有師巫叉淫祠扶鸞白蓮告斗遊食僧道等項各要即日改革俱務本等生業毋得仍前非為誘惑良民敗壞風俗敢有故違者即令巡捕人員緝拏究問招詳各該僧道除原有度牒者照舊焚修外

原缺第三十一葉

帶人口及見有事産豐厚者逐一開報認編某甲正圖甲首其事産凉薄者認作某里畸零人戶俱類造手冊候大造之年一體查入版圖仍就編入保甲如無置立産業給有新近文引者准令地主店家保認容令在彼買賣如既無事産又無文引及執持老引者俱勒限回籍但有潛住者拘拏問罪遞解原籍收管當差仍備將收籍正圖畸零人數若干與有引容留買賣若干無引遞解原籍者若干開列等第備造姓名數目申報

一看得順慶府條稱川俗府州縣新官適任屬下皆以水手下程折乾相迎類皆取之於民乞行禁約此不惟擾民於無端抑且陷人於不義貪墨之風誠宜痛革仰各掌印官即將前項宿弊嚴行革除毋得仍指以迎新送舊及朝　覲考滿為名科歛水手下程折乾銀兩上下交征有干清議如有故違與者受者一體坐贓黜罰不恕各將遵行禁約過緣由開報

一看得達州巴州遂寧等州縣各條稱乞要修築塘堰以備旱澇為照民以食為天而耕種以水

利為本以有備而待非常以人事而助天道誠不可一歲而闕者也但水利之政各省莫不舉行而四川乃獨盡廢一遇旱乾束手待斃職此故也仰各掌印官即查本州縣原額塘堰若干座逐一查出除堅固可以積水者照舊外其倒塌水崩者作急督令塘堰户如法修砌其原無塘堰者或共出田地若干或朋買田地若干各隨民情所便開塘設堰以資灌溉仍舉立堰長或保長有行止者督理其間如溪澗相隣者或挽以筒車或汲以龍骨務使旱乾有備秋成不

失掌印管粮官不時親往相驗用心督率稽其勤惰而勸懲之不許因此科罰及濫委管堰老人騷擾或指稱造冊使用科歛各將遵行過緣由申報

一據峩眉縣條陳該本院看得吏舍之設所以關防出入禁革奸弊也四川所屬州縣往往廢弛不修以致各該吏典俱在街市租賃民房居住文書藏於私家出入全無禁制官司之令未布而消息已徧於閭閻刑獄之案未成而輕重皆由於賄囑是縱吏與外人為市也此豈為政之

體[illegible]人據該縣條陳相應通行查理仰各[illegible]印官各查六房吏舍有無見在如已修[illegible]以居住者不必更動以費民財如原未修理及倒塌無存者即便估計合用木植瓦片工食各用銀若干應動支何項錢糧逐一估議呈奪

一看得閬中縣條稱本縣該有院司衙門什物甚多間有朽壞不堪[illegible]物之價[illegible]而物仍歸至乞要估計用銀置造一節為照凡民之治家也充勤小物而算無遺策有司之治官也任其浪費而莫為經紀即此一事可以知處官

之不如其家愛民之不如其子矣今據所陳委屬相應仰各該衙門掌印官員各查該衙門院司應用什物間有朽壞補造若干件俱要估計明白共該用銀若干具由申呈本院動支無礙銀兩置造仍置大木牌一面上刊某項物幾十幾件并置買價直就令看司收執如有損失責令賠補不許科派里甲雇債虛費民財違者查出究治

一看得成都府條稱本府所屬州縣遞年春秋祭祀鄉飲酒禮原編均徭銀兩足勾買辦各州

官貪不知節省分外又令里甲幫補猪羊增添
品物煩費下民乞行禁革一節查得先批行提
學道呈議邛州鄉飲設有禮生酒席出於無名
乞要裁革已批依擬通行以肅典禮用惇士習
有不遵者該道巡歷至日查訪究治去後今據
前因相應通行仰各該掌印官查照今後春秋
祭祀鄉飲酒禮俱止照依原議編均徭銀兩買
辦節省冗濫成禮而止不許分外科派幫補如
違查出官吏坐贓治罪

一看得蒲江縣條稱川中賣田告求賞給至於嫁
賣妻女亦然乞行禁革一節為照田產之買賣
價直之高下有中見之說合憑彼此之聽允交
易一成即難變易行之天下皆然惟四川刁弊
有先年賣絕而取賞給於數十年之後者有祖
父賣絕而取賞給於子若孫者以致紛紛爭論
訟端不絕風俗之壞多由於此仰各該掌印官
即行出示禁諭今後凡有出賣田地房產者如
原非利債准折及用強逼買不許捏詞妄告賞
給其嫁賣妻女者一體禁革違者痛加懲治
一看得定遠縣條稱本縣申明旌善二亭老人原

罸非人流襲到今乞要減數選充舉役華上雋
役非人一節為照旌善亭者書民之善良者於
中而旌之以示勸也申明亭者申明　朝廷之
禁書民之不善者於中而恥之以示懲也今此
意廢而不講而所設老人則用之取供用之勘
事用之管修造用之觧錢粮而其人又皆市井
無賴之徒鼓弄唇舌浸潤官長為侵財之鼠蠹
作生民之蟊賊三五成群把持官府所宜亟除
以肅政體仰各州縣掌印官各定申明旌善二
亭老人每亭止許二人俱選家長殷實行止老
成素無過犯者取具里隣保結收充前役仍行

國初彰善癉惡之令記書善惡毋得仍用無籍之徒
生事害人各將遵行過緣由開報
一看得洪雅名山等縣各條陳案查先該本院訪
得蜀中土豪大户違禁取利准折人口刊示嚴
禁去後今據各該縣申稱滎昌茂州簡州仁壽
富順威遠等處富民越境債賣違禁取利以致
小民傾蕩家貲盜賊由生相應申明已經行仰
各該縣禁革外今訪前項之徒不獨榮昌茂州
簡州仁壽等處之民為然既省均亦有之合再

通行禁諭仰各掌印官即便嚴行禁示今後如有前項越境放債結黨害衆之徒到彼營利者不許地方容留其有原借錢貨如本利未還許照律交還加息不得過三分若係利上加利許將原立文約首正在官審明取供就將銀約塗抹免還如有積年保債之人故縱容留及大户仍前越境違禁取利者就便擒拏從重究問招詳將犯人遞回原籍當差如本處大户違禁取利者一體遵照先行審驗禁治施行各將遵行過緣由回報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二終

芝園别集　公移卷之三

定刊賦役總會文冊案

一爲定賦役以一政令以便遵守事照得本院撫臨以來檢看得四川一省各項錢粮止有粮儲驛傳等宜二部俱係總數大綱其起徵規則與審編銀力二差及一應公費等項通未査載以致上無所據下無所知致使貪猾得遂漁獵之奸而小民不勝誅求之苦及查得湖廣河南等省錢粮徭役俱已會議定規刊爲書冊立法周詳可以遵守相應委官查照會議編造爲此除將湖廣河南二省賦役總會文冊二部

發去外案仰布政司即行右布政使李清會同按察司副使沈應龍各不妨原務查照發來湖廣河南二省規則將一應大小賦役公私費用責令布政司各科承行該吏備查始末卷簿參稽因革事宜務適輕重之均立爲一定之則先將凡例總目并立法總議逐項編出仍作急通行守巡兵備驛傳屯塩等道各將所理職掌所屬府州縣衛所巡司驛遞等衙門各將原額官民糧米歲收歲支起存邊腹的數各若干均徭銀力二差應該若干里甲支應并走遞夫馬各若干户口食塩商稅課程若干驛遞馬匹船隻夫役

協濟銀兩防夫各若干雜役大户民壯工食州縣堂解各若干一應部運及應朝官負公差人役盤纏曆日紙劄造冊工食各若干新官到任家火孤老月粮布花舉貢盤纏修理衙門城池故官長夫衛所荷料公費并未盡錢粮差役通行查出仍要見某州縣山多田少錢粮偏重原坐邊倉粮米若干應否通融某州縣地方廣闊錢粮稍輕原坐邊倉粮米若干應否加增及差徭等則應否酌量均平驛遞夫馬應否酌量改派何者民情稱便應合照舊何者土俗不宜應該更張一一備細開申該司及委官處各斟酌停當先編章冊一部送院查議發去刊布永為遵守使小民皆知賦有常數役有定則吏書經收人等不得以投隙而售奸此寔為政愛民之切務須不憚煩勞期成羡事其合用紙劄工食應動銀兩數目仍具呈通詳施行

查處驛傳事宜案

一爲查處驛傳以濟困斃事據驛傳道呈奉本院案驗前事備仰本道官吏即便查照後開條款一一會同布按二司從長查議明白作速呈詳定奪施行中間若有窒礙難行者亦要明白回報此寔愛民之切務慎勿遲延未便仍先行各該委官暫且停編待議定之日通行查照施行等因奉此該本道僉事趙廷松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嚴時泰按察司按察使紀常布政司分守川西道左參政李義壯按察司清軍道副使沈應龍議查得各府州縣驛遞有路當衝要而原編夫馬數少者有設在偏僻而舊額船馬多編者有粮止千百而盡編驛遞升合無遺者有粮至五六萬而止編二三萬餘無下落者有額粮數少而編僉粮數反多者有州縣有限而本處驛遞偏多難以遠編者衝僻繁簡遠近自是不均蓋自 國初開設以來或增或減稍因其舊至於編定吏胥作弊遂至懸絶如重慶府額粮三十四萬止顯二十一萬潼川州額粮二萬六千止顯一萬七千如廣安州所屬四縣嘉定州所屬六縣地土本同而驛傳所編州輕縣重其他州縣比比不同除就近編僉照舊難動外合將萬縣夔州等遞運所仍照該府原議減船增馬通融議處龍泉陽安南津珠江安仁等驛俱改就本處簡州資陽資縣内江及蓬溪射洪一縣近更衝繁原編皇華等驛馬匹夫粮俱退回協濟該縣里甲以免偏累及各驛遞衝僻增減先儘本處丁粮查議編補

備造草冊開列前件交互聲說通候呈詳裁定會行
各該委官遵照編僉覈實刊給施行等因呈詳到院
據此案照先該本院節據各州縣申呈川中差徭間
有偏累而驛傳一事尤為病民其最甚者先年審編
不以本州縣錢粮坐派所轄驛遞而俱於隔遠編僉
後來承訛襲舛莫為釐正使百姓棄畊作而就役負
薪米以遠行光棍因之勒攬官吏用是刁難奸猾者
恃頑而避役善弱者偏累而逃亡日久受弊莫可支
持其他如船隻之濫設馬驢之多寡鋪陳之科派州
縣夫馬之協濟館夫親役之受害船夫粮石之不一

皆宜區處以蘇民困已經案行該道會同布按二司
查議去後今據前因隨行布政司查照節年黃冊將
各州縣欺隱抄劄沒官水衝抜籍等項粮石盡數開
報前來查對粮儲驛傳事宜與夫合屬錢粮格眼文
冊逐一酌量繁簡註定數目通融均編求為畫一除
將查定過由票一張案行驛傳道并成重等府嘉眉
等州各查照後開條款并編僉數目抄行各該委官
作急審編給發各該驛遞着役定限兩箇月以裏將
編過文冊繳報查考仍行布按二司并守巡兵備各
道遵行外為此合行刊刻書冊仰一體查照施行

計開

編僉用則總議

一便審編查得各府州縣驛遞之遠近不同而編
差之隔別不一間有本處錢粮而編撥於五六
百里之外者有甚至千里之外者有一縣而幫
貼二三驛者彼此隔遠奔走不便因被各處積
年光棍百計詐害愚弄羅織只得雇募加倍幫
貼米及旬日就假以倒死馬匹等項為名求索
加添銀兩稍有不從或告上司批追或該驛具
呈所管州縣除正數出過一番又添一番情甚

不堪今通行查議俱先儘本州縣錢粮編派本
處驛站如有多餘錢粮撥幫隣近驛站如本處
錢粮不敷取補於隣近州縣如本處原無驛遞
者或與照舊或改從附近庶幾事體穩當人情
稱便

一均粮數四川一省之錢粮以供一省之驛傳勞
佚自當相均多寡不宜互異今查得各所屬州
縣有止以粮米編僉者有兼人丁編僉者有每
粮一石止抽七斗編僉者有將額粮隱匿多至
二十石以上者不惟事體紊亂苦樂不均而走遞

侵賣奸弊滋多今通行布政司揭查黄冊將額
粮查報除抄沒官田與水沖沙壓奏免編差者
一體除豁外其餘照數定編各屬丁口俱免編
入及查見行事例審編驛傳官之家俱無優
免此係各省通行毋得妄有申告
一均衡僻各驛傳路有水陸地有衡僻彼此調劑
俱宜適均今查舊額有一處陸路而前後驛馬
匹不一者有一處水路而前後驛遞船隻不一
者有路衡而船馬反少路僻而船馬反多者致
使繁難者疲於奔命而冗濫者肆為侵欺弊已
久矣今酌衡僻之宜均彼此之額裒多益寡務
使繁簡一致夫役不至偏累而錢粮免於虛糜
矣
一革冗濫查得各驛遞原設馬紅站船數多冗濫
以故節次議減該道又議於馬船減夫三名紅
船減夫一名站船減夫二名將粮銀收貯在官
以為船隻鋪陳之用而積習既久奉行不一納
銀者既未支銷明白拖欠者亦不立限查追以
致官無實用衆稱不便先該夔州府張知府議
減本府八隻萬縣七隻人夫共四百五十名每

名徵銀七兩二錢共徵銀三千二百四十兩
馬二百匹分給奉節巫山雲萬梁山五縣各
十匹足遞終是權宜處置亦非經久通行又查
得嘉陵龍溪大洲峽口太平平灘等水驛永康
唐安白渡安穩白鶴雅安百丈箐口武平永寧
等馬驛俱路當偏僻而船馬冗濫俱酌量裁革
以均勞佚
一定船隻查得四川紅馬站船原額數目不均而
編派夫米互異故此勞佚懸殊奸弊百出貪猾得
遂其私而官民並受其故今通行查筭量為增
減使繁簡各適其均派歛必遵其則大要惟在
節民之力而為畫一之政閑民之愚以杜侵耗
之端云耳今定馬紅站船人夫每名編米五十
石每石定銀一錢七分每夫工食每年定銀七
兩二錢馬船每隻人夫三十名共編米一千五
百石大造工價銀一百兩小修工價銀三十兩
每五年一大造三年一小修以十年計之大造
二次該銀二百兩小修二次該銀六十兩隨船
鋪陳亦五年一置價銀十五兩二次共銀三十
兩十年之中隨宜修理計銀一百兩以上共[illegible]

三百九十兩筭得每夫米該銀八兩五錢除七
兩二錢作工食外仍餘銀一兩三錢總計夫三
十名每年該餘銀三十九兩十年該銀三百九
十兩作前項船隻鋪陳之費紅船每隻編夫十
三名共編米六百五十石大造工價銀五十兩
小修工價銀十兩每五年一大造三年一小修
以十年計之大造二次該銀一百兩小修二次
該銀二十兩隨船鋪陳亦五年一置價銀十兩
二次共銀二十兩十年之中隨宜修理銀二十
九兩以上共銀一百六十九兩每夫米該銀八

兩五錢除七兩二錢作工食外仍餘銀一兩三
錢總計夫十三名該餘銀十六兩九錢十年共
該銀一百六十九兩作前項船隻鋪陳之用站
船每隻編夫十三名共編米六百五十石大造
工價銀二十兩小修工價銀五兩每五年一大
造三年一小修以十年計之大造二次該銀四
十兩小修二次該銀十兩隨船鋪陳亦五年一
置價銀五兩二次共銀十兩隨時修理銀三十
一兩以上共銀九十一兩每夫米該銀八兩五
錢內將七名駕船每名除七兩二錢作工食外

仍餘銀一兩三錢總計夫七名該餘銀九兩一
錢十年共該銀九十一兩作船隻鋪陳之用除
夫六名每名徵銀八兩五錢共計銀五十一兩
作支應廪糧下程之用

一定馬匹查得四川驛傳馬匹編僉不一有一馬
而編粮一千石以上者有五六百石者有三四
百石者又有丁粮兼編者多寡懸絶大非事體
查得江浙等省解發北直隷山東河南馬價每
上馬一匹工價四十二兩中馬一匹工價三十
八兩下馬一匹工價三十五兩凡馬匹鞍轡草

料鋪陳馬夫工食支應皆在其中北路編審驛
傳俱照此則定粮事體歸一惟四川事體獨異
所宜釐正今議不分馬驢每頭匹止定夫一名
俱以粮石多者定為夫首少者湊數朋當每石
定銀一錢七分上馬每匹編粮二百五十石該
銀四十二兩五錢中馬每匹編粮二百二十五
石該銀三十八兩二錢五分下馬每匹編銀二
百石該銀三十四兩驢每頭編粮一百石該銀
十七兩其馬驢俱五年一買鞍轡鋪陳俱五年
一置如上馬價銀定一十二兩鞍轡銀四兩鋪

陳銀二十兩以五年計之每年該七兩二錢又
馬夫工食銀七兩二錢草料銀七兩二錢總計
每年該用銀二十一兩六錢中馬價銀定一十
兩鞍轡銀三兩鋪陳銀十五兩以五年計之每
年該銀五兩六錢又馬夫工食銀七兩二錢草
料銀七兩二錢每年該用銀二十兩下馬價銀
定八兩鞍轡銀二兩鋪陳銀十兩以五年計之
每年該銀四兩又馬夫工食銀七兩二錢草料
銀七兩二錢每年該用銀一十八兩四錢驢價
銀三兩鞍轡銀一兩鋪陳銀三兩以五年計之

每年該銀一兩四錢又驢夫工食銀七兩二錢
草料銀三兩每年該用銀十一兩六錢總計上
馬每匹每年餘銀二十兩九錢中馬每匹每年
餘銀一十八兩二錢五分下馬每匹每年餘銀
一十五兩六錢驢每頭每年餘銀五兩四錢作
支應之費

一議處協濟查得各州縣有原係簡僻而今為衝
要有原係衝要而不設驛站往來夫馬獨累支
持又或編貼各處夫役殊非平政恤民之道如
威州雙流縣俱經行要路未曾設驛又如梁山
大竹蓬溪射洪岳池一帶州縣抵潼川先年俱
無上司經過近年開通道路過往甚多而梁山
大竹上下交遞獨遠蓬溪三路相通更為繁累
又如奉節巫山雲陽三縣先俱由水路經行今
歸州一帶陸路開通夫馬遠涉水驛又難幫貼
以致應付煩難今俱斟酌衝繁等第議編協濟
夫役內有編往各處驛站者量與取回相兼里
甲夫馬走遞以紓民力

一議革館夫親當查得先年館夫多係隔遠編僉
應役不便故解銀雇役後被官吏揑申取獨戶

親當每名量其繁簡或折銀二十兩者或二十
五兩者或五十兩者官吏因而百端科索有一
名而使用銀百餘兩者有甚至二百兩者節經
兩院議革止身止令徵銀解驛雇役甚為民便
各驛官吏因失見面常例又無日供下程及諸
般科索揑申不便又令正身親當以致前弊日
滋小民愈困前巡撫都御史潘　成案尚存不
知者輕聽訴告遽為更改今於各水馬夫俱議
有廩給口粮下程支應銀兩各該館夫不過看
守門戶管理炊爨俱照原行徵銀解發官吏雇

人應役支應油燭柴炭輕小之費不許仍要覲
身應當如果係極衝驛分准於原額每銀十兩
加徵一二兩觧發該驛仍明立文簿支銷如有
仍前揑申者就將官吏提究此節據所屬議申
事理易見慎毋輕變重困吾民也
一均編夫役查得保寧府神宣遞運所原額扛夫
二百名先年議於重慶順慶劒州通江廣元昭
化利州蒼溪等州縣均徭内審編共徵銀一千
三十八兩三錢六分栢林遞運所正德年間始
設劒州蒼溪夫各四十名本夫親當巴州一百

名每名徵銀二兩馬十匹每匹徵銀五兩昭化
夫五十名每名徵銀一兩馬五匹每匹徵銀三
兩各觧該所雇募近據驛傳道議報二所累稱
前項夫銀不敷支用乞要加編等因據此看得
前項夫銀於各該州縣均徭内審編不惟事體
不一抑致小民重困今議均編神宣遞運所夫
銀坐編劒州遂寧樂至射洪營山儀隴等縣共
編扛夫一百六十名每名編粮四十二石三斗
八升每年每石徵銀一錢七分共七兩二錢通
共徵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七錢三分六釐栢
林遞運所坐編巴州金堂安岳二縣共編扛
夫一百五十七名每名編粮四十二石三斗
八升每年每石徵銀一錢七分共七兩二錢
通共徵銀一千一百三十一兩四錢五分俱
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為始各徵觧
保寧府收貯季初支發各該所雇募該府仍
給發印信循環文簿二扇要見某日支銀雇
夫若干送某衙門公使人某人逐一
填註季終赴府查明倒換若有支剩銀兩年
終申報作正支銷其重順二府并劒州通江

等州縣原編前項二所夫銀既已審定務要
徵收完足觧赴布政司作正支銷候至二十
八年以後不許審編仍禁不許假手吏胥通
同經收人役侵漁如違定行從重究治決不
輕恕
一添設遞運以便接送卷查先該前院題　准
將蒼溪縣八字堡巡檢司裁革改於槐樹驛
添設遞運所將該縣原編各項差役改編所
夫走遞又據布政司呈會議得保寧廣元支
應各設一遞運所該本院會同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袁　議照閬中廣元水陸路道極係
衝繁況編户鮮少差使殆無虚日地土墝薄
應辦委難支吾飢饉頻仍逃亡相繼若不及
時拯濟將來困弊益深近該本院編發夫銀
雇募少舒民力但無專官經管未免日久弊
生雖救目前之急終非永久之規今據三司
各道重復勘議俱稱當設遞運已經題奉
欽依將保寧設為五路遞運所廣元設為寧蒼遞
運所訖看得二所與蒼溪遞運所扛夫原定
合州新都夫粮不足雖將其餘夫役仍令閬

中蒼溪廣元利州等衛縣出辦但各縣額粮
已編錦屏閬津等驛船馬前項扛夫誠為偏
累既非經久之計亦礙畫一之規將來不免
告擾致有紛更俱應處補五路遞運所今定
編扛夫一百五十二名坐編合州粮四千六
百四十三石八斗七升一合永川縣粮一千
七百八十五石九斗五升五合一勺共粮六
千四百二十九石八斗二升六合一勺每石
歳徵銀一錢七分共銀　千九十三兩七分
四毫三絲七忽蒼溪遞運所今定編扛夫一
百四十六名坐編新都縣粮四千四百一十
七石大足縣粮一千七百四十五石二斗七
升九合共粮六千一百八十二石二斗七升
九合每年每石徵銀一錢七分共銀一千五
十兩九錢八分七釐四毫三絲寧蒼遞運所
今定編扛夫一百四十六名坐編新都縣粮
三千六十三石墊江縣粮一千六百一十三
石六斗四升八合一勺廣安州粮一千五百
石共粮六千一百七十六石六斗四升八合
一勺每年每石徵銀一錢七分共銀一千五

十兩三分一毫三絲二忽五微以上銀兩遞
年徵完俱限正月以裏解赴保寧府收庫分
作四季按季初給發各所雇募該府仍給發
印信循環文簿二扇要見某日支銀雇夫若
干送某衙門公使人負某人某人逐一填註
季終赴府查明倒換若有支剩銀兩年終申
報作正支銷毋致侵隱冒破查出定行從重
究問

一議處衝僻軍站該本院查得各該馬站先年各
編站軍走遞內往過頻繁未免偏累及查[illegible]

虎跳蒼溪三水驛經行甚少極為偏僻先議欲令協濟疲困陸路軍站亦未着實舉行案仰驛傳道會同各分守道查得先奉前巡撫王 批據新都驛訴稱消乏批仰本道議於成都府庫貯官銀每年每季幫貼夫馬銀十兩呈允遵照訖又查得建寧秋林富村隆山柏林沙河驛似為充實相應照舊其神宣龍潭施店槐樹古店等驛委因差使浩繁各軍貧難逃亡數多應辦不敷及查龍灘虎跳蒼溪三驛旗軍種石與各六驛相等而力量實過之委又路在偏僻相應議處均平合無將龍灘虎跳蒼溪三水驛於原額站船內量其各軍種石多寡每年每驛徵銀四十兩龍灘幫貼神宣虎跳幫貼施店蒼溪幫貼槐樹每年於孟月徑自解發各驛交割該管官吏雇募夫馬協濟走遞仍附記循環簿內本道年終查驗如不依期解發拖欠負累許該驛申呈本道究治古店龍潭二驛無從協濟相應比照新都驛事規古店馬驛於成都府龍潭馬驛於保寧府各庫貯官銀內各支四十兩俱自嘉靖二十六年為始二驛每年每季具領赴府

各支銀十兩領回協濟依擬批行該道備行各該衙門一體遵照施行

一立法稽查禁革積弊先該本院訪得各驛站官吏不恤民困任意索受日支下程嚇取見面銀兩其餘百計誅求難以枚舉節經出示通行禁革及將各船馬通行議處均一每年站船一隻除駕船夫七名外餘下六名共徵銀五十一兩每年上馬一匹餘銀二十兩九錢中馬一匹餘銀一十八兩二錢五分下馬一匹餘銀一十五兩六錢驢一頭餘銀五兩四錢俱作支應廩粮下程之費并原編館夫銀兩相兼買辦計其所用尚有餘剩此外別無科歛之端但恐支應無法稽查不嚴各驛遞官吏不無仍踵前弊多方求索致壞良規相應立法禁處行令各府州官吏查照所管驛遞各置立空白文簿備云用印鈐蓋每驛遞給發一本責令驛官收掌通將本驛水馬夫并館夫銀兩會計總數或輪流支應以銀數之多寡為日數之多寡或逐名支應如趙甲支完方及錢乙錢乙支完方及孫丙凡遇經過上司及公使人員合用廩粮下程等項一

切公費驛官出給花攔印信小票一張於內填
註數目給與支户買辦送用隨於簿內登記年
月日期支户姓名物價數目候支户輪支滿日
照票銷筭仍將印票付與支户收照不許追取
如無印信票帖分毫不許聽信供送仍每季終
各將文簿送府州查考年終送院稽查其各該
支户一年已畢或有支剩銀兩具數開報本府
州并驛傳道收候下年領支如或不敷明白申
請本院給發官銀補支毋得私自科派其驛官
驛吏一切取索之弊盡行革去敢有仍復踵習
者或被支户告發或查訪得出就行拏問發遣
一給由帖先年船馬查理未周經制未備各色費
用俱無定額以致包攬光棍結羣聚黨肆行科
索或指一而為十或方去而隨來困斃之民誠
不堪命矣今人夫工食船馬什物費用備立定
規毫末不漏此外別無科歛之端各屬審編畢
日就將額定數目備開由帖給與夫首執照取
討如有分外需索者不許各户聽從仍具實呈
告以憑拏問發遣充軍
禁革詐假關牌需索告示

一為禁革驛傳積弊以甦民困事訪得蜀中積弊甚
多而驛傳為最有詐假關文求索夫馬者有枉道經
行希圖折乾者有不遵事例濫給牌票者有驛站官
吏指以常例需索者有各驛遞棍徒用強包攬者以
致衙門日漸狠須夫役愈加困苦深為民害合行開
款通行禁諭仰驛遞官吏夫牌支應人等各查照遵
奉施行
計開
一關文所以宣傳　天命應酬賓旅關係政體非
細故也近因冒濫題奉　欽依在內有勘合字
樣在外有赴撫按衙門掛號字樣方許應付禁
例甚嚴但無籍之徒玩而不遵有將遠年近日
底關或買盜印空紙或將假印印成假寫前赴
某撫按衙門掛號字樣或詐稱士夫子弟公使
人員有一人而持二關者有一關而書二名者
各該官吏不行查辯真偽一槩朦朧應付習以
為常仰驛遞等衙門官吏各立簿籍一扇凡遇
各處公使人員關文到日即查其官其舍其吏
其承有何照身批文某處公幹是實方許登簿
照依議定廩給口粮則例應付各於年終將號

簿中繳本院查考如無照身批及無公文人等者即便裁革不許應付仍將詐偽之人拏問

一驛遞支應皆小民脂膏訪得各衙門公差人員多有不照原給關牌而分外需索夫馬下程等勒要折乾者或將銀物饋送而巧取者或行由正路而故由僻路該山水路而故由馬程以圖多取者或起縣討馬而又起驛討船折乾以起驛討船而又起縣討馬折乾者稍有不遂輒便打毀門牌凌虐支應或褫其衣而笞其背或揪其髮而傷其目憑城社之勢縱狼虎之貪驛遞官吏無如之何甚至有司懦弱亦派取里甲

奉承小民怨咨剝削切齒本院不得已置立號票格眼通行三司各道收候凡各衙門一應差遣人員俱令填給號票查驗應付仰驛遞官吏夫牌或有司衙門如遇前項人員驗有齎執原給格眼號票及出境關文到彼查無枉道經行及違例需索就將應過馬匹船隻廩糧人夫俱填于後開格眼內用印鈐蓋其餘白頭關文牌票俱不許應付亦不許分外饋送及夫馬折乾若有阿縱容隱者一體治罪不恕

一查得各府掌印佐貳及守備提督指揮等官不遵事例一槩濫起關牌騷擾驛遞已該本院行令出示禁約外仰驛遞官吏遵照今後遇有越所管部地方濫給牌票者即與查革不得一槩應付違者查出通提治罪

一訪得各驛站官吏索受支應戶下程每日一小支三日一大支米麵酒肉鷄鵝油燭茶果并紙劄筆墨等項無所不備及遇當夫人役或庫子舘夫到彼索要見面銀多寡不等遇時節則有節禮少有不遂尋事拷打又縱令家人用強求

索及積年慣徒通同勒騙不可枚舉今後通宜禁革如有仍蹈前非者許被害之人指實近者赴本院遠者赴守巡該道陳告拏問輕則革職重則發遣

一訪得各處驛遞積年慣徒交通官吏經年包當夫役每遇各州縣僉解夫頭入役輒便百計用強逼迫各夫累苦不過只得雇覓乘機多勒工食仍私去各戶原籍加倍追討寔為積蠹今後如有仍蹈前弊者許被害夫頭指實陳告照依律例問發充軍

一查得見行條例內開一使客有職者俱支廩給經過非公幹去處每驛支三升其跟隨內外官員在外久住雖是有職例支口粮使客有役者俱支口粮不拘便道經過止宿及本等公幹經過止宿去處每驛俱支一升五合不許多支起關米今訪得一應公差人員多不遵依分外多索擾害官私合再申明禁約仰各衙門查照今後除京職方面官員外其餘公差一應人員到彼俱照後開則例應付不許違例需索及阿諛奉承違者一體究治

查處里甲公費并走遞夫馬案

一為定賦役以一政令以便遵守事該本院查得所屬州縣里甲公費俱照丁粮筭定月日時刻見年里甲挨次輪流自行買辦支應但訪得各該州縣不才官員每日取里甲下程一副掌印佐貳首領各分差等乾銷銀兩盡入私囊甚則將里分派爲各衙支使供應至於一切私用人情通行派及里甲又如新官涖任所屬皆以水手下程名目折乾相迎祭祀鄉飲既編徭銀復派里甲幫補忍心害理肆行剝削本為科派宿弊遂成應辦常規勞民傷財全無顧惜況若

樂不均如趙甲該分月日或值供應冗繁所費不貲如錢乙該分月日或值支應數少獨得寬減又因未有定則下民無憑遵守上司不得稽查行據各府州縣查報各項供應前来逐一酌量議定除應於贓罰銀內動支如新官到任家火上司衙門圍裙坐褥硃盒筆架并大小什物迎送上司傘轎又各該州縣如無驛站者隨時申請置造鋪陳上等鋪陳一副用銀一十一兩中鋪陳一副用銀四兩小鋪陳一副用銀一兩二錢各州撰進萬壽正旦千秋冬至四季表箋盤纏什物應朝造冊工食皁隸盤纏部粮解官盤纏

補修各衙門公廨孤老冬衣布花舊舉人會試給與水手一名共銀二十四兩又除均徭內徵編如春秋二祭鄉飲歲貢生員盤纏應朝水手銀外其應該里甲出辦者上司按臨并公差兩京方面官員大下程一分該用銀一兩五錢中下程一分該用銀七錢小下程一分該用銀三錢每日支應上司公差人等牌票關文如廩給一分折銀七分五釐口粮一分折銀二分二釐五毫飯食折銀二分上司及公差官員中火飯并下馬飯上司經過取用卷厢鎖索扛架棕籠刑具并封筒卷殼封條棃木板印刷告示紙張及卜

州縣新官到任陞任祭神猪羊三牲公宴掌印正官該用銀四兩佐貳官每員三兩首領官二兩各官每年桌衣止許用絹并座褥砵盒筆架各一副正官用銀三兩佐貳首領用銀二兩又綃涼雨傘各一把又各官日用心紅油燭掌印正官每月該用銀九錢佐貳官每員每月六錢首領官每月三錢各官日用刑具掌印正官每月該用銀一兩佐貳每月用銀五錢首領官每月三錢歲考季考生員試卷茶餅給賞花紅紙劄筆墨每月朔望本州縣官下學行香勸賞紙劄三年大比賓興起送科舉生員酒席盤纏歲貢生

員花紅羊酒新中舉人報捷紅綾掛旗并桅杆牌匾紅紗羊酒出表上司按臨燈籠朔望行香及照堂油燭吏房攢造年終紀錄催正民情官員賢否憲綱戶房四季贓罰循環錢粮倉庫年終勅諭錢帛戶口農桑歲支歲用禮房雨澤應付循環兵房夫馬循環塡繳軍單快手刑房四季盜息民安審録罪囚工房塘堰城垣人匠等項文冊紙劄送審處決等項擡冊卷厠扛架鎖索下操賞勸花紅每年春牛芒神木料工食迎春酒席門神桃符元宵節燈議將衙門附府縣分每日定銀二兩每年該銀七百二十兩中等州縣

每日定銀一兩每年該銀三百六十兩簡僻州縣每日定銀五錢每年該銀一百八十兩其中繁簡不等者逓爲增減約定規則每年里甲上役將見年丁粮計筭總計丁若干粮若干每丁石該銀若干即查某里人丁若干該銀若干粮若干該銀若干二項共銀若干後開鄉圖坊里長某人本户人丁若干該銀若干粮若干該銀若干丁粮共銀若干甲首一户某人丁若干粮若干該銀若干各甲俱倣此塡註備造文簿仍照簿給與各坊里圖由帖一張就用印對簿合同鈐記簿内每里長名後空紙一葉掌印官收掌由

帖空紙半張各坊里圖收執應役之日各坊里圖支應挨次順里不許紊亂一應大小供應凡舊規所有及情理可通者俱要從實開寫掌印官出票實辦逐日登記簿内鄉坊圖里甲登記由帖票内銀數用盡就於簿帖尾書本坊里丁粮銀若干支用盡絶仍用印合同鈐記由帖付里長收執上以原派丁粮銀米數目支用盡絶不論日期如無前項簿帖里長不許支應官吏就坐科斂贓罪黜革一年滿日如支應丁粮銀數有餘即追收貯庫申報司道作正支銷如有不敷扣筭月日責令該年里甲攤辦年終備將計筭

過丁粮銀若干支用過各項銀若干有餘收庫或不足派補若干備開似用申文申守巡道查考出巡所至仍將前簿不時吊查其有原定則例開載不盡者俱在里甲銀內支銷挨次填註上司不必過爲查詰則法近人情而可以久行矣但縣掌印官留心綜理從實填報不必自爲隱避毋指以迎新送舊及朝覲考滿爲名科歛水手下程乾銷銀兩毋再以祭祀鄉飲增添品物豬羊買辦不敷復派幫補毋致吏胥里役行頭買辦指倚侵剋冒破違者從重究治又行據合屬州縣各申報毎年編派里甲夫馬事規緣由

到院查得各州縣有路當衝要而編派夫馬反少者有路本偏僻而編派夫馬反多者有以見年里甲丁粮編派者有以通州縣丁粮編派者有止令見年勾攝粮差却將排年僉派夫馬應遞者有不論丁粮多寡止照各鄉各甲分坐出備者有不將丁粮編僉止令里甲各照丁粮分定日期隨時出備者有不將粮編全以丁編者有以粮編馬丁編夫者及查雙流江安納谿璧山等縣先年俱以見年里甲丁粮均編節據該縣百姓告稱各甲丁粮多寡不同甚是偏累申奉撫按衙門准允令其十年丁粮通融均編夫馬人皆徧使刻石遵守外為照里甲十年九空專一諳為定遞夫馬各省皆然如排年常川應役則百姓終無休息妨廢農業莫此為甚至於排年之中則各甲丁粮多寡不同見年之中則各鄉丁粮多寡不同若止照甲分鄉不免苦樂懸絶況地方衝僻酌量俱未適中而積弊相仍却稱隨時出備以致不才官吏人等那移增減多派重科奸弊百端小民日困相應查照雙流璧山等縣議處事規酌量均派查照今定事規通將該州縣原額丁粮均作十分如一甲見役丁粮數少將二甲丁粮撥補若一甲丁粮數多餘剩之數

留補二甲其餘甲分亦照前撥補如遇里甲接役照依各定夫馬數目編派掌印官就將該年均定丁粮親自註撥以丁粮多者爲頭少者作幫通融均編應當其排年夫馬悉行裁革威茂汶保等州縣原係土民照舊應辦等因已經出給告示發仰各屬曉諭外今將酌定公費夫馬各數目擬合通行爲此案仰本州縣官吏即將後開議定公費支應銀兩并走遞夫馬每年俱照前項規則編派永爲遵守施行

查處合屬官員公費案

一爲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據成都保寧順慶等府各

中奉本院案驗仰府嚴行釐革不許令庫禁管[illegible]
辦什物其應用心紅油燭紙劄刑具等項每月[illegible]
數目許將紙贖銀內支用等因依奉各將前項合用
數目議報前來俱經批行依擬動支去後今經刊刻
書冊查得各府所議油燭紙劄心紅刑具等項物件
有無互異數目多寡不同又如各官案衣座褥止據
保寧議報到任陞任宴席各府通未議定又或止議
正官而不及佐貳或雖議佐貳而又遺首領既於事
體未備終非經久可行及查成都附省事務繁多馬
湖簡僻難與各府一例今定議各府公堂正衙每月

油燭茶果心紅紙劄筆墨麵糊厠鎖共該銀五兩成
都府該銀十兩馬湖府該銀三兩刑杖鐵鎖繩索共
該銀一兩五錢成都府該銀三兩馬湖府該銀六錢
案衣每年冬則用綾大小二副并座褥用銀四兩夏
則用紗大小二副并座褥用銀三兩共該銀七兩同
知通判推官每年每月油燭心紅紙劄筆墨共該銀
一兩五錢刑杖鐵鎖繩索共該銀四錢五分案衣每
年冬則熟絹夏則生絹各一副并座褥共該銀三兩
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每員油燭心紅紙劄筆墨
刑杖每月該銀六錢案衣坐褥每年一副用銀一兩

各府州[illegible]任宴席正官每次用銀五兩佐貳[illegible]
次用銀四兩首領官每次用銀一兩五錢擬合通[illegible]
為此案仰本府官吏各將前項公用銀兩悉照今[illegible]
規則通行遵照仍各臨期申請將庫貯無礙紙贖銀
兩照數動支其以前里甲科派及庫禁出辦者通行
禁革本院止欲節省民力非敢浪費官銀如將前銀
入己仍復科取者並惟法度不容抑亦神明共殛合
干上司如有察見此弊即以贓罪罷黜不必更論其
為人仰一體永為遵守施行

各道駐劄地方公費案

一為議定各道支應事照得布按一司守巡兵備各
道出巡駐劄地方合用廩給柴炭油燭心紅紙劄及
跟隨書吏廩粮各省俱有議定規則惟四川向無查
議以致無所遵守查得見行條例一使客有職者俱
支廩給經過非公幹去處每驛支三升本等公幹去
處經過每驛亦支三升止宿則支五升一日經過兩
三驛以上俱許支給次日起程不許多支起關廩米
其跟隨內外官員在外久住雖是有職例支口粮又
一款使客有役者俱支口粮不拘便道經過止宿[illegible]
本等公幹經過止宿去處每驛一例俱支一升五合

經過兩三驛以上俱許支給不許多支起關米其銀
隨巡撫巡按清軍刷卷巡塩巡河盤粮勘事等項有
役之人則支廩給令照前項事體相應會議畫一永
為遵守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按察司即便會同布政
司掌印官逐一查議要見各道駐劄地方每月合用
柴炭油燭心紅紙劄筆墨各應該若干廩給蔬菜茶
果若干其道應用書吏幾名應用廩粮若干各於何
衙門出辦動支何項錢粮逐一通行會議明白具由
呈詳施行

查理邊務案

一為查理邊務事照得本院欽承　勅諭撫茲全蜀
凡一應邊計夷情事宜俱應處置除通行欽遵外今
看得安綿威茂等處地方節報番蠻為寇日有警報
蓋因平時武備不修防禦無策以致諸番得逞乘閒
竊發患之所始咎豈在他即今已調發兵粮肆行征
剿去後所有各邊備禦事宜相應通行查理為此案
仰松潘威茂安綿建昌敘瀘撫治等六兵備道即查
所轄地方原設守備等官各若干有無緊要中間應
否增置或應否減罷原立關堡各若干中間某處險
固應該仍舊某處失利應該遷徙或某處傾損應該

修築或某處空踈應該增置原額官軍村勇番兵民
快各若干某處冗濫應該減革某處寡少應該添撥
某項中用應該存留某項無用應該更換先年額設
者有無當因當革近議裁減者有無當遵當復及至
器械損壞者作何處置修補城垣圮塌者作何計議
修砌并其餘防備未盡事宜俱要悉心規畫詢謀僉
同務求萬全之策以刜不虞之防仍逐一覈其地
查議明白具由呈詳施行毋得避遠嫌疑虛文支吾
及拘泥成議漫無可否此本院與該道均有責焉毋
相與究度以免瘝曠供毋違錯未便

祈雨案

一為祈禱雨澤事照得本院近由川東一帶抵省因
天時亢旱雨澤久愆二麥既欠秀實夏禾尚難佈種
百姓皇皇所在告急適當地方困弊豈可復罹凶災
古稱休咎之徵各有攸致而天人之應誠如影響苟
非政事有關何以陰陽乖和凡我有位能不軫念民
艱以回　天意合就通行祈禱為此案仰布政司即
行本司并都按二司掌印佐貳等官并通行所屬州
縣等衙門俱痛自修省以補積愆哀無告之煢民禁
征求之貪吏革無名之妄費罷不急之工作清理獄

囚毋致淹禁輕省罪罰毋事酷刑務在加意撫綏期
於消弭災沴仍禁止屠沽沐浴齋戒督率合屬官吏
師生耆老人等恭詣城隍廟行香各寺觀僧道焚香
誦經一體祈禱務期甘霖早降年穀順成人民樂業
各該衙門俱備出給大字告示省諭仍各具行過日
期得雨日時回報查考

祈晴案

一為祈晴事照得蜀中地方兵役不已輸輓既煩旱
潦相仍災傷獨重正當秋月收成復值淫雨如注不
惟新長菽豆俱被損傷而成熟禾稻槩為渰爛目擊

民艱不遑寧處此皆本院不能上宣　朝廷之德惠
下恤百姓之顛連貪吏在位而不能去政事失經而
不能正以致上干天和降茲顯罰內省愆違痛加修
省合就通行祈禱以格天心為此案仰布政司即便
轉行合屬官吏師生人等齋戒沐浴更衣擇期各赴
應祀壇所早暮行香虔誠祈禱務求積陰頓開秋成
有賴以開百室以惠群黎仍禁止屠沽備云出示曉
諭一體祈禱具奉行日期申報

又祈晴案

一為祈晴事照得四川地方去歲兵荒相仍民不堪
命本院多方賑救不遑寧處但廪藏之儲蓄有限而
困煢之待哺無窮雖云少濟流亡未能盡免溝壑每
念及此殊為惻然即今二麥吐穗又遭天氣陰寒暴
風時作根苗枯瘁兼之瘟疫繁興死亡相繼雖因本
院撫循無狀亦係諸司政事多乖以致上干　天和
殃及黎庶不惟目前當恤寔於將來可虞擬合通行
修省祈禱為此案仰布政司即便通行所屬痛自修
省黽勉職事罷無名之徵求止不急之勾攝禁貪猾
之病民緝盜賊之刼掠顛連力為寬恤餓莩即與掩
埋各率合屬官吏師生人等齋戒沐浴更衣擇期各

赴應祀壇所朝暮行香仍禁止屠沽竭誠祈禱責令
各寺觀僧道致齋誦經務求積陰頓開日色晴霽以
回　天意以慰群望毋得虛應故事有負子民之責
具奉行日期呈來

賑恤事宜案

一為申明賑恤旱災事宜事案查節據成都保寧等
府潼川嘉定等州各申稱所屬州縣俱被旱傷赤土
不毛人民逃竄節經案行分守該道及本府州委官
踏勘查審飢民聽候賑濟及將寬恤一應事宜已經
刻示曉諭并將軍前空運二運三運糧米通與罷免

節年拖欠錢粮姑與緩徵一切不急工作悉與停止
況濫詞狀不許拘提富豪私積不許取討等因通行
禁諭及又委官放賑去後今訪得各該被災州縣貧
民尚有坐塡溝壑或流移四方或嘯聚為非顯是各
該掌印佐貳官員奉行未至所有原行并賑恤未盡
事宜合再申明為此案仰分守川西等道成都潼川
等府州即便查照後開事宜務要一一着實舉行各
將奉行過緣由呈來

計開

一便支領照得地方荒旱民不聊生張口待哺發

公家之積蓄以賑之不得已也然有司奉行不
至給散無方號令四出招集使來或離州縣三
四日或一二日及其至也多則守候一月半月
少則一旬半旬有親識者尚可趁食無親識者
必至乞丐望濟不得欲歸不能展轉淹延坐塡
溝壑是名為賑之而實殺之也仰各該掌印并
各委官查照審報飢民先期出給告示定限前
來凡鰥寡孤獨老幼殘疾及委無家業面有菜
色者不論有無報冊公同里老戶首辨認真的
就將姓名年貌塡給號票一紙審塡既畢或穀

或銀就便唱名收票給散其離州縣百里之外
者亦先期聚集聽各該掌印委官親詣鄉村照
前審驗給散如有在城坐視不行下鄉或曉諭
不徧致有遺漏或躭延時日不即放賑者即係
忍心害民之官定以不才論黜其有遠近之間
銀穀異宜并未盡事情聽從民便其各州縣寄
頓粮米如軍餉要用則雇夫空運如番情寧息
則留作賑濟必不重困小民毋得虛言蔽惑致
擾居民

一禁奸弊訪得往年賑濟公帑虛動於上實惠少

敷於下其弊不可勝言或官吏賄通庫斗抵換
銀色剋減秤頭斛面者或不遵明定銀米規則
而止給一半者或被積年詭名冒領者或戶首
拴同里排覬領入己者或經收倉老斗級插和
糠粃者或指稱差役邀截者或因欠私債逼奪
者是使奸滑反遂侵漁而小民不救殘喘仰各
該掌印并差委官員嚴行禁革但有前弊就便
拏問枷號首告之人就將冒領銀穀給賞其賑
穀則用印烙斗斛較量務要簸揚糠粃不許浥
爛虛抵其賑銀當官責令銀匠鏨碎各主包封

刊刻小記明開數目并分散官吏銀匠姓名但
有低假虧欠執告究治
一勸借貧夫隣保相助在百姓當爲義舉而號召
倡率在官府宜以誠動嘗聞往年亦行勸借之
令矣約束不嚴登時不免搶奪而號令不信日
後又爲負欠故貧者既貧而富者亦困殊非惠
養之道也仰各有司延見富民委曲勸諭酌量
各家積畜與家口食用或十而取其一二或十
而取其三四就令當官寫立認狀如仍要還本
者官爲置立印薄給與執照候豐年照數追還

如樂然施與不望償還者即書尚義之門牌扁
懸掛仍用綵幣羊酒禮獎其家并給印帖免其
本身雜泛差徭量其所輸銀穀坐定附近飢民
各給官票赴彼關領定數之外升合不許多支
須嚴加禁約不許乘機攘亂毀打倉厫遞者以
搶奪治罪仍將勸借過數目給散過飢口申報
一禁豪強夫民之窮困固其平日奢與情爲之亦
因豪強之徒舉放錢債年以積年利以生利故
將子女田產牲畜布帛盡行威逼准折以致人
無常產且將稅粮拋丟陪納今遇旱傷尤肆貪

噬人民安得不逃而爲寇賊或至死亡也仰各
掌印官即便嚴禁凡有錢債俱不許取討待豐
年照數辦還如仍前故違逼取者許借主赴告
錢債斷與免追仍治豪強之罪目下窮迫小民
不難於棄業不許富民勒減價直騙買田土違
者產業給主價銀入官
一緩征賦查得嘉靖二十五年分稅粮已奉 詔
書免四分今照被災州縣八分以上者未免之
數亦應 奏免但勘災體例俱各遞減未肯盡
除合行酌處仰各掌印管粮官員即將本年應

徵六分稅粮不分邊粮祿米存留粮米及丁口
均徭茶塩課稅俱行停止或候奏 請蠲免或
待豐年帶徵其災輕州縣不及八分者不許一
槩援例
一簡獄訟照得各該被災地方已該本院節將賑
恤事宜其諭及況濫詞狀不許拘提近訪得所
司間有故違明示以致不免拘擾除候查實另
行拏究外仰各衙門於重災地方詞訟盡行停
止各項未完前件非強盜人命不許差人下鄉
拘提俟秋冬有收照舊聽理如違定行拏問

一收子女訪得旱災州縣林谷溪澗道路郊原往
往有將一歲至十餘歲男女委棄不顧能行者
起而乞食不能行者悲啼而死廢父母之常性
傷天地之太和戾莫甚焉仰各有司省諭得過
之人或仕宦之家及經行商賈見有前項拋棄
子女肯為收取撫養許令報官給與印帖執照
或力能救五人以上者立扁尚義之門量加禮
勸收為子女奴僕聽從其便若歲豐之日有來
贖取者量其衣食費用加倍追償
一通商賈旱傷之地粮食必貴錢貨必輕是以商

賈乘時而集使商賈得利則舟楫必通而所乏
可致矣近訪得各州縣有閉糴者中途有為盜
賊阻塞者至其地或仕宦之家人或黜革之吏
承或奸猾之為經紀歇户者或老人皁快之巡
邏者把持凌虐科擾無端則商賈必畏而去矣
商賈盡去則五穀不至民何所仰賴乎仰各有
司即便嚴禁但有前項生事之徒許被害之人
赴官具告問罪招詳
裁定合屬民快案
一為地方事節據潼嘉等州成華等縣申報原編民

兵各數目到院案查先為前事已經通行查報[illegible]
今據前因為照民兵之設本以緝捕盜賊護守城[illegible]
防禦非常近年以來官非其人或將徑編皁隸[illegible]
放遣拘令民兵跟用或差遣下鄉勾攝用為爪牙生
事害人或坐衙分用寄托空名包納月錢或撥送勢
要雜使且又容令輪日應當甲去乙來以致武備不
振或又指以衣甲為名重科冒破以致侵擾百出查
得巴縣額編民兵一千二百零六名瀘州一千五十
名大足縣八百三十二名富順縣八百名江津縣七
百五十四名名數冗濫不惟不用之禦寇而反用之

為寇竭生民之膏血而作地方之深殃莫此為甚已
該前院目擊時弊通行分班一年一換則上班者守
城下班者每名徵銀二兩以充官用法徒創始多未
遵行為照財力貴於撙節而事體要於僉同及查得
舊日規工食每名七兩二錢但上役者以置辦衣甲為
名戍邊者以盤纏犒賞為例有司藉以科斂而户首
肆為侵漁多方剝削曾無已時亦應量處以便遵行
相應通融酌處以甦民困擬合通行為此案仰成華
等州縣官吏即將開去裁定民兵名數照依本州縣
丁粮盡數通融均編不許隱漏致生奸弊及編有餘

剩別為耕收每名工食銀舊規七兩二錢之外應役有司者加增置辦衣甲銀一兩輪戍各邊者又增盤纏犒賞銀一兩計筭本州縣每民兵一名通融該編丁粮若干每粮一石該銀若干每人一丁該銀若干俱以粮多者為頭粮少者為貼戶每名出給由帖一張開寫出銀的數人戶姓名每年分為二季令其自行執帖收討此外不許分毫多科及容令里書戶首作弊侵刻編完就於各頭戶內揀選精壯一名置立印信文簿登記年貌責令常川在官應役如本戶揀無壯丁者許令顧募有恆業精壯之人取具隣右保

結准與替役亦照前登記年貌官給小圓牌一面備開各甲及姓名年貌常川縣帶再不許私自更換及輪流應當永為定規仍編為隊伍令掌印巡捕等官時加操練務要武藝精熟事完各將編過丁粮數目民兵姓名貼戶備細造冊繳報本院與各該兵備道備照前項民兵止許遇警緝捕護守城池不許別項差撥或掌印佐貳官似前占用及撥送勢要雜使亦不許仍前別科置辦衣甲及輪戍盤纏犒賞之費如違定行拏問不恕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三終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四

行各兵備道稽查邊鎮錢粮案

一為稽查邊鎮錢粮以釐積弊事照得各鎮倉庫收支一應民屯本折粮銀贓罰商稅茶課局料等項銀物因未立法稽查出納自由以致錢粮滋多或被監收人員侵欺或被積年棍徒誆騙或抽匿卷簿漫無稽考或洗改數目重支冒破如松潘衛經歷吳炳偏重天平多收粮銀入己先年掌印指揮今陞龍州遊擊張和同庫子趙茂枝何隆王珪侵分庫貯贓銀帶管監收千戶李鸞同庫子劉廷甫陳典侵分屯粮銀

軍吏王元收侵犯人張萬昇等贓銀而趙茂枝王元欺隱文卷不行造冊以致無憑查考吳炳洗改案內人名總數劉廷甫陳典將王獻等口粮銀重造五起其為巨盜可知近據松潘兵備道委官成都府推官任璜查出招詳到院看得發覺者十無一二而彌縫者十有八九且不獨松潘衛為然而各邊鎮率多有之今日若復因循後弊將何紀極合就立法釐禁為此案仰松茂安綿三道官吏照案事理即將該管倉庫收支一應民屯本折粮銀商稅局料茶課等項錢粮俱自嘉靖十六年為始通吊歷年庫簿并收支人

卷逐一親自查理有罪人負究問招參以後凡遇收受一應錢粮但有批解者俱赴該道掛號發各該衙門上納定限完銷及支放官吏旗軍土人番兵俸月口粮俸鈔馬料等項不拘多寡俱呈該道批允方許動支仍置立印信循環文簿發各收掌凡有收支逐一登載仍備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逐月赴道倒換如有官吏交代該道親自盤驗明白付與收掌仍不時嚴加稽查以憑稽覈每年終各將收支過錢粮順序月日備細造冊呈繳本院以憑稽考施行毋得違錯未便各具不違依准呈來

議處松茂安綿邊粮案

一為議處邊粮事案查先該本院照得合屬原派起運松潘威茂二邊錢粮內松潘西寧等一十六倉每年額坐本折粮米八萬八千二十五石五斗由江油縣買米驗發上納威茂廣備等二十四倉每年額坐本折粮米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一石有零由灌縣買米驗發上納先年俱委府佐驗發事有專責邊餉得充近年因委用非人致有告訐當事者不察官之當擇遂併其法而廢之行委該縣掌印或佐貳官員驗發緣各官事係兼攝既無興利除害之志而品又凡庸又少奉公守法之意頃使法禁縣至廢弛而[illegible]日就養生包攬任情侵欺無算完報者十無三四而逋欠者十有五六如灌縣店戶周準李逵茂州攬頭張拱霄王章等積年截攬侵費官粮不下數千餘石坑累鮮戶久不完納雖問死罪充軍無產變納如氾不已邊儲何由充實而小民何時息肩所據江灌二處雖查照舊規選委能幹佐貳官員在彼專駐凡放給銀兩驗發粮米查報所戶編審脚頭拘提脫逃督併通關與一應釐革奸弊之事悉以委之年終更換責令造冊查理明白方行交代庶克有濟已行布政

司查委相應廉能府佐二員前去督驗每員定與跟隨吏書算手[illegible]肆名日給口粮應用門皁俱令原任隨代自備工食外江灌二縣併應定撥民快二十名聽隨差遣合用廩給照例流支每日定銀一錢柴炭油燭亦定銀一錢動支官銀應付又撥同知高登備將原委驗粮事宜呈報本院逐一參定內如選脚頭以承運令後驗粮官務僉抵業人戶作為脚頭通審戶隣里老必有瓦房三五間耕牛三五隻種子五六石粮口一詞方為僉點恐一名不足承當則選三人以攢一名以家業厚者為首家業薄者村之一家[illegible]

盜兩家均陪其宜撫吏民四方雜處無有定拘者止令立爲散脚亦不得定爲脚頭以便約束但人户消長不同遞年須用僉補者仍一體審有底業充之僉審既定造冊在官編立字號以次挨撥隨解户糧石之多寡責令脚頭照數服同解户給與脚價轉催脚夫不許先後紊亂用計營求又如註脚夫之貫址蓋以脚頭既已精選殷厚人户以爲之主而脚夫則軍此吏民五方雜處使無鄉貫住址則脚頭何以統率逐次少有逃移不無又爲均累合令支脚價之時令其備開花名項下某人係某處人見住某地名今按

耿户某人同伴人某人喂養某騾一隻攬馱米一石隨其糧之多寡照此以次備寫增減及驗糧發票各照領銀花名項下亦備開寫付與解官管押萬一在途有所疎失責令執牌稟告所在官司查其鄉貫住址遠則移文近則徑自拘解該倉完納或因而作弊轉賣先行責令補完仍解究申詳發落若所在官司坐視不理以致邊儲有悞亦聽一體叅究仍自一號至十號百號至二三百號齎赴監收官收納間有一號不到則任彼得以挨次查考非惟解户得以安閑管納而脚頭亦不至于偏累等因俱經通行遵守外

近又該本院因時值兵荒米價騰湧各邊倉糧難以買運即今逆酋剿平龍州安綿等處俱有支剩空運糧米已行委官雇脚運各兵備道撥發各倉收貯准作嘉靖二十五年各州縣歲辦本色及行所屬將起運倉糧俱徵解布政司收貯聽候備邊支用以省盤費民皆稱便議者謂此不獨宜于一時亦可垂於永久及查川省稅糧惟邊倉爲累最甚蓋遞年起運正遇秋成米賤之時各州縣徵解價銀未至及徵解既至時月已過又值米價騰貴難以糴買此其弊一也又歇家乘機兜攬官解通同侵尅展轉撤秋遂至逋

負經年不完十有五六此其弊二也又解糧人户多係奸猾無藉之徒或赴司轉文或納獲通關輒復回家科取盤纏飽其所欲方行完繳其間有花費侵欺者追併無措則又槩累同户鬻兒女以充數蕩產業以代輸往往僉點解户十室九空此其弊三也本院灼知民艱已經逐一議處備行遵照第恐積習已久遽難釐正未免仍蹈前轍深爲未便及查安綿兵備道所轄六倉口原未設有驗糧官緣事體相同相應一體議處擬合通行爲此案仰本司官吏照案事理每年江灌二處選取所屬科第出身才堪幹濟府佐

官員呈詳定委就彼駐劄專任責成如省城豐寧二
倉事例一年既畢又擇別府相應者定委到彼交代
方許離任不許濫委州縣佐貳及舉用非人致妨
國計跟隨人役并應支廩粮等項俱照原擬撥給應
用其安綿兵備道所轄倉分一體查委綿州能幹佐
貳官一員管理布政司每年將所屬原起運松潘西
寧三舍小河等倉本色米銀三萬五千一十兩二錢
二釐脚銀五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兩四錢五分八釐
廣備壘溪汶川太平等倉本色米銀三萬五千九百
五十六兩六錢三分一釐三毫六絲三忽五微脚銀

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一兩九錢四分九釐二忽八塵
等六倉本色米銀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三兩二錢三
分五釐九毫二絲俱自嘉靖二十六年為始定於七
月初旬預為呈請於庫貯銀內照數動支分投差官
解送江灌二縣驗粮官并綿州各交收聽各官召令
市户或隣近州縣殷實人民務將乾圓潔淨火米或
四五十石或一二百石運赴彼處開報驗粮官如每
石時值銀五錢定與價銀六錢時值六錢定與七錢
時值七錢定與八錢每石收耗米五升驗粮官收受
入倉即行該州縣照數給價不許絲毫短少及抵換

低銀其扣剩粮銀各收貯庫以備米貴不敷支用買
米既畢驗粮官備將買過米石若干每石定價若干
扣除銀若干備細造冊申報本院及布政司并督粮
道知照其買完粮米驗粮官酌量倉口遠近查將隣
近州縣佐貳首領官呈請定委或一倉一官或二三
倉一官仍議將官銀量給與各官盤纏行取到彼眼
同雇脚陸續押赴原定倉口督同各倉攢盤量上納
仍呈各該兵備道查驗督察及將耗米五升內除二
升與脚户以為脚耗餘三升隨粮貯倉該倉止將正
米出給印信實收三本送道掛號給付解官領回驗

粮官處投銷一本粘卷餘二本類繳布政司并督粮
道校查各該脚頭脚夫俱照前案一體審僉應用原
定脚價銀俱全數支給不許尅減該司仍嚴行各該
州縣將起運邊倉粮銀作急徵解本司完足支過本
色前銀照數扣貯司庫方將各該折色并歸化等倉
下關脚銀類齊分別州縣倉口銀數差官徑解各兵
備道發庫收貯出給印信實收付與解官回司銷繳
既不許將本色銀兩解發遲滯致悞糴買亦不許將
折色銀兩不候所屬通完起解致有拖欠待二三年
之上如各邊積有贏餘或地方災傷米價騰湧暫行

停買候年豐之日照前買運江灌二縣如無空閒倉
廒亦就估計工料動支官銀脩理每年仍照山東河
南二省於小灘兌糧事例但臨買米之期督糧道專
一住劄彼處往來督察若有扣減脚價隱匿不報或
勢豪棍徒把持行市等項情弊應拏問者就便拏問
應參究者指實招參以憑施行其各屬解到前項本
折糧銀起司投文即與收庫就便出給庫收一樣幾
本令官解領回繳報合于上司不必再取兵備道批
文及各邊倉通關實收各該官解不許仍舊支給官
銀及科歛戶族盤纏如此則規矩既一而奸弊可以

坐釐事體又便而往返不致艱難邊儲之原額可充
得免空虛之患百姓之科歛頓省且無代陪之憂公
私俱便而經久可行矣該司仍行都按二司并守巡
督糧兵備等道及驗糧委官所屬府州縣各一體遵
照施行

查處類解貴州倉糧案

一為查處起解錢糧以便輸納以從民便事據四川
布政司呈據重慶府申備江津縣申差驛丞陳仲良
管押解戶舒仲琴劉明才領解徵完二十五年分貴
州豐濟永寧二倉秋米銀二千九百九十五兩四錢
二分五釐轉解閒隨據解戶舒仲琴等告稱前[illegible]
銀解赴貴州交納路由播州烏江等一十一站人煙
稀少即今彼處夷苗讎殺搶虜人財告乞分豁收貯
司庫類解該本司議擬前項路途梗塞難以解運乞
要收貯司庫類解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允日將貴
州豐濟永寧二倉庫糧銀秤收貯庫候該省差官至
日本司咨會軍職押送該省上納取討庫收批迴銷
繳呈詳到院批依擬附解外看得起運貴州糧銀中
間已完者常少而逋欠者恒多近該巡撫貴州都御
史王　節次奏奉　欽依於四川布政司庫貯銀內

借支五萬兩以抵拖欠該鎮之數外為照四川相去
貴州路途險阻大戶往來不免剽掠之虞委官部解
又增需求之害兼以在家延住乘機通同侵欺或指
稱盤纏多科戶族財物公私俱為不便逋欠因之積
多查得湖廣一省起運貴州糧銀俱徵解本司收貯
類總差官解運民稱極便所據前項糧銀相應比例
查處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案事理即便通行各該
州縣將起運貴州一鎮錢糧俱自嘉靖二十五年為
始并節年拖欠糧銀嚴限追徵完足解赴本司查照
湖廣事例照數秤收貯庫就便出給庫收完銷繳至

二三萬或四五萬兩呈請本院差官類解該鎮交納
合用廩給馬匹并沿途護送兵夫起解應付其解户
盤纏不許分毫科取庶錢粮易於完納而小民得免
科害仍行各該州縣查照永爲遵守施行俱毋違錯
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議處成都豐寧二倉錢粮案

一爲查處錢粮事據四川布政司呈奉本院案驗行
據委官監收夔州府同知劉楷呈據廣豐倉申稱查
得各州縣每年額坐本倉夏秋并祿米除改撥扣籍
粮米外實徵本折色米共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零三

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九抄四撮四圭内該本色米
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一石六斗九升六合六勺四抄
七撮二圭折色米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一石六斗九
升六合六勺四抄七撮二圭徵納本色粮米州縣成
都華陽溫江新繁德陽彭縣漢州崇寧等八處共米
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四石一斗五升三合内坐白米
一萬三百四十四石一斗五升三合早米五千六百
五十石本折兼徵州縣崇慶仁壽漢州彭縣金堂新
都内江新津嘉定峨眉洪雅犍爲榮縣威遠夾江儀
隴慶符等十七處共米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三石六
斗六升一勺六抄五撮二圭内坐白米四千三百八
十一石一斗二升三合五抄三撮八圭大米三萬二
千五百一十二石五斗三升七合八勺一抄一撮四
圭二項共該本色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六石八斗三
升八抄二撮六圭折色米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六石
八十三升八抄二撮六圭不通舟楫險遠州縣徵銀
解司一半貯庫一半買米資縣岳池安岳遂寧銅梁
安居巴縣璧山江津榮昌南川墊江涪州邛州蒲江
大邑南溪瀘州等十九處共米一十二萬四百一十
五石五斗八升一勺二抄九撮二圭該本色米六萬

二百七石七斗九升六抄四撮六圭折色米六萬二
百七石七斗九升六抄四撮六圭大約每年放支成
都左右等七衛司官軍舊例每年坐放六箇月本倉
均放三箇月内除官軍折除外實支總計增減不等
外共米三萬四千二百八十二石九斗有零其支折
色月分俱赴司府官庫關支銀兩及查本倉見貯在
廒火白米共六萬三千四百四十三石九斗八升三
合七勺九抄六撮六圭約筭共該各王府祿俸并各
大小衙門官軍旗校孤老罪囚粮足敷一年零十箇
月支用又據廣寧倉申稱查得各州縣每年額坐本

倉除豉撥外實該本折夏秋米一十萬七千七百三
十四石三斗八升四合七撮二圭八粒内該本色米
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升七合二勺三撮
六圭四粒折色五萬一十三石六斗六升七合二勺
三撮六圭四粒徵納本色粮米州縣眉州彭山青神
華陽崇慶漢州什邡[illegible]等十處共米一萬三
千二百六十一石内[illegible]米四千三百石火米八千九
百六十一石不通舟楫險遠徵銀一半貯庫一半買
米州縣雙流仁壽資陽南充西充廣簡合州永川大
足長壽宜賓富順丹稜一十四處共該本色米四萬

一千五百五十二石六斗六升七合二勺三撮六圭
四粒折色四萬一千五十二石六斗六升七合二勺
三撮六圭四粒大約每年支給成都左右等七衛司
官軍舊例每年放支六箇月本倉均支三箇月總計
支米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九斗其折色月分俱
赴司府官庫關支銀兩及查本倉見貯在廒粮米五
千六百四十石六斗九升約筭不穀官軍一月支用
各等因備申到職據此案照先奉四川布政司劄付
巳經行查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法隨時而變通其變
不病於民道待人而行果於行乃善於治即今本院

所[illegible]經國之遠猷去病之良藥也但恐有司奉行
不[illegible]再照北直隸有府官督粮河南山東又加以
[illegible]以部粮[illegible]宗分許回任今日之粮不完者無
府官以將之也今無比照直隸等處行令各府管粮
官[illegible]州縣各獲通關仍令將舊
拖欠[illegible]批回任管事等乞裁處
轉達施行等因[illegible]以據此案照先奉本院案驗
前事仰司即查原[illegible]二令粮米若干内本色米
總計若干折銀兩[illegible]若干大約每年支給官軍舊
例本色幾箇月總[illegible]米若干折色幾箇月總計該

銀若干仍查臨近運米州縣的有幾處共有若干石
該倉見貯粮米[illegible]有若干大約可穀幾年支用其不
通舟楫與地方險遠徵銀解司轉發買米州縣實有
幾處每年該買本色米若干應否將各官解解到原
價每石七錢收貯司府庫内出給庫收筭製通關銷
繳如各衛官軍應折支民粮屯糧月分照舊支給外
其應支本色月分秋成之時於内將兩箇月或照原
價七錢量減一錢或量減二錢以作本色支用其扣
餘銀兩貯作軍餉支用如慮倉廒空虛遇秋收豐熟之
將布政司議呈動支前銀發成都府及成華二縣買

米数千石以充積貯仍於時價每石量增銀五分以
便輸運如城市米户有能預先將自己收積米石上
納監收官查驗乾圓潔淨准與收倉取獲倉收方准
赴官領價如此則公私皆為便益而宿弊可以盡釐
矣如曰以倉廪空虛為言則如前所處固不患其空
虛矣如曰以省城空虛為言則前此市户攬買亦附
省米石未嘗遠有所輸運也第恐積年光棍不遂包
攬侵欺之私或假支粮官軍或托地方里老揑詞呈
告須就嚴加根究以杜弊端毋得恂其奸欺仰司逐
一會同都布二司掌印官查議明白呈詳施行俱毋

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等因抄奉到司已經通行
查議去後今據前因卷查先奉巡撫都御史王 批
據本司分守川西帶管督粮左參政李義壯咨准本
司咨奉本院批據委官監牧豐寧二倉馬湖府同知
何克明呈稱要將二倉不通舟楫州縣本色粮米徵
銀解司收貯照詳奉批布政司再加查議詳盡必求
經久無弊乃為可行此其大略也繳依奉備咨到道
查議到司具由呈詳奉批看得納米弊多納銀弊少
納米利少納銀利多蓋米之在倉者官軍一石揷和
沙土浥爛舂簸淨得不過六七斗而已其脚價紅錢

侵盜等項半之若收銀在官每石七錢隨年豐歉照
依時價貴賤支放雖大凶之歲亦自可備蓋省城舟
楫可通商賈年例而集故也倘遇大收官府與米鋪
行收糴量發一二年餘皆折徵未為不可大同邊鎮
不通舟楫本院曹一行之尚且軍民稱便所不便者
惟勢豪放債及奸商耳今如所議則誠有見於其弊
無見於其利也而累民害軍之弊亦未見也仰司再
加酌議呈奪依奉行准該道咨據成都府推官任璜
呈奉本道劄付看得豐寧二倉本色每米一石徵銀
七錢轉解仍令買米運納展轉貿易彼得入倉加以

蜀地卑濕蒸鬱之氣倉米易至朽敗及至支放之時
每米一石纔有五六斗可用值價不過三四錢今查
二倉原坐本色一十四萬內有舟楫所通人力所便
如成華等州縣原運本土米者共二萬七千有零其
餘俱是徵銀議將原運本色者照舊運米則三年之
間亦可積米七八萬石原解價銀者即收銀貯司按
月支放又查十四萬內原有屯粮二萬九百石亦係
原運本色但每年不過一二百石其餘各衞遇米貴
即收銀貯衞若督令運倉則運本色者又通該五萬
餘石若除此則原數止一十二萬而已又該本司議

照依璜議将通舟楫去處如成都華陽金堂新津雙
流新繁彭縣眉州嘉定漢州新都彭山洪雅夾江犍
為等州縣原坐豐寧二倉粮米照舊運納本色其不
通舟楫重順二府邛簡威榮合巴璧山等州縣本色
粮米要行徵銀解司貯庫按月兼支間有願納本土
米者轉文運倉上納具由覆呈本院奉批仰依擬通
行遵照施行具由繳奉此已經通行遵照外今據同
知劉楷查議前來該本司左布政使嚴時泰會同按
察司按察使紀常都司署印按察司副使沈應龍議
将豐寧二倉粮米額坐各該州縣運納本折總撒數

目并支放成都等七衛司官軍月粮與夫豐收糶買
等項遵照明案開立前件逐欵查議登答請乞鈞裁
詳示等因呈詳到院據此案照先該本院查得成都
豐寧二倉本折粮米本色每石定價七錢折色六錢
除附近州縣本色俱自本處撥運外其餘不通舟楫
與地方險遠去處本折俱各徵銀起解赴布政司轉
文赴成都府驗納折色收貯府庫聽月支給官軍本
色驗發監收官處責令原部官解領出糴米州縣收
買火米赴倉交納中間多被解户抽取原價轉寫與
攬頭代納又被攬頭誆銀到手或撒秋營運或在倉

投買軍士關出陳米交通官攢仍復上倉致使官軍
不得實惠且又經年不行完納而官解因有抽取前
弊彼此相挾不敢聲言及至官府查併緊急又累原
解户族揭借陪納傾家破業公私耗蠹莫此為甚節
經禁約緣積弊已深卒難盡革及查前院據監收嘉
定州同知賀世安及成都府通判包梧推官任璜各
條議豐寧二倉奸弊緣由到院俱經批行布政司議
處前來批行遵守但本源既未釐革節目尚欠周詳
亦於宿弊未能遽止相應立法酌處已經備行該司
查議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合屬歲派廣豐倉本色米

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一石廣寧倉本色米五萬四千
八百一十三石六斗有零屯粮本色米二萬九百石
每年共本色米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六十石有零於
內支放本色米約計八萬一千九百三十餘石每年
扣該餘剩米八萬有零以十年計之該餘米八十萬
石今查廣豐倉見貯實在粮米止有六萬三千四百
四十三石九斗八升零廣寧倉見貯米止有五千六
百四十石六斗九升其前項扣餘之米明是經收人
負攬頭侵欺掛欠習以為常有收本色之名而無收
本色之實虧官損民弊源將何底極今據該司開立

前件議稱除成華溫江三縣全徵解本色金堂新津
雙流新繁彭漢新都崇慶嘉定夾江洪雅峨眉犍為
眉州彭山青神等一十六州縣俱舟楫所通人力所
便遞年坐派本色俱運納實米相應照舊其內江資
簡等三十七州縣係地方險遠舟楫不通應將原坐
本倉夏秋本折供徵粮銀解司貯庫聽候按月關領
支放又稱成都米價若遇豐稔之年每石值銀不過
六錢貴亦不過六錢四五分合無以後支放成都左
右等七衛司官軍該支實米月於本司庫貯所屬州
縣原解二倉本折粮銀七錢之數內各量減一錢支

給官軍自行買用所扣銀兩仍貯司庫作軍餉支用
又稱豐寧二倉見貯粮米共六萬九千八十三石有
零除成華等州縣本色米共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七
石八斗之外慮恐倉廒空虛合無行令今後每年秋
收監收官酌量二倉收貯粮米多寡若敷支各衛官
軍二三年之用不必糴買如少則約算計二三年該
用粮若干實在倉若干尚少若干具數呈來本司照
依時值扣算并增銀五分以作輸運之資議呈動支
司庫收貯二倉所屬原解本色粮銀數千兩發成都
府及成華二縣召令富戶領銀糴買運倉收貯仍召

諭省城及隣近州縣市戶人等有能將自己糴買過
粮米預先運赴監收官驗果乾圓潔淨准與收倉掣
取倉收赴府縣官處一體給領及查得省城倉前無
籍光棍不務本等生理專一探聽各屬解到豐寧二
倉買米粮銀到省盛張酒席百計誘哄營求攬納騙
銀過手或以趙甲新粮完李丁舊粮或將今歲之粮
撒秋明歲方行上納甚至任意花費不行完官或偽
造假印虛出關單致累官解監併無辜家屬有累死
於獄者有賣子鬻女傾家蕩產者及至官府查係攬
頭情弊拘問監追所完十不及一往往父死監子子

死監孫終不能完是買粮一節深為未便若如會議
則前奸莫售但恐此輩不遂所謀或假支官粮官軍
或托地方里老人等巧揑浮詞阻撓前法誠有如本
院所諭者合無備行成都府并監收官嚴行出示禁
革等情相應依議擬合通行為此案仰布政司官吏
照案事理即便通行所屬府州縣各照該司所議應
運本色與應解折銀者各嚴限運解收貯各官軍月
粮除民粮屯粮折支照舊外其應支本色六箇月如
遇歲豐之年內支米二箇月折銀支給四箇月每石
定給六錢如遇歲荒支本色四箇月折銀支給二箇

月俸石全給七錢倉廩所儲如足支三年不必發民
收買如有不敷即行成都府并監收官查議應買若
干議呈該司將原收貯本色銀內動支給發成準二
縣召令富户收買每石增銀五分以爲搬運之費庶
民困少甦奸弊可革仍將合屬州縣原坐豊寧二倉
糧米自嘉靖十五年以後拖欠各若干一一備細查
明開報施行各屬錢糧自嘉靖二十五年爲始府州
縣俱責成管糧官催併完納掣取通關如過限不完
照例住俸監併家屬其各府并直隸州管糧官俱限
次年二月以裏照依各省部解事例離任赴省查理

各屬錢糧總掣通關依期完納者量行獎勵過期不
完者仍行提問不許蹈襲故常因循廢格

議處京料解户案

一爲議處京料解户事查得各省額辦派辦京料先
年俱編有解户近因各項銀兩俱委官類解議給水
脚起關應付并沿途撥兵護送不用解户幫解議行
減革量於各州縣編僉一二名照名追銀解布政司
收貯遇起解各色銀兩合用耗銀盤纏并箱架索扛
就於京解銀內動支小民稱便今查得川中部解兩
京本色生漆黄白蠟等項本色貨物與折色銀兩既
有解官類解給與盤纏銀兩每千兩仍復取解户一
名幫解其間道途往返之費解官科索之需京城打
點之用各項糜費不可勝言領解人役因而除官封
盤纏二十兩之外又另於本户分派或三四十兩者
有之甚至五六十兩者有之小民受害莫此爲甚如
近據壁山縣開報本縣額派京料銀四十九兩有零
而以本縣丁糧編[illegible][illegible]四十二名雖云每年坐取
或一二名或三四名多寡不一然多編之數誠爲虛
濫小民差役愈加重因一縣如此則其餘槩可知矣
相應議處以立成規案仰本司即查本省遞年坐派

兩京各部物料銀兩折色若干查照各省事例止委
官類解議將　内府料銀每百兩加耗若干各部料
銀每百兩加耗若干此外仍給與盤纏起關應付仍
行沿途撥兵快護送不必更用解户幫解自嘉靖二
十八年爲始酌量州縣大小每年於均徭內定僉每
名盤纏銀照舊二十兩追銀解司如遇起解物料銀
兩解官加耗盤纏并箱架索扛就於此項銀內動支
仍查各州縣以前編定解户各若干其未差撥者一
體徵銀解司收貯照今議施行奉此該本司議將兩
京各部折色每萬兩加添秤耗銀七十兩解官[illegible]

照舊三十兩　內府折色每萬兩加添耗銀一百兩
解官盤纏三十兩各起關應付仍行沿途官司添撥
兵快護送及通行所屬將未差解戶八百七十六名
俱令每名徵銀二十兩解司以備差解京料折色解
官盤纏什物加秤等項支用再不許解戶幫解前項
解戶用盡又自二十八年為始查照議定後開州縣
每年於均徭審編每名照前徵銀二十兩刻定解司
收庫登記循環支用其偏僻繁難州縣姑免編派等
因呈詳本院批依擬通行所屬遵照俱於均徭內通
融審編不許仍前別提京解殷實款目每年銀兩刻

期徵解該司填報循環外仍置格眼文簿每季填報
查考又奉本院案驗據夾江縣申詳犯人龔大簡招
由查得先該布政司行縣取伊戶名龔正倫解戶一名
并追盤纏銀二十兩解司上納將硃漆給大簡等領
解差宋州判管押大簡田宗說將前銀封解赴京又
科派衆戶盤纏畝銀十兩宗扛銀五兩又科畝銀二
十兩赴京田家又稱借過盤纏告追白銀二十五兩
俱入己問擬本犯徒罪除批行追贓發配外看得解
戶一名前後科派盤纏使費不下八十餘兩則其他
州縣弊害當不減此爲照起解本色黃白蠟硃漆等
料既差官管解有上納盤纏又有關文人夫則前項
解戶通屬無用不過虛應名色科害窮民合行一體
查革案仰本司即行所屬府州縣遵照其京料解戶
仍查照原行每名徵銀二十兩解司貯庫如遇起解
本色黃白蠟等料該司止許議差職官領解於本等
原定盤纏二十四兩之外就將前項解戶盤纏銀兩
盡數加給解官准作加耗使用如原議解蠟一萬斤
該解戶四名就將各差銀二十兩共八十兩通給解
官收領自行赴部掣取批迴仍起關應付人夫船隻
并沿途撥兵護送不許仍取解戶幫解以啓科害之

端來為遵守施行如遇取解生漆等項亦照例差官
管解其加耗盤纏臨期酌量呈請定奪

　存留餘米折徵戶禮工三部料價案

一為議處急缺物料以便供應事卷查先該前院准
戶部咨該本部題於戶科抄出甲字庫內官監右監
丞張祿等題稱見今營建　宮殿等處興工及各衙
門年例成造染造修理物料等項俱各缺少不敷供
應等因題奉　聖旨戶部議處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送司案查轉正統十一年該本部官欽奉　英宗皇
帝聖旨朝廷合用顏料百姓買辦艱難依戶部便於

出産去處定數派去着該司府堂上官自正統十二
年為始每年於存留粮内照彼處時值從公估計折
徵務在兩平不許虧官損民折徵完備選委殷實粮
户管解户部送該庫交納都着所司應付舡車脚力
福建浙江廣東江西湖廣四川路經南京的着該部
換與馬快舡隻運來敢有所司分派不均及通同無
籍奸民作弊害人的都重罪不饒欽此通查案呈到
部看得監丞張祿題稱物料缺少一節為照銀硃水
膠槐花紫草黒鉛等料本部每年查照舊額斟酌坐
派通行各司府州縣於存留粮内折徵解部交納乃

本部會派歲用之常即今營建　宮殿等處工程浩
大係工部備料處辦相應議處欽候　命下移咨工
部將前項大工合用物料各照原擬徑自處決等因
題奉　欽依并將各年拖欠料價開欵前來案行布
政司徵解間又該前院查得户部額派料銀原行於
存留粮内折徵令本省俱於均徭内編取重派一番
小民負累行據該司開報户禮工三部額派及歲派
各色物料價數前來查得户部額派該銀一萬一千
二百三十四兩有零禮工二部額派該銀二千四百
八十五兩歲派不常以一歲大約該銀八千七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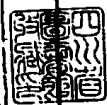
零　此計筭除去户部料銀今次均徭當減去一半
其户部物料以後遇有坐派俱於存留粮内折徵案
行遵照於均徭内止徵一半隨據該司呈稱温江雙
流郫新等八十四州縣約筭存留餘米三萬二千九
百三十八石五斗三升每石徵銀六錢該銀一萬九
千七百六十三兩一錢一分有零若使盡解户禮工
三部料價亦足有剩本院明案止以户部而言相應
行各州縣將存留粮銀准解户部料價餘剩之數以
備各部歲派或邊儲之用其禮工二部料價照舊於
均徭内編派具由呈詳前院批行依擬去後今又陸

續據保寧順慶敘州等府黔江安居營山武隆崇寧
等縣各申報存留倉米積貯餘剩太多年久虫蛀腐
朽不堪等因該本院批行該司并行各該府縣准將
多餘米石變價其以後年分扣定該用數目多餘之
數照一把連每石徵銀六錢解司收貯支用外為照
前項料價原奉　旨意將存留粮内折徵況查保順
温雙等府州縣存留餘米頗多折徵銀兩盡作户禮
工三部料價尚有餘剩況前項料價節奉起解不常
而存留折徵之外又復編派均徭以致數目混淆追
解不清官府視為等閑奸猾因為巳有近查十年之

閭而拖欠二十二萬有餘則濫派侵欺之弊可坐見矣況四川地方羌番交錯各邊輸戍與不時征剿百姓困苦兵餉獨陪他省若通將各州縣均徭減革似足少紓民力且近該戶部題奉　欽依査將存留粮米徵銀備邊相應査議爲此案仰本司官吏照案事理即查戶禮工三部料銀額派加派每年實計該銀各若干存留餘米徵銀通作三部料銀之數有無足敷此外或有餘剩若干堪以鄉餅備邊支用其均徭料銀應否盡行革免有無穩便務要從長計議停當以圖經久可行仍開列各府州縣粮米銀數備細具由作速呈詳以憑定奪施行俱毋違錯未便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四終

[stamp]

[stamp]

咨訪利弊告示

本院欽承　上命來撫茲土所宜恪遵　王度以拯時艱除一應常行事務或隨時損益或因事處裁勉竭心力不敢怠忽其餘或事情之變易或民瘼之隱微或奸弊之當釐或廢墜之當舉或賦役之當均或冗費之當節凡於政體有關生民有益畢官不敢以自擅下情不能以上達者許百爾有位下至軍民稽諸衆論之公察於試驗之的備開利弊緣由不時赴院投遞以憑參酌可否從宜興革共成遠大之猷以追尸素之責毋得假公濟私架捏繁文雷同附和混淆觀聽有辜本院咨詢之意自蹈妄言之愆

禁革各　王府弁儀賓不許聽信撥置捏詞告擾告示

一據　管理府事弋陽王教授申稱　宗室儀賓有等立心奸險者專一招集教唆之徒及遊手光棍任爲腹心輒因小忿架捏匿名虛詞投遞一遇拘對無人肯認乞行嚴禁等因到院隨該本院放告受詞不下千數而　宗室居其大半逐一詳審或撥拾浮詞或架捏虛情或以非禮陳乞或將細故纏擾信有如

該府教授所申者為照　宗室祿給俱有　欽定事
例大小衙門俱有該行職掌若故違　明命曲與徇
徇不謹職司濫為聽受是啓鑽刺之門蹈僨官之失
不惟　宗藩多事抑於憲體有乖除行江西布政司
將各屬拖欠祿米儀從冠服質房等項銀兩嚴行催
解外其餘近奉　恩典本院自當周旋今後各　王
府如催討祿給原有定例者俱赴告布政司爭訟曲
直果犯非法者俱赴告按察司亦勿有違法例以致
掣肘難行其事體重大應該　奏請或議處者方赴
本院陳告酌處亦止差人役投詞不宜遠禁越禮屈

尊相見及投遞書柬致生嫌疑如儀賓人等聽信教
唆匿名捏告者各教授啓知嚴加禁約共守　朝廷
之法以彰　宗室之賢若不依所告仍前纏擾者决
不准理仍將各教授查究斷不食言

定刋賦役總會文冊案

一為定賦役以一政令事照得本院撫臨以來博咨
救偏補弊之方專求利用厚生之術看得督賦里甲
規則二書綱領已有可循節目尚多未備至於均徭
規則尤為錯雜難稽其他若驛傳若課程若雜役若
雜用一向未有著籍以致羸縮任意奸滑因之乾沒

小民罹所遵依欲求經久可行必須議處畫一本院
昔在閩楚洛蜀俱定有賦役總會文冊其在四川尤
為詳盡雖彼此疆土不同而體例大略相似如在稅
糧曰徵收規則曰定委解官曰查掣通關曰新增田
糧曰徵收屯糧在歲支曰關支祿糧曰祿俸折鈔曰
定立格眼文簿曰季報贓罰曰查理新軍在逃月糧
在均徭曰查審戶則曰定審編之官曰革銀差之弊
曰革力差之弊曰革編剩之弊曰革優免之弊曰革
寄庄之弊曰折徵力差曰京解大戶在里甲曰支應
公費若雜役雜用各色欵目似皆依倣可行其餘或

取其同而去其異或用其意而不泥其跡必合人情
土俗之宜乃為立政安民之要相應委官會議編造
除將均徭驛傳二事通行所屬造報及四川賦役總
會文冊發去查照外為此案仰本官照案事理即便
會同副使鄭世威各不妨原務將通省一應大小賦
役公私費用責令布政司各科承行該吏備查始末
卷簿參稽因革事宜務求至當之規立為一定之則
先將凡例總目并立法總議逐項編出其後通將節
目細數以類編次其間或有役歛不均應增應減事
體不一應因應革一一備細擬議停當先編草冊一

部送院查覈以憑會議刋布永為遵守其合用紙劄工食呈請動支無碍官銀應用施行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申飭官箴案

一為申飭官箴事竊見近來有司固有砥礪名節撫綏困窮者但恐其漸隳士風日弊往往以敲笞而遂溪壑之欲以苞苴而為仕進之媒朘取盡於脂膏誅求徧乎顛寡上司姑息而不復問小民敢怒而不敢言父母斯民之心則既亡矣求牧與芻之道尚安在哉本院目擊時艱心懷拯溺除多方查訪次第舉按及將禁約事宜發來遵照外仰府州縣官吏照案事理即行正佐官員知悉務要盡洗積垢求惟令圖其自為也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其為民也毋以利小而不為毋以害小而為之大施乳哺之恩以活憔悴之衆必求官箴無愧慎勿法網是罹仍將發來告示就用木牌如式刋刻竪立本衙門首常川遵奉施行仍將竪立過日期并轉行過緣由繳報查考俱毋違錯不便抄案依准申來

計開

一不許容留積年說事過錢

一不許指稱答應上司過客科斂財物

一錢糧紙贖不許多收秤頭火耗及用重法子

一入倉米穀不許多收斛面

一牽連無罪人不許科取紙錢

一見年坊里不許供應下程紙劄之類及備辦筵宴酒席惟到任陞任宴席不論

一佐貳首領并巡捕官不許違例受詞

一正佐官不許侵隱自問紙贖

一不許虧減價直和買貨物

一各官什物俱有議定銀兩不許取辦坊里

一巡捕官不許指以捕盜為由嚇詐平民財物

一管糧官不許索取糧里拜見常例

一清軍官不許假以清查為由罰取里遞紙價

一庫子止係看守庫藏不許出辦公座卓帷油燭柴炭紙劄等類

一各項錢糧遇有收受即便登簿歸庫不許縱容該吏庫子私自收掌通同侵欺

清查虛糧以澄宿弊案

一為清查虛糧以澄宿弊事據南昌府推官秦梁南昌縣知縣皇甫渙各呈送清查過南昌新建二縣虛

糧文冊到院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經前院[illegible]
屬委官清查延久不報又經牌行各府將遲慢官吏
問招解報去後延今年半之上仍未回報看得虛糧
一事奸猾之飛詭日增里甲之賠納日甚蠹蠹無端
公私俱病凡有民牧之寄皆當如拯溺救焚以紓目
前之患今乃漫不加意如同秦越豈為民父母之道
哉除另行查究外合再通行督催為此案仰該司道照
依先今牌案內事理即便嚴行各府委官督同各府
州縣掌印或廉能佐貳官查照知縣周美清查虛糧
法則先行出給告示曉諭糧戶坊里人等并經管各

界黃冊實徵總散書手知悉許令從實將各戶下丟
糧飛詭之弊開具數目緣由赴清查官處首告改正
收戶以免其罪并免追節年虛賠糧米仍吊正德七
年嘉靖元年十一年二十一年黃冊并拘老實書手
立局封鎖逐一照例清查其清查之法必先以正德
七年黃冊為主如錢乙戶內開除與某都某啚趙甲
戶內即以趙甲戶內新收查之如新收之內未收即
便追究下落以後黃冊俱逐界清查務要虛米歸着
實主以足原數若坊里書手糧戶不行從實首告致
令查出者節年糧米照數追補上倉仍依律例從重

[illegible]罪招詳本院發遣發落再有虛米坊里不為用[illegible]
查首就本甲着定造冊里書照數均分賠賍不許[illegible]
融槩縣派徵清查完日各將查出各戶欺隱田糧數
目順里挨甲備造文冊送院查考定以本年八月終
先將委官職名呈報十二月終具查完連冊報繳作
弊里書人等逐一問罪招詳解院發遣發落若原無
虛糧縣分具由申報不得一槩清查反滋奸弊其承
委官員清查有方刻期完報者以賢能旌獎如仍前
違慢者參呈治罪不恕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
来

弭盜賊以安地方

一為弭盜賊以安地方事節據樂平等縣各申稱地
方盜賊出沒無常須嚴立保甲禁革窩主等因到院
據此查得前院舉行保甲之法已為周悉但有司奉
行不至以致盜賊仍復橫行其窩主或以土豪稔惡
或倚官勢為奸坐地分賍集衆拒捕若不痛加誅翦
將来蔓延無極相應申明防禁為此案仰本府官吏
照案事理即便通行各縣查照前院原行督率各掌
印官着實查舉十家為夫夫有甲十甲為保保有長
十保為鄉鄉有總有副平時則相察有警則相助[illegible]

俱要排門粉壁備書本等生理大小丁口姓名九有出入俱要詢其向往及查回還日期不許容留面生可疑之人致生奸細如一人犯罪不行舉首者九家并鄉長保長人等連坐其十家為夫夫有甲甲置牌一面備書十户姓名十甲為保保有長保置牌一面備書百户姓名十保為鄉鄉有總有副鄉置牌一面備書各甲各保姓名其大小人户俱要置造器械聽從鄉長約束鄉總鄉副保長仍要將平素身家無過者遴選充當不許聽令積年狡猾棍徒營充祗為民害俱限一月以裏通將編完過各鄉總副保甲及人

户丁口姓名備造方冊一存本州縣一差人賫送本院查考至於拏獲盗賊務要嚴究窩藏人户家產以盗贓入官犯人依律法處死黨惡家衆俱從重處治以靖地方每月朔各鄉保長各具有無盗賊生發結狀赴本縣投遞每季終將舉行拏捕過盗賊及窩主起數揭報本院以憑施行仍嚴訪應捕人役不許交通盗賊私納月錢不行用心訪拿違者并巡捕官查照律例一體問遣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嚴責任以弭盗賊案

一為嚴責任以弭盗賊事本院撫臨以來訪得地方盗賊出没為患不已節將申明保甲之法及申嚴巡河官兵以弭盗賊事俱經刊刻告示并案行府州縣及巡河巡江等官遵照各嚴緊緝捕去後近聞所在盗賊仍復横行居民行旅常遭刼掠失主懼不敢告官司蔑不以聞則狐鼠何時斂跡而遠近何時安堵乎為照各府衛所州縣俱設有巡捕巡河等官專以緝捕盗賊保安地方為事於此不盡其心其他皆不足贖矣今乃率以苟且為心因循度日或高居市城曾無巡邏或營幹他事專為私圖上則有負責任下則貽患地方似此不職將安用之本當通行提究治

以重罪但念法令方新告戒未至合再申督以需後效為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案事理即便轉行本府巡捕官提督各州縣巡捕官查照原行發去告示及案驗内事理着實舉行仍差的當巡捕人役或分投巡邏或密切緝訪務將强竊盗賊不分遠年歇案與日下生發者逐一擒捕送官審問招詳務要究徒盡絶四境安寧各該巡河巡江等官一體遵照施行每月終各具有無盗賊生發或緝獲過盗賊若干名各揭帖結狀申繳本院查考如再仍前故違及捏稱並無賊盗生發不行督率軍兵巡邏者定將

俸糧減日住支仍行提問罪掌印官別議決不輕恕
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查處南新二縣里甲案

一為遵咨訪陳民隱查處附省里甲以甦民困事據
南新二縣老人王貴等呈稱二縣附居省城里甲供
應困憊已極蓋因常年長夫短夫簽夫燈籠之過多
公一私十冒破之無算坊長吏胥横索之無厭以致
小民杼柚之皆空而不知窮蠹坊之源以善其後開
款具呈伏乞採擇施行等因到院就經發仰南昌府
推官秦梁南昌縣知縣阜甫涣逐欵會議前來中間

未盡詳明又批行南新二縣覆查明白為照前項事
情本院詢之士民咨之有司逐一求其顛末頗已得
其弊源今欲釐無端之積蠹甦久困之貧民必須立
法至當經久可行合行覆議以盡僉謀為此仰司官
吏照案事理即便會同按察司掌印官將查議各項
事情再行詳議務要損益適中因革當可官民俱為
兩便奸滑免於侵漁即便具由呈報以憑參酌施行
毋得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定剪銷雇夫馬銀議得里甲剪銷夫馬等項先

因論里派銀貧富不均以故更為丁糧均派以
者不得偷安而貧者不至偏累至公平也今欲
改而論户則有一户而糧至數十百石者有一
户而糧止數升數合或全無寸土者欲比而同
之謂之均平得乎是丁糧均派之規相應照舊
無容議矣但南新二縣獨自支應上司百姓之
丁糧如故而各司之繁費日增總計一年所費
至三千三百九十七兩四錢有奇以通省之上
司而偏累二縣之供應不惟民力不給實於事
體欠均該前　巡撫張　案行布政司派行寧

進等五十八州縣照里分派實為均平但事久
廢弛相應申明查照原行以二千八百四十七
兩七錢五分派行寧進等五十八州縣每里三
錢二分七釐六毫每縣若干里共該銀若干俱
編入里甲規則徵解作兩院二司公費之用名
曰上司公費每年八月以裏二縣查照原行備
申本院批行布政司通行各屬依期追徵俱限
先年十二月以前申解到司轉發二縣支用如
有過限不解者查究當該官吏此外尚有銀[illegible]
百四十九兩七錢一分一釐二毫再難加派[illegible]

縣冊應編入二縣規則通融派徵南昌
百五十七兩八錢七分八釐五毫新建該銀一
百九十一兩八錢三分二釐永為遵守其前項
上司一應公費物件并筵宴等項仍逐一開填
號票令買辦鋪户坊長赴院掛號以憑查考
一裁減無名夫役議得南新二縣除護送上司并
過往官員長夫并走遞馬俱編載貟銷按察司
掛號給單應付二縣照數支銀崔夫外惟各衙
門修理公廨造作船隻大約一年南新二縣用
夫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工每工工食銀二分五

釐共該銀一千七百六十三兩各衙門并河下
挑運供應柴炭及送禮各鄉宦大約一年共用
夫扣折該共六千四百九十工每工工食銀二
分共該銀一百二十九兩八錢河扛擡行李上
船大約一年共用夫扣折該一萬零八十名每
名工食銀一分共該銀一百零八兩撫按各道
回省大約一年扣折用夫二萬零八百九十名
每名工食銀二分共該銀四百一十七兩八錢
差用義民官吏迎送挑運行李大約一年扣折
用夫五千名每名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一百兩

二縣官各四員各挑水園夫一名每名工食銀
七兩二錢共該銀五十七兩六錢使司曆日庫
并府縣造報歲報錢糧雨澤民情均徭等冊共
火頭一十四名大約一年扣折用夫二千六百
四十工每工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五十二兩八
錢府縣各縣迎送上司拽船擡扛大約一年用
夫二千五百名每名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五十
兩南昌縣原幇貼武陽站船夫銀三十六兩二
縣各議設管夫小甲二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
錢共該銀二十八兩八錢以上通共該銀二千

七百四十三兩八錢仍須量為寛處以備不虞
南昌共五百九十三里除鄉士夫優免九十三
里實派五百里新建共二百零四里除優免二
十四里實派一百八十里二縣共實派六百八
十里每里派銀四兩三錢南昌共該銀二千一
百五十兩新建共該銀七百七十四兩各當里
長上役之初將前銀同貟銷銀一起追徵貯庫
照依紅牌夫事例查委行止誠實義民官一員
督同夫甲管理各縣置立循環文簿二扇送南
昌府鈐印回縣各掌印官收掌凡遇各衙門造

作及迎接上司等項出給花欄小票就於前簿掛號發管夫官查照數目令小甲雇募應用給發工食銀兩與本官分散每月終各掌印官眼同將號簿內撥過夫數及工食銀數扣算明白務照南昌出五新建出二之法總撒數目相同赴本府倒換查考仍於年終備開逐月用過夫數銀數造冊申報本院前銀有餘留備科舉年修理之用

一裁省無益燈籠議得弘治正德以前俱止坊長出辦矮燈赴各衙門懸照南昌四十五坊各出

二盞新建十坊每二坊共出九盞嘉靖三年陳知縣看得燈籠答應不敷將通縣各里添設高燈一盞新建做照舉行因此上下相沿遂成流弊今蒙本院重覆駁查除矮腳燈籠照舊外二縣合用高燈撫按衙門各一十二名布按二司堂上各一十二名守巡南昌二道各十名二司清軍道各八名布政司糧儲湖東湖西九江嶺北五道按察司提學屯田湖東湖西九江五道各六名南昌府堂上十名清軍督糧巡捕理刑四館各六名布政司首領六員按察司首領四員各四名南昌縣堂上八名縣丞主簿典史三員各四名新建縣堂上六名縣丞主簿典史三員各二名查盤郎中監兌主事各十二名折算半年共一年各該夫六名饒贛九江兵備三道各四名共一十二名折算該夫二名常年撫按守巡委官查盤共四員各住省月日不同折算該夫五名　萬壽千秋冬至正旦習儀拜牌出表并春秋祭祀文廟兩壇折算該夫九名新官到任折算共該夫一名大約一年一縣折算共該三百零一名每晚工食銀一分每名該銀三

兩六錢共該銀一千零八十三兩六錢二縣實派共六百八十里每里該銀一兩六錢通共該銀一千零八十八兩內多餘銀四兩四錢每年上役之時一同煎銷并雇夫銀兩追徵貯庫照依南昌五分新建二分之則責令在城坊長舉保相應之人當官雇募答應仍備造年貌住址文冊一本在官查考如係各衙門常川答應者照數全給工食其各兵備道及公出缺官扣積月日及前項餘銀以備雇募河下使客及朝覲科舉年分之用其拜表祭壇等項燈籠俱臨

期官為雇募仍增入規則以便經久可行
一定納里長拘限議得南昌縣原派頁銷銀共六千零五十四兩二錢一分五毫新建縣原派頁銷銀三千四百六十八兩六錢八分二釐七毫今除將南昌縣答應上司銀一千八百四十七兩七錢五分新建縣答應上司銀九百四十九兩二錢五分二釐派行寧進等州縣照里均派解司轉發支應外南昌縣實該派頁銷銀四千二百零六兩四錢六分五毫內弓箭弦條藥材茶芽共該銀五百五十三兩六錢二分七釐雇

夫馬銀二千五百八十六兩有閏外加銀八十二兩一錢六分一釐六毫本縣各項支應銀七百零九兩一錢五分五釐仍存支應賓祭銀三百五十七兩八錢七分八釐五毫新建縣實該派頁銷銀二千五百一十九兩四錢三分內弓箭弦條藥材茶芽共該銀三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雇夫馬銀一千六百四十四兩四錢一分本縣支應銀二百八十六兩二分八釐仍存支應賓祭銀一百九十一兩八錢三分二釐各照丁糧通融扣派每里長共該丁糧若干該銀若干甲首某丁糧若干該銀若干甲首某丁糧若干該銀若干新議夫價每里該銀四兩三錢燈籠每里該銀一兩六錢每里長該銀若干甲首該銀若干通行給布由帖分為三限比併如係甲首逋欠照限嚴行追足若曰甲首已完即坐里長侵欺中間若能不待期限而預先完納及照依期限而無拖欠者縣官即為住卯放歸農業則各里知有先完免卯之便而頁銷各銀不難於追徵矣
一禁坊長無厭索騙議得 國初以來以坊管坊

以里管里兩無相束後因宸濠倡亂民皆逃竄官司難於拘勾則將坊長分攝里事而一坊管至十五里二十里者但取集事目前豈知流弊無極是故坊之視里甲若有名分統屬而里之於公務聽從各坊私科因而分散盜扇巧立名色在城恣其誅求下鄉任其擾害此乃食人之狼虎而驅除之所必亟者也今後仍照舊規以坊管坊以里管里不許仍蹈前弊里長該年止出告示立限上卯不許差人勾攝到官之時里長自帶歇家投遞保狀不許皂隸押保應納官

錢能完者即時放回朔望點卯若有勾攝止令
歇家送牌下鄉帶人銷牌若二三牌不至者方
差皂隸機兵拘究如有坊長仍以管里為名設
法騙騙下鄉擾害或皂隸分區索錢與書手需
求常例者俱從重究治枷號發遣

一處裨坊長在市買辦議得坊長因有買辦雜差
甲首又有地方火夫故將煎銷水馬均徭機兵
各項及今議夫銀俱與免派待之亦優而處之
均矣況其服役供上乃其職分當然若復以燈
籠等項餘銀量行裨補坊長及稱欲明派里長

幫助既非均平之政又啓科索之端相應一切
禁革以殄弊風

一請置公用家火議得春秋祭祀派辦坊下幕次
床帳等項舊規坊長上役照例派有前項合用
之物以備歲考會審公宴等項雖遇祭祀不過
交送答應至於鋪陳被帳又係各驛取用其借
用貢院外蕪家火俱權時借用亦無甚累相應
照舊但壇廟齋宿大床可免止用藤床其一切
書畫卓帷香爐火瓶硃匣筆硯之類皆宜裁革

一乞量裁席面議得逐年賓祭審録等項品物兩
縣行令鋪行辦送完日給價間令坊長領辦亦
不甚賠近奉本院案驗禁示不許坊長整辦酒
席惟到任陞任不論已經遵照外況本院及各
衙門近來俱無席面發與坊長領出變價如有
坊長仍指此為名科索甲首銀物者從重究治

一編派南浦驛廩給庫子議得前項廩給俱出於
百姓脂膏今乃額外多編計其無閏一年剩銀
二百二十四兩有閏剩銀五十六兩雖曰在官
作正支銷然中間猾户狡猾者用計延捱規免
支應官吏貪婪者支銷不明影射侵欺況十年

之內止有四閏其無閏餘銀則又倍於有閏設
使留不役之差在官莫若寬不用之財於民相
應除嘉靖二十九年分廩給已派仍舊追餘外
其自三十年為始將該驛廩給每年止編七十
二名如遇閏月比照各衙門夫皂工食如數加
閏每名多支應半日餘十二名扣銀入官不必
仍前多編以寬民力

一兩縣均分供應議得供應合干上司幷過往官
員心紅紙劄柴炭刑具等項先年南昌出辦心
紅紙劄新建止於柴炭二事三七分出辦至嘉

靖二十三年申詳南昌兩月新建一月一年為
昌八箇月新建四箇月至嘉靖二十七年又該
南昌縣知縣皇甫渙議南昌二月新建一月似
依三七分矣但南昌當月合用物件獨自支持
供送而新建則空閑二月新建當月只出辦柴
炭其心紅紙劄筆墨刑具仍又同送則南昌累
年從無一月休息申乞將前項弊例裁革行諭
兩縣今後供應不但僣違查盤等衙門三七分
出辦凡各該上司供應心紅紙劄筆墨刑具柴
炭等項南昌當兩月各項俱出自南昌新建當

一月各項俱出自新建申奉前院都御史傅
批行布按二司會議得南昌縣每月出銀七十
兩新建縣出銀三十兩湊為一處每月選的當
老人或吏各一名各置印信文簿遇有支用即
將買過物料及給過價銀數目隨即登記開立
前件送某衙門某物若干每月終各縣正官眼
同查算一次價有不足仍照三七分補還遇有
支剩銀兩仍作下月支用每縣各管供送一月
兩縣里分雖有多寡職官則無不同今後不得
彼此推調則三七分之舊例既復而官吏供事

亦無不均之嘆矣呈奉批允備行兩縣遵照施
行外今王貴等呈稱里分多寡不均亦其未詢
見行供送之例應照前議二縣出銀為一處辦
送以便遵守

一請革重疊夫馬議得迎送夫馬近奉本院案驗
內開查得有司驛遞先年應付夫馬多于交界
處所等候民多困累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
行禁革凡有公差久撫按守巡等衙門巡歷地
方應該應付夫馬俱止許於本衙門首侯候以
免民病今本院入境所屬不遵禁例仍一槩派

撥夫馬於境上迎送曠日持久計一夫所費不
止數倍不但紊亂事體寔為妨廢民業仰各該
官吏遵照今後遇有上司及公差官員遣牌到
彼止許摘撥官吏兵快于境上迎候其夫馬于
本衙門侯候毋得仍前違例奉承輒撥夫馬迎
候致妨農業等因合行一體遵守別無再議

一裁正雜色濫冒議得科舉年分布政司發下銀
兩買辦臘味雞鴨蛋鴿子照依原定價直給與
坊長領買至於三厲二社祭祀等項俱有官銀
給發舖户坊長買造薦新茶芽已照規則支領

轉解今呈坊長指稱科歛里長非立法之不明
乃禁約之不嚴也至於提學道及府考試生儒
卓棹里長借辦事完即令赴領其每年加添芳
茨費亦不多俱應照舊外其鹿鳴宴貢院供給
所搭廠蓬篾板木家火等物所費大約一百兩
相應增入修理科場銀內給發鋪户買辦搭蓋
事定之日布政司除消壞不堪外其尚堪用者
委官估計變賣[illegible]銀還官貯庫以備下科之用
至若曆日紙劄該司討價給還曆日庫內答應
鋪户以價物價毋令坊長領賣以滋科歛奸弊

臨科之年仍將前項事件出示曉諭嚴禁坊長
不得指以買辦為由科害里長違者治以重罪
發遣發配

一科舉謄錄生議得科舉之年布政司各照行頭
取用生員或吏農書手南昌府共派書手三百
名通行寧進等七州縣取用因往年派行各縣
有臨期全無一人到者或至而寫字粗拙不堪
謄錄者倉卒發換未免出於二縣故派數雖少
預備則多南昌除鄉宦優免不派外實派四百
八十八里每二里共報書手一名共二百四十
四名新建除優免外實派一百八十里共九
十名共預備三百三十四名及查得上科派取
南昌一百二十名新建八十名今科南昌八十
一名新建四十名臨期又取五名南昌預備五
十四名新建預備十名俱在貢院門外俟候又
布政司造生儒三代及貼帶舍圖南昌四十名
新建二十名提學道取造生儒腳色及唱名冊
南昌十三名[illegible]官銜道判及本府取造唱
名冊并貢院各官供送手冊南昌五名新建一
十四名大約以上科今科為率酌算南昌派一

百名新建五十名取造冊貼圖等項即將數
內撥送謄錄三場完日發出約以一月為期每
名給工食銀六錢共該銀九十兩費亦不多增
入里甲規則南昌該工食銀六十兩新建該工
食銀三十兩分作三年派徵以備一年之用所
議查取各縣謄錄盤纏難以准行

申嚴巡河官兵以弭盜賊案

一為申嚴巡河官兵以弭盜賊事照得本院撫臨以
來節據巡司巡河等官申繳月報到院開稱並無盜
賊生發及詢過往士民皆言沿河盜賊縱橫商旅往

往彼其刼掠暮夜難行道途為梗各該巡捕巡河官員却乃高居城市全不督兵巡邏又將盜情隱匿不報虚文搪塞及訪得前賊俱係沿河兩岸居户寄住四外流民出沒為非又有不等民船陽以捕魚為業實則刼掠是行官兵莫能緝捕甚或私受月錢知而故縱玩法殃民莫此為甚相應查處以靖地方為此案仰府州縣及巡河其官照案事理除將沿河一帶居民查照近行保甲之法逐一查編户各置牌懸掛門首備書本户人丁生理互相覺察如牌内一人作盜連坐十户另行造冊申報外其所管各鄉大小河

船魚船亦合通行查出各分地方每十船編為一甲甲有長十甲編為一總總有管每船各置一牌定立字號備書人丁生理懸掛船尾甲有甲牌總有總牌每一日一夜輪撥一甲十船沿河巡視互相覺察如有謀為賊盜即時擒捕送官或客商被刼即便救護併力追拿若隨時得獲者照例給賞縱放不獲者將直日各船户甲首總管問罪招詳仍勒限挨拏限一月內將編過甲總船户丁口姓名字號造冊送院查考每月朔各沿河總管甲長各具有無盜賊結狀赴本州縣投遞每季終將舉行拿獲過盜賊起數揭報本院其巡捕巡河等官如再仍前故違及捏申並無賊盜生發不行督率軍兵常川巡邏者定行拏問決不輕貸該州縣仍將發来告示如式刊刻深文於沿河市鎮張掛曉諭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来

禁革機兵不許跟衙及撥跟鄉官案

一為剷殄奸弊事據分守湖東道呈繳查革過廣信府并屬縣差用機兵緣由到院案照先據上饒縣機兵諸文廣等告稱本縣額編機兵三百五十四名例該輪操護守城池有等積惡探知縣官新任結幫遠接希圖跟用下鄉生事擾民惟戲在外機兵差操解

銀看守禁囚且各府縣徭編有弓兵皂隷豈應各惡戀跟告乞禁革等情就經批仰查究議處去後續據該道查議得該府并上饒縣各官衙内跟用機兵王惟嵩等審各供稱該府縣原因皂隷數少不彀跟用量於機兵内撥跟分班聽用本府并同知通判推官各十二名經歷照磨檢校知事各八名上饒縣堂上十六名縣丞十五名主簿十三名典史八名各衙内聽用各見本府路當衝要差撥繁難一向在官不行告退以致文廣等因見勞逸不均將情具告今查得各官員下自有本等徭編皂隷前項機兵應合盡行

[illegible]出以文牘等一體差操毋容仍前縱跟避[illegible]
[illegible]報前來除批行該道轉行該府遵照外為照[illegible]
之設本為護守城池防禦盜賊近年以來率多[illegible]
官衙營求差遣甚或結為腹心交通關節生事[illegible]
莫此為甚又因何處非[illegible]乃[illegible]送鄉官及本府[illegible]
學教官以掩衆口甚至不[illegible]印官而佐貳巡捕等
官私自撥發徇情而恩庇以小民之脂膏而養此無
賴之積棍以公家之額[illegible]而充私門之役使平居既
不操練盜發又不緝捕以[illegible]與劫掠肆行行旅
及居民受害如此不已患將何極然此非獨廣信府

縣為然而通省亦皆有之今雖報稱革退恐亦虛文
搪塞仍前占役相應通行嚴加禁革為此案仰本府
官吏照案事理即行各州縣備查原額編機兵若干
名即今本府縣并佐貳首領官占用若干名撥送各
鄉宦教官若干名見在差操若干名其各投充在官
及一應非分役占者逐一備細查出盡行革發操備
仍量選家有底業素無過犯者數名結報在巡捕官
處責令緝拿盜賊不許仍前容留跟用生事害人如
有復踵前弊者許諸人首告或本院查訪得出定行
照例問遣容縱職官依律坐以罷軟黜退各府州縣

仍將革退還役名數造冊及各官不致占役緣由繳
報查考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禁革私宰耕牛案

一為禁革私宰耕牛以弭盜賊事本院撫臨以來訪
得所屬府州縣有等無籍棍徒不務本等生理專一
私開圈店宰殺耕牛覓利因而接買竊盜牛隻為非
百端查得大明律內一款若盜馬牛而殺者杖一百
徒三年又問刑條例內一款凡私宰耕牛并私開圈
店及知情販賣牛隻與宰殺者俱問罪枷號一箇月
發落再犯累犯者免其枷號俱發邊衛充軍每宰牛

一隻還罰牛五隻除欽遵外為照前項律例不為不
嚴今乃恣意違玩各該府州縣掌印巡捕官不行嚴
禁以致盜竊蜂起鄉民受害相應申嚴禁約以靖地
方為此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即將發來告示分
發所屬各州縣如式刊刻於市鎮去處張掛曉諭撫
屬軍民人等今後各宜恪遵明例不許收買外境來
路不明牛隻及將自己耕牛私自宰殺覓利若係老
病倒死者俱要告官驗明給帖方許開剝敢有頑民
不遵禁例仍蹈前非者許諸人赴本府州縣指實首
告量加給賞仍照例枷號問擬追罰申詳本院定衛

發遣各該巡捕官仍嚴督軍兵常川巡察但有犯者即便擒拏究問如或阿縱不舉事發一體連坐決不輕恕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咨利弊以便興革案

一為咨利弊以便興革事據各司道并府州縣申呈所屬地方應興應革利弊緣由到院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經通行咨訪去後今據各條陳前來逐一參伍異同以求事理至當中間或地方要務先已施行或民間利病各分彼此或事體重大應該　奏請或議論雖正未切實危俱斟酌緩急從宜興罷外所有

合省應行事宜擬合通行遵照為此除刊刻告示另行給發外仰府州縣官吏即便查照後開款目逐一遵奉施行務期各臻實効無事虛文悉釐蠹弊之源用蘇憔悴之衆庶幾上不負　朝廷設官之責下不孤本院諏咨之勤撫臨所至備將行過緣由逐款條答造冊呈遞仍當詳加考驗以行勸懲抄案官吏具不違依准同遵行過日期申來

計開

一修公廨以防吏弊檢會　大明律內一款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內房屋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此　祖宗舊制禁革私通關防吏弊[illegible]遠也各省州縣雖大小繁簡不同未有吏而不設公廨者也江西近年以來上下因循吏廨損壞向不修理日復一日遂致倒塌廢地見在[illegible]為園蔬吏書人等彼此交皆僦居民間四散隨住遂致弁散不時出入無禁甚至見行文卷置諸歇家小民得以賄緣為奸吏胥得以交通弄法蓋蹊徑既多　稽察不易耳目既遠則關防愈難故號令未布而闌闠已知其長短體統不肅而奸弊日至於繁滋其害於政體非小故也

仰各該州縣即查原有吏廨而今乃傾損或原無吏廨而未經查議者文書至日即便估計工料及相度基址具由申詳動支無礙官銀刻日修理責令吏書常川在縣居住不許私自出入以生奸弊

一修倉廒以便轉輸夫倉廒者積貯之所須有司之急務也設之水次名為便民此其意則又切矣乃有司不加之意而江西一省為尤甚焉蓋民俗纖嗇性復頑悍凡有興作率皆苟簡無終歲之計而官府亦不能制攸訪之各縣有無倉

者矣有有倉而不堪貯者矣有田遠隔阻而[illegible]
之不便者矣一歲之糧既無所於貯則其勢[illegible]
得不僦之舟船假之僧廬假之民舍而侵漁耗
散在所不免且官府無處稽查而比較難於立
限有無多寡精粗美惡皆不可知況糧長利於
米價之收而小民亦便於米價之納價銀入手
尤易花費催收之際官府止據空文兌運已臨
糧里實多掛欠矣然則倉廒之設豈細故哉仰
各該州縣除有倉堪貯外其餘倒塌者重新建
造破漏者即加修葺其隔遠不便搬運者另擇

道里適中溪河近便去處買地創設務須堅固
牢密可以經久合用木石之類從公估計動支
無碍官銀仍將管工人役一併呈請施行

一清戶丁以防躲閃催科之政莫有難於江西者
其弊皆起於戶籍之不明戶籍不明則糧稅無
所附麗糧稅無所附麗則官府孰從而比併哉
所謂戶籍之不明者今制每十年大造黃冊中
間生死不一宜有收除而江西一切以戶名為
主戶名云者其始立戶之名也業之所隸久而
不改餘皆謂之戶丁而不隸焉如戶丁十人共
一戶名凡有糧差各自承認然官府不知其為
誰而空名不可得而治也故必委之里遞委之
吏胥勾攝之難躲閃之易未有甚於此者錢糧
不完職此之故今後每歲實徵及里甲均徭冊
內責令該圖里書將見在有業戶丁但成丁者
明白開報其糧長等役即以戶長的名充之俟
大造之年通行改正將故名并女戶盡行削除
務要將見在家長立為戶首新收男子若干丁
婦女若干口不成丁若干丁口其軍匠之戶一
體報入丁口有不然者就令里書代認糧差欺

隱人戶或查訪得出或被人訐告將本犯從重
治罪庶催科有據而糧差易完糧里亦無賠貱
之累矣

一時折穀以備賑濟查得各府州縣倉庫循環倉
鮮儲積庫乏羨餘探厥所由皆因近年紙贖悉
追銀兩隨即動支故一遭水旱即費區處竊惟
國朝立法罪紙折穀最為用意深遠蓋取之有
罪之富人以賑無辜之飢獨以豐年之取入為
凶年之所需況凶年所難得者米穀縱雖有銀
亦難卒辦不得不究為之所也柰何近來有司

弊於簡便不為思患預防止收銀在庫多々濫
穀率多花銷如遇凶荒小民得銀銀皆亦無實
濟況無銀兩何所仰賴耶今後各府州縣查照
祖宗法律及奉有歷年勘合事理將罪犯紙贖
春夏姑令折價秋冬盡令納穀上倉不許仍蹈
舊弊致鮮儲蓄每年終仍將積穀數目造冊申
報
一清獄囚以甦民命各衙門設立獄禁為重囚犯
該徒罪以上者方許禁錮有等佐貳首領等官
或承掌印官批發或濫受民詞將無辜及杖罪

以下人犯私置監簿一槩亂收在監又被禁子
虐害剝削因而荒廢生理至有枉死于獄中者
此實上干天和下招民怨今後各府州縣衙門
除一應死罪至徒罪以上重犯照舊牢固監禁
其一應杖罪及無辜之人俱不許私置監簿濫
收在監致傷民命如違許被害之人陳告嚴行
查究
一禁歇家以息訟端江西民俗刁頑最稱好訟就
刑獄如甘飴犯罪徒為兒戲固有破家而不恤
殺身而不恤者是雖風氣之強悍習染之

相嘘相扇以致此極然追求其故則大半由於
歇家之射利者鼓惑誘引扛幇佐使以為之夫
所謂歇家者皆在縣棍徒市井無賴不事農業
不務生理專一出入衙門局騙為計者也窮鄉
小民一或投入其家則户役聽其包攬錢糧聽
其誆收又且交相引誘妄興訟端或為之打點
衙門而以一科十或與之撥制上下而粧無為
有名雖托為腹心實則吮其膏血小民無知受
其籠絡雖有息訟之心不能逃其唆哄之計甚
至不通本家而代為上司訴告冒頂名字而自

行到官對理柄權不由公門歇家互爭勝負訟
而得勝則必招引黨類以迎送其家陳設鼓樂
以張大其事若此者豈誠各為其主哉良以所
業在此非是則無以欺騙則物養贍身家譬諸
農不耕則無以獲粟工不作則無以取財故也
夫各省州縣豈無歇家然不過代替迎接上司
書畫卯酉未有扛唆詞訟貽害鄉民若此者也
仰各該有司將槩縣市居之民遵照本院近行
保甲事例逐户挨編但有不務生理而名為歇
家者一一開報在官里老公同保結使之朔望

呈通執結不致鼓惑鄉民扛唆詞訟如有怙終
不悛重為民病者從重究治照例問罪發遣不
許因循輕縱以長刁風
一禁差人以華騙害訪得各屬往往差人下鄉擾
害平民蓋因積棍久戀衙門打點營求六房圖
其買牌財物不論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差
人下鄉如差一人輒帶三五群黨狐假虎威必
求飽其所欲騷擾騙害小民無訴合行嚴加禁
革今後追徵錢糧勾攝公務或准理詞訟只差
坊里保長拘提如抗拒不服方許差人下鄉如

積年機皂稔惡不悛仍復用賄營差者本犯引
例充軍吏典坐贓問革
一公捕審以防詐害訪得各衛所巡捕指揮千户
等官專以緝捕為名假耳目於捕軍恣魚肉於
富户火焚玉石毒慘鷹鸇如意則迁乙為甲拂
情則變是為非糜禄竭時未聞真盜之獲通賕
買月適為巨慝之招良民敢怒而不敢言官府
能察而不能制上年天和莫甚於此今後各衛
所巡捕官員如遇盜賊生發必結成羽翼蹤跡
顯著者方許設法擒拿申詳該管上司或送附

近有司從公鞫究務得真情明正典刑用紓衆
憤不許妄行捕捉以污良善濫加捶楚以致傷
殘妄取供招以圖出入私侵贓仗以犯明條如
仍前故違定行重究不恕
一禁供應以蘇重役江西之論重役者必曰庫子
役衆也各府縣舊習其堂上如硃墨紙筆茶果
之類皆其供應盤盒卓椅之屬或令賃雇謂之
公用而各衙又或分投直日蔬菜之細燕會之
需亦可取給焉以故編銀數兩而用至百十餘

兩中人之家未有不破家蕩產者有人心者何
忍為之今後一切禁革各該庫子止令看守庫
藏不許買辦供應其茶果油燭紙筆之類皆以
官銀支用如有仍踵前弊者許被害之人指實
陳告以贓問革
一給船由以防剽刧訪得各屬地方大小船户率
以買賣為名暗行刧掠已經本院通行編立保
甲覺察防禦去後節據申告沿途船隻仍復設
計招群剽刧過往官員商賈蓋因駕船人户未
給由帖寫船店家未報官司以致名姓難稽奸

盜得肆仰各該府縣將所屬地方一應大小
船不分新舊盡數查出編甲造冊在官仍給發
船由每船一隻刷由一張內寫真姓的名年甲
籍貫住址并一家丁口經紀隣佑家長甲長等
項明白挨次掛號用印鈐記發與本户收照往
來遵奉施行如遇客商人等雇船以由為質直
至起船之處交卸貨物完足然後將由付還別
聽攬雇如無由者即係來歷不明保長不容行
駕客商不許雇覔其寫船店家亦報名造冊在
官取具里隣保結給與印信循環文簿日逐將

寫過船隻查驗船由係開船户某人係某處籍
貫裝載官吏商賈某人往某處交卸每朔望赴
該縣呈遞執結送簿磨查倒換但有失事一體
連坐仍大書告示曉諭毋得玩違取究則人心
兢畏蹤跡可憑江河自此肅清矣

一窮盜窩以弭寇賊地方強竊盜間發實由各縣
市豪土霸假以立庄開店為名招引無籍棍徒
及有外省強竊歇案人等自來投住憑藉勢要
鼓合為非所刼財物盡數投獻以為他日救援
之地及至事發則百計回護或先通消息而使

逃或買賄應捕而賣放一次僥倖得脫則
者益見城社之可避窩盜者又見財利之易
彼此効尤而賊風熾矣除立保甲外仰各州縣
責令坊長保總人等將在鄉立庄在市開店者
查係本鄉人氏不造外餘皆盡數查出如某於
某庄招某府某縣某人等幾名口某於某店招
某府某縣某人幾名口俱造入保甲冊內若地
方有事訪係某人即竟拘庄主店主到官抵罪
其窩盜庄店俱以盜贓入官庶人知警畏而盜
賊或可潛消矣

一清贓罰以杜侵欺各府州縣秤收犯人詞訟紙
米贓罰銀兩固有庫收繳照循環倒換以備稽
查矣但一招之內非止數名罪贖秤納自有先
後如一事或應追十人止欠一二人一人或應
追數十兩或止欠七八兩各該經收庫役止將
草簿附記必俟通完然後登上正簿出給庫收
遇有病故　赦宥因而一槩混請以圖侵欺者
往往有之至於恤刑官一臨則串同事犯併其
已完通作未完告訴豁免者亦有之中間滋弊
多端以致贓罰不清又有官圖便利勒限一干

人犯俱待一起赴納者則久累守法先完之人
而重滋保歇多收之弊民尤不便也今後各府
州縣但有罪犯交納紙贖隨到隨收逐日陸續
登記循環正簿出給實收不許勒限一起齊納
及私記草簿以滋奸弊違者以侵隱治罪
一禁包收以杜奸蠹有司編僉均徭柴薪馬丁各
王府校尉銀兩及戰庫胖襖鋪陳等項一應官
銀俱該當堂庫役眼同照數秤納以待解發支
銷不許奸吏經手侵費此正法也江西積習乃
有豪要及王府親屬假托聲勢謀幹牌票文書

容赴各縣囑托包收指一索十火耗扛解任情
勒措所尅之數倍于輸官剝削損民莫此為甚
縣官加意躬民不免任怨節制次則委曲奉承
之矣次則通同依附之矣及至公然侵欺不獲
批單致累該吏比較陷於刑罰豈非地方之大
弊乎仰痛加裁革不許仍前包收上損公家下
病小民違者官以罷軟書考吏以贓罪問革
一禁投獻以抑奸貪切照江右士夫之族俱知守
禮而往往致小民投獻之訴良由光棍無賴之
徒串結宦僕竊假威勢以害小民凡弟伯叔親

戚隣里間有不睦或互爭產業即行引誘曰某
鄉宦有勢力將伊產業投獻與他則必不敢抗
汝憤可雪愚民一時聽從藉手報仇或虛填實
契或挽寫中見或賣田一畝而併賣他人二畝
或賣屋一間而併賣他人二間或得價十之一
二而即行逃躲或中見騙錢而其人不知勢家
明知其非茸於剝人肥己小民無所控訴遂至
束手棄業間有少能陳理求托親戚倍價取贖
而其產已去半矣此奸徒所以逞惡而風俗由
之大壞也仰各嚴行禁約將附勢串誘之人痛

治枷號投獻受獻之家仍依律例問罪發遣務
使奸民知警良善獲安
一查逃匿以鋤凶惡江西棍惡出入衙門生事害
人者不為少矣事發問軍或遠衛或近衛貽累
解人鬻賣田產為盤費每因勞瘁斃於道途軍
人到衛未幾隨逃隨勾又添里遞起解問軍無
補於行伍而民人先受困矣況軍犯抵家益無
忌憚官府無從訪問諸人不敢覺舉教唆扛幇
多係此類仰各該有司嚴行挨究仍責令里隣
首告照例問報如違里隣連坐官以罷軟論

一禁搬戲以節民財所屬弋陽等縣無籍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專一習學歌唱搬演雜劇官民之家往往破費財以娛耳目張燕會以悅親賓計其一會之費或用中人一家之產富者既無顧惜貧者亦復效尤徒長澆薄之風益成侈靡之習甚至動情欲以誨淫競華美而招盜其害於風俗非細故也有司目擊奢淫宜如拯溺救焚知所轉移矣不惟莫之懲也乃又從而導之凡賓旅之往來僚案之燕會輒用此輩侑觴滑稽諧謔全無顧忌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具瞻之

體果何在乎又況脯醢果羞之供衣服珠翠之飾非取之於糧里則徵之於庫役百計經營多方崔倩敢怒而不敢言是徒知有燕笑之歡而不知有向隅之泣者也惡在其為民父母哉仰自今以後嚴加禁約痛革弊風如有仍前搬演雜劇者將本家拏問仍罰穀備賑其子弟枷號示衆不許輕貸各官仍須正己率物以身為教毋得仍踵前愆無救薄俗

禁約崇仁縣奸弊案

一為禁約事照得崇仁一縣本衣冠禮樂之地亦嘗熙安樂之鄉近因官司因循莫能振飭百姓刁滑日習頑嚚在縣市則知有歇家而不知有官府在山谷則知有險阻而不知有法度勾攝經年不到錢糧積欠不完跡同叛亂法合重懲但念舊習之非須開自新之路所有緊關禁約擬合就行為此案仰該縣官吏照案事理即將發去告示用板刊刻竪立該衙門首常川遵守施行毋得違錯未便抄案同竪立過日期申來

計開

一禁歇家江西歇家之害甲於諸省而崇仁又甲

於他縣如指稱打點扛幫詞訟於例皆該充軍而乃假此誘惑愚民駈騙財物窩藏強盜律該處死而乃受賄窩停代為打點又或攬收糧里錢糧肆為侵欺包攬里甲夫馬不行走遞甚至挾制吏書把持官府虎踞狼貪自以為人莫我何而不知事發官府即當明正典刑嚴於惡惡者須臾撲而殺之耳亡身喪家果何益乎仰縣嚴加禁約不許仍蹈前弊仍遵照本院原行將在縣歇家查審姓名丁口住址隣佑逐一造冊在官但凡里甲應役或詞訟到官即拘歇家保

領過有公事及問理干對責令拘提有不遵者
重治監併或枷號示衆重則申詳本院提究
一禁拒捕律稱逃避山澤不服追喚以謀叛未行
論其拒敵官兵者以謀叛已行論又罪人拒捕
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又官司差人追徵錢糧勾
攝公事及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但聚至十
人以上為首者斬又例稱為從者若係異姓同
惡相濟俱發邊衛充軍立法不為不嚴而崇仁
之民恬不知忌逃避拒捕率以為常近自如生
員方一清毆打公差搶奪巾帽已經本院提究

問罪革退為民外仰今後各知省改自保身家
如有仍前逃避山澤不服追喚及恃頑拒捕者
該縣申詳本院拘拿照依律令從事決不輕恕
一禁刁訟崇仁之民以守分為蚩愚以健訟為豪
俠凡詞訟錢糧事在官司權柄執於歇家行止
聽其自便當事者明知憲典不伸卷案無杜莫
如之何萬一迫於上司之命繩之以法則出牌
之吏書拘提之機皂協拿之里總皆誣之以索
騙誣之以搶擄矣一不行繼之以再再不行繼
之以三以四或搆求親戚揑告或別因他事畧

誣必欲致之刑辟洩其忿怒而後已故在官吏
卒不畏縣令而惴惴焉惟畏此輩勾攝不行而
威令不振職此故也其尤不逞之徒或至誣及
縣官不曰受賄徇私則曰聽囑偏斷必求有以
移上司之視聽撓有司之法守以自眩其奸雄
如近日章湛六誣許知縣者是已仰縣令後凡
百聽斷公事一惟執守典章慎勿怵惑利害萬
一有在上司牽誣吏卒者審果有無贓私即便
據實回覆仍將誣告及教唆扛幇之人照依律
例從重問擬申詳毋得依阿枉斷以長刁風

一徵錢糧凡糧觧人等侵欺錢糧各有死罪充軍
律例衆所咸知又例稱各處勢豪大户無故恃
頑不納本户秋糧五十石以上問罪監追完日
發附近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各充軍今崇仁錢
糧積年逋負比之他縣獨甚非糧觧之侵欺則
大户之違抗此王法所不宥者也仰縣嚴加追
徵見年錢糧務令以時輸納以前拖欠者逐漸
帶徵如有仍前抗違者從重究治仍枷號示衆
一處里役訪得該縣里長至今有不應役者正與
前項逃避山澤之律相合所犯非輕亟宜處治

但其中或有歇家包攬隱蔽不出或有丁力消乏難以支持或慮追併積逋心生疑懼情有可原遽難盡法仰縣詳為曉諭許令一月之內到官投首應役免其本罪間有丁力消乏者審甲下殷實之家替換節年拖欠糧差准令辦納見年之後逐漸帶徵不宜追論既往之罪及併徵積歲之逋如仍前負固不出者申報本院差官拿究

嚴捕盗賊案

一為嚴捕盗賊事本院撫臨以来訪得地方盗賊出

沒為患不已節將申明保甲之法刊刻告示及案行各府州縣遵照嚴緊緝捕去後未見着實舉行今查得臨川等縣五六等鄉被賊刼掠該地方總小甲鄉保長臨時既不救護事後又不報官玩寇殃民殊為可惡除將各犯吴大四等通拘重治枷號示衆外擬合再行督責為此案仰本府州縣官吏照案事理即將發来告示每里給發一張各鄉長領去張掛曉諭地方人等務要遵照先行保甲之法查審丁口備寫牌面置備器械各立約號在平居互相覺察不許容奸窩盗遇行旅共為盤詰不許横行徑踰但有[illegible]

逐巖探或三五成群或暗藏兵器或佯為買賣或假以乞丐募緣為名或指稱解因捕盗差遣者即便會集保甲細加審問查驗牌票跟求下落凡踪跡可疑及語言恍惚者就綁送官司究問端的萬一卒然流刼登時鳴鑼聚衆併力擒拿又或勢不能敵致有失事星馳報官發兵追捕仍須各鄉彼此應援不許縱賊過界巡捕官仍分投差人體訪如有仍前不行防禦及失事不報官司者即將保甲通拘重治鄉長收監家屬嚴限責併緝捕獲賊之日方行發落各鄉長每朔望將獲過盗賊及有無盗賊生發緣由結報巡

捕官巡捕官每月一次申報本院如有隱匿不報者定行提問住俸戴罪拿賊甚者坐以交通賍罪革職決不輕恕毋得違錯未便抄案具遵行過日期同依准申来

禁約糜費案

一為禁約糜費事照得江西地方積困頻仍歲收又薄凍餒之民未蘇向隅之泣難免百凡公私費用所宜槩從儉節即今新歲將臨誠恐習俗相踵花燈彩勝以争奇火樹煙樓之鬪巧豈惟糜費民財抑且招来火盗合行禁革以安地方為此案仰該司官吏照

案事理即便出給告示曉諭官吏軍民人等知悉新歲不許粧架煙火燃點花燈及起放流星火炮紙花爆竹等項敢有故犯巡捕人員拘拿到官連隣佑總小甲問罪招詳毋得故縱及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查議千金陂工案

一為查議陂工事本院巡歷撫州府閱視千金陂看得捲埽周全足悍懷襄之勢長堤鞏固堪為久遠之防固主議者能疇咨以遠猷亦承委者知竭勞而襄事功斯懋矣民實頼焉但聞蟻穴可以潰隄故固防者必杜其隙水性便於趨下故治河者先導其流今石塘壯矣而護堤猶薄則衝嚙之患可虞支河開矣而沙洲未決則奔瀉之流未利使功或虧於一簣則計非出於萬全所宜亟圖以底成績擬合就行查議為此仰府着落當該官吏行同知陳一貫通判潘梅即便會議目今培堤決洲工役要見府縣掌印官如何監督管工官如何分理人夫如何顧倩機兵如何分撥見今如何用工每日如何稽考規畫已定者查明開報事體未備者即便議申務要決沙洲以捍外堤運泥土以為保障沿河密栽柳樹以當蝕嚙下流

漸次幇填以禦崩奔仍先其衝要而後及偏旁於一二冬月淺涸務須併力挑培共為萬全之圖以收百世之利仍限每十日將培過堤防丈尺及徹過各項程具揭申報以憑稽考施行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定賦役以一政令案

一為定賦役以一政令事查得江西所屬各州縣起解額徵錢糧每為糧長侵欺各項坐派物料多被光棍冒攬官民之害已久蠹之弊日增合行查處禁革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案事理即便查照後開欵自刊入賦役冊內及刊刻告示通行所屬各府州縣曉諭各該官吏糧解人等一體永遠遵守施行該司仍將刊入冊內緣由并給發過告示日期呈報查考俱毋違錯未便抄案依准呈來

計開

一革攬運之弊查得本省糧里承差管解秋糧夏税一應銀兩及户口食鹽鈔價併額料等項錢糧領批之後或欲在家偷安或欲乘機侵騙往往將名下錢糧或央同役帶解或聽船户攬泊一遇賺惑到手沿途盜賣非盡行侵欺則大半

掛欠及至部中移文追提却提正户監併不性
國課難完兩百姓受累已極相繼死亡尚不知
悟已行禁革去後為照前項錢糧先議同解保
結管解及時監併家屬將以袪革攬解之弊近
據各屬申送查理錢糧文冊及招詳到院查看
得各項折銀俱被攬解領出或逃回侵欺或隨
路花費不行赴部完納致陷部解官員經年在
京守候被各衙門追併無奈只得代伊借債納
取批单及至回任取討反行攪詞告害及查各
解銀兩方其到司也守鞘月久費用盤纏既已

不肯其間或將家人看守或浼歇家代宿往往
又被偷盗抵換致使負屈賠克及其起解也解
官每計錠以需索分例役指軍器以科歛銀錢
官民受累莫此為甚合行查處仰該司即將所
屬州縣除本色糧米及本色絹布仍令差官押
同各糧長自行兌運外其一應秋糧夏稅及户
口食鹽鈔價等項折色銀兩并各項顏料本色
錢糧通行所屬查照一條鞭法着令管糧官徵
收每銀一兩加徵耗銀三分刻期徵完管押糧
長領解到府申解赴司批內明白開註某項錢

糧銀若干加耗銀若干該司查照秤收貯庫登
記格眼文簿就便打發批迴不必覊保轉解如
遇各屬解到齊足解南京者照舊委各該部糧
官解北京者查委廉幹文武職官各一員呈詳
兩院批允即將前項錢糧并耗銀給與委官自
行管解掣取批单銷照咨批內止開正銀不開
耗銀仍起關應付及聽委官隨帶皂快等役十
名護解亦應付脚力口糧并行沿途撥機快護
送不許仍令糧長領解如此庶蠹弊盡除而公
私無累矣其本色米銀仍照前議行各該掌印

官遇發錢糧務要查驗原定糧户取具同解人
役互相保認不致帶解攬泊如有前弊并為代
賠連名結狀呈遞在卷責令各報家屬名令的
當人役當官保候方將所領糧米發解部運官
沿途不時查點盤驗毋令攬解嚴併上納依限
赴銷過限不銷即拘原報家屬監併過期半年
以上不獲批单者即坐以侵欺軍罪同解人役
一併查究該司仍將前項緣由刊入賦役冊內
求遠遵守施行如有故違定將該吏坐贓革役
問遣其各州縣已經解銀到司見在聽候委官

押解者即便査照前項議定耗銀於各糧長名
下如數追徵貯庫就發原批回銷不許留難聽
解仍行該縣照數追徵耗銀給償施行
一革攬解侵欺查得本省常年奉例坐派兩京各
項　上用錢糧物料如厨料菉笋黃白蠟茶芽
茶葉木茵竹白圓藤椶毛及年例家火折色物
料等項徵取里甲銀兩萬餘例僉解户領銀前
去所產地方收買解納近被奸滑棍徒冒濫領
解或捏寫詭名而買求承領或冒頂糧户而其
人不知或一人而領數項或三四人而領一項

或先領銀侵費計領後銀補完或假借士夫名
色干求潛爲奸局或因事發脱逃或雇倩頂名
握監以致物料終無完納而糧户無辜受累積
習成風公私交病已行嚴加禁革每年坐委首
領官或各府衛州縣廉幹官員呈詳兩院批允
押解户買解守併批單銷照去後爲照前項錢
糧先議差官押解欲以釐革光棍侵欺但利歸
所在人情共趨侵盜之故智相仍而鬼蜮之奸
計百出若解户幫解名色尚存猶未免頂名冒
頂該司既不能以盡察解官亦何術以關防之

未盡防微杜漸之法況前項解户方其審編也
以爲重大差役未免以一科十及被冒侵也又
拘徭户賠補率至蕩産破家而經該吏典又被
攀陷賍私往往革役發遣如此不已貽患何極
又況各該物料節付委官帶解依期納獲批單
本亦不須解户幫貼查得湖廣福建等省前項
錢糧近皆查革解户委官類解以故本院巡撫
四川亦查彼省部解兩京本色物料與折色銀
兩一體通給解官收領自行赴部掣取批單革
去解户幫解以杜科害侵欺之端其扛解銀兩

俱於均徭内通融審編每年刻期徵解該司收
貯給發解官填報循環及格眼文簿查考官民
稱便今照前項解京物料各省事體相同而解
户之弊江西獨甚合行查照禁革仰該司即便
通行所屬州縣各查照原行定派殷實解户名
數銀數每年於均徭内通融審編不許仍前將
上户審充力差止許作爲銀差隨其丁糧多少
湊編刻期徵完責差在官人役解赴該司秤收
貯庫登記循環并格眼文簿就便打發批迴不
必覊保聽候如遇起解前項　上用物料并折

色銀兩查委廉幹職官呈詳兩院或專差或順
差酌量難易兼搭支領即於前銀內查照原議
扛解數目給與委官自行管解掣取批單銷照
仍起關應付聽隨帶皂快等役十名護解亦應
付脚力口糧并行沿途撥兵快護送不許行取
解户幇解庶幾積弊盡革而公私俱病矣該司
仍刊入賦役冊內永遠遵守施行如有故違及
濫委陰醫等官該吏定坐賍罪革役問遣其各
州縣原僉解户已解銀到司者即便查出給發
原批回銷不許留難聽差仍將給過批廻數目

呈報查考

革弊除害甦民困苦案

一為革弊除害甦民困苦事據吉安府泰和縣申准
本府通判劉廷賓關奉本院批據本縣民張景狀告
前事奉批仰縣查審有無前弊作何禁革即便具由
呈詳以徵志識此繳奉此除遵奉外今將卑職先經
禁革事宜并奉批本告所開单欵條陳上請伏乞詳
奪外照僉二十八年糧長解頭先該卑職革去空閑
銀兩不下三百通縣人民頗亦稱便敢冒昧一併申
禀乞賜施行等因到院查看得糧長解頭庫子無經

之費積弊已深不特該縣為然在各府縣亦所不免
相應開欵通行禁革為此案仰府州縣官吏照案事
理即便查照後開條欵着實舉行用除積蠹之源以
蘇重困之役仍將發去告示刊刻木牌於本衙門首
竪立常川曉諭庫子糧長人等永遠遵守施行俱毋
違錯未便抄案依准申來

計開

一庫子出役拜見交盤夙弊遵奉查訪得本縣節
用庫每年庫子二名每名七兩二錢編差出徭
之日舊有過堂拜見常例銀一百兩及交盤時

又有折兑金花絲段酒席銀二十四兩無名費
用信有如本告所言者卑職署掌縣事聞此貪
婪黷貨重玷官箴已經盡行革去及奉本院明
文止令看守庫藏此外百凡無名費用又經遵
照禁革去後伏候申詳允日著為禁例則縣治
肅清而下民亦且無損矣
前件本院訪得前項庫子上役每被官吏需求
科歛浪費多端就經刻榜禁革今據議稱前
弊訪得各州縣俱不能免而在各府尤為濫
觴掌印官既不自潔而縱各衙競為誅求憲

典困遵民困已甚合再通行申明嚴禁仰乞
府州縣今後徭編庫子上役之時止許看守
庫藏不許索受拜見分例交盤花段及派令
出辦公座卓帷油燭柴炭家火紙劄筵宴酒
席饋送下程并隨衙供應等項違者定將官
坐贓罪吏問發遣
一每年徭編府縣柴薪馬丁齋膳校尉牌坊等項
共銀七百二十五兩有零弊由各都酒糧逃絕
甲下閃差過納前項銀兩被承發房吏書串同
積年歇家私收肥已或捏虛圖無人點卯坑陷

庫子啞賠十有九貧懸乞着令該吏牌差管都
皁隸押同見年里長戶丁及各歇戶的名嚴限
赴官秤納傾定貯庫聽候支解以杜侵欺遵奉
查得該縣往年歲編均徭柴薪馬丁齋膳夫校
尉牌坊等項銀兩俱該見年里長催拘徭戶當
官照數完納庫子止該秤收請給印信完票備
照或有逃絕甲首人戶未完者只當責令見年
里長着併親管名下追納此是正法近來里長
正身俱不出官雇覓歇家包當多是棍徒答應
以致徭戶假此拖延里長役銀遂無下落一遇

各項銀兩起解緊迫權令庫子借過日後多不
追補一家之產豈能代賠一縣差徭實為大害
今後各項徭差銀兩合責各承行吏書如柴薪
馬丁責之兵房齋膳門役責之禮房嚴督該都
里長拘勾完納歇家人等俱要的名在官日逐
比較徵完貯庫聽解庶吏書歇家杜侵尅之奸
而庫役無代賠之患矣
前件看得前項徭編銀兩俱被親管酒糧逃亡
甲下見年里長又包與歇家代役以致私收
侵欺捏作虛逋及至起解緊迫致陷庫子虛

賠利歸奸滑而害在庫子誠有如本官所議
者各州縣今後審編徭役俱要遵照本院見
行查審戶則及革銀差之弊二款每遇編僉
均徭查審三等九則如法編僉不拘大小人
戶各給由票一紙內開某里長下甲首某丁
糧若干編銀若干里長協同親管依期追徵
照數輸納掌印官監督各該承行吏典經收
入匣印封貯庫仍照各布政司事體置立印
信文簿一樣三本掌印官一本該吏一本庫
子一本凡遇收受各項錢糧賍罰挨順月日

流水登記各簿掌印官標日付各收照等項
總類完足應起解者起解應存留者存留縱
有徵收未齊務在嚴併追足不許那移出納
致累庫子賠克者有該吏不行經收縱令歇
家誆攬虛圖仍前累陷庫子代解者官以罷
軟議黜吏坐贓罪問革
一本縣户房書手輪管庫藏每季月終申繳循環
并造年終各項文冊每日不分有無造冊三四
五人閑坐稍或供應不如輒將冊内收除不行
明造致上駁查問罪用費不一今景等愿備紙

張工食銀一十二兩當官給與書手取領附卷
令其承造庶得便益遵奉查得該縣節用庫舊
有書手二名謄造一應收支數目每年工食銀
七兩二錢俱是庫子雇募工食供應或不如願
作弊貽害難保必無卑職学理縣事前弊已行
革去行令遇查盤交盤謄寫之日每日給與工
食銀二分紙張庫子出辦無事之時不使靡費
工食自今合無姑從此例倘有數目不明罪坐
書手
前件看得申繳循環及查盤交盤文冊係于户
房承行今稱書手常要庫子供給工食紙張
等項稍不齊備冊内暗横差錯致累問罪作
弊害人莫此為甚今後各府州縣凡造申繳
循環及查盤等項文冊俱令户房該吏提督
書手造報每日查給工食銀二分併供給紙
張之類俱於里甲供應銀内支費並不許行
令庫子出辦或冊内造有收支數目不明及
差錯者罪止坐吏書若有侵欺情弊方將庫
子提問敢有仍前冊令庫子出辦供給紙張
等項及各吏書需索騙害者定將該吏坐贓

革役書手照例發遣
一入官贓罰紙米罪銀各房問納移付户房追收
多被枉法尅落代攬庫收繳報致委官查出枉
令庫子賠補問罪遵奉查得前項奸弊委宜防
禁今後如奉上司詳允招由及該縣問完詞訟
紙米工價銀兩責令承行吏書移付庫子明開
某人名下銀數庫子不問字畫精拙親筆登記
官簿填寫庫收赴堂用印申繳附卷以便查驗
字跡不許别入代寫如或不同即係虛捏以後
永為定規

前件看得各衙門發追納贖紙米或被該吏枉
法侵收入己代抵庫收虛申及至委官查盤
貽累庫子問罪若不設法查處誠為嫁禍無
辜但所稱庫子發簿一節恐拙者不能書寫
而巧者又復作弊亦非良法今後各府州縣
凡追收納贖紙米銀兩掌印官嚴督該吏眼
同庫子經收入匣印封貯庫仍照依前條所
開登記各印信文簿掌印官標記明白方具
庫收回報中間若有號簿數目與所收銀兩
不同及未填號簿而虛繳庫收者就將該吏

問以侵欺招詳本院施行及照前項文簿出
納憑之稽查循環憑之開報官吏憑之查盤
庫役憑之交代一舉而奸弊盡革公私俱便
矣其庫子役滿之日許將本役文簿給發執
照新役庫子重新置造如有不遵即係貪官
汚吏從重追究決不輕貸

一鄉宦過京水手里甲一時不便每被兵房吏書
稟官那移庫內官錢十無一償坑陷賠補又有
各房吏書門子每將低銀來庫抵換合銀稍不
奉承但遇上司按臨本府輒便稟官帶領庫子
跟隨出銀使用乞示痛革遵奉今後合無嚴示
禁戒官民人等敢有將在庫錢糧那借許諸人
首告坐以侵欺照例發遣吏書門子敢有仍前
挾害者俱坐以重罪庶人知敬畏而奸弊可除
矣

前件看得徭編庫子止係看守庫藏非為充代
支應今後各州縣一應水手等項俱支無碍
官錢若無堪動銀兩就中各衙門定奪毋得
那移借貸在官錢糧致累庫子屈賠或上司
巡歷該府縣官不許帶領跟隨以備支應吏

書門子亦不得擅將低銀強索勒換違者定
將官吏坐以科斂贓罪書手門子究以積年
充軍

一查得本縣糧長二百五十五里半戶每年額編
解頭一百二十名俱各都糧長內點選糧多者
每官米三石折民米一石會算官民折米造冊
照依上年舊規分定輕重編充解頭其餘糧少
人戶照各名下糧數每石派納空閑銀入官公
用切照糧長專為徵解錢糧今大戶僉點解頭
而餘戶徵銀在官出納乾沒積弊害民深為可

駭查得各項解頭獨京庫南京二項實為重差
其餘各項解頭俱輕但本年糧户除解頭外餘
户既免解頭若糧米盡行除免似為苦樂不均
姑照舊編銀畧從寛減以蘇民困每年每米一
石派銀三錢三分今止派銀一錢五分餘糧總
計八百八十八石三斗六升二合六勺共該銀
一百三十三兩二錢五分四釐三毫九絲内將
六十六兩六錢二分七釐一毫九絲五忽幫貼
京庫將六十六兩六錢二分七釐一毫九絲五
忽幫貼南京俱作扛解使用此外分毫不敢貯

官公用耗損於民庶解頭得有所資餘户亦從
寛減所謂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前件查得各該糧長領解各項錢糧原有輕重
不同固宜量行幫貼但近該本院案行布政
司通將各項錢糧止令糧長解赴該司差委
職官領解不必糧長轉解赴京仍每銀一兩
隨糧帶徵耗銀三分通解該司給與解官以
作盤纏火耗之需則各解頭糧長通無偏累
今後各州縣俱要查照見行一條鞭法每兩
加耗銀三分派徵轉解布政司秤收委官領

解其解頭糧長不許復徵餘户扛解幫貼
者從重究治不恕

徵收錢糧案

一為徵收嘉靖二十八年秋糧事據江西布政司呈
詳派徵本年分秋糧緣由到院已批行依擬行糧儲
道督令該科吏書查派呈報去後但查得節年派徵
前項錢糧該司派行各府各府派行各縣俱止是各
項本折總數向未細派各州縣起徵則例亦未明白
給示遍諭小民以致徵收細數不得周知府縣吏書
得以虛增其數而奸滑之徒往往由此額外多索近

該本道呈繳節年分派過各府州縣徵納則例細數
前來極為明白相應照簿查派及查得前巡撫胡
定議督賦規則所爲稅糧俱作一條鞭徵納蓋所以
便出納之數革侵欺之奸法至善也今有司奉行未
至仍分項徵收甚至銀不歸庫米不歸倉聽從糧解
私自收受而掌印管糧官全不監督查驗在小民多
一倂輸納而糧長解頭率蒙蔽官府視起運之緩急
以為侵欺之計是有一條鞭之名而無一條鞭之實
法令既不能齊官民俱為未便擬合通行查處為此
案仰本司轉行粮儲道照案事理即將二十八年分

秋糧查照前項冊內分派細數派行各府州縣要見官米沙塞米每一石該派京庫折銀若干每民米一石內該派兌軍等項本色正耗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每石全納銀若干逐一備將該納細數分填各州縣項下通行遵照先期責令各里經催里長督同各里書手備將本里各甲人戶該納稅糧照依派去則例攢造實徵格眼冊一本每一里統十甲每一甲統十戶首開本都啚坊里額糧若干內官米若干該納折銀若干民米若干每石該納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共該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次將各里長并甲

首各應納糧米數目逐一查明開某里某甲某戶糧米各若干俱不開倉口一條鞭均筭官米若干該徵折銀若干民米若干該徵本色米若干折色銀若干共銀若干米若干務要總撒相對呈遞在官該州縣即便類造總冊首開本州縣額糧次開起運存留各項數目并派徵則例却將各都啚坊里造到實徵手冊查對無差挨次造入一樣二本掌印管糧官各收一本將各里實徵格眼冊發與該管糧長收掌仍將各戶該納銀米數目照依發去由票格式備細填完先期給付各納戶查照每臨收之時仍另給各糧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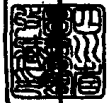
空白流水印簿一樣二本一本收銀一本收米照依律限開倉定立三限日期徵收一日收銀一日收米如收銀則管糧官監督用官降天平聽納戶自兌不許糧長多收火耗管糧官即照銀數於由帖限下註寫仍登記流水格眼各簿內用關防鈐盖由帖隨給納戶收執至晚查筭流水簿內收過若干管糧官親註某日收過某納戶等銀若干類總封記送掌印官驗過用箱裝盛封送入庫次日收米亦管糧官臨倉監督用官降斗斛聽納米自槩照前註帖註簿其有恃頑不納者掌印并管糧官嚴加比併徵收將完仍

查節年舊規令僉定各解頭逐項領運領解若各戶納銀納米管收人員不與註簿註帖希圖侵欺者許納戶赴所在上司或本院陳告以憑從重究治其管糧官係本等職業務要上緊徵收每限將徵收過銀米總數閣報本州縣轉申本院并糧儲道查考如有需索分例火耗及下倉酒席者定行重治革職及不依期限催徵過時不完者照依律例拘監家屬住支俸糧革去冠帶仍行提問不恕該司仍備云刋刻大字告示將糧儲道分派各縣實徵則例計開于後每府總一張每縣各一張馬上遍發各令常川張掛曉

諭務俾蠹弊蠲除官民俱便仍將發行過日期并刻
刻告示刷印一張送院查驗施行俱毋違錯未便抄
案依准呈來

芝園別集　公移卷之五終

芝園外集

說林敘

始余之未齔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輒膝而授之經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督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刋鮮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冊槩若了了比掩卷則徐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揆測時方困跡蓬蒿踽踽環堵罔託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兢於職事肆求令甲鉤摘蠹萌以圖報稱

天子隆遇視平生之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穆州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疾首憮心恐一旦塡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耆牖非晝室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時或見一斑焉輙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德之季以迄於今積累成袠釐為十有六卷題曰說林藏之家塾於乎陟嵩華者始知培塿之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盖展轉於培塿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嵩華溟渤者而語之人

人乎然則炙轂之詣覆瓿之識不待察士而知之矣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疵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詞偉湋今余之詮綜有年矣而踳繆無章罔敢竊附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弗以誕湯罪余則幸矣

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明州張時徹題

芝園外集卷之一

說林一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行人辭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使赫然辱於敝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是以罔敢失隊頃者公子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且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敝邑雖小蒐乘簡卒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今舍曰弗問而移師於蕞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反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而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弑逆之衛而合諸侯以翦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其圖焉宋公不能對乃解四國之師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戎伐凡伯於楚丘以

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先王之制諸侯也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空詰姦而防其不意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載在彝常頒之列國世世守之無有廢也叔父密邇甸服謂當率先諸侯以藩屏周余與二三卿士日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玉帛以出而戎得逞於叔父之近郊僇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爲

夫戎何厭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徼寵於武王康叔詰兵振旅而問罪於犬羊之戎則惟叔父其或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余一人何敢固焉

魯會齊宋陳蔡之師伐衛以納朔周莊王使子突救衛告于諸侯曰王未知衛之罪亦未知何以勤諸侯使突也以告嘗聞之生以定名名以辨分分以章禮禮以行義國之大節也天子守之以制天下諸侯守之以保社稷無有貳也天禍姬氏使衛侯淫亂其妃匹以敗天常四方莫不聞朔親則其子也弗懼弗懲而禍是焉甘日張謗舌以蠱君心一日之間而使伋壽咸齒賊刃以沒暴骨於莘父子道喪而兄弟爲屠誰之罪也洩職之不義朔也亦惟禮義是蔑與衛宗廟之以豈其私有憾焉王之順洩職也亦惟朔之下禮敗義不可麗於五服之長也而聽以黜牟易之又豈私有賴乎政典曰賊殺其親則正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斯二者朔與其父實行焉王將守先王之訓以號令於天下懼遺僇於伯叔之國庶幾亦有辭焉不然則黜牟與朔也又奚擇乎難之開也王與一二卿士朝

夕望曰朔其甚乎東諸侯其必尋盟以討朔而獻俘於我周廟將至矣豈虞朔之是以而歆滅未厭之黜牟也夫天下之惡一也人而有知朔之餘庸足食乎縱朔以厚賂要之諸侯安得而甘之受賂以與朔是亦朔也已矣我周又何望焉王室雖微必不相從於亂使突布其大義惟伯叔圖之

齊師遷紀郱鄑郚遂欲滅紀魯使單伯告齊曰魯之有紀也猶齊之有魯也世爲婚媾動息偕之紀之憂亦魯之憂也魯今不能爲紀重輕顧大國之撫而矜之也仲虺之誥曰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此言大之所以待小也紀誠不能自
立豈遂不可教誨而翦焉以賜圉吏其無乃非先
王之訓也乎夫齊亦大矣隄封千里帶甲百萬而
稱雄於諸侯㝡爾之紀何加損焉君如念太公之
裔翼覆其㲉而扶其不競使得奉守宗祧魯亦與
有賜焉如惟力是視而不於弱小之恤則朝令於
境紀將挈其妃妾子姓而夕去之寧敢與介使爭
一旦之命余紀人爲先祀之故使其季以酅入而
大國閔然收䘏之諸侯莫不歆然自寡君討之大
國若脩方伯連帥之職與其存季也則不如無翦

紀也此不惟寡君之私願將天下之公義攸在願
因君之左右而請命焉
莒人伐魯取慶父之賂魯使季友禦之辭於莒師
曰夫共仲之在敝國也先君之愛弟也寵冠於諸
公子久矣專魯之政而尸其兵柄先君未有選焉
是社稷之所恃以爲衛者也而天降喪亂乃包藏
禍心而稔章其不肖之行使圉人犖卜齮無故而
交刃于黨氏武闈之間二年之中而殺二君不已
甚乎夫是魯之賊也義不共天將天下以爲討而
莒同盟之國也柰何畜而庇之初而曰未聞故也

則猶有辭也既其聞故矣敝國謂莒必將磔共仲
之首而致諸魯司寇以獻於太廟不虞其責之賂
也討而以賂是利禍也惡孰大焉今不恤敝國之
戚而頓兵於我郊鄙曰必以賂爲辭是犯天下之
同惡而蔑棄魯也魯未能獲除宗廟而祓其不祥
乃又賂以求賊天下其謂我何其何國之爲不然
將有常也寡君與二三臣何有愛焉惟執事裁其
可否而賜之命
周惠王使召伯廖錫齊桓公命且請討衛曰余一
人承先人之隊緒寄於諸侯之上惟藐末不類罔

有寧心子頹蔑其君之不競也挾五大夫之怨逞
其蜂蠆而致螫於余一人余一人危如幕巢社稷
有靈不亢不衷使子頹棄其班以出謂難之將靖
也而衛介在畿服不惟國䘏是勤而稱兵於我近
郊曰必置子頹而戴之去順而助逆悖孰甚焉頹
一二伯叔共憂王室率先義旅以翦匪人子頹與
五大夫而既伏其辜矣衛之繆迷則未有討焉余
一人相於四方非伯舅莫能䘏之敢使召伯以請
大自先君桓王之辱於繻葛也裂冠毀冕以决大
坊至於今國人未釋憾焉然鄭猶知悔禍降以相

卑也未若衛之敢爲戎首也此而不問余一人無
以面於天下雖其存也猶之亡也不敢復踐先王
之祚以忝舅氏舅氏其念武王太公之烈顧告多
方而扞余于艱則周之昭穆永有賴於征伐
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
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命
於荆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
君於鄢綫豈有貳也楚之怗也召陵卒盟諸侯皆
返其國陪臣濤塗恐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
二邊吏不足以供芻秣大國將以爲討率然計曰

兵而出於東方觀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他
也無亦謂陳之削弱鮮茲耄倪不足以薦頸於斧
質也而歆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
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
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攜而字弱庶其赦我乎而辱
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
如援枹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篾弗碎矣惟君徼
福於我虞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爲陪臣則
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中釋也而歸諸寡君
告諸社而僇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草舍於

郊謹脩牲牢以俟
宋襄公帥師圍曹曹人辭曰昔我周之王也立
伐之法曰馮弱犯寡則眚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諸五服司馬職之而糾其不率小大庶邦是以各
守其封而和其民人非王帛不相見也王室而既
衰矣諸侯力政而伯業興焉亦惟先王之號令典
章是布是崇而匡其弗逮豈敢私有逞焉夫自君
之擅寵於諸侯也齊桓之屍未寒而遽伐其喪廢
長立少使無虧不得其死人曰是盟主也何罪之
有其嗣亦何罪之有而忍於加之赦乎君方稱大

義以勤諸侯而乃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濉
昏之鬼人未見福也而憯禍是仍諸侯又何賴焉
寡君聞之國之立也惟德是視不以大小犯義不
祿背信不祥天之道也曹南之盟矢其載辭而要
諸鬼神遠近莫不聞令口血未燥也而卒然辱臨
兵車環圍我城郭斷絕我樵採震驚我宗廟怖慴
我人民其馮犯凌暴誰將甚焉寡君與二三臣撫
膺而圖無所知罪惟執事命之君如以德撫諸侯
而謀其不恊四方之國敢不惟命是共何有於曹
其曰不然而惟暴令之張也則敝邑雖小能無効

困獸之鬪乎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今敝邑亦大國之輔也願君之顧之也君如終棄寡君寡君無所逃罪矣諸侯惡宋之威亦且懼而謀宋曹而朝亡也宋必夕亡於君又何利焉君其無視曹也亦卜諸齊楚秦晋而可乎

楚人使宜申來獻宋捷魯僖公使襄仲辭曰寡君聞盂之會矣謂諸侯以玉帛相見也而不虞其相尋於干戈也嘗聞之講信脩睦則有會盟服叛討逆則有獻捷二者異物不相為用也今以好會諸侯而終之以逆無乃不可乎夫宋先代之後也我

天子不敢臣焉今合諸侯以修明會而徼寵於大國大國知以為亢則不如無許也既許之矣而伏甲以要之執諸壇坫之上而又伐其國寡君惑焉未知斯師何討乎大國不棄敝邑而遺之軍獲寡君與二三臣南望而拜曰楚其修賜我乎然反覆圖之始而盟也寡君不能相從於好也繼而伐宋也寡君又不與聞故也而乃偃然甘大國之賜若之何能堪之且宋與魯同盟之國也物猶傷其類而况國乎縱大國不以為戮其若神人之弗直何謹使遂辭諸使者願大國無所辱命

魯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子雍焉楚使申叔戌之齊孝公言於魯曰昔周公太公戮力同心以夾輔周也股肱耳目實先後之成王不忍離二公之歡而封諸比壤盟而遺之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二國是以代為昏姻勤卹患難而匡其不逮至於今豈有異焉我桓公九合諸侯戎狄是膺以翼戴王室衛之滅也投履撫刃而蹶然以興親犯霜露驅除強狄芟刈蓬藋而以左衛之社稷又城楚丘而居之衛國忘亡是我有大造於衛也先君之棄也肉未及寒而衛乃合諸侯以伐其喪忿以報德惡

莫甚焉魯只尺也而不知之乎夫齊之讎亦魯之讎也敝邑之望固他不可知即有難也以交以義魯其收恤我乎今魯非惟莫衛之讎也而翕然親之今日盟于洮明日盟于向是反先代之盟而蔑棄齊也我二三大夫聚而謀曰魯甚矣猶之亡也奮而一決我是以有西鄙之師而魯不悔禍稱兵深入我是以又有北鄙之役既而展大夫辱於敝邑市以先王之命責以桓公之功寡君聞之不敢信宿而卷其橐鞬以退豈敢有所逆焉不虞魯之必其憤之逞也而乞師於豺狼之楚攻穀而取之

敝邑不足恤獨不念成王之命乎不惟是也且又寘雍而輔以易牙焉曰以爲魯守又重以申叔之戍是誠邊鄙我也是誠臣妾我也齊則不競而魯不已過乎夫易牙我之亂臣也而雍我之群公子也魯不以爲討而畀之穀以偪齊是導臣子以叛也以魯之國其無雍與牙乎蘖而翦之猶懼其萌而況滋以啓之乎啓而生亂又何禁焉君如反而不縮其速辭楚戍而去之歸我雍與牙也而甘心焉敝邑猶將徼惠於周公太公以無忘前好也若必欲遂有穀也而黨爽以替隣則將遣其二三臣

奔告于天王與四方之諸侯悉索敝賦以與魯決一旦之命執事其無譴焉

楚穆王圍江晉襄公告于諸侯曰昔我成王念文王武王勤事之臣舉鬻熊之裔熊繹而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未有職司於王室楚以其逖也而自宅於中國縱暴以逞不與冠裳之會盟僭號稱王以蔑棄我王室馮凌我諸夏我王室未有討焉楚非惟莫之懲也又彼焉思啓封疆而興師伐鄭齊桓公不義其爲遂結江黃合九國之師而擯之責以包茅之貢楚矍然震疊帖伏其罪而使屈完乞盟於召陵則桓公之功也已又行無禮於宋我文公不敢寧居而馳驅於城濮會四國之師以討曹衛楚乃反旆以退而先代之宗祀獲全則我文公之爲也不穀賴天之靈以守社稷亦惟王室是亢而保有先公之隊緒不敢越也亦不敢捐也今楚乃肆其鴟張而迫脅我與國欲翦焉以益其藩籬是奴隸我中國而謂兵之不復南也不穀實有憾焉且商臣之弑逆浮於梟獍是天下之賊也我則弗討而彼乃得逞於江漢之間震驚遐邇縱諸侯不以爲僇其若桓公文公之烈何如天子有命則

何以對焉不穀不敢康允我伯叔甥舅之國其共圖於卿大夫念方夏之弗振也夷狄豺狼弗可長也而僇力同心以扞大憝秦甲出武關而東齊略陳蔡而南不穀與二三臣悉率敝賦從魯鄭宋衛而環諸方城之外不穀將親鼓之所不能服楚者無以復享於我文公之廟矣志曰師直爲壯以諸侯之衆而加諸弑逆之商臣楚雖勁其若我何願速厲乃戈矛寨乃糗糧方車而馳以留於楚郊救災禦暴在此舉也毋使江人怨我曰親我以爲辱而棄以即諸夷告急之使踵相接也而襄如充耳

其何盟之爲江而滅也楚且益張寇滋深矣中國豈得釋甲而寢乎惟諸侯圖之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歆以爲君既而背之敗秦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皐方在襁褓恐不足以承匕鬯隊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爲君憂願徼福於君奉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諸大夫曰有君而求君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弗聽寡人曰豈其寘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郤之難而與之徒衛以

入亦惟晉社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旋復背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圖之曰晉曲甚矣如而自焚也必將謝我以文辭爲我以玉帛牢醴芻粟勞軍於境上而乞盟於寡人晉之罪將可說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實而寇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求而背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者有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況兼而行之乎寡人規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乘人之喪不武以詐禦詐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爲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其速圖焉葬苟襄也願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魯文公十六年晉會諸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不克而還季文子以書貽趙宣子曰舍之爲君也告諸天王名在諸侯之策矣商人孽也而梟獍以逞厚樹黨焉而篡之又不已而辱其君母其若昭公何其若國之綱常何夫舍我之自出也齊恐我之弗直而以爲討不惟使命之修而乃赫然以兵壓諸境欲以扼我之吭而箝其口是謂魯之不國而大蔑之也我方以爲大

侈賴大夫之靈會諸侯而盟于扈敝邑之望曰齊其彰矣商人必伏其辜而我叔姬之冤且釋曾其猶有賴乎不虞賂之是甘而斂師以退也夫以大義合諸侯而終之以賂是以溷滁溷也庸愈乎晉國之政子實尸之進退臧否豈異人任今見義不爲怯也以賄反令貪也縱亂黨逆悖也此其罪不在他矣使諸侯而無人心也則可如而有之必曰以無益之貨而易滔天之惡晉之志不在諸侯矣各有怠心以行其欲而晉孰能禁之政之布也其能出諸國門之外乎

魯成公七年吳伐郯既又入州來季文子貽書於欒武子曰晉諸侯之盟主也子實佐之若填撫小弱圖扞外艱誅其不協而保固之以長方夏夷狄雖強孰不讋懾各奉王制以慎守其封疆豈敢以一矢相加遺也昔齊桓晉文之霸也亦惟勤恤諸侯而寧其患難朝夕於奔走夫豈有所憚焉至於子之君而怠矣吾子又不能恢章信義而匡其不逮手柄威靈而弛之使僻遠之吳憑凌中國而虐我友邦誰之咎也郯而既成矣師未釋甲也而又入州來載肆干戈以逞其欲尚何我之為恤乎行

父聞之樹德莫如近防患莫如遠申公巫臣之竄於晉也以子重子反之故而欲假吳以釋憾遂承使命以往而教之兵車教之叛楚晉之長技吳實用之自今已後吳將稔晉而不虞矣四鄰之國能無州來乎是薄於損楚而厚於臧晉撤遠防以市近患也行父感之夫巫臣之惡天下莫不聞大國不以為僇而寵之爵秩又使得通邦交之好崇奸長亂則何以訓焉吾子晉之棟也三軍之命吾子是尸不知巫臣之啓釁不智也知而縱之是不忠也如此不已晉其替哉晉以霸長諸侯而至於子而替之無乃不可乎子若微禍於文公襄公不忘其遺烈擯巫臣而出之率先與國以共扞吳也則諸侯猶曰朕幾有賴乎王室亦曰猶有賴乎行父曷敢不宣子之明伐

晉厲公為沙隨之盟辭魯成公不見臧武仲言于郤犨曰寡君不佞不能訓其二三臣而僑如敢行無禮以辱宗廟國人莫不憖寡君以集蓼之故方凜然覆隊是虞如蹈淵冰緊朝夕之不保尚何宴安之懷乎大國之徵師也寡君遽出敝賦於郊而膏秣以聽命寧有貳也壞隤之待也以僑如之辜

發患在剝膚也而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豈其得已焉寡君辱從同盟之後謂大國必不昵逆臣毅然斬除之而懲其不令不虞其右而助之也夫僑如何信之有以季孟之軌已也而欲去之翦社稷之衛以逞其欲乃又以寡君為貨也悖孰甚焉大國如將聽之寡君則不得復事晉矣而僑如實專有魯也以臣黜君以逆廢順無乃不可以令乎雖吾子之愛僑如也毋亦匡其淫僻蕩滌其過以延叔孫之祀豈宜犯天下之不韙而益之毒也夫魯之事晉何所不可雖吾子何愛於僑如亦何惡於

季孫孟孫惟吾子終圖之敝邑將聽命焉

衛孫文子甯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産貽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執則天下覇者糾虔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位十有八年矣行父與殖執圭䌓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左右僇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邑與禄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子乎今徼寵樹私駢首以僇公臣身之不出而君是焉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

軥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弑也有幾僑之聞故也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於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討之末有所決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灾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與行父夫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問則是相戕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爲晉計獨不爲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為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衛亂也

魯昭公出居鄆子家懿伯貽書於晏平仲曰天禍魯國寡君不得撫其二三臣以為諸侯憂難之興也寡君相於四方而圖其所庇左右曰晉兄弟之國也世為盟主諸侯莫强焉其必能恤君矣則吾舍晉而何之羇也亦云寡君曰不然救焚莫如近

齊實隣也且甥舅之國豈伊異人昔桓公之覇也興滅繼絶小國忘亡至於今賴之齊之威靈猶未有替焉豈其於敝邑而忘前人之烈且齊之公卿晏子實賢君與用事者之所委心也曰豈其不聞管夷吾之績而光大之乎是以跋涉而来以聽命於大國謂朝夕其妝䘏之也今淹恤在外五年于兹矣寡君與其二三臣草舍藿食不得齒於行旅而命之不易猶未知所底羇也患焉野井之次君来辱命曰君之憂寡君之憂也我是以引頸而望不敢他圖以大國之靈若惠貺寡君其何有於季

氏乃非曾是圖而鄆是焉圖是病言之食而姑以是為解也既而君有令曰我將納魯君必無受魯貨矣寡君與二三臣再拜稽首曰非齊君不及此歸有日矣不虞申豐之間得行而君遂惑於子猶氏代成之役其以寡君為譏也大夫亦不聞一言之惠他又何賴乎大寡君朝夕立於齊之朝隣國莫不聞亦以寡君委之齊矣今莫我鳩也而覆有厭心備禮以饗而宰夫寔司獻焉高張之唁也又以主君為目婚媾之國而一旦畀之有如裔夷雖寡君自以為罪然大夫亦不知其不可乎昔黎侯

失國而寓於衛衛人弗恤也而黎之臣子賦之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蓋深望之也既而不至則又曰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望而諷矣而又不至則又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諷而怨矣然不於其君而於其臣謂股肱耳目實顧尸之所以歸憾也今寡君之流離終不得徼惠於大國非吾子之怨而誰怨乎爵也聞之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義也非寡君之過以相求也以吾子之哲而允績於先大夫則惟所圖如不念太公桓公之烈而

廢我周先王五侯九伯之命亦惟所圖敢不布其腹心

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晉陽之城垂拔趙襄子乃使人見韓魏之君曰無恤不佞不能事社稷宗廟以為君憂無所逃罪然自昔先世徼天之靈得與君之先公翼輔晉室盟及子孫無相害也無恤不能事君豈遂不可訓誨不虞君之深過之也夫趙之與韓魏猶一體耳趙朝亡韓魏必夕覆夫智氏何厭之有君若不念無恤獨不為君之宗廟社稷計乎無恤聞之東方有魚其名為鰈比目而

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為鶼鶼比翼而後能飛西方有獸其名為蟨與邛邛岠虛比有為之齧甘草以食即有難也邛邛岠虛負而走北方有比有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為彼也亦為我也今韓魏之於趙豈異是哉患之剝膚謂君必將犄智氏而角之以撫有三晉獨柰何嘘其燄而膏之乎夫趙之滅在旦夕矣滅趙而有利於君則為之如其不利盍姑存之乎削其土地使得奉社稷君之賜也不然而辱在倍臣則惟命又不然而降為奴隸

亦惟命君其試毋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孟
談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芝園外集卷之一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二

諫說林

齊威王視朝謂即墨大夫曰寡人下令國中求直
言者至切矣二年而莫有應者是臣下負寡人也
即墨大夫曰以臣觀之非臣下負王是明王之不
好直言也今夫酒食人之所愛也然人之相見必
推其所愛而勸令飲食以其所欲在此故也使王
之欲言有如酒食也人其孰有不進王乎今下令
三年而國中無應者是所以明王之不好直言也

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
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
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畊
其穀粟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
於官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
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斂無藝威福在己
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
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晉惠帝之時爵祿無章功令不核每朝會貂蟬盈
座政令不塞劉子真作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

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但案官次而舉之所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君之過乃下令曰寡人好聽竽聲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言甚切至而時不能用晉室不競有由然哉

楚襄王田於孟諸之野見穫者曰歲稔乎曰薄甚矣王曰此沃土也雨暘時若徒役不興何云薄乎穫者曰小人之治田也下因地利上順天時中盡人力然率一鍾焉然而有不可必者蟊螣害之也一不幸殘其本根傷其心節苗雖碩十不穫一矣國亦有之昔者先君懷王以土地之廣社稷之靈威加海內諸侯莫先焉而以鄭尚處中上官大夫公子蘭之徒處外屛蔽聰明讒殺忠賢是以計舛施逆客死於秦爲天下咲今王欲治楚國臣願王之去其蟊螣也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可故日中爲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憑淩威福而得志於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旨雷同附和詆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魏其侯竇嬰以平七國功封喜賓客諸遊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諸列侯莫敢與亢禮時田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武帝即位魏其爲相

武安侯蚡爲太尉後以賓太后讒並免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已而武安爲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引而怠傲魏其日默默不得志其舍人說之曰僕聞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

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今夫權勢賓客非公所素有也有之其暫耳今而去之乃反其初而又何戚焉魏其不聽日與灌夫相爲引重引繩批根諸所去已者卒忤武安侯及灌夫既族乃有蜚語聞上魏其遂論棄市渭城

衛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寢君興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幸君有纖芥之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莫如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瑕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爲愛蠹宅木而居之死生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獲矣夫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爲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爲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蹇蹇諤諤以繩君之闕而納諸衷君譴不恤君疏不怨是厚爲其君而薄爲其身者也無已則蘧伯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字物苟便於君而利於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咈於君則委曲而通之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

子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酖毒不可邇也藥石針艾不可厭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默然

晉惠公歸自秦既得國而背秦之盟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請粟於晉弗與而欲伐之謀於群臣群臣曰此天與之時也逆天不祥失時不知蒐乘簡卒乘秦之弊而蹴之蔑弗勝矣慶鄭曰不可秦婚姻之國也於我有厚德焉昔君越在草莽介然羇旅非秦孰收卹之且公子在國不爲少矣側有睥睨而幾倖重器之又有晉

國者實必在君卒主社稷以撫群臣秦之力也今
盟未寒也而背之君獨不覩夫鶻乎冬而握爲之
盈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而縱之鳥往
東也則是日不東向而搏西也則是日不西向而
搏其於南北亦然蓋不欲傷其所德也今秦之德
君豈直爪掌之燠而已哉君奈何欲搏之夫背盟
不祥伐德不義動而弗順秦雖虐不可蔑也禍將
至矣公弗聽大興師以伐秦兵敗於韓原秦執惠
公以歸

唐明皇生日有獻寳鑑爲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

金鑑録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
以不肖卿言知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
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也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
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芎藭之與藁本蛇
床之與蘼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毒若甘大
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芎藭與藁本之類
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爲裏倒上爲下
國其能無危乎帝曰諾時李林甫獨用九齡蓋陰
斥之而明皇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條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
商鞅與范雎孰知乎曰雎勝鞅也曰君侯之知范
蠡也豈非以其知越王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
平也而逃之五湖以遠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雎
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以自代而免於車
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自爲計也不
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所
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
之主而生太平之世庸詎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
不自量獨不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華篋被之文繡主人踵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

不敢睨視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柴車轢
而過之蘇者取以爲爨而已今君侯已陳之芻狗
也轢而爨之者至矣而猶以爲無虞乎且夫質的
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入焉物之理也功
高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譸不自以爲
安乎而終於碎首而虀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
許負之言乎不聽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
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魯昭公出奔齊齊侯唁之於野井辭曰寡人寢處
不寧以憂君憂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於君寡人

州帥歛賦以從執事惟君命之公喜子家子曰必無受邑公曰寡人不能守先人之社稷齊侯不忘先盟而憂恤之庸逆諸且千社重祿也托大國厚庇也徼之不得而何以辭爲子家子曰臣有小喻昔河伯遊於東海海若賓之貝宮娛以蜃樓爲雲門之樂以饗之介鱗之族各以班見三月而不絕河伯樂而忘返曰若是其大乎萬流納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涸白𩆜效順而衆寶叢生孰與濊濊一一勺者乎今是吾無歸矣從者諫曰不可夫以河視海則大小懸殊也以君視海若則偕之爲君也南面而制其封疆奴隷聽命焉何弗尊乎而甘爲臣僕也且夫河之爲德也川澮宗之而成澤霖雨過之而成潤飄風不能蕩其波蛟龍不能徙其宅蓋與元氣並運而與天地同久者也今夫海不擇小大不別清濁而來則受之鯤沫汪洋鯨波瀕洞腥臭不可聞穢德彰矣而君柰何欲處之不聽已而東海若與西海若鬬日尋干戈使天吳驅河伯以爲先鋒河伯懼而不從海若大怒乃竄於赤羽之山立槁而死今魯國雖約固周公之裔而王室之懿親也即有難不授一甲其威靈猶足以動

海內而亢其不秉何賴於齊夫齊無信之國也高國用事政出多門矣而君欲恃以爲安臣恐君之爲河伯也公弗從已而伐成不克居鄆鄆潰遂客死於乾侯

楚申須攻申鼃之術以干楚惠王惠王說之寵以左尹之位國事必咨焉四方之賓客至者非申須莫之通也王孫卬謂之曰子以爲濡需與意怠孰愈乎申須曰何謂也王孫卬曰夫濡需者附豕而生者也奎蹄曲隈乳間股脚擇疏鬣而處之自以爲廣宮大囿怗然安矣屠者一旦鼓臂利刀布草操煙火而焫之須臾之間能無俱焦乎彼意怠之爲鳥也引援而飛迫脅而棲翂翂翐翐而無能也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而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二者子將奚擇焉夫子之事王亦豕之濡需也而豐祿厚寵亦子之曲隈疏鬣也竊恐屠者之操烟而覗其後也亟去猶將及焉矧張三寸之舌而竊一國之柄怨讟日叢道路側目禍其能免乎已而白公勝作亂謂惠王之選巳也而申須實甚之首攻其宅殺而尸之於市

吳太宰嚭好賄而不恤國[illegible]周說之曰臣之隣有依沃野而居者工樹[illegible]以爲[illegible]而布之無隙地焉其收傭也課其勤惰而厚薄其[illegible]上者五之其次三之其次倍之皆猍而敗群者弗畜也山林原隰之利是以獨先他農而恈又節畜牲牷充於牢而不食肉刀布盈於藏而不衣帛筐篋委積而行不敢有乗馬富遂甲於國中隣人死其子反之盡籠天下之珎異以充羞服而傭不傭弗復問也其老傭告之曰某田當耨矣某林當芟矣盍亟諸不聽旬日又告之曰荼蓼甚矣榛翳茂矣不治後無及也又不聽朞月而又告之隣之子大怒以爲溷巳也抶而出之他傭熟其如此也乃賄其左右日飽食以遨又竊其穀粟市醪肉而啖之不足則又盜諸聚落而獻其餘隣之子大悅聚落之人欵門而白其狀左右曰是禦盜過嚴盜不得逞也而反誣之柰何聽焉歲收其田林之入什而不及一隣之子執計簿而詰之左右曰先人非能鬼將而神運也用地力者竭矣能無窮乎隣之子卒不寤家日益落而傭之盜益甚聚落之人不勝患咸集而訴之邑大夫邑大夫稔聞其然也收而繫

之於獄隣之子被掠而死今宰之所使治於四境者皆隣之傭也而帷幄之士則皆隣之左右也民弗堪矣一旦苟有訴於王能無被掠而死乎既而越滅吳越王以太宰嚭爲不忠也誅之而歸

唐明皇聞潼關之敗懼而謀於群臣楊國忠遂進幸蜀之計李勉諫曰不可夫虎百獸之長也在山則威走而適壙貍犬掎而咥之矣龍百蟲之長也在澤則靈蕩而失水則螻蟻爲之制焉城郭宮闕固天子之山澤也威靈於是乎出焉而柰何欲去之臣故西鄙之人也栗氏黨氏則其豪族也大業之亂盜賊橫行而掠於四郊之聚遠近震恐黨氏聚而謀曰居亦死出亦死然狐死而正首丘不如居也且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不有家也能有身乎乃相與收積聚增垣墉[illegible]臧獲誓子弟具礮石利弩戟晝夜設警乘墉而守盡散其所藏以饗鬬客栗氏見而咲之曰此猶以毛觸熖速之燼也遂委其室於臧獲盡挈其妻子而去之既而盜果大至攻黨氏黨氏捍之者五晝夜子弟之死傷相繼也而鼓音不衰盜疑而舍之遂得全其家攻栗氏臧獲遂潰盜盡掠所有而焚其宮室臧獲拾其餘以

實巢氏逐而無所歸也皆行乞而死今陛下以天
子之威非匹夫比也而城守宿衛之士非特子弟
臧獲也堅壁而守出尺一之詔徵兵於四方其孰
敢有不應者乎而輕棄宗廟社稷以爲天下先臣
懼陛下之爲巢氏也帝惑於國忠而不聽賊遂入
城刼府庫焚宮闕悉如勉之言微祿山之內變肅
宗之中興唐其復能國乎
隋煬帝飾詐矜能愎諫自用群臣有進直言者貶
斥相繼或至誅死高熲請問曰頗有効於左右請
先罪而後言乎抑言之而伏罪乎帝曰第言之熲

曰臣聞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
喜色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
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
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
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
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
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
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之所憂而
君以爲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
過也今陛下謀事未必當智未必勝群臣而誅逐

諫爭之士其去二君者不亦遠乎隋之社稷亡無
日矣語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可不畏哉帝怒而
不聽已而帝所幸妃私於后曰外議洶洶變亂將
作亟言之后曰審如是盍遂言乎妃果白帝帝曰
此豈汝所宜言遂殺之已而又有告后者后曰事
已至此可柰何哉未幾帝遂及於難而隋亡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
焉晝計事於宮三而得一焉夕計事於寢五而得
一焉用心彌勞其智彌詘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
開耶抑出謀忌於過者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

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管也潛天而天
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須臾而彌
綸乎遠邇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孰有思而不得
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
詳也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目益
明也締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是故以宮視
朝則宮爲肆矣以寢視宮則寢爲肆矣方其嚴也
則神明內宅沉應而不迷其肆也則氛膻交侵求
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二乎王欲詳事無亦致其
精而已矣

客有薦士於相國者相國曰諾吾將求之朞年而不用客復見相國曰某誠賢士也公許求之矣朞年而不用豈以任者非其人耶相國曰天子不以僕爲不肖俾秉國鈞四方之士近者望其顏色而遠者熟其姓名其治行表著者吾旌之操履章聞者吾達之然未有以某言於僕者也語云馬服知驥劍斫知鋼僕是以慎之客曰昔曹相國之相齊也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者或謂蒯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世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蒯生曰愚恐不及敢不自効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其自爲娶則何取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蒯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則欲其不嫁者矣今取士也獨不取其不仕者乎於是曹相國因蒯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而厚客之今天下一統豪俊多矣而必欲一一以姓名通於相國吾恐東郭先生之徒終不至也夫驥騄鹽車非無材力也不遇伯樂故也蘭芷生於千仞之巔雖有馨香不得聞焉薦之雕楹貫可以易焉矣惟相國圖之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厚富也戟揩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士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辯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禍變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王莽建國之後訛言繁興災變頻作河決魏郡瀕河蝗生春雨雪而竹柏枯夏隕霜而殺屮木大風拔樹黃霧四塞諸妖異之物不可勝紀夷狄怨畔攻剽內地群盜如琅邪呂母臨淮瓜田儀之屬四方並起莽乃召故大司馬孔永而問之曰予受天明命以有厂夏深惟萬幾之多艱與群生之不易並建材賢以匡王室即位三日而封公者十一侯卿大夫侍中尚書者凡數百人既而從夏商九州凡等之制封諸侯之國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

之以褒顯仁賢章明黜陟同好惡而安元元謂侯幾於治古矣乃者天變未臻而亂氓且逞豈用賢不足爲治若此乎孔永扣頭對曰昔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共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南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是主君未之好耳何患乎無士耶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爲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

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嘗聞之堯用四岳舜用五人武用十人而天下大治今陛下之封爵蓋不啻百倍矣然而政靡而令紊民生日棘而天怒日甚者則以所用非其人故也使賣餅烏人之徒得厠其中又安足以爲鴻鵠腹背之毛乎

晉獻公立以武公得國之日淺患故晉之群公子盡殺之乃起兵伐驪戎滅霍滅綘滅耿已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已又滅虢滅虞威振諸侯荀息見公曰晉其安乎荀息曰以臣觀之猶累卵也公懼然曰然則寡人之威猶有不懾者乎荀息曰嘻未可以爲安也臣聞之國有三威亦有三效君知之乎謹法制修禮樂明舉措溥愛利使百姓親之如父母而畏之如神明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民威此所謂道德之威也嚴其厲禁信其誅殺其禪惡也猛其刺過也嫉使民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如雷霆之震如烈火之燎此所謂暴察之威也刑以喜怒不以是非誅以好惡不以枉直蔑天之經反人之理憂愁而忠諫者奴僇之窘棘而出亡者

族滅之此所謂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殆衆之基也暴察之威危弱之本也狂妄之威滅亡之階也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今君五滅諸侯四隣震蕩而驕僇諸公子唐叔之裔十不存一二矣太子伏劍於新城二孽竄身於梁翟而君猶未之悔也此三威者君何得焉獻公默然其後遂有奚齊卓子之禍晉國亂者數世

執政有位三公者貨賄山積金玉成丘乃大治宮室奪民之廬以益臺榭毀墳墓以爲陂池怨口滿國所知或說之曰公以爲司城子罕何如人也曰

古之賢人也曰然則公何不思齊之乎曰幸教我則可曰聞荆有士尹池者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家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今民之壓非若南家之墻也而其墳墓又遠非若潦之經於宮也柰何奪而毀之諺曰無壞人屋世受其讟無

發人墓世受其詛縱不能恤而衆怒是犯無乃不可乎

語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故人臣之惡莫大於樹黨而其速禍也亦莫大於樹黨古今炯戒蓋足徵焉昔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語之故遂殺子南于朝而轘觀起于四竟棄疾自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薳子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今夫徼寵擅權竊持政柄植私門之桃李而網四方之苞苴豈惟多寵而已哉方且侈而張之蓋未有以申叔之言相告者也

執政有惡後言者所私欲說其人則曰某於公豈有宿怨乎其言云云如其宣也將不利於公竊爲公惡之蚤圖焉執政不俟其言之終也勃然而怒遽以事媒其孽而屏之甚者加以大僇壬佞憸其所爲也投其間而日構不已中外側目焉客有親愛者款曲而說之曰公亦聞子產之語然明乎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是以子產之政天下稱賢焉今夫醯能聚蛆而腥乃集蠅恒人之患也惡石全生而美疢滋毒禍福之分也當國秉鈞誰能無過人有言也招之弗得而況罪之乎頼明公加察焉執政聞之大悟乃不聽

說

或問於石濆子曰人之惡孰爲大曰愎諫爲大曰人之禍孰爲先曰愎諫爲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出奔道饑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是觀之二氏之愎諫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

[illegible]御者與族人之言得入豈無有以彌縫其[illegible]而固其宗祊乎不是迪也而淫回昏濫以逞其欲其未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爲忌則孰肯投其所惡以速戾于厥躬乎鄒孟氏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自古以來以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郭公與頗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

說林三

政治林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國何如而治乎對曰臣之里有須無氏者故大豪也畜產甲于荆襄雖昭屈景之族莫加焉其父死左右謂其子之不聰也欲竊家政而為奸利紿之曰主人之家信美矣然臣竊有憂焉灌木之大也衆鳥積糞而敗之堤之厚也蟻穴得而潰焉何者患常自外至也今之食客談士皆衆鳥與蟻也一入其謁即攙構交作潰而敗之者至矣盍畜猘犬以扞之門置犬焉十百為群即食客談士欲售其陰謀無由得至於吾前則主人之家安於磐石矣主人聽焉左右乃盡專家政而盜其貲又縱其徒虐于里中之人親黨有欲進忠言者里中之人欲訴究者足將及門猘犬即齧而逐之卒不得通已而家日廢落里人謂其主縱徒以為厲也掠而殺之今之諸侯皆須無氏之子也非有觸邪之獸指佞之草而所畜者皆扞門之猘犬也以是求治其可得乎君如欲治楚國也則亦無為須無氏而已矣

令狐嬰為蜀郡太守患民之弗率也懸之厲禁於其刑誅捕吏日攫于鄉民阽足側目踐圜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治謗書盈于市門剽竊徧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務猜苛求虎吏以為爪牙玄瀆先生踵門而告曰夫水之深也魚鱉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稽翳張之罝箄則羽毛之族無弗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阱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將蛟龍虎狼皆為患矣夫民之智力

非特魚鱉禽獸也而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導之以禮坊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貍君鼠之為哉且子不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盜也使郄雍司盜察眉睫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盜遂患雍而殺之盜卒不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豈非用法之烱鑒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為先生憂敬聞命矣請得而敗圖焉

閭東丈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昔

之牧與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牧牛牛乃得肥焉牧羊者以羊牧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害灾課其樹藝均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修其禮教平其訟争一不幸有水旱之變則指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牧民者也昔之人行之矣突未黔也而萌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苴之欲廣結納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嘖舞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誘之龔

不為也苟有利焉蒼鷹乳虎猶將甘之此所謂拂民從欲者也今之人行之矣民安不安此其繇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虚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此以民牧民之說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臣聞先王之為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心是以國祚得長焉反是必危是故有一熟之田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力已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矣期果實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

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閒架屠酤無弗税也是竭地力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搜山林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猴之得計也又有西封氏者好養鶴鶴日衆而無以為食也盡徵川澤之蟲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為去鶴之得計也人以為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國都詭名而冗食者奚啻千萬其為鶴與猴也甚矣柰何不亟去之乎

天寶中汝鄧之間多盗都監進有司而詰之曰是

工服之土中也風雨於是乎交焉文物於是乎會焉王畿渙號先是焉宣是四方所視以為治亂者也若之何其多盜也在昔叔季之世威靈不振官失其御而民有回心盜由是逞令太平全盛之時天子公卿方日修禮樂之事追跡三代之隆而萑蒲之徒橫行於都市持挺刃而奪之貨遠近聞者莫不駭慄其謂之何且卿非王之命吏乎弭盜安民非異人任而泄泄若是司寇之法而行將何所逃傒矣有司對曰微公言亦知無所逃罪然此亦有說焉昔康子患盜仲尼教以不欲子產為政鄭國之偷屏跡何者清其本也是故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臺榭連雲閭娵耀日雖周公不能止下之淫何者失其坊也是故惟禮可以已亂先王之制也井邑丘甸有常制焉咸則三壤有常賦焉而又為之冕弁衣服之制宮室輿馬之數妃匹嬪御之等燕享賓祭之規皆所以坊之也上不剝下下不僭上百官四民各安其分而足其欲若是盜安從生今天下之俗侈矣雕文刻鏤患其不工也錦繡纂組患其不麗也爭相炫耀以為高而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泰何之柄又假而下

歸四方文武大小之吏莫不輦輸金帛而納之權貴之門充牣已踰左藏矣此非神運鬼輸也蓋皆剝民之脂膏以盈其苞苴耳男子疾耕不足於食女子力作不足於衣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欲其無竊其將能乎

楚莊王使司馬子期為令尹朞年而不治王讓之曰昔我先王之啓土也介在蠻夷賴若敖蚡冒世世剪剔以有今日寡人不敢康齊替不道恃其強力而蔑棄寡人數尋干戈於境東諸侯亦莫不包藏禍心伺隙而加諸我寡人不敢不力謂子大夫社稷之衛也而煩以股肱寡人實藉庇焉今朞年而不治是謂寡人不足與共政也寡人願聞過矣子期頓首曰臣誠死罪臣誠死罪然王自視與周之成康何如也曰不如又自視與堯何如也曰愈不幾矣子期曰成康周之令主也保釐東郊既命之畢公又命之君陳命之康叔以賢繼賢責効於數十年之間寧以旦夕課功哉堯大聖也洪水滔天下民胥為魚鼈其患不已亟乎而其使鯀治水也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從而殛之堯非以昏墊之患為可徐徐而掭之也亦非知鯀之必無成功而

姑試之也以為責之肖專而任之貴久其道固如
是耳今王之賢聖非若堯與成康也臣雖無繇之
惡亦必不能勝畢公君陳也王柰何責之亟乎臣
誠不足以供使令請從此辭矣王曰寡人誤矣自
今四封之內宮門之外惟子大夫之命寡人不敢
干戚三年楚國大治諸侯之兵不敢復窺其境
漢宣帝以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見上言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使守劇郡竊懼不勝負荷以為君憂臣
敢不竭狗馬之力以報然願有請也國之置守以
為民乎抑為上官乎帝曰亦為民耳曰然則上官

所賢而民以為不賢民之所賢而上官以為不賢
將何從而可帝曰何謂也曰有守一人焉其趨蹌
極恭其薦饋極腆其逢迎極密纓綏之徒滋口贊
譽以為神明苟可以希意旨而取聲稱則鍛鍊無
罪而納之囹圄血流都市胥靡比肩而立而一不
以為意方且咋人膏髓而飽其胃腸是冦厎牙而
使之牧也此上官之所賢而百姓不以為賢者也
有守一人焉其好惡必端其取舍必審其刑罰必
愼其役斂必均極究察瘵惕若朝夕化理所繇畢
勤而效之底于義也雖穽郅當道而石心不移一
不當於義則惕然中熱赧然顏汗不剝民以致饋
不佞色以取容此百姓之所必賢而上官不以為
賢者也然上官而賢之也則達之宰相而賢達之
天子而賢其有不遷陟者鮮矣百姓而賢之也則
都監未必得聞況於宰相之府乎又況天子之庭
乎其有不擯斥者亦鮮矣諺曰魚競于餌鳥惕于
羅夫榮祿者人之餌也而喪敗者亦人之羅也此
人之所為趨避也不以餌誘不以羅怵臣之志也
然臣恐陛下之不察也此臣之所為懼也帝曰朕
知之矣卿第往行其所志而已矣朕所不信卿者

有如日遂乃至郡力行教化勸課農桑盜賊屏跡
治平為天下第一
漢明帝厲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曹褒
諫曰臣聞為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礱石
摶埴埏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塈
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疑楹之蠹也而易之
杙桷杗粢靡不動搖焉然楹實不蠹而易之者則
善蠹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衆楹皆動矣又未
幾而易之滕合益疎湊薄不密棟其能獨固乎即
有塗塈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

大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楹也其次則杙桷枅栾也小蠹之不忍而數易之庸將異乎且夫木之材也植之巖壑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歳月多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是數數也後来者必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怒而更之胥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家之能為惟陛下審察之

唐韓休言於明皇曰馬之能百里也使之五百里能至乎曰不能至也牛之能十鈞也加之三十鈞能勝乎曰不能勝也曰不能至也而策之使至不能勝也而鞭之使勝能有生乎曰不能生也然則今之使民不如牛馬矣常賦之外有橫征焉正役之外有雜徭焉兵革繁興室家不保而猶日求而不已也若之何不胥而為盜也昔者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莽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今牛馬使之而欲其我親我愛不可得也不我親不我愛而

欲其為我用為我死不可得也不我用不我死則削弱危亡之禍將立至矣而猶極情於豐豫之樂上下相欺以為太平此臣之所為大懼也

火之熯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霸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修也

晉鄙之人謀於上谷之士曰吾與若皆乘塞而居者也若處其外而我處其內患則均焉今匈奴桀驁邊鄙繹騷長驅深入則百郡徵發之士曾不足以當蹂躪白骨山積膏塗野草畜牧資盜粮而丁壯為奴虜即偷存喘息亦廪廪几上之肉耳盍與若捐墳墓棄親戚而遠竄於荆粤之間庶幾或者得全一旦之命乎上谷之士曰姑待之今者官府憂民之急矣吾見朱旄之使持符檄而徼巡於亭障者踵相屬也患其有靖乎晉鄙之人曰不然子不聞吳人之說符乎吳有黃冠者自稱茅山道士賣符於吳市鄉之人有患蚊者入市而買燻蚊之藥道士見而招之曰以藥不如以符也持吾符歸

而設之壁間蚊即息矣孰與以藥燻之滕滕騰騰
氤氳於房闥之中而臭不可耐者乎鄉之人喜而
聽命符行而蚊弗息謂道士之誣已也往得而執
焉將蹊之道士曰姑止吾與若往而察焉至則書
符咒水而誦曰符是以不靈符是以不靈聲相屬
也鄉之人怍而問焉應曰夫帷帳者禦蚊之具也
此之不施而徒責之符其可得乎此其罪不在我
矣今夫高城深塹而時修復之選將練兵儲偫充
積使險阻足憑而人懷敵愾賞罰素明臂指相使
可以蹈湯火而不可以犯節制是禦虜之道也此
之不為而徒以空文號令也則雖檄使交於道亦

何異於以符驅蚊者哉

唐肅宗謂楊綰曰今天下獘矣上下交騖於利日
孳孳焉譬諸河決之不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
綰對曰亦在禁奢而已矣雕文刻鏤非益於居室
也而作室者必先焉錦繡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
製衣者必先焉笄幷極珠貝之麗膳羞窮陸海之
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十而今之
費千萬矣若之何其無貪也曰然則何以止之曰
昔者齊王好紫國人皆尚紫齊王患焉曰紫貴甚
齊國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紫也
則不禁而自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
國人遂不服紫是故後宮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
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
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禁奢禁奢莫
如自君相始誠能不作無益害有益則奇技淫巧
不復至矣誠能不貴異物賤用物則遠近珍怪不
復至矣時乃陳之軌物立之表極以風示四方莫
不從風而靡又何貪之足患乎

楚芊豐尹於樊城問政於令尹孫叔敖孫叔敖曰

政在順民而已矣芊豐曰吾聞上制命為義下從
命為順而曰順民以為政乎孫叔敖曰予不聞梁
鴦之養虎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順之
則喜逆之則怒凡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夫民亦虎
也制之而已矣能保其無怒乎芊豐如教而往邑
則大治

梁武帝溺佛怠棄萬機邊將使使奏事謁者求賄
三月而不通遼左之戍請餉曰所須幾何曰二十

萬緡曰若是其多乎卒不許諸浮屠欲取貨也而
給帝以祝釐曰非大齋供不可問其費曰須七百
萬緡曰何少也勅右藏亟與之諸浮屠宮闕服食
侈於帝居衣綺縠文繡而乘軒結駟者道相屬也
侯景作難州郡告急帝不與兵曰佛在何能為乎
景兵日逼流冊積白始遣使徵發遠近莫應曰佛
可使也以三十萬緡餉戍而不許以七百萬緡祝
釐而為之柰何舍其所養而用其所不養乎檄如
羽馳兵卒不集景遂入據宮闕逼帝遷於臺城餓
而死

石濆子曰十羊九牧則牧者勞而羊必不可得肥
也一錦衆製則製者勞而錦必不可得美也此言
為政之患於擾也故一心可以御百體而百心不
可以御一體其在人則然而況於政乎昔宓子賤
之為單父也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教魯君予
之至單父而書也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
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
君魯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
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而單父之化大治今天
下之從政者多矣豈無子賤之志者乎而在上者

不能為魯君之聽何也

蜀之西鄙邊戎光頭衕洛林居而裸處爪齒相噬
妃偶長幼無別也或獻議於執政曰是兵之不能
威而法之不能禁者也盍教諸立之學校聚其子
弟而誨以先生禮義之訓日濡而月染使耳目遷
化而不知庶其有濟乎執政曰是何益哉先王之
制五服也其遠者曰要服謂要而約之也又其遠
者曰荒服謂荒而弗治也此非獨今時外之也先
王亦外之矣非獨先王外之也雖天地亦外之矣
茶不可以為蕣鴟不可以鳳鳴何獨至於人而疑

之乎今有取猨狙而馴之者斢水負薪蹈舞應節
皆能之矣一旦衣以周公之服而肆諸俎豆之間
彼必決齧挽裂盡去而後憮即捶笞弗能禁之矣
戎也而教之以禮義是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也
能無決裂而走乎故曰修其教不易其俗謂因其
習而蕉之者也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
甚者焉狐鼠之恠白晝肆行鬼蜮之奸遇物則螫
此其小者也萑蒲聚黨剽掠通衢犬豕豺狼脯人
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小者也梟獍相夷而父子

之性獄矣兆壯瀆亂而夫婦之道苦矣紾倖鬩墻
而兄弟之倫喪矣猘信爭噬而朋友之交薄矣有
司惡其然也笞敲擊斷桉踵就斃而犯禁無忌此
豈令之不嚴而刑之不亟乎抑民之無憚於死也
玄潭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表深使人無
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
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
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
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馮而遊之陵遲故

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盡亦亟樹其表乎會之
不圖而謂以刑罰而已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
而裴蘊不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坊之貴哉
巴與江隣巴之令以嚴治亦治江之令以寬治亦
治既其去也江民思而巴民則弗思也或曰吾見
巴令之治巴也聽斷必精期會必信擿發纖苛靡
有隱伏吏縮縮焉奉於法民繩繩焉束於程是精
明之政也江令之治江漢也獄有宿囚民有逋賦
出則騶御不飭入則邊幅不修民以事造庭輒閉
桑麻稼穡與長幼疾苦諄諄撫而勞之爭訟興罷

惟民之欲是宜柔之政也劣於巴矣何一思而
不思也壺峯先生曰予知孔子之論御乎顏無父
之御也其上也馬如知愛也顏淪之御也其次也
馬如知敬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如知畏也故通
於御馬之道則通於御民之道矣今天下之困極
矣如其務鉤稽而急操切如束濕者也民將不得
屈伸又何賴而思乎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蜮之賊物不易知也螟
螣之害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兵刃
之殺人易知也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恭

如商鞅者殺人偏如安石者殺人急如束薪者殺
人緩如弱水者殺人察如燭淵者殺人苛如聚蝟
者殺人布令不信者殺人挾法不審者殺人圖患
不遠者殺人
東里恤積貲千萬性務纖嗇不治垣屋而兒其子
鄙之遊大治宮室令曰為我室者工無尋長藝無
尋業尚成吾事必饋之厚直鄉之人爲合而趨之
眾之老諫曰不可夫工必有長而後程度得度焉
藝必有尋而後肯綮得中焉今而反之室不可成
也即成敗不旋踵矣不聽於是群工爭售其能日

關如市而木石圬墁黝堊丹腹之藪無專執也其利而趨之比其合也或榱短而棁長或楹剛[illegible]枅直或杙大而梁小斲方而入員束椽以為柱齬而相戾者十而八九也隨時而遷就焉室倖而成設以圬墁澤之丹漆煥如也東里恤之子讓其老曰若誠苍乎抑請足我也聽若言幾廢吾事今如何矣乃盛張酒食召親賓而落之無何天大雷電以風屋瓦震激四壁飄摇如蒿棘也主人懼而出奔踣而傷其足須臾垣崩而棟圮居者壓焉乃大慟曰奈何不用家老之言而自斃若是乎石讀

子曰為政與治室一也部制監監制藩臬藩臬制郡郡制州縣此猶工之有長也六官之事不相侵也藩職賦臬職憲郡職綱州縣職目錢穀水利馬政刑名各有分職此猶藝之有專也如上下相侵彼此交紊而欲不為東里氏之室也其可得乎

唐明皇幸蜀與左右論致亂之由高力士前曰臣聞中山之人好養猫其一惟捕鼠而不捕雞其一能捕鼠亦能捕雞其一不捕鼠而捕雞其一不能捕鼠亦不捕雞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捕鼠者耳又曰太原之人好畜狗其一惟吠盜而不吠客其一惟吠客而不吠盜其一能吠盜亦能吠客其一不能吠盜亦不能吠客則將奚畜焉曰亦畜其能吠盜者耳曰然則陛下之用人異於畜犬與猫矣韓休張九齡是能捕鼠與吠盜者也而擯棄不用李林甫楊國忠是捕雞與吠客者也乃使秉國之鈞而倚以為心腹股肱欲天下之無亂惡可得乎帝曰然則遂亡乎曰陛下有存國之言二殆猶有賴焉方乘輿之出也留內藏以資寇曰恐其掠於民間也禁斷橋以濟衆曰恐其及於寇也顛沛之時而不忘仁民之念天若有靈其忍唐社之遷屋乎

石讀子曰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產取人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飢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亂而兵焉以為是固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為之耶故田疇龜拆人知桔槔之功而忘江河之為潤也震風暴雨人

知楙木之庇而忘大厦之怃幪也虐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郛郭也斯二子與四聖之謂乎

石濆子曰至治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循吏者斯可矣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曰何如能行此三者乎曰財之於人也猶膩之於物也一汙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剥膚也我以之充槖也而民以之劵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覆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蹶蹙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歛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寃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故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

寢也曰得無有亡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無有跂而望歸者乎桊牘之留也曰吏得無緣以為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無有呰於傒仟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曰敷而瘝憂之痒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石濆子曰人有言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畒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田也因苗以為教此子賤與巫馬期之說也

芝園外集卷三終

芝園外集卷之四

訢林四

議論林

匀章之墟有三人焉生同里也少同學也長而有四方之志謀所以行之者閭無脊曰吾聞之上善若水吾其水乎内蘊其明外用其晦物則下之物則潤之鷗鳧過之而不喜蝮蜮游之而不驚行東而東行西而西行方而方行員而員周流而不滯履坎而若夷其斯以爲順乎黄平生曰吾其爲土乎涵之而甘泉出焉藝之而五穀蕃焉生則利焉

死則藏焉百物於是乎育寶藏於是乎興其樹也若故其取也若寄功多而不言慱施而不懈遜事而代之終也其斯以爲仁乎公孫瑕曰火其可乎嘘之而電灼焉鼓之而霆擊焉人望之則避觸之則焦無相狎也順則比之附之逆則傾之覆之遇物則決無留情焉孰與頽頽汩汩長爲萬物下者乎或以問於南丘子曰兹三子者之言何如南丘子曰閭無脊守順者也可以保國黄平生成物者也可以相天下公孫瑕尚人者也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縶之以詣縣令縣令怒而鞭之召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對曰法當黥令曰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寘之死監史曰法不可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豈惟夫哉闒通左右刺探陰事而脇取其賄賂諸御夫過物則嚇之此壓市之盜也操持長短變幻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貲可入而不可出此官府之盜也網利以媚人樹黨以釣譽貨若川流而毒如蝟積民怨而不卹干國之紀而上莫之問此百官之盜也讒諛比肩佞幸爲市喜則加諸膝怒

則墜諸淵賄之入也蜚廉爲丑奭交之疎也隨夷爲蹠蹻賞罰無章而綱紀日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螟螣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真猶舍豺狼而捕狐貍養梟鏡而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之

客謂張禄先生曰君厠中之窮鬼也折脇摺齒膚體不能自完卷簀而飲溺不知其幾矣一說而幸秦王裂地封侯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於天下何前詘而後伸若

此乎張祿先生曰若何見之晚也夫人有所短亦
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剸犀象水斷
蛟鯨使之與管寀炊皆出牀其便必不能勝管寀
也黃戎驁勝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
竈之間其便必不能勝貍鼬也神鵠大鵬一舉而
千萬里使之與燕燕伏翼試之堂廡之下櫨栱之間
其捷必不能勝燕伏翼也夫懷奇抱智之士非少
產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自古及今先困後
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雎哉
唐黎眉先生問於陽周子曰昔成周之畺域較之

今不過十之二三耳然成周之世養千八百國之
君胥以殷羡大夫世祿則王公比肩故齊之晏子
惠及三族魯之季氏富擬周公民間泉布肆流而
都鄙廩庾皆滿未聞其以急告也今輿圖介乎不
毛編萌及於卉服廣大莫加焉而天下一統又非
有千八百之君也然而帑藏空虛儲偫匱竭一有
徵發芻輓不繼而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此其故何
也將天地之產有豐嗇乎抑人力勤惰為之也陽
周子曰不然子不聞西叢氏之養蜂乎蜂之族有
二一曰黃蜂采百木之英擷眾卉之秀露晞而出

日瞑而入終日營營以為蜜課其所食必有餘蓄
焉一曰烏蜂但哆口食蜜而不能為蜜故西叢氏
之先也廬置守烏視其生息而慎其出入戶之將
墐也計課而別族必盡逐其烏蜂其伏者熏而出
之無使遺育所留者皆黃蜂也皆終日營營以為
蜜者也故族日繁而課日息遂雄甞於一國今其
子孫若矣廢不置守戶不別族生息不視出入不
慎知烏蜂之耗蜜而不去也始也十之一二繼以
五六今則八九矣雖黃蜂日日而營之夜夜而息
之其餘有幾欲以給其不貧不可得也昔先王之

世也井有常田宅有恒業不畊則不食不織則不
衣而又節其用度毖其侵侔是西叢氏之先畜養
黃蜂者也今者不畊而食不織而衣庶人帝飾倡
優后服靡然成風矣而巨奸之漁獵墨吏之誅求
者比比而是其為烏蜂也可勝逐乎若之何欲其
無貧也明皇聞之乃下節儉之令汰冗食之員
石濟子曰瓠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
所以攻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
之權謀用之於定霸足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
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摘奸幾矣而終不可以暦理

石濆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已昔晏子之告曾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括和氏之璧井里之棄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價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已之說也

伊留與奚斯同巷而居伊留富有千頃積粟萬鍾文綺充棟金貝成丘秦晉楚蜀之貨日相屬也奚

斯斬荊為室席門而居之易衣而出併日而食與其妻織屨以自活施施如也伊留見而憐之呼與語曰自祖父以來與子隣者三世矣甘苦咸休寧當異焉不肖賴天之靈幸有升斗之儲以糊其口而子乃羸然不任心竊恧焉吾子不棄鄙人外而囷庾內而實藏惟所欲之矣倘以粗惡得供朝夕之缺則鄙人死而不憾乎奚斯再拜謝曰公子厚甚然非小人之分也夫富者安於富亦足貧者安於貧亦足小人之貧也性所安也故蓽門之棲有餘休焉裋褐之服有餘溫焉脫粟之飯有餘飽焉何以子為哉昔晉楚不推餘於邾莒萌隸不丐羨於王公其分定也吾聞之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今願與子各為鳧鶴而已矣何以子為哉

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者握蟺曾不為意利之所在皆為賁育矣今夫穢人之所甚惡也夢穢者得財而人之於賄也兢兢焉棺人之所甚忌也夢棺者得官而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握蟺之類也彼濵死而知畜財之禍臨刑而思牽犬之樂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鯔和之美者陽濮之薑招搖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織羅蜀之文錦色之美者鄭之閭娵衛之曼姬珍玩之美者南粤之珠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佐故苟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於其口苟可以溫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苟可以娛雖無艷色珍玩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竅交作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不如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

公以管仲則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璟則治而以李林甫楊國忠則亂

石樗先生隱於少室之竇裘褐不充破裳不續皲體灰面踞石而歌商樵者過之息肩而聽之曰若是其困乎夫人有手足以養體也吾朝而出樵日中而得飽焉日中而樵夕而得飽焉夫子之手足無恙也柰之何弗勤而坐以待斃乎石樗子鳥甲而二嘆張目而應曰吁吾嘗聞楊朱之言矣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夫呑

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各有志也鄙人誠憊矣今雖從長者之教安能自跧虎豹之穴從事於薪樵之間乎

童梧問致富之術於玄素先生先生斥之童梧逡巡而退造於石瀆子語之故石瀆子曰是先生所以命子也童梧矍然曰曷謂曰子以為方寸大乎六合大乎曰六合大矣子以為方寸遠乎千古遠乎曰千古遠矣子以為方寸而能明千古之事燭六合之情否乎曰將能之矣曰然則子歸而學焉誦詩書順禮義師式百王而經紀萬類勿涉躐而躁勿夸誕而虛勿跂恣而躁勿束隘而苦存勿忘也為勿輟也其幾矣乎童梧歸而學焉三年而見於石瀆子曰其可乎曰未也猶影響而眩瞀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未也猶支離而外膠又歸學三年而來見曰其可乎曰其幾矣統類一而言行齊矣守子之寶握子之樞而已矣不患其不富矣童梧歸而棲於窮巷茹粗席稿棟漏而奥濕貧日益甚里期以讓石瀆子曰甚矣子之誑梧

也求富而貧益甚石瀆子嘆曰汝真蒙之心哉于越之人有適外國者得千鎰之寶以歸而未得爽售也所歷國都行貸而食將謂之貧矣乎夫寶也者烹之不可食也裂之不可衣也然而人謂之富者何也豈不以大富之器誠在此也今童梧大富之器具矣而茹粗席稿遂以為貧乎里期懟而不能對

石瀆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鬬死鬬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

貪財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曉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僇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牖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為屨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去之已又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

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睨嘻笑取草屨而著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縶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或曰不畊而食人謂之惰農矣父母且不以為子令長且不以為民今夫士也者不畊而食而又蕪十百人之食鮮衣華佩結駟而遨君子不議而聖王不誅焉者何也石濱子曰此有由也用力者食力用智者食知其道一也用力於勞寡而用知者勞多其功異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貨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藝而不可以為工師食其力而已矣夫士也者理陰陽明四時辨案極定經制正方域辨物采農不得不畊賈不得不賈工不得不工百姓戴之惟恐其不親也聖王用之惟恐其不信也治一邑者食一邑治一郡者食一郡治一國者食一國又何誅議之有焉若嬌行飾名以取祿位寵民之貨而遂縱其欲此之謂民蠹蠹物猶不可留也況蠹民而畜之國寔所必誅而不赦者也借曰逃諸其能免於天辟乎

王莽既篡位大封群臣王舜為太師莽更革制度誅僇日峻舜竊憂之乃問於黃門侍詔曰莽其成乎曰成哉不踰十年身首斷分矣舜曰何謂也曰莽之為人也侈口蹷頤大聲而嘶露眼赤精不瞻高視是所謂鴟目虎吻而豺狼之聲也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其終難矣舜曰諄矣方技之言也莽起外戚折節力行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其居位而輔政也見賢良則下之見驚凶則擊之勤勞國家直道而行中外伏其介而貴戚高其誼故不費叱咤而晏然移劉氏之鼎此無他誠以其德足以勸

人也何謂無終曰子不聞騶虞之與羊乎騶虞仁虎者也然而不食生蟲啗自死之物以其貌虎而非虎也羊而蒙虎之皮猶然虎矣然而見草則齕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莽亦羊也談說仁義謙恭禮賢以求其所欲耳欲之得也必將恣睢暴戾奮其威詐窮凶極惡滔天虐民亂延蠻貊而毒流諸夏詎復自顧其皮哉詐以取之也亦詐以失之將何以免乎曰是不有天命乎莽之興也黃支受瑞武功開石新都繼命宕渠成祥定命於梓潼而申福於十二應天之保佑深矣何後難之虞乎

曰天居高而聽卑者也惟明德是保不在淫人矯誣上天其名曰賊賊惡德也殃必歸之匹夫矯誣猶不能以僥倖于萬一況矯誣天以有天下者乎侍中孫之事其可鑒也已古語云擇禍莫若輕今莽之擇禍重莫甚焉為莽受禍者豈惟甄氏父子哉舜恐恐而退面無人色行不成步病悸寝劇而死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逆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膺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欞出則結駟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因有以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殆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言其狀東郭先生曰來吾將釋汝之愧乃更之西門氏而問焉西門氏具述之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異於吾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

非愚失也皆天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媿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石潭子曰西門氏之見鄙矣而北宮子以人言為重輕亦豈深於得道者與於乎世之負天之功處非其據而以傲睨一世者多矣豈特一西門子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恭儉之

日田氏之篡齊不在簡公之弑而在於桓子厚施之時故曰兵莫憯於志干將為下

石濱子曰苟可以療楞不必其食之旨也苟可以禦凍不必其衣之華也今天下之勞極矣凶災荐臻道殣相望而邊鄙繹騷督逋徵戍之吏踵相接也遠近之民室無蓋藏囊無見緡券土而應公家重貸以資俯仰財耗於鼠穴而產割於勢門者蓋十而八九矣其甚者苴布之衣而脫粟之飯朝不謀夕夏不禦冬營營以延喘息又其甚者茨以生草樞以柔桑蓬戶不完裋褐不葺突靡而不舉火

賣子以充租庸非跂足而播遷則枕席於溝壑耳有司非惟莫之恤也從而拘縶之又從而敲管之刺其胸脅而飽其脂膏焉民其能以祈旦夕之命乎竊譬之海濱之人煮鹽炎暑赫曦火弗停熾也而得憩於赤日之下則以為涼矣鹽之成也肩重負而趨數百里之外傾筐而歸也則以為休矣夫赤日非所以為憩也徒行非所以為休也而海濱之人甘之困極故耳今縱不即為廣廈之庇與含哺之嬉也盍亦為赤日之憩與徒行之休乎哉

漢大將軍梁冀大宴客珠履騈臻歌鍾肆起有丐者歷階而升蓬髮灰面鶉衣穿孔挺衿而肘見納屨而踵絕蟣蝨𧕿𧕿垂於肩頰左右曰若是其垢乎持杖撞而下之丐者揚言曰何撞乎天下有五垢而丐不與焉上犯天時下逆水土耆欲無節居處無定窮極智巧而淫縱其耳目此一垢也妃耦無數帷薄不嚴漱筍以之興譏墻茨因而作刺此二垢也財猶臟也近則污人奪彼以與此損下而益上箕斂之政日亟而暮夜之金弗辭自頂至踵漬於臓而弗知此三垢也諛佞高張謟越倖進以脂韋為腹心以鷙悍為爪牙忠良屏跡於左右而入

幕者皆駔儈之徒此四垢也德行不脩紀綱不立上為國厲下作民殃其生也千萬人指之而其沒也孝子慈孫莫能濯其穢此五垢也夫是五垢者天下之大惡也而人且猶然甘之今我身不工穿窬之計心不善狐鼠之奸擊筑之技未閑而鼓瑟之好難合則是丐而已矣蓬髮灰面絕踵之屨而穿孔之衣亦何污於王侯之門哉座客聞其言多色變而不樂

古之善與功者脩脛者使之跗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工役齊焉

矣古之善治民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己者修小節用人者貴大畧故崑山之玉不留瑕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跡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蔬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陽淬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略者也故守己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物必自賤而後人賤之人必自卑而後人卑之有其實莫能掩也無其實亦莫能亢也昔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之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而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也其友後見之果醜於乎今之君子不自修其可貴而欲佞言諛色甚或賂以求售於人其不爲屠牛吐之所棄者幾希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禹而鯀殛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

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石濱子曰吾觀於物而知狐卷子之言至言也盖非特爲文侯言之也夫物之自立也無與爲斃也如其倚物以爲立也則物斃而從之矣是故父子兄弟猶不足恃也而況他人乎賢猶不足恃也而況於目前之勢乎

芝園外集卷之四終

說林五

人事林

楚州犁伯嚭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厖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弟寬舒者壽其人静嘿温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達者貧其人曲鄙黠濫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修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偏皐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鬚傅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鄭莊公卒公子五爭日尋干戈忽儀亹突迭相仇也君子曰鄭之君臣不如蟻也蟻之有君也一穴之宮與衆處之一粒之食與衆啇之一罪無疑且衆戮之并力作封以衛其國而已矣今兄弟之懿親也而炎動於欲爭樹權臣以爲黨援互爲魚肉而不已也其何蟻之能爲乎

忠臣之事君也德歸於上而怨歸於己非不愛身也不敢先於君也奸臣之事君也怨歸於上而德歸於己非不知有君也不勝其私也齊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遂弒其君舍而葬齊宋鮑禮於國人而竭其粟以貸饑者嘉蕭孫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遂弒其君杵臼而纂宋弒逆之賊其智一也厥後田氏之以厚施代齊王莽之以謙恭纂漢其皆祖於此乎

楚昭王出亡屠羊說從既反國賞從亡者亦賞說也說辭曰君失國臣失屠羊君反國臣亦反屠羊即君之祿臣厚矣又何賞之遂不受而反乎屠羊之肆荀罃之俘于楚也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無其功而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夫屠羊與賈小人之耆利

君子所不道也故秦將賈人子也而亡羽用
販繒屠狗也而敗以其見利而昧也而楚鄭之人
爲之執謂可以類盡人乎於乎世之貪天功以爲
己力者往往而是視諸屠販賈也亦獨何哉
秦始皇修作阿房大興土木之役材盡九州利盡
四海白骨撐途百姓怨畔李斯之客謂斯曰君王
之寵臣也今天下力詘百姓怨畔國岌岌矣何無
諫乎斯應之曰嘻予不聞奕者乎鄰人有好奕者
奕客至則盛供張美飲食以娛樂之去則厚饋以
結之田畝不治貨殖日落而隣之奕客其尤親暱

者也其儀謂之曰自子之衣食於主人凡三十年
矣今田土不治貨財日落何弗言乎西隣之奕客
曰甚矣若之愚也主人惟好奕故我得衣食焉勸
令弗奕是自絕其衣食也今主以多欲荒政故寵
祿及我而乃諫之是斯之智不如奕客也
梅墟里人濱江而居什九業漁也載星而出施罛
設罟鳴榔上下既得魚則以易酒米競槳謳歌而
歸累網罟於籬間妻孥相屬嬉嬉如也一日里之
人有漁於海者巨艦若雲順風揚帆擊鍾鼓而至
得魚以千石算其金可數百焉江漁相與謀曰吾

日中所得宵而盤之厝者倍蓰彼其一舉所獲而
遂當巾人之產盍往從之則相與舍其業而業焉
乃治什器糇糧度三山出海門放乎東溟之洋
洪瀾蔽日白浪舂天四方上下不可省識江漁乃
神沮色喪涕泣而號曰奈何至是乎已而風潮益
厲舟駛若飛驚波怒沫盪胃而觸檣江漁益悸怖
欲死伏匿舟底喘不能稿也而海漁方且布網罣
鉤取魚若掇之須臾風止舟停江漁甦而怨海漁
曰我等非人若奈何以人命戲乎頃之不覩則相
與葬於鯨鯢之腹耳歸而戒其妻子曰即貧必無

改業矣已而海漁益致高貲而漁於海不已舟行
遇颶其父死焉其子繼之其孫又繼之而江漁之
族益蕃
吳門之人業醫其一人精岐黃之旨究和扁之術
四方之謁者誠則應之不誠則不應其視病也可
則樂之不可則去之計其功而受饋焉治者十而
八九其一人不精岐黃之旨不究和扁之術習古
方富與貴者之必求則應之至則治之有所饋則
受之治者十而四五其一人不通醫旨不習方書
以陳所嘗之緒餘以治病設詐而招之求病而治

之餓之濫惡不辭即詬詈嫚侮弗怒也其治者十不一二然什而治一者徒滿其户十而治五者有所至有所不至什而治九者户如空谷足音鮮至焉於乎世之以單瑣取士以苟合使人而不責其償事者多矣豈直一醫哉

越人有業儒而貧者見吏之多貨也從而吏遇物則攫之無何坐法削籍而歸又見賈之厚殖也又從而賈積敗航海舟破於旗門之洋驕敗檣以及於浮苴僅以身免乃扣卜於靈丘先生曰若儒與吏與賈我則重有懲矣外此孰可以資身而無患

者乎靈丘先生問其故乃告之曰是不必卜昔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也從而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今子之所遇亦孟氏之二子也而非儒與吏與賈之謬也又何卜焉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老人曰子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

乎而潑潑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疑吾之精乎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寡焉欲其大獲也置小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矣桐溪公子如言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爲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

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磔其肩脇碎其尻腦齧脂骨而飽焉殘忍日甚而愆孽滋豐天其終釋誅乎桐溪公子窘而大懼出鯽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

文中子與薛收將之長安以策干隋君道逢太白老人而沮之曰彼隋君者猜忌之主也廢棄學校不事詩書惟刻薄滔田是崇是使而在位者又皆以狙詐之術擯賢而徼寵子乃欲以仁義說之乎夫鼓瑟齊門惟其不售而已矣以踈遠而犯闇朝之逆鱗竊為子危之文中子不聽遂西行至國都以通謁者隋君御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下之公卿公卿議曰此以耳食者也安攸用之今天下太平如是又何用言太平耶且此非河汾之王通乎是言辯行辟掩耳目而塗之者也我國家如金鬲終不令草野庸生以鉛鐵間之矣帝果疑其言而不用薛收私於楊素曰通非亂治者也學聖人之道而欲成唐虞三代之治者也此

十二策者規之熟矣子何不勸上納之乎且子不聞漢武帝之事乎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帝以付外庫又獻猛獸其狀羸細禿悴似不足貴也問使者何以此為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獸者狀不必大故神麟為巨象之王鸞鳳為大鵬之宗而蝍且能制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是以搜奇蘊而貢靈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于今已十三年矣靈香起夭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魑鬼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而助政化之昇平也豈意陛下亥不知珍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後元元年長安病疫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香燒之死者皆活芳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録餘香後一日忽又失之帝悔不禮於使者明年帝疾遂崩於五柞宮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今河汾夫子草莽之布衣耳非有赫赫之位也非有七貴之夤緣也而正足以格邪道足以拯世是

月氏之神獸香也令徒以微賊而輕之擯其言不用則悶家有四散之孌新墻之憂公等將足嚬乎帝必悔之

蜀人好鬼有易巫者學治鬼之術習諸家符命書為雷將印為五雷令牌以刊青圖古諸鬼物出入自隨也病者扣之則設壇斷牲徧張諸圖像鳴角振鈴書符咒水非致鬼物已乃跳擲呼號趯而驅之病者幸愈則曰非我當為瀆觜矣而厚索之賄其不愈則曰雷將降罰謂禱之不誠耳里中人終不明其姦也一日隣之婦病蠱其夫走而致巫巫以其術治之弗效悼於取貨也而欲神其術乃偽書病者戾怙哉以蠛符鵺入南郭之廟啓神爐而瘞之召隣之人而徉謂曰婦病不愈是有怪焉蓋卜諸卜而徉驚曰郭南真武之廟有物焉可得也病其隣乎隣之人往而得物不知其廷也神而厚饋之有懸少年旁睨其狀曰此枉死者誑惑人若此乎巫遂有所邀度當夜歸懸少乃與其儕逝諸風洞之途叢砂石而隨之漏下二鼓巫半醉倡羊而至懸少乃爲鬼鳴出砂石投之巫鳴角誦咒咒愈急投之砂石益甚趨而走亦趨而隨之徐則亦

徐巫北向扣齒曰此何神豈有宿冤乎願少寬焉我將禱焉懸少笑而逼之至一村落扣門而求救人以為盜也蔟其狗嚙之而走蹶而失其角乃復振鈴已而鈴亦隊聞蟲鳴葉落皆以為祟也大叫號呼不成行而返其妻迎諸門泣而告之曰我遂鬼多此豈其報乎遂據床而臥不復能語言翌日懸少往省之曰端公在乎妻曰昔者之夜行術而歸為鬼物所中今且殆矣曰何不禳之曰病甚不能為也懸少罵曰枉死老誑鬼在前也而不能識又不能禳也乃日侜于鄉而竊其飲食貨貨能無及乎巫遂不食而死

石瀆子曰善持貴者以謙善持富者以廉何以明其然也昔公儀休之相魯也有饋之魚而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故常得魚焉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夫公

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而持官也卒之榮名得全而終有爵祿有以哉

南州仇與西里傴同學於令狐先生學成而辭歸令狐先生送之曰勉之乎仕不敗名隱不蹠詭各成其志而已矣已而二子同舉明經各典鄉縣西里傴矯亢不阿事上官數有諍議郡吏至縣故事必賓之而傴乃背史視一日以事詣郡郡吏群詬之曰其賦未輸於獄未上其案牒未報驚而欲驕乎折辱之不能堪傴仰天嘆曰嗟我尚可以仕乎遂投劾而歸率妻子畊於野面目黎黑手足胼胝

藿食而縕衣蔽膝茨室與如也而南州仇善事上官取聲譽已而為郡又已而為監朱衣象簡鳴騶結駟而還其鄉過西里傴而唁之曰嗟子何絕俗之峻而謀生之艱乎夫百工技藝以能食於人者也卿士大夫以功食於上者也茲賢聖之所不廢也而子奈何欲逃之僕頓推轂於政府子其仕乎西里傴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畊草茹木鶉居鷇食而無外羨者傴之所能也忍尤攘垢俛首折腰以苟上祿者傴之所不能也子列子有言夔一足而足蛇無足亦足蚿百足亦足蛇不能為蚿蚿不能為蚿何則其得於天者定也今我與子亦各適其適而已矣從子之言是變而欲為蚿者也將能之乎子行矣傴嘗聞之蟦蠐之營糞土也惟恐其不厚也既而力不能勝則併其身而踣矣今子者利而無厭好進而不已能無蟦蠐矣乎昔灌子夫以富侈挾主父偃以鼎食就誅可為寒心吾子孛留鑒焉南州仇不能用其後果以贓敗會赦而歸終不敢過西里傴之門

楚澤多魚澤濱之人業漁公取十一以為課自為之禁獺不祭不漁不盈尺不漁食足而課盈不漁

魚日以息無叢藪罛忽歲饑民無所得食乃數罟以漁并纖細而殺之長老戒曰不可夫魚賣薄而利厚者也儲之不竭取之有節相其水草而絕其鵁鶄鸕獺之患收其息歲可得什百焉此陶朱公之所為致富也今若之業漁累世矣衣食於是乎皆焉乃不忍旦夕之欲而盡類以殲之無乃不可乎夫播種於地蒔木於山非輕捐之也將其長而利之也柰之何反之鼠貪種而歸於穴鵜鶘魚而養於巢者以待無也夫陶朱不可為矣吾願若之為鵜鼠之畜也不聰明年魚絕而不有民無所

得食有司徵其課且急乃挈妻子而逃餓而死者什九

晉陽之人商於燕市五乘俱發百貨畢具其為利也先至十之次者五之次者倍之于車氏謀曰東道遠若右出也捷十之三遂引而南適黃河之氷解信宿而不得渡泣而返諸故途于詭氏紿其徒曰逆旅主人待我於武安之間驅而左計其程捷十之二時烽火報警徵發材官有司奪其車以為兵車而頓其貨於逆旅子矯氏恐二氏之先也褁餱而食戴星而行盜掎諸井陘之衢盡掠其所將

挾而傷其足子棘氏從子矯氏之後以其旦行追其宵行蓋馬之力而箠猶不停揮也馬佚銜軼車覆而折軸求澤木以易之旬日而不得子徐氏與四人者發也尾諸周行輿轐必堅輪轂必澤求馬之良者飽以芻秣相其嘶厯而調其緩急之宜日出亦出日入亦息獨先他乘而至售其貨且倍蓰其僕曰夫賈以爭先為利者也今衆捷不捷衆馳不馳卒免患而多獲于巧乎有道耶子徐氏曰不然拙故能全巧則否矣善市者不收人之所爭善行者不趨人之所騖此吾十試而十効者也且子得不關乎工以速成而殘農以助長而困士以躐進而危豈惟賈也然乎哉

石濱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有家者禍家有國者禍國有天下者禍天下蓋自古而然矣方其畜之也嫗喣之長育之寵之信之提之挈之以為是足以得其歡心而望其死報矣而不知其晝之所規與夜之所畫皆倍主而營私者也一旦乘機而遘隙則褁囊而去之耳又不然反戈而相向道外寇以發困亦庸有夙昔毫末之恩哉甚矣小人之不可畜也鷄之伏鵠卵也以為巳子也卵豁而

鶵孜孜啄虫蟻而哺之猶然巳子也比其毛也則鵠而巳矣毛生而成戛然鳴於灌木之顛而翔於雲漢之表豈復知有鷄哉此猶無害也棘谷之樵翦林而得虎子抱之而歸憐其弱也啖之肉而長之一日樵出而忘與之肉虎乃咆哮躑躅破壁發扃食其妻子而跳樵歸而亡其室頓足而大慟昔者魏王之於張儀是伏卵之類也唐玄宗之於安祿山是養虎之類也於乎自古以來以是而禍家國天下者多矣豈惟二主哉

一髮衆冠則冠者勝而髮者不勝一冠衆髮則髮

者勝而冠者不勝是以衆邪醜正衆枉醜直衆佞醜忠衆譎醜信衆貪醜廉衆昏醜察衆惰醜勤衆柔醜剛衆放醜約衆淫醜貞衆醉醜醒衆私醜公衆穢醜潔此非必其有宿怨也乃其情則然也昔南方之國有狂泉焉國人飲之則無弗狂也國主君懲之穿井而汲獨得無恙而一國之人皆狂反以國主君之不狂為狂也巷聚而謀相與執國主君而療其狂疾針砭灼藥莫不畢施主君不勝患苦乃匍匐至泉掬而飲之遂與國人同其狂衆乃躍然大喜曰幸哉療主君之疾矣於乎寡之不勝衆固也一國主君獨如國人何哉

石濆子曰人有言避焚淵中逃溺山巔非過計也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昔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是故崔浩惟不早避魏主之寵也而卒以忌赤族王景文惟不力辭貴戚之任也而卒以疑賜死齊之長恭以邙山之捷被酖宋之義康以豫章之行蒙竄此皆不厭而不去者也

蜀大饑遂寧之民聚而謀曰亡無日矣西郭祢氏之家有厚儲焉刼而食之其可黠者曰刼大惡也鄉黨恥之官府惡之刑必加焉等死耳犯不義而斃也孰若坐而待斃乎曰然則鼠竊焉庶幾可以僥倖曰彼之設備深矣伏機阱施棘矜而守之尨捍其外而兵衛其中往也衹徼禍耳不可以得志曰然則餉以酒肉誘以甘言如弗從也藜而發其藏曲不在我矣即事敗也猶可以說于衆衆躍然而赴之行其約而歸有司者偵而捕之加以桎梏庭跽而詰之曰爾盜何也民曰常聞之近川者浸

近樹者蔭富家大室亦寡人之川與樹也急則借之蔭焉何名為盜乎有司曰夫民分田而畊各食其食分土而桑各衣其衣無相越也如不食其食而食人之食不衣其衣而衣人之衣是大亂之道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今群聚以逞盜莫大焉何言乎說諸民曰昔先王之制也有以食之竊食者誅有以衣之竊衣者誅民是以甘心焉今不食不衣而惟厲禁之為也是閉口枵腹而責之以揖遜之行也誰將堪之且夫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物之恒也民之窮也蒙犯忌諱以苟旦夕之命矜

之不暇而欲洗誅之乎有司曰人之生也分制以重衣食為輕廉恥為重死生為輕獨柰何不忍一旦之死而為百年不遊之惡是刑僇之民也必殺不赦民曰小人則既知罪矣國有大盜亦知之乎有司變然曰固所願聞民曰盜賦額以詭餘羨是盜也汲滅目以竊公貨是盜也濫聽受以私贖金是盜也枉誤刺以納苞苴是盜也餙供饋以饗脂膂是盜也傭市奸而入免役是盜也工媚寵以樹援是盜也持陰事以脇叅恩是盜也假傳送以猾漁獵是盜也夫我之盜也以救死而彼之盜也

以取盈我之盜也先之以饋遺而彼之盜也先之以敲箠明王之法而行也將孰為先後乎有司乃面赬氣縮左右顧而語不成章杖盜而遣之

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敢蔑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災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黄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説卦

石濟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潛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瑶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都人有樓人之妻者人亦樓其妻都人大怒持刀欲殺之樓者曰願一言而死可乎先王之制也各有妃偶陰陽不瀆以遠於禽獸也今子烏獸其行而以人道責人不亦左乎都人慙不能止於是引

刀自刭也語有之曰盜憎主人人惡其上是皆不知自反者也

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可五六里行旅往来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雲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榜掠欲寘之死謫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柰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以徽宗委政於蔡京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主
伺上意爲固位計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躲集
其門事悉决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每造
朝侍從以下皆迎拜呫囁耳語由是恣爲奸利竊
弄威柄騣引其婦兄韓梠爲户部侍郎媒蘖密謀
斥逐朝士京之內子謂京曰神之處乎祠也小鬼
挾其靈以歷人人怨神乎抑怨小鬼乎曰亦怨神
耳虎之居山也豺狼假其威以賊物人怨虎乎抑
怨豺狼乎曰亦怨虎耳曰人之怨神也束炬而焚
之神其可解以爲無與乎曰不可人之怒虎也操

利刃而刺之虎其可解以爲無與乎曰不可曰公
如知此柰何以泰阿之柄而委之竪子也

或謂泉川子曰佛氏之教古聖賢闢之嚴矣何弗
除也泉川子曰其在古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不
除也其在今也則佛氏之教惟恐其除也或曰異
於吾聞矣泉川子曰昔先王之世也賞罰明而勸
懲著焉好惡協而是非章焉褒貶定而美刺嚴焉
是以人莫不勸於爲善莫不恥於爲惡相生以仁
相長以義相接際以禮大道爲公而聖人之教行
焉彼佛氏者特其空虛之論以愚黔首而塗其耳
目斯不在所擯與後世則異是矣賞罰不明而勸
懲怠矣好惡不協而是非淆矣褒貶不定而美刺
亂矣相紿以智相爭以力各逞其無忌憚之心而
聖人之教不行焉禁令莫之坊也苹有佛氏者號
於衆曰其爲善乎則瑤臺天府入焉而躬天廣樂
之樂享矣其爲不善乎則酆都獄室入焉而剉燒
舂磨之刑及矣是以人猶睥睨惝怳矯其不善而
勉於善是佛氏也者所以助聖教之所不及也無
佛氏是無聖人也而柰何欲除之石濟子聞之曰
斯言也蓋憤世之言也而非所以爲訓也

陽符以相人之術名於晉王敦招之十返而不至
使使往扣焉曰主君之纂乎也十返而不應何也
曰夫相者以測微知來也主君之富貴極矣又何
相焉曰雖然必効之曰主君之相非今人所有也
求之古人則得矣曰孰謂曰求之富貴者則得矣
曰其周公乎不許然則絳灌乎不許然則樊鄧乎
不許曰主君之相隆前而削後者也其漢之董仲
穎乎甘利如飴潰貨無厭搜牢發陵而攫其寶藏
錦穀綺繢紈素珍玩積如丘山郿塢之藏自謂足
以畢老矣一旦布乎之禍興於市李肅之戟交於

賀陳尸都市燃臍三日而火不滅此隆前而削後者也今主君之富亦郿塢之藏也金銀夯竹奇貨騈臻珊瑚珠貝之屬莫之勝算而猶盡入四方之貢獻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愁讟將無及乎凡子不見撲滿之為器乎其以貯錢也可入而不可出滿則撲之裂而四擲矣今主君之於貨也知聚而不知散吾懼其為撲滿也潘滔有言曰處仲蜂目也但豺聲未振噬人亦當為人所噬何待予言決之哉使者返報敦乃使騎奴捕之陽符不宿而走卒莫能得

狹谷之丘士宜菽粟伏鼠日繁家有鼠患田氏之僕謂其主曰鼠甚矣盍畜猫以嚇之乃使其僕入市得乳猫以歸鼠乃人立而掎之撲而殺之主乃譴其僕其僕曰是乳猫也市大者其可復使其僕入市得大猫以歸肥項方臚腹膨亨垂也其主喜曰是足以禦鼠矣而猫實不能捕鼠乃與鼠同臥起飲食而鼠日益甚主乃重譴僕其僕曰是不捕之猫也請更之主謂僕之重罔已也而怒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奈何欲二矣乃并其僕而逐之終身不畜猫鼠孳益甚居則投櫃櫝行則囓盤匜

皆見人而不避宵則搏床擲以為戲廩庾碎碟衣盡穿孔柱礎垣墉之穴可翔而出也家人言者以百數終不聽曰吾固知猫之非所以靖鼠也夫猫之能捕鼠人知之矣而田氏之老獨以不捕之猫而斷其不能不亦愚乎君夫剛果正直之賢所以捄佞而禁奸也或者乃非其人而用之而終於奸佞之邪戕也則曰是無益於人國而已矣則何以異於田氏之老哉不然昔晉用隨會而盜賊奔秦漢用汲黯而淮南寢謀斯又謂之何耶

王屋之山左麓有魋焉日攫人物而噬之網羅弓

矢弗能制也鄉民不勝患咨相與乞靈於道士道士勅鬼判以符召虎兕貙貐踏伏而數其罪曰汝食狐狸豺狼何也曰此皆竊荊棘利爪牙而饕餮於百物者也非善族也曰汝食牛羊狗猪何也曰是天地之委餘也夫人皆得食之而獨予禁乎曰食孤父之人何也曰是盜也曰食亭長何也曰是武斷鄉曲變幻黑白而以取貨者也使民鷄犬不得寧焉國若行誅其在所後乎曰食東門之騶何也曰是憑城社之靈恣梟獍之欲食人之肉而寢處其皮脇人婦而汙之惡貫盈矣曰食邑史何也

曰辨文弄法出生入死毒如蛇虺而奸如鬼蜮夫人皆欲食其肉焉而況於子乎曰食郡吏何也曰險持短長以法爲餌乾沒公賦谿壑不厭主者以爲能也恣其毒蠱而日螫于其庭是公門之巨寇也曰食牧何也曰牧不牧也假三尺之法而神腹劍之用張杜不能方其深刻甯郅不能肩其鷙悍私橐可充則谿人之妻女勢門可媚則朘人之脂膏窮譽蔀屋陽死法而陰死政者不可勝筭也辟諸熾爐與物入其中未有不燎者也奸猾又從而膏之孰能無爐乎上帝怒之久矣而假手於我焉

一旦得而磔之是足以爲罪哉道士曰雖然必言罪狀鬼判進而請曰虎有辭盍釋之道士曰衆惡不可解也鬼判曰如虎之言乃所以福民而非所以厲民也方今名豪大猾貪官墨吏窮兇肆黠而毒痡生靈者多矣令不能禁而虎能殄之是奸盜之防也又可殺乎彼鄉民之訴亦惴其形而未察其實者也盍姑釋之勅曰必殺不良而勿殺吾良聽則爲德不聽召而誅之未晚也道士曰諾以符戒虎虎乃俯伏蹲踞若稽首之狀踴躍而逝

或問於石濆子曰夫子豈病乎何灰面癯頰抑心結氣若存若喪邑邑而不舒也石濆子曰吾夙之夜闐然而就寢矣目鰥而不寐慮卻而復生展轉糾纏咎夫訟生之夾也夫繇者揭鏤負籠土益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扣頭踡踢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矣夫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脩夜之寐非直一噲之樂也而人有不欲之者也今夫仕者勞神役智集木履冰水火戰於中而下戈逆於外其爲吾身之疚也豈直繇作之苦與疵瘕之病而

已哉乃瞿然持之而不思所以爲巖穴之休與脩夜之寐也不亦惑甚矣乎

芝園外集卷之五終

芝園外集卷之六

說林六

鑒戒林

越人好鬼有所謂五顯神者幻鬼也能致百物亦能喪百物人莫不畏而遠之西谷偃者貪鄙人也謂鬼之可以致物也乃立祠而祀之朝夕致虔焉鬼乃憑其妻而淫之日致什物珍債冢之所需無弗給也比其久也習以為常崇奉日怠其妻亦有厭心鬼怒乃日攫所有而散之罔知所輸飯熟則汙其飯衣成則裂其衣益羅瓦甓沙石而投焉偃

之夫婦屢體悲耿頓首乞哀朝夕弗釋也而鬼終不懌偃乃籲于天而求去之鬼人言而詬曰吾寓巖谷以為宮拾橡栗以為食啗麏麚以為膾吾何求於汝哉汝乃飭宇繪旗崇俎列觴旦夕稽顙而致之吾謂汝之可與共室也而出入委心焉易其稗以膏粱更裋褐以綺縠吾亦何負於汝哉汝不惟信誓之憑而反覆是圖以汝之為交友則賣其友事君則賣其國汝之肉庶足食乎乃縛炬爇火爇焚其室而去石瀆子曰世之小人其始也朋比以取富貴其終也操機械以相戕其不為幻鬼之所戕者幾希矣

齊有大駔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為愛幸處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為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燁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皙如白台美如曼姬以為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求西

旅之獒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栴檀施杙桷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玉巵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巵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瞿思而應曰

微子之言僕死且不獲敬問命矣乃散遣賓客盡變奢靡之行

晉有六卿爭執政柄各樹其黨不相能也晉侯患焉謀諸叔向叔向對曰君何恠焉臣聞東郭氏之養猫也數十為群不相害傷也一投之腐鼠則破腦爪膚可立而待也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十百為群亦不相害傷也如束雞豚妄投之則折骨決皮亦可立而待也今卿士之在朝非其姻婭則其知舊隙安從生大柄在前勢薰焰灼人人自謂可以倖致也而力爭之讒謗之毒憯於兵戈傾奪之謀

雄於戰鬬寧復念姻婭與朋舊哉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而欲殺之也所利在於人死也君誠能擇賢而任之選能而舉之近習毀譽無得而遷焉甘詞諛色無得而售焉禄有定秩爵有常班一或踰越按制而誅之雖欲樹黨以爭其將能乎不是圖也而寄柄於親倖之手惟所授之是妄投腐鼠與雞豚也欲其無爭不可得已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曰蜚廉而謂為旦奭也隨夷而謂為盜蹠也其有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乎謂鶩之為鵠猶可也而今謂烏之為鵠也謂騾之為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為馬也此以為有因乎然人以為鵠也從而鵠不復知其烏也人以為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為無因乎豈惟物哉閎須白台天下之美艷也而或以為嫫母也曲逆處子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為施嬙也人妍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為旦奭而不能必人之不蜚廉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

盜蹠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南郭雍曰人有言曰一兎在野百人逐之非一兎而足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積兎在市過者不睨非不欲兎也分已定矣今之時何不然乎權貴之家侵人之田而耕之奪人之屋而業之僞券一入如以肉投餓虎也不復出矣攘牛羊而掠貲貨若又不可勝數也此豈不知有定分哉谿壑之欲難盈而官府之禁令不肅耳亡賴惡少方群聚而歸之以為心腹爪牙鄉黨見之如鷙鳥攫虎而不敢觸

也若之何去之去丘子曰予不聞里中之故乎[illegible]郢之郊有神叢焉其木大者百圍小者林立積數畝之陰依猿集而棲之以百千計羅百物以食四境之內牛羊狗雞弗得息也百果諸穀弗得植也甚者攫人而臨之非操兵聚衆不敢從道其境鄉人患焉乃具猳脯酒果相率禱于神曰神與民非有怨也今聚群獸以毒于鄉鄉之人不堪命矣不惟群獸之怨而神是焉怨盍亟驅而去之是神之德于鄉無已也鄉之人且將約信明盟春秋之社刲羊豕潔豆籩以祀神歲歲不敢斁不然神有忝

德而鄉民亦有逞心神其何利之有不聽鄉之人聚而謀曰患甚矣捐軀而殲之猶可以免乃禱于里社椎牛釃酒徧享其鄉之人長者挾弓矢秉戈矛少者操火炬相囑呼以行至則以網圍其四面爇炬以焚叢熖既灼諸猿猱皆跳擲呼號或殪于戈或斃于矢無一得脫者盡斬其林木裒骸骨以為京觀臭十年不滅今權貴之家亦神叢也而亡賴惡少則其猿猱也樂禍而無厭怨積如丘將操炬而火之者至矣

荊人有五子其一獨狐存也學縱橫之術凡孫吳之法申韓之書無不熟也其一學為騶相有無[illegible]百價逐什一之利累息以鉅萬其一學為醫明岐黃之道究靈樞之旨察百病而療之其一學為卜設肆市廛為人言禍福死生日取數十錢以奉其子其一學為巫祈祝於里隣昏而出旦而歸旦而出昏而歸猳脯果羞無日不𩛿于其家獨狐存以策干荊王荊王任之入謀政事出治軍旅寵以上大夫之位旌旗前導甲士如雲連駟結軫而過其鄉大合樂以饗鄉人酒酣軼爵而起曰夫人不可不慎所圖也我昔與叔季共業也日夜淬厲之[illegible]

以干諸侯而取富貴而天奪其聰累累不力甘心糊口於巫醫騶卜之間不已辱乎其四人者顏赧氣衰而不敢仰視既而王殺子王晉人軍於境上王乃用庸為將帥三軍以禦之戰於樊鄧之間楚師大敗隻輪不返王使人致命曰寡人待子不為薄矣楚國之用兵諸侯所聞也今一戰而覆三軍四封震動寡人無以復見於宗廟子其圖焉庸乃引刀自剄王毀而尸之盡沒其妻子諸弟傷之私相謂曰我等幸無知也偃蹇窮悶以苟旦夕之命亦如伯氏之聰將無及乎

季武子專魯國之政子家羈言於魯君曰魯國有公丘乘者君知之乎曰不知也曰公丘乘龜蒙之巨室也曲榭連雲雕梁造日牛羊溢郊坰魚雁瀟藪澤錦繡金玉充牣于府藏一旦有魅鬼者自称令狐封通謁於主人曰臣齊之公族也得罪於主君以亡願得望見公子之清塵主人收謁而見之則美丈夫也曰子有何欲曰願為廝役於門下惟所使之矣主人初頗疑之稍委事焉使之治田百穀豐登使之監牧牛羊茁壯使之收息倍其常數而入焉主人才之益使主幹家政自閨闥以及郊

藪無弗屬焉令狐封乃盡淫其姬妾竊貲貨以徧市其奴僕容有至門者即為醲醴珍羞以享之無不滿意焉主人數問曰令狐封何如其姬妾曰令狐封賢者也問之奴僕亦曰賢者也問之客亦曰賢者也令狐封乃益務媚惑導主人以淫樂狗馬聲色之好日甚出則臂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燕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窮海陸之珍而為長夜之飲歌鍾不徹于懸舞女不觧其飾有白事者輒曰是在封也或不禮於封即譏而殺之久之人知有封而不知有主人主人之子乘間言曰蠹甚矣不

已亡無日焉主人以為絲已也而怒之幽之別宮淫惑滋甚乃盡散其家資主人卒窶以死魅乃棹臂而去之令君之國有令狐封而不知也公室日卑能不為公丘乘之家乎

卿大夫有被薦於相國者所知勸其無行曰昔齊宣王聘女於鄭隣父謂女曰子必無行王多欲之君也燕趙宋衛之姝無弗致焉靡曼之容陽阿之舞激楚之音盖充牣於後宮矣有數年而未得一見者子柰何以如玉之體而委諸閒曠之宮乎此猶可言也王朝幸而夕厭夕幸而朝棄一不當意

則褫其容飾而殘其肌膚曾是足以為托乎此猶可言也王惡貞靜而好便儇喜淫瀆而賤修潔狐媚狗狎者斯須不離左右而正色修儀者終身不得一覿焉今子目不流視笑不見齒步不觸琚逐濶而趨襄非子之事也此猶可言也王好諛而喜殺佞言之入如投甘醲不俟其畢而齒牙斷斷矣鄭袖之徒且交錯於帷幔之間吾子得無畏乎女之父母曰王之聘女以色也吾女之色閭胥不如王柰何不愛而以是瑣瑣者為憂乎遂許之婚納采有日矣隣父復言曰爾不從吾言以至於此悔

將無及然尚有一欲焉王所最幸薛娃者王視以為欣戚娃怒王食不甘味娃喜王輒跳躑而歌進之一言則反干戈為琴瑟易日月以震霆齊國莫不聞然其人好貨谿壑無厭也子之父母若為致明月之珠結綠之寶月支之香七襄之錦持以薦諸娃則娃必大讙於子矣舉其所美而庇其所短將日薦王之殺豈惟罪謫不及抑寵祿其未有艾乎父母曰如叟之言將不有定命乎不聽女歸于齊三月宣王絕憐之其父母曰叟言誠妄幾誤吾女既而衆女構之薛娃譖之遂無當於王意幽之

下宮又謂女有怨言也乃去眼熏耳斷手足以死子欲赴相國之召其視諸鄭女也則可

會稽之山有象麓焉群峰交結衆水汩汩滙其下見入而不見其出望之知其為神區也爰有越王之祠甍棟連雲松篁蔽日金書蕩射錦幡連翩累崇階而上者數百丈其旁則有鬼判祠焉蓋聽命於神者也神能見靈奇致風雨四境之內凡水旱害菑率走而禱焉禮神亦禮判也然神實無私而鬼判則能為禍福不如願者輒降以祟久之人益神鬼判而不神神牲牷酒脯日數于其庭其始也十里而至其繼也百里而至其繼也千里而至人有疾病不求醫藥而惟鬼判之祈產男女也則書其姓名月日禱而焚之曰是鬼判之子也男女牽長終身必尸祝焉甚者鬻田宅捐衣食以事神其弗效也則曰是禱之未虔乎俎豆之未豐乎而終不知悔乃神之祠則闃其無人焉既而有唐大夫者守越謂越俗之佞鬼也而欲變之又惡鬼判之為厲也首至其祠而數其罪令僕夫各薙蓁莽束炬以焚之遂併神祠而燬焉石濆子曰鬼判之為厲也宜其及也而神亦不得免焉豈非君國者之

烱鑒二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封之蘭蕙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壠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

夭斷木不中於材粃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漑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晳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費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

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績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嗇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以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

離舒謂禺徵仲曰天下有至險子知之乎禺徵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邅軌馬不得舒嘶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瞯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太行之山丹壁刺天絕壑千丈妖草怪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穴其腰飛鳥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劍石巉巖驚濤矢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澒洞浩瀁黃流浴

日怒沫舂天鶚鵬髮裂其側蛟龍薄射其前沿渦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杖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曰蔵鈹魚膾伏甲樂宮禍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須臾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蜮以施毒螫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罝網以弋貲貨至險也蜜口劍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于斯猶懼賢良之屛跡也而況兼而有之乎

公都子申少好修姱長而益厲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其為文也以六經為師仕

則慕伊傅周召之烈建叢與鄠㼦㼦如也然踪跡所至譽者半而咻者亦半凡三咻而三黜焉人咸疑之公都子申亦自疑也侯無石見而觧曰子何恠乎飛鳥之聚也嘈嘈啷啷上下頡頏人朝夕見之莫之或害也一旦有五彩之雉戛然鳴而集焉人莫不睜目詫之思援弓繳而射之矣封丘之壙群牛牧焉其角戢戢其耳濕濕行者過而不睨一或蒙以虎豹之皮則爭先而逐之矣豈惟物哉五達之衢往來如織莫或誰何有一人焉被文繡之衣鳴珩璜之佩翔而過焉童子譁而隨之閧然空其室廬非其人之招之也所服異也是故遠害莫如省已省已莫不善於立異苟有異於衆焉往而不三黜苟無異於衆孰不願以為肺附乎公都子申曰子之言誠然矣然規不可以為方矩不可以為員是亦有定質焉吾獨且柰何哉

齊與晉交兵連戰而連北問於鮑莊子莊子對曰君今有千里馬也縶其足而使之馳能馳乎曰不能也倏蒼鷹而使之攫能攫乎曰不能也有健夫焉束其手而使之鬬勝乎不勝乎曰不能勝也然則君何恠乎連戰而連北也昔王者之命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而後能成克捷之功今君之用將也授之約束而遣之震之刑戮以懼之又使所幸左右監焉疾行則跛其前緩行則躗其後刀在其頸而旌懸其心又何計而能勝乎

成都王穎與河閒王顒治兵假陸機為河北大都督將軍以討長沙王孫惠諫曰不可夫陸機文學侍從之臣將兵非其事也必欲使之臣恐王之噬臍無及也穎曰夫將貴謀而賤力者也機上明乾

象下察地形自黃石素書三畧六韜以至孫吳司馬之法莫不畢習明如指掌胷中甲兵富於武庫且機之祖父皆吳大將名震宇宙此將種也非機莫可使者矣孫惠曰以臣觀之此所謂象虎者也臣之里人患群獸之多也乃作象虎焉編竹束蒿蒙以皮革畫以斑文猶然虎矣以之而懾群獸豺狸之屬或疑或避里人謂其可恃也遂舁而適壙禦猛獸焉獸乃奮其爪牙掎而磔之里人中傷而死今機雖察於三才之故盡讀古兵家書而未習於擊鬬攻刺之法此里人所為象虎也用之鮮不

敗矣臣又聞之以戈舂黍戈非不利而黍終不可得熟也以錐飡壺錐非不銛而壺終不可得飡也今機之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其為文也如玄圃之積玉如五河之吐流誠一代之奇絶也若使以文學之職從容侍從則其所述作將鼓吹六經鏗鏘金石楊雄枚臯之徒可企而及也一旦欲用之於戰陣則何以異於戈錐之緣用者哉不聽遂使機將二十萬人以行臨戎而牙旗遽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来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與長沙王戰於鹿苑機軍大敗

積屍盈澗衆口從而讒之機遂遇害

商丘之雉相與謀所托擇便利而居之一宅於山阿一棲於沮澤一依於林莽一止於田樊期以遠害而全其族未幾宅山阿者老狐決竇而入攫其子而食之棲沮澤者獺潛盜焉而磔其雌依林者主人張網而羅之小大委羽焉其田閒之居又為田父所逐投以瓦石數瀕于死見鴻之免害也復相與謀焉鴻謂之曰子能翔於寥廓乎曰不能能泊於大海乎曰不能能棄妻子而離飲啄乎曰不能曰然則子之患未有釋也彼山林田澤之殃將

何地而不然乎雉乃仰天而嘆曰吾聞縣令賢良雉引子而馴其旁童子莫敢逼焉其何患之虞令不幸而不之逢也終將何以活命乎乃自經而死

無憂子曰今天下之患多矣夷寇陸梁宮于內地連舼而衆入者蜂屯蟻聚而莫之勝禦也遠近騷羅荼毒其倖存者亦莫不蕩析離居昔日繁盛之地莽為荆棘之區禍變亦已極矣而甲兵未利士卒未練儲偫未充城郭未完望風而倒戈者皆是也而當事者猶泄泄從事環視四方亦莫不然將何以為逃生之地乎方且彼此相視偷旦夕之安

是雉之不若也

成蒙素称佞邪不修行檢縉紳咸鄙之乃力媚楊國忠以取富貴氣燄甚張也其友鍾離夷見而告之曰子亦知東海之洋有巨魚乎其大吞舟激飛濤驅怒沫而遊瞬息可百里百蟲莫不慴伏焉一旦蕩而失水困于泥塗則螻蟻得制其命今夫權貴之人亦吞舟之魚也能保其無失水乎沙丘之鳥巢於石谷震風不驚驟雨不濡雖長子孫無患也有一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拂然而風則偃折而巢壞子亦且毁矣夫鳥之為巢同也而安危

判焉則所托者異也君子媚權貴以取容逞欲而不知悔吾懼子之為敝帚之巢也

玄眞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為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繒主人冀除而陳之雜沓賓從褻燗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輿隸而首搢紳之冠臧獲而被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絺綌藻繢加於厠牏此之為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為博逞鈎棘以為奇以徑超頓悟為絕學以博聞廣見為習迷穿鑿

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為學妖峻刑罰以漁貨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踈搢紳而狎徒隸以甯郅為豪雄鄙龔黃為寬縱薄隨夷為孤介奮蹶蹻為才譎官以賄遷罪以賄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犢骨肉而仇讐弱者為鬼蜮強者為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為裏訕白以為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敝國之災極矣彼草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為異乎

隋煬帝厭棄萬幾荒於聲色大興苑囿臺池之役翦而閉於群臣曰四境治乎曰治邊圉嚴乎曰嚴偵候明乎曰明倉廩實乎曰實士馬強乎曰強甲兵精乎曰精曰然則寡人將日娛于深宮而無患乎四封之吏有白事者司馬門過之朝之大夫有欲白事者宮門過之斂棘而民貧役繁而衆怨四方洶洶思亂而帝初不知也盜賊蜂起而帝亦不聞也高熲曰國危矣樊圃之缺也雞豕突而擾之墓門不飭狐兕將遊乎其中況於朝而可以廢政哉國之亡無日矣乃直諫而死未幾四方兵動而廣陵之難作隋遂以亡

南宋之季韓侂胄為相胡騎徧于中原土地日蹙宮闕震驚人皆以為累卵之危而侂胄則以為太山之安也方且竊弄威福誣上行私日漁四方之貨貨而縱其淫樂所親或規之曰僕聞南濱之陰有桑焉其大數十圍干雲霄而上者數百尺枝葉童童若車蓋也而蠹實宮其中族類漸繁將其動息而蝕之風雨不侵鳥雀不啄自以為安矣比其久也瀋液既乾而膚理盡敝自頂至踵枵然空也飄風從而搖之木遂以折而蠹則盡死矣蛻蛔之處人腹中也飢而食焉渴而飲焉亦自以為安矣

腊骨既竭而元氣不屬人因病癘而死蟯蛔稿焉今公之所蔭則大叅也而所托則腹中也晝夜謍而弗止得無俱敗乎不聽未幾厲衆益迫伲胄帥師以禦之大敗而歸謫戍于閩未至而殞首于木綿

陽山之麓有神焉降靈于鄉禍福踵至鄉人創為之祠廟貌赫奕遠近奔走神乃擻魍魎而數之曰汝胡假靈於山變幻百端或隱于竇或匿于樊揚沙發石闖戶踰垣飲人之血膊人之肝汝其敗圖焉不然則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妖狐而數

之曰汝胡綏綏其形炅炅其精彝揉屋角出入蹶檽或為艷女或為狡童乘人之眩大肆淫蒸汝其敗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又呼蜮而數之曰汝胡么麼其質腥穢其氣或伏道旁或潛水滋含沙射人中者立斃人於何仇為此暴戾汝其敗圖焉不然則亟去吾境否則將有大戮一一受命而退蜮謀曰神新而嚴不可犯也我等其能改行乎狐曰無巳則去之魍魎曰雖然曷少嘗之不聽而遁未晚也乃相與抑神匍匐階下蜮進而言曰知無所逃罪行有日矣然恐神之無以為娛也願為神致明月之珠于閩之玉南交之文犀西域之琊貝以飾神之冕弁何如狐進而言曰未也願為神致山龍華蟲之繢宗彝藻火之章黼黻文繡朱紫玄黃丹青瑣闥金碧雕楹麗如雲錦粲若華星何如魍魎又進而言曰未也願為神致靡曼之姬婉孌之娥凝玉雪敷舜華嫩青眸揚素蛾霓裳羽衣之舞洄波遏雲之歌握納都梁之香翠翹翟鬌之華以娛神之左右何如神俛而若思默而若契衆鬼退而謀曰神巳心許矣盍如其言而致之神乃大喜遂用為嬖近以求其所欲惟恐不

給焉黎丘平曰魍魎狐蜮之虐人神非不知也魍魎狐蜮亦非不畏神也一中其欲而反倚為心腹爪牙欲民之無殃何可得也

有神祠濵于溪中祀木偶焉行者過而欲涉適暴雨新漲跣而褰裳逡巡不敢渡計無所出乃曳木偶橫之於溪遂跕足以越有一人踵至閔神之褻於水而將毀也扶而起焉植之於祠再拜致禮神乃大怒賊其心腹其人顛踣欲死或謂神曰彼仆汝於溪宜有罪也而汝則釋之植汝於祠宜有德也而汝反禍之其意云何神曰凡為禍祟者能加

于其所畏而不能加於其所不畏彼其仆我者也心已無畏矣吾安得而禍之其植我者也方畏我也吾是以示靈焉於乎欺君誤國者卒得逃誅而守法盡忠者往往蒙禍自古及今蓋亦多矣豈獨一木偶然哉

泉川子謂石濆子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是則然矣天不變者也作善降祥作慝降殃天之所司也然而今有不盡然者何也將天亦有變乎石濆子曰天無變者也其爽焉則天之未定者也泉川子曰不然陰陽相盪剥復相生終始相禪否泰相仍

天之道也天亦不得而逃焉者也人知人之易也而不知神之亦易也今之宰物之神蓋非古之宰物之神矣不然何古之直而今之枉何古之公而今之私何古之昭昭而今之昧昧也石濆子曰此所謂天之未定者也申包胥曰天定者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然天之勝人者其常也而人之勝天者其變也常者什九而變者蓋什一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此之謂也

芝園外集卷之七

說林七

傳志林

子貢見漢陰為圃者教之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曰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不載吾非不知也羞而不為也今夫禮樂交際所以盡倫也宮室服用所以養生也棺槨衣衾所以送死也城郭溝池所以域民也干戈甲胄所以禦亂也此皆以機心為之而聖人作

之後者師焉以其不可廢耳然在漢陰圃人必且恥而不為而況於相欺以智相奪以力相傾覆以陷阱豈直為桔槔而已哉楊朱之泣岐路墨翟之悲素絲蓋皆漢陰圃人之類也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鳩飛于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得不恭乎洽祁子曰恭士之言善矣而非其至也夫敬德之輿也故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天子敬以

保天下諸侯敬以保一國大夫敬以保一家
人敬以保一身

人情貴鵠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祇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祇而不威於宿丐也社祇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相如既至則踈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楊子雲太玄法言不肯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魅土之怪曰羵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史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亂法變亂彝常此臺省之怪奸闌出入與虜為市以敗為勝以功為罪此邊鎮之怪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家者不修其德有國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已

商咄魯之美麗人也魯有惡者閭里不親賓客不近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矣隣人莫不笑之夫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惑於愛也且夫貌易稽也至美與至惡不難辨也而猶以愛易其真又況隱微之事與疑似之跡哉故愛而不匿其惡憎而不沒其善然後可以定美惡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已而罪我也亦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後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君子曰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蓋有見於此矣彼子路之結纓於孔悝蔡邕之受誅於董卓其皆不斷禦寇之智者

乎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肌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臏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徵相人者或以洞微察幽或以應變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飭躬匪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嫉邪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于知人一也

學之於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鷗鵬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人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為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安佚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伐檀之詩刺素餐也其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言夫不耕而食者也其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言夫不獵而獲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耕也皆有獵也天子以道耕天下以天下獵諸侯以道耕一國以一國獵士庶人以道耕一身以一身獵其致一也昔人有好獵者曠日而不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思其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致之於是還而疾耕疾耕而家富以其貲致良狗則獵而數得獸矣是故欲其獲也先獵欲其獵也先耕天子諸侯有不耕而成霸王士庶人有不耕而成安富者未之有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

之人以爲蛇之行也將加害焉子不如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石祁子曰今之趨附權貴者皆田成子也奸也而譽之爲忠佞也而譽之爲直貪也而譽之爲廉險也而譽之爲順奔走推戴而倚之爲太山是猶蛇之相銜負以走而誑人以神君也從黨日盛而權勢日灼又孰能辨其真

僞哉

與正直之人交始雖拂逆而卒賴以周旋譬之樹菌桂者長茂雖難而終得其芳者也與諛佞之人交始雖順適而卒相賊害譬之樹枳棘者長茂雖易而終得其刺者也昔晋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也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乎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君子曰王子期可謂善言御矣豈惟御哉弈在敵而不在弈則不勝敵矣釣在魚而不在釣則不得魚矣君子之學也一欲勝人一欲不勝於人而不以其道則不可以入道矣

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髮而沐不爲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嬰兒齲痤則疾號而齲不爲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于前而弗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患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兎非不欲兎也以鹿之爲利大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損銖兩也以千金之貨重也

東海有二鳥其一類鶖鶩弃走水上營營也不問水

腐泥沙必唼之其有物也必盡索之而後已跂行
喙豕弗息也其名曰謾畫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
長凝立水際若縶縶然者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
無魚亦終日不易也其名曰信天緣一勞而一不
勞一能而一不能不相同也然謾畫不加飽而信
天緣不加飢謾畫不加肥而信天緣不加瘠則何
以是營營者為哉今之人極力而營其私是謾畫
之類也安分以養生是信天緣之類也自君子視
之将孰為得失哉

唐昭宗有常弄之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温
宴佐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温所奮擊温令左右殺
之元順帝有馴象能識音樂蹈舞應節　太祖革
命宣至殿前令之蹈舞象俯伏流涕終不為起
太祖怒而剌之夫猴與象山林之惡獸也甘榛栗
嗜菽粟已矣非有禮義之性知君主之分者也一
則寧死而不忍於起居一則寧死而不忍於蹈舞
懷撫育之恩而殞身以為報孰謂異類而能然乎
彼叔孫通數易其主馮道歷事五朝李陵身為降
虜陶穀袖出禪文其視猴與象也何如哉

周之興也伐木之詩作将亡也桑柔之詩作夫友
無君父之尊無兄弟之戚無夫婦之愛然君臣不
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序夫婦不得
不和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友也世之治也推
賢讓能聲應氣求而可以保合太和元愷之同朝
九官之相讓是也世之衰也熱附寒棄擠井下石
而相尋于干戈八關十六子之比周伾文之交構
是也故觀世運者觀之友道而已矣

客有商於楚者得一獸一禽以歸獸曰山都禽曰
乾罼慧黠現恠能為人言誇於衆曰麒麟鳳皇莫
若是也特世之人貴耳而賤目故不列諸瑞圖耳

或曰能通五方之音乎曰不能能諧六律之和乎
曰不能能應對賓客乎曰不能曰然則是恠也而
非瑞也夫麒麟鳳皇身被文章負陰陽之粹含天
地之靈刑政頗僻不至其國毀夘殺㲉不游于郊
是以一出而為聖王之瑞亦何取於言哉今非其
時也而二物者至非所宜言而媚人以言不謂之
恠而何如以山都乾罼為異於麟鳳也則是優孟
賢於孫叔敖而上林嗇夫優於張相如遠矣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
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畊垂聖於工夔

聖於樂大撓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曠聖於音弈秋聖於弈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皋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聖於劒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天數五地數五而五行生焉故五星麗乎上五岳奠乎下五方以開民人之有體也外以五形內以五臟人之有性也秩以五禮敘以五典人之有耳也諧之以五聲人之有目也宣之以五色人之有口也調之以五味人之有鼻也襲之以五臭天地

之數萬物不能全而人全之萬物不能制而人制之故最貴於萬物

螬殘之木不可以梁江湖樸樕之材不可以棟穹宇質有所礙也剪綵為花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為函不可以當戈戟誠之不可掩也用物者皆知慎之至於用相而獨不知慎何哉昔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鄭綮同平章事制下而綮駭之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夫玩綮之君不知二人者之不可也而相之玩與綮也[illegible]其不可而辭焉彼知天位之不可奸而偷[illegible]之罪大也世有[illegible]負乘之愧懷罷鼠之貪罪惡貫盈而猶不知止其視玩與綮也何如哉

宋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藩甚得人心而諺聲日積蒼梧帝時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烏集承塵之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烏者遊則參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梁元帝世子方嘗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已而化鳥

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憂斯集矣夫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墜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夫二子之遭時同也其憂患同也而卒不免於殺身之禍世有甘軒冕之羈絆安爵祿之陷阱濱於死而不悔也豈未聞二子之言者哉

天以一生萬物地以一成萬物帝王以一宰萬物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而已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然五音非自為音也宮立而五音形矣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

也然五味非自為和也甘立而五味停矣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然五色非自為文也白立而五色成矣五常之道不過五而道之變不可勝用也然五常非自為道也一者立而五常著矣

狸頭愈癙鷄頭已瘻虻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相推者也鵲矢中蝟爛灰生蠅膏能殺鼈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黶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繡以為裳則麗繡以為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黂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有所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天下之道有似是而非者有似非而是者此疑是非也有是於此而非於彼有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偏是非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蒙士隨人以為是非曲士執己以為是非皆非真知也惟至人能是天下之真是能非天下之真非此真知也昔有人問於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辨也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人之言是非以口定是非以道不深於道而欲定是非何異於瞽師之說色者乎

無憂子謂無營子曰人皆有營子獨無營何也無營子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百無一焉痛疾哀苦居其半矣蔽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而不得

肆志於當年之樂是何異於縲牿乎吾懼其以是喪吾生也無憂子曰子亦非達生者矣生民之所以不得休者有四事焉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是以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無已也子知外名位與貨也而猶兢兢于壽不已惑乎吾嘗聞髑髏之言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挺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為過也或謂之曰吾將使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鄉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知乎是則壽乎不

壽乎皆非吾之所知也無嘗子再拜而謝曰蒙此未之逮也乃今得聞命矣

人不皆周公則天下無全才人不皆孔子則天下無全德故修己者當攻其短而用人者當因其長才專一人則一人之任也才無十人則十人之任也才無百人則百人之任也才無千萬人則千萬人之任也是以國無棄人而官無曠事古之人行之矣如必待騕褭飛兎而後駕則世莫有乘者矣必待毛嬙西施而後匹則終身無家矣必待古英俊而後用則國無與為治矣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必以貴能薄操濁不可保必以賤然而治世之所貴必其才高而行潔者也亂世之所貴必其能薄而操濁者也是以伊尹箕子皆命世之臣也伊尹遇成湯而為相箕子遇商紂而為奴子胥子房皆謀國之臣也子胥遇闔廬而齒劍子房遇高帝而為師遇與不遇也是以卞和之獻璞三刖其足而卒為天下後世之重寶大臭之夫不容於妻子而海濱之人宜之夫事則亦有然者矣何獨至於賢而疑之

人有言曰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故三[illegible]之衆其進也以鼓其退也以金萬斛之舟其左也以柁其右也亦以柁執其要也車之大也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戶之高也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開闔失其要也是故君子之應世以一待萬以簡待繁以有度待無度

人知同已之為德而不知異已之為德也知美之足以濟美而不知惡之足以濟美也叔孫氏之言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以異已為德者也晏平仲之於陳鮑叔向之於欒郤此以惡而濟美者也故石之礪也而可以攻玉盬之鹵也而可以治金魚之腥也而可以濯錦灰之賤也而可以浣布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人有恒言上臣事君以人下臣事君以身然事君以身者十常八九而事君以人者十不一二是故入朝則見妬勢軋則相傾蓋未有以少室周之事相告者也少室周者貞廉質慤人也為趙襄王力士與中年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王以自代襄王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

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乃多臣臣不以自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夫少室周力士也而猶知
爭其勝已者況不為少室周者乎

埏埴以為器斲木以為舟鑠鐵以為刃鑄金以為
鍾因其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雞以司夜狗以
守門因其性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
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而已矣禹鑿龍門闢伊闕
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
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后夔作
樂伯夷興禮義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
以禁奸皆因民之欲也

塹峻則強暴不窺崖峻則洪潦不溢防峻則貴賤
不相躐是故為天下國家者莫大於峻其防夫峻
防非以驕下也所以已亂也是以君子重之昔齊
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否也博者貴梟勝者
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
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否也弋者從下害於上
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也又
問儒者鼓瑟乎曰否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
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
故不鼓也夫嫌疑之際而儒者慎之若是使為臣
而不犯嫌疑為君而惟嫌疑之防也國欲不治得
乎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柢也水者地之血脉
也美惡賢不肖之所出也齊之水躁厲而復故其
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
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
最而稽淤滞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
水枯旱而運淤滞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

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雜故其民愚戇
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
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治世也法水以清民心則
欲不汙法水以一民心則行無邪故曰水也者聖
王之所以為治也

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而不知人梟之不祥也皆
惡狐之媚惑而不知人狐之媚惑也梟能食父鳴
則殺人狐有雌雄能惑男婦然梟狐之為害也一
方一家而已矣而人之為梟狐者則天下國家之
害也州吁弒完商臣弒頵無知弒諸兒閻人弒舍

此梟也王莽簒漢司馬昭簒魏劉裕簒晉朱温簒唐此梟也文帝之鄧通武帝之韓嫣成帝之董賢此狐之雄者也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狐之雌者也此數人者人主不以為妖而寵之嬖之大則亡其國次則亡其身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戒可不謂大惑與

日之昃也有時而中焉月之虧也有時而盈焉風雨之交也有時而散焉惟讒言之害人無時而息也名高則忌必深忌深則為讒必力讒力則人必疑人疑則名必損是以聖人聖焉詳納言之命著

采苓之篇嚴有昊之投亦云嚴矣然而青繩之亂貝錦之成迄不少衰以忌名者衆也此非必於其人有怨也毁人之長乃所以文己之短耳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故世無成王則不能明不利孺子之讒世無威王則不能昭即墨之毁世無孟子則不能釋匡章之謗居今之時而欲人之無毁也不亦難乎

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也壯也老也三分之矣少則不能為老則不可為可以自奮者其惟壯乎故乘其壯也而力學則可以成名乘其壯也而從政則可以樹業若耽晏安之酖毒而忘不朽之遠圖齒髮既衰而後以為悔也不亦晚乎是故急雨之溉可以决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塹及其憊也歷坎而瘏秉其壯之謂也

狄仁傑與鄭崇質僚也崇質當使絶域仁傑以其母老且病乃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柳宗元與劉禹錫友也同罹黨禍以謫宗元以禹錫有母不可俱往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言友道之衰也故谷風之詩杕杜之詠聖人蓋深著戒焉然世之人利則相覬害則

相避此猶飛蛾之見火而集叢爵之鸇彈而散者也故孟嘗之客失相則去而再相復來汲鄭之交得時則聚而失時則散人情大抵然矣如狄與柳也以友之母為己之母以身之難代友之難視絶域為安邦以死所為歸舍急難之義世豈有二乎哉生則擅譽於當時沒則流芳於汗簡蓋非以僻而致者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則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顔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illegible]

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
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
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大獄
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會
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
人何如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
爲遯之君子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
之人臣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若主昏政亂
權姦虎噬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斷首就
戮是非智者之所爲也

芝園外集卷之八

說林八

昭諭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出爲欲全其生也今夫麗容澤體袵席之畏途
能殺人甘口潤喉膠醴之畏途能殺人丘金積玉
貨財之畏途能殺人逸騖長驅輿馬之畏途能殺人
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殺人薄功厚享祿食之
畏途能殺人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能殺人高談
多議口舌之畏途能殺人辨駁刺譏文章之畏途

能殺人宴安酖毒居處之畏途能殺人知戒其一
而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
防往往隕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吳王闔廬晝卧章華之臺而夢召太宰嚭占之以
爲吉召公孫聖占之以爲不吉吳王怒聖言不祥
使力士以鐵杖擊殺之遂用嚭言起兵伐齊伐晉
兵敗棲于秦望之山越兵圍之數其殺子胥公孫
聖之罪也逼令自殺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
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子胥公孫聖遂伏
劒而死管仲將卒齊桓公問以後事戒公之勿用

豎刁易牙常之臣與公子開方也公既逐[illegible]
之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臣相與作亂塞宮門絕
公飲食開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然歎曰嗟乎
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夫公孫聖明於術
而太宰嚭不明於術者也子胥之言中理而嚭之
言不中於理者也吳王雖昏豈其不知辨此哉而
乃甘諛佞之餌讎忠直之言以千乘之富貴霸主
之威烈而餓不得食齒齧荒野宮殿為沼而數百
年之宗祀一旦殄滅王而無死嚭之肉庸足食乎

若齊桓之於管仲知之既深信之既篤合諸侯而
覇天下既有明徵矣臨終之言非不察也亦非不
用也乃不勝口體之欲反豺狼而任之卒之不食
而死蟲流出於戶三月而不得葬聖人之思蒙袂
之悔亦何益哉是故知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
信而不能終見不賢而不能去去而不能遠未有
不殃身而敗國者也

為善者不必得福而得福其常也為惡者不必得
禍而得禍其常也是故忠信可行於蠻貊而況不
為蠻貊者乎至誠可感豚魚而況不為豚魚者乎

昔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
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
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已而慶
封入吳處之朱方諸侯以為討竟滅族焉是故陽
虎去魯而不容于邊邑商鞅去秦而不容于衛國
是皆慶封之類也

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猶弓矢之於射前
者則後者之質的也故先涉者溺後者必改表而
涉先行者蹶後者必擇地而蹈敗車在前後者必
更其轍敗舟在前後者必叩其柁此愚智之所同

也今夫亂國之事治國之所鑒也毀家之事成家
之所鑒也喪身之事保身之所鑒也知鑒於彼而
不知鑒於此也可不謂大惑與

德猶樹也福猶蔭也有長尺之樹則有廣咫之蔭
有一圍之樹則有尋丈之蔭有十圍之樹則有廣
畝之蔭故德加十人則無十人之禍也德加百人
則無百人之福也德加千萬人則無千萬人之福
也有不然者則天之未定者耳今夫臨江而釣曠
日而不能盈笸雖有鉤箴芒餌徽綸芳餌加以詹
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射者捍烏號

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以羿逢蒙之巧以弋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也是故具大者獲大具小者獲小理之常也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致其力患已至也而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是故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褰裳而越也及乎灧澦瞿塘下洞庭鶩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舂天雖起三軍之衆弗能禦也鵰鶚之未孚於卵也一指之可篾也及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遠害者當於未形而不當於已形無害而弭之此猶不病而不藥者也有害而後弭此猶以毒藥愈病者也昔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以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夫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謂明於利害之術可乎是故綢繆牖戶當於陰雨之未施戒備衣袽當於舟航之未漏為聖人之所以防患而不為楚人之所以免患則善矣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為善也不能使福必來其不為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所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彼竇嬰失勢取禍於枇根賈誼長沙傷生於鵩鳥其亦異乎孫叔敖之為矣

井之冽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翫之其悴也人厭之紵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汙也不如麻文冕之禿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黫也不如褐服膾炙之腐也不如畦蔬秬鬯之臭也不如村酤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今有美宮室於此上漏而下濕則人居之乎曰不居也有美衣服於此垢膩漬其膺背則人服之乎曰不服也有美飲食於此塵埃汙其中則人食之

乎曰不食也故君子之修身也非致美之為貴而無瑕之為貴苟有瑕也雖見用於時猶以為幸也苟無瑕也雖不見用於時不以為不幸也干城之將以二卵而見棄西子之好以不潔而掩鼻是以君子慎之

甚哉酷吏為禍之烈也滑賊任威鷹擊虎噬腹心爪牙皆豪敢猜禍之徒也舞文巧詆張彌天之網厲刺骨之錐諸所誅連大抵皆糜爛于獄而豪姓巨宗桀雁族滅流血徧路積骨成丘有人心者忍宣諸齒頰哉然太史公傳酷吏凡十人而郅都斬

首甯成髡鉗趙禹與義縱棄市減宣與張湯自殺尹齊亡尸温舒五族惟趙禹杜周得以壽終亦云幸矣夫此數子者固暴桀之魁也然翦刻惡蘇良善其大悖於人情哉而為是無底之壑則以逢君惡而徼寵祿耳卒之身首異處而滅姓覆宗萬世以為口實亦何利而為之乎嘗聞鄉長老言昔有令慈邑者以擊斷鷙武為任初至學宮欲自見其威嚴輒語諸生曰若亦聞有所謂破家縣令者乎諸生拱手對曰某等盡業毛詩常誦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聞有所謂破家令也其人語塞於乎令之為酷吏者多矣惜無有以太史公之言相告者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天地聖人非不仁也而芻狗萬物芻狗百姓則老氏之不仁也夫不能不殺物而意常在於生物聖人不能不殺人而意常在於生人故生者不德而死者不怨其不仁者或以政事殺人或以刑罰殺人或以口舌殺人或以兵革殺人豈特芻狗視之而已哉然天道好還禍人者乃其所以自禍耳其尤著者白起坑趙卒而賜死於杜郵項羽坑秦卒而刎首於烏江李廣殺降而終身不

侯虞詡殺降而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豈非大戒乎

會稽長干之麓有神叢焉巫祝托以興妖里民信之鳩土木以構祠香火日盛有惡少年不信也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詈群巫駭愕不知所為聚而謀曰吾儕衣食於此一旦為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而乞憐曰吾之情狀無以逃明鑑倘賜閔卹因成吾事當以錢千萬為謝將來所得與若共之矣少年喜因教之曰汝須明復入廟詈罵如前凡神前酒肴盡飲啖之斯須

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庚全吾事今先賂汝以十
千少年諾而受錢翌日至廟袒裼徉狂極口醜詆
不可聽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時方祭賽羅列
少年直抵神前取其酒盡飲之肴饌無孑遺旋俯
躬如受縶者扣頭謝過忽口湧黑血九竅皆流即
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
增繕極嚴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分財不
平詣郡首告乃巫置毒酒中以殺少年捕治引伏
魁坐死餘配隸諸郡靈響遂息玄真子曰甚矣鬼
神之事難明也大都緇黃之流假幻妄以惑愚民

而獵其貲貨陽以欺人陰以自哂也豈獨長于之
祠爲然哉不然則西門豹之按巫郭元振之殛烏
將軍何以不及於禍乎

丞相履齋吳潛之安置循州也賈似道以私憾之
故除承節郎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黄祖之事宗申
至郡窘辱慘毒履齋寓於貢院乃置毒井中隨行
吏卒飲其水者以次病死而履齋終不得免時賈
似道在朝有術者言乎章不利姓鄭之人以故仕
籍鄭姓者率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輙以罪
配之後遇赦得還似道鄂州喪師廟堂欲置之死
遂求其素所深仇者爲押送官虎臣請行一路挫
折備至求死不得至漳州木綿庵病泄下甚篤踞
虎臣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曰汝欲得好
死乎遂以足連蹴之而殂其時趙介如守漳實門
下客也經紀棺歛爲文以祭曰嗚呼履齋死循死
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此外别無一詞玄真
子曰權勢之地其可畏已哉君子以之樹德小人
以之樹怨樹德者非欲人之德之也引賢顏俊以
共熙帝載猶之良木聚衆匠以成室大駔集群賈
以成市也小人則不然惡其在上也而傾之惡其

軋己也而陷之日尋干戈以去其所忌碎之豺狼
蜂蠆無日不噬而螫也然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丁
謂厓州之事亦既顯矣而似道之禍尤爲烈焉豈
非奸臣之炯戒哉

李生居臨安餘杭門外貨殖兼事醫藥家畜二婢
以職修製日賣養脾丸于市揭巨榜於前曰有不
用丁香木香者天譴之生一旦醉酒溺死于河其
家未之知也數日求而得之屍已潰腐不可浴歛
俗以歸屍爲不祥遂槀瘞叢塚之間立牌識之曰
行藥李郎中之墓李生故佞口或題於牌後曰賣

藥李郎中昂藏辯不窮一朝天賜死溺死運河東蓋刺譏之也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遣二婢鬻所居携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佑之何報之反酷耶他日後夫醉之酒而扣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修合一名木香一名丁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天之降罰理宜有之豈得謂之不幸乎

臨安陳宮幹家饒貲財偶納一婢姝不為意一日澡浴令之拭背頗不順適主乃返顧則見其以一手拭淚慘如也疑而屏之浴罷與妻語其狀妻呼之不至尋至後閤扣焉曰得無有怨乎婢猶垂淚不已答曰非有他也妾本宦家女妾父性暴居官時令一婢拭浴誤以指爪傷背捶之至死妾今乃獲此報不覺自傷耳言訖涕泗交頤妻還白之即嫁遣焉

杭州湯鎮一兇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頭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為幸姑曰無憂第言由我之誤我往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捽妻欲殺之妻以姑為解次日持刀而往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温言誘母還途忽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啖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餘人莫不稱快

湖州人業蠶其事先蠶甚肅也弘治中有大族伍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舡而遠市桑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入舟中重可數斤三人大喜計載歸而鬻其主行至皂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櫓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繫以請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辯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奸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全屍所在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人屍在焉身首俱完而少一股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久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敗

矣
杭之酒家率以燒鵞啗客有懸鵞于肆者毒蛇旋
繞而嚙之涉其腹中行者過而適見之私計曰以
是啗客客其不中毒死乎乃紿酒家曰家適飯客
欲市鵞也其直幾何酒家以直對探其囊中之金
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也遂請貸而市之瘞諸
隣人舍北之園掘地而得白金焉重可五十兩隣
人見而爭之曰是某所瘞金也遂共訴於分巡巴
僉事巴僉事訊得其情其隣人所稱瘞金事無左
驗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汝柰何欲逆天

道乎杖酒家與其隣人而以金歸瘞鵞者
慈谿有華祿與王祿同謁選於吏部華祿得山西
太原府倉官王祿以父憂訃不及選乃與偕歸華
祿至衛河疾作而死華故王祿妹婿也王乃與華
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僞為汝父者
持牒而赴任所得貲當分而有之不愈於徒委諸
乎華之子喜而聽焉遂同赴官所人莫識其僞也
比滿考得白金七百有奇乃中分之王祿私自喜
以為計得矣既而王祿服滿又謁選於吏部適得
前太原府倉遂不敢赴任棄其諜而歸鄉里知者

莫不異之
嘗有一富翁治家刻棘規利無遺筭長短細大纖
纖有機智多所妨害鄉里患苦之然莫能嬰也一
日詣姻家見土蜂穴於楹柱之間穿孔簇簇主人
憂之曰不巳室其圯乎富翁曰此直易易耳時伺
其入也而以剄土塞之出則覆之朞月而蜂盡矣
始吾施之於家而効既而告於鄉黨無弗効者主
人如其言朞月而蜂果盡然富翁未有子朞年乃
舉一子其後閉而不穿求所以治之者或語之曰
此以秤尾煨之於火熨而通之治矣如其言通之

須臾而死遂絕不嗣好事者以為塞蜂之報云
天順癸未一士人上京會試逆旅主人遺寶環於
盥器其僕探而匿之行數舍以告士人驚曰柰何
以我之故而使彼骨肉相傷乎亟返之其僕曰期
迫矣姑俟試畢而返焉無巳我其獨往乎否則必
不及試矣夫離親戚褁資粮跋涉數千里而來何
為者耶士人不聽親往逆旅主人而歸之環且再
拜謝過巳乃不及試矣適棘闈不戒灾於火彼入
試者死且太半朝議乃補試而士人與在高選
江西泰和之民有父子操舟載賈客為活者一日

有客僦舟行經三曲灘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擬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橐知中有重貲也謀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誠託我而負之不祥柰何不畏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聞爭鬨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鬨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艤焉忽岸瀜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隱若有物也發之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毋以其故謂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庸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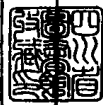
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旣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饑寒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為活一日息於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客徙而覆之瞋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栁為表客故山西大駔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外越數年栁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

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訊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於栁下乎取之遂起抑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柰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曰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擬之之為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寐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旻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群兒一日與群兒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

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故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足意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之晨往視焉則旻所為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柰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譴也已而果舉進士為吏部侍郎者九年為天官者九年

蒲圻之人貧而傭役終身為隸于藩司性獨不好搘人每決罰輒百計避之官司有所重譴以破膚流血為斷則密以羊豕血塗杖以免誅責一日病卧死而復甦頗能言陰間事其卒也大顯靈異城

中人奔走祈禱之為立廟祀焉嗚呼隸至賤役耳一念好生而遂死而為神血食一方天道可不謂彰彰著乎彼儒而好奇草菅民命而殘[illegible]不已也寧無媿於胥哉

芝園外集卷之九

說林九

假喻林

齊公仲氏生女而醜懼其無歸也日譽以為國色許以千金之裝人曰豈有父而譽其子者乎重以千金之裝此其女必醜卒不聘申屠氏生女而美懼王宮之入之也乃日毀以為惡或曰女實美也而隱之人曰豈有父而毀其子者乎卒亦不聘夫知子者莫若父愛子者亦莫若父而毀也譽也亦各以其私終於醜者不掩而美者見蔽況於疏遠之人乎況於相傾忌之俗乎如以譽而用人以毀而棄人則隨夷無所售其清而蹠蹻得以市其好矣

魯人有五子其一傴其一瘖其一瞽其一躄其一侏儒夫妻日相對涕泣曰窶甚矣而遊此無用子者五人祟何為活乎鬼谷子過而言曰盍使各業一藝乎魯人頓首請之曰何不使傴者鍛躄者織瞽者卜瘖者釣侏儒者削如其言授之各精其業家之衣食日以不匱時列國交爭日有四封之役老壯莫不徵發而五子獨以廢疾得免昔人有言

曰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是有用未足
稍慶而無用未足為邪也

吳門有富人甲第連雲綺殺充棟車馬奴僕鍾鼓
帷幄擬於王者其所善西隣之子滑稽俳優常以
術干人富人以其才也而信之一日富人欲商于
楚謂隣之子曰吾将遠遊敢以家為累凡居室器
用貨財奴僕惟所主之矣因與之誓曰凡所不聽
子者有如日乃使其家衆羅拜堂下各執其所典
計簿以聽命富人登車而去隣之子雍容而入徧
觀其宮室臺榭陋曰孰謂富人智舍宇之高卑廣

狹不中其程什物之大小厚薄不中其度夫既以
誠托我可無盡力乎乃早夜規度欲改而新之綱
紀之僕有諫者輒褫其資而逐之盡集市井無賴
與之圖事毀其甍棟易其基阯廣廈曲房脊改作
焉曰如此可以燕賓客如此可以列歌舞如此可
以避寒燠如此可以蔽風雨少有不愜朝更夕改
藻棁丹雘不憚毀廢乃盡發其囷藏不給則假貸
繦錢以億萬隣之子躬執畚鍤笄帚與傭夫雜作
手足胼胝而工猶未就也比三年而富人歸循視
室寢盡失其故處而家亦懸磬矣乃訟之於官隣
之子斃於獄而富人亦憤恚而死石濆子曰以
委匪人者喪其家以國委匪人者喪其國甚哉人
之不可不慎所圖也

王孫僚附於權倖之門佞口吐奮烈談薰天戈矛
起於舌端風雲生於轉盻背珎異寶無遠不致而
人之趨之者如市一日私於所知曰吾以踈遠得
備寵臣之左右順指氣使罔不如意子以為何如
所知蹴然曰吾懼子之為虎倀而不為東海之鷗
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日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
至者日往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是何也前者
忘機而後者有機懼其或及也倀鬼則不然心腹
胃腸皆以充虎之齒頰矣不是尤也而乃依以為
厲人跡所在輒導而躡之幸其及也即褫其衣服
而薦肥甘焉忘虎之為仇也今子以權倖之故敗
名喪節垢惡崇於丘山可入而不可出七尺之軀
亦已委於異類之腹中矣而方且効鬼蜮以肆螫
為鷹犬以攫人陰謀釋憾則骨肉可殘獻諛迎歡
則舐痔不憚人方悼子而子乃自以為得也亦何
異於倀鬼之茫茫者哉

百粤之人畋於大山得巨魅焉其大盈車縶而欲殺之魅人言曰吾與子非有仇也吾巖棲而子室處各不相侵也奈之何欲加害於我人曰吾儕之苦汝久矣風月之夕煙雨之晨或為狐鳴或為鴟嘯或為男形或為女貌或匿閨闥或穿堂奧或投沙於飲食或置溷於井竈燭不風而自滅衣無火而自燎兒童悸而喪魄丁壯惑而殞夭蓋弓弩不能驅而戈戟不能戕也幸而得之猶以為無罪乎巨魅曰子知物之魅而不知人之魅也王以為石

熏以為猶鹿以為馬鼠以為虎以祝鮀為鯁介以寒浞為忠誠親者能使之疎貴者能使之賤死者能使之生廢者能使之顯馳奸走偽頃刻萬狀此其為魅不已甚乎以今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子如欲除山林之魅盍自國都之魅先之乎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無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昔王黼為相當宋之全盛寵倖冠於一時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為屏綺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寵人而居焉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知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紛羽翩翩飛繞燭上以物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或五六或七八終於焦首爛額必期於死又不見夫鷦鷯乎掠茅葦以為巢綴以絲麻房戶甚飭也懸於蒲葦之上自以為安矣一旦振以飄風枝折巢敗能無隕乎今君之所托不異蒲葦也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崇而不已欲無及得乎不聽未幾而禍作身首異處併滅其家

宋高宗聽秦檜之讒欲殺岳武穆有太學生上言曰陛下亦知華州之牛乎華州村民田於荊山倦劇枕犁而臥林有虎焉怒髭搖尾張勢作威層奮

而欲噬之牛以身捍蔽左右以角抵虎甚力也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乃伏其體其人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而杖牛牛不能言而奔歸而殺之解其體而食其肉夫牛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則將德之不暇而忍殘之乎今夫匈奴之患甚於虓虎飛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跡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陛下不加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白哉帝不聽飛遂及於害

或問於玄冥子曰昔有徙宅而忘其妻者人以為

怪亦有處世而忘其身者乎曰有之心腹手足是在我者也榮辱進退是在外者也人知外物之爲我也而不知我之爲我也故舍身而干名殉人而喪已此何異於吳之五百乎昔淮右有浮屠客吳每日狂酗于市見人則觸衆患苦之市卒以聞于牧牧錄而械之爲符授五百使護而返之淮五百怨其遠行也縶朴窘辱無不備至浮屠不勝其楚中道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黑衣衣之加械縶焉毀壁而逃明旦日出五百乃醒杳不見浮屠顧壁已毀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衣

則黑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也號于逆旅曰狂髡故在我何往乎市人笑之於乎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沉湎於利欲之埸而不知其髡首與縶械也欲免於市人之笑得乎

僧與道爭雄僧曰我能坐化道曰我能飛昇辯論不已道謂僧曰子之坐化吾知之矣子不聞廣南之千佛寺乎其寺面海而枕山僧皆閉關趺坐足不踰閾每歲一長老當化化則舁入後山就岩隙置龕焉衆僧設功果具鼓樂以送至則白雲彌空草木盡偃翌日乃散不復見僧一日異人過而見

之曰此妖也試於其期積薪四周而縱烈火焚之再以弓矢妖當見矣衆僧不可強而後從之遂得大蟒焉焦爛而死循而得其穴則髑髏纍纍也子之坐化亦若此而已矣僧謂道曰子之飛昇吾亦知之緱氏有仙鶴觀其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有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扃戶以俟上昇張竭忠爲令令勇士覘之見一黑虎入觀啣一道士而去至明並無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林中或金簡玉籙或象簪冠帔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也斯之謂飛昇乎僧道乃相謂曰吾儕固自知之

不謂子之得聞之也請各自秘幸勿以聞于他人

鄙諺曰庖人不能治庖則醯醬必多工人不能善器則油飾必盛官司不能治民則號令必繁令繁則民瘠令簡則民肥此非以號令之能瘠人也以虛文而無實惠也故勸課之勤不若耕耨之時也賑貸之勤不若賦歛之薄也矜恤之勤不若刑罰之省也何以明之畫工之畫也楶棁華榱高墉短垣丹青黝堊煥然麗矣然而欲求容膝之安則必宅堂構焉丹青黝堊可以觀而不可居也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土爲羹以草木爲胾肉然且

晩必歸饑者壓飯土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或謂齊相國曰盲者可使之辨五色乎曰不能也瘖者可使之司應對乎曰不能也曰衆寐也而辨其為盲衆默也而辨其為瘖可乎曰不可試之以色然後無所逃其盲試之以言然後無所隱其瘖曰然則君之用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不使之論說治理是衆寐也不使之臨政宰物是衆默也乃徒據資格之先後受貨賂之結納而以百司庶府之職委之則何以辨其瘖與盲哉是故聽其言而求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

賈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廉直溫粹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山甫不在於朝矣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廉潔之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有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傅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其質則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稗之生於麥田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非麥其而去之不亦晚乎

東海之濱叢林密箐遠近彌望而虎兕蕃息其中道路為梗鄉人患之以告邑大夫請下令捕焉邑大夫曰虎兕之賊物也得非以爪牙之故乎然汝知虎兕之有爪牙也而不知凡物皆有爪牙也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牙害之鄉黨不輯愛憎無度則爭鬬之爪牙害之般樂飲酒昏旦不息則狂酗之爪牙害之妻妾無制曜艷蠱夭則淫蕩之爪牙害之好用私智伺察陰私則誹訕之爪牙害之張機設阱圍奪人貲則羅網之爪牙害之

嗜慾無度動靜不時則疾癘之爪牙害之虎兕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省其時則虎兕之害免矣修身教家約己恕人則身心之害免矣不自反也而惟虎兕之為尤不已繆乎

隴州之人有畜鸜鵒者教之語言甚狎也一日其主以事繫獄數日而釋歸乃仰屋而咨嗟不已鸜鵒謂曰郎君之怏怏也得非以拘縶之故乎夫數日之拘縶不可忍也而我以數年之拘縶猶不得釋獨可忍乎其主感其言乃縱之入隴山嗣後每有相識過其下者輒呼曰為我寄聲郎君無恙否

夫鸜鵒之畜也飲之食之而護其蟲鼠之患非不得所也而猶不勝樊籠之苦今夫職位者固士人之樊籠也既入也而不思所以出未入也而賓緣以求之何以獨異於鸜鵒哉

越之田種稻有惰農者過時不耕而又吝其種之費也乃樹稗焉既而天久不雨稻皆槁死而稗則大穫惰農號于衆曰昌不爲我而樹稗乎越之人業農有游手而遨者父兄惡而逐之既而海上多寇其人應募爲兵得厚餉焉而官府之徵斂踵至農日以益困其人歸父兄不復敢言鄉之人聚而

謀曰種稻乎抑樹稗乎業農乎抑業兵乎長老應之曰人難違時時難咎業此非種稻與爲農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昔人有天晴而學爲桔槔者桔槔成而天雨無所用之乃徙而爲蓋蓋成而天晴無所用之此非蓋與桔槔之失計也所遇則然也古有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不惟其遇之安也而數徙其業鮮不困矣

越有貧家之女無以爲鏡也恒於瓦甎止水而鏡焉既而竊窺隣人之女以金鏡容飾甚麗也退而泣曰妾不如富女乎而常鏡於水也既而富女以其僕弃親族醜之而貧女爲隣人納幣以歸[illegible]子曰夫鏡者以正容也非能正其心也苟能正其心雖鏡於瓦甎何損焉不能正其心雖金玉爲鏡適足誨其淫佚而已故公卿之子多有忝德富女之謂也萠戾之子能立修名貧女之謂也極而言之朱均親則天子之子而不能嗣其先舜禹匹夫之賤而卒有四海然則前人之寵光果足恃哉

玄真子之居在野溝中有斷木焉不知其幾何年矣匠石過而不睨官司徵材者不及焉一日酒家翁見而欲爨之玄真子問其故翁曰吾以其無用

也既不能舒紅吐紫以媚春陽又無翹枝密葉可以巢鳳皇而棲猿鶴也椽桷不齒輹輪不録不可以雕犧象不可以斲琴瑟而徒展轉水中爲不刻之舟則是爨而已矣玄真子曰子之言誤矣彼以爲舒英而巢鳳禍之招也椽桷輹輪斧斤之媒也犧象琴瑟刀鋸之赤幟也是以藏形晦跡老於岩穴之中而擁腫輪囷理不當於準繩斡不納乎規矩求以自全其生而已矣夫亦何惡於子乎翁曰是亦有害焉淫雨連旬棲浮苴而塞澥澗者此斷也藏妖伏怪使童子畏而不敢近者此斷也昏夜

聽寘行人視之以為虎駭而疾走者此斷也積集檝使烏鳶旋繞其上昏旦嘯呼而不止者此斷也有此數者柰何欲留之玄寘子曰子之言益悞矣浮苴梗塞孰與耳目之維蔽乎妖怪伏匿孰與偽言淫行之為眩者乎疑虎駭人孰與為真虎以攫噬鄉里者乎腥檝積集孰與奸回反覆以叢垢戾者乎子不思所以驅除之而惟溝斷之為尤不已過乎翁乃憮然而悟曰天地一紅爐也萬物一毛髮也堯桀共燼孔蹠同埃而斷獨以不知無用延其天年吾何得與之周旋乎

用有所宜有所不宜物之情也智有所至有所不至人之性也劍戟不長於縫緝而可以剸牛馬刀剪不可以剸牛馬而長於縫緝小大之用殊也銅皆出於石鑄彝鼎則貴鑄錢鎛則賤絲俱生於蚕作綃則賤作錦則貴精粗之用殊也釜鬵之於量也不能以容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盈縮之用殊也人若嗜腐則熊掌不以為美人若逐臭則芝蘭不以為芳好惡之情殊也寸鮪沉濫於蹄涔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蛭蝸宛轉於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通塞之性殊也故惟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宰天下

越人翦林而得胡孫縶之以歸其子甚稚也跳躍於庭鷄搏而殺之母號呼奮躑晝夜不絕一旦嚙韋索而逸捕之莫得乃竊肉庖中置諸庭溝潛身屋隙俟鷄之下攫也撲而擒之先抉其目盡磔其心腹腸胃陳之於前哀號以祭其子越人義而釋之夫胡孫獸之微者也而天性之愛若是今夫戴天履地鍾陰陽之和而為萬物之秀屬毛離裏之愛夫孰不知之而往往恩愛移於嗜慾讒間起於

嫌疑怨作而刃加焉不亦大可哀哉又其甚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讒而申生死巫蠱之禍黃臺之詞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也

宋人娶妻而姣隣之子妬而欲間之乃以其衣肖其夫衣以其屨肖其夫屨以其佩囊肖其佩囊又日譽其妻之美其夫積猜於心一日使童子致饋焉戒之曰伺其夫之在室也而佯言餉其妻其夫出而詰之則亟走而反之不復回顧其夫果怒而出其妻衛人有姑婦處室者而亡其肉姑疑其婦之竊之也而逐之婦乃乞憐於隣嫗隣嫗造其家

東緼而請火焉曰適狗鬭得肉欲烹而食之姑乃亟反其婦夫衣履之相肖易爲也致饋之情僞易明也未幾而遽斥者以跡有可疑也隣嫗之愛不勝姑婦也束緼請火非還婦之術也未幾而遽反者以跡有可信也夫閨門之親而疑以其跡信以其跡何况踈遠之人乎

京師居貨者人從之貿輒嘗以贋物中其紿弄者十而五六其不然者高其價直倍蓰什伯不相侔也貿者所與當其直則謂其人之知價也而售之若所與過其直則謂其人之不知也而誑之益堅

必過索而後已支離子曰人知贋物之足以惑人也而不知贋臣之足以惑人也大佞似忠大詐似信大貪似廉大垢似潔日執其詭辭曲說以嘗人主一不加察而聽焉則惟其所欲而與之矣是售贋之類也丁謂蔡京其人也主心既結權位既固乃僞爲引退以要寵倖是過索之類也王安石其人也

宋神宗用王安石爲相更革制度斥逐諫官或謂安石曰公知理天下與一身同乎亦知天下之治亂與一身之盛衰有攸屬乎一身之盛衰在元氣而膚革不與焉天下之治亂在士氣而土地人民不與焉故善養生者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受納飲食也飲食時則榮衛盛而膚革充盈矣善治天下者必妨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道壅蔽也壅蔽除則紀綱振而朝廷安強矣故四肢病未爲大害咽喉塞則身危矣雖有良醫庸愈乎方隅阻未爲大禍言路塞則國危矣雖有良相庸愈乎今君親諛佞之徒屏忠直之士是自塞其咽喉吾恐食之不下咽也能無餒而死乎

吳有富人之子好以香薰其衣每行於衢路則風

聞遠近謂蘭茝不過也及詰其名氏則輿徒兒豎皆不聞焉玄谷子曰夫夫也知以香薰其衣而不知以道薰其身惜哉夫道之爲香也無風而揚無足而至處岩穴而聞於廟廊處一鄉而聞於天下孰與以衿裾之芳馨取悅於市人者哉在昔虞舜在野而堯聞之伊尹耕莘而湯聞之傅說築岩而高宗聞之姜牙釣渭而周文聞之宣尼在魯而天下聞之由余在魏而秦聞之騣茂在鄭而晉聞之季梁在隨而楚聞之延陵在吳而列國聞之汲黯在漢而淮南聞之孔明在南陽而昭烈聞之李泌

在山林而明皇聞之寇準在邊而虜使聞之司馬光在朝而契丹主聞之此數聖賢者不惟聞於天下而且聞於後世是皆以道薰其身者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

說林十

操行林

漢靈帝之時賞罰無章賢否倒置而左右閹寺皆得行其毀譽而竊其政柄時有薦陳仲弓於朝者司徒王允從而徵焉固辭不赴或謂仲弓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仲弓對曰子不聞魯丹之故乎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乃以五十金賂其左右再見未語而食之魯丹出而不返舍也遂驅車而走御者曰君始善我也而去之何故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丹為趙來間耳中山君遽索而罪之今君之左右非特一公子也避之猶恐其及柰何欲褰裳而就之哉

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自以為侔伊呂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柰何不建民人之勳而徒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默而不應父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千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一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

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遡於滄溟
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蕩之於汙池則只尺亦
不能旋矣故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
不能無挺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
不能以強魯傅說可以昌殷而孔子不能以興周
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予而疑之

吳之南封有婺婦處室者兢兢結束不窺門庭者
十餘年黨人稱之以為宋伯姬復出也不幸為盜
所劫不能忍於一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忘向者之
檢束矣夫婺婦之淫可賤也亦可矜也假令生太

平之世無盜賊之虞終其初志其不為宋伯姬乎
而卒為含垢之鬼也惜哉今夫士人誦說周孔負
繩履矩猶然婺婦也而怵於上官之需求惑於倖
門之結納肆其漁獵以充苞苴其與淫佚以終其
身者何異哉洛乃甫通朝籍而垂涎貲貨姱節不
立而饕餮焉甘是又處子而宣淫者也

善謀生者畜有以待無不善謀生者舍己而資人
自謀者常有餘而資人者常不足故君子暇豫則
思勤小人暇豫則思逸飽而聚粮為飢而食之也
舂而育蚕為寒而帛之也少而樹樹為死而棺之
也晴而置蓋為雨而張之也不取燧也而乞火於
隣不鑿井也而奇汲於市治田也而假人之畚鍤
舂粮也而因人之杵臼可以應平居而不可以應
倉卒可以給一時而不可以給終歲

君子遇君子則引類而升幸其相濟也小人遇小
人則張牙而噬惡其軋己也故商君暴矣而公子
虔殺之穰侯寵矣而范雎擯之李斯智矣而趙高
戮之武安善魏其而卒誅魏其惠卿附安石而卒
傾安石此非當前者智之不足也恣睢以逞而不
知人之議其後也其在後者亦非有不釋之餌也

爭食則猜爭巢則搏而勢不相容也故蛇食百物
而蝍蛆能涉其腹蝍蛆食蛇而蝸牛能醢其軀是
皆以毒相勝者也

華都子謂玄冥先生曰蓋聞神霄須二耀以揚光
后土待四瀆以導滯故華蟲藻火必資五色之章
咸夏韶英必合衆音之奏今天下一統萬國咸賓
天子懷側席之慕宰相効推轂之誠而子乃藏簪
岩壑采擷松苓執匹夫之諒節而忘達人之遠圖
不已過乎且鸞鳳不翔乎太清麒麟不步於靈囿
又惡覩文章與瑞應哉先生曰胡然哉瓦釜不以

代儀尊燕石不以充圭璧器不相爲用也蔾藿不以爲鼎實毛翮不以緝華衮物各有宜也碩大固陋托跡丘園久矣野食於豐草之中逍遥於長林之下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友豈知有所謂旂常鐘鼎者哉若使矯翼天衢希光紫闥是使魚目竊價於隋珠而駑駘逐步於絶影也庸將及乎且子獨不見河干之樹乎舟檣累其枝洪濤蕩其根而童豎又折以爲鞭箠此非與人有仇怨也蓋所居者然也華霍之櫃欒嵩岱之松柏下根通黃泉上葉干青雲猿狖巢其巔而虎豹窟其麓千秋萬歲

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有親愛也所居亦然也僕雖不敏安能舍靈龜而與雞鶩爭食棄隆幹而與舜華比榮乎

石崇以珍珠三斛市綠珠教之歌舞趙王倫之亂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怒不與秀因勸倫收崇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効死于君前遂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未幾趙王倫敗官軍斬孫秀於中書剖其心而食之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武周時喬知之畜寵姬曰窈娘美麗而善歌舞知之教以讀書屬文深愛幸焉武承嗣以計奪之知之不勝戀慕作綠珠篇以敘怨賄承嗣之閽奴致之姬見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得詩於衣中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僇焉後武氏敗而承嗣亦赤其族玄符子曰甚哉女色之足以禍人也以姬侍之愛而掇喪身之禍李倫知之誠亦愚矣而秀與承嗣亦不得免焉豈非天道好還者哉然二女者皆賤婦也乃能感寵倖之恩而捐軀以自明其視享厚祿盜高位忘仁義之行而懷反覆之情朝秦暮楚如馮道徐鉉之爲也亦獨何哉

婢之婢曰重臺幹之幹曰路床此天下之至賤也世之仕者進不以正事無道之君徼非望之福辱亦甚矣而乞墦登壟之徒又求出其門蠅營狐媚以倖詭遇之獲是重臺與路床也其有不然者吾得二人焉昔宋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曰可以交未世林曰松柏之志猶存竟以忤旨位不稱德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止一子未嘗入都城公因休沐候之適見其子縱獵携雉兎以歸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爲盡力

婕曰相自貴耳止有一子不欲令爭女主也公憮而退是皆不屑為重臺與路床者也

寠人有寢而夢得錢者輒屈指而籌之若干緡買宅若干緡券田若干緡納小妻終夜展轉而不寐其妻詰之而得其故泣曰寠甚矣方得錢也不以生息而遽買小妻獨不念相與共糟糠耶喧閧不已隣人聞而讓之曰子寧人乎吾閔汝之困朝夕以相濟也得錢而不以酬宿負已又聞之閭胥閭胥曰是積逋公稅而不償者也幸而得錢尚不即輸官乎乃縶而詣縣請法之邑大夫審其為夢也

曰汝為澈民矣夫夢錢也而遽議逞其所欲如誠得錢也則將何以娛其心志哉乃杖而遣之玄真子曰今之不為寠人者蓋寡矣方其伏草莽而困於百需也朶頤於富羨者久矣一旦脫跡編氓而階尺寸之柄遽擬王侯之尊貴而欲滛縱耳目之娛曾不計名位之久近與祿奉之多寡也亦何異於夢錢而妄籌者哉

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頓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我以為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王述愛其子坦之每朝退輒抱置膝間一日坦之以女許婚桓溫歸而言于述述怒遽推之墮地曰柰何以骨肉媚權貴乎玄真子曰崔烈之以貨得顯職也而下愧乃子王坦之以女結權貴也而上愧乃父夫以骨肉之親翺翔要津依憑城社指顧則嘘息生風變故則竄滌不及豈非人情之所大欲哉而不能忍其貪佞之恥何況疏遠之人乎又況天下後世之公議乎於乎今之為烈與坦之者多矣其子若父亦有如鈞與述者否也

尉繚子以術干秦王秦王盡從其計與之亢禮衣

服食飲無不與繚同者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李斯與之同時初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及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學於荀卿既成辭而西入秦為王圖事卒用其計謀并天下斯為丞相廢封建銷兵刃焚詩書峻刑法治離宮以明得意而

斯益尊寵矣既而聽趙高邪謀廢適立庶而高曰
思之誣以反畔屬高治焉拘執束縛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
中子曰嗟乎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夫斯之智
不下於尉繚也秦王之信斯亦不過於尉繚也一
去而一不去者一避禍而一甘其餌也方李由之
告歸咸陽也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
車騎以千數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而至此

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
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斯之言豈憒於利害者哉
不以此時為全身遠害之計而日以韓非商鞅之
術要結其君及夫纔間肆行請謁不得刀在其頸
而思牽犬之樂不亦晚乎

汲黯言于漢武帝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射蹠入堅
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合然可以佐
主興邦為天下國家者不取亢潔自尊撤屣富貴
之人而惟脂韋滑稽曲學阿世之為用臣恐佐主
興邦之才不至也昔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勵行
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
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
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
子所以愈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謀用計從雖蔬
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使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
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
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
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今天下之廣豈無
有如公儀潛者乎而未有至陛下之庭者則未有
以子思之言相告者也

或謂郭令公曰君侯之功信大矣高爵厚祿猶未
足以償萬一然臣竊有請焉一縷之任繫千鈞之
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淵可以
為安乎盈斛之水注之三尺之盤使弱夫捧之而
上九層之臺出入於飛雲翔鵠之間可以無危乎
今君侯所處則不測之淵也而手之所持則盈斛
之水也竊謂君侯之不得寧居也且甘井近竭直
木近伐非水泉之不多而根幹之不固也以趨之
者衆也善游者溺善劍者傷非技之不精也以有
所恃而忘戒備也居寵而不畏將無及乎今大張

餌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也自智者視之豈若處不爭之地秉獨後之馬可以無憂患乎惟君侯圖之令公聽其言力辭兵柄以功名終

或問於支離子曰吾聞仕者行義達道尊主庇民立修姱之節推康濟之勲以永身後之名者也今之時何不然乎側陋方揚而遽爲結托之計政符方授而遂肆漁獵之圖早夜孜孜聚貨而不務德溷跡既彰怨戾叢積重則納圜棘而服五刑輕則削籍而齒于編氓人方咨嗟歎息謂其不自愛若

此也而彼方挾金帛之富逞田宅之豐揚揚然自以爲得也謂之何哉支離子曰子不聞衛人之教子乎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其教子非也而自幸其益富今士人之仕也皆衛人之所以教子者也子何怪哉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爲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祭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爲此誤矣吾所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互而進之無弗適也若置榱桷於平地秉而履之則兀危而不安移而梁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架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絶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圜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凝爾之神則臨淵而涉壑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東閭子與西里子生而同地長而同學仕而同朝東閭子負氣骯髒不諧於時掛冠而歸耕而西里子則秉樞執衡寵祿不衰一日告情於東閭子曰吾非樂爲此也衆醉惡醒衆寐惡覺欲直也而撓之使枉欲清也而滴之使濁改錯而追合反表以爲裏者比比皆是也而張吻鼓舌之徒又旁睨其短長以爲傾覆之計欲以自靖不亦難乎東閭子曰胡然哉蛟鱷雖暴不能出水而噬蝨螣雖銛不能去禾而齧故智者不競物之所集不處人之所忌求以保其性靈而已無已則有一焉金之爲物

也水之則沉穢之則涵埋之則晦鑿之則碎取山投之於火則晶光見焉百鍊而百粹何者其質全也子不能自全其質而徒惡人之撓已也欲無胥溺得乎

東郭之閭有士人使群傭掘土為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室甚密也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弗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則無所有也人則以為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卧内之篋得十金焉殊不滿意乃刼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惟直

宿之童子知之而號于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扃閉如故也鳴鑼持梃繞舍而索之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為盜乃從舍後穴瀋而出至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終不可得士人困亟泣而告曰我誠貪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絶而猶秘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為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曰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故時形容群傭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有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之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寘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誠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缶之藏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為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災何必群盜為然也

齊有孤女待年於家久而未字貧無以為生也治絲繭工刺繡易粟以糊其口足不越於閾覩隣不

得窺其面其隣婦謂之曰嘻子之苦勞亦甚矣夫有室有家生人之終事也戴天履地誰無伉儷者哉而守乃堅寡孤之節却委禽之請居處之不豫瀹濯之不資無當於中庸之道不已過乎人命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將為無依之鬼哉女曰母之所諭蓋恒情也妾豈懵於是哉顧今之世人好色而不好德悦媚而不悦貞王侯無窈窕之慕士庶惟燕婉之求嬖昵是甘寧復恤其中之所存哉一旦失身匪人轉相棄背則與抱布貿絲者何以異乎我孤女也行則有多露之畏止則有投金之

辱吾惟展轉於環堵而已矣人事之不知又何以
諜鬼事乎既而有勳戚亡其室徧求四方之才人
以充内午之位姝氏以此女薦盛譽其才德之美
勳戚曰彼能為韓娥之音乎曰不能能為陽阿之
舞乎曰不能能為楚宮之細腰乎曰不能能為飛
燕之輕舉乎曰不能然則午奚譽焉曰此其為人
也惇孝敬之行謹禮義之閑坐不遷榻動不陜輸
目不流視步不觸裾玉不足以比潤金不足以比
堅淵澤不足以比清蘋藻可以薦宗廟黼黻可以
成文章斯天下之盛美也已勳戚曰吾所求者歌

舞之工容澤之麗而已若金玉淵澤之為美吾何
取焉卒不騁玄石子曰天下之好惡一也女以貞
而不字人以女之貞也而不見字彼亢節砥行之
士往往見擯於闇濁之時也亦何恠哉

人與鬼遇人謂鬼曰吾之閱人多矣今視子之耳
目口鼻異也毛髮異也巾幘衣服異也步履異也
言咲異也望之若有即之若無變幻百端莫執其
樞彼嘯呼以賊物潛形以逞祟者必子之為也
子其鬼乎鬼謂人曰吾亦有疑於子矣舉世昧昧
而子獨察察舉世悶悶而子獨兢兢舉世混混而
子獨踽踽舉世滔滔而子獨硜硜或仰屋而吁嗟
或臨樂而興喟子謂衆狂衆謂子恠見者心惑聞
者不快交游不通於問訊談士按跡而嘲議子其
鬼乎二者辯論終不能決以訟於玄微子玄微子
曰鬼也自知其為鬼吾不知其鬼也人也自知其
為人吾不知其人也形與神異表與裏反吾又安
知鬼之非人乎人之非鬼乎二子又不能決乃以
訟於無牢氏無牢氏曰人莫不惡鬼而不知以鬼
惡鬼也人莫不肖人而不知以鬼肖人也以鬼惡
鬼即人也非鬼而何以鬼肖人即鬼也非人而何

今天下之不為鬼者少矣人也鬼也吾又安能辨
之哉

狎門之津有倡市焉左右前後莫非倡也其有不
為倡者父母撻之儕輩誘之必倡而後已既其為
倡也倚門獻咲賈艷輸妍絲竹惟恐其不工容澤
惟恐其不麗遂忘其為倡矣此非其性于倡也習
使然也狐父之丘有盜區焉左右前後莫非盜也
其有不為盜者父母撻之儕輩誘之必盜而後已
既其為盜也升屋踰垣彎弓厲刃殺人惟恐不速
攫金惟恐不勝遂忘其為盜矣此非性於盜也習

使然也玄真子曰人知倡與盜之成於習也而不知士人之亦有習也世之治也拔茅而進結綬而升無弗正也無弗忠也無弗廉也無弗信也一有不然者逐而去之矣雖欲為不善得乎世之亂也以黨相援以賄交市莫非邪也莫非佞也莫非貪也莫非詐也一有不然者逐而去之矣欲不為不善得乎故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非蓬之本直也所夾輔則然也白沙在涅不湼自緇非沙之本黑也所漸則然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功名顯焉誦說堯舜致謹一介伊尹之所以致其道也仰思繼日夜坐待旦周公之所以致其道也下帷發憤足不窺園董仲舒之所以致其道也傭身都養講業授經兒寬之所以致其道也高卧南陽不求聞達諸葛孔明之所以致其道也是以功顯天下而流譽丹青豈一朝夕之故哉今乃未習操也而臨俎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又何功名之有哉

玄真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貨財交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為向背又何騶僧之足云乎故遨不治田嘗見詒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為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後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噫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

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為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況貴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為見者也

說林十一

國事林

或問曰莊子有言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乎石瀆子曰此非識治者之言也規矩定而後方員判焉準平也而後能察物之枉繩直也而後能糾物之曲蓋規矩準繩在我者也而方員平直則皆自我出者也操之則一散之則萬豈其有二致乎故相湯之伊尹即耕莘之伊尹也中興之傅說即築巖之傅說也佐周之

呂尚即釣渭之呂尚也方其未遇也修其在己者而已矣一其規矩準繩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則舉而措之耳如重為其身而輕為天下國家則是治身一道也治國家又一道也治天下又一道也貞不於規方不於矩平直不於準繩則將何以為極乎

衛文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頹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廩以賑貧窮曰吾恐隣國貪養賢以勝吾也石羊子曰文公亦不仁哉夫王者之於民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保之如赤子故未飢而恤其飢未寒而恤其寒容有凍餓困踣者哉如寒也而後與之衣飢也而後與之食周其耳目之所及而不周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民之展轉於溝壑者可勝計哉君子是以知衛之止于衛矣

善諫者乘其君之不意納諫者亦出其所不意故不煩詞說而引之於道不難矣昔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乎曰然曰近市亦知物之貴賤乎曰何不知也公曰然則何貴而何賤對曰踊貴而屨賤時公方繁刑聞之戚然而即弛其罰昭烈之

治蜀也方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之一日簡雍侍而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故不知先主悟其旨遂緩酒禁夫說屨非所以止刑也男女非所以諭釀也言之一入而聽者即悟蓋出其不意而適投其機耳彼穎考叔之饋毋左師觸龍之愛少其事不同要皆納約自牖之義也

上焉者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其次則臣其客下此則主與客胥失矣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營國

事臣年尚少文王遂師之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有二鴻過焉公曰彼鴻也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上下所欲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故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項羽之亡不在烏江之戰而在范增之死袁紹之亡不在官渡之敗而在田豐之誅魏之亡也以范雎虞之亡也以百里奚

古有言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燕廢閣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選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此五瘴者今之士人率多不免然又有五瘴焉奴顔婢膝佞諛百端顚倒可否以希意旨此事上之瘴也以便嬖爲心腹以漁獵爲股肱而舞文弄法之徒蟠結左右此馭下之瘴也据摭休廢曰不畏强禦引拔刁惡曰扶植善良是非不白而勸懲不行此沽名之瘴也以官府爲傳舍以群黎爲胡越突尚未黔而苞苴是營結納權貴以求遷陟此干進之瘴也陽予而陰奪朝令而夕更令田不

遵鈞稽不密而吏胥得以操縱其間此政令之瘴也十者不除而欲民之能安政之無僻不可得也

泰阿在手無弗威也授人以柄而使之傳刃焉則我反見威矣烏號在臂無弗懾也教人以彀而使之注矢焉則我反見懾矣爵祿刑賞固人主之泰阿烏號所以控馭海內也而可以頃刻假人乎故宵衣旰食非以溺勞也明目達聰非以眩察也總攬獨斷非以侵下也宅賢簡使非以寵倖也以爲威福者人情之所覬覦也而操舍者天下之所觀望也爲之不預而欲格奸塞亂其道亡繇也齒輅之誅無將之戒豈其虛設禁而已哉胡亥惟不知此而嬖趙高以爲廝養畜之而已卒之鹿馬之詐成而閻樂之刃入唐明皇惟不知此而嬖李林甫以爲腹心委之而已卒之中外之政亂而漁陽之鼓振又況王莽曹操之徒乎人有言五丈之城而樓季不輕犯也非樓季之不勇也防峻故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跛牂游其上非跛牂之能捷也漸夷故也不謹峻其防而欲奸人之不逞其籌也胡可得乎

曹之國人有夢衆君子謀於社宮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而無其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悅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晋干宋宋景公伐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祀論者以國人之夢爲信玄谷子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彊也夫君國之表也而臣則附表者也故舜擧皐陶而不仁者遠湯擧伊尹

而不仁者遠上好貨則聚斂之臣進矣上好兵則擊鬪之臣進矣上好獵則狗馬之臣進矣上好佞則滑稽之臣進矣此猶影之從表不得而他者也使伯陽也而能修振鐸之業行仁義之政以不替伯王之餘烈不妄嗜好不貪戰爭則雖百公孫彊也其如曹社何哉故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彊也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久之烈侯屢問而終不與乃聽番吾君之言進牛畜荀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擧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荀欣徐越賜相國衣二襲玄石子曰公仲其善格君者乎夫田者國家之所輕也而嬖倖者人主之所易溺也烈侯之於槍石屢擧而屢屬其注意亦勤矣使公仲連正言而彊諫觸迕而不納則君有拒諫之名而臣負逆命之罪亦何救於失政哉陽爲之諾

而默運其籌誠欲得當以悟主耳一聞番吾君之言而進衞亮之士三人善道一入而遽寢歌者之田上下交驩而賜予不繆以尊賢之名而易寵倖之擧可不謂之善格君者乎非此三人者之進也一公仲連獨如烈侯何哉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擧入諫莊王曰吾知之矣居數月而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任伍擧蘇從以政國人大悅玄寘子曰夫人莫

易於縱欲莫難於制情蓋大抵然矣何則殿陛之嚴不若宮闈之肆也法從之列不若妖麗之陳也諍論之苦不若燕昵之適也金石之奏不若歌舞之懽也英君哲辟豈其獨異於人情哉顧乃舍此而取彼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夙夜所為凛凛曾不敢一息肆於民上何哉誠以吾之所不快而易吾所大快以所不欲而易吾所大欲也不然鴆毒殺身女禍亡國豈待易世而後見哉方狂王下拒諫之令縣不赦之誅以為肆志寵樂可以沒身無憾矣及聞伍舉蘇從之諫明於安危之幾乃翻然改

悟任賢圖理卒之覇長中國而顯名天下豈其微取非望者哉他若南巢之放太白之誅江都之僇焉鬼之竄當其時豈無有伍舉蘇從之諫者哉而不能為楚狂之聽禍之及也庸可逃乎

秦二世以趙高之逆謀齋于望夷宮高詐詔郎中令與其壻閻樂將兵入宮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責數二世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隋煬帝大業末盜賊蜂起天下朝貢皆不通帝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討叛迄無應者帝顧嬖臣王義曰汝知天下亂乎義泣曰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來久矣帝曰若然何不早教我也義曰臣卑不早言言則臣死久矣未幾義即自刎不數日而亂作

玄符子曰秦隋之亡也宜哉虐焰滔天積屍蔽野樂禍而無厭使其臣緘口結舌不得盡言於未亂之前所用者趙高麻叔謀之徒聾瞽耳目以殖丘山之怨及望夷之兵既逼江都之禍已成而乃追咎讜言之不聞也不亦晚乎諺曰大厦被燒而取

水於滄海洪潦凌空而伐舟於長林庸何及矣

晉文公初得國賞從亡功祿不及介子推子推亦不言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遂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范蠡事越王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勾踐以覇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為書辭勾踐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治之不然將加誅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

踐長會稽之山以為范蠡奉邑玄真子曰推之從
亡也文侯無晉而有晉蠡之事主也勾踐亡越而
霸越尊主顯名世豈有二哉此輔之榮分國之報
且將及之矣一則逃名以入山一則全身而浮海
讓蓋世之功而興急流之棹何其奇也論者以為
蠡之避誅不若推之遜祿然敝屣富貴而甘心於
耕漁之賤苦身僇力以糊其口斯亦難矣不然晉
文之封介田其心誠有所不釋也以勾踐之殘暴
何有於蠡而有稽山之表乎卒之呂郤方請而六
卿爭政互相魚肉蠡亡未幾而大夫種遽齒鐲鏤

以死豈非二子者有以先燭其然哉世之人無介
推范蠡之功無文侯勾踐之知而依違淟涊以保
其富貴誠未知其駕之所稅也

漢武帝溺意神仙慱求延齡致物之術方士李少
君欒大之屬往往詐窮誅死迄不少衰東方朔請
間曰陛下之所為好神仙也得非欲以卻疾已病
乎曰然得非欲以長生不死乎曰然曰若是則陛
下之為計亦謬矣衆庶以一身為壽天子以國家
為壽郡縣失政四民廢業而草竊姦宄得行其志
此四肢之疾也綱紀不肅刺舉不公而丞弼之臣
崇邪亂政彰賄徇法此腹心之疾也傾聽奸回倒
持國柄綸綍出於私門姻婭列於膴仕閹寺黨於
內而不知肸蠁變於前而莫悟此膏肓之疾也四
肢之疾湯藥之所治也腹心之疾針艾之所及也
膏肓之疾雖有司命不能為矣扁鵲且望而走矣
今陛下之疾得無有不見者乎不是圖也而孳孳
於方術之求萬一變生肘腋社稷不安何能獨有
長生之樂哉況乃游之徒本無奇秘徒挾眩幻以
惑視聽竟其所終百無一驗此臣所以謂陛下之
為計謬也

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群臣往往有得罪者
一日謂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
而績效不宣罪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
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
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參之者也制命在上
動輒掣肘其何績效之能圖故拘烏獲之臂鉄兩
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崇岱不能覩矣絆騄耳之
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鵷鶵之翮藩籬不能奮矣是
非凡衆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之舟之浮水也欲
其木之厚也車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

厚工之罪也堅矣厚矣而石擊敗輸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用心而已矣奈何以水石罪人哉

韓休言於唐明皇曰木之折也蠹必宮焉墻之壞也隙必通焉方蠹之伏也枝葉蓋無恙也震風凌而無以庇其根隙之通也粉飾蓋無恙也驟雨注而無以衛其足國之有奸邪也猶之蠹與隙也而四方水旱之災夷狄盜賊之患則其震風與驟雨也不先去其蠹塞其隙而欲風雨之無侵不可得矣然奸邪之臣結托嬖倖糾聚黨與壅蔽冕旒諛佞宮闈猶之左右股肱之不可以須臾而離也在人主之威斷何如耳人有言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不愛手足也誠欲全其身也今奸邪之投非有手足之戚也而其為君國之害不啻蝮螫也不能忍於一割而欲身之無危得乎陛下試審思焉

唐德宗專任盧杞屏斥忠良陸贄請對曰臣聞古者朝有進善之旌市植誹謗之木所以廣聰明而出治道也今陛下偏任奸回壅蔽耳目以忠諫為誹謗以切直為妖言讒佞高張而賢良屏跡臣竊

為陛下危之且陛下獨不聞衛侏儒之言乎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見於公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見竈為是故見君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無人復見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今杞之佞則彌子瑕也而陛下嬖之無以異於靈公也能不為侏儒之所訕乎

或謂王安石曰鑄金可以無範乎曰不可埏土可以無型乎曰不可作宮室什器可以無規矩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為政誤矣今夫舊章成憲亦治天下之型範規矩也而乃師心自用盡變先人之舊不已過乎且子不聞鄭人之故乎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隅至市而忘持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罷而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夫鄭人之歸而取度也誠愚其無自信也則智吾子其改圖焉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牧者不忘其牛善為上者不

志其下誠愛而利之要荒若一家而況甸服乎不愛而利骨肉若胡越而況天下乎昔宋文帝謂求那䟦摩曰吾欲齋戒以身殉於物不獲從志䟦摩曰刑不夭命役無勞力使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谷滋繁桑麻長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修功德功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弘濟耶梁武惟不知此遂及臺城之難李後主惟不知此不免銜璧之辱

張康節昇為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

為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乃為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此臣之所未喻也玄真子曰匹夫之孤寒人皆知之而天子之孤寒則未之知也處九重之尊挾雷霆之威希寵干進避罪逃愆者則有之矣乃若同舟楫以共安危吐肺腸而分休戚者幾何人哉明主知之親信公孤所以充心腹也慎簡丞弼所以徒股肱也尊寵臺諫所以通耳目也選授將帥所以備爪牙也以天下之廣庶官之衆而皆為吾之親戚羽翼又何孤寒之患哉其不然者反是桀以不用伊尹龍逢而孤紂以不用三仁而孤桓靈以不用陳蕃竇武而孤明皇以不用宋璟張九齡而孤方且甘酒嗜音瓊宫瑶臺以明得意而不知操戈賣鼎之奸已睥睨於宫庭之左右欲無亂亡得乎

周文昌左丞孫彦高碩懦無它識出為定州刺史歲餘突厥入寇圍其郛郭彦高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檢覆者於窗隙通焉賊既乘城彦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户莫與鎖鑰俄而陷没刺史之

宅先殲焉論者以為孫彦高之知也如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亡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一身之不保而何以保萬民乎於乎今之不為孫彦高者寡矣高城深池聚兵積粟團結義勇而力保閭閻此堂奥之守也嚴固塹堡聯絡響應虜之入也堅壁清野而互相犄角此門庭之守也控扼長城修飭亭障烽堠分明而虜入先覺勁兵良將隨在遏截此藩籬之守也今也舍藩籬而守門庭舍門庭而守堂奥又何以愈於彦高之智乎

有醉人卧于市丐者盡褫其衣服而走時方寒沍

凍甚欲死隣人見而憐之取其家之被以覆之
者執以詣縣曰是褫衣服者也其人乞自明令曰
汝非褫衣服者乎何與汝事而覆之遂法之又有
盜穴富人之垣墻而攫其物其主弗知也隣人知
而逐之扣門以告戶扃未啓乃即其穴而入焉其
主謂其盜也亦執以詣縣令曰汝不門而穴非盜
乎亦法之既而上司廉之謂聽斷之不審也劾之
改調令之新任亦有褫衣服而穴墻壁者以告乃
真盜也令曰我今善斯獄矣褫衣服者佚不佚是
非盜也穴墻壁者寘不寘是非盜也法曹掾以為
疑請復訊之令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一之已
誤其可再乎已而上司廉之又以其聽斷之不審
也而劾之令乃仰天嘆曰嗟乎余之不逢也褫衣
服一也一以為丐一以為非丐穴墻壁一也一以
為盜一以為非盜而皆不得免焉是尚可以干祿
乎聞者咲之玄寘子曰今天下有司之聽斷其有
不如此令者少矣而迄不聞上官之督過抑又何
也

南唐後主每遇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
適值齋日則於宮中對佛焚燈以達旦為驗謂之

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亡
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宋
宣政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
休咎然後出命一時術者誕言惑人而朝士率奔
走之轉相依憑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
說石瀆子曰二君之不能政也宜哉古有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進退生死天下之大柄先
王所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此道也今乃一聽
之於佛一聽之於卜使之行厚賂以免死納重貸
以干榮而折腰斷脛黜遠放棄者皆無賄之人也
其如勸懲何哉

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不惟
五穀桑麻而蕢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
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鯢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
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
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鯢不害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故上有堯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成王
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技
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
轡在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僨轅而敗轍者乎苟無

以御之而曰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物為哉

醯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倖之門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熏天之勢張震主之威欣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顏獻諛駔儈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玉可以丘纍是以憸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蛩蛩距虛相依以為命而不可解者也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讒譖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劇辯為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龔釜以治產為庄客夏禩以出入房闥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為說客此九客者搢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恃為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終於不競也

楚園外集卷之十二

說林十二

好尚林

東畬氏業農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櫛風沐雨股不胈而脛無毛課其田之所入官輸其賦私償其逋不能自謀一飽其妻抱子而織舂粮而餉昏旦嗷嗷有不自聊之色其西隣之子則賈也居美惡趨貴賤積貨成丘金帛委積暇則烹肥擊鮮陳歌舞以享客妻妾貫珠玉而被組綉乃謂農曰夫人不可不擇所業矣吾與若同世而居者也子農而我賈其勞逸相去者十其豐嗇相去者萬子所目睹也吾深心閔焉盍釋爾之業而從我乎東畬氏曰子言良厚獨不聞鶩鶴之不相為食牛馬之不同其轅乎吾之業農者累世矣藜藿以為膾炙布褐以為文錦茅茨以為華榱瓴甓以為圭璜吾焉所不適哉若欲舍錢鎛而事錐刀棄閭里而涉江湖吾夢寐猶將惕焉又何能從子之後乎既而賈以航海而溺其子驕其富也日聚無賴以飲博不數年而蕩覆其貲所居鞠為榛莽而農之子孫猶世其業

齋有鍾吾生者説先王之道踐仁義之途結遊
於汶陽之與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與顧頷終日
衣縣鶉而結之侯無生者其友也過而唁焉曰吾
子豈病乎何言之不揚而色之不澤也方今王靈
不競諸侯力爭而[illegible][illegible]擷顥之士莫不投袂而進
主蘇張以縱橫孫吳以戰鬭稷下之徒以辯説咸
得行其所志而徼其寵祿以子之仁義而欲售於
時無乃不可乎昔魯人有身善織屨妻善編縞冠
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為履之也
而越人跣足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

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今若執而
不變吾懼子之為魯人也
凌虛子遊於無極之野放於八荒之裔窮天地無
不之也西南至一國焉其人身多毛而頭戴采貪
如豺狼暴如虓虎好聚貨財而掠食人殺強者搏
弱壯者奪老畏群而擊單其名曰饕餮又西之一
國焉其人獸身而人面語必欺人言東而西言可
而否言惡而善言踈而密言遠而近類相反也其
名曰誕又東之一國焉男皆采衣縞帶玄冠女皆
衣綵男女恭敬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

患投死救之其名曰敬凌虛子謂其僕曰此皆天
地之赤子也而善惡不同若是吾甚閔焉吾將諭
誕人以忠信導饕餮以善良汝其從我乎其僕曰
子必無往冰寒而火熱性所定也鳳儀而鴟攫其
類爾殊也子欲以三寸之舌而變億萬之衆一不
聽能無辱乎凌虛子曰非汝所知也吾將逞儀秦
之智窮稷下之辯佃其耳目而袪其宿痼殆猶發
蒙耳乃長驅而往婉喻曲辟以中國之道道之誕
人曰子知吾之誕而不自知其誕也從子不益繆
乎遂譁而逐之至饕餮之國則曰是欲空吾室廬

而奪吾衣食者也其為饕餮孰甚焉若縱之出境
非我利也置鴆於酒而飲之遂不得返
吳門有大駔累貲鉅萬丘金積玉無算也綺縠充
於篋簏米粟朽於廩庾而日經營不已雞鳴而起
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分不得息焉其
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
積啻不為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
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已也而惡之乃
潛置十金於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而得之乃白
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

即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人居衡岳紫蓋峯下穴石為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携帚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為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扃有門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則心常繫念因市一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始悟以一袍之故而撓吾方寸大為失計適

遇一人指而與之吾心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已之自苦也得非大惑與老傭聞其言憪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子賤為單父宰陽晝送之曰夫治猶釣也扱綸措餌迎而吸之者陽喬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終日而獲一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佩之以行未至單父而冠蓋交接于道子賤謂其御曰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喬者至矣于是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圖事三年邑以大治玄冥子曰魚不擇餌非魚也人不擇魚非釣也今夫懷奇抱穎絕群超[illegible]不欲定國謀王顯名於天下後世哉而往往亢引自高不輕委質者以所以餌之非其餌也是故伊尹起於三聘呂望載於後車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此皆不屑為陽喬者也

或謂蔡京曰公亦知李泌之事乎肅宗之還京師也泌方信任而懇乞引身曰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帝勉留之力辭而去今公之不可住亦多矣而五者

不與焉君心蠱惑不能引之於道一也左右便嬖蠅聚蟻集而不能去二也進退不公賢否倒置三也賞罰無章朝綱日紊四也艮岳之役中外騷動五也花石之綱害及草木禽魚而有司死者不知其數六也兩河之役妄起兵端七也林靈素以妖術眩幻糜費帑藏曾無紀極八也四夷交侵邊鄙日蹙九也賦斂不均役使不節民無樂生之心十也士馬日耗武備日弛莫或振飭十一也百官苞苴日入權倖之門而公家特甚十二也親戚故舊妄干公之恩澤十三也郎君怙寵生殺自如口銜

大寶奔走百僚十四也有一於此[illegible]首領[illegible]保而况猶有不盡言者乎矣於其多而方且為其雀之樂竊為公危之

或謂玄谷先生曰蓋聞鵾鵬不戢翼於榆枋神龍不棲身於汙瀦物各有所托也蟄虫以春而啓戸蟪蛄以秋而揚聲時各有所秉也今海内昇平豪傑競騖丙魏推轂則台鼎同升金張借譽則青雲立致厚貨朝入跛鱉可以遊康莊寶賂宵通氷淵可以轉暘谷今吾子懷經綸之具緼黼黻之章乃踽踽自好隱身隴畝甘雕蟲之小技而棄闕閲之

鴻勳習斥鷃之卑棲而虛廟堂之榱棟意者其有遺慮乎竊為子羞之先生曰吾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強以自獻刖斯及之矣閭娵天下之美麗也不媒而嫁衆斯賤之矣且夫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己以殉名亡身以殖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者重能不為世人之所嗤乎

吳人有好古者盡券其田産以市古書畫罔利之徒呼嘯而趨焉挾持丹青圖史之屬偽為前代欵識及門無不售也然眞者十之三四而贋者十之五六率數倍而與之直所知或語之故反以為訐己也而不聽乃載以大舟從群僕而游於上都陳之廣肆終歲不售也乃易古器焉凡尊彝鼎刀劍環玦之屬罔不畢集其真者十不一二而贋者十之八九又數倍而與之直舟載而歸久之益不售也資用日絀而衣食不繼其子泣而言曰家幸饒貲又幸而生於廛市居美惡逐什一之利孰不可以糊其口哉而倀倀茫茫為是自困者乎吳人扶其子而罵曰豎子何足以知之夫人惟無寶之

患而非不售之患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三刖其足而後見知函冶氏之劒也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許臨死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予之為千金也多矣惟懼若之不知而妄售之也又何尤於我哉既而吳人死其子日持其遺器以泣卒不得售

腹不飽詩書謂之餧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

踏過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乃[illegible]
遂而寫之折竹為簡剥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
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干諸侯震
動天下夫二子學縱横之術而猶勤苦若是而況
於學聖人之道者乎一朞而十寒翹首而望洋吾
未見其有成也

有士人苦志修行不殺生蟲不踐生草夜則焚香
祝天久而不懈一夕方焚香忽聞空中神人曰帝
閔汝誠問汝亦有何欲答曰惟神之命神人曰吾
欲使汝華池彌望芳苑連阡車馬如水僕從如雲

以逞遊觀之樂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積金成
丘累玉為阜囷庾連壓錢緡貫朽惟子之所需何
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丹楹畫棟綺服羅幃歌鍾
與墳篪迭奏舞女與優戲雜陳以娛妻妾以悅賓
客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紆紫綬佩金符旌旗
前導騎卒交馳威靈肅於列郡號令振於方隅何
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乘文軒曳玉珮劒屨行於
殿陛班行冠於百辟何如曰不願也然則子有何
欲曰小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飢不廢食入
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為圖畫以岩穴為軒楹
以清流為甘醴以風月為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
無悠谷之聲逍遥客與以終吾之身不亦可乎神
人大咲曰子之所求乃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得而
有之吾無以應子之求矣無已則如前數者而取
一焉吾嘗請命于帝矣

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
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粮君平曰
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
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
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

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
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
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
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寘子
曰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
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
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
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
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
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illegible]之喻而遠

絕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玄寘子退耕於野韜光斂跡影響不聞於人或嘲之曰吾以子為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美之不可掩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之珍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跡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寘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螗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

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鐸益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舡則浮錙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為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愧於盜蹠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支離子曰人知有意之獲而不知無意之獲也故志於立名者喪其名志於成功者敗其功傅說呂望無意於功名者也是以功成而名顯韓非商鞅有意於功名者也是以身死而名隳昔楚有釣魚者甲與乙分石而釣甲得魚至多而乙不得魚乃易其處甲又多獲乙乃投竿問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為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逝矣乙乃如其釣而為之則連得魚此有意與無意之說也

有談孔顏之學者斂手而鞠躬禹行而舜步盛暑不殺服造次不解嚴行於衢路則聯尾鑠以為佩鏗鏗琅琅兒童隨而噱之群犬爭吠焉其見人也坐則視其鼻咲不見其齒語則拱而對先生長者頗疑之曰是殆有所得乎已而稽其操履則多行

可愧鄉黨不齒也或以語支離子子曰贋貫亂璺寙農敗田讒夫撓邦人皆知之矣偽學亂道人蓋未之知也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咲指東畫西歲餘與孫叔敖無辨也今人之學孔顏也日論明心見道主敬致知之旨徒譽其師友遜其朋叅前倚衡以為孔顏復生矣而其實則有大不然者蓋滑稽恢諧可以口耳學而聖賢之道不可以口耳徒學也

齊桓公求士於四方不至問於鮑叔牙曰豈天下之廣而賢才乏產乎寡人側席以求士而士無至

者何也鮑叔牙曰鳥棲擇木魚潛擇淵為其托而安之也君不見赤滓之牀乎其高柰天其枝如車蓋蔭可以坐數十人然而居者弗息行者疾趨而過之則以積蝟衆而隕刺多也鄭人之市酒也酒甚清旨尊罍甚潔置表甚長而沽者不至則以猘犬之捍其門也今君之朝得無有猘犬與積蝟乎未得其蔭而先得其刺酒未嘗唇而齧之者至士亦何利而來乎

東閭氏與西鄙氏少相善也長相婚也東閭氏居在市鼓鑄以為業西鄙氏居在田播藝以為業日

用百需無弗給也既而東閭氏不戒於火西鄙氏墊沒於水各失其業乃謀於南郭先生欲改圖焉南郭先生曰蓋聞之聖智不能違時王公不能易命二子所遇適然非業之不善也語有之鶇志於水鴽志於木鶇之在梁也不必得魚也而得魚其常也鴽之在木也不必得蟲也而得蟲其常也如鶇以無魚而徙於木鴽以無蟲而徙於梁則枵腹以斃而已矣何生之能為二氏乃不改業

紹興中鎮江一酒官日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官雖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勝人僚屬每苦諫又遭訕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酒官褱碎爲巾着破衣裘半沾泥汙跣足而行纍纍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誥身又有郭信者父為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遣就學臨安信自僦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即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黄德琬適與之鄰每力勸不聽後黄再入都訪其親陳晟而信乃爲晟教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

身寒欲戰黄以數百錢濟之無管子曰甚哉奢者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棫樸生焉薪槱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絶也若竭而取之則為眢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況天道惡滿鬼神忌盈涼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既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共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或問於玄冥子曰今天下敝矣好惡不公而是非

無定嚳蹝僑而詆隨戎妍嫫毋而醜閭胥機阱隱於諛色干戈起於舌端變幻而詭隨者比比皆是也若之何無虞乎玄冥子曰是奚患哉佞色不能悅堯之目淫聲不能入舜之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柏冬青物各有所值也是故冰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溶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君子豐仁義之幹固禮義之防可生可死可榮可辱而不可以易一介之守彼習俗之風靡亦何與於我哉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滅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徼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屈李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　逃名於藥肆終無辱殆避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僇孔融禰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賈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徼當世之名者也

支離子潔身修行禹步而炸趨鄉曲譽其賢良四境服其高義玄冥子過而問曰子奚不仕支離子曰亦嘗辯之矣裋褐可溫則錦綺失麗藜藿可飽則鼎食遜甘集菀而附腥非計之得也且子不聞乎爰居聽樂而銷蒐犧牛入廟而喪魄欲以脫身斯亦晚矣玄冥子曰雖然吾懼子之為鰥魚也昔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而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

雖難得貪以死祿矣故吾懼子之為鰥魚也支離子聞言而惕然終身不仕

墟里之人嗜腐得羊豕鳥獸之肉弗治也而縕之漸以滫瀡覆以蒿薙積之以日月育蛆盈寸而後食之謂膾炙不過也海門之人好臭攫魚鱉螺蚌之屬投之土坎升之甕盎鱻薨新陳錯沓交積腥聞十數里行者掩鼻而過之其鄉之長幼嘻嘻于于以為適也一日二鄉之人賦役于有司有司詰之曰汝人也不好香而好臭不嗜潔而嗜腐腸胃齒牙皆穢惡之積也夫人莫不惡之而猶不知變

乎二鄉之人曰小人之嗜腐與好臭也所居鄉則然也其鄉之不能去而柰何欲變之吾獨悲夫非其鄉而習其習者也今夫佞色諛言以希意旨自甘婢僕之態非臭腐乎不勝富貴之欲吮癰舐痔為傭奴之所不屑為非臭腐乎剝尫羸之膏血不擇可否而納之胃腸非臭腐乎朵頤咢養之豐鼠竊狗偷而啜食其餘非臭腐乎腥膻之德聞於上下有舌在口莫不訾議非臭腐乎毒痛刺骨髓者立斃君子不親庶人不附非臭腐乎此數者天下之大諱也不是懲也而區區於陋俗之問非小人之所敢聞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三

說林十三

明術林

越王示薛燭以寶劍五其最後者尤異薛燭曰是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魚腸五曰巨闕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越王遂不賣石祁子曰人知劍之為寶而不知德之為寶也德也者不銅而材不冶而合不淬而利天子得之以保天下諸侯得之以保其國大夫得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得之以保其身鬼神見之不近蛟龍見之不害蘊於一心而威行乎八極彼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又惡足以易之哉

漢武帝謂鄭當時曰治何為先曰用賢為先帝曰國家之求士亦至矣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博聞有道諸設科豈少也而朕又以蒲輪束帛迎山林高尚之士且卿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每朝推轂天下長者惟恐後之何効用者寡而負上者多也對曰陛下審以賢之有用與無用耳毋論其求之之難也陛下知夫玉乎夫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而取之甚難越三江踰五湖放乎崑崙之巔千人往而百人返百人往而十人返比其至中國也直之連城覆十萬之師而解三千之圍則以至實所在不憚難求之耳若陛下之視賢亦如視玉也又何間於求之之難哉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觔而氣不利夫五味所以養生也偏而用之猶足以致疾而况用人以為國乎故多用論議之臣則朝廷病多用便嬖之臣則臺省病多用征斂之臣則四農病多用榷酤之臣則商賈病多用戰闘之臣則邊鄙病用以治國適以亂國何異五味之偏用以致病者乎

人有烹狙召隣隣者以為狗也食甚美後聞其狙傷地而吐之未始知味也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未始見路也人不知道則美惡由人猶夫食狙而以為狗也或險由人猶夫可左而可右也是故君子勤於問學廣其聰明以口辨味而不以耳辨味以目擇路而不以耳擇路

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虫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簞飯捐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捐之誠惡其不潔耳其於身也則不然有妖豔之汙有便嬖之汙有貨財之汙有田宅之汙有爵祿之汙有交游之汙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虫鼠之為蠹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兢兢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注水於地而流必先濕施火於薪而然必先燥類之相應也山之雲草莽水之雲魚鱗旱之雲烟火雨之雲濡絜氣之相應也故人與動者處則偷怠之志消矣與儉者處則侈靡之志消矣與恭者處則傲慢之志消矣與仁者處則戾悍之志消矣此猶物之從

其類也

凡學者定其業然後能專其心專其心然後能聽其說聽其說然後能習其藝習其藝然後能成其名昔造父始習於泰豆逢門始習於甘蠅御泰豆射甘蠅而不徒習以為性者也習以為性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如一以為車一以為舟一以為奕一以為繳則雖泰豆日授之轡甘蠅日授之矢亦何能傳其術乎

人情莫不欲祥而惡妖然人知物之為祥而不知身之為祥也知物之為妖而不知身之為妖也有

道之世不能無祥猶無道之世不能無妖也昔者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弭妖之道奈何曰民不興仁則修仁民不興讓則修讓民不從令則修令躬行以倡之禮樂以導之法禁以齊之以身化家以家化國以國化天下此弭妖之道也

世之不當事任者操切制之言曰變祖宗之法者死無赦其當事任者人告之以救弊之政亦自解曰變祖宗之法者死無赦夫祖宗之法非不善也世易時移而弊生焉庸可執以為治乎誅辟之禁亦謂法本無弊而亂之以便己私者也安在其無變乎昔荊人欲襲宋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而荊人弗知也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良醫之治病也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夫先生之法猶澭水之表也亦猶夫

良醫之方也循表而不悟能無溺死乎執方而不變能無殤民乎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如必升九天之上而後知日月星辰則乾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遐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矣必與鴻濛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述矣是故君子不器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皆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莫之譽則名盡莫之愛則親盡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在於不聞也聞之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故桀不聽伊尹而湯聽伊尹湯以之興而桀以之亡虞不聽百里奚而秦聽百里奚虞以之

滅而秦以之霸

鏡以鑒物也有天下國家者以臣為鑒有身者以友為鑒然鑒以正直之人則美惡畢照矣鑒以佞諛之人則好醜易位矣昔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會朝雨搵衣而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王也夫何阿哉又況聽行於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不盡甚乎而無以自鏡也則殘亡無日矣然人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而失其大此之謂不知類也

物有易知者有不易知者無似者易知而似是者則不易知也故牛有角而馬無角此易知也鵠白而烏黑此易知也桃春華而梅冬華此易知也荇澤生而堇陸生此易知也惟夫鰐之疑於鰱也鶘之疑於鳧也櫞之疑於橘也芎藭之疑於江離也此不易知也故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也而聖人之所加

慮也是故以堯為左以禹為右以舜為御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山而問漁師豈三聖人之智不足於漁牧哉我處其疑而彼處其無疑也

行莫貴於一莫不貴於二人之所以衣裘者為其能溫而不能寒也人之所以乘舟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得賁語弟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美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善也黑而黑善也夫賁也又何善乎是故君子之行也舟一於舟車一於車農一於農士一於士為子一

於孝為臣一於忠惟其一而已矣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勢不兩大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權無二馭也故刑賞予奪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五者國家之大患也然又有患者陽遜其權而陰竊其柄善則稱已過則歸君君以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君以為順而

不知其大不順也其患猶在人主好操切之名而無綜覈之實佞幸知其可欺也或預為讒說或逆探意旨名為獨斷而實墮其奸此豈特五壅而已哉故人主之道清靜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誠與僞不自計慮而知休與咎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誠有功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也則雖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上以風化下謂之風下以政成習謂之俗風俗之美惡在上而不在下者也故堯舜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夏之政忠民從而忠商之政質民從而質周之政文民從而文此猶風之行草所向而靡者也昔者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之厚葬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是故為政者患導之無方不患民有所不從患令之不肅

不患俗有所不格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與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君子謂衛嗣君可謂知政矣不以地廢法魏王可謂能與善矣不以當法之人易地

天下之事莫善於有度莫病於無度人之習事皆易於無度莫難於有度是故堯舜之治周孔之學而人不能及由有度也縱橫之術稷下之辨而人皆能之由無度也今夫新礪之矢彀弩而射雖寘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以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為拙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故善治者以堯舜為度善學者以周孔為度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是故與禹皋陶謀而帝與伊尹周公謀而王與管仲狐偃謀而霸與崇侯虎李斯謀而亡謀及婦人者殺其身謀及宦官者殺其臣此已事之明鑒也

為治者貴乎責其實而不貴狥其名人之言曰如保赤子夫赤子一也親母養之則肥實也乳母養之則瘠名也民猶赤子也良吏牧之則安實也殘吏牧之則困名也昔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而甚臞何也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今之民疾苦鮮寠亦甚矣雖有言能達令長之庭乎又能達郡守之庭乎又能達藩臬監司與天子之庭乎為之牧者大抵皆韓宣子之騶也寬恤之詔免租之令凡以益漁獵者之囊橐耳欲民之無臞得乎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逸而旁出因痛捶之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筴所以進之也而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而利錣在後今人主之用人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是故以馬御馬則可以追速致遠反是者必敗其車以人用人則可以敘揆熙載反是者必僨其邦今夫毀譽之亂真進退之失當功罪之蔽實賞罰之無

章雖有彥哲之才忠藎之志而左挽右牽跋前疐後此其為錯鍛也多矣欲以求治不亦難乎

或論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曰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參之為害不可也何以明之昔者高宗一用傅說而興殷成王一用周公而安周此專用之為利也齊湣王一用淖齒而殞身於東廟趙主父一用李兌而餓死於沙丘此專用之為禍也成湯兩用伊尹仲虺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成湯不王而齊桓不霸也齊兩用田成闞止魏兩用犀首張儀使兩用而皆利則簡公不弒而魏西河之外不亡也是故人君之御臣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之有不可欺也不恃其不吾畔也恃吾之有不可畔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倖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

明君之治國也非能分民以財也而能節民之
也非能使民之不用也而能禁民之不妄用也
之之道奈何曰君不好臺榭則民不飾宮室矣君不好觀望則民不飾輿馬矣君不好綺麗則民不飾衣裘矣君不好靡曼則民不飾妻妾矣上下皆儉則國必興上下皆侈則國必亡故文帝以崇儉致殷富而武帝以侈泰騷動海內仁宗以崇儉致治安而徽宗以侈泰陷身漠北

學無精粗而患其不專業無利鈍而患其不熟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所以立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不可使變業變業則其術疎其志惑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學校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無雜處也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無變業也是以肄誦習而禮義生耕耨習而衣食足模範習而什器精轉販習而貨財聚國之所由以治也如以農慕工曰曷不為食於人者之易也以工慕商曰曷不為什一之利也以商慕士曰曷不為軒冕之榮也此猶厭雞犬而畜飛鴻舍

閭里而徙殊域也能無困乎哉
法者仁義禮樂之相也聖王之所以一民者也立
法者君守法者臣法於法者民昔黃帝之治天下
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堯
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
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
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
已矣法禁之不明而欲以一民是猶埏土而不以
鈞鑄金而不以範者也欲器之成得乎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
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之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
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
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故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故視歲而藏懸時積
歲國有十年之畜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
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
發如風雨動如雷霆莫之能禁不待因權於人故
佚田之言非也石祁子曰甚矣管仲之善於謀國

也如其言也不惟可以霸抑亦可以王矣
優孟之言曰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
可為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
孫困窮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
子孫以家成此言貪吏豈殖而廉吏則寡資廢與
之所由以興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已之
不黷也往往矯亢以立名峻法以繩下適輕而重
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之所
共咎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
謂已之不潔也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讁於豪

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慾則詘法以
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悅而鬼神之所不譴也子孫
欲無興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
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恕而不貪廉而不刻
斯善之善者也
立而不能不弊者法也窮而不能不變者時也然
古今不同制此一患也遠近不同俗此一患也愚
智不同識此一患也上下不同心此一患也故革
弊如應敵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
無獲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

君誘作故晁錯之削七國策非不忠也而有東市之誅司馬光之除新法政非不良也而有紹述之禍賈誼治安之策善矣而卒不能革暴秦之舊杜牧罪言之陳至矣而卒不能銷藩鎮之患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而不先審上下之交其有能濟者寡矣

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錚人之國如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羣羊之綆可以御九犍物各

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鼷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騂騮騄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鉤鐮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蠧棘而蠧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然是故先王之為政也以人治人不以已治人以物制物不以已制物

民之善以君不善以君生於堯舜之世不能不善猶生於桀紂之世不能不暴也今夫鸂鶒野鳥也養之樊籠則馴牛馬家畜也縱之曠野則悍是故有以導民是馴鸂鶒於樊籠者也無以導民是縱牛羊於曠野者也天子者天下之君也守者一郡之君也令者一邑之君也天子仁則天下皆仁守仁則一郡皆仁令仁則一邑皆仁此猶影之隨形耳教導之不明禮防之不立而徒以刑罰而已也是猶縶之樊籠而日殘豕之膚能生乎

山積草木土石以成其高塊而視之碎厲欹斜叢雜荒穢不可勝指也去而之千百里之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若螺髻其美亦不可勝指也海積溝渠汙瀆以成其大勺而計之臭腐穢

惡濁濫汙垢不可勝道也去而之千萬頃之間滔天浴日興雲吐霧圓光布珠方影凝璧其美亦不可勝道也故觀山者不於近而於遠觀水者不於小而於大君子之學亦然一偏之善未至也一藝之名未至也一節之高未至也必也併包衆美兼總衆善積一成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以萬以億如山之不卻浮埃也如海之不擇涓流也仰之者不知其高測之者不知其深文章著焉功業崇焉其斯以為至乎

治兵之法莫善於寓兵於農莫不善於以民養兵

謂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兵未耜不親而坐食幣輸挈鬭不習而空隸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謂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遛見敵則奔潰汙人婦女略人貲貨謂之盜賊可也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蠲其横斂令民有田者留二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粮固

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為其親戚墳墓也則必致死於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殃民者哉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善用無用之物也拯溺者不以尋丈之纆索而以金玉決眯者不以毫末之藥鍼而以鈹鍦此不善用有用之物也以刖守門以宮守宮以眇視準以瞽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機織錦者使之鍛攻玉者使之圬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是故明王之治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益也能以無用為有用也愚主之亂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損也妄以有用為無用也

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非猨之不畏矢也以所以射之者不能傷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越人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非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詹何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釣也是故有以禁奸則法立而人知畏無以禁奸則法立而人玩之有以順其欲則惠行而人知懷無以順其欲則惠行而人不親

瘂雖至聾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使盲者語聾者走則不免於難失其所能也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是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棄短以用長則聾盲可以避寇棄長而不用則鏡戟不能効其能此用人之說也

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怒而閧虛舟無

心而人有心也故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則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辨是故法之所以為治者貴其宜而不貴不宜金石管絃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爵俎豆所以洽喜也衰絰菅屨所以諭哀也皆因其宜而為之者也畫耕於案非不具也而不可以療樗繪屋於圖非不美也而不可以入處剪綵之衣雖服約厭之舟難衆以其非所宜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是故聖帝明王之為天下也不先治民而先以治已猶之鑄金者不求巧於金也正其範而已矣埏土者不求精於器也正其鈞而已矣舍範與鈞而欲求工之良也其可得乎

説林十四

廣訓林

人君之職莫大於用人宰相之職莫大於薦人自古國家危如累卵用賢則興不待瑞鳳祥麟而知之矣安知磐石磔賢則傾不待妖狐厲鬼而知之矣是故有道之世雖妖亦祥無道之世雖祥亦妖占以其人而不以其物者也昔者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者虎之室澤者蛇之穴何不祥也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綵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石祁子曰甚矣土木之足以亡人國也秦之二世隋之煬帝蓋可鑒也已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山林不足於材木文石不足於礎甃金鐵不足於鉤鑾陶冶不足於甍覆丹青不足於繅繪匠氏不足於雕鏤鞭笞殺戮日驅以從事惟恐其不給也而不知咸陽之燼已伏於阿房之營四方之兵已聚於離宮之楯曾不得快心極意以娛耳目之好豈不大可哀哉昔堯以土階而帝禹以卑宮而王漢文惜露臺之費而致治幾於成康此萬世君人之法也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驊騮騏驥未有也而王求之豹象之胎未有也而王求之毛嬙西施未有也而王求之夫士者國家之所急豈惟充其嗜好而已哉逆意其無而不求之是非髡之所知也

進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以其私聽言者審其利國與否而不當逆其私昔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裳以帛則任力者半而以組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乃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為用組者其家多

為組也邾君不悅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夫為甲以組而誠便也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躧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此邾君過於逆進言者之私而公息忌亦無以自白其無私也

人有言曰河涸則井竭廩罄則釜虛故善為計者先公而後私不善為計者反之世之人臣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是以任職則荒

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緘默將求則縮衄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是以欲榮而終辱欲安而終危譬之大廈既覆而身無所庇皮革既毀而毛無依附也向之網利竊權之徒果何益哉吳之宰嚭秦之李斯為鑒不[illegible]矣

趙襄子伐翟勝左人中人[illegible]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illegible]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是故有道之士位高則憂祿厚則憂權重則憂家富則憂此所以持之也不修其德而驕溢以逞鮮不敗矣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未可以止乎桓公曰不然士傲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

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祿爵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君子謂桓公能為國矣內行雖不修霸不亦宜乎是故王能下士則王霸能下士則霸公卿能下士則德業聞於天下若佞倖是親姻婭列於膴仕比周競進國之亡無日矣又何治安之足圖哉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利其鋒鍔則水斷蛟龍而陸剸犀象不難也明鏡之始下型也曚然未見形容也及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毛髮可得而察也王堅

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䃴之功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檃括之力也夫人心之虛靈非若唐碧直木也非若銅鐵之堅厲也彼以磨礪檃揉皆足以成器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博文以廣識約禮以修行去其偏駁全其神明則可以治人可以宰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今天下弊矣隣里相盜親戚相暴父子兄弟不相恤也亦何道以拯之石祁子曰古有言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故救弊之道

亦在富之而已矣方河決而陸沉也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則哀而援之矣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身危則忘其親戚非其性之有變也所遭則然也故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故欲民之興行亦在富之而已

趙襄子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君子曰趙襄子其善任人矣語曰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故治宮室者擇大匠大匠之所舉為匠氏者其主弗與也合燕享者擇大庖大庖之所舉為庖人者其主弗與也既擇所任而又擇任者之所舉不亦勞乎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

後曷為其不易也人有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二帝三王莫不由此道也何獨桓公為然哉是故百畝之田而委之農師百圳之園而委之圃師非忘樹藝也無所自用其力也然則無逸之訓非與曰任人而逸為治之要也所其無逸儆畏之心也不得其人而逸國之亡無日矣

為天下國家者莫大乎男女之別男女者君臣之所由以義父子之所由以親者也國之所由以治所由以亂者也是故文王化行而游女變為喬木孔子為魯司寇而男女別於途公慎氏出其妻几

天下之民莫非君之子也父母之於子也莫不願
其貞莫不戒其非貞以為不如是無以別於禽獸
也墻茨之戒鶉奔之譏豈其不嚴於訓乎後之有
國者私姦之禁非不設也乃誦民為倡而編之樂
籍領之伶官使之為市以取貨人其衣裳而犬羊
其溷也此豈為民父母之道哉至有名臣節士亦
縱情於聲妓之場其視禮義之坊猶之弁毛上梗
也先王九伐之法而行也茲其不為首僇乎誠能
罷免倡樂驅而為良則人道以立而教化可興矣
尹鐸為晉陽請事於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

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
增之簡子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嘻鐸也欺我於
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
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
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
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
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與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
之言寡人幾過矣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君
子謂趙有三善矣尹鐸存憂虞之戒以悟君忠也
孫明表諷諫之旨以釋怒直也簡子善便國之圖

以行賞明也有此三者趙之強不亦宜乎
君者萬民之長虎者百獸之長虎之所以能服狗
者爪牙也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
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君人釋其刑德而
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
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
終於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
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
之於是宋君失刑而至於見刦田常徒用德而簡
公弒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刦如為人臣者兼刑德

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大亂將
作社稷將傾豈特刼殺之禍而已哉
獵者愛狗豢以肥肉非不惜肉也為其可以得獸
也御者愛馬飼以美粟非不惜粟也為其可以致
遠也惟人亦然醫者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臭惡
之甘也為其可以取貨也將者撫循其軍救死扶
傷視如嬰兒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可以克敵也惟
士亦然解衣衣之推食哺之甚者適館而饗為間
而式其者號為太公稱為仲父以君王之貴而詘
於匹夫之賤豈其不知自重哉為其可以謀王斷

國而成不世之功也如草芥視之而欲大其國家也是瘠其狗而使之獵餒其馬而使之馳也欲以得志不亦難乎

小人之害君子也非直肆其凶暴也實端匿跡左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眩惑人之心者也諛言似順佞色似和遜美似讓然諾似信日漸月漬而不知其入人之深也毒惡既成以時致螫比君子之覺之也而已墮其術中矣欲無及於禍得乎今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一奮即成擒矣使狐瞋目張喙先見必殺之

勢雉必驚悍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而可不慎乎

趙簡子出而御車見車席黍美謂左右曰夫冠雖敝頭必戴之屨雖新足必履之今車席黍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石祁子曰簡子可謂善為國矣夫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是故茅茨土階堯之所以聖也瓊宮瑶臺紂之所以亡也漢文帝以綈衣後宮宋仁宗以漆為唾壺此皆盛德之主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潔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嗟乎今之守官者皆為左右治而不為其君治也雖有西門豹之言亦何以自通於殿陛乎

齊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若鹿門稷者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臣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石祁子曰君制命者也民寄命於君者也生則生之殺則殺之安則安之困則困之故君節其衣則天下無寒民矣君節其食則天下無餓民矣婚姻以時則天下無鰥曠者矣區區宮女之出亦何為乎

國有四患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嫡之子此四者國之所以危也秦之李斯漢之王莽此疑君之相也殷之崇侯虎秦之趙高此疑相之臣也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疑妻之妾也周之伯服晉之奚齊卓子此疑嫡之子也此數君者不幸則國亡幸則國亂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

家國一也治家與治國一道也家人之治産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而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驕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是故君臣殷憂邦未有不興者也君臣淫縱邦未有不喪者也是故酒池肉林可以亡殷臥薪嘗膽可以霸越桓公無忘射鉤之難而興齊二世極意阿房之樂而滅秦徽宗逞欲於艮嶽之營身為奴虜南渡君臣縱情於燕安之毒社稷為墟豈非萬世之炯鑒乎

人之所患乎人者有三上焉者惠人以人其次惠人以言其次惠人以事小人則貨財而已矣故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非馬之不足貴也伯樂得而馬不可勝用矣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非劍之不足寶也歐冶得而劍不可勝用矣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賢聖之人非地之不足重也賢聖之人得而地不可勝治矣是故湯不求廣地而求得伊尹文王不求廣地而求得呂望此其所以興也秦政不求得人而求代周項籍不求得人而求代秦此其所以廢也

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室而心不能知治天下者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欲以一人之耳目心智周之不亦難乎故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弗見矣以天下之耳聽則聰無弗聞矣以天下之心知則智無弗逆矣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臣彭作醫臣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神而弊耳目哉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是故臣有諫之而不諫有不諫而諫者君有聽之而不聽有不聽而聽者此聖人所以貴遇主於巷也

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

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夫甲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此者也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弗知也石祁子曰夫君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也食患其弗適於口也衣患其弗適於體也故民有飢者君為之不舉民有寒者君弗敢襄其服樹桑畜牝凡以子之也今夫內治之不修德威之不競不能衣人以衣而惟衣人以甲也惡在其為民父母哉

人之將病也不嗜食國之將亡也不嗜賢病非無甘旨也胃不能納而至於死國非無賢人也君不能用而速其亡理亂當得忠貞反得奸佞而用之亂乃滋甚非賢無益也治病當得良藥反得繆劑而服之病乃增劇非藥無効也殷之將亡也而崇侯虎速之秦之將亡也而李斯速之漢之將亡也而董卓速之晉之將亡也而桓溫速之隋之將亡也而麻叔謀段達速之唐之將亡也而李訓鄭注速之宋之將亡也而賈似道韓侂冑速之此皆繆於用藥之禍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

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人有言曰犬豕可豢而神龍不可豢神龍不食於人故也雞鶩可籠而鴻鵠不可籠雞鶩食於人故也故食於人則為翟璜不食於人則為段干木有欲與無欲故耳世有工佞諛以投餌結官寺以擁恩賄女謁以伺私甘讒辱以固位吮癰舐痔猶且為之而欲主之無輕惡可得乎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

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隣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夫天生民而令有別人之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

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時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而周分為二是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亡國之常數也

趙簡子朔而謂群臣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不忍君之醜也而忍君之過也鐸也不忍君之過也而忍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君子謂簡子誠賢主矣主賢則臣言刻主不賢則臣言甘刻則不便於一人而便於國家甘則不便於國家而便於一人故欲國家之理亂觀於進言之甘苦而可知也

庖人作美饌以享賓客賓客之樂之也謝主人而不謝庖人匠氏作美室以宅家衆隣里之觀之也譽主人而不譽匠氏故善為天下國家者以人臣

之善為善天下後世不歸美於人臣而歸美於其主明君哲辟由此其選也昔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將無傷民乎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君子謂靈公可

謂知君道矣君也者無任而無不任者也無能而無不能者也故鏡其美惡行其賞罰而已矣何以自用其智自私其善而可以有譽於天下後世乎

桓公將飲管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而召之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鮑叔隰朋追之及管仲於途而返之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荒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樂也仲父年長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之後失之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出公以賓客之禮送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徒行見公曰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四顧無告而君不恤日夜飲酒致樂不已民無樂有君矣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公驅而及之康內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也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差其貧富而給之布縷粟米薪橑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肝肉吏告畢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君子曰管仲晏子可謂不從君於昏矣明主懷百年之憂而忘一日之樂昏主耽一日之樂而忘百年之憂比干之諫不容於紂而二子之諫見聽於君遇使然也

為國者莫患乎有壅救弊者莫先於去壅是故百壓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觝牛以有壅也善賈者不壅其貨善田者不壅其禾善養生者不

壅其氣善導水者不壅其泉至於為治而可以壅其賢乎是故去讒遠色明目達聰衢室之問總章之咨一饋十起一沐三握皆所以防壅也彼周王之使監謗者鄭人之欲毀鄉校是惡其壅而窒之也庸將愈乎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有材而無匠猶無材也有臣而無君猶無臣也是故舜非堯無以敎百揆禹非堯無以定九州傅說非高宗無以成中興周公非成王無以興禮樂蕭曹非高祖無以興漢房杜非太宗無以興唐此

巳事之明徵也然則有君而無臣則如之何曰古之為治者未始借才於異代臣之不得循夫無君也是故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君子之取於世也常薄而其積於身也常厚故一藝足以成名然而衆藝無焉一長足以媒仕然而衆長無焉是故在家則治在官則治在邊鄙則治在朝廷則治在軍旅則治在俎豆則治可大可小可遠可近可崇可卑可簡可繁以其為之者素也小人則不然得此而遺彼舉一而廢百以其為之

者不素也今夫羅之張也以待鳥也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若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甲之被也以備矢也而中矢者甲之一札也若為一札之甲則無時不傷矢矣是故君子之處世也以有備勝無備以有餘待不足

仕之患有三而疾病不與焉榮薛卿之祿嗅驕君之餌此一患也佞諛以茍容比周以固位此一患也干戈生於談笑陷阱設於盤卮此一患也昔太宰丁未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易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世之人主往往以爵祿驕其臣少不適則呵怒之無已則謫譴之無已則戮辱之刀鋸在前而猶不知所以自請也欲無及得乎

君人者利人則天下歸之厲人則天下畔之故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后與讎無定主而撫與虐有常應也今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易錢以資之非愛庸客也欲其力耕而豐殖也庸客致力而疾耕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欲

其美食而資錢布也家之有嬰兒也父母養之而簡長而相怨供養薄於父母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以所以養之非其養也是故人君利人則為主庸之相養人君厲人則為父子之相棄

趙簡子沉鸞徼於河左右請其罪簡子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是以誅之君子謂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直木無曲影欹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君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宮室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黄式盗驪至君好善御則王良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至惟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盛治也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說林十五

物理林

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員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

也是故春夏則群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虚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絶賁星墜而渤海決人上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

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嵐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耐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奰食草者善走而愚食

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惟通道者能原本之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中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冬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山之雲也爲草莽水之雲也爲魚鱗旱之雲也爲烟火涔之雲也爲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

歲欲豐而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而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草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濆子曰天之休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灾祥必有先見觀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雉化蜃鱔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黎化狝苓化龜橘化

枳梅化杏莧化鱉樹化竹稻化蠶蔬化蝶腐葪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化雄豺化黿星化肉慧化胡肖化人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舄化梟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麂杞化犬米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鳲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雞見食而呼群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鷹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燰爪之禽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燕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雎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鴝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狨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臍群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烈鵟盡印而開穴鸛禹步而發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

蠖蛔隱藥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蛔蛔禁[illegible]蟯轉丸溪鶒勅邪蝶𧖴祝子孤聽水鸛知雨此以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秋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大騩歸之山有草曰蒗狼服之不夭放皋之山有木曰蒙木服之不惑苦山有草曰無條服之不癭牛首之山有草曰鬼草服之不憂翼望之山有獸曰讙服之已癉服帶其毛也青丘之山有鳥曰灌灌佩之不惑佩亦服基山有獸曰猼訑博施佩之不畏

憲翼之水有龜曰旋龜佩之不聾扭陽之山有獸曰鹿蜀佩之宜子孫招搖之山有木曰迷谷佩之不迷錢來之山有獸曰羬羊可以已腊皴也松果之山有鳥曰螐渠彤可以已𦡊皴皮也甘棗之山有草曰蘀可以已瞢有獸曰難那可以已癭脫扈之山有草曰植楮可以已癙霍山有獸曰朏朏普昧反可以已憂招搖之山有草曰祝餘食之不饑上申之山有鳥曰當扈食之不眩陰陽之澤有魚曰冉遺食之不眯帶山有鳥曰鵸鵌食之不疽眕水有鳥曰鵁窈食之宜子小陘之山有草曰崗草食之不

崽石脆之山有草曰條食之已疥皐塗之山有鳥
曰數斯食之已癇陽山有獸曰領胡食之已狂英
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諸毗之水有魚曰滑魚
食之已疣天帝之山有鳥曰櫟食之已痔崑崙之
丘有草曰蕢草食之已勞譙水有魚曰何羅食之
已癰蔓聯之山有鳥曰鵁食之已風單張之山有
鳥曰白鵺夜食之已嗌痛北嚻之山有鳥曰鷲般
鶥冒食之已暍陽華之山有草曰諸藇食之已瘧
此皆物之有利於人者也蟠冢之山有草曰蓇蓉
食之無子雁門之水有魚曰魳魳沛食之殺人鉤

吾之山有獸曰狍咆鴞能食人鹿吳之山有獸曰
蠱雕能食人萊山有鳥曰羅羅能食人邽山有獸
曰窮奇能食人此皆物之爲厲於人者也
空桑之山有獸曰軨軨見則天下大水崇吾之山
有鳥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敦岸之山有獸曰天
諸見則其邑大水玉山有鳥曰胜姓遇見則其國
大水嶁嵫之山有鳥曰自號見則其邑大旱渾夕
之山有蛇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姑逢之山有鳥
曰獙獙敝見則天下大旱令丘之山有鳥曰顒娛
見則天下大旱蛇山有獸曰㢸巴狼見則有兵鹿
臺之山有鳥曰鳧徯見則有兵歷石之山有獸
梁渠見則大兵小次之山有獸曰朱厭見則大兵
硜山有鳥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大山有獸曰蜚
見則天下大疫復州之山有鳥曰跂踵見則其國
大疫樂馬之山有獸曰狹見則其國大疫柜山有
獸曰狸刀見則邑多土功盧其之山有鳥曰鵹黎
鶘見則國多土功獄法之山有獸曰山𤟹揮見則
天下大風几山有獸曰聞獜磷見則天下大風欽
山有獸曰朱獳儒見則其國有恐景山有鳥曰酸
與見則其邑有恐餘峩之山有獸曰犰狳仇余見

則螽蝗爲敗羗光之山有獸曰猾褱懷見則縣有
大繇章莪之山有鳥曰畢方見則邑有譌火柜山
有鳥曰鴸見則縣多放士硜山有獸曰峳峳攸見
則國多狡客此皆物之兆灾者也丹穴之山有鳥
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女牀之山有鳥曰鸞見則
天下安寧欽山有獸曰當康見則天下大穰泰器
之水有魚曰文鰩見則天下大穰玉山有獸曰狡
見則其國大穰此皆物之兆祥者也
泰豆氏授御於造父先教之趣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嘆曰子之敏若是哉凡御亦如此也造

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於乎馬異類也民同類也順馬之性

以御馬則天下無疲馬矣順民之性以御民則天下無疲民矣

石瀆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為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為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

石瀆子寢而夢有人謂之曰子知夫蠛蠓乎忽然而起忽然而滅忽然而聚忽然而散視之甚促今人之起也滅也聚也散也亦猶是也蠛蠓其細者不見夫傀儡乎忽然而出忽然而入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視之甚促矣人之出也入也喜也悲也亦猶是也傀儡其細者不見夫流潦乎忽然而來忽然而往忽然而盈忽然而涸視之甚促矣人之來也往也盈也涸也亦猶是也流潦其細者不見夫日月乎忽然而升忽然而沉忽然而明忽然而晦視之甚促矣人之升也沉也明也晦也亦猶是也石瀆子覺而悟曰善哉論乎吾之有身也陰陽之氣也忽然聚而為人久且將復還諸天地非吾有

矣而况祿位名利身外之物乃欲固守而有之不亦惑乎昔石戶之農入海而讓天下王子搜逃丹穴而讓國顏闔避魯君之徵屠羊說卻楚王之賞蓋皆不以身殉富貴者也

海上有魚名曰烏鰂謂烏之喜於啄腐也浮而出之於波烏果以為腐也而啄之乃以鬚搦烏足拽而沉之飽其肺肝焉故又曰烏賊見漁舟至即吐墨溷水以自蔽漁見其溷也以為有魚也而捕之蔑弗得矣夫此一微物也詐足以賊物而不足以衛身惜哉

雀性好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噎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爲舄屨之舄所以爲行戒也鷩性耿介畫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飾鼎以饕餮貪之戒也飾簠簋以龜黿之勸也

飾羊以爲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爲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内荏而論篤者未必爲君子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柱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

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也不如簞犧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若黑蜧

魚懐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美以自澤也蓬依麻而自直蔦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噬而一不善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其性之忘噬也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蟾蜍食蝍蛆蝍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値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下也

新鬼大而舊鬼小僖閔之所以逆祀也外蛇勝而内蛇傷突忽之所以相殘也射豕見妖而傷股以斃戮彭生之殃也夢厲訊巫而卒不食新滅同括之祟也夢人叫天而被弒巳氏殺渾良夫之應也進食吞蛭而宿疾得愈活宰夫之報也夢蘭而得君福之徵也夢牛而滅嗣禍之兆也

或謂至信之感豚魚德政之格猛虎馴雉之異弭蝗之祥其事若茫昧然者而君子亟稱之何也曰是何足異乎其尤有異者則信陵君之僇鷄童恢之誅虎是也信陵君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

去而鳩出鷂逐殺之信陵君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捕得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鷂三百以奉信陵君恐傷及無辜也乃案劒而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而盡放其餘名聲布天下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出而祝虎曰天生萬物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殺人當垂頭服罪否者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遂殺之其一向恢鳴吼踊躍

自詹即令放釋由此觀之孰謂鳥獸之不可格哉是故伯趙禽之至微者也而技人能擾之以鬼弄蚍蜉虫之至微者也而眩人能教之以行陣䖘蠪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觝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其於小技則然而況德政之感通又何恠也

騂騮騄駬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兎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鵂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瞋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䲢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此勢之各有所借也

攻金者不能治石摶埴者不能鑄鍾染者不書鑒者不斷此業之各有所專也

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妖山恠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跂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澒洞浩瀁黃流浴日怒沫春天萬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減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而蛟龍黿鼉之屬蟻聚而蕃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以其無所隱

蜾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蛇爲毛蟲之衆也而不能無虎豹此天地之沴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置之何如耳若寵之以禄秩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噬而螫乎

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色同也飲啄同也巢居同也子之所之人無不喜而吾之所之人無不惡其故何也鵲曰亦惡子之聲耳夫好祥而懼灾人之情

也吾之鳴也率多兆吉而子之鳴也率多兆凶是以惡子如欲免焉盍時其吉而鳴之乎烏如教而往又復見逐投之尾毻幾折翼焉烏返而怨鵲也曰甚矣子之誑予也鵲曰何誑烏語之狀鵲曰子謬矣子之素也鳴必兆凶而乍以吉往人安能遂信之無已則更鳴而可乎

蜩謂雀曰甚矣子之栖栖也而食官倉之粟啄野田之禾五尺童子脩機彈而隨之睥睨側行什發而中四五焉獨柰何以如丸之腹而自喪其軀乎雀謂蜩曰子非有求於食者也飽清風飲甘露

振子之文綏而逍遥於埃壒之表斯已矣而乃終日囂囂於柳棄之間使無賴爲娱者以子足圖也拈竿而縈垸凝神而掇之十而中八九焉孰愈於栖栖以蘄食者乎蠶又謂蜘曰子之腹枵然大也利害宜知之而乃張如輪之網結比目之文而胥之於簷楹之間撼之則搖觸之則斷而承蜩者以爾爲具也乍成而倏毀併其身而撲之非作僞而心勞者耶蠹又謂蠶曰子知彼之無用而爲子之有用似矣然盈寸之軀所需幾何而乃偏耆乎桑桑之葉豢養於婦人之手纖纖而累之宛轉而營之而殺身以爲報即黼黻玄黃庸詎知其文乎海鷰聞而咲之曰雀之以食爲祟也蜩之以不食爲祟也蜘以無用之巧爲祟也蠶以有用之巧爲祟也皆不知隱身以遠害者也不自病而病物益惑矣蠹宅木之心而飽其脂膏自以爲太山之安而不知實腐而幹傾也震風從而折之又將安所於庇乎

廣廈閎室連房通闥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西施毛嬙閭娵曼姬人之所愛也魚見之而避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縞衣羅繻冠冕佩玉人之所華也獮猴服之而駭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洪濤大壑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惡草瘴波妖雲毒霧龍蛇之所宮也人觸之而斃迴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彼以爲樂而此以爲憂也彼以爲危而此以爲安也於乎非聖人孰能盡人物之性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雞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埏埴以爲器窬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鍾鍛鐵以爲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檋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干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善劍一也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救火或以瓶盎或以盆盂或以斗杓或以甕瓴盛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伐木取材或爲輪輿或爲梁柱或爲棺舟或爲什器所用萬方其於適用一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類應以無聲而使有

聲也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黃鍾疏而衆音繁卑者疾而尊者舒也定制者徇禮而不徇情故弁冕衮裳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疏越一唱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昆吾太阿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鍾

城峭必崩岸峭必陀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鱉故邃谷長林非爲虎豹也而虎豹棲焉叢

木茂枝非爲飛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爲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清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起氊僥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君子以之下焉者日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寡取而易盈好逞而易窮駑駘之才也小人以之

堂谿公謂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千金之玉巵至貴也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賢莫盡其術矣石濆子曰堂谿公之言蓋專以諷昭侯也究而極之細人而忠信其不漏之瓦器乎高貴而詐譎其無當之玉巵乎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

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石濆子曰君子之進君子非以植黨也而卒至於相濟志乎公也小人之引小人本以樹援也而卒至於相讎志乎私也是故善樹者以國不善樹者以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石瀆子曰耳目心志聖人與愚人一也一爲聖而一爲愚一善師而一不善師也是故神農之治病也師於草禹之治水也師於水后稷之樹藝也師於苗太公之制陣也師於鳥獸法天下而傳後世豈自用其智而能之乎彼管仲隰朋知其細而不知其大則是覇而已矣

芝園外集卷之十五

芝園外集卷之十六

說林十六

記述林

一書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易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彖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彖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比

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執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伏羲之易至文王周公而始明文王周公之易至孔子而大著闡造化之秘極人事之變類萬物之

情於繫辭乎盡之矣此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歐陽子乃以繫辭爲非聖人之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十翼孔子之所以解經者也故學易者求之十翼而已矣其有未備者推類以通之而已矣如頤之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兼養人與自養言之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言養人之貴正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言自養之貴正也先養人而後自養者頤以養人爲義也然自養其本也故曰自求云耳

今本義以觀頤爲所養之道自求口實爲所以養身之術而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遂析而爲養德養身之事殊不知養德養身其實一也皆所以自養也析而二之非經文之旨矣故學易者亦先求之十翼而已矣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

以文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明白易知夏猶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大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興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蓋遠矣位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子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釋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者事多真而久或訛失者十而一二矣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爲善學者哉

小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朱子以爲婦人之詩極詆小序之失今觀其詩有曰敖遊曰威儀曰奮飛此豈婦人之所以自咏者耶詳其詞旨其爲仁人不遇於君而愁小人之見擯蓋宛然可見也傳者且不可據而不傳者又何以爲信乎

邶鄘衛鄭之風朱子率以淫詩斷之其言曰夫子放鄭聲而正雅樂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桑中之詩是也故凡考証未審詞旨可疑者槩

謂之淫風竊意夫子所惡於鄭衛之聲者孟氏問
流傳之音而非删定之詩也如其槩任所擯也則
如定之方中騰彼淇澳與緇衣羔裘之篇並以為
淫風而棄之乎必不然矣而乃悉目之於二十一
篇三十九篇之中不已過乎今考小序曰桑中刺
奔也氓有狐刺時也於詩意固無外也於蝃蝀則
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今未有以見其不然而直謂刺淫奔之詩何與於
木瓜則曰美齊桓公封衛之功而衛人欲厚報之
詩其意誠無窮也而或乃以衛未嘗有瓊瑤之報

為疑亦以為男女相贈答之詞又何與於風雨則
曰思君子也夫世亂而思君子宜無所不至故曰
賢賢易色安得以詞之狎暱為疑乎於子衿則曰
刺學校廢也夫學校廢而思多士亦宜無所不至
故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安得以為詞
意儇薄而不類乎夫史之闕文夫子所慎而傳信
傳疑經生之準豈古昔之所傳者皆非而盡以義
理億斷者為是乎故吾之於詩傳也有信有不信
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衛今考其詞伐檀為車而寘之河干正言君子
被擯而不得仕也不藝而得禾不獵而得獸正言
小人無功而受祿也末言君子之不素飡正以深
刺小人之素飡也今如集傳之意則文義自不能
通而詩人之旨晦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故其詞曰邦家之基曰邦家之光曰民之父
毋蓋深慶之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故其詞曰菁菁者莪喻人
材之盛也曰我心則喜曰我心則休深以為慰也

亦非槩為燕饗之詩也

胡文定春秋傳為宋高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
君卑臣內夏外夷為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
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
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鑿矣然詞嚴而
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吾必以是為首選乎

莊二十有九年紀叔姬卒文定以為紀侯非也
紀亡矣侯既卒矣又何病乎說者曰叔姬不為國
亡變其所守而待盡于酅春秋特錄之以勸後世
是也以此坊民猶有儷體依居國亡不能死而委

身於夷狄如晉惠后之為者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於是因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

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詞是則不以義理求聖經而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其以正次王王次春者以天子上承天道下統諸夏也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名實昭章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

優戲之說隱已為不可况又於褒貶生凡例耶以例求春秋皆逆詐億不信之心而謂聖人為之乎

春秋之法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直書其事而善惡是非欲掩而不可掩斯之謂實錄也如曰加某字以貶人又削某字以貶人加某字以褒人又削某字以褒人則聖人之作經幾於舞文弄法之為矣且七十子之徒親炙門墻尚有不知聖人之意者若正名之言子路猶有惑焉今乃欲以不明之意示千百世之人而使人各以所見求之豈光明正大垂訓於人人者乎

稱人者貶也而人不必皆貶微者亦稱人稱爵者褒也而爵不必皆褒譏者亦稱爵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宣則書即位妾母不稱夫人而成風則稱夫人失地之君名而衛侯奔楚則不名不踰年之君稱子而鄭伯伐許則不稱子會盟先主會者而虎屋之盟則先宋征伐首主兵者而鼏之師則後齊母弟一也而或稱之或没之天王一也而或稱之或去之此皆凡例之不可通者也惟求其行事之實則其得其失思過半矣

春秋之世其始也王室微而諸侯強故抑諸侯以

尊王室其繼也諸侯又微而夷狄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尊王室固所以尊王也扶諸侯亦所以尊王也

春秋之書有因魯史之舊文者有聖人之特筆者如訃告則書不訃告則不書曰郭公曰夏五及其他會盟戰伐皆因魯史之舊文也如曰成宋亂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曰夫人孫于齊曰夫人孫於邾曰鄭棄其師曰天王出居于鄭曰天王狩於河陽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聖人之特筆也

或曰桓公宣公皆書有年紀異也何言乎異也大倫既斁咎徵豐見國無以為國矣而乃得有年非所有而有之者也君不恤民而天恤之國不宜瑞而天瑞之則是異而已矣予曰不然桓之世日食既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宣之世螽則書大旱則書日食既則書如以有年為紀異也則將以此數者為紀常乎春秋於無道之國豈專欲其凶災而不欲其豐足也各書其實而休徵咎徵有不容隱者矣

隱公攝位成先志也隱非庶孽桓非正嫡志乎立桓者惠公之私也隱長而賢桓愛而幼隱不立則無以定國立則非惠公之意故攝也天王致賵考宮獻羽皆所以尊仲子也尊仲子所以成桓公之為君也却羽父之請而為菟裘之營公之歸國有日矣而何桓公之不能忍也簒逆之臣惟利是視羽父不足誅矣以怨報德以讒動逆桓之罪可少逭乎胡氏以隱為猶豫宜及於禍是責人無已之論也

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

督之罪也胡氏之言然乎曰非也衰世無天道而天道未嘗亡衰世無王法而王法未嘗亡其或書王或不書王因史氏之舊文也簒弒之賊不待貶黜而惡自見矣若曰書天道以討某書王法以討某是後世獄吏之為也而謂聖人為之乎如不以討罪之故也則曰王曰正可以廢而不書乎鑿說亂經此其為謬亦甚矣

歸賵歸襚來聘錫命求車求賻逆后歸姬天王之所以交於諸侯者此耳其餘不得而與也是故會盟數而列國之私交盛矣朝覲廢而尊王之典禮

損矣戰爭繁而征伐不出於天子矣慶弔頻而褅祭不出於天子矣賜爵賜祿賜氏賜族一切擅而行之天王之分其與存者能幾何哉春秋之作其以著王室之陵夷乎其聖人之不得已乎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氏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稱爵二年秦晉戰于彭衙胡氏又謂以晉侯爲主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矛盾此類甚多欲以明聖人作經之意不亦難乎

桓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非所如

而如焉者也公薨于齊非所薨而薨焉者也公之喪至自齊非所至而至焉者也葬我君桓公非所葬而葬焉者也天王之失政隣國之失討魯之無臣子胥見之矣

周衰失政諸侯有弑逆者非惟不能討而又聘焉春秋書王臣下聘者八而聘桓公者凡三桓之罪尤著而周之聘之從此周之所以不振也

鄭伯不朝天子率諸侯親征從之者三弱國而已又畏齊之比於鄭也不能躬擐甲冑而以微者行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傷之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

初與鄭入許者齊魯也以許與鄭者亦齊魯也既而謀定許者又齊魯也魯本與突許實怨鄭定許所以撓忽也撓忽所以翼突也方突之未出也宋有所責而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而又欲納之魯既以鄭伐宋既又與宋伐鄭或合或讎反覆皆私也故曰春秋無義戰

或譏魯莊公不能復父之讎或譏公不能防閑其母夫子而制母事之難爲也以弱讎強力有所不

足也是猶可說也惟夫以昏姻之故一年之間親如齊者再盟齊者一遇齊者一何若是之僕僕乎納幣逆女皆以身親之矣比其至也又使大夫宗婦用幣以覿違禮越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曾不念文姜者何國之女乎桓公之弑也以何地何人乎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心於伉儷之好有人心者忍爲之哉卒之哀姜通于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二世殲焉雖賴季友柄國社稷再安而季友之後爲季孫叔牙之後爲叔孫慶父之後爲孟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而魯不復振則莊公爲之也

史氏之言曰齊桓公與蔡女戲舡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桓公怒而伐蔡以事揆之此殆不然自莊公十四年荊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易世不通中國者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于鄭蔡鄭者楚道之衝而華夷之門戶也攘夷尊周桓公方有事焉不得鄭無以攻蔡不得蔡無以及楚蔡得而楚之四封震矣故包茅一問而楚詞遂屈兵不血刃而方張之國懾如鳥鼠使諸侯不復携貳而中國不淪於左衽者皆邢之師為之也其云怒蔡蓋因

史之誤耳如徒以一婦人之故而興師則諸侯何遽合從而強楚何遽屈服乎桓公圖覇必不若是之拙也

周惠王愛其子叔帶將易其世子鄭故齊侯合八國之君會于首止以定王世子惠王不悅使周公謂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聽之逃歸不盟說者謂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令也逃歸鄭伯從令不從義也桓公合諸侯二十餘年僅能服楚於召陵鄭伯一逃楚即滅弦若鄭文者不特桓公之罪人實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合兵以討逃之會鄭乃乞盟春秋於其叛書逃於其來書乞賤之也

僖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趙氏曰季姬不繫於國內女之未嫁者也蓋期鄫子于防而鄫子遇之也使鄫子來朝以請昏于已故明年而季姬歸于鄫如其意也始遇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鄫而公不止嗚呼淫風流行桑中大車之詩不作於魯而駉與有駜之篇猶以頌僖何哉蓋夫子於魯詩存頌而略風為魯諱也春秋天下之大法豈容盡諱哉文姜

哀姜鄫季姬之事備著於經雖無魯風可也

世之稱五覇果若是班乎曰不同也覇也者攘夷狄安中國以尊周室者也故齊桓未興天下大亂齊桓興而天下定矣齊桓既沒天下又亂晉文興而天下定矣此二君者生民倚之以為命周之宗社頼以不滅此所謂覇也若宋襄之狂繆戕中國以事夷狄秦穆楚莊以夷狄而脅中國此桓文之所必討者惡得謂之覇哉故孔子於春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其竊取之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蓋力勉時君以行王道救時之

言也後之讀春秋者不是察也而槩以桓文之功為聖門之所不齒豈其然哉

魯之衰也以三家三家之強則文公成之也方其即位之初鄰國之好不親霸主之會不親率以大夫往焉閏月不告月當月不視朔昏庸偷惰足不出寢門之外是以大夫竊柄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内懷國人以自封殖威權日去而猶不之悟也故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者季孫行父也會晉伐沈敗狄于鹹者叔孫得臣也為戚之會為垂隴之盟者公孫敖也至東門襄仲則見於經者凡九或會或

盟或如或伐其專恣益甚於三家矣泰阿倒持是尚可以為國乎卒之目未瞑也而二子為戮妃妾不能相保亦何貴於為人君哉

成公之時國無可為矣強臣擅命而政令無章故作丘甲非所作而作也立武宮非所立而立也取鄟非所取而取也用郊非所用而用也以季孫行父之私怨歸父也而合七大夫之師以伐齊以楚之強暴也而合十一國以與楚盟是尚可以為國乎故弔景公之喪而輙見止如沙隨之會而不得見已則不競又何尤於人乎

襄公以幼沖即位三桓之強如火益灼不復可以禦遏至季武子乃作三軍以分公室而千乘之尊徒貌然寄空名耳始也賴晉悼以守封疆繼也籍晉平以延喘息及晉與楚平而楚之暴橫益甚公也兩事晉楚疲於奔命見辱於楚得脫以歸不自創也而反効夷言作楚宮以沒是尚謂之有恥者乎

昭公之時國非魯君之國矣以英主為之猶懼其不競也況於生十有九年而猶有童心者乎故如齊求納而不與如晉求納而不與盍齊之高國晉

之六卿猶夫三家也以勢則政不在公而在三家以利則公無賂而三家有賂公可失而三家不可失也是以孫于齊次于陽州居于鄆次于乾侯纍纍若喪家之狗而誰收卹之及不勝其憤而攻季氏乃又不能克也卒之齊晉皆莫之救而客死於乾侯不亦悲乎定公當昭公失國之後親征伐親會盟用孔子以相夾谷用子路以墮三都三桓亦稍戢矣公薨而哀公立三桓復橫所謂天之所廢不可復興者也

周自平王東遷政在諸侯至隱之世習以成俗齊

桓晉文相繼而起秉大義以尊周室而會盟征伐迭見於天下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定哀以来齊晉既衰政在大夫吳越横行天下靡然日入於戰國而西狩獲麟適當其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春秋以是終焉是春秋之作始於五伯終於戰國天之所以拯亂世也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渚矣　國朝以禮記列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子朱子慨禮經之渚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

而卒而終之於門人之手遂使後人不尊而遺經不復豈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亦可以相發明矣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蓋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録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録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

列子楊朱之篇蓋欲齊生死混賢愚等貴賤消毀譽而一之此荒唐之旨也以堯舜為偽讓而享祚以夷齊為實讓而失國以舜禹周孔為苦死以夏桀殷紂為樂終以子産為鄙以朝穆為真以節性為纍梏以縱欲為自然以速亡愈於久生以賢愚同為腐骨卒是道也是使人廢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窮聲色臭味男女之欲孜孜如不及禽獸之行興而禮義之防決矣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為之法以治之為之教以導之尤懼其或懈也而且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無非所以閑其邪心而止其淫僻焉耳豈聖人之得已哉

如其以肆情為達生以拘録為閉性而惟患死之不速也則必越樊毀垣侵攘欺紿無所不至以求厭其欲是率天下而亂矣即欲為朝穆也其可得乎於乎此邪説誣民罪不容於僇矣

莊子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此自知其德之不能跂孔子也駢拇胠篋之篇力排聖人此自知其功之不能希聖人也觀其一書之中諄諄稱引不一而足蓋可知矣不特此也極言死之為樂則知其畏死也甚於恒情矣極言貧賤之為適則知其厭貧賤也甚於恒情矣於乎若列者其真欺世之

雜戠

賦以騷爲至賈董猶爲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

詩以漢魏爲準晉猶爲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楊子雲以太玄擬易而不知方州部家之起例非八卦之變化也其果足以明天人之蘊乎文中子以中說擬論語而不知董薛裴賈之問答非孔門之授受也其果足以承先聖之統乎然則覆瓿之譏續經之僭宜有不能免者矣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

蓋漢魏之詩典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晉之文以二陸爲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柳爲至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爲宗然張非蘇比矣盛唐之詩以李杜爲冠然杜非李比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必稱杜而不知詩之衰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爲文也叶詞爲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續詞安排布置殆如匠者之構居室矣古人之爲詩也風雅頌以經之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之真以達風諭之旨如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奇羅網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學其變化而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專學其艱澁夫安得不弊乎

莊子襲列子而爲之者也呂氏春秋襲莊列左氏管子而爲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列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者也

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志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又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故皇皇於爲善則可以得長日之益矣皇皇於去惡則可以免銷膏之患矣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瓠巴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也養由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

焉所見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全牛
誠乎牛也夫誠乎技者而猶若是而況誠於道者
乎

古語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
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
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粗其所取
彌粗

上焉者安義其次畏義其次畏法下是則刑戮之
民也

毀譽其哀世之風耶哲人莊士之所不屑也然而
善善貴長譽之過也猶之為厚也惡惡貴短毀之
過也薄斯甚矣此待人之道也聞譽而自驕則德
日以損庸可喜乎聞毀而自省則善日以興庸可
怨乎此修己之道也故君子與其毀人也寧其譽
人也與其譽己也寧其毀己也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
達則不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
於羑里忘其為羑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為
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
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病夏侯勝坐徙犴
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忠宣竄永
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文
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
輟此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
學乎曰此自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
誣上行私亂政虐下將何所不至矣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
以目食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亦實未必辨於目
也聞人之所羨而羨之此謂以耳視也膏粱未必

充於腸也調和未必適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
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也宮室未之游也
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果餌之刻
鏤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綠無當於口也時俗之
所珍而亦珍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
論也及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然不亦可哀之甚哉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
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
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石濟子
曰視天下而皆勝己也則其為善也不得不力矣

欲無智得乎視天下而皆不如巳也則其爲善也
不能不怠矣欲無愚得乎
楊文定公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無愧幽明然後無
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
可以訓子孫故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
也不修其身而能裕其後者亦未之有也
修爲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
於妻子則忽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
察識也而形之於夢寐則眞矣故曰夜卜諸夢寐
晝觀諸妻子蓋妻子既刑則修爲無所不至矣夢

寐既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
書即我也讀書所以求盡巳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
皆書之所具也亦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
巳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巳之謂也舍是而爲
學吾弗知之矣
學藝則學學道則學其從事一也學道者求爲聖
賢學藝者求成一藝其大小懸殊也然學藝者必
以藝學積久而藝成矣學道者多以口學曠日而

無得矣於乎可以學而不如藝乎
爲學者其猶墾田乎墾得一畦即治一畦播之耘
之以求一畦之獲也墾得一畝即治一畝播之耘
之以求一畝之獲也巳墾者藝而不荒未墾者拓
而不巳如此則德日益崇業日益廣其於學也其
殆庶幾乎
人知高高者爲天而不知地上皆天也知冥冥者
爲鬼神而不知幽顯皆鬼神也知物我之爲物我
而不知物之莫非我也知知地上之皆天也則無
所不用其敬矣知幽顯之皆鬼神也則無所不用

其畏矣知物之莫非我也則無所不用其公矣
君子之於道德也無時而自足也其於利祿也無
時而不自足也夫惟無時而自足也故道德無不
足也夫惟無時而不自足也故利祿亦無不足也
鏡之明巳也功細士之明巳也功大舟之濟物也
惠微德之濟物也惠溥然人皆欲鏡之明巳也而
惡士之明巳也皆知舟之濟物也而忘德之濟物
也
道德之學非以徼福也而福生焉術數之學非以
賈禍也而禍生焉蓋幽贊神明易教也天人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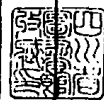
春秋教也而世儒假設經誼依托象類附會陰陽之數渴洩鬼神之機膠泥福應刺譏當世幽明共疾欲免難矣故董仲舒賢矣而下吏夏侯勝正矣而囚執眭弘伏誅於都市李尋流放於敦煌京房被刑於石顯郭璞見戮於王敦此其章章著者也他如費長房劉靈助之流益卑瑣不足道矣是以君子羞稱焉

毀我者我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若我以無害勝之害亦不甚可怒之事以不怒勝之怒亦自止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競亦自消

芝園外集卷之十七

續說林一

談道林

務玄子退耕于野遂雜之與居鷄鶩之與游猋然輪鞅戶無過賓㸌㸌如也拘虛子過而啗曰若是乎困也盍為六合之遊乎曰捐棄人間事我未之能也然則盍為竹林之樂乎曰無與為侶也然則盍為奕乎曰余懼機心太繁欲樂而益之困也子亦知夫奕乎奕有所必攻而徉示之以不攻此秦人遠交近攻之策也有委其小利而易其所大利此晉人假道伐虢之計也有容裏踈外實而示之以虛此孫臏減竈之術也有張翼自蔽弱而示之以強此道濟量沙之詐也有不救其所攻而攻其所必救此伐蔡退楚之謀也有不襲其所備而襲其所不備此木罌渡水之筴也有以死為生迫而致之戰此淮陰背水之陣也有以退為進誘而使之乘此謝玄淝水之捷也若是乎機心之多也而何樂之能為拘虛子曰子知奕之多機而不知不奕之多機也逢蒙以機而精其射造父以機而良其御公輸以機而擅其巧墨翟以機而固其守宜

傒以機而神其丸伯牙以機而妙其琴不惟是也倉頡之作書機也大撓之制曆機也皐陶之明刑械也軒轅之治兵機也后夔之合樂機也伯夷之典禮機也大禹之平水土機也后稷之播種機也萬事萬物咸出乎機咸入乎機然則不有忘機者乎曰漢陰老人非桔槔之機而不知抱甕之亦機也河上丈人非尚白之機而不知守黑之亦機也奚獨奕為然哉故曰或作或休與天者游惟玄惟虛與道為徒惡乎機惡乎無機

人不能皆堯禹也亦不必皆跖蹻也堯禹跖蹻一定而不可移者也自餘則可以漸靡而移者也今夫繁弱鉅黍其始則筋膠角幹也入之排檠調其羸詘已而傳之弩矢縱送如意遠發而遠中近發而近中漸靡使然也乘輿之輪山之直木也寘諸檃栝三月五月而不弛其圜中規行乎畏途廣陸敝而不返其初漸靡使然也蘭芷藁本谷澤之眾草也沃之糜醯馨香發聞以易佩玉以匹名馬漸靡使然也干將莫邪鉅闕辟閭其始則赤堇之錫若邪之銅也鍊之以歲月助之以雷公雨師清水淬其鋒越砥礪其咢照人如水切玉如泥陸剸犀象水斷鯨鯢漸靡使然也惟人亦然漸靡以仁義則仁義漸靡以忠信則忠信漸靡以敬讓則敬讓漸靡以欺詐則欺詐漸靡以淫邪則淫邪漸靡以暴悍則暴悍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其不為君子者則以所漸靡非也君子可以為小人而其不為小人者則以所漸靡善也

有為儒生之學者誦說先王哆口談議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聖賢于前自以為富貴在躬雖萬乘之尊九土之富莫與易也一日過玄居子而論學焉玄居子曰子常施之于邦國乎曰未也常行之

于鄉黨乎曰未也常修之于家庭乎曰未也曰然則子其宋人乎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夫券富室之所有也財貨之所載也而拾取其遺姓名之不知都邑之不問居止鄰詎之不察而徒然援之將安取貨哉今子執空言而幾實用侈然自以為無當也則何以異于宋人之寶券者哉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殘忍勝之則欺狐弱寡以至弒父與君亦將為之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貪昧勝之則取

非其有以至刼貨盜國亦将為之矣人能充無疾
行先長之心而禮不可勝用也傲惰勝之則少凌
長卑踰尊以至抮臂奪食踰墻摟女亦将為之矣
人能充善善惡惡之心而知不可勝用也偏戾勝
之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以至廱跖蹻而涵隨夷
非周孔而譏湯武亦将為之矣夫惻隱也羞惡也
辭讓也是非也人之所必有者也有之斯為人矣
殘忍也貪昧也傲惰也偏戾也人之所本無者也
有之斯為禽獸矣夫皆是人也皆是四端也而若
是其異何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

厥民去之君子存之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四體不備不
足以為全人四端不備獨可以為全人乎今夫目
之盲也耳之聾也手足之不仁也人之所甚患也
盲者不忘視聾者不忘聽痿者不忘起如有能愈
之者有不皇皇然求之者乎乃若四端則由我而
不由人者也在内而不在外者也省察以心擴充
以心涵養以心克治以心宂之則是而乃甘於自
暴自棄獨何以異於盲者之不甘於盲聾者之不
甘於聾痿者之不甘於痿哉

譬穀者不在於秀穎而在於根苗然秀穎而不保
則併其養根苗者而棄之矣養樹者不在於碩大
而在於萌蘖然碩大而不保則併其養萌蘖者而
棄之矣養德者不在於考終而在於初始然考終
而不保則并其養初始者而棄之矣故果行育德
聖學所以成始也敦復無悔聖學所以成終也
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天之所命也不可得而易
焉者也故貧賤而憂不能易之富貴也夷狄而憂
不能易之華夏也患難而憂不能易之平康也是
多之乎為憂也多之乎為困也君子知其然故素

位而行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飯蔬飲水而樂
在其中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有明徵矣故曰仁
者不憂曰君子坦蕩蕩曰君子不憂不懼非漫言
之也小人則不然貧賤則憂夷狄則憂患難則憂
其於富貴也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是無
日而不憂也故曰小人長戚戚夫蕩蕩即為君子
戚戚即為小人觀於此而上達下達之分可見矣
然則君子有終身之憂何與曰憂不如舜而已矣
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為天子而袗衣鼓琴若固
有之此所謂素位而行者也如舜則無憂矣

易之言龍德而隱也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立不立在我者也名不名在人者也是不是在我者也知不知用不用在人者也有立而名者矣亦有立而不名者也有是而知知而用者矣亦有是而不知不用者也一有成名之心則將易操以殉人其流至於鄉原之閹然媚世矣一有見知見用之心則將枉道以求合其流至於鄙夫之患得患失矣故君子之學非惟忘富貴之為貴而以忘名之為貴名忘然後可以樂行而憂違矣然後可以確乎不拔矣然後可以

稱龍德矣然則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與曰此言修其在我者也身修則不稱猶稱也

生生化化無一物而非天也得得失失無一物而非命也有有無無無一物而非神也知天者不競知命者不憂知神者不惑

觀道者如觀水矣觀水者沼不足而之河河不足而之江江不足而之海不知水者也觀道者無內無外無遠無近無我無物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言一也

求魚於川澤無弗得魚者然而網罟不可廢也求薪於山林無弗得薪者然而斧斤不可廢也求道於往聖無弗得道者然而詩書不可廢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者之網罟斧斤也彼以明心見性為致知以六經為糟粕惑亦甚矣

聽黃鐘之聲而知鼓缶之細也視華袞之文而知裋褐之陋也踐明堂之麗而知環堵之隘也仰聖人之道德而知小善之不足多也故治必稱堯舜非是則小康也功必稱湯武非是則五伯也道必稱周孔非是則俗儒也文必稱六經非是則莊荀

也

珠不能無纇而良工能去其[illegible]不能無瑕而良工能治其瑕人性不能無駁而[illegible]學者能攻其駁追夫珠玉之純也孰知其有[illegible]瑕哉人性之純也孰知其有駁哉然而治珠玉者求之珠玉而已矣治性者求之己而已矣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瞽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惡乎足以治性哉故君子之學也立必參前言不下帶晝與之遊夜與之息知身之有得失而不知人之有毀譽求諸己之謂也小人之學也朝

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報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求諸人之謂也求諸已者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求諸人者猶鏤氷以為玉而終於無成也

衡岱不言高而人莫不以為高江海不言廣而人莫不以為廣金石不言堅剛而人莫不以為堅剛有其實也楮冊之絲繪華矣而人不以之浮水木果之雕鏤肖矣而人不以之充飼無其實也故善亦以實不善亦以實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

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是人之見譽也非必有私愛也惟其公而已矣其見謗也非必有私惡也亦惟其公而已矣君子以人之謗譽為已之得失其謗其譽皆吾身之鑑也故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則以銅鑑恥其行之不及堯舜也則以人鑑鑑銅者修其容鑑人者修其德

凡人之所務務於外君子之所務務於內故明如離婁聰如師曠勇如賁育知如樗里皆非君子之所貴也君子所貴於明者為其足以見道也不離婁可也所貴於聰者為其足以聽德也不師曠可也所貴於勇者為其足以行義也不賁育可也所貴於知者為其足以辨惑也不樗里可也

或疑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其可以必驗乎曰非驗之天地萬物也非驗之時與位也驗之吾心而已蓋天地萬物同一中和也吾能致其中和則天地得其所以為天地有不位者乎萬物得其所以為萬物有不育者乎是吾與天地萬物渾合無間者也何弗驗也故曰能盡其性則可以盡人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之謂也後儒有言一念之善即景星慶

雲一念之不善即妖狐厲鬼又曰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皇蓋亦有見於此矣

古之為道學者難今之為道學者易或曰何謂也曰古之道學言孝而必為孝言悌而必為悌言忠信而必為忠信言廉潔而必為廉潔知之斯言之言之斯行之行之斯守之是以難也今之道學其口堯舜也其行桀紂也其口隨夷也其行盜蹠也侈論竑議欲以一朝駕軼流輩退省其私則饕餮可也浘污可也請寄以取貨可也佞諛以干進可也誑人曰吾存吾心而已矣斯不亦易乎

彈痓者痛為其可以已病也故鍼石不辭焉飲藥者苦為其可以活命也故瞑眩不辭焉為痛苦之故而不彈痓飲藥也則身不活而病不已矣學者之去惡亦猶是也省察不周則不去創艾不深則不去克治不勇則不去操持不力則不去是亦鍼石與瞑眩之類也

鵠之白也吾謂之白人皆以為白也若謂之黑人不黒也即親昵者和之餘則否矣氷之寒也吾謂之寒人皆以為寒也若謂之熱人不熱也即親昵者和之餘則否矣夫一人之口難與天下之口爭也若口之所是必公是也則天下之口莫不以為是矣口之所非必公非也則天下之口莫不以為非矣此不爭之爭也彼以貪為廉以汙為潔以諂為信以佞為忠以暴為仁以枉為直孰信哉

生人之品有三上知也下愚也中人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之性則可導而上下者也導之則莫大於教化荀仲豫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故契之司教與后稷並命周官六典司徒居其一焉是聖王重之也

哀莫哀於心死而身死不與焉然身之死也人莫不哀而心之死也則莫之知哀也可悲之甚也是故事親不孝心之死也事君不忠心之死也兄弟不親心之死也妻子不刑心之死也取予不慎心之死也進退無禮心之死也威儀不肅心之死也語言無章心之死也是皆有道者之所哀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石谷子曰孔子之言蓋舉其端言之也非以盡人理也君子安則思其危勿之敢肆也逸則思其窮勿之敢驕也壯則思其衰勿之敢怠也寵則思其替勿之敢恃也贏則思其詘勿之敢侈也始則思其終勿之敢忽也言則思其踐勿之敢易也友則思其益勿之敢濫也業則思其繼勿之敢苟也夫無弗思也無弗慎也而後可以寡過矣夫然後君子之事畢矣

天行而不止駑駘可以及騏驥止而不行夸父不可以越侏儒故士之為學惟在不止矣壯而不止少者莫能踰也老而不止壯者莫能踰也故必為常成必行常至未有不然者也百川學海而卒至

於海不已者也行邁屢稅胡能有迄不可已而已者也

或問知之與行合一乎曰未始不合一也不行不足以為知然則無先後乎曰未嘗無先後也不知則不能行故行而不問途未有不迷者也涉而不察表未有不溺者也農而不問于農師未有能善稼者也工而不問于工師未有能善器者也今夫邪正曲直學之途也淺深廣狹學之表也詩書六藝學之先師也為人修士學之良工也問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則其知也為真知其行也為善行

夫是之謂合一而君子之學成矣如擿埴而索途猶之不問途也臨海而望洋猶之不察表也守一而執虛師心而自用猶之不求師也欲學之無僻得乎

商人之於貨也其利倍蓰也則走而之國都離鄉去井無慮也其利什百也則走而之四方關梁盜賊無慮也其利千萬也則走而之蠻夷異言異服無慮也士人之修道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格鬼神可以正家善俗可以定國謀王其為利也豈直十百千萬而已哉又況無奔走道路之勞無關梁盜賊之患無異言異服之憂而卒莫之能力也則何智之不如商人哉

一端之錦以易十疋之練可乎曰不可一升之珠以易十斛之粟可乎曰不可一鈞之金以易十鈞之鐵可乎曰不可夫所以不可者何也曰其數則倍蓰也其直則千百也以所至貴易所至賤而惟多寡之為較雖甚愚不為也今人之有身也可以參三才可以繼往聖其為至貴也非寶物之可倫儗也而乃窺倖門嗅芳餌希唾餘之恩澤以餂軒冕之榮則何以異於貿物者哉

生金者山而鑿山者以金生蠹者木而食木者以蠹生事者人而賊人者以事故一時無事則一時之生意也一日無事則一日之生意也老氏之致虛守靜其以是乎

腰萬金之璧者不以貫溟渤之波挾隋侯之珠者不以彈千仞之雀何則所用者重而所以要者輕也夫人之有身也備五德而參三才不啻萬金之璧而隋侯之珠也富貴利達則身外之物亦溟渤之賈與千仞之雀也棄生以殉物憂患煎其內危禍迫於前而莫之知止也豈不悲哉

人之有是心也猶其有是身也身非食不生故飲食滋味所以養身也心非善不生故存養省察所以養心也然人知身之當養也可欲之物無弗致也一日不再食則皇皇矣至於心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其存其亡曾莫之恤也斯不亦大蔽乎今夫魚非水不生一日而無水則餒矣木非土不生一日而無土則槁矣夫物之死也人莫不知之也而心之死也則不自知也可悲之甚也故君子之學在不息不息于學者不死其心之謂也昔子貢倦于學而欲息問于孔子孔子曰事君非所息也事

親非所息也妻子非所息也朋友非所息也耕亦非所息也必也其死乎望其壙皐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有所息矣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不息於學之謂也

夫學非佔畢之謂也所貴在於明道也仕非爵祿之謂也所貴在於澤物也博文約禮所以明道也論道經邦所以澤物也學而不能明道塗車芻靈也仕而不能澤物鶴軒猴冠也

龍門子曰科舉之文與天下無文辯矣孝悌之名聞天下無善俗矣循廉之行著天下無良吏矣貞操之事彰天下無烈婦矣記誦之習勝天下無真儒矣穿鑿之學多天下無六經矣忠直之行顯天下無全節矣是皆衰代事也以今觀之抑又有甚者焉記誦科舉之文天下無經傳矣賄進司牧之吏天下無循良矣賂求旌表之典天下無貞節矣貨鬻銘志之文天下無實錄矣空談致良知之說天下無道學矣

鄧林之野難乎其為木然而求明堂之棟亦不皆中也崑崙之墟難乎其為玉然而求連城之璧亦不多良也聖明之世難乎其為才然而求伊傅周

召亦不盡然也大聖之門難乎其為賢然而求顏曾閔冉亦不多得也苟足任梁棟不必鄧林也足備瑚璉不必崑崙也足司經濟不必治朝也足傳正學不必聖門也是以君子貴自勉

蠶者之志於得絲也耕者之志於得穀也學者之志於得道也其心一也然蠶有勤惰而得絲有厚薄不盡廢棄也耕有勤惰而得穀有多寡不盡廢田也惟學而不力則終於無成而前功盡棄矣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

有人於此示之黑則黑示之白則白不相亂也目

之病也火攻其内翳障其外神爽眩惑五色在前不復能別矣有人於此食之甘則甘食之苦則苦不相淆也身之病也惡寒發熱五臟反覆五味在前不復能辨矣有人於此語之是則是語之非則非不相錯也心之病也狂惑昏瞀好惡易位是非在前不復能判矣然目與身之病也人皆知惡之療之至於病心而不知所以療之弗思甚矣

以清水而投於溷濁則易以溷濁而澄為清水則難以良金而淆於銅錫則易以銅錫而汰為良金則難以素絲而染於雜色則易以雜色而濯為素

絲則難以美質而壞於情欲則易以情欲而復於美質則難是以君子慎其初也

凡人之情莫不好善也亦莫不惡惡也反是則習蔽之也然而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學楊則楊學墨則墨學孔則孔此其可變者也堯舜不能得之於子逢干不能得之於君宜臼申生不能得之於父周公不能得之於管蔡此其不可變者也今夫厲天下之大惡也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夫厲猶惡其為厲也而況其他乎如推其取火之情而返之則人皆可以為善矣

又何朱均管蔡之有哉

續說林二

明志林

凡物莫不有積也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此以積兆萬物者也積雛鷇而為鵾鵬積蓟蘖而為杞梓此以積長萬類者也積月而為歲積歲而為世此以積表歷年者也積耕耨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貨販而為商賈此以積成業者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齊魯而齊魯此以積成習者也至於學而可不知積乎故塗人積而士士積而賢

賢積而聖身積而家家積而國國積而天下一言不如堯舜弗已也一行不如堯舜弗已也一息不如堯舜弗已也夫然後可以踐形可以復性可以通神明可以贊化育而學之能事畢矣

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然而農人不得不安其家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然而賈人不得不安其肆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然而工人不得不安其業故君子也者無詔告之煩而童耄莫不喻焉無甲兵之威而強慼莫不馴焉無百金之產而人莫不推富焉無一命之榮而人莫不推貴焉無矯俗之行而人莫不推名焉是古之君子也施敬而人莫之敬也施德而人莫之德也施信而人莫之信也立節而人不以為節也違治而人不以為違也是今之君子也治以君子亂以君子遇以君子不遇以君子是君子之所守也

東門吳與田無擇同里而產一日東門吳應材官之募而歸揚揚然自得也遇田無擇於田間鶉衣百結驅羸犢而耕謂之曰吾身長八尺腰盈十有二圍食盡一石力挽千鈞之弩手折國門之楗走

及犇牛一國之人讓勇焉而子乃身不勝衣步不越坎見豺豕而慄聞猿狖而驚若是其怯乎田無擇曰奚然哉子不聞孔子之語子路乎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吾方學聖人之勇而未得心竊恧焉若夫長大肥碩喑咢挽強牛馬之鬬捷而市人之爭長又何足以掛齒頰哉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

禮以聘之至則懦夫也宣王疑而問焉曰汝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也汝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

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玄石子曰公儀伯其知道乎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言不眩於外也反是鮮不禍矣故國武子之死死於名也韓非之死死於術也荆軻聶政之死死於勇也衛鞅李斯之死死於權也吳起之死死於善戰也是皆不聞公儀伯之義者也是皆自顯其能者也

務虛子身處環堵而釣聲六合飾詐以為智眩奇以為能欲盡籠一世之人而人莫之與也以語希玄子曰夫餌香也而魚集焉叢茂也而禽聚焉德厚也而人附焉今余之德非凉也親人而人莫之親也敬人而人莫之敬也我之於人也皇皇而人之於我孑孑也子其弔我希玄子曰子欲弔乎吾今為子賀矣務虛子曰何賀曰昔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夫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此吾之所為患也夫漿人之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夫列子以人之親敬為患而子以人之不親敬為患賀不亦宜乎

農一也種稷而得稷種黍而得黍成也其志也織一也織繒而得繒織錦而得錦成也其志也冶一也鑄鎛而得鎛鑄釜而得釜成也其志也士人之於行也希跖而得跖希舜而得舜成也其志也若種稷也而欲其成之為黍也織繒也而欲其成之為錦也鑄鎛也而欲其成之為釜也未之有也實之為跖也而欲其名之為舜也亦未之有也

君子者治人者也非治於人者也糾人者也非糾

於人者也然治人之亂必先自治糾人之曲必先自直故正身修德不可不先也公輸之用規矩也必有所以先於規矩者也后羿之用弓矢也必有所以先於弓矢者也造父之用轡策也必有所以先於轡策者也君子之平章天下也必有所以先於平章者也世有不修其德而欲以致用是猶以破釜敗蘖難乎其無溺也以楫舟浮水難乎其不敗也近小者尚不能濟況遠大乎

處治世惟恐其不智也處濁世惟恐其不愚也治世而智也辨是非明好惡出則正朝廷樹勛伐處

則厚人倫美風俗中外以為儀表後學以為蓍蔡豈非君子之所貴哉濁世而智也則一白衆緇一齊衆楚言而莫予信也行而莫予從也徒見夫舉錯之混淆可忿也綱紀之廢壞可忿也是非之顛倒可忿也士習之澆漓可忿也風俗之薄惡可忿也官司之貪殘可忿也豪強之横獻可忿也日接於前無一可以當意耳之聰也目之明也心之靈也皆所以自困也何用是皎皎為哉乃知鮑焦抱石屈平懷沙阮籍沉酣以自放淵明縱酒以樂生非得已也如其愚也玉石之不分雌雄之莫辨鶉居以為安鷇食以為飽不猶愈於寸丹自焚者哉

買玉者以輕重為價既其治之也琢之磨之胥而棄之十損二三焉非不愛玉也為不中於器也買木者以長短大小為價既其治之也斤之斧之矩之規之十損四五焉非不愛木也為不中於室也士人之於文也燕綜典墳飭化子史盡天下之美麗矣然而體不適則修體意不適則修意詞不適則修詞字不適則修字始之所構中而去五之一焉中之所裁終而去三之一焉非不愛文也為不中於程也若愛玉而不琢不善治玉者也愛木而

不斵不善治室者也為文而不修飾不善為文者也

無競氏早謝職事退耕東海之上施舍已責赴人之急歲租之入衡量必平儉歲則弛以予人或問之曰今之勢家瘠人以肥己者皆是也子何獨異焉無競氏曰子亦知夫織乎夫織累絲而寸累寸而尺累尺而丈累丈而疋然後織斯成焉積善與積利亦猶之矣竭智慮握奇贏利在傭佃則剥傭佃利在商賈則剥商賈利在里閭則剥里閭利在骨肉則剥骨肉孜孜如不及也利之盈也儲之以

盖藏衛之以垣墉固之以扃鐍捍之以僮奴不啻足矣乃水火盜賊之虞官司之貪暴子孫之驕奢破蕩不有可患者乎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周窮恤匱弔死問生平出納慎取予篤人倫遠回慝亦孜孜如不及也善之積也不以盖藏而豐不以垣墉而衛不以扃鐍而固不以僮奴而守雖有意外之患君子不患矣夫人之情莫不念其子孫也積利與積善皆以貽之也貽之以危孰與貽之以安貽之以不可保孰與貽之以可保貽之於昭昭孰與貽之於冥冥今以予之

不穀而欲效彼紛紛者之所為是重貽子孫之患也故不為也

十人樹柳不若一人仆之之速也百夫障隄不若蟻穴潰之之速也累世造家不若驕子覆之之速也終身修善不若妄念敗之之速也故禦患者甚於禦寇而保終者難於捧盈

来萩子號於途曰欲貴者視予欲富者視予欲安逸者視予人曰子之貴富安逸何在哉而言若是無乃為誕乎来萩子曰予之貴非人爵也富非人禄也安逸非人假之也日月星辰吾之冠冕也黎[illegible]

[illegible]衣吾之安車也山林[illegible]吾之坂封也華[illegible][illegible]湖吾之爵號也孰貴焉者[illegible]竹樹以為廨宇草[illegible]以為衣裳魚鳥以為錢貨草物以為膏粱孰富[illegible]者哉近無耳目之營遠無經綸之慮處無將送之勞出無顛沛之患孰安逸是者哉且貴者不能分人以爵而予之貴人人可同也富者不能分人以祿而予之富人人可同也安逸者不能與人共而予之安逸人人可同也然則子何以為誕哉

絲之成也或為絺綌或為錦縠或為裳衣或為黼黻然皆出於蠶也故君子慎所以售之者木之材

也或為明堂或為華屋或為曲室或為廁溷然皆生於山也故君子慎所以用之者

直木無陰非無陰也而蔭者寡直士無徒非無徒也而合者寡故有高世之名者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群之節者必嬰謗訕之患以周公孔子之聖而猶不得免焉況餘人乎亢節厲行而求容於濁亂之世難矣是以君子貴自信

衣華服者不憚於泥途享美饌者不貯於汙器以有所愛也吾身之貴豈特華服美饌而已哉而泥途汙器莫之擇也可謂智乎

越人養女而美甚憐愛之長當家矣媒妁紛如也其父曰家族不良者弗字形容弗姣者弗字貲産弗豐者弗字多兄弟者弗字少倚庇者弗字必欲其女之得所也其自謀身也則不然意所欲為則為之所欲至則至之刑僇在前而不知也訕毀在側而不恤也則何以異於愛女哉

或謂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不如已也墨子曰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力也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我愈不可以不力也何

可止哉是故家多不義則力義於家者不可不汲汲也國多不義則力義於國者不可不汲汲也天下多不義則力義於天下者不可不汲汲也是猶奔流之砥柱敗軍之後殿也可但已乎

閒官清醜女貞非必其性之能潔也要而不貪美而不瀆潔斯信矣窶人儉賤人恭非必其性之能約也富而不侈貴而不驕約斯信矣見勢而詘見才而遜非必其性之能下人也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謙斯信矣

心一也善養之可以治四海不善養無以理家庭善養之可以參天地不善養無以御妻子善養之可以名後世不善養無以裕朝夕夫心吾心也養之者亦吾心也得亦在我失亦在我方寸之微而天壤判焉曾是可以弗念乎

世無自直之箭而射者不窮於箭斲削之工多也世無自圜之木而乘車者不乏於輪檃括之工多也若必恃自直之箭則百世無矢矣即有之奚能適於遠近疾徐之宜乎必恃自圜之木則百世無輪矣即有之奚能合於犛控馳驟之節乎故君子之養性也不恃其直也恃吾有以直之也不恃其

圜也恃吾有以圜之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君子之好生也為其可以修善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善也有一歲之生則益一歲之善也死則止矣是故以生為寶也小人之好生也為其可以規利也有一日之生則益一日之利也有一歲之生則益一歲之利也死則止矣是故亦以生為寶也然君子之修善也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衆未必與也而君子不悔也小人之規利也產業日益之豐居積日益之富衆莫不

也而君子不羡也
淵多罟而魚鱉不育山多斧而樹木不蕃井多汲
而水泉不息是以君子貴於節也有國而不節則
危其國有家而不節則破其家有身而不節則亡
其身養聰明者節視聽防疾病者節飲食遠過尤
者節語言

實猶形也名猶影也實猶膏也名猶光也形立而
影生焉若覓影於空不可得也膏凝而光生焉若
求光於塊不可得也故重華文命非踐九五而後
人知其聖也孔丘孟軻非聚徒談道而後人知其

學也比干子胥非剖心抉眼而後人知其忠也伯
夷叔齊非餓死首陽而後人知其廉也

或謂玄冥子曰世人皆競富貴而子獨否將無不
近于人情乎玄冥子曰非然也有語於人者曰斷
汝之首以易冠則將為之乎曰否夫首所以冠之
也而首之斷則奚以冠為也曰刖汝之足以易屨
則將為之乎曰否夫足所以屨之也而足之刖則
奚以屨為也今夫身者所以享富貴也孤卿之尊
金玉之羡人情孰不欲之乎世之敝也機穽在前
鼎鑊在後朝遊暮鬼莫之能必也而冒昧以求之
則何以異於斷首以易冠刖足以易屨者哉

鐘不可以無梃鳴弓不可以無弦射魚不可以無
餌釣獸不可以徒手搏是故致用者當先修其具
禾不可以石田生龍不可以盆水畜舟不可以坳
堂流鼎不可以尺組引是故任重者當先厚其德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玄冥子曰甚矣莊生之誕
也夫人生而有形小不適謂之疾大不適謂之廢
甚不適謂之篤廢篤廢之人天之棄也乃若耳目
聰明四肢康豫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達
則樹纍鼎之勳窮則修耕稼之業豈非人情之所
願欲哉而奚以支離為幸也夫支離其形且猶不
可而況支離其德乎然則彌綸天地經緯百物繼
往開來又孰從而為之甚矣莊生之誕也

或謂拘虛子曰子之少也播魁譽於一方其壯也
揚景業於四國布列者推其表樹摛詞者遜其文

章何未老而懸輿一斥而不復里黨有爭席之人公卿無推轂之舉意者亮節之不終耶智慮之早衰耶抑始者之矯飾耶不然何落落若是拘虛子曰子不聞乎亢高世之行者有負俗之累甘獨寐之適者多拂衆之操盖自古然巳且士有直道而三黜有巧奏而封侯有萬言而被擯有一言而相君亦各因其時也子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故苟遭其時則灌木之猱也其失時則枳棘之猿也又何疑於余乎或曰然則子無戚乎曰昔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之而無憂色以為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其得其失非我也且不知其在彼乎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何暇計乎人貴人賤哉余方以叔敖為師不知其他矣

荀卿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為是棄國捐身之道也今夫人之於貨財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給用也人之於粟米也銖銖而積之為其無以資養也甚者謀其身矣又及其子謀其子矣又及其孫日孜孜而不巳也至於仁義禮善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以睦隣里以治內外以續祖先以式後裔有之則安無之則危有之則生無之則死乃棄而不求求而不力則何以異於貨財粟米哉

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使狗不吠巳處亂世者能無為不善不能使人不謗巳

人有中酒者五臟易位五官失職困劇瞀亂不能

自存憒而欲自沉也其妻止之曰無庸後此不為則巳矣今病且愈其人從妻之言終歲不親杯酌見酒肆則趨而過之日之久也從而小醻焉巳而大醻焉巳而縱飲如故卒病酒以死有婦人焉以淫受辱不勝恚恨掩其室而自經其鄰之婦曰命可惜也後此不為則巳矣乃閉門塞竇足不踐于庭一日見所私者過於前不覺淫心之復萌也呼而嬖之不足而又及其他卒病淫以死今人之有過非若淫酗之耽也知之即悔焉悔之即改焉非若淫酗之不可懲也而淫縱其欲肆行無忌明知

原缺

續說林三

瑣弋林

有求不死之術者寝跡于草野寄傲於靈皐遨遊方岳歷覽瀛洲窮棲神之壑掘產秀之丘飡雲霞而偃仰吸沆瀣而吐精被羽服而履赤舄鍊丹藥而談真經自以為赤松王喬之屬安期羨門之倫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趍而事之者若扳軒轅之逸駕而徼彭祖之遐福也有儒生知其誕也喻使改業焉道者曰子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樂為囹

圄以名利為戰鬬之場以婚姻死喪為人鬼之役奚智奚愚罔不沒溺子不知子之誕而誕我乎儒者曰子來前吾語子夫胝面癯形飲水食草窟穴為室木葉為衣雖窶夫乞子不倞於此矣不囹圄而拘不桎梏而縶閉目而息面壁而寂滅如死灰索如槁木雖昏靡繫囚不困於此矣遠族類棄輩儔無父母之親無妻子之養無交游之狎念至不能陳其詞疾告不能通其意雖畸人亡命不戕於此矣五色不得娛于目五音不得悅于耳五味不得適于口絲枲不得蔽于骸情兵慾火鏖而復集

雖卧薪嘗膽不若於此矣子亦何利而為之道者曰子謂凉者凉乎亦不凉者凉乎困者困乎亦不困者困乎戕者戕乎亦不戕者戕乎苦者苦乎亦不苦者苦乎人各有心子行子之志吾亦行子之志而已已而儒者不遇于時坎壈終身乃曰昔者道士之言有旨哉

或問於唐文宗曰烏獲與僬僥搏則君以為孰勝曰烏獲勝夸父與跛夫馳則君以為孰捷曰夸父捷逢蒙與戚施射則君以為孰中曰逢蒙中離婁與眇子視則君以為孰察曰離婁察曰然則君之

任人不如其所以論事者矣李訓鄭注此所謂乳臭兒也德不足以論道經邦才不足以定傾持危望不足以辟邪禁慝智不足以別嫌明微翼而植之猶懼其仆也而乃托之為股肱委之以心膂欲以除蟯蛔之疾而剪城社之殃是猶以僬僥與烏獲相搏跛夫與夸父並馳戚施較射于逢蒙而眇子爭明于離婁也罔不敗矣君其改圖焉文宗不聽未幾乃有甘露之禍

客有見相國者歷咨經綸之策客曰嘗聞之為政在人亦旁求天下之士而已矣相國曰固求之其

如士之不至何容曰天下未嘗無士殆求之非其人也昔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於齊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今求士而未至則其所以求之者非也雖然愚又有效焉求士

於髡則所得皆髡也若求士於伊傳則所得皆伊傳也求士於隨夷則所得皆隨夷也求士於曾閔則所得皆曾閔也故吾願相國之善求之也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直欲棄前之所得魚矣今以臣之惡而得為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臣曩前

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得無淚出乎穆卜曰斯龍陽君之憂也亦人情之所共患也故貴而易交非其信之不固也富而易妻非其愛之不篤也啖粱肉者棄粗糲被綺縠者棄布帛膺華樣者棄陋室御文駟者棄駑駘豈獨龍陽君之魚哉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佯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謁者以告公仲遽起而見之石奚子曰今之卿相其不為公仲者鮮矣

貪墨不飭而諛之為廉潔帷薄不修而諛之為貞嚴引用朋黨而諛之為好士擯棄賢良而諛之為忠讜詐諼而諛之為誠信脂韋而諛之為正直陰狡而諛之為含洪狠賊而諛之為仁厚若是者進而加諸膝否則椎而納諸淵又何怪乎顏率之欲改口也

剽襄之間多盜有劇盜者日聚徒黨而肆之踰垣升屋出入窺伏罔弗習也其人則美衣冠從僮奴華韉駿馬日游行都市以偵人之虛實有所欲盜則先就其僧舍之近者而假宿焉盛酒饌以燕其

徒黨若貴游公子然者陰部分其人酌道里計洞刻以往巳乃自行援接燈火前導衣冠騎乘儼如也追捕者至則佯為逐賊者紿曰賊在近可亟追也乃指東易西迷其所往萬一及之則挺刃以鬭奪而篡之久之居積日富百物備具衆往往物色之或舉以訟官錢神方靈居觧者衆出其貨則曰此吾家固有之物耳驗之果合訟者莫能明也反坐誣盜之罪以退其人益肆惡無忌而輙盜藩王之宮藩王踪跡得實聚衆而捕之凡所盜珠玉之器龍鳳之衣皆非民間所有始無以自觧而亡盜

者益群而訟之乃伏其辜而盡捕其徒黨斃之圄嗟夫盜也者天下之劇惡也令甲非不嚴也乃其人得以詐偽之故而後其刑誅彼有假美名以誣世作奸者亦何以異於是哉

余嘗與涇野子論政涇野子曰政在任人而已何言乎任人也昔吾之家居也隣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樸一子敏一子瞭一子僂一子跛乃使樸者農敏者賈瞭者卜僂者鍜跛者績五子者皆不患於衣食焉使各易其業則不免於凍餒矣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其所長而畧其所短則天下無棄才矣苟舍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是猶以盜驪捕鼠而以純鈎刈草也庸濟乎

虎之處于山也無弗威也虞人得而檻之則犬豕侮之矣龍之處于淵也無弗神也蕩而失水則螻蟻戲之矣君子得其時則龍虎之神威也不得其時其不為犬豕螻蟻之所凌者鮮矣然檻者不可謂之非虎也失水者不可謂之非龍也不得時者不可謂之非君子也

家有火起而牛逸於闌救火而不追牛非不愛牛也為其時有所急也兒子腰千金之寳而溺於海

痛子而不痛寳非不愛寳也為其情有所重也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愛也為其有所利之也隣人天雨而覆其屋啗之而不傷非屋不足惜也為其無所利之也

藜藿不糝不望粱肉裋褐不完不慕文繡以非其享也重寳懸於市而目不盻駟馬過於前而心不羨以非其分也治百畝之田者期於大穫行千金之賈者志于罔利以有其具也侍君王之側而欲得其政處妃嬪之位而欲私其寵以有其地也漁之夢江湖也樵之夢山谷也獵之夢狐兎也耕

之夢雨熯也鳧氏之夢鼓鑄也陶氏之夢摶埴也梓人之夢斧劂也設色之夢丹青也此其常也帝之夢樂也樂之夢帝也騎之夢舟也舟之夢騎也囹圄之夢清都也清都之夢囹圄也此其反也常者十而八九反者十而一二惟善惡亦然故曰夜卜諸夢寐

生人有四死一水火死二盜賊死三鬬爭死四虐政死然而虐政其甚矣秦皇漢武是也天下有三刼一饑饉刼二兵刀刼三疾疫刼然而刀兵其甚矣赤眉黃巢之亂是也

冬日不浴非愛水也為瀆於膚也夏日不爐非愛火也為不適于體也榛莽之叢而獵者穿之虎豹不避利在山也萬頃之濤而漁者泳焉日夜不出利在海也故以耕釣之人視市朝則冬日之浴而夏日之爐也以軒冕之人視市朝則獵者之山而漁者之海也

蒺藜不糾纆而曲篠簜不跣剔而直其本定也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其性定也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緇而黑其色定也盜蹠不可以為隨夷逢千不可以為廉來其德定也[illegible]

湖上不鬻魚林中不貨薪以有餘也破舟而千金一瓠絕餱而斗粟千緡值所乏也冬不接箑夏不衣裘以非其時也山行不以舟水行不以車以非其地也五音不奏於聾夫五色不呈於瞶子以非其人也

后稷為兒以種樹作戲仲尼能行弄俎豆為娛性所生也楚澤之人善漁閩海之人善汨齊郡之女無不工於刺繡襄邑之女無不工於織錦習使然也物亦有之虎豹之生文章未成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生毛羽未傅而有四海之志性也獮猴之舞應節鸚鵡之語若人習也

君民一體也戚休同之矣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春秋遊豫非怠荒也樂民之樂也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非謙約也憂民之憂也

工師能為巨室而所蔭則草舍也輿人能為堅車而終身則徒步也鳧氏能鑄金而室中之陳則土缶也陶人能為什器而汲取則敗甕也故曰為不必用而用不必為後使群動兼制百物此大人之事也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以無傷於物也少行者不為人所短以無尚於人也少智者不為人所勞以無資於謀也少能者不為人所後以無濟於人也

天下可以無麟鳳不可以無馬牛可以無菌桂不可以無菽粟可以無錦繡不可以無布帛可以無珠玉不可以無木石可以無甲兵不可以無禮義可以無藩屏不可以無紀綱

無魚而為魚罟無所用之魚至而為罟則無及矣未旱而為桔槔無所用之旱至而為之則無及矣未寒而為縕袍無所用之寒至而為之則無及矣

然與其後時也寧先時與其無備也寧過備

錦繡一也被於施嬙則麗被於嫫母則醜軒車一也乘於卿士則榮乘於市傭則辱丹青一也施於臺榭則華施於厠溷則褻珠玉一也飾於冕弁則重飾於屨綦則輕禄爵一也加於君子則貴加於小人則賤

鬬而鑄兵無資於鬬渴而穿井無資於渴溺而後問渡無救於溺迷而後問途無及於迷是以君子貴於見幾而凡事敗於不豫楊時悔應蔡京之薦許衡悔仕胡元之失此士人立節之不豫者也李斯思牽犬之適五王悔三思之禍此人臣遠[illegible]不豫者也昭公悔於乾侯鄢公悔於出亡此人君保國之不豫者也

凡人之有所長也適以殺其身也非所長之能殺身也有其長而恃之之殺身也故善游者死於水善射者死於陣善搏虎者死於虎善捕蛇者死於蛇善鬬者死於鬬善負重者死於負重此恃其技而殺身者也善辯者死於辯善詐者死於詐善謀者死於謀善說者死於說善術數者死於術數此恃其智而殺身者也

鐘無梃而鳴不能明其非妖也木無火而然不能明其非恠也女不夫而孕不能明其非淫也士無才德而取富貴不能明其非倖也

處世亨困有天為之者有人為之者越人而為車則困燕人而為舟則困澤人而為斧斤則困山人而為網罟則困暑而貿裘則困寒而貿絺則困雨而為桔槔則困晴而為雨蓋則困此人為之也饑饉之災殺民癘疫之行殺民水火之異殺民兵革之變殺民孔孟不得其位顏回不得其壽武侯不能興漢文山不能存宋此天為之也

人君之於臣尊爵以寵之厚祿以養之屈身隆禮以下之此非有骨肉之親也利在於安國家也人臣之於君夜寐夙興竭忠宣力主憂與憂主辱與辱此非有父子之愛也利在於立功名也何以明之王良之於六馬也秣之芻之翦之剔之爬之拊之此非於馬有厚也利在於引車也醫吮人之傷含人之血垢穢不避此非於人有戚也利在於取貨也輿人成輿則欲其人之富貴情非愛人也人不貴則輿不售利在人之富貴也匠人成棺則欲其人之夭死情非憎人也人不死則棺不鬻利在

人之夭死也

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是故湯之謀也以伊尹高宗之謀也以傅說周武之謀也以呂望成王之謀也以周公宣王之謀也以仲山甫未聞人得間之也然易稱人謀鬼謀書言明目達聰非與曰謀不廣罔以盡物謀不審罔以執中若以非間是以枉間直是亡國之道也

唐雎有言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虞陵子曰雎之言為信陵君言之也謂以讓功而固寵也然而有君子之道焉夫知人之憎則可以省愆矣憎人而人未之知則可以釋憾矣不忘人之德則不處其薄矣忘己之有德於人則可以去矜矣此所謂君子之道也

人莫不有癖亦莫不有醫司馬相如有文癖楊雄有玄癖杜預有左氏癖左思有賦癖郭璞有數癖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王子猷有竹癖梁簡文帝有詩癖劉伶有酒癖阮籍有狂癖嵇康有傲癖顧愷之有痴癖清濁不同其為癖一也好詩文者醫以游藝好著述者醫以明道好玩物者醫以養性好干名者醫以務實好貲貨者醫以廉恥好進取者醫以義命多欲者醫以喪生好酒者醫以亂性偏僻者醫以中和放誕者醫以修檢難易不同其于治病一也

蓍龜所以決疑也凡人之心則莫不有蓍龜也則天象地執與塊然一物乎神靈變化孰與枯草朽骨乎養其是非之心則莫不知焉全其耳目之聰明則莫不聞莫不見焉今以己之神智不能決疑而謀之於人以人之神智不能決疑而盡聽之於卜筮不亦愚乎或曰箕疇著於書大衍著於易其他徵於傳記者蓋班班也而謂可小之與曰易之人謀先於鬼謀書之稽疑先於卿士庶人非以蓍龜之能靈於人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物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耶或問于無營子曰夫二子者之言何如曰命之非力非也力之非命亦非也夫修德行義可以致貴勤生嗇施可以致富節性葆神可以致壽此不可不力者也孔子之不得位顏淵之不永年子桑之困原憲之貧此制于命者也君子不以天廢人不以命弛力

火之將熸也其焰必高水之將竭也其流必駛木之將敗也其實必繁鐘之將毀也其響必震物情大抵然也惟人亦然目將眇者必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察錙銖蓋皆偏至之為反也故用其所有用非智也而不用

其所有用則智也以有用用愚也而強以無用用則愚之愚者也

或語於人曰吾將斬而嗣其人有不怒者乎或語於人曰吾將大而後其人有不喜者乎夫人知怒人之斬其嗣也而不知身自斬之也知喜人之大其後也而不知身自大之也可悲之甚也今夫火樹不可以棲湯池不可以泳以無所息也鄧林多材玄圃多寶以有所息也柰何世人之弗知也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發聞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

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先人而善雖惡猶可以倖免其郤於玄圃之謂乎先人而不善雖善不能保其宗其大樹湯池之謂乎

語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故詩有鼓鐘之喻易有鳴鶴之繇言乎其所感也是故太王居邠若于狄患杖策去之百姓扶老携幼累糧以從而邑於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

飲盜善馬者以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能責也宓子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見夜漁者得小魚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男女別于途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要皆有以先之者也

諺曰人不蹪于山而蹪于垤山大也故人慎之垤小也故人易之今夫妻妾之燕私垤也宮室之隱暗垤也親昵之交游垤也取予之細微垤也好惡之遷易垤也尊俎之談笑垤也蹊徑之從違垤也一有不慎能無蹪乎

海翁有畜牛令人粥於市折而弗售翁曰為足不矯耶體不碩耶力不勝耶耳目不聰明耶曰否老其齒耳然則彼少壯者不逸轡踰畔乎而人爭售之何也曰人情賤老而貴壯逸轡踰畔其甘也而屑革改前齧芻如嚼鐵者非所欲也翁曰然則文王之鬻熊武王之呂望秦穆之蹇叔何為而寶之曰世無文王安知鬻熊世無武王安知呂望世無秦穆安知蹇叔即賢也以其老棄者亦多矣何獨至于今而疑之翁乃喟然嘆曰斯牛之不售也宜哉其善飼之

湛盧不飾不售而鉛刀盛飾則售大黃不飾不售而敝苴盛飾則售敦彝不飾不售而俗器盛飾則售綠綺不飾不售而時琴盛飾則售夫以偽物眩人者凡以網利也此人情也為偽物所欺而甘心焉非人情也徇其外而不責其實也其於人也亦然善兵者不用而抵掌以談兵則用善醫者不用而勦說以談醫則用為道學者不用而襲浮言以談道學則用懷經濟者不用而掠陳跡以談經濟則用無惑乎相率而為偽也夫物之眩人也止於金人猶惜之人之眩人也上之敗國家下之敗

風俗而當局者猶然甘之曾是以為智乎

飽而知足易未飽而知足難溫而知足易未溫而知足難富而知足易未富而知足難貴而知足易未貴而知足難盖人能知足則無時不足矣反裘負薪帶索行歌莫非樂也不能知足則無時得足矣眉塢之藏金谷之麗猶之為歉也

丐子而得珍羞不若粗糲之善飽也凍夫而得輕絖不若緼袍之能溫也易粟於肆不若良田之可常穫也買薪於市不若叢林之可常樵也是以君子務其實不務其華求諸已不求諸人

人有言知慧之於血氣也如燈火之於脂膏也炷大而明明則膏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故與其明也寧暗與其消也寧息

或曰賢者不必貴而貴者不必賢勞者不必富而富者不必勞果天道乎曰賢而貴也勞而富也此天之有定者也賢不必貴也貴不必賢也勞不必富也富不必勞也此天之未定者也由未定故德薄而位尊功薄而享厚尸之若固有圖之如不及天下皆是也然舉勞積而禍叢猶之緼火蓄癰者也待時而發耳故曰斛滿而人概之人滿而天概之可無懼乎

山居而谷汲者抱罋盎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非於水有好惡也利害之情異也凶饑之歲兄弟不相饟豐穰之年疏客亦必食非骨肉疏而外人親也多寡之實異也為人上者誠能使貨泉若流水也穀粟常穰歲也則不施惠而民知惠不加罰而民遠罰矣

凡人之情莫適於無欲莫不適於有欲惟有欲也則得失熏於外水火戰於中晝而營營夕而憧憧求一息之休舍不可得也惟無欲也其視為天子

也與為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夫其為天子也為輿隸也有天下也無立錐之地也為彭祖也為殤子也禍福之極致也且猶能安之而況其細者乎是其適也羸之為適也其不適也多之為不適也

人有言曰龍食乎清而遊乎清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不受舜禪卞隨務光不受湯禪是也螭食乎清而遊乎濁伊尹耕莘而應三聘之勤太公釣渭而赴後車之載是也魚食乎濁而遊乎濁冉求之事季孫子路之死衛輒是也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
無筋而能縮菟絲無根而活此物生之異也死央
以頸交鵁鶄以足交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騰蛇以
聽交孔雀鸛鳥以接影交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
鵝以過氣交鸛以傳枝交此物交之異也蛇化為
龜雀化為蛤朽麥化為蝴蝶山蚯化為百合此物
化之異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
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于南

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玄冥子曰今之人其不
為鴟者寡矣身為宰而忌人之為宰也身為相而
忌人之為相也乃其人有操行則忌有才美則忌
有文章則忌陰為之阱而陽設之機惟恐勝己者
進而將不利於其躬也則何以異於得腐鼠而嚇
鵷雛者哉彼須賈之賊范雎田蚡之傾竇嬰又何
足怪也
事有同行而異情亦有同事而異效者甯戚之歌

也以干君也子桑扈之歌也以樂貧也秦穆飲盜
馬以酒公其德也御者醉子反以酒私於愛也此
同行而異情者也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此同事而異效者也
詩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取如携故為善而得
福天也為惡而得禍亦天也然天之福嘗加於表
宏樊重而不加於陳蕃竇武其禍也嘗施於韓侂
胄賈似道而不施於史彌遠秦檜何與曰此天網
之恢恢也有至有不至也必一一而酬之則是市
人之以貨交易而隣里之以酒食相報答也何言

乎天道哉
冀頻之樵牧天子不能遜之以位棘津之屠釣白
首而都將相此貴賤之有定者也鄧通得倖漢文
賞賜累鉅萬益之嚴道銅山得鑄錢通貨而卒不
免於餓死陶朱公三困而三致封君之産此貧富
之有定者也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勇於
外而病餓其內此生死之有定者也
彈塗魚懼人之見捕也必穿穴以自居人從其穴
而取之無弗得矣烏賊魚懼物之相害也常吐墨
以自蔽人因其墨而取之無弗得矣狡兎三穴而

卒死於穴猩猩罵酒而卒死於酒故知有所不能周而患有所不可避

人無於水鑑當於事鑑鑑於水可以知好醜鑑於事可以知善惡何以徵之昔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鑑于事之謂也

士君子之處世莫善於介莫不善於無介介者界也所以畛域其身者也辟之江河之氾濫也介其水之防乎草木之蕃殖也介其圃之樊乎故介則為防為樊即有不合於中庸非惡也不介則毀防决樊將無所不至矣故晨門荷蓧接輿耦耕之徒與世判不相諧隘亦甚矣夫子無譏焉而獨以鄉愿為德之賊至比於鄭聲利口而惡之為其似亂視聽而移心志也世之人不以為戒而反以為法不惟病已亦以病人如陳萬年教子咸以諂賊其子者也柳宗元勉楊誨之以圓不受其攻者也婁師德戒其弟以拭唾面不成其弟者也

事有似是而非者伍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欲以為孝也不如無孝焉倉梧丙娶妻而美以讓其兄欲以為悌也不如無悌焉吳季札守曹子臧之節讓國于公子光卒亂吳國欲以為節也不如無節焉宗魯受齊豹之謀而死孟縶之難欲以為

義也不如無義焉鮑焦餓而食山中之棗或問其所種遂嘔吐立枯而死欲以為廉也不如無廉焉尾生與女子期於橋下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不如無信焉故名有所不可慕而行有所不可過君子亦惟蹈夫中庸而已

齊景公為晏子之貧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聞之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

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民身死而財遷於它室豈
為宰藏也知者不為也再拜而不受今有為相者
以佞諛蠱君寵祿日富賞賜數十萬猶未厭也挾
朝廷之威福以網天下之苞苴累十而百累百而
千累千而萬傾四方之百物而納之私藏金玉珍
玩積如丘山雖倡鴞之藏不是過也未幾天怒人
怨家籙子誅而所有盡歸於公府且併其祖先之
遺而亡之然則晏子之言豈不為永鑒哉

君子之行不必其同不必其不同惟其是而已猶
之五音異聲要之成樂馬耳五味異齊要之成饌

馬耳應劭有言曰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
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
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
胥重繭而救荊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
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
求入而殞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
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戶而株楹故易記斷金
書稱九德非必其同之謂也

漢武帝命騶官簡徒御將獵于上林東方朔請間
曰聞陛下將出獵乎帝曰然朔曰臣未知陛下之
獵也以禽乎抑以士乎帝曰士亦有獵乎朔曰有
之昔周文王將獵渭濱卜之其繇曰非熊非羆所
獲聖王之輔文王曰獵而得輔利孰大焉遂以如
畋得尚父而歸此以士獵者也太康畋于有洛之
野十旬弗返穆王使造父御八駿之乘周流天下
所至弋獵樂而忘歸此以禽獵者也夫士之伏于
山林也猶禽之蕃于藪澤也惟上所以獵之故仁
義以為網禮樂以為羅玄纁玉帛以為罝畢辟命
以為弓矢獵得佩道懷德之士則騶虞也獵得謀

王斷國之士則祥麟也獵得觸邪逐佞之士則神
獬也獵得文章藻麗之士則靈鳳也獵得斬將降
王之士則貔貅也獵得靖邊捍圉之士則熊羆也
獵得和民撫衆之士則犀象也若是者十得六七
而王十得四五而強十得二三而安孰與麋鹿麏
麚之獲鷹隼雉兔之收徒以膏鼎釜薦豆籩充賓
客燕享之娛哉陛下今茲之舉亦將何所從事乎
帝曰子大夫之言善矣朕今且為從禽之獵如其
獵士乎異日者當與子大夫更圖之

物有賤而可貴草木之於醫藥是也有貴而可賤

玉巵之漏不可以盛水是也人有賤而可貴匹夫可以相天下是也有貴而可賤四友之臣不足以安國家是也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湯將徃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徃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一草之本也亦將棄而不食乎今夫伊尹之于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於乎世無成湯安知畎畝之夫之貴乎

論者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復三代之治此泥古之見非通達治體之言也夫汙樽抔飲不可行於簠簋籩豆之世茅茨土階不可施于清廟明堂之間惟其時而已如欲必井田也則將盡夷宮室墳墓而為之乎必封建也則漢諸侯王之禍不可鑒乎必肉刑也則秦政商鞅之虐足師法乎誠能厚生利用征歛以時則井田可無行也六服群辟承德藩衛周嚴則封建可無用也法令章明五瘧不入則肉刑可無用也

先王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未施敬于民而民敬畫衣冠而民不敢犯禁以有先之者也德之衰也立徙木之信信不足也嚴菹醢之誅敬不足也用參夷之法禁不足也

賢之能存人國也猶醫之能理病也病不能延明醫而惟庸醫之為聽及病之不治也則曰醫固不足以愈疾也國不能用真賢而惟不賢之為聽及國之危亡也則曰賢固不足以存國也豈不謬哉使唐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必無馬嵬之竄德宗不用盧杞裴延齡則必無奉天之幸宋徽宗不用蔡京童貫則必無五國城之幽

有唐堯之帝不可以無巢由之隱有周武之伐不可以無夷齊之諫有微子之去亦可以無比干之死無巢由則貪位慕祿者皆是矣無夷齊則弒君簒國者皆是矣無比干則背主偷生者皆是矣

石不可以為玉而可以攻玉鉛不可以為金而可以範金小人不可以為君子而可以玉成君子舜之成聖也以象文王之成聖也以崇侯周公之成聖也以管蔡

續說林四

籲俗林

客謂相國曰天下有三患公知之乎相國曰何謂也客曰累壤土而為層臺洚水之汎濫也層臺崩而壞土不崩何則積隆危之致也由萌蘖而為鉅木振風之凌也鉅木仆而萌蘖不仆何則踰碩大之致也此居高位而不知戒之患也鄧林之野不與斤斧期而斤斧集焉以其材足利也崑崙之山不與錐鑿期而錐鑿集焉以其寶藏足利也此履富盛而不知戒之患也蛛之托於華屋也布網簷楹之隈羅蚊䖟而坐食其中自以為安無虞矣而不知承蜩者已擬其後為其網足以為具也蛭螾之育於汚澤也食腥飮穢熙熙然樂也而不知釣者已窮其宮為其質足以為餌也此玩目前而不知戒者之患也夫此三者有一焉猶足以殺身而滅宗而況兼之乎余是以為公戚也相公曰客休矣余乃今盡喻客之旨矣願上只尺之書乞骸骨於君王辭榮納祿而退耕於草澤之中庶幾其免乎客曰計誠得矣然余懼公為燕市之酒人也燕

市有善酒者沉湎終日無頃刻之醒已而腑臓盡病膚革疷羸去死者無幾所親或規之曰病甚矣無已不將為糟丘之鬼乎其人大寤歸告妻子勑斷杯爵酒至輒推而去之曰無溷乃公為也未幾脣脗焦枯心志悶瞀鬱鬱無以為聊曰有生如此不如死也盍少適焉乃取而小釂已取而大釂卒之沉湎如故不藥以死公誠能無為燕市之酒人也則猶可以免不然吾未見駕之所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享香以為朽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或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乃之魯過陳而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而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尤者焉能解人之迷哉玄冥子曰始余誦此言也以為誠寓言也今而後知其不誣也今天下之迷不異一國一國之迷不異一鄉一鄉之迷不異一家哀樂莫之節也聲色莫之辨也臭味莫之別也是非莫之分也如

逢氏之子者以為不迷而異於逢氏之子者衆以為迷也其孰能已之而又孰能辨之

或問為政之道曰以人治人而已曰何謂曰使少者敬老卑者敬尊斑白者不負戴此以其貴貴之也男遂於耕女遂於織粟帛充牣户有蓋藏此以其富富之也兵革不興力役以時野無草竊閒閻安堵此以其安安之也猶之為魚德者非挚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今不惟民莫之求也用其淫威而日播之毒欲世之治得乎

火之熯也人未之灼也而不敢犯焉以犯之必焦也水之深也人未之濡也而不敢蹈焉以蹈之必溺也此人情之所明也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此人情之所蔽也夫知物與不知物者大抵然矣而知賢聖與不知賢聖亦猶之故在畎畝之中未有建樹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既登九五德普化光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聞叩角之商歌異而載之後車禮而用之桓公之知甯戚也必欲諗之於衛賢也而後用之群臣之知甯戚也

夫趍利而避害人之情也安危而利菑則物蔽之也今夫聾者非不愛子也震雷而窺之於庭不知其子之驚也聵者非不愛身也行而不避穽井不知其身之墮也心之蔽亦猶之羊腸以為坦道陷阱以為清都至於亡身喪家而不之悟也則何以異於聾聵者哉最其著者分門標榜駢首領而誅夷朝野清談致銅駝之沒棘禍成甘露投屍濁流釁稔熙寧名列黨籍此雖氣運之使然亦人謀之不哲也

百人射招招無不中者招一而已為射之者衆也

百欲戕生生無不傷者生一而已為戕之者衆也知者慎所養而去所害愚者以所養而為所害故安車良馬出入代步以節勞也而或以招蹷也醲肥飲醇百物適口以資養也而或以腐腸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以悅目也而或以伐性也輕裘厚褥氈幕紅爐以衛體也而或以病熱也故富貴之人多不盡天年以力足以致物也貧賤之人無他患以力不足以致物也力足致然而不以戕生惟君子能之

今有財於此衆共用之則其財易盡也分以與人

則其用必舒也有地於此衆共治之則其地必多蕪也分而治之則其地無弗治也有工役於此衆共作之則課工必遲也分而作之則工之成必速也有牛羊於此衆共牧之則十九瘠也分而牧之則十九肥碩也是何也專則節不專則不節專則力不專則不力勢使然也為政者何以異於是故九官不相兼也十二牧不相代也至周官而大備矣下至褻膳庖烹絲枲染采之微川衡澤虞尊彝爵卺服不搢簇之細皆有專職也而况其大者乎如其可兼而理也則周公當先為之矣

人知有刃之兵而不知無刃之兵也知有鏃之兵而不知無鏃之兵也刄也鏃也人之所共見也其殺人有定也非刄非鏃有見有不見也其殺人無定也是故諛色兵也側目兵也讒諂兵也訕誹兵也先幾而設阱兵也陽與而陰擠兵也探微而迎合兵也為文而肆詆兵也匿情而反覆兵也一或中焉鮮有不殺身喪名者矣故曰兵莫憯於志干將為下

父母之於子無弗愛也業之耕則願賈者不樂業之工則願耕者不樂無均悅也官長之於民無弗治也寬百姓則吏卒怨縱吏卒則百姓怨無均德也天地之於物無不生也多霖則藝下濕者病多暵則藝高原者病無均利也然則如之何亦曰因才而授業則無棄子矣飭法而申恩則無病民矣雨暘時若則無厲物矣

海東之域洪水為災歲凶民饑盜以虎患縱橫衢路攫人于白晝而食之梧丘文人謀於安丘先生曰患甚矣君之何除之安丘先生曰此易耳不有善搏虎者乎率錢而募焉操利兵機毒矢設陷阱置繫蹄跡跡而捕之蓋不出百日除矣然又有不

易除者則人虎是也何謂人虎恃貴勢逞橫暴儕惡徒奪人恒業攘人貲貨善良則食鰥寡則食老羸則食幼孱則食單子則食道路側目而官司莫敢何問此鄉閭之虎也廉耻盡喪溪壑難盈以師帥之尊行駔儈之術取貨于丞尉取貨于幕屬取貨于吏胥賄之入也奸盜如骨肉其不入也良民為寇讐怨讟繁興而貪暴益甚此郡國之虎也處王左右而屏其耳目把諸司之政柄網四方之苞苴子弟為姦利而莫之禁也門客美威福而莫之察也順旨則寵祿驟隆逆旨則禍敗立至讒佞高

張而忠良屛伏此朝廷之虎也夫鄉閭之虎郡門能除之郡國之虎朝廷能除之朝廷之虎惟天子能除之然而紀綱不振則不除政令不一則不除賞罰不一則不除好惡不公則不除不明目達聰則不除豈若利兵毒矢之易易哉是以難也

工之勝不正也猶水之勝火也君子患德之不修而不患物之不格西門豹之沉巫也韓昌黎驅鱷魚之暴也柳河東殄河東之妖也狄梁公毀江南之淫祀也不正而能之乎

夫禮也者體也人之有是禮也猶其有四體也又

曰理也人所賴以理其身者也過則辱不及則慢偕之非禮也異哉今之為禮者也勢在當道則媚當道勢在有司則媚有司勢在卑幼則媚卑幼乳臭小兒遽欲有於黃髮新進孺子輙擬並乎公卿宜侍坐也而延之上坐宜降禮也而與之抗禮詖色佞言折節足恭苟以相懽而不計當否施之者無靦顏受之者無愧色一有不然則謂為妄為傲群訕而陰誹之非特立之士孰能持之而不變乎自昔三代之禮也有貴貴者有尚齒者有尚德者其在于今則何居乎孟軻氏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違禮而徇時吾未見其可也昔人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殆今之謂與

嘗讀柳子厚河間傳意其事未必有之今而後知其不誣也夫河間者始亦修潔人也不幸而一中其所欲遂蕩不自檢廣延美少惟恐不遂至死而後已寧復有他顧哉乃今有大吏者以甲第發身亦河間之出於戚里也始也詭跡以盜名亦河間之為潔也不自持也而肆其貪欲取賄於輿胥取賄於吏史取賄於幕屬取賄於丞尉取賄於壓肆取賄於徒囚取賄於犯官取賄於僧道方技多寡

不之擇也是非不之問也此非攫金都市不復見人者哉其猾民相告曰我惟無訟賄入則勝其良民相告曰慎無訟也非賄罔不敗矣跡其穢行與河間何異哉嗚呼大吏之設也本以禁奸今以長奸本以戢貪今以導貪此其於國家何賴焉民今方怠視天膂膂迫不知天之既定又何如也

久旱之霖人所共悅也而藝高原者尤德之明月之照人所共悅也而行榛莽者尤德之仁德之施人所共悅也而苦虐政者尤德之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溺於水猶可出也溺於

口不可活也蟻孔潰河溜川傾山口亦猶之矣故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防其溺也

以金求濟溺無弗濟者紿之而再溺則不救矣以親假舟車無弗得者敝之而再假則不得矣以美令諭百姓無弗從者朝令而夕悖之則不從矣

賃傭者賃過多則為愈疾而日愈暮非日之獨暮也傭不給也負重者負過多則行愈疾而途愈遠非途之加遠也力不勝也世有以庸才而當大任以薄德而柳高爵僨轅敗轍而不知也日暮途窮

而不恤也能無及乎

以人觀人其情難知以業觀人其實立見故觀于稼而農之勤惰可知也觀于疏而圃之疏密可知也觀于器而工之巧拙可知也觀于牛羊而牧之善僃可知也觀于行而學術之邪正可知也觀于政事而人臣之賢不肖可知也

昔之仕也朴今之仕也華昔之仕也約今之仕也泰昔之仕也勤今之仕也怠昔之仕也務實今之仕也釣名昔之仕也利物今之仕也利身昔之仕也忠君今之仕也誑君昔之仕也喜正己今之仕也喜佞己昔之仕也美功業今之仕也美田宅昔之仕也行道學今之仕也諱道學

飛蛾之赴火也一赴不死再赴三赴必死而後已餓蚊之附人也一附不死再附三附必死而後已貪夫之死利鄙夫之死祿亦何以異於是

治盜者刑盜園圃桃李不若盜犬豕雞鶩刑盜犬豕雞鶩不若盜欄廄牛馬刑盜欄廄牛馬不若盜刀劍衣裘刑盜刀劍衣裘不若盜寶貝珠玉此非刑有偏輕偏重也盜愈大則其欲愈侈欲愈侈則其惡愈甚情之所至法斯麗焉至於士人之盜亦

多矣盜貨也盜祿也盜爵也盜權也盜之大小惡之輕重昭然也以盜權罪者千不一二以盜爵罪者百不一二以盜祿罪者十而一二以盜貨罪者往往有之是何以協於情法之衷乎

人有好諛者或告之曰田疇荒矣則怒曰吾傭無弗力也牛馬瘠矣則怒曰吾牧無弗時也曰器什敝矣則怒曰吾工無弗精也嵇客孰其如此也諛佞百端務諱其意而取咲焉百不一治家日益落所居之室風雨飄搖則翹翹然也或曰是宜葺矣或曰宜新矣不聽諛者曰此皆病狂之言也室方

壯也而何以賡為無巳則以丹青黝堊飾之猶然
新也歷千百年不啻矣主人大悅行客之言乃鏗
鐘擊鼓日徵歌舞以為娛未幾震風凌之棟折榱
崩盡室覆壓出者十不一二主人折肱而歎曰天
何不聰不早誅游客之誑也而使我至此極乎
古人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何今之人
不然乎器求其舊而人求其新凡彝鼎尊罍圭璧
刀劍之屬必辨之曰其為夏物其為商物其為周
物非此不數於貴富之室得則寶之其購也惟其
所須什百千萬無復靳惜即真贋雜售不計也秦

次之漢又次之唐以下亡論焉乃其於人也新進
者進狂誕者進巧於沽名者進工於結納者進長
於論議者進間有老成者舊敭歷資深熟閑閫之
故閑廟堂之畧無事可以坐鎮雅俗有事可以奠
安方隅而乃目之為陳人目之為腐朽率從擯斥
曾敝帚之不如也夫新犢僨轅老馬識路物則有
然者矣故羆熊以九十佐聖姜牙以八十興王孰
謂老成之可輕棄乎此之謂不知類也
明鏡能別妍媸靈龜能知吉凶準繩能定平直以
其無私也明於星曆者不能自斷其命精於醫藥

者不能自治其疾工於文章者不能自程其美惡
以其有私也
天有明晦地有夷險人有否泰天不以晦而廢其
生地不以險而廢其養君子不以否而廢其德區
區世俗之患君子所不患也故秦昭之客卿厠中
之竄鬼也齊桓之仲父檻車之纍囚也淮陰之列
侯胯下之懦夫也梁國之內史待溺之死灰也漢
廷之大將軍公主之騎奴也司隸之尊寵客舍之
病夫也祝恬大尉之權重召陵之冢主也陳蕃乃若長
史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遷於武安鄭莊晚昔

於賓客翟公表愁於書門人情則然又何怪乎
利害禍福人心之所同明也其不明者有所蔽而
愚也賈人航海中流而遇颶風舟危欲覆其人懼
其溺也而自投於水此畏死而愚者也海夫有得
徑寸珠者舟載以還未幾驚濤駭浪蛟龍翼而怖
之舟子告曰龍欲得珠耳盍沉之其人不忍也剜
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其珠肉潰而死此貪利
而愚者也黎丘之人懾於紉鬼此其子之來迎也
反以為鬼而殺之此畏鬼而愚者也越蜒有患鼠
者齧床發篋竟夕不休其人憾之次骨一日被酒

而歸鼠故百端惱之目不得瞑奮怒而起持炬火
四焚之鼠死而廬亦燬倀倀無所歸此積慽而愚
者也
魯騶氏問於安丘生曰吾欲致吳之綾蜀之錦越
之練晉之組繡東夷之文罽以市於通都何如曰
可其利倍蓰吾欲致兕之戈和之干隋之弓矢越
之象齒名香秦之狐白裘以市於國中何如曰可
其利什百曰吾欲致代北千里之馬於越萬金之
劍隋侯明月之珠卞氏連城之璧以市於上國何
如曰可其利千萬曰子之所齎裝幾何矣曰黃金

五鎰白金五十鎰安丘生曰嘻子亦聞淳于髡之
說乎楚伐齊齊使淳于髡之趙請救賫金百斤車
馬千駟髡大笑曰臣見道傍穰田者操一豚蹄酒
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
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也齊君乃益裝
以行今子之裝猶未滿於千金而所圖者百萬不
啻也庸濟乎世有挾斗筲之器抱樸樕之才而欲
以康濟斯民奠安社稷是何異魯騶氏之為也
梁商死桓帝用其子冀代為大將軍杜喬進諫曰
不可夫是所謂城狐社鼠也非社稷之利也夫以

商之權寵勉為歛戢得老死牖下倖矣乃復以冀
益之乎夫冀之為人也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多行
非法惡呂放之泄於商也遂殺之以臧口此所謂
忍人也又何有於陛下乎如必以椒房之親而用
之獨不念利害之輕重乎虎之罣於繫蹄也奮怒
踯躅决其蹯而走非不愛蹯也所利在於全身也
虺蛇之毒也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非不愛手
足也不忍以四肢而亡七尺之軀也今社稷之重
豈特七尺之軀而已哉徒以親昵之故而不能斷
則繫蹄毒螫且將亡其身矣

卜筮之人皆以妄言誑人紿取貲貨十無一驗余
官南禮曹有一輩來謁謂之曰汝術非精而以行
世難矣余欲授子以輿訣何如其人遽起請教余
曰汝所願見者非高貴大僚乎第見之首言旦暮
轉北次言祿命遐長次言子孫富貴則蔑弗售矣
其人逡巡應曰何切中也時同曹郎王蕡者金谿
人也人品甚高雅不與此輩游談曰術不驗無足
與也如其驗也福未至而先覬之禍未至而先憂
之徒亂人方寸耳大凡喜於問卜者皆其中有貪
欲也昔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

容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不賢所未識也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信斯言也是以卜之疏數徵人品也晉顏含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巳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然則今之士大夫其去臧顏氏也不亦遠乎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塟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

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淞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其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甚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為碑毀人之墓以為宅既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為然哉余鄉近有豨張即之墓而墓都憲者有豨王太守之墓而墓窓副者般鑒不遠欲以徼福其可得乎

吳有暴富者與鄉人券田方交易一道人来乞食主人怒其聒也而呵出之道人書其壁去多買莊田笑汝痴解頭粮長後邊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盖近来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粮長解户州司取剥賠償無巳則籍楚禁錮莫可爵解其勢不至傾蕩不止也人懲其累皆不售田爾来四方多故征歛無經有田者莫不喪敗豈惟吳中為然哉於乎以金錢貿易猶不免於禍況於白奪人産者乎而勢家子弟方且紛紛不巳吾不知其禍之所終也

郡中士夫有白奪僧道之産者彼此效尤紛紛不

巳無競氏語所知曰子亦聞即仁寶説蘇城集福庵事乎庵盖南隣尚書吳匏庵東隣知州施膚庵弘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以為匏庵後圃吳曰猶庵吾世隣也誠不忍其毀又安忍有之乎有司乃復以為膚庵別業施曰何不送匏翁而屬我也有司述吳言以告施曰我獨不能為匏翁耶亦辭謝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詔毀知府伍疇中納金承佃都御史毛貞甫亦納金佃焉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時毛伍新通姻鄉人追憶往事因為謡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

辭今日毛與伍訏告到官府嗚呼一庵之小而第四公之高下則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猶奉詔也猶納金也近乃無因而借奪虛券一入遽業其業至托人懇解亦嚇取重貨乃已其如天道何哉其如人心何哉

木之折也必以蠹然非有疾風雖蠹亦不折也牆之崩也必以隙然非有暴雨雖隙亦不崩也人之死也必以尪羸然非有六淫疾癘雖尪羸亦不死也國之亡也必以削弱然非有奸臣亂政雖削弱亦未亡也

忠信之人可以交神明可以行蠻貊變詐之人刀劍藏於腹內干戈起於舌端知之者遠禍殺宋蕤不知者飲酖而甘之此生死成敗所繇以判也昔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可為君得志於吳吳王好劍而臣善相劍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於乎使衛君而不悟其不中曾從子之劍者幾希

萬乘之君有寵臣焉竊持太阿恣行威福所喜則爵之祿之所惡則誅之斥之亂以為治危以為安以塗君之耳目而君不察也眷倚日甚有進讜言者罪不旋踵趙盛詩扣首出血上書曰君亦知齊國之事乎昔成驩謂齊王曰國亡矣王太仁而太不忍人王曰太仁而太不忍人此善名也國何故亡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於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國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今之寵臣不啻薛公諸田也政亂兵弱不啻齊也可無念乎

士有無才德而徼寵於君上者都卿相享厚祿華軒文駟錦衣玉食揚揚然意得也所知或告之曰子亦知探珠之說乎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驕於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之頷下而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今夫祿爵名位國家所以旌有德賞有功者也非是物也而

以奸君之寵此必乘其舋隙而倖竊之者也如其
悟也能無選乎
時相以佞諂蠱君親為肺附手執大阿口啣天憲
生死判於呼吸進退分於頻笑而人之從之也如
市或以賄結或以諂投或托為門生或乞為義子
以斗筲之器而受鐘石之量以穿窬之智而都丞
弼之尊有靦耳目洋洋然意得也一旦鬼疾其奸
主怒其罔鑴爵褫祿不但已也乃又簿錄其家而
誅其子孫諸所黨附之人輕則斥逐重則逮繫甚
至殞身喪家踵相接也或以私於玄冥子曰權門

倖戶自古有之然未有不敗者也彼朋比之徒豈
其弗鑒而甘為之乎玄冥子曰子知夫物乎射干
之為草也莖長不過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
仞之淵蒖與比崇焉莖非能加長也所托則然也
蒙鳩之為鳥也以羽為巢編之以髮而繫於葦苕
之上非不固也風之至也苕折巢傾卵破而子死
矣所繫則然也今夫寡才涼德之人始也附權倖
而竊高位其射干之居山乎繼也恃權倖以為無
虞而卒不得免焉其蒙鳩之巢於葦苕者歟而
世之人其不為射干與蒙鳩者蓋寡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一

續說林五

卜塗林

漢安帝時毋后專政五侯用事國事日非仲長統
言於鄧隲曰僕有隱于此欲與相國籌之今有榖
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
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
根蒙茸乎一壑其下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
春而遂其榮秀即青松朱桂亦無以自蕃其生枯
瘁踵接有牧者過而盻之欲繫則無脩繩欲伐則

無斧斤則將聽之乎隲曰奚而聽之亦謀於樵蘇
假斧斤以伐之耳統曰有妖狐成群游于大兆之
中憩于金穴之內貪如鼫鼠矯若蒼鷹狀如狒狒
巧若猩猩倏忽萬態莫定其形足蟠魑魅之域跡
寄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往往擾要
路而肆毒淫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囿張
牙噬人而肝腦積為丘陵誠欲彎弓設網而廓清
其妖厲則將何施而可隲曰曷重貨以要虞人為
之期而屬之乎統曰有巨室於此良疇千畝百農
耕之以堤堰為防以溝澮為溉時其耕耨力其蓄

畬家衆莫不飽焉一旦驟雨蓄其壞洪流決其根禾黍之區堅為魚龍之澤農夫荷鋤而流嘆結笠而興哀家衆皇皇懼無以為養如欲修其疆扞其灾培沃其土膏而優游于樂歲則誰之責乎隋曰此司畝畝者之任也統曰鷂之追雀也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鷂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鷂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蔽是鷂欲捕其雀也非為其蛛網也而因涉焉是鷂有捕雀之名而為捕蛛之實也公以為何如隋曰是雀之善避亦鷂之不審耳統曰公之所言事情

物理蓋莫不中矣然僕竊有疑焉國家則巨室也公其司畝畝者乎國家則山林也公其虞人乎其樵蘇乎今堤壞而莫之修也狐興而莫之誅也穀盛而莫之伐也且舍豺狼而問狐狸釋蛇虺而治蟣蝨盜錐刀者必誅而竊泰阿者無罰則何以異于捕雀而得蛛哉

天職覆地職載有專職也日晝明月夜明有專明也造化猶爾而况人乎故目之明無弗見也若目而兩視則難乎其為明矣耳之聰無弗聞也若耳而兩聽則難乎其為聰矣手無弗能運也若左畫方而右畫圓則難乎成形矣足無弗能行也若一之西而一之東則難乎進步矣自用其身猶爾而况於用物乎故舟所以載也有以一人而乘兩舟者乎馬所以代步也有以一身而跨兩馬者乎用物猶爾而况於用人乎故兩家督非所以理家也兩相非所以理國也兩將非所以行師也故主一可以御不一主不一無以御一自身以達之天下一也

張子房佐沛公誅秦滅項平定天下積功為留侯語所親曰吾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于

良足矣願得捐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所親曰蓋聞之佐獵者分禽佐釀者嘗醴共其勞而不享其成者未之有也今子輔漢王成大業山河帶礪之盟牲血未燥也而子欲去之何獨不近于人情乎對曰非君所知也昔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乃召余且而問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箕圓五尺君曰獻之龜至再欲殺之再欲活之乃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令良亦宰路之龜也亦将有刳腸之患亟去猶恐其不免也而况可栖栖於寵禄乎

范蠡佐越王勾踐成滅吴之功比其反也計然語之曰子知莊生之言乎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説彘曰汝奚惡死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籍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之牢筴之中乃其自為謀也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腞楯（猶案也）之上聚

僂（棺槨也）之中則為之夫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其異何也今子于牢筴雕俎也将安從乎范蠡大悟辭越王而去之越王曰子留吾将與子分國不留且加誅妻子為僇蠡曰君行制臣行意臣不留矣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乃環蠡所居會稽之地三百里以為蠡封邑令世世無得侵談者髙之後此若漢之信越唐之長孫無忌皆甘為雕俎之彘者也留侯李泌則牢筴之彘也

西祁子隱于石谷之陰結繩以為樞累甕以為牖衣草木之衣飯藜藿之飯槁項萬目馘然如也北堧子過而問曰若是其憊乎何弗力也西祁子曰惡乎力乎曰世俗之所貴者材也子能自材乎則庶幾免此矣西祁子曰吾以子為有治生之異術也而不知投我以拊也子不聞莊周氏之言乎櫟社之木其大蔽牛絜之百圍然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毁以為門戸則液樠以為柱則蠹匠石過而不睨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商之丘有大木焉其陰可以芘千乘然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南伯子綦見之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明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而自掊擊於世俗者也吾方幸其為商丘櫟社之木也而子欲為楸栢桑與柤梨果蓏也不已過乎

諺曰獸惡網羅民惡其上故智者下人以梯福愚者上人以梯禍何以明之昔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言于召康公曰晉之克也已實謀之徼我晉不戰矣是役也吾有三伐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召公以告單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盖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盖七人也且貪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以吾觀之不可久也磨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

入武子曰燮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至歸自周明年為厲公所殺范文子遂知晉國之政以善終

救焚者或以鈎或以索或以瓶盎或以罌㼜其用不同其于止火一也畬田者或以芟或以劚或以蘊崇或以焚燎其用不同其于治穢一也捕魚者或以釣或以網或以罩或以罾其用不同其于得魚一也適國者或以車或以騎或以舟或以步其用不同其于致遠一也治病者或以藥石或以鍼砭或以炳艾或以祈禱其用不同其于愈疾一也為政者或以威嚴或以豈弟或以簡静或以精詳其用不一其于宜民一也然而各有適也各有權也反而應之未有能濟者也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侯請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齊以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扵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扵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宋之野人耕而

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公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受子玉俱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子罕之不受玉非惡寶也以存寶也君子曰魯侯取徵于柳下季以欲存國也而不知失信之不可以存國也野人獻玉于子罕以其可貴也而不知喪寶之不足貴也修之終身而壊之一旦二子豈為之哉世之人小信尚不能持也况國事乎小物尚不知守廉也况重寶乎

牆有耳室有坑庭有冠門有虎此古今之通患也

幾事愼微兩謀貴密出此之口入彼之耳而奸人竊之先事宣泄措置未及而禍不旋踵此墻之有耳也袵席之奸甚于腹心口舌之譖慘于戈戟以嬖奪嫡以孼代宗愛憎易位而陷阱攸作此室之有坑也富貴之誘在前而溪壑之欲無厭機毒矢以伺隙挾利刄以窺便防其晝矣而宵乘之防其外矣而內乘之利之求也惟力是視此庭之有寇也以強食弱以小加大機智以為齒牙朋奸以為爪距飢則咆哮飽則嚙躅細大之吞啖不遺而內外之行踪可斷此門之有虎也夫市耳可防而墻耳不可防也野坑可避而室坑不可避也流寇可禦而庭寇不可禦也山虎可捕而門虎不可捕也有國有家者可無畏哉

今之人大抵皆賈道也有賈名者有賈位者有賈利者賈位與賈利者不足論矣若賈名以賈位賈名以賈利者則又有甚者焉談性命說天人而躬之弗逮其為之也以偽人之取之也亦以偽是交相為偽也昔大舜之誅四凶也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孔子之誅少正卯也曰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此義行則今之為偽者能逃於首戮乎

人臣事君莫善于公莫不善于私所謂私者曰貪利也曰貪位也曰貪生也貪利與位者不足言矣一有貪生之心則早夜圖惟兢兢自保勢在宦官則諛宦官勢在宮妾則諛宮妾勢在臺諫則諛臺諫平居則巧佞百出植黨樹援臨大事當大難則首鼠兩端惟以遠罪戾固寵祿而已此其於國家何賴焉如以其公也則君德之成敗即吾身之成敗社稷之安危即吾身之安危天下之理亂即吾身之理亂用人之枉直即吾身之枉直病手足乎病腹心乎病膚革乎病腠理乎孰非吾身者孜孜治療求所以愈之不然則去位可也殞身可也夫是之謂致身夫是之謂授命夫是之謂盡忠職業克修而後國家可安也如既不能正又不能去而徒號於人曰我欲為而不得我欲正而不可則將焉用彼相矣

民猶水也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民可使不亂不可使無情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成湯之檢身如不及是也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秦政之淫刑以逞是也

兩奕相遇則勝負見兩射相遇則巧拙見兩農隣

畔則勤惰見兩士同學則愚智見兩官隣治則能
否見善訐者師人以自益不善者妬人以自病
今有五錐於此銳者必先挫有五刀於此銛者必
先缺故西施以美沉孟賁以勇斃商鞅以陰謀被
誅吳起以善戰車裂韓非以說難殞身李斯以明
術棄市
鐘鼓管籥耳得之而喜妖容麗飾目得之而喜綺
縠文繡體得之而喜奇珎異膳口得之而喜此人
情也國以國養家以家養非過享也然其所以為
之者有道也國君不能安國家長不能和家而惟

耽樂之從民有滿中之瘠而莫之知也家有向隅
之悲而不之恤也神惡其淫人怨其僻難之作也
容可追乎誠知歌舞之微哭泣之招也珠玉之聚
干戈之媒也宮室之壯麗道路之流離也服食之
妖好聲名之醜惡也一時之侈忝無端之窮蹙也
則將焉用彼為哉
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樂
而知人之苦此之謂仁君也享蒭食之豐不知精
糠之未厭衣狐白之裘不知雨雪之為寒廣廈
之麗不知露居之不庥娛妃嬪之奉不知鰥寡之

無聊此之謂不仁君也仁者約己以裕人孜孜如
不及也然而興隆由之矣不仁者損人以自奉亦
孜孜如不及也然而喪敗由之矣
朋友之道四而通財不與焉善相勸也過相規也
進相援也患相恤也此古之為友者也善相妬也
過相訕也進相傾也患相快也此今之為友者也
伐木之詩其古之道乎谷風之詩其今之道乎然
管鮑之生知也張范之死矦也王貢之彈冠也蕭
朱之結綬也沒世而人稱之矣儀秦之鬪智也耳
餘之交兵也欽若丁謂之相排也惠卿安石之反

噬也沒世而人詈之矣取友者當何所擇乎
心有思憶者忘其飢心有躁熱者忘其寒心有悲
傷者忘其疾心有忿怒者忘其痛夫飢寒疾痛皆
切身之患也而猶以偏心勝之況於有道心者乎
故無驕心則可以忘富貴矣無羨心則可以忘貧
賤矣無懼心則可以忘患難矣
虎豹之猛不可以升木雀鼠之利不可以穿石能
有所限也鐵不可以為舟銅不可以為弩質有所
拘也章甫之冠適於越則因陽阿之音引大木則
戾用有所偏也瞽者不可以與文章之觀聾者不

可以辨繁奏之節性有所蔽也
蔡我齋宗兖自署其壁曰儉徳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幼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太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贄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贄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布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寡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産業也有限今之産業也無限足欲者

以為賢能不足者以為蠢拙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貪得乎故在官則朘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剥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兄弟懿親也是非公論也君子不以私減公不以家事廢王事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存魯不得已也王安石進小人以行新法而其弟安禮非之韓絳附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非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非之史彌遠廢嫡亂政播弄威福而弟彌堅非之此皆公義之不可掩者也乃若趙盾不討趙穿春秋以為弑君王導不討王敦論者以為黨賊是故下流之居清泚莫之滌也公議之犯至親莫之諱也
鄧林之木樹於培塿之立荆山之璞種於沙礫之場此不善生殖者也越人被髪而宋人資以章甫秦人介甲而魯人投以逢掖此不善隨俗者也齊王好竽而以鼓瑟干之吴王好劍而以詩書說之此不善遇主者也結繩之政欲以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欲以觧平城之圍此不善濟時者也
蕭立生學于務虛子三年而辭歸送之曰子必勉

之鵲鳴未必吉而聞者喜烏鳴未必凶而聞者怒孔翠文鸞非必有益于人也而見者喜梟獍虺蜴非必有損於人也而見者怒騶虞麒麟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喜魑魅猰貐非必身逢之也而談者怒何則以其素也素善不與喜期而喜至矣素不善不與怒期而怒至矣惟人亦然仁如堯舜天下莫不願以為君忠如伊傅天下莫不願以為臣孝如參閔天下莫不願以為子聖如周孔天下莫不願以為師義于雷陳范張天下莫不願以為友反是則梟獍而已耳魑魅而已耳欲免怨怒得乎

有相國求為治之道其門下之客進言曰在任人在審術何謂任人曰治内治外充宅究侯各適其用而已猶之御車者也牛服則牛驂馬服則馬驂引重致遠不難矣如服牛而驂驥也則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何謂審術曰昔者有人欲之楚而北其轅者客告而反之其人曰吾馬良客曰馬雖良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客曰用雖多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客曰御雖善非楚之路也夫此數者愈善而去楚益遠故術不可不慎也相國曰諾敬聞命矣

有樵者每日晨起入山負薪而出易米以食行歌道上嘻嘻然樂也一日偶拾遺金置有家室食用稍廣而薪不足以給之喋不復歌漁人業漁蕩葉舟于江得魚則以易米以其餘沽酒醉飽則齁齁而睡已而稍有藏積妻一丐婦已又生子而魚不足以給之遂不復酒二人謀所以為生而不得也則相與之東里之富室而問計焉富室曰子不知樵與漁乎叢茂也而斧入之澤廣也而網集之家厚也而人掎之今余之忿無日不戰水火也又何術以語子哉玄澤子曰此有累無累之辨也夫以

貪欲者之情也則未貴而思貴已貴而思大貴惟恐其不得也未富而思富已富而思大富亦惟恐其不得也以遠患者之情也則大貴不如小貴小貴不如不貴大富不如小富小富不如不富何則怨忌少而危禍希得失輕而憂患寡也故曰墜階者踣墜樓者隕樸樕之仆損枝高樹之仆折幹此富貴貧賤之喻也

齊人有薄其骨肉親戚而爭錐刀之利者乃紹介賓賂走千里而交於貴游卿相安丘生曰子過矣夫小者不親不敢圖大近者不親不敢言遠聖人

之訓也故池井之近也而居者取汲焉山林之近也而爨者取薪焉蓋隨求而得者也今有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子之溺也而假救於越人越人雖善泅子必不生矣何則勢無及也子如欲藉人以自庇也盍改圖焉

君子之不為不善也以禮義之防嚴也小人之不為不善也以刑罰之禁重也貪夫不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非不愛珠也利在於保命也窶子不冒魚腸之利刃而奪之金非不欲金也患在於捐軀也

豬埒之也不若涌隙之塞也甫田之藝不若園圃之治也貿販之數不若生殖之勤也境外之修不若閨門之飭也踈遠之交不若骨肉之篤也金湯之固不若蕭墻之謹也邉鄙之嚴不若朝廷之正也

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土膏動而時雨降則一老圃可以藝十畝之園非堯拙而老圃智也得時與不得時也親戚不附雖賁育不能以威衆親戚附之則孱夫可以雄鄉里非賁育怯而孱夫勇也有助與無助也立丈木於山巔巍然尊也岑樓十仞而建層臺之下則塌然卑耳非丈木長而岑樓短也有位與無位也

封陬老人田於海桑之陰稼穡滋殖廩庾曰豐丈夫足於錢貨婦人饒於縑帛或曰子非素裕者也豈善竊乎而其殖若是老人曰無他道也順陰陽之和適寒溫之節時未至不先既至不後則殖明於權計審於物宜不爭人之所爭不棄人之所棄則殖不以冗務妨大務不以他事害正事衆寢弗寢未興先興則殖父率其子兄率其弟作苦則爭先安逸則遜長則殖播種必疏刜草必盡地無隙

餘耘無鹵莽則殖畎畝有徑燥濕有節傭奴必恤其私牛羊不亂其群鷄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時則殖錢貨取足於費衣食取足於養宮室器械取足於用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殖婦人無冶遊無燕談無倚戶出修饁餉入理蠶織裳服不務於市則殖凡此皆竊造化之功以為功者也若竊之於人不有外侮則有官刑其何生之能為

韓非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紀綱法度則人君之椎鍛榜檠也所以平不夷而矯不直也夏失而商用之商失而周用之世之治亂莫不由能用與不能用也如國有頗僻而不能平也國有奇衺而不能直也則將焉用君相為哉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家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石閭子曰慎子可謂知勢而不知賢者也千將不以不

割而不利和璧不以不刖而不良盜驪不以不御而不捷誠賢智也雖無勢也能不表見乎孔子不遇於春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孔子也孟子不遇於戰國矣萬世而下猶知有孟子也猶謂之不足慕乎

凡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夫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何心之禁朝有進言之旌有敢諫之鼓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何言之禁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何事之禁故王道任德德行而姦止霸道任法法嚴而姦不勝

以言而求都匠則庸人與班倕無別也委之以九層之臺則巧拙見矣以言而求力士則庸人與烏獲無別也授之以千鈞之器則罷健效矣以言而求相國之材則庸人與伊旦無別也任之以謀王斷國之業則賢不肖見矣故盲子能欺人於聽而不能欺人於視喑夫能欺人於嘿而不能欺人於言

酸甘醎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庖人輕君而重宰尹矣清濁高下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賢否是非不以理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臣矣夫宰尹之重以别味也非有及於味之外也樂正之重以辨聲也非有及於聲之外也惟寵人之重則倒上以爲下反白以爲黑國之亂亡無日矣

讀神農之書而不操耒耜則無所得食矣讀孫吳之書而不親戰陣則無所得功矣讀孔氏之書而不躬行仁義則無所得道矣故畎畝力作雖無神農之書可也摧堅陷陣雖無孫吳之書可也修德行義雖無孔氏之書可也

小病不治而求大病之無作不可得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侵不可得也小善不爲而求大善之成名不可得也小財不節而求大財之餘積不可得也夫治小病禁微邪爲小善節小財此人情之所苦也而却大病遠大邪成大善積大財此人情之所樂也知者以所苦而易所樂愚者忘所樂而益所苦故慈母不以嬰兒之痛而廢剔首嚴師不以弟子之苦而廢禁邪良有司不以民萌之怨而廢行法

或問於玄溟子曰世人好濁而子獨清世人好枉而子獨直世人好爭而子獨讓世人好暴而子獨

仁庶民弗親君子弗信亦何利而為之玄湏子曰子知之乎鏡不以不照而不明劍不以不割而不銛其質定也火可㓕而不能改炎水可壅而不能改下其性然也君子之守亦猶之矣不能善天下亦可善一鄉不能善一鄉亦可善一家不能善一家亦可善一身身苟善矣其於世之用也舍也同也異也毀也譽也吾何與哉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夫人不可以不求助也故士求其助為士者也

農求其助為農者也工求其助為工者也商求其助為商者也皆所以相成也不惟是也天子求其助為天下者也諸侯求其助為國者也大夫求其助為家者也求助而得助靡重不勝矣既其勝也我之力也人何爭焉自多而無助靡輕弗躓矣既其躓也則我之不力也人何尤焉

羊腸之車不敗而康莊之車則敗非康莊險于羊腸也羊腸戒而康莊不戒也龍門之舟不破而安流之舟則破非安流險于龍門也龍門戒而安流不戒也患難之塗不死而富貴之塗則死非富貴危于患難也患難戒而富貴不戒也人能以行乎羊腸者行乎康莊則無敗車矣以行乎龍門者行乎安流則無破舟矣以行乎患難者行乎富貴則無死所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二

續說林六

稽䰠林

漢武帝時多火患問于東方朔曰甚矣畢方之為厲也牲牷王帛無日不數于山川鬼神而斁攸之灾日濫而不止當何道以禦之朔曰陛下之火亦多矣殆非畢方之為厲也禳禬奚益焉今土木之工不息而斧斤日尋于山林四望皆赭是為焚林之火日繕甲兵以資戰伐而良弓利刃輸輓不絕是為武庫之火郅都甯成之流播其毒謠曰肆誅

殛以張國威血流都市白骨成丘是為炮烙之火酎金之徵徧及侯王逮于庶職破家室以應威罰是為宗廟之火舟車之筭關門之征下析秋毫是為道路之火鹽鐵間架計口而稅望屋而科是為閭閻之火榷酒酤課壓縉橫取者無禁匿藏者重罰是為市井之火茲數火者撲之不能衰水之不能烕焦頭爛額不能救又況牲牷王帛禳禬於無知之鬼神何足以紓解萬一乎為今日計者亟下尺一之詔布寬弛之令一切苛暴漁獵之政悉從蕩刷舉循良之吏以代剥膚刺骨之徒如此而火患不息者未之有也又何畢方之足虞哉

陳蕃負天下之望觸忤權倖數起數仆奮發不已黃憲以書貽之曰仲舉無恙嘗聞破巢毀子則鳳皇不遊于郊焚林剪枿則靈芝不産其域何則物固擇所托也而況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著遯尾之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滅頂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途斯其判矣昔沮溺耦耕丈人荷蓧非遺世也甯子如愚蘧生可卷非忘君也蓋不以時之不可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耳仲舉義高天下名震寰區有識之士無不願執鞭門下

者欲以滌君側之穢而成臣掃之勳於仲舉何有哉但當是之時三光失明六合曀晦虎豹據於九關鬼蜮興於足下雖一二善類為之羽翼其如張羅設阱者寔繁有徒哉憲恐聲未宣而吭已扼掌未運而肘先掣無尺寸之功而徒以身膏斧鉞非計之得者也夫操泰阿者可以專割挽大黃者可以服戎今皆制于匪人之手矣仲舉獨且柰何哉昔晉文返國而介推隱句踐滅吳而范蠡逃彼二子者豈不自倖其功名哉心誠有所創也今主無二君之明群小非二君之左右未然之圖非二子

已成之績而欲僥萬有一之倖不待知者而知其
不可也且仲舉不聞乎周公之勳而猶狼跋於二
叔孔子之聖而卒無感于三家以令時勢抑又難
矣雖有二聖之德而為一切廓清之舉殆未見其
有成也況下此者乎仲舉誠乃心王室忠憤激烈
不忍廟社之傾危亦豈無有荒遯海濱而待天下
之清者乎如謂夷望無忠愛之心即仲舉不以為
然矣故蕃也願仲舉之熟計之也蕃得書流涕乃
為書答曰聚廬之林非鳥獸所棲而他棲者亦未
必得生懸磯之淵非鱒魴所泳而徙泳者亦未必

不死何則患有所不得避也今天下弊矣社稷危
矣食土之毛誰非王臣而敢弗力乎蕃聞之拯溺
淵之患者無緩步扞批亢之鬬者無空拳今日之
患其為溺淵與批亢也大矣泄泄以從事心誠知
其不可也且士之處世亦在乎所遭何如耳比干
盡而剖心文王順而拘幽展禽和而魯黜子胥義
而吳劉仲尼聖而陳阨墨翟智而宋囚史蘇直而
晉辱屈平忠而楚流彼數聖賢者豈不欲絜身而
避患哉視二儀之不位則不以性命為惜痛元首
之不愉則不以髮膚為愛傷群生之失所則不以

妻子為戀要在自明己志耳蕃今日之事竊辟之
為父而逐虎知有父而不知虎之能啞人也為田
而驅貍知有田而不知貍之能反噬也旁睨者以
為智乎以為不智乎則非蕃之所計也嗟乎叔度
愛我良厚獨不聞昔者蕃對辭生掃除之喻乎言
之不踐生不如死藥石之投亦鐫之肺肝而已既
而蕃在位疏救李雲疏抑近習疏止田獵疏理李
膺等不一而足宦官益疾之如仇托事罷免無何
改代復召為大尉秉政遂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
難作執送黃門北寺獄臨死嘆曰嗟乎死可矣死

可矣獨何顏見吾叔度於地下哉

楚使子發將西伐蔡克之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
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也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
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
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
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議者曰子發之致
命也恭其辭賞也固非先王之道也漢趙充國征
先零羌振旅而還所善客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
以破羌強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
二將軍非愚臣所及此於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

老矣爵位已極豈嫵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之夫由子發言之然則人臣不貴讓乎由克國言之然則人臣貴不讓乎曰非此之謂也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子發之謂也大臣之計安社稷克國之謂也有子發之讓功而不以沽名有克國之居功而不以徼寵斯善之善者也

馮道初事唐莊宗明宗莊宗遂事明宗明宗崩繼事愍帝潞王反愍帝出奔道遂率百官迎潞王以入而相之是為廢帝晉滅唐道遂事晉高祖繼事出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道又事周太祖道凡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道方曾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榮遇或以問于安丘生曰嘗聞君子之樂亦多矣道通天地之為樂學貫古今之為樂參贊化育之為樂此其上也俯仰無愧之為樂功定社稷之為樂澤加生民之為樂則其次也守節殉義之為樂謹言信行之為樂爵祿不汙之為樂壽考令終之為樂抑又其次也今夫長樂老之樂何也安丘生曰斯殆曹商之徒與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夫此一馮道也反君事讎不啻狗彘倡優廝養猶恥言之而乃自敘平生勳階官爵以為寵榮則何以異於舐痔多車而以誇于人人者哉

晏子使高糺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糺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惟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其過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古人有言曰大夫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家諸侯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國天子之有爭臣所以保其天下是故無貴無賤無尊無卑皆有弼也所以輔也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求其輔之謂也

今之人惡逆耳之言而甘佞人之諛陷于危亡而莫之悟也其視晏子何如哉

許衡趙孟頫虞集負盖世之名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而接踵仕元君子以為深貶若孟頫則宋之宗室也世食其祿乃其身亦以蔭補職矣而不耻為之則尤可異焉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故君而華也則仕華君而夷也則仕夷食土之毛誰非王臣子何過之深乎曰子不聞夙沙釐之事乎昔晉使中行穆子克鼓令鼓人各復其所夙沙釐者鼓子之臣也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穆子乃聽之行既獻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夫三子者則宋之產非元之產也使知夙沙釐之義也元其不以屢劉因者屢三子哉

紹績味醉寐而亡其衆宋君曰醉足以亡衆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豈惟衆哉右晏子曰醉之為禍大矣然有酒而醉者有不酒而醉者紂以酒池亡子反以酣飲殺此酒而醉者也齊桓公醉于豎刁易牙燕王噲醉於子之楚平王醉于費無極吳夫差醉於宰嚭秦二世醉于趙高叔孫醉於豎牛此不酒而醉者也

蔡京館客張觷初入館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可以脫死京置酒求教答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収拾人才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京泣下乃収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為急崇尚虛無

為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是京於觷之言卒亦未之用也及朝綱大壞惡貫滿盈帝始納言官之疏而勒令致仕連加貶竄客死潭州其子攸翛伏誅絛流白州而死餘子及孫皆分徙遠惡郡是觷教習走亦未有濟也於乎後之為相者不勝貪得窮兇以逞意讀禍在社稷未必身當之也不思天下皆亂無有安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彼以豐產殖貨為足以貽其子孫斯亦不知之甚矣

漢成帝嬖幸趙合德董賢荒怠政事匡衡進諫曰

闠閧之中萬化攸始輦轂之下表則所先不可不慎也昔趙成王貴寵建信君客見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客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客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王不待工而與建

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間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夫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趙王不納國以大亂今董賢者建信君也而婕妤則紀姬也斯所謂桑雍也以之干政不亦危乎

柳子厚閎深辨博工於文詞其於忠邪直枉之分宜辨之審矣今觀其文漁人智伯之對刺貪利而亡國者也哀溺招賈之文刺貪利而亡身者也李赤之傳刺狂誕而不令終者也河間之傳刺矯情而敗節者也弔萇弘之文美以身殉國者也斬曲几之文賤曲躬媚人者也此非柳子之私言也聖賢之遺言也乃若答問之篇乞巧之賦有餘悲焉起廢之答愚溪之對有深憾焉豈所謂憤悱而不怨者耶至於弔屈原以自況而不知其去國非原也贊伊尹就桀以自況而不知叔文之不可與有為也贊梁丘據以自況而不知立朝之節非晏子也又若與商之說導人以利也咸宜之論啓人以倖也率皆矯飾之言誰其聽之蓋其始也比之匪人不免濡首之厲宜噬臍無及矣曾是不悔乃于

叔文之死盛為稱譽以志其墓雖云報知己之德其如是非之公何哉他所褒刺即有合於道要亦非由衷之言也

楚懷王愛屈原而不能用屈原上官大夫蔽之也燕王噲賢荀卿而不能用荀卿子之蔽之也秦始皇慕韓非而不能用韓非李斯蔽之也漢文帝慕賈誼而不能用賈誼絳灌蔽之也武帝慕司馬相如而不能用相如公孫弘田蚡蔽之也魏武帝慕荀彧而不能用荀彧司馬懿蔽之也曰然則以數子之才無以自見乎曰盧緩雖善醫不能自彈也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禳也何獨于數子而疑之
宋道君荒娛廢政刑罰失中賦役繁重百姓怨讟
而日事祈禱以徼冥福李伯紀私于所知曰昔齊
景公病疥且瘧使史固與祝佗數禱于山川宗廟
無不備物而病滋甚乃謀於晏子欲殺二祝以說
於上帝晏子曰不可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君疏輔
而遠拂近臣嘿遠臣瘖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百
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
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顧君察之也景公乃不誅祝史而專
任晏子以修其政國治而君亦不病今下無晏子
之忠而君非景公之悟宰輔從君於昏而金帛日
空于鬼事矯誣上天欲以徼福不亦難乎
唐太宗信任魏徵諫行言聽以致太平之治嘗曰
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及
徵死而入讒人之言停昏仆碑無復顧惜此君之
負臣者也周世宗用宋太祖為殿前都點檢管領
親軍四出征伐蓋以心膂股肱寄之矣恭帝以幼
冲嗣位乃僞稱遼師之入而出兵陳橋還以變告

而篡其國此臣之負君者也荀卿嘗言非其人而
教之齎盜糧而藉寇兵也乃盡以其學授李斯而
斯之得志盡背其教此弟子之負師者也鄭玄學
於馬融業成辭歸融心忌焉令人追而殺之非玄
先覺潛於橋下以屐擄水則不免矣此師之忌弟
子者也夫君臣師弟人之大倫也心相許也道相
成也而若是乎其不終也其如名教何哉
或曰桀有伊尹龍逄而身放於南巢紂有箕子比
干而首懸于太白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
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

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
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
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
舟之僑而二公滅國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
也曰奚然哉五穀之所以能養生者為其炊而食
之也不食雖廩庾紅腐無救于死也布帛之所以
能禦寒者為其製而服之也不服雖篋笥充積無
救于寒也忠賢之所以能存國者為其信而任之
也不任雖在朝濟濟無救于亡也若夫備百寮之
名而不資道德之實是猶鑄黃金為人而列于朝

也金錐貴何益哉故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餮而從迷夫道與公相失而涂道寢餓而不敢食乃文公得國舉兵伐原而下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餓之患而必全壺餮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石間子曰文公可謂能用人矣夫不負於患難者可與共安平不負於道路者可與共朝廷不負于簞食豆羹者可與共千乘之國文公可謂能用人矣

管仲覇者之佐於相道未之有聞也故縷縷陳說一皆富國強兵之術間舉仁義為言亦徒竊其緒餘耳其首告桓公也曰始於愛民重於安民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矣而終之以作內政寄軍令欲欺諸侯之不知而速得志於天下善為國者固如是乎且政莫大於尊公室抑私門而仲之為政也乃制國二十一鄉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是臣與君分國也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是臣與君分軍也他日仲之言曰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兩之且不可況三之乎私門並於公室而政柄不在齊君上下凌夷主威不振厥後田氏之簒庸非仲之始禍乎故齊以仲覇亦以仲亡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奔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君子曰國之有誹怨也猶醫之有針石也針石必慘於膚而可以已病誹怨必逆於耳而可以止亂諱疾而却針石是棄其身也諱過而禁誹怨是棄其國也故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使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此厲王之所以亡也

樹木繁其枝而桑雍蝕其中日月暉於外而其賊在於內左右諛佞宦官宦妾皆君之桑雍與日月之賊也桀之亡也以廉來妲己紂之亡也以崇侯

妹喜此皆不保首領者也周之幽王晉之獻公則
不保其妻子者也乃若春申君之事尤可異焉春
申君正妻生子甲有愛妾曰余欲君之棄其妻也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
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
身固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與其死夫人所者不
若賜死君前妾死若復幸於左右者願君必察之
無為人笑君因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
後因自裂其親身衣裏以視君而泣曰余之得幸
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

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
而殺甲也夫人孰不愛其妻子乎亦孰不愛其首
領乎至以妖佞之故而棄於一旦可悲孰甚焉
夫二八登而時雍之化以成十亂用而郟鄏之鼎
以定君臣相遇無間然矣自餘有君而無臣則悲
其君有臣而無君則悲其臣甚哉上下之交之難
也然臣不能用君納牖遇巷蓋千百之一二矣君
能用臣轉移化導猶之反掌云耳故向摯不效于
商而興王于周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
於隋而忠于唐王陵楚將也而佐命於漢高樹晉

周臣也而盡忠于宋祖故曰興國所用亡國之臣
也勝奕所用敗奕之棋也
于肅愍之誅也徐有貞力賛之既而籍其家惟上
所賞賜及誥勅在焉別無長物陳汝言代為兵部
尚書未幾邦政大壞賄賂狼籍汝言尋被誅亦籍
其家實貨山積運至左順門上召百官入視諭之
曰汝言為兵部未久而殖貨若是汝等今見之耶
于謙權重且任事日久寧有是耶先是汝言嘗退
朝遇太子洗馬劉定之戲曰君職存洗馬所洗幾
何劉應聲曰概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盡

諷之也
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汰
斥殆盡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罷
不急之務功德于吾民至厚然尚有禁華未盡者
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階而語曰吾子幸
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
也今而為之兩股是靡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
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固善得無
難於行乎生曰雖生亦以為難行也凡公之禁令
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稍

弛一切厲禁以令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向事者不量可否賓興筵宴則節舉人牌坊則節曆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輿皂則節閘壩堤堰夫則節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宮府事關官寺事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噤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決而緦小功之察也

布政使豐公慶鄞人也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剴切逮繫詔獄七年　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叅政論周府内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

司右布政使廉聲大著威風振於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其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為燭饋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　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　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度駕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為復有賞賜也而大悅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徵於翰益信嘗聞諸吳人

曰翰為子則不孝為兄弟則不友暴橫鄉里人莫敢攖其鋒其被誅戮豈非天道乎

清溪倪公岳為禮部尚書值郊天故事禮部尚書與光祿鴻臚導引光祿鴻臚官習儀以亟雖名前導恒側身顧上明不敢背也公素不習不知而儀狀豐偉整肅直行不顧祀畢還宮上私語曰倪岳目中不復有朕何倨也左右傳以語公公懼遂註門籍不朝者三日上數顧班行退而語左右曰倪尚書遠日不朝得無以導引之故有介于中乎朕不以此責懷可令之即出公乃出朝叅視事如故

及秋祀近公私計曰祀禮且至改則章前之慢也不改則是遂非也皆非臣子之所安也乃謀於内閣欲改南都以避罪過内閣聽之推改南吏部尚書本累日不下司禮内侍以請上曰六卿轉補故有自南而北者矣未有自北而南者也是以難之内侍以語公公復求内閣通旨曰岳故南都人祖宗墳墓與親戚子姓在焉久禄于京誠欲歸一省視以伸至情非輕違天顏也上況思久之曰無已則量進一階庻於事體為宜乃加太子少保以往久之吏部缺尚書推代者數四而不允内侍請曰

銓曹重地不可久虛如以諸人為未可者須微示之意使得便於推舉上曰有一堪任者恐遠難至耳左右曰上如用之則星馳而来何言遠乎上曰倪岳硬諍此其人也乃李用馬公至則獨持風裁侃侃不阿時有小京堂闕科請之曰此當屬科道諸之曰此當屬道公皆謝却之曰皇上不以岳為不肖使備員冢司如有不公不法聽諸君舉奏不敢然恨若官爵者朝廷之柄所以命有德也岳不得而自專諸君亦不得而請寄繼自今勿復以此相聞矣由是終公在部科道不復爭闕仕路稱肅清焉

石菴蔣公瑶為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宫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筭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僅槁供應之具不復横斂以為媚悦自衣青布袍束黄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横加折辱不為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直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装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睍之

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直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儉菴梁公材清苦自將嚴於操檢瞿然布素也為杭州守郡以繁富稱於天下葢衆所欲染指者也公練衣糲食屏斥華好會入覲止具書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鈜則公同里也疑公易之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晏如曰御史言固當即謫死無恨矣

入民課金輙令納戶自秤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来傳置諸所饋遺即果蔬弗受也為戶部尚書黄緣請托一切謝絶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筭時相來嘉張大傅新進寵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於朝會厲聲語曰粱大用某處粮草當辦則應曰已喻曰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喻張意頗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乎終日約厲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於

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為常凡所用煤炭米蔬率於廛市以日取給頗浮其直乃其夫人曰非計也陰令致諸郊外如所用數而課其直積有奇羨則市酒肴啖公公舉手相勞苦竟不問其所從也朝紳方仰之如山斗而竟以不能媚謏來耄懸輿至於今亦未有章顯之者豈所謂不容然後見君子耶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盖瑾竊大阿之柄大肆馮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輙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柴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即此一事今之闒老寧若是耶第衆議以為韓文岳之欵去瑾也而東陽泄其謀劉健謝遷之欲去瑾也而東陽噤無語瑾之創造玄真觀也

而東陽為之碑遂以為甘心附瑾并其他美而沒之殆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

徐有貞初名珵　英廟北狩首建遷都之議朝論不與　景帝因甚薄之浮沉不振因改名有貞章帝不察以希進用時于肅愍謙當國尊寵有貞極其承敬謙亦重其才會國子祭酒闕帝問誰可者謙以有貞薦帝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謙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有貞乃營求治河之役驟升都御史然銜帝與謙者深矣時帝下易儲之議謙方在危疑而帝意甚果舉

朝順之譏亦無如之何自是常怏怏不樂語人曰䟽請骸骨不蒙放免只有一腔血報朝廷耳景泰七年正月帝不豫七日不朝講乃具疏請復　憲宗東宮監國請太上皇入內會九卿聯署期以御朝上疏付禮部尚書姚夔所時正月十四日也無何事泄有貞覘知之以曹吉祥居中石亨張軏握兵用事且不慊於帝密以奪門迎駕意告之遂歃血定盟十六日昏夜舉事潛納外兵布滿禁內于時非有天幸一或變動禍且不測十七日　英廟復辟諸學士草詔有貞獨不署上問故有貞乃別

出詔草有云豈其監國之人遂攘當宁之位蓋謂　景帝為簒也有貞之於　景帝豈不受其官不食其祿者乎于時有貞遂升兵部尚書大學士掌機務已又封武功伯與曹石日夜媒孽譏與王文蕭維禎恨譏沮抑秉機奏譏謀反當族上持之不下有貞曰比曹不正典刑則今日之舉為無名上意乃決既赴東市譏言前日內外軍馬慫在掌握不反今日一[illegible]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時風霾為變只尺不辨上尋悔焉既而三人自以為功

大張威福驟興大獄勢焰赫然天下寒心上心厭之三人自爭權寵力肆詆排有貞下獄謫授廣東叅政曹石猶羅織不已謂有貞之封上令自擇而武功實冒操始封操卒傾漢室有貞明有異志又有貞自撰誥詞有纘禹神功之語既為華蓋殿大學士又自署掌文淵閣皆非人臣所宜有遂安置金齒為民併削其子爵　憲宗嗣極首復譏官制詞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蓋傷之也後吳中士人爰有論著率右徐而左于曰主易儲者譏錮南宮者譏欲迎襄藩者譏之戮實曹石為

之非有貞也有貞有安社稷之功惜未大白耳於乎異哉言乎夫以其子為天子　景帝之大欲存焉而謂譏能止之乎既主易儲而又請復儲誰將聽乎如其然　憲宗宜深銜之而何忠之憐之乎且殺譏者皆有貞也而委之曹石將誰欺乎有貞以不悅於　景帝改名而乃謂登第後改名乎夫以奪門迎駕為安社稷之大功而却門庭百萬之胡虜遠沙漠播遷之乘輿反謂之無功乎時大學士李賢奏對曰　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合辭以請何必奪門

于時幸賴陛下洪福以濟假使　景泰左右先知將賓陛下於何地此輩不過貪圖富貴非為社稷計也此斷案也至有貞悔馬士權之昏其無行亦甚矣議者不察妄肆雌黄之口而没是非之實豈所謂君子不黨乎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為奴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為人牧放適也先至扣馬以故諭之乂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於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中國為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為時　英廟未與也先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以理諭也先曰爾毋某年来朝受其賜某年又受其賜爾亦臣也豈可為賓主禮也先乃五拜稽顙後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欲進御　英廟問於官童官童曰馬有中國萬乘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然却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誠所願納但不當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迎其可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後却曰留俟他日為爾妹媵當併以為嬪御也

先益加敬焉既而官童歸自也先所繫錦衣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謀於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胡否功成爵以侯對曰能之賜易新衣致之石營石曰吳先生来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饟肉直撞入達虜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番語云我某村人也我母有病入城買少肉啖之執我何為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我固不言之我君必見殺我聞中國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某地勸老營爾尚守此何為行當出戰恐彼此不相及也虜聞言始有退意亨乃以火器擊之而圍遂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　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人謂官童三寸舌勝於十萬之師遠矣乃其却胡女之昏正也先相見之禮為中國天子重又不當以細人目之也

天順間有楊塤者漆工也人稱絶藝時錦衣指揮門達朝廷委以緝事掌北鎮撫司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袁指揮彬常侍上左右得以進言恐不利於巳圖逐去之乃措摭彬數事奏之因以撼賢彬遂下獄拷訊备楚莫能自白塤憤然曰朝廷設

科道欲其理究納忠達今若此乃爾默默乎埴不忍見達所為乃上疏論救達併擒埴下獄逼使之供為李閣老所嗾埴懼拷死於獄無以自明乃誑達曰此實李教我但獄中招承無人為証不若會請多官廷鞫我誦言之則李無復辭矣達然之明日如其言奏上會衆鞫於午門前邀李出閣聽對埴環視左右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我市井人也何得見李閣老實門指揮教我曰汝不言李者死埴乃今死矣達失色無言於是李得不摇袁亦從輕而埴竟免於獄於乎埴一小人也而能

明枉直之途白國家之大奸視彼言官執權據要徉徉作威福乃甘為不鳴之仗馬寧不愧死乎

蕭山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之俄有一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市而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既而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有歷年所積俸貲携之不可歸之又無人乃召同鄉同年之子為刑曹郎者擧而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之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婿從千官舍乃如其輕重欵識為之

僞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而歸先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僞也公意部司之弊歎曰近来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兵部柴薪猶夫僞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子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毋洩也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懽乎已而刑曹郎升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達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嚴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也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而舍中人稍稍有露其事者辰州入覲乃携其奉入盡數以償公乃駭曰君

誤矣柰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聽乎子銀具在未有以僞易者也迄不受比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屩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畯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壇墠公渡江從之雩秉竹兜行于道中會二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亟也披而出之二司見則公也皇恐謝罪行禮既畢會皇訪公而公已渡江歸矣

太宰屠襄惠公濂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息頓顙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為者吾方惡其白而

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為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矣其人頓首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曰扣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券則須從吾惸惸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

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賈販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即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定凡重二十四兩浮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欸以飯食為之惆悵而遣之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屢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偷御史不見蒲伏堦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謁則秪書侍生由中道以入所知或規之曰今時謁府縣上司率用治生盍姑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而治之夫名不可苟也

欲其稱也迄不改時陸司寇卒有御史行部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迓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為雄長而介潔自將未嘗干求恩澤為翰林五品者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婺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正德六年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備

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曾無遺骸取芳衣冠
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
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
以馬牧尚書家在城中引衆去之夫均一大臣也
芳不能保其墳墓而文升乃能庇其鄉里人其可
不自立哉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

續說林七

肎暄林

漢靈帝召華陀使之治病陀既察之言曰陛下之病病矣治者什一不治者什九帝曰何也陀曰心腹悶瞀湯液之所宣也四肢攣急鍼熨之所暢也榮衛耗損炳灼之所起也水火交蝕補洩之所調也此皆可以旦夕望効者也況陛下之疾未兼乎抑未甚乎此陀之所能為也然而有不可治者陛下有眩惑之疾則不治大臣有貪蔽之疾則不治將帥有刻剝之疾則不治藩鎮有跋扈之疾則不治宦寺有刧制之疾則不治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則不治處士有黨同沽譽之疾則不治小人有附權干進之疾則不治百姓有困苦思亂之疾則不治凡皆翦藩衛之枝葉而傾杜稷之本根者也雖百陀不能為矣無已則以仁義為湯液以刑賞為針熨以紀綱為炳灼以政令為補洩先朝廷而後四方先重大而後輕緩則庶乎其有瘳乎帝不能用遂及於難

漢宣帝厲精圖治綜核名實群臣多以罪廢魏相

言於帝曰夫人才行鮮能相兼有負俗之累而六
功名有跅弛之性而著奇節優弘瀞之畧者或踈
于廉隅之飭寡中和之度者或長于猶亮之猷未
可以一律齊也若以小眚而棄其洪謨以前愆而
掮其後績則逸群之才不録而國家之楨幹孤矣
今夫素絲之微纇也染以為玄黄黼黻則可以薦
于朝廟白璧之微瑕也鏤以為瑚璉敦彝則可以
享于神明大廈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
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
枯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如其有曾參閔子之行

而無益于理亂之數陛下亦安取而用之且前代
之故陛下宜聞之矣或起之於屠釣或收之于檻
車或録之於逃臣或拔之於亡命皆能以成王覇
而顯功名柰何以一眚棄終身乎是使子思嘆干
城之見棄而子野嗤朝廷之無人也
或曰今天下全盛土地不為不廣矣財賦不為不
多矣而公私困乏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也曰
子亦知夫食葉之蟲乎數仞之木其大庇牛其葉
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為立可參天繁碩不知其
紀也一旦蟲生其下以其枯葉綢繆而為巢已而
布種於枝上纏綿于曲隈寖繁寖息朝飲清露夕
蔭涼風惟葉之為啗其始也以為無傷於木也未
幾而寄者踈茁者瘁油油者濯濯客過之曰不翦
且害木主人恐其傷於幹也而不聽左右又從而
撓之卒之族類日蕃而木之膚益疥盤而竅結槁
且仆矣夫一蟲之微非能傷數仞之木也一木之
傷亦非一蟲之力也積而不已木不益強而蟲日
益富故葉未凋而蟲殘其餘葉方榮而蟲蝕其潤
其有能生者寡矣今夫國家之富非直數仞之木
也冗食之蠹非直食葉之蟲也貂璫近幸植黨而

罔利非直左右之撓也以為無傷而不去吾恐國
用之不復舒也
宋太祖承五代之亂問治于趙普普曰凡為治之
道承小弊者補之承大弊者革之夏少康之於帝
相商中宗之於雍己周宣王之於厲王所謂承小
弊也補之而已矣漢高祖之於暴秦光武之於賊
莽唐太宗之於亡隋所謂承大弊也非大更革不
可陛下視今日以為小弊乎以為大弊乎昔有越
人行舟而遇石梁屹然前障也艤以待潮潮溢而
越梁不沒者猶三尺也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

竭而斃後有涉衆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衆而待潮乎若不踰衆而待潮潮即至終不得進是使後人復笑越人也今若以治小弊者治大弊宜革而補是越人之類也鮮不困矣

有天妖者有地妖者有物妖者有人妖者日月薄蝕殞星雨血此天妖也山崩川竭水鬭石走此地妖也牛馬相生桃李冬華此物妖也若夫父子不親上下乖離則人妖也妃匹淫亂牝牡無別則人妖也少陵其長妻棄其夫則人妖也舉措不公直枉倒置則人妖也政令不信賞罰無章則人妖也

政險失民農惰失歲則人妖也行有死人朝有噬犬則人妖也四郊多壘燕樂無節則人妖也賄賂肆行竊持政柄則人妖也人妖不興則彼三妖者雖日至於前猶之無傷也人妖不除則彼三妖者雖無一至猶之亂亡也故九年之水不足以病堯七年之旱不足以病湯桑穀共生不足以病太戊雉雊鼎耳不足以病高宗桀之亡也以瓊宮瑤臺紂之亡也以酒池肉林隋煬之亡也以迷樓之建宋徽之亡也以艮嶽之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而迷其途適遇牧馬童子問焉而得之黃帝異之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是故穢濕之不除此害馬者也湶刷之不適此害馬者也水草之不時此害馬者也群偶之不協此害馬者也蚊蝱之不屏此害馬者也若為天下之害則尤有甚者焉庸回之作弼害也宮闈之干政害也左右之竊柄害也紀綱之不振害也牧守之無良害也上下之朋比害也役斂之不經害也號令之數易害也耳目之壅蔽害也賞罰之無章害也十害存而天下能治者未之有也

人有言民生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寄監司然而人不易知當何道以廉之曰入其疆而其俗可知也入其都而其政可知也其尤可徵者將迎以禮應對不阿供張取適餼餉有度此其人多賢者也擎拳曲跽佞色諛詞供張綦飭餼餉綦腆此其人多不賢者也是何也中無所歉形之為亢直其不然者十而一二矣中有所歉形之為卑諂其不然者亦十而一二矣今之監司反之佞已者以為賢直躬者以為不肖又何怪乎吏治之不修而

民生之日棘也

國有五實亦有五空朝廷實而邊徼空輔弼實而嬪御空公家實而私門空倉廩實而囹圄空百姓實而奸宄空此之謂治國邊徼實而朝廷空嬪御實而輔弼空私門實而公家空囹圄實而倉廩空奸宄實而百姓空此之謂亂國故曰王主積於民霸主積於兵衰主積於寵臣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也

漁人捕魚於江數罟無罅縱横數百尺數人挐舟引之其收也纖鱗細鬣罔不畢舉長寸以上無得脱焉其傍艤舟而待者紛如也問之則曰吾俟間而舉耳海丘子曰嘻亦太甚矣先王之制魚不滿尺不粥而今乃取之於寸猶未已也而俟間者又將繼焉何魚之被毒若是耶漁人曰子過矣子過矣魚無知之物也所以食人者也苟可以充市吾無擇焉耳民之有知固非魚比也有撫字之令有殘剥之禁夕非若魚之不為厲禁也而長民者寄為之罟銖銖而征之寸寸而科之曰拜見曰常例曰節儀曰寬限曰折紙曰免杖訟之入也視賕賂為高下丞捕未已而簿捕之[illegible]未已而尉捕之

尉捕未已而府幕捕之甚者大吏亦從而捕之[illegible]血既竭而胺及膚骨民將何以為命哉不是惜也而魚之為惜不已過乎

國初不設宰相委政六卿是　太祖之遠謨也以儒臣備顧問不假以權重是　成祖之遠謨也自三楊用而始竊政柄矣自眉州用而始網苞苴矣自貴溪用而始專威福矣自分宜用而始亂紀綱矣至謂非翰林不入内閣非内閣不决機政既無以盡收天下之才又無以盡行六卿之職耳目日蔽而廢置不公即有王佐之才亦何以自見乎

燕饗之樂徵諸娼優非所以和上下也流於淫矣享祀之樂肄以黄冠非所以交神明也入於媟矣如以禮樂為治可無變乎

宗室之崇重於四民也是宗室之幸也非有大罪不廢禄食矣宗室之不齒於四民也亦宗室之不幸也雖有才賢無以自見矣間有甘豢養之安逞奢淫之習禄入既匱而衣食不給至傭丐以自活其於崇重安在哉嘗見周藩南陵王上書自陳願納禄米得應科試其亦有激於此乎

管商霸者之佐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商鞅

開阡陌而廢井田則壞成賦徵歛以時民未甚病也仲乃課鹽筴而盡歸之官民始告病矣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非有藉於人力也民生所資以為養不可一日闕也今專之公家厲禁日嚴而犯者日衆是阱民而殺之也如不得已計天下鹽課歲入之額加稅於戶口土田而盡弛其禁則官省追捕而民免刑戮不猶愈乎

國家用人莫善於內外鈞勞莫不善於重內輕外以職事則內官佚而外官勞以才能則內官未必優而外官未必劣今乃過為軒輊不論其人為內官者微時之倖侈肆睢盱憑城社以作威福操權柄以網苞苴已乃坐致卿孤身依日月人以天人目之為外官者奔走風塵汩沒簿書伺顏色於撫巡偵風聲於京貴非抑心下首含垢忍尤即有隨吏之操龔卓之治卒無以自見間有轉從內職者亦皆夤緣寵倖或鈞取聲譽固未有無因而至者也是故入仕版者營措地而不營職業求諸人而不求諸己欲以興太平之治不亦難乎謂宜改絃易轍一切視為王臣內而小九卿也翰林科道也各部司屬也外而藩臬也府州縣也百司庶僚也

但以品級論資格不以內外為崇卑諸司有文學者亦許改入翰林既得內外鈞勞亦使練達政事在內者自謂可以外也不得懷偃蹇傲僻之心在外者自謂可以內也不得安苟且卑陋之習人効靖共夤緣路絕其於圖治或庶幾矣或曰重內輕外行之已久可遽變乎曰前代未之有也國初亦未之有也正德已前有布政入為刑部尚書者矣有知府入為刑部侍郎者矣有按察使入為大理卿者矣有僉事入為大理寺丞者矣有副使入為大理少卿僉都御史者矣有副使入為國子祭酒者矣有知府入為府丞者矣此外官內遷之證也有內閣出為知府者矣有御史十二年出為知府者矣有都給事出為通判者矣此內官外遷之證也孰謂此非舊規乎

師儒之官凡以造士也惟文學足任啓迪惟德行足端範模惟勤敏足司督勸惟廉潔不責饋遺如是而後教可幾也今皆反之相見不以公服相談不以德藝惟日徵雞酒米貸以為固然此無他選授不精而考課之法不嚴也舊制歲貢不中者發原籍為民盡徵其所受廩糧久之一切不行及朝

親戚陟則又率從覓假曰此令官也曰此以優老也夫責之造士待用任孰有重此者乎而如彼云云何也近尚書霍韜有減員之議太傅張孚敬有選貢之議行之一時風動學校未幾又告罷矣以朝廷清秩而加之耄昏無知之人以朝廷廩餼而授之汙濫無恥之輩此何理也謂宜嚴行選貢之法有不中者不以復學與之冠帶榮身免其終身更徭其中者任有成績得與甲第出身一體遷陞科道部屬進而為京堂藩臬安知不有如閣老楊士奇尚書魏驥者出于其間乎學校之興亦可刻期而望矣

薊邊之不靖以大寧之徙鎮也獨石之不靖以李家莊之失撫也陝西三邊之不靖以河套之不復也蓋大寧之鎮即今所置朶顏三衛地也　成祖以其效順也徙鎮于內而盡以其地畀之其水草足以孳畜牧其肥饒足以廣樹蓺又寵之以職官啗之以馬市羈縻之以朝貢凡以為我衛也今朶顏日強兼併泰寧福餘之地而有之往往勾虜入寇以馬市則肆侵奪以朝貢則逞要求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此一患也李家莊之夷非大胡

種落也其始也歸附中國內以捍邊外以拒胡昔或告急我則發偏師援之以故大胡不得輙入吾境今也棄而不撫有急不援不勝大胡之侵暴日以削弱不得已而外嚮矣又不得已而導之內犯矣此所謂自撤其藩籬此又一患也河套之地其廣袤足以生息其險阻足以保障故我軍屯練畜牧之所諸鎮所藉以為聲援者也今乃為胡所據不能驅逐生息日繁而侵掠無忌我兵欲出彼則或跋其前或疐其後此所謂延盜而處于寢室也此又一患也然癰疽不可輕決猛虎不可徒搏將圖收復言之有寒心焉必也集天下之全力用天下之真才籌之十數年之久庶幾其有濟乎

今之胡患亟矣講求備禦之策亦既詳矣而迄未底寧晏則以事虛文者多而求實効者寡也禦胡之策雖多其要不過曰信賞必罰選將練兵足食而已今之賞非不行也然首級之獲或為勢豪之攘奪或為貨賄之買求或易於私人之手或皆於審驗之繁或格於冊奏之滯幸而得上於幕府幕府難之又幸而得上於司馬部司馬部又難之恩命之下多非死戰之人與其立功之年此賞之不

信也今之罰非不行也然失機之罪坐文臣而不坐將領坐將領而不坐偏裨坐偏裨而不坐士卒獄既成矣不誅而繫之未幾則末減矣又未幾則錄用矣此罰之不必也今之將非不選也然以賕賂舉者十嘗八九以勇略舉者十不一二凡要地也善職也闕未出而先入賄以伺之矣闕既出而賄者又坌至矣奪其少者而與多者矣其不然者即有勇略亦不得用用矣亦不得久此將之選非其選也今之兵非不練也然帥臣扣月糧以充公費率丁口以入私囊心已玩易之矣其所操者朽

弓敗矢而已耳鈍戈壞甲而已耳其有馬者則以石扼其胳餓而斃之以避調遣及驅之出戰則脫巾求糧矣倒戈為關矣其遇敵也將方前而兵則却將方危而兵則逸張達岳懋輩之死繇是也此兵之練非其練也今之食非不給也然度支以耗費為患兵士以失期為憂方芻粟之登也而糴買之銀不至及銀之既至也而芻粟又以後時踊貴矣芻粟貴利本色而強與折色芻粟賤利折色而強與本色往往賤價以質券束手而授人若之何兵不告困而樂於死戰也誠欲安內攘外以寧邊徼則盡祛前數者之弊為一切維新之政庶乎其可也

士行貴廉廉如室之廉隅不可枉也亦如其有廉櫳室之所以障也所以飾也士而非此雖有他美亡足稱焉故周官之弊吏治也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夫是數者而必基於廉其重可知也世之衰也不務於德而欲是焉是有能以不貪為寶如鄭子罕酌貪泉以自誓如吳隱之者幾何人哉宋人有言古之仕者以留犢還珠為賢今之仕者以充車累載為能蓋傷之也至

於今則又甚矣糊漿其身而溪壑其心濫聽受以私贖金在訊刺以脅苞苴假傳送以窮漁獵傭市奸以入免役溢賦額以詭餘羨沒藏目以竊公貲猶之攫金都市目不見人倚門售淫錢至無擇賄之盈也則橐而之京師鑽倖門馳勢轍貨行若流而位之升也如鶖鶚翔青雲之上以明得意其民蕩產破居怨讟滿腹甯將訴之鬼乎以是求閭井之安興治平之效胡可得也夫京師者四方之極也監司者守令之綱也守者郡邑之綱也其則則影表也其感則風草也如能明禁勍之令嚴誅汰

之科苞苴絕於貴倖羅網徹於公門考課之法不
於其他而先徵其守曰某為上應旌辟必先其某
次之需以考績其不然者黜罰不貸甚者坐之重
典盡徵其贓上下同心持之不變庶幾礒風之漸
殄乎舍是求治所謂皮之不存而毛將安傅者也
即宵旰孜孜亦何益矣

御史巡行天下凡以糾擿蠹弊興起治功甚盛舉
也至于今則太多矣有常差有添差有雜差罷遣
亦不一矣其老成識體竭忠宣力固社稷之衛也
間有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無所適從一不便

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而日候謁於門下二
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
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
四不便也巡撫之官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
得問今乃恣為陵駕動相掣肘即有猷略一不得
施五不便也霍文敏公嘗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
理言雖過激未必無謂也或又言各省設一巡撫
擇忠誠練達者為之重其事權專其委任勿以牽
部撓之勿以御史叅之久則璽書褒美進秩加祿
又久則竟入為六卿之長以是求綏靖之效或庶
幾官圖治莫善於久任莫不善於數易昔洪水滔
天下民昏墊患莫有甚此者矣而鯀之治水也九
載弗績始誅而易之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古之制也漢之時為官者率長子孫非優假之也
蓋久任行則在位者自謂非旦夕可以倖去也杜
一切苟且之心而吏民知其久不可欺罔也不敢
以巧詐相蒙治之所由隆也如突未黔也而遽徙
之他其賢者方察知地方之故布畫條章未幾而
代檄至矣即有嘉猷亦無以底成績其不肖者倖

其朝夕之可以脫去也網貲貨充苞苴以為夤緣
之計往往播惡於下民胡賴焉又况新舊之代也
有什器之供有宴饗之費其行也有傳置之需凡
此皆民之蠹也國朝自正德以前有司率以九年
為限治行異等待以殊擢有闕則入大選銓注不
以急缺轉補于時政平訟理而閭里無愁歎之聲
其道繇此也其後吏部為小轉之例為急選之例
而制始變矣至于今則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其
視官司也猶之傳舍也身為過賓而非主之也其
視職事猶借之也而非身司之也下車未幾而翹

首以望遷橛孰能盡綏字之猷而與治平之效乎此非天子主之於上宰衡賛之於下力為變更吾未見其可也

莫難於禦戎亦莫易於禦戎将帥之貴選也士卒之貴練也騎乗之貴良也器械之貴精也城墉之貴嚴也埶堡之貴飭也芻粟之貴充也烽燧之貴明也不可以一不備也斯不亦難乎然其本則在朝廷而已進退之必公也賞罰之必信也紀綱之必正也政令之必中也賦歛之必均也惕厲之必勤也滛康之必戒也修之國都而達之四方上下

同德内外康乂猶之元氣既充而外邪不侵隄防既固而横流不潰斯不亦易乎故曰明主謹德四夷咸賓又曰無怠無荒四夷来王此之謂也不是圖也而惟瑣謀之求憂将釋乎自昔舞干之格白雉之獻有明徵焉周宣薄伐抑其次也秦皇漢武斯之為下矣民不見德而窮兵以逞海内虚耗能無土崩瓦解之患乎以今天下之大患無甚此者夫以全盛之力苟加之意何向不克策畫日多而困弊日甚其故何哉誠以怠荒之戒謹德之圖不可以不之先也昔人有言其備不在邉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豈虚語哉

堂上遠於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於千里有事一月而不知門庭遠於萬里有事期年而不知夫不知者宦官宫妾蔽之也左右便嬖蔽之也宰輔回邪蔽之也言官朋比蔽之也四蔽交而人君之耳目塗矣百里千里猶之為近也

日之麗天也無弗照也若在井中無以燭十步矣目之在面也無弗睹也若在几下無以見尋丈矣人君之居九重也明目達聰則無不聞也無不見也若蔽於左右則無以察堂奥矣

禦戎有四盗竄尺籍冒粮餉漏軍情侵屯種此士卒之盗也剋軍士詐首級虚按伏避敵鋒此将帥之盗也剋銭穀隱耗弊没戰功掩敗衂此司府之盗也不公舉措不信賞罰不明功罪不正紀綱此朝廷之盗也然士卒之盗可簡而汰也将帥之盗可覈而治也司府之盗可按而袪也乃若朝廷之盗則末如之何也已故曰伐木不去根櫱乃復生治其本之謂也

孝廟優禮大臣視如一體于時一品腰玉者盈朝雖云百僚師師亦德意之所培植也間被論劾有

詔議不即譴斥必俟其自陳乃以溫旨俞允仍
輿夫月米之賜甚盛事也閣老宜與徐公溥致
仕家居壽踰七十命御用監製美玉帶雕刻壽字
遣官致之會新補南直隸巡撫諭內侍俟辭朝日
宣之面見語曰徐先生在家好生看顧巡撫至地
方乃先謁徐而後上任其尊隆師傅若此蔑以加
矣　武廟雖不親政事亦未嘗折辱大臣有致仕
者恩禮無改於舊至嘉靖間議禮諸臣導之以威
制臣工而禮意寖以衰薄矣然其初猶未甚也時
兵部侍郎唐公胄有所諭諫觸犯忌諱科道官詣

而謝曰此生輩事至煩公乎唐曰諸君職卑如不
當言或被笞撻老夫蒙譴不過罷免而已唐果得
旨致仕蓋其時大臣廷杖尚未之有也迨其後則
數行譴撻如笞小吏古所稱刑不上大夫者竟何
如哉人夫用米槩為罷賜固其所也
嘗見會稽野史言國朝大綱之正超越前代然其
間有未盡善者數事要皆輔導諸臣之責也　太
宗入繼大統天與人歸市不易肆況以親代親非
若更姓改物者比也于時遂肆眚災之赦內外臣
工各安其職其有不願仕者聽從所志勿復強逼

則□德光明天下皆知靖難之舉計安社稷所非
有所利之也計不出此而甘心於死節之臣捕之
戮之夷其三族沒其妻孥雖有他日之悔亦何所
及此其有遺慮者一也　景帝踐祚禦胡存國誠
非得已于時不為易儲之舉分封其子使守藩國
英宗之還以忠敬感動消其間隙任忠賢而遠
邪佞則彼此相安必無奪門之禍此其有遺慮者
二也　英宗復辟乘輿亡而復返社稷危而復安
愍　景帝之圖存念于謙諸人保障之力大加褒
卹光顯令德此所謂如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乃聽徐珵石亨輩之邪謀以功為罪而誅戮大行
為中興聖德之累此其有遺慮者三也　世宗以
親藩入繼大統紹休鴻業追崇所生斷而行之亦
無不可者而議禮諸臣過為激怒合朝臣上謫之
黜之杖之戍之不復有一體之義是使刑罰不中
而元氣消索此其有遺慮者四也余見而憮然曰
斯言也殆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也　列聖有覺
亦當不以為罪矣
昔淖齒弒齊湣王人曰齒不容於誅矣然而王亦
有罪焉何也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而血霑衣

此天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巃博之間地拆至泉
此地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人有當闕而哭者此
人以告也而王不之知也夫天地人皆以告矣而
王不知戒焉欲無及得乎故災變之來非虛也董
仲舒以為天之所以仁愛人君也愛之而不改則
怒之怒之而不改則棄之矣故亡國敗家往往相
繼不獨一湣王也嗚呼有國家者可無鑒乎
父母之於子也撫之畜之勤亦至矣然而子不以
為勤也天地之於物生之育之惠亦至矣然而物
不以為惠也君長之於民也教之養之德亦至矣

然而民不以為德也是何也有恩之恩恩之小者
也私故也無恩之恩恩之大者也公故也今之民
牧不惟不施之德也率撲揄其民而殘之孜孜如
不及是為有恩之恩乎抑無恩之恩乎
孝廟在東宮典璽局郎覃吉為承奉其人溫雅誠
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
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
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
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
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

宮王莊吉備說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
何以莊為徒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閱
老佛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驚曰老伴來矣即
以孝經自携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
孝經耳其見畏憚如此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
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為
不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以後　孝廟聖德
清明動遵成憲雖睿質之純懿亦未必非豫養之
力也
或曰昔之民也安今之民也病昔之吏也惠民今

之吏也厲民何也曰子知夫農與圃乎欲田之治
也必求農師焉農師之治田有成法也若不循其
法也而又竊食於田則易之矣欲圃之治也必求
圃師焉圃師之治圃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
竊食於圃則易之矣欲百姓之安也必求良有司
焉有司之治民有成法也若不循其法而又竊食
於民則易之矣今也法之不循而莫之易也竊食
於民而莫之易也先者既去後者效之欲民之安
得乎
建文君仁柔恭儉非失德之主也輔以賢相當不

至於改祚而齊泰黃子澄輔之則躁妄之人也喜
於有為紛紛不靖改制度易官名更號令削藩封
迄無虛日知　文皇之英武非可易制也乃因周
王得罪而觴建文併除之入臨至淮而勒令帰國
世子来朝而留以為質又觀兵開平諸鎮又更置
北平守臣當是時震隣之戒履虎之危　文皇懼
之深矣其所以切齒于二人而欲食其肉者何如
也故兵之興也首以討君側之惡為名蓋必誅而
無赦者也雖欲逃死得手微此二人則　太祖宗
社無震驚之患　建文無狼狽出亡之虞革除諸

臣無駢首就戮之禍是二人之死固其所也論者
不察往往没其實而褒之與方鐵諸人同科非是
非之斷案也
蟾蜍處月而賊月桑雍木生而賊木以其勢之便
也城狐不可以灌社鼠不可以薰以其患之在中
也宦官之為國家禍何以異於是我　太祖深鑒
前弊為之禁令此輩但供守門傳命洒掃使令之
役不許干與政事豎牌宮門以垂永久貽謀宏遠
矣當是時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雲孟驥諸人始
有名矣然猶未用事也宣德中　王瑾劉永成諸人

稍稍用事矣然猶未專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初
　英廟幼冲王振掌司禮監擅作威福事體始大
變矣淩辱大臣賊殺忠良播遷乘輿國勢幾搖其
禍可勝言哉景泰中時則有若單增天順中時則
有若曹吉祥牛玉成化中時則有若汪直王敬梁
芳尚銘弘治中時則有若李廣楊鵬苗通高永正
德中時則有若劉瑾馬永成谷大用羅詳魏彬丘
聚此皆蟾蜍桑雍之流也內以蠱惑君心外以濁
亂朝政國之所存者倖也按菽園雜記洪武中內
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

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
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
文義者而干權亂政自此始矣是其禍始於教之
讀書也蓋其初職專辦內府事未有出差者也宣
德間有出差者矣然事完即回亦未有定設者也
既而邊方鎮守矣京營掌兵矣經理內外倉場提
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造等事無處無之此輩
既無子孫之念又不圖身後之名非剝人以自肥
則逞暴以肆毒國家亦何利而用之乎間有忠謹
向上如阮安金英懐恩王岳輩蓋千百之一二也

古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瞽御獻箴矇瞍誦詩
凡以廣求言之路也大臣不言而責之言官言官
不言而群下始誦言之盖皆忠憤之發耳在人君
所當奬勵而不可誅譴者也如洪武中首言防制
宦官則典史馮堅也景泰中揭歷代直諫盡忠守
節之士與宦官恃寵亂政之跡錄成忠義集以進
則天城衛令史賈斌也言上皇北狩南還奉迎禮
當從厚則千戶龔遂榮也言車駕不宜臨幸隆福
寺棄儒術而重佛教無以垂範後世則太學生楊
浩也言王振建寺奉佛肇致大禍請自今勿聽近

習凡內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
作則太學生姚顯也言黃竑易儲之說不宜聽章
綸鍾同復儲之議不宜罪則進士楊集也天順中
言袁彬不宜下獄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則
漆工楊塤也成化中言萬歲山不宜架棕棚以備
登眺則太學生虎臣也正德中言天象不利陰冐
於陽為臣欺君下叛上宜罷嬉戲遊獵指切劉瑾
則五官監候楊源也肉袒露刃于胷以死諫南巡
則金吾衛指揮張英也夫此諸人者非有言責也
非股肱心膂之臣也非以身任國家之利害者也

而言人所不敢言甘以身冐斧鉞其時為大臣居
言路者能無愧乎
永樂時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
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
但御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
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鄭真入奏衆皆
股慄免冠請罪諭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洪
熙時准兵部尚書李慶奏欲給朝覲官孳牧馬疋
楊士奇力陳不可上曰慶幾誤朕小項即批出罷
之既而內批兩日不出兵部督領馬甚急士奇復

申奏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是日午刻上召士奇
諭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覘李慶呂
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故不欲
因汝言而罷此令今得陜西按察使陳智疏言按
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
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以此為名爾就擬此草勅
止散馬士奇扣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
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
識大體不足語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君觀　成祖　仁宗之處此其所以保全臣下

者至矣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三終

芝園外集卷之二十四

續說林八

可徵林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黃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土有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域有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殽井陘疵處居庸澤有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風有八等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凄風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一曰不

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水有六川河水
水遼水黒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内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
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
極之内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
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天曰圓
靈又曰大圓地曰柔祇又曰方輿日曰朱光又曰
朱羲曰陽靈曰曜靈日初出曰昕日日中曰亭午
落日曰頹陽日入處曰咸池又曰蒙汜日反照東

光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日中烏曰踆烏月曰
望舒又曰夜光月御曰纖阿月未成明曰朏月朔
見東方曰朒月晦見西方曰朓列星曰恒星帝車
舍星曰天潢織女曰天媛北斗七星曰九魁第一
星曰天樞第二曰璇第三曰璣第四曰權第五曰
衡第六曰開陽第七曰揺光第一至第四星曰魁
第五至第七星曰標歲時日月星辰曰六物日月
之會曰辰日月曰二紀五星曰五緯又曰五部日
月星海曰四望天地四方曰六合又曰六幕八方
曰八埏風師曰箕伯又曰飛廉南風謂之凱風東

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
謂之頹扶揺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爲飄日出
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帝所清冷
之風爲雄風窮巷揚塵之風爲雌風清而不及地
二三尺曰君子風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將雨初
来微風曰少女風三月風曰陽風仲夏風曰黄雀
風夏曰涼風秋曰商風又曰素風雲師曰屏翳薄
雲曰鮮雲舒行之雲曰泄雲將雨雷曰離畢之雲
雷師曰豐隆霹靂曰疾雷疾雷曰霆霓雨師亦曰
屏翳一曰萍翳三日雨曰愁霖久雨曰霖瀝又曰

淫霖六月大雨曰濯枝雨暴雨曰涷小雨曰霡霂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螮蝀爲
雩蜺爲挈貳
黄帝定星曆正閏餘以肇歲事堯定四時成歲正
之爲言政也王者改朔以出政令也占年者一日
鷄二日狗三日羊四日猪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
八日穀其日晴朗温和則蕃息安泰之候也陰寒
慘烈則病疾衰耗之候也分至啓閉謂之八節分
謂春秋分至謂夏冬至也啓謂立春立夏也閉謂
立秋立冬也夏至陽之極也日長而短之始也冬

至陰之極也日短而長之始也伏者四時代謝皆
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
庚者金也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
秋後初庚為末伏是謂之三伏也臘者獵也田獵
取禽獸以祭先祖也或曰接也新故交接大祭以
報功也又曰合也合祭諸神也冬至後第三戌日
是為臘日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
臘已後為嘉平漢改為臘漢郊祀志有伏祠是曰
伏曰臘皆所以祭祀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
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五日為一候

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有七十二候也三候為氣
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月建
以斗杓所指十二辰之位也閏月則指兩辰之間
端午者午為天中五月為午故曰端午重陽者五
陰方盛一陽將謝故為重陽以存陽也或曰陽窮
於九也春出土牛以勸耕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前
策牛人近前示農早也月晦及正月旦則在中示
農平也在正月望後則在後示農晚也祓禊鄭國
之俗以三月上巳于溱洧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
不祥魏巳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寒食冬至後

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周禮司烜氏仲
春禁火於國中以季春將出火也競渡荊楚以五
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以死人傷悼之乃於是日
以舟楫拯救是其遺俗也百索五月五日以綵絲
繫臂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符
一名五色縷一名百索又曰示婦人蠶功成也曰
六辰謂從卯至申也曰五子謂六甲之中惟甲寅
無子也曰陽九百六謂四千六百歲為一元一元
之中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為旱陰為水故曰陽
九之厄又云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曰百六之會

也江南曰梅者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黰敗
人衣服也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
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
出梅未知孰是

太歲在甲曰閼逢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而未通
也在乙曰旃蒙旃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
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輭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
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
雍言在中央主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言萬物
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章明也萬物

畢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
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黓言歲終
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
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混也敦沌
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無芽蘖也在丑曰赤奮若
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
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
也在卯曰單閼單盛也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
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
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

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
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
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而炎氣漸和合也
在申曰涒灘涒大也灘修也言萬物皆修長其精
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陊落
也在戌曰閹茂閹蔽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
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
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近陽也又有月陽名月在甲
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
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又有月名正月為陬二

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凡
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
為辜十二月為涂其義則未之詳也
天子有天下者之通稱謂其父天母地而為之子
也其稱皇者君也美也大也煌煌人莫違也黃金
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
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其稱帝者諦也象
可承也又曰德合天地而稱帝也其稱王者往也
天下所歸往也又曰仁義合而稱王也其稱伯者
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

也又曰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也通天下
之爵有五等天子而下有公公者通也公正無私
之意也公之下侯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侯之下伯
伯者百也君百里也伯之下子男子者孳也孳孳
無已也男者任也任上下之事也國中之爵凡六
等君之下卿卿者章善明理也卿之下大夫謂大
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大夫
之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識
古今辯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士賤不
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庶人稱匹

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

王者之所不臣者有五祭尸不臣方爲尊者攝也授受之師不臣尊師重道執弟子之業也將師用兵不臣國不可使外治兵不可從内御欲成其威一其令以靖方國之難也三老不臣五更不臣欲率天下以爲人子弟之禮也王者之臣其不名者有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者不名諸父不名諸兄不名盛德之士不名

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宫者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曰方也爲宫必以雉堞方正也室者宫之室也室其外也宫其内也曰殿者共也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擊也秦始皇作朝宫渭南先作前殿阿房漢因之乃有咸德明光等殿盖自秦始也曰廟者報也朝也追報而朝之也黄帝昇天群臣思之無已乃取几杖立廟此廟之始也曰堂當也當正陽之屋也又曰堂明也謂明禮義之所也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議盖自黄帝始也曰房方也室内之方正也又曰防也防風雨燥濕也又曰室也室在傍者也尚書顧命有東房西房盖周制也曰廊周書作雒曰五宫明堂咸有重廊漢武策曰舜遊岩廊釋者曰堂邊曰岩殿下外屋曰廊盖自唐虞始也曰庭朝中也列子曰黄帝居大廷之舘此庭名之始也曰觀者言可以觀望於其上也黄帝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之上周有兩觀春秋之兩觀災是也宅者人所宅也堯典曰宅嵎夷禹貢曰降丘宅土西征記曰蒲阪城外有舜宅是宅之名所由起也曰樓者史記方士言於漢武帝曰黄帝爲五城

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營樓是樓之名所由起也曰閣者黄帝時鳳凰巢于阿閣是閣所由起也曰序者東西牆内曰序所以序别内外也書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盖自商始也曰齋者漢宣帝齋居決事是齋所由起也後世呼讀書舍爲讀書齋盖自晉殷仲堪讀書池北舍始也曰邸者宿也漢書言代王馳入代邸史記封禪書言天子朝諸侯于甘泉作諸侯邸是也曰第者有甲乙次第也史記齊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漢高祖詔賜列侯二千石大小

第室是也曰庫甲兵所藏也曰帑金帛所藏也曰府文書所藏也皆三代之制也曰臺榭者觀四方之高曰臺有木曰榭黄帝破蚩尤因立臺榭蓋其始也曰亭者秦制十里一亭漢西京苑内有望雲亭東京有金吾谷亭是其始也曰城池者漢書言神農之教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是其始也曰郭者鯀造郭以守民是其始也曰坊者方也言人所居之里為坊也又曰方類也方以類聚居者必求類也漢洛陽故宮有九字坊則其名亦漢以前有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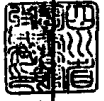
三代以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書漢初定儀制有四其曰戒勑令勑是也自此帝王命令始稱勅唐制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而名遂定矣曰詔者教也所以詔教天下之民也三代時未有詔文至秦始皇而李斯議命為制令為詔漢因之而詔文始盛矣其曰鳳詔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口中而頒之宋朝大禮御樓賜赦亦用其事自石氏始也曰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知也尚書湯黜夏作誥其始也今言告身者謂已身受其告令也曰制者正也禁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命制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也古者有命無制凡命皆制也曰黄者制勅施行皆用白紙多為蟲蛀唐高宗始令尚書省頒下諸州縣勅並用黄紙故稱黄也曰册命漢儀有四一曰策書策簡也即今之册命也曰檄者激也以辭旨慷慨發動人也蓋始于周穆王令蔡公謀父為威讓之辭以責狄人也曰宣麻唐開元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此宣麻之始也曰教者取敷五教之義漢制王侯及郡國

凡令于所部皆稱教皇后亦稱教旨此教[illegible]也曰表者白也言以情旨表白于外也唐虞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漢世有章駁表奏四等是表為漢制也曰上書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云上書又通於臣下也曰移者始于劉歆移文太常博士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此移牒之始也曰關者唐制諸司相質問謂關通其事也宋神宗行官制亦用之歷代因之者也曰露布者後魏毎戰攻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又後漢桓帝時地數震動

G
Z121·5
16a
2094673
ZW 21101000584001

李雲乃露布上書昔桓温北伐喚袁宏作露布謂
不封其書也曰啓者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
啓事然後得行此啓事得名之始也曰簡者始於
詩言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爲青作簡以書後人
用紙亦名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也

詩之諸體皆本於三百篇但語有多寡句有短長
非可以一體目之也後人因之而支流多矣四言
古詩始于漢之韋孟五言古詩始于漢之蘇李七
言古詩始于漢武之栢梁七言律詩始于唐太宗
之送来濟尚書五言絶句唐人效六朝子[illegible]
作而為之六言至摩詰效顧陸而為之七[illegible]
唐人踵六朝而為之長短句唐人踵甯戚南山與
薤露等歌而為之漢魏及唐歌詠雜與本其命篇
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
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
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謡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
怒曰怨要之皆六義之餘也詩餘律詩之衰也律
詩古詩之衰也古詩三百篇之衰也

芝園外集卷二十四終

芝園定集五十一卷別集十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張時徹撰時徹有善行錄已著錄是集凡分二
編一曰定集爲賦詩二十卷襍文二十七卷史論
四卷一曰別集爲奏議五卷公移六卷詩文皆分
體而律詩中又分兩京藩臬歸田三稿明史藝文
志載芝園全集八十五卷考浙江通志時徹尚有
芝園外集史蓋合而總計之然浙江通志載芝園
定集五十六卷別集十一卷外集二十四卷與此
卷數亦不合或定集當爲五十一卷別集當爲十
一卷外集當爲二十四卷共八十六卷史誤八十
六爲八十五通志誤五十一爲五十六歟其詩文
不出常格樂府喜用古題而所擬諸篇皆舍其本
詞而擬其增減入樂之詞未免逐影而失形史論
尤多偏駁